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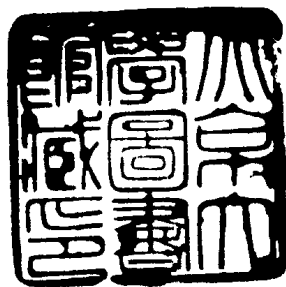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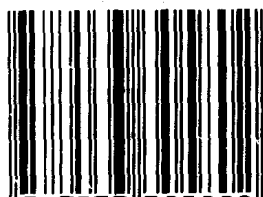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五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C10/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五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五九冊目次

經部·書類

書經詳說七十六卷(三)

〔清〕冉覲祖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刻五經詳說本

一

禹貢臆參二卷

〔清〕楊陸榮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乾隆刻楊潭西先生遺書本

一八〇

禹貢譜二卷

〔清〕王澍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六年積書岩刻本

二〇七

禹貢解八卷

〔清〕晏斯盛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新喻晏氏刻楚蒙山房集本

二四八

今文尚書說三卷

〔清〕陸奎勳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三九五

禹貢方域考一卷附北行草一卷

〔清〕湯奕瑞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二年刻本

四二七

尚書約旨六卷

〔清〕楊方達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四五五

尚書通典略二卷

〔清〕楊方達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六〇六

豐川今古文尚書質疑八卷

〔清〕王心敬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年廣西潯州刻本

六五三

書經詳說七十六卷(三)

〔清〕冉覲祖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刻
五經詳說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書經詳說

無卷數》提要

書經詳說卷六十九

牟陽冉覲祖輯撰

顧命

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爲篇謂之顧命者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皆有 呂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孔傳實命羣臣敘以要言

孔疏發首至百尹御事敘王以病召臣爲發言之端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一

自王曰至冒貢于非幾是顧命之辭也茲既受命至立于側階言命後王崩欲宣王命布陳儀衛之事也自王麻冕已下敘康王受命之事

呂氏曰天子天下之共主也成王力疾臨廟朝而命之二公受遺率諸侯而輔之所以公天位而嚴大寶也世稱漢武帝拔霍光於宿衛託以幼孤爲知人抑不知所謂大臣者非可寄安危屬存亡者不在此選如周之召畢內爲師保外統諸侯君存則輔政君沒則託孤所謂受遺蓋其一職也武帝垂沒始拔一人付之平時大臣果安用乎無具甚矣

陳氏經曰死生夜旦也人道之常始終之義也非學問之深不足以語此成王自幼得周召二公養成其德緝熙其學至於臨死生始終之變卓然不亂觀此書當與曾子易箆春秋書公薨於路寢參看又書載顧命獨成王有焉蓋自艱難變故中得之王當幼冲遭四國之難事亦殆矣經一變長一智顧命之重成王亦折肱而知醫歟又曰後世之主以死爲諱繼成之際鮮有能正其終始者唐順宗嗣子已壯一日病不能言不能召宰相託孤使宦寺得擬議所立非因衛次公等草詔得入抗議立廣陵王事亦危矣可不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二

監哉

會編此篇分二段看王崩以上乃成王盥洗以致嚴然後召集羣臣詳發顧命見成王當死生之際而志氣清明也下召公命迎新君然後册度須材以次發命四座寶玉車輅儀衛之畢陳升階卽位傳受祭告之有度見召公當危疑之際而區處周密也演此篇以顧命二字爲主首節至王崩紀成王臨終而出顧命之事太保命南宮毛至末紀康王居喪而受顧命之事顧者垂顧後人之謂似非回首還視近指宣重光三字宜著眼見得文宣其光於前武宣

其光於後合父子兩朝而宣其光便見嗣續之不易曰敬曰無敢昏逾見守成之難弘濟字全在敬保上舉出弘濟意冒貢非幾尤見成王反本窮源眞實得力處王崩太子必在側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眾也將傳顧命而陳儀物以象先王惻然有以感康王事死如事生之思而懼不克承委重投艱之意不言而已傳矣答揚文武光訓只在率循大卞上著神而王答到敬忌天威法祖乃所以敬天也王答拜冢宰以元老受託孤重寄先王臨之在上先之拜告傳顧命繼之拜告禮成康王爲喪主立匱前其答拜禮亦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三

宜之冢宰傳顧命以相授見大臣如見先王也答之

拜敬大臣卽所以敬先王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

孔傳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

孔疏成王崩年經典不載漢書律厯志云成王卽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卽引此顧命之文以爲成王卽位三十年而崩此是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爲十六日則不得與歆同矣鄭玄云此成

王二十八年傳惟言成王崩年未知成王卽位幾年
崩也志又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明死魄生從望爲
始故始生魄爲月十六日卽是望之日也
皇極經世書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起丙戌盡壬戌
臨川吳氏曰惟四月成王崩年之四月也不憚疾甚
也天子之疾曰不憚曰不豫崩曰登遐曰晏駕皆臣
子不忍斥言之也

講此敘成王顧命之始末也成王三十七年惟四月
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不憚蓋瀕於危矣

甲子句王乃洮頰水句相顧被冕服句憑玉几句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四

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

頰面扶相者被以袞冕憑玉几以發命與孔傳同

釋文馬云洮洮髮也頰音悔說文作沫云古文作頰

馬云頰頰面也憑說文作凭云依倚也

孔疏凡有敬事皆當潔清王將發大命臨羣臣必齋

戒沐浴今以病疾之故不能沐浴故但洮頰而已禮

洮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頰內則云子事父母面垢燂

潘請頰頰是洗面知洮爲盥手言水謂洮盥俱用水

扶相王者以冕服加王鄭玄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

謂太僕或當然也被以冠冕以冕服被王首也加朝

服以服加王身也謂以袞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
鄭以爲玄冕知不然者以顧命羣臣大發大命以文
武之業傳社稷之重不應惟服玄冕而已觀禮王服
袞冕而有玉几此既憑玉几明服袞冕也周禮司几
筵云凡大朝覲王位設黼展展前南向設左右玉几
是王見羣臣當憑玉几以出命

夏氏曰漢志言哉生魄卽甲子日恐不然武成言一
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今此哉生魄上無日辰
故甲子不可考其爲何日也

呂氏曰甲子去崩纔一日耳而猶盥洗以致潔冕服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五

以致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蓋臨眾之敬不以困憊
廢素定之理雖垂沒固炯如也惟善治氣者能歷疾
病而不惰善養心者能臨死亡而不昏豈一朝一夕
之積哉

陳氏曰加朝服拖紳孔子疾不敢以袞服見君也此
卽成王不敢以袞服臨臣也

臨川吳氏曰洮盥手也頰洗面也水以水洮頰之也

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頰也相

相禮者被冕服以袞冕服被王身也几所憑以爲安

玉几以玉飾几也凡大朝覲王位設黼展展前設左右

玉几

會編以下是嚴發命之禮扶相者所謂王疾病卜人扶右師人扶左是也憑者依之以爲安將以發命也按水字雙承洮頌冕服只是衮冕服字一身皆可通用故云冕服

講此嚴發命之禮也至甲子日病勢愈重欲命羣臣輔導太子而不敢廢平時覲臣之禮乃以水盥手洗面左右扶持者被以衮冕之服然後憑依於玉几以發命焉

乃同召太保夷芮伯彤畢公衛侯毛公公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六

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率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與孔孔疏天子三公皆以卿爲之不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爲領故言召公領之毛公

領之定四年左傳云康叔爲司寇知此六人依周禮

次第爲六卿也王肅云彤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所封武王母弟依世本史記爲說也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於虎臣並於百尹之上特言之諸御治事大夫士皆被召王肅云蓋羣士也

朱子曰顧命排得三公三孤六卿齊整如曰太保夷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召公與畢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伯衛侯是三太保是冢宰芮伯是司徒衛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七

侯是康叔爲司寇所以康誥中多說刑三公只是以道義傳保王者無職事官屬卻下行六卿事漢時太傅亦無官屬

林氏曰後世人君將託後嗣獨引親信入受遺詔謂之顧命之臣漢唐末國嗣多立於戚宦或有夜半禁中出片紙以某人爲嗣羣臣拱手莫敢違雖有嫡嗣不能屬於大臣倉卒之際廢立紛然顧命之書誠萬世之法

會編此是召聽命之人同召貫至御事太保至毛公六卿也舉其本爵是以本爵入爲天子公卿者師氏

守王門司王朝得失之事虎臣虎賁凡百尹皆官正也御事非官正而有職事者注中領字皆兼官爲字皆專職

拂鏡塵召尊臣并及羣臣者顧命大事與眾共之視後世人君獨與一二親信定策受遺者異矣師氏以下官而不名略之也已上是發命之儀注觀其禮文之飭宜召之周與下命辭之切於修身治平則成王之精神治而學問深可見亦周公輔導之力也同以王命召與眾共之意

講此召大臣以顧命也乃一時同召六卿若冢宰之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八

太保奭若司徒之芮伯若宗伯之彤伯若司馬之畢公若司寇之衛侯若司空之毛公六卿而下又有爲內臣者曰守門師氏曰虎賁之臣爲庶官者曰百官之掌曰治事之臣皆以王命而至焉

王曰

嗚呼

疾大漸

惟幾

病日臻

既彌留

恐

不獲誓言

嗣言

茲子審訓

命汝

言

言

言

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歎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疾甚言曰病孔傳自歎其疾大進篤惟危殆病日至言困甚已久

留言無廖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

夏氏曰恐其既死則不得出誓以言嗣續之事時說此

會編此以下六節皆成王顧命之言此節是成王自敘發命之故也幾是幾希不絕之意病日臻二句正是大漸惟幾嗣續我志即下文欲羣臣輔元子之志也審訓者言其訓不輕發以致羣臣之聽意以下皆審訓命汝之實也來路然曰嗣續我志者蓋欲羣臣輔嗣王我之志也姚承庵曰出一言而不易曰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九

誓誓言嗣者誓言此嗣續之事也彙解既曰大漸又曰日臻既曰惟幾又曰彌留甚言其病之危也汝指太保以下拂鏡塵漸幾以勢言臻留以狀言辭以明志謂之誓集解嗣謂嗣君也

請此成王自敘發命之故也王曰嗚呼我之疾已大進而惟幾矣夫病勢日至既以彌甚而留連恐一旦遂死不得誓言嗣子承繼之事此我所以秉此一息之存而詳審發訓以命汝眾其悉心聽之可也

昔君文王武王

宣重光

奠麗陳教

則肄

肄不違

肄

肄

肄

肄

肄

肄

肄

肄

肄

肄

句
用克達殷讀集大命

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按孔傳以奠爲定天命以麗陳教爲施陳教以肆爲勞以不違爲不違於道並與蔡傳異克達殷訓通殷爲周似有味

問奠麗陳教則肆麗字據孔氏音力馳反施也諸家多作附麗之麗謂土著也奠麗謂養之陳教謂教之未知其說如何某竊謂從孔氏說亦自平直奠麗者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十

謂定其所施之號令也陳教則陳其所以教之道也肆或訓勞或訓習愚意謂從習爲長末敢自決朱子曰前篇有以麗訓刑者肆當訓習

蘇氏曰奠定民所麗著定民居也

陳氏雅言曰宣重光言先王相繼而能明其德也奠麗至不違言能盡教養之政而化服民心也用克至大命言能推教養之效以大受天命也成王意謂昔者文武相繼爲君皆有大德故有重光之宣著此聖德之盛無不同也惟德之盛者無不同故其政之善者無或異言夫養民之政則九一世祿此文王奠民

之所麗也武王之奠麗亦無異於文王觀其散財登

粟則其初蓋可知矣言其教民之道則明德慎罰此文王已陳之教條也武王之陳教亦無異於文王觀其惇信明義則其初又可知矣是以斯民至於服習不違者武王之民無異於文王之民由是自友邦之修治以至於西土之帖冒自東征之撫綏以至於蠻貊之率俾教養之效無遠不及謂之用克達殷者信矣有商之季而不能盡教養之道則大命之集非文武而誰歟於以見文武以德爲善政之本以善政爲化服民心之本以化服民心爲大受天命之本成王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十一

此言可謂深知文武有天下之故也

會編此述文武創業之艱難以告之光就德之發用處看宣者宣布於政治之閒文宣之於前而武又宣之於後故曰重光須以文武串講方發得重字意奠麗陳教即宣重光之實五教即民所依者定民所依之常道而列之教條所謂奠麗陳教也須一直說教即是文武德輝所發奠陳只是宣布肆字已有不違意在內肆不違句乃承上起下之辭以上皆文武未受命時事只指西土之民說天下化之貼在用克達殷句言惟西土之民服習不違用是能達於殷邦同

一服習之風而大命乃集於周也文武敷德教以服民心而後能因民心以得天命其創業之艱難如此彙解重字著武王邊說 奠麗陳教申說定民所依即安養之事寒者得衣飢者得食各有所倚賴也民既富而可教乃陳列教條以開示之則民之從善也輕故皆服習而安其教 用克二字與肄不違相呼應惟其肄習不違於周之民用能達於殷也 達者德化達之也化之所及即民之所歸民之所歸即命之所集而天下得矣 殷爲天子之國自周而達之乃至難之事達殷集命亦申意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周書顧命

主

拂鏡塵重言肄者服習之至也

彙解舊說專指教以五教即民所依蓋定民所依之常道而列之教條也別記云定其所依即安養之事奠麗而教則民之從善也輕說更完備從之

按蔡傳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服定民所依未嘗與陳列條教申說則奠麗不專指教亦可但要從奠麗轉陳教好接肄字耳服習而不違二肄字一屬上一屬下 集只是凝聚於其身或訓和并非是

講此述文武創業之艱難也昔君文王武王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而陳列教條俾昭然於民生日用

是以西土之人服習其教愈服習而愈不違風聲所被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創業之難如此

在後之伺

敬逐天威

嗣守文武大訓

無敢昏逾

伺恩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迎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

孔傳在文武後之伺雅成王自斥敬逐天之威命言奉順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會編此敘在己守成之艱難以告之天威承主大命

書經詳說

卷十九

周書顧命

主

言以其子奪無常至爲可畏也大訓是述天命之可畏以啓佑後人者嗣守大訓而無敢昏逾正是敬逐天威之用力處上句即畏天命下二句即畏聖言一般曰敬曰無敢是兢兢業業以盡守成之道又如如其艱難也 王方麓曰天威言敬逐者戒慎恐懼常迎之於先幾文武大訓即述天命者必踐履服行始可謂之能嗣守也無敢昏逾常惺惺然在心而不敢逾越其則也

彙解昏者昧其理逾者越其度 集解昏貼不知逾貼妄行

講此敘在己守成之艱難也在文武之後如我之愚無重光之德惟以去就無常赫然可畏者天威也則敬以迎之不敢少忽焉然何所用其力哉文武大訓所以述天命之可畏者也我則嗣守大訓以保所集之大命曷敢昏昧逾越以棄其典刑乎

今天降疾句殆句弗興弗悟句爾尚明時朕言句用敬保元子句釗句保連句弘濟于艱難句

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興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

書經詳說

卷之九

周書顧命

古

孔傳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死汝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康王名大濟於艱難勤德政

夏氏曰王業以艱難而成成王今既死則艱難之業將責之康王矣

臨川吳氏曰弗興弗能起弗悟不蘇醒明是朕言者不昧我所命而遵用之也宗社之重基業之大付之一人可謂艱難言當敬保護康王大渡脫艱難也會編此欲羣臣輔元子以保天下也朕言指上二節而言敬保含下二節意艱難云者基業之大文武以

德教創之在己保敬畏守之開泰持盈不容易視也弘濟是守此業於無窮而不忝於祖考之意來路然曰用字根朕言來上二節詳創守之艱難見羣臣當輔嗣王以保天下此則明言以勉之也

彙解艱難者事體重大不容輕易非危急之謂弘濟於艱難言守成之難必得諸臣協力大濟於此也弘濟中須含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意畏天命守先業乃濟艱難之道欲元子亦克如我之昔日也宙合元子者嗣之所在亦統之所在也艱難以時事言守成固難守成於再世尤難之難濟如濟川之濟

書經詳說

卷之九

周書顧命

主

集解鄒季友曰殆字句當從孔傳云疾甚危殆蔡傳屬下句非

講此欲羣臣輔元子以保天下也今天降疾於我殆將必死弗能興起弗能醒悟則艱難之業又付之元子釗矣爾羣臣庶幾明是我創業守成之言相與悉心左右以敬保元子釗大濟此艱難之業於不墜焉

柔遠能迓句安勸小大庶邦句

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孔傳言當和遠又能和近安小大眾國勸使爲善

會編此欲其輔君盡爲治之道正弘濟艱難之事也
遠邇指民言小大庶邦指侯國言柔者接引懷來而
治以不治能者馴擾調娛而治以必治此御萬民之
道也安者撫綏輯寧使小邦得以自立勸者督責開
導使大邦不敢自肆此懷諸侯之道也總是君道所
當盡者要見敬保意 蔣同春曰柔能安勸雖屬康
王然重在欲羣臣輔君如此上 姚承庵曰遠人在
懷來故曰柔邇人在馴擾故曰能大小庶邦相維屏
翰在和輯而懋勉無相尤以其藩王室故曰安勸
按安勸小大有分合二說依經文合說爲是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六

講此言弘濟之道也人君一身民之遠近邦之大小
均當以德施之者也爾必敬保元子於遠民則懷來
而柔順之於邇民則馴擾而調習之於小大庶邦則
安之而使小大相維勸之而使侯度謹守焉此爲治
之道所以敬保元子而弘濟艱難者也

思夫人

頻

自亂于威儀

爾

無以釗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冒

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
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
王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自治於威儀耳自治云者正
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

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
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
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
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
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
王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
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
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
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

按傳疏夫人指眾國非幾訓非危之事與蔡傳異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七

問非幾幾字多訓危竊謂幾卽事也猶萬幾之幾冒
貢于非幾謂冒進於非所當爲之事未知是否朱子
曰幾者事之微也

陳氏經曰成王所得於周召者在敬既以敬而迓天
威復以敬授羣臣使輔嗣王曰弘濟艱難天下本非
逸樂之具乃艱難之器也柔能安勸之要自一身始
下文遂及威儀非幾焉此成王平生學問所得處
陳氏大猷曰夫人猶言大凡人

新安陳氏曰曾子將終示孟敬子以君子所貴乎道
者三惟在於容貌顏色辭氣之間與成王臨崩告戒

之言如出一律其間聖學之淵源於周公而垂其流
派於洙泗者歟

會編此欲其輔君端為治之本亦弘濟艱難之事也
柔能安勸之要自一身始而身之本又在於心故兼
舉身心而戒勉之上句以修身言下句以正心言重
下句上自治對治人而言注所謂不假外求之意威
儀下須補出輔君意幾者動之微威儀之本也進於
非幾則威儀皆失其則矣爾當敬保元子以謹其幾
毋或導之以不善而使進於不善之幾也無以處有
詔王納諫去惡之意心正身修則為治之本端而艱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太

難之業可濟矣

彙解思字妙正見成王垂絕躊躇之狀 動作威儀
之則主之者心也心或冒貢於非幾威儀不可治矣
輔之者臣也君心之非未格臣亦與有責矣爾左右
輔弼晉訓告保惠教誨務防其未萌之欲止其未形
之邪使心不入於非幾而後可
集解上句是據理泛論以起下句耳要旨全在謹幾
上

詳注幾之所繫甚大而所伏甚微念頭一差五官無
主未有能治其威儀者昧焉雜投謂之冒貢冒當訓

昧或訓苟訓妄亦說得去而於字義未確
按上句泛說引起當治威儀下句正是治威儀之緊
要處不可板分修身正心

講此欲輔君以端為治之本也彼人受天地之中以
生必有威儀之則我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在自治
其威儀肅恭收斂使一身之中有威可畏有儀可象
方無愧於為人耳况元子為四方瞻仰者爾可不輔
其自治威儀哉然欲修其身先正其心若一念幾微
或動於邪則吾身威儀咸失其正爾必詔微匡隱無
使釗冒昧而進於不善之幾焉如是則心正而身可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尤

修以之柔能安勸無不宜矣尚何艱難之業不可濟

乎

茲既受命還

出綴衣于庭

衣連

越翼日乙丑

王崩

綴衣幄帳也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
君徹懸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

孔傳此羣臣已受顧命各還本位綴衣幄帳羣臣既
退徹出幄帳於庭王凝於北牖下東首反初生於其
明日王崩

孔疏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

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鄭玄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位與射禮位同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北面公命爾卿東方西面爾大夫少進皆北面大射禮其位亦然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西方東面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此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退還本位者謂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三

還本治事之位故孔下傳云朝臣就次謂退王庭而還治事之處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庭則是從內而出下云狄設黼屨綴衣則綴衣是黼屨之類黼屨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張於王坐之上故以爲帷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玄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帷帟皆以緇爲之然則帷帳是黼屨之上所張之物此言出綴衣於庭則亦并出黼屨故下云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此黼屨帷帳之坐命訖乃

復反於寢處以王病重不復能臨此坐故徹出帷帳於庭將欲爲死備也喪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寢東首於牀牖下廢牀鄭玄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夫士則尊卑皆然

王氏炎曰成王幼立三叔流言王不無疑則其性非卓然高明也臨沒之際乃能如此得非周召師保輔翼教誨有以養成其德意誠心正雖死生之際而志氣清明如是乎是知三代而下人主天資未必不及古人而德不逮者無古帝王之學也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三

會編此以下皆史臣敘事之辭太保以下是承成王之顧命而迎康王嗣統之事帷帳之設爲成王發顧命羣臣受命而退則無所用帷帳矣故出之於庭拂鏡塵茲指是日是事言

講此記王崩之日也成王發顧命之時曾設帷帳於坐次茲羣臣既受顧命而退乃徹出帷帳於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太保命仲桓讀南宮毛句俾讀齊侯句以讀三讀虎賁百人句逆讀子釗讀於南門之外句延讀入翼讀室句恤

桓毛二臣名倭太公望子爲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於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爲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桓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闕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三

孔傳冢宰攝政故命二臣桓毛名臣子皆侍左右若正太子之尊放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倭爲天子虎賁氏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爲天下宗主
孔疏經言以二千戈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干戈傳言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則是執干戈就齊侯傳似反於經者於時新遭大禍內外嚴戒桓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使之執干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干戈之文

於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言於齊侯呂伋下言以二千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非言一人干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倭爲天子虎賁氏故就倭取虎賁也

夏氏曰桓毛必宿衛之臣

王氏曰稱子者所以正名明父子繼世之義稱名未成君也王宮南向南門王宮之外門也

范氏曰成王崩太子必在側當是時本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眾也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三

會編命必發於太保者所以一號令而杜多門也干戈宿衛之具虎賁百人宿衛之卒成王以是日崩康王卽以是日爲憂居宗主以天下大統不可一日虛也

彙解傳命者兩朝臣謂兩箇朝臣非兩朝之臣也

能解上於成王崩而記之以日所以慎其終此於康王入而曲盡備豫又其始之所以正也

按二千戈虎賁百人則干戈非虎賁所執明矣當時桓毛引太子特於呂伋索器仗兵衛耳如此方於爰字順而二千戈有著落

講此記迎立君之事也太保召公奉成王遺命命仲桓南宮毛二宿衛之臣使於齊侯呂伋處以二千戈虎賁百人迎子釗於南門之外引入路寢東夾室爲憂居之主蓋示繼體有人天位已定也

丁卯命作冊度

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頌命於康王與孔傳同

孔疏周禮內史掌策命故命內史爲策書也經不言命史史是常職不假言之將崩雖口有遺命未作策書故以此日作之既作策書因作受策法度下云曰皇后憑玉几宣成王言是策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卽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誥

位及傳命已後康王答命受同祭饗皆是法度

復齋董氏曰成王命周公留後康王命畢公保釐皆作冊此將以父命傳子故亦作冊

陳氏大猷曰成王雖有遺命未有冊書將傳之康王故作冊書紀先王之言以授之因并作受冊法度下文升階卽位及受同祭饗等其法度也

臨川吳氏曰丁卯王崩之第三日也命亦太保命也成王有遺命將傳之於康王故作冊以記其言而授之也既作冊因作受冊之度也凡喪禮厥明而小斂又厥明而大斂尊卑皆同命作冊度者既大斂之後

也

會編上節重繼統此節重傳命冊度是冊書及受冊之法度命卽太保命之也先作冊度者顧命大事尤成王所重也陸實府曰受冊書之法度猶今所謂儀注也

按冊度當以冊法度爲正而受冊之度帶言

講此爲新君傳顧命而設也至丁卯王崩第三日太保命史作冊以書顧命并受冊之節度凡所以傳之先君而進之新君者皆於是乎定矣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誥

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爲相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共喪用

孔傳邦伯爲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取材木須待以供喪用

孔疏成王既崩事皆聽於冢宰自非召公無繼發命王肅云召公爲一伯相王室故曰伯相上言太保命仲桓此改言伯相者於此所命士多非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以見政皆在焉於丁卯七日癸酉則王乙丑崩於今已九日矣於九日始傳顧命不知其所繇也鄭玄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鄭大

夫以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爲八日故以癸酉爲殯之明日孔不爲傳不必如鄭說也須訓待也致材木爲槨與明器是喪之難用也案士喪禮將葬筮宅之後始作槨及明器此既殯卽須材木者以天子禮大當須豫營之故禮記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爲棺槨者斬之是與士禮不同顧氏亦云命士供葬槨之材自此以下至立於側階惟命士須材是擬供喪用其餘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事四坐王之所處者器物國之所寶者車輅王之所乘者陳之所以華國且以示重顧命其執兵器立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美

於門內堂階者所以備不虞亦爲國家之威儀也

薛氏曰士山虞匠人之屬

呂氏曰自成王崩後詒康王受命前命皆出於召公曰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又曰命作冊度又曰伯相命士所以一號令而無二門也

臨川吳氏曰癸酉王崩之第九日天子七日而殯自死之明日數此既殯之後也殯畢則送死之事略具矣故於此時傳顧命於嗣君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士喪禮獻材於殯門外檀弓句而布材與明器會編上欲傳臨終之命此欲備慎終之禮士者山虞

匠人之屬須材是供凡喪事之用在既殯後事講此備慎終之禮也及七日癸酉伯相召公命士取材爲天子送終之用者亦備之豫矣

狄頭設黼展綴衣

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展屏風畫爲斧文者設黼展帷帳如成王生存之日也

孔傳狄下士展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帷帳象平生所爲

孔疏禮記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復魄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美

之禮云狄人設階是喪事使狄與此同也釋宮云牖戶之閒謂之展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西爲展郭璞曰窗東戶西也禮云斧展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郭璞又云禮有斧展形如屏風畫爲斧文置於展地因名爲展是先儒相傳黼展者屏風畫爲斧文在於戶牖之閒考工記云畫績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於展地故名此物爲黼展上文言出綹衣於庭此復設黼展帷帳者象王平生時所爲也經於四坐之上言設黼展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此經所云狄設亦是伯相命狄使設之設四坐及陳寶玉

兵器與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

會編此以下七節皆為將傳頤命陳設儀物以象成王之生存也不言命者蒙命士之文繡展綴衣貫下四節蓋四坐皆有之也下四坐至車輅不言官者皆狄之所設也

講此下言陳設也於是太保命狄人設黼展於四坐之後設幄帳於黼展之上悉如成王生存之日焉

牖間南嚮

句

敷重篋席

句

黼純

句

華玉仍几

句

此平時見羣臣觀諸侯之坐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天

席三重者也篋席桃竹枝席也黼白黑雜繒純緣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

孔傳篋桃枝竹白黑雜繒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觀諸侯之坐孔疏黼謂窗也間者窗東戶西戶牖之閒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展展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彼所設者即此坐也又云戶牖之閒謂之展彼言展前此言牖間即一坐也彼言次席黼純此

言篋席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之

席再重則此四坐所言敷重席者其席皆敷三重舉

其上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此牖間之坐即是

周禮展前之坐篋席之下二重其次是纁席畫純其

下是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

必然周禮天子左右几諸侯惟右几此言仍几則四

坐皆左右几也鄭玄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此篋席

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

文鄭玄不見孔傳亦言是桃枝席則此席用桃枝之

竹必相傳有舊說也鄭注此下則云篋析竹之次青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天

者王肅云篋席纖弱萃席並不知其所據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緣謂之純黼純蓋以白繒黑繒錯雜形以緣之鄭玄注周禮云斧謂之黼其繒白黑采也以絳帛為質其意以白黑之線縫刺為黼文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鄭玄云華玉五色玉也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之於几有變有仍故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几不改作也此見羣臣觀諸侯之坐周禮之文知之又觀禮天子待諸侯設斧展於戶牖之閒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展彼在朝此在寢為異其牖間之坐則同

呂氏曰牖序夾房階塾皆指路寢言之牖間南嚮就路寢窗牖間南嚮設此座也間者窗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即當亡之所

彙解牖即窗也路寢之室戶在東窗在西皆南嚮今曰戶牖之間則是戶牖之南正中也南嚮者背戶牖而嚮南也

西序東嚮句**敷重底席**句**綴純**句**文貝仍几**句

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彩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

孔傳東西廂謂之序底蒔萃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三

此旦夕聽事之坐

孔疏孫炎曰堂東西牆所以別序內外也禮注謂蒲席爲蒔萃孔以底席爲蒔萃當謂蒲爲蒔萃之席也史游急就篇云蒲蒔蒔蒔謂此也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鄭玄云底致也篋織致席也鄭謂此底席亦竹席也凡此重席非有明文可據各自以意說耳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爲緣故以綴爲雜彩也貝者水蟲取其甲以飾器物釋魚於貝之下云餘蜺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貝甲以黃爲質白爲文彩名爲餘蜺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彩名爲餘泉飾几

謂用此餘蜺餘泉之貝飾几也此旦夕聽事之坐鄭

王亦以爲然牖間是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見於周禮其東序西嚮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案燕禮云坐於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西序之坐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爲旦夕聽事之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於燕饗故夾室爲親屬私宴之坐案朝士職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嚮者以此諸坐並陳避牖間南嚮覲諸侯之坐故也王肅說四坐皆與孔同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三

呂氏曰就路寢西廂設坐東嚮也

東序西嚮句**敷重豐席**句**畫純**句**雕玉仍几**句

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席筍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

孔傳豐莞彩色爲畫雕刻鏤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孔疏釋草云莞苽菰郭璞曰今之西方人呼蒲爲莞用之爲席也又云葦風莞樊光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王肅亦云豐席莞鄭玄云豐席刮凍竹席考工記云畫績之事雜五色是彩色爲畫蓋以五彩畫畫以爲緣鄭玄

云似雲氣畫之爲緣釋器云玉謂之雕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雕爲刻鏤之類蓋雜以金玉刻鏤爲飾也
呂氏曰東序西嚮就路寢東廂設坐西嚮也

西夾南嚮句敷重荀席句玄紛純句漆仍几句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廂夾室之前荀席竹席也紛雜也以玄黑之色雜爲之緣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展天子負展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孔傳西廂夾室之前荀荀竹玄紛黑綬此親屬私宴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重

之坐故席几質飾

孔疏下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然則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釋草云荀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荀是荀爲萌竹取荀竹之皮以爲席也紛則組之小別鄭玄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然則紛綬一物小大異名故傳以玄紛爲黑綬鄭於此注云以玄組爲之緣周禮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鄭玄云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

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有與親屬私宴之事以骨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几質飾也

夏氏曰廂之夾室謂之夾又謂之房西夾乃西廂之夾室卽下文所謂東房西房以其夾中央之大室西夾南嚮蓋在西廂之夾室中南嚮設此座也

會編此四節是兼設平生之坐以象成王之生存也承上節而言牖間南嚮坐之正平時朝覲之所西序東嚮平生聽事之所東序西嚮平生養老宴臣之所西夾南嚮平時宴親之所必兼設之者成王靈爽之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重

所憑依意其在此而或不專於此意其在彼而或不專於彼也有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意思幾底豐荀四席也黼黻畫玄紛四純也華貝雕漆四几也席所以坐純所以緣几所以憑也曰重者所謂天子之席三重也曰仍者所謂凶事仍几也先言西序又特言西夾者成王殯在西序以西爲重也來路然曰上一節所設者四座皆同此四節所設者四座各異牖間坐之正西序東序相對西夾另看王宇泰曰負以黼屨蔽以幄帳此列於四座之上者席所以坐几所以憑此列於黼屨之前者

拂鏡塵天子燕在路寢牖間之坐以見羣臣親諸侯
見周禮餘三坐禮無其文養饗於東序以燕禮推之
若西序之爲聽事西夾之爲私燕亦皆摹仿云然
西夾傳云西廂夾室夏氏曰廂之夾又謂之房恩意
寢旁當有東西小寢夾之殯在西夾添設南嚮一座
以別於東耳非西序之房也東西房俱不置坐且西
坐不應南嚮若以康王宅次在東故東夾無坐而西
獨有則東房何以陳戈弓矢乎

聽月蔡傳以成王殯在西序誤也且注曰東西廂爲
之序成王豈殯於西廂者哉西爲陰方成王殯固在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誥

西當有別殿以居之

講此兼設平生之坐以象成王之生存也狄人以路
寢戶牖之閒南嚮之處敷之以重篋之席而以白黑
雜繒之黼緣之有華玉之几則仍生時以設焉此成
王平日朝見羣臣者也 又有西序東嚮之處敷之
以重底之席而以雜采之繒緣之有文貝之几亦仍
生時而設焉此成王平日之聽事者也 又有東序
西嚮之坐敷之以重豐之席而畫爲彩色以緣之有
雕玉之几則亦仍生時而設之焉此成王平日養國
老饗羣臣者也 又有西夾南嚮之坐敷之以重荀

之席而以玄黑之色雜爲之緣有漆飾之几亦仍生
時而設之焉此成王平日燕夫親屬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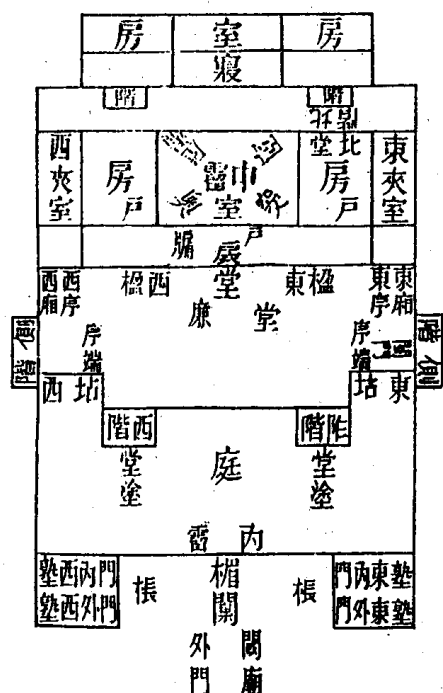
書經詳說

卷六十九

周書顧命

三

路寢辨名圖



書經詳說卷六十九終

書經詳說卷七十

牟陽再觀祖輯撰

顧命

越王五重句陳寶句赤刀讀大訓讀弘璧讀琬琰讀在西序句大玉讀夷玉讀天球讀河圖讀在東序句嶺之舞衣讀大貝讀鼗鼓讀在西房句兌之戈讀和之弓讀垂之竹矢讀在東房句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顧命

一

義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肩國名肩國所制舞衣大貝如車渠鼗鼓長八尺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舞衣鼗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寶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爲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

陳之示能傳也

孔傳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寶刀赤刀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爲二重三玉爲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義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肩國所爲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鼗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坐東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

孔疏此經爲下總目下復分別言之越訓於也於者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顧命

二

於其處所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句陳玉復云在西序在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西序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爲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河圖大訓貝鼓戈弓皆是先王之寶器也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刀一名削禮記少儀記執物授人之儀云刀授類削授拊鄭玄云避用時也類鑽也拊謂把也然則刀施鑽削用把削似小於刀相對爲異散文則通故傳以赤刀爲赤刀削吳錄稱吳人嚴白虎聚眾反遣弟

與詣孫策策引白削斫虎與體動曰我見刀爲然然赤刀爲赤削白刀爲白削是削爲刀之別名明矣周禮考工記云蔡氏爲削合六而成規鄭注云曲刃刀也又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不知其言何所出也大訓虞書典謨王肅亦以爲然鄭云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皆是以意言耳大璧琬琰之圭爲二重則琬琰共爲一重周禮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則琬琰別玉而共爲重者蓋以其玉形質同故不別爲重也考工記琬圭琰圭皆九寸鄭玄云大璧大琬皆度尺二寸者孔既不分爲二重亦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顧命

三

不知何所據也 三玉爲三重與上共爲五重也禹貢雍州所貢球琳琅玕知球是雍州所貢也常玉天球傳不解常天之義王肅云夷玉東夷之美玉天球玉磬也亦不解稱天之意鄭玄云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方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釋地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東方實有此玉鄭以夷玉爲彼玉未知經意爲然否河圖八卦卦是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當孔之時必有書爲此說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

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劉歆亦如孔說是必有書明矣易繫辭云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也而此傳言河圖者蓋易理寬弘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言所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則也王肅亦云河圖八卦也以夏有肩侯知肩是國名也大貝必大於餘貝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顧命

四

車渠也考工記謂車罔爲渠大小如車罔其貝形曲如車罔故比之也考工記云鼓長八尺謂之鼗鼓釋樂云大鼓謂之鼗此鼓必有所異西序卽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向坐矣西序所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房者在西夾坐東也 垂是舜之共工竹矢蓋舜時之物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於夾室之前也案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鄭答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孔無明說或與鄭異

路寢之制不必同明堂也

陳氏大猷曰此陳先王世傳之寶也越及也承上文而言玉五重陳寶總言之不復分別焉玉一雙曰重古雙玉爲設圓玉曰璧鑑上曰圭琖有鋒芒琬無鋒芒大玉華山之玉夷玉夷之玉

王氏曰宗社守器明前王所守後王所受皆在是也會編上設展坐是成王所憑藉者此設器物是成王所觀閱者越字承上文亦狄之所設也越玉五重陳寶作冒下詳其實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此玉之五重其餘則皆所寶之器物也西序參以大訓者寶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顧命

五

聖言也東序參以河圖者寶神物也舞衣用之文舞大貝用之服飾鼓用之音樂供文事者也戈弓竹矢供武備者也要見精巧中度二意此皆成王手澤所存故設之以象其生存耳能傳意不重

集解鄭氏曰東西序皆有室兩坐及諸器物皆陳於室內赤刀以下諸物貴重必陳之於前故言東西序舞衣以下必陳之於後故言東西房

講此言設器物乃成王所觀閱者也於四坐側設成王所常玩之玉有五重並陳所寶器物其寶何如赤刀大訓之寶弘璧琬琰之玉則陳在西序大玉夷玉

天球之玉河圖之寶則陳在東序盾之舞衣可以供文舞者也大貝用之服飾鼓用之音樂其制既精而且中度此皆足以供文事而歷代傳寶之者也則陳在西房兌之戈可以擊刺和之弓垂之竹矢可以供射其制既精而且中度此皆足以供武備而歷代傳寶之者也則陳在東房是寶玉雖不同而均之爲先王手澤之所在故陳之以象其生存也

大輅在賓階面句綴輅在阼階面句先輅在左塾之前句次輅在右塾之前句

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顧命

六

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爲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爲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爲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爲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爲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爲先輅則革輅象輅爲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門則堂也五輅陳列以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輅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輅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常禮也又按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爲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

孔傳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先輅次輅解與蔡傳異

孔疏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也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大輅輅之最大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於下必是玉輅之次故爲金輅也面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知面前皆南向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故玉輅在西金輅在東此經四輅兩兩相配鄭玄周禮注云革輅輓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顧命

七

之以革而漆之木輅不輓以革漆之而已以直漆其木故以木爲名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次輅爲革輅者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於此不必陳之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孔意或當然也鄭玄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先輅是金輅也綴輅是玉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不陳象輅革輅木輅者主於朝祀而已未知孔鄭孰得經旨成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惠立於畢門之內畢門是路寢之門知此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內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

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西右塾者門內之東故以北面言之爲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西爲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顧氏云先輅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寢門內之東對金輅也凡所陳列自狄設黼展以下至此皆象成王生時鄭玄云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爾雅阼階主階鄭氏曰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顧命

八

夏氏曰階面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北輅陳之其轅向南故謂之面蓋在階之南面也先輅在左塾之前蓋在門內之西以塾在堂之前故自內向外言之雖在西自外向內言之實在左也次輅在右塾之前蓋在門內之東自內向外言之雖在東自外向內言之實在右也

呂氏曰此非獨盛彌文而彰備物天位峻極幄座觀深寶鎮燧華車輅時列入其庭肅然起敬懼不克承委重投艱之意不言而已傳矣禮記周人殯於西階之上

會編此設五輅乃成王平時所乘者設之亦象其生
存也面者南向也前者北向也大輅與先輅對同在
西階綴輅與次輅對同在東階以貴賤而先後曰左
塾右塾者自外向內言則西為左東為右耳 洪南
池曰上是陳於堂上者此是陳於堂下
彙解賓階面阼階面每三字連面字即屬階字不是
在賓階阼階而南面也傳云面南向也會意解耳
塾在南輅在北而且向北是輅在塾之前而塾在輅
之後也

集解孔傳云大輅玉綴輅金先輅象次輅木不及革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顧命

九

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蔡傳以先輅為木輅次輅
並象革與孔不同陳啓源曰周禮巾車貴賤之次蔡
氏知引為證耳記云禮有以少為貴者大輅繁纓一
就先輅繁纓三就次輅繁纓五就以少為貴則先輅
貴於次輅可知蔡氏既知象貴於木而反以為次貴
於先何耶按此似當從孔傳為長

講此設輅車以象生存也車輅者先王之所乘也堂
下列所乘者王之玉輅為最貴則在西階而面向南
金為次則在東階而面亦向南木輅則在左門側堂
之前面北而與大輅對象輅革輅又次則在右門側

堂之前向北而與綴輅對矣車輅設而先王之軌迹
若新矣

二人頓雀弁頓執頓惠頓立于頓畢門之內句四人頓暴弁頓

執頓戈上頓刃頓夾頓兩階頓虎頓兩頓一人頓冕頓執頓劉頓立于頓

東堂句一人頓冕頓執頓鉞頓立于頓西堂句一人頓冕頓執頓

戣頓立于頓東垂句一人頓冕頓執頓瞿頓立于頓西垂句一人頓

冕頓執頓銳頓立于頓側階句

弁土服雀弁赤色弁也素弁以文鹿子皮為之惠三隅
矛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刃外衛也堂廉曰彤冕大夫

服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銳當作銳說文曰銳侍臣所執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顧命

十

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允東西堂路寢
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
北陛之階上也 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
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
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
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
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鬻悍之徒有志
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周廬注宿衛之
廬周於宮也

孔傳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三隅矛路寢門
一名畢門某文鹿子皮弁亦土堂廉曰彤土所立處

冕皆大夫也劉鉞屬立於東西廂之前堂幾罍皆載屬立於東西下之階上銳矛屬也側階北下立階上孔疏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於此服雀弁者士衛王殯與在廟同故爵章弁也鄭玄云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然則雀弁所用當與冕同阮譙三禮圖云雀弁以三十升布爲之此傳言雀章弁者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事章弁服此人執兵宜以章爲之異於祭服下云綦弁孔言鷹手皮爲弁然則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章爲冕未知孔意如何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顧命

十一

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卽是路寢之門一名畢門也此經所陳七種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鄭玄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戈卽今之句孑戟劉蓋今鑊斧鉞大斧幾罍蓋今三鋒矛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者柄周禮一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王肅惟云皆兵器之名也鄭玄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赤黑色孔以爲綦又鹿子皮弁各以意言無正文也堂廉曰庀廉者棧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棧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知服冕者皆大夫也鄭玄云序

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總名爲堂此立於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釋詁云疆界邊衛圍垂也則垂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升則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堂上而言東垂西垂知在堂上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於東西堂之階上也鄭王皆以側階爲東下階也然立於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謂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禮大夫服冕士服弁也此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顧命

十二

所執者凡有七兵立于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雀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爲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爲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敘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敘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一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云南面三三面各二鄭玄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者路寢制如明堂惟鄭玄之說耳路寢三

階不書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衛之

夏氏曰四人既立於東西廂之前堂二人又立於東西廂堂上之遠地則堂之南宿衛備矣故此一人冕執銳立於堂北之特階

陳氏經曰自設黼屨至此典章文物之備豈爲華侈之具哉一以象先王平生所坐所寶所乘所衛以起嗣王之追慕而盡誠紹述也一以昭先王委重投艱之意使嗣王肅敬以祇承也一以起羣臣諸侯之尊敬想慕先王而繫心於嗣王也一以表人主之崇高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顧命

圭

富貴尊無二上而傳授之正如此以絕天下覬覦之萌也

會編上陳儀物以象成王爲將傳顧命而設此陳儀衛以迎新王爲將受顧命而設弁者士服也士皆立堂下冕者大夫服也大夫皆立堂上貴賤各有等級平居以備宿衛而今日以壯儀衛者也陸賈府曰此非徒壯儀衛也新王承統國命危續之關卽卞世之麻萬萬無他虞而一段振揚之神氣自不可不肅故既陳兵以迎之又擁兵以立之不嫌過嚴慎耳彙解此節可疑者二並存之 夾兩階凡固是每階

二人但有兩樣立法或是東階二人俱立于階東而向西西階二人俱立于階西而向東此是一樣立法也或東二人一在東階東向西一在東階西向東西二人一在西階東向西一在西階西向東此又是一樣立法也兩者未知誰是第以凡字玩之後立法覺與經合 階有五東曰阼階西曰賓階此二階在南基弁執戈所夾而立者此也冕執殳執桴東西而立者堂之盡處而近階者也又有北階在堂之北非儀衛所陳又有側階在堂之兩旁東曰東下階西曰西下階經文側階東下階也冕執銳者所立蓋嗣君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顧命

南

自翼室適殯所往還必由之地故特侈儀衛焉傳以爲北階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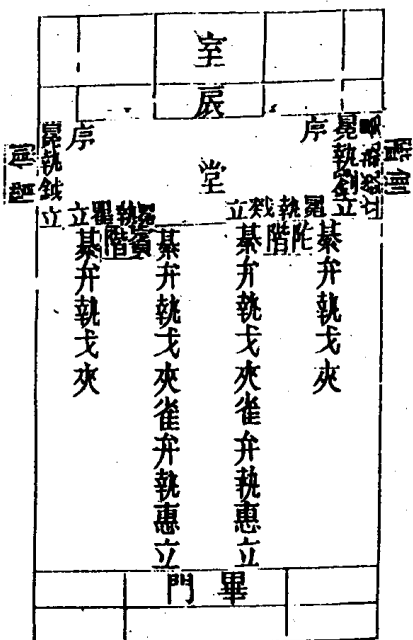
拂鏡塵此節乃新君侍從之儀注康王已在路寢翼室非迎之於門外也十一人執七種兵畢門之內夾兩階凡六人立堂下以去殯遠故皆士五人立堂垂側階去殯近故皆大夫其位秩以弁與冕爲別垂旒爲冕無旒爲弁青黑曰綦每邊各立一人曰夾翼門路寢門也凡階之廉隅處垂者堂之邊垂側階西上之旁階也嗣君將自賓階升於此時如賓衛故曰側非北階特階之說執兵宿衛先東而後西者以

康王恤宅在東故也自狄設至此皆出召公之命
階或以爲東階或以爲西
階或以爲東階或以爲西

講此陳儀衛以迎康王也夫將傳顧命既陳儀物以
象成王矣而將受顧命可不陳儀衛以迎新王乎乃
命二勇士以赤色爲弁執三隅矛立于畢門之內四
勇士以文鹿子皮爲弁執戈而以刃外向者每階二
人夾兩階凡士皆弁凡弁皆立于堂下也一大大夫
冕而執釧立于路寢之東堂一大大夫冕而執鉞立于
路寢之西堂一大大夫冕執戣立于路寢東垂一大大夫
冕執瞿立于路寢西垂一大大夫冕執銳立于北階之

階上凡大夫皆冕凡冕皆立于堂上也是儀衛兼陳
無非爲迎新君受顧命而設也

執兵者立處圖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顧命

五

王頌麻冕補裳句由賓階階句卿士邦君麻冕蟻
裳句入即位句

麻冕三十升麻爲冕也階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
以受先王之命故由賓階也蟻玄色公卿大夫及諸侯
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入即位
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補裳王祭服也卿士邦
君祭服之裳皆蠶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
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閒示禮之
變也

孔傳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公卿大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顧命

六

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玄
孔疏王麻冕者蓋衣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衣冕
此禮授王冊命進酒祭王且衣是王之上服於此正
王之尊明其服必衣冕也其卿士邦君當各以命服
服卽助祭之冕矣衣鄭玄周禮注云衣之衣五章裳
四章則衣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
黼黻有文故特取爲文詩采菽之篇言王賜諸侯云
玄衣及黼鄭玄於此注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是
言貴文故稱之禮君升階階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
顧命不敢當主也禮無蠶裳蟻者蚍蜉蟲也此蟲

色黑知蟻裳以色玄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太保太史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暫從吉也入卽位者鄭玄云卿西面諸侯北面鄭玄惟據經卿士邦君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

呂氏曰儀物既備然後延嗣王受顧命而踐位自此始稱王

夏氏曰麻冕用極細布卽衮冕

蘇氏曰麻冕之裳四章此獨用黼示變也由賓階降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顧命

七

未受顧命猶以子道自居不敢當主也

復齋董氏曰孔氏以卿士爲公卿大夫按左傳鄭武公爲平王卿士洪範曰卿士惟月則卿士指朝之執政者而言

會編此以下乃康王受顧命之事卿士邦君下文三卿不與蟻裳還是吉服受顧命大事如見成王故君臣皆吉服也卽位者康王就受命之位羣臣就助祭之位也

集解成王殯在西階之上故升自西階以就殯也拂鏡塵此下傳受顧命之儀注將受命而嗣統故不

稱子稱王禮當祭告釋凶服而用祭服從其變也麻冕君臣皆有但其制不同王之冕則衮冕矣裳四章

單用黼而無他不純吉也蟻裳衣殺於纁裳纁淺赤色蟻色玄如蟻王升由賓階不敢當主也卿士邦

君卽堂下之位不升階也而以卽位兼羣臣說嫌於尊卑同列從王賓階亦非卿士邦君以下另一說

講此迎康王入受顧命也儀物既陳宿衛既備乃迎

嗣王入受顧命以受命重事且有祭告之禮故變凶服而用祭服康王麻冕黼裳由西階升堂公卿大夫

及諸侯皆麻冕玄裳從王西階而升各入就其班次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顧命

大

焉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

同瑁由阼階降太史秉書由賓階降御王冊命

句

太宗宗伯也形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珪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圭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持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

孔傳執事各異裳彤繡也太宗上宗即宗伯也大圭
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
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由
便不嫌太史持冊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

孔疏此將傳顧命布設位次即上所作法度也凡諸
行禮皆賤者先至此必卿下士邦君即位既定然後
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下即言
升階從省文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言即位而已
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之人故別言衣服各有所職
不得即言升階故別言所執各從升階爲文次也卿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顧命

九

士王臣故先於邦君太史乃是太宗之屬而先於太
宗者太史之職掌冊書此禮主以爲冊命太史所掌
事重故先言之此三官者皆執事俱彤裳而言各異
裳者各自異於卿士邦君也彤赤也禮祭服纁裳纁
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彤爲纁言是常祭服也太宗與
下文上宗一人即宗伯之卿也 考工記玉人云鎮
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也禮
又有大圭長三尺知介圭非彼三尺大圭者典瑞云
主摺大圭執鎮圭以朝日玉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
服之彼摺於紳帶是天子之笏不是天子所守故知

非彼三尺之大圭也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

同瑁太保必奠於位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
以同瑁并在手中故不得執之太保必奠於其位但
文不見耳禮於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
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
朝諸侯鄭玄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
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禮天子所以執冒者
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
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
子天子以冒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顧命

三

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僞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
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
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闊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
則圭頭之闊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
公侯伯之圭闊狹等也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璽
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而聞之也阼階者東階
也謂之阼者鄭玄士冠禮注云阼猶酢也東階所以
答酢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設洗於西階西南吉事
設洗於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
故用阼階升由便以卑不嫌爲主人也鄭玄云上宗

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傳無明解當同於鄭也 太史持策書顧命欲以進王故與王同升西階鄭玄云御猶嚮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於殯西南而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孔雖以御爲進其意當如鄭言不言王面北可知也

陳氏大猷曰太保冢宰總大權故承鎮圭宗伯主祭祀朝覲禮故奉同瑁書卽冊命也秉言持之以升御言奉之以進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顧命

圭

夏氏曰圭瑁先王所執今將授嗣王若先王子之故自阼階而升太史執書將進之嗣王故與王接武同升

會編此三卿繼君臣而升也麻冕彤裳皆吉服皆是奠祝故其服同各有所主故其事異太保總大權故承介圭宗伯主祭祀朝覲之事故奉同瑁太史職載筆作冊度故秉書秉者持之以升御者奉之以進也太保太宗由阼階升者先王之大寶有主道也太史出賓階者將以書進於君故與王同升也

王方麓曰介圭天子之守圭先王之傳器莫重於此

故太保承之同瑁次於介圭故宗伯奉之授嗣王同言自此繼先王主祭也授嗣王瑁言自此繼先王朝諸侯也書卽冊命丁卯所作者

講此三卿行傳顧命之事也若太保太史太宗三卿皆傳顧命之大臣則皆麻冕彤裳而純用吉服此果何所事也大圭者天子之守太保則奉之同以共祭祀之用瑁以冒諸侯之圭璧者上宗則奉之夫是圭與同瑁皆先王之符寶今執之以予嗣王有主道在故皆自阼階升堂太史則執冊書自賓階升堂而進王以顧命之冊焉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顧命

圭

曰皇后憑玉几句道揚末命句命汝嗣訓句臨君句周邦句

率循大卞句變和天下句用答揚文武之光訓句揚句連句

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太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卞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大也變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孔傳冊命之辭大君成王言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感動康王命汝繼嗣其道言任重因以託戒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羣臣循大法言用和道和天下用

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意訓率循變和並與蔡傳異孔疏言憑玉几所道以示不憑玉几則不能言所以感動康王令其哀而聽之不敢忽也

陳氏大猷曰道言揚稱也顧命成王自言嗣守文武大訓故此言命汝嗣訓變亦和也答揚文武光訓即所謂嗣訓也竊意冊命中必述成王命召畢之因載顧命之語史略其前之已見者而獨載此口陳語也

會編此太史既授顧命於王而陳其大義也文武之訓只是述天威之可畏而欲後人敬守之者有其正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顧命

三

大而言則曰大訓自其昭著而言則曰光訓非有二也臨君三句正嗣訓之事而末句又應轉嗣訓說臨君周邦者承艱難之業也率循大下者由其真麗陳教之法度也變和天下者致民於肄習不違之中也俱要點柔能二節意講然居大位則當由大法而由大法斯能致大和須申說爲是用字承上三句來答揚者慰答其望而宣揚其美也董思白曰命汝嗣訓謂文武以一代之重光發之爲訓者臨君三句言汝臨君者乃是周邦非小物也率循者當是大法非細務也變和者在於天下非一方也用答揚文武光

訓亦成王自家嗣守文武大訓來方有根據看來此節言外之意便有要他敬忌天威治四方意在故下文答之云云

彙解曰字緊承御王冊命來數語即是撮冊命中大意不是太史自撰

拂鏡塵率循三句乃所以守此位者工夫在率上兼自治治人皆有下訓法字不愆不忘以是變而和之百年淪洽之人於此大暢四世陶淑之化至此益融變和有柔能安勸意

能解臨君一句輕率循二句重包上文弘濟數節在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顧命

三

其中

按臨君猶云君臨句中只宜順文講不可將前文攙入以礙語氣另補出可也

講此太史口陳顧命之大意也曰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之大訓君臨我周之天下既居大位必有大法汝必率循文武之大法於以大和天下之人心用以答揚文武之光訓而無負也

王再拜興句答曰句眇眇予末小子句其能而亂四方句以敬忌天威句是連敬

眇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然予
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
託於不能也顧命有敬逆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
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焉

孔傳言微微我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
忌天威德乎謙辭託不能

陳氏大猷曰其未定之辭

會編此康王拜受顧命而致其謙辭也亂四方與上
君臨三句應敬忌天威與上答揚句應然須一氣說
下兼文武成王言言我微末小子其能居大位由大

書經詳詳

卷七十

周書顧命

重

法致大和如我祖之奠噩陳教我父之嗣守大訓治
四方以敬忌天威乎敬是不忽忌是不敢即在亂四
方上見 姚承庵曰亂四方是敬忌天威之實敬忌
天威則嗣守大訓之事也

象解傳中父即成王祖兼文武

講此康王既受顧命而致其謙辭也王乃再拜而起
答太史曰君道甚難天命可畏眇眇然予微末小子
其能如我祖父之安治四方以敬忌夫天之威命乎
哉

乃受同瑁

句王

三宿三咤

上音

明

寶

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爵也
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咤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
太保介圭可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

孔傳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
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
顧命祭必受福讀王曰饗福酒與祭傳異

孔疏天子執瑁故受瑁為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
鄭玄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然既受之
後王受同而祭則瑁以授人禮成於三酌者實三爵
於王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

書經詳詳

卷七十

周書顧命

表

三反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故以宿爵而續送
祭各用一同為一進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
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酌酒於神坐也每一酌酒則一
奠爵三奠爵於地也為此祭者告神言已已受羣臣
所傳顧命自神使知也經典無此咤字咤為奠爵傳
記無文正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為三
奠爵也王肅亦以咤為奠爵鄭玄云徐行前曰肅卻
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卻復本位與孔異也
禮於祭求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其大祭則有受報
福之禮特牲少牢主人受報福是受神之福也其告

祭小祀則不得備饌直飲酒而已此非大祭故於王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讚王曰養福酒也王取同嗜之乃以同授太保也

林氏曰受瓊必授之人受同則以祭

新安陳氏曰咤有兩說孔氏以爲奠爵諸儒多因之蘇氏以爲至齒不飲與嗜同義初疑咤從口意蘇說爲是及考字書方知咤與吒同吒怒也禮記無咤食亦怒也詭與吒同陟駕反祭奠酒爵也咤本詭字傳寫訛耳孔注音釋下有云說文作詭由此觀之則咤訓奠爵不可易也若與嗜同義則此處何爲君咤而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顧命

毛

臣嗜也且與呂氏太保飲福不甘味王飲福亦廢之說不合矣

會編此康王祭告成王言己已受命也乃者繼前之辭既受冊書乃受上宗之同瓊也受同瓊上更見受介圭意瓊尚未用同卽用之以祭焉宿者從王立處三進爵於神所也祭者酌酒於神座前也咤者奠爵於神座前也每一進爵則一酌酒一酌酒則一奠爵如此者三故曰三宿三祭三咤非一齊事也此節似初獻之事

謹此康王行祭告之禮也王既拜受顧命乃受上宗

所奉之同瓊卽用同以祭成王王從立處三致肅敬進爵於神所三酌酒於地三奠此爵於神座告己已

受顧命也上宗乃傳神之命曰先王已歆饗矣

太保受同人連降宗拜盟王答拜以異同人連秉璋以酢授宗人同

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瓊祿尸太宗執璋瓊亞祿報祭亦亞祿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太宗供王故宗人供太保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顧命

天

孔傳受王所饗同下堂反於簠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宗人小宗伯佐大宗伯大宗供王宗人供太保拜白已傳顧命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尊所受命與祭傳異

孔疏上宗讚王以養福酒也卽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所饗同也祭祀飲酒之禮爵未用皆實於簠既飲皆反於簠知此下堂反於簠也 祭祀以變爲敬不可卽用王同故太保以盥手更洗異同實酒於同中乃秉璋以酢祭於王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

之亞獻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瓚太宗執瓚瓚請亞獻用瓚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瓚若助祭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璧也酢訓報也飲酒之禮稱獻酢者亦是報之義也 上宗爲大宗伯知宗人爲小宗伯也太保所以拜者曰成王言己已傳顧命訖也將欲拜故先授宗人同拜者自爲拜神不拜康王但白神言己已傳顧命之事先告王已受顧命王答拜者尊所受之命亦告神使知故答拜也王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顧命

五

既祭則奠同於地太保不敢奠於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拜也太保既酢祭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於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於王不言拜於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

新安陳氏曰報祭者亞禋之類卽今之亞獻也王繼告成王言己已受顧命也太保秉璋以酢授同而拜告成王言己已傳顧命也

會編此太保報祭成王言己已傳顧命也王既咤而反爵於手故授之太保而太保受之也用異同者所以別君臣之分也璋所以盛同者如盤之類王答拜

者爲憂居宗主以子道自處也此節蓋亞獻之事

王字泰曰祭祀以爵爲誠故下堂盥洗也

彙解據禮記注瓚爵也圭瓚其柄也君用圭瓚太宗用瓚瓚此太保之異同必以瓚爲柄者故太保秉持其瓚以行酢禮然則王之同當是以圭爲柄其不言者略也說者謂同爲爵瓚爲盞誤矣

拂鏡塵授宗人卽異同也拜中有告意王代神拜蓋君在廟中則全於子故也

按太保所受之同卽王所用之同也王授太保太保別用同以祭此是尊君之意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顧命

五

講此太保行祭告之禮也王既行祭告之禮以所奠之同授於太保太保受同安置別所遂下堂盥洗其手更用別同盛在瓚瓚之中持瓚瓚以報祭因授同於宗人使之代安神座遂拜以成禮告己已傳顧命康王以子道自處且以太保託孤大臣故答拜以致敬焉

太保受同 祭 句 噦 宅 句 授宗人同 句 拜 句 王答拜 句

以酒至齒曰噦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答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疾飲神之賜而不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

主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

孔傳太保既拜而祭既祭受福齊至齒則王亦至齒王言饗太保言啻互相備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王答拜敬所白

孔疏太保受同者謂太保既拜之後於宗人邊受前所受之同而進以祭神既祭神之後遂更受福酒齊以至齒禮之通例啻入口是齊至於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王之祭事與王祭禮同於太保言齊至齒則王饗福酒亦齊至齒也於王言上宗曰饗則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文不同互見以相備 宅前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顧命

三

居也太保居其所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為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既畢而更拜者白成王以事畢也王答拜敬所白也

新安陳氏曰王答拜蔡氏則曰代尸拜王氏則曰因太保拜而對拜夏氏則曰王亦拜成王匱紛紛揣度要之王答召公拜何疑焉君在廟門外則全於君在廟門內則全於子况康王方在廟中匱前受顧命未出廟門臨朝堂而受羣臣朝也家宰以元老大臣受託孤重寄先王臨之在上先之拜告傳顧命繼之拜告禮成康王為喪主立匱前其答拜禮亦宜之家宰

傳顧命以相授見大臣如見先王也答之拜敬大臣即所以敬先王也何必如諸說之紛紜哉

會編此太保飲福之禮也祭是將飲福而酌酒於地也齊是不甘其味意上報祭而拜敬告傳命也此飲福而拜敬謝賜也此節是終獻之事 方初庵曰或泥注亞裸之說遂分三節為三獻之禮此大不通夫禮成於三王之三宿是已成三獻矣獻畢則告成上宗曰饗是王祭已畢矣下太保之報祭蓋報成王已傳顧命之祭也觀注云亦亞裸之類曰亦曰類則其為引例釋書而非真指為亞裸亦明矣况下太保受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顧命

三

同祭者乃將飲福而祭酒於地自祭先代作酒之人非祭成王安得強為終獻之禮也 彙解授宗人同乃授宗人神前飲福之同為將拜故授之

拂鏡塵受同之祭乃飲福之禮非已酢而又祭也按孔傳謂饗為飲福蔡傳不從其說近人謂居喪不飲福太保代之甚有理 舊說三節分三獻近多駁之謂三宿處三獻已完太保報祭飲福二事不在三獻內亦可從 此同當別是飲福之同孔疏為是上所受之同未見其然 祭仍是奠成王若作先代始

爲飲食之人覺泛

講此太保行飲福之禮也凡祭將畢有飲福酒之禮王爲喪主固不敢嘗矣太保乃代王行之宗人酌酒於同以授太保太保受之先酌酒於地然後舉酒至齒蓋方在大喪之中不甘其味也於是退居其所立之位以同還授宗人而下拜以謝神賜王復答拜焉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侯

太保下堂有司收撤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侯者侯見新君也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顧命

三

孔傳太保下堂則王亦可知有司於此盡收撤言諸侯則卿士已下亦可知殯之所處故曰廟待王後命新安陳氏曰成王以乙丑崩越九日癸酉命士須材傳顧命不言曰其在癸酉後必矣曷不如後世嗣君當曰於廬前卽位而涉有日乎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尚矣有召公爲冢宰以攝政紀綱政令周密備具如此故嗣君可以旬日方卽位也古今異宜何必同哉

西山真氏曰此篇見周公養成君德之效又見召公當危疑之際區處周密皆可爲來世法

會編所收不特祭器自四坐以下八節皆是蓋并備

物儀衛而徹之也出廟門侯者君在廟門內則尚爲子在廟門外則方爲君故侯新君之出以聽其正始也 洪南池曰侯者侯新君將與之正始也先時太保命設故收書於太保降之下蓋總理大權稟於太保也

講此言事畢侯見新君也祭禮既畢太保下堂有司收撤儀物儀衛及祭告之器用助祭諸侯皆出廟門外侯見新君聽其與天下正始焉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顧命

四

書經詳說卷七十終

康王之誥

牟陽冉觀祖輯撰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顧命

孔傳求諸侯之見匡弼

孔疏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其爲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爲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

朱子曰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今除卻序文讀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康王之誥

著則文勢自相接連

會編此篇分三段看首節正君臣朝會之禮次節至鞠子羞述君責難之辭末節明君臣父子之禮重處在第二段太保二節臣敬告乎君述創業守成者而責君以敬也庶邦二節君報誥乎臣述創業慮後者而責臣以忠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

公幸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

兼幣曰句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

義嗣德請答拜句

漢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鄭氏曰周禮五門一曰

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日路門路門一

日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周

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

西召公主之召公幸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畢公幸東

方諸侯則繼周公爲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於左右布

陳也乘四馬也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爲庭實

或曰黃朱若匪厥玄黃之類賓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

所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一二見非一也爲王蕃衛故

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奠贊皆再拜首至地以致敬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康王之誥

二

宜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蓋爲後者拜不拜故未爲後也弔者含者禭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爲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爲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爲後也且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爲後且知其以喪見也

孔傳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二公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爲位皆北面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

二見非一也爲番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莫贊也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答其拜受其幣孔疏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既拜王即答拜復不言與知立庭中南面也 二公率領諸侯知其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曲禮所謂職方者此之義也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於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若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以東爲右西爲左入左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康王之誥

三

入右隨其方爲位嫌東西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明北面也 諸侯朝見天子必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故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言責之於王庭也四馬曰乘言乘責正是馬色黃矣黃下言朱朱非馬色定十年左傳云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是古人貴朱鬣知朱者朱其尾鬣也按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鄭玄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琬用圭璋者一王之後也如

鄭彼言則諸侯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下云奉圭兼幣幣卽馬是也圭是致馬之物鄭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圭亦享王之物下言奉圭此不陳圭者圭奉以致命不陳之也按覲禮諸侯享天子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責者因喪禮而行朝故略之 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以諸侯爲賓稱訓舉也舉奉圭兼幣之辭以圭幣奉王而爲之作辭辭出一人之口而言一二者見諸侯同爲此意鄭玄云釋辭者一人其餘莫幣拜者稽首而已是也言衛者諸侯之在四方皆爲天子蕃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康王之誥

四

衛故曰臣衛此時成王始崩卽得有諸侯在京師者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也諸侯享天子其物甚眾非徒圭鬣而已皆是土地所有故云敢執壤地所出而莫贊也然舉奉圭兼幣乃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入其朝則侯氏總入故鄭玄注曲禮云春受贊於朝受享於廟是朝與享別此既諸侯總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以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 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爲盡禮也義剛德三字史言王答拜之意也 此敘諸侯見新王之事

王出畢門在應門之內立於中庭太保召公爲西伯
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立於門內之西廂也太師畢
公爲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於門內之東廂
也諸侯皆布陳一乘四匹之黃馬朱鬣以爲見新王
之庭實諸侯爲王之賓共使一人少前進舉奉圭兼
幣之辭言曰一二天子之臣在外爲蕃衛者敢執土
壤所有奠之於庭既爲此言乃皆再拜稽首用盡禮
致敬以正王爲天子也康王先爲太子以義嗣先人
明德不以在喪爲嫌答諸侯之拜以示受其圭幣與
之爲主也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康王之誥

五

夏氏曰敢執土地所有獻之於王庭

新安陳氏曰奠如奠雁之奠

會編此康王朝見羣臣所以與之正始也出字還是
出廟門而立於應門之內執瑄以朝諸侯也古以賓
禮親邦國故稱曰賓黃朱是陳於庭者圭幣是執於
手者壤地之奠贊指黃朱及幣言圭不過合符於天
子者耳一二臣二句所以表見君之心再拜稽首所
以盡敬君之禮嗣德卽嗣位意史臣就答拜上形容
二字出來一以見繼統之新君一以見憂居之宗主
宜答拜而拜也下羣臣告王及王望羣臣輔已亦不

出嗣德之外故史臣特表而出之

彙解時說乘黃朱是從傳前一說也愚謂每諸侯四
馬庭中恐不能容且下文兼幣用一兼字分明是指
乘黃朱說則乘黃朱似宜從傳後一說也 來朝之
賓舉所奉之圭兼舉幣帛口稱一二臣衛敢執持土
地所有以爲贊奠之王庭此後當有小臣受去圭幣
乃可拜經文略也

宙合此節卽位儀注 出廟之初有子道焉自後正
君臣之禮則不答矣所謂君在廟中則全於子在廟
外則全於君也禮以義起故曰義嗣德答拜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康王之誥

六

拂鏡塵稱訓舉卽拱手之舉 曰率諸侯則內而大

夫以下班次在後不待言矣嗣德猶云嗣位

集解左右二字當自爲句言趨而左右也 字書奠

薦也陳也置也亦獻也考之獻物者必先置於地故

謂獻爲奠則此云奠贊猶云獻贊云耳

按賓稱奉圭兼幣此句頗拗奉圭是見成字着力只

在舉字重在幣不重在圭謂舉所奉之圭以獻幣也

故壤奠只說馬幣馬陳於庭幣舉於手大意當是如

此奉圭合瑄不必攬入以礙語氣 王義嗣德不必

深求只作宜嗣位看王宜嗣位故答拜所以正其爲

後且在喪次也或云義字縮至答拜謂王以嗣德之初義當答拜也

講此康王朝見羣臣也康王受顧命之後諸侯皆侯見新君矣王乃出廟門之外立應門之內執瑄以朝諸侯焉太保西伯也率西方諸侯立應門之左畢公東伯也率東方諸侯立應門之右然諸侯初見天子不可以無贊也故此東西諸侯皆陳四乘馬而朱其鬣以列之於庭又舉所奉之圭而兼以幣以執之於手且致辭曰敢執壤地所出之馬幣用奉於王以少伸贊見之誠於是又相率再拜稽首以致其敬焉而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康王之誥

七

王宜嗣前人之德者乃答諸侯之拜禮當如是也

太保暨芮伯

讀

咸進相揖

句

皆再拜稽首

頓曰

敢敬告

天子

句

皇天改大邦殷之命

邦殷連

惟周文武

讀

誕受

若克恤西土

句

冢宰及司徒與羣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拜稽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且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美若未詳蘇氏曰美美里也文王出美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美若卽下文之厥若也美厥或字有訛謬西土文王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眾也

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孔傳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釋文美馬云道也

孔疏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太保揖羣臣羣臣又報揖太保故言相揖動足然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

呂氏曰二伯率諸侯列門左右朝會分班儀也太保及芮伯咸進相揖朝會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康王之誥

八

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

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

蘇氏曰康王生長富貴告以文王美里之難欲其知創業之艱難也

張氏曰言克恤西土以文武基業本於西土示不忘本也

臨川吳氏曰前之拜諸侯拜羣臣不拜此之拜羣臣

拜諸侯不拜也王答諸侯拜而不答羣臣拜蓋諸侯自外初見羣臣在內日見也曰者太保言也太保爲

外諸侯之伯內羣臣之長故率諸侯羣臣進戒於王

也美若未詳或曰若順也美里之囚逆境也而文王以順處之因此遂受天命或曰文王自出美里之囚而天命始順或曰美善也天所善天所若謂眷佑之也或曰美若即下文厥若或字有訛按四說俱未安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誕受天命以其能恤西土之民也

會編此下二節皆召公率羣臣進戒康王之辭此節述文武得天下之難而警勸之也上不言相揖此言之者上是分班儀此是合班儀曰咸曰皆實兼諸侯羣臣在內太保外爲諸侯之伯內爲羣臣之長故總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康王之誥

九

率內外臣以告君也皇天二句一氣說惟周惟字重看言皇天改殷邦之命不屬之他人而獨我周能受之者以文武能恤西土之眾也克恤即靈承于旅克堪用德要舍刑賞忠厚意叫起下賞罰字面又與顧命與麗陳教相出入夫文武相繼以恤民而始受天命如此此創業之所以難也王可不思其難而保守之乎美若二字甚輕不必講或以紂失天命周得天命分看非是

彙解上節主於統諸侯故西邊以大保統之東邊以畢公統之此節以進言爲主故序官之尊卑太保後

合是芮伯觀顧命同召之序自見相對相次之說是敢敬告天子不可忽正所以重之而啓天子之自敬耳此句直貫至寡命

詳注古注疏訓美爲道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下文奉恤厥若正相應

聽月重文武相繼得天下之難上不重天命不可恃意美若兩字不必穿鑿認真只虛就受天命善順其眾而憂恤我西土意發揮爲是美若二字不必泥只以天命二字代之

彙解袁氏曰說文美善也若順也言文武能進善順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康王之誥

十

道故大受天命蘇說牽強難通且言文王猶可言武王益謬矣周洪謨曰披讀書美善也若順也誕受美若者蒙上言皇天改大邦殷之命矣惟周文武大受而善順之大受見極負荷之重善順見有靈承之實按相揖相讓也再拜拜王也勿混美若訓善順頗有味但說是善承其眾則與恤西土意重當云誕受而善順於天命不悖上下口氣

講此召公率羣臣進戒先述文武得天下之難也諸侯朝見康王行禮既畢太保及芮伯與羣臣進前相揖皆再拜稽首曰王今已爲天子羣臣敢敬告天子

昔者皇天厭殷王失道遂改大邦殷之命而屬之我周惟我文武乃大受天命而善順之能憂恤我西土之眾蓋上爲天命所屬下爲民心所歸文武創業不亦難乎

惟新陟王句畢協賞罰句戡定厥功句用敷遺後人句
休句今王敬之哉句張皇六師句無壞我高祖寡命句

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諡故曰新陟王畢盡協合也好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實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康王之誥

士

勉之哉皇大也張皇六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武難難寡得之基命也按召公此言若導王以尙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可勝歎哉

孔疏戒王使繼先王之業也王肅云美文王少有及之故云寡有也傳疏以新陟王爲新升王位其說大異

問太保稱成王獨言畢協賞罰何也朱子曰只爲賞

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事差錯若畢協賞罰非至公至明何以能此又問張皇六師曰古者兵藏於農故六軍皆寓於農張皇六師則是整理民衆底意思

張氏曰今王繼新陟王惟敬而已敬則歷年不敬則早墜此召公平生所學昔以告成王今又以告康王然有疑焉新王卽位元老大臣當以道德進戒乃先區區以賞罰六師言何也曰周自祖宗以來仁深澤厚規模已定惟商民猶伺閒隙欲逞其禍元老深謀遠慮不得已而及此是說也施於康王之時則不可泛言之於新王之前也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康王之誥

士

新安陳氏曰周以仁厚立國盈成之久其流弊易至於弛而弱弊政雖甚於東遷之後幾微已兆於一再傳之餘周召畢諸公已豫見先憂於未然之前矣正如太公言魯後世浸弱者此也康王之子昭王卽有舟膠楚澤之陵夷召公之言豈過也哉

臨川吳氏曰賞當功罰當罪盡合其宜克勝其任安定文武之功用能延及於今後人有此休美今王嗣位其敬之哉張猶張弓之張言無弛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高祖謂文武寡命言周之受命世所寡有今王不忘戎備無或弛怠而墮壞我文武不易得之

天命也蔡傳只云克定其功以克字替戡字臨川云克勝其任戡字另作一意截斷講不如蔡傳之渾戡者能勝也言能可包勝字意

會編此敘成王守天下之難而因勉之也賞罰是天命天討君道之大端所在包小大而言畢協是出乎天理而無一不當功當罪之謂厥功指克恤西土以受天命之功戡定承上句來文武之刑賞忠厚本人心素所畏慕者成王能述其事故能定其業也休與功一意在文武創業曰功在成王繼美曰休耳用敷遺後人者以此盈成熙洽之美而施及於康王也成王能盡君道故能定前功而貽後休守天下何其艱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康王之誥

圭

難也此與顧命敬迓嗣守節相出入敬之哉虛說下二句卽敬哉之事張字是張而不弛之意張皇六師者有罪則討以公其罰而不爲姑息之賞也就有覲耿光揚大烈意思寡命卽是厥功無壞者紹敷遺之美以繼戡定之功使文武寡得之命愈遠而不墜也獨言六師者一則治安之久防後世陵遲之漸一則踐祚之初絕天下覬覦之萌此亦是濟艱難意思杜靜臺曰畢協重一箇理字上賞罰指得闡自金帛以至土田皆賞也自刑辟以至兵革皆罰也曰功曰休曰寡命一也皆指恤民受命之業言自其業之成

續言曰功自其業之垂美言曰休自其業之締造艱難而世所鮮有者言曰寡命實一而已戡定中有賞一勸百罰一懲百意

彙解如成王誅武庚三監踐奄征淮夷徐戎舉蔡仲封微子寧周公用君陳此其賞罰之大者其餘畢契於理可知也文武誣受之功始於西土者自此而安固不搖所謂戡定也用字承上二句說與首惟字應後人指康王文武功德俱高故稱高祖何謂寡命使天命得之不難則人人皆可得矣惟其得之難而文武獨得之此所以爲寡命也此合上節要識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康王之誥

古

述前顧命之意文武三句應宣重光節惟新陟王四句應在後之侗節今王下應弘濟艱難意拂鏡塵成王言賞罰而此獨言六師者守成之世多尙文弛武遂致王業陵夷故特嚴之使武備常修國威常振曰寡命者言得之希奇示壞之可惜也集解厥功日記謂致太平之功不承上文來亦通傳未言文武按寡命謂難得之命字義未確愚謂寡字對人言人得之者寡而文武獨得之也講此敘成王守成之難而勉康王也夫得之固難而

守之亦不易惟新升遐成王當賞則賞當罰則罰至公至明盡合其當然之理是以賞足以勸罰足以懲能定文武創業之大功使不至於動搖用敷遺我後人以熙洽之休美也是新陟王之所以守天下者又何其難也今王嗣位其敬以保守之哉敬之維何治安之久易生陵遲而新王踐祚又不無萌覬覦之私者其必有罪必誅有叛必討以張大其六師無或姑息廢弛使我高祖文武不易有之基命墜壞而不終也羣臣敬告之意如此

王曰句庶邦侯甸男衛句惟予一人釗報誥句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康王之誥

五

報誥而不及羣臣者以外見內康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

釋文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敘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

孔疏禮天子自稱予一人不言名此王自稱名者新卽王位謙也

林氏曰報誥者諸侯戒我故我以誥報之報答也會編此下康王答羣臣之辭報誥者羣臣諸侯有誥戒於我我亦答之以誥也要兼羣臣說下二句卽報誥之辭陸賈府曰言一人見其孤立無助有一人

之識力有限而獨羣公之夾輔無窮意

請此下康王答羣臣之辭也康王因羣臣相與進戒

乃呼而告之曰爾庶邦侯甸男衛之諸侯既有陳戒於我惟我一人釗亦有誥辭以報答於爾其明聽之

哉

昔文王武王句丕平句富句不務句咎句底至句齊信句用昭明于

天下句昭句則亦有句熊羆句之王句請句不二心句之臣句保父王

家句用端命于上帝句命連句端句皇天用訓厥道句讀句付畀四方

丕平富者溥博均平薄斂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康王之誥

六

咎者不務咎惡輕省刑罰言文武罰之謹也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內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掩也而又

有熊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父王室文武用受正命於天下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也康王言此者求助羣臣諸侯之意孔傳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致行至

中信之道用顯明於天下言聖德洽言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

家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

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不平富底至齊
信解與蔡傳異

孔疏孔以富爲美故云政化平美不務咎惡於人言
哀矜下民不用刑罰之王肅云文武道大天下以平
萬民以富是也 文武既聖時臣亦賢則亦有如熊
羆之勇士不二心之忠臣共安治王家以君聖臣良
之故用能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
四方之國使文武受此諸國王有天下言文武得賢
臣之力也

新安陳氏曰王資助於內外而首述文武得熊羆勇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康王之誥

七

士不二心忠臣之助者蓋有感於張皇六師之言也
臨川吳氏曰不平富謂無一人不富也平者各得其
分願富者家給人足也不務咎不以咎人之咎爲務
慎刑罰也底至致於極也齊信盡其誠也文武之心
如是用能顯著於天下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
羆之士忠不二心之臣其保父王家用能受正命
於上帝君仁於民臣忠於君兩盡其道天用順之而
付畀以四方謂得天下也

陳氏雅言曰昔君文武至昭明於天下言聖人之仁
極其誠故其德有以著於民也則亦有熊羆之士至

保父王家言才德之臣爲之輔故其治有益於國也

用端命于上帝言文武之德既如此其賴羣臣之助
又如此所以能受正命於天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
方言上天眷於聖人之德而付之以天下之大也則
亦云者康王意謂文武之聖本無賴於羣臣之助力
而當時則亦有羣臣爲之輔佐而況我之今日得不
賴爾臣之助乎其求助羣臣諸侯之意可見矣

會編此舉文武得天下之由以寓求助羣臣諸侯之
意也重在得臣之輔上看不平富二句就事上說而
心在內蓋溥博均平以豐民之財不務咎惡以全民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康王之誥

六

之命皆仁心所在也底至者仁心推之於事無所不
用其極是外之充實齊信者仁政本之於心無所不
盡其誠是內之充實昭明者務德不務罰之實昭著
於遠近而人皆仰之也則亦有三字重看熊羆不二
心總是一人如所謂義德容德者以嚴亂故言其武
勇以輔治故言其忠實耳保父要見輔君廣德慎罰
意用字承文武得人之輔來端命者天命大公至正
可受而不可圖也此句與以昭受上帝一般厥道指
廣德慎罰之道言付畀四方正順之也 洪南池曰
底至者推此務德不務罰之心必至於各足刑措而

後已齊信者務德不務罰之心無一而不盡其誠實有是各足刑措之念也用昭明合德罰二意著文武身上說 用字雖總君聖臣民來而抑揚重臣上彙解富謂輕徭薄賦使人無不足平者平施而無偏也不平者無一處之不平也漢文帝與民休息勸農蠲租亦可謂之富民矣然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則以謂之不平富未可也不平富三字語間意深最可見王者氣象咎字指人言非已咎也不務咎者非謂有罪而不刑之蓋務者加意之謂咎惡雖不能不罰然不用意專求咎惡而罰之此因上言賞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康王之誥

九

罰故如此說 不務咎有精意凡人心靈常見人過聖人德厚故不務咎惡不務者謂其心不在咎惡上也 不平富不務咎以事言底至是此二事底於極至也到齊信信字纔說心之誠此是傳意覺明白可從時說稍混 用端命用字緊頂則亦有以下來則亦有文法小注說亦未盡天下之下當云文武之德及民固盛然這德非是獨運當其時則亦有賢臣保又王家所以用是受端命於上帝也 端命于上帝尚虛下用字又頂此句說言所以受端命者何也有賢臣輔佐則文武廣德慎罰之道便昭明于天下

天用是訓厥文武之道付畀之以四方也通節歸重則亦有十六字

集解厥道舊說即指丕平不務似專重君失求助意吳臨川云君仁於民臣忠於君兩盡其道天用順之也此爲完備用受正命于天蔡傳多一下字衍文按丕平二句只照省刑薄斂看最明 用端命于上帝此句只言可受非言已受或欲不添受字而以端作配對字講恐悖傳

請此舉文武得天下之由以寓求助意也昔君文武知人情莫不欲富能隨在薄斂大均其富足於民德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康王之誥

十

何其廣也知人情莫不欲生則輕省刑罰能不專以咎人之過惡爲務罰何其慎也然且以心而見之於事則推行而無不極其至以事而本之於心則兼盡而無不極其誠內外充實是以廣德慎罰之光用昭明于天下而人皆仰之矣夫以文武之德如此宜無待於羣臣之助者然而當時則亦有如熊如羆武勇之士與不二心忠實之臣輔其君薄斂省刑以保父乎王家故文武用此承受正大之命于天今果順文武之道謂足以君臨天下而遂付畀之以四方之大也

乃命建侯樹屏讀在我後之人字連下今予一二伯父讀
尚讀爾讀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先公連下爾讀
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讀若讀
無遺鞠子羞句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
植立蕃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
相與顧緩爾祖考所以臣服於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
在外乃心常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遺
我穉子之恥也

孔傳言雖汝身在外之為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康王之誥

王

在王室能讀之土勵朝臣此督諸侯當各用心穉

子康王自謂也傳多與蔡不合

孔疏文武以得臣力之故乃施政令封立賢臣為諸

侯者樹之以為蕃屏令屏衛在我後之人先王所立

諸侯即今諸侯之祖故舉先世之事以告今之諸侯

林氏曰諸侯祖父當臣服于周先王今汝當相與顧

安之顧謂顧念而不忘則先公在天之靈於是安矣

鞠子未離養之嗣子康王自謂

呂氏曰戒之以用奉承憂恤其所當順者而順行之

順理則一而時位則殊厥若者諸侯之所當順也人

孰不欲順理時位之不識則其順或非所當順者矣
臨川吳氏曰文武封建諸侯樹立蕃屏在我後之人
言先王之有臣以保父王家所以勵羣臣也言先王
之建侯以蕃屏後人所以勵諸侯也天子稱同姓大
國曰伯父小國曰叔父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
舅今獨舉同姓大國以包其餘也王室若此汝則奉
承而同恤之言以王室之憂為憂也鞠子王自謂諸
侯不能盡職豈不貽我之羞乎

會編此推文武建諸侯之意而致求助羣臣諸侯之
辭也建侯即樹屏指上熊羆不二心之臣言下先公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康王之誥

王

即此等人也文武既得賢臣以創王業乃立為蕃屏
以輔後人其慮後之遠如此今予以下正勉諸侯體
先王之心以盡侯職之當然也顧者顧念而不忘之
謂緩者安守而不易之謂先公臣先王之道即武勇
忠實以保父王家者也下四句即是顧緩之實恤者
承付界四方之業而德化威武恐不能如文武成王
之意兼德罰及張皇六師看用奉若用字承乃心來
用以此心而奉順之也奉順不過分君猷念如保父
王家之謂鞠子羞即應壞高祖寡命而言能奉順君
心而不遺之羞則顧緩之道盡而無愧於先公矣夫

諸侯之在外者猶當輔我如此而況在內之羣臣可不思所以助我耶 洪南池曰君無助而不能宰制四方是君之恥諸侯不能奉上之憂勤而順承之則是遺君之恥也 陸實府曰奉上之憂勤以王室之憂爲憂也其順承之以王室之事爲事也恤與克恤西土應順則上下勤恤而恤當在心逆則上下怠玩而恤將在國矣重有邦兢業說遺釐不是不能顧綏之謂使侯職不盡必壞我屏翰非君羞而何

葉解先公臣服我先王之道卽武勇忠實以保父王家者也此句且虛看雖爾身以下正是顧綏處心在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康王之誥

圭

王室指保父體武勇忠實講方得顧綏意 據傳及時說厥若二字自爲一句小注把用奉恤五字作一句恤字與奉字平不作上憂勤說如此句法覺利存之

拂鏡塵建侯至後之人一句讀命者正命樹屏於我後之人也伯父舉同姓以該異姓先公臣服卽上保父之事顧綏申念而不忘曰顧安而不易曰綏欲子孫率我事先王之舊服者先公心也果不替舊服便先公之心安了 玩奉字還君作主恤民是君職特欲臣奉而行之耳

集解恤者君承付畀四方之業憂不能如先王之德罰與新陟王之賞罰也或有渾說康王以渺然之身承基業之大爲此心憂勤者亦通 諸侯言文武及新陟王而康王惟言文武蓋未忍言成王之遺事諸侯皆文王勳舊武王所封此方求助故惟述文武以感之而不及成王也

綱目重在顧綏上建諸侯二句只說先王建侯之意若此今予以下正勉諸侯

按在我後之人我後之人康王自謂也在字傳中意蓋在云云極明 胥暨二字只作相與二字看顧綏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康王之誥

圭

是二意平還爲是 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卽建侯樹屏也 用奉恤厥若厥字頗難安頓當作兩截講時講云奉上之憂以王室之憂爲憂也其順承之以王室之事爲事也頗能剔出厥字奉字虛順字實此恤字與克恤之恤不同此恤是君所憂就負荷基業說前恤是恤民不可混看

講此推文武建侯之意而致求助之辭也然文武既得人以創業矣而尤慮後人無與守乃命封建侯邦以植王家之蕃屏其意蓋欲其羽翼王室而爲我後人計耳今予一二伯父正先王所建樹之後嗣也當

思保父王家先公臣服先王之道在焉庶幾相與顧念其道而不忘緩守其道而不改雖爾身守國在外乃心則無不在王室用此一心以奉上之憂勤其奉承之不違無或不能輔助使端命不可受四方不能保以遺我穉子之羞恥則顧緩之道盡而無愧於先公矣爾等可不勉哉康王求助之切如此

羣公既聽命句相揖趨出句王釋冕請反喪服句

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二

周書康王之誥

姜

服釋之而卽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於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

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傳國大事不可以常禮拘孔子刪書存此必蔡氏因朱子有疑故錄之備一說耳

孔傳已聽詰命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

孔疏羣公總謂朝臣與諸侯也鄭立云羣公主爲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二

周書康王之誥

姜

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受虎賁之逆於南門之外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家皆以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失禮使周公在必不爲此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卽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王韓文外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

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康王釋斬衰而服衾冕於禮爲非孔子取之又不知如何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職只得除之

按此段除草草矣以上是答潘元善下文又是一段觀陳新安之說

見

葉氏曰天子卽位之禮後世無傳焉春秋猶有可考君薨世子嗣位於喪次殯而未葬葬而未踰年者不敢死其君故不敢踐其正位不敢朝朝而主祭封內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則不得已而嗣位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以兩君則猶不敢當君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康王之誥

三

位故必至明年而後朝廟正君位改元春秋始書公卽位焉然則成王始殯而康王卽內朝以見諸侯禮歟諸侯踰年而朝廟卽位以吉服乎以凶服乎不可知也然古者吉凶不同事孔子曰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服不可爲凶事則凶服不可爲吉事亦明矣曾莊未終桓喪王命主王姬嫁說者曰衰麻不可以接弁冕諸侯大夫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旣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古人謹於吉凶之服如此其嚴也康王之事必有不得已而然者蓋成王初卽位猶有三監淮夷殷

民之變微周公天下未可知况不及成王周公者乎故召公權一時之宜而遽正君臣之分若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繼世以正大統亦天下之大義也通喪上下之所同而大義天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吉凶不可相亂則以冕服朝諸侯以爲常禮則不可以爲非禮則亦不可傳及後世卒不能奪康王之爲然後知二書之錄於經非孔子不能權之於道以盡萬世之變也

呂氏曰舜除堯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沒伊尹遽僭

書經詳說

卷七十

周書康王之誥

末

侯甸羣后以訓太甲禮固有時而變也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之訓於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召畢諸侯之戒於宅恤之日過矣

復齋董氏曰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乃在三祀之十有二月是時三年之喪畢去凶卽吉禮之常也伊訓所謂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乃太甲居仲壬之喪伊尹攝政則祭於湯廟者伊尹也援此爲證恐未爲安

陳氏傅良曰釋冕反喪服東坡嘗疑之某嘗以問之鄉先生鄉先生曰惜乎東坡疑之而不加察也召公

畢公皆盛德又老於更事者豈不知禮蓋其身先見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太子而流言之變起於兄弟非周公之忠誠則社稷岌岌乎殆哉矣故於康王之立特爲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干戈奉之冊書被之冕服而又率諸侯北面而朝之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曉然知所定而無疑其意遠矣蓋自秦漢而下授受成於宮闈之曖昧而擁立出於一人之予奪禍天下國家不少然後知二公老練坐鎮安危之機送往事居中外無閒未易以泥常論也

新安陳氏曰蘇氏之論主於守經葉呂陳氏之論出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康王之誥

无

於達權守經合理之正而不可破達權亦當察事之宜而不可膠召公在當時必有迫於不得已懲創於往事而不敢輕者觀其布置舉措重大周密徵召會集翁合安徐若臨大敵當大難然諸侯咸在或謂問疾者尙留而因受其朝非也觀其言曰庶邦侯甸男衛曰率西方諸侯入左率東方諸侯入右則徵召於旣崩之餘翁集於一旬之內可見又觀張皇六師一語則當時事勢亦可想矣紀載始末節節備具兩篇之中辭繁不殺前後五十六篇紀載無似此之詳者復齋援伊尹事謂祠先王者伊尹攝行固然矣然奉

嗣王祇見厥祖卽其下一句不知伊尹奉太甲廟見成湯其凶服乎抑吉服乎證之朱子之說當制禮職一條固主蘇氏答潘子善一條未嘗必主蘇氏但未知二說孰先孰後耳莫若兩存之

答潘說爲是

會編羣公自太保以下皆是命卽王報誥之命也相揖趨出盡人臣順命之恭釋冕反喪服正人子居喪之禮以吉服見諸侯乃召公當危疑之時明正始之義不可以常禮言也正始之義舜典禹謨示其常顧命康王之誥盡其變姚承庵曰相揖而進相揖而出是朝儀王釋冕反喪服蓋正始之後卽循宅憂之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康王之誥

手

禮也

按孔子云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此言喪禮卽喪次之位而哭也其始卽君位之儀注無所從考竊以召畢二公之賢亞於周公其輔幼君必不令其失禮康王受顧命見諸侯用冕服載之於經可以垂法萬世而蘇東坡非之只是據喪禮爲之臆斷耳所引鄭弔晉喪乃諸侯往來之禮不宜從吉無庸言也如何足爲據若諸侯有喪天王錫命恐不得以凶服從事便已私而褻王命也况天子嗣位煌煌大典天祖臨之於上臣民仰之於下不惟體統宜尊

抑且事變不測而必欲展其孝思略去儀文闇中襲位寂然守喪揆之事理未見其可也後世人君但能大事從吉退朝變服如是三年卽爲賢主而何必於卽位之初不許一用吉服以與臣民概論乎
講此史臣記事之終以見康王盡居喪之禮也召公畢公及諸侯之眾既皆聽命相揖趨出則朝會之禮畢矣王向也爲受顧命故以吉服臨臣今乃釋冕反喪服以終宅恤之禮焉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康王之誥

三

書經詳說卷七十一終

書經詳說卷七十二

牟陽冉觀祖輯撰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此其冊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唐孔氏曰漢律厯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冊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

孔傳言畢公見命之書

孔疏周禮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二

周書畢命

一

此云命作冊者命內史爲冊書以命畢公 殷之頑民遷居此邑歷世化之已得純善恐其變改故更命畢公此邑本名成周欲以成就周道民不純善則是未成故命教之

呂氏曰周公始遷商民戒長治者不忌於凶德包以大度善惡並育以安反側也至君陳則商民寢服周化故簡修進良猶未大區別也至康王則世變風移矣苟猶兼蓄並容則餘孽不除終爲良民之害故命畢公分別居里不惟惡不能以染善亦將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於善矣此周之治所以成也蓋惟此時

然後可以舉此政爲治之序固如此 愚按康王之命畢公其要只在保釐東郊休於前政而已也

問商之代夏去唐虞未遠而湯之得民不聞有誥諭之勤至周之代商自后稷公劉至於文武成王之世商民未愜周化尙勤諸書之訓而世變風移僅見於三紀之後其遺風猶未殄何耶潛室陳氏曰三代子孫惟商多賢君故其德意在人久而未忘雖王澤既斬之後猶有一線之微在也

會編此篇以首節保釐二字爲主王若曰父師至念哉述言其難而因期以化殷世祿至允修總言其難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二

周書畢命

二

而詳責以化殷周公節期以化殷而效可大公其節期以化殷而業可久末節總致戒勉之意

近指以四鳴呼分段惟文王武王四節歷敘得殷化殷之由與今日治之之務而稱公之德望以倚重之今予祗命六節詳由俗保釐之政而告以治道治體尤先於化殷士以樹民望邦之安危三節揭化殷之要而深期以成終末節總致丁寧之意篇中曰仰成曰成式曰成終曰成烈又兩點成周見四朝治化之成刑措不用史傳成康之盛有以也

惟十有二年

讀六月庚午

越三日壬申

朝

步自宗周 至于豐 句以成周之眾 讀命畢公保釐東郊 連保釐連

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成周下都也保安釐理也保釐卽下文旌別淑慝之謂蓋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也

孔傳康王卽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於臚三日王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用成周之民眾命畢公使安理治正成周東郊令得所孔疏惟康王卽位十有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月光臚然而明也於臚後三日王申王早朝行從宗周鎬京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二

周書畢命

三

至於豐邑就文王之廟以成周之民眾命太師畢公使安理東郊之民令得其所 說文云臚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事而記此庚午臚者爲下言王申張本猶如記朔望與生魄死魄然也

陳氏大猷曰釐雖有辨別分理之意曰保則有恩意行乎其間非斬然割裂無復潤澤也以保爲釐蓋有欲並生哉之意

會編畢公嘗相文王故於文王廟命之若文王親命然者人君待元老當如是也保釐二字平看俱兼旌別淑慝在內篇中不剛不柔是也蓋忿其不從而徒

以剛制之則非所以爲保故欲不剛以保之寓恩意於旌別之中不失之於暴戾也慮其難化而徒以柔容之則非所以爲釐故欲不柔以釐之嚴品節於旌別之際不失之於姑息也要發得寬嚴並行恩威兼著意曰成周之眾又曰東郊者以民而言則殷民實周家成業所在故曰成周之眾以地而言則下都在鎬京之東故曰東郊其實一也王方麓曰保釐不是二事有保無釐所謂不臧厥臧民罔攸勸也據旌別淑慝正所以爲釐而曰保釐者俾克畏慕善惡未嘗不兼成之也王字泰曰命君陳無至豐之文惟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二

周書畢命

四

畢命有之者知其以四世元老特崇其禮康王示不敢專命之若文王臨遣之云耳知止於文王之廟者告與命不同告則兼告文武命則止於文王之廟足矣

彙解敘年月已不略矣曰朝步曰至豐曰以成周之眾皆鄭重之辭

拂鏡塵保釐是史臣摹擬其大旨以容蓄爲分辨保在釐中看出

聽月董思白曰保釐二字要互看不可直截分開保者愛護之意故曰不剛所以保之也釐者督責之意

故曰不柔所以釐之也二字乃篇中大綱領按保釐二字分說互說串說意俱有但此處自宜平還略見大意而已

講此史臣之敘說也惟康王卽位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月出之日越三日王申將命畢公化殷之事故於是日之朝步自鎬京至于豐文王之廟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周公君陳之後不當事威嚴亦不宜事姑息當行愛護之意以保之寓分辨之法以釐之此命畢公之本意也

王若曰句嗚呼句父師句惟頓文王武王讀敷大德於天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二

周書畢命

五

下句大德連用克受殷命句

畢公代周公爲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於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

孔傳歎告畢公代周公爲太師爲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布大德於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王之命會編此示以得殷之難欲其重保釐之任而不敢忽也大德就發於政治者言如奠麗陳敘不平富不務咎等事曰文王武王者見其相承之久曰敷大德於天下見其所及之廣也受殷命要點出得殷民來如式商受命奄旬萬姓之謂用克二字重看言文作武

述相繼以敷大德如此用是之故而後始受此殷命抑何其艱難也觀得之之難則當思保守之道矣陸質府曰不徒曰文而又繼之以武不徒敷德而且敷大德又敷於天下大德就政事上見之文武不可分德化積累自然漸被暨及非有心廣之也用克著力

拂鏡塵惟文武惟周公皆用惟字提起相連並舉正隆重畢公意敘文武只引起周公彙解此見敷德非一世而天命始集下見敷治非一世而民俗始移蓋有望於畢公之終其事焉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二

周書畢命

六

講此先言文武得天下之難也王若曰嗚呼父師成周之眾豈易得哉惟我文王武王敷布大德於天下自西土以達四方用能受殷之命而有此殷民焉得之何其難也

惟周公先王句綏定厥家句毖頓殷頑民句遷于洛句化厥訓句既歷三紀句世變風移句四方無虞句予一人頓以寧句

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毖頑民遷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寧

言化之之難也

孔疏周公以攝政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二十左右至今應三十六年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二年者天之太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父子易人爲世大禹謨云賞延於世謂緣父及子也惟周公佐助先王安定其家慎彼殷之頑民恐其或有叛逆故遷于洛邑令之比近王室用使化其教訓自爾已來既歷三紀人世既變風俗亦移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一人用是而得安寧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二

周書畢命

七

會編此告以化殷之難欲其慎保護之事而不敢易也左右綏定凡言毖殷以下卽綏定內事遷殷雖在成王時然輔成王以化殷卽是遵文武之成烈故總以左右先王言之謹毖是區處之嚴防閑之密意乃周公因時爲治之大體遷于洛邑三句正所以謹毖之者密近王室是比介我周之意式化厥訓者用以是而使化於德義之訓也既歷一句蒙式化句來三紀內含君陳和中在世變卽歷三紀風移卽下收放心注中已字始字可玩艱難意全重在此二句上四方二句亦串說殷未化則四方猶有可虞而予一人

亦有宵旰不寧者今殷民安則天下舉安而予一人亦優游於上而無恙于恤矣無虞全在殷民上剔出二句從化字生來亦要看得是難之之辭不可只做慶幸說以周公之聖猶積久而始能化殷如此又何其艱難也公在今日可不思所以繼其功哉末要打轉綬定意 洪南池曰通節見得以周公轉相爲治之功而猶積久始化要形容難的模樣左右綬定內兼創守意 陸實府曰綬是綬定中一事密邇式化直說密邇有身教意 式字有力上使之化也要發謹恭意 王方麓曰當時四方之內繫朝廷之慮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二

周書畢命

八

者惟有殷民殷民化則四方無可虞度而予一人以優游於上而無恙于恤矣殷民化即四方無虞非四方因殷民化故無虞也 董思白曰予一人以寧此寧字不甚說好蓋照化之之難則寧字乃亦暫寧息耳觀下面說仰成則寧字未到成字至仰成而不止以寧矣要照見

彙解左右綬定如云奔走於創業之時夾輔於守成之世以安定國家使不基不至於動搖也 拂鏡塵影不是一味嚴厲亦有優游漸化處但區區防閑不令縱耳蓋殷民屢叛只爲舊俗漸染而然

洛近王不惟彈壓之且化訓之此誌殷妙訣非別有法令之誌式字有力正是誌處三紀言其久直至易世之後老已死壯已老前是勉強之氣俱盡而風始移乃轉仇民爲友民化艱難若此 此節正周公克愼厥始處訓字宜重 演先王兼文武御重成王上 三紀合君臣在內但未可露

按厥家厥字跟先王說補出一國字便明厥訓厥字指周公說不可混看

講此言周公化殷之難也夫成周之眾得之固難而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二

周書畢命

九

化之亦不易惟我周公左右文武以及成王綬定我之國家蓋殷民反側國家所由以不安也公則謹志頑民而極防閑區畫之嚴遷于洛邑使之密邇王室絕煽惡之勢起向善之心用皆化於公之訓所爲茲殷者如此既歷三紀之久世代已變而風俗始移向之四方可虞者至此四方總屬無虞予一人乃得以坐享安寧矣化之何其難乎

道 有升降 政 由俗革 不臧厥臧 民 罔攸勳

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污也周公當世道方降之時至

君陳畢公之世則將升於大猷矣爲政者因俗變革故周公必殷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皆由俗爲政者當今之政旌別淑慝之時也苟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

按孔傳道有升降謂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其說大異

新安陳氏曰臧厥臧卽下文旌淑彰善之事所謂勸則使隱惡者皆克畏慕也

會編此示以今日化殷之道也首二句泛論而意申說道是運諸世者就人心風俗言政是指諸治者就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畢命

十

法制教化言世道既以時而升降則功化當因俗而變革所謂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也俗革下要補出周公君陳來融會注意講以起下二句蓋畢公當旌別淑慝之時不可泥於謹始和中之政也下臧字指職業修行義良者言上臧字指表宅里樹風聲言不臧厥臧則是泥於舊政而不能由俗矣罔攸勸者善者固安於自忘惡者亦阻於自新無所勸慕而爲善也獨言善善者能勸善則能懲惡可知未須綴出此意是論理非勉辭也 姚承庵曰世道有升有降而爲政之人則世道之主蓋轉移風俗以升斯

世於大猷非其人不能也臧厥臧俾民攸勸正今日由俗革之事 陸賈府曰勸字說得深比風移更進彙解首二句汎論不臧二句方著今日說 此道字比他處道字不同卽從下俗字見出道本一也何高下之可言俗美則道升俗惡則道降耳首句已含俗字故下云政由俗革 不臧二句是反言須先以正意起之 說箇不臧厥臧便該得不隱厥慝了 夫勸善懲惡若主於區別之嚴然使民同歸於善不失爲愛養之厚此正所謂保釐之政也

拂鏡塵通節俱汎論當想周公謹誌何嘗無臧卽君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畢命

十一

陳簡修亦何嘗不臧厥臧千古勸民原只這法歷世久遠未免因循渾淆故特提示舊解可不泥說

請此示以今日化殷之道也公往治殷民必因俗爲政而後可世道有升有降降者當有以矯枉升者亦當有以振作故爲政者法制教化因俗而爲變更宜寬而寬宜嚴而嚴此蓋變通宜民爲政之大端也以觀今日殷民之歸善已多宜善其善以示獎勵苟於殷民之職業修行義良者混焉無別而不有以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而爲善是豈保釐之道哉

惟公懋德句 克勤小物句 弼亮四世句 正色率下句 罔不

祗師言句嘉績多于先王句予小子頓首拱仰成句

懋盛大之義予懋乃德之懋小物猶言細行也言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風采發峻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祗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爲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康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敘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也

孔疏小物猶小事也能勤小事則大事必能勤矣故舉以爲畢公之善晉語說文王之事云詢于入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樂則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爲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畢命

三

大臣也 惟公勉力行德能勤小事輔佐四世正色率下無有不敬仰師法公言者公之善功多於先王我小子垂衣拱手仰公成理將欲任之故盛稱其德也

呂氏曰畢公天下大老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者蓋以成德自居則止矣於小物忽焉亦非造次必於是者惟勉於德者實難耄而不息故勤於物者一小大而無間新安陳氏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公於小物克勤所以愈見其懋德之誠也

林氏曰正色率下所謂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者也

史氏漸曰忠厚近迂闕老成若遲鈍先王終不以此易彼者蓋世臣舊德功業已見於時聞望已孚於人商功利課殿最雖不若新進者至於雍容廟堂天下想聞其風采足以廉頑立懦敦薄厲偷如泰山喬嶽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畢公四世元老雖有不可及之盛德常有不自足之誠心小物不以不勤而不勤嘉績不以已多於前時而或忘正色敘容而使人之非意自消出辭吐氣而使天下之羣心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畢命

三

胥服保釐之任舍公其誰

會編此敘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以見保釐之任非公不能當也惟字要重看懋德二句以德言弼亮四世以業言勤小物如動靜食息出入起居無不致謹之謂既有盛大之德而又能勤於細行此德之盛也弼亮以事上言正色二句一串以率下言師言猶云法言謂其正容以率下而羣臣之瞻其德耀者莫不敬服其法言也不可以色與言平看三句亦有抑揚言既能久於忠君而又能敬以率下此業之盛也蓋續句只帶弼亮三句言其事率下不特今日爲然

所以著其久也予小子句正是歸美成字與成厥終成字意同謂以公德業之盛必能由俗爲政以底於治功之成予小子特仰賴其成而已蓋深美公之德業以見保釐之任非公不可也陸實府曰亮卽亮天工之亮字師言特正色中事非師法其言乃服其可師法之言也

彙解懋德當汎說對小物須以大德不踰閑意看勸小物益見懋德精密處二句宜串說懋德勸物以德言亮以下以業言德業不可對要見惟有是德故有是業亮字作相字看亮四世言既亮

書經詳說

卷十二

周書畢命

古

文武成王而今又亮予小子也正色在畢公身上說祗師言在百僚上說祗師言生於正色來傳風采凝峻是解正色表儀朝著是解率下祗服師訓是解祗師言或將色言平看謬罔不祗師言緊接下字說來師言者畢公是太師其言則爲師言也傳聲儻侗嘉績多於先王指在康王之時謂亮予小子嘉美之績比先王時更多蓋予小子之德既不及先王而且當老成彫謝之時故畢公亮之績多也先王兼文武成說垂拱仰成緊接上句是十有二年中已然事也玩下節今字自見

集解首二句德之盛有大小二意亮三句業之盛有事上率下二意俱一串講德業亦不平須由德而業爲是言多於先王就四世上生來末句又緊承此句說

演四世字與予小子字相照嘉績二句相連歸重在下旬見先王賴之予小子尤賴之有無限倚重意多字作久字看

按嘉績二句其說不一一謂上之四世兼文武成王及康王自己言之而此二句分應之先王指文武成予小子康王自言也一謂公之亮亮四世嘉績在

書經詳說

卷十三

周書畢命

古

文武成王之時已是多了而予小子尤仰成於後來也一謂公亮亮四世而所以輔導予小子者嘉績比先王之時更多此十二年中予小子惟垂拱仰成而已多字有在先至今二說仰成有未然已然二說須看清楚

講夫善善固今日化殷之政然非有德業之盛者不足以行之惟公也以德言之其具於身者至純至粹已極盛而不可加矣且其著之於動靜食息之微者兢兢乎克謹而無一物之不飭也自其德著而爲業歷文武成王以及朕躬輔相四世爲四朝元老事上

王曰嗚呼父師句今予句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句往句

今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之事公其往哉言非周公所為不敢屈公以行也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二

周書畢命

六

孔傳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往為之哉言非周公所為不敢枉公往治
會編此正命畢公以化殷之責也就祖廟之中行冊命之禮故曰祗命命以周公之事者周公以聖人當化殷之任而公之德業無愧於周公是以命之也往哉內要見因時變通以繼周公使左右擬定之烈為之益光無虞以宣之化為之益顯意以周公之事而委重於公則公當往任周公之事而責成於己匪是則不敢屈公以行也要體得康王尊重元老的意思黃葵陽曰此專在周公之事上發揮蓋以周公待

公耳以周公之事命公公亦當以周公之事自盡此意在往哉內王方麓曰非國家之大事不敢勞周公於曩時非周公所嘗為不敢勞我公於今日彙解周公之事從茲殷節生來就殷以下數句事畢公所應為隨時變通心周公之心是亦事周公之事也往哉只形容其勿辭意不可入化殷事請講此正命畢公以化殷之事也王復曰嗚呼父師化殷之事周公昔嘗任之而公之德業無愧周公者也今予特就祖廟之中敬冊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公其往治東郊而盡保釐之道可也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二

周書畢命

七

旌別淑慝句表厥宅里句彰善癉惡句樹之風聲句弗率訓典句殊厥井疆句俾克畏慕句申畫郊圻句慎固封守句以康四海句

淑善惡癉癉病也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為善者而病其為不善者以樹立為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畏為惡之禍而慕為善之福所謂別慝也圻與畿同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曰申云者申

明之也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易湮世平則易玩時緩而屢省之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

孔傳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爲善病其爲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并居田界使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所以溫勸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

孔疏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傳以旌爲識知其善者表異其所居之里若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二

周書畢命

六

閭者也表其善者則惡者自見 先王制之爲井田也欲使民相親愛生相佐助死相殯葬不循道教之常者其人不可親近與善民雜居或染善爲惡故殊其井田居界令民不與來往猶今下民有大罪過不肯服者則擯出族黨之外吉凶不與交通此之義也郊圻謂邑之境界境界雖舊有規畫而年世久遠或相侵奪當重分明畫之以防後相侵犯雖舉邑之郊境爲言其民田疆畔亦令更重畫之不然何以得殊其井疆也旌旗之說不合

王氏曰彰善者而著之則惡者恥其不若然則惡者

病矣使人有所感動曰風使人有所聽聞曰聲夏氏曰庶望風而化聞聲而應如風動於此而物應於彼聲振於此而響應於彼也

呂氏曰榮辱不止於一時而流芳遺臭將傳百世而未泯所謂樹之風聲也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惟風聲所傳則可以鼓動千百年之遠雖事往迹陳而興起如新弗率者殊其并疆豈真欲絕之而置之人類之外哉欲其畏慕而卒歸於善而已此旌別之本心也五陽一陰然後可以夫決揚庭不知時義而錯施之爲惡者眾或以召亂矣因區別里閭遂并郊圻封守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二

周書畢命

九

而整齊之公其念哉當以渾厚敦樸鎮之也新安陳氏曰旌別淑慝一句綱也表厥至風聲三句旌淑也弗率至畏慕三句別慝也東郊之政以保爲釐旌別淑慝者釐也義之盡也本心欲其畏慕而同歸於善者以保爲釐也仁之至也又樹立爲善者之風聲見其善善之長俾爲惡者畏慕見其惡惡之短有以人治人改而止之意愛之深待之厚如此卒化浮薄爲忠厚宜哉風必有聲聞夷惠之風聞卽聞風之聲也王夏分爲二字未當呂以使惡者遺臭兼言不若專以樹善者風聲使流芳而人聞風興起表宅

里樹風聲使人知善之可慕旌淑也弗率訓殊并疆使人知惡之可畏別隱也不可爲瘴惡所礙彰善卽瘴惡

會編此示以今日由俗之政所謂保釐者也首句是綱要見因俗爲政意蓋式化厥訓之後孰無好惡之良心而餘風未殄之時不可無勸懲之大法則所以變通乎謹誌之道以成保釐之功者莫要於此上文所謂不減厥戚是也表厥三句是旌淑之實弗率三句是別隱之實表字上點出能率訓典與下弗率對彰善二句卽在表宅里上見瘴惡二字甚輕只帶彰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二

周書畢命

三

善言之蓋善者彰則惡者自愧是病其惡也使人有所感動曰風使人有所聽聞曰聲俾克句亦卽在殊并疆上見畏慕二字串說善者則顯揚之而樹風聲於不泯便有率不良意在惡者則儆懼之而使畏慕以自新便有同歸于善意在井然條理之中而有藹然安保之意所謂保釐也然宅里并疆旣已區別而郊圻封守一或不嚴則惡者將有越志之圖而淑者不獲安全之利卽四方之無虞未可保也故復以尊嚴王畿告之郊圻以地言封守以人言重申字慎字看中畫者量遠近別內外自周公規畫以來者皆於

此時輯之不使歲久而漚也慎固者謹斥埃詰戎兵自周公經略以來者皆於此時省之不以世平而玩也一以尊王畿之勢一以嚴王畿之備皆所以防範乎人心者以康句緊跟上說曰康四海則不惟殷民之善者安其宅里惡者安其并疆而四海之大皆將革心向化而無反側動搖之足患矣四方無虞之治其弗替矣乎此三句乃因言旌別之政而慮及之者蓋旌別淑慝固激勵人心之大機而尊嚴王畿亦防範人心之大計雖一時因俗之政而亦不失乎周公謹誌之遺意也要識得此意 姚承庵曰旌其淑別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畢命

三

其慝無非勸不善者爲善耳故彰善處加瘴惡二字克畏下又著一慕字彙解表厥三句言旌淑然瘴惡二字則指隱言弗率三句言別隱而慕字則從淑來二事非判然爲兩也郊圻二字平以地言封守二字串以人言邑外曰郊天子之縣內方千里曰圻周禮大司徒乃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有掌固司險掌疆封人之官集解以康句緊跟上來微有力勿作效說拂鏡塵周公詰戎召公張皇郊圻封守皆有國不可

不戒者既旌別則人人向善處處太平又神氣整肅將太平益保

按旌別總是保釐不分旌爲保別爲釐 表厥六句分應旌別爲是 樹之風聲只是欲爲不善者勸耳講中有兼流芳遺臭之說殊不切 畢公治東郊則郊圻封守但照東郊說

講此正言由俗之政所謂保釐者也公之往也宜何如哉蓋東郊之中有爲善者不旌何以示勸必旌識之而善善之政行焉亦有爲惡者不別何以不懲必區別之而惡惡之政行焉如式化厥訓者此善人也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畢命

三

則異其宅與里顯此爲善之人而羞愧夫爲惡之人使善人之風聲卓然樹立於不泯如弗率訓典者此惡人也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不得於善者相混使因是畏爲惡之禍而慕爲善之福此乃旌別之實所謂由俗而行保釐之政者也然下都王城相去不遠設旌別行而惡者激而爲變其何以安定四海乎故郊圻之制舊嘗規畫停當矣而歲久易湮更當申明界限無使湮廢致奸宄得以投隙焉封域之險昔嘗設官守禦矣而世平易玩更當戒嚴防緝無使怠忽致強暴得以恣肆焉凡此皆所以尊嚴王畿也由是因

王畿之安以康四海之民使善者皆安其宅里惡者皆不敢越其井疆豈徒區區殷民順化而已耶

政煩貴有恆句辭煩尙體要句不惟好異句商俗靡靡句利口惟賢句餘風未殄句公其句哉句

對暫之謂恆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眾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未好異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在商俗則尤爲對病之藥也蘇氏曰張釋之諫漢文帝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以裔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二

周書畢命

三

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

孔疏韓宣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政貴三句傳疏並與蔡傳異

夏氏曰體則具於理而無不足要則簡而亦不至於有餘謂辭理足而簡約也政辭如此皆不好異者能之政而好異則悅須臾而厭持久不能有恆言而好異則言浮於理言徒多而理不足安能體要新安陳氏曰利口即辭體要之反惡利口違佞人所闕大矣

陳氏雅言曰政有恆則純清而不擾故以爲貴辭體要則典重而不浮故以爲尚若政而好異則安能有恆言而好異則安能體要畢公四世元老雖無此失而所以告戒之道當如此也

會編上欲其立治法此欲其敦治體以旌別之道布之爲紀綱者謂之政以旌別之道敷之爲號令者謂之辭皆化民成俗之所繫也有恆者始終不易悠久無間之謂政有恆則純一而不擾有以示斯民之法守故爲可貴也體要者理趣完具言辭簡約之謂辭體要則簡實而不浮足以起斯民之承聽故爲可尚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二

周書畢命

誥

也作聰明而好爲異政則喜紛更而厭持久不能有恆趨浮末而好爲異辭則言雖多而理不足安能體要不惟云者言不足貴不足尚也此三句只論治體當如此未就治殷說商俗以下則推所以然之故而治體不可不敦也靡靡是相隨順而不能自持之意與有恆反利口則支誕而不簡約與體要反正所謂好異者也餘風未殄本周公君陳說來念者念商俗之弊而敷有恆之政修體要之辭以治之也要點旌別在內 陸寶府曰畢公行政必是善政但恐求治急或涉紛更畢公立訓必是嘉謨但恐曉諭勤萬一

煩瑣也好異反恆與體要言靡靡惟賢一意直下

彙解傳云趣完具而已之謂體眾體所會之謂要趣謂辭之指趣也趣不完具則未能達意而理未明趣完具而不已則爲枝辭衍說皆不謂之體人身上有領下有要乃體之關會處事理之有要亦猶是也如保釐二字爲此篇之要寬而有制從容以和爲君陳篇之要他皆可推 政貴三句不是泛說貴字尙字不惟字俱指畢公說言公今爲政要如此不要如彼也 以畢公老成必能念商俗而行保釐不可涉戒飭說壞了畢公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二

周書畢命

誥

集解政辭雖不脫保釐上但舊說謂政是行旌別之事辭是發旌別之令似太泥體要二字要認注明白趣完具而已者猶云辭取達意不尙富麗也貼簡字曰眾體所會者體僅一事之意要則無窮義理都統會於所言之中非浮言也貼實字有恆則道以久成化以久治吏習而民安故可貴體要則上無煩言下無易聽家喻而戶曉故可尚 商俗二句先儒全無分貼政辭者傳引蘇氏語亦只極言利口之弊蓋藉言靡政理必然也作一直看自好講家必欲分承失旨甚矣

按體要二字常說體言其備也要言其約也至備之中又有其至約二字相足說重要邊傳中簡實是跟要說今集解之說與常異然亦說得通 商俗就在下說不必纏紂 言商俗靡靡利口故所以治之者不可不以有恆之政體要之辭也靡靡利口不分貼有恆與體要亦可一是上之治一是下之俗會其大意可也

講此欲其敦治體也公之保釐東郊凡設施於政事者必貴乎有恆行之而為經常之典守之而為畫一之規凡宣布於辭令者必尚乎體要體則典重而旨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二

周書畢命

毛

趣悉完要則簡約而切中事理至於作聰明越浮末一切好異之事決不可為此治體所當戒也蓋商之舊俗好為靡靡而無執守惟以利口辯給為賢而無誠實雖以周公之聖君陳之賢治之餘風尚未殄絕公其念商俗之弊而以渾樸敦大治之也

聞曰世祿之家讀鮮克由禮句以蕩陵德讀實序天讀道句敝化奢麗句萬世同流句

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參養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美

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

孔疏我聞古人有言曰世有祿位之家恃富驕恣少能用禮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之士如此者實悖亂天道 天道以上臨下以善率惡今乃以下慢上以惡陵善如此者實亂天道也傳疏講敝化云敝俗相化與蔡傳異 家氏復禮曰觀此則洛邑所遷豈多世祿之家歟

會編上言治法治體則殷民之淑慝者固有以治之矣然不先有以訓之則何以考其從違而施旌罰之政哉故又言殷士之當訓而此先引古語以起之也鮮克由禮句是惡之源以蕩陵三句是惡之流陵德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二

周書畢命

毛

與悖天道一直說德具於心即上天降衷之理也以驕蕩而陵蔑之則是悖乎上天之道矣敝化奢麗者謂敝壞淳厚之風化而以奢侈美麗相高也未句總承上四句說見殷士之惡蓋有自來也 姚承庵曰將舉商俗之病源故敘古人之論世族者證之世祿之家不可謂概不知禮然大抵不由禮者為多何者逸樂參養之所移不覺其入於放蕩也放蕩於禮法之外安知有德之當尊不但忽慢而且加之陵侮矣天道禍盈而福謙彼實悖之敝壞淳厚之風化而使競以奢侈美麗相高向此萬世同一流鮮有能超

出其外者也况商家又有大淫逸者倡率於其上也
彙解上言商俗是兼臣民言之此下至其訓專指世
祿者言蓋世祿之家易以鼓人心而壞風俗故尤必
有以訓之 奢者麗之困麗者奢之成此句總承上
四句說

拂鏡塵此下二節獨提殷士固殷民之倡也舊解只
說上是政下是訓失卻獨提殷士之意

詳注蕩由習生德由天賦以蕩陵德名爲喪失人心
實則背亂天道

按德字孔傳原謂陵邈有德者而蔡傳因之亦云陵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二

周書畢命

天

蔑有德自是指人言然時講皆云陵滅其固有之德
就在已言與舊說異則陵字亦只作陵滅不作陵邈
矣 水流趨下莫不皆然

講此言殷士之當訓而以古語起之也若夫殷士非
凡民之列者可不先有以訓之耶我聞古人曰大凡
世享祿位之家爲養所移鮮有能率由乎禮者况
不由禮則心無所制以其驕蕩之習陵蔑有德之人
而不知天道好謙此實悖亂乎天道矣由是敝壞淳
厚之風化奢侈靡麗之事無所不至此豈惟一時爲
然萬世之席世祿者同一流也古人論世祿之家者

如此

茲殷庶士讀席寵惟舊句怙侈滅義句服美于人句驕淫
矜侈句將由惡終句雖收放心句閑之惟艱句

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
公義相爲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
端徒以服飾之美侈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也
流而不反驕淫矜侈百邪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
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
難也

孔疏庶者人之所處故爲居之義舊人也殷主多是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二

周書畢命

天

世貴之家故爲居寵日久怙恃己之奢侈自謂奢侈
爲賢德義廢而不行故爲以滅德義傳疏服美於人
謂僭上服勝人
其說
甚異

陳氏經曰人之心莫難收於已放之時尤莫難閑於
既收之後苟其根尚在雖一時知所收斂將觸事而
發此閑之所以爲難也

夏氏曰周公君陳相繼化商雖收其放心然閑之尚
難畢公當有以閑之下文訓以德義古訓又言閑之
之道

會編此正言殷士之惡也席寵句對世祿之家看怙

侈句對鮮克由禮看服美句對陵德倬道看驕淫句對傲化奢麗看是滅義者惡之源而服美三句亦惡之流也收放心即前化訓風移本周公說而閑之惟艱處略帶君陳在內蓋謹密之時雖或知所收斂而寬和之後尚未必其潛消所以防閑其後者誠不易也與上條風未殄相應曰殷士者在殷爲士在周爲民一也 陸實府曰驕者心肆淫者心佚矜者心傲侈者心浮與下放心相應 姚承庵曰怙侈之人不顧禮法之當守是爲滅義其事若宮室服用不止一端舉服美于人以見之也只一箇侈字便到驕淫矜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二

周書畢命

三

侈將由惡終可畏哉無他放其心也緊緊收時時閑是爲善終之道

衆解怙字承席字說侈字承寵字說侈必越禮侈必犯上越禮犯上非義也增一分侈必減一分義若怙恃而妄肆必盡滅而無餘矣 將由惡終將殆也殆由這驕淫矜侈之惡終其身而無能倭改也蓋習與性成之意說者以爲不得其死非 枝雖剝落根尚難消不但觸物而易形尤恐潛滋而暗長此閑之所以難也

言指怙侈滅義殷士正坐此病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此便是聖賢學問收放心只在訓之以德義以德義訓之到不剛不柔則心無所放厥德允修矣此康王全體大用接二帝三王之統真血脈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蓋本諸此 按怙侈侈字似只指物力之侈而受病在怙字然時講皆云怙恃其侈心而不悛以侈屬心則怙字又似違字義矣 惡終照下末年看則當以不得善終爲正說

講此言殷士之惡以起下當訓意也今茲殷之眾士其憑藉榮寵安享富貴亦已舊矣夫人之私欲每與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二

周書畢命

三

公義相爲消長惟怙恃其侈泰必至絕滅夫義理義理既滅則無復有羞惡之萌徒以服飾之美炫耀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知恥也流而不止爲驕爲淫爲矜爲侈百邪並見不至於亡身敗家以罪惡終不止矣在昔周公君陳相繼化訓雖已漸收其放逸之心奈習染既深惡根尚在其所以防閑其邪者在今日猶甚難也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由古訓于何其訓

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資財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

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
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
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
己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
古以爲訓於何以爲訓乎

孔疏欲令舉公以古之訓與教殷民也
孔傳能訓大訓其訓三訓
字並作順字解古訓作訓典
解不如蔡傳四訓字一樣解

陳氏經曰理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
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
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所得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二

周書畢命

三

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
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即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
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
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道孰過於
此君陳尚有辟以止辟三細不宥之說此篇雖歷數
商俗之不美然惟務區別以生其愧教訓以導其善
無片言及於刑蓋純以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
新安陳氏曰訓以德所以化其陵德訓以義所以化
其滅義旌別淑慝以商人化商人也所以興起其勸
慕之微機崇德義稽古訓反身以化商人也所以反

求其訓化之大本化商之道至是盡矣

陳氏大猷曰不由古人德義之訓以訓之是非德之
德非義之義也如老氏以清靜爲德楊氏以爲我爲
義何以爲訓乎

陳氏雅言曰殷民固不可以不使之富而尤不可以
不使之知所訓也富而不知所訓則不與驕奢期而
驕奢至不與危亡期而危亡至求欲永年其可得乎
故既富之餘則必當使之知訓而訓之大者則惟在
於德義而已蓋殷士之失在於以蕩陵德怙侈滅義
失其同然故訓以德所以化其陵德訓以義所以化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二

周書畢命

三

其滅義亦因其所同然者還以導之而已然而德義
雖出於人心同然之理固爲訓之大也而非稽諸古
以爲訓則吾恐德其德而非古人之所謂德義其義
而非古人之所謂義禮記所謂無徵不信不信民弗
從者也故不由古訓其將何以爲訓乎此欲反求其
爲訓之本也

會編此言訓殷士之道正所以防閑其心者也首二
句推當訓之由資富承上席寵惟舊說富而能訓則
身不陷於罪戾心不遷於異物而不至於喪生哉曰
惟以永年下德義爲訓則本諸同然而民易從稽古

爲訓則徵諸已然而民易信正訓之道也惟德所以化其陵德惟義所以化其滅義二惟字重看正見得因人心之固有而非外立教條之意大訓只在人心固有上見謂其民彝物則之公而非權謀術數之末含弘廣大之理而非傾邪狹小之私也由古訓是由古以爲訓如周公之明德君陳之在德皆行之於前而可述以垂訓者故由之以爲訓則合乎古人之成憲而非一己之私見民將率而從之矣否則雖善無徵卽不信不從矣其何以爲訓乎上二句正看下二句反看夫既本諸同然又參諸已然則訓之者愈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二

周書畢命

三

至而閑之者愈周民將有淑而無慝而所以永年者在是矣 陸實府曰資富既爲善之資能訓又節性之道永年依注在全性命之正上說訓出德義爲大而舍古別無德義下二句找足德義訓民說 王方麓曰謂之時乃大訓見當惟德惟義也謂之于何其訓見當由古以訓也照世祿席寵說能訓照禮義收閑說永年照悖道惡終說

彙解席寵既舊資財必富矣富而能教司牧之責永年就壽說能訓則心不遷於異物既凝固其精神而身不犯於王章足自全其性命 古之人如堯之克

明俊德舜之慎徽五典湯之肇修人紀武之彛倫攸敘皆本天理人心之正以啓羣心之蒙切人倫日用之常以收作人之效此在簡冊而可驗於事理而有徵者周公之師保萬民兼三王也君陳之懋昭其訓法周公也

集解古訓二字不可連猶云由古人所行之德義以訓民古字亦泛言

宙合德以天性言義以事理言因民導民無不周至故曰大訓由古者德義訓民古亦今也如設之庠校縣之師儒古來自有成法不由古訓則空言而無施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二

周書畢命

三

矣一正一反說由古正所以由德義耳 拂鏡塵保釐之政乃所以使民由訓耳不可以政與訓並言保釐

按永年傳云全其性命之正是以性命之理言而永壽在下補出爲是古無以性命二字爲生死之說也時作是字看古訓二字連說亦通然作由古以爲訓覺優 古字泛說不拘周公君陳 一說以古人之德義述爲訓一說古人曾以德義爲訓從後說者多請此正言訓殷士之道也何以閑之亦在於訓之耳彼殷士席寵其資財富矣資富而能有以訓之則不

至恣情伐性而可因之以永年矣然訓豈必外立教條爲哉惟訓之以德使不以蕩陵訓之以義使不以侈滅夫德義者根乎天命之正合乎人心之公以此爲訓此乃天下之大訓也然又非可以己意言也惟德與義古之人固有以爲訓者使不由古以爲訓則在我既無徵而在人必不信從于何以爲訓乎本諸同然又參諸已然訓之道何以過此

王曰嗚呼句父師句邦之安危讀惟茲殷士句不剛不柔句厥德允修句

是時四方無虞矣最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畢命

美

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其修矣

王氏炎曰忿其不從而以剛制之則必怨慮其難制而以柔遇之則必玩惟不偏於剛柔而處之以中則德允修而商人化矣

呂氏曰始皇以安危繫於匈奴而急之以剛德宗以安危繫於藩鎮而緩之以柔皆以致亂

葉氏曰不剛不柔即寬而有制從容以和之意周公君陳畢公非有意於同同合於道耳

會編承上言殷民既訓則孰爲率訓而可旌孰爲不

率訓而可別可以行旌別之政矣故復更端歎息以告之邦之安危二句是言其所繫之重以起下二句意不剛不柔要發得寬嚴相濟意出非謂不剛是柔不柔是剛也大意謂殷民放心雖收而餘風未殄毋曰忿其不從而徒以剛克也必舉旌別之政而不剛以保之防閑節制之中常寓保全愛護之意可也毋曰慮其難制而徒以柔克也必舉旌別之政而不柔以釐之調娛馴擾之內不忘鼓舞振作之術可也皆是因世道之升而爲由俗之政者二不字要重看實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畢命

美

從謹慈寬和上變通出來厥德是民之德允修者陵德化而爲惟德滅義化而爲惟義皆有善可旌而無惡可別也未繇安而不危意陸實府曰或以周公爲剛君陳爲柔又謂不剛寓恩於威不柔寓威於恩皆分剛柔爲二了此乃恩威交濟所謂德也莫中江曰不曰剛柔並用而曰不剛不柔然後見渾然無偏倚之弊即詩言仲山甫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者也彙解不剛不柔須合講若分講不剛便是柔矣不柔就是剛矣剛柔之上都有不字則這剛柔是不好字面只要重講不字不在分合上辨剛柔未便是不

柔便不好不剛不柔只謂不過於剛不過於柔耳時講多蒙混或謂剛而不猛如未嘗有剛柔而不弛如其說尤鑿

集解舊說謂殷士既訓則可以行旌別故云然恐無此意夫不剛不柔豈必訓之既行而後然耶

按上云訓此云化似屬兩截而言化處遙應旌別拋卻中間數節亦覺不聯看來旌別與訓是一時事總謂之化耳此處不剛不柔只從旌別說者從其重也到得厥德允修則民之從訓在其中矣訓以德義而民之從者旌不從者別此即訓以為旌別也行旌時必以為從德義之可愛行別時必以為背德義之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畢命

美

可懲此又即旌別以為訓也彰善癉惡善非德義者乎惡非即背德義者乎須看得渾融

請此言殷士所繫甚重當盡其道以化之也故歎息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繫此殷士化則安不化則危所繫之重如此當何以化之殷民放心雖收而餘風未殄忿其不從而專以剛制之者非也必善惡雖旌別而自寓乎勸導之厚意不過於剛以保之焉慮其難制而專以柔遇之者非也必恩愛雖懇至而不失乎淑慝之分明不過於柔而釐之焉將見殷士已化者慕為善之福未化者畏為惡之禍陵德滅義之

俗變而為德義之歸而有善可旌無惡可別厥德信乎其修矣邦其有不安乎

惟周公讀克慎厥始句惟君陳讀克和厥中句惟公讀克

成厥終句三后協心句同底于道句道洽政治讀澤生

民句四夷左衽讀罔不咸賴句予小子讀承膺多福句

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

曰成者預期之也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王畿四方之本也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即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濟之若出於一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二

周書畢命

美

孔傳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弘周公之訓能和中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三君合心為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治政化治理其德澤惠施乃浸潤生民言三君之功不可不尚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賴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

朱子曰衽衣衿也左衽夷狄之俗

張氏曰三后猶四時之序不同而同於成歲功也

陳氏經曰慎始愆殷頑民也和中從容以和也今日惟防閑之使前日之功不壞耳事莫難於成終少有

懈弛則二公之化皆爲之不終矣聖賢之政雖有始中終之異其心與道則無始中終之殊謂之治謂之潤漸漬積累豈一日之功遽能如此哉商民蕞爾其微而所繫甚重遠而四夷尊而人主近而畢公之身遠而畢公之子孫皆有賴於此可見周家以化商民爲重必如是而後可以盡成終之責

陳氏雅言曰殷民初遷周公治之造端正始不可少愆也故曰克慎周公既沒君陳繼之保養撫摩以和爲貴也故曰克和既歷三紀世變風移旌別淑慝申畫郊圻此政畢公其時也有周公君陳以慎之和之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畢命

聖

於始中而無畢公以任之於其後則是猶耕而不種前人之功皆爲虛棄矣故曰克成三后之政雖有克慎克和克成之不同三后之時雖有厥始厥中厥終之或異然其心則無不協論其道則無不同猶四時之運寒暑溫涼之候有異生長收藏之化有殊而皆相資以成成功一也三后之意皆期於化殷而已故曰協心所施雖異然因時制宜各得當於理故曰同底于道聖賢心協道同故能仁漸義摩而道化浹洽綱舉目張而政事修治漸漬積累澤之深入於民者豈一朝一夕所能致哉康王此言期望於畢公者至

矣

會編此承上而因期以化殷之效也三后雖並言語意當重畢公身上三克字有別周公君陳是敘其已能之辭畢公是期其必能之辭慎始者乘世道之方降而治之以剛所謂懋殷頑民遷于洛邑是也和中者乘世道之將升而治之以柔所謂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是也成終者繼二公之後而因世道以立政則上旌別淑慝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是也始中終以時言慎和成俱就化殷言惟公句不可謂當成其終只用其字見期望之意而已欲民之化而思以慎和成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畢命

聖

者心也當慎當和當成因時爲治道也慎之和之成之見諸行事政也心者化民之本道者化民之理政者化民之具自有相應意思協心者師其意不泥其迹同以化殷爲心也同底于道者事不同而道同化殷之理當如是也緊跟上三句說致意之辭道治政治則自然而致之者道化積累漸涵浸漬而無間所謂道治也政事修明綱舉目張而無遺所謂政治也澤潤從洽治字生來謂其德澤深入於民而沐浴於膏澤之中者莫不有善可旌無惡可別而厥德允修也只指東郊之民而言心一則道同道治則政治道

洽政治則澤潤生民俱相承看四夷上要補王畿又安則不特中國被澤而已雖四夷左衽道化之所不加政治之所不及者咸賴其化成之澤也多福指化殷及遠而言以其內外俱無可慮故曰多福也咸賴比四方無虞較深多福比一人以寧較深此康王期望畢公切至處與周公節相首尾通節首三句平敘以期畢公之成終三后至生民渾說是成終之實四夷以下是成終之所致也 陸實府曰終卽克終之終乃終其民之事三公化民各成體段何待畢公成之時說用旌別保釐等語不知注指此爲非治之成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畢命

聖

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必到澤潤之地方皆善耳成字不是工夫字面工夫都在上文 王方麓曰三后之政雖有始中終之異其實周公之所未爲者君陳爲之君陳之所未爲者畢公爲之心則相濟道則相成若出於一人其所協處俱至於當然之則而不可易矣 周季侯曰心字虛道字實因其時而爲所當爲之謂道於同道處徵其心之協道洽以下就畢公時言之道爲體政爲用未有道洽而政尙紛而不治者政卽由俗之政 彙解傳云殊厥并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

可謂之成時講多只申說旌別點不破成字 慎始和中成終言其事之異協心以下言其同 協心以後而協前也傳行事用心正謂後人卽前人之行事觀前人之用心也 同底于道這道字是寓於政者到道洽則是政無不治了或謂道洽洽於民則犯下生民字或謂畢公身上浹洽亦非經旨惟道洽政治是一事之說得之 洽猶孟子猶未洽于天下之洽道洽則政治只是一事 澤字死潤字活 澤潤從洽洽生來德澤深入使下都之民皆由德義以永年無復怙侈而惡終是澤潤之也舉四夷之咸賴正以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畢命

聖

形中國之乂安 其效至於四夷左衽罔不咸賴極言畢公成終之事如此君以化民爲福故又言予小子永膺多福應前予小子垂拱仰成而言 彙解三后二句緊承上三句申說道洽句又跟三后二句來 兩道字一意上只是敷道化下則道化已浹洽矣 按三后二句重畢公說下面道洽云云便好接畢公說去 二道字不同上道字只言理謂慎和成無非理所當然也要切同字下道字連政字說畢公要切洽字時講謂二道字一樣殊費牽紐 必欲二

道字一樣則同底于道便作同底于道化方合傳
中王畿卽指洛邑

講此期以化殷之效也惟周公必殷能謹其始君陳
寬和能在其中惟公保釐能成其終各因時而有爲
焉夫自始而中而終三后時不相沿矣然二公以化
殷爲心公以化殷爲心何有於弗協耶曰慎日和
曰成三后事不相襲矣然二公時當以謹密寬和爲
道公時當以不剛不柔爲道道何有於不同耶心協
道同如此由是道化所孚周流優沃而無不洽道洽
則政事所布修明振舉而無不洽其德澤浸潤乎東

書經詳說

卷七上

周書畢命

墨

郊之生民盡化而爲德義之歸矣又不特中國賴其
澤也四夷左衽之俗無不咸賴其化成之澤而傾心
向化如是則予小子內無反側之虞外無憑陵之患
得以永膺多福而享有道之長矣非我之所望於公
者乎

公其惟時成周讀建無窮之基句亦有無窮之聞句子孫
訓其成式讀惟又句

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呂氏曰畢公四世
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勳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
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

孔傳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爲周家立無窮之基業
於公亦有無窮之名以聞於後世言後世子孫順公
之成法惟以治

會編此期以無窮之事業與上節平層看承上言成
終之業豈特建於一時而已公其行保釐之政而於
東郊建無窮之基則享令聞於不已而萬世頌之以
不衰垂懿範於可久而子孫法之以爲治蓋有相爲
無窮者矣其字重看正貼注中相期字基就國家基
業上說建字卽以旌別淑慝不剛不柔入講蓋保釐
殷民無反側動搖之患則能培植國本有鞏固不拔

書經詳說

卷七上

周書畢命

墨

之休所謂建無窮之基也下二句以垂譽貽謀對看
俱承建基來子孫是畢公子孫惟又者言以之治民
也亦要體無窮意看方得注中無窮事業之旨
彙解無窮二字雖比上節深一層建基卻只指上節
成終而言成終之外別無建之道不可以成名
落後平對無窮之問只因上句帶說重子孫句玩
亦有語意此句屬上文爲是下句宜另說或謂惟
又是治民愚見泛說亦無不可
集解惟又言以此治民不作效說
講此期以無窮之事業也不但予一人之膺福公其

惟是成周盡成終之責以建立國家無窮之基業
在而名亦在萬世而下亦有無窮之聲聞至於公之
子孫繼公爲治者亦奉順今日成法而惟以治民也
公其圖之

嗚呼

罔曰弗克

惟既厥心

罔曰民寡

惟慎厥事

欽若先王成烈

以休于前政

蘇氏曰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爲者也曰民寡者易
其事以爲不足爲者也前政周公君陳也

孔傳人之爲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而已無曰人
少不足治也惟在慎其政事無敢輕之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畢命

吳

陳氏大猷曰事之不立非視之太重而畏其難則視
之太輕而忽其易能盡其心則雖難無不舉不謹其
事則雖易不能舉

會編此總致戒勉之辭以結一篇之意弗克本閑之
惟猷說民寡以冀爾殷民說然亦須點周公君陳在
內蓋畢公盛德謙恭或退託於周公君陳之所優爲
而已不能爲者有之畢公老成更事或倚重於周公
君陳之所已爲而已不必爲者有之非常人遇事而
有畏心玩心者如此看方得康王尊敬畢公之意既
心慎事俱以旌淑別惡講盡保障之心正是不畏其

難慎保障之事正是不忽其易處欽若總承盡心慎

事正以盡成終之責也先王指文武成王成烈指世
變風移允升大猷而言前政指謹始和中而言蓋先
王化殷之成功乃前人善政之所輔成者也今公盡
心慎事正以敬順成烈使不廢墜於以休美前政而
無過佚也二句串說休字有繼美而益彰其美之意
當玩味末繳云克成厥終如此則賴及四夷而多福
應於一人名垂百世而成法訓於後人矣非盡心慎
重何以致此董思白曰大抵人情不太存懼心便
太存玩心不忘之於中便慢之於事故以罔曰四句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畢命

畢

言之須是把四句交互一串講勿判然分作兩截板
對方合自然又要照畢公事情莫說不好邊了末二
句重休前政些陸實府曰通篇結局一欽字應轉
祇命公句正是成終處

桑解先王指文武成王成烈本得殷化殷說我周克
受殷民遷于洛邑以綏定國家此文武成王大烈之
所在而周公君陳謹始和中相繼爲治其政迹可考
也公當敬順先王之成烈繼述而保守之使二公之
政益加休美不至過佚休于前政是言周公君陳
之美待畢公而始全也

宙合此節總致屬望勿作戒遺恐非命元臣體弗克民寡舉常情言盡心則克慎事無寡工夫在盡慎上而順先王以光先臣者不外乎此末二句乃收拾上文之意以期之

按固曰四句就常情形容亦通而以老臣謙退說更有味 欽若內含保守意休字內見增美意 更以全其休較匹休之說勝 既訓盡若訓順

請此篇終總致戒勉之意也嗚呼保釐之任在他人或以弗克而辭之德望如公毋曰我實弗堪惟成終是任而盡其心可也東郊之眾在他人或以民寡而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畢命

聖

忽之閱歷如公毋曰民其有幾惟安危是視而慎其事可也若此者豈但爲予與公而已哉舉盡心慎事之道敬順先王得殷化殷之成烈以休美于前政而慎始和中者愈隆而不替矣

王氏炎曰觀殷民不輕於從周見殷先王德澤之深觀三后化殷殷卒依於周者八百年見周家仁厚之至

張氏曰觀周公之處商民其忠厚仁恕激勵之方非後人可及也在白起項羽處之則坑之矣若晉武得堅處之則有劉元海慕容垂之亂矣周公肯爲此乎

嗚呼殺之既不可用之又不可於是遷之洛邑使日

見周之仁政日間周之仁聲日親周之仁人君子優游涵養以變易其不服之心如此者三十六年矣難化者或老或死已化者方少方生於是時也得有激勵之方以一新其耳目爲永久之計乎君陳和中固有其兆矣至於畢公乃曉然旌別淑慝使善惡有所勸戒又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使奸者無所覲而居者常慮危抑又思風俗之根本在於世祿之家乃訓之使皆由於德義既有善惡之分以起其心又有德義之訓以美其俗則非特中國尊榮而四夷亦皆受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一

周書畢命

聖

其賜矣皆周公經營之君陳祖述之而畢公成就之也三后協心同底于道豈虛辭哉

董氏鼎曰或曰成湯革夏未幾繼以太甲敗度敗禮伊尹居之桐者三年夏之餘民帖然安靜伊尹輔商不見有區處夏人事何其易也武王克商繼以武庚之叛周公成王康王所以區處殷人今見於大誥洛誥多士多方君陳畢命諸書何其難也豈夏之民醇至商獨頑歟得非湯僅放桀武王乃殺紂成王又殺武庚商之餘民豈無忠臣義士痛心疾首者乎况又辟管叔于商骨肉至親尙猶不免何以服仇民哉所

書經詳說卷七十三

牟陽再觀祖輯撰

君牙

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孔傳命以其名遂以名篇

問君牙四命等篇見得穆王氣象甚好而後來乃有車轍馬迹馳天下之意何如朱子曰此篇乃內史之屬所作猶今之翰林作制誥然如君陳周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格子首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君牙

呼其名而告之末又爲嗚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然觀之可見

呂氏曰穆王書三篇君牙四命初年書也呂刑末年書也中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祇畏然暮年哀敬初心復還舜命契爲司徒止一語而君牙贊書至一篇世降而文勝也然周家之典刑文獻在焉

會編此篇首二節敘世勳之美以示求助之意今命四節論繼服之事在修教養之職以匹休前人末節申戒其守家法以終首章之意也要知教養迺司徒之職一篇以此二字立骨

以紛紛久而不定歟愚曰不然湯武於桀紂同謂之伐桀敗而遁因放之巢紂敗而死遂謂之殺乃紂罪浮於桀非武不仁於湯也紂既死立其子以奉其祀終武之世無叛意武崩成幼管蔡流言以王室至親反率前代餘孽以叛由此一動而不復靜則管叔之罪也故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蓋謂亂始於汝而禍延於我管叔不叛則武庚不誅以此不服而非仇於武王成王也然其所以久而未革者則以殷俗尙質其蔽也易惑而難曉盤庚遷都爲民計耳浮言胥動至煩三書之訓論猶父兄之訓子弟尙且如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畢命

辛

是况是鄰人爲仇者於其言皆遠從乎雖然無般人之頑不見周家之仁錮陰沍寒終消融於春風和氣中嗚呼仁哉

呂氏曰成康並稱成王見於詩書者多康王自諸諸侯外惟畢命耳讀此亦可見其賢矣

書經詳說卷七十三終

拂鏡塵法祖翼君一篇主宰司徒主教而所兼在養

是周官之法

王若曰句嗚呼句君牙句惟句乃祖句乃父句世篤忠貞句
服勞王家句厥有成績句讀紀于太常句

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爲常書日月於旌旗也

孔傳稱其名而命之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錄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書日月曰太常

會編此穆王欲命君牙爲司徒而先敘其世功之美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君牙

二

以感動之也通節以教養意貫說世篤二句串忠貞以心言服勞以事言盡已不欺爲忠守正不撓爲貞謂篤忠貞之心以服勞王家教養之事也成績指忠貞服勞至於教養之成功而言紀于太常就已然說此特舉之以感動君牙耳紀太常者見與日月爭光之意言爾祖父著忠勤於當時垂休光於後世爲子孫者當思繼述也湯義仍曰以舊德前功發語蓋世職也忠貞服勞不必借下教養字面世篤見非一時一人而已精白致主曰忠又曰貞者守正而不變也貞卽忠之純一處成績二句美其祖父之功不重

報功上

彙解忠以事上貞以守己重世篤上云世篤者見其

家有世德世功非一人也世字須貫至下句服事勤勞王家正本忠貞之心而見之行若非二事也

按忠貞就事君說不必分忠事君貞守己服勞孔傳謂服事勤勞則二字亦平忠貞以服勞服勞而有成績遞說下或以成績雙承忠勞亦可

講此穆王命君牙爲司徒而先敘其世功也若曰嗚呼君牙惟爾祖爾父在我先王時相繼爲司徒之官

皆能盡心而不欺守正而不回世世篤厚於忠貞以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君牙

三

服役効勞於我王家凡夫職分之事無不竭力以圖之其所有成功蓋嘗紀於太常之上爾爲子孫可不思以繼述之哉

惟句予小子句嗣守文武成康遺緒句亦惟先王之臣句

克句左右亂四方句右連心之憂危句若句蹈虎尾句涉于春冰句

緒統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

孔傳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言祖業之大己才之弱故

心懷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畏陷危懼之甚

新安陳氏曰先王之臣或作先正孔注亦惟祖父之臣正作先正東齋云先正說見說命作先正當從孔注又按君牙稱君必有國成康時芮伯爲司徒伯爵諸侯也君牙當是其後

會編此敘已責任之大以見其求助之意也遺緒就基業上說先王之臣是忠貞服勞之臣亂四方就教養說言已思先王輔佐之臣而今日則未得其人也心之憂危正恐責任不勝以致遺緒廢墜之意虎固難犯而虎尾尤不可蹈冰固難測而春冰尤不可涉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君牙

四

二句正見憂危之至也末當繳求助意 姚承庵曰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帝位之履與若履虎尾一般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二喻煞極警 盧鉉卿曰緒業之可繼者先王之臣先王兼文武成康皆在臣字所包者廣君牙祖父亦其輩也憂危者憂而且危求助意在憂危上見以蹈涉譬心事甚切

彙解承上言爾世功盛美如此爾固當繼其績也而况予之深有賴於爾乎嗣守遺績見任大責重也先王之臣不是說先王之臣尚有存者而欲用之亦不

是說要用舊臣之子孫只是要得人如先王之時之臣耳克左右指穆王說不承先王左右是輔已亂四方是治民謂輔已以治民也 從嗣守至四方都是起心之憂危意要說的有情 若蹈二句作兩事不必串

集解憂危只是恐責任不勝以墜遺緒不可單就無臣說與求助意相戾

按亦惟云云孔傳似有理而時說皆以惟字訓思思之恐不得故憂危亦可從若字縮下二喻

講此敘已求助之意也周之王業開創於文武繼體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君牙

五

於成康惟我小子嗣守遺業任大責重亦思得夫先世忠貞服勞之臣左右我以治四方而盡教養之道然恐不可必得則不能終大業我心之憂懼若蹈虎尾而畏其噬若涉春冰而畏其陷憂危可謂至矣能不賴爾臣之助乎

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

管脊也舊服忠貞服勞之事忝辱也欲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

孔疏禮記緇衣云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此舉四

體今以臣爲心者君臣合體則亦同心詩云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是臣亦爲君心也 王言我以危懼之故今命汝爲大司徒汝當作我股肱心膂言將任之如已身也繼汝先世舊所服行亦如父祖忠勤無爲不忠辱累汝祖考

會編此正命君牙左右乎已以釋其心之憂危者也予翼指大司徒而言股肱心膂正喻翼字之意股所以行肱所以持心爲身之主膂爲身之幹皆人之不可缺者所以形容相須倚賴之意也續舊服二句一連說其心祖父忠貞之心其事祖父服勞之事無使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君牙

六

教養之功有愧於前人也如是則予翼之責無負而憂危亦可釋矣 王方麓曰穆王方自憂危恐不克繼承遺緒故亦勉君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臣主蓋一體也

彙解此節是左右下二節是亂四方

宙合今命爾二句一串下翼字承憂危來欲其扶翼已也股肱兼左右心屬前膂屬後翼義始備作者已不能爲而臣代爲盡以全力託之矣或云股肱爲持行心膂爲主宰非是服字卽服勞之服 按股肱心膂只是一體之意不必曲爲之說 舊服

二字只作舊日之事看前服勞服字著力與此不同謹此正命之爲司徒而欲其輔已也夫我之憂危如此寧無望於爾之輔乎故今命汝仍祖父之官居司徒之職以輔助乎我作我股肱所以運用持行者賴焉作我心膂所以主宰負荷者賴焉彼忠貞服勞爾

祖父之事我先王者舊服猶在也汝必續述舊服心爾祖父忠貞之心事爾祖父服勞之事使祖父輔文武成康於前爾輔朕躬於今無使教養之功有愧於前人可也如是羽翼之責無負而憂危之心可釋矣 弘敷五典 句式和民則 爾身克正 讀罔敢弗正 句民心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君牙

七

罔中 讀惟爾之中句

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

孔傳大布五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言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中從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

以中正

張氏曰和民則在我而已惟正與中民則和矣

葉氏曰示以正在身復其中在心此言教之本

陳氏大猷曰以其常行而不可易謂之典以其截然而不可越謂之則教之理雖不外乎人之性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與心正者容有不中中則無有不正身之正勉強修飾者能之心之中非存養純熟不能也故穆王既欲君牙正身以率民身之正尤欲其存心之中以感民心之中則民則和五典惇矣敷典和則因民心之同得者教之爾正爾中即吾心之先

卷七十三

周書君牙

八

得者率之也於身先言爾於心先言民互文耳

陳氏雅言曰典曰弘敷欲其大而布之使民無不聞也則曰式和欲其敬以和之使民無不化也然此特爲教之道耳至於立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與心焉爾身正爾心中則爾之典修而則治民身正民心中則民之典亦無不修民之則亦無不治矣此立教之本也

會編此承上續舊服而告以教民之事也弘敷二句是因民心之同得者敷之施教之道也爾身四句是即吾心之先得者率之立教之本也典則俱指親義

序別信之理而言自其有常而不可易故謂之典自

其截然而不可越故謂之則弘敷者大布其條教使民曉然明乎典常之禮而知所趨向也式和者敬慎以和衷使民怡然安於彝則之內而無所乖戾也二句雖平實一串事與敬敷在寬一般正與中兼典則說體此典則於身而無反側者謂之正存此典則於心而不偏不倚者謂之中四句須順口氣發揮大意謂爾身之正不正係於民者也使爾所處無邪行而率由於典則則民皆歸於正矣民心之中不中由於爾也使民所存有邪思而乖戾乎典則則惟爾率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君牙

九

之以中而已如是則立教之本端而民有不化者哉王方麓曰以其常行而不可易則謂之典弘敷者使無不知無不聞也以其不可過不可不及則謂之則敬和者即勞來匡直使民彝物則各得其正而無所乖戾者也典則一也弘敷者求以式和之也一串意教也者使人效之之謂也上之所有故下得而效之未有所無下得而效之者也故身不違於則之謂正而爾身所當先正爾克正無敢不正矣心不違則之謂中而民心不能自中爾之中民之所取中也

彙解小註看中字比正字深一層有理玩本文原非對待語意 罔中只是民未能中不可說民心本來無中

拂鏡塵典泛而則切敷廣而和深式當訓用有因之之意姑依傳作敬解或云工夫都在上句弘敷者乃所以式和也可從爾身四句乃敷典和則之大根本文法錯落有反覆責備意非身正心中截然兩事由正說到中上更覺精微故於民曰正於己曰中按弘敷式和申說固是而分說兩層亦各有意義民心罔中句法頗拗謂民心之不中惟爾率之以中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君牙

十

此是舊說又有將罔中虛說者謂民不能自中不實作不中看亦通

講此示教民之道也續乃舊服何如司徒之職莫大於教民汝常大布五常之條教與民共昭揭之猶恐其不無乖戾也敬和民性自有之則使之鼓舞浹洽而不容已則教道備矣然其本不在民而在爾之身若心爾身克正而模範悉端民莫敢不以正應矣民心罔中而頗僻相效豈可責民乎哉惟求爾心之中而已以民導民而且以己率民教豈外是耶

夏書雨暘小民惟曰怨咨 冬祁寒 小民亦惟曰怨咨

句厥惟艱哉 句思其艱 以圖其易 讀民乃寧 句

那大也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者歎小民之誠為艱難也思念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安也艱者饑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養之職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

按孔傳惟艱作治民說與蔡傳不合

陳氏雅言曰夏而暑暑而至於雨此天時之常也然小民不得其食殆其怨咨冬而寒寒而至於祁此亦天時之常也然小民之不得其衣者殆其怨咨暑雨之時而阻之以無食祁寒之時而厄之以無衣民生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君牙

十一

之艱難誠何如也為人上者其可以肥甘適口輕暖適體而或忘之故民饑寒之艱既不可不為之思而其衣食之易尤不可不為之圖能思其艱而不能圖其易則亦徒思而已耳與不知者奚以異惟能思之而又能圖之則所謂艱者易而怨咨者寧矣司徒之職實兼教養穆王告君牙以此欲其共此心也會編此告以養民之事亦司徒之職也司徒雖專主教然禮義生於富足故以養民言之暑雨而阻於無食祁寒而厄於無衣此民所以感時自傷而興怨咨也厥惟艱哉緊承怨咨說歎其生之誠艱難也須點

出民不寧意思字以心言圖字以事言謂思其饑寒之難而圖謀其衣食之計使民易得以爲寒暑之備也乃者難辭言必如是則民有飽煖之安而無怨咨之苦也圖易內不可入分田制里事只如勸農桑寬賦役以開民衣食之源而已 來路然曰謂之惟曰者怨咨形於口也厥惟艱哉句是穆王歎息以感動君牙意思艱圖易一旨意 二節俱要見他祖考會如此意 陸賁府曰重二惟字非必怨上冬夏盡民事始終寒暑盡天道循環當承保不平之後授田薄歛之政久已施行但小民之常不能恆足有不期怨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君牙

圭

而怨者註謂自傷其生極是覆載內甚不堪命者固多而惟小民獨艱一歲中其不聊生者盡然而至寒暑更苦故曰厥惟艱然民之所艱君之所易也九重一動念便貽天下飽煖之休如疾痛在身不能一息安思他若何有此艱若何免此艱圖就在思時圖有盡心力而爲之意非謂饑寒是艱的衣食是易的蓋民被饑寒則其生艱難若有衣食則其生容易二字指民言一說
象解司徒之職雖曰掌教然土地人民之數安養生全之宜無一不掌故告以養民之難 傳中又告二

字宜玩教不可無養故既言教而又言養也二事有輕重 思其艱謂思其生之艱所謂知小人之依也嘉謀嘉猷皆從思念中來思方可圖圖易非議蠲賦賑也爲之豐其源節其流而使小民自得爲寒暑之備也夫衣食亦不易但上盡生財之道使菽粟如水火則易矣

能解小民生生之計無時弗艱而當暑雨祁寒其生計爲尤難此其所以怨咨者非怨天之雨且寒也自傷其衣食之艱難也此上之責也不思則不能圖不圖則雖思亦徒然能思又能圖則艱者易而怨咨得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君牙

圭

以寧矣

按舊說謂饑寒固艱而所以謀衣食者亦未嘗不易新說謂艱易俱以民生言亦似直截但恐背傳 圖其易只是圖謀令其易於得衣食

講此示以兼養民之事也欲興民德先厚民生夏而暑雨天時之常小民苦於無食惟曰怨咨冬而祁寒亦天時之常小民苦於無衣亦惟曰怨咨自傷其衣食之艱也蓋終歲勤動猶不得衣食民生其惟艱難哉然民之困於饑寒者固甚艱而衣食之出於農桑者未嘗不易爲司徒者必思念其饑寒之艱以圖謀

其衣食之易凡開民衣食之源者無不豫爲之所然
後饑者得食寒者得衣民乃安寧而養民之職盡施
教有地矣

嗚呼句不顯哉讀文王謨句不承哉讀武王烈句啓佑我

後人句咸以正讀罔缺句爾惟敬明乃訓句用奉若于先

王讀奉讀對揚文武之光命句追配于前人句

不大謨謀烈功也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各指
其實而言之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咸罔缺者無

一事不致其周密若順對答配匹也前人君牙祖父

孔傳歎文王所謀大顯明言武王業美大可承奉文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君牙

古

武之謀業大明可承奉開助我後嗣皆以正道無邪
缺汝惟當敬明汝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言當答
揚文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於前令名之人
孔疏文王未克殷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王以殺紂
功成業就故美其業謀則明白可遵業則功成可奉
故謀言顯烈言承詩周頌武篇曰於皇武王無競維
烈亦美武王業之大也以正道見其無邪罔缺失見
其周備

張氏曰先王指成康

新安陳氏曰光命即顯謨武烈不過承文謨雖烈亦

謨也所以於文武總言光命也文武之光命成康已
對揚之今又能奉若成康所以對揚文武之意也如
此則君牙可追配其祖父矣舜命契爲司徒不過曰
敬敷五教在寬今穆王命君牙其詳雖至於一篇其
要不出舜之一語前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敷五教
在寬也此曰敬明乃訓敬敷五教也帝舜此言豈惟
穆王不能易萬世掌教者不能易也

陳氏雅言曰文王之謨大而能顯則其造有周之謀
者於是至矣武王之烈大而能承則其成有周之功
者亦於是至矣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所以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君牙

五

開啟佑助我之後人者無一事而不出於正亦無一
事而不致其周前王之爲子孫慮至矣今爾君牙爲
司徒之官所居之職前日乃祖乃父之職所訓之民
昔君文武成康之民也爲訓之道不可以不敬而尤
不可以不明敬以待之明以告之則爲教之道得矣
如是豈特司徒之職能盡而已將以奉若先王之道
兼得之也豈但先王之道能奉若之而已將以追配
前人之美在於此也能敬明乃訓則於先王之道見
其能奉承而不墜若順而不違於祖父之政能追及
而不失配合而不爽是則君牙豈惟無負於君抑無

負於先王無負於文武矣豈惟無愧於己抑無愧於乃祖乃父矣此在君牙所當深勉也

會編此承上一節而申勉君牙盡教養之道也應續舊服無忝祖考而言謨烈俱兼教養說自其出於經畫而言曰謨自其著於成功而言曰烈非有二也舉髦斯士懷保小民者文王之謨而曰丕顯者光於四方顯於西土也重民五教大賚四海者武王之烈而曰丕承者善繼其志善述其事也啓佑承謨烈說咸以正指合天理當人心而言咸罔缺指大綱舉萬目張而言乃訓卽上弘敷是也光命總謨烈言奉若對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君牙

十六

揚就穆王身上說爾惟四句當一氣說下蓋文謨武烈前代之光命存焉我先王嘗對揚之而爾之前人實左右之矣爾惟敬明教養之訓弘敷式和思艱圖易用輔我以奉順先王之舊而對揚文武之光命焉則股肱心膂之託克副於今日而忠貞服勞之績繼美於前人矣豈不有以追配之乎追配正是無忝處啓佑卽垂裕意言其謨烈之所及者遠也咸正罔缺在啓佑上看敬者敬其命明者明其訓之理用字直貫到光命是一句

彙解上文雖有教養兩事然教是主養爲教而設此

節謨烈還重教邊烈不是得天下事丕顯丕承上不字卽貼顯字下丕字卽貼承字言顯之大承之大也小注云大而能顯大而能承此亦一說用奉二句串追配句獨講文武謨烈曰咸正則非後人之所宜紛更也曰罔缺則非後人之所可損益也此一代之光命

拂鏡塵爲爾之先而啓佑爾者以忠貞著者也爲我之先而啓佑我者以謨烈著者也出於規畫曰謨文德雖不顯而規畫之處精光不能遏抑豈不丕顯著於事功曰烈武功以獨創而成功之處不無藉累世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君牙

十七

之辛勤故曰丕承以此啓佑我後人凡世俗民風之故講究已精補偏救弊之方忝酌已定無不合天理當人心咸出於正而無缺首言嗣守文武成康遺緒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故弘敷二節承言亂四方之道此則欲其左右我奉若先王對揚文武正首尾相應追者追及而不後配者配合而不爽比無忝更深

由合此節重輔君法祖上而追配前人只帶言之爾惟三句只重對揚文武意與丕顯丕承相照敬明乃訓是述上文語不必多講

按傳中無一事云云正講威字而或以文先武後爲感是另一說 敬明字申凡改佑奉若對揚追配字皆平各一義 舊說敬明乃訓以司徒訓民言時講多謂指上文兩節所命爲訓則與乃字有礙或謂敬明汝爲司徒所稟之訓如上文云云姑從之 奉若對揚固重追配亦不輕正與祖考應也

講此申勉君牙盡教養之道也歎息言教養之道一也自其經畫出於心則爲謨自其設施見於業則爲烈光四方而顯西土不顯哉文王之謨也善繼志而善述事不承哉武王之烈乎以是謨烈爲垂裕所以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君牙

六

啟迪我後人者盡善盡美無一事而不出於正馬至精至密無一事而不致其周焉蓋文謨武烈所謂一代之光命也我先王成康嘗對揚之而爾前人祖父實左右之矣爾必致敬以明汝所稟之訓凡敷典和則思艱圖易者兢兢然守而不失用以輔我奉順先王成康之舊而對揚文武之光命焉則股肱心膂之託克副於今日而忠貞服勞之積繼美於前人豈不有以追配之乎夫是之謂無忝祖考也

王若曰句君牙句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先正舊典連民之治亂在茲句率乃祖考之攸行句乃昭乃辟之有句

先正君牙祖父也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否則亂也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又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爲言曰續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爲司徒君牙豈其後耶四字似衍

孔傳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之則民治廢之則民亂言當循汝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君牙

七

會編此申戒其守家法以終詰命之意也上文曰續舊服曰無忝曰追配既歷告以守家法矣故此謂之申戒耳舊典攸行以教養實即祖父之所以忠貞服勞者民之治亂句是推所以當式之由率乃二句一申說與上敬明乃訓四句相應率祖父內入敬明意講昭乃辟內入奉若對揚意講方見得申戒意思率祖考之所以養民則養道立而益顯其君厚生之治率祖考之所以教民則教道行而益顯其君正德之治所以謂之昭乃辟也率攸行則能式舊典矣有又則民治而不亂矣與前求助處相首尾 陸實府曰

上以奉君爲追配此以率行爲昭辟反覆見君治未
昭卽率祖有忝也昭者益廣文武成康之化有發明
光大意义字說得廣風移俗易升于大猷率祖考之
攸行者正昭乃辟之有义也惓惓訓以率祖無非爲
此耳率祖句若再重講則與由先正句重複矣衣食
足教化行君君臣臣父子則治衣食不足教化
不行民彝乖失則亂民之治亂不在此而何在乎
彙解率乃句甚輕卽上由先正句也此是承上文以
起下專重下句有义字應轉治字恪守家法而不失
墜則雍熙樂利之化成而天下有治無亂矣豈不昭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君牙

三

顯爾君有致治之美乎

拂鏡塵時式不是一一拘之有殊途同歸意民有典
萬世不易臣有典後代永遵民典慮心聯故貴式和
臣典須心體故在時式

按乃訓汝舊典之典謂職事也與五典之典不同時
訓是式訓用與式和之式不同率乃句輕遞爲是义
字正與治字應 講中多串合上文只於言外補
講此申戒君牙法祖以輔君也王若曰君牙忠貞服
勞爾先正之舊典在焉汝惟從其教養者爲教養而
是法之可也所以然者式舊典則衣食足教化行民

之治在此不式舊典則衣食不足教化不行民之亂
亦在此舊典所關如此是汝祖考之所行固治道之
所繫也汝能率爾祖考之所行者而行之卽所以光
昭汝君之有治蓋教立而民性復養備而民生厚汝
君豈不有致治之美乎在汝固無忝祖考而予亦無
不克亂四方之憂矣

董氏鼎曰司徒職在掌教敷五典擾兆民所當爲也
蓋必先教之以倫理明然後治之而爭奪息苟非以
教化爲急先務則爲之民者冥行罔覺卒犯刑辟是
所謂罔民以陷罪也爲民父母豈忍爲之哉穆王肆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君牙

三

其侈心所至將有車轍馬迹而猶知以大司徒爲重
此所以雖荒而不至於亡歟

罔命

穆王命伯罔爲太僕正此其詰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呂氏曰陪僕贊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之擇者豈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歎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略等其知本哉

孔傳以罔見命名篇

陳氏大猷曰周禮止有太僕下大夫二人此言太僕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罔命

至

正正其長也又有祭僕御僕隸僕戎僕齊僕道僕田僕等正皆長之上薰陶涵養乎君德下簡擇表率乎羣僚所繫甚重故罔命焉

蘇氏曰昭王南征不復至齊桓乃以問楚是終穆王之世君弑而賊不討也王終無憤恥之心乃欲車轍馬迹周於天下今觀君牙伯罔二書皆無哀痛慘怛之意但曰嗣先王宅不后而已非祭公謀父以祈招之詩收王放心王其不沒乎

張氏曰伯罔之爲太僕正穆王馳騁天下而不能正救者也然三復二篇其言懇懇懇惻何也曰唐德宗

何人哉陸贄作奉天詔書山東父老爲之感泣則一篇之命豈非當時仁人君子閔王之無志故修辭立誠以勸勵其臣下歟

復齋董氏曰夫子何爲錄之曰聖人不以人廢言亦取秦穆悔過之意

會編此篇首三節自敘慮愆心事因述先王有藉於近臣而已望助之切今予命汝五節命伯罔率屬輔德在於簡僚以正君而嚴匪人之戒末節丁寧以示喫緊之意

集解通篇俱以言動貫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罔命

至

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前人宅不后句
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句

伯罔臣名穆王言我不能於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過

孔傳言我不能於道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言常悚懼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

孔疏易稱夕惕若厲卽此義

復齋董氏曰穆王命君牙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命伯罔曰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此卽位之初知以父讐爲恥故言如此然終穆王之世復讐之事無聞焉二

篇之書豈果出穆王之口也哉

會編此穆王先敘已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弗克于德對厥愆說思免厥愆者欲修德以圖先業也要含得賢爲之輔助而使言動無失意惟德足以勝位弗克于德而嗣宅丕后能無忱惕於心乎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見穆王知自克之難不可無左右交修之助也通篇大旨在此一句洪南池曰弗克于德就言動有愆上看陸實府曰忱惕非空空懼以其弗克于德也思免正是忱惕厲處無心之失謂之愆愆卽弗克于德非免愆何以修德也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四命

三

彙解弗克于德正是致愆之本嗣宅丕后正是危懼之基忱惕心動之名厲夕惕若厲之厲孟子注云戰兢惕厲惕厲二字本此忱惕惟厲就平日說中夜則夜氣初復良心正惺故興而思蓋過必有根不思則欲改無由也人之學問去非寡過卽是作聖之基穆王之言及此殊爲近理此孔子所以刪書而存之也

拂鏡塵此先敘已憂危之至以德字爲主弗克于德反下聰明齊聖看忱惕心動貌惟厲要剔居高原是厲地不德居高益重厲形中夜句形容不遑之狀此

際心思亦不求微美惟求免愆愆是言動之失不德

一層事思字內有求賢輔德意

宙合厥愆句重爲下繩愆糾謬張本

講此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而先敘已憂危以寓求助之意也若曰居大位貴有大德惟予不能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恐不能勝心中忱惕惟覺危厲不寧至於中夜以起不能安寢思得人輔德免其愆過於以居大君而無愧也

昔在文武

聰明齊聖

小大之臣

咸懷忠良

御僕從

罔匪正人

以旦夕承弼厥辟

出入起居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四命

三

罔有不欽

發號施令

罔有不臧

下民祗若

萬邦

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羣僕凡從王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正救亦豈小補哉

孔傳聰明視聽達齊通無滯礙臣雖官有尊卑無不忠良雖給侍進御僕役從官官雖微無不用中正之人小臣皆良僕役皆正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言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

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

孔疏昔在文王武王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齊中也每事得中聖通也通知諸事其身明聖如此又小大之臣無非中正之人其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以此之故下民敬順其命萬邦皆美其化由臣善故也

陳氏大猷曰聰明自其質之生知者言之齊聖自其德之充於極至者言之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就太僕職掌而言蓋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復王之答報逆下之敷奏君之起居號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罔命

王

令皆與有職焉

呂氏曰文武動容周旋何嘗不中禮號令何嘗不善今必先言近臣承弼之功而後及此蓋左右交修近臣之常職而內外交相養亦聖人不已之誠也又曰世主出入起居漫不加省徒欲謹於議令之時所謂咸其輔頰舌感人之末者也民若邦休豈口舌所能辨哉

林氏曰左右近習非人則朝夕漸染入於邪僻而不自知大臣雖賢若心已羸矣故須小大忠良必羣僕皆正人而後可

陳氏雅言曰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意謂昔在文武

之爲君有聰明齊聖之德其小大之臣又皆懷忠良之志君聖臣賢若無待於侍御僕從之助矣而當時給侍左右與凡車御之官其太僕羣僕與凡從王之職又莫匪正直之人而能自且至夕以承其君之善以弼其君之過則其得近臣之助者如此是以文武之德修於上舉動之間無有不敬號令之出無有不善是以文武之化行於下民之眾無不祇若萬邦之廣無不休美以文武之聖且必得近習之助而況於穆王乎以文王武王之臣咸懷忠良且尤謹此而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罔命

王

況穆王之時乎穆王此言蓋有求助於伯冏之意也會編此敘文武猶賴近臣之助以見己之必賴於近臣也聰無不聞明無不見齊無不敬聖無不通俱本其德之天縱者而言忠者一心徇國良者修職奉公重威懷二字看以文武之君得忠良之臣固無待於羣臣之助而當時近臣皆得正人所以德益盛而化極隆也通節重在其侍御二句正人是言必正言行必正行者曰罔匪正人則官正之能慎簡可知承者承順其言動之美弼者弼正其言動之違要體薰陶漸染之意旦夕者見無時之不然也出入二句是動

出於正發號二句是言出於正見其德之盛處文武聰明齊聖其言動本無不善而有近臣之賢相與承弼若或有以助之耳此意須識得祇若者敬慎其言行如非法言不敢言非法行不敢行之意萬邦咸休是舉天下無過言過動而人心大順世道亨嘉之謂二句須串說如所謂萬民正而遠近莫不一於正見其化之隆處德之盛化之隆俱從正人承弼所致以文武之聖猶資近臣如此而況不及文武之時乎以文武之臣忠良猶謹於近臣如此而況不及文武之時者乎此穆王求助之深意也陸寶府曰聘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罔命

天

明齊聖有德不足恃也小大忠良有賢亦不足恃也而於侍從之選尤嚴者計惟侍從之人身與君親心與事習惟得正人則見有善者幾即從微處承之見有不善者幾即從微處弼之要看旦夕二字旦夕非幾雖聖明不能保其無而逸志初萌一薰陶即可杜其漸故已形者從命則失宜違命則失順惟未言動先而持以正又安得有不敬不滅之念萌於中乎欽滅亦承弼處祇若著君德說以身教者從也咸休正祇若處家不異政國不殊俗同歸於德化之中殆所謂無淫無比而平康正直也董思白曰罔不欽罔

不滅言以文武之聰明齊聖本自欽也本自滅也而又得此正人承弼則纖微曲折之間無不欽無不滅也講語宜斟酌方好

彙解小大之臣自十亂同心以至三千一心皆盡忠輔益之士直已守正之人也然而公卿進見有時侯御昵近無閒有時者見其尊嚴昵近者知其情性是近臣尤有關於君德之重而不可以非人居之者也君於近臣出入與俱起居與俱而號令之出納彼固亦有職焉於其閒者也且夕承弼從容有膏澤之潤則其在君豈小補哉此四句不以效言言君之得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罔命

天

近臣之助如此出入四句免愆之實下民二句免愆之效或以下民為近民萬邦為遠民不若依經文下民徑說民萬邦徑說邦經文以一懷字統忠良二字而時說謂良屬外邊看微差

拂鏡塵此節重臣道聰明齊聖略斷勿君聖臣賢平看小大忠良包近臣在內又抽出侍御僕從言之以彰所屬耳承弼重弼邊與後承弼應聖如文武何過待弼此正先事而防意祇若頂言動說世法世則便是邦休泛言平康氣象勿著上文

集解侍御僕是三項人

講此敘文武猶賴近臣之助以見已必藉於羣臣也
不觀先王之倚重近臣者乎昔在文武之爲君也耳
目聰明心思齊聖一時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是宜無
待於近臣之助矣然其所用若侍御僕從爲近臣之
屬者無一而非正人以旦夕承君之美而弼君之過
是以其君賴此承弼而出入起居無有不敬發號施
令無有不善下民祇而順之皆言動不苟而萬邦咸
見善言善勳之休美矣文武得近臣之助如此

惟予一人讀無良句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讀匡其不
及句繩愆糾謬句格其非心句俾克紹先烈句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罔命

圭

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也繩直糾正也非心非
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

孔傳惟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
正其不及言此責羣臣正已言恃左右之臣彈正過
誤檢其非妄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業

孔疏本不正者以繩正之繩謂彈正糾謂發舉有愆
過則彈正之有錯謬則舉發之格謂檢括其有非禮
枉妄之心檢括使妄心不作臣當如此匡君使能繼
先王之功業言已無能責臣使如此也

問格其非心之格訓正恐是如格式之格以此律人

之不正者否朱子曰今人如言合格只是將此一物
格其不正者使歸於正如格其非心是說得深者大
人格君心之非是說得淺者

陳氏大猷曰文武猶資左右况予之無良乎匡救其
惡而不知格其心則止於東而生於西惟格其非心
則拔本塞源末流自善

會編此泛言求助於近臣而望伯罔之意在其中與
上節對看無良者聰明齊聖之反左右前後指侍御
僕從言匡其不及正欲其左右承弼之意此句虛繩
糾二句正匡其不及之實而克紹前烈之本也愆謬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罔命

圭

以事言兼言動在內非心以心言蓋有匪僻之心生
於中則愆謬之失著於外所謂不及也繩糾格只一
串事如制外養中之意兼明諍顯諫潛移默奪言正
所以匡之也先烈指上節出入六句而言

拂鏡塵以人品言謂之士下文所謂吉士是匡其不
及有弼之義下一句乃所以匡之也三平看不分先
後但格心更進繩糾一層略重些愆者體段之差謬
者節目之誤非心者又愆謬之根原也繩糾多在諫
諍格心有潛消默移之法諫諍不足以盡之故以
繩糾卽格心之工夫非是說亦有理

能解此大槩言已須近臣之輔如此未可即實著伯
冏說

策解穆王自以已德不足以繼先烈欲羣臣匡輔其
所不及而專以繩愆糾謬格其非心爲言何也蓋文
武聖德無過可諫故言承弼者主承順而帶匡教言
之穆王思免厥愆以規過爲重故言之不同也

講此言求助於近臣也惟予一人資性不美不能勉
於爲善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賢士各盡乃心以匡
輔我之所不及我有過愆則繩而直之我有差謬則
糾而正之務要格去我非僻不正之心庶幾愆謬不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冏命

三

形君德日就使我克紹文武之遺烈而罔不欽滅再

見於今日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

句

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

后德連乃交修不逮

句

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羣僕謂祭僕隸僕
戎僕齊僕之類穆王欲伯冏正其羣僕侍御之臣以勉
進君德而交修其所不及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爲正
漢孔氏以爲太御中大夫蓋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羣
僕與此所謂正于羣僕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也
孔傳欲其教正羣僕無敢佞僞言侍御之臣無小大

親疏皆當勉汝君爲德更代修進其所不及

孔疏作大正正長也作僕官之長正於羣僕令教正
之二正義不同也羣僕雖官有大小皆近天子近人
主者多以諂佞自容今太僕教正羣僕明使教之無
敢佞僞也案周禮太馭中大夫掌馭玉輅戎僕中大
夫掌馭戎車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輅道僕上士掌馭
象輅田僕上士掌馭田輅羣僕謂此也

張氏曰公卿進見有時僕御褻近無間有時者見其
尊嚴無間者知其情性方其進見君臣之分甚嚴未
易犯其顏色及其褻近君臣之情無間故可糾其過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冏命

三

矢救過於無間之時易爲力救過於已發之後難爲

功懋德交修正侍御僕從之職也

鄒氏季友曰周禮夏官司馬祭僕掌祀祭隸僕掌

五寢掃除戎僕掌馭戎車齊僕掌馭金輅以賓

會編此專命伯冏而欲其盡旦夕承弼之道也正于

羣僕侍御內含下文慎簡之意懋乃后德一句一氣

說德指言動欽滅而言不逮即是不克於德意上所

謂不及也交者非一之意交修是欲伯冏及其僚屬

同心一力以修之也交修不逮正所以勉進其德者

包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言 陸實府曰正字有工

夫可顯斥者以法正之可默喻者以意正之本正己以正物非徒正人也不及欽不及滅則交修之有薰染工夫交文似從羣字生指大正與羣僕說故下即緊接慎簡

彙解懋乃后德虛交修不逮正其實也不逮則非德矣交修則懋乃后之德矣

拂鏡塵通節一氣說下

能解交修有眾多意率其僚屬而交相修之即是懋德處要體旦夕承弼意思

按交字以非一人言爲正意或兼非一時言乃配意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罔命

肅

也當兼太正羣僕說或謂交修只指羣僕覺偏

講此專命伯罔也然近臣雖多而太僕其長今予特命爾爲太僕正之官爾當正于羣僕及夫侍御之臣使左右前後皆得正人於以勉進乃后之德以交修其所不及焉則繩糾格非之責不虛而先烈庶乎克紹矣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實者也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悅小人也吉士君子也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任小人而惟

用君子也又按此言謹簡乃僚則成周之時凡爲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

孔傳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無實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

孔疏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此令太僕正謹慎簡選僚屬者人主所用皆由

臣下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故令太僕正慎簡僚屬也

此說可用

呂氏曰治有體統王雖急於求助苟偏擇之則叢勝矣故命一伯罔作大正使精擇其僚固不待王親擇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罔命

肅

也此爲治之體統也陸贄在唐欲使諸司長官各舉其屬亦庶幾有見於此

張氏曰其惟吉士見巧令便媚爲凶人也

會編此告以正屬之道也慎簡句虛下不用小人而惟用君子正慎簡之實也無以與其惟字相形看不

可平此所以正于羣僕侍御者也

彙解巧言令色是兩頭腦便辟側媚是形容邪巧令

處不可作六件平看巧言令色便辟側媚此八字極盡小人情狀人主所以與之易親者以此

演無字與惟字相呼喚慎簡乃正之先務未有不擇

人而能率屬者無以二句一反一正看巧令八字寫盡儉人的情狀正人不一而該以吉士者以德言即可欲之謂善是也否德則凶矣

按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不分只作一人看凶人不一而大率皆如此也正人亦不一而總之爲吉士

請此正示以正僕之要也然正之道在於爲官擇人爾必致慎簡擇於乃之僚案毋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之人濫收而引用之其惟守正不阿之吉士而後可焉所謂慎簡者如此

僕臣正請厥后克正句僕臣諛讀厥后自聖句后德讀惟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四命

素

臣句不德讀惟臣句

自聖自以爲聖也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此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爲昏爲虐爲侈爲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爲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

孔傳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諛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

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

會編此承上而言僕臣所係之重以見不可不慎簡乃僚之意也克正自聖與后德不德俱指言動而言正即吉士諛即巧言令色便辟側媚者皆從僕正所簡來正則承弼有人故君克正諛則繩糾無人故君自聖末二句即申上說言君德之修廢係僕臣之賢否如此此所以必當慎簡乃僚而不可忽也 陸賈府曰形容君心難正易邪一連說羣僕皆吉士則厥后始克正若諛厥后便自聖了 董思白曰后德惟臣二句作申言就緩了蓋全是此二句說僕臣關係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四命

聖

甚重須著力二惟字

彙解僕臣即上所謂前後左右之臣亦即下所謂耳目之官無一時不相親狎其轉移最易故正則后克正克正中繩糾格心皆在不曰邪則后邪而曰諛則自聖最有意義凡人自知其非雖所行不正猶可引之歸正傲然自聖真是無可救藥諛者本非也而飾以爲是本邪也而文以爲正初聞或亦未信久久情迷意溺遂言昧目黑白倒置連自家亦真以爲聖矣紂拒諫飾非肆其惡而亡天下使自見已過則何敗亡之有故自聖爲害最深而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則

貢諛之人也

聽月后德二句須重不德邊以起下節

講此承上言見不可不慎簡也汝亦知僕臣所係之重乎僕臣得吉士而正則繩糾有人其君言動無不克正矣僕臣用佞諛小人而不正則繩糾無人其君自以為聖而言動多妄矣以是觀之君之正而有德惟在僕臣之正君之自聖而不德惟在僕臣之諛乃僚可不慎簡乎

爾無昵于儉人句充頓耳目之官句迪上頓以非先王之典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四命

秉

汝無比近小人充我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典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

孔傳汝無親近於儉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先王之法

釋文儉利口也道導也

會編此申戒其用小人以儆其不能慎簡之失也儉人即巧言令色便辟側媚者耳目之官即侍御僕從先王之典即罔有不欽罔有不滅之成法也非先王之典猶云非先王之法言非先王之法行不可作非

毀字看通節一直說下重無昵二字無昵儉人則當

用吉士可知所以欲其慎簡也 蔣同春曰不能慎簡僚屬而至於用小人者或有所昵之也故戒其無昵儉人典即先王之典章也 無昵實下只是一句 昵不必朋比其人苟吾示包荒而不遽絕或彼飾偽行而不及察皆是昵則有戀而不能割之意上之耳目皆此輩之所盤據也盤據於耳目即壅蔽其聰明迪不必廣侈其欲苟勵志方新而從旁導諛或初心稍變而匡直未至皆是

按耳目之官人君耳目所寄也充字作備字看 非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四命

秉

先王之典五字連知何是先王之典如何非先王之典又如何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此句煞有層折

講此申戒其用小人以儆其不能慎簡之失也僕臣之諛乃儉人也爾慎無昵于儉邪小人徇私引用使之充備耳目侍從之職炫惑聰明導迪君上以非祖宗之舊法而使君上為之此汝之所當深戒者也

非人其言句惟貨其言句若時頓瘵厥官句惟爾頓大弗

克頓厥辟句惟頓汝辜句

戒其以貨賄任羣僕也言不於其人之善而惟以貨賄為善則是曠厥官汝大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

孔傳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財配其吉良以求入於僕侍之臣汝當清審若用是行貨之人則病其宜職用行貨之人則惟汝大不能敬其君惟我則亦以此罪汝言不忠也

呂氏曰後世近習更相表裏鮮不以利合捨人才而論貨賄近習之通弊也自盤庚總貨賄之戒至此復見之成湯文武之隆未數數以貨防其臣也其商周之衰乎

陳氏經曰穆王於此及呂刑皆言貨亦可見其風化之漸衰矣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四命

罕

會編此承上節而言儉人之進多由貨賄故特戒之以絕其昵近儉人之根本也瘝厥官就羣僕說爾大弗克指伯囙言以人事君敬之大者任用非人而使至於囙官則是太不能敬君矣陸實府曰人臣以人事君必吉士可以效其恭願吉士之持心也嚴則其於宦情必淡苟謂淡者之非吉也則納貨之夫將以濃而見密矣穆王既知伯囙之賢而任之豈疑其賄貨蓋奸諛進身百計惟錢神最甚伯囙雖操進退之權安能不寄耳目於人但使儉人得資緣以惑伯囙即不親為貨亦同伯囙貨之也

宙合人之昵多由貨賄苟爾所任以為吉者不以人而以貨則其所任之人必不能糾繩格心而瘝厥官矣以汚入者必不以清出以利始者必不以義終吾之命汝慎簡謂何是大不敬其君也據法定罪亦何得宥爾哉總是戒其勿用小人無二意

彙解此承上節而言儉人之進未有不由於貨賄者故特戒之以絕昵儉人之根也吉即吉士之吉瘝厥官指伯囙說非指羣僕言汝之用羣僕也苟不以其人為吉而惟以貨賄為吉則是不能正於羣僕而曠其大正之官夫以人事君乃敬之大者任用非人而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四命

罕

至於瘝官是不能敬其君正屬之命矣孤負委託我當治爾之罪不輕貸也可不戒哉彙解瘝官就所進羣僕說玩注意或即指伯囙亦可按其吉其字倒看方明蓋云其所謂吉士者非以其人而惟以貨也時訓是若時則瘝厥官矣瘝官詔囙說覺順而作羣僕者頗多請此戒其以賄任羣僕也然儉人之進未有不由於貨賄者使爾今簡用不以人之善為吉而惟以貨賄營進者為吉而登用之若是則所進之人必不能繩愆糾謬匡弼之職遂曠廢而不舉矣夫以人事君乃

敬之大我方命爾以慎簡而爾反引用匪人以孤負我託是爾大不能敬其君惟我將加汝以不敬之罪而肯輕宥之哉爾宜知所戒矣

王曰嗚呼句欽哉句永弼乃后于彝憲句

彝憲常法也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道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

孔傳歎而勅之使敬用所言當長輔汝君於常法此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冏命

聖

穆王庶幾欲蹈行常法

王氏曰近習之臣不慮其不能將順而莫之承惟患其不能正救而莫之弼故在先王則稱其承弼在己則責之以承弼而不及於承焉

會編此總一篇之意而申戒之以致深長之望也欽哉一氣說下與虞書欽哉惟時亮天工口氣相似永者且夕有常之意彝憲亦指言動而言與先王之典一般永弼內包慎簡乃像而不以貨賄昵儉人意弼乃后于彝憲則后德已懋有克紹先烈之美厥德可免無怵惕惟厲之虞矣此節須括一篇意看 董思

白曰看弼字穆王惟自謙無善之可承但要弼其失耳所謂匡不及修不逮也又著一永字者弼於一時或能強弼於不替乃爲難也弼字永字須則盡

宙合彝憲指一身法度言 重欽字人情久而易弛雖得正人久之亦易玩况僕御之間猶難於不弛須時時防閑日日規正乃可成功

彙解須提起彝憲後方一談講下如云出入起居之欽發號施令之戒先王之彝憲也爾必兢兢業敬職擇屬承辟終始一致永救正汝君使之不悖乎彝憲行必欽言必戒以克紹先烈可焉如是則懋德之功可

書經詳說

卷七十三

周書冏命

聖

配先王咸休之化收於萬邦而予中夜以興之憂可免矣

講此總結而申戒勅之也王曰嗚呼汝爲近臣之長當兢兢業業操存此心以正屬簡僚永弼乃后言動之失使合先王之常法不以久而或替可也

彙解冏命非始於穆王則公作立政歎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其定六典幕次酒漿之選皆領於太宰此所謂政佑後人者也漢初供事禁閭猶悉用士人東漢後此意盡失親近燕私不用士流既非士流彼舍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將安事哉欲無儉人盡壞君德難

矣程子論經筵曰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
宦官宮妾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業成就使周
公之典行則豈但親士大夫之時多而已哉 欲僕
臣皆正其事在立政其本在無逸

周書四命

書經詳說卷七十三

書經詳說卷七十四

牟陽冉覲祖輯撰

呂刑

呂侯爲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錄爲篇
今文古文皆有 按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
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
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
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
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
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
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
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
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蓋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
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又按書
傳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呂
後爲甫歟

孔傳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

孔疏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爲甫刑曰故傳解
之詩大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

爲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爲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爲甫鄭語史伯之言幽王之時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史伯論四嶽治水其齊許申呂是其後也因上申呂之文而云申呂雖衰呂卽甫也

朱子曰呂刑一篇如何穆王說得散漫直從苗民蚩尤爲始作亂道起若說道都是古人元文如何出於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二

孔氏者多分明易曉出於伏生者都難理會 問贖刑所以寬鞭扑之刑則呂刑之贖刑如何曰呂刑蓋非先王之法也故程子有一策問云商之盤庚周之呂刑聖人載之於書其取之乎抑將垂戒後世乎蔡仲默論五刑不贖之意曰是穆王方有贖法嘗見蕭望之言古不贖刑某甚疑之後來方省得贖刑不是古因取望之傳看畢曰說得也無引證 問鄭敷文所謂甫刑之意是否曰便是他們都不去攷那贖刑如古之金作贖刑只是刑之輕者如流宥五刑之屬皆是流竄但有鞭作官刑扑作教刑便是法之輕

者故贖想見那穆王胡做到那晚年無錢使後撰出那般法來聖人也是志法之變處但是他其中論不可輕於用刑之類也有許多好說話不可不知林氏曰呂與甫猶判與楚殷與商

王氏炎曰此書穆王之言而名呂刑者呂侯爲王司寇言於王王命之參定刑書乃推作刑之意以訓四方司政典刑者故以呂刑名之

彭氏曰篇內言德言中不一而足者豈非制刑必本於德用刑必合於中德中二字實爲此篇之綱領會編此篇呂侯承王命訓刑首節是其本序下分五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三

段若古至厥世十一節爲一段先敘苗舜之事而勉典獄者鑒懲之乃統告諸侯也嗚呼念之哉節爲一段詳勤刑之功效乃專告同姓也有邦至兩刑七節爲一段總告有邦有土用刑之綱領節目嗚呼敬之哉節爲一段總告典獄者敬刑之事末節則又詔來世諸侯監于祥刑也

集解鄒季友曰古者刑清律簡至周而律令益繁穆王哀民之易麗於法也故五刑之疑各以贖論觀其訖貨惟富之戒必非爲斂民財作也刑之可疑者則赦其罪而罰其金乃哀矜敬慎之至非謂罪皆可贖

臨川吳氏曰呂侯爲王司寇更定贖刑新制具載刑書因諸侯來朝王使呂侯以書之意告命諸侯也穆王嗣位時年已五十享國百年蓋在位五十年之後也詰治也揆度作爲刑書以詰治四方也

會編此史臣先敘訓刑之由呂命者呂侯受穆王之命而訓刑也王享國以下是推其由一且說蓋由其耄荒故度以己意作爲贖刑以治四方而斂天下之財也 洪南池曰穆王敬刑之至故雖耄荒之年而猶及於訓刑度者度時勢所宜也 宙合此節傳有二解依後耄字爲句荒度帶下更得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六

呂侯受命故曰呂命百年以壽算言非卽位之紀年也荒度者上溯炎虞下及來世荒遠而徧度之也刑以贖言意在詰亂而以罰贖寬之猶漢文帝改肉刑之旨篇中楚痛慘怛屢形於言悔心可見然好小仁而墜弱政亦周德之衰歟夫子節取云爾若以爲斂財之術則刪書何以錄哉

講此史臣先敘訓刑之由也昔呂侯受穆王之命以訓刑然刑何爲而訓惟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迹徧於天下財匱民窮無以爲計故當耄荒忽之時度以己意作爲贖刑以治四方使四方有罪者皆出贖

以濟國用不足也

王曰句若古有訓句耄荒頓惟始作亂句延及于平民句

罔不寇賊句鴟義句鵩義句奪攘矯虔句

言鴟荒之世渾厚敦龐耄荒始開暴亂之端驅扇羣衆延及平民無不爲寇爲賊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爲義矯虔者矯詐虔劉也

孔傳九黎之君號曰蚩尤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爲鴟梟之義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甚釋文蚩尤馬云少昊之末九黎君名鴟梟惡鳥馬云鴟輕也義本亦作誼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七

孔疏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虐莫能伐之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如本紀之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君也應劭云蚩尤古天子鄭云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說不同未知蚩尤是何人也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昭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爲蚩尤要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國語九黎在

少昊之末二者不得同也九黎之文惟出楚語孔以蚩尤爲九黎下傳又云蚩尤黃帝所滅言黃帝所滅則與史記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爲此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尚在故下至少昊之末更復作亂若其不然孔意不可知也鄭玄云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其意以蚩尤當炎帝之末九黎當少昊之末九黎學蚩尤九黎非蚩尤也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言攻殺人以求財也鳴梟食殘之鳥詩云爲梟爲鴟梟是鴟類鄭玄云盜賊狀如鴟梟抄掠良善劫奪人物傳言鴟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八

梟之義如鄭說也釋詁云虔固也若固有之言取得人物如己自有也

會編此下皆呂侯傳王命以訓刑之辭自此至配享在下詳苗民用刑之過及帝舜用刑之善皆所謂古訓也此節專起下苗民而言不重蚩尤上始字重看注鴻荒二句正發始字意作亂卽是寇賊姦究罔不以下指平民而言鳴義二字是形容寇賊情狀以鳴張爲義而入於姦尤以奪攘劫掠爲事而至於矯虔此平民寇賊之惡而實蚩尤暴亂爲之始也則夫承蚩尤之後者安得不爲暴虐乎王方麓曰若者發

詒辭古有訓者古有訓記言其事也言昔炎帝之末有九黎之君號蚩尤者惟始作亂惡化相染延及於平民無不寇賊寇爲攻剽賊爲殺人在外謂姦在內謂究妄託上命而堅固爲邪惡曰矯虔以鳴張爲義曰鳴義鄭玄曰盜賊狀如鴟梟鴟是陰類晝伏伺物而動得時則張情狀異他鳥以比盜賊最善名狀也拂鏡塵此節喚起苗民見平民暴亂之端爲苗民虐刑之地非以蚩尤起苗民也古訓自蚩尤至配享在下皆是訓謂古人所垂法戒之事也從蚩尤說起及苗濫刑之失因言有虞德刑爲一而重贊之勉諸侯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九

以所當監懲重有虞善用刑上

講此呂侯傳王命訓刑而溯其由於上古也王曰若古有遺訓鴻荒之世渾厚敦龐民無不善惟蚩尤爲始作亂而延及于平民無不爲寇爲賊而以鳴張跋扈爲義外爲奸而內爲宄以劫奪攘竊爲事而至於矯詐虔劉此平民之惡實蚩尤所化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句惟作五虐之刑讀曰法句殺戮無辜句爰始淫爲劓剕桻句越茲麗刑并制句罔差有辭句

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名

之曰法以殺戮無罪於是始過爲剗鼻則耳極竅黥面之法於麗法者必刑之并治無罪不復以曲直之辭爲差別皆刑之也

孔傳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爲五虐之刑自謂得法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三苗之主頑凶若民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爲截人耳鼻極陰黥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苗民於此施刑并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言淫濫

孔疏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是異世而同惡也鄭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十

玄以爲苗民卽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爲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孔惟言異世同惡不言三苗是蚩尤之子孫韋昭云三苗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三苗之主實國君也頑凶若民故謂之苗民桀陰卽宮刑也黥面卽鑿刑也康誥周公戒康叔云無或剗則人卽周世有剗則之刑非苗民別造此刑也以加無辜故曰五虐鄭玄云剗斷耳鼻截鼻極陰謂桀破陰黥謂羈縻人面苗民

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皋陶之爲鄭意蓋謂截耳截鼻多截之極陰苦於去勢黥面甚於墨額孔意或亦然也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民斷獄並皆罪之無差簡有直辭者言濫及無罪者也

新安陳氏曰蚩尤苗民前後隔遠不必以九黎混雜言之二孔鄭氏之說皆未敢信又按呂氏謂古未有五刑自苗民制之然後聖人始不得已而用之非也舜典稱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下文方及誅四凶三苗居一焉蓋五刑其來久矣豈有苗民始作五刑舜乃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十一

效尤用之之理鄭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傳猶譏之孰謂舜以三苗虐威而竄其身乃效其虐威而用其法乎曰作五虐之刑曰淫爲剗則極黥曰虐與淫可見非卽古之五刑必又暴虐淫過用之或如紂之炮烙剖心孫皓之鑿人目剗人面之類耳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帝王二千年相承莫之能改而謂始於苗民乎使果創始於苗民穆王方諄諄以苗民爲戒乃遵用其法乎不然必矣

臨川吳氏曰苗民三苗之君也蠻獠之處擅自長雄雖君其國非受天子命而爲諸侯也其實一民而已

五虐之刑比舊五刑更加酷虐也曰法非法而謂之法也殺戮大辟也剕則皆剕辟不言刑辟者包於剕宮或曰則字誤爲則也椽宮辟黥墨辟并制一并制之不分輕重也有辭無罪者也凡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改作五虐之刑爲法大辟既施於無罪而又過爲四者深刻之刑凡麗於刑不分輕重而并其制無復情別其無罪而有辭者

會編此言苗民承蚩尤之暴而制刑以虐民也弗用靈是不以德化民制以刑是惟以刑虐民惟作五虐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三

二句是弗用靈二句之實而爰始三句又惟作二句之實也始淫二字重看五刑惟古有之而虐刑以逞則自苗民始也剕則椽黥包大辟在內正是五虐之刑越茲二字指刑差是擇罔差是不分輕重言虐刑既立有犯必刑未嘗察於獄辭而有所開釋正是殺戮無辜也有苗虐刑峻罰流毒如此其視寇賊奸宄之貽害爲尤甚矣 洪南池曰五虐者用五刑而虐爲之不必常刑之外別有五也 王宇泰曰民蓋古者上下之通稱孔氏謂頑凶若民非也 彙解曰法言以爲國之常法見其決意行之而不知

慘改也殺戮剕則椽黥古之所有惟殺戮無辜淫爲剕則椽黥這纔是五樣虐刑這是苗民所作 越於也茲是也於是附麗於刑者乃并無罪而制之罔差別其有辭者矣并字罔差字相叫應剕則椽黥與殺戮對并制罔差與無辜對淫爲二字是過渡字眼并制不是宜剕者制之以則宜椽者制之以黥蓋犯在本科者即不分誤犯故犯惟知加之以法而曾不原之以情也

拂鏡塵制以刑二句制刑也殺戮句用刑也下只承上說去 爰始淫爲不言大辟可見大辟仍從古所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三

有而四刑乃有苗創立者也

按此節諸講頗雜亂或謂五虐是五刑而加虐下文剕則椽黥在五虐之外然五刑內有剕宮豈得謂之在外乎或又謂殺戮是大辟與剕則椽黥爲五虐而語氣亦不甚合看來古人不甚拘但言剕則椽黥以見五虐之概耳

講此言苗民因亂而用虐刑也蚩尤始亂延及平民如此有苗民者不用善以爲化民之本而惟制刑以立威惟作五等酷虐之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辜於是始過爲剕鼻則耳椽黥黥面之法但有人附麗於

此刑者必牽連銀鍊成獄而并制乎無罪之人不復分別其中之有辭者矣

民與晉漸讀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句虐威
庶戮讀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
刑發聞頓惟腥句

泯泯昏也焚焚亂也民相漸染為昏為亂無復誠信相與反覆詛盟而已虐政作威眾被戮者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呂氏曰形於聲嗟窮之反也動於氣臭惡之熟也馨香陽也腥穢陰也故德為馨香而刑發腥穢也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西

孔疏泯泯相似之意焚焚擾攘之狀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亂世之民多相盟詛既無信義必背違之傳疏以中為當以覆為背以方為方方德字屬下句並與蔡傳異故不全錄陳氏曰罔中于信無中心出於誠信者信不由中也無馨香之德而發聞者惟腥穢之虐刑觀二始字見豈尤為作亂之始而苗民為淫刑之始會編此言苗民之惡及於民而聞於天也苗淫刑以殘民昏亂極矣故民起而化之為昏為亂也罔中二句即泯泯焚焚之實蓋治世公道昭明人皆以信為主無詛盟之事三苗暴虐善惡不分民皆昏亂無復

由中之信但以詛盟誓為信耳此其惡之染於民也虐威以下則是升聞於天惟及於民所以聞於天也弗用靈故罔有馨香制以刑故惟有腥穢承上來用刑既暴故下染於民而上聞於天也詛者背相呪也盟者面相惡也亂世之人多相詛盟皆刑政不平曲直不明故也

彙解民與之民指在下之民說與監民民字不同以上是染惡之民庶戮又是無辜之民告字正起發聞字

聽月民與八字為一句泯泯而昏不知善之當為惡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五

之當去焚焚而亂善當為而不為惡當去而不去按虐威庶戮似虐威二字自為一句或云虐威所及之庶戮則四字可以連讀方只是方將之方講此言苗民惡及於民而聞於天也有苗淫刑肆虐善惡不分如此是以當時之民亦皆聞風興起相與漸染成習泯泯然昏迷焚焚然擾亂凡百事為不復有中心出於誠信者惟反覆為詛呪盟誓相欺詐已耳一時被其虐政作威陷於刑戮之眾方心口差怨告無罪於上天上天俯視苗民無有馨香之德而其所發聞者惟是刑戮之腥穢而已有苗之惡不既

上通於天也乎

皇帝頌哀矜庶戮之不辜句報虐以威句遏絕苗民句無世在下句

皇帝舜也以書考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皋陶皆舜之事報苗之虐以我之威絕滅也謂竄與分北之類遏絕之使無繼世在下國

孔傳皇帝帝堯也哀矜眾被戮者之不辜乃報為虐者以威誅遏絕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也皇帝當依集傳舜說

孔疏此滅苗民在堯之初興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而堯之末年又有竄三苗者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宋

賢者此為五虐之君自無世位在下其改立者復得在朝但此族數生凶德故歷代每被誅耳

會編此言苗民淫刑之禍以示用刑者當知所戒也不重舜上首句須承上先點天矜於民意報虐以威正奉行天威也遏絕二句言竄徙分北使不得復享其國正報虐以威之實也王方麓曰彼以虐施此以威報為民而報

彙解下字從上節告無辜于上上字生來
宙合謂之報者為無辜者報冤也三苗世有其國舜竄三苗而分北其黨不復置君則無復有世其國

者矣

按皇帝二字始見於此史謂秦始皇始為此稱豈其未考於書而然歟

講此言苗民淫刑得禍也然天矜於民有苗淫刑肆虐民之可哀甚矣帝舜承天之意哀矜眾被戮者之無罪乃大彰殺伐之威以報有苗虐民之罪或竄徙或分北遏絕其世使無得相繼在下國以貽民害焉苗民淫刑而得禍如此此非用刑者之所當戒乎

乃命重黎句絕天地通句罔有降格句羣后之逮在下句明明棗常句鯀鯀無蓋句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七

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義黎即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為善得福為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則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操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與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翫蒿妖誕之說舉皆屏息羣后及在下之羣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鯀鯀之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自伸者也

按國語曰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家爲巫史民墳齊盟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

孔傳重卽義黎卽和堯命義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爲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繇寡得所無有掩蓋

孔疏楚語云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十六

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爲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彼言主說此事而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卽所謂育重黎之後使典之也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司天屬神司地屬民令神與天在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之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災厲不生經言民神分別之

意故言罔有降格言天神無有降至於地者謂神不干民孔因互文云地民不有上至於天者言民不干神也乃總之云明不相干卽是民神不雜也地民或作地祇學者多聞神祇又民字似祇因妄改使謬耳蘇氏曰自苗民瀆於詛盟人神相亂號之亡也有神降於莘卽此類也

張氏曰傳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三苗之俗以詛盟爲事是聽命於神也姦人每假神以作亂如漢末張角謀叛一日同起者三十六萬張魯起兵亦以五斗米首過於神以誘人皆是也絕地天通罔有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十九

降格者絕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格在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於在地之民龜山楊氏曰揚雄云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義近重和近黎義和非重黎也近之而已重黎司天地之官也羲和掌日時之官也春夏陽也故義近重秋冬陰也故和近黎

呂氏曰治世神怪所以不興者只爲善惡分明自然不求之神亂世善惡不明自然專言神怪言鬼言命新安陳氏曰此非專重黎之力亦由朝之羣后及在下之眾臣明顯明之理使人不惑於茫昧之說輔經

常之道使人不撓於妖怪之習雖窮民亦無蔽蓋而不得自伸者民心坦然無疑而不復求之於神此重黎所以得舉其職也蓋人惟昧正理悖常道而後惑神怪亂祀典明明棐常乃絕地天通之本也又按北正黎或作火正黎北字與火字相似又黎以北正兼火正黎卽祝融也所以祕注楊子云北正黎也北正對南正爲是

會編此下六節皆言舜禋刑之善以爲用刑之法此節言舜於除虐之後而以正人心爲急也絕地天通者正人心之具棐常者正人心之本要輕重看地天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三

非以地爲祗天爲神乃注中尊卑上下各有分限意蓋地天實包神祗在內祭各有分非可通行如天子然後祭天地是祭天不得通行也諸侯然後祭山川是祭地不得通行也與凡在地之祗在天之神皆然苗民反覆詛盟祭非其鬼於地天之祭通行混亂久矣故禁絕其地天通行之祭使不得越幽明之分而瀆神祗之祀也司天屬神司地屬祗之說注在圈外不可泥降格如降災降祥洋洋格思之說乃妖誕以惑民者也罔有降格者祀典既正則人無微求鬼神之心而降格之說自然屏息也如是則人心庶乎可

正矣然常道未明則民情不伸雖欲正瀆祀以息邪說有不可得者故又以輔常道爲本也常道實對怪誕而言明明者精白一心公好公惡之謂輔之云者率常道則保安之戾常道則懲治之使人皆由之而不違也繇寡句只承棐常來繇寡舉其至微而言包凡民在內無蓋者公道大明賞罰咸當無有爲善者不得自伸而蔽抑在下以得禍者也言善必得福則惡必得禍可知至是則民曉然知禍福所由不復有無所控訴而聽命於神者矣所謂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所以爲正人心之本也通節修祀典輔常道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三

二事要見得本末輕重意

彙解觀時說及小注則絕地天通有兩說前說主呂氏而後說主國語也細玩傳意蓋爲呂氏之說尙未分析地天明白故復引國語以訓天地二字則傳所主在後一說矣降格如神降於莘之類曰罔有降格則前此豈真有降格哉亦曰人爲之耳迨聖人使重黎絕其通正其位而遂無降格則可見其本無矣通節以正人心爲主卻重在棐常邊要得本末先後意不可平

由合重黎以司天地爲職一切禁斷淫祠傳云修明

天子諸侯祀典則秩宗之職重黎未必兼伯夷也墨
臣裴常亦承皇帝德意而然又進重黎一步明明就
心說常以倫理言曰裴者順乎此者有勸悖乎此者
有懲在禮樂刑政上見與經正民興不同歸寡無蓋
纔完裴常之能事通節對苗民言重在撥亂若正人
心工夫自有伯夷降典在與常說

聽月裴常者輔翼斯民使率盡乎典常之理也

拂鏡塵裴常裴粹一訓常道一訓常性似有淺深何
故以前對罔中之民故說道道即禮樂刑政之類也
後從勤德之民遂說性性即天降民受之中矣故淺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深有別

集解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者絕在地之民使人不得
以妖術格在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
字以降於在地之民是以地爲民天爲神矣日記云
不曰絕天地通而曰絕地天通者地民也天神也神
本無通於民興之常自於下故曰絕地天通此主張
說存以備參此說大異

按絕地天通指祀典說乃通行之通非感通之通地
天猶言天地不必作意因民惑於鬼神降格之說故
僭祭天神地祇絕淫祀使不得通行則無復有降格

之說矣 降格只是感格而降福之意 明明裴常

只是一事大全謂明其顯明之理可不用

講此言舜之正人心也三苗時凡民無辜得罪無所
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人心不正舜乃命重氏
黎氏修明祀典禁絕地天通行之祭小民不得通行
祀典既正而人無邀求鬼神之心而假鬼神降格之
說者舉皆屏息焉然常道不明又人心所由不正乃
當時羣后及在下之羣臣皆精白一心以輔助常道
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有蓋蔽
冤抑而不得自伸者也尙何求於神哉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皇帝清問下民句鰥寡有辭于苗句德威惟畏句德明惟
明句

清問虛心而問也有辭聲苗之過也苗以虐爲威以祭
爲明帝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畏以德明而天下
無不明也

按孔傳以皇帝清問下民爲帝堯詳問民患又以德
威爲行威德明爲明賢與蔡傳異

會編上是承苗之亂而正人心此是反苗之道以除
民害皆一時事無甚先後清問者通問民情利病而
欲反其不便之意非專問苗之罪也有辭內正用以

虐以察二意德威二句重在反苗之道上說自德施於政令以防閑斯民者曰德威是臨御寬簡不事威虐之意自德施於教化以啓迪斯民者曰德明是達哲文明不假伺察之意須貼反苗上看惟畏者肅然力於爲善決於去惡而不敢踰越之謂如不犯有司罔干予正是也惟明者曉然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而無有昏惑之謂如百姓協中四方風動是也民以德而畏則無所謂虐虐威庶戮方告無辜者矣民以德而明則無所謂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者矣與上無蓋平看德威斷不可就刑言蓋此是舜以德運治於上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五

卽後穆穆在上者也 來路然曰清問是要把不便於民者而反之其意不重在要得苗之罪上只重兩德字反苗虐察之道上 陸實府曰帝德原威明不因苗而後反之對苗言若與之反耳惟字有過化存神意

彙解惟畏之畏與大畏民志之畏同惟明之明與人倫明於上之明同

宜合此下四節另起上言撥亂此言政治見舜德刑合一之化

集解人但知苗民負固不服得罪於上耳以呂刑觀

又知其虐刑殘民質之禹征苗誓師之言皆爲其無道於民而爲民除害蓋未嘗爲己也

按清問孔傳作詳問釋文馬云清訊俱以清字連問字只是問之詳明意蔡傳云虛心而問是會意解耳時請遂將清字截斷許多議論總是葛藤 鯀寡應上鯀寡鯀寡有辭則無人不得進言可知 威明分政教只就反苗虐察大槩說勿太鋪張政教一套話說

講此言舜反苗之道以除害也皇帝又以苗民任刑而不任德被害之民其情有不得上達者乃虛心訪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五

問下民卽民中之鯀寡亦得有辭聲苗之過惡而達之於帝焉帝乃反苗之道凡施於政令以防閑其民者只是以德爲威而不以虐爲威由是天下惕然安於爲善去惡而莫不畏矣凡施於教化以開導其民者只是以德爲明而不以察爲明由是天下曉然皆知爲善去惡而莫不明矣帝之用德爲治也如此

乃命三后 讀恤功于民 伯夷 降典 折民惟刑 禹 平水土 讀主名山川 山 名 稷 降播種 農殖嘉穀 三后成功 惟殷于民 句

恤功致憂民之功也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

折民之邪妄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
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生
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吳氏曰二典不載有
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愚意皋陶未爲刑官之時豈伯
夷實兼之歟下文又言伯夷播刑之迪不應如此謬誤

孔傳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洪水山川無
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所以堯
命三君憂功於民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
教備衣食足

孔疏降下也從上而下於民也舜典伯夷主禮典教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主

民而斷以法卽論語所謂齊之以禮也山川與天地
並生民應先與作名但禹治水萬事改新古老既死
其名或滅故當時無名者禹皆主名之言此者以見
禹治山川爲民於此耕稼故也此三事之次當禹功
在先先治水乃得種穀民得穀食乃能行禮管子
云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是言足食足衣然
後行禮也此經先言伯夷者以民爲國之本禮是民
之所急將言制刑先言用禮刑禮相須重禮故先言
之也

夏氏曰九州各有名山大川爲之主名如揚州山有

會稽川曰三江之類

臨川吳氏曰伯爵夷名猶崇伯名禹稱伯禹也稷封
於郃以有郃之君入爲稷官故稱后稷恤功以民事
爲憂也自上教下曰降內則曰降德于眾兆民伯夷
教民以禮民入於禮而不入於刑折絕斯民入刑之
路也禹爲司空治水水由地中行而土可居九州各
主有名之山川以表疆域稷降下播種之法三農得
以豐殖其嘉穀三后各成其事惟務繁盛其民之生
聚降典教之也平水土安之也降播種養之也

會編上是用德以爲治此是命臣以分治恤功者憂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主

民心之未正憂民居之未奠憂民生之未厚而命三
后以致其功也伯夷六句是承舜命而爲之者降典
折民惟刑者猶云降播天地人之三禮於民而以刑
折民之邪妄也蓋典禮之降固所以納民於正而使
不爲邪妄者然恐民或外於禮則示之刑以儆懼之
使之避刑而歸於典禮之中是所以折絕民之邪妄
者惟此刑也卽所謂伯夷播刑之迪者只就布之命
令上說未便是用刑蓋伯夷禮官折之以刑止是納
之於禮若用刑則皋陶事也主名山川者表山川以
爲一州之主卽所謂奠高山大川是也意在定民居

止上農字訓厚字降播種之法以厚聚乎嘉穀使民不艱食也成功在三后身上看典禮明則秩宗能成其功水土平則司空能成其功播種與則田正能成其功皆能分君之憂而不負其職也惟殷者民心無不正民居無不安民生無不厚道德一而風俗淳幹止靈而衣食足殷盛富庶而非若殺戮并制之時也夫三后成憂民之功則德威德明之治於此乎益顯斯民有惟殷之休則惟畏惟明之化於此乎益隆有虞輔治之臣如此即後所謂明明在下者也 前命重黎以正人心此復命伯夷者前是一時革亂之急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天

務此是虞廷致治之大法其實所以正人心者一也 洪南池曰折民惟刑者用禮以折絕民邪妄之心使不惑於妖誕惟以刑而恐懼之俾有所畏而必歸於禮也如今出告示若不遵禮必加之以刑罰意不是真去用刑主名山川即定疆域使民有所依止意 王方麓曰伯夷之典稷之播種皆曰降者自上教下曰降也 穀謂之嘉者五穀種之美者也 彛解三臣謂之后者以功而封為諸侯也古人有憂世之心先憂則功成故曰惟功 三后各掌一事皆有成功百姓莫不殷盛富庶無一人不得其所者不

似有苗時窮苦愁怨也 惟字重看

彛恤功字與成功字相照 三后成功各指一事殷字合三件看 伯夷降典宜言禮不言刑而乃曰折民惟刑可見伯夷之刑即是齊之以禮皋陶明刑宜言刑不言德而乃曰以教祗德又見皋陶之刑是即道之以德

宙合此亦德威德明所在

彛解農字傳無明訓孔傳作農畝金仁山云前此民猶雜食草木之實自稷教稼穡民始殖嘉穀矣文義甚順不必如時解作厚字看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天

按降典雖言教然不是教五典之教典以禮言與絕地天通是一路事此是正人心處亦可言教刑只是降典時以為言耳未使用刑 名山川三字連主謂各州以名山川為主非謂名主此事也 播種二字連 蔡傳厚民生厚字未是訓農字而時講皆以農為厚是依洪範解亦說得去 講此言舜命臣分治也然所以廣一人之德化者不能無藉於臣也乃命三后致憂民之功於以正民心 莫民居厚民生焉伯夷承命降布天地人之三禮折絕民之邪妄惟示以刑使知失禮則入刑以恐懼之

焉禹承命平水土分疆域隨處表其名山川以爲一
州之主焉稷承命降播種之方於以厚殖嘉穀焉三
后各爲一事各有成功民心正民居奠民生厚致民
於殷盛富庶而皆得所焉而德施其博矣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命皋陶爲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
祗德也 吳氏曰皋陶不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
官爲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
功惟殷于民皋陶不與蓋吝之也是後世非獨人臣以
刑官爲輕人君亦以爲輕矣觀舜之稱皋陶曰刑期于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三

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
惟乃之休其所繫乃如此是可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
以刑爲主故歷敘本末而歸之於皋陶之刑勢不得與
伯夷禹稷雜稱言固有賓主也

孔傳言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皋陶作士制百官
於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爲敬德

會編承上二節言舜以德化民三后敷德及民固有
以致明畏惟殷之化矣猶慮天下有悖德之民也則
命皋陶以用刑焉中者輕重取舍無過不及之謂制
字是防閑約束之意制百姓于刑之中豈徒以威民

而已正所以革其非心消其逸志而導之於祗德之
地也祗德云者爲善去惡相安於明畏之中遵道敏
德大順於惟殷之內是也正可見有虞之刑特輔其
德所不及之意 自命重黎至此歸結此節君臣以
德爲治與苗民弗用靈反制刑之中與苗民作五虐
之刑反 陸實府曰既說折民又言教德夷之刑就
是皋之刑皋之德就是夷之禮但一禁未然一禁已
然與上節平看 董思白曰不要說舜之意主於用
刑只是他本意要教民祗德非刑無以弼之故不得
已而制於刑之中耳當以教祗德爲主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三

彙解此亦蒙乃命之文來制者防閑禁制之義中者
輕重取舍無過不及之謂傳檢其心貼祗德意民惟
心無所檢而不知所畏故不敬其德而自越於禮法
之外皋陶斷以中刑乃所以檢其心而教之敬德也
拂鏡塵以字喫緊然刑不中未有能教者惟中則刑
都是教了後面許多中字本此尚未及德刑合一斷
案

按祗德卽是敬修其德非罔圖字講章添之地二字
似蛇足 下文總說此數節意須留地步
講此言命士師以輔治也舜以德化民矣三后以德

及民矣猶慮有悖德者於是命皋陶爲士師約制百姓於刑辟之中輕重取舍無過不及以檢束其非心而教以敬修其德焉

穆穆在上句明明在下句灼于四方句罔不惟德之勤句
故乃明于刑之中請率乂于民類棗彝句

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盪爲善而不能自己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率乂于民轉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三

孔疏刑者所以助教而不可專用非是身有明德則不能用刑以天下之大萬方之眾必當盡能用刑天下乃治傳疏以惟德之勤屬士師言有德乃能用刑其說大異

呂氏曰苗既遏絕而猶有辭于苗蓋苗在舜世叛服不常元惡遏絕餘孽猶存或竄或分北或徂征考之書可見當時承蚩尤之弊妖誕怪神深溺人心重黎絕地天通固區別其大分矣然蠱惑之久未易遽勝伯夷復降天地人之祀典使知天地之性鬼神之德森然各有明法向之蠱惑消蕩不留所謂折民于刑也自不知本者觀之平水播穀若所急而降典可緩

抑不知人心不正胥爲禽夷雖有土安得而居有粟安得而食伯夷降典先其本也後之知道者亦謂去神祠然後人爲善其旨微矣自伯夷之典迄皋陶之刑制度文爲之具也自穆穆在上明明在下至率乂于民棗彝精神心術之運也苟無其本則前數者不過卜祝工役農圃胥史之事耳

新安陳氏曰鰥寡得言其害於清問之下其無蓋可知表記引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繼之曰非虞帝其孰能如是乎則皇帝爲舜明矣夫舜不輕於用刑也先命重黎絕地天褻瀆之禮次首命伯夷降天地人之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三

禮又命禹除民害稷興民利夫然後始命皋陶以刑且本之以威明之德繼期民以祇德動德刑之本必主於德而刑之用必合於中德與中爲呂刑一篇之綱領繼此曰惟克天德曰以成三德曰有德惟刑無非以德爲本也曰觀于五刑之中曰中聽獄之兩辭曰罔非在中曰咸庶中正曰非德于民之中曰咸中有慶無非以中爲用也刑必合於中而後行即所以爲德以此意讀呂刑其庶幾乎

陳氏雅言曰此穆王言帝舜之世在上者君也而能有穆穆和敬之容在下者臣也而能有明明精白之

容君臣之德充積於中發見於外無遠弗屆可謂極其盛矣是以當時之民感慕於君臣盛德之容而能勤於德者此不待教之而能自勉於善畏服於士師明刑之中而能復其性者於以見帝舜之時不徒以刑治民而必以德爲化民之本初非以刑殘民而必以刑爲輔治之法傳所謂刑罰之精華者也

會編此總申上三節而言聖世本之以德而輔之以刑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穆穆明明要在想像其刑容上發揮惟帝舜之德威德明也則當時恭己於南面者皆和氣之流通而君之德容可想也故曰穆穆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三

在上惟三后之恤功成功也則當時亮采於北面者皆精白之昭著而臣之德容可想也故曰明明在下灼于四方指君臣合德而言惟德之勤指惟畏惟明惟殷說故乃二字重看謂有虞專尚德化若相忘於用刑矣而猶有不勤於德者故不得已而用刑也刑之中卽上制百姓于刑之中桀舜卽教祇德率乂于民者謂循此法以治民也輔其常性則同歸於惟德之勤矣要見得仰體穆穆之心協贊明明之治意思非恃刑以爲治也刑罰本於德化則刑與德爲一故曰刑罰之精華視苗之無有馨香而發聞惟腥者異

矣

彙解穆穆明明分明緊承上文說穆穆卽指德威德明明卽指恤功成功傳中兩容字太狹灼于四方謂四方都洞然昭灼君臣之德也言四方指四方之民罔不惟德之勤卽緊接此四方說傳卽拆開解了灼與勤德相呼應使穆穆明明之德不曉然洞悉於四方四方之民安得勤於德乎舜卽舜倫如糾之以不孝不弟之刑以驅而入孝弟卽所以桀舜也

集解重故乃以下此篇專爲刑發也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三

拂鏡塵明卽虞書明于五刑之明不必泥定民有未化恐與本文罔不二字相悖

按明明或欲照前明明桀常兼羣后說似覺多事只承上節三后爲捷故乃上集傳補出猶有未化一句上下極明近講欲融去反隔礙矣舜訓常集傳謂常性性卽是德而舜倫亦在其中

講此文總申刑以輔德之化也夫由舜之德威德明而言之則當其時遷治於上者以德運之也但見其和敬之容穆穆焉耳矣由三后之成功言之則當其時輔治於下者以德輔之也但見其精白之容明明

焉耳矣穆穆明明光輝發越昭灼于四方之際無一處之不被也君臣之德相爲輝映如是以民仰其穆穆明明者無不惟德之勤而備爲爾德之歸矣於此而猶有未化者是化外之民也刑其可已乎故乃命士師明于五刑輕重取舍之中率此以治於民輔其固有之常性使皆勤於德已爾豈殘民以逞哉

典獄 頓 **非訖于威** 句 **惟訖于富** 句 **敬忌** 句 **罔有擇言在身** 句
惟克天德 句 **自作元命** 句 **配享在下** 句
訖盡也威權勢也富賄賂也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不爲威屈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三

不爲利誘也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大公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天之辭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於與天爲一者如此

孔疏惟克天德言獄官效天爲平均大命由己而來是自爲大命鄭云大命謂延期長久也 傳疏欠明故不全錄

呂氏曰典獄不得行其公者非爲威脅則爲利誘欲

威不能屈富不能淫惟在敬忌無擇言在身而已

夏氏曰行之於身皆可言之於口不必擇而後言則汝之所爲無瑕可指矣是能與天合德如此則典獄

之官身雖在下而仰合天德如所謂配天其澤仰當天意如所謂克享天心謂之配享在下豈不信哉張氏曰穆王戒典獄諄諄以富貨言當時風俗衰微可知敬則善心生忌則惡念滅

陳氏經曰天德無私威富之事絕於外敬忌之誠存於中此無私之天德也死生壽夭之命乃天以制斯人者今典獄者德與天一則制生人之大命不在天而在人矣天能制人之大命典獄者亦能制人之大命豈非在下而與天配合乎自作元命猶言自貽哲命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三

新安陳氏曰敬忌如康誥文王之敬忌畏忌敬之一事也罔有擇言口無擇言也言行相表裏罔有擇言在身併身無擇行言矣典獄之事天實臨之非惟天實臨之吾身即天也天德克於我則天之元命自作於我配天澤享天心皆我也配享在下與苗之無世在下對典獄者欲配享在下不至如苗之無世在下何忱於富威而不加之敬忌乎念念知有天在上且知天實在吾一心中斯爲得之

陳氏雅言曰威者法所未易加富者人鮮能自克虞廷典獄之官非惟不忱於勢而心無所憚亦且不誘

於利而心無所陷此其不徇於人也敬者事無敢或
忽忌者意無敢或縱虞廷典獄之官既能察其情而
心無所慢又能慎其法而心無所易此其致勤謹於
己者也推敬畏之心以之聽獄折辭宜無一言之可
愧不待擇而出諸口者無片言之少愆備眾善而有
諸身也吾見上下之間彼此交契天此心而人此心
天此理而人此理栽培傾覆有以見天道之至公賞
善罰惡有以見人心之至公或刑或宥一出於公則
元命之作不在天而在我也自天工人代而言謂之
天作自至公無私而言謂之自作天能制人之大命

典獄者亦能制人之大命非克配在下者乎天能折
民之邪妄典獄者亦能折人之邪妄非克享在下者
乎用刑之極功至於與天爲一者如此蓋能無間於
天斯能無負於君矣穆王之言蓋欲當時典獄之官
取此以爲法也

會編此推虞廷典獄用刑之極功正以見其爲祥刑
也典獄之官卽是皋陶非訖二句是不徇乎人敬忌
是惟盡乎己一反一正相形說敬則不忽忌則不敢
以心言罔有擇言者謂行之於身者皆可示之於人
不必有所擇而後言也惟克天德緊承此句說天德

者大公至正之理典獄者能大公至正無不可以示
人是實能有是天德於身也自作二句承天德來福
善禍惡栽培傾覆上天之所以作命也典獄者德自
我立則命自我出天以大公至正而生殺於上我以
大公至正而生殺於下其位雖殊其心則一真有脗
合而無間克當而無愧者矣元命指人之生死言配
享重大公至正上自作句輕只重配享句看夫典獄
之用刑至於與天爲一者如此則所謂制刑以教祇
德率父以棐民彝者蓋與德化相後先矣 洪南池
曰敬者慎刑之至而察之必盡其心也忌者畏刑之

至而施之惟恐不當也大意言士師不爲威屈利誘
而惟盡乎敬忌之心所以行之於身者皆可示之於
人不待有所擇而後言也惟能大公至正純乎天德
無不可舉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生殺之大命雖出
於天而實自我造之是天以公正而生殺於上我以
公正而生殺於下可以配合乎天而享當之矣 姚
承庵曰典獄不畏強禦者有矣鮮有不見可欲者不
畏強禦而又不見可欲斯爲盡法之至也故下一非
字一惟字克卽立政克厥宅心克字自作元命卽君
相造命之說配享承作命來典獄者至於此所謂制

刑以教祇德率父以棐民彝一天而已矣通節重看敬忌二字

彙解罔有擇言在身是刑曰義刑殺曰義殺無可憾於獄故無不可對人言不是無口過之謂敬忌言其用刑之心也罔有擇言在身言其用刑之當也此二句不可平功夫全在敬忌上克天德於罔有擇言在身上見自作元命配享在下於克天德上見三句一串意惟克天德言如天德之公平也此節文勢如貫珠不可截典獄者不為威屈利誘而惟盡乎敬忌之心這便含大公至正純乎天德了所以行之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罕

於身者不待有所擇而無不可舉以示人是為天德在我曰訖於威富曰敬忌曰無擇言曰克天德只是一箇明于刑之中曰作元命曰配享在下則率父棐彝可知矣總是上面士師用刑輔德意

拂鏡塵曰非曰惟抑揚互證之辭勿以富重於威立說敬忌本二詠來

集解典獄泛言不指定皋陶元命傳無明訓金仁山云獄者民之司命天之所託生殺予奪上與天對此說最佳正義云斷獄平均者必壽命長久大命由已而來此是對苗民無世在下而言即屬典獄身上

說亦通時說以敬忌對非訖二句分人已實本大陳氏呂東萊云欲威不能屈富不能淫惟在敬忌無擇言在身而已此以敬忌無擇言為訖威富之本似更得主腦日記亦主此說

按訖字或作絕字看亦通然傳作盡法自佳惟克天德惟字還作趕下口氣為順元命兼生殺是舊說因欲避殺字故單言好生是新說又按敬忌二字尋常看不分明孔傳謂敬其職忌其過似亦可用講此推虞廷用刑之極功也抑虞廷典獄士師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而不為威屈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而不為利誘其用刑也惟主之以敬兢兢然戒謹於輕重之間而有所不忽將之以忌恐恐然畏懼於取舍之際而有所不敢是以輕重取舍不待有所擇於身而後可言於口將上天大公至正之德實能有之於己矣惟其能有天德則吾之宥斯人也上天福善之大命不作於天而作於我吾之辟斯人也上天禍淫之大命不作於天而作於我自我作是天以公正而生殺於止我以公正而生殺於下不有以配合之而無閒享當之而無愧乎此誠用刑者所當法也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罕

王曰句嗟句四方司政典獄句非爾句惟作天牧句今爾
何監句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句其今爾何懲句惟時苗民
匪察于獄之麗句罔擇吉人句觀于五刑之中句惟時
庶威奪貨句斷制五刑句以亂無辜句上帝不蠲句降咎
于苗句苗民無辭于罰句乃絕厥世句

司政典獄漢孔氏曰諸侯也為諸侯主刑獄而言非爾
諸侯為天牧養斯民乎為天牧民則今爾何所監懲所
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伯夷布刑以啓
迪斯民舍皋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也麗附也苗民
不察于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
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
上帝不蠲貨而降罰于苗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殄滅
之也

孔傳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為天牧民乎言任
重是汝

孔疏伯夷典禮皋陶主刑刑禮相成以為治不使視
皋陶而令視伯夷者欲其先禮而後刑道之以禮禮
不從乃刑之則刑亦伯夷之所布故令視伯夷布刑
之道而法之王肅云伯夷道之以禮齊之以刑天不
潔其所為者鄭玄云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潔故下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聖

禍誅之迪字作道字看傳疏多與蔡傳不合故不全錄
陳氏大猷曰惟吉人能慈祥哀矜察刑之中理而不
妄用察獄既不得其情任獄又不得其人是人與法
俱弊也 自古酷吏如郅都甯成嚴延年王溫舒周
興來倭臣之流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上帝
不蠲而絕厥世古今一律也

新安陳氏曰此因上章言苗民及虞廷之刑而欲典
獄者有所監懲也伯夷典禮而言播刑之迪實難強
通或謂降典以折絕民於刑是乃伯夷播刑之道未
知是否庶威奪貨蔡氏分說與上文訖威訖富相照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聖

應優於諸家不蠲不蠲貨其所為也

會編上既詳言有苗用刑之失虞廷用刑之善故此
總結之欲其以有虞為法以有苗為戒也天牧包用
刑意方切非爾惟作天牧者示以責任之重以見不
可不監懲之意下以監懲相對言之播刑之迪即前
所謂折民惟刑者蓋於降典之時布刑罰於告命以
開導斯民使知由禮則遠罪失禮則入刑而曉然知
所趨避也蓋不待用刑而先有以教祗德不待率父
而豫有以禁民彝皋陶特輔其所不及而已故曰探
本之論是伯夷能為天牧民而諸侯之所當監也苗

民匪察于獄是察獄不得其情罔擇吉人是任獄不得其人庶威奪貨反上訖於威訖於富言亂無辜即指殺戮無辜并制罔差言逼絕苗民乃舜事而曰上帝降咎者舜奉行天討者也此有苗不能爲天牧民而諸侯所當懲者也能知所監懲則天牧之責盡矣彙解四方司政與獄未見得是異姓只宜渾說不必與下同姓對 伯夷禮官也降典而折民惟刑蓋以刑戒不如禮教也皋陶刑官也制百姓於刑中以教祇德蓋以刑弼教也其事相爲先後其功相爲表裏蓋禮刑一物而伯夷皋陶亦如一人也故此處舉伯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聖

夷以兼皋陶 苗民不察于獄之麗所謂麗刑並制罔差有辭也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責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加無罪上帝不潔其所爲所謂監民罔有馨香德也降咎於苗苗民無辭於罰乃絕厥世所謂報虐以威逼絕苗民無世在下也 伯夷能爲天牧民有苗不能爲天牧民法伯夷敬忌其要也戒苗民威貨其首也 傳訓錫爲之乃錫免之錫時說與傳異 監懲二意不平略於伯夷而詳於苗丁寧以致戒耳 聽月匪察于獄詞之所麗是不問其詳與罰之相應

也此一句對罔擇二句以人法並失平看

按伯夷可該皋陶不必明補出 匪察于獄之麗即前麗刑並制意或作情與辭相麗似多一折 庶威奪貨以所用之人言不能訖於威訖於富者也或作用刑說謂庶威奪貨爲有所不當有斷制二句爲辟所不當辟亦覺不甚聯貫 通節時字俱作是字看講此承上文而示以法戒也王曰嗟爾四方司政典獄之官天生民不能以自治而以率父耄癯者付諸君君不能自治而以明刑弼教之任寄於爾則爾諸侯非爲天牧養斯民乎爲天牧民則今爾何所監所

書經詳說

卷七十四

周書呂刑

聖

當監者非伯夷乎伯夷爲禮官降典之時播布刑罰於話言之際以啓迪斯民使皆入禮而不犯刑是能爲天牧民所當監也所當懲者非有苗乎夫苗民不察于獄辭之所麗察獄不得其情又不擇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任獄不得其人惟時責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以此斷制五刑亂罰無罪之人被害者呼天稱冤故上帝不錫貨之而降罰于苗苗民無所辭其罰而絕厥世矣是不能爲天牧民所當懲也

書經詳說卷七十四終

書經詳說卷七十五

牟陽再觀祖輯撰

呂刑

王曰句嗚呼句念之哉句伯父讀伯兄讀仲叔讀季弟讀
 幼子讀童孫讀皆聽朕言句庶有格命句今爾讀罔不由句
 慰曰讀勤爾讀罔或戒句不勤句天齊于民讀俾我句一日句
 非終讀惟終讀在人句爾尚敬逆天命讀以奉我句一人句
 雖畏讀勿畏句雖休讀勿休句惟敬讀五刑讀以成句三德句
 一人有慶句兆民賴之句其寧惟承句

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參錯訛鞠極天下之勞者莫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若獄苟有毫髮忘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由慰
 日勤者爾所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故職舉而刑當
 也爾罔或戒不勤者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者也苟
 頃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而已施者亦無及
 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以或戒也哉且刑獄非所
 恃以為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為一日之用而已
 非終即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即康
 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非我得
 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畏
 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為辟爾惟勿辟

我雖以為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
 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
 不替矣

孔傳念以伯夷為法苗民為戒皆王同姓有父兄弟
 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少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
 殊也聽從我言庶幾有至命多與蔡傳不合
 孔疏格訓至也謂至善之命鄭玄云格登也登命謂
 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考上天授人為主是下天
 命也諸侯上輔天子是逆天命也言與天意相違逆
 也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二

呂氏曰慰者非得其情而喜蓋以不弛其職自慰也
 罔或戒者必當情而後戒雖曰追悔方其情時刑必
 有失其平者矣
 夏氏曰於五刑所當重者重無愧於三德之剛而剛
 不至於太苛所當輕者輕無愧於三德之柔而柔不
 至於太縱介輕重之間者無愧於三德之正直而正
 直不至於偏倚如是則足以敬逆天命矣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刑出於天天俾之我故望爾遵
 天命以奉我所以承天者勤也敬也能動能敬則刑
 非刑也德也刑非刑也福也可不念哉

陳氏雅言曰今爾所以自慰者罔不由於能勤而不可或戒於不勤蓋勤可也不勤不可也戒勤固善也戒不勤不善也然所以可勤而不可戒不勤者誠以刑罰之原天以齊民而俾我有一日之用也非終惟終而在人無一定之罪也蓋刑不出於我而出於天刑不在我而在於人爾同姓諸侯均有一日掌刑之責知上天之心惟在於以刑齊民則庶能敬逆之而不違知我一人之心惟在於以刑齊民則必當有以奉承之而不慢敬者勤之本勤者敬之發惟其用心也敬故其臨事也勤辟宥不可以徇君之命敬刑惟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三

當以成民之德刑之用無不敬則民之德無不成民之德無不成則民之亂無不齊矣由是君受其福民蒙其惠福之至於永久安寧而不替又豈非勤敬之效乎穆王言此蓋勉諸侯之同姓者以勤敬爲用刑之道也

成德以民言是另一說

會編上統告諸侯此專告同姓也伯父伯兄仲叔是尊於己者季弟幼子童孫是卑於己者言與命一般自上所訓故曰言自下所受故曰命謂之格命者言有至理見當念聽之意下文正格命也通節以勤字爲主今爾二句正勉其勤天齊三句推當勤之由爾

尙六句示用勤之道一人三句著能勤之效也由慰與罔或戒相形看蓋勤則無失而心安不勤則雖戒而無及爾當以勤自慰不當至於不勤而後戒也或字猶言萬一意二句一直說總是欲其常無不勤而已天齊二句是原出於天而非我之所可專非終句是罪因乎人而非我之所得專兩平中有串意天命卽俾我一日之命逆字有迎合之意承天治民者予一人之心爾當敬迎上天之命以奉順我一人可也雖畏二句正逆天奉君之實勿畏著非終一邊勿休著惟終一邊敬字卽勤字成三德者辟所當辟宥所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四

當宥以成剛柔之德辟宥不用與民相安於無事之天以成正直之德也不徇君以用刑惟敬刑以成德一戒一勉相形看正是敬迎上天制刑之命以順其君敬天之心者也長我王國而從欲以治是君有慶不犯非辜而胥匡以生是民有賴君慶民賴便是安寧惟永者安寧之福及於無窮也未繳諸侯不可不勤以足聽我格命之意謂之勿者務求其當惟字緊承勿字三德之爲用以剛柔佐正直若只辟所當辟宥所當宥何以爲德惟借辟宥之剛柔使天下盡出於刑而歸之正直所謂成也以字有力聖世因

德制刑後世以刑成德合剛柔正直爲三不可分
彙解今爾二句欲其勤以自慰不欲其怠以自悔妙
在慰字戒字罔不罔或字亦不可脫 凡獄詳審固
須多時而決斷只在一旦這一旦就是齊民處就是
天意所在故曰天齊於民俾我一日 天齊至在人
不必兩平亦不可以非終句爲天齊二句之實只宜
相連下言刑出於天如此則一辟一宥豈可以己意
參之惟視夫人之所犯耳

宙合專告同姓者周道親親故於王族特加詳焉仲
叔季三平皆弟行也通節以勤爲主兩箇敬字皆勤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五

之心事也自寬於心之謂慰以無可奈何之事而藉
日日之勤以自解釋但求無憾非使快心也職舉刑
常較隔一層勤曰日勤則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以
求生道無非勤之之日矣戒生於不勤不勤後戒其
以人爲嘗試不既多乎天齊至在人推原其故爾尙
敬逆以下又舉其實而期之齊如齊之以刑之齊俾
我我字指君言一日是指斷刑之日言此日所係之
重非可暫不可常之說非終惟終見康誥殺宥在人
不在我則用刑之一日非我所得專主可知串看勿
以天人平對天命卽俾我在人之命逆有承答應奉

我一人者敬天卽所以奉君也若徇君則反以違天
矣故以勿畏勿休惕之畏主辟休主宥成三德以君
道言剛柔正直人君所以又天下者敬刑以成君德
臣之事也有慶承三德來賴之者賴其刑期無刑也
寧兼君民相安在內宗臣與國同休故以寧永期之
彙解自上所訓曰言自下所受曰命一也 慰者無
所憾於己之謂戒者有所懲於前之辭

按今爾罔不二句頗拗只是說罔不由日勤以自慰
罔或以不勤而致後之戒也 俾我一日非暫辭見
此一日至有關也天齊于民四句虛虛論理爾尙四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六

句方著實說天命卽天齊之天我一人卽俾我之我
逆天命以奉一人便見不徇君意故下節雖畏云云
雖畏卽非終雖休卽惟終語語對針 敬刑成德承
雖畏二句說下畏剛休柔馴至正直所以成三德也
固欲歸於正直然須次第說下方全

講此穆王告同姓諸侯也曰嗚呼念之哉尊於我者
有伯父伯兄仲叔卑於我者有季弟幼子童孫皆當
明聽我言我今庶有至當之命以告汝也格命惟何
彼職舉刑當爾心所自慰安者也今爾欲以自慰無
不在乎反覆訊鞫無日不加勤焉苟一有不勤則刑

必不當後雖追悔而深永之其已死者不可復生已
斷者不可復續矣爾無萬一不勤至於失誤而後戒
哉所以當勤者何也蓋是五刑也乃上天以是警者
亂民使我爲君者爲一日之用所關匪輕且人之入
於刑有過誤而當宥者有故犯而當辟者惟在夫人
所犯如何我何得以私意而輕重之此用刑所以當
勤也爾庶幾敬迎天齊民之命以承我一人一日之
用我雖欲刑戮此人爾勿徇我而遂畏之雖欲赦宥
此人爾勿徇我而遽休之惟敬謹於五刑之用使當
辟而辟當宥而宥以成夫剛柔之德無辟而民畏無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七

宥而民勸以成夫正直之德如是眞能日勸矣豈但
足用自慰已邪以言乎上則刑措不用一人有優游
之慶以言乎下則法弗妄及兆民賴以生全上與下
其安寧而無窮矣我之格命如此爾可不念之哉

王曰句吁句來句有邦有土句告爾祥刑句在今爾審句
刑何擇句非人句何敬句非刑句何度句非及句

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夫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刑期
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也漢世詔獄所逮有
至數萬人者審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曰何曰
非問答以發其意以明三者之決不可不盡心也

按孔傳以祥刑爲善用刑之道不如蔡傳有味又以
及爲及世輕重亦不如蔡傳直捷

張氏曰此并同姓異姓諸侯而戒之

蘇氏曰罪非已造爲人所累曰及秦漢間謂之連獄
吏以株連支黨爲忠以多逮廣繫爲利漢大獄有逮
萬人者國之安危運祚長短咸寄於此

新安陳氏曰刑而曰祥以好生之德寓焉擇人敬刑
而謹所及則民安矣民安則刑可言祥矣

臨川吳氏曰刑而曰祥刑蓋慈良惻怛詳審謹重主
之以不忍行之以不得已所以謂之祥也在今日爾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八

諸侯欲安百姓何者當擇非人乎何者當敬非刑乎
何者當揆度非及乎人謂用刑之人及爲刑之所加
猶罰及爾身之及

陳氏雅言曰刑而謂之祥刑者蓋刑非所以殲民而
以安民謂之祥刑可也安民之道何所擇而非人言
入不可以不擇何所敬而非刑言刑不可以不敬何
所度而非及言及不可以不度能擇人而後能敬刑
能敬刑而後能度及三言何者設爲問辭以致其疑
三言非者設爲答辭以致其決當時有邦之諸侯有
土之卿大夫果能於此三者而致其擇致其敬致其

度則民無不安而刑斯為祥矣

會編此并同姓異姓而總告之蓋用刑之綱領也祥刑應下安百姓正所以為祥也何擇三句平看重不可不盡心之意人所以主刑者擇人則有敬忌之美而不為威富之所奪所謂罔擇吉人者無有矣刑所以定罪者敬刑則能制刑之中而不為五虐之法所謂匪察于獄者無有矣及者獄辭之所逮度及則有簡孚之實而無比附之私所謂亂罰無辜者無有矣必如是而後為盡心而後可以安民也要體曰何曰非相叫應意發揮夫用刑不以戕民而乃以安民如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九

此非祥而何此節冒下六節看 盧鉉卿曰有邦有土即司政典獄是但上以職掌言此以民社言祥刑者慈祥惻怛之刑與虐刑反然穆王之意實以罰贖之寬正為祥也曰安百姓則刑之祥可見彙解來絕句擇字敬字度字俱句斷 有土即有邦之諸侯似不必以為卿大夫之有采地者 安百姓貫下三句下三句平看俱要見安百姓意遴選吉人俾觀於五刑之中擇也擇其安百姓者也制於刑之中而不為五虐之法敬也敬所以安百姓也原情於比附惟其可及斯及之度也度所以安百姓也

按先擇人次用刑次說逮及三句有序然宜平不宜串及有未逮已逮二說似可並用

講此王又合同姓異姓諸侯而總告之也曰吁來有邦之諸侯有土之卿大夫刑以殄民雖凶器也然刑期無刑其祥莫大焉我今告爾以祥刑爾其聽之可也在今爾用刑以安百姓何者所當選擇非理刑之人乎蓋人者民之司命不得其人則流毒甚眾何可不精於遴選焉何者所當敬慎非所用之刑乎蓋刑者一成不變率意用之則追悔無及何可不謹於聽斷焉何者所當審度非獄辭之所逮及乎蓋及者或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十

羅織於奸吏或攀緣於罪人偏聽誤信則枉濫必多何可不內度以我心外度以彼情焉能如是則刑無不當而民心無不安非祥刑而何此則用刑之綱領也

兩造具備 師聽五辭 五辭簡孚 讀正于五刑 五刑不簡 讀正于五罰 五罰不服 讀正于五過

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具備者辭證皆在也師眾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正辭簡核而可信乃質于五刑也

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贖也疑於刑

則質於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過誤也疑於罰則質於過而宥免之也

孔疏兩謂兩人謂因與證也凡競獄必有兩人爲敵各言有辭理或時兩皆須證則囚之與證非徒兩人而已兩人謂因與證不爲兩敵至者將斷其罪必須得證兩敵同時在官不須待至且兩人競理或並皆爲囚各自須證故以兩爲囚與證也兩至具備謂囚證具足各得其辭乃據辭定罪與眾獄官共聽其辭觀其犯狀斟酌入罪或入墨劓或入宮刑故云聽其入五刑之辭也既得囚證將入五刑之辭更復簡練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士

核實知其信有罪狀與刑書正同則依刑書斷之應墨者墨之應殺者殺之不簡核者謂覆審囚證之辭不如簡核之狀既囚與證辭不相符合則是犯狀不定謂不應五刑不與五刑書同獄官疑不能決則當正之於五罰令其出金贖罪依準五刑疑則從罰故爲五罰卽下文是也今律疑罪各以所犯以贖論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涉疑似如此者皆爲疑罪不服不應罰者欲令贖罪而其人不服獄官重加簡核無復疑似之狀本情非罪不可強遣出金如是者則正之於五過

雖事涉疑似有罪乃是過失過則可原故從赦免張氏曰兩造非偏辭師聽非偏見一人獨聽恐聰明有不及思慮有不至必眾聽之也

呂氏曰獄辭所及固欲審度而兩造辭證復欲具備蓋不當逮者不可擾一人當逮者不可缺一人又曰古者因情而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

會編自此以下六節詳用刑之節目要之不出上文擇人敬刑度及中事節節要見民安刑祥之意此節示以聽斷之法也兩造二句以聽獄言五辭六句以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士

斷獄言爭必有兩一不至則不可信矣爭必有辭證一不備則無可據矣兩造具備則可以聽訟矣然必與眾聽之者參諸眾人之同而不徇乎一己之私也五辭簡孚以下只相推下去欲其原情定罪而已重在疑上不可以法之正法之權分看蓋穆王意在罰贖故也正于五刑者質正於刑書當以何刑加之也正于五罰者質正於五罰之多寡而量處之也正于五過則直赦之而已此卽虞廷贖刑肆赦之遺意擬斷卽在師聽時非是先聽後斷作兩時事看王方麓曰辭卽今之所謂供也簡孚者不能隱諱所招

是實也正于五刑議其罪也五刑不簡則情罪不合矣謂求之五刑之中而無合其罪之條則正于五罰五罰又不服則正于五過上言不簡下言不服蓋互言之正于五罰卽流宥五刑正于五過卽責災肆赦但穆王新定贖法罰以贖言非復古者降等之用矣彙解兩造謂兩家爭者以其皆造至於是故名曰造具備卽指兩造說兩家都有辭如今人一告一訴也則謂之具兩家所訟人都到如今原被告及中證都齊了則謂之備五辭是五等之辭非一人並犯五辭有麗於五刑中者五辭辭字指訟者之

辭說雖是訟者之辭然其事屬在大辟裏面則是大辟一例之辭屬在墨劓剕宮裏面則是此四刑一例之辭故傳云麗於五刑之辭麗附也兩正字可玩漢人謂之當謂情法相當也今大理官平允獄案必曰審擬合律亦此意也不服時說以爲民不心服夫訟之曲者未必一人心服若因人不心服而概赦之則縱之矣還是據道理說謂理不足以服人也宙合兩造以原被告具備以辭證言同條其聽曰師聽此皆用刑之體式提過不重五刑簡字三句起下之語情辭相稱法之常也若不簡不服則辭然而情

不然法之變也曰五刑不簡則五辭之不孚可知過是以過誤而宥之通節重正于五罰正于五過二句雖則遞減遞寬然五過乃因五罰而並見耳疑字此處且勿露出

按兩造具備似當一直說謂兩造之辭證俱備也兩造是現成字今依傳講則造是著力字造是一意備是一意具同俱卽蔡傳皆字或作聽獄之具又覺費力疑字雖在下然講中不能不露出作文稍避可也

講此告以聽獄斷獄之要也兩爭皆至辭證皆備則

與左右僚屬其聽此五刑之辭參之中論以求其情也夫聽獄固當從眾而斷獄尤當因情苟所聽五辭簡核情實而可信則質於五刑之書擬其何刑可以加之也使其辭與刑合而無疑固隨輕重而服之以刑矣若刑有定名而辭與刑參錯不應乃刑之疑者也則質于五罰而許其贖五刑不必加矣使其辭與罰合而無疑固隨多寡而加之以罰矣若罰有定名而辭與罰又參錯不應乃罰之疑者也則質于五過而宥其罪五罰不必加矣

五過之疵句惟官句惟反句惟內句惟貨句惟來句其罪

惟均其審克之句連審

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疵於刑罰亦然但言於五過者舉輕以見重也

孔傳五過之所病或當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以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使之不行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五

釋文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

孔疏此五過之所病皆謂獄吏故出入人罪應刑不刑應罰不罰致之五過而赦免之故指言五過之疵損害王道於政爲病故謂之病惟官謂當同官位與吏舊同僚也或詐反囚辭拒諱實情不承服也或內親用事因有親戚在官吏或望其意而曲筆也或行貨於吏吏受財枉法也或囚與吏舊相往來此五事皆是病之所在五事皆是枉法但枉法多是爲貨故於貨言枉餘皆枉可知此獄吏之罪與犯法者同諸侯國君清證審察能使之不行乃爲善也此病所在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六

惟出入人罪耳而傳並言入者有罪而妄出與無罪而妄入獄吏之罪等今律故出入者與同罪此是也呂氏曰刑降而爲罰罰降而爲過然以私而故縱則又非天討也故縱之疵病有此五者又曰審者察之盡其心克者治之盡其力

會編此舉用法之弊以戒之也承上五辭簡孚六句而言獨言過以見刑罰耳五疵內兼出入言當正于五過而入之是故入也不當正于五過而出之是故出也審克云者考察精詳而盡其聰明之能可宥則宥可罰則罰而不以私意出入之也治獄者不審則

疎審而不盡其能則忽故篇中多言審克王方麓曰舍五刑五罰而專言五過者當以爲過而不以爲過者乃入之以刑罰不當以爲過而以爲過乃出之於刑罰皆疵也故言五過之疵而五刑五罰之疵在其中矣今律有故出入失出入人罪此經不言意主故而言也均者將問官與犯人同坐此罪也察之詳而盡其能言當正于五過之時反覆推究而盡己之聰明務使宥當其刑之謂彙解其罪惟均就典獄者言治獄之道不審則疏略不盡其能亦非審也審克二字不平小注分察之

盡其心治之盡其力非是 經文除卻刑罰而獨言
過便知是專主故出言矣小注似有理且於下節文
氣相接傳怨字入字舉輕以見重句皆似贅
集解審克二字連看致審而克當之謂

按此節雖意在故出而當連出入爲說

講此舉用法之弊以戒之也五罰之不服者固有五
過以寬宥之矣是五過本以開釋無辜但典獄之官
多容私徇情其疵病有五或惟官而用他人威勢或
惟反而報自己德怨或惟內而徇女謁或惟貨而溺
賄賂或惟來而受干請以此五者出入人罪則以所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七

犯之罪坐聽獄之官其罪惟均焉故當正過之時其
必詳於審察務盡聰明之能不以五者出入之可也

五刑之疑

頓

有赦

句

五罰之疑

頓

有赦

句

其審克之

句

簡

孚有眾

頓

惟貌有稽

句

無簡

頓

不聽

句

具嚴天威

句

簡

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簡核情
實可信者眾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然
聽獄以簡核爲本苟無情實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
有毫髮之不盡也

孔傳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
簡核誠信有合眾心惟察其貌有所考 重刑之至

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其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

孔疏舜典云眚災肆赦大禹謨云宥過無大易解卦
象云君子以赦過宥罪論語云赦小過是過失之罪
皆當赦放故知過卽是赦之鄭玄云不言五過之疑
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禁以齊眾者不赦過
如鄭此言五罰不服正于五過者五過皆當罪之也
五刑之疑赦刑取贖五罰疑者反使服刑是刑疑而
輸贖罰疑而受刑不疑而更輕可疑而益重事之顛
倒一至於此乎謂之祥刑豈當若是然則不赦過者
復何所謂執禁以齊眾非爲平常之過失也人君故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六

設禁約將以齊整大眾小事易犯人必輕之過犯悉
皆赦之眾人不可復禁是故不赦小過所以齊整眾
人令其不敢犯也今律合和御藥誤不如本方御幸
舟船誤不牢固罪皆死乏軍興者斬故失等皆是不
赦過也簡核誠信有合眾心或皆以爲可刑或以爲
可赦未得卽斷之惟當察其因貌更有所考合考合
復同乃從眾議斷之重刑之至也察其貌者卽周禮
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鄭玄以爲辭聽觀
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氣聽
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

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是察其貌有所考合也無簡核誠信者謂簡核之於罪無誠信效驗可簡核即是無罪之人當赦之

夏氏曰簡孚有眾即前師聽五辭五辭簡孚之意而此簡孚之法又當惟貌有稽辭或可偽而貌不可掩不正則眊有愧則眊於此稽之不得遁矣苟無可簡核則疑獄明矣此在所不必聽竟捨之可也

張氏曰具俱也謂上所言皆敬天威也

臨川吳氏曰有疑而當赦者所宜審克之推究得實者罪之當刑者也惟當更於容貌有所考察慎之至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十九

也無可推究者疑而當赦者也疑獄難明不復再聽蓋過於尋求或至誤入必受天譴天威俱所當畏故疑者不問而赦之也嚴天威當雙承

會編此舉疑獄之當謹以勉之也亦承上五辭簡孚六句而言蓋上言擬斷之法當如此而此復申言之謂其擬斷疑獄之際不可不致謹也重在謹疑獄上看審克處且虛講蓋刑罰疑赦之際得之則於疑者獲全失之則無辜者濫及所當慎重不忽察之詳而盡其能者也簡孚四句正所以審克之者重出罪一邊惟恐其疑而不得赦之意簡孚即所謂五辭簡孚

者簡孚有眾若可定其刑罰矣然猶恐其或有可疑

而至於誤入也則於貌而稽之蓋言或不能以盡心而貌則可以得情也無簡即所謂五刑不簡五罰不服者此正實無所簡核而為刑罰之疑者也則正於罰過而不聽之蓋恐過於推求而或不得赦也具字訓俱字承上簡孚無簡來貌稽不聽皆嚴敬平天威而無毫髮之不盡也所謂審克者蓋如此 陸實府曰審克比上不同上主出入人罪此專主出罪言審其可疑之端盡力求赦之也曰可信者眾則不無未信者存得無誤入歟誤則必動於容蓋愚民畏罪對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二十

獄吏而心驚有欲行申雪反似污蟻者有欲自申冤姑為隱忍者則言不足稽也惟是懷愴之容由裏達表而彼以心告我以色鑑則疑端從此起矣至於無簡而又何聽焉簡者有不簡而不簡者可知也聽者有不聽而不聽者可知也蓋稽聽只欲求其出既出矣又何求之有具嚴天威即惟克天德意主意專在出罪惟恐涉私意故以天威言見其大公至正初非以意見為私出也

彙解此專言察疑之道兩疑字要重看兩赦字不同五刑之疑有赦赦從罰也五罰之疑有赦赦從過也

過則免之矣審克者審其疑而真能赦之也自古仁人用刑專欲遏種其德赦者布德之事也安可不審克乎有眾非一之謂正見其可信也上節戒其以私而故出此節又戒其以刻而故入也簡孚有眾則入矣又必惟貌有稽專重求其出也無簡則不聽而竟赦之雖貌亦不必稽矣

按簡孚有眾眾字非以人言謂辭證上可據者眾以事蹟言也具嚴天威雙承有稽不聽說

請此言疑獄之當謹也抑察疑之道誠有不吝苟者彼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是為刑之疑者宜有罰以赦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三

之矣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是為罰之疑者宜有過以赦之矣夫是疑赦之際得之則矜疑者獲全失之則無辜者濫及汝可不詳察而盡其能使有疑而不赦乎審克何如如刑與罰其中有簡核情實而可信之處多若可加以刑罰矣然未必無出於胥吏者又惟稽察其容貌何如儻其貌有不平之處即以定其為疑而赦之若辭語之間已無情實可以推究則其為疑獄顯然當徑赦之而不復過於尋求矣蓋疑獄難明私心易起稍以私意行於其間天必大譴之此聽與不聽皆所以嚴畏乎天威也所謂審克者蓋如此

決此以決疑獄無不當矣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剕辟疑赦

其罰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

剕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

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

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墨刻類而涅之也剕割鼻也剕刑足也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六兩曰鍰閱視也倍二百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三

鍰也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鍰也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為多而重罪比舊為減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未詳或曰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誤於僭亂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今按皋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而直罰之以金是大辟宮剕墨皆不復降等用矣蘇氏謂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當因古制非也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夫刑莫輕於

鞭扑入於鞭扑之刑而又情法猶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欲遽釋之也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舜豈有是制哉詳見篇題

孔傳刻其額而涅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鑊鑊黃鐵也閹實其罪使與罰各相當截鼻曰劓刑倍百爲二百鑊刑足曰剕倍差謂倍之又半爲五百鑊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大辟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上下比方其罪無聽僭亂之辭以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圭

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惟當清察罪人之辭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傳疏上下比罪數句屬下節

孔疏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來皆有之未知上古起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刑其刻額截鼻則足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之說文云額頤也墨一名黥鄭玄周禮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塗之言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考工記云戈矛重三鈞馬融云鈞量名當與呂刑鑊同俗儒云鈞六兩爲一川不知所出耳鄭玄云鑊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鑊鑊重六兩大半

兩鑊鈞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爲鑊二鑊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鑊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鑊爲鈞如鄭玄之言一鑊之重六兩多於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舜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爲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爲金今別之以爲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金或言黃鐵謂銅爲金爲鐵耳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使與罰名相當然後收取其贖故五罰之下皆言閹實其罪釋詁云剕刑也李巡云斷足曰剕說文云剕絕也是剕者斷絕之名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高

故剕足曰剕贖剕倍墨刑應倍剕而云倍差倍之又差則不啻一倍也下句贖宮六百鑊知倍之又半之爲五百鑊也截鼻重於黥額相校猶少則足重於截鼻所校則多則足之罪近於宮刑故使贖刑不啻倍剕而多少近於贖宮也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與極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爲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爲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爲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以

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宮於四刑爲最重也 歷陳罰之錢數五刑之疑各自入罰不降相因不令死疑入宮宮疑入刑者是古之制也所以然者以其所犯疑不能決故使贖之次刑非其所犯故不得降相因 罪條雖有多數犯者未必當條當取故事並之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獄官不能盡賢其間或有阿曲宜預防之儻不信也獄官與囚等或作不信之辭以惑亂在上人君無得聽此辭以自疑惑勿即用此辭以斷獄此僭亂之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妄

言不可行用也

按宮刑男割勢女幽閉刑後皆納宮中男爲奄女爲奚故名宮刑 男割勢去其陽也女幽閉絕其陰也會記耳譚有幽閉之解今已失之大抵謂閉絕其陰道如奄豬之法割腹以去其受孕者則陰道絕終念自熄或以爲閉之幽暗處則不得謂之爲刑與割勢不相類矣男謂勢女謂幽或刑名家諱言之歟 陳氏曰此下言贖法載於法謂之刑加於人謂之辟犯墨辟而情罪之可疑者則赦之使贖其罰則罰之納贖也然必檢閱核實其罪使與罰相當不可苟也

下儆此 三千已定之法載之刑書者也天下之情無窮刑書所載有限不可以有限之法而盡無窮之情又在用法者斟酌損益之古者任人不任法法所載者任法法不載者參以人上下比罪是也以其罪而比附之上刑則見其重以其罪而比附之下刑則見其輕故於輕重之間裁酌之然必以辭爲主辭若僭亂情與罪不相合是不可行者也當勿用其不可刑之法惟當察其情求之法二者合而允當乎人情法意是乃可行者也 在審克之而已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妄

閱實其一而忽其他故不嫌其費辭也 上言罰下言刑者罪實而加以法謂之刑罪疑而贖以金謂之罰互見其義以明刑罰之條其數一同也上下比罪謂於法無此條則上比重罪下比輕罪上下相比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然後定其輕重之法如今律無明文則許用例也然當上下比罪之時更多因緣爲姦差錯妄亂實由以生故又戒以不可用私意而僭差妄亂其辭僭謂辭在此乃差而之彼亂謂辭本直乃亂而爲曲也惟內察以情外合以法內外兩盡情法相推惟詳審者能之

呂氏曰墨劓所增皆輕刑宮所損二百大辟所損三百皆重刑也刑無增損居輕重之間者也輕罪則多於前重罪則損於舊觀其目則哀矜之意固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弊亦可推矣

陳氏大猷曰三千者法之正條載之刑書者也刑如律比如例法有限情無窮三千之屬眾矣猶不能盡天下之情罪以此知人情無窮而法不可獨任也既無正律復僭亂而無定辭將安所據依乎且又有此例昔嘗有之而今不可行者矣必無差亂其辭而妄比附勿用今不可行之法而強比附如漢長安賈人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三

與渾邪王市者罪當死凡五百餘人汲黯曰愚民安所知市賈長安中而文吏以爲關出財物如邊關乎此類乃以不可行者比附也

蘇氏曰察我心也法國法也內合我心外合國法乃爲得之此說合兩惟字

會編此正詳言五罰之法乃穆王本意卽所謂度作刑以詰四方者也墨辟疑赦至其罰千鍰閱實其罪是言五罰之多寡有定數墨罰之屬至三千是言五罰之科條有定律閱實以贖法言簡閱核實使罰與罪相當不可苟也審克以律條言只根比附說律之

所載有限而人之所犯無窮故罪疑於重則以上罪比之罪疑於輕則以下罪比之所謂上下比罪也無僭四句一戒一勉相形說蓋比罪之時法無定據鮮有不惑於人言而妄比附者必審以定見無差誤於眾人僭亂之辭可也律無所依鮮有不泥於古法而強比附者必酌以時宜勿輕用夫今所不行之法可也惟察二句一申說謂詳明上下刑之法意以求當乎罪人所犯之情察之詳而竭盡其聰明也如是則罪無正律者且無不得其宜矣而况罰有明條者豈不閱實其罪哉如此繳方足 洪南池曰大意言罪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末

有定數因數而加罪者不可苟罰有定律無律而比罰者不可苟 閱實以贖法言審克以條律言古者刑疑則流宥舊法蓋指流宥也 周季侯曰罰只三千罪有正相合者有不正相合者參輕重而附之皆曰比非用罰概無正律也僭亂二字不連亂辭所謂眾言淆亂是非誤聽之則僭矣舍今法而尋古先縱好也行不得比罪以獨斷從時爲主故兩戒之 董思白曰看五箇閱實其罪真有不忍輕於罰民者必其實實而後罰之惻然哀矜之心也要模寫得出上下比罪亦不可把上下平謂如罪之上者固比之上

而上罰之若是罪之下者即比之下而下罰之宜有抑揚重輕無僭數句都要見恐因此比罪而下者反比上也如此方好

彙解墨罰之屬干言擬其所犯有千條餘做此墨罰五句雖說罰之律條然已有墨刺刑宮大辟字即是說刑了故下句云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且虛講無僭二句戒之也惟察二句勉之也玩傳詳明法意則惟察惟法是一串時說僭亂辭及惟察惟法雖與傳合卻不如小注合經五疵節審克重在行法五刑節審克重在原情此節審克則兼情法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元

言之

拂鏡塵既曰疑赦又曰聞實可見疑赦者未必盡置之罰罰贖全爲有一等人置之刑則可疑直赦又未盡其罪故以聞實爲言若疑可赦罪又不聞實則直赦耳通篇俱是恤民意非不顧可否一味贖也上下是虛活字上下合擬非兩可也擬之上擬之下擬之上下之間而必求其安此時上下在手將參與論每以亂辭誤吾比則亂辭有禁將引往古又或以不行牽吾比則不行有禁惟察二句直下正無忽於此處夫比則無法矣但罪雖不列於明條總難逃於法

意惟精我鑒衡求成法於無法之中所謂閱實其罪者必如此始無失也

按墨辟之辟只作刑字看會編上下比罪是罪無正律者與閱實其罪是兩截意而諸書多以比罪即是閱實然五刑之罰豈無明條可據而一切出於權宜乎會編爲是閱實其罪口氣只作簡閱核實其罪爲順無僭亂辭蔡傳雖云未詳然有或曰一段自當從之傳中亂辭二字連則不可以僭亂連傳中無僭勿用兩平說則二意不可交纏傳中察法合說則不可以察法分兩層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平

講此專言贖刑之等差及比罪之當審也然罰以贖罪其可苟乎彼五刑之中有墨刑焉墨刑之疑有赦其罰百鍰然必視實其罪可罰而後罰之有剕刑焉剕之疑有赦其罰惟倍視實其罪以罰之有剕刑焉剕之疑有赦其罰倍差視實其罪以罰之宮辟之疑有赦其罰六百鍰然必視實其罪焉大辟之疑有赦其罰千鍰然必視實其罪焉此五刑者分而言之墨罰之屬有千剕罰之屬有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總而計之五刑之罰其屬三千然律之所載有限人之所犯無窮苟出於三

千之外是無正律者也則以上下辭而比附之如其罪之重也則比於上罰之條罪之輕也則比於下罰之條然當比罰之時法無定據鮮不惑於人言而妄爲比附者必審以定見無差誤於眾人僭亂之辭可也亦鮮不泥於古法而強爲比附者必酌以時宜勿用今所不行之法可也惟當詳明上下刑之法意以求當夫罪人所犯之情果當比上罰乎抑當比下罰乎務審之詳而盡其能則無正律者亦罰得其宜矣况罰有明條者而豈其不閱實其罪哉

上刑適輕讀下服句下刑適重讀上服句輕重諸罰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至

權句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句

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非眚者是也若諸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罰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爲輕重者也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

然而不可紊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

孔疏鄭玄云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爲其民未習於教也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亂國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也傳疏多與蔡傳不合故僅錄此

張氏曰殺人者死此上刑也然有誤殺者此適輕也則服下刑矣鬪毆不死此下刑也然有謀殺而適不死者此適重也則服上刑矣用刑豈可不問情之輕重哉至於用罰亦當權其輕重情輕則罰亦輕情重則罰亦重以情爲權而論疑罪之輕重則罰亦當矣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至

刑權輕重以爲上下罰權輕重以爲多少

陳氏曰罪重莫如殺人然所殺奴婢也非適輕乎罪輕莫如詆罵然所罵父兄也非適重乎上服非服最上刑比之下刑爲重耳

陳氏大猷曰刑罰有權權人情而爲輕重也世輕世重權世變而爲輕重也

王氏曰情之輕重世之治亂不同則刑罰之用當異而欲爲一法以齊之則其齊也不齊以其不齊齊之則齊矣惟齊非齊以不齊齊之之謂也先後有序謂之倫眾體所合謂之要

陳氏雅言曰法緣人情世變而立斷於理而定情有故誤世有變亂罰刑之用亦當各異此齊之以權也若上罪而使之服上刑下罪而使之服下刑前世刑輕吾亦從輕前世刑重吾亦從重此惟齊也乃所以爲不齊故必以不齊齊之而後可然而雖齊之以不齊至於先後次序之倫則秩乎其不可紊眾體所會之謂要則截乎其不可易蓋法之或輕或重雖原於人情世變而爲之不同而其所以輕之重之則皆出於理之當然而非以己之私意爲之也蓋自經權之異者觀之變法以求當於人情世變者權也自經權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三

之同者觀之法雖變而能當於理者是卽經也理通則人情世變無不通人情世變無不通則法無不通矣穆王訓刑雖在堯荒之年而拳拳及此猶有唐虞忠厚惻怛之意此夫子所以猶有取於是書也會編此言用刑之權變緣諸人情世變而推移以合乎經者也上刑二句以刑言輕重之罰以罰言三句總是法以情遷因人情而權其輕重也刑罰世輕以平國新國言刑罰世重以亂國言此句是法以時行因世變而權其輕重也惟齊二句一直接說結上四句意蓋刑罰之用或輕或重或因人情或因世變是齊

以不齊之法也然當輕而輕當重而重卽諸人情而協質諸世變而宜於錯綜斟酌之中有持循據守之正蓋有倫要所在而不可易是權而不戾乎經也倫是有次序輕重合乎條理之謂要是有統會輕重歸諸當理之謂杜靜臺曰上專言五罰當致其謹此兼言刑罰當隨其宜惟齊非齊言齊以不齊之法也此不過轉上文之辭倫要只在定理上說理既有定則雖或輕重以情或輕重以世而非錯施故曰有倫歸於至當故曰有要王宇泰曰上刑二句要看法中事字情字分曉刑罰世輕世重只以新國亂國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三

兩樣說陸實府曰惟字與有字相叫應倫要在齊不齊中必錯綜斟酌方合情而當理然又不可說不齊乃齊須體貼本文口氣齊之以不齊猶云畫一其不一也以有常之經持不常之法則雖錯綜權變總之爲倫要而已

彙解首二句言刑第三句言罰對第四句則上三句言一人之刑罰四句言一世之刑罰

按此節本刑罰並言或云承上比罪說重在罰邊合前後看來亦甚有理然只會其意可耳適字猶言合末二句串下重倫要彙解謂重非齊二字似不然

倫要兩意平看

講此言用法之權變也夫議罰固當致謹而刑罰之
閒尤貴達權以施於一人者言之如事在上刑而情
適輕則服下刑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此刑
之輕重有權也事在上罰而情適輕則服下罰事在
下罰而情適重則服上罰此罰之輕重有權也非權
一人之輕重乎以施於一世者言之其值新國也法
制未備趨向未同則刑罰隨世而輕焉其值亂國也
倔強難制習狃成風則刑罰隨世而重焉非權一世
之輕重乎是則刑罰之用或輕或重每因人情世變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圭

以為推移惟齊之以不齊之法矣然究其歸皆原情
定罪隨世立法其所以為之輕重者實與人情世變
而相宜蓋有倫而不亂有要而至當夫豈任意以為
之哉

罰懲頓非死句人極于病句非佞折獄句惟良折獄讀
非在中句察辭于差句非從惟從句哀敬折獄句明啓刑
書頓胥占句咸庶中正句其刑其罰讀其審覈之句獄
成而孚句輪而孚句其刑上備讀有并兩刑句
罰以懲過雖非致人於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佞口
才也非口才辨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厚視民如

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此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
察辭于差者辭非情實終必有差聽獄之要必於其差
而察之非從惟從者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然所
以審輕重而取中也哀敬折獄者惻怛敬畏以求其情
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言詳明法律而與眾占度也咸庶
中正者皆庶幾其無過忒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
之也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於下而民
信之獄輪於上而君信之其刑上備有並兩刑者言上
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罪雖從重亦並
兩刑而上之也此言斷獄者當備其辭也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圭

孔疏論語云陽膚為士師曾子戒之云如得其情則
哀矜而勿喜是斷獄者於斷之時當憐小民之犯法
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當須敬慎斷獄之
害人勿得輕耳即決之五刑之屬三千皆著在刑書
使斷獄者依案用之宜令斷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
占之使刑書當其罪令人之所犯不必當條須探測
刑書之意比附以斷其罪若卜筮之占然故稱占也
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令獄官同心思使中也此言
明啓刑書而左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
彼鑄刑書以宣示百姓故云臨事制宜不預明刑辟

人有犯罪原其情之善惡斷定其輕重乃於刑書比附而罪之故彼此各據其一義不相違也 漢世問罪謂之鞠斷獄謂之劾謂上其鞠劾文辭也 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若今曹司寫案申向書省也有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并具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爲重改下爲上故并亦上之 傳疏多與蔡 蘇氏曰佞口給也口辨者服其口不服其心也從其差者察之多得其情

林氏曰佞人禦人以口給如周亞夫詣廷尉責問曰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七

君侯欲反何也答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反地上卽反地下矣所謂佞折獄也哀矜勿喜卽此哀敬也哀則不忍敬則不忽張氏曰惟良所以能折獄以其無不在中也陳氏曰庶者見中正之爲難典獄者不當自足以爲已得中正也輸之於上備載罪法之輕重事情之本末不可缺略兩刑謂一人有兩罪一罪有二法并具上之以聽命於上不敢專也

陳氏大猷曰此章首云告爾群刑至安百姓言制刑之本意也何擇至非及言用刑之綱領也自兩造至

天威言聽獄之節奏也自墨辟至三千言贖法及刑書之定目也自上刑至有要言用刑之權變也自罰懲至克之言折獄而用法也自獄成至兩刑言結獄而奏案也反覆丁寧備矣

會編上二節旣告以贖法之等差用法之權變矣此詳示以謹刑罰之道正所以善贖法之用而遵權變之宜也罰懲二句見刑罰之當謹蓋罰能病人則刑之尤病人可知非佞以下分擇人盡心備辭說正所以謹之道也非佞句與惟良二句相形說佞人有辨口而無人心其於折獄之際必徇己私而不得其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三

中故不可用惟溫良之人則慈愛仁厚之意行於取舍輕重之間然後能得其中而可用也察辭四句平平遞下察辭于差是不眩於人之真情非從惟從是不執乎己之私見哀敬折獄是矜恤以求其情明啓刑書胥占是盡公以定其法或以明啓句對上三句以審於求情詳於考律立說亦可咸字包刑罰言咸庶中正跟上四句說其刑其罰只是擬斷其罪未便加於民也七句總是盡心蓋察辭以下旣盡心以求法之平而審克則又盡心以謹法之用也獄成二句總擇人盡心來以起下折獄之辭獄兼刑罰成者一

成不變之謂言其罪已定也兩字皆是信其刑罪之當意作未然說上備者備載罪法之輕重事情之始終以聽其君之專決也兩刑是就中卽此一條以例其餘正以見其備處蓋聽斷之法臣任其勞而生殺之權君司其命故不敢自專而詳獻於君而此節與告爾祥刑節相應擇人卽前所謂擇人盡心獄卽所謂敬刑而度及可知矣 陸賈府曰單言罰懲不必兼刑小民以財爲命欲緩旦夕之刑而竭其倚命之資則死於肺石與死於懸磬等耳豈不極病此下依注分三意擇人作一頭中開盡心一段察辭三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无

句是訊鞠時事明啓四句是擬罪時事獄成二句是結絕時事然後以讞獄作一收尾聽獄以求民生非欲塞民口無知小民臨以官威未有不折難以溫良施之尙恐情不得盡况可佞乎察辭七句一意貫正在中意察辭兼兩造及辭證看有後之言與前不合者有彼之言與此不合者或掩曲爲直而適道其曲或認誣爲眞而忽露其誣百計覆之一言洩之從者從其所差之辭也非從惟從正察辭處所得者情之眞則其見在尋常訊鞠外所以得者辭之差則其見尙在心心揣摩閒故旣爲不可從又爲可從非漫無

主也正盡吾哀敬以占之刑書而求中正爾察惟哀敬者能之惻怛之至不覺曲體其情而爲之求生慈能生明也就平日心裏說不哀敬而徒繩以書則刻覈徒哀敬而不合以書又姑息占如占卜己心眾見揣度書意或上服或下服抑當比於上下閒也咸庶著力之辭中正卽倫要意始也虛心以察而情之不齊者旣令曲盡旣也平心以擬而書之一定者又求中正所謂惟良也其刑其罰定其罪未便加也雖詳於擬議或誤於臨時此而不審克則始之聽於人慎於己者安知不以因循失也察與審不同察主燭奸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早

審主觀理旣察辭而合之書又審克以擬其罪然後獄方成也成而孚者兩爭皆服而眾以爲是也輸是奏案時也輸而孚者情法允合諒君必相信也蓋吾心之無欺卽民心之無憾處吾心之無欺卽君心之無欺處也二句垂重輸邊著力看找足盡心意君旣可孚又何必備事蓋其慎也猶冀有可赦之端或聽斷者一時意見未到而天子之明察及之蓋臣職守法止於法中求孚君職制法每於法外行仁故并兩以上者以上裁不必法拘而或開之生者也彙解折獄不得人則刑濫得人不盡心則職廢盡心

不備辭則自專三意皆相承 惟良折獄與非佞折獄對罔非在中又言良者折獄之善以見當用良而不用佞時說僅連上句看非 中字應前面于刑之中中字 非佞三句未便說到用上但言此等人不可折獄此等人可以折獄擇而用之之意在外 差是參差不相照應前後參差人已參差皆是 差在前察在後非察辭之時務求其差之謂也 非從惟從乃察辭於差中事言辭之差固當察之而察之時又不可偏主一邊而臆斷私決也當執其兩端而用其中然不可以下句爲上句之實 從謂信訟者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聖

之辭 初以爲不可從後竟從之此用察辭而得之者也 傳訓咸爲皆這皆字不是包取人言乃是包取獄言謂每獄庶幾其中正也中正應上文中字凡初折獄者既成獻之於所尊又遞而獻之如禮記史告正正告小司寇之類故曰上上字是活套字不必專主君說 其刑上備備字語意已完有并兩刑要玩一有字言上讞之獄其中或有并兩刑而上之者也夫兩刑而并上之則兩刑之獄備矣推之犯一刑豈有不備上之者乎蓋舉重以該輕也 演只一罰字作脈良字敬字備字作冒罰懲二句提

起以見重罰之意差辭與亂辭異亂辭斷獄之辭罔民而濫下逮者差辭訟獄之辭自白而期上逮者所以一戒其僭一勉以察

集解非佞句與惟良二句相形說不重舊說察辭句是不眩於人之真情非從句是不執乎己之私見哀敬句是反之己而求情審明啓句是公之人而考律精四平遞下細味之上三句似一氣不斷非從惟從即察辭時事哀敬句承上二句來言不昧人情不徇已見而惟哀敬以折之則以察辭三句爲求情明啓句屬質律更妥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聖

按此節首云罰中云刑罰大意重在罰一邊 惟良之中則佞之不中可見矣罔非在中稍與惟良斷開亦不妨 非從惟從跟察辭不必跟察字 哀敬折獄與惟良折獄應而察辭正是折獄事 折獄時如此而其定罪時又明啓云云則刑罰庶乎得中正矣總上四句且應上在中 其刑二句是繳完上段意所以致其勉也不是說就用刑罰下文方言奏上自有次序 講此謹罰以善贖法之用而達權變之宜也然罰亦未可輕視也罰以懲惡非致之死而人之出贖已極

于病矣必如之何而可哉非巧佞便捷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厚視民如傷者以之折獄乃能無不在中聽獄者可不擇人邪而求中有道焉察辭之要必於其差處得之而猶勿徇己見既以為不可從又以為可從反覆以求一是而後已焉更以惻怛敬畏之心為折獄之本而明啓刑書與眾其占度之威庶幾於中正矣猶未也至臨當其刑其罰又惟其審克之所謂盡心者無所不至如此則獄成就而可以下信於民輪奏而可以上信於君及其刑之職上則必隨事備書無所遺漏如或一人而犯兩事或一罪而當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望

兩法有并兩刑而上之以聽參酌於君是一獄獄而尚不敢苟也三者克盡殺且不怨豈以罰為病哉王曰句嗚呼句敬之哉句官伯族姓句朕言多懼句朕敬于刑句有德惟刑句今天相民句作配在下句明清于單辭句民之亂句罔不中聽獄之兩辭句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句獄貨非寶句惟府辜功句報以庶尤句永畏惟罰句非天不中句惟人在命句天罰不極句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句

此總告之也官典獄之官也伯諸侯也族同姓異姓也朕之於刑言且多懼况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

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責任實作配在下可也明清以下敬刑之事也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為尤難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污曰明日清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亂治也獄貨鬻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報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爾此章文有未詳者姑缺之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望

孔傳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族姓異姓也我言多可戒懼以儆之我敬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

刑今天治民人君為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聽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則民治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

孔疏此篇主多戒諸侯百官之長故知官長即諸侯也襄十二年左傳哭諸侯之例云異姓臨於外同族於廟廟是相對則族為同姓姓為異姓也單辭兩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己以曲彼攝辭以誣人單辭特難聽故言之也典獄知其虛受其

貨而聽其詐者虛而得理獄官致富成私家此民之所以亂也故戒諸侯無使獄官成私家於獄之兩辭

張氏曰官伯官之長前曰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今日今天相民作配在下則獄官乃配天者也

葉氏曰私家私其家也

呂氏曰不可用私意而家於獄之兩辭家云者出沒變化於兩辭之中以爲囊橐窟穴者也貨積而罪亦積乃所以聚汝辜罪之功狀

陳氏大猷曰明清以聽單辭以中而聽兩辭竊獄而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聖

降罰非天道不中以獄乃人命生死之所在故也苟用刑不中而天罰不極至則典獄無所懲戒自此庶民無復蒙善政而在於天下矣任刑之大本在敬與中用心以敬爲主用法以中爲主前已論之此復提敬與中訓之後章復申以中焉

新安陳氏曰有德惟刑謂有德於民者惟此刑耳兩辭之獄每可容私家於獄如君子不家於喪之家無或以私意而求成家於獄之兩辭天報之以庶罪受貨而富若可喜計貨爲罪永可畏也惟人在命大極謂獄之於人乃性命之所在關係匪輕也

臨川吳氏曰非天不中而偏罰之蓋以人之爲人在於有生之命陷人命以至於死天豈容之哉若天之罰不如此其極則獄吏將無所畏恣爲深刻而施之庶民者皆酷虐之政無復有令善之政在於天下矣會編此又總同姓異姓諸侯而告之欲其盡敬刑之責也通節重一敬字故先以敬之哉發之朕言三句示在己敬刑之心今天二句示羣臣不可不敬刑之意明清二句是勉以敬刑之實而無或以下又戒其不敬之失也言且多懼則用之可知只是見得當敬之意敬刑與有德惟刑一串講重敬字上與欽恤一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聖

般厚之至正所以爲敬之至也蓋敘其心如此欲羣臣以己之心爲心也天齊于民以教祇德以棗民彝乃是相助其德化之所不及故曰相民作配句是欲其體上天之心而盡敬刑之道卽前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之意蓋期之之辭也明清句與民之亂句對看單辭無據易至於淆惑故必以明清聽之兩辭對證易至於偏主故必以中聽之總是一箇敬字意民之亂就輪情服罪上說言民之所以治者無不由於中聽兩辭也明清以聽單辭則心純乎敬而可以上配乎天德之無私中以聽兩辭則心主乎敬而可以上

配乎天道之至正此敬刑之實所以盡作配之道者也然單辭之獄無兩爭相角之勢獄貨之弊猶鮮惟兩辭可以容私此聽獄所以不中也故特以私家戒之私家謂以私意而求成家即所謂鬻獄得貨者也獄貨以下極言私家之害以警懼之府辜功是自己聚之貨積而罪亦積也報庶尤是天報之罪極而禍亦極也永畏惟罰指庶尤而言帶看夫獄貨而致天罰如此非天不中而偏罰之乃人自入於禍淫之命故不免於天罰之極耳使天罰不如此之極則人將恣爲私家而播虐於庶民豈復有善政在于天下乎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聖

是可見天罰在所必加而典獄者不可不知所戒也能戒則能敬刑矣能敬則民安而刑斯祥矣 洪南池曰朕敬二句卽欽恤意重上句勿平如云敬慎不忽而有仁厚之德存於用刑之際云耳乃穆王自敘其心今天相民以下方是著實勉戒諸侯之敬刑董思白曰聽單辭是體天至公之心聽之聽兩辭是體天至中之心聽之此皆爲令政所以作配在下而得遠天罰以此然單辭與兩辭不平蓋單辭猶無自而得貨私未甚也惟兩辭則必容私於其閒而因得貨以爲寶者故尤詳戒之罰必謂之天罰者以天相

民故於戕民者有罰耳

彙解自四方司政以下告諸侯也自伯父伯兄以下告同姓諸侯也自來有邦有土以下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此又總申而丁寧之 朕今言說這刑多恐懼之意此卽是敬了然朕所以敬於刑者以有德於民惟刑也下句明上句之意 德卽好生之德只是哀矜意 單辭難聽故須聽之以明清則不以貨鬻不必言矣至於兩辭卻易於受賂所以下文獨詳之 宙合朕敬于刑者以己之敬動羣臣之敬也有德惟刑亦就自身上說德以好生不忍言猶武王之言朕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聖

心朕德也德本於敬二句申看 辭安得有單或罪狀得之傳聞而無顯證或怨家既已泯沒而有隱情皆是若以一偏之辭爲單辭則兩爭具矣何必非兩不明則先覺不到不清則神想不開未有能決單辭者兩辭此伸則彼屈一服一否非治也中者心無偏向之謂卽曲者曲之直者直之正是中中則帖然自洽矣兩辭失中起於一念私家故特戒之辜者尤之招尤者辜之報所謂罰也永畏猶云萬世之鑒末二句又決言之示與苗民同例庶民民字指治獄者言按此節有以敬字貫者有以德字貫者敬字貫覺順

有德卽祥刑意 單辭傳云無證之辭似是有原告無被告若兩家皆有雖無干證亦成兩辭矣 庶尤只是說許多不好處永畏兼身及子孫言頗有味在命只是自入於禍中

講此又總告以敬刑之事也王曰嗚呼敬之哉凡爾典獄之官爲諸侯之長者或同族或異姓俱體我重刑之意可也蓋刑者死不復生斷不復續朕今言及於刑猶且多懼况用之乎朕致敬于刑而不敢忽有仁厚之德惟在於用刑之際而不敢濫我之敬刑如此爾有用刑之責者其可以不敬乎蓋刑果何自而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聖

制也乃天恐民悖德故制此五刑以教祗德於以相助斯民之所不及耳今爾典獄正代天用刑以相斯民者要必仰體天心慎重民命使爾之宥善罰惡無愧於天之福善禍淫而有以作配在下可矣此果何所用力邪彼獄辭之中有全無證據者名爲單辭此最易眩溺者也必明其心而無蔽清其心而無污以聽此無證之辭則不必兩造具備而是非可判然矣辭有對證者名爲兩辭此彼此互爭最易偏主者也今民之服罪輸情而治者無不由於聽獄者秉大中之心以聽此獄之兩辭是以人不敢虛誕而自治耳

然兩辭之易偏由於有私而然爾無或私營家計于獄之兩辭也蓋鬻獄得貨非以爲實適以聚夫罪狀耳罪狀既多天必報以諸般殃禍其罰永可畏矣此非天之已甚而有不中惟典獄之人自處在於禍淫之命耳苟天罰不極無是庶尤之降則獄吏將恣意私家凡施之庶民者皆殘酷不仁何有善政在於天下乎此天罰之所以必降也有典獄之責者可不以此爲戒而敬之哉

王曰嗚呼 嗣孫 今往何監 非德于民之中 尙明聽之哉 聽連 明 哲人 惟刑 無疆之辭 屬于五極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率

咸中讀有慶 受王嘉師 監于茲祥刑

此詔來世也嗣孫嗣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監視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卽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嘉善師眾也諸侯受天子良民善眾當監視於此祥刑申言以結之也

孔傳嗣孫諸侯嗣世子孫非一世 哲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 有邦有土受王之善眾而治之者視於此善刑欲其勤而法之爲無疆之辭

呂氏曰中者呂刑之綱領也苗民罔是中者也皋陶明是中者也穆王之告司政典獄勉是中者也末童訓迪自中之外亦無他說焉今爾何所當監豈非德于民之中乎用刑者有意于譽欲以德名而不足以爲德所以爲德者必于民之中而後可也或曰非有德于民所受之中乎民失其受中之性我以德導之使復其性是我有德於民所受之中也

夏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未嘗不善其陷於罪惡非其本然也故民曰嘉師刑雖主於刑人然刑姦究所以扶善良雖曰不祥乃所以爲祥也故刑曰祥刑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至

嘗爲之說曰民之犯刑無非惡也而謂之嘉師刑本不祥之器也而謂之祥刑能以惡爲嘉以不祥爲祥而後知用刑之道矣

新安陳氏曰折獄能繫屬於五刑之準則所以皆合乎中理而有福慶也師曰嘉師良民也刑曰祥刑良法也此申明前告爾祥刑之意而欲其監觀於所告之祥刑也

會編此并典獄諸侯之子孫而告之也用刑成德卽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全民之中卽納民於典禮輔民之常性者也暗指伯夷皋陶但未露出明聽是起下

之辭哲人四句正成德以全民中者蓋示以所當監之人而受王二句又申勉其監之也哲人實指伯夷皋陶言伯夷播刑之迪皋陶制百姓於刑皆用法於一時而垂譽於後世所謂無疆之辭也屬于二句推哲人致譽之由謂哲人所以有無疆之辭者由其五刑之用咸得乎輕重之準真能成德以全民中者是以有名譽無窮之慶也咸中內要點訖于咸當惟克天德意謂有慶卽應轉無疆之辭說受王二句緊承說古人用刑成譽正是祥刑故欲其監之也嘉師云者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本無不善雖有陷於罪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至

者非其本然也監于祥刑者監古人之用刑成德咸中有慶者而以全斯民之中以致無疆之譽也如此則民安而諸侯之責盡矣黃葵陽曰明聽言聽我言其所當監之人也咸中咸得輕重之中有以成德而全民之中也祥刑卽咸中陸實府曰以刑罰之中衍靈長之慶何如其祥此不是吉祥之祥乃慈祥之祥馮開之曰語監不及德者知監而懲自在也

彙解哲人兼伯夷說亦可以經文於伯夷兩言刑也五極本是五刑以其法至此極矣故曰五極嘉字

與祥字相關祥刑與告爾祥刑照應

拂鏡塵德于民中且只說有德于民中注用刑字漫露德卽上節德字欲後世皆用德也屬職司屬於此也勿作由字解五刑用到極處都只是中

演兩監字相照無疆之辭自唐虞至今稱之不衰

民中咸中有別通篇中字都在用中說惟此民中爲天降衷卽天德也

按德以上言中以民言成君之德以全民之中自包用刑在內于字口氣哲人兼伯夷皋陶說爲安屬字直解訓附麗可從呂刑一篇以祥刑爲主屬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五

以德字中字爲脈絡故此一并結出

講此并典獄之子孫而告之也王曰嗚呼爾諸侯之用刑固當知所監矣若爾繼世子孫皆有治民之責者自今以往何所監視以爲法非用刑成德於以全民之中乎爾等尙明聽之哉我聞古哲人之於刑而無窮之名譽至今稱頌之不已這是何故凡所附麗于五刑皆得其中當輕而輕當重而重此所以惟平人心而有令名之慶耳夫用刑而至於有慶可謂祥刑矣今爾來世諸侯受我之良民善眾當監視于此祥刑使民之中自我而全因垂譽於無窮可耳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五

之變抑可畏哉

董氏鼎曰周書未有舍文武成康而不言者穆王命君牙伯冏既然矣獨於訓刑之作無一語及之豈耄荒而遂忘其祖歟竊意其重於贖刑則非其家法所有故遽取金作贖刑以爲據孔子未定書以前舜典猶曰夏書序者謂訓夏贖刑蓋本諸此則知書序決非孔子作贖刑亦非禹刑明矣且舜既以五流而宥五刑矣鞭扑之輕者乃許以金贖所以養其愧恥之心而開以自新之路曰眚災肆赦則直赦之而已穆王乃以刑爲致罪以罰爲贖金既謂五刑之疑有赦

而又曰其罰若干錢則雖在疑赦皆不免於罰贖五刑蓋贖非竊獄乎自是有金者雖殺人可以無死而刑者相半於道必皆無金者也中正安在哉然不見斥於孔子則猶拳拳於哀矜畏懼雖越先王之良法而美意尙存歟

彙解呂刑一書蔡氏謂舜典贖刑施於官府學校耳五刑未嘗贖也穆王巡遊財匱爲斂財之計愚以爲未然熟讀此書哀矜惻怛之意千載之下猶使人感動且拳拳乎富貨之戒則其不爲斂財設也審矣唐虞之時刑清法簡是以贖金之法止及鞭扑至於周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妻

而文繁俗弊五刑之屬至三千若一按法刑之則舉足觸罪矣是以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各以贖論姑以大辟言之夫所犯至死而聽其贖金以免誠不可也然大辟之屬二百豈無疑赦而在可議之列者如漢世將帥失期之類於法皆死而贖爲庶人亦其遺意也或曰罪疑則降等施刑可矣何爲贖乎曰古之議疑罪者降等一法也罰贖亦一法也虞書罪疑惟輕此書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降等法也虞書金作贖刑此書五刑之贖罰贖法也固並行而不悖也罰終非懲民正法漢文帝憫肉刑殘人之體膚曰

何其痛而不德也遂除之而代以笞穆王以肉刑爲苗民之法正爲改贖張本既改贖矣又憫之曰嚚民亦病矣故愚謂周穆王漢文帝皆黃老之學也謂其好小仁而不知先王之大道則可謂其爲巡遊斂財之計則未然也

書經詳說

卷七十五

周書呂刑

書經詳說卷七十五終

經說卷七十六

牟陽冉覲祖輯撰

文侯之命

幽王為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為方伯賜以鉅鬯弓矢作策書命之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

孔傳平王命為侯伯

孔疏伯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伯也僖元年左傳云凡

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呂氏曰此篇作於東遷之初可以上可以下由此而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文侯之命

一

上為成康為文武由此而下為春秋為戰國乃世道消長升降之交會也使平王能復文武成康之遺澤則可以繼二帝三王之盛天下無復有春秋戰國矣惟平王止於苟且因循自然降為列國夫子編此書於二帝三王之後者深惜平王不能推文武之餘澤而流為春秋戰國也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頹墮之意已見於辭命閒學者當審察而明辨也夏氏曰古人謂書自此篇以下無復王者之詰命然此乃平王初年書錫命文侯猶有天子之權苟能自是振刷周道亦未至盡墜奈何至魯隱初在位且五

十年竟以不振故春秋始於隱公孔子蓋絕望於平王也

新安陳氏曰此書略無立志全不以綱常警恥為務其成許成申之師歸惠公仲子之賄雖於詩與春秋而見其兆已於不能善始之書先見矣幽王之禍始於嬖褒姒而夫婦之綱紊繼於逐宜臼而父子之綱淪成於招申侯犬戎叛弑而君臣之綱掃地平王親罹其禍俱襲其失夏氏謂春秋始於隱公夫子始絕望於平王吾謂書終於文侯之命夫子蓋已不滿於平王云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文侯之命

二

會編此篇分二段看首節原周家基業之由而著文侯祖德之美二節歎國家之多難而悲無人以濟難三節悲國家無入之中而幸文侯有輔己之美以上為一段末節則授以方伯之任厚其賜而責望之也為二段

王若曰父義和句丕顯文武句克慎明德句昭升于上句敷聞在下句惟時上帝讀集厥命于文王句亦惟先正讀左右昭事厥辟右連越左小大謀猷大連罔不率先肆先祖懷在位祖連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不顯

者言其德之所成克謹者言其德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故上帝集厥命於文王亦惟爾祖父能左右昭事其君於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位

孔疏言先世聖王得賢臣之力將說己無賢臣故言此也 觀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鄭玄禮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胥文侯唐叔之後與王同姓故稱曰父曲禮天子謂二伯爲伯父伯舅計文侯爲侯伯天子當呼爲伯父此不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文侯之命

三

云伯而直稱父者尤親之也在傳以文侯名仇今呼曰義和知是字也鄭玄讀義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古人名字不可皆令相配不必然也

傳疏多與

蔡傳說異故能錄此

張氏曰天子同姓稱伯父叔父今日父親之之甚平王將言己無耆耄俊之助故先言先王得先正之助也

臨川吳氏曰文武之德昭明而上升於天廣布而下聞於民惟以是之故天集其命於文王之身周家之命集於文王定於武王故集命則以文王言明德則

兼文武言先正文武之臣也能於左右昭事其君及小大謀猷之事皆率循從順以此貽後故文武而下諸君爲平王之祖者得以安於其位也

會編此節乃起下節之詞雖首舉文武實重成康上言成康承文武盛德受命之後而又得先正之輔所以得安其位也不顯文武言其是成德之人與明明我祖句相類明德就發用上說堯慎是自然能慎者昭升是明德昭著而上升於天敷聞是明德廣布而下聞於民不可以所修所至平看此三句與下珍資澤相反以教養實集命亦與下天丕愆相反獨有文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文侯之命

四

王者受有殷命實開尙通有祿之基舉文以該武也亦惟二字重看謂先祖當文武盛德得天之後則天命方新資澤方厚若可以自安其位而無賴於先正之助者然亦惟有先正以左右昭事云云故得安其位也先正指唐叔厥辟先祖俱指成康左右昭事是以文武之道事其君之意謀猷以教養德義言率從以承流宣化言正昭事之實也懷在位是保天下而不墜文武基業之謂 洪南池曰此節言先祖成康之在位固惟承文武盛德受命之後亦惟得爾先正唐叔之輔故得以安在其位也當以先祖嗣位提起

在前 姚承庵曰惟唐叔左右昭事小大謀猷罔不率從此成康所以得安然在位也平王意只在安此位故其辭云云 按唐叔武王子成王弟成王封叔虞於唐至其子燮改國號爲晉即文侯之先祖 陸實府曰敘歷代德之厚所謂資澤也首句提其人不可以丕顯字倒在文武之下下三句正言其不顯處也明德而加以克慎有敬修意與單言克明德不同文王雖清明在躬而不忘敬慎自修此德之所以不顯也 曰升所謂至治馨香日敷所謂聲教四訖見德之際天徹地 率從者君所已能而承之也 懷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文侯之命

五

在位著力之辭

象解丕顯句是提其人下三句言其事不可用傳德之所成所修所至作段落 昭升敷聞要把文武實事說 玩升字上當指天然不可露得天意恐礙下命字間字在名譽上說 文王之下當補云然後武王承之以有天下而啟佑後人矣然不獨得文武爲之開創亦惟云云 宙合丕顯四句不重文武慎德受命只是影起嗣造天丕愆三句之意

按此節固重先祖懷在位然當順文講不可如時講

倒提成康在前有礙體制

講此平王命文侯爲方伯之詞而首遡及先世也王若曰父義和我大顯祖文武能謹慎以明其君德是以明德昭著而上升於天廣布而下聞於民惟是上帝集其命於文王因及武王而有天下其後我祖成康相承亦惟爾祖父能左右昭事其君凡君有大小之謀猷無不率循而順從故先王成康得安在位而不墜失文武之基業焉

嗚呼

閱予小子

嗣

造天丕愆

殄瘁于下民

嗚呼

我國家純

我御事

罔或者

後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文侯之命

六

在厥服

予則罔克

曰

惟祖惟父

其伊恤朕躬

嗚呼

有績予一人

永綏在位

歎而自痛傷也閱憐也嗣造天丕愆者嗣位之初爲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殄絕純大也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本既先撥故戎狄侵陵爲我國家之害甚大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其何以濟難又言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乎又歎息言有能致功予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蓋悲國之無人無有如上文先正之昭事而先王得安在位也

孔傳歎而自痛傷也言我小子而遭天大罪過父死國敗祖業墮隕言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所以遇禍卽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恃諸侯孔傳曰惟祖惟父數句屬下節

孔疏諸言國家者皆謂國爲國家傳意欲見君臣俱被其害故以家爲卿大夫之家王肅云遭天之大愆謂幽王爲犬戎所殺殄絕其先祖之澤於下民侵犯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文侯之命 七

兵寇傷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幽王之時平王被逐在外國之興亡非平王所知言我無能之致者引過歸己自懼將來復然故下句思得賢臣王言己未得文侯之時常望同姓助己王私爲言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惟當憂念我身伊訓惟也望得同姓之間有憂己者以思謂未得更歎而爲言嗚呼同姓諸侯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得安在王位言己恃賴諸侯思得其人在後果得文侯告以此言言己思文侯之功

呂氏曰殄資澤于下民如所謂喪亂蔑資曾莫惠我

師蓋推本禍亂所由邦本既先撥也百國之木膏液內涸然後風得而拔之未有斯民資澤未殄而戎狄能乘之者也無競惟人周室所以不競又以無人之故下民之殄資澤既爲致亂之本厥服之無耆俊又乏拯亂之助平王之失大抵求於人者重而自任者輕徒延頸企踵以望諸侯之助而不思反身以自強燕昭小國之君耳慨然有復讐之志而士爭趨之平王豈可以罔或者耆俊在厥服而但已哉

張氏曰永綏在位對上文先祖懷在位而言平王惟自幸永安其位卑卑以位爲樂奄然無氣如此其無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文侯之命 八

有爲之志可見矣哀哉會編此言己承國家多難之餘而無羣臣之輔故不能如先祖之安在位也將歸功文侯故先發此當與上節反看殄資澤句是不愆之由侵戎句正是丕愆處蓋教養之資用惠澤既絕於民則國本先撥故戎狄乘之而爲害也總是言國家之多難與開國受命之初不同意御事與祖父雖分內外而意實申言內而朝廷既無老成俊傑之臣爲撥亂反正之助而我小子又寡昧無能何以濟難然所賴以濟之者尙有望於在外之諸侯也而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

能恤我如先正之昭事者乎嗟我諸侯有能如先正之昭事而致功於我則我亦如先祖之得安在位矣而今何有哉蓋反覆悲國之無人而深幸文侯之能恤己也兩節俱重諸侯上蓋唐叔文侯皆諸侯耳洪經袁曰閔予至純言我適遭國家之難如此其位至危矣即我至朕躬勿平抑揚重諸侯上彙解上之膏澤乃下民所賴藉故曰資澤 御事五句與上亦惟先正四句相反有積二句正應肆先祖懷在位拂鏡塵天不愆者言天有大罪過於己不忍斥先君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文侯之命

九

之詞珍資澤邇始事而言亦勿入幽王字面按造訓為愆訓謹傳意自明 侵戎只作戎侵倒字是古法 耆壽俊三字是一人蓋耆壽而賢俊者伊作誰字看有續下加一千字便明傳疏俱以有續為句予一人連下不如加一千字為妥講此敘己之多難而望羣臣之輔也嗚呼閔予小子嗣位之初為天所大譴父死而國敗由不能慎德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故戎狄乘機侵陵為我國家之害甚大即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位者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其何以濟此喪敗之難既又思曰

汝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乎嗚呼爾諸侯苟有能致功予一人則可永安厥位也矣

父義和

汝克昭乃顯祖

汝肇刑文武

用會紹乃辟

追孝于前文人

汝多修扞我于艱

若汝

嘉

顯祖文人皆謂唐叔即上文先正昭事厥辟者也後罔

或者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刑文武自文

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者合之而使不離紹者繼之而

使不絕前文人猶云前宣人汝多所修完扞衛我于艱

難若汝之功我所嘉美也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文侯之命

十

孔傳汝君平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為孝戰功日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於艱難謂救周誅大戎汝功我所善之孔疏君父之前日名朋友之交曰字是名重於字也輕前人則斥其名尊前人則避其重故不稱其名尊之也昭乃顯祖不知所斥以晉之上世有功名者惟有唐叔耳先祖之志在於平定天下故子孫繼父祖之志為孝也周禮司勳文又云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彼有此六功也

薛氏曰刑與詩言儀刑文王同

會編此承上悲國無人之時而獨幸文侯輔君之美也克昭顯祖虛說汝肇刑二句卽其實也曰顯祖又曰文人者蓋自其忠貞昭著於前故曰顯自其佐成尙文之治故曰文俱指左右昭事而言也汝肇三句相推一氣說下文文武之道是以德創業而爲後王保位之法程者肇刑者於國家無人之日而始能儀刑文武之道以事我也用字緊根刑文武來會乃辟使得履尊位於既散之日而國統不至於離紹乃辟使得承令緒於垂亡之時而國統不至於絕要點綴在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文侯之命

主

位意曰追孝者歷世已遠而能善繼善述也此句正應轉克昭句說如是則耆壽俊傑得見於外服而惟祖惟父眞能恤朕躬有臣如先正而吾果得安在位矣修扞卽會紹意俱就立己上看艱難卽嗣造天不愆三句嘉耆稱美之意未是命爲方伯也王方麓曰會紹云耆蓋平王失愛於父流離顛沛依託母家父死於寇國命中絕文侯起定其難而離者合絕耆繼也是所以追孝於唐叔言能繼其志也董思白曰多修扞這多字要看甚言其功之非一若汝予嘉則不但在家爲孝子而又在國爲忠臣故嘉之就

有下面極其寵眷意在內

彙解通節四汝字前三汝字遞下一步實似一步末句收繳平王意重修扞於艱見得文侯能昭顯祖不重文侯繼述上

宙合此節嘉美其功重會紹修扞四箇字顯祖文人卽先正以子孫言則爲顯祖以功業言謂之文人不必露唐叔出文武以德受命賴文侯克復舊物典型不墜故曰始刑始者中興之始也會紹二字俱以國祚言追孝文人謂能善繼其志如昔之率從先祖而懷在位也汝多修扞句又舉其事而重贊之修內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文侯之命

主

而扞外難皆非常之功所謂有績于一人者汝嘉意起下節

按此節意頗重複故有以上四句作未然說者亦覺不合愚意上四句昭顯祖追孝文人相呼應重在文侯能繼先烈而刑文武會紹乃辟總是繼先烈內事也汝多修扞方實言有功於己與上意不複刑文武舊以文武之道言或以國統說覺切會紹修扞講中皆平說愚意會乃辟紹乃辟俱說得而修我於艱扞我於艱修字不順似謂多所修完以扞衛我於艱也

講此深幸文侯輔君之美也父義和予於國無其人之中幸得汝能昭乃顯祖之德凡其所以事成康者類振揚而不墜焉何也顯祖文人嘗刑文武之道以事成康者也後無耆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爾有老成俊傑之德始能儀刑文武之道用之以會汝君使國統合之而不離紹汝君使國統繼之而不絕則是追孝於前文人善繼而善述者也非汝之昭乃顯祖者乎夫當患難之日而能會紹乎我是汝多所修完扞衛我於艱難之中而予之永綏有賴矣若汝之功我之所嘉美也錫予之隆其能已乎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文侯之命

主

王曰父義和句其歸句視爾句密爾句邦句用資爾句秬句一句形句矢句百句盧句矢句百句馬句四句父往哉句柔遠能邇句惠康小民句無荒寧句簡恤爾都句用成爾顯德句

師眾也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中尊也諸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鬯也形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也簡者簡閱其士恤者惠恤其民都者國之都鄙也

孔傳遣令還晉國其歸視汝眾安汝國內上下黑黍

曰秬釀以鬯草不言圭瓚可知中尊也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形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形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父往歸國哉

孔疏釋草云秬黑黍李巡曰黑黍一名秬周禮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康成云鬱鬱金香草也築鬱金糞之以和鬯酒鄭眾云鬱爲草若蘭又有鬯人掌共秬鬯鄭氏云鬯釀秬爲酒芬香調暢於上下也如彼鄭說釀黑黍之米爲酒築鬱金之早糞以和之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文侯之命

主

此傳言釀以鬯草似用鬯草合釀不同者終是以鬯和黍米之酒或先或後言之耳詩美宣王賜召穆公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於文人知賜秬鬯者必以圭瓚副焉此不言圭瓚明并賜之可知也中尊也釋器文孫炎云尊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郭璞曰在罍彝之間卽犧象壺著大山等六尊是也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禴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羊彝黃彝則祭時實鬯酒於彝此用卣者未祭則盛於卣既祭則實於彝此初賜未祭故盛以卣也詩稱告于文人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也鄭氏曰王賜召虎以

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也然則得秬鬯之賜當備告宗廟此傳惟言告始祖者舉祖之尊者言之耳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弧夾庾唐大鄭氏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又云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者鄭氏以此彤弓為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強弱之名彤旅是弓赤黑之色孔意亦當然也此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文侯之命

五

傳及毛傳皆云彤弓以講德習射用周禮為說也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是習射也授使者勞者是講德也講論知其有德乃賜之耳襄八年左傳云晉范宣子來聘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受彤弓於襄王以為子孫藏杜預云藏之以示子孫

會編此飭遣文侯之詞蓋命以方伯之職而深致期望之意也承上汝嘉意來師指一方言邦指本國言欲其巡視一方之眾緩寧一國之民也二句乃通節之綱領用賚賁至馬四匹賚以秬鬯一占者所以隆

告廟之禮賚以弓矢乘馬者所以重征伐之權正方伯所宜有者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備其物所以厚其報也往哉即上歸視柔遠至荒寧即視師之事簡恤爾都即寧邦之事柔能以教民言惠康以養民言無荒寧者欲其慎於教養而不敢忽也簡是簡閱賢士可任教養之寄者恤是惠恤斯民不被教養之澤者此句對柔遠三句說用成句總承謂克昭顯祖德可顯矣今用此柔能惠康簡恤爾都之道使一方之政無不理而德威至於侯邦一國之治無不修而德教加於百姓則汝之德不惟丕著於王家而亦光昭於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文侯之命

六

下國矣非所以成爾之顯德乎此篇以教養立說正與慎德謀猷賚澤相應姚承庵曰此遣歸之詞曰視爾師曰寧爾邦因其出勞在外之久命歸安輯之耳賚秬鬯使歸告始祖以榮錫命賚弓矢乘馬則命得專征以匡王國也

彙解柔能作統馭諸侯說欲其連諸侯以恤朕躬也惠康句安民以定國本欲其以既殄之資澤而施之下民也無荒寧總承簡者簡閱其士以張皇詰戎正柔能之意恤者惠恤其民以培植國本正惠康之意宣邦工夫全在視師上故以柔遠三句發揮視

師之實既如此視師則是能簡恤爾都而寧之矣此是見成語不著力將都字應上文邦字且以作下句過文也

宙合柔能兼他國言以柔能二法加惠一方之民與虞十二牧之體相似受命方新故以荒寧戒之蒐簡周恤自爾都始文武並用尤居重之體然也舊說分教養看非是末句總承上來成顯德比昭顯祖更進一層

集解柔能即就統御諸侯言不必與下句拘作教養分簡亦就士卒說蓋方伯專征伐故及之末二句總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文侯之命

七

承上兩邊來

按柔遠數句會編以教養作柱從之者多而新說照方伯專征伐意講亦甚有理故兩存之

講此勅遣文侯之辭也王曰父義和命爾爲方伯得專征伐彼一方之中爾所管攝也其歸而巡視之焉一邦之民爾所統御也其歸而綏寧之焉然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用是以資爾秣鬯之酒一占以之爲祭告之資賜爾彤弓一則彤矢百盧弓一則盧矢百又馬四匹以之爲武備之用夫錫子之隆如此爾往之國以一方言之於諸侯遠則懷來之近則馴習之於

小民則惠安之期無荒於事無寧於心焉以一國言之則簡閱爾都之賢士以作國楨惠恤爾都之小民以培國本焉夫有功王室爾德固已顯矣今用此柔能惠康簡恤之道德咸宣著勳業光明豈非所以成爾之顯德乎我之望爾之往國者如此爾其勉之

蘇氏曰子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愚按史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太子宜臼後幽王變賣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文侯之命

六

如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緡西夷犬戎攻王而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平王以申侯立己爲有德而忘其弑父爲當誅方將以復讐討賊之眾而爲成申成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於天已甚矣何怪其委靡頽墮而不自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於天下後世而存之歟

張氏曰文侯平王腹心之臣也當如周公留相朝廷而侯其子如伯禽與之圖復國讐可也乃使之歸視爾師寧爾邦其志可知可謂不知輕重者矣或曰

平王賁文侯以秬鬯得非用成王寧周公故事歟至
襄王賜晉文公弓矢傳曰平禮也則又援此爲故事
矣

呂氏曰周終於東周蓋於此書見之東遷之初大誓
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臥薪嘗膽之秋也奔亡之餘
僅得苟安乃釋然遠自以爲足曰歸視爾師寧爾邦
兵已罷矣曰用賁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
一盧矢百馬四匹功已報矣曰往哉柔遠能邇惠康
小民無荒寧告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
爾都勉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其終於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文侯之命

十九

東乎

林氏曰書於呂刑之下有文侯之命賁秦誓三篇
竊意周太史所藏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纔至呂刑而
止自時厥後歷幽厲之亂簡編不接其間如宣王中
興會諸侯復境土任賢使能南征北伐錫命韓侯申
伯用張仲仲山甫其時大誥命多矣乃無一篇見於
書意宣王之書必失亡於東遷之亂孔子既取周太
史所藏斷自堯典至於呂刑而於列國復得命誓三
篇遂取而附益於其後按左傳鄭子產曰鄭書有之
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大學舉楚書曰楚國無以爲

寶惟善以爲寶是知春秋之世列國皆有書夫子周
流遍觀而於晉得文侯之命於魯得費誓於秦得秦
誓故以附於帝王書之末 蔡初王氏曰孔子西見
趙簡子及河而反又西行不到秦則文侯之命與秦
誓未必於晉於秦得之也不知林說何據
董氏鼎曰此篇書體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同其事
則彼爲封建此爲錫賚耳文侯非有方叔召虎之功
平王所以深嘉之者不過曰汝多修扞我于艱耳不
知昭顯祖刑文武而紹乃辟者果若先正之克左右
昭事厥辟否乎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文侯之命

三十

費誓

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爲寇魯侯征之於費誓眾故以費誓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呂氏曰伯禽撫封於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乘其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又按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繫於帝王書末者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

孔傳費魯東郊之地名

孔疏經稱淮夷徐戎序言徐夷略之也此戎夷在魯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同書費誓

三

之東 甘誓牧誓皆至戰地而誓此誓令其治兵器具糗糧則是未出魯境故知費是魯東郊地名非戰處也

蘇氏曰費在東海郡後爲季氏邑國外十里爲郊費

非魯東郊當時治兵於費也

張氏沂曰逸書成王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唐孔

氏引費誓序言王伐淮夷魯伐徐戎然則魯侯乃佐

王征討也

蔡氏元度曰魯侯蓋承王命率諸侯以征徐戎故曰

戎惟征徐戎征者上伐下也言征非承王命故耶

張氏震曰是書詳於自治而略於治人有志於征守而無志於戰王者之兵也故孔子取之

呂氏曰徐戎淮夷世爲周患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載於大誥命召公平淮夷載於江漢徐方繹騶載於常武自成王至宣王每有叛亂朝廷爲之搖動非小寇也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啓之嗣位驟當有扈之變伯禽就封驟當徐夷之變觀其誓師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陣者是以知禹周公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

會編此篇首記伯禽戒飭諸侯之辭次治戎備尙堅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同書費誓

三

利也次除道路護軍旅也次嚴部伍防禦民也又次立期會慎供應也總見魯侯應敵規模嚴整有序

公曰 嗟 人無譁 聽命 徂茲淮夷 徐戎並興

漢孔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伯禽爲方伯帥諸侯之

師以征歎而勅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蘇氏曰淮

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脅徐戎並起故曰徂茲淮

夷徐戎並興徂茲者猶曰往者云

孔傳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歎

而勅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今往征此淮浦之

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 徂訓往征 與蔡傳異

孔疏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州之內有不
順者得專征之於時伯禽爲方伯故得帥以征戎夷
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以八州八伯是州別立一
賢侯以爲方伯卽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是也禮
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
之大國不過百里禮記云七百里者蓋此七百里內
之諸侯非以七百里地并封伯禽也鄭云人謂軍之
士眾及費地之民案下句令填塞坑竅必使軍旁之
民塞之或當如鄭言也詩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率彼
淮浦省此徐土知淮夷是淮浦之夷徐戎是徐州之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費誓

圭

戎也

會編此魯公誓戒諸侯從征之辭也命指一篇而言
但茲云者往日已叛之淮夷又脅徐戎以並起所以
見其當伐也 淮夷首惡重淮夷邊

拂鏡塵諸侯伐而不討此曰征者奉天子命矣自古
誓師未有不數彼之罪明我之順此獨不及蓋淮徐
餘孽流亡又不過應兵原不欲勝彼但禦之耳往日
已叛今又脅徐戎並起稔惡不悛正見其當征
宙合只在命字上作主命包一篇治戎器除道路嚴
部伍立期會皆是淮夷昔日與三監叛見書序故曰

徂茲

講此伯禽誓師之辭也魯公曰嗟爾諸侯之人其肅
靜無譁以聽我之命前此已叛之淮夷又與徐戎並
起爲亂一則倡亂而怙強不悛一則從亂而同惡相
濟皆不可不征者也

善教乃甲冑句敵乃干句無敢不弔句備乃弓矢句鍛乃
戈矛句礪乃鋒刃句無敢不善句

敕縫完也縫完其甲冑勿使斷毀敵鄭氏云猶繫也王
肅云敵楯富有紛繫持之弔精至也鍛淬礪磨也甲冑
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費誓

圭

序也

孔傳言當善簡汝甲鎧冑兜鍪施汝楯紛無敢不令
至攻堅使可用備汝弓矢弓調矢利鍛鍊戈矛磨利
鋒刃皆使無敢不功善

孔疏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說文云
冑兜鍪也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冑秦世已來始
有鎧兜鍪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已來用鐵鎧鍪
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而因以作名也甲冑爲有
善有惡故令敕簡取其善者鄭云敕謂穿徹之謂甲
繩有斷絕當使敕理穿治之于是楯也敵乃干必施

功於楯但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於楯故以爲施汝
楯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且以爲飾鄭云敵
猶繫也王肅云敵楯當有紛繫持之是相傳爲此說
也弔訓至也無敢不令至極攻堅使可用鄭云至猶
善也備訓具也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令
弓調矢利案毛傳云五十矢爲束或臨戰用五十矢
爲束凡金爲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而
已其文互相通

會編此戒諸侯之師以治戎備也甲冑與干衛身之
具救之欲其完固敵之欲其慎密不敢不弔者救之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費誓

姜

敵之各致其精至也弓矢戈矛鋒刃攻人之具備之
欲其多鍛之欲其堅礪之欲其利無敢不善者備之
鍛之礪之各盡其善也亦要見先自衛而後攻人意
陸實府曰蔽體取甲冑捍禦用干楯敵在遠則弓
矢所及敵在近則戈矛所交敵互進而短兵接則鋒
刃所紛出而迭應仁義之師制挺可撻堅利然善戰
者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當兩陣既交而防比
比持之具疏略不完折敵撻胸之技彫殘不整幾何
不爲之禽乎縱堂堂正正不得不於此懾懾器械嚴
整則士氣精明也

彙解無敢不弔總上兩件無敢不善總上三件

集解絲穿之爲敔冑武弁也古以皮爲之甲纔有斷
絕當使敔理穿治之干卽今之遮箭牌內面有紛紛
卽帶也繫持之欲其緊密故曰敵弓必二以備折壞
矢一房必百故言備鍛是燒而納水中以堅之戈矛
體渾故欲精堅斧鉞刀劍有銳刃故欲快利
請此戒眾以治戎備也彼甲冑與干所以衛身者必
善縫綴乃甲冑繫帶乃干楯而無敢不致其精焉弓
矢戈矛鋒刃所以攻人者必多備乃弓矢鍛鍊乃戈
矛磨礪乃鋒刃而無敢不善焉則戎備於是具矣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費誓

姜

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敔乃穿無敢傷牯牯
之傷汝則有常刑句

淫大也牯開牧也獲機檻也敔塞也師旣出牛馬所舍
之閑牧大布於野當室塞其獲穿一或不謹而傷閑牧
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在所之居民也舉此例之凡
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於師屯者皆在矣此除道路
之事

孔傳今軍人惟大放舍牯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
牧也獲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穿穿地陷獸當以土塞
敔之無敢令傷所放牯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

殘人畜之常刑

釋文杜本又作敝

孔疏此戒軍旁之民也 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
牲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鄭康成云牢閑也校
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然則養牛馬
之處謂之牢閑牢閑是周衛之名也此言大舍牯牛
馬則是出之牢閑牧於野澤令其逐草而牧之鄭氏
以牯爲牯牯之牯施牯於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周
禮冥氏掌爲阱獲以攻猛獸知奔獲皆是捕獸之器
也檻以捕虎豹穿地爲深坑又設機於上防其躍而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費誓

圭

出也奔以捕小獸穿地爲深坑入必不能出其上不
設機也奔以穿地爲名獲以得獸爲名獲亦設於奔
中但奔不設機爲異耳杜塞之室斂之皆閉塞之義
使之填坑廢機無敢合傷所放牯牛之牛馬今律文
施機槍作坑奔者杖一百傷人之畜產者償所減價
王肅云杜閉也獲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斂塞也奔
穿地爲之所以陷墮之恐害牧牛馬故使閉塞之鄭
康成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奔或設獲其中以遮
獸獲作罰也

張氏曰牛馬爲車戰及負載之用

會編此戒軍伍所在之居民以除道路也牛駕車以

載軍儲馬服乘以供武用皆用兵所急者師既出則
舍於郊外矣故以戒居民設機爲獲掘坑爲奔皆所
以取禽獸者也杜斂總是閉塞之義言獲奔則凡有
害於師屯者可知矣注中推出意要足 王宇泰曰
既言牛馬在牯遂以牯爲牛馬之名無敢傷牯謂傷
牛馬牯之傷謂牛馬傷也

拂鏡塵玩今惟二字便見王師所至秋毫無擾居民
處車騎缺備兵復何資師屯所在道途宜肅軍止處
出之牢閑而牧之曰舍牛馬大布忌或傷殘故有損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費誓

天

畜產之刑

按牯牛馬三字連謂牯內之牛馬也淫舍只是大放
之意彙解以舍牯二字連謂牛馬所舍之牯殊不順
請此戒居民以除道路也彼牛駕車以載軍儲馬服
乘以供武用皆用兵之所急者今既師出則大放
閑牧中之牛馬於野矣爾居民杜絕平日捕大獸之
獲斂塞平日捕小獸之奔無敢傷我閑牧之牛馬焉
若牯一有傷則誤我軍政汝則有常刑也

馬牛其風 臣妾逋逃 無敢越逐 祗復之 我商賚
汝乃越逐 不復 汝 則有常刑 無敢寇攘 踰

垣牆竊馬牛句誘臣妾句汝句則有常刑句

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馬牛風逸臣妾逋亡不得越軍壘而逐之失主雖不得逐而人得風馬牛逃臣妾者又當敬還之我商度多寡以賞汝如或越逐而失位不復而攘取皆有常刑有故竊奪踰垣牆竊人牛馬誘人臣妾者亦有常刑此嚴部伍之事

孔傳馬牛其有風佚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眾人其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越逐爲失伍不還爲攘盜汝則有此常刑軍人無敢暴劫人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費誓

三

踰越人垣牆物有自來者無取取人軍人盜竊馬牛誘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之常刑
孔疏僖四年左傳云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佚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佚遠去也軍士在軍當各守部署止則有壘壁行則有隊伍勿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僖十七年左傳云晉惠公之妻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是役人賤者曰臣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

云臣妾逋逃也

蘇氏曰軍亂生於動故軍以各居其所不動爲法呂氏曰自古喪師每因剽掠失部伍爲敵所乘本部不敢離局他部不敢匿奸何潰亂之憂

會編此戒將士以儆部伍也蓋喪師之患未有不因剽掠失伍而爲敵所乘者故儆戒之越逐祇復俱貼將士不失部伍上看馬牛臣妾是所在居民之所養者雖有風逸逋逃亦不得越逐而至於失伍也至於不越逐而偶得者又當敬還無敢藏匿也商賁承勿逐祇復二意所以示勸也下云常刑所以示懲也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費誓

三

寇攘竊誘是馬牛之不風逸臣妾之不逋逃者恐其紛亂部伍故戒之也重在部伍上古者節制之兵軍伍嚴明而居民安堵正是如此注中失主不得逐句乃喚下句不可泥馬牛臣妾疑屯所居民之人畜但蔡傳云失主雖不得逐又似軍眾恐妾字解不通大師之行法無攜女婢者當言居民人畜爲是彙解軍士在軍當各守部署止則有壘壁行則有隊伍故戒以本部中牛馬有風逸臣妾有逋逃勿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蓋越逐則奔者未及逐者先亂軍伍不可復整矣又戒其他部見馬牛臣妾奔逸至

者無敢收藏當即敬還之我自商度爾所還之物多寡輕重之數以賞資汝爲還歸之勸 馬牛臣妾指在軍中者或疑軍中安得有臣妾古之軍皆平民衣糧自齎一人從軍一家供之僕時亦有私從安得謂無 越逐不復分開兩平應上本部越逐他部不復汝則有常刑蓋越逐有禁而不復無刑則無以行其禁又不復有刑祇復有賞則人孰敢犯令哉此軍伍中事至於師旅所經又戒軍人無敢暴掠所過居民寇攘是總冒踰垣三句是其實 越人垣牆爲姦爲盜滿人不風之馬牛誘人不遠之臣妾汝則有犯軍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費誓

三

令之刑 此節前言馬牛臣妾越逐不復之刑後言劫攘竊誘之刑以兩常刑對看

宙合重勿逐上祇復帶見請失主來認則付還他非謂越局而還之也

按蔡傳失主雖不得逐明是指軍士之馬牛臣妾爲說而時講多駁之謂馬牛臣妾是居民的而越逐祇復指軍士照下文馬牛臣妾則謂居民之馬牛臣妾上下相合雖背傳可從 商賈只當承祇復不惟軍士有所失而不逐不應賞即民間有所失而軍士不逐滿營軍士將誰賞耶常刑兼越逐不復自有理

或以寇攘兼下踰垣三句謂踰垣別有所竊不止馬牛臣妾故分三項然照上文只說馬牛臣妾似屬所重則以踰垣連下二句說更妥寇攘踰垣竊直趕至誘臣妾作一氣讀 攘字不必拘物來而匿意只作竊看

講此嚴部伍也彼居民之家僮有馬牛風逸臣妾逋逃近爾軍壘爾軍士不得越軍旅而逐之至於不越逐而偶得者又當敬還之而無或藏匿如此則違我紀律矣我必商度多寡以賞資汝焉使或越逐而失伍不復而攘取則皆有常刑不汝宥也又無許爲寇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費誓

三

盜攘奪或踰垣牆以竊人不風之馬牛誘人不逃之臣妾有一於此亦有常刑不汝宥也蓋剽掠失伍未有不爲敵所乘者爾將士可不戒哉

甲戌句 我惟征徐戎 句 時乃糗糧 句 無敢不遠 句 汝則有大刑 句 魯人三郊三遂 句 時乃楨榦 句 甲戌 讀 我惟 句 無敢不供 句 汝 則有無餘刑 句 非殺 句 魯人三郊三遂 句 時乃楨榦 句 無敢不多 句 汝 則有大刑 句

甲戌用兵之期也時儲備也糗糧食也不遠若今之乏軍興淮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蓋量敵之舉緩急而攻之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場

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楨榦板築之木題曰楨牆端之木也旁曰榦牆兩邊障土者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非一但不至於殺爾芻芻供軍牛馬之用軍以期會芻糧爲急故皆服大刑楨榦芻芻獨言魯人者地近而致便也

孔傳誓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皆當儲峙汝糗糒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汝則有乏軍與之死刑總諸侯之兵而但稱魯人峙具楨榦道近也題曰楨旁曰榦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時甲戌日當築攻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費誓

重

敵壘距堙之屬峙具楨榦無敢不供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郊遂多積芻芻供軍牛馬不多汝則亦有乏軍與之大刑

孔疏峙具也豫貯米粟謂之儲峙鄭眾云煖熬大豆及米也說文云煖熬米麥也鄭玄云煖擣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熟又擣之以爲粉也糯乾飯也煖糯是行軍之糧與軍征伐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與今律乏軍與者斬指言魯人明更有他國之人峙具楨榦以擬築之用題曰楨謂當牆兩端者也旁曰榦謂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楨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

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耳鄭眾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費誓

重

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於郊故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令留守不令峙楨榦也上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此云甲戌我惟築期以至日卽築當築攻敵之壘距堙之屬兵法攻城築土爲山以闢望城內謂之距堙襄六年左傳云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杜預云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爲土山及女牆宣十五年公羊傳楚子圍宋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闢宋城

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云堙距堙上城具也是攻敵城壘必有距堙糗糧難備不得偏少故云無敢不逮楨榦易得惟恐闕事故云無敢不供芻芟賤物惟多爲善故云無敢不多量事而爲文也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者言刑者非一謂合家盡刑之王肅云汝則有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無遺免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於罪隸亦不殺之鄭氏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廩役反則入於罪隸春藁不殺之周禮司厲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藁鄭氏云奴從坐而沒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費誓

圭

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鄭眾云輪於罪隸春人藁人之官也然不供楨榦雖是大罪未應緣坐盡及家人蓋亦權以脅之使勿犯耳鄭云焚乾芻也

夏氏曰不言淮夷蓋前已言之

林氏曰此所謂三遂意若指魯之三軍故說者多引以爲魯有三軍之證然苟指魯之軍制言謂之三鄉三遂則可謂之三郊則不可蓋國必有四郊郊外爲遂其曰三郊三遂蓋夷戎爲寇東郊正受敵處故使此郊之民專意於攻守而調發儲峙則使西南北三郊三遂之民蓋取給於不受敵之地也

李氏杞曰常刑刑有定名者也死刑死刑也無餘刑刑之不至於死也

臨川吳氏曰峙糗糧不言魯人蓋伯禽爲侯伯監七百里諸侯率以同征糧食當自齎持蓋統告諸侯在會之人也楨榦芻芟非遠國所能自齎故責之魯人也芻芟所以供牛馬若不繼則牛馬飢疲故亦服死刑也

會編此立期會而勉其有事也期是出征日期會是會集諸侯之師以往征二字有別甲戌我惟征徐戎句作冒正是立期會處下糗糧楨榦芻芟三段皆期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費誓

圭

會中事糗糧以足軍食楨榦以治軍壘芻芟以供牛馬皆期會所最急者不逮者不及數而至於乏也築以甲戌者注所謂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猶云加以無數刑法但不至於殺耳芻芟不多亦服大刑者恐牛馬飢疲而不可用也峙糗糧統責於諸侯者從征諸侯皆伯禽所統師行而糧食分之所宜備也峙楨榦芻芟專責之魯人者楨榦芻芟非遠國所能致地近而致便勢之所宜然也 馬鐘陽曰注中軍以期會芻糧爲急勿作一句讀言軍旅之以期而會惟獨芻芟糗糧爲急 王宇泰曰仰稽天時之

善則惟甲戌俯度敵勢之宜則先徐戎所謂量其堅瑕緩急而攻之也 糗糧芻蕘之不給加以死刑楨榦之不供不至於死者何也糗糧人食芻蕘馬食人馬不可一日無食楨榦雖版築所須視二者猶稍緩也

彙解時說之意謂經文所以言征徐戎在甲戌之期者此是欲從征之諸侯如期來會也不知此句是起下文糧芻楨榦三段不重在諸侯來會上傳云軍以期會芻糧爲急只重芻糧字期會帶言之耳此節是示以征伐之所有事先提期日言者使之知所備也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費誓

毛

徐戎尤近魯境故先加之兵 再提甲戌言者明築與征同日也不是平對語意 如此刑之外又有一等重刑則此刑爲有餘刑矣今所用之刑是重而無餘者特不至於死刑而殺耳蓋除卻死刑一節言也

講此立期會而勉其有事也期於甲戌之日我惟會爾諸侯之師以征徐戎焉軍中以足食爲急必儲備乃糗糧使之足用而無敢不及一或不及以誤我軍政汝則有死刑然糗糧可以自備而築城之楨榦牛馬之芻蕘諸侯難以遠致也故魯三郊三遂之民當

備乃楨榦我於甲戌進兵之日惟恃築營壘以防衝突汝無敢或不供一有不供我有無餘之刑可以加汝但不至於殺耳是魯人之當供者一也不惟是也三郊三遂之民又當備乃芻蕘以爲牛馬之用然牛馬甚眾汝無敢或不多一有不多汝則有死刑是魯人之當備者又其一也爾眾其聽命無誤我征伐之事也

董氏鼎曰此國史所書而孔子存之於帝王之後者以周禮猶在魯也雖一時禦敵未足以盡魯侯之美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於此而盡其心則他可知矣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費誓

毛

卽此一事而本末先後輕重緩急井然有條規模整暇魯侯其賢矣哉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殽因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

孔傳貪鄭取敗悔而自誓

孔疏杜預云殽在弘農澠池縣西築城守道謂之塞言其要塞盜賊之路也殽山險阨是晉之要道關塞也從秦嚮鄭路經晉之南境於南河之南殽關而東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秦誓

堯

適鄭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晉以秦不假道故伐之左傳僖三十二年晉文公卒三十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矯鄭伯之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先軫請伐秦師襄公在喪墨衰經夏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是襄公親自帥師伐而敗之因其三帥也春秋之例君將不言帥師舉其重者此言襄公帥師依實爲文非彼例也又春秋經書此事云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實是晉侯而書晉人者

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通以賤者告也是言晉人告魯不言晉侯親行而云大夫將兵大夫賤不合書名氏故稱人也直言敗秦師于殽不言秦之將帥之名亦諱背喪用兵故告辭略也

胡安國傳曰書序專取穆公悔過主於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故人晉君而以狄視秦也

王氏炎曰書之所取取其知悔春秋之所貶貶其悔而不改過而不改春秋不得赦其罪悔過美意書亦不得廢其言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秦誓

堯

李氏杞曰春秋敗殽之後復有彭衙濟河之師初亦徒悔耳徒悔不改穆公所以僅爲穆公也夫子於書取其一念之悔而於春秋責其遂非之失一寬一嚴意各有主

陳氏賓曰夫子存二誓於魯以著伯禽之是於秦以著穆公之非伯禽之時其征徐戎奉王命以討亂華大義也襲鄭之役無王擅兵雖敗而自悔其心終在於報怨夫子於書以秦誓終以見周室之不復振也夏書終於胤征商書終於西伯戡黎而周書終於秦誓其旨一也

新安陳氏曰此篇乃初喪師慚悔之辭未幾再用三用孟明與晉連兵易世不止殊與誓中悔過初意相反安在其能悔過也

會編此篇分三段看首三條敘其改過之意惟古之謀人兩條詳其改過之實昧昧至末推其改過之由也秦伯益之後姓贏裔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邑之秦成曾孫秦仲仲孫襄公至穆公則名任好宣公子成公弟也近指此秦穆公信杞子之言不用蹇叔之謀師敗於殺悔過而作首節發誓之端羣言之首謂一篇旨要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秦誓

望

所在二節述多盤為過受責為改過所謂羣言之首也三節恐時日逝而不及改四節欲親古之謀人遠今之謀人正所謂改過也五節指當日事而言詳改過遷善之實尚有是改予忌之失而欲親之皇多有是改姑親之失而欲遠之勇夫謂用三帥今尚不欲也歸重謫言六節寫容賢之臣以圖其利七節寫不能容賢之臣以戒其殆冒嫉以惡正截截善謫言一等人八節總以邦之安危結之見當慎於用人不可習於多盤也書終秦誓詩錄秦風重之也春秋之變亟矣而權倚伏於秦晉晉主夏盟而春秋秦衡裂三

晉而戰國糜爛極矣晉文侯有命秦有誓一以明倚伏之有幾焉孔曰百世可知孟稱論世卻極皇帝王伯以經世觀書而易其可知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汝羣言之首

首之為言第一義也將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

孔傳誓其羣臣通稱士也眾言之本要

孔疏士者男子之大號故羣臣通稱之鄭云誓其羣

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

會編此穆公誓告羣臣悔過之詞也羣言之首謂一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秦誓

望

篇要旨所在蓋穆公之誓惟悔前日之安於徇己不聽蹇叔之言而已古人節正羣言之首也

彙解羣言之首是第一等好言也羣言泛說不指本篇

篇

講此穆公將發誓言而先起其聽也公曰嗟我羣臣

當聽我之命而無喧嘩予誓汝羣言之首將揭其

切要而言之也

古人有言曰民訟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

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惟受責於人俾如流水略無扞格是惟難哉穆公悔前日安於自徇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乎古人之語故舉爲誓言之首也

孔傳言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稱古人言悔前不順忠臣人之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已有非惟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是惟難哉傳以自訓用樂與集傳異

孔疏稱古人言者悔前不用古人之言不順忠臣之謀故也

朱子曰民訖自若是多盤想只是說人情多要安逸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秦誓

聖

之意

會編民訖句言凡人溺於利欲多安於徇己而不能受人之責也責人以下正若是多盤之實謂人有利欲之非心而我以大義責之何難之有惟不徇己而受人大義之責則不免昏於利欲而不能矣是惟難哉此正切穆公之病故引之以爲首也 姚承庵曰多盤二字不能盡善之病根也民訖自若是者鮮不爲此二字所累也責人無難受責如流水順而且速是惟難哉穆公以己前不受人言致喪師辱國故有味乎此言深用以自悔耳

樂解四句一直說下不可以責人三句爲多盤之實

凡人盡自若是多安言其戀人欲而不忍割憚天理而不肯進凡人鮮不如是也 自字與下人字對看 受責俾如流此非克其多盤之私者不能也

按訖訓盡作盡人皆然或訓作終身盡然於自字口氣稍礙自是自己之自謂人盡皆自己多盤也若是二字是形容語即照下文看直解作自以爲是不可從

講此正羣言之首也古人有言曰人溺於利欲盡自若是多安於徇己何也人有貪欲我以大義責之斯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秦誓

聖

不爲難惟我能受責於人俾如流水是惟難哉人情安於徇己如此古人斯言非切中我之病乎

我心之憂

日月逾邁

若弗云來

弗云來連

已然之過不可追未遷之善猶可及憂歲月之逝若無復有來日也

孔疏逾益邁行也員卽云也言日月益爲疾行並皆過去如似不復云來畏其去而不復來夜而不復明王肅云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蓋自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

夏氏曰若弗云來憂改過之無日也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會編此泛言己悔過之意憂字從上文來憂其如凡民之徇己而不能受責如流恐歲月之逝而不及改也憂悔過之無日則汲汲圖改之意見矣然猶未及言其過下節始實之陸實府曰無窮者相禪之日月有盡者吾身之日月也念及於往者之不可諫即念及於來者之不可追穆公意還重在恐己不能改也

彙解首句且虛下二句正其所憂者上節是通篇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秦誓

吳

之起語此節憂字似不必緊承上節虛說爲是來即指日月凡日月前者既過後者必來未有弗云來者但心之憂處若似弗云來而無時可改過耳

按逾邁二字逾字虛邁字實言其往之甚速也

講此言心之憂以見悔過之意也夫自徇自安常情之過今我亦有此是以我心常懷憂懼惟恐日月益爾逝去若弗云再而無復可改之期焉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則曰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忌疾姑且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

士也非不知其爲老成以其不就己而忌疾之非不知其新進姑樂其順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然尙謀詢茲黃髮之人則庶罔有所愆蓋悔其既往之失而冀其將來之善也

孔傳悔前違古從今以取破敗傳謂古今爲古義今事與蔡傳不合

孔疏其古之謀人當爲忠賢之臣若蹇叔之等今之

謀人勸穆公使伐鄭者蓋謂杞子之類國內亦當有此人

會編此明言其悔既往之過而圖將來之善也古之謀人暗指蹇叔今之謀人暗指杞子言老成之人不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秦誓

吳

能徇己之所欲者也我雖明知其老成願以其不就己而忌疾之新進之士能徇己之所欲者也我雖明知其新進姑以其順便而親信之此正安於徇己而不能受責如流所謂已往之愆也雖則云然輕過下黃髮即是古之謀人詢謀老成則不用新進可知矣此句正是改過也

彙解君子之爲人謀也忠不肯苟就人意小人遷就人意與謀必敗事古之謀人我非不知其老成但其所謀者未就予意我乃以爲阻事機而忌嫉之今之謀人初心亦知其不穩但以其就己而姑將以爲親

則溺於其說而不自覺矣姑字要看今之謀人非真可親姑將以爲親乎謀人謂人之有謀者非謀於人也

宙合曰古曰今卽先進後進是也謂之古人猶稱人爲古君子之類未就者不肯舍所學而從我也爲親則惟其言而莫之違矣姑將者喜而不忍割之情也此上泛言己之舊癖不曾暗指何人尙猷詢茲二句緊論理當如此下節方切改過事

按未就予三字連忌字稍開姑將以爲親姑且將就以爲可親信也將是虛字非彼之將順親屬上非下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秦誓

聖

之親附猷字稍斷詢茲黃髮連言有所謀當詢茲黃髮也謀度詢問連說覺強

講此正其悔心之切也我之過安在惟古之謀人非不知其爲老成持重也則曰未順我之所欲而忌之惟今之謀人非不知爲少年浮薄也因其曜就而姑將以爲親雖往日之意見則云然自今以後庶幾凡有所謀必詢諸黃髮之人則無所失矣

番番良士句旅句力既句猷句我句尙有之句乞句乞句勇夫句射句御不違句我句尙不欲句惟句截句截句善句諷句言句俾句君子句易辭句我句尙有之句皇多有之句

番番老貌乞乞勇貌截截善辯給貌諷巧也皇遑通旅力既猷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者我猶庶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起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勇夫我尙不欲則辯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遑暇多有之哉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諷言謂杞子先儒皆謂穆公悔用孟明詳其誓意蓋深悔用杞子之言也

孔傳勇武番番之良士雖眾力已過老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乞乞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惟察察便巧善爲辯佞之言使君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秦誓

聖

子迴心易辭我前多有之

孔疏番番然勇武之善士雖眾力既過老而謀計深長我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乞乞然壯勇之夫雖射御不有違失而智慮淺近我庶幾不欲用之自悔往前用勇壯之計失也

葉氏曰番番如世稱嚄嚄然

王氏十朋曰番番與申伯番番同乞乞與崇嘯乞乞

同

陳氏大猷曰旅膂通脊骨也不違中度無失也

王氏炎曰巧言變亂是非君子仁而不佞往往爲其

所奪故易辭

新安陳氏曰穆公悔過不力改過不勇已可窺其微意於辭氣之間曰尙猷曰尙有之尙不欲當謀急謀當有急有當不欲急不欲何以尙爲朱子訓過勿憚改謂有過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三味尙之一辭優游緩慢宜其悔用孟明而卒用之悔不用蹇叔而卒不用也正如隱公欲傳桓營菟裘而曰吾將授之矣吾將老焉當授卽授當老卽老豈容有所謂將者乎二公之遂非速禍可於尙與將之辭覘之

會編此正詳其改過遷善之實事也良士卽古之謀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秦誓

聖

人謫言卽今之謀人勇夫曉甚輕只引起末曉耳有字是任用意尙有是改其忌嫉之私而欲尊信之豈多有是改其親信之失而欲疏遠之尙不欲亦輕看不違者中度無失之謂墓木既拱是言其老過門超乘是言其勇易辭者能奪君子之辭而變易之也明說蹇叔三帥杞子不妨味穆公語足見改過不決意王方麓曰番番良士謂老而賢也旅齊通音骨也旅力雖愆謀猷則壯我庶幾得而用之謂蹇叔也番嘗詆其墓木既拱穆公蓋自悔失斯言也時蹇叔已不在曰我庶幾復有斯人乎追思至矣乞乞之勇夫

徒有勇耳射御不違雖若可愛然勇而無謀多以儔師我尙不欲惟截截善誦言俾君子易辭如此之人有其一足以覆人之邦家我皇暇多有之哉蓋畏之之甚也

宙合人之力在背故曰齊力愆卽易歸妹愆期之愆言其時已過矣力雖愆而謀則壯有字是任用意我尙有之者追言之也時蹇叔不在求其類蹇叔者耳勇夫技有餘而智不足亦能敗事故不欲截截二字形容斬截快當急欲見功之狀俾君子易辭者是奪於強辭而正辭反詘截截使之也利口覆邦家一之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秦誓

辛

爲甚曰皇多有蓋畏之深矣

按三段各有所指不必太分低昂宜略會意良士若指定蹇叔則尙有是追思之辭良士若泛說則尙有是期望之語須有辨易辭只是能奪君子之辭非君子隨之而易

講此直指今日之失以自戒也是以番番耄老之良士齊力既愆前日所謂墓木將拱者我尙思得而有之若乞乞勇夫射御如法而不違前日之誇過門超乘者我尙不欲於彼况惟截截辭給而善爲巧言使君子奪辭而不得伸其誤國家不小我皇多有之哉

是嚴於用人者乃所以爲真改過耳

昧我思之句如有一介臣句斷斷猗讀無他技句其心

休休焉句其如有容句人之有技讀若己有之句人之產

聖其心好之句不啻如自其口出句是能容之句以保

我子孫黎民句亦職有利哉句

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大學作介斷斷猗

一之貌猗語辭大學作介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容有所

受也彥美士也聖通明也技才聖德也心之所好甚於

口之所言也職主也

孔傳如有束修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雖無他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秦誓

至

技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將任

之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樂善之至也人之美聖其心

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心好之至也是人必能容之

用此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眾人亦主有利哉言能

興國束修二字謂束帶修飾殊無著落

孔疏悔前用巧佞之人今將任寬容善士也猗者

足句之辭不爲義也禮記大學引此作斷斷兮猗是

兮之類詩云河水清且連漪是也王肅云一介耿介

一心端慤斷斷守善之貌無他技能徒守善而已休

休好善之貌愛彼美聖口必稱揚而薦達之其心

愛之又甚於口言其愛之至也此說大賢之行也

陳氏大猷曰惟無技能容人之技其無技而休休有

容所謂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曰其如有容莫測其

限量而難乎形容也心之好不啻如口之稱口之稱

美有限心之好慕無窮此其好有德之真切又甚於

視有才者之若己有矣是真實能容非勉強也好善

之利流澤無窮亦職有利即孟子所謂好善優於天

下况魯國乎之意

陳氏雅言曰穆公意謂大臣之道不貴乎用一己之

能而在於容天下之善如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秦誓

至

能而休休焉有容人之量蓋惟無善於己而後能容

人之善故於人之有技則視彼之才若有於己而在

人之能莫異於在己之能也於人之彥聖則好彼之

德誠發於心而在心之好有甚於在口之好也若己

有之則人已一致而無彼此之殊其心好之則心口

一致而無表裏之異是非真能有容人之量者乎人

君於此能得是臣而用之則必能廣致羣賢以圖治

功子孫者我之子孫也而是人也能保之蓋遠其威

憲被其餘澤子孫之利莫大於此也黎民者我之黎

民也而是人也能保之蓋樂其政教安其田里而黎

民之利亦莫大於此也一己之技能爲有限而天下之才德爲無窮大臣惟不用己而用人故善之集國者眾而福之集國者遠也

會編此言良士之有利於國家以明己尙有良士之意也無他技非真無所長惟有才而不自用故無才之可見耳正是形容他誠一之至意休休有容一氣說人之有技二句是能容天下之才人之彥聖三句是能容天下之德故曰是能容之正應轉休休有容句保子孫則後嗣蒙其利保黎民則兆庶賴其利故曰主於有利也然則老成如耄耋者可以不用乎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秦誓

聖

洪南池曰此下二節言一人之善惡係一國之廢興末節繳一國之廢興係一人之善惡意味我思之穆公經歷多故思慮深長而見得國家須得如是之人也如有者設爲人有如此也一介者獨立無朋也王方麓曰此說出本意言己尙有良士而不過多有諠言之流者何哉蓋用一好賢之君子則國蒙其利此我所以尙有之也用一媚嫉之小人則國受其咎此我所以不過多有之也彙解人之有技而不忌嫉之彥聖而不排抑之已難矣今不惟不忌疾而視若己有無人我長短之形不

惟口稱道之而心之好之有甚於口之所言是其胸中實能容納得許多賢才也容字要如此看世有一種爲人長厚而不妒忌者有能容人之善而不妒忌不足以言之者子孫黎民平穆公慨想形容殊有意味

宙合意味二節著臣品之分推開言之在能容不能容上挑剔不拈上三種人蓋帝王相傳用人之法穆公述之以自省耳意味思者沈思默想之謂意味我思之語與憂字相應如有者設謂有如此人也不可卽指耄耋叔此二等從思想中說出非實事與大學不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秦誓

聖

同穆公急功利重保子孫黎民意按介與个猗與兮無大分通節字句俱可照大學講但大旨不同耳職有利職訓王只是虛字不必著重講直解云斯人也亦主有利於國哉頗明講此言良士有利於國家以明己尙有良士也我所以尙有良士不有諠言者何哉我嘗默默深思用人之得失係國之安危不可不謹假如有一介臣斷斷然誠實專一無他技能但其心地和平度量廣大休然其如能容受有不可得而測度者見人有才能便中心愛之如自己才能有才能一般人之俊美通明便

心中真切喜好不但如其口中之所稱揚是能不自用而容人惟此容賢之人以保我子孫使長膺富貴保我黎民使長享太平亦職有利於國哉此我所以欲用老成之士也

人之有技讀冒疾以惡之讀人之彥聖讀而違之俾不違讀句是不能容句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句亦曰殆哉句

冒大學作媚忌也違背違之也違窮達之違殆危也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孔傳見人之有技藝蔽冒疾害以惡之入之美聖而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秦誓

妻

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冒疾之人是不能容人用之不能安我子孫眾人亦曰危殆哉

孔疏此說大佞之行也

新安陳氏曰此章大學平天下之傳引之其形容能容不能容者之情狀利害可謂至言宜孔子定書不能廢其言也

會編此言小人之有害於國家以明不違有諂言之意也與上節相反冒疾以惡之則不能容天下之才違之不達則不能容天下之德所以不能保子孫黎民而危殆國家也然則諂言如杞子者其可用乎

姚承庵曰冒疾卻是何等妒忌違之俾不通卻是何等擠排回照上文一介臣天壤矣一日利一日殆是實實必然事王方麓曰凡人以材自結於君則惟恐他人形己之短妨己之進此冒疾之所以生也此違之必不使通也

拂鏡塵此節只反上節說不必指何人

按蹇叔杞子不過襲鄭一事之得失未知果遂如此否當以虛說為是

講此言小人有有害於國家以明己不用諂言也如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惡之甚也人之彥聖而違之俾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秦誓

妻

不達違之甚也實不能容有才德之人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危殆而不安哉故我於諂言不違有之也

邦之杌隉讀由一人句邦之榮懷讀亦由一人之慶讀

杌隉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繫於所任一人之非國之榮安繫於所任一人之是申繳上二章意

孔傳穆公陳戒背賢則危用賢則榮自哲改前過之意

孔疏既言賢佞行異又言用之安否穆公自誓將改

前過用賢人者也

張氏曰杞如木之動搖墜如阜之圯壞

新安陳氏曰國之安危繫所用一人之是非是如上所稱有利非如上所稱殆哉本孔注卽老蘇管仲論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之意結上文兩節有照應會編此總上二節而覆言之蓋上言一人之善惡致一國之廢興此言一國之廢興繫於一人之善惡無兩層意杞墜指子孫不安其位黎民不安其生言曰由一人言繫於一人之不容才德者耳不必其小人之多也榮懷以子孫得保其業黎民得保其生言亦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秦誓

著

尙一人之慶者言繫於一人之能容才德者耳不必其君子之多也慶卽榮懷末要足不用諛言而用良士之意陸實府曰杞墜曰由一人榮懷乃一人之慶又加亦尙二字語自抑揚

演只在兩一人字作旨見得一人者君所倚仗之人只反覆以示用人之功

講此總上二節而覆言之也以此觀之邦之杞墜而危殆曰由一人之不能容賢所致耳邦之榮而光大懷而奠安豈有他哉亦尙一人之容賢而貽之有慶也予雖欲不爲邦家而慎用人不可得矣

張氏九成曰孔子深意若曰平王錫文侯而言不及

復仇王道不可望也得如伯禽之用兵庶幾於王道矣又得如秦穆之悔過亦庶幾於王道矣取魯秦以補王道所以深痛王道之不復興也夫國風始於平王春秋始於平王王道終於平王而以秦魯補之則平王之罪可勝言哉天下之仇莫大於弑君父天下之惡莫大乎安於爲弑逆者所立事至於此王道絕矣夫子之意謂使平王用兵得如伯禽申侯犬戎庶可誅乎使平王悔過得如秦穆懲創用賢周家庶其中與乎今皆無之故痛憤而以伯禽穆公繼其後也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秦誓

著

以謂如此二人猶勝於平王也

宋氏曰秦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絕謂魯不風而頌

龜山楊氏曰或謂秦誓聖人專以其悔過而取之非也書之有二誓以志帝王之誥命於是絕也聖人以恕待人於人之有過而悔嘉之可也如但以悔爲是而不問其改與不改則改過者鮮矣故聖人於人不徒嘉其悔又欲其改且殺人至於被刑未有不悔者使殺人而不必死其肯悔乎戰不敗秦自以爲功矣何以知之以濟河之師知之也濟河之師何義哉

李氏養吾曰或謂周書終於文侯之命而以秦誓附焉蓋世變往來之會王霸升降之機書終文侯之命而王迹熄書附秦誓而霸圖興周遷洛邑而周日弱秦得鎬京而秦曰強讀文侯之命見平王之忘君父忘讎恥也如此讀秦誓見穆公之欲改過遷善任賢去邪也如此周欲不弱秦欲不強得乎平王之詩下僭列國而秦車鄰附見焉平王之書續以列國而秦誓附見焉進秦於詩書之末以警周也春秋之筆於秦每人之以尊周也天下之勢駁駁而趨於秦夫子得不見其幾微於定書刪詩作春秋之際乎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秦誓

李

董氏鼎曰自非聖人誰能無過過而能悔悔而能改善之善者也太甲悔而聽伊尹之訓成王悔而迎周公以歸不然敗度敗禮成湯之業墮矣內詛外訐文武之基墮矣成康以後昭王以南征不復而穆王繼之復拒祭公之諫肆侈心而行天下不知悔者也宣王中興幽王爲犬戎所殺而平王繼之不報君父之讎思小惠而忘大恥不知悔者也君者天下之主也心者人君之主也君心如此天下何賴哉秦穆輕信杞子逢孫楊孫之謀固違蹇叔之諫至於喪師辱國而悔過之誓作焉使有天下國家者皆如其知過而

能悔又必自知悔而能改則雖以挽回三代之治亦何難哉惜乎穆公徒悔而不能改也然夫子之微意讀書者可以深長思矣

書經詳說

卷七十六

周書秦誓

卜

書經詳說卷七十六終

書經詳說

無卷數 河南
巡撫採進本

國朝冉觀祖撰觀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書以蔡傳爲主旁引孔傳孔疏及宋元以下諸家之說以釋之雖證引頗繁然如六宗三江皆援據諸說而終以蔡傳爲主其有稍異於傳者多削而不錄如文侯之命引孔疏其下注云傳疏多與蔡傳說異故僅錄此又如費誓徂茲淮夷句引孔疏亦必注其下云祖訓往征與蔡傳異蓋篤守宋學不肯一字異同者也

禹貢臆參二卷

〔清〕楊陸榮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乾隆刻楊潭西先生

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禹貢臆參

無卷數》提要

首蔡傳選 功令也重以

欽定今釋訂蔡傳之誤而補其所不及經義亦既昭然
矣惟是禹貢一書最爲艱奧漢宋諸賢彼疏此解互有
同異茲冊所以疏暢前人之旨意而心之所疑亦得附
見以就正于世之深于經學者時

乾隆壬戌仲春月楊陸榮識

禹貢臆參

一

禹貢臆叅

青浦楊陸榮

夏書

禹貢上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分也奠定也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別土地以爲九州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此三者治水之要也又奠其山之高者川之大者以爲之鎮而九州之疆界可定矣○楊陸榮曰敷土辨土之高下以定賦也隨刊治水之事水治

禹貢臆叅

一

則土之高下見而賦可定矣隨山者水出於山至於懷山則漫地皆水幾無措手之處必以山爲之紀審其所自出疏其所自去水始可得而治矣刊木者木得水之滋潤以暢茂水即因木之暢茂以湮塞湮塞則必至於汎濫矣隨山以治其源刊木以治其委水患去則山川奠安然後可以分州而起貢也此三句全經之綱領

冀州

冀州帝所都也東西北三面距河謂之河內治水

先殺下流冀非河之下流而帝都在所當先也各

州皆言疆界此獨不言者所以尊京師示無外之

義且以他州準之則疆界亦自見矣○今釋冀州

今山西之大原平陽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澤遼沁

三州直隸之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宣化六府

及真定河間二府西北境大名府濬縣西境奉天

之錦州府河南之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其北直抵

塞外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于大遼水

也○楊陸榮曰三面距河當時則然今河日南徙

禹貢臆叅

二

而冀之東北無河矣

既載壺口

既者已事之辭從成功後追書之也載經始也壺

口山名當河南出之孔道故先治之○今釋壺口

在今山西平陽府吉州西南七十里卽宋之隰州

吉陽縣河注其中如壺然

治梁及岐

梁岐二山河水所經治之以開河道○今釋梁山

孔傳在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西北九十里岐山

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四十里蔡傳以雍州之山不當載于冀州遂以山西永寧州之呂梁山汾州府孝義縣之狐岐山當之不知此二山去河甚遠不可言河水所經而雍冀東西夾河治冀之西卽是治雍之東不可分言于兩州故耳蔡傳誤○楊

陸榮曰此治雍冀之經河也

既修大原至于岳陽
修因繇之功而修之也岳大岳霍山也山南曰陽北曰陰水則反是冀州之水河最大而汾次之汾

禹貢臆叅

三

水出大原經大岳修渠汾入河也凡功力創始曰治沿緒曰修道里附近曰及總括曰至○今釋大原卽今山西大原府昔之晉陽也宋屬河東路霍山冀之鎮山亦曰霍大山在平陽府霍州東三十里○楊陸榮曰此治河東之汾而卽以治河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懷州也涑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平地致功爲難底績因其績之已成而深見其難也衡橫也河北流而漳水東來注之故曰衡○今釋覃懷今

河南懷慶府漳有清濁二水清漳出大原府樂平縣西南三十里沽嶺卽少山大阻谷東南流至河南彰德府涉縣交漳口會濁漳水東北流入直隸廣平縣分爲二支一北流入大陸澤一東北流經直隸清河阜城交河至青縣與衛河合北流至天津府西沽合桑乾諸水入海其一支入大陸澤者亦東北流至西沽同入海濁漳出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五十里發鳩山東南流至交漳口與清漳合○楊陸榮曰此治河內之各水而卽以治河

禹貢臆叅

四

也漳及恒衛今皆自入于海與昔異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壤性柔而無塊善土也白土之色不必皆白從其多而言之錯雜也田賦分九等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下上下下中下下是也上上錯者第一等雜出于第二等也年時有不同故不爲定制後凡言錯者例推各州皆先田後賦此獨先賦後田者王畿之地併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賦不專在田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從相從入于易水以達于河也大陸曠然平地衆水所鍾作可耕治也恒衛水小而流達大陸地卑而廣大成功在後故獨後于田賦言之。今釋恆水出真定府曲陽縣之恆山卽北岳也東流至阜平縣龍泉關北經大派山爲大派水亦曰沙水又東南流至保定府祁州界合滋水入于唐水卽沁水衛水今名雷澤河出真定府靈壽縣良同鄉流至縣東南入滹沱河大陸一名廣阿澤跨今保定

禹貢臆參

五

順德真定等府之境諸水滙成巨浸洩其下流則其土可耕治矣。○楊陸榮曰此治二漳恆衛之水而卽以治河也。○又曰賦出于田水去土平始可等其高下以制賦蔡傳成功于制賦之後功尚未成土之肥磽何由得見以定上下之則漳水由衛入河自應同時並治豈有先後異治之理呂祖謙曰言水土平于田賦之後者其害小故徐治之此更不然二漳恆衛其水相等安見恆衛小于衛漳獨可徐治至于害小之言尤屬可疑大陸上承北

流經河之委在東北九河之上受漳恆衛之衝漫

衍千里連踰數郡孟子云汎濫於天下汎濫於中國當時汎濫之跡猶可推見者惟大陸之千里雲夢之千里鉅野等處次之水大則害大害大則治之必難東萊先生恐亦未之思耳疑經文恒衛二句錯簡在田賦句後。○又曰禹王治冀以必治之法治之也覃懷四句皆言治河非泛言治水大行懷州巨鎮河經其下西東崇山不能爲患究在河東而地土最下隄防稍有不固勢必被決惟覃懷

禹貢臆參

六

底績而充庶免河患矣然猶未可專恃隄防也由此更北則二漳恆衛大陸之水皆自東北來入于河非殺其勢一隄遂足障之乎播之爲九則勢分力緩下流洩而大陸作矣。○又曰讀古人之書須善體其意水性就下行所無事蓋不生事不多事耳若任其就下而一無所事則兗州最下將爲壑矣禹王八年在兗歷歲如此之久底績如此之難其可謂之無事乎水性猶人性也好德其性食性亦其性就下其性衝決亦其性有以坊之則無不

治矣故曰以必治之法治之

島夷皮服

海曲曰島海島之夷以及服爲貢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冀州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浮河以達卽達于河者亦各因其本州之水以達于河惟冀州之北無通河之水貢賦之來必由海道以達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故曰夾右。今釋漢書地理志碣石在右北平驪山縣西南卽今撫寧縣漢武紀注

禹貢臆參

七

在遼西參縣卽今昌黎縣撫寧昌黎壤地相接今攷兩縣內並無碣石跡跡後人遂謂二縣瀕海碣石已爲海水蕩滅其言誕不足信攷肇域志山東濟南府海豐縣有馬谷山卽古之碣石在九河之下斷爲碣石無疑。楊陞榮曰漢人去古未遠其言必非鑿空而陵谷遷變亦理之所有不足爲誕漢人云在遼海之北肇域志則在渤海之南何至懸隔若此且自遼海以至濟南五百餘里海中島嶼絡繹以千百計上經島夷皮服雖貌言環冀之

夷實則此處之島爲最多孰不在九河下流者豈止一馬谷山哉且濟南卽是入河之處此處文意全舉海道而言夾右碣石是海道之始入河是海道之終統始終而言之爲是

濟河惟兗州

兗州之域東南距濟西北距河地勢最下而當河濟之衝所宜先治也。今釋兗州今山東之東昌府兗州府之曹州陽穀壽張鄆城三縣濟南青州二府西北境直隸之大名府及真定河間二府東

禹貢臆參

八

南境河南衛輝府之胙城是也。○河濟詳後導水九河既道

河自西北來以至華陰爲山所束故患小自華陰折東山少土疎故患大兗土尤卑受患最甚播河爲九則力弱而患去矣道者順其性而道之。○今釋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大史三曰馬頰四曰覆轡亦曰五曰胡蘇六曰蒲濼七曰鈞盤八曰鬲津九則河之經流也蔡傳本曾攷之說所分如此林之奇極辨其非是今案直隸河間滄州之西交河之

東北六十里有徒駭河卽濰沱河濟南府平原縣北有篤馬河卽馬頰河德州有覆釜河河間府東光縣東南有胡蘓河南皮縣城外有蘭河滌河二河相去甚近而實非一河濟南府樂平縣東南有鈎盤河德州西南有鬲津河其大史河據齊乘在清澮二州之間一統志在南皮縣北○楊陸榮曰九河在冀兗二州之間九河播而後大陸作不叙于冀而叙于兗者其爲功于兗者大也○又曰此言治兗州之河亦以必治之法治之也

禹貢臆參

九

雷夏既澤

雷夏濟水之所經也澤者水所滯也納上流而足以容洩下流而無所壅也○今釋雷夏在今山東東昌府濮州東南水經注在大成陽故城西北十餘里其陂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卽舜漁處○楊陸榮曰此治兗州之濟也

濰沮會同

水自河出爲濰濟出爲沮會同同入于海也○今釋濰沮二水同出于濮州雷澤西北平地距縣四

十里今已涸蔡傳以汜睢當之非是汜睢在豫之境非兗之濰沮也○楊陸榮曰此總河濟言之桑土旣蠶是降邱宅土

桑土土宜桑也旣蠶者水去土平可種桑以飼蠶也高地曰邱水患未平民皆依邱陵以居至是始降而宅于平土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土脈墳起也繇茂條長也草木長茂則水土之平可知

禹貢臆參

十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貞正也充賦最薄人君以薄賦爲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起賦于十三載之後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兗地宜漆宜桑故以漆絲爲貢篚竹器織文織絲成文錦綺之屬盛之篚以貢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浮于濟漯由濟入漯以至河也○今釋漯水今東昌府朝城縣南有漯河陂廣十餘里又青州府高

苑縣北有漯河濟南府禹城縣西有漯河一名源河又名土河案朝城卽漢之東武陽縣高苑卽漢之千乘縣禹城卽漢之高唐縣蓋漯水本出高唐至千乘入海禹瀋河至大伾分河一支東北流經東武陽以至高唐合于漯河自合于漯河則高唐以南武陽以北皆被以漯名矣漢書地理志于高唐注則云漯水所出于東武陽則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源委瞭然然禹時之河在澶相以北漢元光時河徙頓邱故程大昌曰此河乃漢河

禹貢臆參

土

是言漯入河處所受河水乃漢時所徙之河非禹時之舊未嘗以漯爲漢河也蔡傳不究斯旨而詞之誤矣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北距海西南距岱○今釋青州今山東之登萊二府青州府之益都臨淄昌樂安邱壽光臨朐六縣及諸城高苑博興樂安四縣南境濟南府之肥城長清歷城章邱鄒平長山新城淄川八縣及泰安府萊蕪縣北境兗州府東阿平陰二

縣北境東北跨海至盛京之奉天府訖于朝鮮國也岱大山東岳也在今山東泰安府

嶠夷既略

嶠夷今登州之地略爲之封畛也

滌淄其道

旣道者爲之道也其道者水循其道也凡水皆東入海青爲正東瀕海之地水患獨少者由河濟之水充受之淮水徐受之江漢楊受之故爲功最省○今釋濰水出山東青州府莒州西北九十里箕

禹貢臆參

土

屋山亦曰濰山東流至萊州昌邑縣入海土人亦稱爲淮河淄水出青州府益都縣西南顏神鎮東南二十五里岳陽山卽原山東北流至壽光縣北由清水泊入海當時淄水不入濟水經叙述甚明史記亦云于齊則通蓄濟之間二水之不合可知蔡傳至博昌縣入濟誤○楊陸榮曰江漢距青甚遠中隔荊豫徐三州之境豈能爲患于青者林詞似不必引及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斤鹵鹽地也青州地有二種平地白墳海濱則斤鹵也○楊陸榮曰白墳斤鹵因地之遠海近海而分非海濱無平地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鹽斤地所出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也畎谷也枲麻也怪石可爲器用之飾萊夷萊山之夷作牧以畜牧爲生也檿山桑也繭生桑上其絲堅韌可作琴瑟之用卽今之山繭凡貢物不言所出

禹貢臆參

圭

者貢其土之所有言所出者以其土之所出爲良也○今釋萊夷兼登州而言萊子都黃黃今屬登浮于汶達于濟

今釋汶水出今萊蕪縣原山之陽其源非一合流于泰安州之靜安鎮由安民亭合濟水東北入海明永樂九年于東平州東六十里築戴村壩遏汶水出南旺南北分流南由濟寧州並沂泗諸水入淮北由臨清州並漳衛諸水入海此大汶也小汶出新泰縣官山至徂萊山南入大汶瀛汶出萊蕪

縣南三十里官山之陰流合年汶年汶在萊蕪縣門外西流至泰安州入大汶壑汶卽泮水出泰安州分水嶺亦曰北汶柴汶出泰安州東三十五里俗名司馬河是爲五汶又有泮汶出莒州靈門山東北入海與萊蕪之汶無涉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西不言濟者岱之陽濟東爲徐岱之北濟東爲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略之他州止言兩方此言三方者海岱混于青

禹貢臆參

酉

淮海混于楊也○今釋徐州今江南之徐州及屬陽府之懷遠五河虹靈壁四縣泗宿二州淮安府之桃源清河安東宿遷睢寧贛榆六縣邳海二州山東兗州府之滋陽曲阜寧陽泗水金鄉魚臺嘉祥鉅野汶上剡城鄒滕嶧費十四縣及平陰縣南境濟寧東平沂三州濟南府之新泰縣萊蕪縣及泰安州南境青州府之莒州蒙陰沂水日照三縣及諸城縣南境

淮沂其乂

淮出于豫至徐而患始大故于徐言之沂青徐之
浸也徐之川莫大于淮浸莫大于沂淮又則自泗
以下統舉之矣沂又則自沐以下統舉之矣○今
釋沂水出青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雕崖
山南流入泗又南至淮安府宿遷縣界北匯駱馬
湖南入運河淮許渠水

蒙羽其藝

蒙羽二山爲淮沂之所經藝可以種藝也○今釋
蒙山在青州府蒙陰縣南八里羽山在淮安府贛

禹貢臆參

圭

榆縣西北八十里○楊陸榮曰此二經皆言治淮
也

大野既豬

大野澤名水蓄而復流曰豬○今釋大野亦曰鉅
野在鄆州府鉅野縣五里河日南徙疊被河衝湮
塞非一今已全涸王樵曰卽南旺湖不知是否

東原底平

東原近濟之地底平水患去而底于平也○今釋
東原昔之鄆州今之東平州也○楊陸榮曰此二

經言治濟也東原在徐之北而言東者在濟東故
也濟治而東原底于平矣禹王治水天下州縣無
不底平獨于單懷東平言之者以當河濱下流施
功多而成功難也○又曰治徐不言河者當時導
河北流徐無河患與今迥別○又曰此亦以必治
之法治之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土粘曰埴漸長也包叢生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

禹貢臆參

夫

珠璣魚鼈鼈玄纁縞

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亦間有之故制貢以爲建
社土封之用羽畎羽山之谷也夏者染人染絲帛
爲五色周禮秋染夏是也翟者雉羽羽山多雉其
羽備具五色如夏故山以羽名貢之以爲旌旄之
用嶧山之陽所生之桐中琴瑟之用泗濱之石製
磬爲宜不言石而言磬者成磬然後貢也蠙蚌也
所生之珠可爲服飾魚以供祭祀燕饗之需玄帨
之赤黑色者黑經白緯曰纁縞也皆繒也去凶

卽吉之服也○今釋嶧山一名葛嶧山在淮安府
邳州西南俗名距山以與淮水相距也泗水出充
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四源竝發故名至
下邳入淮此禹時之泗也今泗水流至兗州東金
口壩分爲二派一西南流爲泗河至魯橋入運河
一西流爲府河又西南流合洸水至天井橋入運
河

浮于淮泗達于河

自淮達泗惟一道自泗達河或由濰或由濟入溧

禹貢總志

老

以至河也

淮海惟楊州

楊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海○今釋楊州今江南
之江寧楊州廬州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徽州鎮江
常州蘇州松江十二府滁和廣德三州鳳陽府之
鳳陽臨淮定遠霍邱盱眙天長六縣壽州淮安府
之山陽鹽城二縣河南汝寧府之光山固始二縣
光州湖廣黃州府之羅田蘄水廣濟黃梅四縣蘄
州廣東之潮州府及浙江江西福建皆是也

彭蠡既豬

彭蠡湖在鄱山之陽故亦名鄱陽湖西江章貢諸
水之所匯○今釋彭蠡湖在江西南昌府城南一
百二十里饒州府城西四十里南康府城東五里
九江府城東南九十里

陽鳥攸居

陽鳥隨陽之鳥鴈也攸居水患去則洲渚平禽鳥
亦各適其居也

三江既入

禹貢總志

大

三江松江婁江東江也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
入海者爲婁江東南入海者爲東江并松江爲三
江既入入于海也○今釋三江之說如孔安國蔡
欽等各自不同而未爲的當故蔡傳獨遵庾仲初
吳都賦注然所云東南流者卽是松江故人多疑
之鄭康成曰左合漢江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
岷江居中爲中江蘇軾獨主其說○楊陸榮曰蔡
傳之謬人皆知之然鄭蔡之說疑亦未當焉貢但
有北江中江之文並無南江之文今添一南江以

足三江之數與禹貢不合東江西江亦何不可添而必南江乎一也大江東流出峽至岳陽洞庭以九江之水會之至九江彭蠡以西江之水會之兩湖俱在大江之南勢均力敵彭蠡可謂之南江洞庭獨不可謂之南江乎時雖未有洞庭之名而九江之滙爲一湖已無疑義舍洞庭而專言彭蠡二也且彭蠡湖也漫也不可云江三也朝宗旣入義無分別荊州旣曰朝宗治江之事已畢矣楊州復曰旣入不與贅乎如曰江流自彭蠡以下不無施

禹貢臆參

尤

治之處此又不然岷嶓藝而江漢之源治沱潛道而江漢之委治八言而治江漢之事已畢所以爲聖功所以爲聖經也若泥沙壅塞小小施功便須復叙禹貢不且充棟乎旣有下流施功之處荊州安得卽以朝宗二字了之四也表仁曰因行水之次第故于楊再言之案周禮于荊州曰其川江漢于楊州曰其川三江周禮各表其地之望並不以行水之次第言而一表于荊再表于楊又何以故五也職方氏曰其川江漢其浸五湖荷彭蠡可以

謂南江則是一水而分列于川浸有是理乎六也由此思之鄭蕪之言亦未足據禹貢而後言三江者定以左氏爲權輿攷國語吳之與越仇讐戰伐之國也三江環之又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其言三江俱在越地以事蹟攷之則今三江城三江衛三江關三江場竝在浙省三江口之上攷古證今三江屬浙無疑鄭曉云禹貢該括衆流無獨遺浙江之理其言甚當但世遠年湮水道或有湮塞江流或有遷改江名或有異同必欲指

禹貢臆參

干

某江以實之則鑿矣。又曰三江瀕海施治不難旣入略言之也與離溜其道同

震澤底定

震震蕩不寧也震澤亦名具區大湖也。今釋震澤介江浙兩省之間跨蘇常湖三府之境周五百里。○楊陸榮曰此以不治治之者也楊州地大水廣然地厚水平非江淮河漢之比不患其難治而患其不勝治然不治則必至于泛溢而爲患矣蓄洩得宜全賴乎湖彭蠡瀕而江西之水畢治矣震

澤定而江東之水畢治矣此治楊之法所以異于諸州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篠箭竹簞大竹敷布也竹性喜高水去則竹生少而長曰夭喬高也上錯錯出于上也○楊陸榮曰古稱弓矢不稱弓箭後人以箭山之竹可爲矢筈遂以箭名被之已誤禹王之時未嘗以箭山之竹爲矢筈安得有箭名而責貢箭竹哉

禹貢臆叅

圭

厥貢惟金三品璫現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金銀銅也以供國用璫現美石似玉者以爲禮器篠竹以爲矢筈簞竹可爲樂器及符節齒革羽毛以爲車甲旌旄之用織貝織爲貝文詩曰貝錦是也卉草也木棉之屬木以供棟梁器械之用卉服織貝島夷以卉服爲貢而錫則盛于篚也包裹也橘柚以供邊豆之實錫貢詔之則貢不以爲常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由海入淮或由淮或由濟以達河是時江淮未通必由海以入淮也

荆及衡陽惟荊州

荊州之域北距南條荊山南盡衡山之陽○今釋荊州今湖廣之武昌漢陽安陸荊州岳州長沙衡州常德辰州寶慶永州十一府郴州靖二州施州衛及襄陽府之南漳縣德安府之安陸雲夢孝感應城應山五縣隨州南境黃州府之黃岡麻城黃陂

禹貢臆叅

圭

黃安四縣四川夔州府之建始縣廣西桂林府之全州及興安縣越城嶺北境衡南岳也在衡山縣西北三十里

江漢朝宗于海

諸侯之見天子春日朝夏曰宗水之入海猶諸侯之歸極于天子也江漢去海尚遠而下流無壅其勢已奔趨于海故卽以朝宗言之○楊陸榮曰此治荊州之江漢也

九江孔殷

九江卽今洞庭湖也時雖未有湖名然玩下經東至于澧過九江句澧獨言而九江總言則九江之滙爲一湖已可見殷正也。今釋九江在今岳州府巴陵縣跨常德長沙三府之境宋曾旼以沅漸無辰叙酉湘資澧爲九江蔡傳遵之去無而添元朱晦菴去無澧而添瀟蒸案沅出貴州黎平府俗名清水江東北流入湖漸出常德府武陵縣東入沅無出辰州府沅陵縣入沅辰出銅仁府東北入沅叙一名渠出靖州西北流入沅湘出桂林府興安縣東北流入湖資出寶慶府武岡州東北入湘澧出永定衛西歷山南入湖瀟一名管出水州府寧遠縣北入湘蒸出寶慶府邵陽縣北入湘元未詳。楊陸榮曰九江滙而後成湖非九江卽是洞庭也殷宜訓盛。又曰導江經文東至于澧則澧在九江之外甚明曾誤而朱去之是也蔡傳尚不能訂正何耶朱蔡去無之故不知瀟蒸二水皆入于湘故曰三湘曾之不列瀟蒸或以此故蔡之添元豈卽是沅而重出耶要之歷年既久今言異同

未易訂正水經云九江在長沙下雋縣渾說略說極是。又曰治湖所以治荆之衆水也與治楊同法
沱潛既道
水自江出爲沱漢出爲潛支出非一此則荆州之沱潛也。今釋荆州之沱有二漢書地理志南郡枝江縣江沱既西東入江水經江水東逕上明城北注云其地夷敞北據大江江沱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名枝江是昔枝江縣有沱也今不可攷又孔穎達正義引鄭注云華容此監利石首二縣非岳州之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所謂沱也夏水冬竭夏流故名潛亦有二一在安陸府潛江縣一支入沔陽州今汙一支南流至拖船埠入漢
雲土夢作又
雲夢二澤水所滙也土者水去而土見作又則已可耕治矣。今釋雲夢當江漢下流廣八九百里東抵蘄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其所被。楊陸榮曰上二經所以治荆州之江漢也與

治冀同法蓋治荆無用治冀治楊之法治九江而衆水畢治是以不治之法治之也治江漢而雲夢入是以必治之法治之也雲夢漫衍如此而土且作又猶可想見當日治江漢之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柁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箇篚栝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柁木可爲弓幹故曰柁幹栝栝可爲棟宇器械礪

禹貢臚來

圭

磨治也砥石也砥石可以磨治鋒刃砮石可爲矢

鏃丹砂可供繪事箇篚竹之可爲矢者栝木之可

爲矢者三邦未詳底致也致貢其有名者卽上之

之箇籛栝也匭匣也菁茅一茅三省有刺以供縮

酒之需既包而又匣之以示敬也三染謂之纁絳

色幣也璣珠之不圓者組綬也大龜尺有二寸圓

之守龜也非可常得偶得則使之納錫于上下貢

上亦可云錫也。楊陸榮曰納錫注云納錫于上

如此則納錫二字複矣榮意納錫下納而上亦有

所錫也蓋龜之見獲非必君公卿大夫自獲而草野之人獲之也獲則獻之君長而君長轉貢于帝帝則稍賜之財物以酬其勞于情理妥協或國有大事錫之命而後納亦一說也此二字當是倒文此節經甚難解傳亦未見其必然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自江入沱自沱入潛自潛入漢漢與洛不通必陸行以至于洛故曰逾不徑由江漢兼用沱潛者因貢物所出之便也

禹貢臚來

圭

荆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荆山北距大河。今釋豫

州今河南之河南開封歸德南陽汝寧五府汝州

直隸大名府之東明長垣二縣山東兗州府之定

陶城武曹單四縣江南鳳陽府之潁亳二州潁上

大和蒙城三縣湖廣襄陽府之襄陽光化宜城棗

陽穀城五縣均州鄖陽府之鄖保康二縣及鄖西

縣東境德安府之隨州北境也

尹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瀍澗三水皆入洛而洛入于河四水並列當以洛爲主。○今釋伊水出河南府盧氏縣熊耳山在偃師縣南入洛澗水出河南洛陽縣西北穀城山至縣東入洛澗水出河南府澠池縣東北白石山至洛陽縣西南入洛洛詳漢水。○楊陸榮曰此言治洛也衆水由洛入河洛治而河之治亦在內矣

榮波既緒

榮波卽榮澤濟之絕河南出者也水自洛出爲波。○今釋榮澤在今開封府榮陽縣南三里古城村

禹貢臆參

三

今已湮而土人猶指爲榮澤云案馬鄭王本波作播孔傳解作一水自顏師古以爲二水而林之奇本之引周禮職方其川榮雖其浸波差及爾雅水自洛出爲波句以証而蔡傳因之然按圖寃義二水之說終無是處傳寅日上言導洛此言導濟不當又以洛之支水入之職方所紀山川但表其地之望不言治水次第山海經涿翼之山波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穀水今本作陂郭璞云世謂之百谷水非波也證一鄭注引作波然出于山非出于

洛證二水經洛水又東門水出焉注云爾雅所云洛出爲波也然攷門水下流爲鴻關水今謂之洪門堰在商州雒南縣東北至靈寶縣入河未嘗緒爲澤證三職方豫州之波出魯山縣鄭注謂卽榮播固非而雒南之波與榮澤相去五六百里中隔大山宜宜總而言之證四顏林之說未足據

導荷澤被孟豬

荷澤濟水所經被及也有餘波則被。○今釋荷山名荷水之所自出當在今曹州東南及定陶縣界

禹貢臆參

天

孟豬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史記作明都在今歸德府商邱虞城之間俗稱滑臺以澤中有臺也。○楊陸榮曰此二經言治濟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土不言色者色穰也壚疎也高地則壤下地則疏

厥貢漆臬絺紵厥篚織纈錫貢磬錯

續細綿也磬錯治磬之錯石錫命乃貢不以爲常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去冀最近東境徑自入河西境從洛乃達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之城東距華山之南西距黑水。○今釋梁州今陝西之漢中府興安州及西安府商州雒南山陽鎮安商南四縣鞏昌府兩當文成二縣徽階二州湖廣之鄖陽府房竹山竹溪三縣及鄖西縣西境四川之成都保寧順慶龍安馬湖五府潼川嘉定邛眉雅五州及叙州重慶夔州三府瀘州江北諸州縣松潘建昌二衛疊溪營黎大所天全六番

禹貢臆參

完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

岷嶓江漢發源處沱潛江漢之支流此則梁州之沱潛也。○今釋岷山跨雍梁二州之境重山遂谷綿亘何止千里水源非一瀝爲一江嶓冢山有二一在漢中府寧羌州北九十里東漢水所出一在鞏昌府秦州西南六十里西漢水所出二山南北相距三四百里沱在成都府郫縣北六里亦曰郫

江至瀘州入江潛有潛伏之義在保寧府廣元縣

亦曰龍門水自朝天駟北穿穴而出入嘉陵江爾

雅首義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

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污水俗云卽

潛水又順慶府渠縣東亦有潛水渠縣卽渠州流

江縣。○楊陸榮曰此治梁州之江漢亦以必治治

之者也

蔡蒙旅平和夷底績

蔡蒙二山上合下開水注其中其流漂急施功不

禹貢臆參

辛

易故功成而旅祭也。○今釋蔡山卽周公山在雅

州東五里蒙山在雅州名山縣西五里和夷和川

水上之夷在蒙經縣北九十里其水自羅巖古壩

州來。○楊陸榮曰治水莫難于究其源梁卽次之

不特河渭江漢經始于此而梁州交錯山嶺盤互

水順流而阻于山水性下而阨于險隘之則綿亘

無極濬之則紆曲難通故導小水亦以必治之法

治之而底平旅告屢見于經也

啟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黎黑也三錯錯出于上下之間也

厥貢璆鐵銀鏤鎔磐熊羆狐狸織皮

璆玉磬鐵柔鐵鏤剛鐵可刻鏤者也磬石磬織者

織四獸之毛以爲屬皮者製四獸之皮以爲裘也

○楊陸榮曰皮可爲裘非必成裘而後貢可刻鏤者當是柔鐵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汙入于渭亂于河

雍梁多山故川多而不相通距海又遠貢道視他

州爲難梁州之貢東北固徑自浮汙其西南來者

禹貢臆參

圭

西傾之山桓水出焉因桓水而至葭萌浮于西漢

溯流而屆于晉壽則有漾枝津之阻南歷岡北迤

邐接漢沔汙與渭又不通必從漢川至于漢水逾

褒而至衙嶺之南溪貫于斜川界于武功入于渭

以達河經不言褒斜者因大以見小也褒斜之間

絕水百餘里故曰逾絕河而渡曰亂○今釋西傾

山一名強臺山在今鞏昌府洮州衛西番岷桓水

一名白水出岷州衛東南分水嶺至保寧府昭化

縣東入西漢水汙水一名沮水出漢中府畧陽縣

卽漢之沮縣東南流入于漢名曰沮口蔡傳南歷

岡北非是北應作穴卽郭璞所云岷山括地志所

云龍山大石穴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西距黑水東距河河在雍東言西者主

冀而言也○今釋雍州今陝西之臨洮平涼慶陽

延安鳳翔五府西安府之長安咸寧咸陽興平臨

潼高陵鄠藍田涇陽三原盩厔渭南富平醴泉朝

邑郿陽澄城白水韓城華陰蒲城同官武功永壽

禹貢臆參

圭

三水淳化長武二十七縣同華耀乾邠五州鞏昌

府隴西安定會寧通渭寧遠伏羌西和秦安清水

漳禮十一縣秦州及榆林寧夏寧夏中靖遠岷州

洮州甘州莊浪諸衛所其在化外者南至西傾積

石西踰三危北抵沙漠皆是也黑水出陝西甘肅

塞外南流至河州入積石河俗名大通河括地志

云黑水出伊州伊吾縣東流至鄯州今西寧府又東南

至河州入河是也又案積石河北則大通河入之

南則大夏河入之後人或指大夏爲黑水不知大

夏雖在黃河之南仍在南山之北其流自南而北
與山南入海之水絕不相通

弱水既西

弱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故曰弱既西順其西流
之性也○今釋山丹衛卽昔之刪丹縣城西有山
丹河亦名流沙河卽弱水源出衛之西南窮石山
○楊陸榮曰此亦以不治之法治之

涇屬渭汭

屬聯屬也雍州之水渭爲大實納涇汭二水而言

禹貢臆叅

三

涇屬渭汭者涇水聯屬渭汭也○今釋涇水出平
涼府平涼縣西南筭頭山亦名崆峒山東至高陵
縣入渭渭水出臨洮府渭源縣鳥鼠山東至華陰
縣東北入河汭水出平涼府華亭縣有二源北出
湫頭山之朝那湫南出齊山至縣東合流至涇州
入涇水

漆沮既從

漆沮小水故言從○今釋漆沮出西安府同官縣
北高山流經縣城東合同官水流至耀州合于沮

沮水出延安府中部縣西南西經宜君同官二縣
至耀州城南會漆水東南流至富平縣畋名石川
河又南至臨潼縣界交口鎮入渭又案水經漆水
出扶風杜陽縣此幽之漆非此漆也

澧水攸同

澧渭相敵故曰同○今釋澧水出西安府鄠縣東
南終南山自紫閣而下至咸陽縣東南入渭○楊
陸榮曰渭之於河猶漢之于江渭雖不能及漢而
大于洛故漢水經文于四瀆之外獨列此三水也

禹貢臆叅

三

澧豈能與渭敵同只是來同于渭如同盟王所殷
頌曰同之義○又曰此三經總言治渭而卽以治
河亦以必治之法治之者也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山漆沮所經岐山涇汭所經終南澧水所出惇
物澧水所經旅功成而祭告也終南三山不言旅
者蒙上文而言之也○今釋荆山在西安府富平
縣西南十里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西南終南山
在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惇物山在西安府郿

縣東四十里卽大乙山之北峰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今釋廣平下隰泛言天下之原隰也。此却實有其地在西安府城南。詩曰周原膺膺。又曰慶其隰原。詩傳原隰之野是也。豬野在陝西鎮番衛東北八十里。卽休屠澤。楊陸榮曰此言象水之畢治也。蓋冀之難治在乎土之卑而疏雍梁之難治在乎山之多而阻。同言底績難之也。又曰治雍之水不及河者蓋雍冀東西夾

禹貢臚參

三垂

河治河已于冀言之無容再叙至他水皆由渭入河治渭正所以治河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三危舜放三苗之處既宅其地可居止也不叙從化也。今釋三危山在今沙州燉煌縣南山有三峰故曰三危。楊陸榮曰從化要看得淺只是相叙而安其居便是。呂東萊曰使之安宅丕叙而鄭曉以叙爲遷善改過殊覺大重此時教化未能達近苗性更爲不率觀未遷之苗尚有徂征之命可

見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虜賦中下

厥貢惟璆琳琅玕

璆琳美玉也琅玕石似珠者珊瑚之類。楊陸榮曰似珠則細石卵矣與珊瑚殊不類海南有青瑯玕珊瑚之類而不似珠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雍州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徑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水之北或自涇或自澧自沮漆

禹貢臚參

素

至渭汭而合也。今釋積石山在河州北一百二十里亦曰唐述山龍門山在西安府韓城縣東北五十里大河之西與壺口山隔河相望。楊陸榮曰龍門積石雖同屬雍州域內而黃河自積石至河州以入中國北流至今寧夏府出塞東北流二千里而達向南至黃甫川復入塞而抵龍門禹王治河止就龍門積石相度地勢而濬治之其間崇山峻嶺隔絕不通安能使積石之河達于龍門哉徑自積石至于西河之傳尚詳之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叙

崑崙卽河源所出在臨羌析支在河關西千餘里渠搜近朔方之地三國皆西戎故以西戎總之其所貢則皆織皮也○今釋崑崙崑崙近崑崙之國非言山也析支河曲羌也黨項之屬渠搜金城以西之戎漢志朔方郡有渠搜漢武紀北發渠搜是也然非此渠搜若朔方之戎不應浮積石

禹貢臆參

三

禹貢臆參

青浦楊陸榮

夏書

禹貢下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大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下隨山也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岍岐荆皆雍州山壺口以下皆冀州山岍山岍水所出雷首底柱析城河水所經王屋濟水所出太行恆水所經恒山恒水所出導此二州之山不特河濟所經

禹貢臆參

一

受治而凡雍之涇渭冀之恒衛皆得其治矣山亦曰導者隨山本以導水也○今釋岍山卽吳山在鳳翔府隴州南八十里雷首山西起雷首東至吳坂隨地易名凡有八曰歷曰首陽曰薄曰襄曰甘棗曰中條曰巨豬曰獨頭底柱在陝州東四十里大河中析城在澤州陽城縣西南七十里王屋在懷慶府濟源縣西北九十里太行延袤綿亘不可以里數計起濟源縣迤西出塞折東直抵遼海跨河南山西直隸遼東西之境○楊陸榮曰至碣

石而始入海則礪石必不在濟南下流矣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大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此北條大河南盼之山也西傾桓水所出朱圉桓

水所經鳥鼠渭水所出大華渭水所經皆雍州山

熊耳伊水所出外方伊水所經桐柏淮水所出陪

尾淮水所經皆豫州山蕞此二州之山不特伊洛

淮渭受治而凡雍之恒澧潁之灇澗皆得其治矣

○今釋朱圉在鞏昌府伏羌縣西南三十里外方

卽中岳崧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桐柏在南

禹貢臆參

二

陽府桐柏縣東一里陪尾在兗州府泗水縣東五

十里蔡傳以安陸縣之橫尾山爲陪尾非是淮水

不經橫尾山下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此南條江漢北界之山也嶓冢漢水所出荆山內

方漢水所經大別漢水所入導此諸山則漢水得

順流以入江而凡桓潁三澨皆得其治矣○今釋

內方在安陸府鍾祥縣西與荆門州相對大別一

名魯山在一漢陽府漢陽縣東北半里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岷山江水所出衡山敷

淺原江水所經皆荊州山北支爲衡山止于九江

之西與岷山相聯屬南支爲敷淺原出九江之東

北與岷山隔絕故曰過九江也導此諸山則江水

得順流以入海而凡九江彭蠡皆得其治矣○今

釋敷淺原漢書地志以爲歷城縣之博易山朱勝

菴以博易山甚小而庫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

體正脉遂起而爲廬阜既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

禹貢臆參

三

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惟

此爲宜耳廬山在鄱陽湖中跨南康九江二府之

境○楊陸榮曰博易山之爲敷淺原誠未有以見

其必然然以廬阜爲敷淺原蔡傳遵之而終疑其

無據亦有以也夫子云不知爲不知此等闕疑爲

是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下導水也弱水西流蕞之西而弱水治矣被于

流沙患去卽止○今釋合黎山亦名要塗山在甘

州衛西北四十里流沙在嘉峪關外即居延澤其沙隨風流行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今釋禹貢之黑水有三水經注黑水出張掖雞山即今甘州雞山至于燉煌即今廢沙州此雍州之黑水也漢書地志注汾關山有符黑水至燉道即今叙州府入江唐樊綽以麗江爲黑水今打冲河亦名若水山海經云黑水之間有若水是也此果州之黑水也至導江之黑水入于南海李元陽云

禹貢臆叅

四

蜀無入海之水故程大昌以瀾滄江爲黑水元史農官張立道使交趾竝黑水至其國此導水之黑水也按瀾滄江其源發于西番諸真潭五巴什山分支之西曰阿克必拉南流至你那山入雲南界東岐一支爲漾備江即葉榆河東南流分注大理府之西洱海經流入順寧府境其正支南行絕雲龍江而東南至雲州北之分水嶺仍與漾備江合又南流至阿瓦國入南海雍水之黑水源在黃河之北梁及導水之黑水源在黃河之南不得誤認

爲一○楊陸榮曰禹王治水之功莫大于江河淮濟漢渭六水蜀黑二水非甚致力者而導水經文先紀此二者非以其難治也正所以示千古治水之法有以不治治之者此之謂行所無事此之謂異于小智之鑒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導河積石施功在積石始也水北曰汭逆河者海

禹貢臆叅

五

潮與河相逆也歷紀所經之地以見河始于雍中經冀豫而入海則于兗也○今釋河源于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渙散勿可偪視自上瞰之燦如列星故名火敦腦兒譯言星宿也羣流奔湊匯爲二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迤邐成川名赤賓河又二三日有水名亦里赤又三四日有水名忽闌又有水名也里木皆來會之而始大然猶清淺可涉又一二日岐爲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渡廣五七里又四五日水始渾濁自是左

右皆山廣止一二里而甚深采甘思之北有大鹽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卽崑崙也前所云八九股水者皆行山南又四五日地名瀾卽及瀾提又三日地名哈刺別里赤兒河流漸北又五六日有水自西南來名納隣哈刺譯言細黃河也又二日有水自南來名乞馬兒出二水合流入河河水北行轉西自此約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又四五日至積石州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入之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

禹貢臆索

六

鳴沙河經應吉理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向北出塞外行可二千五百里河之南爲河套地復折而南至延安府府谷縣入塞西雍東冀河行其中至潼關折而東行自華陰以至大陸禹時故道詳見于經今河日南徙至徐州夾入渦河合于淮至淮安府安東縣入海孟縣名津渡處亦名富平津在孟縣南十八里洛枯洛渠也本作降出潞安府屯留縣西南八十里盤秀嶺至潞安縣入于濁漳而漳亦名降水矣大伾山亦名黎山在今大名府漳

縣東南二里。楊陸榮曰蕩河始積石所以補上經之未及至于積石以西河水未大又有崇山東之本不爲患不須致治所以治江漢諸水皆濬其發源之處而河則但始于積石皆因其當然故曰行所無事

嵯家蕩濬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濬水發源嵯家山東至武都爲漢水又東至武當而爲滄浪之水言過者漢大而濬小也言入者漢

禹貢臆索

七

小而江大也蕩至通州靜海縣入海。今釋濬水涯也蔡傳以爲水名誤當在渭水入漢處一在襄城北卽大隄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東皆屬襄陽縣濬水出漢中府寧羌州北嵯家山至漢中府南鄭縣始稱漢是爲東漢東流至白河縣入湖廣界又東經鄖縣至均州又東南至光化穀城二縣抵襄陽縣東洋灣折而南流經鍾祥縣潛江縣大漢口復東流經漢川縣至漢陽縣漢口入江滄浪水在襄陽府均州北四十里東匯澤三句美文

岷山蕙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

迤靡迤斜出之意此言江流始于梁合漢于荆而入海則于楊也○今釋江水出今四川松潘衛北西蕃界其源非一或于岷或于岷之支岷瀘而成一南流至威茂二州轉文川縣東南至灌縣離堆岐爲十數股南下左抱成都西環崇慶至新津縣南而合南行經眉州嘉定州至叙州府東南合金沙江折而東北流至重慶嘉陵江涪江北來合之

禹貢臆參

八

東北經夔州府巫山縣入湖廣界東至夷陵州東南至枝江縣又東至荊州府折而南流至石首縣又東至監利縣又南至岳州府巴陵縣洞庭以九江之水入之折而東北流至武昌府漢水入之又東至黃州府又東南至江西界湖口縣彭蠡以西江衆水入之又東北流至江南界經江寧府至揚州府通州入海東陵卽巴邱山一名天岳山岳州府城是其遺址會于滙三句亦衍文

蕙沱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邱北又東

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濟水性下勁疾俄伏俄見此言濟水始于冀經于豫而入海則于青也○今釋濟水出懷慶府濟源縣王屋山凡三伏四見其發源處名沇水而遂伏再見而名爲濟再伏而入于河三見而爲滎三伏而穴地四見而出陶邱之北以入于海初見則于王屋山再見則于濟源縣西北五里分東西二股東股周七百步其深叵測西股周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遂貫河復出于河之南爲

禹貢臆參

九

滎水陶邱今定陶縣東北流至東平壽張縣汶水會入海

漢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此言淮水始于豫經于徐而入海則于楊也○今釋淮水孔傳出平氏縣胎簪山胎簪卽桐柏之支峰蔡傳至桐柏始大誤東流至光州經固始縣至江南潁州界東北至懷遠縣渦水入之又東經五河縣泗州盱眙縣漫衍入洪澤湖東北出清河縣之清口入海

漢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渭水出南谷山漢之則始于鳥鼠澧涇大故曰會漆沮小故曰入○今釋同穴山名鳥鼠其支峰也孔氏以鳥鼠共爲雌雄不足信

漢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洛出冢領山漢之則始于熊耳澗澗伊水皆與洛並故曰會○今釋熊耳山在盧氏縣西南五十里

禹貢臆參

十

兩峰相對如熊之耳故名○楊陸榮曰天下之水莫大于江河至于淮濟以獨自入海名瀆其水之大止堪與洛伯仲漢渭已迥不能及況江河耶所以四瀆之外獨紀漢渭洛三水而漢之入江洛渭之入河尤所以助成江河之大者也若泗之入淮汶之入濟泗汶之大差足比洛然淮濟雖得二水之輸要不及江河之十二三泗汶亦不及漢渭之十二三故略之而不紀也○又曰上經列州詳其經也下經瀆水詳其經也漢水經文先山後水

者于水之發源處治之也先水後山者不于發源處治之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隩隅也近水曰隩既宅水涯之地已可奠居也凡九皆指九州而言陂障也滌源則無壅遏之患陂障則無汎濫之憂會同歸于海也

大府孔修庶土交正庶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大府金木水火土穀也修治也土者財之所自在

禹貢臆參

士

庶土則非止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磽高下名物相參而正之庶慎因所出而致謹于所入也三壤田土有上中下三等而三等之中復有三等故曰九地農夫亦然故曰九農則品節之也因等以定賦所謂則也中邦中國也土貢或及于四夷而田土止于中國故曰成賦中邦

錫土姓

錫土以立國錫姓以立宗胙之土而錫之氏所以封建諸侯而成五服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台印朕也距違也治定功成而以敬德先天下此禹之所以爲聖而天下自不能違其所行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稅二百里納稅三百里納稅服四百里聚五百里采

甸服畿內之地四面皆五百里也甸田也服事也使服輸將之事也百里五甸卽五百里而分爲五等也禾本全曰稷鉅半稷也半稷去皮曰秭獨秭言服者總上稷鉅言之去王畿近故使服輸將之

禹貢臆說

三

事也道里有遠近人力有難易故以輕精爲遠賦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此甸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而分爲三等也侯服侯國之服采卿大夫之采地男邦小國也諸侯大國次國也小國在內所以安內附弱有所依也大國在外可以禦外侮強不內侮也

五百里采服三百里男邦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此侯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而分爲二等也綏

安也以其漸遠王都撫安宜急也近者綏文亦非全無武衛遠者奮武亦非全弛文教舉重而言耳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此要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而分爲二等也要者羈縻要約之而已所以待夷狄之道也蔡放也放罪人于此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此要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而分爲二等也荒不治也以其荒遠故不治也流亦放也罪有重輕

禹貢臆說

三

故地有遠近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漸至被覆暨及也聲者動于此而聞于彼教者立于此而效于彼也錫與也禹以玄圭贊于帝而告厥成功也○楊陸榮曰禹錫玄圭疑是錫禹嘉其成功而錫之玄圭也始見用贊歸告成功何贊之有○又曰經以貢名以貢爲主水有不必治之處土無不貢之理然必水平始可因地以制貢故治

水者貢之始事也三壤既則是別九州分五服
胙土錫氏貢之終事也聖人不以天下爲私也

禹貢臆參 無卷數 江蘇
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陸榮撰陸榮有易互已著錄是書於經文之
下詳載蔡傳而並錄地理今釋以糾其誤亦間附
已說然頗有攻詰未當者若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一條初學記引鄭康成註漢江爲北江右合彭蠡
爲南江岷山居中爲中江後儒咸主鄭義而陸榮
力攻之謂周禮職方於荊州曰其川江漢於揚州
曰其川三江若江漢卽三江之二又何以一表之
於荊又表之於揚也攷職方氏有曰河東曰兗州
其川河沛東北曰幽州其川河沛一河沛而旣表
之於兗又表之於幽陸榮又何以難之耶陸榮又
謂職方氏曰其川江漢其浸五湖苟彭蠡可以爲
南江則是一水而分列於川浸蓋主李善司馬貞
之注以彭蠡爲五湖之一然虞翻韋昭張勃鄒道
元張守節陸龜蒙李宗諤諸家皆與善及貞註不
同則五湖必兼彭蠡尙未可確定亦不得執以駁
三江矣

禹貢譜二卷

〔清〕王澍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六年積書岩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禹貢譜二

卷》提要

序

愚者遂末忘本哲士溯流窮源戴天履地而昧厥初其藏實甚故今紀經度者星紀所木歲差將及兩宮非讀堯典而攷中星幾不知此日之天爲堯天矣志疆域者郡縣道州沿革不一其處使非覽禹貢而跡山川幾不知此日之地爲禹地矣然天移其故僅一曆官可正治之無難地失其常非大聖人莫挽記之安急此緯地更切于經天而王金兩君禹貢譜之所爲獨先務也夫禹貢一書田賦爲重而尤莫先于

毛序

治河昔之河故道在北而今則且轉徙而南昔之河受諸水而獨歸海而今則失所爲瀆而更汎汎入淮河一變而凡中原之水爲河所經與河所納者固不變矣昔之田雍徐爲上而今則反遠遶揚荆昔之賦取足西北而今則更仰給東南田一壞而凡中原之產共出于田與困于田者固不壞矣所以然者禹之治水先盡力乎溝洫小者有所洩而後大者有所歸集而決川其勢甚易故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是治水原以治田爲烝

民粒食起見一切財賦于是出國用因以富饒五服首旬良有以也逮夫井田既廢漚漚無存大河南北之墟一望荒莽水失故道疏濬不聞而河受病爲最兼之漕輓頻仍隄防充斥理財無術坐困實深安得有心者起而救之而農田水田一舉復興中原永爲樂土豈不甚善此竊林之所以不諧他書而獨譜禹貢之淡意也且天同也而辰以十二地方也而州以九此萬古不易之道禹服之建所以賢于十二州之肇也雖商周以來州名屢易而其數爲九如初今

毛序

二

天下猶是禹服也溝洫一行則井地盡州皆可徐舉地靈效順天時隨休敬授有基此書又不僅足緯地已也良法其非盡不一取而詳攷之丁亥天中節匡山同學弟毛乾乾拜識

自序

昔者堯舜之世天下將治天乃以龍蛇水火之變聞聖人使經理之而聖之經理之也究匪能以我之聰明才識屈天下之勢使從我也天下之勢北盡幽都南極交趾東至嵎夷西底昧谷山自岱華衡嶽已下水自河濟江漢已下其脉絡所會源流所注自有定勢不可移易聖人之心牢籠宇宙與物順化乾端坤倪所在流露故其施功也爬羅剔抉足胼手胝合四海之經營而皆在其手而要一一順其自然因而

自序

導之不以己與是故北盡幽都南極交趾東至嵎夷西底昧谷山如其山水如其水和氣翔洽百物遂長行所無事而天下遂以大治後世治河者不循其性以底于理議疏議築舉動騷然是故屈數千年之物力竭幾百代之心知才具而不足以治一河大哉禹乎可謂神也已矣今去禹久禹跡未由攷見然讀禹貢書由其所起窮其所止凡山之脉絡水之源流土田之高下賦法之輕重以迄貢御服物之異鳥獸草木之宜經之緯之錯之綜之莫不瞭然畫如指掌非

能天地相通造化與之虛而委蛇安得導天下之
 和盡百物之性如此惜乎後之讀經者胸次褊小不
 通知大聖人意徒欲穿鑿傳會以成其說也昔先
 官祖王父退士先生作尚書逆志獨詳此書不執已
 消息一隨乎經亦猶行禹之志而已矣謝之為此
 語也先九州次導山導水次山川次田賦而終之以
 鄉服消息亦一隨乎經亦猶行先曾祖王父之志而
 已矣嗚呼禹以一手足之烈平成天地後世以天下
 之力而不能治一河瓠子決兮將奈何此豈水之不

自序

二

治也哉丁亥夏六月朔金壇王澍簞林書

禹貢譜

金壇王澍簞林

錢塘金詢于莧 考定

枝訂同人

錢塘汪掄柱中立

休寧金頤評衡士

仁和金德鉉韻文

姓氏

十

九州山川第三十	九州田賦第二十一
賦法升降第三十二	九州全譜第三十三
旬服第三十四	候服第三十五
緩服第三十六	要服第三十七
荒服第三十八	五服總圖第三十九
釋同第四十	

禹貢諸國錄

二

原缺第一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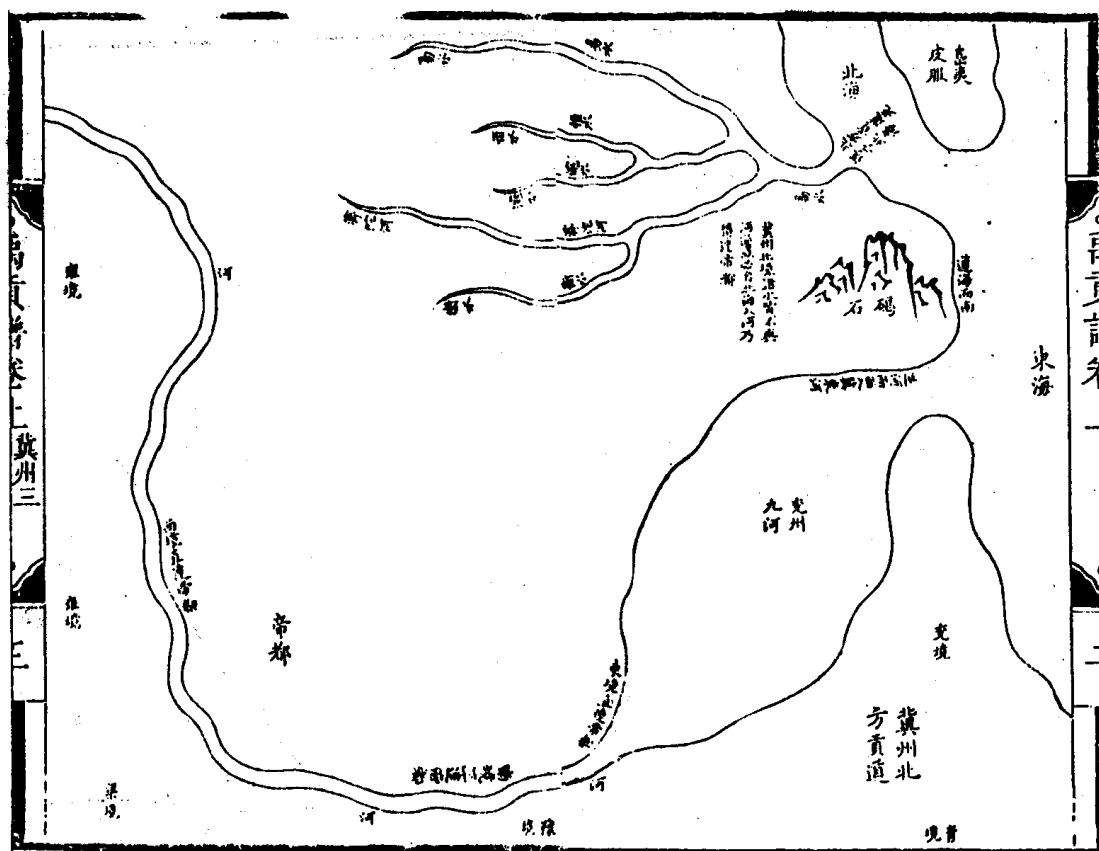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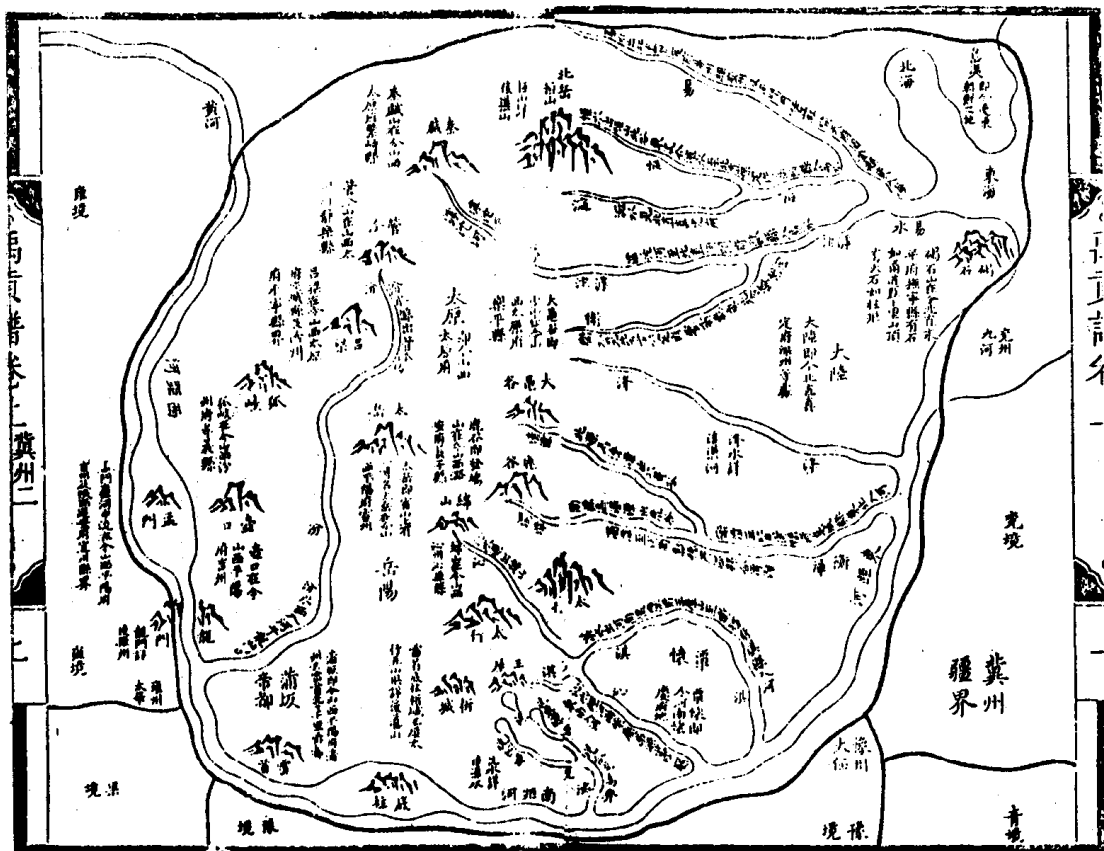
禹貢諸卷上

冀州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
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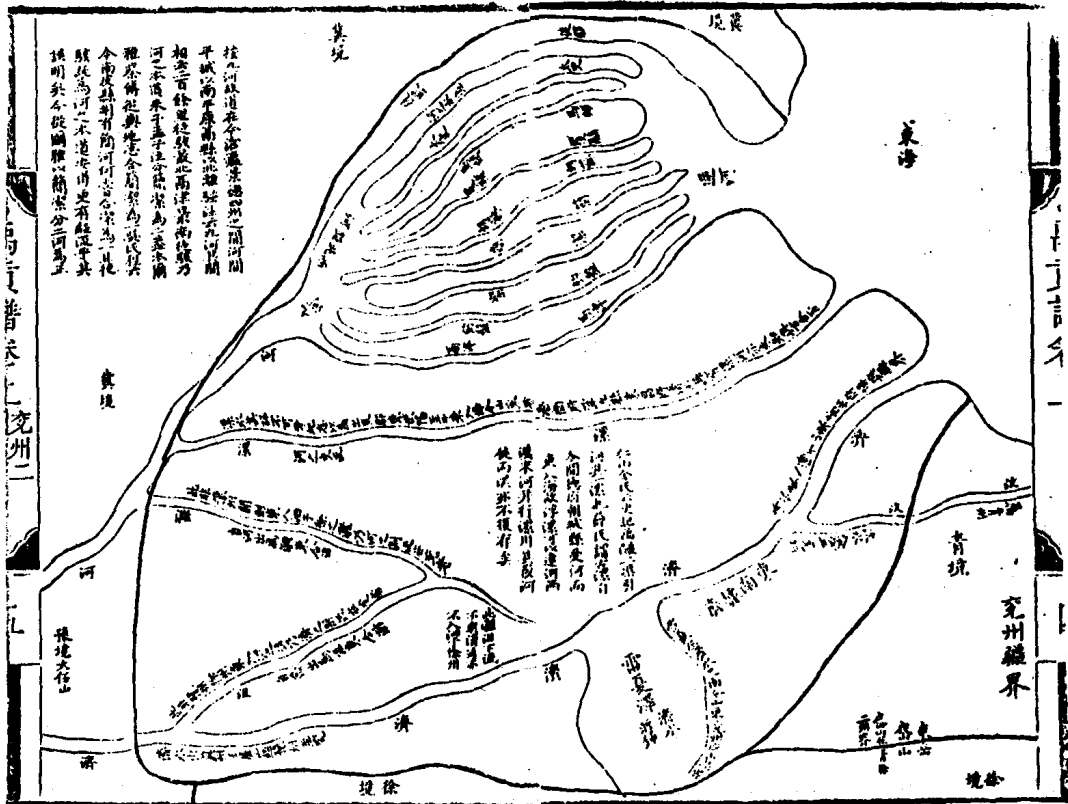
禹貢諸卷上 冀州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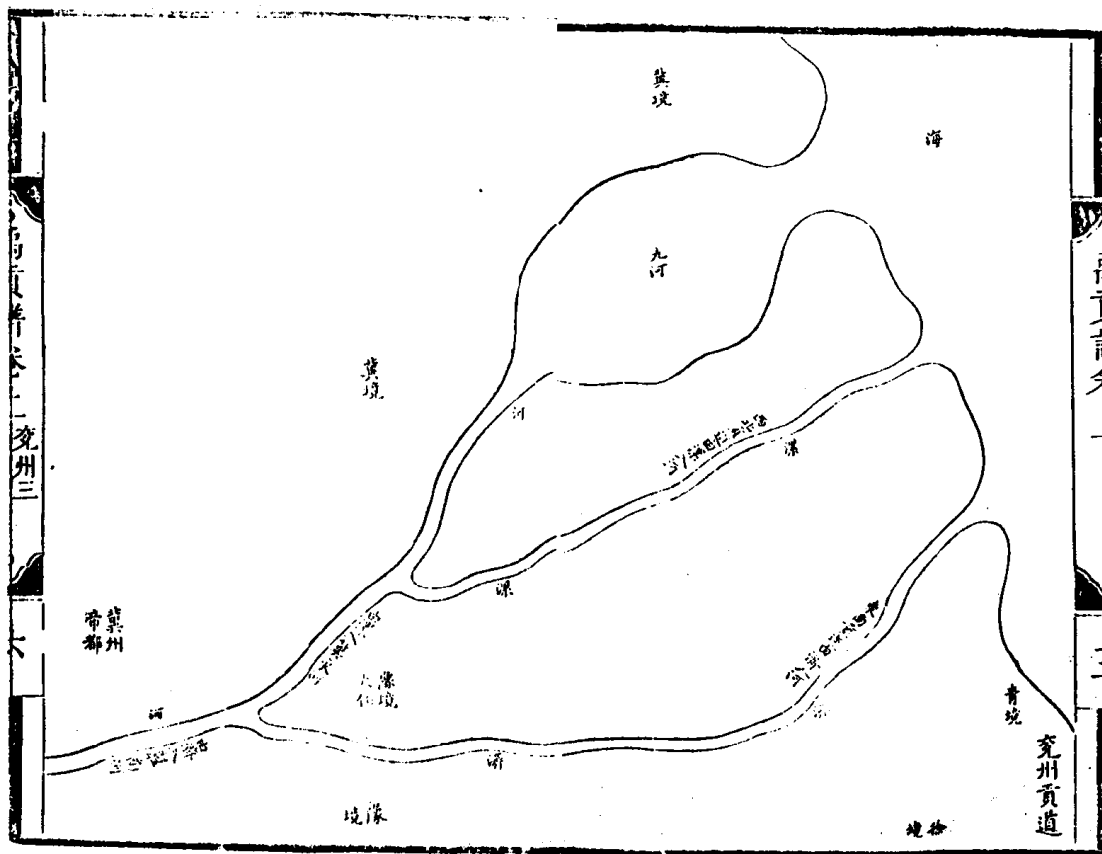


州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
 澗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
 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
 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潔
 達于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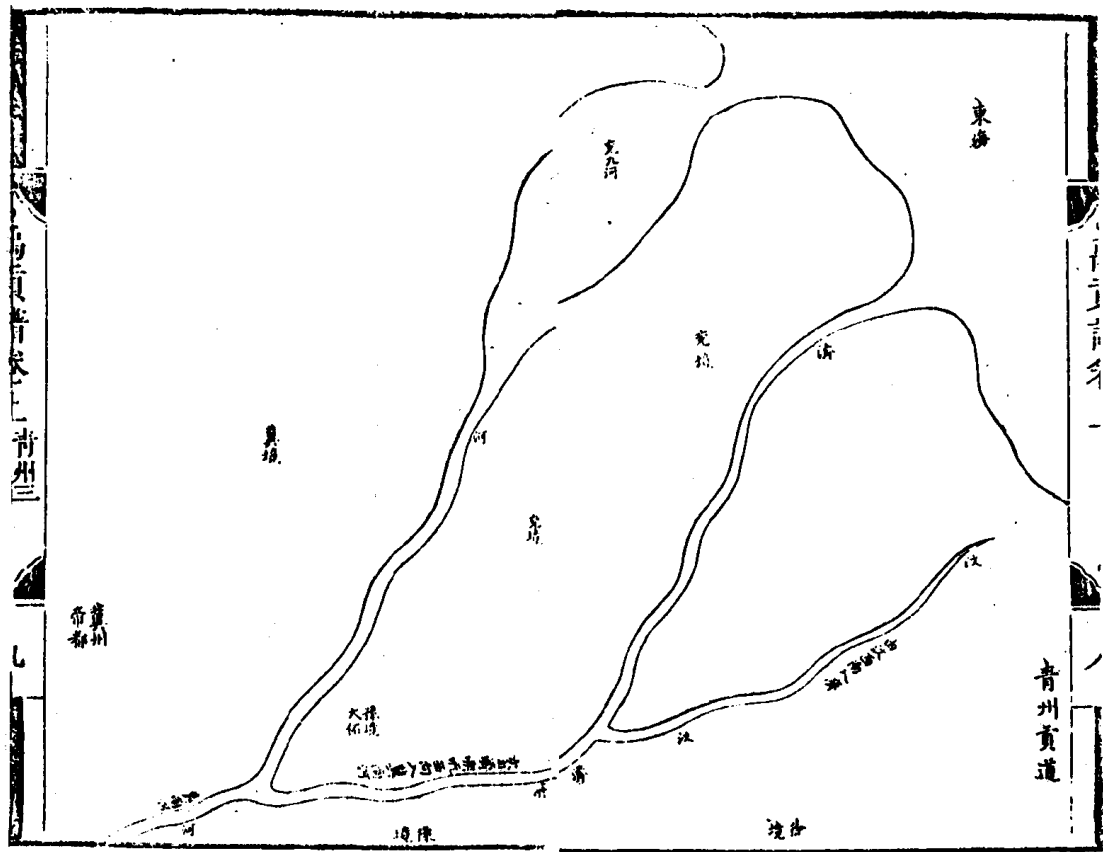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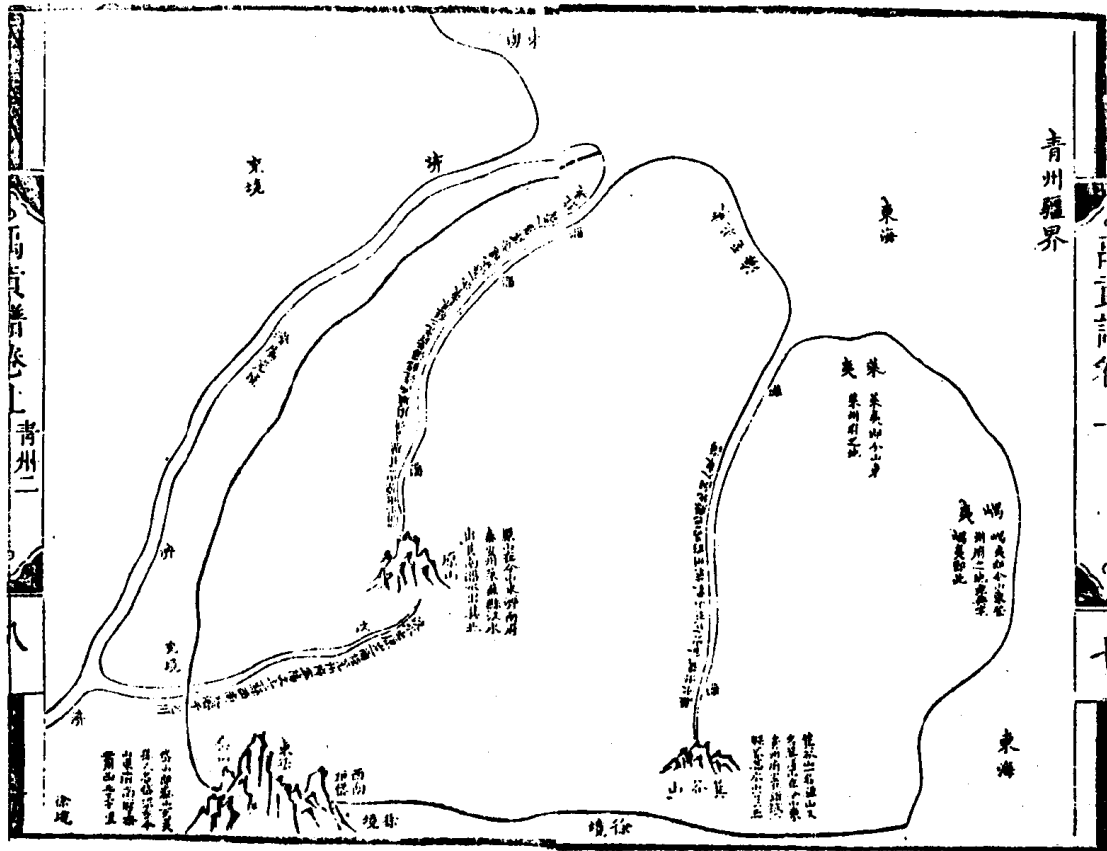
禹貢普天記 兗州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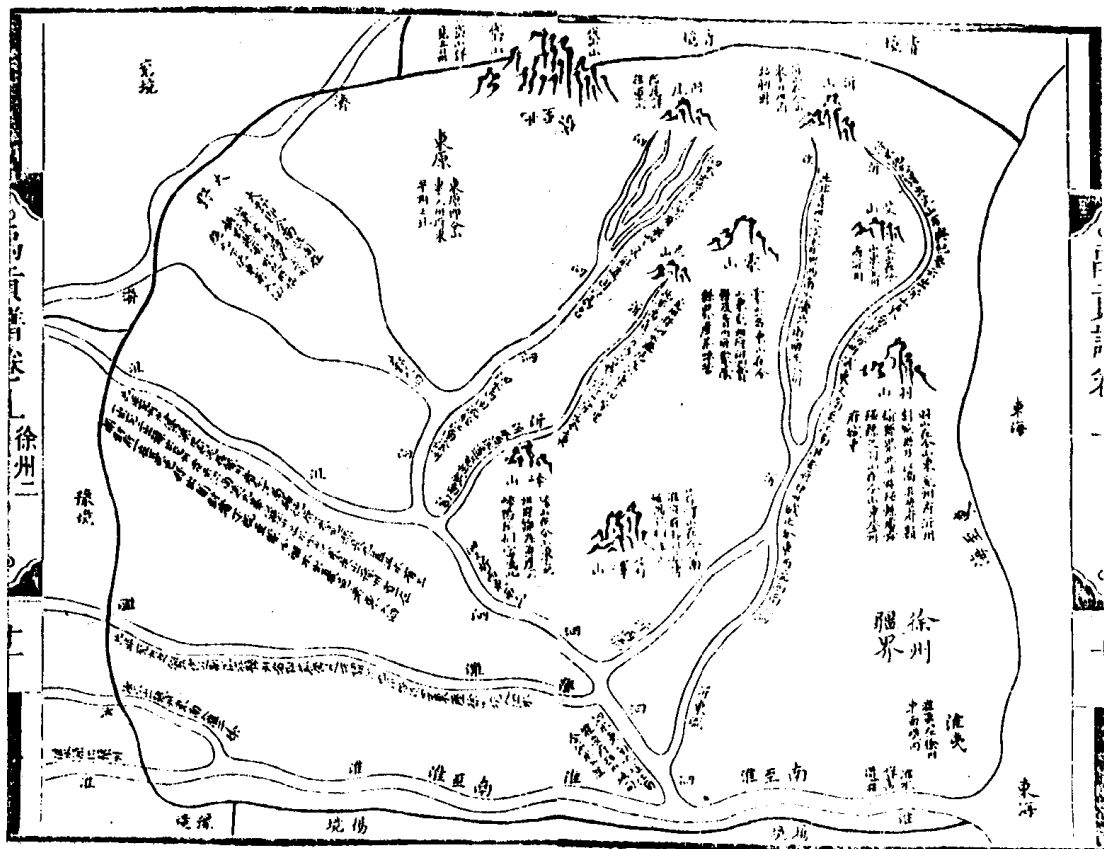
青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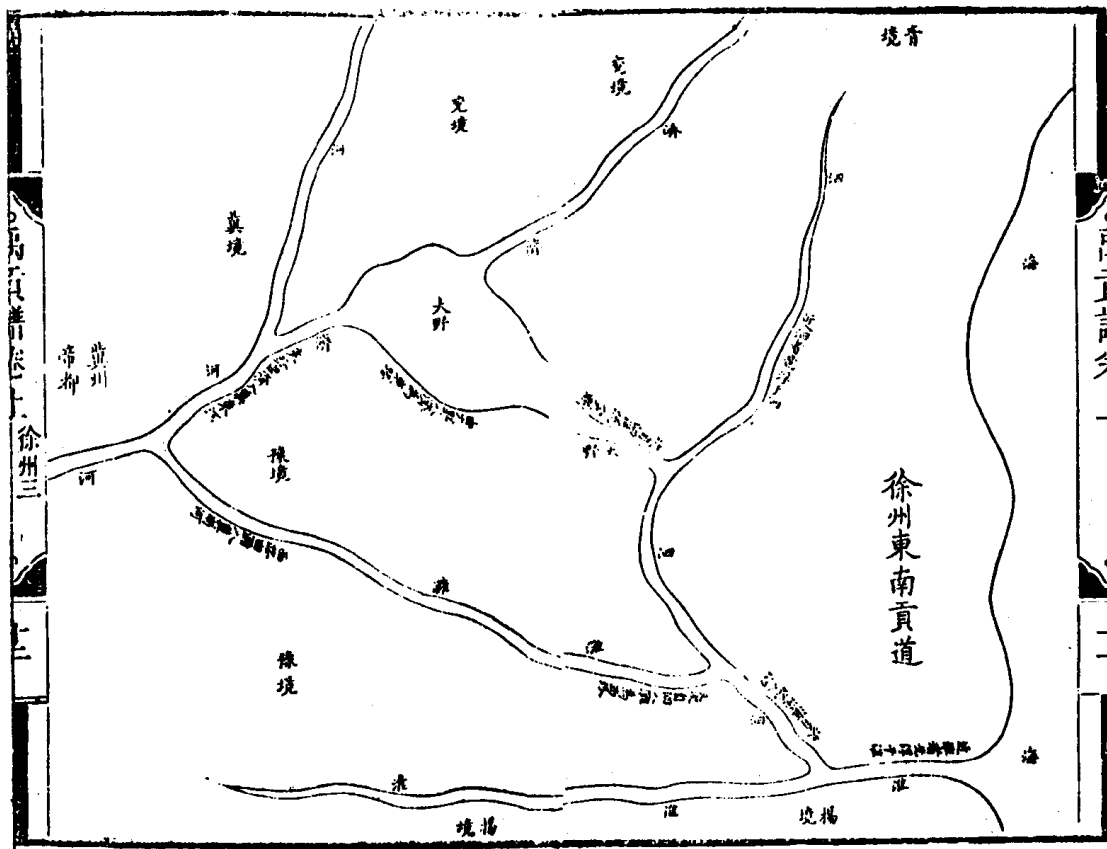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雜淄其道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
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
賦絲枲鈴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
檠絲浮于汶達于濟



徐州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
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
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
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
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
厥篚玄纁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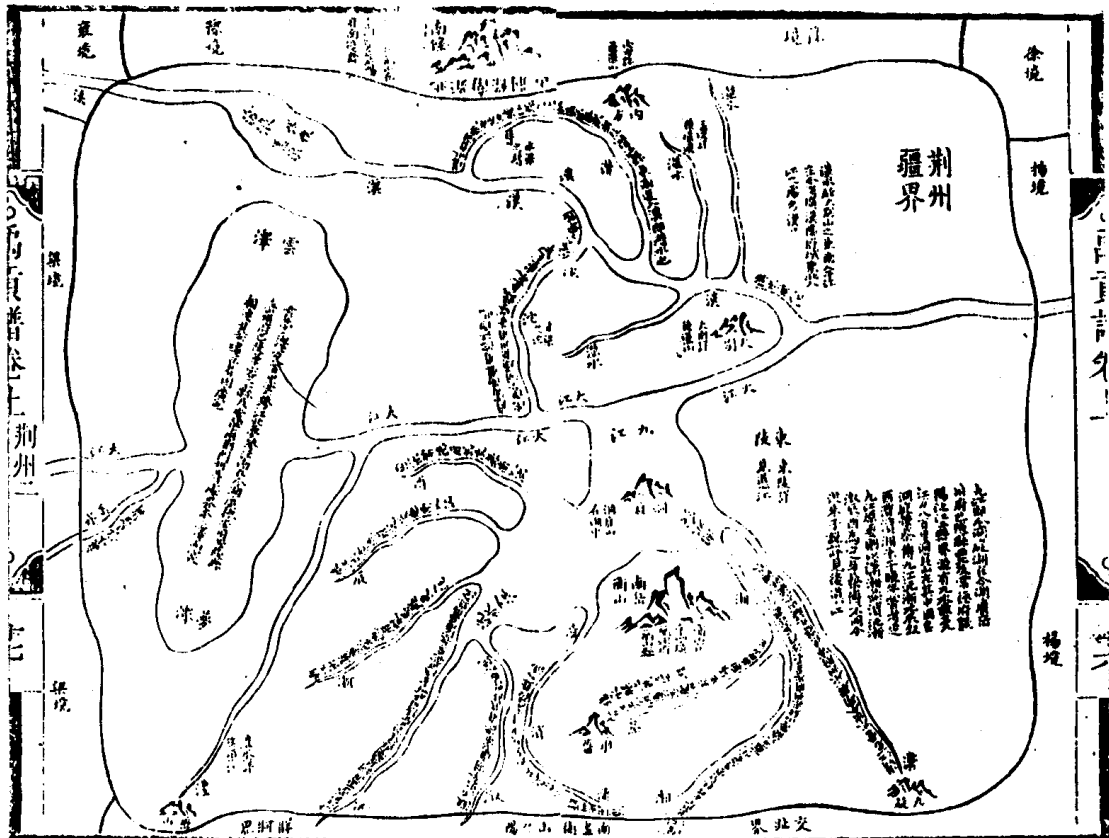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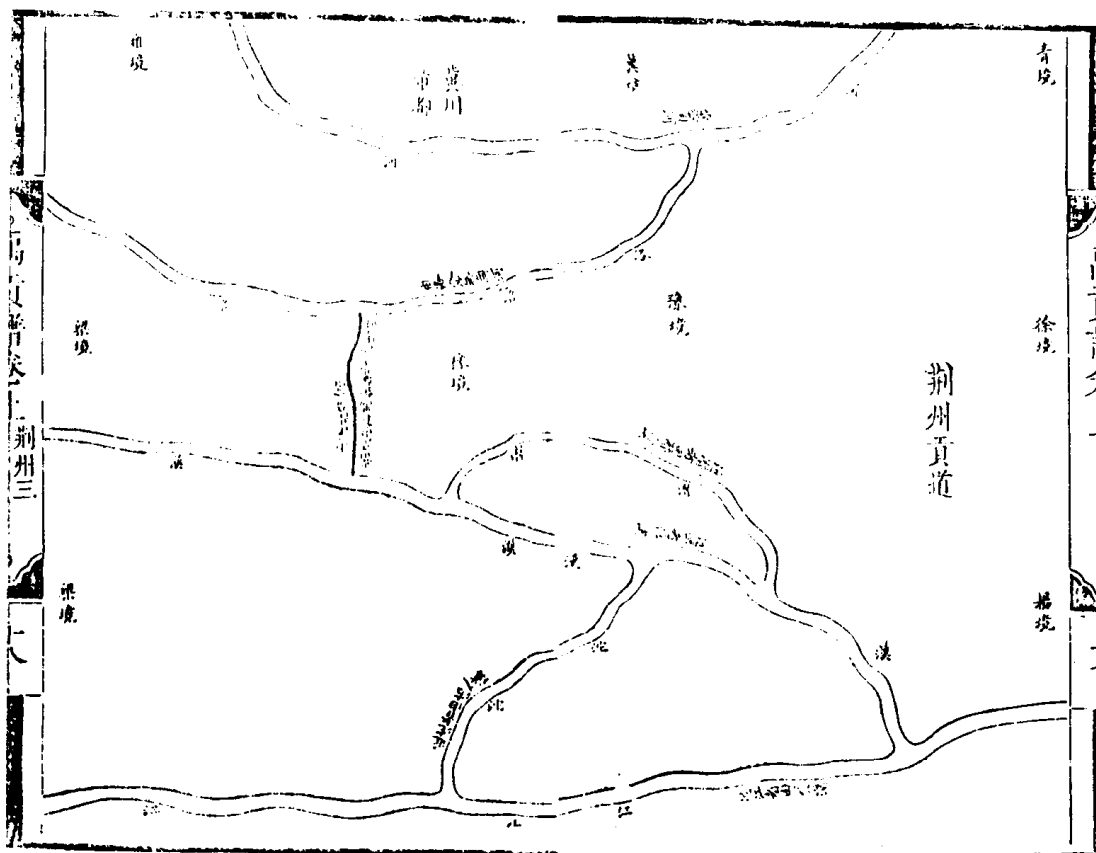
揚州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三江旣入震澤底定篠簜旣敷厥
草惟天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
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
金三品璫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
貢公于江海達于淮泗

荆 州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
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义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
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柃柃
栝栢礪砥磬丹惟箇篚栝三邦底
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
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
于洛至于南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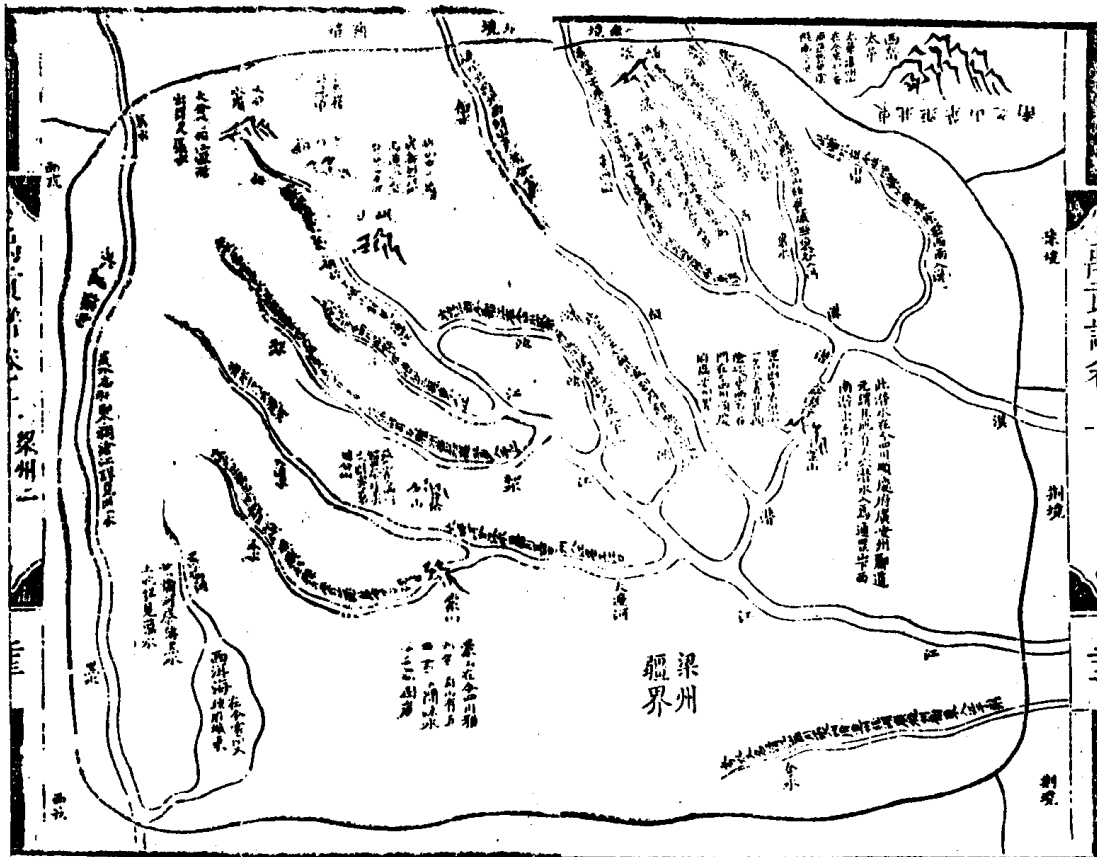




州 豫
 荆河惟豫州伊洛瀝澗既入于河
 榮波既緒導荷澤破孟豬厥上惟
 壤下上墳墟厥田惟中上厥賦錯
 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纈錫
 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梁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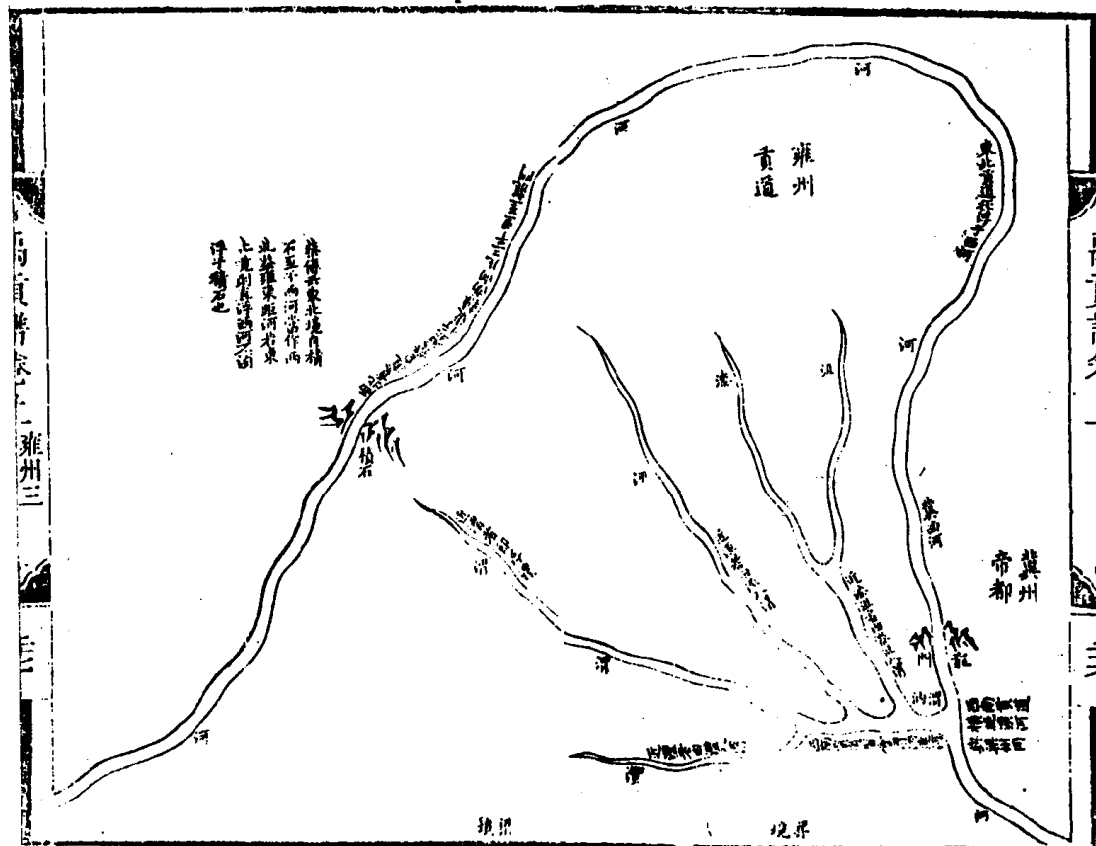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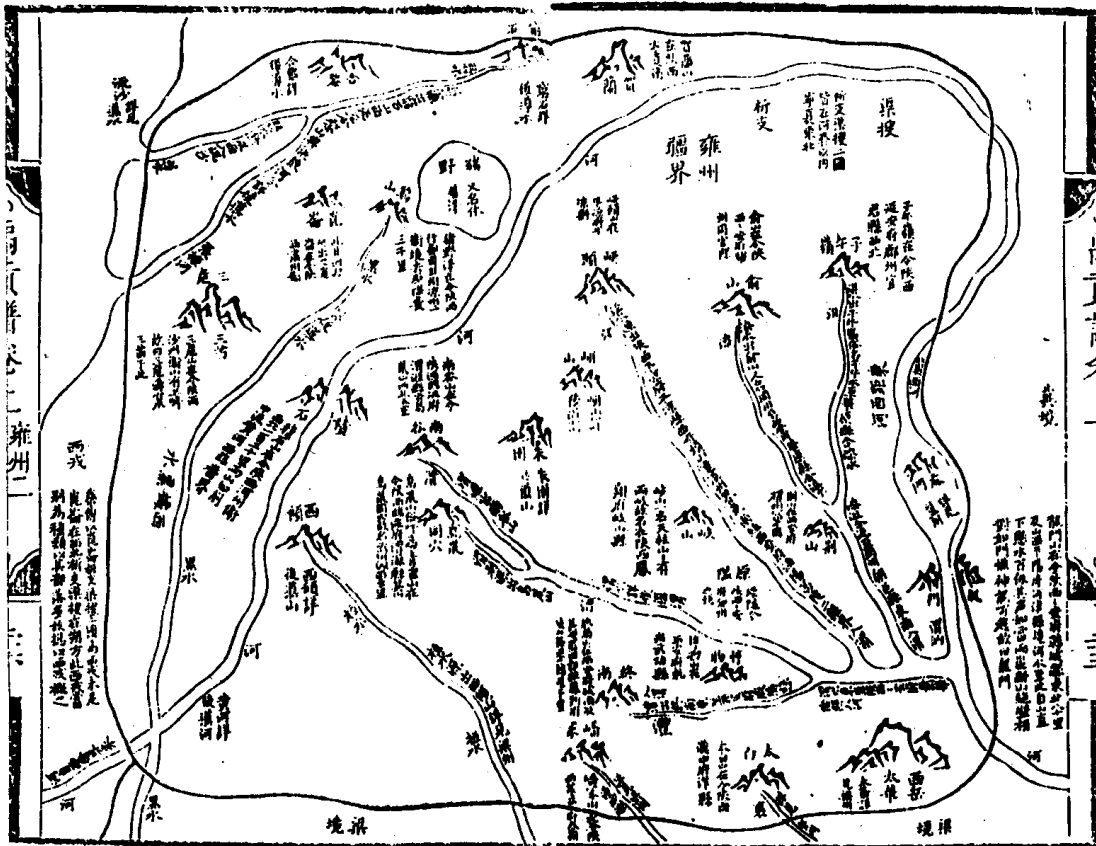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
既近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
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
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河入
于渭亂于河





雍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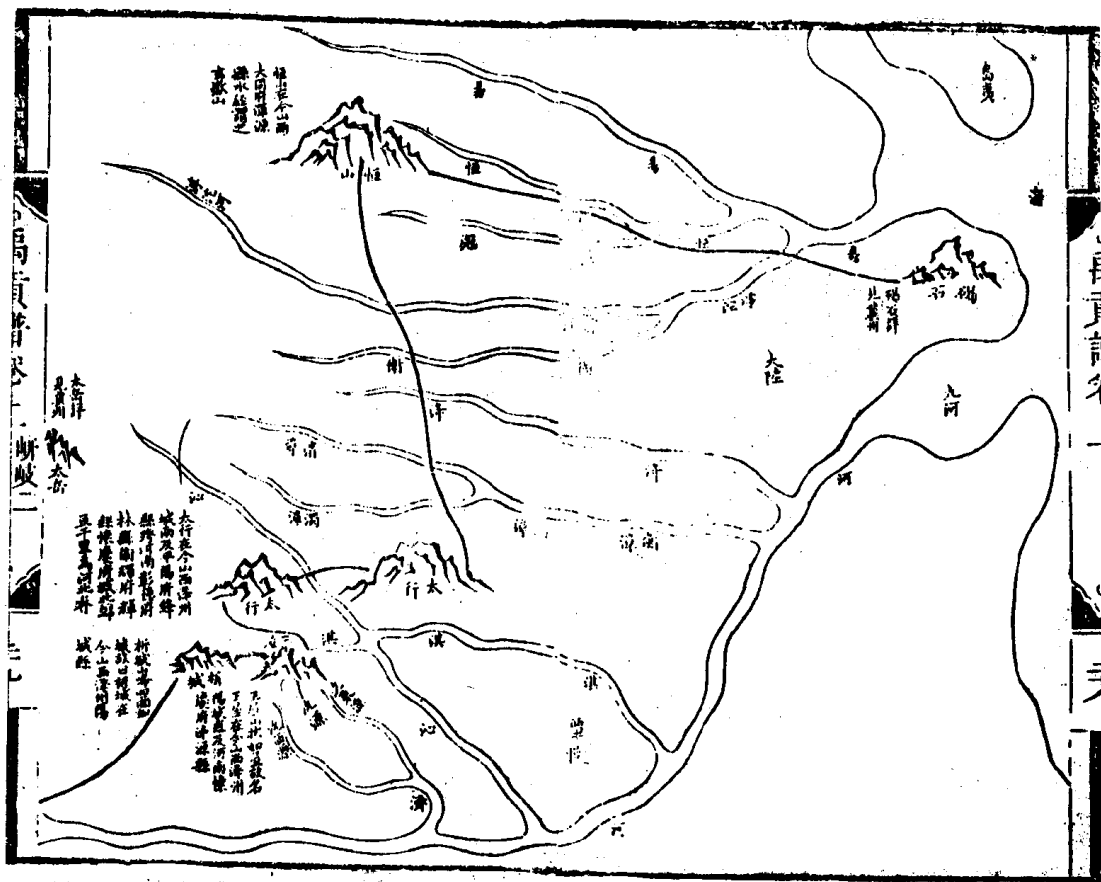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
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荆岐既
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
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
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
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毳毼析
支渠搜西戎卽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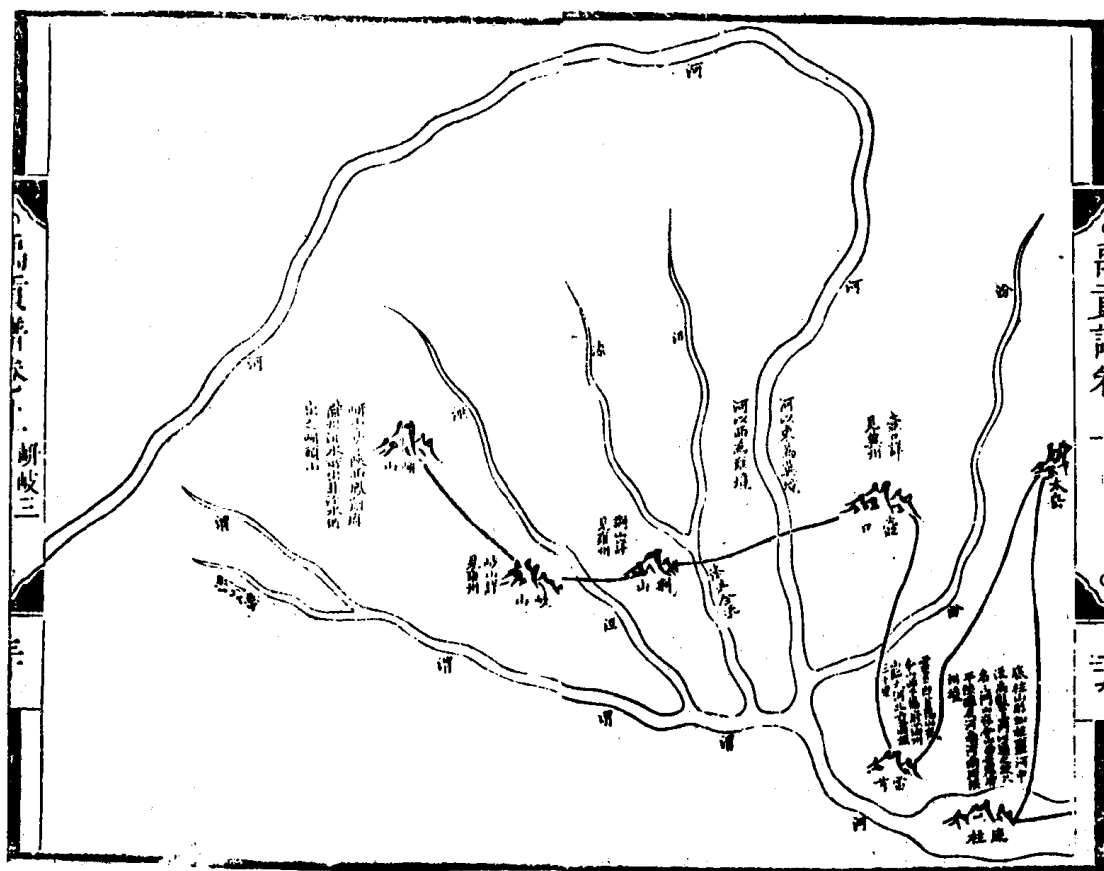


山 藥

藥峴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
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
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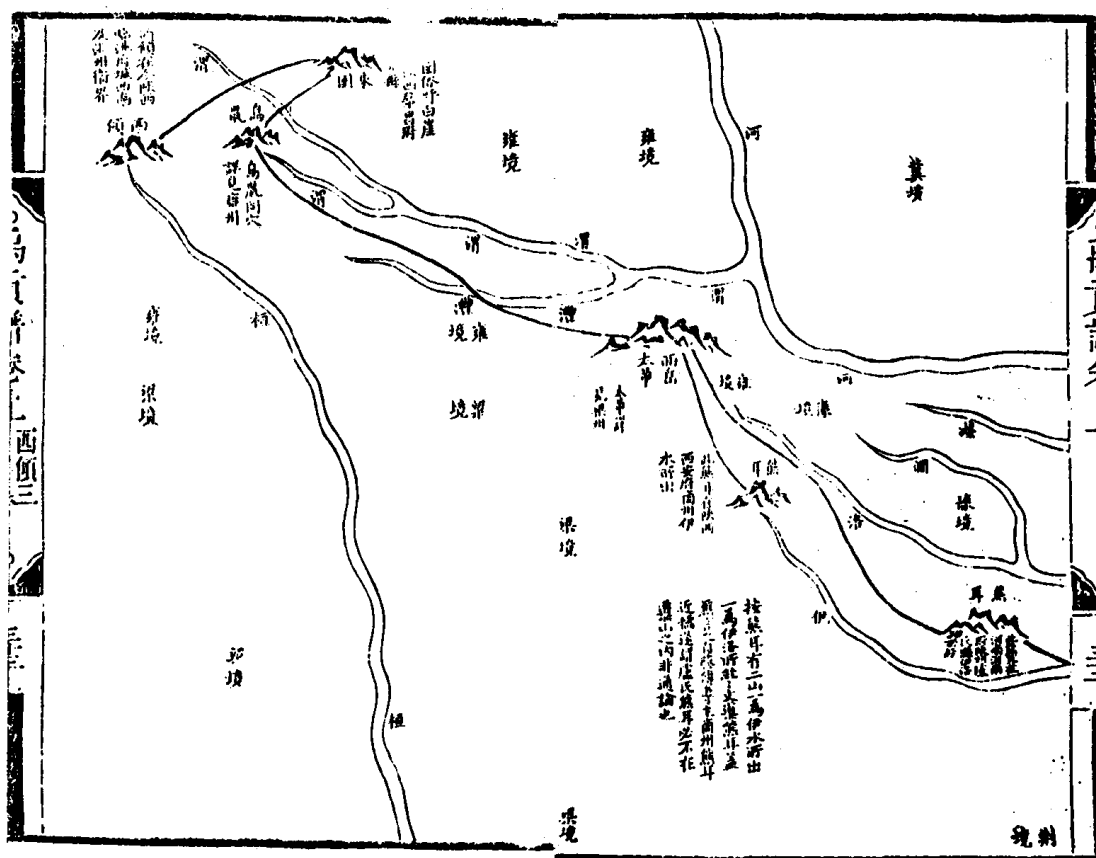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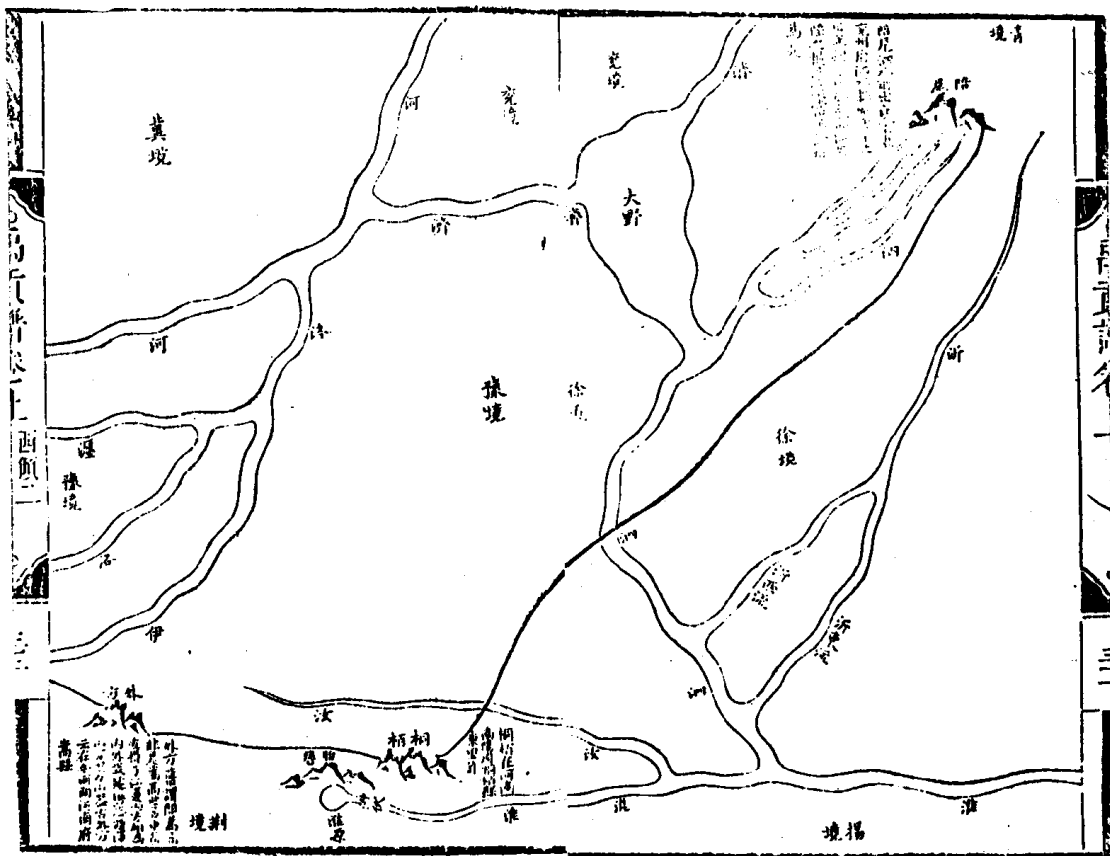
卷之二 斷岐一





導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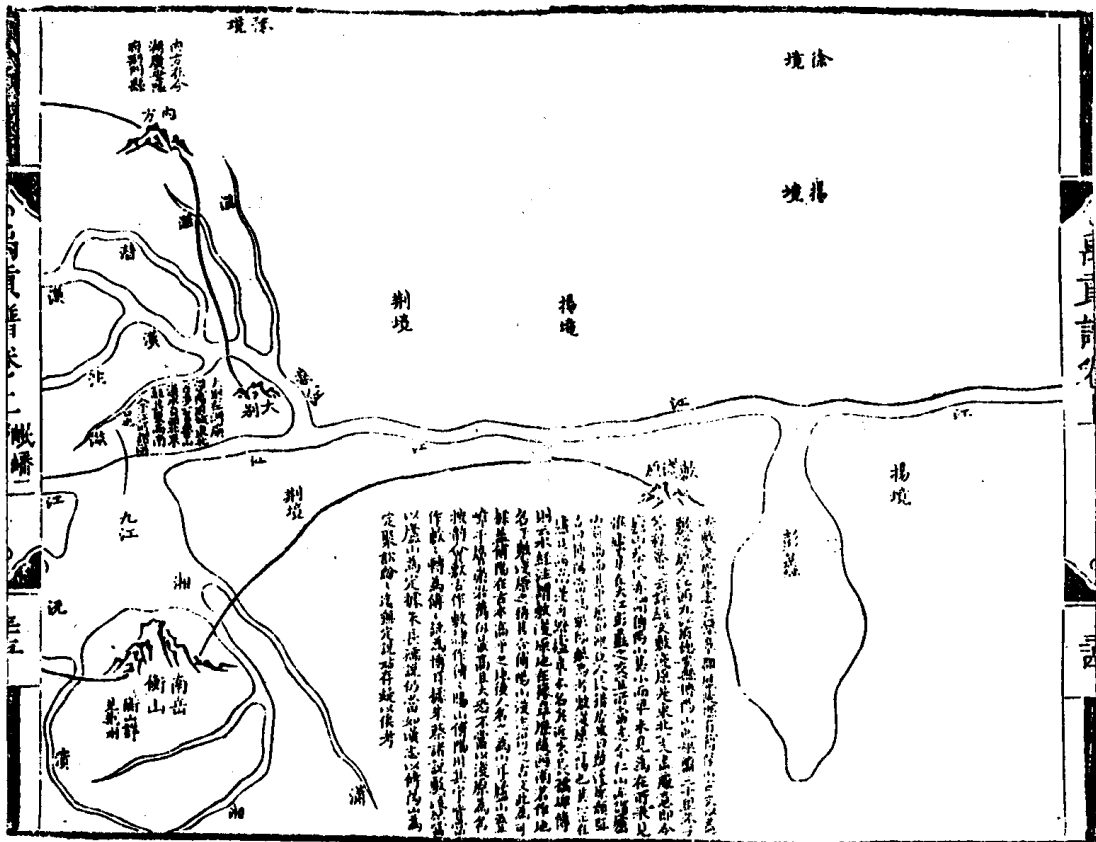
西傾朱圉烏鼠至于太華熊耳外
方桐栢至于陪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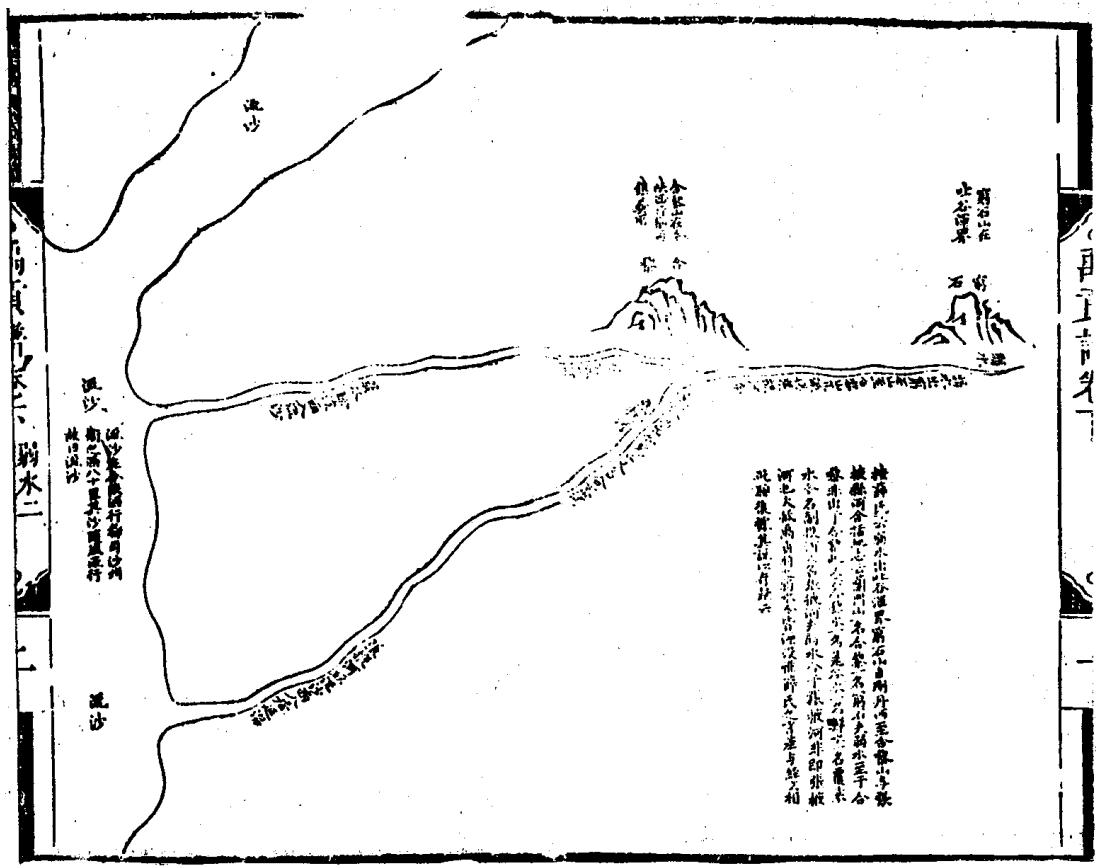


導山

導嶠家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
敷淺原

導嶠家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
敷淺原





渠 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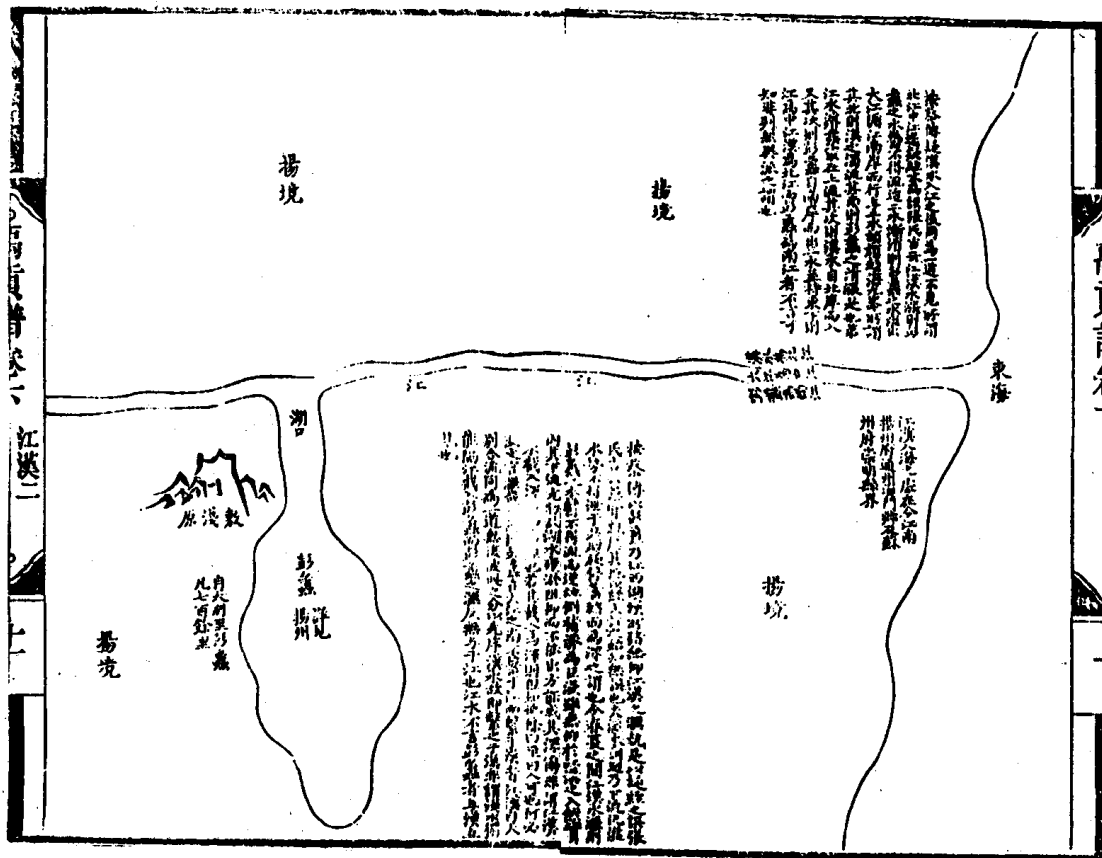
渠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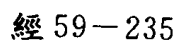
水 藻

嶧冢蕞蕞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澌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澗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蕞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爲滙東爲中江入于海

江漢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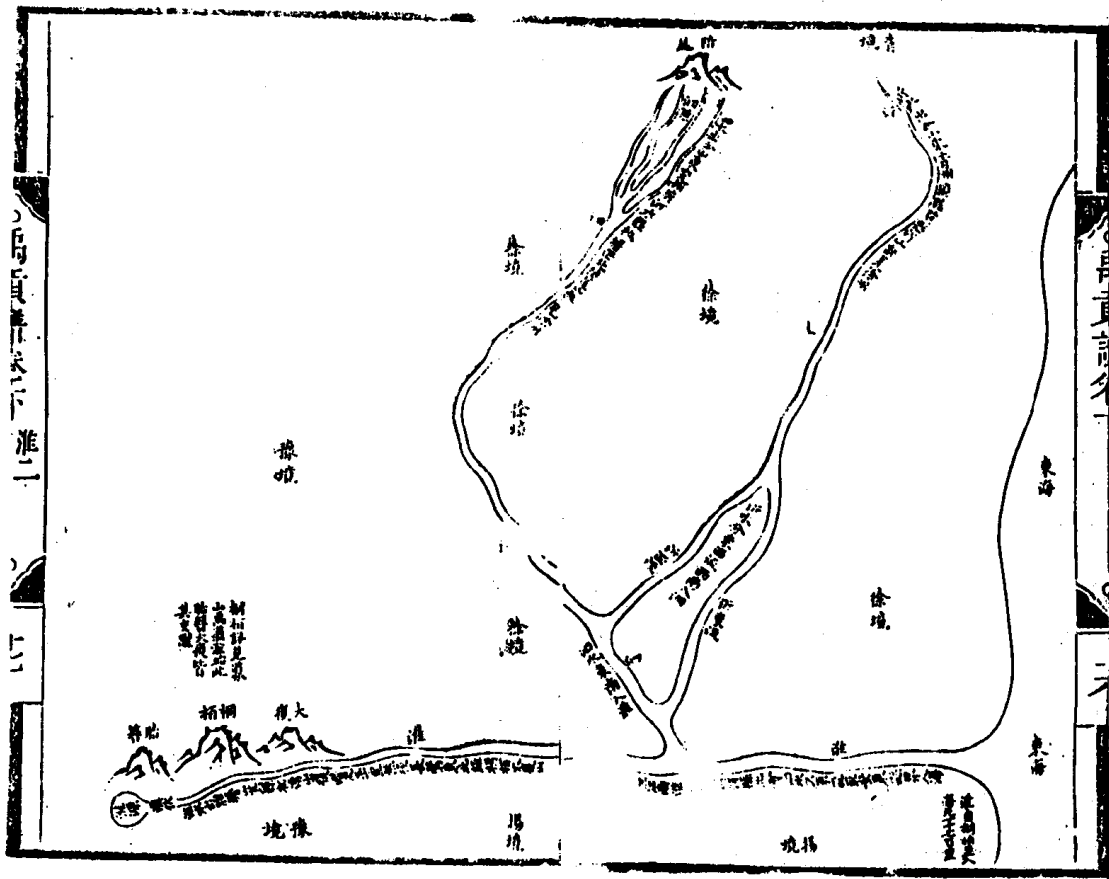
渠洸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榮
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
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淮水

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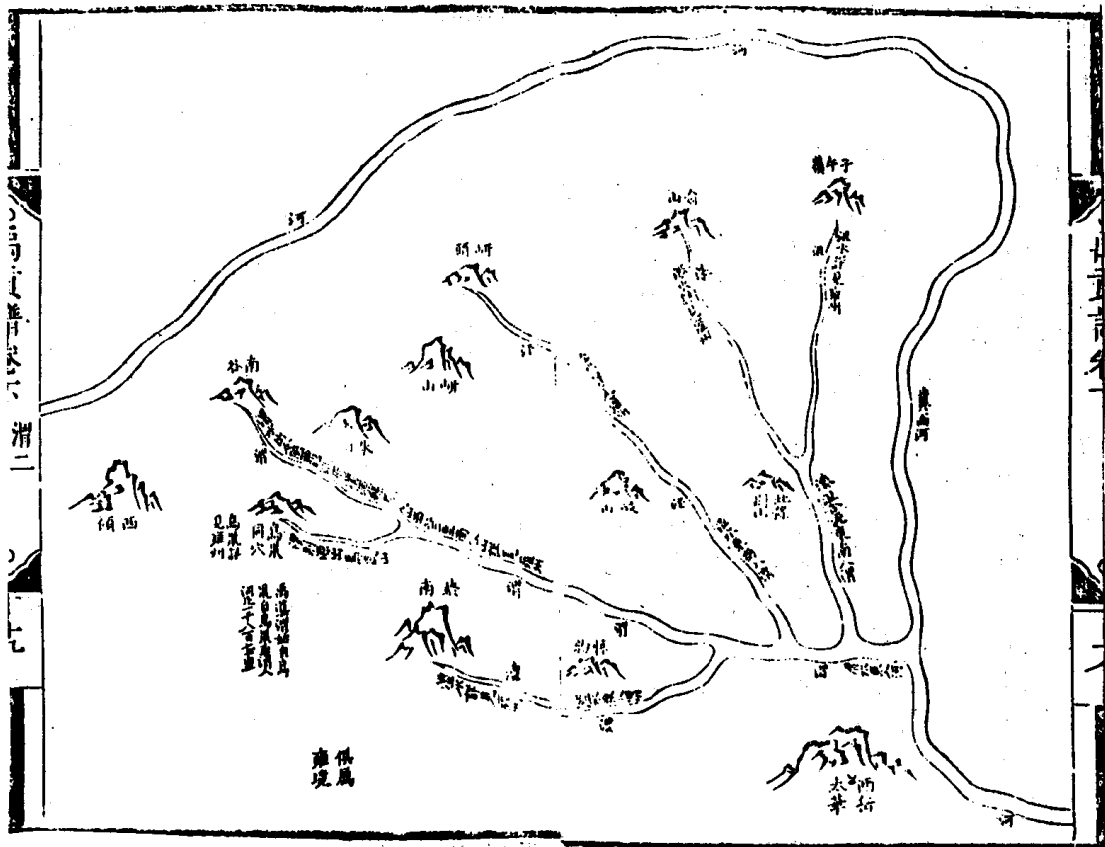
淮一



泉 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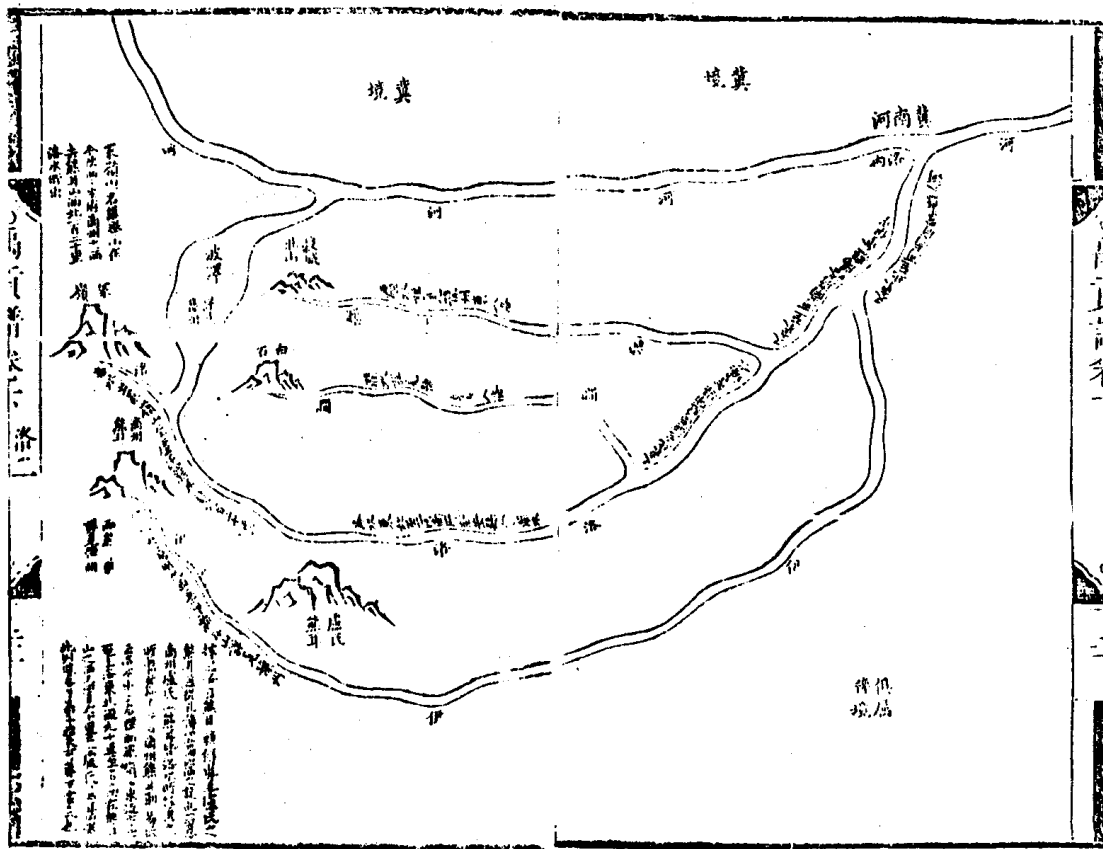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
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鳥鼠同穴下渭一



渠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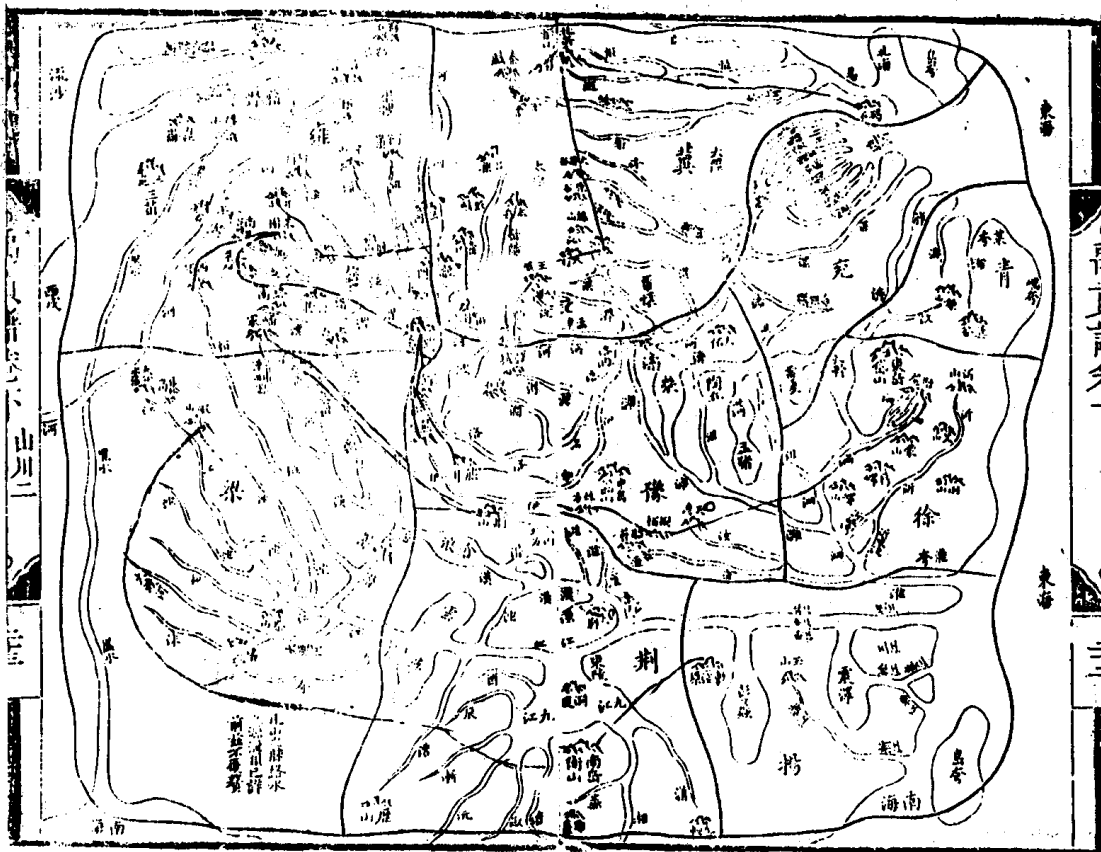
渠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澗又東
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九州
山川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川旅九
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山川



九州
田賦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
則三壤成賦中邦

田賦一

雍	梁	豫	荆	揚	徐	青	兗	冀	土
田		田			田			賦	土
		田	賦			田		賦	土
		田			賦			田	土
賦				田			田		土
	田			田					土
	田		田						土
	田			田			賦		土
	田			田					土
	田			田					土

田賦二

三

九州賦法升降等數

升 自上 而下	五等 剋	四等 冀	三等	二等 揚	一等
降 自下 而上	二等 梁	一等	三等 充	四等	五等 豫

先曾祖王父退士先生云九州賦分九等若其升降相懸不過自一至五荆州升之極雍州降之極極于五等以漸而少則冀升四等充徐降三等揚豫升二等青梁降一等然錯亦有升降升降皆止

訂一等其錯而升者揚與豫也其錯而降者冀也然揚豫之錯升中之升也冀州之錯升中之降也而梁之三錯則時在升降之間此皆其大分也今爲列後如右升則自下而上降則自上而下其不然者空而置之

冀
兗
青
徐
揚
荆
豫
梁
雍

東距河東南	東北至海	北至淮	南至	條荆山	南條荆華山之	水東距
南距河濟西北	海西南	南至	淮南至	南盡廬山	北距南西嶽	
西距河	距岱	北至岱于海	山之陽大河	黑水	西河	

壺口	呂梁	狐岐	陽石
岱山	岱山	羽山	嶧山
救淺原南條荆熊耳	山	衡山	丙方
岷山	外方	桐柏	南條荆
太華	嵒冢	荊山	紫山
	嵒冢	岐山	

先山爲不
所於覺而
不詳子經
文者概不
載

南真譜卷下

龍門

陪尾

天別

天任

太岳 底柱 析城 王屋 太行 恒山

終南	悼物	烏泉同	穴	積石	龍門	崑崙	斷山	西傾	朱圉
----	----	-----	---	----	----	----	----	----	----

[illegible]

○南東諸卷下

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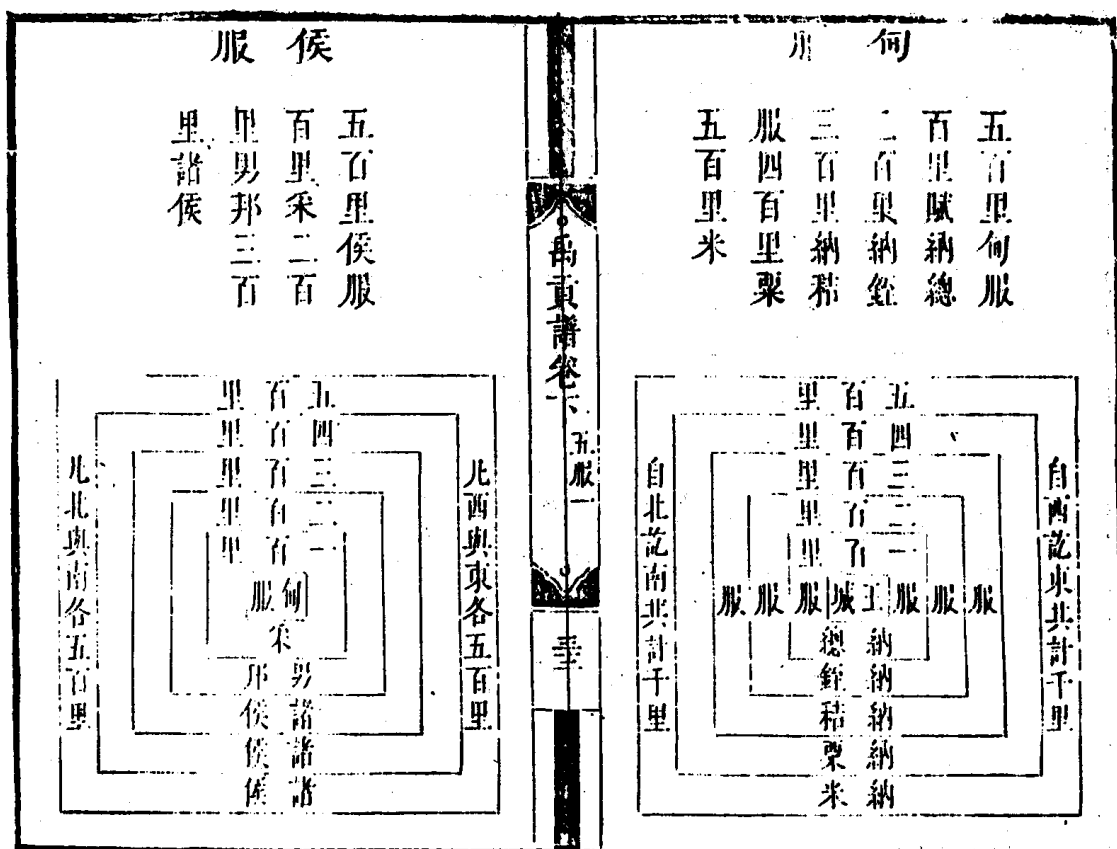
澤

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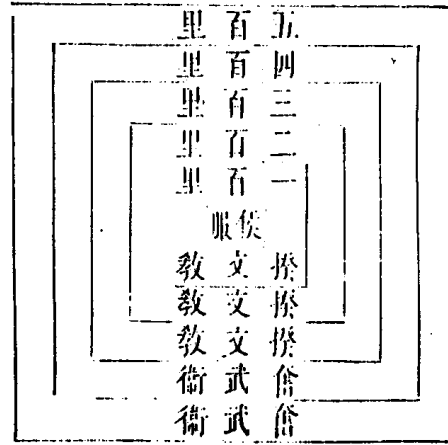
太原	桑土	雷夏	沈濟源	澤水	海	易水	潯沱河
嶋夷	東原	大野					
鬲夷	彭蠡	震澤					
三邦	雲	要					
陶丘	蒙	波	孟豬	潯澤	沮水	潯水	潯水
					黑水	弱水	弱水
原隰	豬野				流沙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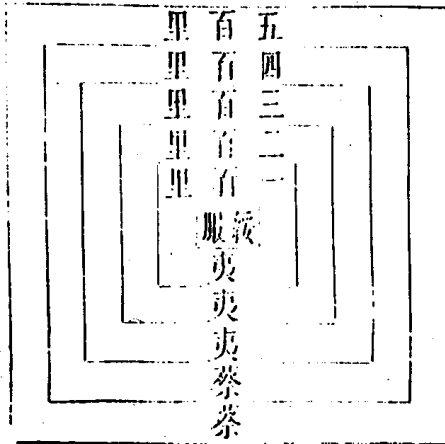
隨地貢		貢道		方隅	
海物惟羽獸夏一鳥五箇露格 錫 翟 服 幣賦絲蠶陽湖 草絲松栢 惟百 酒 酒浮 乘夷作器 牧 淮夷蠙珠暨魚	自貢 服	禹貢譜卷下 全譜五 錫大龜 九江納	夾右碣浮于濟浮于汶浮于淮沿于江浮于洛西傾因浮于積石入于漂達于達于濟酒達于海達于沱潛漢達于河相是來石至于	正北 東北 正東 正東少東南 正南 中原 西南 西北	河 河 河 河 河 河 河 河
織皮皂 審析支 梁搜西 夷卽叙			浮于潛龍門西 適于河會于 入于滑渭酒 亂于河		



緩服
五百里緩服
三百里揆文
教二百里奮
武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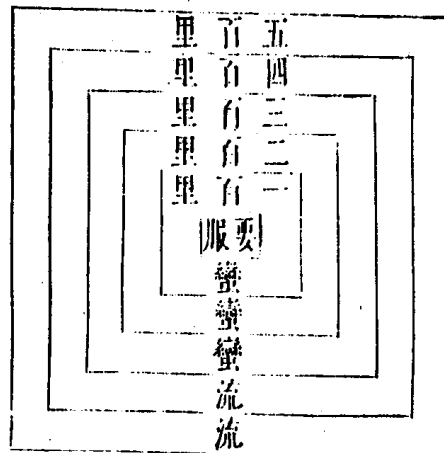


要服
五百里要服
三百里夷二
百里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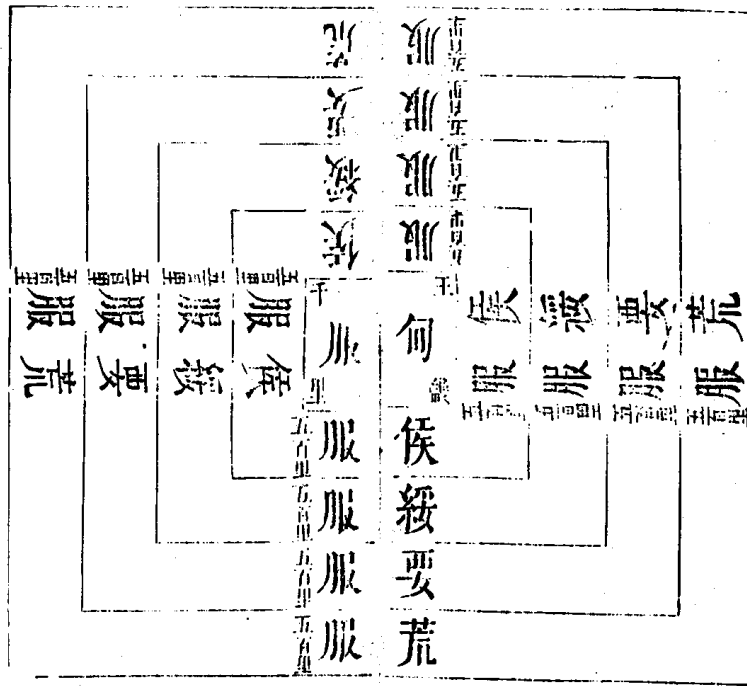
禹貢諸卷下
五服二
三

荒服
五百里荒服
三百里蠻二
百里流



禹貢諸卷下
五服三
三

五服總圖



五服四

五服

禹貢

交徐達于河	兩路	徐浮澤達東河浮游達南河
豫州達于河	一路	徐浮澤達東河浮游達南河
荊州達于洛	一途	由洛達
荊州達于汭	兩途	由洛達 由汭達
荊州注潛道	下流	
梁州沱潛道	上流	
導山過九江	人過	
導水過九江	水過	
導山入于海	未到	
導水入于海	已到	
河濟入于海	北條	
江漢入于海	南條	
黑水入于海	南海	
四瀆入于海	東海	
導洛入于河	南河	
導渭入于河	西河	
渭洛入于河	尾入	

濟水入于河

首入

渭洛濟水入于河

水入

夾右碣石入于河

入入

禹貢譜卷

釋同二

老



禹貢譜二卷

浙江巡撫
孫進本

國朝王澍撰澍字若霖亦或自書為筋林金壇人康熙壬辰進士歷官給事中是書各著經文於前而附圖於後州為二圖一言疆界一言貢道導山導水及山川田賦亦各有圖凡四十圖大抵皆本蔡傳而參以諸家之說

禹貢解八卷

〔清〕晏斯盛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新喻晏氏刻楚篆山房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禹貢解八卷》提要

禹貢解叙

文章者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子
弟恐其所稱不朽者未必皆有用之文
之有用而不朽者其經解乎若一齋晏公
所註禹貢一書蓋畢一生之精力於經傳
中而成之有古今博雅之士所不能到者
麟麟乎經國之鴻業焉蓋自秦裂天下而
禹迹幾茫然秦焚書而虞夏之文蕩然漢
世儒階隄灰燼之餘掇拾而表章之有守
先待後之功焉故經解之文歷劫而常新
而經之待解而明者夏書禹貢為尤要今
夫田賦者天下生民之命也虞書規天夏

書條地地實終天之事而地脈之聯貫惟
水水治而土乃平人乃居民乃粒九功九
叙之利賴至是而乃觀厥成嘗考夏之歲
兢兢於歲之饑兼年之食似家一代之籍
自尚書數篇而外存者寥寥而此歲特顯
則知書之垂世者亦不偶也士大夫生承

禹貢解叙

二

平之代匡時佐運皆必有底蘊焉即今茫
茫四瀆之流民田之資其慨者頃殆不可
以千萬紀而東南歲漕數百萬石之舳艫
胥道於是經國者可不究心乎宜公之蒐
求討覈不遺餘力也且夫泛覽周王之傳
流觀山海之圖古來讀書人未有不舉五

服而經營於方寸者夫百年之暫而欲窮
千古一室之近而欲索九邱通經學古之
士固當有不出戶庭而得之者然而蠅之
井也不可言四海蠶之禪也不可言九州
昔劉歆以山海經爲禹益所撰其說近誕
而無稽而其所云海外山表無遠不至者
固不得謂無其事余自幼從戎馬於經學
亦弗深考顧以遭逢

禹貢解叙

三

明盛世載宦途雖不必窮日月之出入而天
下之險要阨塞每得而流覽焉間嘗過秦
之墟緬禹之迹所謂河源之濫觴者彷彿
得之常以爲士貴通經亦貴通今而不出

戶而知者究未若出戶而知者之親切而
著明也公以詞人學士之宗荷

天子非常之遇探宛委之遺訪西陽之逸輜軒
之所采祭戰之所臨夜郎羅施爲點孫愁
之區亦皆有馬跡焉固應橫行濶視於綴
述之場也今日者余與公共事一方江之

禹貢解叙

四

廣漢之永源岷嶓而朝宗者取公之書而
證之荆梁其在目也夫登絕頂者視江河
如襪帶如斯編之原委井井也如委帶於
几案之旁斯亦登頂之快矣於乎世之劇
跡其心肝於月露蟲魚者視公書朽不朽
何如也

乾隆十年仲春月幾望長白鄂彌達序

禹貢解叙

五

楚蒙山房

新喻晏斯盛

經解

禹貢一

敷土之役平地成天厥功惟懋而史以貢名篇紀成功也功成而後貢賦行

綱目前編黃帝有熊氏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命匠營國邑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萬國以和遂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畝以防不足

楚蒙山房集

禹貢

一

使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分之於井而計於州則地著而數詳是井地之法黃帝時已有之矣然而洪荒以後水土未正傳稱少昊金天氏降居江水又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宜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又帝子昌意治若水而娶於蜀山則水之待治可知土亦未必治也書大禹謨帝曰兪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

萬世允賴時乃功蓋自有天地至堯舜之世地

乃稱平天乃成孔子刪書所以斷自唐虞也顧

天下事興廢有因秦開阡陌壞井田非一日之

故周衰井壞阡陌以漸而開所趨之勢然也則

夫井地之制亦非商周能井之也蓋自黃帝畫

野爲之胎胚九野九州八宅略具大界非必井

宅鄰朋里邑都師如彼其密竟近周禮匠人也

且夫州野之所以九黃帝亦非強畫之也天地

山川之勢早已立於其先水山波浪混沌以後

楚蒙山房集

禹貢

二

直未有寧以處汾居若想之則水之待治蓋久而禹貢既成則平地成天之實事矣

〔原〕禹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百篇之序語多偏漏此序於貢之發端更不包

舉漢書藝文志以爲孔子作非也朱子謂非孔

門之舊乃秦漢間低手人作良然然古文引冠

篇首固少識別今附存之

虞夏以前法雖未備而下之樂輸於上皆貢也

水土既平成則三壤成賦中邦以五十而貢計

之則賦皆用貢法言貢卽可該賦此法行於唐
虞迄禹受命而法愈詳其後因以爲一代之名
而曰夏后氏五十而貢猶公劉居邠徹田爲糧
事行於商而周之徹法自此始也貢之彌成五
服有甸有采有成有溝洫則又井授之所起而
貢之法所以加詳於前代者此貢之名所以獨
歸禹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史記夏本紀禹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

楚蒙山房集

卷四

三

興徒人以傳土裴駰曰尚書傳作敷馬融云敷
分也司馬貞曰大戴禮作傳土故此紀依之傳
卽賦也謂賦功屬役之事按古文敷與賦通故
大戴禮作傳又與賦通故左傳趙衰引敷納以
言作賦則敷訓分是其本義禹平水土非一手
足之爲烈也禹自言暨益暨稷周語太子晉言
共之孫四岳能爲禹股肱心膂股本紀載湯誥
之言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四潰已脩萬民乃
有居左傳文十八年太史克云舜舉八凱使主

后土蓋禹總其事而稷益皋陶四岳並佐之率
九牧諸侯受事致工此舉括全篇而言所謂分
布治九州之土也至所謂傳工屬役者分治中
已自包舉

孟子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卽隨刊之
證刊雖訓斬木通道然斬而不焚則橫塞積壅
道何由通蔡傳隨山之勢相其便宜因下導岍
諸條而言然山之勢與其便宜實在奠高山內
不若孔傳所謂隨行山林者爲得史記隨山刊
木作行山表木辭義較然蓋此重刊木不重隨
山下文導岍諸條承奠高山不承隨山也禹欲
奠山川故必先除山木然後山川之情可睹是
隨刊止爲奠山川地序以隨山卽奠山全未觀
經文次第蔡傳根據序意故疎

禮定器於地通名爲奠傳訓定其本義也而又
云定其差秩祀禮所視於經之上下文無所繫
林少穎曰此有司之常事而乃言於刊木之下
冀州之上非序也斯言良然蓋此句因下文九

楚蒙山房集

卷四

四

州諸山水及導畛導弱水諸條而爲言亦不僅如蔡傳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之說山者水之所依附而行也山之起伏斷續卽水之所由以吐納奔放不明乎此則橫流莫制汎濫無歸大戴禮云禹傳土主明山川蓋山川條理分明則各奠其位而水患自息如下文所錄是也胡肅生據呂刑主名山川及孔疏禹治水萬事改新古老旣死其名或滅故當世無名者禹皆主名之之說以謂禹定九州山川之名而使守土者

知所從事其於奠字之義疎淺無當意者未考大戴禮本文乎大戴自本呂刑而其文各異古字通用故也

經文此三句旣已立綱序文又復立綱實爲重出朱子謂百篇之序爲秦漢間低手人作於此益見而胡氏謂禹貢雖指云書序三句總括一篇之旨經文篇首三句則皆禹未施功時事敷土又禹未出門時事殊未分曉又云敷土已畢然後有導畛之行莫山川已畢然後有壺口之

事是應改易經文以導畛諸條屬於敷土之下九州山川屬於導洛之下矣於經文次第更爲不合熙豐尚書以導畛諸條屬冀高山大川之下頗有次第而猶嫌其與古今文悖况割製而無次第乎

全篇皆敷土之事隨山刊木而奠高山大川此敷土之大畧也下文九州山川以及導山導水諸條經緯錯綜互見此義

冀州

肇十有二州孔傳云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孔疏云知分冀州爲幽州并州者以王者廢置理必相沿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名有幽并無徐梁周立州名必因於古知舜時當有幽并職方幽并山川於禹貢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爲之爾雅釋地九州之名無梁青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以爲爾雅之文與禹貢職方不同疑是殷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卽青州之地

知分青州爲之馬鄭并同此義然舜流共工於
幽州與殛鯀羽山同時皆在舜未受終以前且
常洪水未平之日又堯典云宅朔方曰幽都幽
都當卽幽州則幽州之名堯時已有之不自舜
始至并營則不見於古文而周禮所刻既異於
古爾雅所稱又與周制不符其不足取證尚書
明矣又青州疏云青州之地非至海畔而已漢
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
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故遼
東郡有無慮縣卽古醫無閭周禮所謂幽州鎮
也安得謂之青州杜氏通典云青州越海分遼
東樂浪三韓之地明一統志云青之東北爲營
州卽今廣寧以東之地胡氏渭又推廣其義以
謂青州不僅有遼東并得朝鮮三家因仍孔疏
并誤是說也漢初無之前漢書地理志遼東屬
幽州猶知有周禮然亦僅據周禮故不合禹貢
如樂浪元菟二郡係古島夷不當并入幽勃海
郡東屬兗西屬冀不當全入幽清河郡全屬齊

不當入冀後漢書郡國志清河國及安平國之
南宮扶柳下博武邑觀津俱兗域而全入冀承
班志之誤也蓋當河徙以後屯氏爲馬別出漢
臣自許商而外莫有能言禹河故道者又安辨
冀州東北境哉晉魏以下州郡紛更不求合古
故無譏獨隋志擬配九州而信都清河全入冀
州仍班范二志之誤夫冀三面距河者也經曰
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
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邳北過洛水
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龍
門今陝西同州韓城縣地其東則山西絳州河
津縣華陰今陝西華陰縣地其東則山西蒲州
底柱今河南陝州地其北則山西平陸縣孟津
今河南懷慶府孟縣地其南則孟津縣洛汭今
河南鞏縣地其北則脩武縣大邳今河南衛輝
府滑縣地其南則滑縣洛水今在臨漳縣北漢
志所謂鄭東故大河與漳會者是也大陸屬冀
鉅鹿地其故城在今順德府平鄉縣界呂氏春

秋所謂廣河澤也九河經流屬冀八支入充經
流徒駭也卽故漳沱漢志成平縣下云漳沱河
民曰徒駭河是也成平故城在今直隸河間府
交河縣界逆河今天津河海今撫寧碣石山東
海也然則冀州所履西自終蒲以東南自陝孟
鵬浴以北東至臨漳平鄉交河天津以西北自
幽都以南是其域也禹貢止列九州而幽冀相
屬自可附見至并營雖見周禮爾雅而古文無
徵當闕疑

堯蒙山房集

禹貢

九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壺口在龍門東北起吉州迄河津自上口至下
口約一百六十餘里上口北屬孟門下口西對
龍門然孟門壺口彼此相屬古皆謂之龍門而
後世殊稱者也水經注云河水南逕北屈縣故
城西有孟門山卽龍門之上口呂氏祖謙曰壺
口龍門之上口然則孟門者後世之殊稱也其
地有巨石焉水經注云孟門實黃河之巨阨此
石經始禹鑿河中激廣夾岸崇深傾岸返捍巨

石臨危若墜復倚其中水流交衝鼓若山騰落
波頽疊迄於下口是壺口固黃河之門戶矣淮
南子云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朱
子云龍門未經鑿治時正道不甚洩一派滾入
關陝一派滾往河東河東一派卽所謂河出孟
門之上者孟子曰當堯之時水逆行汎濫於中
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
夫中國逆行之水莫急於冀冀州逆行之水莫
阨於壺口此而不治智將安施孟門今壺口之

堯蒙山房集

禹貢

十

北山壺口龍門之上口冀州既載壺口導河至
於龍門一役也爲治水首功

孟子太王居邠踰梁山其山在乾州西北西南
接岐山縣界列子孔子遊於呂梁其地在泗水
上今徐州東南五十里呂梁洪也皆非禹貢梁
山禹貢梁山在龍門山南卽呂梁山水經注云
善無水西流歷呂梁之山而爲呂梁洪巨石崇
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震天動地昔呂梁未闢
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鑿以通河司馬彪曰

呂梁在離石縣西今於縣西歷山尋河並無遏阻至是乃爲巨嶮卽古呂梁矣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餘里閻百詩爲之辨曰道元言呂梁之險與龍門無異而以爲在離石離石明之石州改名末寧州者必求其地以實之永寧州東北則今靜樂奇嵐之地西去黃河約二百里無所謂河流也土人欲當以河曲縣西南二十五里天橋峽亦有禹鑿之迹天將陰雨激浪如雷幾相似矣而無所謂千仞巨石又南去離石四百

梁梁山易集

禹貢

土

餘里皆與鄭註不合當闕疑胡肅生云今大同府平鹵衛西亦有呂梁山近志以鄭氏所言當之則更在河曲之北去離石愈遠二家據地形以正前說言甚覈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公羊曰梁山河上山穀梁曰壅遏河水三日不流然則梁山固俯瞰河流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錫跡猶存山在夏陽縣西臨於河上西臨河上言臨河上之西也卽班志所謂梁山在左馮翊夏

陽縣之西北者今屬韓城縣地水經云河水南出龍門口注云昔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卽經所謂龍門矣此與春秋公穀所稱無異然則梁山龍門之南山壺口龍門之北口析言之有壺口梁山之異合言之則皆龍門也故經於冀州曰既載壺口治梁於導河總曰至於龍門

梁梁山易集

禹貢

土

岐山班志云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今在陝西鳳翔府岐山縣之東北漸雍西境去冀殊遠顧與壺口梁山並舉者何洪水橫流龍門阻阨懷襄之害冀爲甚雍卽次之朱子所謂一派滾往河東一派滾入關陝者最得其情雍冀之間形勢相屬龍門之役彼此相維岐之東南有涇渭漆沮諸水自河水倒灌則混濇爲一兼治乎此而龍門左右無復壅遏然則雍岐之功因乎龍門者也故曰及壺口也梁也皆龍門也岐山則龍門兼及之工也不明乎此鮮不以孔傳漢志爲誤晁以道云

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即冀州呂梁也又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爲晉山則亦指呂梁山矣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於汾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蔡傳本此世皆從之胡氏渭爲之辨曰蔡氏所指呂梁在今永寧州東北本名骨脊山去河一百五十餘里狐岐在今孝義縣西一名薛頤山去河三百三十餘里安得謂河水所經而

梁冀山房集

馬寅

圭

治之以開河道乎且使二山果爲此經之梁岐則當在大原役中不得與壺口連舉矣晁說大謬爾雅曰梁山晉望正謂夏陽之梁山夏梁故少梁秦地也左傳文十年晉人伐秦取少梁梁山由是入晉成五年梁山崩晉人所以問伯宗而行降服徹樂之禮下逮戰國少梁猶屬魏故梁山雖在雍域而實爲晉望斯言甚夥可證積誤

既脩大原至于岳陽

爾雅釋地云廣平曰原孔傳改高平曰原孔疏云太原原之大者又爲之說曰釋地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然廣平爲原本義即高地仍廣平也意以太原汾陽縣北有管涔山爲汾水所出其地高故云爾不知太原之得名終自其廣平處言之也後世因以名

梁冀山房集

馬寅

南

岳陽導山云壺口雷首至於太岳太岳周禮所謂霍太山漢屬河東襄縣今在平陽府霍州東三十里則岳陽者太岳之陽所至者廣而蔡傳云即岳陽縣地局於一處亦未得其情攷水經注汾水自汾陽縣北故城在今陽南流合東西溫谿水又南合酸水洛陰水至晉陽縣東太原晉水注之梗陽縣故城東故城在今晉陽縣東南水注之平陶縣故城在文水縣西南水注之南與石桐水合又永安縣東故城在今文水縣東南水注之合霍水又平陽故城東故城在今平陽縣東南水注之合平水又正平郡南故城在今平陽縣東南水注之合平水又

又清原城北冀亭南西與華水合歷鄧邱漢方

耿鄉縣今河津皮氏縣西至汾陰在榮河西注於河

是靈州之水龍門而外莫急於汾左傳子產云

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

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洺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

嘉之以處汾州然則汾之待治自古有然且鯀

嘗從事於斯矣今河北有鯀隄焉禹之從事於

太原岳陽也必因而脩之所謂繼鯀之績者也

然不以此爲始事者蓋必河道通而汾水之來

堯蒙山房集

卷一

五

始有可受故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

乃宣汾水達於南河此壺口而下遂及太原至

岳陽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唐宋之懷州今懷慶府地也古所謂河內

矣孟津王屋諸役相通

班志酈注應劭漢書注所載漳水不同者四班

志云濁漳至鄴入清漳而酈注云清漳在武安

縣南注濁漳一班志云濁漳入清漳而酈注云

清漳入濁漳二班志云清漳至阜城入大河而

酈注云漳水至平舒入海三漢志斥縣應劭注

云漳水出治北而酈注云漳水逕斥丘縣南四

次鄴與武安俱屬魏郡魏本治鄴武安在其西

南相接壤故班志據郡治言則鄴爲政酈注據

所至之地言則武安爲政又戰國魏史起引漳

水灌田以富河內則濁漳之洩溜多其流視清

漳較緩漢元初間脩復者卽其故渠故班志據

漢時水勢之相入言則清漳爲經東魏決漳水

堯蒙山房集

卷一

六

爲萬金渠在鄴南鄴志清漳下游則清漳之洩

溜多而濁漳較盛故酈注據東魏後水勢之相

入言則濁漳爲經又禹河初徙自宿胥口而東

北至阜城合漳入海及東漢禹河再徙乃從津

渠至千乘入海而漳水專行入海全不入河故

班志云入河而酈注云入海又斥丘故城在今

曲周縣界漢時漳水逕其北後魏時漳水逕其

南故應云出治北而酈注云逕其南也此則其異

而同者然古今漳水固自不同也班志濁漳水

出上黨長子縣谷鹿山東至鄴入清漳清漳出
上黨沿縣大阻谷東北至阜城入大河又信都
縣注云故漳河在北是漢時漳水至鄴西交漳
口合流東行過信都北行至阜城合大河以入
海也鄺注漳水自交漳口合流東歷武城平陽
斥邱列人肥鄉斥章平恩曲周鉅鹿至南宮衡
津分爲二一爲長蘆水逕堂陽下博復合一逕
堂陽扶柳下博武強武隧武邑東北會滹沱故
滹沱分爲二一逕弓高阜城樂城成平合滹沱別
河故滹入清河東北過章武平舒入海此爲後
魏漳水又衡津北有絳水故滹逕南宮緣城信
都合廣川之張甲故滹入海則後魏以前漳水
之徙流也今漳水自河南彰德府武安縣交漳
口河流至磁州三臺口分爲二一東流入直隸
廣平府盛安縣經肥鄉至曲周東南合滹陽河
一北流入邯鄲縣經永年至曲周會滹陽河合
流歷雞澤平鄉任縣隆平寧晉至冀州合滹沱
河過衡水武邑武強至河間府獻縣分爲二一

東流爲甌河一南流經交河縣至青縣全河口
入衛河合流至天津西沽合桑乾諸水入海然
則漳水之屢徙別出歲異世殊不稽於古安知
正流其正流則班志所載濁漳至鄴入清漳東
過信都北北至阜城入大河者近是何也鄴西
卽鄺注武安縣之交漳口也信都北卽鄺注信
都縣西又北也北至阜城卽鄺注逕阜城縣故
城北也此蓋漳水大勢未盡易者若其支分縷
析則固不能盡同至於衡漳入河卽河之北過
洹水其故道又不可無辨漢志斥章縣應劭注
云漳水出治北入河斥章入曲周縣地北接肥
鄉故杜佑云漳水橫流至肥鄉界入河胡氏謂
固二家之說故云漳絳入河在肥鄉曲周界也
然應氏所云蓋言漢時漳水在治北其云入河
者以下流至阜城言也何也周定王五年河徙
自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與漯別行而東
北直至阜城乃合漳水漢時阜城以上安得有
河水哉據漢志鄴縣下云故大河在東北入海

故大河者以未徙之大河言也則古河本自鄴
縣東卽北行而鄴注漳水自鄴縣西東行逕三
戶津又東逕武城南又東北逕西門豹祠前其
逕行鄴東如此此間已當入河又非至斥章乃
入河也其斥章治北漳水蓋河徙以後專行之
道且漳水若至斥章入河則斥邱以下歷列入
肥鄉皆北行不得謂衡流入河矣河自鄴東北
行漳自鄴西東行入河是爲衡流故曰衡漳此
又班志鄴注所未言而意想可通者

楚蒙山房集

馬貢

十九

厥土惟白壤

白言其色壤言其質土性之所宜具焉周禮大
司徒辨壤之法草人職糞種之宜皆源於此大
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
藝卽職方氏所謂楊荆宜稻豫并宜五種青宜
稻麥充宜四種雍冀宜黍稷幽宜三種者皆因
其土之質色也胡氏謂以爲職方但言九州所
宜而色質不著不如草人之備非也草人職曰
凡

鹿鹹瀉用狙勃壤用狐埴埴用豕疆藥用黃輕
粳用犬注云所以糞種者謂煮取汁也赤緹線
色也渴澤故水處也渴鹵也狙獐也勃壤粉解
也埴埴黏疏者疆藥堅疆者輕學輕脆者鄭司農
云埴壤多食鼠也鄭康成云埴壤潤解此皆因
土質殊糞也言質則色與性具

厥賦惟上上錯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
徹其實皆什一什一雖自夏始然亦猶行唐虞

楚蒙山房集

馬貢

二十

之法也唐虞之際禹平水土卽定賦法上上者
什一所入之多非偏重於冀也錯言其不齊之
數也皆據當日所入之實而言非以上上錯爲
定科其定科則惟什一此本禹所規畫而受禪
以後世世率由故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此孟子
所謂堯舜之道輕之則貊重之則桀也錯等之
義林氏以謂水旱必有所錫以利民所入之總
數自有增損此難解於充青徐荆雍五州之無
所謂錯者蔡氏則云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

周官一易再易之類故賦之次第亦有上下年
分然地力年分九州皆有之亦難解於錯法偏
在冀揚豫梁四州也冀之上上其常也錯其不
齊之數也什一上所取也上上錯下所入也平
成時所入適如是故曰非定科也不然貢豈必
取盈哉

冀州先賦後田諸說不同林氏云冀州之賦獨
先於田者蓋王畿千里之地天子所自治并與
園囿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之所任非

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於厥土之下而餘州皆
田之賦也故先田後賦呂氏云八州之貢皆衣
服器用之物所謂惟正之供冀之土賦亦當如
是陳氏云土賦之法場圃等征載師掌之林木
蒲葦等林衡澤虞守之金錫禽魚草人牧人畆
人掌之他以例推胡氏渭云冀州天子所自治
無貢名其土之所生而供於上者亦謂之賦故
賦特繫於土之下田之上按如林少穎說則冀
州別有土賦然經所謂上上錯者合九州相較

得之他州未有土賦無從分其差等而云上上
錯於例不通如呂東萊說則以貢爲賦亦於上
上錯之例不協如陳新安說則左傳是子所言
乃齊人無藝之徵又非所語於唐虞至胡牖生
說亦本呂東萊林少穎總難解於上上錯之例
竊謂堯時禹平水土以稷教民稼穡所謂賦者
皆田賦也至漆園園囿林之征載師所掌本屬周
制不足以例唐虞唐虞之際書闕有間伏生之
所口授女子之所手錄錯謬亦時有之此處當

爲錯簡且如諸說冀州賦兼田土即書賦於田
之下仍可通而書賦於土之下田之上豈土
爲重而田兼及乎况其文體義例實不倫也故
先賦後田非土賦也錯簡也

厥田惟中中

劉敞七經小傳以地之美惡定田以州之大小
定賦其說雖有可據以冀城言之今跨直隸山
西遼東兼得河南之北境山東之西北境計其
地了額賦正甲天下冀州田中中而賦上上地

廣故也兼以都畿之地人民繁庶后稷教稼人功益脩更有與他州殊者又如克城僅得山東之東昌府其兗州府則曹州陽穀壽張鄆城四州縣其濟南青州二府則西北正定河間二府則東南境河南衛輝府則胙城縣及濬縣西境合計地丁不及中省之數充賦下地狹故也人功雖勤不能加多或曰雍梁大於豫豫賦第二而雍乃第六梁乃第八青徐小於揚揚賦第七而青乃第四徐乃第五何也曰此則地之遠近爲之也豫於冀最近青次之徐又次之雍又次之揚又次之梁又次之禹平懷襄降邱宅土自內而外后稷教稼自畿輔始由近及遠人居稀繁各異功力多寡不齊故內外遠近以次相差是故冀充之賦殊以地之廣狹豫青徐雍揚梁之賦殊以地之遠近又揚地雖差小於冀而人功最少江湖彭蠡之間西近三苗又五服在要荒之地使非地大其賦當與梁等然則賦之等差雖兼遠近而地之廣狹分數居多劉氏之

說當不誣也

冀州天子所自治金木水火土穀工虞各有專司以州內所有者給公用土物卽爲國用故無貢其用不足乃取足於他州厥貢厥僅於是乎可紀至周制九職所稅大府有萬民之貢如閭師所載農貢九穀圃貢草木工貢器物商貢貨賄牧貢爲服頒貢布帛衛虞各貢其物本虞唐工虞水火金木土穀之司後人據下之所入而言亦名爲貢與八州之貢入自侯服者不同或曰衛漳恆衛大陸之區當爲侯服何以無貢曰帝都距西河截三百里不足五百里之數則甸服千里截長補短東境必在其中故無貢或曰疏云甸服止千里冀之北境界其遙遠都之國必有貢篚何獨無之曰胡氏渭云禹治冀州之水及大原恆山而止大原恆山以北未暇施功冀之北土尚無定賦安得有貢此解其得其實然猶有說焉禹貢所紀皆據水土平定之地所入者言之其不必致功者亦不載如幽州閩都

朔方可宅之地未必無貢特不在水土新定之數故不及也

魏裴延携爲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沈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不復水旱爲害延携自度水形營造未幾而就溉田萬餘頃宋何承矩知雄州請於河北諸州置水利田興堰六百里置斗門灌溉均獲其利至熙寧間程昉李宜之開脩河北漳河又導滹沱河水淤田乃受其惠然則冀州之賦

卷之八

禹貢

重

滄易溢易涸非脩防得宜田不治也洪水初平土雖廣而未饒故冀田中中

恆衛既從大陸既作

曲陽縣恆陽谿水世所謂恆水今自直隸真定府阜平縣龍泉關北流經大派山爲大派水亦曰沙水又東南至保定府祁州界合滋河入於唐水唐水卽滹水靈邱縣雷溝河水世所謂衛水今出真定府靈壽縣良同村南流至縣東南入滹沱河蓋據地理志恆水出常山上曲陽縣

東入滹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入滹沱也然恆

谿水出曲陽縣西北至縣東北入滹相距離六

十里雷溝河水出靈壽縣東北至縣東南入滹

沱相距僅四十里不足與衛漳大陸頡頏胡氏

謂以謂曲陽以下之滹本名恆靈壽以下之滹

沱本名衛其山海經所云滹水出高氏山滹沱

水出泰戲山者則恆衛之別源所見良是然未

知恆衛之所由名也恆水之得名由於恆山凡

水出恆山者皆恆水管子云恆山北臨代南俯

卷之八

禹貢

重

趙而水經注載滹水出代郡靈邱縣西北高氏

山攷高氏山今所謂翠屏山與渾源州恆山相

屬而滹水出其間卽謂之恆水源亦可矣以下

溫泉水恆陽谿水合流在曲陽者皆自恆山流

出此古所謂恆周所謂滹夷而後人謂之滹者

也衛之得名由於惡池惡池者滹沱也蓋記音

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注云惡當爲

庫字誤也竊謂非僅字誤亦聲之轉也衛轉曰

惡惡轉曰庫庫音惡泰戲山者衛之正源

其雷溝河之在靈壽縣者則衛之別源自下合
流支分原非殊派此古所謂衛禮記所謂惡池
周禮所謂虜池而後世所謂滹沱者也漢魏時
滹水至文安縣合滹沱而東過東州南東入於
海今滹水乃從霸州保定縣之玉帶河注白河
而滹沱自冀州合盜漳二河過衡水武邑武強
至河間府獻縣分爲二一東流爲鹽河一南流
爲交河縣抵青縣岔河口注衛河至天津合白
河入海蓋自宋咸平中何承矩興塘濬以限契
丹戎馬之跡而文安入海之道堙滹沱漸徙而
南

本朝順治二年自東鹿南決入冀州乃與盜漳會
流滹水自咸平以後別行尋自蠡縣改流經肅
寧河間雄縣任邱以至文安明季又自雄縣改
流入霸州保定爲玉帶河注白河會衛河以入
於海恆衛之變遷如此然滹沱卽古徒駭蓋九
河之經流也漢書咸平縣下云有滹沱河民曰
徒駭河咸平故城在今河間府交河縣界禹河

自鄴縣東北合漳水至咸平合滹沱北行至碣
石入海其後河徙漳水專行由阜成咸平章武
平舒入海於禹河故道相去不遠咸平以下本
徒駭正流而爲滹沱入河歸海之道然則漢魏
間滹沱合滹沱由文安東入海者亦非古也
蔡傳據爾雅釋地云高平曰陸又引程泰之之
說云大陸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杜佑李吉甫
以爲邢趙深三州之地者得之竊謂程氏所云
乃廣平非高平也不足證釋地且釋地亦不足
證禹貢也禹貢之本文曰大陸旣作是前必包
淪於水而敷治以後乃可耕久則大陸實窪下
鍾水之區矣是故大陸澤名也澤畔有田水退
以後皆可耕治故曰旣作古陸通作鹿正不必
拘高平之義
爾雅十藪晉有大陸注孫炎云卽鉅鹿縣廣河
澤漢志鉅鹿縣下云禹貢大陸澤在此戰國時
趙分晉地而鉅鹿入趙故呂氏春秋九藪云趙
之鉅鹿也然呂氏又有曰晉之大陸者襲用爾

雅不自知其重出矣酈道元以謂大原縣北
昭餘祁乃呂氏所謂大陸其地在今介休縣界
去恆衛九河甚遠不與禹貢相應無足取證今
鉅鹿縣在順德府東北一百二十里本漢南絳
縣亦兼有鉅鹿之地澤在縣西北西與隆平縣
接壤隆平唐之昭慶縣澤在縣東班志鉅鹿縣
之鉅鹿澤呂氏春秋趙之廣河澤元和志昭慶
縣之廣阿澤皆一處也蓋一澤實跨二縣之地
矣世以平鄉爲古鉅鹿求此澤不得遂云大陸
本高平之地禹貢大陸不以澤名不知南絳廣
阿爲漢鉅鹿北境廣河廣阿皆鉅鹿之異名斯
所謂大陸澤矣宋河渠志云大觀元年河決陷
鉅鹿縣遷縣於高地又以隆平下濕亦遷之則
二縣地勢最卑洪水懷襄其爲澤浸可知又唐
元和志云邢州鉅鹿縣大陸澤一名鉅鹿澤在
縣西北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故蘆葦蓮魚
蟹之類充牣其中澤畔又有鹹泉煮而成鹽百
姓資之然則大陸之爲澤也信而有徵

蔡氏曰恆衛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
其成功在田賦之後黃氏曰二役當在充九河
既道之後故不與覃懷衡漳文勢相屬是皆以
施工之次第爲文勢之先後然禹之施工非寸
寸而積之也冀州治河之役始龍門終碣石上
下前後左右工役彼此相維河乃治河治冀乃
安且禹工之所最急者上莫如龍門下莫如九
河恆衛大陸在九河之上正工役先及之處而
以爲在冀州諸役之後豈不暗於情勢哉以文
勢及九州通例考之當在田賦之前而其書於
後者必係錯簡抑或者恆衛大陸在甸服田賦
之外故不與覃懷衡漳相屬乎
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島夷史記漢書作鳥夷鄭康成王肅並稱鳥夷
疏云孔讀鳥爲島則唐初亦作鳥今本作島蓋
開元後所改定從孔傳也如孔傳說則所謂島
夷者惟三韓地漢書東夷傳云韓有三種一曰
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

國其北與樂浪接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并辰在韓之南亦有十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百濟其一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辰韓國也唐書東夷傳云高麗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扶餘種也南倭北高麗皆踰海乃至其東則新羅并韓苗裔也地橫千里縱三千里東距長人東南距日本西百濟北高麗唐新羅百濟卽漢時

楚蒙山房集

禹貢

三

三韓之屬也遼史地理志高州三韓縣辰韓爲扶餘并韓爲新羅馬韓爲高麗則合漢唐所稱而一之至開泰中聖宗伐高麗俘三國之遺人於遼東界僑置三韓後世乃以遼東爲三韓非其實也古韓國在朝鮮東南大海中依山島而居此於島夷最合然史記云北有肅慎東有島夷薛士龍又云島夷者海上諸夷濊貊肅慎之屬據此則東北濱海之國皆屬焉且海中尚通貢矣豈沿海之地顧阻聲教哉又孔傳云海曲

謂之島島固不必盡海中也

肇域志云山東濟南府海豐縣有馬谷山卽古碣石劉文偉亦以馬谷山在九河之下合於禹貢入河入海之文然海豐地當屬兗不當屬冀且九河以下尚有同爲逆河不得謂九河之下卽海也又德清胡氏禹貢錐指謂樂亭西南三島當爲禹貢碣石則主王橫之說而以水經注所謂包淪於海者爲是攷秦紀始皇三十二年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二

楚蒙山房集

禹貢

三

世元年東行郡縣到碣石漢書武帝元封元年東巡海上至碣石漢去秦未遠秦之去周末亦未遠也班氏生東漢之世著漢書秦皇漢武之事必得其詳而地理志載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知驪城卽知碣石矣當不同魏晉以下之書之無徵明一統志云碣石在昌黎縣北二十里今所謂仙人臺天橋柱者是也在撫寧之南撫寧故石城卽歐陽忞所謂驪城也以爲古碣石無不可可疑者去海遠耳語稱黃河

水一石泥六斗而河徙於周定王五年距禹千七百七十餘年碣石之傍泥淤日積得不爲平陸乎求之海中必不得也今河淮入海之道初距雲梯關數百餘里漸且至於十餘里予聞之安東老人曰自此千餘年雲臺之山可躍馬上蓋泥淤之勢然也雲臺山初在海中至驛馬可上之年而復於海中求之遠矣碣石之在平陸倘類此乎

諸儒據九州次第以謂禹治河必自下流始是

堯象山房集

禹貢

卷

也然非治河全局也以今河工言之當其暴漲驟至汎濫衝溢不歸正道上必觀其阻阨之源中必殺其瀾瀚之勢下必宜其注往之路諸務並舉而後可成若僅宣下流不能保上流中流之不橫決旁出也况懷襄之日能以一端息其患哉東萊書說敷土解云禹敷土三字見禹有一定之規模在胸中分布九州之土甚處用此治甚處用彼治工役計用多少然後施工喻如築城若尋常築動數年不能成至李光弼築葛

里城不過數月之功蓋先擺布定其處成隊聲勢相接故能速成禹之治水規模在此是故禹之爲功嘗以一州而協數州之事一役而通數役之功分之則州各有事役各不同合而觀之其實一也禹嘗曰予濬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夫川莫大於江河導河劇工全在冀州而雍豫兗其之導江起梁州而荆揚終之又如冀州沈濟綿汜豫兗入河出河其功相錯九河經流在冀而八支入兗此宜彼洩其力互施又如渭

堯象山房集

禹貢

卷

澧涇漆沮洛澗渰伊入河漢潛沱九江彭蠡入江原委相屬卽淮泗沂汶諸水之不入河者其左右翼帶無不相維故曰一州協數州之事一役通數役之功也此治水全局也敷土九州於此導山卽於此導水參伍錯綜互文舉義導山導水或言在九州之先或言在九州之後全未睹此經之會至胡氏渭旣知導山爲隨山頗悟文勢先後相通之理而於導水又以爲在功畢之後且極議蔡傳之失以爲禹乘舟而行覈其

治否此解闊疎無當愚謂蔡傳適協經意其說
曰水之疏導者已附於逐州之下於此又派別
而詳紀之經緯皆可見矣此頗得其全局但功
役相通之義尚未之及茲於各州及導山導水
詳之

冀帝都河環其三面雍豫充各當其一面導山
自壺口以下導水自河以下西與雍同役及岍
岐南與豫同役及滎東與充同役及九河濬河
距海濬汾濟衛漳恆衛距河濬沁滄距汾濟衛
楚蒙山房集
禹貢
壺
漳恆衛

楚蒙山房

新喻晏斯盛

經解

禹貢二

濟河惟兗州

周禮河東曰兗州不復以濟爲界故數曰泰壄
使徐陵曰盧灘使青山曰岱使青徐西漢以下
濟河俱失故道故兗州之陳畱使豫山陽濟陰
使徐千乘平原半屬兗域而入青清河信都全

楚蒙山房集

禹貢

一

屬兗域而入冀魏郡自內黃館陶以東鉅鹿自
南轡廣阿以東河間自樂成弓高以東勃海自
東光以南當分屬兗而全入冀梁之東北境當
分屬兗而入豫齊之北境當分屬兗而入青後
漢迄晉相承無甚異後魏西兗州使徐南兗州
使豫及徐隋渤海平原半屬青域而全入兗東
平之順昌鉅野宿城及壽張之東境當屬徐而
全入兗皆非禹貢舊域此外歷朝不詳九州者
不具論至杜氏通典總歷代列九州而東平之

須昌鉅野有城及壽張東境魯郡之任城與鄆
當屬徐而全入兗濟陰之南境靈昌之匡城當
屬豫而全入兗濟陽之長青及東阿之東境當
屬青而全入兗其信都郡及鄆郡之內黃夷城
臨河汲郡之黎陽東境本兗城而入冀濟陰之
乘氏本兗城而入豫亦失實也經曰濟河惟兗
州濟自陶邱以下河自大伾以下導濟曰東出
於陶邱北又東至於荷地理志濟陰郡定陶縣
下云禹貢陶邱在西南有陶邱亭今山東兗州
府定陶縣西南有定陶故城漢濟陰郡治也陶
邱在西南去縣七里荷卽荷澤唐省定陶入濟
陰故通典濟陰縣下云荷澤在縣東北九十里
今曹州東南三十里與定陶接界處是也又曰
又東北會於汶水經注敘次濟水至壽張安民
亭南汶水從東來注之今東平州西南有壽張
故城州之西南三十里有安民山其下爲安山
湖卽濟水會汶處也又曰又北入於海水經注
濟水自壽張縣西合汶水歷須胸微鄉須昌穀

城臨邑平陰臺營梁鄒臨濟高昌薄姑樂安以
至琅槐東北入海須胸微鄉須昌故城並在壽
張縣界穀城今東阿縣治臨邑今在平縣地平
陰今如舊臺縣在歷城縣東北營縣在今章邱
縣西北梁鄒縣今鄒平縣臨濟在今高苑縣西
南高昌縣在今博興縣西南薄姑樂安故城並
在博興縣東北琅槐故城在今樂安縣北一百
十里漢志所謂濟水至琅槐入海者是也導河
曰至於大伾大伾山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東
南又曰北過降水至於大陸降水在鄆東北鄆
今彰德府之臨漳縣大陸在今順德府平鄉縣
之西北卽漢志鉅鹿縣之廣河澤又曰北播爲
九河九河經流爲徒駭卽故渚沱漢志成平縣
下云有渚沱河民曰徒駭河成平故城在今交
河縣東又曰同爲逆河入於海逆河卽渤海今
天津海而逆河入海在碣石東碣石漢志云在
驪城縣西南驪城唐之石城其故城在今永平
府灤州南三十里是兗城西南自今曹縣東南

北歷東平壽張東阿平陰長清齊河歷城章邱
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至樂安與青分界其
東北自衛輝府濬縣東南北歷彰德府之臨漳
縣順德府之平鄉河間府之交河縣至天津與
冀分界斯所謂濟河間之兗州矣

九河既道

明神宗時有議欲開支河者潘季馴曰黃河最
濁以斗計之沙居其六若至伏秋則水居其二
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汎濫必致停

壅塞山書集

禹貢
二

四

滯若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塞河
不兩行自古誌之支河一開正河必奪故草灣
開而西橋故道遂淤崔鎮決而桃清以下遂塞
崔家口決而秦溝遂爲平陸近事可鑒議者曰
禹疏九河何如馴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
蓋九河乃黃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避故仍疏之
而禹仍合之同爲逆河入於海蓋可想也按此
雖以破當時支河之議而所謂九河非禹所鑿
特疏之者亦足發明九河既道之義道水道也

既道者謂水循其道然則九河原有自然之道

禹因而疏之使與逆河相吐納亦以分散泥沙
沙散則輕而易流海水日一潮汐洗之滌之輕
沙未凝輒隨水去非若支河之泄水而沙下停
也夏允燾云海水內吞九河外灌不惟藉水力
以刷沙而海之潮汐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
水治水所爲不可及也斯言得之又云要以入
海之所固宜分疏之使速泄下流速泄則上流
不壅河之利也若宋及於海則流分力弱無以

壅塞山書集

禹貢
二

五

刷沙適壅之矣故曰河不兩行斯又見九河非
支河比而禹之措施尤不可及故孟子曰禹之
治水水之道也又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
也夫導河之役至疏九河其事甚劇而曰無事
謂其所事皆水之道也水有其道而疏之使行
水至其地自奔播而去故導河曰播爲九河此
曰九河既道

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
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

光祿縣界中又地理志渤海郡成平縣注云厚池河民曰徒駭河東光縣注云有胡蘇亭平原郡高縣注云平當以爲鬲津此九河之大槩釐然可據者而王橫獨云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殊出臆斷橫之言曰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以是推之則九河固應在西南數百里內然禹貢於兗州曰九河既道兗州地於九州最小而九河所占不下數百里使九河果漸於海則兗州蓋淪沒其半矣何以河濟之間至周末改而爾雅所云河東曰兗州者不殊禹貢也且漢時渤海東南跨有數郡以河濟故道計之兗州封域依然可求則王橫之說誠妄而許商所云徒駭胡蘇鬲津在成平東光祿縣界中者固九河之大勢矣漢成平故城在今河間府交河縣東東光故城在今縣東鬲縣故城在今濟南府德州北九河當在其間于欽齊乘云某嘗往來燕齊西道河間東履清澹熟訪九河故道河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既東徙漳

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歟踰漳而南清澹三州之間有古河隄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太史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陂西踰東光至海此非胡蘇河歟陂南至西無隸縣百餘里間有曰大河曰沙河皆潁古隄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隸津茲非簡繁等河歟東無隸縣北有陷河闕數里西通德隸東至海茲非所謂鈎盤河歟濱州北有土傷河西踰德隸東至海茲非鬲津河歟此蓋據許商言求之雖非卽古九河故道相去亦當不遠也地理今釋云今考直隸河間府滄州之西交河縣之東北六十里有徒駭河漢書地理志所謂漳沱河民曰徒駭河是也山東濟南府平原縣北爲馬河東北經陵縣德平商河樂陵諸縣界其流或斷或續相傳卽馬頰河也濟南府德州有覆釜河東北至海豐入海河間府東光縣東南有胡蘇河東經寧津縣滄州慶雲縣界至海豐縣入海河間府南皮縣城外有簡河紮河濟

南府樂陵縣東南有鉤盤河自平原德平二縣界流入至海豐縣東入海德州西南有禹津河東經吳橋寧津德平樂陵慶雲諸縣界至海豐縣大沽口入海

雷夏既澤澮沮會同

今山東東昌府濮州東南有雷澤接曹州界經曰雷夏既澤濟水既導也濟溢爲滎東出於陶邱北又東注於荷地理志云禹貢陶邱在濟陰郡定陶縣西北又云雷澤在濟陰郡成陽縣西

楚蒙山房集

禹貢

八

北漢定陶故城在今兗州府定陶縣西成陽故城在今兗州府曹州東北六十里曹州與定陶接壤澮沮會同入雷澤雷澤下流必注濟濟在兗州南境濟治則南境安韓汝節故謂雷夏既澤志濟之治也胡氏渭以謂治濟之功徐爲多於兗無與不知雷澤下流入濟非濟治不能平濟役雖在徐而上自冀豫下歷兗青所謂一州兼數州之事一役通數役之工者終以韓汝節之說爲當周禮兗州其津盧維鄭注云當作雷

雍引此雷夏既澤澮沮會同爲證周禮多古字雷似雷澮似雍以字形相似而誤杜佑通典以濟陽郡盧縣之盧水高密郡莒縣之澮水當之澮水本屬青州周末兗州未嘗并有青城而盧水又周禮後後起之名不衷於古不如鄭注周禮禹貢兩相合也

楚蒙山房集

禹貢

九

爾雅水自河出爲澮濟別爲澮沮有澮音則澮卽沮也水經注云濮陽縣北十里爲瓠河口卽禹貢雷夏既澤澮沮會同而爾雅謂水自河出爲澮許慎謂澮者河澮水也是以甄子爲澮矣然禹河初不經濮陽鄭注誤也水經注又云汜水西分濟濱逕濟陰郡南卽爾雅所謂濟別爲楚是又以汜水爲沮矣然汜水出入皆在豫域不屬兗鄭注亦誤也顧爾雅多漢儒所附益或據漢時河之徙流而言河出爲澮固不可以證禹貢然濟溢爲滎東出於陶邱北又東注於荷地理志濟陰郡定陶縣禹貢陶邱在西北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西南有定陶故城與曹濮接

壤而雷夏澤在濮州則濟別爲沮是也沮沮並
言自爲一地知沮則澠不遠矣王晦叔云九域
志濮州有沮溝卽禹貢澠沮會同者而二源亦
無蹤跡蓋五代以後河流經此蕩滅無存也又
胡州生云今濮州有古黃河二道一在州北自
開州流入又東北入范縣此東漢時經流至唐
宋皆行之一在州東六十里自曹州流入又北
入范縣此五代河決以後決河所經也州東南
有成陽故城與曹州接其西北爲雷澤縣澤在
縣之西北二源又在澤之西北去縣十四里河
舊行州北距二源頗遠故得無恙迨梁末段凝
決河水以限晉兵而決口日大屢爲曹濮患宋
太平興國天禧間河決皆泛濫曹濮間二源適
當其衝爲河所陷久之河去而空竇淤塞水不
復出然則括地志寰宇記所謂二源在雷澤縣
雷夏澤之西北者固當日濟水別出之沮其後
則河徙淤塞不可尋矣

桑土既蠶是降邱宅土

卷之十

十

十

九州之土皆可蠶桑是故充篚織文徐僎元纁
綳荆篚元纁幾組豫篚織纁青篚縑絲皆貢繭
物揚篚織貝吳氏云染其絲五色織之曰絨貝
則揚亦貢繭物其不貢繭物者惟雍梁二州蓋
梁雍之織皮取其產之多與其俗之同者爲貢
非無蠶桑之土也豳風所咏蠶績最勤漢時蜀
錦雅稱鮮麗然則桑土九州皆有之不可謂充
州之土獨宜蠶桑也其曰桑土既蠶者所以著
土平也桑麻樹藝皆民恆產桑土可蠶則平土
可居故繼之曰是降邱宅土上下句相因見義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周禮墳壤注康成云墳壤潤解解卽起義此與
水平以後土質最協充地當河濟下流懷襄初
退故其質如此林少穎以謂墳者土膏脈起則
土之上上土美則田亦宜美而充田中下作十
三載乃同其土未必膏腴也
水盛則草木必繁孟子所謂草木暢茂者洪水
汎濫之害也是草木之繁宜不足紀水治然草

卷之十

十

十

木在下濕之地漂搖水中根荄沍爛枝葉必萎
至草抽而木長則起枝葉於萎敗之後矣水平
之象此可想見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冀州地廣以上上爲正而有錯法揚州地次於
冀以上中爲正而上下上錯雍州地次於揚以上
下爲正而中下梁地次於雍以中上爲正而下
中三錯荆地次於梁以中中爲正而上下豫地
次於荆以中下爲正而錯土中徐地次於豫以

楚蒙山房集

禹貢

主

下上爲正而中中青地次於徐以下中爲正而
中上惟充地最小以下下爲正而賦稱之此孔
傳所謂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也經又
曰作十有三載乃同者蓋推言其田之可以起
賦者不能盡同自敷土之初迄告成之日凡十
三載史記所謂禹湮洪水十三年過門不入家
也至是兗州之地乃盡起賦非若他州水退之
後或一二年三五年八九年賦法可均者比其
地當河濟下流水害已深必十三年而土性乃

復穡事乃同詩曰我稼既同言穡事之齊也穡

事齊則賦亦行矣蔡傳釋貞正之義以謂充賦

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爲正由是言之通其例

於他州將曰厥賦不正矣而可乎其釋作十有

三載乃同以謂充當河下流被害尤劇今水患

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

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是謂

定賦以後作十三載賦乃同於他州也不知所

謂同於他州者將能上上乎上中乎抑他州又

楚蒙山房集

禹貢

主

將不同乎又其譏孔傳云先儒謂此州治水最
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因以上文厥賦貞者爲
賦亦第九與州正相當殊無意義不知所爲州
第九者以廣狹言而所謂賦亦第九者從八州
之上上上中上下等例得之其意義甚密而以
爲殊無意義宜其失之遠也至王氏充耘謂十
三年歲星一周天道變於上地力復於下及胡
氏謂引韓氏易貞勝注貞正也一也謂貞兼有
一義厥賦貞謂十二歲之中賦法始終於一又

引易文言貞固足以幹事謂貞亦兼固義內卦
爲貞外卦爲悔貞皆其不動不變者諸說皆求
深而反鑿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樂記云桑間濮上濮州舊志云兗之桑濮爲上
入其境陰蔽阡陌當蠶而治絲帛者比鄰至不
相往還帛成可衣舉室餘則貿之衛風稱抱布
貿絲蓋自昔已然衛文公遷楚邱詩曰椅桐梓
漆楚邱濮上皆兗域故其地貢漆絲

堯蒙山書集

禹貢

甫

孔疏云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
是兗州綾錦美也按陳留在濟陰之西本禹貢
豫域前後漢書俱載兗域孔氏承其誤故引以
爲證又水經注引陳留風俗傳云襄邑縣南有
渙水故傳曰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
出焉尚書所謂厥篚織文者也其以豫爲兗誤
同

浮于濟漯達于河

史記禹廟二渠以引其河孟康注云一出貝邱

北一卽漯川二渠不見於經漢初想像之事也
宜房其大致矣一出貝邱北一卽漯川又孟康
想像之詞也然河漯大致亦可睹矣程大昌謂

孟康以漢河爲漯川亦未盡原其情何也其出
貝邱北者河之經流班志鄴縣云故大河在東
北入海者是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東行漯川漯
首受河當自大伾而東大伾鄭康成云在脩武
武德之間張揖云成皐縣山墳以爲脩武武德
無此山成皐山又不一成與再成爲伾不合惟

堯蒙山書集

禹貢

五

黎陽山近河足以當之黎陽山西南有宿胥口
正河漯分行之道水經注自胥口以下至委粟
津本屬漯水而河徙以後爲河所占故曰河水
其漯水上承河水於東武陽縣東南歷高唐漯
陰以至千乘縣之馬常坑入海者卽地理志東
郡東武陽縣下所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
海者也其長壽津以下所謂河之故瀆者卽漢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堤入平原濟南千
乘之道世所謂王莽河者或曰王莽河至千

乘入海而水經所敘河之故蹟自長壽津以下至沙邱堰直至於大陸而播爲九河與千乘入海之道不合曰沙邱堰以下當與下條東北逕發十縣故城西相屬發千縣以下歷貝邱甘陵至平原故城西而北絕屯氏三瀆北逕繹幕故城東北西流逕平原鬲縣故城西歷脩縣至安陵縣西而北出爲屯氏河以下則漢武塞官房後決館陶分爲屯氏河而北入海之道非王莽河入海之道故大河至平原鬲縣故城西者卽

堯蒙山房集

禹貢

去

成帝時決東郡入平原濟南者也此所謂王莽河矣成帝以後河之北流未合故鴻嘉四年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新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至東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乃脩汴渠自滎陽迄千乘海口卽水經注所敘後魏猶行之道委粟津北卽東武陽本漯水之通波當連屬觀之漯首受河者也非有泉源後魏以下迄唐河徙徙頓邱南至馬谷小山東入海漯川之源已絕或以小清河自華不注山至藥

安入海者爲濟水故道大清河自東阿至利津入海者爲漯川故道皆非也杜佑云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於海謂之清河實荷汝之合流而曰濟河蓋舊名非本濟水胡氏謂云青城以北所行非濟亦非漯實宋河徙以後之經流是爲得之

經濟水溢爲滎東出於陶邱北又東至於荷河濟滎荷本自通波此周所謂滎川禹舊跡也充貢浮濟自陶邱而西以達於河貢舊道也周以

堯蒙山房集

禹貢

七

後滎濟之間鴻溝濊蕩四出河水屢泛東南滎川道望至東漢時僅存滎荷渚之本源漢書據當時所見之跡作志故云軼出滎陽北地中後人並不及見軼出地中之跡惟據班志以釋禹貢遂謂河濟滎荷各不相通至有三伏三見之解而胡肅生於兗州貢道謂必浮濟入漯浮漯入河夫兗州東北境浮漯入河是矣至兗州西南境乃欲自定陶過壽張下琅槐而後入漯以達於河何其紆也且經無濟水會漯入海之

文水經注漯水至馬常坑亦無合濟之路而樂
荷之脈顯載導水榮之爲川又見周禮反執後
人伏見之說而疑之何其悖也如其浮濟必入
漯以達河則下文青州貢道必云浮於汶達於
濟入於漯而經但云浮於汶達於濟則知達濟
卽達河矣故兗州貢道東北浮漯入河西南浮
濟入河黃文叔所謂或浮濟或浮漯而皆達於
河者得之

聖朝山房集

二

大

兗承河濟下流導河自大在以下導濟自新學

以下西北與冀同役西南與豫同役東南與青
同役畎潄東北距九河西南濬灘沮會雷夏距
濟

海岱惟青州

周禮正東曰青州其南不復以岱爲界故山曰
沂川曰淮泗浸曰沂沭侵徐數曰望緒侵豫西
漢以下更置寢多泰山郡之北境本青城而全
入兗琅邪郡之北境本青城而全入徐千乘平
原齊之北境當入兗而全屬青後漢相承無異

晉城陽長廣二郡之南境當入徐而全屬青魏

河間高陽二郡當入冀而屬青隋北海齊二郡

之北境當入兗而全屬青高密郡之南境當入

徐而全屬青唐以下不詳九州至杜氏通典所

列青城高密之莒縣及諸城之南境亦侵徐其

最不合經者則河北道之安東都護府也胡朮

生因之遂云故遼東都司東境及朝鮮國爲古

青城皆承孔傳孔疏之誤矣孔傳據爾雅釋地

齊曰營州以釋十有一州之義謂舜分青州爲

聖朝山房集

二

光

營州而孔疏遂云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

然爾雅注亦云自岱東至海未嘗言越海不敢

悖經也王明逸云中國疆界固有非至海畔止

者如珠崖在大海中自爲一隅而屬於嶺南然

雖越海而土俗相接又他無可附遼東固中國

東境豈有不屬接壤之冀而遙屬隔海之青乎

周時遼東卽營州而并於幽州則堯時決非屬

青矣斯言殊確足正諸儒附會之失焉分青州

以海岱爲界漢琅邪郡之海曲縣今青州府曰

照縣也海水自縣東與徐分界北歷諸城縣東

折而東北歷膠州即墨萊陽樓霞文登諸縣南

又東北出而西折歷寧海州及福山蓬萊二縣

北又西歷昭遠掖縣昌邑濰縣北與充分界岱

泰山也其陽屬徐其陰屬青竹書紀年云梁惠

成王二十年齊築防以為長城城緣河徑泰山

千餘里東至琅邪臺入海長城本齊魯之限非

即古青徐之分然藉是亦得其槩今自平陰而東歷肥城長

清泰安萊蕪淄川沂水臨朐皆州以訖諸城皆有長城故址史記曰齊自泰

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與經所謂海岱惟青州

正同

嶠夷既略

堯典分命羲仲宅嵎夷天子使寅賓出日之地

故禹至其處首經略之然傳疏未詳其郡縣或

據說文嶠山在遼西一曰嶠嶠者以證之而遼

西地屬冀域與經屬青州者不符胡胎生又據

范史以東夷九種為嶠夷謂漢樂浪元菟皆古

朝鮮地青州不僅兼有遼東并得朝鮮朝鮮即

嶠夷也然青之東境以海為限故曰海岱惟青

州則嶠夷亦州內地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殛於

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夷者邊境之謂豈

必海外乎嶠夷當與萊夷為例而成山在登州

之文登縣與萊州接壤封禪書云秦始皇東遊

海上祀齊之八神其七曰日主祠祀成山成山

斗入海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薛士龍云嶠夷

屬登州斯言也信而有徵

維嶠其道

維水或作維地理志琅邪郡朱虛縣下云汶水

東至安邱入維箕縣下云維水北至昌都入海

是也或又作惟地理志篇首引惟嶠其道通鑑

梁武帝紀魏李叔仁擊邢杲於惟水是也形似

音同古字通用或又作淮地理志琅邪郡靈縣

下涿水東北入淮橫縣下台水東南至東武入

淮折泉縣折泉水北至莫入淮是也皆維字之

誤淮旁本從佳人之佳此從鳥佳之佳仍讀維

今讀為淮沂其父之淮而呼此水為槐河非也

或曰琅邪郡箕縣去琅槐不遠故稱此水爲槐
河然琅槐故城在今樂安界屬萊州箕縣故城
在莒州東屬書州不相蒙也讀淮誤第琅邪郡
汶水入維箕縣下即稱維水今山東青州府莒
州西北九十里箕屋山即維山水即維水土人
仍名淮河東流逕諸城縣西折而北至萊州府
昌邑縣東北五十里入海即地志維箕縣下所
云維水北至昌都入海者也

地志云淄入沛水經淄入海朱長孺曰馬車瀆

蓬萊山房集

馬貢

卷

以下乃濟入海處淄水入海之道與濟正同非
經志互有齟齬而胡朏生云濟由馬車瀆入海
自金皇統中始前此不爾竊按淄濟相通在周
末已然河渠書云於齊通淄濟之間是也濟水
初雖不由馬車瀆入海而其由琅槐入海則一
水經注淄水自入馬車瀆東北逕琅槐故城東
而歷博昌南至皮邱坑入海是淄入沛蓋不在
馬車瀆而在琅槐東之博昌界也地志水經條
理正同至孔疏引地志而云淄水至博昌縣入

海與今本異若謂今本訛誤而師古注云沛子
禮反則入沛實地志本文孔疏誤也今青州府
益都縣岳陽山古原山也淄水出山之東谷北
流至壽光縣北由清水泊入海清水泊亦濟流
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海濱廣斥與厥土並書者言水息而土平也青
充承濟之委濟自千乘琅槐入海當其濟未就
道必與維淄及畎澮諸水渾濤瀕海之地惟水

蓬萊山房集

馬貢

卷

居之海之潮汐不辨蓋茫乎莫知畔岸矣至導
濟入海維淄既道諸畎澮或距濟或距維淄各
有條理向之莫知畔岸者自見濱涯而瀕海之
地土性堅實潮汐既分鹹鹵凝於汀沙之上書
曰廣斥則彌望皆平土也廣斥史記漢書並作
廣瀉廣韻云瀉土周禮草人鹹瀉疏云逆水之
處水爲去其地爲鹹鹵即此義後人釋廣斥者
專言鹽利鹽利在厥貢條下於此無涉或曰其
充揚下流亦濱海何不書廣斥曰青地斥鹵爲

最書提其多故曰廣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絲泉鉛松怪石

管子曰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鹽即煮成鹽之義則渠展亦因取鹽得名今淮揚鹽竈有鹽渠於斥鹵之地掘溝通潮潮退則鹵聚取而煮之渠展當即類此齊至大公通魚鹽之利至管仲相桓公復脩其業而魚鹽之利甲天下其利雖東萊獨博而漢志載都昌壽光皆有鹽

東萊山房集

二

書

官則所謂渠展之鹽者當不僅在東萊也胡觚生以謂渠展即東萊之地亦臆度之辭然冀兗皆濱渤海今靜海縣東有鹽水沽斥鹵數十里鹽山縣東有鹹土周百五十里長蘆鹽利半出於此皆兗域也而不貢鹽又解州有鹽池地近帝都宜足給旬服之用而必貿貢於青者冀兗水患劇於青州田賦蠶桑而外不逮及此又如揚州並海之地宜皆貢鹽乃自吳淠煮鹽以富其國而會稽始有鹽官唐以後淮浙之鹽始升

天下則周秦以上他州鹽利皆不如青可知

益稷謨黼黻絺繡之絺鄭康成讀陟里反謂刺也而徐馬孔俱讀勑私反又勑其反孔傳云葛之精者曰絺孔疏云詩葛覃曰為絺為綌是絺用葛也禮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曲禮云為天子削瓜者削之以絺為圓君者華之以綌皆以絺貴而綌賤是絺精而綌粗故葛之精者曰絺又云計所陳皆祭服祭服元纁為之後代無用絺者蓋於時仍質暑月染絺為纁而繡之

東萊山房集

二

書

以為祭服然則絺之為用廣矣是以豫青皆貴絺而揚之島夷亦貢卉服又周官掌葛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農則畿內所供蓋外獻布而內取材也然在後世又獨推南方之產矣左思吳都賦云焦葛升越弱於羅統此即所謂葛之精者也唐時貢焦葛皆南土唯臨淄貢絺葛十五疋斯誠禹貢遺事歟

林少穎云惟錯之義先儒謂海物錯雜非一種殊不然此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勢正同錯

別是一物如豫州之磬錯也吳幼清云惟或在
句中猶言及與暨也或在句端猶言越如若也
錯石可磨礪者也詩去他山之石可以爲錯胡
氏渭非之曰錯果爲石則荆何必又貢礪砥惟
字在句中亦不盡如吳氏訓如海岱惟青州豈
可謂與青州暨青州耶此言良是如林氏吳氏
說以錯爲石無論惟訓與訓暨非本義且海物
二字文意亦未足孔傳訓錯爲雜最協然猶有
深意焉惟錯者不限品不致味但隨所有以貢

趙蒙山房集

二

馬貢

非若晉魏間王姚海月三蠓蝦江洪蚌石蚌
蛸之類定爲嶺海時致之物也

匠人畎遂溝洫滄禹貢下後起之名也初畎
皆山間水道之名禹曰予濬九川距四海濬
滄距川畎固通滄通川之道岱畎羽畎同例
成後田制加詳於是因畎滄爲溝洫至成周
大備而匠人畎遂溝洫尺寸畫一後儒執此
以覈禹貢謂畎爲田疇縱橫之地所貢鉛松怪
石殊非田間所有卽孔傳訓畎爲谷孔疏引

趙蒙山房集

二

馬貢

爾雅注釋曰谷之義亦未深究其指蓋昧乎匠
人之所出起也畎流最細出於穀谷滄寢大距
川周禮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
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
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
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
百里爲同同間廣二畝深二初謂之滄滄達於川
由畎歷滄距川與禹所言次第相同其因禹跡
而加詳之明矣抑於此尤見井授之通義焉後
人牽於匠人之制遂謂井田僅宜廣衍不能行
於僻壤不知同間之滄雖不可槩山隅而廣深
一尺之畎則隨地可行連畎成滄於以達川無
不可者計夫凡九爲井止不必盡然方幅也
聖人不貴異物怪石曷爲貢曰平戍之初適有
是貢也水患既息岱山之谷美石出焉民喜創
獲以進上因而志之漢張騫使西域云至崑崙
崑崙多美玉采來獻天子又如後人出瀚海有
瀚海石使還奉以獻天子次者以遺親舊皆貢

之本適然之事非定額也故曰貢至靈壁大湖之石嵌空玲瓏僅爲玩好則聖人不貴之矣
萊夷作牧

周禮載師一夫百畝之外有牧田牛田作牧豭兩事也孔傳僅云萊夷地名可以放牧金吉甫因云萊夷地宜畜牧取其畜以貢於作字文義殊不協然冀州書大陸既作兗州書作十有三載乃同荊州書雲土夢作父作屢見於書矣而所謂牧者僅見於此良以萊夷瀕海放牧地廣

萊蒙山房集

二馬貢

卷一

故特書此也萊卽今萊州府地封禪所謂齊之八神六曰月主祠萊山者是已其東則登州之文登縣有成山焉封禪書所謂齊之八神七曰日主祠成山者卽古嶠夷嶠夷既略萊夷作牧文勢壤地相屬此條應在前嶠夷既略之下載此簡錯

厥篚壓絲

後人因厥篚壓絲在萊夷作牧之下遂以壓絲獨東萊產然登州府志云壓絲出棲霞縣文登

招遠等縣亦有之則所產已非萊州之地而志又云其繭生桑不飼不浴居民取之製爲紬久而不散者卽今山繭紬也青州濟南兗州等處皆有之更不得謂壓絲僅東萊之產胡牀生以謂青濟所產其蠶乃人放柁樹上食葉作繭絲不甚堅此殊不然今繭紬出山東者俱堅韌歷久不散則壓絲青州通有之貢固不獨萊夷矣此條應在鈴松怪石下文勢義例相屬無可疑萊夷作牧句錯簡益信

萊蒙山房集

二馬貢

卷一

浮于汶達于濟

禹時汶水本自萊蕪歷泰安肥城寧陽東平入濟合流以注於海今原山陽及寨子村泰山陽之仙臺嶺三源分流會新泰萊蕪徂徠山諸泉至靜安鎮爲大汶口折而西南流逕泰安州會泰安諸泉與小汶河合至寧陽縣西北分爲二元明以前一逕埕城南流別爲洸水至兗州府滋陽縣注泗一由埕城西流會東平州坎河諸泉入大清河逕東阿縣北至濟南利津入海大

楚蒙山房

新喻晏斯盛

經解

禹貢三

海岱及淮惟徐州

爾雅濟東曰徐州郭注云自濟東至海似爲禹貢徐州之舊域然以淮海惟揚州計之則揚州之境跨江北至淮而爾雅云江南曰揚州蓋割淮南江北之地以益徐也周禮正東曰青州而

東蒙山房集

禹貢

其山曰沂川曰淮泗浸曰沂沭河東曰兗州而

其山曰岱藪曰泰塋皆禹貢徐州之地則割屬

青兗已非其舊前漢志濟陰山陽泰山諸郡半

徐域而全入兗城陽淮陽梁東平諸國俱徐域

而入兗魯國南境徐域而全入豫後漢以下相

承無甚異隋志徐州郡縣頗合禹貢舊跡而高

密郡之諸城縣在琅邪之南本徐域而入青又

杜氏通典所列魯郡乾封萊蕪北境當分屬青

而全入徐東平之須昌鉅野宿城及壽張之東

境濟陽平陰之南境當分屬徐而全入兗高密

之莒縣及諸城南境亦當分屬徐而全入青俱

失實也經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海自江南山陽

縣東折而西北爲淮水入海之口其北則安東

縣又自縣東而北歷海州東又北歷贛榆縣東

又東北歷山東日照縣東又東北歷諸城縣東

至琅邪臺與青分界岱西南爲東平州其南爲

泰安州東南爲萊蕪新泰沂州莒州諸城以長

城故址與青分界淮自鳳陽府壽州東流經懷

東蒙山房集

禹貢

土

遠五河泗州南又東北經淮安府清河縣南與

黃河合又東經安東縣南而東北入海與揚分

界其西距濟東平汝上鉅野岱濟之間與兗分

界金鄉碭山宿州懷遠淮濟之間與豫分界爾

雅所謂濟東曰徐州也經不及濟因於兗也

淮沂其乂

導淮自東會泗沂以下七十二谿於此歸宿入

海周末河徙以後淮水入海漸非故道淮陵以

南屢受淮患漢山陽太守陳登築高家堰以障

之而山陽以南乃有寧宇由此以推則淮水未導以前受淮下流之患者雖在揚城而施工必在上游此徐州所由紀父淮也

沂水之名不一酈注出尼邱山西北徑魯魯門者卽曾點浴處西入於泗非本條沂水其黃孤山及武陽縣冠石山所出與下邳城北分流之水俱小沂水也其出泰山蓋縣艾山者則本條沂水矣然前明萬歷中傅履重水利論謂沂源出蒙陰魯艾諸山者皆涓滴細流自石碓中出流數十里近縣稍大而河散漫不可灌溉文唐志沂山東嶽樂史寰宇記所謂東泰山也無沂源惟雕崖山在蓋縣故城西北一百七十里沂水發源於此俗謂之狗泉鄭康成所謂沂山沂水所出也周禮青州鎮曰沂山者亦當在此其云青州者周夏異域也至隋唐時移沂山之名於東泰山而祀之以爲東鎮二山不可辨矣究其實則蓋縣者漢泰山郡之屬邑水經泰山以郡言也地志泰山郡蓋縣沂水出是也艾音與

卷之三

三

卷之三

四

四

沂近艾山者蓋沂山之轉音乎張文端公治河紀畧云沂河發源於沂水縣沂山狗兒泉會衆流南注淮泗入海卽雕崖山之狗泉矣然則雕崖山者艾山之別名而艾山之爲沂山也益信郟城縣界舊有禹王臺明季毀圯沐水由此合沂水爲一併入駱馬湖而與沭河通漲漫汪洋鄰有嚙城之危沂郟宿遷咸受其害又沂之迹蓋變易久矣明沂州知州何格議曰治沂有二難一隘於石溝一隘於廟山自石溝以上有坊口通長溝溫泉入沐之故道廟山之下有馬兒灣通五丈溝蘆塘諸湖入郟之故道實又沂之舊跡也自坊口既塞每遇淫雨石溝以上不得由溝入沐決汙口而橫流沂水之東南鄉州北之孝感鄉此長溝之不可不開以殺石溝之隘者也沂水自入州境合治浚洪諸水并趨廟山河流既盛山路亢隘反趨馬兒灣入五丈溝又過鄉之馬頭以出宿遷而州之擅湖利者謀塞馬灣併出廟山下無所分洩泛濫逆行上自費

縣之朱紀等口十二處州境之白龍等口二十九處屢見衝決近河鄉郭轉爲沮洳而鄉之港口馬頭十七處又下於沂費者墊溺滋甚此馬兒灣不可不開以疏廟山之隘者也由此以觀則由馬兒灣至邳州合泗而東南至清河縣入淮者本沂水專行之道而其後乃由沐河入駱馬湖駱馬湖受水既盛故泛溢橫流何格之議開馬兒灣早見及此矣然沂沐不分仍無幸也本朝康熙二十八年修土石兩壩堵截沐水壩之

卷之五

五

五

蒙羽其藝

漢志蒙陰縣有蒙山祠顧史國在下後魏志新泰縣有蒙山新泰縣本漢蒙陰縣也宋省後魏以其地置今縣論語云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而漢志云顧史國在蒙

陰縣之蒙山下則東蒙卽蒙山矣元和志又云蒙山在新泰縣東蒙山在費縣西乃別東蒙與蒙山爲二與漢志異齊乘曰龜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是龜蒙與蒙山固有東西之殊而蒙山東蒙實一處也今山在新泰縣南西接費縣界

羽山有二舜典殛鯀於羽山孔傳云羽山在東裔海中樂史寰宇記云在登州府蓬萊縣東十五里有縣城在縣南六十里此青州羽山也漢

卷之五

五

六

志祝其縣南有羽山祝其故城在今江南淮安府顧榆縣南此徐州羽山也正禹貢所謂蒙羽其藝者或以此爲殛鯀處非也然此山漢志云在祝其縣而隋志元和志俱云在胸山縣又云在臨沂縣近志云在鄉城縣諸說不一胡胙生云此山在顧榆之西南海州之西北沂州之東南鄉城之東北一山而跨四州之境是爲得之胡胙生云此濬縣濬距川之事非淮沂旣久而二山遂可藝竊謂沂水介乎二山之間其西有

蒙山水蒙陰水治水桑泉水堂草水叟園水注之其東有沐水游水注之又沐水自北而南合泗入淮游水分淮而北會沐入海居沂下流正沂水所歸宿而蒙羽左右諸水所併趨也然則沂不治蒙羽必不可得而藝淮不久沂其可得而父乎不得謂此僅濬淤之事已也

茅氏瑞徵曰經云徐田上中齊乘稱沂州東南芙蓉山下有湖溉田千頃香粳鍾畝古稱瑯琊之稻元和志承縣界有陂十三所今沂嶧二州

東蒙山房集

三

七

仰伽承二水溉田者徐水利莫與爲匹皆十三陂之遺跡則蒙羽爲沃壤可知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于欽齊乘云大野澤卽梁山泊宋史宦者傳亦云梁山澤爲鉅野澤又王逸明云大野澤卽南旺湖而鉅野縣志云梁山泊者大野澤之下流南旺湖卽鉅野澤之東偏紮廻百五十餘里宋時又名張澤澤水與南旺湖合圖三百餘里宋熙寧十年河南徙會於梁山張澤澤是也

在壽張縣界故曰張澤澤水經注云濟水自乘

氏縣西縣在今鉅野縣西南分爲二一東南流一從縣東

北流入鉅野澤是爲濟瀆又北右合洪水又東

北逕壽張縣西安民亭南汶水從北來注之亭

北對安民山東臨濟水水東卽無鹽縣界濟水

又東北逕梁山東梁山踰東平壽張之境汶濟

會於其東北匯而成澤是梁山泊張澤澤與南

旺湖皆濟汶之匯也而濟水一從乘氏縣東北

流入鉅野澤至壽張安民亭會汶今安山湖是

東蒙山房集

三

八

其地矣由此東北乃爲梁山澤與南旺諸湖

通明永樂九年濬會通河行漕分湖爲二兩岸

築隄漕渠貫其中渠東有蜀山湖謂之南旺東

湖圖六十五里北有馬踏湖謂之南旺北湖圖

五十四里有奇南旺湖者水經所謂茂都澤也

而注云濬水西南出謂之鉅野溝然則鉅野自

在南旺之西南乘氏縣之西北當梁山澤之上

流而漢元光三年河決瓠子注鉅野通淮泗二

十餘年始塞五代晉開運初宋咸平三年天禧

三年熙寧十年金明昌五年河皆決入鉅野其
衝決填淤已失舊跡而就梁山濼南旺湖觀之
則濟之合荷會汶而豬于大野者當不減此至
河流淤塞不能豬水安得不割為湖濼乎志
云梁山濼為鉅野澤之下流南旺湖為鉅野澤
之東偏正與水經注濟水自乘氏縣東北入鉅
野澤南旺湖西南之鉅野溝相發明禹貢大畧
猶可想見而焦弱侯直謂執今之所鑄而堅以
為商彝亦過矣

梁山濼

卷九

九

左傳禧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定十年齊人
歸讎田元和志云汶陽故城在龔邱縣東北五
十四里龔邱今寧陽也縣本魯闔邑杜氏春秋
釋地曰闔在岡縣北岡一作堽元築堽城壩以
遏汶水入洗之流即其地也諸邑亦在縣北舊
漢東平郡地地居荷汶下游濟水合荷會汶以
入海東平正當其衝濟不治東原不可得而平
也蔡氏曰漢東平國景帝亦名濟東國益知大
野東原所以志濟也斯言深得其情輿地屬今

兗州府東平州及泰安府泰安縣之西南境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考工記用土為瓦謂之埴埴之工老平言埴埴
以為器是土之黏膩者皆謂之埴其性也赤其
色也色赤而性埴且埴土之美者也土美則田
沃故徐田上中周禮青州山川皆屬貢徐域而
其種宜稻麥又邳邶之稻自古稱饒稻性惟水
土肥沃乃宜徐當淮沂濟汶之交既經疏導故
土美而產良

梁山濼

卷十

十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稻
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
凡土色赤性膩而堅凝者多具五色徐州厥土
赤埴墳則土之五色者必多水經注云姑幕縣
有五色土王者封建諸侯隨方受之是姑幕之
土固其一處矣元和志云徐州彭城郡開元貢
五色土各一斗寰宇記云徐州歲貢五色土各
一斗出彭城縣北三十五里之豬土山又一處
也土之五色者固多矣姑幕漢屬邳邶郡地接

青城恐未足舉徐州也漢元始五年令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亦未嘗專貢之彭城而所謂赭土山者固土赤則五色具之一徵乎

爾雅釋鳥云翟山雉周禮染人秋染夏鄭注云染五色也然則翟者雉之通名夏翟則雉之備五色者也又云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以爲綬毛詩淑旗綬章傳曰綬大綬也是夏翟之貢專以爲旗常之用至於車服之飾如後世翟弗聲蓋之屬則虞夏未之有也

卷之三

三

土

詩魯頌稱保有鳧繹左傳稱邾文公卜遷於繹繹嶧通漢志魯國鄆縣下云故邾國嶧山在北者是也秦始皇亦嘗於其上刻石紀功則嶧山之最著者莫如邾嶧而古文所謂嶧陽乃在東海下邳之葛嶧山者何禹貢嶧陽孤桐其上文云羽畎夏翟下文云泗濱浮磬羽山漢志云在祝其縣南祝其今頓榆縣地泗水水經云出魯卞縣逕下邳至角城入淮下今泗水縣地下邳今邳州地角城今清河縣地羽山泗濱與嶧

俱不相屬惟葛嶧山在下邳界沂由此合泗泗由此入淮正與經合水經注云泗水逕下邳縣葛嶧山東此實據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雲和之琴瑟於闕而奏之空桑之瑟瑟於方邱奏之龍門之琴瑟於宗廟奏之鄭注云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然則琴瑟之材不獨嶧陽有之而嶧陽之產至周已不列樂官在唐虞之時亦必不專取於嶧陽嶧陽之產亦必非歲貢之數蓋平水以後適有是貢也而

卷之三

三

土

合和山陽挺秀孤生固所謂名材矣嵇康琴賦云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岳之崇岡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此桐生山陽之所爲宜也張協七命云衆山之桐出自太昊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此桐之孤生所爲貴也磬而曰浮宜出水中泗水曰濱宜相附述水經注云泗水自彭城南過呂縣南水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太康地記曰水出磬石書所謂泗濱浮磬者也此石出水中之說也與地輿記三

石山在下邳縣西南八十里寰宇記云泗水中無此石其山在泗水南四十里今取磬石上供樂府其聲清越此地相附近之說也夫土色石聲皆根山脈是故形勢相屬之地土同色石同聲氣則然矣呂梁水出磬石下邳山出磬石其脈同也下邳今邳州州西南接靈壁縣縣北七十里有磬石山宋時採供樂府蘇軾知徐州遊戲馬臺詩云坐聽邳原琢磬聲是其證也靈壁之名著而泗濱之名隱矣然呂梁靈壁相去不遠山脈必有同者磬石之材必不異顧知音者希時復棄置古人所用或不爲今人所收白居易華原磬詩序云天寶中始廢泗濱磬用華原石代之詢諸磬人則曰故老云泗濱磬聲下調不能和得華原磬考之乃和由是不改其詩曰磬襄入海去不歸長安市人爲樂師華原磬與泗濱石清濁兩聲誰得知知音之難如此又安知呂梁石之不如靈壁石乎然呂梁石久不可得矣宋元以來泗濱爲河旣不易致而河米會

淮以後漕艘往來更復整頓潘季馴河防一覽曰徐州東南六十里有呂梁洪其初巨石崇峻嘉靖二十三年爲陳洪範所鑿平舊有廻瀾亭卽洪基云

陸佃埤雅云龍珠在頷魚珠在眼蛟珠在皮鱉珠在足蚌珠在腹皆不及蚌蓋介蟲類能生珠而蚌珠獨多且美蚌與蠃通淮浦間嘗有之故當時有此貢貢珠所以爲寶藏備非常也王孫圉曰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是也若夫器幣之用飾帝世所無至如珮玉之組貫以蠃珠車出後起禹惡衣服而美黻冕俱不須此故珠無監用亦不常貢

青貢海物此復貢魚蓋地所常產用所常須有數州同貢者如兗豫貢漆兗青貢絲青豫貢絳泉是也黃文叔因薛士龍解蠃爲鮑謂蠃魚生珠既貢珠又枯其魚貢之以蠃魚爲一物蓋疑貢必珍奇之選故爲此解爾山海經云文鮒之魚是生珠玉此云蠃珠暨魚未嘗有玉蠃豈得

爲鮓平魚之爲貢取其供祭祀佐鮮食而止勑
不必問爲何種也胡氏渭一以爲王鮓又以爲
獸名皆未免於鑿蔡傳云濠泗楚皆貢淮白魚
有苗之遺制是就其所產言之猶勝諸說

厥篚元纁縞

記曰高陽氏之辭黑纁此孔傳所謂元黑纁也
纁曰再期而大祥素纁中月而禫禫而纁鄭注
云白經亦纁曰縞黑經白縞曰纁此曾彥和所
解先儒以黑經白縞爲纁而謂徐州之篚元纁

楚蒙山房集

馬貢
三

五

縞凡三物也於經傳確有可據胡胎生以謂禫
而縞禫而纁喪服變除之節次使貢篚專爲此
設是爲縵縵凶事也於理不協夫服制大禮也
何必不讓且帛既有縵亦可別用不必專爲凶
事試以縞例之詩曰縞衣綦巾禮曰弟子縞帶
左傳曰季札見子產與之縞帶縞之爲用如是
之多而縵縵獨爲喪服用乎曾氏之說確不可
易孔傳以縵爲縞云元黑纁縞白縞縵縞也縵
在中則一物皆當細於文不駟又顏氏云元黑

也縵細縞也縵縵支也言獻黑縵及縵支也義
亦無徵

浮于淮泗達于河

張文端公治河紀畧云泗水源出陪尾山四泉
同發故曰泗水因以名縣四泉合流西南行經
卞城有橋跨之名曰卞橋其西有泉二十一自
縣南境北流來注之又有泉十三自縣北境南
流來注之自此西過縣北又西過曲阜城北五
里分爲二北爲洙潰流逕孔墓前而泗水繞其

楚蒙山房集

馬貢
三

六

後并過孔林西復合爲一西至兗州府城東五
里金口閘東沂水注之并入運河蓋自宋熙寧
間河徙徐城以南悉爲黃水所占淮水已不得
會泗至元開會通河導汶泗以會其源置金口
等閘以分其流又於金口閘南引沂入泗同出
府河以入運而泗水入淮之道更失其舊然以
山東諸泉入泗觀之其源甚繁成以後河泗
通波漢魏以下尚有故道水經注泗水逕方與
縣東河水從西來注之歷湖使以下逕角城北

而東南流注於淮其明徵也由此求之泗水南
可通淮西可通荷而徐州貢道由淮入泗由泗
入荷鑿鑿有據荷泗雖已屢變禹跡尚可想見
桑經鄭注豈欺我哉

蘇傳云自淮泗入河必道於汴世謂隋煬帝始
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按漢
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
東爲楚文穎注云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
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卽今官渡

楚蒙山房集

禹貢

七

水也魏武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乃楚漢分裂之
處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邪禹貢九
州之水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
都所在理不應爾閻百詩爲之辨曰禹貢濟溢
而爲滎而陶邱而荷而海此禹時之濟潰發源
注海者也史記河渠書禹功施乎三代自是之
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
衛與濟汝淮泗會此禹後代人於滎澤之北引
河東南流故水經謂河水東過滎陽縣漢溝渠

出焉者是亦引水分流故漢志謂滎陽縣有溝
溝渠首受汴東南流者是又自是之後代有疏
溝枝津別潰不可勝數則鄭注所謂滎波河濟
往復逕通者也雖然其來古矣蘇秦說魏襄王
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則戰國有之晉楚之
楚軍于邲邲卽汴水則春秋前有之爾雅水出
河出爲離離本汴水則爾雅前有之然其不
於道元之言曰大禹塞滎澤滎澤莽時方枯
禹塞之乎又曰禹塞其淫水而於滎陽下引河
滎陽河非禹引而謂禹之時已有之乎余是以
斷自河渠書參以滎陽下引河不見禹貢爲出
禹以後頗自幸其考比蘇氏差詳又胡氏謂云
百詩謂由泗入荷由荷入濟是矣而自陶邱以
西舍鴻溝無達河之道焉得不指爲禹迹乎謂
滎陽下引河出禹以後是矣而由濟達河其知
其所經不顯示以一塗終何以破千古之疑乎
是當於濟漯間求之蓋兗青徐揚之貢道皆由
濟入漯以達河而宋儒謂濟漯二水無相通之

楚蒙山房集

禹貢

大

處則浮濟者汴陶邱而西且北勢不得不出於
滎陽此蘇氏之論所以近理而人不敢深折其
非也誠知經所謂浮於濟者乃至荷會汶之濟
而非陶邱滎澤之濟則濟之所以通河者源也
非鴻溝官渡汴水也盛按閭百詩據河渠書以
正蘇氏之謬言甚駁胡朮生是其言而進以由
濟入漯之說謂可破除鴻溝官渡之疑不自知
其與經悖矣經云道沈東流爲濟溢爲滎東出
於陶邱北又東至於荷據此則出泗達荷由荷
汴陶邱由陶邱汴滎澤由滎澤入河其道甚顯
不得因漯水至瓊槐之馬常坑入海謂濟至瓊
槐必與之會而徐克貢道必由濟入漯乃達於
河况漯水至馬常坑水經注亦無會濟之文乎
或曰濟溢爲滎之溢漢書作軼言濟伏流軼出
地中也滎澤以下又伏而東出於陶邱北以至
於荷是荷濟止流實無達河之道胡氏之說誠
非得已予曰漢書軼爲滎師古注云軼與溢同
言濟水入河并流而南截河又并流溢出乃爲

滎澤一云軼過也音逸是溢與軼文雖異而音
義不殊未聞其穴地躍出也卽此已足破伏見
之惑又周禮豫州川曰滎維穆天子所爲浮於
滎水乃奏廣樂者也亦未聞其爲伏也此河濟
滎荷相通之道也又漢志河東垣縣注云濟水
軼出滎陽北地中此據漢時滎澤言之且如所
言滎在滎陽之北而河渠書所云引河爲鴻溝
者乃在滎陽之下安知非鴻溝開而濟之溢滎
者遂奪乎又其下云引河東南爲鴻溝與濟汶
淮泗會是濟本自專行而引河與之會也又其
上云以通宋鄭陳蔡曹衛下云于楚東方則通
鴻溝江淮之間此益見鴻溝之開起於周之季
世而非禹跡矣徵特非禹跡且非滎川之跡也
然則洪水初平四瀆歸海導沈爲濟實通於荷
達荷則出濟而達於河矣經云達于荷而不云
達河者蓋青州達濟之文也
徐承淮濟下流導山陪尾導水淮自會泗以下
濟自會汶以下南與揚同役西與豫同役西北

與兗同役北與青同役惟濟距海漸近泗距淮
游汶距濟漸大野東原間吠澗距汶濟蒙羽泗
濱間吠澗距淮

淮海惟揚州

周禮東南曰揚州蓋亦淮海之間也爾雅江南
曰揚州則江北淮南之地非復禹貢之舊矣然
淮南之地顯有可據而海不知其所止獨以揚
之西境計之則荆之所謂衡陽者固其分也衡
山之陽東接五嶺嶺之極東曰太庾距嶺而南

卷之三

三

三

則交廣番禺之區或曰堯典所謂宅南交者即
其地其說雖無明徵而禹導黑水至於三危入
於南海則南海之地固皆其足跡之所至南海
雖不列五服之數然皆揚荆梁所控制也周之
季世擁地自王不與中夏通秦并天下畧定揚
越乃置桂林南海象郡漢分三郡地置蒼梧鬱
林合浦九真交趾南海曰南凡七郡屬交州然
皆在賓服之列不與內郡同太史公序云漢既
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是也前後漢

魏諸史不在禹貢九州之數至太康地志始有

交州本屬揚州之說晉書於交廣二州因書曰

禹貢揚州之域而杜氏通典又於九州之外別

列南越胡氏渭力主其說而排晉書之誤然晉

書之誤不在以交廣爲揚州而在交廣之中不

分析荆揚梁各相控制之義也今按其輿圖潮

州南雄韶州廣州惠州五府當入揚自肇慶以

西宜入荆自南寧以西當入梁或曰禹貢揚州

水曰三江曰彭蠡曰震澤交廣山川無一存者

卷之三

三

三

必不在九州之數曰彭蠡三江震澤紀治績也
淮海惟揚州言地界也且如胡氏說西南以揭
陽庾嶺爲限則經當書曰嶺海及淮惟揚州矣
而顧不然者是揚州南境之所控制極於海也
海分交廣之半歷閩浙抵江南淮安淮自河南
汝寧府歷光州息縣以至江南霍邱壽州盱眙
泗州而至淮安此揚境大較也禹貢九州皆以
水爲限而以山爲限者四其義最嚴不相假易
一山之限尤必加詳如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

惟徐州共此一岱而青徐兼及荆河惟豫州荆
及衡陽惟荊州共此荆而荆豫并見其詳如此
使揚之西南果以嶺爲限必無不書之理卽荆
州亦當兼及并見何必廣而言之曰衡陽也嘗
考禹貢五服之制面別五千里當周萬里自帝
都至南海將五千里而近又禹於五服之外咸
建五長五長既爲朝廷所建亦自附于各州之
牧使爲控制且冀充徐揚俱書禹貢則海曲之
地亦各有州分安見揚州西南領表獨阻聲教

楚蒙山集

禹貢

卷

哉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既豬志揚西境之治也西境之水豫章湖
漢最大豫章水出湖廣郴州之黃岑山自宜章
縣流入江西南安府崇義縣界歷上猶南康二
縣至贛縣會湖漢水湖漢水出雩都縣至贛縣
合流豫章湖漢水經注俱謂之贛水而漢志長
沙國安成縣有廬水安成故城在今吉豫章郡
南塗縣有彭水今信宜春縣有南水宜春今屬

建城縣有蜀水建城縣今屬南城縣有肝水建城縣今屬
縣有修水今屬餘汗縣有餘水今屬都陽

縣有都水今屬皆入湖漢湖漢自贛縣以下與豫
章互受通稱今皆謂之贛水仍水經之目矣水
經注南野縣西之豫章水卽漢志南野縣之彭
水宜春縣之雩水卽漢志之南水康樂縣之潯
水卽漢志建城縣之蜀水彭澤縣西之循水卽
漢志艾縣之修水也湖漢水廬水肝水餘水都
水所屬郡縣俱同漢志而建昌縣之條水新淦
縣之淦水則漢志所未載漢劉歆云湖漢等九
水入彭蠡以湖漢合彭廬南野肝修餘都諸水
爲九也酈道元云贛水總納十川注於彭蠡以
贛合廬率淦肝蜀餘都循諸水爲十也書曰
彭蠡既豬則西境之食可想而見李綱都湖詩
云羣川已匯江不流朝宗到海東南安眞善耳
馬績者矣
月令孟春之月鴻雁來注云自南而北季秋之
月鴻雁來注云自北而南此左思蜀都賦所謂

楚蒙山集

禹貢

卷

木落南翔水泮北徂者也揚州南土陽鳥秋乃
居之然則彭蠡既豬其於春夏冬又當何如意
者平土之年揚州之役適當陽鳥攸居之候平
失陽鳥之性近水樓廬江湖之水至秋始涸不
患既息則彭蠡之間向之隘無歸者今皆爲
豬而汀洲之潤沙明蘆白舒鵝翔集悠然漸響
漸干之省所爲即景而特書之也杜甫詩云鴻
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正因所見以起興陽鳥
之紀非此類乎林公類以陽鳥爲地名如虎牢
犬邱之劍金吉甫以爲慶勞地爲鹿臺故陽鳥
得而居之皆未得其情胡舛生云此當與桑土
既蠶三苗丕敘作一例此言近是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班忠會稽吳縣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昆陵縣云
北江在北東入海丹陽蕪湖縣云中江出西南
東至陽羨入海以大江與松江蕪湖江爲三郭
璞爾雅注以岷江松江浙江爲三韋昭國語注
以松江錢塘江浦陽江爲三顧道元水經注以

卷之三

馬氏

三

昆陵江爲北江以分江水至會稽餘姚東入海
爲南江而中江缺焉顧夷吳地記庾杲之揚都
賦注俱以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
分流東北入海者爲裏江東南入海者爲東江
孔疏主班志陸氏釋文兼舉並注顧記傳氏禹
貢集解主孔疏蔡氏書傳主唐仲初歸有光三
江論主郭景純按孔郭韋顧四家沿震澤之上
下前後求三江未得禹貢之實至陸氏釋文蔡
氏書傳因吳地記揚都賦注而於震澤之下求
三江不惟不得禹貢之實并不知吳地記揚都
賦注之所從來也水經注云松江上承大湖東
逕笠澤流七十里江水有分謂之三江之口顧
夷唐仲初之說蓋出於此然水經於昆陵縣下
有北江南江之目與班志所云揚州川者畧同
而笠澤下三江之口則又別爲一處顧氏所謂
不與職方同者也顧夷唐仲初泛言吳地於揚
都則可而陸氏蔡氏據以釋禹貢三江則誤甚
矣顧諸說之失雖不同然其不觀揚州全勢刻

卷之三

馬氏

三

舟震澤而忘乎北江中江之經文則一也。經曰：導漾東流爲漢，又東流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於匯，東爲中江，入於海。蓋岷江會彭蠡而東者，江之經流，故爲中江。漢匯彭蠡而東在岷江北，故爲北江。由此以推，自豫章江之會彭蠡而東在岷江南，卽爲南江。鄒康成云：左冷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蘇子瞻並同此旨。朱子三江辨亦謂三江不分，俱協經義。蓋中江北江南江自彭蠡以下合流，故總曰三江矣。或曰：中江北江見於經，而南江無所考證。曰：南史王僧辨傳：陳霸先自嶺南起兵，討侯景，出南江，行至湓口，胡三省云：贛水謂之南江。唐張九齡都督洪州，有望南江入始興郡路詩，又自豫章南還江上作詩云：歸去南江水，磷磷見底清。此明徵也。故夫三江者，揚州全境所視以安危而彭蠡則紀西南之

治震澤則紀東南之治，爾江河大川治更數州。備見本末。冀州旣載壺口河之上流，兗州九河旣道河之歸宿，荊州九江孔殷，江之上流揚州三江旣入江之歸宿，皆一例也。若於震澤上下別求三江，將大川之莫勿數岷江而可乎？水經注江水至石城縣分爲二，一過毘陵爲北江，此江之經流與班志同一爲南江，合貴長池水歷宣城之臨城，安吳、寧國、安吉，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東至餘姚入海。此江之支流與班志異。班志在吳縣南東入海，卽吳松江。鄒注至餘姚入海，餘姚卽浙江。今湖口以東之水不與浙江合，胡朏生云：宋元嘉及梁大通中以滬瀆不通，嘗欲穿渠引吳興之水以瀉浙江，而功卒不立。蓋水性就下，地勢有所阻故也。南江必衰，周時吳越以人力爲之，然則鄒氏所稱南江顯非禹迹，固不足當禹貢三江之目。至漢志云：中江出蕪湖縣東南，至陽羨入海，而水經闕焉。韓邦憲廣通渠考曰：廣通渠在高淳縣東五十里，世

所謂五堰者也西有固城石臼丹陽南湖受宣
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水東連三塔湖長蕩
湖荆溪震澤中有三五里高阜春秋時吳王闔
廬伐楚用伍員計開渠以運糧今尚名胥溪及
傍有伍牙山云胡氏渭曰河渠書云於吳則通
渠三江五湖蓋通江於淮卽夫差所開之邗溝
通湖於江卽闔廬所開之胥溪韓氏之言信而
有徵然則班志所稱中江亦非禹迹均不足當
禹貢三江之目夫周之季世吳越爭爲雄長三

楚辭山房集

三

禹貢

江之名已失其實而自唐以後賦賦殷繁支江
別清渠道逕通熟見習聞遂據一區之水以證
禹貢而揚州大川幾置不道矣
周禮揚州澤藪曰具區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
具區爾雅十藪吳越之間曰具區班志吳縣下
云具區澤在西古文以爲震澤蓋出此山海經
注爾雅注并云具區卽震澤震澤卽太湖太湖
者國語史記吳越春秋所謂五湖也虞翻所謂
大湖東通松江南通甞溪西通荆溪北通滬渚

東通葑溪凡五道故名五湖者是也然周禮澤
藪曰具區浸曰五湖則兩處矣山海經注云具
區太湖也爾雅注云具區今吳西南大湖卽震
澤則震澤具區大湖一也與周禮悖而孔疏據
此釋孔傳吳南大湖之說且爲之辭曰餘州藪
浸各異而揚州藪浸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
澤謂之藪德清胡朏生深斥其非獨據葉少蘊
藪浸之辨以莫釐武山之東平望八赤之間松
江左右笠澤之地爲古具區卽禹貢所謂震澤
葉少蘊之說曰凡言藪者皆人所資以爲利而
浸則但水之所鍾震澤在平望八赤之間水瀾
漫而極淺其蒲魚蓮芡人所資者甚廣亦可隄
而爲田與大湖異所以謂之澤藪然積潦暴至
無以洩之又泛濫爲害所以謂之震澤黃子鴻
又申其義曰今土人自包山以西謂西大湖水
始淵深自莫釐武山以東謂之南湖水極灘淺
卽古震澤止以上流相通後人遂混謂之大湖
夫藪浸則不同處矣而禹貢之澤則皆鍾水之

楚辭山房集

三

禹貢

區周禮之浸則皆流通之水禹貢之澤曰大陸
曰雷夏曰大野曰彭蠡曰震澤曰雲夢曰滌波
水匯也周禮浸曰五湖曰潁潁曰波潁曰汴汴
曰雷雖曰潁洛曰苗時曰汾洛曰漆易川流也
又周禮之藪半兼禹貢之澤其浸多爲禹貢之
川然則禹澤至周或淤爲藪而其初固純水之
區也浸則自夏至周通流不改以本然之澤浸
言之則大湖固揚東南諸水所鍾與西境之彭
蠡荆之雲夢豫之滎潁冀之大陸徐之大野同

楚蒙山集

三

聖

宜班固以爲震澤也而所謂五湖者又當於通
流處求之如虞翻所稱大湖南之雷澤東之松
江西之荆溪北之潁湖東境所連之蕪溪正顏
師古漢書注所謂引以爲灌漑者也其浸甚廣
故自古稱水國矣何所恃於周禮之川浸哉
大湖爲揚州東南水匯上源西北有宣歙金陵
九陽江之水由常州之百瀆而下西南有茗簞
諸水由湖州之七十二瀆以入百瀆在宜興者
七十四在武進者二十六七十二瀆在烏程者

三十八在長興者三十四湖之下流爲三江
史記正義云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
西南上七十里至大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
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雲湖名曰上江一日東
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下江亦曰海
江於其分處號三江口松江東歷夏駕湖之枝
浦又東爲青龍江至南徐浦口入海

楚蒙山集

三

聖

中又有三十六浦在常熟者二十四水入揚子
江在崑山者十二水入於海傅同叔云自宜興
航大湖經溧陽至鄧步凡兩口水路自鄧步登
岸岸止小市名東壩自東壩陸行十八里至銀
林復行水路百餘里乃至蕪湖入大江是東壩
西北其在橫流之時江水必挾宣歙金陵諸水
由荆溪而入大湖四萬八千頃汪洋震盪無有
定處禹導江歸海而銀林鄧步之間卽阜露出
可以節制宣歙諸水而震澤乃定此益知三江
之爲大江太湖之爲震澤而震澤之所由底定
者實在於是書曰震澤底定而揚州東南境悉
舉矣

條蕩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簞孔傳訓大竹而爾雅簞竹郭注云竹別名引
儀禮簞在建設之間爲證謂即簞管之屬簞管
材小傳以爲大竹非也胡朏生云簞大而節更
疎卽簞管之屬然異物志所謂簞管者長數丈
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去一丈廬
陵界有之始無以爾雅又多此雖揚州之產而於
簞管之材不稱簞管亦竹之一種非卽簞也應
從爾雅注且爾雅云簞竹又云篠竹箭則篠固
小竹而簞則竹之別名也

楚象山房集

三

三

王耕野云充徐言草木皆居厥土之下凡土無
高下燥溼其性皆然象山林言之若揚之塗泥
惟言沮洳之多山林不與故先草木也按南方
下溼故多沮洳然高山大陵亦自不少未盡塗
泥自不兼山林而草木之生平壤亦復甚多草
木之與厥土或先或後偶爾參差非有別義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

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夏後食稷秋食麻冬食
黍而稻不列時食之數惟孟冬之月稱秣稷

齊又季秋以大嘗稻與詩十月獲稻同俱似
稻而稷稻不著後世稷稻乃爲歲漕而士大夫
廩食遂專仰此蓋自東晉居江左後粳米漸入
上供至唐元宗開元間令江南東西道庸調租
課皆以米稷稻之供於是日盛而賦稅亦浸重
矣韓愈云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蓋兼江南
東西道言之也唐至宋初畝稅止一斗宋熙寧
三年東
直上水利書口國朝之法一宋熙寧
三年夫
之田爲四十畝出米四石 宋江西隆興府額
稅苗米一十八萬五千一百二十八石元仍宋

楚象山房集

三

三

額至正末僞漢陳友諒竊踞隆興及瑞袁三路
南新豐進奉靖寧七州縣每年加徵至三十萬
一千五十四石明仍舊至

本朝屢加清汰民困於是稍遷江浙西自景德
後多官田元明尤多沒入皆按租簿爲輸額故
稅特重又後版籍淆訛通稅無算有司考成坐
此爲累嘉靖間嘉興知府趙瀛創議田不分官
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蘇松常三府
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

爲一則而州縣之額各視其所有官田之多少
重輕爲準多者長洲至畝科三斗七升少者大
倉畝科二斗九升夫田之下下猶是也而賦不
啻上上其來久矣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象齒瑤瑤齒草羽毛惟木鳥夷卉
服

爾雅揚州其利金山海經會稽之山其上多金
又餘句之山多金後漢書永平十一年漢湖出
金杜氏通典郡陽郡貢楚金此黃金也元和志

樂平縣

今饒州府之德興縣本漢餘汗縣地東西十里有銀山撫

州府志金谿縣唐臨川縣之上幕鎮有監周顯德二年南唐立金谿場宋初升

爲縣東二里有銀山此白金也越絕書君耶之谿

涸而出銅地理志吳東有章山之銅丹陽故章郡與章

通今江南類淮南子苗山之銀許慎曰銀銅鐵瑱也高誘曰苗山者會稽之別名

此赤金也金固揚州利然而地靈所儲不能多
有寶氣既洩不可再生古監舊場求之輒虛唐
宋時歲課數千雖砂礫亦盡況金乎唐虞之貢

民所自獻豈有定數平成之初地不愛寶適然
有之耳馬端臨土貢考云遇聖節天下進奉金
一千三百兩而江東路獨當一千皆出自饒州
乾道間洪文敏公奏減七百兩程迥廳事記曰
唐總章初用鄧遠議置場於樂平之銀峯山權
銀至宋天聖間山穴傾摧而銀課未除范仲淹
守郡奏罷之夫以天地間難得之貨至爲民間
常貢之數困憊何可勝言唐虞之際豈有是哉
是故貢者下所自獻非歲額定數也

舜典曰金作賁刑唐虞嘗用金矣故史記云虞

夏之幣惟金三品幣者所以通有無劑盈虛也

未有在賦稅之數者自唐楊炎兩稅之法行始

以錢當租庸之歲入至明正統末兩稅折色乃

輸白金銀錢一出而不反此中通塞下豈能爲

力哉世可恃爲常哉

周禮太宰之職享先王則贊玉爵內宰之職后

裸獻則贊瑤爵禮記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

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公劉詩何以舟之惟玉及

瑤玉與瑤異用則瑤似亞於玉詩國風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則瑤亦美而可玩說文謂瑤玉之美者現非玉質視怪石爲優故說文謂瑤石之美者王肅云現美石之次玉者也孔傳則云瑤現皆美玉同誤金吉甫云現卽今崑山石亦無所據

貢非必珍奇可貴者夫必其地之所有而上有以用之也周禮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掌皮冬斂革左傳臧儋伯曰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君不射此皆常有可用之物揚州之貢不過於是若夫犀象旄牛孔翠之屬皆產於交廣雲貴在荆梁徼外非揚州所有所貢非所產於理不合孔傳誤或曰魯頌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路南金淮夷在徐域三者皆非所有而獻之何也曰貢與獻自不同貢其所有獻不必其所有也

榧郭璞云榧屬似豫章梓許慎云楸也詩椅桐

梓漆陸璣疏云楸之疏理白色生子者爲梓杞詩南山有杞朱子集傳云樹如樗豫章顏師古云二木生至七年乃可分別榧梓豫章皆南方產而豫章惟江西尤多左傳云榧楠杞梓自楚往也春秋時荆揚俱入楚然則揚州之木雖不盡榧梓豫章而此固其產之美者所貢當不外此

漢志東鯢在會稽郡海外後漢東夷傳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治之東魚豢魏畧曰倭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度海千里復有國皆倭種胡肅生曰倭國有二其在帶方東南者卽漢之倭人後漢書所謂倭在韓東南大海中者也度海千里復有倭者卽漢之東鯢人後漢書所謂大倭王國桓會稽東治之東者也東鯢今爲日本韓退之送鄭尚書卽領南序云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洲林邑挾南真

臘干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胡朮生云
林邑以下在西南海中不得言東南竊觀日本
琉求至今來貢又南方海外洋船往來朝獻入
中國者莫不假道領南由江西江南至內地然
則林邑扶南真臘之屬雖在西南其與流求浮
羅出入之道同也又廣東福建濱海之地如瓊
儋福興無異島居故薛士龍云島夷既駟之屬
蘇子瞻云島夷績草木爲服如今古貝木棉之
類舊唐書云婆利國有古貝草緝其花以爲布

楚蒙山房集

三 屬貢

卷

藏者名古貝細者名白氈文昌雜錄陳襄曰閩
嶺以南多木棉土人競種之採其花爲布號吉
貝南史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華成對如鵝
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苧不異亦染成五色
織爲斑布蓋俗呼古爲吉耳然則吉貝古貝是
一是二俱不可知然據所謂華如鵝毳者言之
則皆木棉類也南史以上無木棉之目木棉以
外更無可緝爲布之草意者上古凡草皆謂之
卉而其後則隨地隨時名各不同乎世但以木

棉自宋元時始入中國故元史食貨志亦不之
載是卉服或不僅葛越也然無徵不信姑存一
解云

厥篚織貝

孔傳釋織爲細紵釋貝爲水物分織與貝爲二
林少穎因云古人以珠貝爲貨珠旣入篚則貝
亦可入篚胡朮生曰蠙珠不入篚其璣組入篚
者璣貫於組以組爲主亦服貢故篚之不可與
貝同論也斯言甚協攷詩小雅妻兮非令成是

楚蒙山房集

三 屬貢

卷

貝錦傳云錦文也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
之貝文也疏云釋魚說貝文狀餘貳黃白文餘
泉黃白文水中蟲也李巡曰餘貳貝甲黃爲
質白爲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彩鄭
康成釋織貝云貝錦名確不可易

厥包橘柚錫貢

考工記曰橘踰淮而北爲枳屈原橘頌曰受命
不遷生南國兮此地氣物性也是故橘柚惟揚
州爲盛今浙東江西更多福建尤多且美皆在

揚城夫所產多而必待錫命乃貢知凡曰貢者皆下所自入之必爲國用非如後世歲額定數也橘柚必錫命乃貢是金玉齒革羽毛之屬下不自貢則上亦不命之貢也此貢與錫之別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貢言沿於江海達於淮泗則江淮原自不通孟子所謂排淮泗而注之江者古今傳誤非本文也傅同叔以孟子說禹貢失經意至如沈存中

楚蒙山房集

禹貢

聖

引李習之南來錄云自淮沿流至於高郵乃沂於江因謂淮入江爲禹舊跡是以後世屢遷之渠據爲故道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邾溝通江淮杜注云於邾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至末口引江入淮隋文帝開皇七年丁未開山陽瀆楊帝大業元年乙丑開邾溝皆自山陽至揚子引淮入江然則江淮之相通實自邾溝始今漕渠自大江口由儀正過揚州歷高郵寶應至淮安山陽入淮皆後通之道非禹迹也又林少

穎云禹時江淮不通至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於黃池而江淮始通說本蘇傳不知黃池之會在哀十三年而溝通江淮在哀九年蘇傳亦誤也胡氏謂云溝通江淮與黃池之會一自江通淮一自淮通濟本二役亦二地斯言簡嚴足破諸家之惑

揚州貢道江西由豫章江出中江廣東逾嶺出豫章江福建道宣歙出中江浙西吳中由宜興經蕪湖出中江沿江而下循海而北入淮茅元

楚蒙山房集

禹貢

聖

儀海運說云自劉家港出揚子江盤轉黃沙嘴月餘始至淮口沿江海入淮當卽此道沿雖訓順流而下專以江言然海岸循行亦可曰沿自江口抵淮口沿行岸島路雖稍紆亦可無失若夫開大洋乘風力後人海運之所謂利古人所不爲也秦攻匈奴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廬琅邪負海之郡轉輸河北唐開元二十七年以李適爲幽州節度河北海運使其法不可得聞矣元至元二十一年招海上亡命朱清張瑄爲

萬戶府轄運初以兩月抵直沽後朱萬戶請長
興李福四押運自洋子江開洋落潮東北行離
長灘至白水綠水經黑水大洋北望延真島轉
成山西行入沙門開萊州大洋進界河不過一
月或半月至直沽明初亦有張赫朱壽者知其
道行之未嘗不便於國計而風潮之患時聞顧
安所得如朱清張瑄輩者而常任之會通河之
役正不得已也河渠既成海運可勿復議且漕
渠非僅便漕亦以治黃也雖數百年巨萬之績
世世濟之黃淮常會清口泥沙不至淤墊縱遇
淫潦可無奔徙豈非萬世之安哉

揚承江淮下流導山大別敷淺原導水江自會
匯以下淮自桐柏以下西北與荆同役北與豫
徐同役江淮距海彭蠡距江震澤距海濬畝漕
東南距震澤西距彭蠡北距淮中距江

楚蒙山房

新喻晏斯盛

經解

禹貢四

荆及衡陽惟荊州

爾雅漢南曰荊州漢水出嶓冢起梁城周禮正
南曰荊州其浸潁湛漢志潁水出潁川陽城縣
陽乾山東至下蔡入淮水經注湛水出犂縣北
魚齒山爲湛浦東南逕昆陽縣蒲城北而東入
汝屬豫域是爾雅之荊自漢水而南兼有梁周
禮之荊自東都以南兼有豫由虞夏歷殷周其
界殊也漢志謂周改禹貢徐梁二州合之雍青
則周固與夏殊矣然梁未嘗合於雍也雍州山
鎮曰嶽山澤藪曰弦蒲川曰涇汭浸曰潁洛梁
州山川無一存者則梁未嘗合於雍也荊州川
曰江漢江漢發源於梁由荆而東至揚入海職
方以江漢爲荊州之川則梁半合於荆矣惟禹
貢山川表識最清千古不變今以荆及衡陽度

之荆之西境接巴東黔陽界北自臨沮縣而南
是爲荆山其南境當自衡山之南而踰五嶺經
曰衡陽不言所極其暨訖遠矣故曰南暨

江漢朝宗于海

導漾云至於大別南入於江導江云至於東陵
東迤北會其間江漢合流爲荆州最劇之功故
首書之

江漢不歸於海上流不可得而治也歸海雖在
揚州而二川就道合併奔趨則自茲始書曰朝

楚蒙山房集

二

宗則大勢舉矣河莫急於龍門江漢莫急於大
別龍門未闢河水逆流大別未會江漢上壅莫
州首書既載荆州首書朝宗其功正同朝宗者
言大別江漢之功也

九江孔殷

秦始皇滅楚以其都壽春置九江郡太史公河
渠書云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漢書地理志廬
江郡尋陽縣云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大江王
莽改豫章曰九江郡柴桑曰九江亭應劭云江

自潯陽分爲九郭璞江賦云流九派乎潯陽自
秦漢迄東晉皆以潯陽江爲九江故潯陽地記

列其名曰烏白江蠡江烏江嘉靡江畎江源江
廩江提江茵江張須元緣江圖列其名曰三里
江五州江嘉靡江烏土江白蚌江白鳥江茵江
沙堤江廩江孔傳孔疏未指其處大旨亦在潯
陽至宋初胡旦始以洞庭爲九江而晁以道曾
彥和皆從之又朱子之辨曰九江若派別爲九
則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計以爲九者若必

楚蒙山房集

三

首尾短長均布如一則橫斷一節縱別爲九一
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爲十
有七道於地將無所容若曰參差取之不必齊
一則又不知斷自何處而數其爲九况洲渚出
沒其勢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後乃復生一
洲是豈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若曰旁計橫入
小江之數則自岷山以東入於海不知其當爲
幾千百江矣且經文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吐
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

可當又繼此而漸及夫潛沱雲夢則又見其決
非江洲其遠之下流此又可以證前二說者爲
不可通之妄說也朱子既辨諸說之非而以經
文爲斷則所謂吐吞壯盛浩無津涯而與沱潛
雲夢相附近者固當於洞庭五渚間求之矣經
云過九江至於東陵東陵今巴陵也水經江水
東逕西陵縣故城南又東逕下雒縣北邦水從
東陵西南注之酈注云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
東陵而引尚書以證之西陵故城在今黃州府
蘄州西下雒故城在今武昌府興國州東皆去
巴陵不遠洞庭之爲九江何疑乎或曰地理志
廬江郡金蘭縣西北有東陵鄉又水經江灌水
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此東陵之明文
九江終當屬潯陽胡氏渭曰巴陵臨江而金蘭
之東陵去九江六百餘里安得云至於東陵又
江自巴陵以東至沙羨卽迤北使九江在潯陽
東陵在金蘭則是先迤北而後至東陵也斯言
甚覈足以輔翼朱子又曾氏列九江之名曰沅

漸元辰敘西湘資澧朱子考定九江則去元澧
二水易以瀟蒸蓋據導江先合澧而後過九江
故不數澧及其地無元水故去元也胡朏生謂
澧實會江以注洞庭而元字則无字之訛且古
無瀟水之目隋唐以後始云瀟水出九疑山北
合湘水又武陵零陵長沙之水皆入沅湘如蒸
者頗多朱子所更定者未盡合斯亦足補朱子
所未備蓋瀟蒸會湘同注洞庭入於江則瀟蒸
湘可合爲一澧水出武陵克縣東北至洞庭入
江不可去且足以明導江東至於澧之文澧而
下東陵而上洞庭爲諸水之匯而合注於江斯
所謂過九江者矣至潯陽江則去澧甚遠東陵
亦失其實於經無當

沱潛既道

荆梁皆書沱潛既道則水之別出於江者皆名
沱別出於漢者皆名潛也經云導江東別爲沱
故爾雅釋水本此言水自江出爲沱沱自江出
則潛自漢出可知故又言漢爲潛沱潛固江漢

別出之通名而孔疏謂沱潛於梁州合流還從
荊州分出猶濟水入河還從河出蘇傳據此以
明味別之說曰梁判相去數千里非以味別安
知其合而復出沿謬甚矣江漢經流也沱潛別
流也復出仍江漢也非沱潛也與濟水異水經
注云江水自枝江縣別出爲內江至洞庭復合
一在江南一在江北皆沱也首尾皆江水也承
天府志云漢水自湖廣鍾祥縣北分爲蘆伏河
至潛江縣復合潛也非梁州之沱潛至此復出
也地理今釋所稱水經注云江汜枝分東入大
江縣泊洲上故以枝江爲稱是古枝江縣有沱
水今不可考者正江別爲沱之舊迹潛水一在
今安陸府潛江縣東由蘆漢腦分流遶城東南
順流入沔陽州境今淤者亦荊州漢別爲潛之
舊其所引監利石首一縣之夏水及拖船埠入
漢之支流雖後徙之迹亦足取證總之水自江
出卽爲沱自漢出卽爲潛如江水自枝江別出
爲內江以外公安縣有虎渡口石首縣界有調

絃口皆自江別出入於洞庭亦沱也荊門州有
大澤口由江監從洪湖入江潛江縣有支河由
監利沔陽從青灘入江沔陽州界有仙桃鎮支
河由蓮沱湖下赤野湖支分由青灘入江天門
縣北岸有牛蹄河行一百餘里至沔陽州屬之
麥莊併復合皆漢之別出亦潛也與梁域之沱
潛無涉荆梁沱潛類分別觀之

雲土夢作父

雲土夢書作雲夢王班氏所見當爲定本以

雲土夢爲文則自唐始沈括筆談謂唐太宗得
古本尚書乃雲土夢作父詔改從古本孔安國
傳合言雲夢之澤西漢未改之文孔穎達疏析
爲兩地從唐詔改之文也蘇傳申疏意以爲古
語如此猶曰元纖縞其於文義既不順而王氏
又爲之辨曰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之地則非特
土見草木生之人有加功父之者矣蔡氏更申
其意曰雲夢之澤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
入功有早晚胡氏謂非之曰賈誼傳云長沙卑

濕巴陵故長沙下雋地諸湖萃其西安得爲獨
高江北雖亦有湖澤然楚都及漢東諸國皆在
焉豈及卑於江南此足破王氏蔡氏之說而孔
疏江南爲夢之說亦破矣左傳定公四年楚子
涉睢濟江入於雲中單稱雲宣四年邾夫人棄
子文於夢中昭三年楚子以鄭伯田江南之夢
宋玉招魂與王趨夢今諸條單稱夢皆有文也
杜預注夢中云夢澤名在江夏安陸縣東南有
雲夢城則夢在江北注雲中云入雲夢澤中所
謂江南之夢則夢在江南注江南之夢云楚之
雲夢跨江南北則雲夢二字單稱合稱無所不
可至欲分兩地則不可也地理今釋云東抵蘄
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古雲夢正
義所謂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是爲得之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
革惟金三品杔餘栝柏礪砥磬丹雘篋簞楮三邦
底貢厥名包匭菁茅

羽毛齒革惟金三品與揚州同左傳曰羽毛齒

華楚語齒角皮革羽毛揚州曰齒革羽毛此曰
羽毛齒革一也揚州曰厥貢惟金三品又曰齒
革羽毛此曰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一也土
產之所同也唐孔氏謂揚先齒革此先羽毛以
善者爲先又林氏謂揚先金三品而此先羽毛
齒革證之職方揚州其利金錫荊州其利丹銀
齒革揚州之產不無優劣皆鑿矣經無此意
竹楚竹三邦猶言三楚三湘上云惟金三品此
云惟篋簞楮底貢厥名金世之所希也惟揚荆
三品兼之篋簞楮荆所繁植也惟擇其名者貢
之此自然之文義也鄭康成孔穎達及吳幼清
俱謂貢茅之有名者屬下文呂東萊及胡朮生
俱謂杔餘以下十物列其條目貢之屬上文皆
誤包匭菁茅孔傳斷包字爲句謂卽杔櫛王肅
亦云揚州厥包杔櫛從省可知俱屬添捏左傳
倍四年齊貢楚不貢包茅則貢茅必包其來已
久包而且匭以致芳潔重祀貢也

厥篚元纁纁組允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沱潛漢合四境言之而江沱潛總由漢以逾洛漢起梁城至襄陽府宜城縣南流入荆又南經鍾祥荆門而東南經潛江景陵沔陽又東經漢川南至漢陽與江會黃道必泝漢而上至襄陽達商鄧抵上洛上洛界嶺山今屬西安府之商州洛水出馬逾山浮洛順流而下至河南鞏縣入河泝河抵懷慶府河內縣則帝都南河矣

楚蒙山房集

四

十

黃叔度謂逾洛之道舍舟陸行出汝葉金吾甫謂自漢入丹踰山入洛胡朏生謂浮漢自穀城縣東北入均口泝丹水而上經浙川南陽內鄉抵商州越冢嶺而北浮洛水至鞏縣以達於河按漢水至襄陽宜城界距商州不遠冢嶺間之丹水在東南洛水出東北乃不直趨宜城逾商州入洛而顧自均口泝丹水而上又復踰冢嶺然後浮洛而下當日必不若是之紆迴也胡朏生又以荆豫及兗青徐揚與冀之東北境

俱由南河有底柱三門之險因謂唐裴耀卿於三門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之疑禹時亦用此法避險從陸改舟以達平陽竊謂裴帝都也三面距河郊圻甸侯之間金木水火土穀之司隨處分置各收其所入以給公用與唐都長安異如荆貢自菁茅大龜以外羽毛齒革金木之屬不必盡藏內府也九州皆以達河而止荆豈獨異且荆貢達於河內其至平陽已近矣何復踰三門底柱乎

楚蒙山房集

四

十

荆居江漢中流導山荆山內方大別衡山東陵導水江自東別為沱至會匯漢自滄浪至大別入江西北與雍梁同役東北與豫同役東與揚同役江漢距海沱潛出入江漢濬畎澮中距沱潛餘距江漢

荆河惟豫州

孔傳西南至荆山胡朏生謂荆山當主南不當兼西亦猶青之岱主南不當兼西夫青之岱主南固當至豫之荆則不然荆山在今南漳縣西

北八十里又西爲安遠興山與梁接壤則豫之西南矣周禮職方河南曰豫州朱子毛詩王國風傳曰周東都洛邑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攷太華在今西安府華陰縣外方今名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河自華陰折而東入潼關歷閼鄉靈寶陝州澠池新安孟津偃師鞏陽酸棗至黎陽折而北其孟津之北爲懷慶府之河內縣經所謂覃懷者河正當其南斯所謂南河矣是禹貢之南河當冀

楚東山房集

禹貢

主

州之南而職方正南曰荊州則又當禹貢豫州之南何者周東都洛邑正禹貢豫州之地據東都而言故於荊曰正南也至爾雅則云河南曰豫州漢南曰荊州乃又以南河與漢水表界何也豫州西南至荊山漢繞荊山北過內方至大別與江合漢與荊山不甚相遠夏周疆域差殊爾

伊洛瀘澗既入于河

林少穎云伊瀘澗入於洛而洛入於河此言伊

洛瀘澗則以四水列言者曾氏曰漢水入江以入海而荊州言江漢朝宗於海與此同意蓋其大小相入也傅同叔非之曰三水入洛洛得兼三水而爲大不可謂之相敵因以爲伊瀘澗乃治水先後之序胡朏生善其說然據導洛之文東北會於澗瀘又東會於伊又東北入於河則此伊洛瀘澗既入於河卽導洛之事瀘澗伊其兼及之功也水之次第卽治之先後豈二事哉周語靈王三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

楚東山房集

禹貢

主

之太子晉引共工伯鯀之事以諫王卒壅之使東出於王城之北與瀘合流注於洛夫以澗穀專行可與洛鬪澗穀與瀘合注於洛而洛乃安流何哉蓋洛之上流驟漲停淤於彼此阻遏故兩水相格而鬪至壅使北出注於洛之下流則經流暢逝雖以澗穀瀘合注之盛而亦能容也然則橫流之時洛不治伊澗瀘不可得而治也導洛先澗次瀘次伊沿洛而下也此先伊次瀘次澗沂洛而上也是故伊洛瀘澗入於河卽洛之

東北會於澗邊又東會於伊又東北入於河非兩事也洛水出今西安府之商州流至河南府鞏縣入河而伊水自河南府盧氏縣之熊耳閭頓嶺流至偃師入洛澗水自河南府洛陽縣西北穀城山流至縣東入洛澗水自河南府澠池縣東北白石山流至洛陽縣西南入洛洛水爲伊澗瀾三水之歸宿順逆次第考水程而可知也上古之書一字不苟如此

榮波旣豬

楚蒙山考集

禹貢

七

榮波馬融王肅鄭康成俱作榮播然職方豫州川曰榮雒浸曰波澁則榮波似爲二水鄭康成周禮注云榮沇水也出東垣入於河洑爲榮榮在榮陽波讀爲播禹貢曰榮播旣都是據榮播以釋榮雒之榮波澁之波則川浸洑矣不知禹貢自爲榮播職方別有波水也水經注云波水出霍陽西川大嶺東谷俗謂之歇馬嶺卽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者又引馬融廣成頌浸以波澁爲證而下云其水南逕蠻城下又南分爲

三川於白亭東而俱入泄水自下兼波水之通稱則波自別爲一水與榮播異孔傳雖依古文作波而云榮澤波水已成過猶孔穎達疏云洪水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今已壅遏而爲豬是以波爲波浪則亦卽播字之義未嘗以榮波爲二水而引職方以證之也攷馬鄭王本與伏生今文及孔安國傳無異惟顏師古直指爲二水林之奇因之而引職方爲據蔡傳本此並引爾雅山海經爲證不知爾雅之波水經注所謂門水也今門水下流爲洪門堰在洛南縣東北至靈寶縣入河不瀦爲澤山海經之波郭璞註云世謂之百穀水流入於穀亦不瀦爲澤所引皆誤此益以知古文尚書之爲僞善乎傳同叔之解曰上文言導洛此則專主導濟言此足破牽合之疑矣

導荷澤被孟豬

導沇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榮東出於陶邱北又東至於荷是荷澤在陶邱東北也漢志濟陰

楚蒙山考集

禹貢

七

郡定陶縣云禹貢陶邱在西南荷澤在東括地
志荷澤在曹州濟陰縣東北九十里故定陶縣
東俱與經合無可疑孔傳獨以爲在胡陵而傳
同叔爲之說曰在定陶者其澤也在胡陵者其
流也其流東與泗合在單州之魚臺魚臺在單
州之東北百里而近正古胡陵而孟豬在睢陽
東北則所謂被孟豬者導荷流之在定陶者以
被之於南也胡氏謂曰魚臺之水東合泗以注
淮不入孟豬經所導者定陶之澤水於胡陵之
枝流無涉然則同叔之說又屬傳會而孔傳之
與漢志且與經文悖矣爾雅十藪宋有孟豬左
傳僖十八年楚子玉夢河神賜以孟諸之麋釋
詁云水草交曰麋麋古渭字寔字記所謂虞城
孟諸澤俗呼爲渭臺者是也今虞城縣西北十
里有孟諸臺接商邱界與曹州定陶相去不遠
荷澤孟諸正相屬也左傳文十年宋道楚子田
孟諸其地可田則水草交而淺涸時多非流水
也濟水初導荷澤不能容故被及孟豬爾導荷

澤治濟之事被孟豬洩濟之枝流
伊洛瀘潤導洛之事榮波荷澤孟諸導濟之事
河水出岳陽軍懷與冀協治已畢故不重及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兗州黑墳色黑而墳起以色兼性此墳壚墳起
壚黑而剛疏以性兼色皆卑溼之氣也故曰下
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冀地廣大故田中中而賦上上豫地小於易殖
梁田中上而賦錯上中何也地連冀州無要荒
也
厥貢漆臬繡紵
貨殖傳云陳夏千畝漆李登園史補云襄州人
善爲漆器寔字記云宋州差漆左傳襄二十九
年吳公子札聘於鄭見子產與之繡帶子產獻
紵衣莊子云宋人有世世以汧泔洗爲事者招
魂曰秦篝齊縵鄭繡絡些晉陽秋曰有司奏調
睢陽綿元和志宋州出黃綿陳夏襄宋鄭睢陽

皆豫城漆紵纈纈正豫產矣然近世漆多出川
蜀關隴屬雍梁亭多出宜常湖吉袁鄂復岳柳
柳等州屬荆揚綿多出山東屬青又魏都賦稱
綿纈房子屬冀此又風土之變也

錫貢磬錯

磬不常琢錯不常用與楊州楠柚俱非日用必
需故屬錫貢

浮于洛達于河

豫域近河者強半近洛者亦十之四近河者徑

楚蒙山房集

四

九

白入河近洛者浮洛達河則徑自入河者不言
可知胡朏生謂豫東之水禹時档不通河先儒
以鴻溝爲禹迹故有東境徑自入河之解夫鴻
溝固非禹迹也然謂一州之地四境之內處處
舟楫環通絕不陸行必無是理近河者徑入河
近洛者浮洛達河不近河又不近洛更無小水
相沿卽陸行數十里亦無不可如河南之汜水
潁水汝水伊水雖別有可沿而間致絕水且由
汝入伊必入於洛則浮洛之文已舉至浮戲及

汜以入於河二水源短達河之文可該也

豫界河洛濟淮之間導山熊耳外方桐柏荆山
導水河自華陰至大伾洛自熊耳至入河濟自
滎梁至荷淮自桐柏以東濬河濟淮距海濬洛
距河濬伊濬澠距洛濬汭洛東距濟南距淮西
北距伊洛濬澠北距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

武成歸馬華山之陽卽所謂華陽也呂氏春秋
九藪有秦之陽華華陰縣志云縣西之甕谷爲

楚蒙山房集

四

九

商洛徑道入谷五十里至襄嶺東轉爲華陽川
卽古陽華之藪在華山之陽故華陽東北界自
商南洛南始漢志益州郡滇池縣北有黑水祠
滇池今爲昆明寧晉二縣地縣北川原無可當
黑水者惟金沙江自吐蕃徼外來逕麗江鶴慶
環滇池之北支分一合溫水東南逕鬱林日南
入海一東北逕四川馬湖至徽州入峽江南中
諸川莫此爲大蒙氏所以封爲四瀆之一也在
水經注爲繩水繩水出徼外會若水孫水蜻蛉

水淹水毋血水涂水合瀘江水至鑿道入江亦
通稱爲瀘水諸葛武侯五月渡瀘謂斯水也瀘
本作盧古盧弓盧矢俱訓黑則是水固黑水之
遺矣然則梁州南境當訖雲南麗江以南東南
抵巫山西北抵西傾也職方氏所掌無梁州班
固謂合之於雍然所載雍州山川不及禹貢之
全而梁州山川又不見於雍蓋周之中葉荆揚
且不馴矣又况江漢以西乎爾雅釋地九州闕
梁亦以此或謂巴蜀西南夷自開闢以來至漢
武時始通中國豈知若水爲昌意之封黑水有
大禹之績哉

地理今釋云梁州黑水卽今雲南之金沙江其
源發於西蕃諸莫渾五巴什山分支之東曰阿
克達毋必拉南流至塔城關入雲南麗江府境
亦曰麗水東南流至姚安府大姚縣之左却鄉
北打冲河自鹽井衛來會之又東入四川境逕
會川衛南又東至東川府西折而東北流逕烏
蒙府西北馬湖府南又東逕徽州府南入岷江

打冲河出西蕃界在崑崙東南百里二源同發
名查稽必拉蒙古謂之七察兒哈那平地水泉
數十泓散若列星匯而南流有支河十二道左
右流入之至占對安撫司入四川界南流東折
繞鹽井衛之東北又南至烏喇徠徠入金沙江
按此二條與愚舊日所見無異雍梁黑水及大
江之源雖稍有異同然亦可以參觀也

岷嶓既藝

岷嶓之藝江漢之源已滌也導江自岷山導漢

自嶓冢至滌源以後無壅滯沉澁之患於是二
山左右曠衍之地俱爲耕稼之場貨殖傳稱岷
山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餓地理志稱巴蜀廣
漠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
之饒賈誼稱秦西有巴蜀漢中之利法正稱漢
中沃野千里然則岷嶓二山之下種藝最宜萬
世長賴其業然非江漢既治不至此岷嶓所在
詳見導水

沱潛既道

紀梁州江漢中流之治也沱自成都
府而東分江而東自犍昌府徽州界分漢
而西鄧道元云都安縣有桃關李冰作大堰於
此堰於江作壩壩有左右口謂之湔壩江入郫
江檢江以行舟益州記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檢
其左其正流遠東郫江之右也因山頽水坐致
竹木以溉諸郡又羊犀江灌江西於玉女房下
作三石人於白沙郵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
至足盛不沒要是以蜀人旱則藉以為溉雨則
不過其流故記稱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沃野千
里世號陸海又如文翁之穿湔渎溉繁田一千
七百頃卓氏之徙青城山有躡鵠至老不饑江
沱之間其饒如此瞿堆漢武都郡治班志曰天
池大澤在西後漢置河池縣范志曰郡居河池
一名仇池方百頃鄧道元曰上有平田百頃煮
土成鹽因以百頃為號山上豐水泉所謂清泉
涌沸潤氣上流者漢潛之間其饒如此使江漢
未導沱潛逆流梁域何由平哉

沱郫水也益州記曰郫江者大江之支也河渠
書云李冰鑿離碓辟沫之害穿二江成稱之中
楊雄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左思蜀都賦曰帶
二江之雙流二江常璩華陽國志所謂郫江檢
江也檢江今所謂流江鄧注所敘江水自都安
以至成都攷其原委皆為流江夫郫江流江在
昔蓋嘗混鑿矣李冰鑿之始利則流江非江水
經流也胡氏謂曰江原縣郫水近謂之大阜者
元和志郫江則岷江之正流蓋郫水未為穿鑿
正流自當在是然李冰鑿離碓以避沫水之害
也水經云江水東南過犍為武陽縣沫水從西
南注之武陽故夜郎國去成都甚遠穿二江與
鑿離碓當為二事又流江為水新穿郫江則舊
有之別流水特辨治之此郫江所以為禹貢梁
州之沱也自都安今犍至江陽今瀘入江行千
五百餘里
潛西漢水也武都沮口以東本有可通之道而
地皆沃衍當其潛水未道西漢東漢益出其間

沮爲一漢之中流不可得而治也禹故自武都分之使西或曰沮口水今西流不得爲東漢所經曰沮水西流者注兩當縣合蜀水而入西漢益虞詡所開鑿也傳曰虞詡爲郡溝穀布在沮從沮至下辨山道險水中多石舟車不通驢馬負運僦五至一詡乃於沮受僦直約自致之卽將吏民按行皆燒石櫛木開漕公道水運通利歲省萬計沮口西行自茲始也此後東漢之源漸微西漢偏盛然則西漢固漢之別流是乃

楚蒙山房集

四

書

蔡蒙旅平

蔡蒙之平紀青衣沫水之治也漢志蜀郡青衣縣有蒙山谿大渡水蒙山谿卽青衣水大渡水卽沫水也水經注云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與沫水合沫水出廣柔徼外廣柔徼外今威州西東南逕旌牛縣北卽今黎大所又東至越雋靈道縣出蒙

山南東北與青衣水合自下通謂之青衣水又東逕臨邛縣臨邛水注之又東逕平鄉江又東逕峨嵋山又東注於大江三水沿歷正在蒙山峨嵋之間胡氏謂以峨嵋爲蔡不惟其山之近正以其水之同也地理今釋蒙山在今雅州名山縣西五里甚確至蔡山則從葉少蘊謂卽周公山者尚不如胡氏峨嵋之有據也

楚蒙山房集

四

書

旅俱訓祭名傳曰祭山曰旅疏曰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是祭山曰旅也按禹貢通篇稱旅者三此及荆岐旣旅九山刊旅是也傳皆訓爲祭名然古無祭山曰旅之文舜典元日望於山川東巡狩望秩於山川祭山無所謂旅也且九州之山如太岳太華嵩高岱宗衡陽俱不書旅而於梁雍二州西徼之山獨書曰旅豈五岳之大無祭而蔡蒙荆岐顧特祭乎若曰九山旅刊足以包舉則雍梁二州亦當總見下文如八州之例旅字不必偏出也易火山旅旅次也詩敬敷維旅禮旅幣無方旅陳也然則旅平者蔡蒙二

山刊木通道青衣沫水滌源入江山間之旅次
陳而水思平也荆岐旣旅九山刊旅亦卽此義
無所謂祭論語季氏旅於泰山亦陳列方祭之
時非卽祭名

和夷底績

和夷與青之岨夷萊夷徐之淮夷同鄭康成所
謂和上夷者是也樂史以和川水爲沫水胡牘
生以泚水爲和水沫水者漢志青衣縣所稱大
渡水出廣柔徼外至蘆山縣合和川水和川水

桑家山房集

四

卷

者寰宇記所稱大渡水近志云天全六番招討
司南源出蠻界一名始陽河東流過礪門爲多
功河又東經蘆山縣與沫水合沫水在天全六
番招討司北而和川水在其南各自爲源後人
因其下流之同牽合漢志俱名之曰大渡水泚
水鄭注云出徼外逕汶江道南至南安入大渡
水大渡水又東入江王應麟云大渡河一名羊
山江源出鐵豹嶺嶺卽岷山羊膊嶺之異名也
大渡河卽泚水羊膊嶺卽汶江徼外之山李膺

益州記云羊膊嶺水分二派一南流爲大江一
西南流爲大渡河計禹導江漢自岷嶓故曰岷
嶓旣藝又自蔡蒙治青衣沫水及濶崖諸水則
泚出岷山沫經蒙山者皆已金舉惟和川水更
在西南至蘆山縣乃與沫合沫經峨嵋至嘉定
州乃與沫合而入江然則合川西南禹自別有
荒度故又書曰底績和川水在今雅州榮經縣
寰宇記謂榮經縣北九十里和有川水從羅岩
古蠻州來是也

桑家山房集

四

卷

厥土青黎

孔傳邑青黑而沃壤黎固有黑義至所謂沃壤
者則本文所無且使盡爲沃壤則田應上上乃
下文云厥田惟下上殊不稱想傳因益州有陸
海天府之名故云爾不知梁益之沃自秦漢始
李冰鑿都安之堰卓氏賴躡鵠之饒人功之修
更倍於古故也然亦未聞其五種之兼宜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揚田下下梁下上是差美於揚也厥土青黎視

泥塗之土利優然亦僅宜稻麥他種少收故水
平以後雖居江漢上游豐水泉利灌溉不得與
中州比夫水土之性亘古不變而李冰鑿離碓
穿二江作堰壩蜀人遂不憂水旱沃野千里號
爲陸海豈土性可易田之下上者遂爲上上耶
夫冰抑猶然修禹之績也邛江沱也沫水涪崖
之間離碓也疏導之功豈有未竟蓋年久淤塞
不無賴於宣通耳然則冰之穿鑿亦猶修禹之
績也又冰以後唐益州長史高儉引冰故渠以

楚蒙山房集

四

卷

廣漑道人以富饒是李冰所修亦嘗淤塞不能
無賴於後人也顧其地雖在饒沃之時亦僅宜
稻與揚州地氣相類土性未有變也特其間代
稱饒沃者則視乎人功之修

蜀中財賦之重自漢武開西南夷供億騷動漸
以益著又隋志云梁州人多工巧綾錦雕鏤之
妙侔於上國自隋以下日益繁侈至於唐宋其
賦與吳越等有揚一益二之謬積漸之勢然也
豈其田漸治賦亦以日上哉

厥貢璆鐵銀鏤奢磬熊羆狐貉織皮西傾因桓是
來

陸氏釋文曰璆韋昭郭璞云紫磨金胡朮生據
此引左思蜀都賦金沙銀礫雕麗灼礫後漢書
益州金銀之所出元和志成都溫江眉州通義
蜀州唐興龍州江油縣瀘州瀘川資州盤石諸
縣益山歟金謂璆或璆字之訛然正不必爾也
如漢書載文帝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
齊書云益州行事劉峻言蒙山南有古掘洞坑

楚蒙山房集

四

卷

卽漢文帝所賜鄧通銅山也元和志云銅山在
雅州榮經縣北三里今榮經縣卽文帝賜鄧通
鑄錢之所後以山假卓王孫取千足今出銅鑛
梁貢鐵不貢銅蓋其時銅利未開也貢璆不貢
金必金未著也不得因後世所產改易經文
剛鐵有生成者有煉成者如涪州涪陵縣開池
所出土人以爲文刀者此生成可爲鏤者也其
他種煨出柔鐵精瑩明淨者煨成可爲鏤者也
漢志漢中之沔陽蜀之臨邛犍爲之武陽益有

鐵官是鐵之多可知鐵多故剛柔具

梁州石亦鐵類寶章記云出嘉縣及定祿縣燒之成鐵爲劍戟極剛利與荆之唯中矢鐵者異

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猶所謂夷皮服夾右礪石入於河也言西傾之戎以其熊羆狐狸之織皮因桓水而來貢也織皮與寬解析支渠搜西戎同俗但彼近河源而此則西北重山阻險不得徑由積石故自山南因桓水出潛

桑案山房集

四

辛

漢此形勢之自然無足疑者

魏書吐谷渾傳阿豺田於西疆山觀墊江源間水所經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號墊江至巴郡入江西疆卽西傾墊江源卽白水仇池漢河池縣地今在鞏昌府徽州界晉壽漢葭萌縣地在今保寧府昭化縣界宕渠在今重慶府巴州界近志云白水卽濁水自洮州衛界東流逕岷州衛又東逕西和縣又南逕成縣與階州分界又東南逕略陽縣及寧羗州折

而西南復逕階州南爲白龍江湖册生謂水經

注白水不經仇池濁水出自成縣曾和所稱近

志所載彼此淆訛攷水經注所敘白水有二一

自臨洮西傾山東南流與黑水合又東逕洛和

城南又東南逕鄧至城南又東南逕陰平故城

南又東逕僊城北又東北逕橋頭又東與羗水

合自合黑水下皆在今文縣界又東南逕建陽郡東又東南

逕白水縣故城東城在今昭化縣西又南逕武興城又

東南逕吐費城南西晉壽之東北東南流注漢

桑案山房集

四

辛

水漢一濁水亦曰白水出濁城北東流逕武街

城南又東逕白石縣南以上俱在成縣界又東南與河

池水合又東南兩當水注之又南逕槃頭郡東

而東注於西漢水槃頭郡在略陽縣界白水自合黑水以

下皆在鞏昌文縣界濁水自鞏昌成縣逕河池

由略陽而入西漢鞏昌故武都也仇池大澤在

西曾和所謂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者正自不

遠范曄云河池一名仇池水經注河池水當卽

洛和城以下之白水濁水來與之合是其別源

自合河池水以下逕略陽而入西漢當卽會和
所指過胥壽出宕渠之道宕渠者西漢入江之
尾也近志所載自洮州衛界歷岷州衛西河縣
成縣至階州當爲水經注西傾白水本源其略
陽以下至寧羗州折而西北復逕階州者必後
代徙流要之此水上出西傾下浮潛漢觀其原
委墊江白水小異大同魏書鄭注可互證矣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楚蒙山房集

馬貢

卷一

爾雅云漢別爲潛先儒謂潛水卽西漢水而潛
漢相通之道當由沮水沮水出沮縣之東狼谷
東南注沔中流有支津與西漢通後經淤塞水
道漸微嶓冢之水全趨西漢潛漢遂相阻隔漢
魏以下莫得其道故鄭氏謂當道晉書歷岡穴
接漢入沔也然沮水支津非如袞斜中間百里
絕水也虞翻之漕沮口初以水中多石爲艱後
燒石榆木而運道遂利則沮水支津水流相沿
並無阻絕導漢爲漢之日東西宜自通波是貢
道浮潛至沔不待逾也河渠書云武帝時有上

書欲通袞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
之言抵蜀從故道縣名漢屬武都今漢中府鳳縣多阪回遠今

穿袞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袞水通沔斜水通
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阪入袞之絕水
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
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袞斜
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上以爲然拜湯子卬
爲漢中太守發卒萬人作袞斜道五百餘里道
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給漕由此言之袞斜
固爲沔渭相通之道而袞水自袞傾而南斜水
自袞傾而北中間百里絕水且自卬作袞斜道
以後仍阻水湍石不可漕是貢道不得直入於
渭也詳攷沿歷互有可疑或出傳寫緣誤取證
經史當爲浮于潛入于沔逾于渭

鄭氏僥曰桓水入潛潛出於沔沔接於袞故貢
道於西傾之山因桓浮潛由潛達沔由沔達袞
袞不與斜通故舍舟而陸若夫斜入於渭渭入
於河故貢道由斜川而達入渭由渭而亂於河

楚蒙山房集

馬貢

卷一

斯言足以取證浮潛至河固不待逾也

梁距江漢上游西南薄黑水導山西傾太華嶠
冢岷山導水江自岷山而東漢自嶓冢而東黑
水自三危至南海東與荆同役北與雍同役潛
江漢東入荆揚距海黑水南距海沱潛出入江
漢潛桓距潛潛沱中距潛沱東距江漢西南
距江南北距漢西距桓又西距黑水

黑水西河惟雍州

西河自龍門以至華陰其界甚明獨黑水從無

楚蒙山房集

四

書

確據山海經曰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
黑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海水經注云黑水出張
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於南海
然張掖燉煌並在今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
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
南也道元此說蓋本山海經而嫌其中流之入
河不得與經入於南海之文相應故又以河水
伏流解之然道元於河源止據葱嶺至積石爲
言未知吐蕃之脈通流數千里自西南而東北

無所間斷安得謂河水伏流而黑水越之而南
也蔡氏黑水傳云雍梁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爲
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中
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
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於河漢岷江其岡脊以
西之水卽爲黑水而入於南海此據山川大勢
而言近是然亦無所取徵而胡氏謂云雲南諸
川若漾濞蘭滄潞江亦入南海然其源短流細
不得與大川等唯緬甸之金沙其源在河源之

楚蒙山房集

四

書

西黑水自三危南流或爲崑崙墟所阻折而西
南絕莫賀延磧尾而南合此水於驪國東入海
亦理之所有然亦未有實驗以今河源所發之
地言之其西有木壘烏素河卽明僧宗泐所謂
犂牛河其下爲金沙江者揆厥所自蓋亦從崑
崙墟來也崑崙屬雍州則水出其西者卽以爲
黑水可矣但金沙與岷江合似亦不應入南海
之文然鬱林至日南有水入南海或黑水本逕
滇池至鬱林而後世淤塞全從馬湖入岷江亦

未可知蓋雍州西境悉有戎地三代之衰遂至
喪失漢用事萬里沙唐征吐谷渾禹貢河山如
西傾崑崙析支漸以表見不得以後世入於戎
翟而當日不屬州境也爾雅河西曰離州周禮
正西曰雍州俱不能言境之所止蓋黑水之不
可知已久矣

經曰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則雍城直有崑
崙而江河黑水之源皆出其間第江河之源日
以顯著而黑水則以爲雍梁各派然地理今釋

楚蒙山房集

馬貢

卷一

所稱打冲河者其源出西番界在崑崙東南百
里二源同發名查褚必拉蒙古謂之七察兒哈
那平地水泉數十泓散若列星匯而南流有支
河十二道左右流入之至占對安撫司入四川
界南流東折繞鹽井衛之東北又南至烏喇保
徠入金沙江金沙江有黑水之目則打冲河之
入金沙者亦黑水也而此水實出崑崙百里間
則雍梁黑水本屬一派正不必以黃河之隔爲
難通而謂梁雍各一黑水也至西域之水皆以

色辨其間名黑水者自多然梁雍及導川黑水
固無異其爲同也欲辨此者請觀崑崙

弱水既西

大河之西有渥水浩疊水流甚細而弱水爲大
未經疏導渾濤入河雍東北境必受其患弱水
又在龍門河之上故禹導河積石至龍門必兼
導弱水弱水既西卽所謂導弱水至於合黎西
被於流沙也既西言已導也禹功莫先於治河
治河莫急於龍門龍門之役冀雍通功弱水之
導卽在其時故雍州首言之詳見導川

楚蒙山房集

馬貢

卷一

涇屬渭汭

職方雍州川曰涇汭汭當別是一水非渭汭之
汭顏師古引公劉詩汭鞠之卽爲解然汭與鞠
同例鞠水外也汭水內也鄭箋所謂水之內曰
隩是也毛傳云汭水崖亦是盧活字非水名詩
本作汭訛作芮於是有芮水之名漢志扶風汭
縣弦蒲數芮水出西北入涇此後人因職方涇
汭立名於本文渭汭不協渭汭自與洛汭同義

又左傳莊四年曰漢汭宣八年曰渭汭昭四年
 曰夏汭五年曰羅汭二十四年曰豫章之汭二
 十五年曰沙汭定四年曰淮汭哀十五年曰桐
 汭皆與洛汭渭汭同不以汭爲水名也蔡傳涇
 渭汭三水名誤涇水出今陝西平涼府平涼縣
 西南筭頭山亦名崆峒山東至西安府高陵縣
 西南入渭渭水出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鳥
 鼠山東至西安府華陰縣東北入河涇屬渭汭
 卽渭之東會於涇也涇入渭渭入河以渭爲政
 楚蒙山房集 四隅貢 卷一

若汭爲水名則汭與渭對賓主奈矣失經意
 漆沮既從
 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初縣北
 東入於洛注云沮水自直路縣東北逕熹石山
 東南流歷檀臺川俗謂之檀臺水屈而夾山西
 流又西南逕宜君川世又謂之宜君水又得黃
 欽水口東南逕初縣故城在今耀州東又南合
 同官水在今同官縣北又南出土門山西復謂之沮水
 又東南歷土門南原下東逕懷德城南在今富平縣

西南非朝邑之
 懷德故城也 又東逕漢太上皇陵北今屬涇陽縣
 而東注鄭渠又東濁水注焉分爲二水一水東
 南出卽濁水也至白渠與澤泉合俗謂之漆水
 又謂之漆沮水絕白渠東逕萬年縣故城北爲
 櫟陽渠萬年故城卽櫟陽故城在今臨潼縣北又南屈更名石川
 水又西南逕郭懷城西與白渠枝渠合又南入
 於渭水其一水東出卽沮水也東與澤泉合水
 出沮東澤中與沮水隔相去十五里東流逕懷
 德城北東南注鄭渠合沮水沮循鄭渠東逕當
 楚蒙山房集 四隅貢 卷一

道在今富平東北又東逕蓮勺縣故城北在今渭南縣東北又
 東逕漢光武故城北又東逕粟邑縣故城北在今白水縣界又東北注於洛水洛水在白水縣東胡氏渭浦
 水經云洛水出安化縣白於山漢都郵縣屬北地郡南流
 逕廢洛源縣在今少化北又東逕保安縣西南唐永興縣又
 東南逕安塞縣西漢高奴縣又南逕甘泉縣西漢陰縣又
 又東南逕鄜州東唐陰縣又南爲三川水又南逕
 洛川縣西南漢鄜縣地又南逕中部縣東北又南逕
 宜君縣東又東南逕白水縣東與沮水合渭水

鄭渠東至此入洛
今日富平界絕流

又東南逕漆沮縣西與蒲城

縣分水潁城漢縣蒲城漢縣有龍首渠又南逕同州西南

西之朝坂又南自趙渡鎮歷華陰縣西北入渭

此即孔安國導渭傳所云漆沮二水名亦曰洛

水出馮翊者諸儒相承至今無異由其在涇東

入渭故也然既謂之洛恐不可謂之漆沮且證

之於詩亦多不合未敢盡信洛水銅官水濁水

石川水其初俱渭渭細流故不入經望鄭國鑿

卷之八
秦山房集

涇水自中山西邸苑口為渠注洛溉三百餘里

洛於是始大其後見寬穿六輔渠曰公穿白渠

皆引涇水旁流日盛此後人所以目為大川指

名漆沮也

漆沮既從即導渭之東過漆沮詩云人之初生

自土沮漆齊詩土作杜言居於杜與漆沮之間

漢志扶風漆縣有漆水杜陽縣有杜水南入渭

此在涇水之西名亦近古不特假借他水但與

導渭會涇而後過漆沮之文不屬疑古文上

下句或有倒置當是東過漆沮又東會於涇入

於河則不必以馮翊之洛水為漆沮今考雍州

所紀自涇屬渭內而上為漆沮既從漆沮既從

而上為澧水攸同是逆游若順行則渭水固先

會澧次過漆沮而後會涇入河彼此互證當無

可易

澧水攸同

澧水攸同即渭之東會於澧也澧水在渭水南

自澧谷北行入渭而詩云澧水東注是水蓋東

秦山房集

北行導渭東會澧惟其俱東故曰同源出今陝

西西安府鄠縣終南山自紫閣而下至咸陽縣

東南入渭胡肅生云先涇次漆沮次澧禹治水

之序也導渭先澧次涇次漆沮納水之序也亦

嫌於漆沮與涇彼此次第不同故為此解然治

水之序即當為納水之序此先涇次漆沮次澧

彼先澧次漆沮次涇一也總由以洛水為漆沮

名實先後遂混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孔氏安國曰此荆在岐東非荊州之荆地理今
釋云荆山在今陝西西安府富平縣西南十里
下有荆渠終南山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
五十里東至藍田縣西至鳳翔府郿縣綿亘八
百餘里惇物山在郿縣東四十里即太乙之北
峯鳥鼠山在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二十里
冀州治梁及岐導山導汧及岐至於荆山一事
也龍門西河兼及之功也其治最先荆岐蓋已
從事故於此因治渭重及之其與終南惇物鳥

鼠並列者雍域瘠畝澮距川澮川滌源之事與
冀山相錯者也

此併前三條正與導渭之文同至兼及於荆岐
終南惇物則界乎渭之南北者俱舉矣

陳氏大猷云古人舉事必祭况治水大事乎然

旅獨於梁雍言之者蓋九州終於梁雍以見諸

州各山皆有祭也旅獨於蔡蒙荆岐言之者蓋

紀梁之山終於蔡蒙紀雍之山始於荆岐以見

州內諸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刊旅總

結之胡肅生云陳說自佳恐非經旨壺口治河

梁岐治河兼治野故曰載曰治蒙羽岷嶓專治

野故曰藝蔡蒙荆岐終南惇物鳥鼠專治谿谷

之水非田野不可言藝故曰旅三危治黑水兼

治谿谷之水使人可居故曰宅其言各有所當

要皆紀水土之功書展意不在祀典也按祀典

無關經旨胡氏之說最當然謂荆岐終南惇物

鳥鼠專治谿谷之水非田野不可言藝則非也

荆在馮翊懷德縣界洛水自懷德東南入渭鄭

白三輔諸渠皆在馮翊又有荆渠有彌梁原皆

極饒洽至終南雖稱九州之險而漢書東方朔

傳稱南山有杭稻梁栗桑木竹箭之饒詩稱信

彼南山維禹甸之若夫岐周之地尤爲肥美詩

稱周原膴膴董荼如飴夫豈非田野而不可言

藝乎要之旅非祭名言山既刊而旅次陳水治

土藝俱在其中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公劉遷豳曰度其隰原觀其流泉太王遷岐曰

周原靡靡董茶如飴原隰雖廣平下隰之通稱然自岐至鹵斯爲九著澧岐以西地相符也康成之義自協

水經注姑臧水一入休屠爲西海一入豬野爲東海是休屠與豬野爲二又云通謂之都野是都野又豬野之異文然都音與豬近屠音亦與豬近豬卽休屠之地野則休屠之野

唐涼州有姑臧縣今爲涼州衛地理今釋豬野在今陝西鎮番衛東北八十里卽漢書地理志

樂東山房集
所云休屠澤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此紀黑水之治也雍州極邊之地黑水不知所在此則三危亦不可懸擬蓋商周二代歷千餘年西裔未盡入版圖故無確據當闕疑

後漢書西羌傳注云三危山在今沙州燉煌縣東南按此與黑水相遠地理今釋云三危山在大河南今陝西岷州衛塞外古壘州西西番界中雲南麗江府北河圖括地象云三危在鳥鼠

西南與汶山相接黑水出其南鄭氏元云南當岷山則在積石西南此差近之

厥土惟黃壤

土無塊曰壤九州稱壤者三冀白壤豫惟壤下土墳壚土色白者易渴壤而雜者不純雍土黃壤耐旱禁滂氣脈冲和故田稱上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詩曰周原膺膺董茶如飴白渠歌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重爲雲決渠

樂東山房集

四馬

星

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西都賦曰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雍田之美可知然田美而賦少者亦地狹故也或曰雍地西北曠遠揆其形勢當不下冀州何云地狹曰禹禱成五服至於五千冀州甸服之地田之所入最廣故賦上上錯雍州西北悉爲要荒羌戎所居治甚簡易田之成賦者自涇渭以西至岐幽而止則侯服綏服不過千里其地

雖廣亦狹也故田美而賦不加多弱水西入流
沙黑水入於南海俱不入河則五穀固又有不
及陸運者非若貢物之可以輕齎逾河而來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顧命大玉夷玉天球在東序鄭元注云大玉華
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
貢之玉色如天者漢地理志京兆藍田縣山多
美玉西都賦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後魏書云李
豫羨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掘得若環璧

李蒙山房集

四馬貢

里

雜器者大小百餘枝皆光潤可愛是雍州內地
固嘗產玉矣水平之日適以是貢或者以爲來
自崑崙緣山海經之陋也山海經蓋因襲禹貢
爲之彼尚不知崑崙何處又安見所爲球琳玉
琅玕樹者今內地不開產玉者採取磬也若于
闐之玉出使者皆得採獻蓋取之者尚少求則
往往有之未必真如晉張匡鄴所云其地有白
玉河綠玉河大水漲暴則玉隨流而至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禹導河後自積石至龍門皆可浮舟而宋熙河
路漕使李復奏罷邢恕乞熙河路造船從黃河
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疏言竊知邢
恕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去取興州契勘會
州之西小河鹹水其濶不及一丈深止一二尺
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自
上垂流直下高數十丈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
東大河分爲六七道散流渭之南山逆流數十
里方再合逆溜水激灘磧不勝舟載此聲若出
必爲夏國侮笑事遂寢然則龍門以上及渭河
貢道至是蓋已變遷而非禹迹矣金吉甫以謂
或出於吏民之託辭恐未必然

李蒙山房集

四馬貢

里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夏本紀云河出崑崙唐書吐蕃傳云劉元鼎使
還言自涅水入河處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
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唐書曰悶摩黎山東
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水經注云積石在西
羌之中燒當所居也延嘉二年西羌燒當犯塞

護羌校尉段熲討之追出塞至積石山斬首而還司馬彪曰西羌自析支以西濱於河首在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於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然則崑崙析支二國道河固爲最便獨渠搜見漢志爲朔方郡屬縣去積石遠甚傳同叔云漢朔方之渠搜非此所謂渠搜此亦當是金城以西之戎也後世種落遷徙故漢有居朔方者若禹時渠搜居朔方則不應浮積石矣斯言得之

輕改經文固學有大弊然以經證經文意相屬確然不易於古何悖此云織皮猶梁州云熊羆狐狸織皮也此云崑崙析支渠搜猶梁州言西傾也揚之島夷升服文小異而義亦同也益在厥貢之下此獨殿後而文意不倫其爲錯簡何疑或曰冀州島夷皮服殿後何也曰冀帝都無貢篚之文可附也

雍當冀州西北距河上游導山岍岐至荆山朱圉鳥鼠至太華導水河自積石至龍門華陰弱

水自合黎至流沙黑水至三危渭自鳥鼠至入河東與冀同役南與梁同役東南與豫同役濟河東距海潞渭距河潞潞涇漆沮距渭潞弱水距流沙黑水距海潞吹潞東距涇又東距河東南距渭西距潞漆沮又西距黑水西北距豬野北距弱水

楚蒙山房

新喻晏斯盛

經解

禹貢五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周禮雍州山鎮曰嶽山爾雅河西嶽不載岍山至漢志乃以汧縣西之吳山爲岍山攷周孝王時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蓋有汧水之目矣水

楚蒙山房集

禹貢

十一

經注云汧水出汧縣之蒲谷鄉弦中谷決爲弦蒲藪爾雅曰水決之澤爲汧也汧水東逕汧縣故城北會魚龍川水又東會一水發南山西俗以此山爲吳山地理志曰吳山在縣西古之汧山也國語所謂虞矣然則汧水所出之吳山卽汧山周謂之嶽而後世謂之吳也唐肅宗改吳山爲西嶽殆周之舊乎隴州志以州西四十里之吳山爲岍山又以州南八十里之嶽山爲吳嶽則何也一據漢書一據史記也地理志以汧

縣西之吳山爲汧山而封禪書言自華以西名山七則有嶽山又有吳嶽無汧山故州志於州西岍山之外復以嶽山爲吳嶽夫史記所列華西諸山岐山之後繼以吳嶽猶經之先岍而次岐岍岐不相遠也是史記之吳嶽卽吳山實經所謂岍山矣嶽山在汧縣南岡巒綿亘與吳嶽接在周總爲河西之嶽而後人因汧縣西有吳山之目復別之爲吳嶽近志不察以吳山爲岍山又以嶽山爲吳嶽併失史記之實

楚蒙山房集

禹貢

十一

荆山一在荊豫界爲臨沮南條荆山一在豫唐志所謂號州湖城縣有覆釜山一名荆山者也今在閩鄉縣南皆非本條荆山史記周勃從定三秦賜食也懷德尋置懷德縣漢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避梁原洛水東南入渭帝王世紀云禹鑄鼎於荆山在馮翊懷德之南今其下有荆渠此正岍岐間之荆山矣懷德故城有二一在同州朝邑縣一在富平縣通典云晉自彭原移富平於今縣西南懷德城寰宇記所云

懷德故城在今富平縣西南十一里非漢懷德縣蓋後漢末及三國時因漢舊名於此立縣也其在同州朝邑縣者則漢之懷德矣荆渠泝水在焉荆山當在縣南而蔡氏以耀州富平縣掘陵原當之馬伯循又據四夷郡縣圖記以三原嵯峨山當之漢志嵯峨山在馬翊池陽縣者卽嵯峨也未嘗以爲荆山至劉昭補郡國志云雲陽縣有荆山而池陽縣仍云有嵯峨山亦未嘗以嵯峨山當荆山也胡氏渭曰富平東距河二百餘里三原更在富平西存十里禹至此何得便云逾於河伯循三原人欲引禹貢之荆山以爲其鄉重而不顧經旨之離合禹自岐至荆九嶷甘泉截解其所必由當包在至於二字中唯荆山之麓爲疆梁原者直抵河壩禹從此渡河故特志之不必其山之高出雲表如嵯峨也此誠通儒之識

漢蒲反縣今平陽府之蒲州其故城在州東南雷首山在故城南今則迤東矣其山一曰首陽

山夷齊之所隱也寰宇記云首陽卽雷首之南阜山南曰陽故曰首陽也一曰首山黃帝采銅處也一曰襄山周穆王東巡自河首襄山者也一曰薄山穆天子傳所謂登薄山冥輪之際者也一曰堯山水經注所謂雷首山臨大河去蒲坂三十里俗亦謂之堯山者也一曰中條山元和志所謂雷首一名中條在河東縣南十五里永樂縣北三十里者也一曰陋山湯伐桀升自陋注所謂在河曲之南者也一曰歷山一曰甘泉山一曰渠豬山一曰獨頭山通典所謂雷首在河東縣凡有八名者也蒲州新志首陽山在州南四十五里又中條山在州東南十五里山狹而長西起雷首迤邐而東直接大行南跨芮城平陸北跨臨晉解州安邑夏縣聞喜垣曲諸境凡數百里中條之北有數峯橫立拱對州城在州南十五里中高傍下俗名筆架山又南五里爲八盤山又南十里爲麻谷山又南爲鳳凰山去州七十里與潼關對爲中條南麓處蒲

坂故城在州東南而雷首又在故城南志乃云中條山西起雷首而中條之北俗名筆架山者拱對州城是雷首在蒲坂之西而不當蒲坂之南矣意者中條山卽古雷首而後世移其名於西歟志云中條山在州東南十五里正蒲坂故城南也括地志謂此山西起雷首東至吳坂長數百里隨地異名竊以今志攷之不獨隨地異名抑古今異名矣

唐孔氏云底柱在大陽關東大陽漢縣名後周

楚蒙山房集

五

五

改爲河北縣唐改平陸縣通典云陝州硤石縣有底柱山硤石故城在陝州東南七十里北與平陸縣分水今解州平陸縣東北有大陽故城大陽關在今河南府陝州東又東爲澗池縣瀕河河中有石山壁立峭削如柱水經注所謂砥柱山禹鑿之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名曰砥柱者也陽城縣志云山在縣南五十里有三峯中峯最高秀其下皆土唯起峯處爲石若石柱然故名攷溝洫志楊彭

言鍋底柱之石石落水中益湍怒則此山石體峙立河中正水經注所謂河水分流包山而過者近志所云蓋土俗之謬稱矣又唐裴耀卿因東南漕運有三門底柱之險沿河置倉爲陸運以避之今三門正在陝州東一曰人門一曰神門一曰鬼門又在底柱之北而水經注云底柱亦名三門者兩山混爲一處亦失實也

漢析城在河東潞澤縣唐天寶元年改縣曰陽城今如舊山峯四面如城有南門焉山頂有湯

楚蒙山房集

五

五

王池池四岸生龍鬚草文東嶺有龍洞深不可測王屋山在垣縣隋分垣縣地置王屋縣隋志所謂王屋縣有王屋山也元省王屋縣入濟源河南通志所謂王屋山在濟源縣西八十里也孔傳曰底柱析城王屋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陽城縣志云白底柱山西南至析城三十里又西南至王屋五十里胡氏渭曰禹貢之三山自底柱而東爲析城王屋故傳曰東行而志所言皆反之知爲俗謬稱皆因析城附會今以

河南黃河圖攷之則底柱之在河中者爲陝州東之澗池濟源二縣界濟水發源於濟源縣西北王屋山東南流入黃河則自底柱北至濟源縣田濟源縣西北至析城又南至王屋得濟源焉近志旣失底柱之實而以北爲南孔傳亦失王屋之實而以西爲東胡氏知近志之失究未知孔傳之失也或曰禹自底柱西北至垣曲之析城何不徑北而乃復南行至王屋何也曰導濟也垣曲陽城王屋壤地相鄰循濟水而上過析城折而南至王屋導沈東流斯所謂濟源矣大行漢書云在瑩王縣西北又云東大行山在山陽縣西北瑩王今河南懷慶府之河內縣山陽今懷慶府之修武縣懷慶府即古瑩懷漢河內郡唐懷州也又隋志丹川縣有大行山金志濟源縣有大行山胡氏渭曰此山實起濟源自河南懷慶府入山西澤州迤而東北跨陵川壺關平順潞城黎城武鄉遼州和順平定樂平以及河南之輝縣武安直隸之井陘獲鹿諸州

界中延袤千餘里又郭緣生述征記列大行八陘曰軹關陘大行陘白陘潞口陘井陘飛狐陘蒲陰陘軍都陘攷軹關陘在今濟源縣大行陘在今河內縣白陘在今衛輝府輝縣潞口陘在今彰德府武安縣井陘在今直隸正定府獲鹿縣飛狐陘在今山西大同府蔚州蒲陰陘在今直隸順天府易州軍都陘在今順天府昌平州而胡氏渭以謂潞口以南四陘正屬大行至井陘在恆山南以爲大行亦無不可其飛狐蒲陰軍都三陘皆爲恆山所隔不得爲大行大行雖大亦千里而止後世沿述征之說遂謂大行連亘訖於幽州有數千里之遠其實不然竊嘗觀其形勢西北山脈延袤自上黨而下爲大行上黨而北爲恆山大行恆山之中井陘間之漢鄭食其說齊所謂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者大行之北也其謂今已據數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阨距飛狐

之口者大行之南也顏師古卿食其傳注大行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之南最得其實而飛狐口則以瓚所云在代郡者爲是此胡氏所謂述征記所列之飛狐陁也其時韓信方東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而屯鞏雒以距楚鄴食其以敖倉多粟故勸漢王進兵取滎陽據有之成臯之險虎牢也大行之道軹關陁也白馬之津黎陽津也塞之杜之守之皆以距楚而飛狐之口則出代郡以北蓋以趙魏初定

故備及代北也晉地道記上曲陽北恆多山坂名飛狐口是矣朱子曰大行山一千里河北諸州皆繞其趾潞州上黨在山脊最高處又曰上黨節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卽其地也以其地極高故曰上黨又曰山後爲忻代諸州然則此山南起河內北盡井陘西起濟源東出滏口也舜典十有一月朔巡守至於北岳傳云北岳恆山周禮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注云在上曲陽漢書常山郡上曲陽縣恆山北岳在西北有祠

并州山隋改曲陽曰恆陽故其志云恆陽縣有恆山又滋陽縣有大茂山在今阜平縣東北七十里接曲陽界爲恆山之脊故韓琦岳廟碑云恆山一名大茂山也大同府渾源州南二十里亦有恆山渾源本漢雁門郡繁峙崞二縣地故水經注云崞縣南面元嶽也自渾源至恆山僅數十里山勢相屬故近志謂與在曲陽西北者實一山惟大茂山相距三百餘里蓋其山延袤曠遠管子所謂恆山北臨代南俯趙也

壺口以下大槩爲導河之役而以岍岐冠本條何也曰導河積石河之上源也積石而下塞外諸山無所阻阨獨至龍門爲冀雍之限疏鑿未施東汎冀西汎雍故冀州旣載壺口金治梁岐則導岍及岐卽治梁及岐時事其首自岍岐至荆山逾河至壺口者正所以觀龍門之會而致疏鑿也

此與導河積石至龍門華陰底柱孟津洛汭大伾洛水九河逆河入海相爲經緯與雍州之旅

荆岐冀州之載壺口泊梁岐脩太原至岳陽底
績單懷至衡漳恆衛之從大陸之作夾右礪石
入海相爲錯綜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
尾

西傾宋書所謂西疆山也吐谷渾傳云阿豺因
於西疆山觀墊江源者是也墊江水卽水經注
所謂白水斯經所謂桓水矣又一名弱臺山水
經引沙州記曰洮水墊江水俱出弱臺山山海

經曰白水出蜀郭景純注云從臨洮之西傾山

五

土

東南流入漢而至墊江故段國以白水爲墊江
水也洮水同出一山故知弱臺西傾之異名矣
此山在今陝西洮州衛西南塞外黃河繞其北
土人稱其山曰魯查布刺山其山勢抵陝西河
州洮州四川松潘等邊口迤邐而東志云西傾
山延袤千里所暨遠矣故鳥鼠之行自茲始
漢志天水郡冀縣禹貢朱圉山在縣南今屬陝
西鞏昌府之伏羌縣其故城在今縣南則朱圉

在故城之南宜相去益遠而元和志云朱圉山
在伏羌縣西南六十里今伏羌縣志又云朱圉
山在縣西南三十里縣漸北而山更南近三十
里何也胡肅生云縣治移向西南故近志較元
和志近三十里其說更與漢志朱圉山在冀縣
南者相左意者唐伏羌去朱圉六十里而其後
再遷向南故今志稍近乎漢成帝鴻嘉三年天
水冀南山有大石自鳴卽朱圉也欲得其實應
於冀縣故城南求之志又云石鼓山在縣南四

美蒙山易集

五

土

十里當故城之南則此山宜爲朱圉或後人移
其名於西如今縣西南之錦纜木梅天門等山
皆名朱圉之類閻百詩云嘗親經其山在今伏
羌西南三十里山色帶紅石勒四大字曰禹奠
朱圉亦據後人之迹云爾所勒之字未必出漢
時也然因此識之則漢志所云在冀縣南者亦
可睹矣

鳥鼠詳導洛

舜典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岳周禮豫州山鎮曰

華山山海經曰大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述征記曰華山從麓至頂升降紆迴凡三十三里水經注曰華陰縣有華山遠而望之若華狀其西南有小華山也寰宇記曰華岳有三峯直上數千仞基廣而峯峻疊秀迄於嶺表三峯者芙蓉明星玉女也少華山在華州南十里東去大華八十里峯勢相連視大華差小故曰少華西京賦曰綴以二華謂大華少華也二華延屬終南雍州曰終南惇物至於鳥鼠中問皆導渭所經

楚蒙山房集

五編

五

漢志弘農郡上雒縣有熊耳山又云有冢傾山雒水所出而經言導洛自熊耳盧氏縣有熊耳山爲伊水所出而蔡氏導洛傳云盧氏之熊耳以經文正之則上雒冢傾疑於熊耳而以伊水入洛攷之則盧氏之熊耳非導洛之實證矣夫一熊耳而上雒盧氏皆有之者漢上雒晉析置拒陽尋省至後魏復置隋又改曰雒南屬商州今如舊是上雒在漢時必奄有熊耳自晉魏以

下分析更置熊耳乃全入盧氏又冢傾熊耳相去不遠一在商州西五十里一在商州西南六十里彼此岡巒延屬古俱謂之熊耳而漢則有冢傾熊耳之異者要之當以洛源爲證

楚蒙山房集

五編

五

漢志潁川郡密高縣武帝置以奉大室山是爲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廟古文以密高爲外方顏師古注曰密古崇字爾雅嵩高爲中岳後漢書熹平五年復密高爲嵩高韋昭注曰嵩高有大室少室之山有石室故云戴延之西征記云東曰大室西曰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其總名也然前賢多以大室稱嵩高而少室則仍其本名故有嵩少之目其山東跨密縣西跨洛陽北跨鞏縣綿亘百五十里大室之中爲峻極峯左右列峯十二凡二十四少室峯三十六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詩崧高維嶽峻極于天邢疏引李巡曰高大曰崧則嵩高詩本文兼五嶽言之未嘗以爲中嶽虞書岳陽大岳卽霍大山蓋古中岳後人因詩及爾雅移其名耳嵩高自名

外方而金吉甫以謂嵩高名中岳不得與江夏
內方相爲內外因據唐志陸渾山一名方山者
爲外方夫陸渾方山亦無從別其爲內外也且
嵩高爲中岳亦何所妨於古文外方之稱乎

漢志南陽郡平氏縣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
淮水所出隋開皇十八年改爲桐柏縣屬唐州
今屬河南南陽府縣仍隋之舊元和志云山在
縣西南九十里水經云淮水出平氏縣胎簪山
東北過桐柏山注云山海經曰淮水出餘山在

卷之五

禹貢

五

朝陽東義鄉西潛行地下三十里東出桐柏之
大復山南桐柏縣志云大復山在縣東三十里
胎簪山在縣西北三十里以東西道里計之則
水經之胎簪卽山海經之餘山而大復乃桐柏
之異名或以餘山爲桐柏與志不符且以志攷
之胎簪山餘山皆在桐柏三十里之內總漢平
氏縣地安知餘山胎簪山者非卽禹貢桐柏顧
其支峯錯出名稱代變遂失實爾蓋此山東南
距湖廣德安府之隨州西距襄陽府之棗陽縣

峯巒奇秀蜿蜒廣矣

淮水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泗水出兗州泗水縣
陪尾山桐柏至於陪尾與導淮自桐柏東會於
泗沂一也此以山言彼以水言也漢志江夏郡
安陸縣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陪尾今安陸
縣屬湖廣德安府縣北有橫山卽漢志所謂橫
尾然桐柏之役以導淮陪尾之役以會泗沂淮
水不經安陸橫山無與經文漢志傳誤於前孔
疏承謬於後大旨失矣德清胡氏謂曰禹導山

卷之五

禹貢

五

至陪尾實爲泗水之與淮猶伊之與洛也博物
志曰泗水陪尾閭百詩曰周禮保章氏疏云外
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屬播星賈公彥實從春
秋緯文來則漢人早作是解博物志固有所受
之也斯言也可以證前此之失可以得經文之
實亦不得藉口漢志而終疑之也或曰如是則
桐柏陪尾兩不相屬又所志甚遠奈何曰恆山
至於碣石將千里而遙此足參觀
此節凡三改鳥鼠至大華導淮也能耳導洛也

桐柏至陪尾導淮會泗沂也鳥鼠山勢起西傾
來朱圉熊耳山勢迤屬外方故兼及之

此與導潁自鳥鼠同穴東會於潁又東會於涇
又東過漆沮入於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於潁
潁又東會於伊又東北入於河導淮自桐柏東
會於泗沂東入於海相爲經緯與梁州之華陽
黑水西傾因桓是來雍州之黑水西河涇屬潁
潁漆沮既從潁水攸同終南惇物至於鳥鼠原
隰底績至於豬野豫州之伊洛潁澗既入於河

楚蒙山房集

五

七

徐州之淮沂其父浮於淮泗達於河相爲錯綜
導嶓冢至于荆山于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於
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漢志南郡臨沮縣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漳水
所出隋志西魏析臨沮置重陽縣後周改曰思
安開皇十八年改曰南漳水經注沮水出東汶
陽郡沮陽縣西北景山卽荆山首然則臨沮南
漳因水得名水皆出荆山而其首曰景山杜預
曰漳水出臨沮縣荆山在景山東一百餘

里新沛鄉縣界雖羣峯競舉而荆山獨秀又曰
沮水新城縣西南發阿山則山之異名矣元和
志云荆山在南漳縣西北八十里三面險絕唯
東南一隅纔通人徑此左傳司馬侯所謂荆山
九州之險者也又昭十二年右尹子革曰昔我
先王熊繹僻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則經
所謂荆及衡陽惟荊州至周世爲楚域矣

後漢志竟陵縣之章山古內方山也括地志云
章山在長林縣東北六十里蔡傳內方在荊門

楚蒙山房集

五

七

軍長林縣本此傳同叔曰五代晉改竟陵曰景
陵通典云長林縣有章山今景陵隸安州長林
隸荊門以地勢觀之其山不復景陵有胡朮生
曰漢竟陵故城在今鍾祥縣界劉宋析竟陵置
長壽胥城二縣後周省竟陵入長壽明嘉靖初
更名鍾祥章山本在此地自晉析竟陵縣置長
林割竟陵西境以益之故章山在長林界中景
陵故胥城後周改曰竟陵雖襲漢縣之名而章
山元不在其地唐正元末析長林置荊門縣宋

爲荆門軍元降爲州明省長林入焉故章山在
州東北與鍾祥接界然則長林本竟陵之西境
爲明之荆門州而鍾祥爲後周之長壽正漢之
竟陵內方之在荆門東北與在鍾祥東北無異
而遠近殊焉水經沔水自荆門東南流逕當陽
縣之章山東注云山上有古城大尉陶侃伐杜
曾所謂內方至於大別者也既濟帶沔流實會
尚書之文矣今當陽與荆門鍾祥錯壤俱屬湖
廣安陸府故皆得其山也

楚蒙山房集

五

九

經言漢水過三澁至於大別南入於江則大別
漢所經也左傳定四年吳伐楚自豫章與楚夾
漢于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杜預云禹
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又水經注江水東逕魯
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所謂漢與江合於衡北
翼際山傍者是也然漢孔氏注云地理志無大
別山而以漢志攷之則六安國安豐縣下云禹
貢大別山在西南安豐後漢屬廬江郡今屬江
南廬州霍縣其故城在縣西北漢水不經其地

顯與經悖意者後人所增入故安國未之見歟
左傳疏云大別關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
縣西南因據傳云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
豐又鄭康成亦云大別在廬江郡安豐縣未嘗
援及漢志然則志所云云當爲服虔孟康臣瓚
師古輩因鄭氏說而增入者至唐人始據水經
注以稍其實元和志云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
陽縣東北一百步其山前枕蜀江北帶漢水山
上有吳將魯肅祠是其地矣

楚蒙山房集

五

十

梁州云岷嶓旣久則岷山全屬梁然其山綿亘
千餘里又漸及雍之南今在陝西岷州衛地此
云岷山之陽者導江所經直瀘氏道西徼外大
禹至此遂東行以至巫山又竝夷水以東且南
逾澧水以至於衡山或曰導江不出三峽何也
予曰江至三峽勢甚駛利至夷水以東東別爲
沱所以殺其勢卽所以治三峽也巴巫之間至
今猶傳禹迹焉

舜興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岳傳曰衡山也山海

經謂之岫嶠山水經注云山有三峯一名紫蓋一名容峯容峯最爲竦傑自遠望之蒼蒼隱天荊州記云衡山有三峯一名紫蓋一名石囤一名芙蓉長沙記云衡山軒翔竦拔九千餘丈有七十二峯最大者五芙蓉紫蓋石廬天柱祝融祝融最高顧璘遊衡山記云登祝融之巔俯視四極蒼然一色山川雜陳瑣細其勢風自遠來其力甚勁候與地下絕殊比曉觀日出海體象洞見近若彈中東餘遊氛浩漫無際然則鄧氏

楚蒙山房集

五

五

所謂容峯殆祝融乎漢志長沙郡湘南縣衡山在東南漢湘南縣今衡州府之衡山縣也漢以水名縣後人以山名縣則衡山爲湘水所經湘中記云遙望衡山如陳雲浴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故漁者歌曰帆隨湘轉望衡九面或曰岷山之行導江也今舍江至衡似乎有事於湘何也予曰爲洞庭也武陵零陵長沙之水皆入於湘合澧水以注洞庭洞庭九江也經故曰東至於澧過九江

地理志豫章郡歷陵縣傳易山傳易川在南古文以爲敷淺原杜氏通典云江州潯陽縣有蒲塘驛卽漢歷陵縣今德安縣唐之蒲塘驛也朱羅泌因謂驛西四十里有望天山潯陽志載傳陽山在德安縣南十三里望天山在德安縣西北十五里邑人或云縣有古敷淺原登此可以望之馬端臨文獻通考云德安縣有敷淺水吳幼清云德安漢歷陵地敷淺原蓋兼山水而名敷陽乃其中間之小山廬阜則其盡處皆據通

楚蒙山房集

五

五

典以明漢志而德清胡氏渭云唐武德八年於潯陽縣置蒲塘驛後改爲場五代時升爲德安縣杜佑以驛爲漢歷陵縣不知何據黃子鴻云晉志歷陵與餘汗鄒陽俱割屬鄱陽郡而柴桑則屬武昌郡不應歷陵反出柴桑之西然則杜氏所云固不足以明漢志而朱子九江彭蠡辨又以爲今之所謂敷淺原者爲山甚小而庫不足以前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脈遂起而爲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支而所以識

夫衡山東過一丈之所極者唯是乃宜又答程
泰之書云詳經文敷淺原是衡東北一支盡處
意卽今廬阜是唯據莫高山大川之意以爲表
識盡去諸儒傳會之說而蔡氏書傳一據漢志
一據潯陽志以爲卽德安縣之潯陽山不從朱
子之說又晁以道王耕野朱長孺據高平曰原
之義謂朱子不當求之廬山之高大今德清胡
氏亦以爲然又據水經注引孫放廬山賦所云
潯陽郡南有廬山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者

楚蒙山房集

五

五

以謂廬山之下固有平原今跨德化星子二縣
之境星子舊以爲漢鄡陽地然鄡陽故城在今
鄡陽縣西北一百二十里鄡湖之東北則鄡昌
爲是星子似非其地竊疑星子本歷陵而敷淺
原卽平敞之原乃廬山東南之麓瀕於彭蠡澤
者蓋柴桑故城在德化縣南九十里故蒲塘驛
今爲德安縣在德化縣西南一百五十里此必
柴桑地西連武昌郡界故晉以柴桑屬蕪而歷
陵與鄡陽俱屬鄡陽郡歷陵在柴桑之東鄡陽

之西則唯星子可以當之廬山盤基廣大其陽
必有平敞之原但曠衍無奇選勝者所不道而
志家又因仍舊說不能詳考指言其狀以此求
之庶不失朱子之意而又不以高山爲平原犯
學者之所疑準諸地望揆諸經旨視晁氏爲少
優斯言兩得之

此與道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
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
入於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

楚蒙山房集

五

五

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於海
相爲經緯與梁州岷嶓旣又沱潛旣道荊州江
漢朝宗於海九江孔殷沱潛旣道雲夢土作又
揚州彭蠡旣豬三江旣入相爲錯綜
地理志荊山於雍州曰北條荊州曰南條則三
條之目其來已久馬融王肅並以導岷爲北條
西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鄭康成又分爲四列
導岷正陰西傾次陰嶓冢次陽岷山正陽唐僧
一行又分山河爲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東

南地絡之陰東及大華逾河至雷首底柱王屋
大行北抵恆山之右乃東循塞至歲貊朝鮮是
謂北紀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大
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嶺撫
武當荆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
是謂南紀此蘇氏地脈之說所從出朱子所不
取蔡氏因朱子之意據導字分爲南北二條而
以江河爲之紀於二之中又分爲二導岷爲北
條大河北境之山西傾爲北條大河南境之山
嶓冢爲南條江漢北境之山岷山爲南條江漢
南境之山旣破地脈之說又兼漢唐諸衆而一
之吳幼清以蔡氏所分岷岐荆爲大河北境之
山猶未嘗又分岷岐屬渭北爲北境之一壺口
至碣石屬河北爲北境之二諸說雖前後相勝
要不能離條列之義夫山水在天地間皆自然
之勢高山大川兩相依附以爲吐納大致然也
至山脈之聯屬與水性之就下則兩端分途舉
其大而山鎮卽水道所經語其細則山脈或絕

水而過禹貢高山以奠大川所治者水以水爲
歸導岷至碣石入海以導河大岳以導汾王屋
以導沈恆山以導恆衛西傾以導黑水鳥鼠以
導渭大華以會河熊耳以導洛桐柏以導淮陪
尾以導泗嶓冢至大別以導漢岷山至敷淺原
以導江從原竟委凡施工之所及輒載之當日
經營不過如此山脈之斷續與水性之順逆大
勢雖同而細分則殊三條四列兩戒二條二紀
皆後人所見於敷土奠山川之本義無與

楚蒙山房

新喻晏斯盛

經解

禹貢六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漢志張掖郡刪丹縣引桑欽說云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又云居延縣在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又燉得縣云有羗谷水出羗中東北至居延入海張掖屬今陝西甘州府酒泉屬今肅州

楚蒙山房集

六

鎮夷所合黎山自甘州府西接鎮夷所界合黎峽口卽羗谷水口是爲張掖河又名合黎水出甘州府西吐谷渾界逕張掖縣北合弱水弱水出今山丹衛西南窮石山至合黎山峽口合張掖河東北至居延故城又東北至居延澤居延匈奴地名漢元狩二年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是其地也元志亦集乃路有漢居延故城澤在東北西北俱接沙磧其故城去甘州一千五百里大初三年路博德築然

則居延本不屬張掖而張掖有居延縣者以安

處所獲居延人置縣因名也漢志以澤繫張掖

之居延縣誤矣第弱水所在西漢以來說者不

一而見班志者三一刪丹一臨羗一酒泉自後

賈耽以張掖河當之唐史以小勃律之婆夷河

東女之康延川當之程大昌以條支爲水當之

蔡季通以菟園西涿邪山東之水當之韓汝節

以西寧衛西青海所出之水當之皆不如漢志

出張掖郡刪丹縣者爲可據弱水之導河之西

楚蒙山房集

六

二

北境也其刪丹衛南有浩疊水東南流注黃河弱水未導必自合黎倒灌羗谷水合浩疊水入河禹導弱水至合黎合黎今鎮夷所地也水東北流注居延澤其餘波所入則元志所謂西北沙磧者近是胡肅生謂當入敦煌敦煌在嘉峪關外爲羗中西北表之山所隔又晉楊宣伐龜茲魏果諱自敦煌西據鄯善皆涉流沙不聞有水入敦煌或曰經云西被於流沙苟在居延是北而非西矣予曰西北塞盡沙磧不獨敦煌西

爲然餘波入於流沙以澤西沙磧言西被於流沙以敦煌西言也漢志必有所受故至今地望相符非意揣所及北史云大武至苑園水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通鑑云魏大武擊柔然至粟水西行至苑園水分軍搜討循弱水西至涿邪山則苑園西之弱水即張掖水漢志以居延澤屬居延縣雖小誤而張掖郡之弱水入居延澤則明徵也

弱水西至合黎餘波西入流沙故雍州曰既西

卷之三

通

三

通大河之西北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周末獫狁徂徠西鄙禹甸所及貢獻久希至六國分攘天下多事秦規富強侵削諸侯雖北城沙漠南開桂林象郡而雍梁極西之境皆未暇置力又焚滅載籍荒服無所攷證漢興治尚書者不能言黑水三危之所在武帝通西域玉門陽關之外使者往來不聞涉大川而西有所爲黑水者故班志張掖酒泉敦煌諸郡無其文而

鄴道元水經注據山海經言出張掖難山其後魏王泰撰括地志云出伊吾縣北蔡李通程大昌據樊綽蠻書云即榆葉澤李元陽云即開治江金吉甫云即瀘水胡朮生以括地志出伊吾縣考爲雍州黑水以明僧宗泐所云犂牛河唐時名金沙江者爲梁州黑水夫張掖以北漢志無微則山海經括地志既不足信其據杜佑之說以爲南流之道年久淤塞而雍梁各自爲源又與經至於三危入於南海不應此學者所當

卷之三

通

三

葱嶺西流爲別

本朝遣使視河源者再使者言巴顏喀喇山四表之勢甚悉而其東南山支沿黃河而南至陝西之洮州河州四川之松潘等衛又巴顏喀喇山脈自撒童喇木孫山來有木壘烏素河爲大金沙江源繞大雪山而南迤邐岷山西南逕麗江過滇池北入大江以漢志滇池北有黑水祠證

之則此水當即黑水其金沙以上在河源西可
當雍州黑水金沙以下可當梁州黑水但漢池
以下無入南海之道然水經注溫水西南逕
池又西會水澤與葉榆水合而由特何鬱林象
林以入海此本金沙通波之道而後世淤塞專
出岷江也此大勢之近而可言者然顧以西水
皆西流其間必有大川自北而南蔡氏曰中國
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
岡脊以東之水既入江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

葉家山房集

卷五

五

水即爲黑水而入南海此大勢之遠而意想可
通者舍此二端茫無可據

黑水西河惟雍州對西河而言黑水西華陽黑
水惟梁州對華陽而言黑水南

導河積石

積石在羌中北距鹽澤數千餘里西南接吐蕃
河源元之大雪山今之阿木尼麻勒產牙孫山
厄敦他拉之間與河源通者即其處此漢志所
謂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河水來塞外者也今

以在臨洮府河州者當之殊失禹迹禹之於河
不遺餘力龍門以下各竟其委龍門以上亦溯
其原積石西北導弱水者數千里積石西南導
黑水者數千里河之正流豈以塞外憚跋涉哉
合衆流沙崑崙析支渠搜西戎皆通貢道矣何
獨於河患之急其治顧自內地止夫河州積石
之所以獨著而羌中積石之所以隱者自漢唐
始後漢書郡國志隴西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
南文桓帝紀燒當羌叛段熲追擊於積石即禹
貢導河積石在鄯州龍支縣南又隋大業二年
平吐谷渾於赤水城置河源郡唐儀鳳二年改
置河源軍於鄯州西又於洮河故城置積石軍
故杜氏通典謂積石山在西平郡龍支縣南也
龍支今在西寧衛東南八十里本漢金城允吾
縣地後漢爲龍首城與今臨洮河州分界山在
州西北七十里鄯道元所謂唐述山也然亦有
小積石之稱對塞外大積石言魏王泰曰大積
石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在抱罕縣西北縣即今

葉家山房集

卷五

五

河州矣惜乎元都實探河源因仍舊說不能詳求所爲大積石也

河源

山海經載崑崙爲地下都河水所出怪誕荒僻方隅無定水經載崑崙在西北去崑崙五萬里注引釋氏西域記釋之謬又甚焉獨爾雅云河出崑崙墟色白所渠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差爲可據夏后既往崑崙織皮之貢已絕商周之季莫詳其處奚論來茲

楚蒙山房集

卷六

七

漢元狩二年張騫使西域還爲天子言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則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漢書云西域本三十六國其後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山中有河東接玉門陽關西限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即鹽澤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餘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

自此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此源之在西域者自鹽澤至積石千餘里其間隱淪之脈鄭注所稱洄湍電轉者俱未可知也舊唐書侯君集傳云君集嘗歷破邏正谷踰漢吳山轉戰過星宿川至於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乃旋師與李靖會於大非川平吐谷渾而還其河源在吐蕃吐蕃歷周及附隔西羌不通中國唐貞觀八年始遣使朝貢而西羌積石晉永嘉以後爲吐谷渾所據唐高宗龍朔三年吐蕃滅吐谷

楚蒙山房集

卷六

八

渾積石爲吐蕃地吐蕃又言崑崙在國中西南自後使命往來皆以吐蕃中水自西南來與積石河屬者爲黃河矣新唐書長慶元年劉元鼎使吐蕃踰湟水抵龍泉汭河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冬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謂卽古崑崙虜曰悶摩黎山其與漢使所見南北相距蓋遠甚元史至元十七年遣都實龜河源由河州歷寧河驛殺馬關四閱月至吐蕃朶甘

思西鄙有泉百餘泓燦若列星名火敦腦兒譯

言星宿海也其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布莫

刺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所見星宿海其即

唐侯君集所見之星宿川乎所見大雪山其即

劉元鼎所見之紫山乎明洪武十一年僧宗泐

奉命求道經還有望河源詩日記云河源出林

必力赤巴山西南之水流入犂牛河東北之水

爲黃河源且云其源抵崑崙可七八百里中國

相傳以爲源自崑崙非也漢以前不見吐蕃之

楚蒙山房集

六

九

脈於是測諸隱伏唐以後吐蕃之源著而愈尋

愈遠皆云得之崑崙之外夫古之稱崑崙者曰

崑崙墟或曰崑崙邱而經亦與析支渠搜西戎

同例未嘗言山則崑崙必非一岡一阜所可盡

河源亦非一隅一道之所徑通而西戎渠搜析

支以西蓋即其墟云爾爾雅所謂并千七百一

川者豈虛語哉吐蕃之脈較蔥嶺于闐爲顯而

塞外沙流水之穿積穴地者亦應有之惜乎唐

劉元鼎元都實輿逕得一道未能窺積石之隱

淪而博觀泉脈以廣之也

國朝河源

康熙四十三年使侍衛拉錫侍讀學士舒蘭窮

河源五十五年使大喇嘛楚爾沁藏布筆帖式

佟志等視西海西藏地輿并詳河源使繪圖歸

奏狀諸山川物產之名皆方語其於崑崙曰庫

爾坤於星曰敖敦灘曰他拉故星宿海之灘堵

曰敖敦他拉於富曰巴顏故山之高大多生殖

者曰巴顏哈刺山於祖曰阿木尼於山勢之陡

楚蒙山房集

六

十

峻曰麻勒產於冰曰木孫故大冰山曰阿木尼

麻勒產木孫山於湖澤曰鄂漠水色白曰查青

曰厄形勢長曰靈故其湖澤曰查靈鄂漠厄靈

鄂漠其曰哈屯猶漢言娘娘也故昭君河曰哈

屯河阿爾坦猶漢言金也黃也故黃河曰阿爾

坦河巴顏哈刺山在西寧塞外西南一千五百

里由巒層疊風氣翳蔽雪積六月不消有金銀

鑛有野牛麋鹿黃羊狼狐有豐草茂樹故曰巴

顏哈刺山山支分四袤其西北袤者爲巴爾布

哈希爾哈晉諸山遶茶且木哈濟爾得布特兒連屬嘉峪關之山直抵於喀爾喀其東北袤者爲額庫山遶西海北遶烏蘭木稜河粘錢蘇刺克阿木尼剛爾諸山散入西寧北遶甘肅京南邊其東袤者爲布虎吉魯烏蘭得什阿克坦齊會諸山沿河源遶屬阿木尼麻產木孫山東北遶遼黃河北盤西海南抵西寧邊口其東南袤者爲札晉同古禮福爾扎虎爾扎馬河諸山沿黃河南遶屬洮河源魯查布刺山抵陝西河

或緩衍或伏山或滾滾來或涓涓下俱匯阿爾坦河東注查靈鄂漠寬二百餘里東西長色白又東南流五十餘里注厄靈鄂漠寬三百餘里自東北遶西南稍長色青又東北流而爲哈屯河北流五十里從古爾班蒙古拖洛海之陽東南流百餘里從巴顏圖渾嶺南流百餘里折而東南流七百餘里經貝勒查汗丹津住牧查汗托灰所流三百餘里遶阿木尼麻產木孫山西南山中峯亭然傑出冰雪終年不化最巍聳故

曰阿木尼麻產木孫山河水逕其西南流百五十餘里折而東北過厄爾忒尼台吉阿布吉住牧烏達圖托灰所流五百餘里進歸德堡溫泉口入內地又東過歸德堡薩刺爾城流四百里入河州積石關或云阿木尼麻產木孫山者元所謂大雪山卽古所謂崑崙矣其厄敦他拉則蒙古星宿灘也殆唐侯君集所見之星宿川元都實所見之星宿海歟蓋巴顏哈刺山之源且逾星宿海外矣

至于龍門

龍支積石至龍門四千三百餘里經積石又在
龍支西南塞外至龍門約五千五百餘里龍門
以下記河所至甚詳而其上其界蔡氏云荒遠
其所畧也胡氏謂云方向不一蓋屬辭也攷今
河自大積石東北流逕陝西寧靈南塞外
至河州西七千里入塞又東北逕州北合離水
又東北合洮水又東北逕蘭州西南洮水合浩
疊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北逕州北又東北逕金
楚蒙山房集
六
縣靖遠衛北寧夏中衛南又東北逕靈州所北
折而北逕寧夏衛東南又逕平羅所東榆林衛
西出塞逕廢豐州西折而東逕三受降城南折
而南逕廢勝州東入塞至平鹵衛西又南逕府
谷縣東河曲縣保德州西又逕西運神木縣南
又南歷葭州吳堡縣清澗縣延川縣延長縣宜
川縣吉州而至於韓城縣北龍門山在焉是為
至於龍門龍門以上今雖荒遠方向可言經之
所畧必非為此其所書者皆險要阻阨會所攷

功如後世治河逐段險工之名積石以上河流
未盛水經注稱積石有湍迴電轉之勢又有兩
山夾束於其間為疏鑿之所自也故書其下雖
合離水洮水湟水浩疊水經五千五百餘里皆
平行無阻顧景范云河自寧夏以上民多穿渠
溉田而寧夏之利尤博蓋上流勢少緩無淪決
之患且泥沙未重故引河為宜此足見其中功
力之不劇矣至龍門則受三受降城以下千餘
里之勢又有巨石崇巖填其喉咽水經注所謂
楚蒙山房集
六
龍門實黃河之巨阨其石經始禹鑿河中激廣
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其中
崩浪萬尋懸流千丈鼓若山騰也李復所謂禹
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
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
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
氣噴風聲如萬雷也此實禹所疏鑿矣白下如
葦陰底柱孟津洛汭大伾洛水大陸九河雖險
夷不同其為力之所必及一也孔傳孔疏所見

畧同而胡氏謂必以導爲循行非施功所在極
譏二孔之妄不亦暗於大義哉

南至華陰

河白龍門南行直注華陰今潼關衛北也河水
自此乃折而東湍轉瀾迴致功伊劇次於龍門
於是乎書或曰龍門而下爲梁山爲壺口爲雷
首皆禹功所及何不書曰既載壺口治梁見冀
州壺口雷首見導畧彼此相備不復出也

東至于底柱

楚蒙山易集

禹貢

主

底柱在陝州東澗池垣曲界當河中流洪波激
浪震蕩澎湃懷襄方盛河勢壅遏疏鑿所必施
也華陰以下工無急於此者或曰陝州有三門
集津三門者中曰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門水
行其間聲激如雷而鬼門尤爲險惡舟筏一入
鮮有得脫此與龍門底柱無異曷不書曰三門
在底柱西一百五十步古皆謂之底柱者也水
經注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
鑿之故破山以通河三穿既決水流疎分指狀

表目亦謂之三門矣曰漢成帝鴻嘉四年使楊

焉言銷底柱之石石落水中益湍怒魏晉之世

兩經修治功卒不集隋開皇十五年詔鑿底柱

大業七年底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唐開元二

十九年李齊物鑿底柱爲門以通漕天寶元年

三門集成水益激舟不能入新門覆者幾半鑿

之之害如此禹當日何所用力哉曰後世鑿石

正以壅河壅壅則洪水橫流矣計當日之河橫

流底柱之上逆入帝都從底柱兩旁及其下流

楚蒙山易集

禹貢

主

開濬壅滯河水於是包山而過非河本出底柱
而鑿其巔末也又水經注云底柱東有五戶灘
今其下有十九灘意皆後世淤積也不淤是務
去而又鑿石以遏之豈不悖哉

又東至于孟津

孟津古河陽地春秋天玉狩於河陽晉邑也其
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之孟縣西南三十里屬
河北今河南府有孟津縣在孟縣下流黃河之
南亦曰河陽後世傳誤也或曰河至此平行無

復險阨矣曷爲書曰平行故書也其上山夾河
行至孟津則山脈將盡自古論河患者皆云孟
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然則洪水滔天之
時無以導之必汎濫四散矣孟子曰禹掘地而
注之海地非平行處哉今孟縣在懷慶府南黃
河在縣南二十里南對小平津廣二里有南城
北城中澗城唐貞觀十一年河溢毀中澗帝幸
白司馬坂觀之容齋隨筆云河中一洲名曰中
澗上有河伯祠水環四周喬木蔚然嘉祐八年
秋大水馮襄了無遺跡中澗由是遂廢胡氏渭
曰隋唐以來底柱闕流之害倍於曩時延及孟
津河身益淺水暴至不能容故也是後世停淤
尚致濫溢况未經掘地注海時哉

東過洛汭

豫州云伊洛瀍澗既入於河導洛云東北會於
澗澗又東會於伊又東北入於河是洛汭爲河
洛交會之地導洛導河之功兼出其間故書左
傳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穎館於維

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此足證洛汭之功矣或曰澗入於河曷不書曰
雍州云涇屬渭汭已書也澗入河在華陰縣北
書南至於華陰則渭汭可不書矣

至于大伾

大伾鄭康成云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臯
縣山孔疏云漢書音義有巨瓚者以爲修武武
德無此山成臯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
河豈不是大伾乎瓚言當然是漢魏以前未有

以黎陽山爲大伾者惟瓚能言之而孔穎達從
之後人所見又確於前人考據者詳能合經也
程氏昉曰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經之
於河方其自南而東嘗卽華陰以記折東之始
今其流東已遠垂欲折北亦當以地之極東者
記之參揣其敘則黎陽實爲極當斯言大足發
孔疏巨瓚之旨且足證導河以下所書皆有精
義非徒敘次水道如山海經水經注之例已也
或曰洛汭以下有成臯樂澤之汎何不書曰成

泉濟水之所入榮澤濟水所出導沈云東流爲濟入於河豫州云榮澤既豬可以互見又不若大伾之功之倍故直言大伾也濟縣新志云大伾山周五十里高四十丈縣北六里又有紫金山在大伾之東北縣東有鳳皇山與紫金山東西金峙縣西南一里有浮邱山皆大伾之支隴賈讓所謂東山也縣西南四十里有同山縣西二十里有白杞山縣西北二十五里有善化山卽古枉人山俗名上陽三山此皆賈讓所謂西山也河自孟津至此會伊洛濟沁沁漢清淇諸水勢極盛因其東流而爲漯川挽經流使北而出洛水史記所謂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厤二渠以引其河也大伾之工非神智何及此哉

史記禹厤二渠以引其河注孟康云一出貝邱

北一卽漯川夫河行漯川則東下之勢順乃復

挽之使北其勢似逆又蘇氏轍元祐初上疏云

黃河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

安有兩河並行之理然則二渠之厤豈不悖哉竊意漯川納濟之溢爲榮孟子論濟漯所以同稱也蓋河勢大盛因其勢而稍分之所以殺其怒北出之河則禹所經畧矣濟縣而北勢稍高以下則又稍卑因從高地擊之使平衍之勢復峻起北注又會衛漳恆衛諸水之勢刷沙衝積更爲利便司馬遷河渠書謂河水湍悍難行平地數爲敗乃北載之高地此言蓋有所受非意揣所能知也迨九河塞而上流倒灌勢與漯均此周定王時所以東行漯川而徙章武也且行漯川時至長壽津又復別行而東北入海則北行之勢順可知矣

北過降水

班志上黨屯留縣下引榮欽說云絳水出西南

東入海又信都國信都縣云絳水亦北入海是

水出屯留縣西南東行過信都北以入海也

酈注云絳水出穀遠縣東發鳩之谷爲濫水東

逕屯留縣故城南東北流入於漳下至南宮縣

故城西與隔縣通爲衡津絳水北出焉今無水其故潰東南逕九門城南又東南逕南宮城北又東南逕繹城縣故城北又東逕辟陽亭南又北逕信都城連於廣川縣之張弓故潰同歸於海據班志則絳自入海據鄭注則絳入漳至長蘆水北別行入海胡氏渭云漢時信都之漳水徙從其縣南故志以此爲絳水而目縣北之潰曰故漳河其後漳復北道故水經敘次漳水仍自信都縣西東北過下博縣而鄭元云絳潰今無水唐人遂謂之枯絳渠然則絳出屯留潰鎮以下皆同而信都別行入海者乃後起之名孔傳云絳水在信都亦據地志而未得其實孔疏乃爲之說曰漢書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西或絳水發源於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絳水乃至大陸攷襄國在今邢臺縣界無絳源疏說亦出臆撰蓋河既屢徙則經所謂降水者不可尋矣無已仍據導河之文求之河自大伾以下折北卽過降水書序云仲丁遷於魯河東

甲居相圯於耿傳云相地名在河北祖乙重甲子圯於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圯相本漢鄴郡地在今濟縣之北與大伾附近又夏殷相去未遠前此徙流未聞而城邑圯於河則相固北行之故道矣又水經洹水注云洹水西山逕鄴縣南殷墟北武丁卽位都河北尋復徂亳蓋亦圯而遷焉鄴今爲河南彰德府臨漳縣漢志所謂故大河在東北入海者水經注漳水過鄴縣西東行逕三戶津又東逕武城南又東逕西門豹祠前其間漳水自鄴西東行甚遠必入鄴東大河漳水上源自屯留得絳水則下流漳絳卽可通稱絳入河則河之北過絳水矣北過者言河之初北折也鄭元因應劭漢書斥章縣注云漳水出治北入河敘次漳水逕斥章縣南云卽尚書所謂覃懷底績至於衡章自是而後杜佑通典胡渭禹貢錙指相治一轍皆不辨東西形勢

至于大陸

大陸有澤水之所鍾可田墳壤所錯經曰大陸
既作禹之所經營也河自大伾以北至鄴合漳
北至於邢澤水汎溢大陸不免淪沒隄防疏洩
在所兼施也故書

又北播爲九河

冀東兗北受衡漳恆衛諸水衡漳下流爲泴水
恆衛卽周禮職方并州之滹夷庫池滹夷今滹
水庫池古徒駭也其不列於經而見水經者有
聖水巨馬水易水而漳泴入河恆入滹衛入庫

楚蒙山房集

卷六

七

池滹又合聖易巨馬注焉徒駭爲九河經流百
川衆派奔注一望冀兗之間隨地濫衍滔天之
勢莫此爲甚無以殺之害將安底禹因其勢疏
爲九道曰徒駭大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
鬲津至逆河合流入海此孟子論禹治水必自
疏九河始而以爲得水之道且行所無事也漢
武帝時之導二渠明帝時之治千乘晉杜元凱
唐翟子威之決隄防無不以殺水之勢爲急此
防河者所以必開支河也然明萬歷間議開支

河而潘季馴謂水分則勢緩沙停議者以禹疏
九河請馴曰九河爲黃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避
故禹疏之又仍合之同爲逆河蓋可想也由此
言之則九河似爲不急之務竊攷春秋緯寶乾
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鄭康
成謂齊桓公塞之桓公卒於周襄王九年戊寅
至定王五年己未甫四十二年河遂移徙則九
河所關實鉅禹之疏鑿豈得已哉河之播爲九
也原有自然之勢勢盛則分流必多惡其不就

楚蒙山房集

卷六

七

軌也故疏之使出其道又恐其勢之分而不免
沙之停淤也仍同爲逆河以入海嗚呼神哉且
夫九河在冀東爲經流所歸在兗北爲支流所
洩不疏則恆衛不可得而從大陸不可得而作
桑土不可得而蠶故合衡漳恆衛及後來東北
之水觀之而知河不得不分也九河故道不復
覩矣齊宣滅後徒駭僅存而定王五年河徙自
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與漯別行歷元城
發千貝邱平原東光南皮而東北合漳水逕河

間至天津入海漢館陶之屯氏河廣川之棘津
蓀縣之張甲河繹幕之屯氏別河北濱信陽之
咸河德安之商河平原之篤馬河靈縣之鳴犢
河濮陽之瓠子河潰溢四出八支之道已亂然
猶有一二可舉者漢書地理志成平縣有摩池
河民曰徒駭河成平故城今在交河縣東摩池
由此至順天府大成文安界入海宋初尚未改
流咸平中唐深興而文安之潰空遂以獻縣之
摩池別水爲正流然則古之徒駭今摩池故道

楚蒙山房集

卷五

七

之在交河者也知徒駭則其八支大槩可識漢
許商所謂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南津在
成平東光祿縣界中者是也又酈元水經注云
般縣有般河亦九河之一道此皆近古可據至
杜氏通典云鈎盤在景城郡界馬頰覆釜在平
原郡界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亭縣界金地
理志云黎河在南皮縣明一統志云大史河在
南皮縣北雖歷然各有其處然無徵不信總之
不離徒駭胡蘇南津般河求之爲得其槩而疏

鑿大勢亦畧可識矣後此者不拘古人之迹而
惟師古人之意因勢利導皆可底績也豈獨九
河哉

同爲逆河入海

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俱云同爲逆河入於
勃海而贊以爲禹貢夾右碣石入於海則河入
海乃在碣石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更注勃
海禹時不注也漢志碣石在驪城縣西南屬右
北平驪城唐石城今在直隸永平府深州南以

楚蒙山房集

卷五

七

今形勢言之西有滏陽河歷曲周合漳水經大
陸會漳汜入衛北有滋派徐甗合滏涑易桑乾
會趙北口四角河至霸州合玉帶河入潞潞自
密雲歷懷柔順義通州香河武清至天津三岔
口與衛會而注於海天津故章武也潞水自東
來注之則天津以東至永平地高逆河似無達
海之道此胡氏涓所以據漳水故道之出章武
者爲禹迹又據王橫之說謂逆河碣石皆淪於
海而以勃海爲逆河且謂周定王時上流雖徙

而章武入海之道自若既與經碣石入海之義
不協究於橫之言亦未詳也橫云九河之地爲
海所漸實以矯韓牧穿古九河之議而胡氏據
閭百詩之說以謂九河者逆河之訛不免阿其
所好且如其說逆河則既淪矣曷又云定王時
章武入海之道固自若哉又橫云往者天常連
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亦以發周
譜河徙之意夫風來東北水溢西南則西南侵
而東北固未浸也是章武海口非往蹟也蓋徙
楚蒙山房集
卷六
老
流也逆河碣石非淪沒也實淤墊也何者河水
一石其泥六斗平成後千七百七十餘年受萬
里沙泥之積平地與碣石比崇可矣今河行淮
東雲臺山尚在海中而淮東人言千年後可躍
馬上非此類乎逆河沁而入海之道安得不徙
且天津之海北自陳家島山海關榆林昌黎盧
龍灤州以西南自文公島不夜城寧海登州萊
州蒲臺利津以西斗入數百里形如展扇意卽
禹時逆河東北入海之勢其後淤墊而周定王

後漸移西南橫有關於古而不得其實也或
曰東北風海溢橫何所聞曰竊嘗聞之魯文公
三年有大鳥止魯東門外三日臧文仲曰今茲
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皆知避其災是歲
海多大風多暍時周襄王二十八年丁酉下距
周定王五年己未裁二十二年河遂徙安知不
因東北淤西南溢使然乎吾故惜橫有關於古
而不得其實也
河環帝都三面其勢正與壺口雷首岳陽底柱
楚蒙山房集
卷六
老
析城王屋太行恆山至碣石諸山相麗而行冀
帝都也治冀西及雍南及豫東及兗青導河積
石至龍門與戴壺口治梁岐通南至於華陰與
治汾渭修大原至岳陽通東至底柱又東至於
孟津東過洛汭與底績單懷入伊洛潁澗通道
滄濟至於大伾與驪漯川通北過泝水與至衡
漳通至大陸播九河同爲逆河與恒衛既從大
陸既作九河既道通由西而南南折而東東折
而北隨山之勢以爲道上關龍門中分濟漯下

疏九河殺水之勢以致功

歷代徙流 雍正三年撰

周定王五年河徙失出故道

商之中葉相邢頃圯周之季世齊呂闕九河之
八以自廣又有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者
河水力微不足刷沙泔水北流勢緩故徙從漯
川至長壽津又與漯別行東北至東光縣西又
北與漳水合自下則碣石逆河淤又大風海水
溢西南故徙由章武入海

楚蒙山房集

禹貢

堯

宿胥以北卽鄴東故大河溢禹河本由相鄴而
北過泔水合衡漳至碣石入海定王時由宿胥
而東則相鄴在西漢時河已不待故漢書云故
大河其宿胥口徙流至長壽津與漯別行而東
北合漳水水經所謂大河故瀆者則周以後迄
西漢所行也蔡邕云河徙碣石固無所據卽胡
氏禹貢雖指以漳水全屬禹河亦未詳也

漢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貫金

武帝元光三年

徙徙頓邱東南流

夏復決濮陽狐子注鉅野通淮
河築宣房二渠而導河北行

後復決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 元帝永光五

屯氏河絕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河東郡金隄入平

原濟南千乘 河平三年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

南開封府延津縣北金隄在今延津及昨城界之西

邱漢屬東郡今屬大名府其故城在今滑縣之西

漢屬東郡今屬山東東昌府之濮州鎮子河在

開州西南二十五里館陶漢屬魏郡今屬山東東

昌府屯氏河在人名府館陶界卽今衛河縣縣漢

屬清河郡今屬東昌府高唐州焉嶺河在州南三

十五里東郡古屬兗州今屬山東東昌府界金隄

在濮州開州界卽鎮子隄平原郡今山東濟南府

德州界千乘郡今山東青州樂安縣界

武帝時徙流二皆在東郡魏郡間尚由章武入

楚蒙山房集 禹貢 堯

海至成帝時入平原千乘則益徙而東海口已

不復入章武故胡氏禹貢雖指以河出千乘爲

禹河再徙但謂千乘之徙自新莽三年始則猶

未嘗也

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新莽始建國

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
東漢明帝永平十二年修汴渠自樂陽東至千乘
海口
漢光武建國勃海清河信都魏郡之溢北流未

絕汴渠修而平原千乘之道車流矣

晉河白河東河內之南界東北經汲郡頓邱陽平平原樂陵之東南入海

右本杜預左傳釋例蓋晉時河道也河東河內之南即滎陽界樂陵今為山東武定府之樂陵縣即千乘郡界蓋汴渠成後東漢大河至此未嘗改道也

隋煬帝大業元年開通濟渠自西苑引敘洛達於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汴郡名曰御河

汴渠首滎陽古滎陽今滎澤河陰二縣地坂堵

堯蒙山房集

六馬貢

圭

在今汜水縣東北二十里沁水本從今滎陽縣北武陟縣東入河隋復濬之以濟運通濟出汴之下御河出汴之北東漢河至此雖未徙流然亦已小變矣

唐中宗嗣聖十年河決棣州玄宗開元十年河

決博州十四年河決魏州十五年決冀州昭宗乾

寧三年河漲滑州景福二年河徙逕無隸縣東南

六十里東北流至馬谷小山東入海

五代梁攻楊劉決河水以限晉兵歲為曹濮患

唐莊宗同光二年發汴滑兵塞之未幾復壞後晉

天福二年決鄆州四年決滑州注曹單漢鄆三年

決楊劉西入莘縣廣四十里自朝城北流後漢隱

帝乾祐元年決魚池三年決鄆州後周太祖廣順

二年決鄆州滑州後周世宗顯德元年決東平楊

劉口築長隄自陽穀抵張秋過之然河決不復故

道分為赤河二年疏汴水循故隄東至泗上四年

疏汴水入五丈河五年濟汴口導河流達於淮六

年導汴水入蔡水以通陳穎之漕又濬五丈渠東

堯蒙山房集

六馬貢

圭

過曹濟梁山泊以通青鄆漕隸州治厭次在今武定府東博州今聊城治魏州在今朝城縣西冀州屬今正定府滑州今屬衛輝府無隸即今海豐縣楊劉鎮屬東阿縣舊屬兗州府後屬東昌府鄆州即今兗州府鄆城縣臨黃在今觀城縣西觀城華縣朝城俱屬今東昌府魚池屬滑縣鄆州屬開封府東平州陽穀縣俱屬東昌府張秋鎮屬陽穀縣張二縣界五丈河在汴陽縣南梁山泊在東平州西

景福以前決冀隸稍東自下益南蓋唐有馬頰

河於清豐縣西南首受大河東北流至安德縣

南合篤馬河東北歷樂陵無隸入海舊汴渠樂

陵千乘之舊跡至昭宗景福二年改從臨黃驍

城隍城南而東逕無隸縣南六十里東北逕馬谷小山東入海此五代決溢所以多在滑州濮州臨黃陽殺東阿以東也夫自周世宗濬汴通淮泗曹濟而宋橫隴商胡張澤濬諸決溢殆之矣

宋太祖建隆元年圻關河白新鄭縣蔡水合貫於京師南歷陳穎達壽春以通淮右二年濬五丈渠自都城北歷曹濟及鄆以通東方漕乾德元年赤河決東平之行村三年決陽武漚又決鄆四年堯象山房集

馬貢

卷六

決滑州開寶四年決澶淵五年決陽武漢陽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決溫縣榮澤頓邱八年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東南流至彭城入淮

九年又決滑州淳化四年決澶州具宗咸平三年赤河決鄆王陵埽浮鉅野入淮景德元年決澶州大中祥符元年尉氏縣惠民河決三年河中府白浮圖村河水決溢九月棣州河決通利軍合御河五年決棣州七年決澶州天禧三年滑州潰侵州

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淮仁宗天聖六年決澶州景祐元年決澶州橫隴埽慶歷八年決商胡埽皇祐元年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二年決館陶縣郭固河至和二年穿六塔渠引歸橫隴故道嘉祐元年寒商胡河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復潰五年鑿二股河并濬五股河神

馬貢

卷六

熙寧元年河二年濬二股河以導東流商胡止流稍塞四年北京新堤六埽河決澶州商胡永濟諸為熙寧六年開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水勢增

堯象山房集

馬貢

卷六

八年濬王供埽引大河注之御河以通江淮漕年七月大決於澶淵曹村直澶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濬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元豐元年曹村新堤成河復歸小吳埽決四年小吳埽五年益內黃埽八月決原武埽溢入利津之陽武溝注梁山濬六年自洪澤以上開龜山裏河以達於淮七年河

婦決八年河決大元符三年河決內黃口東流斷
名府之小瀨口
絕三年河決蘇村徽宗大觀元年決鉅鹿三年溢
冀州信都又決清河埽崇寧二年河漲入御河浸
大名府館陶縣政和四年引河穿大伾東北二山
分兩股下流復合

宋南渡 金世宗大定八年河決李固渡潰曹州
城分流於單州境十一年河決王村十七年決自
清一十年決衛州及延津京東埽瀾漫入歸德府
二十六年又決衛州堤二十九年溢曹州之小堤
楚蒙山房集
六
商賈
壘

北
金章宗明昌五年決陽武灌封邱而東又自開封
北決衛州而入渦河前漢今大名府開州治
橫隴之決自澶州逕陽穀東阿而東尋唐景福
以後之道也商胡之決自澶州歷魏之東北逕
恩冀北至乾寧軍入海尋隋永濟渠及古清河
之道也二股河又商胡之岐出東流逕恩冀東
至樂陵入海尋唐景福以前馬頰河之道也自
直河開而水勢增漲乃大決於澶淵曹州封邱

間而北流斷絕遂匯張澤澤分為二派一合北
清河入海一合南清河入淮北流永濟渠至乾
寧軍入海者也北清河則泗水蓋自漢武時決
椒子東南注鉅野通淮泗後周世宗濬五丈渠
過河濟注梁山泊以通青鄆及太平興國八年
決滑州泛濫濮曹濟而東南入淮天祐三年決
滑州注梁山泊合清水入淮始然則河之入淮
積勢已非一日至元豐六年自洪澤以上開龜
山裏河以達於淮而金章宗明昌五年決自陽

武灌封邱以東則徐邳清口之道陽火

元世祖至元九年衛輝新鄉又徙出陽武縣南奪
河決二十三年決河南
滎入淮新鄉昨城濟滑之流絕二十五年汴梁路
七月決杞縣蒲口二年三年再決漂歸德府數郡
武宗至大二年決歸德封邱仁宗皇慶二年決陳
亳縣三州開封陳留
等縣七年決蔡澤

入淮
蔡定帝泰定元年河徙從汴渠至徐城東北合泗

二年汴梁溢三年決陽武文宗至順元年決曹州
濟陰順帝至正二年決封邱四年暴溢北決黃河
堤濟寧單州廣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邱
武城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文上任城皆

羅惠北侵安山沿入會通
河延及濟南五年決濟陰
十一月命賈魯治河凡
七月堤成復故道東入於淮又入於海二十六年
河北徙使東明曹漢下及濟寧

明太祖洪武元年決曹州流入魚臺開場場口於
鳳池人夏二十四年決原武黑陽山經開封又南
邑永城

至項城經潁州上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會通
河於成祖永樂九年辭會通河又於東平州築戴
村壩越汶水出南旺分南北流其南流達於
徐沛又於下城金龍口下達場場口築堤導河經

二洪南入淮英宗正統十三年決榮陽一自開封

楚蒙山房集

禹貢

卷

城北經曹濮北沖張秋潰沙灣東堤以達於海一

東南經陳留亳州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東北入

淮景泰三年塞沙灣及於開封金龍口引河水濟運大順六年決開封孝宗弘治二

年決原武支流為三一自封邱金龍口至曹濮沖

張秋一自中牟下尉氏一自南陽至宿州時命白

昂治之乃塞金龍口築陽武長堤防中牟之決又

於榮澤導河至壽州達淮又濬宿州汴河經睢寧

達泗通漕田是河入淮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

達海五年金龍口復決出陸岡嶺張秋絕運河而東掠汶

入海六年又決張秋堤東入海劉大夏於是鑿

月河於榮澤屬之舊河以通漕不與河爭道又開

榮澤孫家渡新河又濬祥符四府營於河又疏賈

魯新河水勢既殺乃於黃陵岡東西築堤束水南

下由徐淮故道自武陵屬之碭沛凡三百六十里

口大行堤又於金龍口築堤至小宋渠凡百六十

里曰新堤張秋之決塞由是大河東流經歸德徐

州至宿遷小河口達於淮已又北至徐州小浮橋

入淮武宗正德四年決曹單趙沛八年決黃陵岡

楚蒙山房集

禹貢

卷

又決曹縣西浸武城以南十二年復浸武城縣世

宗嘉靖五年河溢浸豐六年決曹單七年決徐沛

於廟道口開趙皮寨白河導之南由亳泗歸宿入

淮

八年飛雲橋河流北徙十二年決亳泗歸宿自

濟寧南至徐沛又決趙皮寨入淮復自河南夏邑

迴東北流經蕭縣出徐州通二洪而趙皮寨尋塞

十九年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二洪泗王

以攢開李景高支河引水出徐以濟洪尋復於二

十六年決曹縣冲谷亭三十一年決房村明年復決

三十七年河北徙 新集淤七月向東北流成大
河而新集河由曹縣過夏邑山蕭縣於小浮橋入
徐洪又迴東北至段家口析爲六曰大溜溝小溜
溝秦溝濁河蕭縣脂溝飛雲橋牛河由運河至徐
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郭實樓又析爲五
由小浮橋會徐洪凡十一流河南山東苦之四十
四年河大淤金河南邊沛縣戚山入秦溝北邊豐
縣華山侵秦溝及大小溜溝入運河至胡陵城口
散衍胡陵從沙河至二洪五年河復決沛縣冲運
河從朱衡潘李馴護開新河自南陽至留城濟舊
河自留城至境山又自留城至境山築東堤遏水
過秦溝穆崇隆慶元年河南益冲濁河從徐入洪
新河三河口淤二年山東河南大漲秋海濱徐邳
豐沛一望無際自清河抵淮安城西淤者三十餘
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寶應湖堤崩山東官鄭諸處
水溢由沂河直河入邳州從翁大立請開鴻溝廢

楚蒙山房集

六

卷

六

中

渠自昭陽湖以遠鴻溝經李家口東出留城四年
決邳睢運道淤潘李馴塞之歸新河故道五年決
雙溝支分爲十一正流遂淤六年決邳州乃自茶
城至清口築堤壅塞決口防河之決而出又自茶
城至曹單接縷水堤防河之決而入河流乃安神
宗萬歷二年河壅海口決房村三年決崔鎮北五
年淮溢潰高堰黃河灌入清口泛淮陽 六年築
歸仁堤及高家堰捍淮東浸又自清江浦至柳浦
灣築堤以制河內溢崔鎮決口塞又築遙堤於徐
淮蒙山房集 卷六 中
睢邳宿桃清兩岸使河不外決又築碭山大壩豐
縣邵家大壩各一約河不得決徙又築徐沛豐碭
縷堤又砌八淺於寶應湖口又建崔鎮徐昇各減
水壩故道盡復海口乃通十五年河漫溢自開封
以及東明長垣多冲決十九年決山陽二十四年
開桃源黃壩新河洩黃入海二十五年大決單縣
之黃壩口延河南之夏邑永城界經宿州之浮離
橋出宿遷新河口入大河半由徐州入舊河濟運
二洪潤楊一魁大桃李吉口以挽黃流三十一年

李化龍於邳州北開加河以避二洪之險懷宗四年決新溝五年決建義七年決封邱荊隆口

元至元二十三年河徙陽武奪渦入淮新鄉之流既絕而會淮入海遂為經流至明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經開封項城潁州潁上抵壽州正陽鎮全會於淮以入海正統十三年決原武一出曹濮以東尋後周曹濮之蹟也一出陳留以南尋元奪渦入淮之道也弘治二年決原武一自封邱至曹濮一自中牟下尉氏一自蘭陽至

楚蒙山房集

六

學

宿州仍尋正統十三年之決而小變之白昂雖塞封邱金龍口築陽武堤引河達淮濬汴入睢而北流未斷故弘治五年復有張秋之決及劉大夏築大行堤斷黃陵岡支築張秋之決塞而入淮之流始專然河本北流後世漸挽而南張秋之道仍不遠舍故正德八年決黃陵岡決曹縣二十六年北徙至再支派纓分加以河漲游嘯屢失其道時潘季馴六起泊河總以不失入淮故道為要而萬歷六年築歸仁堤修高家堰

置堤堤於徐睢邳宿桃清兩岸續為九著

國初決溢間有自康熙十六年

命靳輔總理河務開中河建減壩諸決盡塞二十三年以後

車駕巡視至再至三

指授方略植榕築壩收運口

命侍郎孫在豐開下河又

命總河張鵬翮塞六壩折攔黃壩開海口清黃暢流

河安潛利稱永賴焉

楚蒙山房集

六

學

楚蒙山房

新喻晏斯盛

經解

禹貢七

嶓冢東流爲漢

班志於隴西郡西縣云嶓冢西漢所出於氏道縣云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於武都郡武都縣云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沔或因嶓冢有西漢之目武都有東漢之名東漢上源爲嶓冢

楚蒙山房集

禹貢

一

氏道而不言嶓冢由是西源甚顯而嶓冢導漢之文反莫可根後人遂尋嶓冢於沔漢附近之地而漢中沔陽間乃有嶓冢矣自後魏正始中析沔陽置嶓冢縣而魏地形志云其縣有嶓冢山於是隋之西縣唐之金牛縣宋之大安軍元之大安縣明之寧羌衛皆以後魏嶓冢縣西山爲禹貢嶓冢至今不易而導漢東流俱云白沔縣西始王尚書士正典試四川出沔縣西歷沮水到金牛望嶓冢道漢水蓋後魏以來所稱嶓

漢之蹟也其蜀道驛程記曰按通典嶓冢山有

二一在天水上邽一在漢中金牛雍大記云西漢水在西和縣源出嶓冢山西流與馬池水合此乃上邽嶓冢在今秦州又云漢水源出沔縣嶓冢東流入金州此乃金牛嶓冢禹貢嶓冢導漢乃沔縣之嶓冢非秦州之嶓冢胡氏渭禹貢雖指亦據通典及王尚書之說以沔縣西南之水爲東漢之源竊謂西漢原委以漢志所云出西縣嶓冢山南入廣漢白水東至江州入江者

楚蒙山房集

禹貢

二

合之酈元所敘支分纒析故無可管獨東漢不得其源酈注亦展轉遷就至後魏遂別有嶓冢而隴西嶓冢皆擯不道似乎後人攷覈較勝於前班氏所稱徒爲孟浪所以然者隴西氏道之稱養水也不言所出之山而氏道自晉永嘉以後沒於氏羌不知所在也然漢志於氏道下云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而武都下云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沔漢沔陽縣屬漢中郡後魏析其地爲嶓冢縣而今爲沔縣者也在武都下游計

養至武都已有漢水之目非自沔縣始特漢與
沔合故名沔漢耳易氏云漢水東流百八十里
至興元之南鄭縣名漢南鄭今漢中府治亦在
武都之下武都漢武帝所開置也在仇池大澤
之東仇池者水經注所謂瞿堆也其言曰西漢
水東南逕瞿堆西又屈逕瞿堆南絕壁峭峙孤
險雲霓望之形若覆壺其高二十餘里羊腸蟠
道三十六迴謂之仇存所謂積石嵯峨嶽嶺隱
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頃其土成鹽因以百頃爲
號山上豐水泉所謂清泉涌沸潤氣上流者也
漢武帝元鼎六年開以爲武都郡天池大澤在
西故都爲目矣王莽更名樂平郡縣曰循虜常
璩范曄云郡居河池一名仇池池方百頃即指
此也左右悉白馬氏地漢獻帝建安中有天水
氏楊騰者世居隴右爲大帥子駒勇健多計徙
居仇池拜爲百頃氏王然則隴右氏白馬氏當
卽漢氏道地而東行爲瞿堆西漢水逕其西南
則西縣嶓冢之水固皆得由底道至武都矣由

此當支分爲二東行會沮沔沔爲東漢南行入廣
漢白水爲西漢於禹貢則爲潯蓋西漢之源同
出潯水至武都始分而漢世南支稍大接屬上
源故西縣嶓冢獨專西漢之目而禹貢但云導
潯初無異名是氏道漢水卽西縣嶓冢所出也
漢志養水不稱嶓冢豈非以上源之同故省文
哉水經注沔水東北流得獻米口庾仲雍云是
水南流至關城合西漢水漢水又東北合沮口
同爲漢水之源關城今平陽關在興州西北
八十里寧羗州屬武都之南境此亦西漢至武
都支分之一證獻水合西漢而東北合沮口胡
氏以爲西流非也或以爲禹貢嶓冢屬梁州而
漢志嶓冢屬雍州不足信竊攷漢志嶓冢在隴
西西縣爲隴西南境實梁州之北境通典所列
甚明而禹貢雖指梁州之域亦及隴西南境西
縣成縣止自壤接此予終以漢志爲近古而不
敢輕從近志也

又東爲潯浪之水

鄭注言滄浪洲在漢水中漢河至此與滄浪通
相證以庾仲雍之訛驗之楚漁父之歌釋經甚
協孔傳目爲漢之別流鄭康成指爲夏水皆非
也胡氏渭因史記作蒼浪乃釋云滄浪者漢水
之色也非因洲得名且引李白襄陽歌所云漢
水鴨頭綠及易說卦震爲蒼竹漢童謠木門
倉琅根以證之謂鴨頭綠正所謂滄浪而易之
蒼竹謠之倉琅字雖不同音義則一皆言其青
色也其義誠爲博雅然九州自河水外皆有青
蒼之色何獨漢水又漁父歌滄浪之水濁兮濁
豈復青蒼耶

楚蒙山房集

卷七

五

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胡氏渭據說文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爾雅澨
大防鄭康成大司徒墳衍注水厓曰墳以釋三
澨之澨因云三澨爲漢水之三大防其地當有
名川來入上不越滄浪下不踰大別謂言之甚
當而又云三澨當在清水入漢處一在襄城北
卽大堤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東皆襄陽縣

地在印縣之北言在竟陵者非然襄城大隄果
言之隄耶洪水懷襄有能先爲隄者耶理亦未
協楚澨有四春秋傳文公十六年楚軍次于旬
澨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澨定公四年左
司馬戌敗吳師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遼
越縊于澨澨楚澨多矣而各爲一處與三澨異
三澨者澨連一處也蔡傳于五澨之中獨以漳
澨遠澨與漢水當之既偏漏不該亦未見其澨
之適連爲三也竊謂索隱云竟陵有三參水俗
名三澨水在漢景陵縣界又名漢水而承天府
志以司馬河爲一澨馬溪河爲一澨石家河爲
一澨自京山合流入景陵界謂之三澨水卽索
隱所謂三參水也與漢儒言三澨在竟陵者義
正同錯舉無徵不如仍舊庶幾不遠于厓亦不
錯舉而偏漏也

楚蒙山房集

卷七

六

大別見導山

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漢至大別入江合流東行而豫章江又自南來

水勢正盛不得不遏入于湖湖盛仍欲東故瀾迴旋轉于其中目之曰匯蓋極水之情形矣計洪水初平當有甚於今時春江之漲者然水既就道不復他溢湖口以下三江合行豁然奔放以達於海據漢之自嶓冢而來以中江南江例之則此入海者爲北矣故曰東爲北江也孔傳乃言江入彭蠡分爲三入震澤自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江漢具在有目者共見不知自彭蠡之何處分爲三而又自震澤爲北江也總之求

三江于震澤故云云爾誠如所云則北江不幾爲松江耶此朱子所以不分言三江而胡氏論三江專主鄭康成蘇子瞻也

漢水至大別入江循嶓冢荆山內方大別諸山東行梁州嶓冢之藝西傾因桓是來浮潛逾沔悉在其中大別以下荊州江漢朝宗于海潛水既道工役交通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

岷山南直四川松潘衛北至陝西岷州衛延袤

千餘里跨雍梁然以導江言之則自梁始也班志云岷山在蜀郡南氏道西徼外江水所出李膺益州記之羊膊嶺隋志平康縣之羊腸山寰宇記平康縣之羊膊山金履祥書注鐵豹嶺之羊膊石皆南氏道地所謂江源之始裁足激暢者然元和志云江源自松州甘松嶺始近志云岷江發源于臨洮木塔山嶺分東西流南流八百里經甘松嶺又南經漳臘堡西又逕鐮刀灣達松潘下水關則江源乃在松潘之外又錢謙益徐霞客傳云客言岷山導江乃汎濫中國之始非發源也中國入河之水爲省五入江之水爲省十一計其吐納江倍於河按其發源河自崑崙以北江自崑崙以南又辨山脈大勢其南支磅礴半宇內發于崑崙與金沙江相並南下環滇池達五嶺據此則江源又在臨洮之外胡朮生深辨其終然明使僧宗泐求遺經還有望河源詩其序云黃河出西番抹必力赤巴山而東北流其西南流則爲犂牛河卽麗水一名

金沙者江向麗江府界東北流合若水瀘水又東北至敘州府而注于江又

國朝使窮河源者言巴顏山爲河之發源而其山之西有撒童刺木山一曰諾莫澤五巴什山山下有木累島素河一曰阿克丹母必拉爲金沙江源正繞崑崙南支迤邐岷山西南由麗江東北流入大江俱與實客說不甚相遠然則水隨山行自理之所有岷江以止脈自相通要亦金沙江來入岷江如旁流之注經流也故導江惟

樂業山房集

七

九

自岷山始

地理志蜀郡郫縣下云禹貢江沱在西水經江水自氏道縣北又有沱水入焉以下乃云江水又東別爲沱江水又歷都安縣是沱在沱之下郫之上卽漢志郫縣西之沱水也郭景純謂五壘作東別之標也自李冰穿三江郫檢作湔壩于都安沱水乃由郫江而都安以上無沱水矣胡朮生以沱水下東別爲沱者爲蜀王開明所鑿不知其因舊而疏濬之也

荊州之沱地志水經未言然夷水自魚腹縣首受江是江之別也卽沱也水經注云江水自枝江縣別出爲內江又公安縣界有虎渡口石首縣界有調經口皆自江別出亦沱也

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

澧與澧異澧水出右扶風郿縣雍州所謂澧水攸同也澧水出武陵沅縣此所謂又東至于澧也一讀禮一讀風俗讀俱扶雍反誤澧史記漢書金作醴蓋音相近也鄭氏因以澧爲陵名而

樂業山房集

七

十

據長沙醴陵縣以證之益誤矣醴陵縣本漢臨湘地至後漢乃析置醴陵西北距澧州五六百里大江不經其地地理志所列澧水甚明胡朮生又據近志考正江水會澧故道禹跡于是乎存其所謂石門以西與導江無涉者石門縣在澧州界澧州卽酃注所謂澧陽縣澧水逕其南又東至作唐縣北左合涪水而南江自江陵枝迴洲南來由澧合洞庭而東行者也然則江水本自江陵縣枝迴洲南迴澧州又東逕安鄉縣

北左合公安縣潯水歷華容而東與縣西赤沙湖會至長沙下雋西北東合洞庭此經東至于澧過九江之故道但云江至下雋西北東入洞庭非也今洞庭自岳州府巴陵縣西而北入於江是江受洞庭非入洞庭也故經曰過九江其北江自江陵縣直趨公安石首監利華容至洞庭乃與澧合亦與經東至于澧而後過九江之文不合袁中道澧遊記深得經解楚辭望潯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蓋潯陽在潯水之陽大

楚辭山房集

馬貢

土

江又在潯水之北會澧故道久已分裂非好古君子誰其知之

南江自枚迴洲至澧州合澧潯乃過洞庭在巴陵縣西南巴陵故下雋地也其故城在今縣西北湘水之右有巴邱山水經注所謂山有巴陵故城西對長洲南廢湘浦北對大江三水所會謂之三江口者巴邱在洞庭之東巴陵與夷陵相爲東西正合經過九江至東陵之文若謂潯陽爲九江則左矣許慎云迤邪行今江水過洞

庭至巴陵而後東北邪行合于彭蠡數語水道剴然可證從前積誤詳見荊州

東迤北會于匯

匯彭蠡水也因漢水東匯澤爲彭蠡而言金吉甫乃云當作會于漢蓋江勢迤北處正受漢口水若至彭蠡則東流已久匯字必因上文而誤大漢至沙羨旣入江矣而下仍云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言漢水也是彭蠡之匯亦江漢之過流而湖漢諫章相與迴旋于彭蠡之口江漢豈有異指哉因前云東匯澤爲彭蠡故此云會于匯也

東爲中江入于海

江水自會匯以東其勢迅利中間無所阻阨故直曰入于海也北江上源有潯漢沔漢之目南江上源有湖漢諫章之目而江水上源總曰潯江則中江江之經流也至會于匯而以漢江彭蠡江視之則此爲中江矣中江入海馬跡至今不徙或因揚州三江旣入遂以大江爲北江而

楚辭山房集

馬貢

主

以蕪湖水東至陽羨由大湖入海者爲南江班
志前氏道下云江水東南至江都入海見陵下
云北江在北東入海今武進常熟大倉瀕海之
鄉皆漢吳陵縣地在江都對岸是亦以大江爲
北江而其中江則爲松江南江則爲蕪湖水水
經亦以毘陵江爲北江而以石城縣之分江水
爲南江於中江則缺焉郭璞亦以岷江爲北江
其中江南江則松江浙江也是晉魏以前猶未
離乎大江經流以言三江至韋昭以松江浙江
浦陽江爲三唐仲初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則
離乎江以言之計禹貢諸水各有專名使下流
支分爲蕪湖松江分江水浙江浦陽江婁江
東江必紀其實而不僅云北江中江矣且自大
江以南松江蕪湖江諸水之分流者何以知北
江之必爲漢水中江之必爲江水乎又况經本
曰中江而反易之爲北也韋昭唐仲初之支離
蓋後起之名如吳江之三江口餘姚之三江口
皆出於方俗之謬稱無義也

江起梁城歷荆揚入海自岷山之陽至衡山之
北而過九江至於敷淺原之東北會匯而往海
亦循諸山之勢而行而梁州華陽黑水之間岷
嶓沱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因桓是來荆州荆
及衡陽之間江漢胡宗於海九江孔殷沱水既
道雲夢土作又揚州淮海之間彭蠡既豬陽鳥
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工役相通
九州之水莫大於江河江與河配者也其源自
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合大渡河以會之
至敘州而馬湖江出自夷中以會之又十五里
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自資簡等州會
之至渝州而嘉陵江自劍閣連合等州會之至
涪州而黔江又自黔州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
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總而入
於峽及出峽而下江陵則有沮漳二水從當陽
道安合流來注之下巴陵則洞庭所受湖南湖
北諸郡之水注之自是而下鄂渚則漢口所受
興元諸郡之水注之又有漢陽溝青灘口沌口

火港口新河口五通口諸水分流來注之自是而下黃州東會巴河自是而下江州會彭蠡所受江西諸水自是而下又會皖水及金陵淮西諸水然後總而入於海所受大水蓋十有三計天下大水入江者幾半此南方之水所以多稱江而導江既畢遂安南紀也

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

風俗通濟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廟此別是一水應劭以當四瀆誤四瀆者導沅之濟地理志

楚蒙山房集

卷七

七

所謂出河東垣縣王屋山者是也王屋山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八十里濟源本漢軹縣屬河內郡隋改置濟源後周于縣西析垣縣地置王屋縣故元和志云王屋山在王屋縣北十五里元省入濟源故濟源縣有王屋山西南接垣曲縣界垣曲故垣縣也李康遊濟源記云濟源廟後有池是爲東池即東源周僅百餘步池西有橋橋西爲西池周如東池劉蒨西源辨曰濟水二源舊志唯以廟垣石橋爲界按水經注

源一在原城東北一在原城西南爲地殊遠不可以一橋之界分東西不可謂二源俱在是意

此爲池之東源信矣池西二里又有一源舊稱爲龍潭時出時沒不關水旱下流經濟源廟南會池水于東北當爲濟之西源今濟源縣西北二里有原城故城有濟源廟廟西有龍潭水會池水東南流斯所謂濟源矣而入河之道初由武德入河武德今武陟也武陟東沁河所行沁黃交會處卽其故道水經注所謂濟水故瀆又

楚蒙山房集

卷七

七

沁水篇所謂沁水東過武德縣南積爲陂有朱溝水注之其水上承沁水於沁水縣西北自方口東南流奉溝水右出焉又東南流右泄爲沙溝水東逕縣城北殷城南注於陂陂水又東南流入河先儒亦咸謂是爲泃渠者是也自濟水徙由溫縣入河而沁水專行矣故稱沁河也及溫縣入河之道陷於河中又徙從枝津之合澳水者至孟縣東南入河卽河防一覽所載濟河口也今新總河輔治河紀畧仍云濟水由溫縣

入河張文端公又云由豬龍河入河豬龍河亦在溫縣豈皆據水經注而爲言歟然以圖攷之則濟河口之在孟縣東南者卽溴水所行其經豬龍河由溫縣西南入河者又合溴水枝津於懷慶府治西分流一入溫縣一入廣濟河至武陟西入河一合沁水至武陟東入河蓋濟由孟縣入河之道至是又變矣

溢爲榮

濟水三伏三見之說周秦以前未之有也周禮豫州川曰榮雒穆天子傳天子浮於榮水乃奏廣樂然則榮澤下流至于陶邱實爲一川故游者可以浮舟其上源則從河羨溢亦爲通波經曰榮播旣豬播卽溢字之義孔傳云榮澤波水已逼成豬唐孔氏云洪水之時此澤大水動成波浪今已壅遏而爲豬不復泛溢是濟水之顯行地上亦可見矣天下川流本不一源江淮之水皆吐納衆流合爲一潰濟之爲潰何獨不然沈也榮也荷也各有泉源而與濟通流者也禹

聖蒙山房集

馬貢

七

聖蒙山房集

馬貢

七

時導沈東流爲濟入河從河羨溢爲榮榮澤之間大水播蕩本自有源非盡出河之濟爲之也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荷荷自有源也非盡溢榮之濟爲之也濟之溢河河濟合流中滿而溢稍循其勢入榮東出非有深溝大渠如鴻溝蕩蕩之引河而南故可以殺河而不致奪河也自鴻溝一開以人事而變禹迹濟汝淮泗交絡支分榮澤之水獨爲一區漢志所謂軼出榮陽北地中者僅存榮之本源而非出河之濟矣說者因之遂有伏見之論以謂水經注潛流秦澤一伏復出東邱一見漢志武德入河再伏榮陽軼出再見唐書榮東三伏出曹濮間三見秦澤東邱泉源停積固有然者若夫榮東以至曹濮則周禮所謂榮川未聞其爲伏也東漢永平之間汴渠屢溢河與濟亂水去沙停失其故道榮荷莫辨其處遂據斷續之迹以釋禹貢非其實矣禹時榮澤渟而不流後人導爲榮川漢唐諸儒無此說爲此說者自曾彥和始總因伏見之

說而盡廢二孔直疑職方爲之創解也殊恃經
文網振云如時以東流爲濟溢爲榮爲見則漾
東流爲漢匯爲彭蠡亦可爲見乎又若以入於
河爲伏則渭入於河洛入於河亦可爲伏乎况
經明言浮于濟源達于荷荷濟本通而此曰流
曰溢曰出曰入曰至曰會並無間斷不知三伏
三見何據但沿襲既久爲之曲解非本注也斯
言殊確德清胡氏渭精通地志水經而據鄭注
漢志唐許敬宗傳以爲伏見之證終成湊合又
楚蒙山房集 卷七 九

濁混則濟之浮溢爲榮又何足怪哉或又以阿
井及歷下諸泉證濟之伏見竊謂泉竇塞而別
見不獨濟爲然余家蒙山之陰有大泉穴曰李
公泉鄉人塞之遂湧出山陽之石縫中溉田千
頃至今不變井泉莫不有然何獨濟水榮之本
源今盡窒矣攷元和志鄆州管城縣京水出縣
南平地新鄭縣漆水出縣西北平地密邇榮澤
此殆榮之本源窒而別出者乎又杜佑云東平
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河
楚蒙山房集 卷七 十

實河澤汶水合流而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本濟
水也據此可見榮源自有本源而榮東伏流陶
邱復出之說於此愈信其誕矣至出河之濟見
於後世者胡氏渭言之甚詳故不論
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荷

濟水自榮澤至陶邱上下通流職方所謂榮川
也周末於榮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則河濟混
行沙泥夾流上奪全河之勢下窒榮川之脈榮
澤既塞所存者大半河溜而非濟也水經注所

和濟濟濟隆微特非禹迹抑非榮川之舊矣榮川者榮澤之水盛行受出河之濟而不分全河之勢未施穿鑿仍禹跡也胡氏謂鴻溝漢邊卽周之榮川疎矣荷澤在陶邱東實漢定陶之東北今曹州之東南也澤水自有泉源亦不盡資於出河之濟與東出之榮也但榮荷通流合爲一川耳舍周禮職方之明文而據後世之迹以爲榮東伏流至曹濮復出未見其能與經合也漢志濟陰郡云荷澤在定陶東自下當東北

卷之七
七

至東平壽張之境斯合會汶之文乃山陽湖陵縣下又云荷水在南湖陵合魚臺縣地其水當流入泗不得會汶蓋荷水之在湖陵者荷澤之枝津也水經云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南爲荷水北爲濟水鄭注云荷水分濟于定陶東北正與漢志相發明經曰導荷澤被孟豬孟豬漢志屬梁國睢陽縣今爲河南歸德府治之商邱縣此亦荷澤之餘波于濟俱無涉也且水經濟濱所逕城邑又周末引河以後之迹亦非榮

荷通波之舊

又東北合于汶

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濟水會汶之道大亂戴延之所謂滎口者以黃河行汴渠至千乘入海荷汶亦從千乘之琅槐入海故名如後世黃河合泗則以泗口爲滎口黃河合淮則以淮口爲滎口也水經乘氏縣西北流之濟水故濟實荷水之北枝亦非禹時濟水然濟水入荷出河會汶因此猶可識焉今東平州西南有

卷之七
七

壽張故城去今壽張縣五十里州之西南三十里有安民山其下爲安山湖湖去州治十五里舊志湖廣百餘里蓋濟水會汶之故處也明中葉許民于湖中佃種金湖盡爲麥地然其低窪之區自東北通湖開歷西北熊天祿莊東南至青城堆周三十八里內存湖形尚書朱衡四圍築堤蓄水而湖形如盆碟高下不分西北風則流入東南燥地消耗過半其西北地形稍卑水勢散漫東南地名八里灣放水之地并建石

開其堤長四千三百餘丈舊稱漕運自南旺下
衛河全賴安山一湖濟運今則一望平陸矣蓋
荷汶全歸南旺入會通此安民亭之故道所以
枯絕也

又北東入于海

水經注云濟水自乘氏縣分爲二一則從東南
流一則從縣東北流入鉅野又北合洪水又東
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
之是濟水先至鉅野澤而後至安民亭也其下

楚蒙山房集

卷七

七

又云濟水自壽張縣西合汶水又北逕梁山東
而引袁宏北徵賦背梁山截汶波以證之所稱
汶波卽梁山濼也濼水卽今南旺湖而宋史宦
者傳云梁山濼卽古鉅野澤是濟水又先至安
民亭而後入鉅野澤矣何其悖也乘氏故城在
鉅野縣西南鉅野澤在焉是乘氏縣之東北也
自漢元光三年河決瓠子東注鉅野其後五代
晉開運初宋咸平三年天禧三年熙寧十年金
明昌五年河皆決入鉅野則鉅野澤久淤塞矣

楚蒙山房集

卷七

七

澤水亦荷汶之過流至此無所歸遂從梁山之
南而與南旺蜀山諸湖合而爲一南旺湖者水
經注所謂茂都澱也注云澱水西南出謂之鉅
野溝蓋鉅野之下流非卽鉅野也然則鉅野正
南旺之西南乘氏縣之西北壽張縣之西南而
梁山濼則在壽張之東梁山之南鄭注所敘濟
水自乘氏絕鉅野而後至壽張安民亭會汶者
實爲故道自後世以梁山濼爲鉅野澤而先後
於是倒置志曰梁山濼爲鉅野澤之下流南旺
湖在鉅野之東偏此兩得之

地理志濟水至琅槐入海琅槐故城在今青州
府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水經注濟水自壽張
縣西合汶水歷須胸微鄉須昌穀城臨邑平陰
臺營梁鄒臨濟高昌薄姑樂安甲下由琅槐東
北入海今東平東阿平陰長清齊河歷城章邱
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界中是其
地也東平以下濟水故道所經唐人謂之清河
宋又謂之北清河清河之由章邱鄒平長山新

城高苑博興樂安入海者故道也其後自歷城東北決入濟陽縣與漯水合至蒲臺利津入海者徙流也漯川深廣濟陽之流日闊遂名爲太清河而章邱以下故道反名爲小清河此未流之變也元開會通河于臨清引汶絕濟而清汶入海之流遂微明永樂中復濟會通行清乃于寧陽北築壘城壩以遏入沈之流于東平州坎河之西築戴村壩以塞入海之路使水盡入漕河而荷水之行大清河者又塞矣

楚蒙山房集

卷七

七

濟起冀歷豫充青入海自王屋以下無山循水澤之勢而行冀州南河豫州桑澤荷澤徐州大野東原兗州青州海地下勢東合爲一川冀州覃懷底績豫州柴波既緒導荷澤被孟豬徐州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兗州雷夏既澤離沮會同青州濰淵既道功役交通

楚蒙山房

新喻晏斯盛

經解

禹貢八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經云導淮自桐柏而漢志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東南之桐柏大復山翁未離乎桐柏也至水經則云淮水出胎簪山似乎桐柏之外別有淮源然實字記云胎簪山在桐柏縣西北三十里

楚蒙山房集

卷八

一

而漢平氏縣故城在桐柏縣西北四十里是則胎簪山在桐柏縣西北之三十里實平氏縣東南之十里也其方鄉大與漢志相發明傳同叔所謂胎簪卽桐柏者非出無據今桐柏縣西有胎簪山山北有井分二源其東流者爲淮水過桐柏縣北而東過天目者水經注大木山之訛也又東至光息界汝水合漁水西北來注之又東至霍邱壽州界潁水合漆消之水西北來注之又東與淝水會又北東與濠水會又東歷肝

貽泗州又東至清河境入洪澤湖北出清口會黃河由安東縣南入海水經注淮水自下邳會泗以下又東逕淮陰縣北淮陰故城在今清河縣東南五里洪澤湖在今清河縣之南則淮水初出縣西北不經洪澤湖也今之入洪澤而出清口者由宋元豐六年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肋為複河取淮為源始也下邳今邳州也泗水會淮之道為黃河所經沂水舊在邳州西入河即沂入泗處今又為黃水淤塞改道由邳

卷八

八

二

城而入鄆河其變遷如此然則入海之道漢志云在淮陵而水經注云在淮浦東淮浦今安東縣治而淮之入海又出其南蓋漢以後亦小變矣胡觚生欲改漢志淮陵為淮陰稍泥

禹時大河北注淮濟分流淮北之水洩於河濟不致大溢自周末榮陽引河東南與濟汝淮泗會則陰溝汲水鴻溝沙水過水雖水諸川或自入淮或由山穎泗入淮吐納既盛故漢世即有淮患而山陽太守陳登為築高家堰也漢武帝元

光三年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淮泗河勢漸徙而南迄元至元二十三年河徙陽武奪渦入淮新鄉之流既絕而會淮入海河濟淮泗會為一漣苟無高堰山清高寶閣岌岌其魚矣堰在淮安府西南隅明永樂間築堤堰上以防淮水東侵又自府北開渠南接清口曰清江浦為漕艘由江入淮之道神宗時復脩之以石起新莊訖越城長一萬八百七十餘丈于府城南運河旁自密灣楊家澗歷武家墩開新河一道長四

卷八

八

三

十五里曰永濟河置三閘以防清江浦之險又建清江浦外河石堤西橋堤以禦淮流之衝明末

國初河道淤墊黃流逆灌全淮南潰屢塞屢決至康熙十五年大決自武家墩以至高良澗凡三十六處成河九道清水潭決口寬至三百丈運道梗阻十六年

命靳輔治之自清口以下直抵雲梯關外開引河以導入海之勢盡塞諸決加築周橋壩壩工三

十里大挑山清高寶江五州縣渭河增築兩岸堤工塞清水潭決更名曰永安河創改南運河之運口于三汭河又大挑爛泥淺裴家嶺諸處皆成大河隨地遠近建減水壩以洩暴漲于是淮可敵黃安流不競要非高堰莫爲功也但泗州之民小有不利于堰或行開決然以地勢之廣與漕運之重治黃之力絀之則輕重較然顧在司牧者善爲權制而已

楚蒙山房集

八馬貢

四

淮水起豫歷徐揚入海循桐柏以下山勢而行

泗水自陪尾而下合沂水來會同入海豫州爲導淮所自而不及淮者河濟之功多淮源之濬易也徐州及揚之東北境淮勢最盛淮沂其父蒙羽其藝浮淮泗達于荷沿于江海達淮泗功役相通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鳥鼠同穴爾雅釋鳥曰其鳥爲鴝其鼠爲鼯郭璞引首陽縣鳥鼠同穴山以證之明屬一山而

鄭注云鳥鼠山同穴之枝幹渭水出其中東北流過穴枝間又云南穀山在鳥鼠山西北渭水出焉是以鳥鼠同穴爲二山且渭水又出于南穀山而不出鳥鼠矣渭源縣志云鳥鼠山在縣西二十里南穀山在縣西二十五里兩山相距僅五里是本一山而後人因其岡脊之殊而別名之則鳥鼠同穴強生分別亦自可見元和志云鳥鼠山今名青雀山在渭源縣西七十六里則鳥鼠之本名又且寢變此考古之所以難也

楚蒙山房集

八馬貢

五

澧亦作豐漢志扶風郿縣東南澧水所出北過上林苑入渭水經注渭水東逕槐里縣故城南甘水自郿縣故城西又北入渭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地說云渭水與豐水會于短陰山下是澧自郿縣東南來而過上林苑至短陰山入渭斯則渭水東會于澧者矣上林苑在今長安縣西南短陰山在今咸陽縣西南

地理志云涇水至馮翊陽陵縣入渭陽陵故城在今西安府高陵縣西南三十里故黃子鴻考

定水經渭水篇云渭水會成國故渠以下又東與高陵分水又東逕平阿侯王譚墓北左則涇水注焉斯所謂又東會于涇也涇水自北入渭在渭水之內故雍州云涇屬渭汭

孔傳云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漢書地理志左馮翊懷德縣下亦云洛水東南入渭自後關駟鄴元俱云馮翊洛水即漆沮之水初讀此傳及地志水經竊疑之及詳疏云依十三州記漆水出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此云會

樂蒙山房集

八頁

六

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乃知古人山川地理皆經目驗求合于經無苟同者蓋漢時涇水以東爲馮翊之洛水東南入渭可以應渭水東過漆沮之文故漢儒俱依此說其後著水經者更尋洛水之上源曰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被翊縣東北入洛此洛水之爲漆沮所以無異說也然以洛水爲漆沮亦有辨水經注渭水曰襍翊縣以下南合銅官水至東出鄭渠又東濁水注

焉而分爲二其東南出而至白渠與澤泉合者

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逕萬年縣北爲櫟

陽渠又南屈而更名石川水逕郭狼城西又南

入于渭其東出之沮水則循鄭渠東逕當道城

南至粟邑縣故城北而東北注于洛自是以後

寰宇記又云漆水出同官縣而西南至耀州合

沮水入富平縣界爲石川水程大昌雍錄因謂

禹貢漆沮惟富平之石川河正當其地胡朏生

云渭北之水爲鄭白二渠所亂漆沮本不合洛

樂蒙山房集

八頁

七

亦未可知此總由鄴注沮水鄭渠合濁水而東南出逕郭狼城西入渭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故云爾然皆後世之殊稱也若以詩及孟子證之則扶風有漆沮而馮翊無之詩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曰率西水汭至于岐下孟子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皆扶風地漢志扶風漆縣有漆水杜陽有杜水師古云大雅緜緜詩曰人之初生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至馮翊之漆

沮則漢志亦無之意者禹貢伏生所傳述涇與
漆沮或有顛倒如云東過漆沮又東會于涇入
于河則漆沮自涇西入渭而不必于涇水之東
以洛水爲漆沮矣且此洛亦後起之名也禹貢
之洛起熊耳入河內豫州川也周禮職方豫州
川曰滎維禹貢之舊也雍州浸曰渭洛則後起
之名也

渭自會涇以下當行今渭水之北而秦漢以後
鄭白諸渠交絡其間遂以渭渠爲經流然自
秦漢山房集

八

人

城以下後魏猶未改流其後乃徙從舊城之南
與渭渠合而爲一此中流之變也至其下流漢
志云在船司空入河船司空漢縣名其城在今
西安府華陰縣東北五十里而隋唐建永豐倉
于渭口倉在今縣東北三十五里故程氏雍錄
云渭口在華陰縣東北三十五里此下流入河
之變也黃氏曰今漆沮之洛入河處與渭稍離
亦水道改矣然則後世之所謂漆沮者亦漸非
入渭之舊况欲指後世之水道爲禹迹哉顧藉

是亦可得其概爾

渭原委皆在雍域行千餘里爲澧涇漆沮諸水
所入隨鳥鼠大華之山勢而行爲河西境導山
之鳥鼠至于大華雍州之荆岐旣旅終南悍物
至于鳥鼠涇屬渭內漆沮旣從澧水攸同工役
交通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
入于河

地理志弘農上洛縣東北有獲輿山卽水經注
秦漢山房集

八

九

獲水所出者而洛水東與獲水合又東則逕熊
耳山北地理志洛水出維冢領山而水經注則
云出上洛謹舉山又地理志上洛縣無熊耳而
于盧氏縣云熊耳山在東爲伊水所出以今考
之則洛水實出陝西商州雒南縣之冢領山流
至河南之盧氏縣而益大盧氏與雒南壤接雒
南冢領盧氏熊耳連屬不斷綿亘二百餘里意
禹時均謂之熊耳後世因其岡嶺之殊而別名
之冢領蓋卽熊耳也山海經云洛水出上洛西

山又云謹舉之山洛水出焉則謹舉卽上雒之
西山家領在上雒西則謹舉亦家領也而胡舳
生云山海經謹舉卽獲輿之誤未詳獲輿爲獲
水所出別是一山水經注所謂洛水東與獲水
合地理志所謂獲輿山在上雒東北者不以相
蒙可矣至其下流亦失舊迹經東北會于澗瀘
水經注所謂東北逕河南縣南者也其故道在
今河南府城西自周靈王壅穀水使東出上城
北合澗水南入洛而城西之澗水遂爲死穀及

楚蒙山房集

卷八

十

漢明帝復竭澗瀘使出洛陽故城北爲千金渠
又東過偃師東南入洛而東會澗瀘之迹經
曰東北入于河山海經云洛水成臯西入河謂
之洛汭卽什穀張儀說秦曰下兵三川塞什穀
之口者也今則自鞏縣界東過汜水縣北又東
從滿家溝入河而洛口乃移于東亦復非什穀
矣

洛起雍域自豫入河循熊耳以下山勢而行在
河之西南境尋山熊耳外方豫州伊洛澗瀘既

入于河工役交通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
陂四海會同

馬融曰禹平水上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
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
于是爲十二州鄭康成曰舜以青州越海分齊
爲營冀州南北大遠分衛爲并燕以北爲幽蓋
據周禮爾雅而爲言也周禮職方東北曰幽州
其山曰醫無閭數曰獫狁川曰河涉浸曰菑時

楚蒙山房集

卷八

十

正北曰并州其山曰恆山數曰昭餘祁川曰序
池嘒夷浸曰涑易山川數浸皆冀域爾雅釋地
齊曰營州麗青城周禮周制爾雅孫炎以爲殷
制馬鄭以王者廢置禮必相沿故以幽并營合
禹貢九州而爲十二竊意舜流共工于幽州放
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竊歸于羽山並在
禹未平水土之前當帝堯在位舜未格祖之日
已有幽州之名又堯興宅朔方曰幽都幽都卽
幽州也幽州在堯時已有之則并營二州亦應

不在水土既平之後且舜肇十有一州與封山
濬川爲例則亦以水土之平言之非于九州之
外初置三州爲十二州之謂也至既格文祖而
咨十有二牧則水土平後亦未嘗并十二州爲
九如漢志所云也此所云九州攸同者卽上文
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也治績之所及也顧寧
人曰知錄曰幽并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先
儒謂以冀青二州地廣而分之殆非也幽則今
涿易以北至塞外之地并則今忻代以北至塞
外之地營則今大遼以東之地其山川皆不載
禹貢故靡得而詳然而稷益之書謂弼成五服
至于五千則冀方之北不應僅數百里而止斯
言殊確而閭百詩胡肫生終據馬鄭之說以謂
寧人不過從肇耆始也臆度解之並失寧人本
義

爾雅隰隈厓內爲隰外爲隈疏云隈當作鞠傳
寫誤也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隰其外爲鞠孫炎
曰隈水曲中也內曲裏也外曲表也詩大雅芮

鞠之卽傳曰芮水涯也鞠究也箋曰芮之言內
也水內曰隰水外曰鞠蓋詩之所謂芮卽禹貢
之所謂隰也芮與汭同然則隰爲水內隈爲水
曲之中本二義而蔡傳合之曰隰隈也誤

九山九州之山並無異義而史記索隱釋道九
山曰壺口底柱大行西傾熊耳嶓冢內方汝
嶓冢山自汧至敷淺原凡二十七而獨取
此九山諺甚至左傳之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
山所爲中南九州之險者禹貢有其七而無其
二淮南子之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
行羊腸孟門所謂九山者禹貢有其六而無其
三各不相蒙
刊旅卽前所謂隨山刊木者也九山刊旅言九
州之山林旣已刊除而旅次陳也孔傳斬木通
道義已該無祭意

九川滌源孔傳云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
塞孔疏云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蕩除之二家
旣無剝義而胡氏謂以九川爲決川距海以滌

源爲濬猷澮距川且曰此爲治水之終事不知此合九州之治言之決九川距四海濬猷澮距川皆在濬源中蓋曰濬源則九川無不利者矣管子曰水有大小山有遠近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經水引他水及于大水入海者命曰枝水管子曰禹濬洪水決江河通四夷九州名川濬猷澮三千小者無數即決川距濬猷澮距川濬猷澮以濬猷澮爲濬源大川豈無源乎但史記水略僅以弱水黑水河水渠水江水沅水淮水渭水洛水當之則未盡爾然導弱水以下九條固濬源之大者

九澤九州之澤也周禮職方之澤數爾雅釋地之十藪呂氏春秋之九藪代遷名殊各有異同仍當以見于禹貢者爲斷澤水之鍾也鍾美以豐百物其宜陂尚矣左傳云元冥之子臺駘能業其官宜汾洮障大澤障陂也因地勢也禹亦猶行古之道矣然陂有蓄有洩又不可不辨以後世之制言之如壽春之芍陂楚相孫叔敖作

有五門隋趙軌脩之更開三十六門懷縣鉗盧陂漢南陽太守召信臣作有六石門號爲六門陂山陰鏡湖會稽太守馬臻作築塘周圍三百里疏爲二門其北堤石闕二陰溝十九南堤陰溝十四蓋皆古法澤水暴漲開高門以洩水而分殺其怒漲平則仍閉以蓄水旱則開下門以溉田利民之事無大于此故易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

陸文裕梁河汾燕閒錄曰晉水澗行類閩越而悍濁怒號特甚雖步可越處輒起濤澎湃源至高故也夏秋間爲害不細以無偃竭之具耳某行三晉諸山間嘗欲命緣水之地聚諸亂石做閘越間作灘自源而下審地高低以爲疎密則晉水皆利也朱文肅國楨湧幢小品曰辛丑某南歸經磁州徧野皆有水溝深不盈二三寸闊可徑尺縱橫曲折隨地各因其便輿馬可跨而過禾黍蔚然與之問輿夫水何自來遙指西山此泉源也又問泉源那得平流則先任知州劉

徵國從泉下築堤障之高丈許堤高泉與俱高
因地引而下大約高一尺可權十里一州遂為
樂土此二說為山源隄防急流重要之法治水
者識之

四海猶言四方會同即上文之浮水逾陸貢道
交通若實言水之所極則不可窮經所言海者
唯東南境西北則未之言史記曰于冀之西水
皆西流注西海又漢書云西海之西有大秦夷
人與海商皆常往來然則西海之外尚有地在
是蒙山房集 卷八 禹貢 未

猶未為地之盡處竊嘗據地望以北極中星測
之九州之地正在天之東南僅得地平四隅之
一漢書云條支國臨西海西海距玉門陽關四
萬餘里而未窺西方之所際西境之遼曠可知
至北海則史記謂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
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又唐書言突厥部北
海之北有骨利幹國在海北岸又流鬼國去長
安萬五千里濱于北海揆其道里乃不如西方
之遠蓋北極以下未有能到者故也朱子云自

古無人窺至北海是也然而此無與于經也
六府孔脩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
邦

六府國之大政也各有官主之自少皞氏時已
立祀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對魏獻子曰少皞
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
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脩為元冥世不失職遂
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
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
是蒙山房集 卷八 禹貢 七

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
以上祀之是命木水火土穀之司代有其職至
帝堯時則禹為司空實兼水土益掌火焚山澤
作虞若草木兼木火稷播種為田正其於六府
蓋已具官而洪水方割多不及脩此曰孔脩則
水土之平可知寶藏典貨財施皆水土之利而
百穀草木又麗乎土水平而土出上出而金木
火者六府于是乎無不脩矣
冀州厥土惟白壤兗州厥土黑墳青州厥土白

墳海濱廣斥徐州厥土赤墳揚州厥土惟塗泥
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壘梁州厥土青黎雍州
厥土惟黃壤此所謂庶土土各利其性所謂交
正其州島夷皮服兗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青
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
夷作牧厥篚匭絲徐州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
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元
纁縮揚州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荊州厥貢
箴櫜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元纁璣組
九江納錫大龜豫州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纈
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簪磬能罷狐狸織皮雍州
厥貢惟球琳琅玕是爲財冀上下錯克貞青中
上徐山中揚下上上錯荆上下豫錯上中梁下
中三錯雍中下是爲賦致慎者九州有常貢其
賦各有等也且所謂庶土交正者尤莫大于田
壤冀州田中中兗田中下青田上下徐田上中

揚田下下豫田中上梁田下上雍田上上是爲
三壤因三壤而成賦九州相錯凡九等此即所
以爲賦也百穀草木麗乎土六府之本也故水
平則土正而財賦出底慎乎此則六府孔脩矣
咸則三壤庶土交正之實成賦中邦底慎財賦
之本上言財賦而下專言田賦者土穀實惟正
供又財貨底貢訖于要荒而田賦則至九州綏
服而止上下文義相足
二節總上文九州之事而言其治之已成也上
楚蒙山房集
言水患息下言貢賦均
錫土姓
篇首云禹敷土此云錫土姓前後文相因敷分
也水土功成故因其所分而賜之以其土與其
姓也因生賜姓自古有之晉語云黃帝以姬水
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
爲姜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
十二姓姬酉祁已滕葢任荀偃信偃依是也鄭
駁異義謂炎帝姓姜太皞所賜黃帝姓姬炎帝

所賜然則黃帝之後本姬姓而十四人又黃帝
所賜也蔡墨言五行之官皆列受氏姓封爲上
公實少皞顓頊之後史伯言黎爲高辛氏火正
其後八姓歷事夏商曰已黃彭禿姁曹斟辛黎
卽祝融五官之一此皆錫姓之事堯時之所可
考者周語云禹賜姓曰姁氏曰有夏四岳姓曰
姜氏曰有呂史記五帝紀云契爲商姓子氏棄
爲周姓姬氏秦紀云秦之先大費佐舜調馴鳥
獸是爲柏翳賜姓嬴氏帝王世紀云皐陶生于

楚蒙山房集

八

手

曲阜偃地賜姓曰偃自契以下史記俱稱舜所
賜然商頌疏引中候握河紀云堯曰賜爾二三
子斯封稷契皐陶禮記疏引鄭駿義云堯錫
伯夷姓曰姜禹姓曰子稷姓曰姬大槩與周語
合實堯所賜也但三代以上姓與氏本二而史
記合混爲一非古矣左傳衆仲曰天子建德因
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疏曰諸侯之氏則
國名此氏與姓之所以爲二也賜姓者爲其地
之祖其後不賜姓者從其父之姓黃帝之爭兄

弟異姓者賜姓也周之子孫皆一姓者不賜姓
也實文代變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鄭
注云姓正姓也其上文云庶姓別于上而戚單
于下疏曰庶姓氏族之別名蓋正姓卽大宗別
子之後百世不遷者也別氏卽小宗宗其繼高
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屬道也禹貢錫姓受土之
始與後世立宗者不同其時仍炎黃之事也禹
言十二師五長各迪有功此則錫土姓之由矣
所謂事因乎敷土者也

楚蒙山房集

八

圭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此本上文錫土姓而言爲下文聲教訖于四海
之本實因水土平而後見也其時帝堯克明峻
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
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禹作司空領九官十二
牧敷土奠山川實有宣化之任水土旣平凡錫
土錫姓之屬皆得敷揚德化正地平天成之時
言其德之行正其功之成也故下文云告厥成
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
秸服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米

井地之法遠稽者以爲自黃帝畫野始近述者
以爲自殷人七十而助始非也論語稱禹盡力
乎溝洫周禮匠人之所掌司馬法所謂井間有
溝成間有洫也夏之衰也少康逃于有虞有衆
一旅有田一成成百井之名旅田賦出軍五百
人之曰司馬法所謂井十爲通通十爲成周禮
所謂軍五百人爲旅也禹自洪水既平田賦已

堯集山房集

八馬貢

季

定乃勤溝洫井地之法于是乎具焉周方五百
里之間名千里爲甸者百周語所謂規方千里
以爲甸服也分計之千里合計之五百里也總
銍秸粟米輕重之分五十而稅五賦稅之實總
銍秸粟米雖殊其爲什一則一也齊遠近均勞
逸也方五百里之間有溝有洫有甸有成三代
因之而相爲損益是故井地之法起于禹
泰欲攻甸奴運糧使天下氣勢輓粟起于黃旌
瑯琊負海之郡轉輸河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芻總秸之屬粟米也以古人五百里所品致者
而盡取之濫矣况其勞逸得失殊也然此軍需
也白漢都長安始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
數十萬石孝武增至六百萬石唐亦都長安高
祖太宗時漕運歲二十萬石高祖時稍多開元
初二百五十萬石東漢魏晉都洛陽惟資江淮
之漕宋都汴梁天聖中歲漕江淮米六百萬石
開國之初取數皆募兵革息而農政脩度支慎
而冗祿少也漢元狩唐開元間天下多事經費

堯集山房集

八馬貢

季

浩繁故漕運歲增然而民困甚矣夫關中沃野
千里有鄭白諸渠南陽汝南有鉅盧玉池赭陽
鴻隙諸陂水田灌溉之利因而脩之可以足食
元明以來皆都燕薊京師所仰給者惟山東河
南江南浙江江西湖廣六省之漕江淮河故水
道利也然輸將之力輓運之費則亦劇矣夫勃
碣之間冀東北境也禹貢稱厥賦上上錯厥田
中中恆衛旣從大陸旣作其地本自可田元虞
集嘗謂可用兩浙之法築隄捍水以爲田而明

汪應蛟左光斗行之輒效今直隸西局豐潤五田等處是也且東如天津一帶不必皆種水稻又當因土宜而相度之又關東地最肥美水稻無異南方使漕粟並海以達于潞亦易易也况尤千里而近乎以五百里甸服之制例之當必有可變通者矣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禹既盡力溝洫成甸服甸服之外有采地有男邦有諸侯采地內官親賢之所食邑男邦以及

楚蒙山房集

禹貢

三

諸侯四岳十二牧之所守土也唐虞初四岳四后至此稍爲增置殷因夏禮又增公伯子說命中云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此公爵也其葛伯箕子微子之屬伯爵子爵也周因殷禮定爲公侯伯子男五等虞夏制簡殷周制詳王制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自侯服百里采至荒服二百里流實包禹貢甸服外四服首尾而言周官六鄉之外有六遂六遂之外有家邑爲大夫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

楚蒙山房集

禹貢

三

此周制移采地于畿內究之鄉遂在內而采地居外仍與禹貢五百之外始有采地同但一屬侯服一屬畿內爲不同耳三王之制莫不相因而損益差殊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鄭注以爲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斯誠通儒之識胡氏渭不明古今詳畧之意以謂三百里諸侯似公侯爲大國伯子爲次國男爲小國槩以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求之執周禮以釋禹貢無怪乎圓鑿而方枘也或曰虞夏無食采分封之事予曰孟子稱舜封象于有庠此明徵也虞夏之書雖闕不可以得一隅乎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服亦諸侯之地特以其爲揆文奮武之處故曰綏揆度文教正所以綏也侯服以內時雍風動文教大同至此則稍有風土習俗之殊故必揆且三百里以外非無文教也帝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文教亦何所不及哉顧其在侯甸也入于化至

其在綬服也則利用導化無爲導有事揆之則
有事矣胡氏渭引泰伯開吳箕子居朝鮮漢文
翁化蜀任延守武威許荆爲大守章景駿治房
州常哀治閩諸條皆後世事不如證以大禹謨
更得其實有苗弗率帝命禹徂征禹乃會羣后
誓師夫用師必會羣后蓋諸侯于綬服平日常
奮武衛有事則用征誅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釋文一遙反孔傳訓要束孔疏作約束然則

榮蒙山房集

卷八

卷八

要服之地亦諸侯之所控制也夷對上文揆文
教而言距甸侯已遠不如綬服之可以揆文教
但易直行之歸于要約記所謂禮從宜也蔡對
上文奮武衛而言亦當爲用威之地又與下文
二百里流爲例從春秋傳蔡蔡叔作放解是也
說文蔡蔡叔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樂音同
字從殺下米云縶繫散之也胡氏渭據此謂蔡
爲字之訛確不可易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荒言其遠然在服內則亦必有田壤通貢賦以
服事天子諸侯之所遠御也蠻孔傳云以文教
盡來之不制以法鄭氏云蠻蠻之言縶也王肅
云慢也禮儀簡慢皆因其俗而治之之謂也漢
班超爲西域都護甚得夷狄心超召還任尚代
之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
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
順孫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宜蕩佚簡易
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蕩佚簡易正因其俗之慢
易而以文教盡來之不制以法也視要服之教
又寬一等至若司馬相如所謂王者之于夷狄
其義羈縻弗絕班固所謂政教不及其人正朔
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
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者則又在荒服之外
非本文蠻字之義流流于蠻地三百里之外卽
後世遣謫之律經云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劉原
父以爲輕罪蔡于要服重罪流于荒服然則蔡
亦流也特遠近殊爾

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王都四面別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此穆益謨所謂彌成五服至于五千也賈逵馬融以甸服千里合侯綏要荒爲面別三千里相距方六千里鄭康成以五服五百里爲堯舊制及禹禘之每服更增五百里面別五千里相距方萬里皆悖經禘成五服至于五千之義然周禮九服方萬里地理志漢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及按其山川皆不出禹貢之域則

榮案山房集

八

未

禹者做五百里之藩服此卽陸佃禮象所云禹貢言而周官言方言方則外各二百五十里者推言之也竊計禹服之廣亘古未變王制云自恆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則衡山之南恆山之北猶有未

榮案山房集

八

未

當百是故夏五百里當周千里而禹服五千周服萬里彼此適均並無奇零諸儒皆不之察也或曰口里之數既易其實顧不易耶曰數可易也實不可易也溝洫甸成禹所畫之大界殷周因之各損益其數以相除授至于夫間之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川上之路則不過因禹績而脩其廢壞而已何用紛紛然改遂易徑而填其已成之溝洫澮川又別爲之開挖易置如秦人掘阡陌之爲耶數易故步

楚蒙山房集

禹貢

辛

有寬狹尺有短長實不易故服里倍增而疆域不加廣也或曰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是古步視周雖稍闊未嘗至于一倍也何以五十當百耶曰王制錯用殷法八尺爲步殷制也殷人七十而助以七十禮五十增三分之一有奇周人百畝而徹以百視七十亦增三分之一有奇司馬法六尺爲步六者二三之數六尺加二是爲八尺以六尺爲步視八尺爲步亦增三分之一有奇也故曰殷法也由此推之步百爲

畝百畝萬步七十畝七千步五十畝五千步七十畝者一步當百畝之一步半五十畝者一步當百畝之二步夏步畝皆以五當周之十則禹服以五千里當周萬里又何疑哉或曰穀梁傳云古者三百步爲里以司馬法步百爲畝計之則三畝之地也何當于夏服一里縱橫容四百五十畝周服方里爲九百畝之數耶曰此正古方田之數也王制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鄭注云一里方三百步疏云步百爲畝長百步闊一

楚蒙山房集

禹貢

圭

步畝百爲夫一頃也長闊皆一百步夫三爲屋三頃也闊三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爲井是凡百畝也長闊皆三百步是爲方一里此周制也當夏四百五十畝之地或曰禹服五千當周服萬里以步畝計之固甚較然而王制云四海之內方三千里又與職方九服方萬里異何也曰王制約言海內三千里之地所容田畝之數以見其凡爾其實則衡山以南禹貢所謂衡嶺不下二千餘里西河至敦煌流沙亦不下二千里衡

山以北亦不下千里不若職方實稽九服之數
也又鄭康成答臨頌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
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
然則王制里數蓋非周之舊矣顧其畝步則猶
孟子之意云

五服上文九州田賦之所出敷土錫姓之所守
量遠近以定賦役因遐邇以行政令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碣石瀕海屬冀州海岱青州海岱及淮徐州淮

楚蒙山房集

禹貢

卷一

海揚州又河漢江沅淮皆東入海此東漸于海
也揚州之海似半入于南故揚州傳云南距海
然吳越閩皆屬東海吳語晉侯董褐復命于吳
王曰今君掩有東海以淫名聞于天子越語范
蠡對王孫雄曰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
故濱于東海之陂漢書惠帝三年立閩越君搖
爲東海王師古曰卽今泉州是其地然則吳越
閩所濱之海皆東海也

流沙一在居延故城東北弱水所入然其地不

直正西與西被于流沙不合故杜氏通典以燉
煌當之云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二處
皆距西河數千里而王制云自西河至于流沙
千里而遙殊非禹跡意者周之季世獫狁內侵
西戎外據久失其地秦雖北收上郡却匈奴而
西域固未嘗廣也漢有天下至武帝用事萬里
沙乃置燉煌郡漢文之世未遑及此博士諸生
所撰母亦域於所見乎五代史天福三年高居
誨使于闐還記其山川云自靈州過黃河三十

楚蒙山房集

禹貢

卷一

里始涉沙入黨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至三公
沙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自甘
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西百五十里至肅州渡金
河出玉門關至瓜州沙州南十里鳴沙山冬夏
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至元和志云鳴
沙東北至靈州一百二十里隋置環州以大河
環曲爲名以今考之寧夏中衛有鳴沙故城距
張掖千里而近張掖合黎山弱水所經弱水之
入居延澤以靈州爲流沙誤矣或者曰王制自

西河以西千里而遙故云爾乎然而漢初博士諸生所見甚狹殆未足據也

堯典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命羲叔宅南交此卽唐虞朔南之界經又曰暨則尤及于遙渺不可到之區矣蓋極南北之境言之胡氏渭云暨縮于漸被非也唐神功元年狄仁傑疏所謂北橫大漠南阻五嶺者南北可到之境也無暨字義應鋪釋王制云自秦而上西北衰而東南盛自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竊以詩書及漢志

楚蒙山房集

八

書

考之殊不然詩稱公劉大王遷豳遷岐西北不安其居至武王克商以後宅鎬卜洛雖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亦至禹迹而止宣王之世獫狁內侵西戎屢叛未聞西北之獨衰也漢志稱漢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未聞西北之偏縮也胡氏渭稱其理明義精於此經無一不合則予未敢信自漢歷唐以朔南暨聲教爲句孔傳孔疏是也至劉宋時始有于暨字斷句者裴駰史記集解

注在暨字下是也孔傳云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其解未大誤當連說于四海解之則上下文義分明蔡傳云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矣甚協然上文揆文教則五服皆有教化非上專言法制而此專言教化但此就五服之外而極言之以見功之所及者遠也五服法制教化兼有之五服外則僅爲聲教所及聲教與教化差別猶中庸所謂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履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也東西朔南卽四海漸被暨卽聲教所及與史記顓頊之地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日月所照莫不祇屬文義正相類而胡氏渭以東漸于海至朔南暨爲一段謂此三句言九州之大界漸被暨皆以地言非謂聲教之所及殊支離此於五服之外極言功之所至皆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之實

楚蒙山房集

八

書

禹貢解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晏斯盛撰斯盛有楚蒙山房易經解已著錄禹貢一篇自注疏而外無慮數十百家迨胡渭禹貢錐指出條分縷晰辨證詳博斯盛是編大槩全取渭書而變其體例中如渭引水經注漳至斥漳縣入河斯盛則以漢志斥漳下應劭云漳水出治北入河蓋言漢時漳水在治北其云入河者以下流至阜城言也漳水逕行鄴東已當入故大河若漢時阜城以上安得有河渭據水經注濟歷琅槐縣故城北溜入馬車瀆逕琅槐故城南故言溜濟各自入海斯盛以漢書留至博昌入涉師古注云涉音子禮反孔疏引作入海誤也留入涉不在馬車瀆而在琅槐東之博昌界其辨別亦頗精密至其論碣石據漢志驪成之大碣石山卽今昌黎縣北二十里所謂仙人臺天橋柱者不取王橫淪於海中之說又謂河濟相通浮濟自陶丘而西以達于河周以後榮川道窰至東漢時僅存榮蒗澤渚之本源故漢志云軼出榮陽北平地非禹貢職方舊

迹不取三伏三見之說其他如冀之恒衛以恒由恒山得名滋水出靈邱縣北高氏山與渾源州恒山相連屬衛由惡池得名衛轉曰惡惡轉曰庫滋卽恒庫也卽衛皆因渭說而附益之導河後附歷代徙流亦因渭之書刪繁就簡於雍之黑水欲以打冲河當之究不協入于海之文且漫無實証又渭不知今呼老黃河者爲宋之二股河而以爲二股河行唐馬頰河故道斯盛亦曰二股河尋唐景福以前馬頰河之道也則又沿渭之誤不能糾正矣

今文尚書說三卷

〔清〕陸奎勳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今文尚書

說三卷》提要

今文尚書說自序

伏生者故秦博士以尚書二十八篇口授齊魯間者故見錯就其家問其書伏生年九十餘言不可曉乃使張敖言而錯以隸字寫之故曰今文尚書也予嘗謂伏生於書功宜金鑄惟毛公詩詁庶足相埒而非二載記禮所得比倫今文書有二體其體正而辭顯者如堯典皋謨禹貢洪範之類文章極則內聖外王蓋大學中庸所自出也其體變而辭晦者如盤庚大誥多士多方之類無句不拘無字不險然循繹其義脈絡貫通亦千秋絕作也考工記有其簡而味已薄管籥子書有其峭而術多晦矣古文尚書增多二十五篇大率文從字順時代之近不辨自明朱子於易有本義毛詩有集傳而尚書獨無定本豈不以錯簡脫文處多不可強通而今文古文亦有難為去取者歟九峯蔡氏承本師之命殫一紀之功撰成書傳六卷曰欽曰中帝王之心傳固能洞燭其原兵刑禮樂治天下國家之大經大法莫不闡發其蘊小而訓字義釋名物曲盡心思誠可與易本義詩集傳鼎立於學官矣惟是禹貢黑水三危之屬生長南疆末由考訂洪範中以五事配五行意在破劉氏曲說故專主相生之序不兼相尅之序未免後人滋議也雖然是烏足為蔡氏累哉昔者鄧陽董氏鼎廬山陳氏師凱皆於蔡傳之外別有發明予為今文尚書說補採先儒間附已意非敢與蔡氏立異亦取法乎蔡氏陳氏欲使九峯集傳成為盡善盡美之書而無纖毫可疑之處斯已爾至若古文尚書與偽錯出蔡氏並為

訓釋已屬厚幸予無暇爲之叅稽但本子朱子之意作古文尙書辨二篇附諸卷末云貴

康熙戊戌歲夏五月望日平湖後學陸奎勲書於小瀛山閣

今文尙書說後序

陸堂先生著書等身而尤選於經學往者授經邦上詩學業已風行春秋義存錄制刪未竟書說及禮解藏於篋笥獨易學尙未脫藁後於辛丑歲進士官翰林奉勅撰明史列傳十二卷丁未夏以疾假歸梓行陸堂詩集十六卷纂修浙江通志一百卷甲寅歲粵西撫藩諸公聘主秀峰講席冬士虞得師乙卯冬月就養梧州司馬署中傳毓過從請益先生爲之論文談詩間說五經大旨日得聞所未聞因請校刻戴禮緒言流播遠邇明年易學成於講堂家君暨同官鑒版行世周易源委從茲大明非徒爲嶺西士子發矇已也今文尙書說三卷先生意欲增損其間傳毓妄謂宋儒書傳九峰蔡氏最稱醇粹可商者不過什之一二是書雖簡若指瓊衡之爲斗杓江源出犁牛石與河源之畢宿海遙遠相同肅州黑水迥異梁州西藏三危實有其地洪範五事配五行相生相尅之序宜乎兼舉庶徵之雨暘燠寒風素問與月令皆通不必規規配合凡所折衷足補蔡氏滯義而今文古文之真贋辨晰尤詳海內習尙書者望之久矣蓋亦早刊以覺世乎先生諾之校讐一月畢工自維譌材得附名以垂不朽可不謂厚幸焉哉

乾隆二年歲次丁巳春三月崑山門人徐傳毓謹識

今文尚書說第一卷

平湖後學 陸奎勳 坡星輯

崑山門人 徐傳璣 子山校

虞書

夏氏元肅曰謂之唐書可該舜不可該禹謂之夏書可該禹不可該堯惟曰虞書則見舜上承於堯下授於禹

堯典

程子曰上古世淳人朴順事而為治耳至堯因事制法後別出典然觀孟子所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

徂洛則知伏生口授之書合於古本而古文安有更定矣曰若稽古帝舜至乃命以位二十八字本應齊攝方典所增隋唐以後遂遺信之甚哉牛弘孔穎達輩之無識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

曰若稽古四字作一句曰通越越若者發語辭與周書越若

來三月同例稽考也言史氏考古有此事也帝堯曰放勳五

字作一句放勳者堯之氏也觀孟子放勳徂落及放勳曰勞

今文尚書說 卷一

之來之可見豈可因偽書有重華協于帝文命敷于四海之

句而反詆史記為訛耶按大戴禮亦以放勳重華為堯舜之

氏號

曆象日月星辰

曆者算其運行之度象者測其常變之像如下文日中星鳥

之類是也若謂象為觀天之器如璣衡之屬似與唐虞時不

甚切合

象恭洎天

蔡註洎天未詳按瑯琊漫抄云史記作似恭慢天近是諸葛

孔明曰洎慢則不能研精蓋洎與慢相通古有是言也

曰虞舜

謂舜為名是也謂舜為諡非也蔡註以虞為舜氏王氏肅以

為地名黃氏度謂虞即今之解州安邑縣蓋以地為氏也夫

舜既有氏姓有邑地而豈深山之野人乎後母之愛象而欲

殺舜與尹吉甫後妻同為奪嫡之計亦不但如後代繼母之

凶暴也

受終于文祖

文祖者帝嚳高辛也舜宗堯則以帝嚳為文祖矣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其說是也

晉志亦云魁四星為璿璣杓三星為玉衡蓋天文最有據者

莫如斗綱所建之辰觀之可以知日月一歲之十二會若以

今文尚書說 卷一

璣為轉運衡為橫簡是馬融之曲說也豈可以洛下閎之轉

渾天耿壽昌之鑄銅象而指為唐虞之法制乎

協時月正日

按朱子云只是合同其時月日耳非謂作曆也然亦未嘗無

重曆之意曾氏收曰三百六十當期之日然時之為九十日

常有餘月之為三十日常不足故協之為難并時之有餘日

之不足而協之故十九年而七閏謂之章二十七章謂之會

時月之朔由章會至於統元則至與朔合焉此之謂協時月

然時月必由積日而成故必須曰正日也

格于藝祖

既以文祖為帝嚳則所稱藝祖顓頊是也

聖十有二州

觀十二牧之咨及州十有二師之語則知終舜之世分十二州至禹而還置九州也按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青入於徐梁入於雍并入於冀此殷制也職方有青幽并而無徐梁營蓋周又分冀爲并而併營爲幽復禹之青而省徐入青也

食哉惟時

與丘哉惟清句法相似

舜曰咨四岳節

林氏少穎曰書於各分之際最嚴蓋恐涉於疑似而起後世之論也如舜居攝疑其稱帝故於命禹稱舜曰以見前此未

今本尚書說

卷一

三

嘗稱帝也周公攝政疑其稱王故於多方言周公曰王若曰以見周公雖攝而號令皆成王之命也後世尚有言舜南面而立堯北面而朝及周公負黼屨以朝諸侯者愚謂林氏此條有卓識蔡註未及全引

變命汝典樂

朱子精語禮樂所以成教化而兵刑輔之當唐虞之時禮樂之官析爲二兵刑之官合爲一詳略之意可見愚謂成周禮樂之官合爲一兵刑分爲二此帝之所以降而王也自戰國迄暴秦禮崩樂壞漢代三禮之書差備而六樂竟失其傳非遇夔曠之倫亦難以言樂矣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朱子云諷誦歌詠之間抑揚高下尙且由人到那律和聲處

直是不可走作所以詠歌之際深足以養人情性至如播之金石被之管絃非是不和終不若人聲自然故晉人孟嘉有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謂漸近自然愚謂作樂以樂章爲本此溯源窮流之道非若後人填詞先有詞然後做語句以合腔子也

分北三苗

東萊呂氏曰史官載分北三苗見萬國皆順軌也愚謂東三苗者初年之政分北者末年之效

陸方乃死

揚子法言云雲祖平方以之解陸方最合案曉卽位在甲辰

今本尚書說

卷一

四

年壽一百十六歲舜卽位在丙辰年壽一百十歲史記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與孟子卒於鳴條不合沈約竹書紀年註鳴條有蒼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屬海州其說差爲有據

皋陶謨

林氏少穎曰皋陶一篇首尾皆與禹相答問其實陳

合爲一篇綱觀文義本自連屬亦勝古文之強爲割裂

曰若稽古皋陶

案吳草廬尚書纂言云唐時尚書原本以皋陶曰直起而無曰若稽古四字最爲合體古文尚書有此四字由大禹謨而滋模也

巧言令色孔壬

郭璞謂孔爲共工之氏壬其各也其說可存蔡傳以包藏姦惡釋之與雖堯三苗不類

日宣三德王亮采有邦

日宣達三德之賢使任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之賢使任有邦依王氏肅說皆作人君用賢庶於下文禽受敷施九德成事相協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蔡氏下曰周官司服公服衮冕而下九章之服如王之服侯伯服鷩冕而下七章之服如公之服子男服毳冕而下五章之服如侯伯之服孤服絺冕而下三章之服如子男之服卿大夫服玄冕而下一章之服如孤之服士服皮弁無章數也

今文尚書說

卷一

五

愚謂公九章之服雖同於王而有降龍無升龍侯伯衣三章華蟲火宗彝而無龍與山裳四章藻米黼黻與公同子男衣三章宗彝藻米裳二章黼黻而已孤衣一章刺粉米於衣無書也裳二章與子男同大夫衣無文裳一章刺黻而已

平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林氏少穎曰自畎而之遂自遂而之溝自溝而之洫自洫而之澮自澮而之川自川而之海也愚謂治水盡井次第以兩言盡之其簡妙如此

以出納五言

葉氏少穎曰五言卽五聲雖言也播於律之所和則爲五聲雖聲也本於詩之所諷則爲五言陳氏東齋曰納采詩而納

之於上如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與工以納言是也出詩而播之樂章如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與時而興之是也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堂上堂下一詠一問是韶樂之一成也至九成而九韶之舞作舞人所執排簫如鳳翼然故舞名韶簫而致鳳鳥之瑞應也

帝庸作歌曰節

林氏少穎曰舜與皋陶之庶歌三百篇之權輿也學詩者當自此始愚謂此後惟召公卷阿之遂歌可以繼美又按皋陶之謨雖以皋陶爲終始而禹之陳謨亦云詳盡古文尚書複出大禹謨一篇美能免後儒之疑

今文尚書說

卷一

六

夏書蔡傳夏禹有天下之號也禹貢作於虞夏書蔡傳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而獨以貢名禹貢蔡傳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愚謂觀禹貢一篇不獨其功垂世不朽卽文章亦千古第一試與大禹謨相提並觀其真贋不辨而自明矣

隨山刊木

東坡蘇氏曰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東萊呂氏曰隨山有兩意一謂隨山開道以觀水勢一謂隨山之脉絡相視其水勢潯其川愚謂隨山刊木益焚山澤之功居多此治水之先驅也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此紀治河之功壺口今山西吉州西南七十里壺口山黃

河之水注其中如壺然孔傳以梁爲陝西韓城縣西北之梁山以岐爲岐山縣東北之岐山蔡氏疑非冀州之山改指汾州府永寧州東北之呂梁山孝義縣西之狐岐山然二山俱非河水所經則與上句不接矣曾氏敗云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於冀觀此條當從孔氏舊說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此導汾水也岳陽太岳一名霍太山唐虞時之中岳也詳見予五岳考

至于衡漳

河自大伾北流漳水東流注之河縱而漳橫故曰衡漳也漢

今文尚書說

卷一

七

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而東去漳水日遠而漳自循河之故道入海已非禹迹之舊矣

恒衛既從

恒水一名長溪源出恒山自真定府阜平縣龍泉關北迤邐流經大派山爲大派水亦曰沙水又東南至保定府祁州界合滋河入于唐水唐水卽滹水也衛水今名雷溝河出真定府靈壽縣良同村南流至縣東南入滹沱河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未有定所案漢書地理志云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武帝紀注文頴云碣石在遼西系縣驪城卽今直隸永平府撫寧縣系縣卽今昌黎縣二縣壤地相接查無碣

石踪跡而海水盪滅之說又荒渺未可信考地理志云山東濟南府海豐縣有馬谷山卽古碣石此在九河下流似乎可信然以冀州貢道而移於兗域不如存文頴之舊說矣朱子曰九州之終皆言遼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蓋實帝都亦曰入河者爲北境絕遠者言之以明海道亦可至也

濟河惟兗州

鄭氏夾漈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濟古文作涉涉卽沈水

九河既道

今文尚書說

卷一

八

爾雅列九河之名蔡氏以河有經流遂合簡潔爲一林少司辨之詳矣河自大伾以北順勢下趨禹時九河自當在山東德州直隸河間府數百里之內然河流南徙決塞靡常誰復能考其遺迹耶

雷夏既澤淮會同

雷夏今山東東昌府濮州東南有雷澤接曹州界濮水沮水俱出濮州雷澤縣西北平地去縣四十里會同者歸於澤也

浮于濟漯

漯者河之支流也蔡傳未詳漯水所在案漯水本出高唐至千乘入海自禹導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東北流首經東武陽至高唐合漯水自合漯水則高唐以南武陽以北之河

皆被以漂名矣善乎陳師凱書傳旁通曰程泰之之意非指漂爲漢河蓋言漂入河處所受河水乃漢以後所徙頓邱之河非禹時澶相以北之河其漂水仍以東武陽爲是也胡朏明曰自宋世河決商胡朝城流絕而舊迹無存今之大清河乃其故道也

濰淄其道

濰水出今山東青州府莒州西北九十里箕屋山卽濰山也土人名爲淮河東流逕諸城縣西折而北至萊州府昌邑縣東北五十里入海濰水出今青州府益都縣西南顏神鎮東南二十五里岳陽山卽原山也水出山之東谷東北流至青州府壽光縣北由清水泊入海禹時濰水入海不入濟蔡氏

今文尙書說

卷一

九

泥漢書而云淄水東入濟未是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其源非一合流于泰安州之靜安鎮謂之大汶又有小汶出新泰縣官山之下至徂徠山南入大汶汶水舊由安民亭合濟水東北入海自明永樂九年於東平州東六十里築戴村壩截汶水出南旺南北分流南流達於濟寧州會沂泗諸水入淮者十之四北流達於臨清州會漳衛諸水入海者十之六

淮沂其乂

沂水出沂水縣雕崖山東南逕馬頭固山有泉東流與之合歷沂州郯城至邳州注於泗水今南流至淮安府宿遷縣北

匯爲駱馬湖又南入運河

蒙羽其藝

蒙山在今莒州蒙陰縣南羽山在今海州贛榆縣西北八十里卽舜殛鯀處

浮于淮泗達于河

泗水源出兗州府泗水縣陪尾山歷曲阜滋陽濟寧鄒縣魚臺及江南沛縣徐州邳州宿遷桃源至清河縣入淮此禹迹也今徐州以東悉爲黃河經流而淮不得會泗矣案徐州貢道自淮入泗自泗入沛入漂以達河當在荷澤以東若荷澤以西沛水屢見屢伏與河無相通之理泗水安能達於河耶蔡氏所謂泗之上源自沛可以通河者亦未明晰

今文尙書說

卷一

十

彭蠡既豬

彭蠡澤名卽今江西鄱陽湖在南昌府城東北饒州府城西南康府城東九江府城東南浸四郡之境周廻四百五十里三江既入

案三江諸說不一惟鄭康成云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也融洽前後經文確不可易宋蘇軾實宗其說蔡傳專主庾仲初吳都賦注以松江吳江東江爲三江豈足以當揚州之城乎

震澤底定

震澤卽江浙之太湖也跨蘇州府之吳縣吳江常州府之武進宜興無錫湖州府之烏程長興周廻五百里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易氏祔曰揚之貢在北者可徑達淮泗在南者邗溝未開無道入淮必沿江海以達淮泗則與徐州同貢以達於河

荆及衡陽惟荊州

此荊州之荊山在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非雍州荆岐既旅之荊山衡山即南岳在今衡州府衡山縣山南曰陽

九江孔殷

九江即洞庭湖非潯陽記之九江也九水會流橫亘七八百里九江之名朱子考定以瀟湘蒸沅沅漸叙辰酉當之九江中沅瀘湘最大

沅瀘既道

今文尚書說

卷一

土

沅江別名沅水有三一自荊州枝江縣北歷松滋江陵公安石首監利華容又東至巴陵縣西北會洞庭之水曰北江者是也一自夔州奉節縣首受江東逕建始巴東長陽至宜都縣北東入于江者是也今建始以北故道堙塞惟指恩施縣開鑿界水為夷水潛漢別名在今安陸府鍾祥縣北潛江縣東南然漢東之地津渠交通禹迹湮沒者多矣

伊洛澗既入于河

伊水源出河南府盧氏縣閭頤嶺之陽歷嵩縣伊陽至洛陽入洛洛水源出陝西商州熊耳山東逕洛陽會澗澗伊三水又東北逕鞏縣入河澗水源出洛陽縣營亭山東南入洛澗水源出新安縣白石山會穀水至洛陽入洛

榮波既豬

榮波即榮澤鄭康成云今塞為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為榮澤蓋濟水伏流地中絕河而南溢為巨澤也傅氏寅曰上文言導洛此則專主導濟言不當又言洛之支水職方所記其川榮雖其浸波滲非禹貢治水次第不必泥也

導濟澤被孟豬

荷澤在今山東曹州孟豬在河南歸德府商邱縣

浮于洛達于河

焦氏弱侯曰洛自西來中分潁境

華陽黑水惟梁州

華陽華山之陽即西岳也在今陝西華州華陰縣黑水即若

今文尚書說

卷一

土

水漢曰瀘水瀘即黑也其水在四川寧遠府俗各打冲河自冕寧縣西微外東南流至府西鹽源縣東南與雲南金沙江合金沙江源出崑崙山南犂牛石佛書所云疏伽河也其流漸廣至雲南麗江府名麗江東至姚安府北合打冲河歷東川昭通等府至四川叙州府入岷江

岷嶓既藝

岷山江水所經在今四川松潘衛西北微外嶓即嶓冢山漢

水所出

沱潛既道

江別為沱即今之邛江也自四川灌縣前山與江別東經崇寧漢州諸州縣至瀘州入江漢別為潛自四川廣元縣龍門

山發源與西漢水合流至重慶府巴縣入江

蔡蒙旅平

蔡山葉少蘊謂卽周公山在今四川雅州東五里蒙山在雅州各山縣西五里接雅州及蘆山縣界

西傾因桓是來

西傾山在陝西洮州衛西南四百餘里洮水出其東桓水出其南桓水一名白水自洮州衛流經文縣歷四川平武劍州至昭化東入西漢水

逾于沔

沔水一名沮水源出畧陽縣東狼谷東南流至沮口與漢水合故曰漢上爲沔也桓水入潛潛出於沔沔接於褒而褒不

今文尙書說

卷一

三

與斜通勢必舍舟登陸故曰逾于沔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黑水在今陝西肅州西北自沙漠南流合白水紅水至西寧界入青海白水源出州北山谷中南流入於黑水紅水源出州南山谷中西流與白水會此與梁州之黑水迥異亦非至三危入南海之黑水也西河在冀州西卽龍門華陰之河

涇屬渭水

涇水源出平涼府平涼縣斧頭山流經華亭涇州諸州縣至高陵入渭兩水合處曰汭不當指爲水名蓋雍州水功以渭爲重也

漆沮既從

漆水出陝西同官縣北高山流經縣城東北注于銅官水又西南至耀州南與沮水合沮水出陝西中部縣子午嶺流經宜君同官等縣至耀州西東會漆水又東南經富平縣至白水縣南東注于洛洛水出慶陽府安化縣白於山流經保安甘泉諸州縣至白水縣東與沮水合又經澄城蒲城朝邑至華陰縣西北入渭此舊迹也今洛水改流自朝邑徑趨於河不復至華陰入渭矣

灋水攸同

灋水出陝西長安縣終南山豐谷流經鄠縣界至咸陽入渭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鄭氏淡泉曰三危既宅地之遺者得其平三苗丕敘人之頑

今文尙書說

卷一

古

者從其化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

積石山在今河州北一百二十里水經注謂之唐述山其西五十里有積石關唐置積石軍於此龍門山在今陝西西安府蒲城縣東北五十里大河之西東與壺口隔水相望西河冀之西河也此指東北之貢道而言

導岍及岐一節

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岍山漢書地理志名吳山在陝西鳳翔府隴州南八十里荆山北條之荆山也雷首在山西蒲州括地志云此山西起雷首東至夷坂長數百里隨地異名底柱山在河南府陝州東四十里大河中析城在山西澤州

陽城縣西南七十里王屋山在懷慶府濟源縣西北九十里山有三重其狀如屋大行山起濟源縣進邇東北跨山西河南直隸界恒山在直隸定州曲陽縣昔之北岳

本朝改祀於山西渾源州

西傾朱圉鳥鼠一節
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朱圉山在陝西鞏昌府伏羌縣鳥鼠山在臨洮府渭源縣西二十里爾雅其鳥曰鷦其鼠曰鼯熊耳山自陝西商州至河南盧氏縣綿亘二百餘里外方即中岳嵩山也桐柏山淮水所出在河南南陽府桐柏縣陪尾山泗水所出在山東兗州府泗水縣

導嶠冢一節

今文尚書說

卷一

五

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嶠冢有二一在陝西漢中寧遠州漢水所出東流爲漢者是也一在陝西秦州西漢水所出與嘉陵江合流者是也內方山在安陸府鍾祥縣西周廻百餘里接荆門州界大別一名魯山卽漢水入江處在漢陽府城東北

岷山之陽一節

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敷淺原朱子以廬阜當之廬山在今江西南康府跨星子德化二縣之境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朱子曰自導弱水至導洛凡九條皆導水之事大概自北而南先言山以爲水之經故此言水以爲山之紀弱水最在西

北水又西流不經中國故首言之案弱水今陝西山丹衛城西有山丹河古弱水也出衛西南窮石山正流西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又東北至甘州衛北迤邐流出塞外入居延澤其餘波溢入流沙也合黎山在甘州衛西北四十里流沙在嘉峪關外索科鄂模以北東至賀蘭山西至廢沙州界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屈原天問黑水玄趾三危安在蓋自戰國時此地之山川已屬渺茫秦火以後載籍淪亡漢興治尚書者尙不能言黑水三危之所在況後此者乎蔡傳援引雖詳未得要領

本朝平定西藏考黑水之源彼地名哈拉烏蘇自達賴喇嘛東

今文尚書說

卷一

六

北哈拉腦兒流出東南流入喀木界又東南流入怒夷界爲怒江入雲南大塘隘更各潞江南流經永昌府潞江安撫司境入緬國三危猶中國之三省打箭爐之西南達賴喇嘛所屬爲危地拉里城之東南爲喀木地班禪胡土克圖所屬爲藏地合三地爲三危耳哈拉烏蘇由其地入海故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也由此觀之黑水三危實有其地非說書者之一快乎

導河積石一節

河源出崑崙山北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詳見元史大禹治河之功但自積石導之耳孟津卽今河陽渡又名富平津在河南懷慶府孟縣南十八里大伾山亦名黎山在濟縣東南

二里周五里洛水亦名降水源出山西潞安府屯留縣西南發鳩谷爲隘水東北入于濁漳合流至肥鄉曲周二縣界入河大陸跨相趙深三州之地此就河水所經言之逆河者河下趨而海上逆也案河至天津注于渤海此爲禹之舊迹周定王五年河雖徙砢磬入海猶循故道王莽時河自滑縣東北徙行潞川流經開州觀城諸州縣至利津縣入海東漢至唐末河道不能詳考宋初徙經瀛州乃至海豐縣入海仁宗慶曆八年河決開州商胡埽分爲東北二流東流者仍至海豐入海北流者至天津入海其後二流迭爲通塞迨哲宗元符間而東流絕矣南宋光宗紹熙五年河徙自陽武而東歷延津封邱諸州縣至壽張縣注梁山梁分爲二派北派仍至

今文尚書說

卷一

七

利津縣入海今大清河是也南派自東平歷汶上嘉祥至濟寧州合泗水南至清河縣入淮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會通河成北流漸微南流遂奪汴泗以入淮至明弘治中於儀封縣黃陵岡築大行堤西起胙城東迄徐州而北流遂絕始以清口一綫受萬里長河之水此河至元明一大變也今河自河南武陟縣東南經原武延津諸州縣流入山東江南界至徐州北與泗水合又東南經靈壁睢寧邳州宿遷桃源至清河縣與淮水合又東經山陽至安東縣入海迥非禹迹之舊而黃淮合爲一潰矣

嶠冢導濬一節

濬水至武都爲漢滄浪水在今湖廣襄陽府均州北四十里

三滋蔡傳以爲水各非也禹貢雖指云三滋當在清水入漢處一在襄城北即大堤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東皆襄陽縣地東匯澤至入于海十三字夾滌以爲衍文愚謂漢水源遠流大可亞於江荊州言朝宗于海必以江漢並稱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爲北江不以漢附於江而混其入海之實也夾滌說未可從

岷山導江一節

江源出崑崙山南犁牛石其遠與黃河相埒詳見徐霞客江源說禹特自岷山導之耳澧水出今湖廣永定衛西歷山至岳州府安鄉縣南會赤沙河入洞庭湖東陵即巴邱山一名天岳山臨大江今岳州府城是其遺址漢曰北江彭蠡曰南江岷江自洞庭以東至大別山漢水自北來注之合流至彭蠡湖口故曰東迤北會爲匯也中江即岷江揚州三江之一在揚州府通州入海

今文尚書說

卷一

八

導沈水東流爲濟一節

濟水出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王屋山既見而伏至濟源縣西北五里重源顯發有東西二池合流至溫縣東南入河今入河在孟縣矣陶正在今山東曹州定陶縣濟會汶處在今東平州安民亭南案濟水自陶正北出至曹州會荷澤東北流至鉅野絕澤而北合洪水歷汶上至東平會汶流經東阿平陰長清齊河歷城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至樂安入海此禹迹也千百年來歷代穿鑿濟水不可問矣今之小

清河卽其故道也濟水之湮沒於河南者自周始初爲榮及導榮爲川與陶正之濟相接則爲瀆而非澤至周衰於河陰開鴻溝榮瀆遂爲河水所亂延及東漢榮澤亦塞則所行者惟河水矣此河南之濟不可考也其湮沒於山東者亦自周始初陶正之濟既見而不伏及榮瀆爲河所亂陶正之寶亦於鉅野之北所行者惟荷汶之水迨元人開會通河引汶經濟以資運明永樂中又築戴村壩遏汶水盡注南旺湖由是東阿以下所行者僅山泉溝澤之水而已此山東之濟亦不可考也

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出桐栢山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栢縣流入江南界至清

今文尙書說

卷一

河縣南與泗水合曰清口又東北經山陽至安東入海此禹迹也自元時河奪汴泗以入淮由是泗沂不會於淮清口以東河行淮濱矣禹時江淮本不相通自吳夫差伐齊於廣陵城東南築邳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邳江東北通射陽湖而北至末口入淮此溝通江淮之故道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一節

渭水出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同穴卽鳥鼠山禹時漆沮入

渭今不入于渭自朝邑徑入于河

導洛自熊耳一節

洛水會澗瀾伊三水至鞏縣北入河此禹迹也今東過汜水

入河非復古之洛汭矣

五百里甸服

朱子曰里者乃道途遠近之數非方井之里也甸治田也畿內天子之田其民主爲天子治田事故謂之甸服

甘誓元和志甘亭在鄆縣西南五里夏啓伐有扈誓師于甘之野卽此處也

怠棄三正

王氏晦叔曰夫子論孝子產論禮皆曰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三正不過如此堯授時以寅爲正月舜禹因之堯舜之前安得有子丑二正

予則罕戮汝

戮及妻子雖爲誓師而設然屠虞無此刑法也可觀世道之變矣

今文尙書說

卷一

今文尙書說第一卷終

今文尚書說第二卷

平湖後學 陸奎勳 坡星輯

崑山門人 徐傳鏡 子山校

商書括地志商州東八十里上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契所封也歸氏康成曰湯因紂而遷殷以後歸殷

湯誓蔡傳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於征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林氏少穎曰不爲天吏而伐有罪猶不爲士師而擅殺人也

爲天吏而不伐有罪猶爲士師而故縱罪人也

舍我稽事而割正夏

東萊呂氏曰舍我稽事然則湯之伐桀不因民願乎曰毫民

之不願而夏民之願也愚謂聖人以天下爲一身中國爲一

今文尚書說 卷二

家此非後代奸雄所得藉口

盤庚蔡傳自祖乙都於地於河水盤庚欲遷於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言小民難遷所難居亦或於利害

不適有居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左傳謂盤庚之

誥實詰體也愚謂今文三篇合爲一古文雖分爲三而猶

于今五邦

五邦蔡傳以祖乙兩遷分耿邢爲二非也孔疏謂湯遷亳仲

丁遷於囂囂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遷殷爲五邦其說最

允

無傲從康

陳氏正甫曰違王命而不肯從懷苟安而不爲後日慮當時

羣臣所以不遷病根在此二者故直指其病而戒之

王播告之修至王用丕欽

兩王字俱指先王孔疏不言先省文也

器非求舊惟新

橫浦張氏曰器惟新者但以證人求舊爾故下文繼以乃祖

父非以器喻新邑也

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

敬恭爾事則無傲上整齊乃位則無從康法度乃口則無浮

言

勿喪在王庭

王庭道路行宮如周禮掌次是也

忍人倚乃身迂乃心

今文尚書說 卷二

倚偏倚也去吉就凶則失持身之準迂迂曲也利害倒置則

失制心之宜

汝有戢則在乃心

則字乃戢字之訛

永建乃家

新安陳氏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必民家永建而後邦國安

定也

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卽泮水誓予之意言因天災而知所變計則凶德可轉爲嘉

績也

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靈字照下句連卜當作神靈解弔如昊天不弔之弔謂恤民而欲遷由龜卜之靈也賁字或作賁卦之賁以郊廟朝市之賁煥然一新而言視訓為大者差優

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王氏梅溪曰導其耕桑薄其稅斂使老幼不失其養鞠人之事也聯其比閭合其族黨相友相助謀人保居之事也既養之又安之則斯民之生生得矣愚謂盤庚之語雖信屈聲牙然深味之則用意懇至脉絡井然此今文尙書所以入妙不可與古文尙書相提並論也

高宗彤日蔡傳高宗彤祭有雉雉之異祖已訓王史氏以為高宗亦訓體也愚案高宗既稱廟號此必祖與彤祭高宗之廟而祖已諫之故有豐碑之戒也小序不察以為高宗祭成湯後之解者又泥於小序而失之

本文尙書說卷二

越有雉雉

案漢成鴻嘉二年春野雉集未央宮占者以為宮空之兆况當祭而雉鳴鼎耳耶變不虛生宜祖已之汲汲於訓王也

正厥事

王氏安石曰祖考罔非天嗣祀有典不可豐殺訓之使改所

謂正厥事

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

孫氏繼有曰直指禱祀祈年之意而以大義儆懼之此格心

第一事也

西伯戡黎按括地志黎侯國在潯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西伯戡黎書云西伯戡黎是也西伯蔡傳指文王而言陳少

南吳才老皆指武王亦通

不虞天性不迨率典

言不自慮其天性之失是以不蹈迨而率循乎典常

乃能責命于天

東萊呂氏曰責命于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愚謂時亮天功

洛水警子即堯舜亦未敢責命于天也

微子地理今釋微子城在山西潯安府潯城縣東北十五里微子有微子鎮即故城也蔡傳子爵也微子痛殷之將亡謀於箕子比干史錄其問答之語亦諸體也

方輿沈酗于酒

新安陳氏曰紂之惡皆原於酒若天所使乃無所歸咎之辭

王子弗出我乃殛降

劉氏應秋曰上言已之義不可去見身輕於國也下言微子

今文尙書說卷二

之義決不可不去見宗祀重於國也愚謂微子行遜荒野至

成王時既殺武庚乃封於宋樂記云武王克殷既下車投殷

之後於宋非也史記謂微子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

雖本左傳亦失之誣郝京山云孔子刪書存載黎微子二篇

以見周之至德案孔子本無刪書事讀書者於此二篇見文

王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則可爾

周書案史記正義曰太王居周原文王因之有岐城亦名周城後武王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也書皆編於史官孔子特序為四代之書耳而豈

牧誓武王於牧野時誓衆之辭觀此一篇斥作小序於篇首乎

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

孟子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用師可謂

簡矣牧誓所稱來助者不過庸蜀八國而史書乃云觀兵於盟津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甚矣誇而失實也

惟婦言是用

微箕之斥紂首在醢酒牧野之誓師首斥紂用婦言酒色二者天子向不可犯况下此者乎

不愆于六步七步至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王氏晦叔曰六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案古者步卒來車而行車不妄動步不妄動步法即車法也

洪範史記武王克殷訪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鄭氏成曰此篇訓體也唐由陳氏口洪範上稽天文下稽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與興亡之徵兆微顯闡幽發倫所致秩然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

我不知其幾倫攸敘

今文尚書說卷二

五

朱子曰幾倫指洪範九疇而言竊意箕子在商潛心九疇之學如文王之潛心於八卦殷湯之後武王恐其學不傳故訪而問之且退托於不知以發其言

初一日五行一節

案五行志孔疏及大小劉顧氏皆云龜背有字而莫定其多小實則龜背之垢文與馬背之旋毛相似文即可謂之書不必真有字也况箕子所衍九疇文義具在後人尋味不窮奚必追論龜背之有字無字哉

金曰從革

王氏安石曰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可知所謂木變者何炳之而為火爛之而為土此之謂變所謂土化者何

能燥能潤能敷能斂此之謂化水因者何因甘而甘困苦而苦困者何困白而白此之謂因火革者何革生以為熟革剛以為柔此之謂革

一日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程氏若庸曰洪範五事配五行與素問五行傳不合自西京以來說者不一至黃勉齋而後定其言曰配與屬不同配者比並之謂屬者管屬之謂配則對峙而為體猶易之先天卦圖也屬則流行而為用猶易之後天卦圖也洪範之五事配水木火土乃先天之五事言其體也素問屬土金木水火而相生五行傳屬木金火水土而相克乃後天之五事言其用也千古之疑於是判矣徐氏椿園集五行傳云貌屬木言

今文尚書說卷二

六

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貌如木之有榮華言如金之有斷割火外尤以屬視水內明以屬聽心思慮而萬事成故屬土又取易東方震為足是所以動容貌西方兌為口以出言南方離為目目視物北方坎為耳耳聽聲土在內猶思在心此不必依水木火土之序而察傳以為序不可審易其說曰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其發見亦有次第竊以為不如震兌坎離相配之為鑿鑿也故敬用之者不必以其序也如曰有序亦不必執水木火土之序也五行自五行之序五事自五事之序安在其不可紊也

三曰日

廬山陳氏曰：聖者日行於度也，日行每與月爲一月一會之期，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十二會而成一歲，則日行之度尙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謂之閏餘，積之三歲則置閏月以貯之，故日行唯在於正，遷度遷度既正，則日月之會無先後之差，而餘分之積免失閏之謬，由是日月曰歲皆可協矣。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朱子曰：今人將皇極作大中解，都不是。皇建其有極不成，是大建其有中，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成，是時人斯其惟大之中，皇須是君極，須是人君建一箇表儀於上，愚謂太極者萬物之本，根皇極者兆人之標準，此易範之精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

今文尚書說

卷二

七

古文作顧開元中詔改爲陂以協發韻

六三德

邵氏二泉曰：三德之用五，所以施之者三世也。人也，地也，世也。云者，周禮平國亂國新國之謂也。人云者，論語求也，退由也，兼人之謂也。地云者，中庸南方之強，北方之強之謂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驕曰克

孔疏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蔡傳以配水火木金土則亦有先後矣。

曰貞曰悔

朱子語類貞悔不止一說，如六十四卦則每卦內三畫爲貞，外三畫爲悔，如揲蓍成卦則正卦爲貞之卦，爲悔如八卦之

變則純卦一爲貞變卦七爲悔，愚謂設易不重變爻則貞悔祇論內外二體耳。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杜注：玉兆，額帝之兆；瓦兆，堯之兆；原兆，周之兆；又筮有連山、歸藏、周易，案：禹敘洛書時未有原兆，與周易舊說可不引也。孔疏云：卜筮各有三人，如金縢乃卜三龜，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援引最明。

八庶徵三節

息齋余氏曰：庶徵者，合五事五紀以參驗者也。蔡傳：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徐氏：楊園集云：雨，暘燠，寒，風，其來亦無先後，惟事之得失所致耳。雨屬木，木之潤也，暘屬

今文傳書說

卷二

八

金，金之燥也，燠屬火，是熱之極，寒屬水，是冷之極，風屬土，是大塊噫氣，生殺條舒皆由之者也。孔疏云：雨水氣也，春始施生，故水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此之以木、金、火、水爲文，猶四時可以言春夏秋冬，亦可言春秋、冬夏耳。未嘗不與月令之義相通也。肝屬木，故怒而色變，脾而色變，也不謂之貌，可乎？肺屬金，聲出於肺者，也不謂之言，可乎？心屬火，而神明在目，故心火盛而目多病，不謂之視，可乎？脾土主信，所謂思誠更無可疑，此又洪範之通於素問而不必規規於配合者也。時然而然，時也，恒然而然，恒也，以爲不可悉數之而終其物也，故曰庶徵而不

言五徵也休咎各以類應然而失則俱失者自然之理也必

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如五行傳之云

金沴木木沴金水沴火火沴水水沴金火沴土土沴水乃膠固

不通而不足語於造化自然之妙此則蔡氏之言是也

曰肅時雨若

朱子語類庶徵雖有五者大抵不出陰陽二端雨寒陰也陽

煥風陽也肅謀深而屬靜陰類也故時雨時寒應之又哲聖

發見而屬動陽類也故時暘時煥時風應之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黃氏文叔曰五紀庶徵事辭雖相涉而其用不同朱子云此

但言職任之大小如此愚謂所省分歲月日其詞要未可泥

本文尚書

假如一日之間暴風損禾稼其所損自關歲月不得謂師尹

之咎而無與於王與卿士也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孔疏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夏至去北極六十七度冬至去北

極一百十五度二分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月行之道與日

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

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

九五福二節

朱子語類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

皆鄙天桀紂之極也五福以人所尤好者為先六極以人所

尤惡者為先

二曰富

言富而不言貴何也蓋古者三德為大夫六德為諸侯位與

德稱言德固可不言貴若夫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本

自貴者始下至四民各有恒產而本富末富咸遂其生此真

豐亨豫順之象也至周衰而幽朱白圭競傳致富之術違者

鄙之乃云富不如貧矣

金縢傳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摘

敘其事之始

是有不于之責于天

朱子曰冕以道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

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

故周公乞代其死

周公居東二年

孔傳以居東為東征固非蔡傳謂居國之東亦未足以言避

余謂岐東之地宗周在焉而公備有采邑括地志所云周公

故城是也

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此二語本伏生大傳而雜入正文讀書者竟莫能辨何也

大誥蔡傳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命三叔監殷武

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懼紂子武庚之亂命三叔監殷武

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紂子武庚之亂命三叔監殷武

者為親者紂也紂之子武庚之亂命三叔監殷武

故天命紂子武庚之亂命三叔監殷武

紂父怨以保宗祀以輔我國家以恭承天命今乃棄我

之大喪放紂子之幼冲而放監我三監離間我骨肉故

動惟與精義通融先則張於義不可不討今前後未嘗
及此意事舉只說一箇卜字何其測於事情而疎於制變
也且又言尊王德我大寶龜已告我西土有大獻西土人
亦不謂此何異於魯德宗道奉天之亂而委之以先定之
數也聖如周公經國制事而肯出是言乎此皆可疑者數
謂大謬非微武庚三監也乃諸戒多邦御事之不欲征者
耳三代以前最重元龜况民獻有十夫乎聖以于則哲人
從之矣朕卜并吉則天道許之矣天人協應語辭本自詳
明無可疑也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孔疏征伐者天之所威用謂誅惡是也天有此道王者用之
用之則開不用則閉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

朱子云顏師古漢書注棐匪通用天非誠有言辭考之民而
可見蔡傳仍訓為輔蓋因下文越天棐忱難於詮解而不敢

今文尚書書

輕用師說也

亦惟十人廸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

蔡傳以十人為十亂微論周公在十亂中不應自言即經文

亦何嘗指武王之伐紂耶蓋謂武王初崩時此民獻之十夫

皆能灼知天命之靡常而奉公守法耳

予永念曰二節

西山真氏曰此以予永念發端下分三說天命喪殷我不可

不終其事一也天降休命於武王凡今所有之疆上皆前人

之所區畫我可不率其舊二也其下乃言今卜并吉是天實

命我所不可違三也予易其極卜言不必窮極於卜卜陳維

若茲言卜亦不外乎此也

康誥 朱子曰康誥酒誥梓材三篇是武王書無疑其中分明

命命康誥而通達已意以告之子五峰吳才老皆說是武
王書只據康以洛誥書首一段置在康誥之前故故其書
於大誥之後又云既言以殷餘民封
康叔豈非封武庚之外又以封之子

惟乃丕顯考文王

開首即舉文王以示訓通篇並無一語及武王舊說從書序
謂誥作於成王之世其悞不攻自破矣

司幽茲殷罰有倫

新安陳氏曰用殷罰正是初得天下初分封時事若是後來
何以師用殷罰為哉味此句愈信為武王之辭

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

服念者哀矜之仁此即中孚之議獄緩死不蔽者斷決之明

今文尚書書

此即豐之折獄致刑

汝陳時臬事一節

劉氏應秋曰戒泥古戒徇己是謹於方用之時戒矜喜是謹

於既中之後

不率大夏

爾雅夏訓職謂常法今從蔡傳只是有不率教者大翼之法

己爾

裕乃以民寧不汝瑕珍

西山真氏曰裕乃以民寧不必言行寬政但自無作怨以下

數句行之優裕即所以致民之寧而民不瑕絕之也蓋為善

未至於優裕皆屬勉強與前德裕乃身之裕同至此則不言

用罰而純言用德矣

蔡傳商封醢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樂酒誥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者誥教之

明大命于妹邦

孔疏妹紂所都朝歌以北是也薛氏士龍曰妹古沫字沫水在衛之北金氏仁山曰此以下令康叔誥殷民之辭也

惟天降命肇我民至亦罔非酒惟辜

南軒張氏曰酒之爲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卽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於失德喪身卽天之降威也釋氏本福天之降威者乃併與天之降命者去之吾儒則不然如飲食而至於暴殄天物釋氏惡之必欲食蔬茹吾儒則不至於暴殄而已衣服而至於窮極奢侈釋氏惡之必欲衣墳色之衣今文尙書說卷二

今文尙書說卷二

三

吾儒則去其奢僂而已至於惡淫靡而絕夫婦吾儒則去其淫靡而已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之公者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泥沙之濁而壑之以土不知土既窒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澄其泥沙而水之清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廬山胡氏曰開飲酒之門不過三事祭祀用酒父母慶用酒養老用酒三者皆適情之中有養性之術

在今後嗣王酣身一節

王氏綱振曰此節凡三言酒先曰酣身繼曰荒腆末曰腥聞有一節甚一節意所以始於喪德終於喪邦而天之降威卒

不能逃也

矧惟若疇至安父定辟

古注從父字絕句獨荆公於違保辟絕句宜其見賞於朱子也

厥或誥曰羣飲一節

仁山金氏曰此防殷民之亂也古者羣飲惟蠅惟鄉飲射則聚衆而飲皆有司治之無故而忽羣飲非姦宄卽叛亂可知勿辯乃司民涵于酒

二句解者不同句讀亦異惟九峰集傳最優以勿辯乃司爲句焦氏弱侯曰上言臣之惡輕於民故待臣必寬於民此言民之治由於臣故教臣當先於民

今文尙書說卷二

四

梓材朱子曰與才老梓梓材後半截不是梓材然其中多是梓材勉君乃臣告君之辭未嘗如前一半稱王曰又稱改爲上告下之辭

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

王氏伯厚曰周封建諸侯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爲社稷之鎮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之雅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魯之封有六族衛之封有七族唐之封有九宗五正皆所以繫人心維國勢

汝若恒越曰一節

蔡傳文多未詳今亦不能強解大意欲康叔率其臣以戒虐殺而施寬宥也

惟曰若稽田至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朱子曰梓材一篇有可疑者如積田垣墉之喻却與無胥豕無胥豕之類不相似以至於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却又似洛誥之文

惟其塗丹雘

康成引山海經青丘之山多有青腹其說最允蓋卽後人所

云丹青可以該五色矣

召誥蔡傳宅洛者武王之志則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舉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誡小民爲新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誡小民之本一書之中變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爲國家長遠慮蓋如此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王氏安石曰以朏望明魄紀月以甲子紀日書法也

本文尙書說

卷二

圭

越若來

元城劉氏以越若爲發語辭則堯典首句當從一例

厥既得卜則經營

王氏肯堂曰經營中亦有許多事如城郭之里數宗廟郊社

朝市制度修廢之數之類

攻位于洛汭

林氏少穎曰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而導洛東北入于河則洛汭爲洛水之北可知禹貢曰導洛東北會于澗澗則澗澗皆在洛之北而王城在澗之西成周在澗之東雖澗在澗西而澗澗皆在洛北故位于洛汭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一節

古者無天地合祭之禮所以郊用二牛者一爲上帝之牛一爲配帝后稷之牛也社爲土神卽祭地之禮朱子言之詳矣周禮集成於河間獻王所云祭地方正之說尙不足憑況王制祭法諸篇本成於漢儒者乎

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

西山真氏曰詩云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亦改厥元子大國

殷命之意

厥終智藏厥在

厥終指紂言彼其知足餘非言足拒諫不善用之所出自失其智而贖厥之咎爲千秋之鑒也

用顧異于民衆

今文尙書說

卷二

圭

東坡蘇氏曰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於民者矣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朱子曰林氏以此句王來爲王亦至洛邑之驗恐未必然但王命來此定邑耳廬山陳氏曰周禮地官司徒測土深正日景所以求地之中也所謂日南景短日北景長日東景夕日西景朝者是皆其立表之處而言其不中也皆非地之中而用此法者乃所以求中也亦古之說以爲日與地相去一萬五千里爲地之中土圭之法圭長一尺五寸以一寸準千里當畫漏方半置圭立表以測度之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定此爲地中也

肆惟王其疾敬德

肆發語辭蓋申上文王其疾敬德之語而倍致其勤懇之意

洛浩蔡傳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爲洛誥又

氏曰此篇大司祝者惟自公告王宅洛行祀出命之辭而

不載上至洛之事與其日月觀十二月在洛祭告命周公

謂治洛之事尙詳書之則自三月後至十二月前此數月

中至洛之大事其當書也必矣且孺子其朋及汝惟冲子

惟終等處聲牙難通又王曰公功棄勉篤之下無周

公咨辭印又繼以王曰豈非此等處有脫簡錯簡邪

惟三月哉生魄一節

此四十八字誤入康誥當與篇首新安陳氏曰惟三月哉生

魄卽是三月十六日已未戊午祭社後一日也曰洪大誥卽

用書命丕作也細心考之胎合無間誰謂殘編斷簡不可見

聖人經理之微密哉

今文尙書疏 卷二 七

我卜河朔黎水 亦惟洛食

東坡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營洛以處殷民民重遷以河朔

爲近便卜不吉然後卜洛也案黎水亦曰潞水在今潞縣東

北草廬吳氏曰卜宅以兆食墨而明爲吉不食則其兆曖昧

非吉也案王城在澗澠之中爲郊廓之地卽今之河南府下

都在澠水之東以居殷民卽今之洛陽縣

汝其敬識百辟享一節

新安陳氏曰此因將往新邑朝諸侯而言亦因召公取諸侯

之幣旅王而言也又云梓材成邦享后式典集慶邦不享等

語其爲敬識百辟享之上下文脫簡在彼尤爲顯然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

新安陳氏曰味此二語可見公時在鎬欲王往新邑而已將

退老也此章之下當必有公從王至新邑舉祀發命之事而

今闕矣

旁作穆穆遷衡

東萊呂氏曰不曰既平而曰遷平者既平則盈不可久遷則

有齊壹方進之思焉

弘朕恭

草廬吳氏曰恪恭臣事君之職也今又命我治洛是欲弘大

我事君之恭也

考朕昭子刑

昭訓明于當指成王蔡傳於君與篇昭文王昭武王皆以昭

今文尙書疏 卷二 六

明之義釋之依此例當云昭明乎子之儀刑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先儒皆云周公出洛凡七年而薨愚謂此七年乃成王蒞政

之七年也周公卜洛在壬辰歲至丙申歲而公薨僅僅隔四

年耳焉得有七年之久乎

多十 蔡傳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

上帝引逸 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各篇而諸體也

來氏宗道曰引逸者有思若啓之行若翼之之意

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袁氏黃曰罔敢失帝隱微處操存此心配天澤民發用上廣

大無際

不棄承帝事

仁山金氏曰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周之靈承蓋得於不言之表者矣

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朱氏子曰曰惟爾大無法度我固不爲爾恐動其罪皆自汝

邑中自違有以招我之罰耳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朱氏子山曰我亦念天已就於殷誅紂殺武庚而大加罪戾

故今日汝等雖有罪吾皆肆赦而不盡正謂不忍盡罰也

朕不敢有後

注疏謂不敢有後誅說甚迂曲當就天命而言謂急於遷徙

今文尙書說

卷二

九

所以承天命而不敢後時也

爾乃尙寧幹止

安於幹而有生業農工商賈是也安於止而有室居疆場市

肆是也繹此言則召誥所云以朕殷攻位于洛汭者即已遷

之殷民書序以爲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作多士者失其實矣

爾克敬天惟昇矜爾爾節

都陽董氏曰多士一書中言興喪則由於天言天命則繫於

德言德則本於敬終之以爾士爾邑有恒產者有恒心而非

誘之以利也

今文尙書說第二卷終

今文尙書說第三卷

平湖後學 陸奎勳 坡星輯

崑山門人 徐傳毓 子山校

無逸蔡傳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凡七更端皆以嗚呼發之深嘆永歎其意深矣

逸

君子所其無逸

朱子語類率鄉柳兄言呂東萊解無逸一篇極好先生扣之

曰如何解君子所其無逸柳曰解所字爲居字先生以爲未

安蔡傳仍從呂說謂君子以無逸爲所蓋所其無逸與王敬

作所字義本同雖似乎巧而實當理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

今文尙書說

卷三

蔡傳引康成之說最爲的確孔傳以祖甲爲太甲孔疏引國

語帝甲亂之以爲辨證余不謂然

克自抑畏

胡氏致堂曰抑有遏止之意人所以肆行而無所畏者不能

自抑也遏其妄情止其私欲惟義理是從則必畏天命必畏

祖宗必畏師保必畏諫諍必畏謗譏必畏禍亂凡可以致治

者無不慕也凡可以致亂者無不畏也此非他人所能與由

我而已矣故曰克自抑畏言其心自爲之不由乎人也

茲四人迪哲令下節

王氏樵曰四君迪哲只是如保赤子心誠求之民之所好好

之民之所惡惡之使民真不失其所依乃是真知處何曾有

致怨亦非謂必待怨望之來無所藏怒而始足以見其地哲也蓋言其平時思慮無不周到至於一旦聞人有怨言悚然自反直受其咎略無忿疾人言之心尤足以見其地知之實也

君詭蔡傳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告語爲篇亦召公不疑周公前輩辨之詳矣於其盛滿而欲去周公反復留之後世權位相軋排之使去則有之挽之使留蓋亦鮮矣周公固不可以後世論也大臣之秉心公則深恐無助私則惟恐不專

天命不易一節

自天言之則曰不易自人觀天則曰難諸恭明宜分講恭德者畏天顯畏民暴無遺善考魯賢下士是也明德者不遺聲色不殖貨利講學稽古知人遠佞是也

本文尙書說

卷三

二

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東萊呂氏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求天者莫親於文王也言此者所以釋堯前入光之意

時則有若伊陟臣扈

桑穀拱而勸之修德者伊陟也湯至太戊已百三十年可證臣扈非湯時臣而別爲一人也

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袁氏宗道曰陟配天以有道之主配祀於天也多歷年所傳世十九歷年六百也

天壽平格

自古天壽人國使之多歷年所者非私壽之由其國有平格

之臣耳平者衡也大臣持心如衡纖毫無私以是格天故曰平格諸葛武侯曰我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又曰淡泊明志寧靜致遠三代而後足當平格之稱乃享年不獲下壽而漢鼎遂亡此則氣數之命人之所莫能違非若理性之命已所得自立也

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昭武王與上節昭文王一例惟冒雖說武王之德覆實天下亦須推本四人之功丕單稱德者謂天下之大盡稱其覆冒之德也

誕無我責收罔勛不及

謂召公當知我心大無責我之留若召公收身而退則無以

本文尙書說

卷三

三

勛勉成王之所不逮矣

汝明勛偶王在夏乘茲大命

偶王句絕在夏讀斷大命句絕謂昔武王命二公汝當明勛以輔佐王在於誠信以乘載此天之大命

多方蔡傳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亦謂其共民之辭多方也朱子云大誥梓材多方等篇乃當時編人

辭多方之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洛誥王在新邑入太室裸此成王即政七年十二月之事多方作於八年五月滅奄國而誅其君因以告多方也新安陳氏謂多方作於七年三月愚謂亦是八年三月相去纔兩月耳宗周應指洛篇中多方言洛已事非錯京也

叨憤日欽

鄭氏康成曰叨與饗同食也憤與愧同忿也

有邦間之

孔疏湯是夏之諸侯故云有邦顧氏錫嘒曰間之者自禹至桀四百年之統自此而間斷也

爾易不忱裕之于爾多方

忱則無反側動搖之念而上一心裕則無忿爭不靜之謀而彼此優暇

圖忱于正

孫氏繼有曰托言心不忘商義不臣周以圖忱于正此殷人不靖之根本故指其立心而深折之

今文尚書說

卷三

四

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監卽命監成周之新民者不曰臣我周而曰臣我監舉其親於民者而言臣不必刻職但奔走臣服卽是也

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

東萊呂氏曰爵位上之所命非下之可干因其怨望而許之姑息之政也示以好惡而勸之磨厲之具也此周公御商士之開闢大用也

時維爾初

馬氏森曰總多方多士而申誥之以與更始言不可復有乖亂也

立政

新安陳氏曰此篇以用三宅爲立政用人之綱領立政二字每段各提按之故以各篇無逸周公格心之書立

政公言用人爲政之書也忠愛率率體用備矣

綴衣虎賁

周禮天官有司裘有內司服有縫人春官亦有司服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舍則守王閑在國則守王宮有大故則守王門又有旅賁氏執戈盾夾王車而趨侍御之官固不得與三宅等其在王左右一也故並舉而言之

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

東萊呂氏曰嚴惟丕式嚴思賢者惟大則效之然後能用宅俊所謂學於伊尹而後臣之其一證也

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上文言君丕式乎賢此句言四方之民丕式乎君用丕式見

今文尚書說

卷三

五

德卽詩所謂徧爲爾德也

克知三有宅心

至立民長伯

上二句是知之明下二句是任之專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橫浦張氏曰所謂立政豈無紀綱賞罰豈無典章文物周公乃無一言及之獨曰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而已愚案張氏說卽孟子所云急親賢之爲務也

百司庶府

雙溪王氏曰凡治事曰百司凡掌財曰庶府案周禮有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

尹伯

廬山陳氏曰蔡傳之意謂庖人爲庖尹內襄爲襄尹而膳夫則兼二者而爲之伯太師及司樂爲鍾師磬師之伯此舉例以解尹伯耳固非謂盡於此數官也

三毫阪

北毫卽蒙亳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北四十里有大蒙城南毫卽穀熟縣湯始都處西毫卽偃師縣湯後徙焉阪謂地之險隘若秦之嶠函趙之井陘是也

時則勿有間之

張氏居正曰灼知厥若則能明察於未任之先而匪人不得以倖進勿有間之則能篤信於既任之後而君子不至於孤危此兩言者任賢之要道也

今文尙書說

卷三

其勿誤于庶獄

東萊呂氏曰獄易爲其獨重也民命所繫亦國命所繫導迎善氣祈天永命者獄也並告無辜無世在下者亦獄也宜周公獨言而深戒之

其克詰爾戎兵

仁山金氏曰古人詰兵蓋有國之常政軍伍藏於井甸陣法講於蒐狩射御習於鄉學巡邊四征寓於巡狩會同但恐守文之主或自廢弛耳况其時淮奄未盡平故周公言及之以利用中罰

東坡蘇氏曰列者前後相比猶今言例也愚謂三代以上有列字無例字自胡母生說公羊春秋而條例盛行矣

顧命蔡傳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爲篇西山真氏曰此篇見周公養成君德之效又見召公當危疑之際區處周密皆可爲來世法朱子語錄伏生以康王之詔合於顧命今除却序文讀文勢自相接連

衛侯毛公

衛侯封爲司寇蓋繼蘇忿生之後也毛公名鄭路史云毛伯國上邽藉水旁有毛泉上邽今陝西鞏昌府秦州地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實貢于非幾

身心兼治於遺命之簡括見平居有敬德之功東萊先生云能治氣者雖歷疾病而不惰善養心者雖臨死亡而不昏成王足當之矣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至恤宅宗

仲桓南宮毛必宿衛之臣呂氏書國書爵殊之於大夫也康

今文尙書說

卷三

七

王稱子者繼世之義書名未成君也初喪未爲梁闡故以東夾室爲憂居之地

伯相命士須材

王氏子邕曰召公爲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薛氏士龍曰士

山虞匠人之屬

文貝仍几

李氏巡曰貝甲以黃爲質白爲文彩名爲餘蜺以白爲質黃爲文彩名爲餘泉仍几謂用此餘蜺餘泉之貝餘几也

大訓河圖

蔡傳指大訓爲三皇五帝之書及文武之訓或云卽洪範也是說雖偏然禹範箕疇亦必陳列在內元儒俞琰謂河圖亦

大王夷王之類與與午文石圖相似則好異而悍乎理矣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墀

孔疏禮君升阼階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敢當主也

三吃

吃音陟駕反說文作託由此觀之則吃訓莫辭不可易也蘇

氏謂與噉同義未是

諸侯出廟門俟

黃氏文叔曰殯宮稱廟鬼神之依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

廬山陳氏曰卑門在外第一門建軍鼓詢事樂訟朝士掌之

雉門周禮圖作庫門自外入內第二門也有寶藏之所庫門

本文尙書說

卷三

入

周禮圖作雉門自外入內第三門也雉居五門之中又曰

中門應門自外入內第四門也建應鼓又曰朝門路門一曰

畢門自外入內第五門也又曰虎門下建路鼓案此則應門

內實外朝所在也蔡傳言內朝傳寫誤耳

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孔疏上文太保芮伯進言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此王告庶邦

不言朝臣以外見內欲令互相備也蔡傳康王在喪故稱各

用率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總戒之以敬奉憂恤所當順者順理則一而時位各殊厥若

者諸侯之所當順也人孰不欲順理時位之不識則其順或

非所順焉惟止其所者斯知之矣康王以天子臨諸侯獨戒

以無遺我稚子之羞遇托謙冲不以威力要束天下感人心

之至者也按此則上文謨受美若克恤西土二語當解云文

武大受其順命能恤西土之衆也蘇氏因美字而云文王出

羑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母乃拘泥而失其指乎

王釋冕反喪服

朱子語類問蘇氏以爲失禮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

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

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漢

唐新主卽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

嗣王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

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

今文尙書說

卷三

九

際殊草草矣

呂刑蔡傳呂侯爲天子司寇穆王命謂刑以詰四方史

罔中于信

謂無中心出於誠信者

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地民也天神也案張橫浦云絕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

格在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宇以降於在地

之民

上制百姓于刑之中

葉氏少蘊曰古者謂獄已定而不失其實曰中故小司寇以

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說者云中謂罪正所定司刺亦以三

法求民情斷民中獄訟成士師受之曰受中小司寇登之於天子曰登中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王氏耕野曰謂之元命是國命與厥惟厥元命同謂之配享在下與克配上帝配天其澤之意同蓋謂所用典獄之人能敬忌之至用刑悉無寬濫則是人君德與天合而自作元命可以長治久安而配享在下矣愚謂此說歸重人君最合爲王訓刑之意

以成三德

三山陳氏曰成三德者時乎用中典則正直之德成時乎用重典則剛德成時乎用輕典則柔德成

本文尙書說

大辟疑赦其罰千錢閹實其罪

千錢六千兩也或稱黃金或稱黃鐵實則今之銅耳舜典金作贖刑謂官府學校之刑穆王制刑雖大辟之罪亦許其贖則是貧民抵法富民便於作奸豈所謂刑法之持平者乎周禮凡聽訟先有鈞金束矢之入疑亦衰周之法而漢儒以爲周公之書余弗敢信也

無僧亂辭勿用不行

言比罪之中無僧差而亂其辭勿用不可施行之法

有倫有要

王氏安石曰先後有序謂之倫衆體所會謂之要

屬于五極

此句有關文大意謂折獄者當附麗于五刑之標準也

文侯之命蔡傳曰王爲大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曰立之是爲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爲方伯賜以鉅鬯弓矢作策命之史錄爲篇恩謂平王之命晉齊也以其爲天子爵賞之事故孔子序春秋列在魯公室

晉齊也以其爲天子爵賞之事故孔子序春秋列在魯公室

父義和

不稱伯父叔父而稱父不呼名而呼字卑已太甚在廷之無

老成人重可憫矣篇中惟汝多修好我于艱若汝予嘉數語差得策命體裁

永綏在位

橫浦張氏曰永綏在位對上文先祖懷在位而言平王惟自幸永安其位卑卑以位爲樂其無有爲之志可見

本文尙書說

用養爾秬一曰

孔疏周禮人掌和鬱鬯以實養而陳之蓋釀黑黍之米爲酒樂鬱金之草煮以和之也孫氏炎曰尊養爲上鬱爲下直

居中

費晉書曰費氏本國名後爲魯所并至僖公元年乃賜季友爲邑東萊呂氏曰費晉初魯魯侯征之於費費氏故以費而繫於帝王書末者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

祖茲淮夷徐戎並興

東坡蘇氏曰祖茲猶曰往者愚謂祖訓在則含征字意在內

備乃弓矢

孔疏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

我惟征徐戎

案淮夷徐戎並興此獨云征徐戎者蓋成王自征淮夷而伯禽奉王命助討徐戎也雖未能的考年月大約在成王踐奄來洛之先陳氏師凱謂在成王十四年則大遲而不足信矣時乃植餘峙乃芻蕘

草廬吳氏曰植餘芻蕘非遠國所能自齎故責之魯人芻蕘所以供牛馬若不繼則牛馬饑疲故亦服死刑也

秦誓案秦誓之作事詳左傳蓋在戰後之初非封敔後也孔子序書列諸篇末即周易善補過之意謂知秦之繼妄矣

民訖自若是多盤

朱子曰只是說人情多要安逸之意

俾君子易辭

今文尚書說

卷三

三

王氏晦叔曰巧言變亂是非君子仁而不佞往往爲其所奪故易辭

邦之机隍

橫浦張氏曰机如木之動搖隍如阜之圯壞羅氏洪先曰秦誓一篇有可爲後世法者二悔過遷善知所以修身矣明於君子小人之情狀知所以用人矣慎斯道也以往帝王之治其始庶幾乎

古文尚書辨上 附刻

古文尚書者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魯共王得之以還孔氏者也其篇數不可得而詳若較諸伏生今文增多二十五篇又有意離析成五十八篇并序爲五十九篇此東晉梅賾之僞本也朱子疑安國序不類西漢人手筆是固然矣而大旨之訛謬則謂孔子刪書同於刪詩夫書雖不一其體要皆史官記錄孔子但依虞夏商周之序而爲之編已耳豈如安國所云芟夷煩亂剪截浮辭也哉班固云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鄭京王肅咸守是說此謬之甚者也安國序文雖未嘗明言序作於孔子然云序所以爲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夫以後人僞序而列諸四代經文之上此卽用詩序爲例九屬東晉古文尚書辨 卷三 三

人陋見非關安國之冒昧矣予觀所傳六十三序不但立文拙率顯與經有相戾者甚多蓋卽張霸百兩篇之僞序也烏可襲其唾餘而以誣職先聖耶且三代以上從無序之一體卽漢初司馬遷史記自序淮南子要略皆於卷末自序其作書篇次猶孔子序卦傳之序也惟劉向校書天祿閣每書撮其首意標諸卷首於是乎有新序之名豈可以之懸擬聖人耶今觀甘誓云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盤庚云盤庚遷于般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戚出矢言史臣已自道其緣起矣再加以序是爲疊牀架屋稍知文體者必不肯作而謂聖人有此贅筆耶明乎此不但書序爲作僞之尤亦可知安國自序與卜子夏詩序均屬贗鼎矣安國云承詔作傳既畢會國有巫蠱

事經籍道熄不復以聞此則因家語而傳會其說也安國作孔氏家語實有是事作古文尙書傳特于虛烏有之談耳夫伏生口授之二十八篇自同郡張生以至歐陽大小夏侯傳者若是之盛至東漢而馬鄭之流尙守其業若安國既承詔作傳縱不敢上聞誰禁其開門授徒而傳之者僅僅一都尉朝耶前漢儒林傳云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予觀史遷本紀載堯典皇謨禹貢而不載大禹謨之文載湯誓而不載虺誥之語於宋世家載微子洪範而不載微子之命於燕世家載君奭而不載旅獒乃知史遷亦但熟習今文未嘗目覩增加之古文也班史之言失其實矣竊謂孔壁所藏尙書雖有百篇之名而內多殘缺亦猶論語孝經之

古文尙書辨

卷三

古

不無缺訛也史遷於夏本紀亦云作五子之歌作胤征於股本紀亦云作湯征作女鳩女房典寶之屬此則問於安國而採入者故沿至東萊張霸猶得據之以作百兩篇僞序也漢孝武時安國從兄太常蓼侯孔臧者嘗貽安國書曰時人惟問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不知有百篇也則是百篇之名同時昆弟尙以爲疑何況鄙倍之書序耶孝成時孔衍以其祖安國所作家語未立學官獻疏闕下若使安國業已作傳何以衍不言承詔之書傳而專及私編之家語耶可知安國當武帝時但藏有科斗文之尙書而實未嘗作傳矣或云王肅既作孔子家語亦必僞作安國書傳知不然者肅本傳云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尙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

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則肅注已大流行故梅賾於元帝時奏上孔傳古文尙書亡舜典一篇卽取肅注以補綴也後漢書儒林傳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於世按景伯之訓康成之注僅散見於二十八篇之中未嘗概及於五十八篇也又林本傳云濟南徐巡始師衛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川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出以示宏曰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廼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夫漆書而僅得一卷其非全文可知又繹林所以語宏者似爲字學而發非解尙書大義也由是推之則前漢所稱傳古文者如徐敖王橫塗惲輩亦祇就伏生之書能識夫古文奇字而已焉得有禹謨虺誥諸篇私相授受者

古文尙書辨

卷三

古

哉范史之言以訛傳訛亦不足爲據矣隋經籍志云安國傳齊建武中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余謂隋代僞書盛行牛弘之無識也唐初諸儒莫不以梅賾本爲真古文孔穎達專據此書因梁費彪疏廣爲義贊而奉詔更各正義於是馬鄭諸家之注蕩然無復存者豈不重可惜哉朱子云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可疑之甚予考鄭玄所注禮記趙岐所注孟子荀昭杜預所注國語左傳凡引書在二十五篇之中者皆指爲逸書然則此二十五篇漢魏晉初諸儒從未有寓目者矣何至梅賾而忽得此秘本耶九峯蔡氏集傳於書序指摘其謬不復列於每篇之首自作序言斥去安國僞序此真胸有卓識不媿紫陽之徒

矣惟是以孔疏爲定本並註今文古文不復作軒輊之語則未知與朱子之心胎合否也予豈好辯哉不過本朱子之意而詳舉夫孔傳古文之可疑俾後之讀書者自具隻眼毋爲前人所掩蓋焉

古文尙書辨下

疑古文尙書者前乎朱子有吳才老後乎朱子有趙汝談其說詳矣然概指以爲僞而不能就中別白是猶礪混玉而淄雜漚也未可云善讀書者也予於今文尙書逐句逐字爲之究晰以得其至是所歸而於古文尙書亦未嘗不循環而諷誦也奚敢盡斥爲僞哉湯誥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是言性之始也太甲云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是

古文尙書辨

卷三

六

言仁言誠之始也咸有一德云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是言一貫之始也說命云學于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是言學之始也而說命三篇敘事修辭最爲雅馴直可與今文相埒至若周官一書與周禮相表裏君陳畢命君牙伯冏俱得策命體裁較諸文侯之命翻似過之者不得謂古文盡劣於今文也按二帝三王之書周時謂之大訓而成康以後之典冊掌諸柱史者子孫世爲寶守秦火雖酷享國不長荒塚老屋所藏豈能漸滅殆盡乎竊謂湯誥說命諸篇非魏晉人所能結撰此必河間獻王之所購諸者陳農之所收而劉向校書於劉陶中文尙書中幸存二三策者也然予觀湯誥之篇墨子所引湯誓其辭各別論語所稱帝臣不蔽簡在帝心亦小有異

古文尙書辨

卷三

七

同又指斥夏桀目爲罪人不似湯誓之溫厚則知後人亦不無增損矣戴記所引允命其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無大異也緇衣末節云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甚至不可句讀今觀梅賾本文從字順絕無闕疑之處又知後人所改定者多矣夫能於伏生之書增多二十五篇兼爲安國補傳此固間代一出之才而豈梅賾梁柳輩所能幾及哉能之者其惟元晏先生乎孔疏云古文尙書晉太保公鄭冲以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此直爲臆所愚耳按誦爲柳之內兄博學而識古文奇字故能爲此僞書然誦在柳不敢獻也梅賾爲豫章內史在元帝中興之初誦亡已久乃獻之以爲已功耳予少習尙書以孔疏蔡傳爲宗亦未能鑒鑒有見夫古文之僞年將及艾於詩禮春秋撰成經說二十八卷夢見孔子心似別開一竅者凡於書之真贋一覽自明始悟古文中僞書由皇甫謐爲之也在虞書則大禹謨一篇禹謨已載皋謨中不應復出篇首曰若稽古大禹十七字不過摹仿堯典篇首之例而不虞姚方興又仿之以亂舜典也先儒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數語爲十六字之心傳考論諸篇命舜之辭曰允執其中舜之命禹也亦然當時但有執中之語焉嘗有所謂十六字耶况荀子云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二語出道書其言非無據也受命神宗之後忽及征苗一事誓詞平庸反不及甘誓之古質又云祗載見誓嚶嚶囊囊標誓亦允若是孟子所引誓詞也下突接云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夫以禹之征苗而

爲辭事瞽瞍之比伯益聖人何措辭若是之不倫耶此則僞書之尤駁者矣在夏書有五子之歌及胤征葢謚會稽竹書紀年撰帝王世紀年歷故補此二篇以爲左證也五子之歌純引歌辭於篇首作一緣起此補書中最簡潔者胤征中所云聖有謨訓明徵定保適人以木鐸徇于路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厥人走威克厥愛允濟其語多見左傳予讀至每歲孟春句不禁听然失笑夫謂之爲經不惟說理造極卽篇法句法字法皆後人百思不到者卽盤庚大誥之類詰曲聲牙然深味之一字不可移易當王莽時國師劉歆輩所作策命極摹八誥終無一語相肖何況魏晉以降哉篇中用每歲二字鄙俚之至漢人所不屑道而欲以混前代之書吾未信能欺明眼人也商書中仲

古文尙書辨 卷三

虺之誥無大謬然書各有曰湯征者征葛是也虺誥一書特爲釋慙作耳乃葛伯仇餉一條反載虺誥中豈非牽湊而成者耶伏生二十八篇周書中本無秦誓武帝時僞秦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爲二十九篇如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鳥史遷本紀亦載其語純是緯書烏可難於今文耶古文秦誓雖覺稍優然斥紂之語太甚武成書曰之法與召誥顧命互異而自稱爲有道曾孫周王發亦與聖人謙衷不台竊謂武王伐商既有牧誓一篇卽廢此秦誓武成奚不可之有哉皇甫增加識何淺也微子之命通體平順非周公史佚所作魏晉人優爲之蔡仲之命尤屬可疑武王告康叔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穆考文王周公告成王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

烈考武王其辭莊重若是而成王命仲曰率乃祖文王乃祖者伊誰之祖此尤僞書之失體者矣予姑揭此八篇之書辨其中之優劣若所補孔氏傳則不暇爲之駁正夫士君子著書立說雖不得志於時而亦足以自樂何必駕名古人以欺天下後世之耳目謚生平好奇之過故裸葬土坑一子方回不得其死此亦冥報之重者矣隋代劉炫僞作連山易魯史記既膺重賞後爲人告發終至斥逐非所云作僞心勞口拙者哉嗚呼生數千年以後而欲於古人之書一一鑒別其真僞雖心知其然焉必他人之我信耶然世有君山必知子雲之玄學後有陽明必傳象山之心學予雖未敢以經學自詡正不得不存此二辨以爲讀書者之一助也已

古文尙書辨 卷三

今文尙書說第三卷終

今文尙書說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陸奎勲撰奎勲有陸堂易學已著錄是編皆訂
補蔡沈書傳之闕失大抵推求於字句之間離合
參半所解惟伏生二十八篇而古文則置之不言
蓋用吳澄書纂言之例未爲無見而所附古文尙
書辨二篇不引梅賾閻若璩的然有証之語而又
變爲古文尙書半真半僞之說自稱年將及艾於
詩禮春秋揆成經說三十八卷夢見孔子心似別
開一竅者凡於書之真贋一覽自明云云其亦近
於語怪矣

禹貢方域考一卷附北行草

一卷

〔清〕湯奕瑞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禹貢方域

考一卷》提要

禹貢夏書篇帙在尚書之內以其傳自上古故曰尚書後世尊爲先聖經常之典冊于是有經之名而五而六而九而十三而有文字者三墳而下于尚書爲古讀稽古帝堯舜及禹皋陶則可知矣秦火後原文亦散佚以其藏于孔氏壁中者爲古文受自漢伏生口授者爲今文今古有無或不同然禹貢夏書一篇所載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具備爲治績爲文章洋洋聖謨無疑也漢室以來名儒輩出注尚書者不一家或釋全書或專治禹貢立于學官者唯孔安國傳孔穎達疏蔡沈集傳而已諸家純疵後賢當有以折衷之若禹貢山川表裏縣無以合古今非攷繪圖無以辨方正位顧圖亦難言矣約九州之廣輪布于咫尺之幅東西南北其不至易位不止 本朝一統志興圖方制萬里囊括四海幅隕起前載後矣至魏縣代有沿革更名不一非以今日之魏縣標表禹貢之山川其何以使學者開卷了然今于夏書某水某山注明卽今日某魏縣地不出戶庭可以周知禹貢之方域其間土壤之肥瘠田賦之輕重與夫物

產之所良所利所宜所遷轉前人已備論說無容致
喙德清胡渭注禹貢雖指舊章羣言內抒已見可謂
留心學問士矣第其書浩博學者覽之苟未觀程葆
舒陳師凱艾南英禹貢各家著述于胡本自不無望
洋之歎竊敢用是芟胡本舊籍撮其機要缺者補之
不敢謂有裨于聖經或與訓詁揣摩湯屋者稍異質
諸海內幸免于羔鴈筌蹄云爾南豐湯奕瑞書于玉
峯草堂

戶

二

禹貢方域考

同鑒趙孟錦見書氏 叅

南豐 湯奕瑞玉峯氏纂輯

同學 曾 橋東之氏 訂

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冀高山大川

冀州

冀州九州之一今山西全省皆是河南則懷慶衛

輝彰德三府直隸則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宣

馬貢方域考

一

化六府及真定河間二府之西北境其北踰塞直

抵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于盛京大遼

河以西錦州等處皆冀州域也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壺口山名在今山西河津縣梁即呂梁山在今陝

西同州韓城縣西北岐亦山名在今鳳翔府岐山

縣東北

既修大原至于岳陽

大原即今山西太原府等處汾水所出岳即太岳

山在今平陽府霍州山南曰陽汾水所經汾水出忻州靜樂縣北管涔山流經陽曲太原清源交城文水祁縣平遙汾陽介休孝義靈石汾西霍州趙城洪洞臨汾襄陵太平絳州曲沃稷山河津至榮河縣入河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卽今河南懷慶府等處水橫流入河曰衡漳卽濁漳水與清漳水也濁漳源出山西潞安府長子縣發鳩山流經長治屯留潞城襄垣黎城平順

南十方攷考

二

又東經河南彰德府林縣至涉縣東南清漳注之清漳源出山西平定州樂平縣沾嶺流經和順遼州黎城又東經河南林縣至涉縣與濁漳合流東經安陽臨漳又東北經直隸成安至肥鄉曲周二縣界入河此禹迹也自河南徙漳水循河之故道入海矣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衛二水名恒水源出直隸定州曲陽縣西北恒

陽溪至縣東北入澠水澠水出山西渾源州翠屏山東南經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衛水源出直隸真定府靈壽縣東北良同村至縣東南入滹沱河滹沱源出山西代州繁峙縣泰戲山東南經靈壽縣西南衛水注之大陸澤名在今直隸順德府鉅鹿縣

島夷皮服

島夷海島之夷也胡肅明白古韓國在朝鮮東南大海中依山島而居水環其四面故曰島夷

禹貢方域考

三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山名詳導山河四瀆之一詳導河

濟河惟兗州

濟四瀆之一詳後導況兗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故曰濟河惟兗州今河南衛輝府濬縣城縣濬縣滑縣直隸之大名府及真定河間二府之東南境山東則東昌府其兗州府則鄆城縣及曹州陽穀壽張等處濟南青州二府之西北境皆兗州域也九河既道

九河爾雅雖列其名然自河南徙不能詳考今直隸河間府山東德州等處其遺迹間有存者

雷夏既澤灘沮會同

雷夏澤名在今山東曹州東北濮州東南灘沮二水名源出雷夏之西北平地二水會同以歸于澤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禹貢方域考

四

浮于濟漯達于河

漯河之支流也自河南衛輝府濬縣宿胥口受河流經滑縣至直隸開州清豐及山東觀城濮州范縣朝城莘縣堂邑聊城博平清平禹城臨邑濟陽章邱鄒平齊東青城等處至青州府高苑入海此古漯水也胡融明曰自宋世河決商胡今開州境朝城流絕而舊迹無存今之大清河卽其故道也

海岱惟青州

岱東嶽泰山也在今山東泰安州青州東據海南

距岱故曰海岱惟青州今山東登萊二府皆是其

青州府則益都臨淄昌樂安邱臨朐及高苑博興

樂安壽光之南境濟南府則歷城肥城章邱鄒平

長山新城淄川及長清縣東平州則東阿平陰之

北境暨泰安州萊蕪之北境其東北跨海盛京大

遼河以東及朝鮮國地皆青州域也

嶠夷既畧

嶠夷卽今朝鮮國地

濰淄其道

禹貢方域考

五

濰淄二水名濰水源出莒州東北濰山歷諸城高密安邱濰縣至昌邑東北入海淄水源出萊蕪縣原山之陰經益都臨淄博興樂安至壽光縣北由清水泊入海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黃震曰古說以斥爲斥鹵蔡傳引許慎云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皆鹽地摺管子斥者薪芻所生之地鹵乃鹽地與斥無涉今嘉興濱海人呼產蘆之地爲斥塹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厥貢鹽絲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
厥篚笴絲

岱畎泰山之谷萊夷萊山之夷胡牼明曰今萊州
登州二府皆其地也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名源出萊蕪縣原山之陽歷泰安肥城寧陽
至東平入濟合流以注于海此禹迹也胡牼明曰
自元人引汶絕濟爲會通河明永樂中又築戴村

禹貢方域考

大

堤遏汶水盡出南旺湖以資運而安山入濟之故
道淤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

淮四瀆之一詳後道淮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
淮故曰海岱及淮惟徐州今江南徐州府邳州宿
遷睢寧及鳳陽府之懷遠虹縣宿州靈璧泗州五
河淮安府之桃源清河安東海州贛榆山東兗州
府則滋陽曲阜寧陽鄒縣泗水滕縣嶧縣金鄉魚
臺汶上濟寧沂州府郯城費縣莒州蒙陰沂水日

照曹州則嘉祥鉅野及東平州平陰之南境泰安
州新泰萊蕪之南境青州府則諸城之南境皆徐
州域也

淮沂其乂

沂水名源出沂水縣雕崖山東南逕焉頭固山有
泉東流與之合歷沂州郯城至邳州注于泗水

萊羽其藝

萊羽二山名萊山在今莒州蒙陰縣南羽山在今
海州贛榆縣西南

禹貢方域考

七

大野既豬

大野澤名在今曹州鉅野縣

東原底平

東原地名今之東平州及泰安州之西南境皆是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澤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
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織

羽畎羽山之谷澤陽澤山之陽澤山在今邳州西

北一名葛嶧山。泗濱。泗水之濱。胡朏明曰。今徐州府。呂梁洪是也。淮夷。胡朏明曰。淮北濱海之夷。

浮于淮。泗達于河。

泗水名。源出兗州府。泗水縣。陪尾山。歷曲阜。滋陽。濟寧。鄒縣。魚臺。及江南沛縣。徐州。邳州。宿遷。桃源。至清河縣入淮。此禹迹也。今徐州以東。悉爲黃河。經流。而淮不得會泗矣。達于河。胡朏明以河爲荷澤。竊恐非是。

淮海惟揚州

禹貢方域考

八

揚州。北距淮。東南距海。故曰淮海惟揚州。今江西浙江福建皆是。江南。則江寧。揚州。廬州。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徽州。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十二府。滁和。廣德。三州。其鳳陽府。則鳳陽。臨淮。定遠。壽州。及霍邱。盱眙。天長。淮安府。則山陽。鹽城。河南則光州。光山。固始。湖廣則黃州府之羅田。蘄水。蘄州。廣濟。黃梅。廣東則潮州府。皆揚州域也。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澤名。卽今江西鄱陽湖。在南昌府城東北。饒

州府城西。南康府城東。九江府城東南。浸四郡之境。周迴四百五十里。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三江。卽岷江。四瀆之一。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中。爲中江。統而名之曰三江。震澤。卽江浙之太湖也。跨蘇州府之吳縣。吳江。常州府之武進。宜興。無錫。湖州府之烏程。長興。等處。周迴五百里。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禹貢方域考

九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

厥貢惟金三品。瑶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島夷。卽倭人。東鯨之屬。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荆及衡陽。惟荊州。

荆衡。二山名。此荊山。指南條而言。在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衡山。卽南岳也。在今衡州府衡山縣。荊州。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故曰荆及衡陽。惟荊

州今湖廣武昌漢陽安陸荊州岳州長沙衡州常德辰州寶慶永州十一府都靖二州及恩施縣其襄陽府則唯南漳縣德安府則安陸雲夢應城應山及隨州之南境廢光化縣地黃州府則黃岡麻城黃安四川則夔州府之建始廣西則桂林府之全州及興安縣嶺北之地皆荊州域也

江漢朝宗于海

漢水詳後

九江孔殷

南貢方域考

十

九江卽洞庭湖九水會流故曰九江濱湖之縣巴陵居其東華容安鄉居其北常德之龍陽居其西沅江居其南長沙之湘陰居其東南橫亘七八百里九江之名魯氏以沅漸無辰叙酉湘資澧當之朱子考定以瀟湘蒸資沅漸叙辰酉當之九江沅資湘最大水自南而入荆江自北而過洞庭潛其間名曰五瀘戰國策云取洞庭五瀘是也

沱潛既道

沱江別名胡朏明曰沱水有二一自荊州枝江縣

北歷松滋江陵公安石首監利華容又東至巴陵縣西北會洞庭之水曰北江者是此卽今日江水之經流也一自夔州奉節縣首受江東逕建始巴東長陽至宜都縣北東入于江者是今建始以北故道墮塞唯指恩施縣開蠻界水為夷水潛漢別名在今安陸府鍾祥縣北訖潛江縣東南等處胡朏明曰漢東之地津渠交通禹迹湮沒多矣

雲土夢作乂

雲夢澤名跨江南北方八九百里東抵蘄州西抵

南貢方域考

十一

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是今專指沔陽州境者非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杞梓枏栢礪砥砮丹惟簞

簠簠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

納錫大龜

三邦未詳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洛水詳後南河冀州之南也

荊河惟豫州

豫州南至荊山見荊州北距南河故曰荊河惟豫州
今河南開封歸德河南南陽汝寧陳州許州等府
及汝州光州陝州等州直隸則大名府之東明長
垣山東則兗州府之城武單縣乃曹州之定陶曹
縣江南則潁州潁上亳州太和蒙城湖廣則襄陽
府之襄陽光化宜城荊陽均州鄖陽府之鄖
縣保康及鄖西之東境德安府隨州之北境皆豫
州域也

禹貢方域考

十一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洛瀍澗四水名伊水源出河南府盧氏縣熊耳
山歷嵩縣伊陽至洛陽入洛洛水源出陝西商州
熊耳山東逕洛陽會澗瀍伊三水又東北逕鞏縣
入河瀍水源出洛陽縣替亭山東南入洛澗水源
出新安縣白石山會穀水至洛陽入洛穀水源出
澗池縣南穀陽谷至新安東與澗水合流

滎波既豬

滎波澤名濟水所溢在今鄭州滎澤縣南

導荷澤被孟豬

荷澤在今山東曹州孟豬在今歸德府商邱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

浮于洛達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

華陽華山之陽卽西岳也在今天陝西華州華陰縣
黑水卽若水漢曰盧水唐以後曰金沙江若水在

禹貢方域考

十一

四川寧遠府俗名打冲河自冕寧縣西徼外東南
流至府西鹽源縣東南與雲南金沙江合金沙江
源出吐蕃界至共龍山犛牛石下其流漸廣至雲
南麗江府名麗江東至姚安府北合打冲河歷東
川昭通等府至四川叙州府入岷江梁州北界華
山南距黑水故曰華陽黑水惟梁州今陝西則漢
中府及興安州商州階州秦州之徽縣兩當湖北
則鄖陽府之房縣竹山竹溪及鄖西之西境四川
則成都保寧順慶龍安雅州寧遠六府資綿茂忠

達邛眉潼川嘉定九州及叙州重慶夔州瀘州之
江北諸州縣松潘以南瀘水以北皆梁州域也

岷嶓既藝

岷嶓二山名岷山江水所經在今四川松潘衛西
北徼外嶓即嶓冢山漢水所出詳導山

沱潛既道

江別爲沱卽今之邛江也自四川灌縣湔山與江
別東經崇寧彭縣新繁漢州金堂新都簡州資陽
資縣內江隆昌富順至瀘州入江漢別爲潛自四

南貢方域考

古

川廣元縣龍門山發源與西漢水合流至重慶府
巴縣入江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名蔡山自漢以來不知所在胡朮明以
嘉定之峨嵋當之未敢據以爲是也蒙山在今四

川雅州府跨邛州蘆山各山之境

和夷底績

和水名卽戕水源出茂州徼外流經黎大所越萬
衛戕眉縣又東至嘉定州南合青衣水沫水入江

胡朮明曰此水之南卽和夷也青衣水自蘆山縣
北東流入雅州與沫水合沫水自威州徼外流經
天全蘆山至雅州東青衣水注之又東經洪雅夾

江入江

戕土青黎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厥貢瓊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西傾山名在今陝西洮州衛西南四百餘里洮水

南貢方域考

圭

出其東桓水出其南桓水一名白水自洮州衛流
經文縣歷四川平武劍州至昭化東入西漢水潛
水見上沔水一名沮水源出畧陽縣東狼谷東南
流至沮口與漾水合故曰漢上爲沔也渭水詳後

導渭

黑水西河惟雍州

黑水在今陝西肅州西北自沙漠南流合白水紅
水至西寧界入青海白水源出州北山谷中南流
入于黑水紅水源出州南山谷中西流與白水會

此與梁州之黑水迥異亦非至三危入南海之黑水也西河在冀州西卽龍門華陰之河也雍州西距黑水東據河故曰黑水西河惟雍州今陝西西安鳳翔延安榆林平涼鞏昌臨洮慶陽寧夏西寧涼州甘州等府同華耀乾卯郡葭肅綏德等州及秦州秦安清水禮縣洮州衛等處出塞則西至西傾積石南非三危北抵沙漠皆雍州域也

弱水既西

弱水詳後

南貢方域考

七

涇屬渭汭

涇水名源出平涼府平涼縣筭頭山流經華亭涇州長武邠州淳化永壽醴泉涇陽等縣至高陵入渭汭兩水相會合處也涇入于渭故曰渭汭

漆沮既從

漆沮二水名漆水出陝西同官縣北高山流經縣城東北注于銅官水又西南至耀州南與沮水合沮水出陝西中部縣子午嶺流經宜君同官等縣至耀州西東會漆水又東南經富平縣至白水縣

南東注于洛洛水出慶陽府安化縣白於山流經保安安塞甘泉廊州洛川中部宜君等處至白水縣東與沮水合又經澄城蒲城同州朝邑等處至華陰縣西北入渭胡肫明曰洛水改流自朝邑徑趨于河不復至華陰入渭矣

澧水攸同

澧水出陝西長安縣終南山豐谷流經鄠縣界至咸陽入渭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南貢方域考

七

荆岐二山名此荆山指北條而言在今陝西同州朝邑縣岐山見冀州終南澧水所出見上惇物卽太白山兼太乙武功番山之名在今鳳翔府郿縣東南乾州武功縣西南鳥鼠山名在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高平曰原下隰曰隰指雍州之地而言豬野卽休屠澤在今陝西涼州鎮番縣東北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三危地名詳後三苗即舜所竄也

厥土惟黃壤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厥貢惟球琳琅玕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龍門皆山名河水所經詳後導河西河渭汭

皆見上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叙

崑崙析支渠搜三國名按崑崙山在今陝西西南

禹貢方域考

十八

四川西北徼外西域中河水所經蒙古名庫兒提

山海經云至積石一千七百餘里凡附近于山者

皆曰崑崙胡牯明曰析支卽古黨項所居處通典

云黨項寇在古析支之地應劭曰析支屬雍州在

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

羌也古河關縣在今西寧府西南塞外渠搜在大

宛之北慈嶺之西三國皆在雍州之西故曰西戎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

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岍山名在今陝西鳳翔府隴州汧水出焉決爲茲

蒲藪岐山見冀州荆山北條之荆山也見雍州河

卽西河也壺口見冀州雷首山名有歷山首陽中

條之稱在今山西蒲州府太岳見冀州底柱山名

在今河南陝州黃河中兩柱相對距岸而立南曰

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統曰三門析城山名在

今山西澤州府陽城縣王屋山名濟水所出在今

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與山西垣曲陽城二縣

接壤太行山名自河南懷慶府入山西澤州府迤

禹貢方域考

十九

而東北跨陵川壺關平順潞城黎城武鄉遼州和

順平定樂平及河南之輝縣武安直隸之井陘獲

鹿諸州縣界中延袤蓋千餘里焉恒山在今直隸

定州曲陽縣昔之北岳 本朝改祀于山西渾源

州碣石見冀州胡牯明曰碣石昔在直隸永平府

昌黎縣東南海旁後爲海水所沒今指縣北之山

爲碣石失之遠矣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西傾見梁州朱圉山名在今陝西鞏昌府伏兔縣

鳥鼠見雍州太華即華山見梁州熊耳山名自陝西商州以至河南盧氏縣綿亘二百餘里洛水出商州伊水出盧氏總名曰熊耳外方即中岳嵩山也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其山東跨密縣西跨洛陽北跨鞏縣綿亘一百五十里桐柏山名淮水所出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東南接湖廣德安府隨州界西接襄陽府襄陽縣界山海經曰餘山其異名也漢志曰大復水經曰胎簪其支峯也陪尾山名泗水所出俗謂之媯亭山在今山東兗州府泗

禹貢方域考

二十

水縣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嶓冢山有二一在陝西漢中府寧羗州漾水所出東流爲漢者是也一在陝西秦州西漢水所出與嘉陵江合流者是也西漢水自秦州西經西和禮縣成縣至畧陽縣與嘉陵水會曰嘉陵江又經寧羗州至四川廣元縣與潛會曰潛水又經昭化與白水會歷劍州蒼溪閣中南部蓬州南充定遠合州至巴縣入江嘉陵水出鳳翔府寶雞縣大散關

西南嘉陵谷流經鳳縣兩當至畧陽入西漢水荆山南條之荆山也見荊州內方一名章山漢水所經在今湖廣安陸府荊門州大別一名魯山即漢水入江處在今漢陽府城東北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見梁州衡山見荊州九江即洞庭湖非江西之九江也見荊州敷淺原朱子以廬阜當之胡牖明曰廬山盤基廣大其陽必有平敞之原當在東南之麓迫近彭蠡以此求之庶不失朱子之意而

禹貢方域考

二十一

又不卽以高山爲平原犯學者之疑此言是也瑞北行時取道彭蠡泊舟大姑塘登岸而西平原曠衍遠望廬山翠巘凌霄意古之敷淺原即其地也廬山在今江西南康府跨星子德化二縣之境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弱水源出甘肅州府山丹縣西南窮石山合黎山名在今甘肅州府西北綿延而西接高臺鎮夷之境流沙卽沙漠西北塞外皆有流沙胡牖明以合黎之地爲流沙矣也弱水自山丹縣西北流經甘肅州府

北又西經合黎山與張掖河合又西北經高臺縣北又西經鎮夷所南又西北出合黎山峽口又東北經居延故城又東北入居延澤其下流不知所歸張掖河一名合黎水自吐谷渾界北流經張掖縣北合弱水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別爲一川非界梁雍二州者三危見雍州水經注曰黑水出張掖之雞山薛士龍曰黑水至沙州敦煌縣經三危山流出徼外胡朏明曰屈原天

高貢方域考



三

問黑水至趾三危安在蓋自戰國時此地之山川已屬渺茫且秦火之後載籍淪亡漢興治尚書者尚不能言黑水三危之所在況其後此者乎唯緬甸之金沙江非麗江府之金沙江也其源在河源之西黑水

自三危南流或爲崑崙墟所阻折而西南絕莫賀延磧尾而南合此水于緬國東入海亦理之所有瑞按本朝平定西藏考黑水之源彼地名哈拉烏蘇自達賴喇嘛東北哈拉腦兒流出東南流入喀木界又東南流入怒夷界爲怒江入雲南大塘

隘更名潞江南流經永昌府潞江安撫司境入緬國三危猶中國之三省打箭爐之西南達賴喇嘛所屬爲危地拉里城之東南爲喀木地班禪封土克圖所屬爲藏地合三地爲三危耳哈拉烏蘇由其地入海故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也以此觀之黑水三危實有其地紛紛之說妄矣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通河入于海

高貢方域考



三

積石龍門皆見雍州按積石有大小之別大積石在今陝西西寧府塞外吐谷渾界小積石在今陝西臨洮府河州西北距大積石一千餘里禹之所導唯大積石可以當之龍門在今陝西同州韓城縣北其東則冀州之壺口兩山對峙體分而勢合東必得西而後爲口西亦必得東而後爲門故于冀則言壺口于雍則言龍門又龍門之上口曰孟門西屬陝西延安府之宜川縣東屬山西吉州山勢綿延參差相接爲黃河巨阨華陰太華山之陰

也見導山底柱見導山孟津渡河處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洛汭洛入河處在今河南府鞏縣大伾山名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降水即絳水源出山西路安府屯留縣西南發鳩谷一名盤秀山為濫水東北入于濁漳見冀州合流至肥鄉曲周二縣界入河大陸澤見冀州九河見兗州逆河蘇軾曰既分為九又合為一以一迎八而入海也瑞按逆河為海所漸今之渤海即昔之逆河河入海處在碣石之東此不言者已見于導山也

禹貢方域考

十五

嶠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嶠冢見導山漾水漢水之源出今陝西寧羗州北嶠冢山東流至漢中府南鄭縣曰漢水滄浪漢水之下流也三澨地名不知所在水經曰三澨池之南在卽縣之北胡融明曰三澨為漢水之三大防其地當有名川來入漢上不越滄浪下不踰大別意在清水入漢處一在襄城北卽大隄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東皆襄陽縣地卽縣之北也言在

竟陵者非是卽縣故城在今襄陽宜城二縣界竟陵故城在今沔陽州夷門縣界大別見導山江卽岷江也滙理也彭蠡見揚州朱子曰彭蠡之為澤實在大江之南然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為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却而自潏以為是湖漫數百里之大澤黃潤玉曰叙江漢皆言東者主岷嶠居西而云非指曲折所向為文也北江卽漢水也吳氏曰漢水源遠流大可亞于江荊州言朝宗于海必以江漢並稱故漢得分江之名而

禹貢方域考

十五

為北江不以漢附于江而泝其入海之實王耕野曰江漢皆發源西蜀東流入海獨漢水到大別入江則與江相合仍東流而滙為彭蠡又東流為北江以入海其東西南北以天下大勢論不主一江南北而言也漾水自寧羗州東流經沔縣合沔水見梁又東經襄城至南鄭曰漢水又東經城固洋縣西鄉石泉漢陰紫陽興安州洵陽白河又東經湖廣鄖西鄖縣至均州曰滄浪之水又東經光化穀城襄陽宜城鍾祥荊門州京山潛江天門沔陽

州至漢陽大別山南入于江入江之後則與江合流其經行視縣詳見岷江故不復贅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爲滙東爲中江入于海

岷山見梁州 本朝平定西藏考岷江之源在黃河之西巴顏哈拉嶺七七勤哈納番名岷捏撮漢書所謂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是也而禹貢導江之處在今黃勝關外乃褚山古人謂江源與河源相近禹貢岷山導江乃引其流非源也斯言實

禹貢方域考

主

有可據云沱江別名見荆梁二州澧水名源出湖南慈利縣永定衛西歷山流經石門至澧州會沔水又東經安鄉華容南會赤沙湖東入洞庭九江見荊州東陵即今岳州府巴陵縣也岷江至荊州府枝江縣分爲二一自縣南東經公安西爲澧水又東南至澧州界合澧水東入洞庭至巴陵與北江會曰南江此即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之道也一自縣北歷松滋江陵公安石首監利華容又東至巴陵西北會洞庭之水曰北江此在禹時

江別爲沱今日則江水之經流也迤逦曲折之意北會與漢會也漢曰北江彭蠡曰南江岷江自洞庭以東至大別山漢水自北來注之合流至彭蠡湖口故曰東迤北會爲滙也中江即岷江三江之一見揚州

導沈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沈水即濟水之源出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王屋山東至溫縣曰濟水又東至武陟縣入河後徙至

禹貢方域考

主

溫縣入河今乃自孟縣入河矣溢者入河之後自中而滿溢而爲澤也滎即滎波見豫州出者自下湧出流而不伏也陶丘山名在今山東曹州定陶縣南即荷澤見豫州汶水見青州汶水處在今山東東平州安民亭南濟水自陶丘北出至曹州會荷澤東北流至鉅野絕澤而北合洪水上承鉅野薛訓歷汶上至東平會汶改從澤西之清者北與濟合歷汶上至東平會汶改從澤西之清河統澤北以會汶曰清口其源不之故道自洪口至清口則無水名曰荷澤濟河首受洪水北流濟流經東阿平陰長清齊河歷城章邱鄒平長山新

城高苑博與至樂安入海此禹迹也千百年來歷代穿鑿濟水不可問矣今之小清河卽其故道也竊按濟水之湮沒于河南者自周始初爲榮及導榮爲川與二之濟相接則潰而非澤矣至周衰于河陰間爲澤榮潰遂爲河水所亂延及東漢榮澤亦塞則所行者唯河水矣此河南之濟不可考也其湮沒于山東者亦自周始初陶丘之濟旣見而不伏乃榮潰爲河所亂陶丘之寶淤矣鉅野之北所行者唯荷汶之水迨元人開會通河引汶絕

禹貢方域考

手

濟以資運明永樂中又築戴村壩遏汶水盡注南旺湖由是東阿以下所行者僅山泉溝澤之水而已此山東之濟亦不可考也

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出桐栢山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栢縣詳導山泗沂二水見徐州蔡子曰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淮水自桐栢縣南東經信陽州羅山正陽息縣光山光州固始又東北經江南潁州霍邱潁上壽州懷遠鳳陽臨淮五河泗

州盱眙又東北經清河縣南與泗水合曰清口又東北經山陽至安東入海此禹迹也自元時河奪汴泗以入淮由是泗沂不會于淮清口以東河行淮潰矣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鳥鼠同穴山名渭水所出在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其鳥名鶻其鼠名鼯同穴而處故山名焉澧涇漆沮詳見雍州渭水自渭源縣北東經隴西通渭

禹貢方域考

手

寧遠伏兔秦安秦州清水隴州寶雞岐山扶風郿縣武功盤屋興平鄠縣至咸陽縣與澧水會又東經長安咸寧至高陵縣與涇水會又東經臨潼渭南同州華州至華陰縣北漆沮入焉又東入于河此禹迹也今漆沮不入于渭自朝邑徑入于河矣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熊耳洛水所出在今陝西商州澗澗伊見豫州洛水自陝西商州東北流經洛南至河南盧氏永寧

宜陽又東至洛陽縣與澗澗會又東與伊會東經
偃師至登封北入河此禹迹也今東過汜水入河
非復古之洛汭矣胡胎明日古時澗水經河南故
城西入洛澗水經河南故城東入洛故澗水東澗
水西爲王城而澗水東爲下都洛誥之文甚明自
周靈王壅穀水使東出王城北合澗水南入洛而
城西之澗水遂爲死穀及漢明帝復竭澗澗二水
使出洛陽故城北爲千金渠又東過偃師入洛而
禹貢東會澗澗之舊迹無復存矣又曰王城卽剡

高貢方域考

辛

邑漢爲河南縣其故城在今洛陽縣西北下都卽
成周漢爲洛陽縣河南龍治其故城在今洛陽縣
東北二十里二城東西相去四十里而今洛陽縣
居其中

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
四海會同

四海以九州計之雅冀堯青徐揚五州距海俱在
東海之濱極西則被于流沙而止直北則不過陰
山南方則五嶺以外不入版書 本朝幅隕遼瀾

東至日本西抵歐羅巴諸國南逾安南北距俄羅
斯四海之內罔不率俾故西洋人測量地形言與
天體同其渾圓東西南北窪下處皆海水環之古
人云天圓而地方特明其理非論其形也以古今
輿圖較之昔日之四海未盡其大豈若今日之四
海無遠弗屆者乎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錫土姓

祇台德先不隳朕行

禹貢方域考

壬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
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五百里者截長補短方五百里也開方算之縱橫
容積二十五萬里其曰百里二百里以至三四五
百里者指相距之遠近而言也陸佃曰禹之五服
以面言不以方言此不知開方之道也唯其方也
是以每面皆成五百里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三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五百里甸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禁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

玄圭告厥成功

流沙見導水

禹貢方域考

圭

河自積石流入海記歷代徙流附

河自大積石山東北流經陝西西寧府西南塞外

至河州西七十里入塞又東北合洮水水自西傾

谷運界又東北經洮州衛又東北經蘭州北又東

北經金縣北又東北經靖遠縣北又東北經中衛

縣南又東北經靈州北又折而北經寧夏府東南

又北經平羅縣東又北經榆林府西出塞經廢豐

州西折而東經三受降城南折而南經廢勝州東

入塞其東岸則平魯縣又南經府谷縣東其東岸

禹貢方域考

三三

則河曲縣保德州迤西經神木縣南又南經葭州

東其東岸則興縣又南經吳堡縣東又南經綏德

州東其東岸則臨縣永寧州寧鄉縣又南經清澗

縣東又南經延川縣東又南經延長縣東其東岸

則石樓縣永和縣大寧縣又南經宜川縣東其東

岸則吉州鄉寧縣又南至韓城縣東北龍門山在

焉其東岸則河津縣又南經邵陽縣東其東岸則

榮河縣汾水入焉又南經朝邑縣東又南至華陰

縣東北渭水入焉其東岸則臨晉縣蒲州又南經

雷首山西至潼關縣北折而東是爲河曲又東經閿鄉縣北又東經靈寶縣北其北岸則芮城縣又東經陝州北其北岸則平陸縣又東過底柱又東經澠池縣北其北岸則垣曲縣又東經新安縣北又東經洛陽縣北又東經孟津縣北其北岸則濟源縣孟縣又東經鞏縣北洛水入焉其北岸則溫縣又東經汜水縣北又東經滎陽縣北其北岸則武陟縣濟水入焉又東經河陰縣北又東經滎澤縣北其北岸則獲嘉縣又東經原武縣北又東經

禹貢方域考

三十四

陽武縣北又東經延津縣北又東經廢胙城縣北其北岸則新鄉汲縣又東北至濬縣西南古宿胥口漂水出焉大伾山在其東北其南岸則滑縣又北歷內黃湯陰安陽臨漳魏縣咸安至肥鄉曲周二縣界與漳水合又北歷平鄉廣宗至鉅鹿縣大陸澤在焉自鉅鹿以北歷南宮新河冀州東鹿深州衡水武邑武強阜城獻縣交河青縣薊海北接大城寧河至天津注于渤海此禹迹也歷代以來變遷不一周定王五年河自濬縣宿胥口徙行漂

川至滑縣東北復與漂別流經開州內黃清豐南樂大名元城冠縣館陶堂邑清平清河博平高唐平原德州景州吳橋東光交河至滄州界復歸故道此禹河初徙之道也王莽始建國三年河自滑縣東北徙行深川流經開州觀城濮州范縣至朝城縣漂水出焉又東北經陽穀往平至禹城縣復與漂會又別行經平原陵縣德平樂陵商河武定青城蒲臺高苑博興至利津縣入海此禹河再徙之道也東漢後不能詳考按自唐歷五代以迄宋

禹貢方域考

三十五

初河自汲縣南胙城縣北東北流經濮縣滑縣開州清豐濮州觀城范縣朝城陽穀鄆城在平平陰長清平原陵縣臨邑商河濟陽齊東武定蒲臺至利津縣入海後徙經濱州至海鹽縣入海此唐迄宋初經行之大畧也宋仁宗慶曆八年河決開州商胡埽分爲東北二流東流自清豐縣東北流經朝城莘縣堂邑博平清平夏津高唐恩縣平原陵縣德平樂陵至海鹽縣入海北流自清豐縣西北流經南樂大名元城冠縣館陶邱縣臨清戚縣清

河夏澤武城棗強故城恩縣德州吳橋景州東光
南皮交河滄州青縣靜海北接大城寧河至天津
入海其後東流北流迭為通塞迨哲宗元符二年
北流獨行東流乃絕此北宋經行之大畧也南宋
光宗紹熙五年河北郎金章宗明昌五年也是歲
河徙自陽武而東歷延津封邱長垣蘭陽東明曹
州濮州鄆城范縣至壽張縣注梁山灤分為二派
北派由北清河入海自東平歷東阿平陰長清齊
河歷城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至利津縣
禹貢方域考

三六

留蘭陽儀封雖州考城商邱曹縣虞城夏邑單縣
陽山豐縣沙縣蕭縣至徐州北與泗水合又東南
經靈璧睢寧邳州宿遷桃源至清河縣與淮水合
又東經山陽至安東縣入海此今日經行之道也
大約河自武陟以西經龍門底柱之險雖有怒濤
不能為害故禹迹猶存武陟以東地勢平衍恣其
奔流是以河南山東直隸江南諸州縣中千百年
來受其蹂躪此禹迹之所以終于湮沒而黃淮合
為一瀆者職是故也

禹貢方域考

三七

江自岷山流入海記

江水自四川松潘衛徽外岷山流經衛北又東南經疊溪營西又東南經茂州西又西南經威州西保縣東又西南經汶川縣西又東南經灌縣西沱水出焉又東南經溫江縣西崇慶州東又東南經新津縣東北又東南經彭山縣西又東南經眉州東又南經青神縣東又南經嘉定州東洩水會青衣水入焉又東南經犍爲縣北又東南經宜賓縣東北若水會金沙江入焉又東南經南溪縣南又

禹貢方域考

三八

東經江安縣北又東經納溪縣北又東北經瀘州東南沱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經合江縣北又東北經江津縣北又東北經巴縣東南西漢水會白水自北來注之又東北經長壽縣南又東經涪州北又東北經豐都縣南又東北經忠州南又東北經萬縣南又東北經雲陽縣南又東經奉節縣南夷水故道出焉又東經巫山縣南又東經巴東縣北又東經歸州南又東經夷陵州南又東經宜昌縣北與夷水合又東經枝江縣南曰南江

江南江北詳見

導又東經公安縣西又東南流爲涪水入澧州界爲四水口歷州之東北又東南合澧水又東經安

鄉縣南又東經華容縣西南會赤沙湖東入洞庭湖至巴陵縣與北江會又東逕臨湘縣北又東經嘉魚縣西北沔陽州南又東北經江夏縣西漢陽縣東北漢水自北來注之又北折而東經武昌縣北其北岸則黃陂縣黃岡縣又東經大冶縣北蘄水縣南又東經興國州北蘄州南又東經瑞昌縣北廣濟縣南又東經德化縣北黃梅縣南彭蠡澤

禹貢方域考

三九

自德化縣東南北入于江又東北經湖口縣北又東北經彭澤縣北其北岸則宿松縣望江縣又東北經東流縣西懷寧縣南又東北經貴池縣北其北岸則桐城縣又東北經銅陵縣西又東北經繁昌縣北其北岸則無爲州又東北經蕪湖縣西又北經當塗縣西其北岸則和州又東北經江寧縣西上元縣北其北岸則江浦縣六合縣又東經句容縣北其北岸則儀徵縣又東經丹徒縣北其北岸則江都縣又東經丹陽縣北又東經武進縣北

其北岸則泰州又東經江陰縣北其北岸則泰興縣靖江縣如皋縣又東經常熟縣北其北岸則通州又東經太倉州北其北岸則故海門縣又東入于海

一統志河源記

四月初四日自京起程五月十三日至青海十四日至呼呼布拉克六月初七日至星宿海之東有地名鄂陵周圍二百餘里初八日至鄂陵西又有澤名扎陵周圍三百餘里鄂陵之西扎陵之東相隔三十里初九日至星宿海蒙古名鄂敦或作敦拉登山之至高者視之星宿海之源小泉萬億不可勝數周圍羣山蒙古名爲庫兒棍或作枯即崑崙也南有山名古兒班吐而哈西南有山名布胡珠而黑西有山名巴而布哈北有山名阿克塔因七奇東北有山名烏蘭杜石古兒班吐而哈山下諸泉諸泉西藩國名爲噶爾馬塘巴而布哈山下諸泉名爲噶爾馬淖穆朗阿克塔因七奇山諸泉名爲噶爾馬沁尼三山之泉流出三支河即古兒班索而嘛也譯言河源也三河東流入扎陵澤自扎陵澤一支流入鄂陵澤自鄂陵澤流出乃黃河也除此他山之泉與平地之泉流爲小河者不可勝數盡歸黃河東下自星宿海于六月十一日回程向東南行

二日登略而給山見黃河東流至呼呼托羅海山
又南流繞撒除克山之南又北流至巴而托羅海
山之南次日至米山之西其山最高長三百餘里
有九高峯自古至今未見米消終日雲霧蔽之常
雨雲一月中三四日晴而已自此回行十六日至
席拉庫特爾之地又向南行過僧庫里高嶺行百
餘里至黃河岸見黃河自巴而托羅海山向東北
流于歸德堡之北達喀山之南從兩山峽中流入
蘭州自京至星宿海共七千六百餘里寧夏之西

禹貢方域考

四十一

有松山自此至星宿海天氣漸低地勢漸高人氣
閉塞故多喘息或以爲瘴氣非也

元都實探河源記

通雅曰言河源者莫詳于元河源出吐蕃朵甘思
之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渙散方可七八十里從
高視之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
宿也羣流奔湊近五七里匯爲二巨澤名阿剌腦
兒自西來連屬逶迤而東行一日程始成川號赤
賓河又二三日程有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
合又三四日程有水南來名忽蘭又有水東南來
名也里木合流會于赤賓流浸大始曰黃河云然
水清人尚可涉又一二日程爲九度河九度者水
八九股可度也廣五七里又四日程水始濁土
人抱革囊或乘騎過之亦有象舟傳革以濟僅容
二人又東則兩山夾束廣可一二里或半里深叵
測矣朵甘思之東北鄙有大雪山名騰乞里塔自
履至頂積雪不消山最高卽所謂崑崙也自九度
至崑崙約計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又四
五日程至濶卽及濶提二地始相屬又三日程始
至四達之衝是謂喀刺別里赤兒崑崙之西人跡

禹貢方域考

四十二

簡少多處山南其東山益高地益卑岸亦益狹有
狐可以躍過者又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細
黃河又兩日程有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
入河河北行轉西過崑崙北向東北流約行半月
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州隸河州元所置吐蕃
宣慰司也又四五日程始至磧石禹貢所謂導河
至磧石是也又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又一日程
至打羅坑東北行又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
一日程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里州

南貢方域考

四

正東行至寧夏南又東行卽東勝也世言一河九
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里也
言河源者惟此說爲近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命招
討使實德來河源自河州行四月始至其地
還圖以聞又使其弟潤潤出馳奏潤潤授其說翰
林學士潘昂霄而臨川朱思本二十八里吉家得帝
師所藏梵字圖書譯之與潘互有小異因刪次元
史潘侍讀所撰河源志如此

五嶺附記

五嶺天設之險也一曰大庾亦名梅嶺北接江西
南安府大庾縣南接廣東南雄府保昌縣一曰騎
田卽桂陽嶺亦名臘嶺北接湖南郴州南接廣東
韶州府乳源縣一曰都龐卽黃嶺山北接湖南衡
州府藍山縣南接廣東連州一曰萌渚卽臨賀嶺
亦名桂嶺北接湖南永州府江華縣南接廣西平
樂府賀縣富川二縣界一曰越城卽始安嶺北接
湖南寶慶府城步縣南接廣西桂林府興安縣胡

南貢方域考

四

肅明曰廣東南雄韶州廣州惠州四府當屬揚州
徼外自肇慶以西至廣西潯州府當屬荊州徼外
自南寧以西至安南國當屬梁州徼外

北行一百四十韻并序

湯奕瑞 王峯

雍正七年 家君以編脩遷監察御史明年
春余北行省覲取道楚豫北渡河歷古邯鄲
鉅鹿之境以達 京師趨庭之暇縱觀書史
間與賢士大夫遊以考其聞見之得失三閱
春秋時與陟岵之思因單車就道東走齊魯
踰淮徐抵廣陵渡江而南由吳越紆迴至家
數年之內周行近萬里凡南北山川之險易
與夫風土人情物產之各殊力搜求馬筆之
北行草

北行草



一

於詩非曰名勝盡於此也要亦紀登臨憑眺
之所及而已矣

章際休明會北行省覲時晴雲孤嶼遠流水片
帆移倏別麻姑秀遠觀左蠡奇茫茫天欲近渺
渺地無涯波浪從風急舳艫下碇遲江豚頻出
沒石鴈遙高卑九派遠迤迤三宮崧嶽垂芳春
臨楚塞夜月咏江薩赤嶂洪濤險烏林夙駕疲
優游勤覽眺縱送任驅馳紫陌楊花燦青疇麥
穗岐牧童吹蕳簞村婦釀醪醅醉舞塵中袖狂

歌馬上詩揚鞭追白兔側耳聽黃鸝南國禽魚
勝中州水陸宜提封誇控扼坦道化偏崎卓斧
連空翠垂韜結細澗曲水忽汝水品喧闐車闐轂
嫋娜柳鵲縹緲名沿溪望白雲倚檻思騰
騰經繁宅謂王縣宅平淮西碑日落
投茅舍謂秦縣秦選致師蒼茫故殿址牢落上
角亢無分謂秦選致師蒼茫故殿址牢落上
林枝平古誠如彼窮途欲問誰懷鄉知夜永染
翰潑松滋尚論燭之武高談鄙食其遨遊趨塞

北行草



二

北蹀躞至河湓開封府北二十里即黃河湓源發崑崙積橫
飄砥柱岬奔流聲活活激湍勢瀾瀾休氣通三
島榮光亘八寅圖書開易象雲漢表乾維白壁
千秋祀金隄萬頃陂輦航徒有說槎泛竟存疑
偃鼠愁翻覆浮鼉忌險巖延年陳利害賈讓策
安危鄒子狂濶靜桃花羨溢庠黃河一歲三汛三月名桃花汛
鳴榔驚浪濁機榜趁風纒魏北封疆濶畿南屏
翰資共球聯四海師旅集千麾曠衍延平邑岩
嵒聳大任百花佳塢著五鹿古墟貽五鹿墟即晉重耳乞

食野人與 洹水流連後漳河信宿期蕭蕭烽燧
冷在在酒歌隨安濟傳仙迹凌消渡帝騎凌消
光武處 譙樓風獵獵驛路雨祁祁實相龍興寺
真定府龍興寺中有銅 靈神竹澤祠長途爭路
繹行旅競參差一畝清泉匯三臺曉角吹縱橫
窮高句俯仰沐堯曠縹緲

皇州裏氣氤紫極居聲靈周五服教化洽重熙
率土冠裳聚普天雨露施鴻猷恢朔漠鳳詔定
邊陲瀚海鯨鯢靖陰山草莽遺輸琛來哈烈稽
北行車

首拜勾驪金馬環銜獸玉泉水吐螭丹霞侵翡
翠旭日映琉璃翁鬱長楊樹續紛太極芝雕楹
懸藻井鏤檻構文槐禁靜綵綸密軒高象魏披
煌煌崇卷冕穆穆禮神祇警蹕華鐘奏和鑾羽
蓋蔽元音賡大雅仙仗擁長鉞主壘壇壝肅祈
年稔黍稷祥烟凝泰時朱草繞汾睢洽比群黎
宇靖共百職司紀綱循舊例臺憲守清規濟濟
排鷺驚桓桓侍虎貌 家君當躬直童子愜烏
私快親霜威簡歡承身繡姿乘馳名赫赫簪筆

字累累供奉岳蒼佩紉綈上赤墀立朝瞻章綸
正色擬辛毗節勁凌冬栢忠摠向日葵詰姦多
摘伏執法獨宣慈夕閱三章律晨披兩造詞黃
沙名空符棘嘉石省鞭笞不受珠璣賂終叨日
月知濁醪克夜飲糲食進晨炊德儉巾車敝風
清既馬羸趨庭恒凜凜發篋每孜孜敢謂箕裘
業慙非燕鶴肌李商隱詩不然神名浮枯似木
才拙鈍如鉅莫接迎邕徒由來對董帷攻文曾
刺股玩占但措頤阿叔留青眼辛亥冬 李伊
父至京學習

北行車
予忝白眉尋芳吟斷續遇物別妍姸荏苒星霜
變蹉跎歲月彌北堂遙在望南極恨相離控轡
言旋里輕裝戒約輒蘆溝寒露重時於九范水
暮烟麗參差搏鷹隼蕭森撼梓椅鳴發音嘒嘒
時菊秀歲華漸涇涼風發飄揚蔓草萎出郊遠
舊孰取道屬莊樞扁鵲樓猶在舊侯廟不墮悠
悠踰渤海杳杳溯羅維偏布陰岐豪幸陳大谷
梨梨園處偏在梨園物華娛口體人傑餒心脾劉實
清操顯馬周耿介推蟬聯華氏爵鵲擊尹公殘

往平尹齊為御史時以燕稱漢計里深更夢驅
 武帝使督盜賊新代不避權貴
 車四望瘴狼溪殊蕩漾蠶尾信屋屨堂振宣尼
 鐸汶上縣聖澤書院一名孔堂樓觴太白厄齊
 州世傳孔子率中郭構學於此飛驒離濟兗擊機入
 時縣令賀知章鵬之於此飛驒離濟兗擊機入
 徐鄧漕乾東南力徐鄧等處東河防柱石支河
 總督晉應湖秋漱灑淮安管束湖宋應純謝埭
 大學生楊州召伯埭晉謝楊子橫舟渡潤州隔
 徑險廡安鎮廣陵時所築楊子橫舟渡潤州隔
 岸窺颺颺收屏翳汴靜冰夷氣霽林巒現潮
 平水怪嬉娑娑三足鼈爛朗六眸龜有龜三足
 北行草
 有龜龍鯉依磐石魚牛傍釣坻噏鳴咸掉尾擺
 刺共揚鰭不羨然犀照謾誇拔劍搗戎騎鞭枉
 用仙侶扇堪持投鎖吳王幻縫囊魏主詒綃維
 如綺錯棹楫若鱗比突兀金山岫崢嶸鐵甕陴
 吳孫權築京口城周圍六百三十步唐周蘭陵
 實為潤帥又築羅城二十餘里鐵甕城
 懷薛極梅里憶秦嬖笑指靈巖館行吟樂園池
 虎邱盤石磴鶴市植杉籬泛泛長橋驚飛飛震
 澤鴟鱸魚鱖落刃尊菜滑流匙吳地滄波晚越
 江白日歌清宵忘寂寞美景受羈縻近海濤聲

壯濱湖霧氣衰風篁標削劣天竺鬱嵒嵒松向
 層巔茂堤緣廣陌杭州萬松嶺在府城南唐
 上十里沙織綾拋紫袖沽酒覓青旗白居易詩萬株白松樹青山
 堤明月中織綾險阻藏嚴釣桐廬縣七里瀨
 范辭嚴先生祠葛洪丹竈爐葛洪丹竈爐
 質芥柯劉即王質遇仙處川陸行將遍家山望
 在茲入門供菰水酌醴捧槃匪頗覺庭闈樂寧
 甘屋漏斯雕蟲虛有技烹虎不成皮謾抱窺天
 管終譏測海蟲時褰高士幌閒對老僧基直友
 北行草
 相磨礪剛腸豈磷緇黃庭經可誦荷鍾採松

禹貢方域考一卷

江西巡撫
孫進本

國朝湯奕瑞撰奕瑞號玉峯南豐人雍正中官福建

鹽場大使其書載禹貢本文而專疏其方域界址

附江河入海記河源記數篇於後前有自序謂刪

撮胡渭禹貢錐指而爲之故卷首自稱曰纂輯明

爲渭書之節本云

尚書約旨六卷

〔清〕楊方達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約旨

六卷》提要

夫說書亦難矣微而先聖後聖心法之傳顯而二帝三王大經之治上而天文歷數下而地理山川以及洪範九疇之屬靡所不備今欲博綜而條貫之難矣況語多贅牙字多淵奧九峰尚有未詳諸儒解又各別而欲折中以取其的抑又難已故說書者不難于說之詳而難於說之約詳則可以兼收約則要題一致蓋非博無以為約之地非約亦無以為博之歸也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宋元經解中如林少穎之全解呂東萊之說書可謂詳而有要者矣宋子以為蘇氏傷于簡林氏傷于繁王氏傷于鑿呂氏傷于巧則說書而欲其不簡不繁不鑿不巧其唯約乎但不可以徑約耳韓子云約六經之旨以成文今一經之旨且不能約而尚期于約六經之旨哉達也少習尚書長而縱覽于註疏經解諸書殊患其泛濫而無歸也竊有志于約之一言返而沈潛反復於經傳之言以求其至當而未敢自安唯願以由博反約之功與天下共証之也若夫明辨之力存乎其人學者不以此為井蛙之見而棄之則善矣

乾隆十有八年三月幾望後學武進楊方達識

尚書約旨例言

一書存五十八篇仍舊本也目分六卷遵蔡氏也不錄小序本朱意也訓以正解明經義也攷以通典補傳註也

一書有不必解者熟讀義例自明有須著意解者有須略解者有不可解者朱子已言之固難以一律拘也

一蔡傳受意于朱子而其中亦有不甚詳明者有不合先儒理解者爰博觀諸經註疏洎宋元經解及近代名公經說而以鄙見折衷其義或訂詁于正

尚書約旨例言

解之中或闡明于通典之內閱者必參觀而始見也

一是編正解有未盡脫講章舊句者蓋其言皆有所本既確切精當自可採入與傳註並垂不必言自己出而以創獲為工也然而語歸于貫理主于淳由詳反約頗費苦心蕪雜之誚庶乎免矣

一尚書自注疏外其解義之最詳者莫如林少穎之全解呂東萊之書說董季亨之書傳後則有大全日記要旨會解諸書彬彬備矣至我

朝書傳彙纂一書包羅衆說別擇周詳後有作者何以

加之茲編惟取其精鈞其奧發明經傳期于曉暢而止寧敢率意苟簡以誤後人也

一坊間射利每將各經刪節全文略加旁注以為舉業家秘本不惟獲罪聖賢抑亦遺害初學

御旨煌煌經術為根柢之學邇年來以經解取士鄉會試不出擬題不拘忌諱苟非淹貫全經何以號真才而稱

明旨茲編雖不為舉業筌蹄亦未始非承學之津梁云爾

尚書約旨例言

一引用先儒說皆稱名以所說係二帝三王聖人之書不敢以字輕之且詩書不諱欲以信今而傳後也至鄙說所引或稱謚或稱官或稱號從時所稱初非義例

一茲編雖隨文訓義而折衷所主亦見其中故從來訓詁一道亦經學中所不可廢即如朱子由之尚書句解何嘗無補于經傳乎茲編之纂亦其遺意

尚書約旨目

第一卷

虞書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第二卷

夏書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第三卷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第四卷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第五卷

周書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第六卷

周書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虞書

孔子刪書而首以虞書者其意可知矣。信非聖人不能定也。

堯典

堯典中不過三大節。贊堯德業之盛。一也。治歷明時。二也。知人舉舜。三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史臣言考古帝堯際中天極盛之世。建巍巍蕩蕩之業。其勲無所不至。欽明文思俱就心上說。心之嚴敬而欽。心之秀靈而明。心之經緯而文。心之睿慮而思。四者又皆出于自然。安而又安。其見諸德

性如此。因之恭以持己。信有其恭。讓以接物。自能其讓。其見諸行實又如此。二句是放勳之本。光即德性行實之光輝。彰于政治。形于事業者。被以流行言。四表橫說。勳之放于四海也。格以充塞言。上下豎說。勳之放于兩間也。包下文既睦昭明於變時雍之意。所謂放勳之極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此承上文而言放勳之實也。上言被格。特放勳之形容。未曾指其實。故此又詳之。俊德即欽明文思

恭讓之德。此德包涵天下國家。故曰俊。克明作現成說。德性出于安安。是心之所存。無非俊德之全體。恭讓成于允克。是身之所行。無非俊德之妙用。所謂克明也。以字直貫下。觀與平章協和皆德化自然之旁達。非有待于推此及彼。但及物則自近及遠爾。由是而家齊國治天下平。過化存神。孰有加焉。放勳之實如此。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史臣紀堯事。首及命羲和者。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治歷明時。皆本于此。乃者繼事之辭。史家

說一事又說一事。則以乃字起之。非堯至時雍後始有此命也。欽若即在歷象時節。二句連說。欽字重。若是順其自然。不平。蓋非欽則不能順。非順亦叫不得欽。歷是紀其行度。如今天文書象是觀其轉運。如今渾天儀。但歷雖是書。象雖是器。作活字看。此節主于造歷。歷象日月星辰。是作歷之綱。歷書既成。人時定矣。又必敬以授之。有司頒行天下。使之因時趨事。而農桑庶務。乃不失先後早晚之宜焉。帝之總命義和者如此。此處未即頒行。特言歷為授時作爾。下文考驗在未授之先。歷象之後。

分命義仲。宅隅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此命春官也。上是分方。下是分時。寅賓。測日景于春分之旦也。平秩。審歲功于一春之事也。日中。驗于春分之日。星鳥。驗于春分之昏也。民析二句。是考一春三月之民物。以驗其氣候之溫和也。下做此。○此下四節。專主考驗。正為正歷也。歷謂紀數之書。四時各紀故分職。以頒布。若完歷則一年俱備矣。上云乃命義和。總言其目。就乃命之內。分其職掌。使義主春夏和主秋冬。分一歲而別掌之。故言分布。就義和之內。又重分之。既命其仲。又命其叔。故言申命。必分方與時者。欲其專于一則精而審也。

尚書約言卷一

三

朱子曰。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者。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虛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界于兩次之間。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

金氏履祥曰。歷法以日行起度。以日出入方隅定晷刻氣候。宅隅夷。南交西朔方。出納敬致。皆所以定卯酉子午之年。推日出入之方。候朝夕之景。及

致日中之景。寅敬賓饒。敬其事也。永短中星。皆自是推。然候中星。又所以定日度也。日中永短。與中星連言之者。初昏而候中星。以星之初見為晝夜之分。又分摺四中。以得日度之的。以日宵之中立二分。以永短之極立二至。

申命義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此命夏官也。夏月時物長盛。有當變化之事。訛者。即東作之事。于焉而變化也。冬曰朔易。亦即變易。秩成之事。爾敬致與賓饒不同。天體北高南下。夏

尚書約言卷一

四

至日行北陸。高而遠地。必于夏至之午。立土圭之法。置一表于正南。長八尺。表下橫置尺五之土圭。伺日行至中天。察其晷景。與土圭相齊。恰長一尺五寸。便是地中。所謂敬致也。希革者。毛生于血。血屬陰。夏至陽極陰消。其血微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

此命秋官也。納日。驗于秋分之莫宵中。驗于秋分之夜。日納故以宵言之。其實宵中日亦中也。出日納日之日。以日月之日言。日中永短之日。以日夜

之日言。

潘氏士達曰。四方之職皆互文見。宅西則嵎夷爲東可知。朔言方。則三方可知。北曰幽都則南明都可知。言南交則朔方爲北可知。舉春日中則宵中可知。秋宵中則日中可知。日永短則宵永短可知。春舉七星之鳥。則夏秋冬之爲蒼龍玄武白虎可知。夏獨舉大火一辰。則春鶉火秋玄枵冬大梁可知。秋冬獨言一宿。則春星宿夏房宿可知。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尚書約旨卷一

五

此命冬官也。萬物盡于北方。蘇而復生。有終而復始之意。故于此稱朔。平在平秩亦互文見意也。氄毛者。冬至陰長血盛。故毛亦盛也。

欽定彙纂云。堯時冬至日躔虛。而初昏中星爲昂。今冬至日躔箕。而初昏中星則室宿中之雲雨星偏東數分餘也。自堯至今四千餘年。而相差若此。是知歷不可以一時爲準。法不可以一隅而定。惟使疇人專家。明習其理。隨時隨地。實測互証。常加脩改。協于天行。斯無弊之法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

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此與上五節總一時事。蓋歷象時便要定閏閏法。非待考驗後方行置閏也。首句推置閏之由。中二句言置閏之事。末二句言閏法所繫之大。先舉三百有六旬之大數。以見一歲之盈虛所重在有六日三字。惟有此六日之多。而又加以月與日會止二十九日半強。一年又多出五日有奇。共來多十日有奇。不得不置閏以歸之也。歷至是則四時可定而歲可成。由是而信治百工。使之趨時舉事。始有所據而不差。而衆功皆廣矣。以字貫下。允釐無

尚書約旨卷一

六

工夫只歸重閏法。

氣盈朔虛詳見典略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罔訟可乎。

此下言堯知人之明。三節未必皆一時事。但歷言朝臣之不可用者。爲禪舜張本也。此求總治之人。啓明之中有不同。君子因啓明以爲善。小人因啓明以爲惡。堯之聖以欽。惟欽故忠信。朱之狂以傲。惟傲故罔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上求總治。此求分治。小人欲自見于天下。何嘗不竭力供職。微著其功。惟是言行相違。表裏不一。必至傾覆。此共工所以不可用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此求治水之人。上而方命。則必不能體君心。下而圯族。則必不能全民命。而堯猶命之治水者。蓋以民之方割。不可坐視。當時舜禹諸人未出。無人可用。故如此然欽哉。一命已見堯之至明。使其能敬則命何敢方。族何敢圯。而績用有成矣。惟其不敬。故績用弗成。至九載而後黜。此聖人之仁智兼盡也。

尚書鈞旨卷一

七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異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齔在下。曰。虞舜。帝曰。兪。子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此求禪位之人。堯開側陋之門。已知下之有善矣。

而又先之四岳。試之二女。觀其治家何如。而後授焉。此可見堯慎重之心。次序當然。不但為天下得人。而欲與天下共見之也。

王氏肯堂曰。第一節。堯能知子而舍之。至難也。二節。能察比惡之臣。至難也。三節。知其未善而猶從衆用之。亦至難也。不但舍子也。有開明之才。而不用。則聖人不貴才矣。不但察比惡也。有可見之功。而不錄。則聖人不貴功矣。不但能從衆也。以濟時為急。則不輕棄未善之臣。以知人為難。則不輕信一己之見矣。即此可以想君道焉。

尚書鈞旨卷一

八

羅氏欽順曰。堯典所載。歷象授時外。惟此四事。乃其舉措之大者。所舉若此。所措若彼。非萬世君天下之法乎。

舜典

古無舜典。合于堯典。今分為二篇。而記舜所行之大事。非有先後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史臣言帝聖德合于堯。華者德之華也。堯有是舜。又有是。故謂之重。重則協矣。濬哲二句。則光華之所從生。皆重下一字。細分是八字。合言却是四事。哲不濬不深。明不文不光。恭不肅而溫恭而安也。

塞不二而允誠無息也。此皆與帝堯相協處。然不必紐定堯典。以身心牽強分配。玄德潛德也。潛者未見之稱。程子論乾之九二。以舜之側微時當之。可知此處潛德。不說到不顯惟德也。

慎徽五典。又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實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此承上命位而記舜功德之著。見其威德所感。有過化存神意。慎徽不平。言其敬敷五教。以徽美乎人倫也。徽中含得寬字。而寬不足以盡徽之義。克從則百姓親。五品遜。而德足以博典庸禮。可知納

尚書約言卷一

九

百揆。猶言入處其位也。時叙則大綱舉。萬目張。而德足以統理萬幾。可知賓諸侯于四方之門。而四方諸侯來朝者。莫不和睦。則德足以儀刑百辟。可知納于大麓。謂如治水之類。風雷是偶。值其變觀其弗迷。則度量之過人可知。夫主事而事治。固足以見其德。遇變而不懼。亦足以見其德也。堯所以舉天下而付之與。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此堯嘉舜之功。而命之攝位也。詢事考言。申謀堯

于舜以聖知聖。豈待考而後見。久而始決。而必曰底績。必曰三載。使其功效已著。人所共見。而後舉此聖人爲天下得人之難也。舜讓德弗嗣。下文即言受終。若不相接。中間當有論語。堯曰。咨爾舜。一節之辭。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此紀舜之受攝也。舜雖不肯嗣位。而攝位之命。終不容辭。于是擇上日而受終。鄭重其事。以與天下正始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尚書約言卷一

十

此言舜初攝位。首察璿衡。以齊在天之七政。因體帝堯欽若昊天之心。而爲敬授人時之地也。天運難見。即諸天而可求。歲差漸移。驗諸天而益合。一推步之間。而天時已定。歷法已審矣。堯典言日月星辰。此只言七政者。經星附天不動。十二辰無違。遠順逆之殊。故略之。日月五星。循二十八宿之度。隨天轉行。于璿衡察之。遲速順逆。合其常度。所謂齊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此以攝位達之于神也。人君一身。是天地百神之

主故舜于攝位之初首舉祀典古者郊天必及天地間尊神此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蓋與類上帝爲一類首句另講爲是六宗以攝法之言爲正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頒瑞于羣后

此觀諸侯以正攝位之始也人君爲百辟之主攝位而無以正始可乎故徵召諸侯使執瑞來朝若輯之者然至盡此正月乃隨其來之先後而日日觀之兼註詢察悉禮意周二意班瑞亦隨隨隨班昔受于堯今統于舜所以示政教號令俱有所道奉也

尚書約言卷一

主

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就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祀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此記巡守之法亦攝位時事天子巡守必順陰陽之氣以出入春則于東夏則于南秋則于西冬則于北而又以地言之自東徂南自南徂西自西徂北而後歸于京師亦理也就望秩于山川舊說謂燔柴祭天前編云禮記作柴而望祀山川蓋古者

祭山經之祭川況之今于東岳下祀專岳而及東方山川不能徧經況也故就而望祭取其氣之旁達也古者祭天必于郊有大事特告則倣郊禮而謂之類天子將出類于上帝未聞至岱宗而始祭告也此說爲勝巡守專爲諸侯故但著東后而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及卿大夫士皆統之矣五玉九帛當在此下時月日在歷法自有定數頒于王朝亦自有定制恐在外侯國有不齊者則協正之非謂作歷也律謂十二律六爲律六爲呂而黃鐘爲萬事根本由是三分損益而生十一律其法

尚書約言卷一

主

詳見律呂指要不但以之制樂而已度量衡亦于是而起焉天下制度莫不出于此堯之時制度已備舜不過審而同之從堯事也五祀是五禮中所用如吉之簠簋山之衰經軍之干戈賓之玉帛嘉之琴瑟鐘磬之類如訓同使歸于一也舜一載而巡四岳國不費而民不勞歸而告至其對越無愧可知苟使民物有不得其所則何以見藝祖在天之靈哉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此承上文巡守而起四朝之制以五年之內定一

定之期其一年則天子以四仲之月巡守四岳其四年則東南西北四方諸侯迭次來朝無非為民起見也言功庸皆指治民之事言只泛說而總歸于為民豈特為往來之禮宜爾哉按堯時十二載一巡守舜乃定以五載勤民也其後成周復十二年一巡守周時事煩天子不能頻出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此一節亦是舜攝位時事肇十有二州者定疆里之制也分州有二意一則以冀青地廣多置侯伯宣天子德意一則以帝都北邊于狄故厚藩屏以尊王畿封十有二山者表州域之鎮也濬川者防壅塞之患也川之濬不以數拘者無大小皆濬之也

尚書約言卷一

三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皆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此詳聖人制刑之等而原其欽恤之心也象如象魏之象五刑自古所有舜原人情之輕重定為常刑而垂以示人典刑最重流宥次之鞭輕扑又輕贖又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若夫皆災者肆赦之怙終者賊殺之此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賊

刑以寇賊治之也欽恤之旨則常貫于七者之中欽恤串說朱子曰恤非寬恤之恤乃矜恤之恤若說做寬恤如被殺者不令償命死者何辜或者乃謂周穆王五刑皆贖為能復舜之舊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于五刑也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言舜用刑之當罪也流放竄殛皆流也異其文爾四者之次蓋以地之善惡遠邇為差堯以七十餘載未誅之凶而貽之舜非養奸也其惡未殄猶冀一旦並生舜以攝位方始而去堯所未去之惡非輕斷也其惡已盈豈容一日同中國四凶之罪不加以五者之正刑而止從流宥仁之至義之盡也

尚書約言卷一

五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遇密八音

此記堯之終以見舜之不容不即位也二十有八載舜攝位之二十八載也雖見堯君道之終實見舜相道之久三載通百姓四海言之此言思慕之情非言喪服之禮也堯之時豈有所謂方喪三年

者然情至義起是亦禮之所宜也古者民無姓此百姓當作百官族姓至四海句則言四海之民矣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復至文祖廟者前以攝位告此以即政告也漢孔氏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據此則舜無避于河南之事可知但舜雖不敢辭天下之重理亦未遽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之曰避爾若曰解政事而避于河南則無是理也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自此以下言舜為天子命百官受職之事此首以

尚書約旨卷一

主

士

進人才達民隱為先務也四岳居內統外是總四方諸侯之事者故使之招延眾賢以待上之所用通達下情而無壅于見聞曰四門有天下一家之象焉曰四目四聰有天下一身之象焉蓋四海之廣一日照察之不及則一日有所遺是以聖人常慮其不及也況當初政之年乎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桑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上四岳摠外治于內者此州牧摠外治以承內者咨詢一也每州以一諸侯之長專任牧民五者並

重均牧民之事王政首重民食桑遠句是因地而廣牧養之化惇德句是擇人而廣牧養之助難任人非但拒之而已常有戒謹恐懼之意少不戒謹恐懼則壬人得乘其間而貽害于民矣故難之一字甚嚴蠻夷率服推言其效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茲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兪汝往哉

治莫急于相故舜詢岳咨牧之後即求百揆之人百揆無所不統者惟知道而後可宅之奮庸內有

尚書約旨卷一

主

子

率作意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必常存奮起之心乃有日新不窮之理雖極治之時此意不可忘熙載工夫全在奮庸亮采即所以惠疇此百揆之職也舜豈不知禹堪百揆必詢于四岳者聖人有所舉措必與眾共之未嘗徇一己之私見也舜使禹以司空兼百揆者不可謂水土雖平功緒未畢舜攝位之初舉禹至此已在二十八年之後治水久已成功但善後之圖又不可無禹爾舜不聽禹之讓而命之益專禹不虛辭舜不虛命君臣之間誠實相遇如此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此因禹讓而申命之。堯舉稷為農師。使教民稼穡。則棄之為稷。堯時已然。舜以舊官申命之。故稷亦無容讓也。當時豈皆阻饑。蓋聖人望治無窮之心。視民如傷之意。慮其如此。稷五穀之長。故以名五穀之官。稱為后者。尊而君之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此亦因禹讓而申命之。堯時百姓常昭明矣。舜承堯後。民間豈尚有不親不遜。蓋聖人之心無窮。恐

尚書約言卷一

七

其有是故申命之。不親就情義乖離。說不遜就倫理。紊亂說。由不親故不遜。敷教之道。主于敬而行之以寬。敬寬是一事。非敬而又寬也。在字當深玩。寬字比敬字較重。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此亦因禹讓而申命之。命皋陶次于執者。刑所以弼教也。五刑有服。四句是一定之法。皋陶之所素守。申命處全在惟明。刑必明而後允。不明則不能使刑當其罪也。易噬嗑賁三卦。皆取象于離。用

刑責明可知。

帝曰。疇若于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

以下五節皆新命者。此求利用之官也。前共工不名。蓋世官也。此共工謂供此職。非謂此官為共工也。垂之巧。因萬物之理而為之。守法信度。盡乎物宜。此之謂若。豈若後世作淫巧以蕩上心者之比哉。諧與若同意。順理則和。乃謂之諧。

帝曰。疇若于上下。草米鳥獸。兪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

尚書約言卷一

太

此求虞衡之官也。若者。順其性而愛護長育之。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也。以虞名官者。以其能審度山澤而順治之也。供水之後。山林川澤。未能得所。命益為虞。使皆平治一番。其事甚重。蓋人君代天理物。必欲萬物各得其所。鳥獸草木。莫不有職。以掌之。可見唐虞廣大氣象。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欽哉。

此求典禮之官也。國以禮為本，而禮以事神為重。故言三禮，此官主秩次其事。故曰秩宗。寅，直清一氣說下。敬立而內自直，則其心潔清。但此敬非時時提醒不可。故曰夙夜惟寅。寅，直二字。緊繫相黏。所謂敬以直內也。直是寅之歸著處。清是直之無少雜亂處。此交神之本。乃所以行是禮也。彼區區以儀文為事者，抑未矣。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發曰：於以下為並發錯簡無疑。

尚書商書卷一

十九

此命典樂之官也。古者教人多以樂吟咏之際，深。有以養人情性，而天子諸侯卿大夫之適子，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不可不素教。而豫養之，故屬于典樂之官。長善救失，以成就其德。直，溫四句，即周禮大司樂所謂樂德也。直，寬等。指胥子說。溫，栗等。切教上說。教胥子者，慮其偏而輔翼之，防其過而戒禁之。其具專在于樂。然樂之本由人心而生。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故作

樂必本之情性，稽之度數，永言以上，本之情性也。長短清濁，必合于律。稽之度數也。八音二句，言樂音之和，以是奏之朝廷，薦之郊廟，則神人以和矣。豈特可以教胥子哉。八音三句，是言祭祀燕享時事。又是一節。總來見樂之廣大深切意。

帝曰：龍，朕望說珍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此命納言之官也。珍行，震驚，俱本說說來。出納王命，是常職。重惟允二字。允是覈實之謂。納者下之言。訪而納之，猶王命也。故亦曰命。說人無世無之。

尚書商書卷一

二十

雖唐虞極治，而巧言孔壬，猶所可畏。豈可謂此時遂無此事。說一出，大則移易主志，次則阻撓事權。人心惶惑，所關匪細。故命龍于未以防其壅蔽。而養其聰明。猶命十二牧，終之以難壬人。夫子論為邦，終之以遠佞人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此總告羣臣而欲其敬以盡職也。二十二人，雖各有一職，而敬之一言實總而終之。凡有職乎人者，孰非天之事哉。但天無為而君代之。君不能獨為，而臣分之不敬其職，是為慢天功矣。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此定考課黜陟之法以維持用人之道也既得人
以任衆職不可不有以考其成黜陟于九載則居
位久而受任專立法寬而責成速公論既昭人皆
奮事而人心自服王朝分別善惡之法得施于向
所負固不服之人謂非考績之效而何考課岳牧
九官前此應已有其法但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
期恐出舜之所定爾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篇末總叙舜一生始終若其晚年受禹之事則具

尚書約旨卷一

三

在禹謨陟方猶言升遐決非省方之方司馬溫公
詩云虞舜既終勤薦禹爲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
渡湘水此說得之故知鳴條之說有難信已

大禹謨書名大禹謨以此篇多禹之謨也三謨
皆陳于舜前而舜之本末在焉所以謂

之虞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此史臣叙禹陳末之由文命二句不平言其德化
已盛而猶保治于無窮也文命跟治水成功來聲
教四訖禹之文命即舜之文命舜爲文德之君而
禹以文德佐之也進言雖在于禹而好問樂善者

實帝舜之本心故曰祇承祇字內有事君之小心
有責難之至意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此禹祇承于帝之謨克艱內含國政治民說君臣
雖並言實責重君邊下文只言堯之克艱正勉舜
意政乃乂二句串說曰乃者言必克艱乃能修治
而下民自然速化也正見不可不克艱之意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
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此舜然禹之謨因推言之而歸于堯也嘉言二句

尚書約旨卷一

三

推克艱之效爲甚大稽于衆三句推克艱之事爲
甚難稽衆非艱而舍己以從則甚難無告困窮只
心力用不到那上便是自家廢虐之須是聖人方
寸理會無一處不到故不虐不廢爲甚艱惟帝時
克不但歸美于堯正見其艱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
有四海爲天下君

此益因舜歸美于堯因贊堯以勉舜也言帝所以
克艱者惟其德之盛爾廣運自堯本身上說不說
治化聖神武文承廣運來聖神自其妙于無迹者

言之武文自其顯于有象者言之。聖德無一定之體。隨人所見而異其名。四乃字。正形容其不測。堯有此德。故天眷之而命為天下君也。今付與之重。又在舜矣。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此禹因益言天命眷堯。遂言天道可畏。以警之。所以責難于帝也。惠迪從逆。不必拘定克艱。而迪逆之應。其速可知。君臣何可以不克艱哉。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

尚書約言卷一

三

以千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禹既以吉凶影響之理陳戒于舜。益于是申言所以儆戒之道。下八者。正儆戒之事。法度在政治上。說逸樂就君身上說。任賢二句。在用人上說。疑謀二句。一反一正在處事上說。違道二句。在好惡上說。無虞之世。易以法度為可弛。逸樂為無妨。故首戒之。舜之盛德。雖不至此。然而儆戒之意不可忘也。賢人當治世。無可見功。任之意或中衰。故戒其勿貳。小人當治世。似可見容。去之意未必果。故戒

其勿疑。無虞時。人主每喜于國功。而忽于遠慮。則雖有疑謀。而成成之。故戒以疑謀勿成。而惟光明者為可成也。聖主原無好名。惟無虞。或以俯順人情。而乖于大道。聖主原無徇己。惟無虞。或以損略形迹。而拂于民情。故終戒以罔于譽。罔從欲也。八者亦有次第。然不重。俱要勸得精細。句句從無虞說來。無怠無荒。則遠國服從。而動罔不吉矣。克艱。惠迪之實功。其在此哉。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

尚書約言卷一

三

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此禹欲帝念儆戒之謨。而以己意足之。德即克艱之德。政則其實也。二句泛論治道。以起下意。六府者。天地自然之利。惟脩則養民之本立。三事者。君相當然之事。惟和則養民之道備。叙則天人兩不拂。其宜歌。則民享樂利而形之歌詠矣。但安養既久。怠荒易作。必當有以激勵之。故戒以休。使勤者有所慕。董以威。使怠者有所畏。而又恐畏慕之心。易忘。故勸以前日歌詠之言。播之聲樂。用之鄉邦。感動于自然。將樂事赴功。而忘其勞。斯可使九功

永久不壞也。傳字主在上者言備和四句只說已
然為意重在戒之以下。此則保治之道所當備戒
者此也。○五行以相克為次則曰水火木金土殺
是土之所生故于土下言之。殺之于民尤急故與
五材為並重也。正德所以養其心利用厚生所以
養其身教即在養中也。戒蓋不止在言語雖至治
之世亦不廢賞罰也。勸之以九歌正所以神休戚
之用九歌今亡其詞想當時田野自有此歌即以
出于人心者感人心也。若云功成作樂以九為節
是說作樂之本此處說不到此。

尚書鈔卷一

書

士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此以備和之功歸禹。有相勉以望保治意。地平天
成。串說地既平治而後生物之功。成是以六府則
惟備三事則惟和。豈惟一世賴之。雖萬世亦永賴
府事以為治焉。是皆汝治水之功績也。禹既以躬
錢之當思以躬保之。此舜求助意。○自章首至此
為一段。言保治事。

帝曰。格。汝。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老。期。倦。于。勤。汝
惟。不。怠。總。朕。師。

此命禹攝位之事。與上節不相屬。聖人純亦不已。

何由有德蓋傳于勤。非倦于道也不怠作勉焉說
與勤字對看。自古帝王功業皆以不怠而成。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德。德。乃。降。黎。民。懷
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
在茲惟帝念功。

此禹讓攝位于皋陶也。禹不自知其德業之盛而
至誠推先。盛言皋陶德化之厚。種德尊就用刑上
說故曰功念茲四句。禹自言其念之如此。抑揚說
以見其不可易。重釋允邊功即種德民懷之功。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

尚書鈔卷一

書

子

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
懋。哉。

此舜推美皋陶也。舜雖不聽禹之讓而皋陶之功
則有可念者。故舉其功以美之。惟茲臣庶二句提
起。明于五刑三句一氣說刑期無刑是說他用刑
之本心。民協于中。應罔于予正。中即正也。皋陶之
精神心術與民相通。民信其心而不疑其法。故翁
然咸協于中。進而刑果無所施也。懋哉只是無替
成功意。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

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此皋陶因帝嘉己之功。不敢自居而歸功于上也。罔愆。是威德之至。無過不及。臨下十句。皆罔愆之實。下就臣言。簡有統宗會元之意。眾就民言。寬有天覆地載之意。罰弗及嗣。四句。乃刑賞之定者。仁行于法之中。初非過于忍。亦非過于愛也。罪疑惟輕。四句。乃刑賞之疑者。仁行于法之外。固非過于薄。亦非過于厚也。好生之德。總上十句言之。不犯有司。即民協于中。而罔干予正也。○聖人固無殺不辜之事。亦無失不經之事。與其二句。特設辭以形容聖人好生之心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此帝不以罔愆之德自居。而又歸美于皋陶也。俾予二句。一氣說下。風動即從欲以治。有使民遷善而不自知之妙。惟乃之休。是皋之刑皆德教也。休。歆加焉。

帝曰。來禹。濬水。微子。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

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子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此舜因禹以功德推皋陶。故特舉禹之威德大功言之。以見非皋陶所及。而攝位不容辭也。行如其言。曰成允。事就其緒。曰成功。是其功過于人。禹于成功之後。又能勤于王事。儉于私養。無一毫滿假。滿者自足。假者寬假也。矜有執持意。伐有誇大意。能即克勤克儉。功即成允成功。汝惟惟字。極有味。謂汝惟不矜不伐。故人心服而莫與爭也。矜伐則必有爭。懋之嘉之。言足以君天下也。歷數何以推之。以功德推之也。攝位而曰終陟。并禪位已預定矣。故下直告以君道。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此告禹以治天下者存心出治之本也。人心道心。俱就已發言。心一而已。由其發于形氣者。謂之人心。人心未便是不好。但易私而難公。天理人欲。是交界處。非危乎。由其發于義理者。謂之道心。道心都發見在那人。心上。有時見得。有時又不見得。非微乎。惟危。惟微。見中道之難執也。工夫全在精一于吾心發動之初。精以擇之。不使人心混乎道心。

既精察矣。便專一守此道心。使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不得以參之。以此心而見之百為。信能執其中矣。中是箇恰好的道理。即道心之流行于日用間者也。堯告舜。只九執厥中一句。舜告禹。又添出人心道心三句。是告以做工夫處。歷舜相傳心法。無以易此。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此告禹以聽言處事之要。即舜好問好察執兩用中之心法也。言考于古。謀詢于眾。則必事理之當。人心之公。否則誤聽誤用。而貽害無窮矣。故舜諄

堯書約言卷一

王

諄戒禹。勿聽勿庸。所以守護其中而勿失之也。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與我。朕言不再。

上告以內外相資治道備矣。此又告以君民相須。使常存兢業而盡此道也。眾非二句。正詳可愛可畏之意。欽哉二句。相推說下。可願即中道之在吾心者。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所重在敬脩。言下便有四海得所天祿永保之意。若不脩其可願。而生心害政。則可畏者至矣。末二句。又申言攝位之命不

容辭也。惟口句。泛說見言之所關甚大。况攝位大事。今日之言。斷斷不易。汝豈可復辭耶。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罔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舜言人事已盡。故禹復以天命辭之。舜言官占之法。以蔽志為先。自家所見已決。鬼神亦必將依之。便自不用卜。若卜則是重矣。故曰卜不習吉。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此禹受攝位之命也。受命與受終不同。舜攝曰受

堯書約言卷一

王

終。堯雖在不復為政也。禹攝曰受命。命使攝也。大政令猶自舜出。征苗可見。○自格汝眾。至此為一殺言攝位事。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眾。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

以下二節。言征苗也。禹既攝位。以有苗不率而征之。觀誓眾之辭。不過以其不恭反道。賢否易置。民

怨天怒爾初不為其抗衡而征之也○警者用之于軍旅自冥時已有之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彌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聲賁憂憂齊慄替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禹之征苗原非欲屈以兵力不過奉辭以臨之而冀其自悔爾曰逆命則難以威服可知故益欲禹還兵脩德言德之感乎天道無所不屈况同在九

尚書約旨卷一

三

土之中乎二句一直說下天道人事鬼神皆推明此意陰陽之理滿則必有退謙則必有進據天道論可見德莫大于謙即以天道徵諸人事驗于帝之事親以頑父而誠孝可感况有苗乎不特此也神祇至幽而至誠可感况苗民乎三節一步深一步却是挽歸本意欲禹還兵而脩德也非另轉一意誕敷者聖心自視常虛德已著而益增脩之非不事威武便是誕敷也舞干羽是虞廷常儀苗格適當其時爾七旬著其格之速有苗之格全在班師整旅處見天子之德量有不可測者故不煩兵

而自服也

車陶謨

此篇細領在德德含智仁在內知人安民其智仁之大用也禹車相語于帝之謨

曰若稽古車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兪如何車陶曰都慎厥身脩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手昌言曰兪

此車陶陳迪德之謨而推其功于慎脩也謨明弼諧俱就臣說謨者陳善弼者匡失蓋人君迪德則有受言納諫之地故臣之所謨者無不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也所弼者無不諫以柔濟剛以可濟

尚書約旨卷一

三

否也慎字貫脩身思永思永正是慎修心事身脩思永正是迪德工夫齊治均平則明諧之用廣故曰推廣禹聞言而深辨乎心故感發之機形諸拜而不自己非有不自滿假之心何能如是其虛懷樂善哉

車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承上修身迪德而責及于知人安民二者兼盡乃為迪德之全功千古治道盡此二者惟帝其難

之言帝堯之心。猶以為難盡也。知人則哲四句。正推其所以為難意。哲能官人一氣下。非推原之辭。何憂三句。極言知人安民功用之大。正見帝之所以其難也。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此以下言知人之事。知人誠非易事。然不過以德求之。蓋德則根乎其中。不可偽為。有德則為君子。然言人之有德者。必觀其行事。何如悉數其所行

南書約旨卷一

五

之事以証之。而後不為虛言也。亦言句輕。乃字重。看以德求之。以載采采定之。論行之法盡矣。九德只是好的氣質。行得不偏。便是成德。與教胄子節語意不同。彼欲其以彼濟此。此則成德之自然也。就現成地位說。然有德者又貴乎常而不變。常而不完全。不害為德。德而不常。只偽為爾。知人之要如此。○九德只是大概。然其言切實精密。故羣聖通傳述之。如周公說夏臣迪知忱恂。亦云九德可見。不必言陽五陰四。如陳幾亭之說也。下文三德六德。亦可以陰陽分配之乎。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此節言用人之道。重翕受敷施一句。首四句。泛言常德之宜于用。三德六德。所謂彰也。日宣日嚴。所謂有常也。宣必嚴。嚴必宣。互見也。夙夜浚明。有家。言必能治大夫之事。亮采有邦。言必能治諸侯之事。皆預稱其德之宜于用也。九德僅舉三六。則自此而上下者可知。故非翕受而敷施之不可。惟蕪收並著于未用之先。隨才器使于方用之日。則不

南書約旨卷一

五

特三德任家之事。六德任邦之事。而凡有九德之人。咸任其事矣。俊乂即九德中人。百僚百工。即九德俊乂之已在位者。師師不但師其德。兼師其事也。惟時三句。一意相承。言同心共濟。而因時趨事也。至于庶績堅定。而官人之效著矣。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此皋陶欲帝端知人之本也。終以無曠庶官。見必有兢業之心。而後可圖用人之道也。天子一身有邦。視微焉。使有一毫安逸縱欲。有邦即從而效之。

猶教之矣。惟兢業則可以察微而知著。所以然者。為其幾事之末有萬而難察也。然天子能以一心察萬幾。不能以一身兼庶務。故又結轉用人。上天工人代何等嚴重。人君擇賢能以任天工。可不以兢業為之本哉。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此以下言安民之道。典禮以教言。命討以政言。每邊上四句。泛論治道。功夫在和衷懋哉。和衷懋政。

尚書約言卷一

三

雖兼君臣說。抑揚重君邊。○天秩是天叙裏面事。禮即典中之有節者。飭者言整齊在我。自者言托始在我。惇者復其與之本原也。庸者盡其禮之有常也。衷即典禮之由中出者。不由外至也。命德討罪。皆不云我。純乎天也。使加一毫人意。則賞罰非天之賞罰矣。懋哉見體天福善禍淫之心。不可不慎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上言典禮命討皆本于天此言天豈高遠茫昧者

天無心以民心為心。天蓋因民之共視共聽者。以為聰明。因民之共予共棄者。以為明畏也。聰明明畏。不可以典禮命討分貼達于上下。只申上二句。意是過下語。歸重民一邊。敬哉有土。是倒句法。有土主天子言。惟不以民視天。而以天視民。故敬民即所以敬天也。則安民之道。又豈可不敬哉。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此禹皋交贊以勉帝之行也。俱以知人安民貫而脩身迪德自在其中。惠可底行。非自誇。乃望帝力。

尚書約言卷一

三

行之意底可績。如官人當而庶績凝。黎民懷而邦本固之類。予未有知。對底可績。說思日句。又應轉可底行。贊贊者。所助非一事。亦贊而又贊也。其責難之意至矣。

並稷禹因並稷佐其成功。因以名篇。通篇不脫保治意。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並奏庶鮮食。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兪。師。汝昌言。

此與上篇末文勢相承。帝遣禹以陳謨見求言不已之誠。禹云思日孜孜見保治無窮之念。蓋今雖平成而艱難不可忘。故歷舉其功而儆戒之。子乘三句。治水之始事。子決三句。治水之時事。懋遷三句。治水之後事。節節有艱難意。暨並暨稷云者。見非獨一人之力。所以為難。懋遷有無正司空之事。故不煩暨稷也。烝民二句。摠承上說。乃字重看。言經過多少工夫。乃得粒食。作人從乃粒來。連說禹所言皆往事。而欲君臣相與保治之意。自在言下。故皋陶以為昌言而可師法也。

尚書約言卷一

堯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溪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此禹陳慎位之說。正孜孜保治之事也。治雖已成。而不可不謹。故當慎。安止以下。皆謹位之事。安以心言。止以理言。惟安所止。乃能為萬事之樞紐。惟幾是安。止切要關頭。從心上說。蔡氏從事上說。亦通。惟康是人心穩愜處。必審乎理欲之端。而循乎義理之正。此安止之功也。弼直。帶說。不過以輔君修德爾。然弼直。雖說臣。須根君身上講。君容直。臣乃弼直也。如是則下應人心。上當天心矣。惟動以

下。承上三句來。昭者明白正大。初非私意妄干。申命者。天心眷而有重命之休也。要見天命所繫。視乎君身。則君位可不慎哉。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帝感弼直之語。而反復詠歎。以臣鄰之說責之。臣。深見弼之不可不直也。不可以臣字貼弼。隣字貼直。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

尚書約言卷一

堯

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此因上文所錄臣隣而詳其義也。作股肱耳目。是一體之意。左右以教言。即勞來匡直之事。有夾持意。宣力以政言。不專指養。兼刑在內。有勵精圖治意。觀象作服。以制禮言。作服禮之大者。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以日月為尊。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以黼黻為重。上可兼下。下不得僭上也。汝明者。欲其明于尊卑之差等也。審音知政。以作樂言。六律五聲八音。樂之大者。一直說。不可分開。察治

忽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故治亂可察也其必以出納五言者猶會續必以五采彰施也五言是樂之成言者播于律之所和則爲五聲本于詩之所賦則爲五言出之五言即朝廷出詩而播之樂章者納之五言即太史采詩以達之于上者是皆可以審音而知政也汝聽者欲其審樂而考政治之得失治焉有以保其成失焉有以更其始也此四者臣鄰之大要也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此深責禹以弼直也通節一氣下舜豈有違于道

尚書鈞旨卷一

堯

虞

義者亦非容受未盡而致人之後言者虞廷諸臣又豈肯爲面是背非之行者聖人畏敬無已唯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其求之之切如此諸臣各有四鄰之職而舜獨以責禹者禹百揆無所不統也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哉欲竝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此承上節意來羣臣中豈無頑愚而爲讒說之人不在忠直之列者亦不容遽棄之先用觀德之教

射侯以彰其度使不肖者無所逃次用扑刑之教

加之責治以激厲于一時又用記過之教立之簿

籍使羞愧于無已若此者以頑讒不改必入于刑

幾無生理矣今而教之如此正欲其遷善改過與

忠直者並生于天地間也顧其格與否尚未可定

又命掌樂之官以其所納之五言隨時播揚于樂

以感發其天性格則薦而用之無所用其威矣若

讒說如初不威之何待耶威指官府之刑如桎梏

而坐諸嘉石甚者納之園土其又甚者遷徙之威

之內亦有望其感化意然語似趨重威遠故下面

尚書鈞旨卷一

甲

云

禹將修德進勉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

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

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此禹欲帝不用威而純用德也光就德之發用上

看黎獻是懷忠直以待用者共惟帝臣共思爲帝

之股肱耳目也人君德輝遠著既有以來天下之

賢而課賞有方又有以盡用賢之道則公道昭明

羣臣誰敢不讓于善敢不以忠直爲應乎至是則

不惟黎獻者盡盡其用而頑讒者亦幾于化矣帝

不時三句乃反言以見德之當脩爾此節語意直承上三節來亦推廣弼直之意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珍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廢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皋陶方祇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此節蓋勉舜戒傲而脩其德也傲是惡之原慢遊虐淫皆自傲出人心惟危雖聖主不可忘儆戒也

尚書約言卷一

聖

娶于塗山至五長叙許多勤勞言除害之急妻子俱不暇顧不曰水功而曰土功治水專為平土也弼成二句言疆里之周就各服而言每服五百里以相距而言穿心一千里故五服穿心東西五千里南北五千里也王肅云直州十有二師三句言經理之制師所以相州牧而糾羣后長所以捍中國而撫蕃夷各迪有功總承治水弼服建官來苗頑弗即工此言在禹未攝位以前非徂征後事迪德以下是帝歸功于禹而又賴皋陶以佐其不逮可見皋陶之刑即為德亦萬世治道之所不廢也

○自首至此為一段見孜孜保治之功

夔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鼓鼗合止祝嘏笙鏞以間鳥獸蹢躅箫韶九成鳳凰來儀

此夔言作樂之效乃史官載之以結典謨之終蓋功成樂作帝者致治之盛也古文簡質下之一字別管鼓等為堂下之樂見鳴球琴瑟為堂上之樂憂擊者輕重不違節制搏拊者高下而有抑揚石絲皆輕清之音可以合于人聲故曰以詠是時祖考至幽而來格虞賓至傲而與羣后以德相讓則

尚書約言卷一

聖

堂下之樂和可知下字提起有吹之管有搖之鼗鼓有合樂止樂之祝嘏有笙有鏞待堂上歌聲暫歇因之以迭奏是時鳥獸至蠢亦聞聲而率舞則堂下之樂和可知蕭韶者即堂上堂下之樂而摠名之也樂至于九成不特格神人馴鳥獸而已雖鳳凰亦感而來儀焉帝德之感通其感矣哉感台不無先後之異故分言之非以祖考尊而故上之鳳凰瑞而故別之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此亦后夔所嘗言者非一時語也獨言石以該衆

樂蓋石音屬角。太高則近徵。太下則近商。最難和。石聲和而衆聲之和可知。曰百獸則物之類盡。曰庶尹則人之類盡。先言鳥獸而後言庶尹者。以難易為序也。○此箋曰二節為一段。見功成樂作之盛。與上節非一時之言。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虞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尚書約旨卷一

四

此記有虞君臣交相責難。以見保治無窮之心也。勅天二句。帝先述歌意。下歌三句。須本勅天來念。哉二段。皋先述歌意。下歌三句。須本興事省成來。而勅天意亦不可脫。元首起百工熙。皆由于股肱。故首句特重。下二句承此言之。帝之所以責難于臣也。率作二字提起。慎憲是謹守成法。虞省是三載三考之例。俱承率作說。惟在敬念以盡君道也。明者。法度精。禮樂著。要是明其大綱。不侵細務也。君明則臣良。勤于任事。謹于圖功矣。君明則事康。治不弼而漸興。政不勞而並舉矣。黃樞三句反說。

一勉一戒。皋之所以責難于君也。○此末一節為一段。見君臣交儆。始終畏天之心。然作歌之語。與上文絕不相蒙。未必是一時語。史臣以此為典謨之終。其有得于聖人安不忘危之心者與。

尚書約旨卷之一

男 廷琮 校字

尚書約旨卷一

四

尚書約旨卷之二

後學武進楊方達述

夏書

治水是堯末時事而禹之得有天下以是治水之功故以為夏書之首

禹貢

水土既平禹制貢法較從前更復改新故以禹貢名篇非禹始為貢也

此篇分五段首節舉禹施功之要冀州以下分記九州之成功導河以下自西北而東南條析導山導水之始終九州攸同二節總結上文水土貢賦之成功非由各州水土貢賦外也錫土姓至末又悉記其建官弼服以終治天下之功祇台德先一句尤為經理之要也

尚書約旨卷二

禹敷土隨山刊木莫高山大川

此史臣記禹治水之要也敷土是禹未出門時事先定其規模則州域辨水勢之高下可知乃知充最下治之宜先雍最高治之宜後而功可施矣隨行山林刊其障蔽之木則州道通水勢之緩急可知乃知某水為某山所壅某山為某水所歷而功可施矣莫高山大川以別識之則州境別水勢之出入可知乃知何水為何州之害何州為何水所害而功可施矣三句平有總歸治水用功非有先後也

冀州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在冀州

史臣紀禹經理冀州也只宜就冀言冀非禹先治冀也以一州而統八州以八州而拱一州故不言疆界尊京師示無外也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冀州之水莫大于河河自積石而東流凡三千里至于龍門又折而南流壺口梁岐當其南下之衝而壺口勢大故先治壺口梁岐二山為河水所經其石崇棘壅遏為甚故壺口既載即有事于梁岐而加疏開之功上句殺河勢下句開河道二句相

尚書約旨卷二

開看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冀州之水次莫大于汾此導汾以東入于河也修太原所以濬汾水之源修岳陽所以濬汾水之流曰至者太原在北岳陽在南中間非止一山一地皆修治之也而汾自此東入于河矣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此記覃懷衡漳之成功以見冀州之土平也承上治水來覃懷之地河水所衝往時河水為害平地難于致功及河水治然後覃懷之地致平治之功

以至于衡漳所經凡屬平地盡皆底績而冀州之土無不平矣衡漳雖曰水蒙底績來則指澤旁之地言也此第重地平上

厥土惟白壤

孔氏曰無塊曰壤顏氏曰桑土曰壤白其色也壤其性也色性之辨雖曰水土既平然全為下文定

田賦貢張本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土宜既辨田賦可定賦第一等而雜出第二等者朱子曰歲有豐凶不能皆如其常故有錯法以通

尚書約言卷三

三

之然禹未嘗預立為此法也大抵錯等之賦隨時升降禹貢所言惟據告成後四州十餘年間豐凶增損不齊之數而名之曰錯豈以是為將來之定式而餘州永無雜出之賦哉諸家舊說竊有未安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衛水小而地遠向固未暇治至此施功則恒水入流水衛水入海沱河相從而入易水之道矣大陸地平而近河向固未易治至此施功則險阻之患悉除稼穡之事可舉而地無不作之土矣故其成功在田賦之後

島夷皮服

畿內出賦已多不復制貢以其為島夷故特記之皮服海島所產故制為常貢非水土平而來貢之謂島夷蓋冀東北邊國如青之萊夷徐之淮夷皆此類

夾右碣石入于河

此記北方貢賦之來自海入河之道也王畿之東西南三面距河其北方貢賦之來皆阻于山不與河通必自北海入河南向而西轉也碣石之山在冀北海之濱而屹峙于河口貢道自海入河方其

尚書約言卷三

四

南向也舟在山之左而碣石為其所經之地及其南向而西轉也舟之左者益折而左山之右者益環而右而碣石在其轉屈之間故曰夾右夾腋也言其如在右腋也自此可以達河達河則達帝都矣○冀州三面距河而不言治河蓋河非一處壺口梁山志龍門西河之治也岳陽志南河底柱之治也覃懷志孟津洛汭之治也衡漳志東河之治也大陸志徒駭之治碣石志遼河之治也雖不言治河而河已無不治聖經之書法其微而彰如此清河惟兖州

兗州之域東南據濟東南蓋不止于濟然外此無可書者西北距河西北蓋未至于河然此內無可紀者據非必過其處但以是水為界也蓋禹奠高山大川以紀綱一州不論在境內境外表之以為州境爾所謂東南者只是東南一隅西北倣此是二至非四至也

九河既道

兗當河下流之衝為害尤劇故治兗之水莫先于河蓋河自大伾以下行于平地河勢悍猛而平地土疎非隄防所能捍禦其至此不得不分者乃理勢之必然也禹因其勢順其理疏其一者之經流分其八者之支流于是經流行于中支流行于外漫流去而九河乃既道也○長江萬里吞吐百川不聞潰決者以兩岍有山為之限也惟河流至兗無山可限行于平地故不得不分其勢也

雷夏既澤

兗州之水次莫大于濟雷夏濟所鍾也而濟水橫流雷夏不能容受泛濫奔潰澤失其澤矣今濟治而雷夏始能容水蓄而復流滿而不溢雷夏不既澤耶此不重雷夏之治蓋誌此以見濟之治也

灘沮會同

水自河出為灘濟出為沮河濟既治則河濟所出亦無不治自此在于灘者下入于沮在于沮者上承夫灘合流為一而同入于海故曰會同則兗之水無不治矣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此言水治而土平也兗地宜桑向之卑濕沮洳不能植桑者水退而後可蠶兗地多在卑下水害尤甚民皆依邱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故記之上句言民利興下句言民居奠平看重驗土平上

厥土黑墳厥草惟艤厥木惟條

本上水土平來水患平而土復其常故色則黑而性則墳也土性復而物遂其生故草則茂而木則長也○兗承河濟下流徐承淮泗下流揚承江漢下流其地皆卑濕沮洳于草木非宜水既平則為沃衍于草木尤宜故于三州特言之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土宜既辨然後定其田賦不惟等之下抑且入之緩作是耕耘樹藝之事人事之生聚以十年而復天時之氣化以一紀而周緩之至十有三年而後

取之見聖人愛民之仁溢于法之外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田賦既定。斯貢法可行。究地厥木。惟條其樹多漆。則使貢以為器。桑土既蠶。其地多絲。則使貢以為服。若夫貢之中有幣帛錦綺之屬。則盛之以篚。篚而貢。恐其損缺也。不可以貢篚平講。篚亦貢中之物。

浮于濟。漂達于河。

此定貢賦之道也。充之東南近濟。西北近漂。近濟者。則浮濟以入河。近漂者。則浮漂以入河。各從其便也。達河則達帝都矣。浮者。舟行水上之謂。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大海迴其東北。泰山峙其西南。曰海岱。則青州之疆界別矣。

嵎夷既略。

嵎夷在青州極東。迫近大海。最為難治。曰既略者。始經略為之封植也。嵎夷略而瑯琊左右皆樂土矣。

濰淄其道。

濰水在青之東南。出濰山。淄水在青之北。出原山。

尚書約言卷二

七

七

二水向嘗泛濫。今則濰水北入海。淄水東入濟。而亦入海。各循其故道也。青雖近海。然不當眾流之衝。濰淄道而濟汾上下皆安流矣。嵎夷二句平看。上見成功之遠。下見用力之省。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水土既平。而土宜可辨。辨其色則白。辨其性則墳。此以通州之色性論也。至海涯之地。則廣漠而斥鹵。言海畔迫闊。土皆鹽地也。水害除而舊性復矣。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土辨而田賦可定。定其田為第三等。定其賦為第

四等。

尚書約言卷二

八

八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鹽絺海物。此一州通貢。故叙于先。岱畎以下。則隨地所出也。鹽絺為服食所需。海物為燕享所資。絲枲可為服飾。鉛松怪石可為棟宇器械之用。檿絲可為琴瑟之絃。是青州貢物。皆常用之不可闕者。無異物也。

浮于汶。達于濟。

青州之水。雖有濰淄。然皆不與河通。惟汶水去濟

甚近而濟與河通故必得舟于汶西南而入濟然後由濟以達河而帝都可達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

此獨載三達者蓋止說海岱便與青州同止說淮海便與揚州同故必曰海岱及淮

淮沂其乂

徐之水其川莫大于淮其浸莫大于沂自禹功既施則淮入于海沂入于泗以入淮而二水無泛溢之虞矣

蒙羽其藝

尚書約言卷二

九

蒙山在岱之北羽山在蒙之東二山皆淮水所經今水患既去地利可興皆得種藝此因山以表地也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徐之大野是濟水橫絕之處往時潰決自禹功既施則有蓄有洩而既豬矣至于東原之地是大野環抱之處為濟水所經今則不墊不溺而已底于平矣○又者水循其道不泛溢也藝者山興其功可種植也豬者水得其止不震盪也平者地免其患不沉溺也雖曰事之相因然亦皆有工夫

厭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由是辨其土色則赤性則黏膩而墳微諸草木亦漸而進長包而叢生矣

厭田惟上中厭賊中中

田第二賦第五土厚而人工稀也

厭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雉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墳珠璣魚鼈鼈龜玄纁織

徐州之土間有五色建大社者以是封諸侯者以是此一州通貢也若夫隨地而出者羽畎以夏翟貢取其羽之五色中旌旗也所以招賢才布文德

尚書約言卷二

十

者胥此殫陽以孤桐貢取其材之特生中琴瑟也所以招文德象武功者胥此泗濱浮磬取其輕清足以立辨也所以諧律呂和人神者胥此淮夷之地貢墳珠以備服飾貢魚以供祭祀而人神有所資此皆貢之隨地者也至于玄色之幣可以為冠及齊祭之服黑絰白緯之織素白之繅可以為去凶即吉之服又使之盛于篚而貢焉此又貢之通州者也大抵古人不貴遠物異物貢土所有惟取服食器用而已

浮于淮泗達于河

徐水莫大于淮而淮與泗通泗不與河通故必泛舟于淮而入泗泗之西流有澤水澤出于河而入于泗者也故或由澤以遡于河此一道也泗之上源有濟水水入于河而合于泗者也故或由濟以遡于河又一道也是皆逆流而上者也

淮海惟揚州

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于海故以淮海為識古為吳越即今之南京兩淮江浙等處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揚州之水有彭蠡合江東江西諸州之水為揚西

尚書禹貢卷一

十一

偏之患今禹功既施則上流之江漢有所歸下流之江海有所洩洲渚既平而禽鳥亦得其居止矣彭蠡之旁有蘆葦故陽鳥居之此即陽鳥以喻彭蠡之治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三江者松江東江婁江承震澤之下流而洩之者也三吳之水悉注于震澤震澤之水三江分洩之以入海故必使海下于江江下于湖而又流闊易瀉則震澤治而東南無水患矣此相因之勢也

考詳見
典略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東南竹箭尤美故先言篠簜而後言草木也草少長而木高聳言于厥土之上者塗泥惟言沮洳之地山林不在其內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惟其土性之惡也故田為第九等第其人工之脩也則賦為第七等或問出第六等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惟金至織貝常貢也厥包句不常貢也惟木以上

尚書禹貢卷二

十二

通州之貢也島夷二句一方之貢也未句通州之誓貢也此節見聖人重服用而不以異物奉已謹食物而不以口腹累人仁之至義之盡也

治于江海達于淮泗

蔡傳順流而下曰治此為正解蓋以別于下句之逆流也陳氏大猷謂循行水涯曰沿而夏彝仲因之夫禹貢記水道豈記行舟之法哉禹時江淮未通故由江順流而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又入泗則逆流而上而由海由濟各隨其便以達河焉

荆及衡陽惟荊州

荊州之域。荊山在其北。衡山在其南。此南條荊山。非雍州荊岐旣旅之荊山。衡山。南岳也。

江漢朝宗于海。

江漢發源于梁。合流于荆。雖去海尚遠。而合流之勢。不至海不已。故以朝宗象其勢。言江漢之合流。赴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

九江孔殷。

九江即今之洞庭也。今沅水。澧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豐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江南凡水之大者。皆呼為江。因九江所合。遂名九江。

非大江之江也。

沱潛既道。

水自江出。為沱。漢出為潛。蓋凡水從江漢出者。皆可名沱潛。故梁州有沱潛。而荊州亦有。其源實一也。作經者喜江漢之底平。故于兩州皆記之。

雲土夢作乂。

雲夢一澤。跨江南北。而隨處異名。不必云江北為雲。江南為夢。雲夢向為水所沒。至是始得土見而可耕作。土字蓋兼上下言之。摠因江漢水治而致。雲夢雖是澤名。亦就澤邊之地言。至是而荆之水。

尚書約旨卷二

三

土無不平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由是辨其土。則性為塗泥。與揚州同。所以田之等第。比揚只高一等。而賦則第三。以地闊而人工脩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柢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簋簠。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厥貢至玄纁璣組。常貢也。納錫大龜。不常貢也。惟簋二句。以戎備言。因地而取其良也。包匭菁茅。以

祀事言。因物而致其敬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之貢道。或由江入漢。曰循經流。或由沱潛入漢。曰循支流。近沱者。由沱入漢。一路也。近潛者。由潛入漢。一路也。而漢與洛不通。必舍舟登陸。以達于洛。自洛而後。至冀之南河也。

荆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荊山。北距大河。荆豫皆以荊山為界。其南為荊州。其北為豫州。南至荆。與荊州接壤。北至河。與冀州接壤。

尚書約旨卷二

四

伊洛漚澗既入于河。

本是伊漚澗入于洛而洛入于河。始焉三水入于洛。以一而合三。終焉洛水入于河。總三而歸一。四水以河為宗。而豫水以洛為宗。四水本不相敵。洛為大。伊次之。漚澗本小而並言之者。洛出于豫之西冢嶺山。伊繞其西南。漚澗匯其西北。禹理分為合。至東北而同入于河。故相連言之爾。

滎波既豬。導荷澤被孟豬。

有水之止者。滎澤在東北。濟所溢也。濟水既治。則滎澤亦有所容而洩。波澤在西北。洛所出也。洛水

尚書約言卷二

主

既治。則波澤亦有所受而輸。荷澤。濟水所經。而孟豬在其下流。皆匯于豫之東北。而泛濫為患者。禹導荷澤之水。而因使水流被及孟豬。于是泛濫之勢有歸宿矣。水之止者有不治乎。蔡傳訓被為及。亦即派溢覆被之意。二澤相通。凡百四十里。故可以導此及彼。不必言導荷澤又導孟豬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高地則柔細而無塊。下地則墳起而疎鬆。色則雜而不必言矣。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

上二句。定常貢以供服器。下一句。定誓貢以供樂用。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帝都最近。東境竟自入河。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于河也。○按豫州西南有伊洛漚澗四水。則其貢賦之來。始雖各隨其所便。終必同歸于洛。以達河。故總謂之浮于洛。

華陽黑水惟梁州。

尚書約言卷三

主

梁州之域。東北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

岷嶓既藝。

此誌江漢之上源治也。岷山。江水所出。嶓冢。漾水所出。禹自此導之。尋其源也。重在江漢。非重在岷嶓也。

沱潛既道。

此誌江漢之下流治也。沱水。西入大江。潛水。西南入江。各安其故道矣。重在江漢。非重在沱潛也。荆梁皆言沱潛。而源委各異。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名。一在沫水北。一在沫水南。沫水逕其中。水脉臊疾。為害滋甚。茲以平理而陳祭。則地之高者無不治矣。

和夷底績

和夷地名。或因和川而得名。夷人所居。故曰和夷。至于底績。而地之下者無不治矣。

厥土青黎

青黎。青黑色也。不言質者。質不一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梁之田下

尚書約言卷二

土

萬傳

上似優于揚。然多山而少田。人功亦劣。故賦之等退在下中。而又以七九二等為之。上下間出。此其調劑之功。可謂密矣。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璆鐵六者。資器用也。熊羆四者。資服用也。梁地多

山。故其貢物多係于山。璆鐵等物。出于山者。熊羆

狐狸。走于山者。織皮二字分看。四獸之毛。織之可

以為罽。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為裘也。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梁州貢道。其在東北境者。固可以入渭而達河。不

必言矣。乃若西北境之遠者。則必自西傾山下。循桓水而來。東南浮于潛水。自潛至沔。水道不通。遂舍舟從陸。復入潛。由潛邇流入沔。由沔入褒。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又必由陸路。入衙嶺之南。漢乃得灌于斜川。而北入渭。由渭橫絕。渡河以達帝都。故曰亂。○西傾係雍州山。其南桓水出焉。與梁接壤。亦為梁之水。在西北境。舊講以為西南者。誤。因桓者。自西傾下。陸道車載貢賦。依傍桓水邊。這等來。乃可浮舟于潛也。潛沔相隔。沔又與渭相隔。故曰逾。曰入。有兩逾焉。

尚書約言卷二

水

可入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冀之西河。

弱水既西。

弱水餘波。西入流沙。既西者。順其勢之自然而西

之。使不復泛濫于雍也。

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

雍州之水。莫大于渭。而涇汭漆沮與澧。皆其所統

也。出岍頭山者。涇水也。出玆蒲藪者。汭水也。禹既

施導渭之功。于是泛濫悉平。而眾流俱順。則汭水

入涇。涇水入渭。是涇水上承汭。下納渭。彼此聯合

而無散漫矣。故曰屬出同官者漆水也。出宜君者沮水也。沮水至華原。合漆水而入渭。以小從大。而無橫流。故曰從出終南山者澧水也。澧水至咸陽入渭。與渭同流。故曰同。涇漆沮皆在渭水北。惟澧水在渭水南。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澧水南注之。而渭水受之以入于河矣。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以地之高者言之。荆岐俱雍州北境之山。既旅者。言可祭告也。終南在雍之南。終南之西有惇物。又北則有鳥鼠。舉三山而不言治者。蒙既旅之文也。

南書約言卷二

九

萬傳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以地之下者言之。泛言原隰。則為廣平下濕之地。此對豬野。則有所定指。故蔡氏引度其隰原。以為說。鄭氏曰。其地在邠也。豬野之澤。又下于原隰者。亦皆與原隰同其底績焉。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以地之遠者言之。三危之地。三苗竄焉。至此水患去。雖三危亦可居止。三苗之頑。莫不革心向化。而大有功叙矣。

厥土惟黃壤。

由是辨其土色。則黃而性則壤。黃為正色。壤為常性。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等。以土色正而土性貴也。賦第六等。以地勢狹而人工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可為圭璋之需。琅玕可為冠冕之飾。雍之所產最佳。故貢之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雍之貢道有二。其西北境則自積石至于龍門。西

南書約言卷二

十

可列

河此一道也。其西南境則或由澧涇。或由漆沮。皆會于渭汭。以達河。又一道也。

織皮。毘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此言西戎來貢。以見禹功所及之遠也。三國皆在雍西境。雍州西界黑水。此三國又在黑水之外。故附于末。非脫簡也。聖人經理五服。夷蔡蠻流。無不就治。然終不可與境內諸山並記。特附諸州之末。其所關豈淺鮮哉。此與萊夷淮夷島夷之例不同。○按毘崙。國名。毘崙山旁小國也。近甘肅。非河源所出之崑崙。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適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山水之分見于九州者經也。總見于後導山導水各條者緯也。山勢相連。而州境隔絕。故史臣復從上文理出所治山川首尾言之。禹功雖始于下流。實未嘗以私智穿鑿。失山水自然之脈也。禹之導山。總為導水。觀入于海。句可見。相視其源委脈絡。一也。治山旁小水而納之川。二也。二說當兼用。此導北條大河北境雍冀二州之山。雍為河北諸山發源之始。岍岐荆三山其首也。河以西為雍境。河

南書約言卷二

主

五

以東為冀境。荆與壺口隔之者河。禹過龍門而西。河則壺口正在河之東。岍河自塞外而入。而壺口當其衝。雷首山濱于河。在壺口之南。以至汾水所經之太岳。在壺口之東。皆冀州西河之山也。由太岳而南。則河之中流有石如柱名砥柱。有山形四面如城名析城。以至濟水所出之山狀如屋名王屋。此皆冀州南河之山也。太行綿亘千里河北諸州皆旋其趾。太行去恒山甚遠。恒山去碣石又遠。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皆冀州東河之山也。謂之及者。以其相距之近也。謂之至者。以其

相去之遠也。禹導之而河濟諸水之源流秩如矣。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此導北條大河南境雍豫二州之山。山川之脈皆起西北。故每條皆自西起。上節導大河之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北。此節導大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盡于豫之東南。西傾乃桓水所出。朱圉為桓水所經。鳥鼠乃渭水所經。凡此皆雍之山也。熊耳伊水洛水所經。太華外方伊水所經。桐柏淮水所經。陪尾泗水所出。凡此又豫之山也。禹導之而伊洛淮渭諸水之源流秩如矣。不言入者。入河入海。

南書約言卷二

主

五

各不一也。

導壻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此導南條北境之山。所以為漢水之經始也。梁之北有壻冢焉。漢水所出。自是而荆。有荆山內方焉。漢水所經。有大別焉。漢水所入。禹導之而漢水之源流秩如矣。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此導南條南境之山。所以為濟江水之經始也。梁之南有岷山焉。江水所出。欲治江水。必自岷山之陽導之。而猶恐其流之或塞也。自梁之荆。衡山敷

淺原皆江水所經其與岷山相屬者則由岷山而至於衡山以通江水之北流其與岷山相隔者則過九江而至於敷淺原以通江水之南流而江水之源流秩如矣此言過者人過之也敷淺原本地名後人名之為山爾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以下言導水也西海之山有弱水焉凡水皆載而此獨弱凡水皆東而此獨西禹順其性而導之俾正派至于合黎經流既有所歸餘波入于流沙支流又有所洩則力不勞而西流之水治矣曰至曰

尚書約言卷二

重

入皆指水言與導山不同○弱黑二水乃水之絕

異者出中國四瀆之外故首言之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汾關之山有黑水焉凡水皆清而此獨黑凡水皆東而此獨南禹順其性而導之俾歷其所經于三危既有以導其出窮其所受于南海又有以注其歸則智不鑿而南流之水治矣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此導北條大河也河自發源入中國積石其見處

禹之施功始于積石由積石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記其自北而南則南至于華山之陽是南向所經之地固冀之西河而雍之東河也記其自南而東則東至底柱又東至孟津又東過洛水之北而至于大伾山是東向所經之地固冀之南河而豫之北河也記其自東而北則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以經流而播為九河則北向所經之地固冀之東河而兗之西河也又記其入海之處則為逆河海流上迎河流下順同而入之則河庶得所歸矣

尚書約言卷二

重

此見導河始于雍經于冀豫而終入海于兗也

蟠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此導南條漢水也漢之上源其名為漾出蟠冢山由蟠冢而東始名漢又東則為滄浪皆漾水隨地而得名也又迤邐而過三澨之小水至于大別之山乃南入于江合江之後復東聚而為彭蠡之澤也漾既聚為彭蠡復東出而為北江則漢得分江之名而同入于海也導漢之勢如此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

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此導南條江水也。江水出岷山。始僅濫觴。由是東流。今為沱水。又東經澧澤。遂過荆之九江。至巴陵之地。又東迤邐而行。望北合漢。而有迴旋之勢。故直曰匯也。云爾。則漢為北江。此為中江。亦與漢俱入海焉。而江得所歸矣。導江之勢如此。此言過者水過之也。○按江漢自大別合流。同為一道。以先序漢水。故即繫之于漢。非為漢水獨入彭蠡。而彭蠡之匯。反無與于江也。江水不言彭蠡者。與漢互見。省文爾。

尚書約言卷二

圭

導沱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此導北條濟水也。濟水性既沉下。而力又勁疾。遇空竇即便涌出。故其伏見不一。于王屋山下發源為沱。一見也。自沱而下。又伏矣。東流為濟。一見也。入河潛行。又伏矣。溢而為滎。一見也。自滎而下。又伏矣。東出陶丘北。又一見也。至此則常見不伏矣。入河何以辨其為濟。濟清而河濁也。南溢何以辨其為滎。滎流而滎豬也。荷。澤名。汶。水名。或經之。或會之。濟流至是。又東北而入于海。蓋濟水發源于

冀。經流于豫。分流于徐。而入海于青。有如此。

導淮自桐柏。東淮于泗沂。東入于海。

此導北條淮水也。淮水亦泗瀆之一。發源于胎簪山。至桐柏山始大。故禹導淮自桐柏始。由是而東流。則有泗沂。勢與淮敵者也。沂水出艾山。西南入泗。泗水出陪尾山。東南入淮。二水會而合流。乃東入海。導淮之勢如此。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渭水。雍之大川也。發源于南谷山。尚微。至鳥鼠同

尚書約言卷二

圭

穴始大。故禹導渭自鳥鼠同穴始。由是而東。澧水注于南。渭則東會之。涇水注于北。渭則東會之。漆沮注于東。渭則東過之。合眾水以入河。而渭庶得所歸矣。導渭之勢如此。渭水始終皆在雍。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洛水。豫之大川也。發源于冢嶺山。尚微。至熊耳山始大。故禹導洛自熊耳始。由是而東。北澗水自新安入。而洛會于澗。澗水自偃師入。而洛會于澗。伊水自洛陽入。而洛會于伊。眾水合流。又轉而東北

乃入河而洛庶得所歸矣。導洛之勢如此。洛水始終皆在豫。○按熊耳山有二。一在上洛縣。一在盧氏縣。上洛乃伊水所出。觀洛會澗。澗而後會伊水。則此之熊耳。非上洛明矣。故蔡傳別其爲盧氏之熊耳。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州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總而言之。九州之疆域雖異。而水土之平治則同。

首句包下四句。四隩既宅。言土是舉。卑以見高。結覃懷底績。降卽宅土等事。九山刊旅。言山是舉。始

尚書約言卷二

主

末以見中間。結岷嶓既藝。蔡蒙荆岐等事。九州滌源。言水是舉。源以見流。結既從既道。既入等事。九澤既陂。言澤是舉。外以見內。結既澤既豬。底定孔敷等事。又言九州之水。合同以趨于海。其爲攸同。不信然哉。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此摠結上文九州土貢田賦之無不定也。水爲五行之首。百貨之源。故一行治而木金火土穀無不治。六府既修。則可以因地利之興。而定經國之用矣。交正者。合庶土之肥瘠高下而正之。因土定貢。

而致謹其財賦之入。不責有于無。不取多于少也。咸則者。取九州之穀土而定其上中下之三等。因田定賦。凡中邦之賦。一成而不可變也。夫定貢制賦。已見經國之義。而底慎成賦。又見恤民之仁。經制之善如此。○孔修句摠冒。庶土句摠結上九州厥土節底慎句。結上九州厥貢節。咸則句。結上九州之田成賦句。結上九州之賦。

錫土姓。

水土平。貢賦定矣。然分理不可無人。故又佐天子修封建之制。錫之土以定國。使名分之相維。錫之

尚書約言卷二

主

姓以立宗。使統承之不絕。蓋與諸侯共治此天下矣。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史臣記禹之自言曰。德者人土財用之本也。必敬我之德。以爲天下。臣民先。庶天下不能違我之所行也。此節是未然事。期之于己之詞。在臣道上說。寓責難于帝意。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此下五節乃疆理天下之事。所謂弼成五服也。此

節分甸服為五等制名甸服示天下以務本重穀也。納總納銓納結而又曰服者以其地近而力役便也。四百里外不言服者以其地遠故但有粟米之征而免其輸將之事也。蓋近者重而遠者輕重者粗而輕者精。聖人籌國用節民力其曲盡如此。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甸服外四面各五百里為侯服。第一百里為卿大夫食采之邑。第二百里為男邦。三百里盡為侯國。言男以該子。言侯以該公與伯。大可以禦外侮。小可以安內附也。

尚書約言卷二

壬元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為綏服。綏者取綏安之義。內三百里尚近王畿宜用文治。外二百里逼近要荒宜用武衛。揆者揆度其風氣剛柔緩急而施之也。奮者振揚其護衛使奸暴潛消也。聖人文武之治何地不施而見于此者尤為要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為要服。要者取要約之義。雖無中國之禮法而猶受中國之約束者也。內三百里夷人所居。外二百里放罪人于此。所以別

之為夷狄之流也。

五百里蠻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為蠻服。荒者取荒遠之義。內三百里為蠻。蠻慢也。頑慢勿率更甚于夷也。外二百里為流。流比于放則又為遠矣。○聖人設蔡于夷三百里之外。設流于蠻三百里之外者。見得中國之人自壞禮法其惡比蠻夷更不同處之。以不堪者非絕惡過嚴也。人情困則思過窮則思善。創懲改格之機莫切于此。亦聖人廣治化之妙用也。

尚書約言卷三

壬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圭圭告厥成功。

此記禹教化之所及也。蓋地平天成府事已治任土建邦經理已周有祇德以率先之有法制以維持之故聲教四訖如此也。東西近故以漸被言。南北遠故以暨言。聲教訖于四海即上三句而總言之也。漸被暨正是不距朕行處聲教者教化之流行而躬行之效驗也。錫以圭所以表奉上之誠。王以玄所以象治水之事。告厥成功見成功如此之艱難當孜孜以保治于無窮也。

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書曰：大戰所以甚有扈不臣之罪爾。雖與禹之征，苗氣象有別。然征伐出自天子，猶見啟賢之能存君道也。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空，無事為六卿。有事則分掌六師。六卿分職，司馬主兵，官制也。六卿並將，司馬帥一兵制也。見官兵之制，夏時已然。成周潤色之而已。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六事之人，是總呼之辭。

尚書約言卷二

主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

恭行天之罰。

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左主射，右主擊刺，中主御，車戰之法也。而御主馬政，作一車之將，故特以所職言之。左右則在所略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用命而賞，賞其恭命也。不用命而戮，戮其不恭命也。賞戮不敢專，必行之祖社，皆致恭也。恭行天罰，與奉將天罰同稱，蓋宛然神考家法也。

五子之歌

程子曰：書為王者之軌範，不獨著聖王之事以為法，亦存其失以示戒。五子之歌是也。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此史臣著五子作歌之由。逸豫則怠勝敬，所以至滅厥德。五章中曰不敬，曰弗慎，五子蓋有以窺其

尚書約言卷二

主

微矣。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言因者，明羿之變有因而然也。民不堪命矣，雖以禹萬世永賴之功，而危亡之象幾不可保。五子所以深悲時變也。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太康初去之時，其弟五人侍其母以從。太康畋于河南，五弟待于河北。太康久而不反，致使羿距于河。五子咸怨，徯徨哀痛，不能自己，發為詩歌，亦詩

之變風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此章追思大禹敬民之訓。實百世興王之大法也。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此申言禹之訓言。而歸于民之不可不敬。蓋君能敬民。則本固邦寧。惟其逸豫不敬。故民心失而至今日之極矣。

尚書約旨卷二

五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又述禹之訓。而自咎其取亡之道。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此章痛惜冀都之業。見我祖之所肇造。不可忘也。

太康但失河北。故五子以冀方為言。禹都安邑。冀都平陽。同

在冀州故又曰陶唐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開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此章又反復家緒之本。未述先王貽謀之善。既詳且遠。奈何其荒墜之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頗厚有怛悵。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此章又舉其憂愧之罪。歸之于己。所謂怨而不怒也。五子其有仁人之心者與。

肅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肅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肅后承王命。徂征。

此記仲康所以收兵權也。仲康自立于權。臣執國

尚書約旨卷二

五

命之時。畏羿之強。不敢明正其罪。止責義和廢職。以先翦其羽翼。仲康之沈幾先物。于斯見矣。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

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此將數義和之罪。而先舉先王之訓也。先王三句。

責重臣一邊。厥后句。亦歸重得臣輔意。

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窺。工執藝事

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此節又廣先王之令。不待天戒見而預為令也。令必于孟春者。以孟春為人心圖事之始。徇以木鐸。

者起人心之急而振以警之也。相規規君也。周景王將鑄無射。伶州鳩諫曰。匱財罷民。魯莊丹楹刻桷。匠慶諫曰。無益于君。而替先人之令德。執藝事諫。此類是也。不恭。不責難于君也。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傲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此責義和之罪也。政典司馬所掌。肩侯為大司馬。故引政典之語。以飭戒吏士。當屬于下文。為以爾

尚書約旨卷二

三

有衆發端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于欽承天子威命。

此勉其武勇也。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維新。

此又戒其濫殺也。首四句泛說。以下直言今日之事。殲厥四句。仁義兼至。自是萬世討罪之大法。不但以義和之勢難制。姑隱其叛逆而不言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

戒哉。

此以軍法勵衆士。而戒其姑息也。大抵行師之道。平時則當拊循。臨時則尚節制。此所謂威愛者。當自其臨時言之。非可以為常也。

尚書約旨卷之二

男 廷琮 校字

尚書約旨卷二

三

湯誓夏桀暴虐湯往征之蓋師興之時而誓于亳都者也其辭正而婉與牧誓氣象有不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天命就民心離上見此處且未露出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子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子畏上帝不敢不正

尚書約旨卷三

此節言已順乎天毫衆憚于征役是以一己之心爲心湯則奉行天命而以天之心爲心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此節言已應乎人夏罪其如台是商民在春風和氣中夏王率遏衆力是夏民在塗炭中也豈可以爾民之私見而拂衆人之心哉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子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上既告以興師之故此則誓以行師之律以賞罰必然對食言賚汝之言誓言伐夏之言也

仲虺之誥此仲虺釋湯之誓而且說其臣民衆庶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子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湯之慙蓋自愧放伐之事不若禪讓之美而恐後世無君者指此爲實以藉口也仲虺釋其慙始則美之又慮其愧心既釋驕心或生故終復警之大臣之引君當道如此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

尚書約旨卷三

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續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此仲虺推天立君之意以釋湯慙見湯之順乎天也典即惇庸命討是也不指伐桀二句一連說正續禹之事蓋典常之道嘗服于禹而道之原則出于天者也率字內有率天下而共由之意與表正

相尸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典厥師

此不過申上節意蔡傳以爽爲明姚氏舜牧以爽

爲舒快。觀下文言後來其蘇似姚說爲勝。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上二節以天理言。此下以人心言。簡賢附勢之徒。所謂助紂爲虐者。紂既無道。而又有濟惡之人。欲見翦除。因此商之小大震恐。況湯德又足人聽聞乎。故當時南巢之舉。亦是住不得。非徒爲先發制人之計也。亦曰恐失天人之望爾。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尚書約言卷三

三

此言湯德足人聽聞之實。首二句就心上說。是其本原澄徹。處用人處已之當。由于本原澄徹而寬仁。又本用人處已來。觀註中然後是以字可見。德就抱負說。功就建立說。懋官在推任之初。懋賞在委任之後。用人作取善說。惟已則不分爾我。改過就遷善說。不吝則毫無芥蒂。寬以存心。言仁以行。政言俱就臨民上說。克寬者。含弘中有節制。不以縱弛爲寬也。克仁者。慈愛中有嚴厲。不以姑息爲仁也。此皆爲諸侯時事。彰信只是昭著意。未說到

歸戴上。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祖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後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此與上節相承。上言湯德足以得民。此言民之歸商。非一日也。湯自征葛至伐桀時。已十七年。故曰舊。已上五節。上明天命。君師之理。中明夏商疑忌之勢。下明人心歸慕之久。則湯不可不爲。亦不容不爲矣。皆所以釋湯之慚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尚書約言卷三

四

此下以君道之當盡者勸勉之。此節言統御諸侯之道也。有夏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則賢德忠良。必有以直受擯棄者。弱昧亂亡。必有以阿取苟容者。此不可不一爲區處也。隆其禮遇曰佑。盛其官屬曰輔。加以褒揚曰顯。專其信任曰遂。所以善善也。兼者矜其柔懦。而命官以分承之。攻者正其昏庸。而聲罪以致討之。取者收其土地而變置之。侮者誅及其身而廢絕之。所以惡惡也。推亡句承上起下。有亡道者則推之。有存道者則固之。此皆君師

所以仰承天命下副人心者豈易易哉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子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此節言治民之本在檢身脩德日新四句泛論其理以下方着湯說湯之德雖足人聽聞然不可以之自滿湯未必有是仲虺之論固不容疎也懋昭建中一連說懋德所以建中也德與中俱兼體用言以義二句正懋昭之事義以權衡萬事使無過不及而中之用行禮以檢束一心使不偏不倚而

尚書約旨卷三

五

中之體立內外合德中道立矣下又推至于能自得師自得字最重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故能聽順而受其益所謂自得也好問應日新自用應自滿觀成湯盤銘之辭亦以日新自微其有鑒于仲虺納規之意與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履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此欲其謹于受命之初所謂有無窮之恤也殖有禮二句泛言天道之可畏以起下二句意欽崇則能謹始永保則能有終重在惟始上商之宗社所

以傳祚數十世歷六百年而有餘裕者其原蓋始諸此哉

湯誥以伐桀大義告天下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歸亳者不敢居其宮也誕告者因諸侯之來歸而大告之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于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此言君道所係之重以起下節意降衷天所能也恒性民所有也而綏猷必待君師歸重綏猷爲一

尚書約旨卷三

六

篇綱領○衷性猷只一物自天而言謂之衷自人受此中而言謂之性猷即道也道者性之發用處降衷恒性即天命之性綏猷惟后即脩道之教也成湯洞徹乎其原而直挾以示人厥後秉彝受中之言相繼而發至于孔孟性善之理益明而開萬世性學之原則自成湯始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此承上言桀失君道以見其當伐也降災未說到

亡國只指伊洛竭之類。蓋天心仁愛人君。有冀其悔悟者。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肆字緊承上來。天命明威。即天降災彰罪之明威也。敢用三句。是不敢自用而告乎神。聿求三句。是不敢自用而資乎人。請罪請夏。桀當問之罪于天也。請命。請有衆更生之命于天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實若草木。兆民

尚書約言卷三

七

允殖

此承上言請命于天。而天果佑之也。實若句。屬下兆民句。先喻後正。倒句法也。允殖亦應請命而言。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

此承上言付托之重。而懼不克勝也。輯寧應上殷猷。極言其憂畏之深。視前伐夏之舉。責愈重而憂愈大也。予一人。豈能載乎。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愒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此明求助諸侯之事。無從四句。一戒一勉。典即輔

君輯寧之常度。天休指俾予輯寧之休命。前言不勝任。故此勉諸侯盡力以共承之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于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此言君臣當各盡其道也。爾有善。即守典朕有罪。即獲戾。上下萬方四句。就君道說。大抵重在責已。而屬望諸侯之意亦在其中。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此結上文而言。忱是懇惻力行之謂。終是終其付托意。不特湯以自勉。亦欲萬方諸侯共勉于此也。

尚書約言卷三

八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太甲湯之嫡孫。理宜繼湯後。觀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子游曰。禮與。孔子曰。否。立孫。可見外丙仲壬之立。乃司馬之疎爾。天子喪三年不祭。故冢宰攝而告廟三年不言。故攝而臨羣臣。此天子改元之常禮。至乘其初心之虛。而告之以祖德。則伊尹特

舉之深意也。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嗚條。朕哉自亳。

此節將言祖德。而先以夏事告之。見興亡由于德。不德也。造攻二句。申所以假手有命之意。非天之薄于桀而厚于湯也。因其所造而已。故下文遂言湯德。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此言亳都之興。成湯所以承天之事也。布昭聖武。

南書約旨卷三

九

自伐夏言。代虐以寬。自反夏政言。兆民允懷。先王遂以有天下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此直以嗣德勉王。謂不可不自盡其愛敬之本也。蓋愛敬者治天下國家之要道。謹始之道。孰有外此哉。

嗚呼。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咎。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此正明言烈祖之成德也。肇脩句為綱。下六句即

修人紀之實。皆諸侯時事。綱常之理。桀廢棄之。而湯始脩復之。此是君師第一事。凡于從善之際。與處上下人已之間。各盡其當然者。皆修人紀之實也。以至于三字。要玩。見得先王創業之道。雖不越乎人紀。而積累締造。非一日也。嗣王可不思其艱。以嗣其德哉。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此又言先王慮後之遠。而廣求賢哲以遺于後也。哲人明于理欲之判。治亂之機者。俾輔于爾後嗣。

南書約旨卷三

十

孝弟之良心。俾有以導而成之。逸欲之非心。俾有以防而正之也。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狗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哲人輔之。或導諫阿意之人。從而敗之。欲嗣德難矣。故又制官刑以儆戒之。三風十愆。用戒卿士。邦君而舉以訓太甲者。意正在儆天子也。而其設臣

下不匡之刑。尤為至慮。異時太甲狎于弗順。果左右導之。伊尹其有先見之明者與。至于蒙士之訓。使他日入官而知正課。先王為教周至如此。為之後者。可不體其心而晏然乎。

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漢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此總結上文而以天人申戒之。歸重祇厥身一語。敬之一字。乃治風懲之藥石也。祇厥身則風懲自去。而烈祖之成德可幾。謨以垂訓之意。言以所

尚書約旨卷三

士

微之詞。言惟上帝三句。以天命去留言爾惟德四句。以人心離合言。總以警動太甲之心。冀其必聽也。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文勢與上篇伊訓相屬。不惠者。即上篇丁寧告戒之言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此示以先王得天下之所由來。見尹躬不可忽也。治民事神。初無二理。誠敬足以事神。則未有不能治民者。撫綏萬方。雖承天監說來。而左右成湯以居民眾者。實重賴乎尹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此又微以前代之事。見尹躬不可恃也。周當作君。傳寫之誤也。合四句文勢觀之。自見言當法有終戒罔終。而敬所以為君之道也。始言罔終。則累于

尚書約旨卷三

士

其相。繼言不辟。則辱于其祖。雖尹躬其何足恃哉。王惟庸罔念聞。

六字為一句。不必以庸字絕句。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此又以先王為善之勤。求賢之切。開導太甲。言王無念聞于尹。則亦無念聞于先王之命乎。先王付以基業。命以嗣德。聽賢不可顛越。以自取覆亡也。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此直指嗣王受病之源。而藥之。儉只是儉約之德。

而其德自不小。惟懷永圖一直下。非儉而何以永
久哉。

若虞機張。往皆括于度。則釋欽。厭止。率乃祖攸行。惟
朕以懌。萬世有繇。

此言慎德之所從事。得失微而關係大。不可輕發
而違于度也。故以射之度喻之。止者本然之度也。
就心裏說。率祖正欽止作用。平看不得。烈祖之成
法。莫非已然之度。即得止之標準也。惟朕二句。以
效期之。懌者。喜其君無過舉。而尹責始盡也。辭者。
稱其君能慎德。而令聞不已也。

王未克變。

尚書約言卷三

主

篇

王于尹言不能無動于心。但未克變其舊習爾。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子弗狎于弗順。營于桐
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此伊尹退而私謀。而思有以處之也。習與性成。即
孔子所言相近之性。張子所言氣質之性是也。太
甲心雖省悟。然心不勝欲。所以欲變而未能。伊尹
乘其機而居之。相使不近弗順之人。以革其習心。
密邇先王。以興其善心。此聖人達權之教也。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桐宮之教。孟子明言之。不必為聖人避嫌。而曰
氏無其文也。至于感發得。太甲克終允德。亦可見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矣。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喪畢。朝廟。禮之常也。自桐歸亳。而見廟。因復政。厥
辟。禮之變也。太甲終喪之日。正悔過之後。冕服迎
歸。理不容緩。故即于歲終舉行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尚書約言卷三

十四

可

此告王以君民之相須。而歸克終于天眷。正欲王
體天心而慰民望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
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
惟厥終。

此太甲圖終之意。自咎其既往。而求助于將來也。
重末二句。伊尹雖謂太甲克終厥德。太甲不敢自
保。賴伊尹正救以圖終焉。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於下。惟明后。

太甲以不明自咎。故伊尹語以明君之事。修身即以禮度檢身意。誠實之德。乎弊人心。非明后不能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俟我后。后來無罰。

此言湯德協下。以實上節之意。本國之民。被于惠之澤而悅之深。鄰國之民。聞于惠之風而望之切也。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此以法祖進太甲也。懋德之實。尚在下文。豫怠不必逸欲。只優游怠弛。少不自強。即與烈祖不相似。

尚書鈔卷三

王

矣。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速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此正告以懋德之事。孝恭即前篇立愛敬之意。明聰即周知四方情偽。以子惠困窮之意。末以朕承王休結之。正應轉匡正國終意。太甲德成。尹不過承之而已。懋德之事。自在王也。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天位艱哉。

申誥者。特以前所訓戒。猶有未盡。此又致其丁寧反復之意也。必謂某段申某句。則拘矣。首言君道在敬仁誠。人君上事天下治民。幽事鬼神。三者俱無常。而其責皆在乎我。能盡其在我之敬仁誠。則無常者為有常矣。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此泛言治亂興衰之本。而欲其國終之不變也。德否道事。以敬仁誠言。治亂興亡。顧所與何如。爾終始重終一。邊終而不如其始。何以為明明之后哉。

尚書鈔卷三

王

通節泛說。勉太甲意在言外。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此欲太甲與湯之治同道也。懋敬以德言。克配以位言。敬可以包仁誠。而克配上帝。則民懷神享亦在其中。監茲指懋敬要見終始無間意。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已下五者。欲其矯乎情之偏。蓋因太甲平日有是偏。歷告之使克去。非以五者為敬德條件也。此恐其悔過之初。有欲速之志。故及之。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此乃太甲前日縱欲之病恐其復萌故申戒之無輕無安防其心也惟難惟危明其理也

慎終于始

此告以謹始之道與前言終始慎厥與又不同圖終尤當先善其始也

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此告以聽言之要二必字正矯偏處前日欲縱之時尹之言固嘗逆心而臣下之諛言嘗有遜志者

尚書約旨卷三

十七

矣故復以為戒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伊尹所陳已盡此則欲太甲致思而力行之也果能盡思為之力以成其德則所存者皆純粹至善

之心所行者皆中正無偏之事一人有大善之德而萬邦亦歸于正矣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此又慮其思為之過而并示以退休之志也觀古來君臣之際君以辯言亂舊政則大臣懼臣以寵

利居成功則人主疑亂之始也上無作聰明之主而下有識去就之臣邦國不信其休美哉

陳氏大猷曰伊訓作于太甲未有過之先尹欲預防其縱故其辭嚴太甲上篇作于太甲有過之時尹不欲激之而微轉其機故其辭婉中篇作于悔過之初尹深自喜慰故其辭溫下篇作于改過之後尹慮其或不克終故其辭深以厲大臣格言淺深有序蓋如此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尚書約旨卷三

太

伊尹將致仕而去恐太甲新始即政二三其德故終致其丁寧告戒之意以下皆戒辭也

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此泛言天命之歸于德也保位是得天而民歸在其中九有亡是失民而失命在其中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鑒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

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此承上言桀失天命湯得天命以見靡常之義歸

重湯上啓迪者啓發而開導之即春求之意一德即有命之人言湯而必及尹躬者恐太甲任用非人故不避其辭之直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此承上文而反復言之上言天命則人歸在內故以天民並言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此承上文言吉凶感應之理不在乎天而在乎德

尚書約旨卷三

九

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此告太甲以繼湯之一德也新命即當新德終始

二句是新德之要重終一邊惟一以不息言而兼

不雜在內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

難其慎惟和惟一

此告以用人爲新德之助苟非任用得人鮮有不

爲一德之累者官庶官也左右輔相也臣字兼庶

官大臣言爲上者輔其德而非爲奔走承順乎君

也爲下者利于民而非謂富貴利達乎身也臣職所繫其重如此其難其慎者防小人于未用之先惟和惟一者任君子于既用之後此用人之道也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此推言取人爲善之要與上日新是一層事理之散見者謂之善而德其揔稱一者吾心之天則也一本如尺度權衡之有定萬殊如稱量天下物箇箇各別而未始不同歸也善以理言一以心言善有千條萬件心能統會來做一理故曰克一四句一串下以一爲究竟則其所取者無不善矣

尚書約旨卷三

十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

祿永底烝民之生

此以一德之應驗期之德一而人孚若有俾之者大哉王言者言發于一德則包涵盡天下之理淵微合百慮之同也一哉王心者心純于一德則妙百爲而不二主萬化而有常也咸曰見頌之無間又曰見稱之不已天祿以一德而安所謂常厥德保厥位也民生以一德而賴則爲民之所休藉者永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此以德政之不可揜于天下後世者申勉之王者遠畏後世近省當時則所以脩其德政者不容已矣。

后非民間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此言人君不徒取善于臣又當取善于民也蓋取人為善原無貴賤之間君民相須必虛心求善乃能取之豈可自廣以狹人乎匹夫二句反言以見自廣狹人之不可也。

盤庚上盤庚成湯十世孫因遷都而告諸臣民上篇未遷時言中篇將遷時言下篇既

尚書鈞言卷三

主

遷後言也

盤庚遷于般民不適有居率籲衆咸出矢言

殷者亳地別名昔成湯建都之地其後子孫屢遷徙于耿者七世矣屢為何決盤庚以般地高可居仍欲遷之當時之民不肯往適盤庚乃率呼衆之以遷為憂者出示言以告之矢言指我王三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此首以天命告之言耿之當遷也先王祖乙來都于耿初以此地可居固重我民之生而非欲置之

死也民適不幸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我因稽之于卜卜詞曰其如台言此地無可奈何決當遷也爾民其聽之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此述舊事之屢遷以見天命之不可違也先王如湯仲丁河亶甲祖乙嘗有遷都之事當時亦以卜而告吉此天命也于是恭承恪謹而勿逆焉因而不常其邑至于五遷今不承先王之故事以圖遷

尚書鈞言卷三

主

而坐待沉溺則是天之斷絕我命且懵然不知况敢繼先王之遺烈乎

若顛木之有由隳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此喻能遷之利以見天命之當從也由木生條也肆生曰隳使承先王而遷則易危為安猶已仆之木而復生也是不遷則斷命遷則可永命且新邑原先王故居居先王之居即可繼先王之大業而致安四方矣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

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此史臣將述盤庚命衆而先舉其綱遵舊服而達攸箴此盤庚敎在位之旨也。耿地鴻鹵墊隘而有沃饒之利故大家世族安土重遷小民雖苦于蕩析離居而臣有浮言以惑之盤庚知其然故敎民必自在位始其敎在位者亦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之事以正今日遷都之規模使知法度也。且戒之曰小民中有欲遷而以言箴規于上者汝無遏絕而使不得自通也。因集衆于庭而親諭之蔡氏曰衆者臣民咸在也。臣民共集之時或對臣告民或對民告臣不可謂其篇專為告民其篇專為告臣也。

尚書約言卷三

圭

子游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初心無傲從康。

此下至末皆對衆訓臣之言言來汝衆予告汝訓言汝之所以不欲遷者吾知有兩心焉一則傲上之命而不肯遷一則從己之康而不能遷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此句乃一篇要領蓋直指其病根而戒之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

膚于弗知乃所訟。

此援舊人以見今人之不然言我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舊人亦能承先王之意王嘗以播告遷都之事脩爲歸令舊人即爲之奉承于內一一傳示于民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而諫行言聽且宣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衆聽民亦用大變之而趨事赴功舊人之待先王如此今我之任汝無異先王何汝在內則伏小人之攸箴與不匿厥指異矣在外則不和言于百姓與罔有逸言異矣。說諛多言凡起信于民者皆險陂膚淺之說。

尚書約言卷三

圭

子游

言不出于中正為險無深謀遠見為膚我不曉汝所爭辯者果何謂也豈不大有愧于舊人乎。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舍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此承上起下之辭我亦非輕易遷徙以自廢其仁民之德夫勞民于一時圖安于萬世正予德也惟汝不宣布德意而狙于從康不畏懼于我而敢于傲上若將以我為可欺者不知予視汝情洞若觀火汝亦將誰欺乎然此雖汝之過亦由我思以勝義拙于爲謀優柔以成汝之過爾此雖是咎已意

却做懼羣臣。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此喻言傲上從康之不可也。以綱喻之。君者臣之網也。若君欲遷而爾不從。則綱舉而目不張矣。以農喻之。勞者逸之本也。若憚一時之勞而不遷。則終不能永逸矣。上二句以義責之。欲其審于相從之義。下二句以利誘之。欲其審于相因之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此申黜乃心之戒。傲上從康。汝私心也。爲民圖安。

尚書約言卷三

三

爾傳

此實德也。汝于私心則黜之。實德則施之。是不但爾有德。及爾婚姻僚友。皆有安居之樂。汝于此乃敢大言曰。先王時我祖父率民以遷。今我又率民遷。將世有積德及民也。若區區苟悅小民。何足爲德乎。當時在位之臣。其婚姻僚友。占膏腴之地。倡爲異議。而不遷。不知大水時至。都遭淪沒。是爲之者。適以害之。非實德也。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固有。黍稷。

此承上若農二句。而申從康之害。從遷則有德。不

從遷則有害。汝不畏沉溺大害于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怠惰之農。不強力爲勞苦之事。安有黍稷之可望乎。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茲究。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恤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此承上若網二句。而申傲上之害。遷都本爲民。汝

尚書約言卷三

三

可久

乃聒聒陰膚。不以好言和勸百姓。惟汝自生毒害。陷于敗禍。奸宄以自害于身。所謂自作還自受也。汝既倡民以不遷。則首惡之誅。必不能免。乃不思急去其疾。反奉養其疾。猶安危利蓄焉。後雖追悔。夫亦何及。所謂誤民反自悞也。所以然者。皆汝不惕于故爾。我視小民。猶知相爲顧慮。以當遷之言。規于上。而汝即以過言排抑之。是汝之逸言。尚可畏。況我撫生殺之權。制汝命之短長乎。汝何不以小民之言告朕。而反爲浮言。懼之以遷徙之勞。貽之以沉溺之禍耶。然以我制命之權。殄滅之亦無

所難如火之燎原始雖不可親近終可得而撲滅夫至于殄滅則惟爾自為不安以招罪尤爾非我過以刑威制汝也

遷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又引古人之言以感動之言用人與用器不同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由遷任之言觀之則汝臣之素練國事亦已久矣豈未知傲上從康之不可乎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尚書約言卷三

主

此言己賞罰之不苟以見國家圖任舊人其祖勞不足憑而國恩莫可恃也先王及汝祖汝父無事則同其逸有事則同其勤是祖父有功于國家爾誠有功之後也苟無大過予豈敢動用非禮之罰以加汝乎且國家之報爾祖父不為薄矣世世選之于我之身亦不敢掩試觀大享時先王功德祀萬世無窮汝祖父亦與享焉是先王臨之在上汝祖父質之在旁賞罰一出于公苟無實績予豈敢動用非分之恩以私汝乎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

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此示在己決遷之志而戒勉之天下事易則人人爭先難則人人顧望遷都固非易事但我志決遷若射者之決于中不容己者且非特一人之志小民之中自老至幼亦有審利害之實言當遷者汝其無侮老成而謂其已髦無弱孤幼而謂之無知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可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尚書約言卷三

天

此又以賞罰之斷深戒勉之凡爾羣臣無遠邇親疎但不從遷則為有罪而刑戮是加從遷則為有德而爵賞是勞所以然者蓋以國家之安危係爾臣之善惡水患去而國安惟汝眾用德之故水患不去而業隳由我一人失罰其所當罰也信賞必罰汝其勉之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賞罰之嚴如此爾臣其以我言轉相告戒自今以往各敬汝從遷之事而無傲上整汝從遷之位而

無從康言必執于法度而無逸口否則用罪伐汝
悔無及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靈其
有衆咸造勿蕞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此時雖起而將遷民心尚懷猶豫故又以語言曉
之大布其懇惻之誠蓋惟誠可以動物也今衆悉
至于庭敬以聽命又進民于臣前而諭之誠意于
茲可見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尚書勅書卷三

无

自言曰言民所受謂命言爾民當聽之審而行之
力也

嗚呼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
于天時

此首言先王君民相體是一篇大意歎息言我先
王遇有天災罔不惟民之敬故民亦莫不保愛其
君相與憂其憂而協力為從遷之事上下一心是
以卒能舍危就安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
之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

我古后之間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此承上言先王罔不惟民之承故昔殷為天降大
害水患不一先王不敢安居其興作而遷都者一
視夫民利當遷而已汝民何不念我以所聞先王
之事而異今日之舉乎且我所以敬汝命而使汝
遷者惟喜與汝同安爾非為汝有罪比于罰而謫
遷汝也此明今日所以遷都之意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且我豈大違衆志而強汝以必從乎我所以招呼
懷來于此新邑者亦惟汝民蕩析離居之故以大

尚書勅書卷三

手

從汝不言而同然之心也夫趨利避害舍危就安
人孰無是心哉此上節言已之遷都正所以從民
志也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罔乃
威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
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
稽自怨曷瘳

此承上二節而言耿圮河水民危而國亦危今我
將用汝以遷安定國家是我苦心籌畫汝亦當胥
感者也而汝不憂乃皆不宣布腹心敬念以誠感

動于我則惟汝自取不安自取困苦若乘舟者不以時濟必敗壞其所載初明利害繼動浮言從上之誠間斷不續亦相與沈溺而已夫遷與不遷利害昭然汝于此不察他日避無可避雖怨疾憤怒何救于困苦乎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汝不為長久之謀以思夫不遷之災是安危利災而大以憂自勸也汝今日有目前之小利而無後日久長之計禍將及汝汝有何生理于天乎此二

尚書約言卷三

三

節言民不體君祇以自誤

今子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此承上文言爾民當一心聽上無起傲上從康之念以自取沉溺之臭敗恐浮言之人偏倚汝之身使汝邪僻而不知去就迂曲汝之心使汝顛倒而不知利害也

子迂績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眾

夫有今罔後汝命幾絕及今免于淪胥正以迎績汝命于天也子豈以威脅汝哉為天牧民惟以奉養汝眾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子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夫我之所以奉畜汝者惟念我先王當五遷厥邦之時爾先人保后胥感其勞甚矣爾為先世子孫不忍坐視其沉溺故也此二節言我之體民亦體先王之意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又舉鬼神之事以恐動之言耿地不遷是失安民之政而久于此也高祖成湯必大降罪戾于我曰何為而虐害我民是我而不遷不能逃先王之責矣此言君不遷之有罪是嚴之已也

尚書約言卷三

三

汝萬民乃不生豎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與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不惟我得罪于高厚也汝民不自為生養之計與我同心以遷我先王亦必大降罪疾于汝曰汝民以易使為義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遷乎是汝有失德先王必陰罰之汝無道以自免也此與下節言民不體君之罪是嚴之民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

救乃死。

不惟得罪于我先王也。并得罪于爾祖父。蓋先王既勞爾祖父以同遷矣。今我繼先王為君。則汝皆為我畜養之民。汝當如祖父之事先王者而後可也。汝反恃生生之計。而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后必先慰汝祖父。示將刑于子孫。汝祖父亦必惡汝之所為。絕汝命而不救汝死矣。此以得罪于祖父者。儆之也。

茲子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尚書約言卷三

三

不但汝民為然。凡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者。不以民生為念。而徒富貝玉者。其祖父亦必以大義滅親。告我成湯。以丕刑于其子孫。啓成湯以大降罪戾也。況汝民可惑于浮言。而不遷乎。此以神明之罰嚴之臣也。乃對民責臣之詞。

嗚呼。今子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今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歎息言遷都之事。我豈敢以易而忽之。道路既已艱難。人情尚多疑畏。正我之大憂。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者。無汝心與我心相絕遠焉。君民一心。然

後可以有濟。汝當分君之國而共圖之。分君之念而共念之。又必先正汝心。各存一至正之理于心。則利害有定見。是非有定論。乃知遷徙之議為不可易。而浮言之人。不得以倚汝迂汝也。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剝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至遷徙道路之時。羣小易乘機為奸。如有不吉不迪之人。顛越不恭而為鬪者。及暫遇姦宄而為盜者。我小則加以剝刑。大則殄滅之。母有遺育。母使移其種于新邑也。此嚴害遷之防也。

尚書約言卷三

三

往哉生生。今子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汝其決志以往哉。生生之道在于此。蓋今我用汝以遷者。使汝永立乃家。為子孫無窮之計也。此勉其從遷之利以終之。有鼓舞欣動之意。

盤庚下

盤庚既遷。莫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既遷新邑。定其官府民屋井邑之居。復正其君卿大夫士上下之位。又慰勞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衆之情。如下文所云也。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言遷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盡瘁趨事赴功
以為國家無窮之計也大命主國祚言當時傲上
從康習于戲怠未遷則以為憚既遷則以為足不
復為自勉自立之計故以此戒之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
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此開示臣民怨怒之意今我盡情批露歷告爾臣
民以朕志彼浮言之人或言事定之後加罪爾
眾者豈知我已釋然于心不復追究往事爾亦無
得中懷怨怒而唱和讒言于我一人也

尚書約言卷三

三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
朕邦

此舉成湯以告之今日之遷非我創舉亦非始于
湯也契始居亳國謚民安其後屢遷前功亦幾于
墜我先王成湯將多于前人之功以亳依山遠水
乃復往居之用能下我墊溺之凶德而使嘉績煥
然于我周室也是湯之光前如此多只是恢復之
意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
以遷

此言我之國遷與先王同今耿為河水圯壞民用
蕩析離居不遑寧處是不容不遷者爾眾不諒我
心反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耶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
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此承上二節來而歸之天言篤敬恭承之不暇非
輕易震動萬民也嘉績殷邦高祖之德也天將有
意復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故我與一二忠誠體
國之臣敬承將絕之民命使之舍危就安而長居
于此新邑也

尚書約言卷三

三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
此曲加體諒以釋眾疑懼之情言我冲人非廢爾
眾謀爾臣民中亦有言當遷者我究用爾謀之善
者爾即爾眾非敢故違我卜亦或謂遷徙震動恐
大業動搖不若守故土以待蕩析之定而宏茲大
業也然則我之情固用爾而非廢爾謀爾之情亦
為我而非有他意又何疑而何懼哉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此專告臣以安民之詞歎息言爾諸侯公卿百執
事之人大小不同皆有治民之責者念生民遷徙

之初生理未復其惻然隱痛而思撫之哉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此盤庚以摠率之道自勉也安民之務知人為先爾羣臣賢否不一我將勉力簡擇能憂民者用之不憂民者去之于用舍之間默寓勸相之意以念敬我之民衆也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

此正言簡相之事我不任好賄之人惟勇于敬民以生生為念能以善鞠養人與謀人之保居者吾則叙而用之欽而禮之也此我之懋勉簡擇以為

尚書鈞旨卷三

手

民也

今我既差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言我既進告爾以朕志如我志者我任用之違我志者我不任用之爾民其無有不敬我所言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此正欽之之實夫我既不任好貨汝其以貝玉為戒而無聚焉我既敢恭生生汝其以民之生生為功而自勉焉二句一戒一勉意實一串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蓋無總貨寶則能為斯民導利生生自庸則能為

斯民立命此皆為民之德也但人情每勤始怠終

鮮能久而不變者欲其敬布為民之德惟在永任

此心而勿替也意盤庚之終始為民如此○三篇

中皆有告臣民之辭蓋盤庚本意在告諭胥怨之

民而其中責臣之意尤重者以羣臣之浮言惑衆

也故上篇多責在位之人示用罰以威之中篇臨

行告諭雖臣民既從而尚懷猶豫故刑罰不加而

鬼神是惕惟慮途中寇攘竊發特示嚴刑以禁之

下篇上下莫居勞事已過故無示臣民以朕志欲

其釋疑懼之情敬始終之德皆綏安有衆之意○

尚書鈞旨卷三

手

盤庚三篇學者謂其文字詰曲昔人亦言難解故

茲編正解字字著意率多詳衍惟是三復經傳沈

潛體認條理悠暢津津唇吻間又何嘗不可解耶

說命上此篇記高宗得說命相之辭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

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

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亮陰先儒皆以為信默蓋上云亮陰是在三年之

內下云其惟弗言是在三年之外不為語覆也正

惟不欲重複故變文為亮陰以形容其不言之實

爾高宗氣質清明。雖未嘗言。其至誠發越。自不可掩。羣臣默窺其德。故謂之明哲之人。知之四句。泛說末二句。王字提起。方就高宗說。言不言對講。見不可不言也。

王庸作書以詰曰。以台正干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程子曰。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于夢。此理之常。問高宗往求說耶。說來入夢耶。曰。譬如懸鏡于此。有物必照。亦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大抵人心虛明。善則先知之。不善亦先

知之。

尚書約言卷三

堯

士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蔡傳。嚴之野。惟肖。蔡傳以築爲卜筮之筮。殆非也。孟子曰。傳說舉于版築之間。代胥靡築之說。自史記以來已有之。代即傭爾前編云。說不知其姓。以地爲氏。此說亦非。安知傳非說之實姓。傳嚴旁先有姓傳之民。如今日某氏之嚴耶。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置諸左右。爲師保也。仲虺爲左相。伊尹爲右相。成有一德曰。左右惟其人。是也。兩句一串說。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高宗命相。未及他事。而責之以納誨。輔德爲第一義。蓋其見道明。故知所本也。朝夕者。無間之辭。輔德中兼論治論學。古者學與事爲一。本末非二致也。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金無礪。一蹶之不成而已。若無舟楫。則所係者大矣。然但涉者病之。其不涉者固無害也。至大旱無霖雨。則舉天下民物之命皆懸于此。其所係者並

尚書約言卷三

早

子

大矣。所謂一節深一節也。

格乃心。沃朕心。

輔德之道。格心爲主。格心之道。非可外求。惟以心格心。開誠無隱。如水之沃土。如漿之沃渴。則心心相孚。而義理之所入者深矣。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此承上節。格沃來言。已有疾。非說之苦口不能愈。已妄行。非說之開導。則必顛躓也。瞑眩以藥言。跣保足也。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

以康兆民。

此望說之以人事君也。說雖賢難以獨成正君之功。故欲其倡率庶僚同心匡辟。通節一氣說下。先王皆廸高后以安兆民者。惟在爾率屬正君。用奉若于先王。以蹈行成湯之迹。安民之道盡而匡君之事亦盡矣。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時命指上五節。君德成則輔德有終。民生安則同心匡辟有終。不如是其責未盡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

尚書約旨卷三

聖

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此答欽予時命之語。而望君之從諫也。高宗欲資之于人。故以納誨責其臣。傳說欲君反求諸已。故以從諫望其君。納誨者相臣之職。從諫者人君之道也。

說命中此篇記傳說進君立政之道。而望高宗果行之也。

惟說命總百官。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此將陳為治之本。而先言奉若天道。以為憲天張

本。非象天設官之謂。君奉天不能獨治。故任之臣。建邦設都以下。是推上天立君分職之意。以見明王當奉若也。建邦內有王國侯國。設都內有王都國都。都即在邦中。周禮立官多以師為名。每官各有長。所謂師長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傳說之言。以憲天為主。下文所云。皆憲天聰明之事。臣民之心。均此天理。惟君法天之聰明。一出于公。則臣敬順而民服從。民焉有不治哉。臣即大夫師長。民之從乂。與亂民相應。

尚書約旨卷三

聖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以下皆憲天事。逐件各有一意。此以修政言之。四者皆當戒其輕而謹審之也。能謹此四者。乃可言聰明之德。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此以用人言之。論定後。官任後。爵。古者官人之法如此。就一人看。賢能亦只是一人。非必甚別。私昵惡德。蓋互見之。若官爵及私昵。則蔽于私意。非

憲天聰明者矣。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此以處事言之。君身一日萬幾。凡有動作。不可率意為之。必熟思審處。協于善而後動焉。然事有善而非時所宜者。又必審于時宜。乃合于天理之流行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此以處己言之。見不可有自足自用之心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此以思慮預防之道言之。見不可有慢處之心也。

尚書約言卷三

聖

無啓寵納侮。無趾過作非。

此以徇人徇己之弊言之。俸門開而朝廷不尊。小人得寵則慢。是自納侮也。恥其過而諱之于己。是增一過。歸之于人。又增一過。是有意作非也。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此乃以憲天之本言之。蓋君心者實政事所由出也。攸居即欽厥止意。君心既安于義理。則凡所施為。自然純粹而無私矣。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此又以祀神之道言之。黷謂非時煩。謂越禮皆非。

天理之所宜也。高宗之祀。時豐數于近廟。故說因而戒之。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此見高宗之知言。

說拜手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難。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此責王以躬行之實也。高宗已知者也。故說云然。若高宗未克知。而告之曰。知之非艱。則說為失言矣。忱在知之。後行之。前行以忱而力。則德以行而成。王患行之不力。不患說之不言也。

尚書約言卷三

聖

說命下

此與中篇不可分。治學攸居亦言學也。監成憲招俊人亦言治也。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此高宗歷叙廢學之由。以起下文望說交脩。遜野宅河徂亳。皆指高宗自言。遷徙不常。而不得專于學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于棄。予惟克邁乃訓。

承上文而言。學終罔顯。志或迷于所往矣。故望說以訓志。訓志即格心之謂。此高宗知本之論。若作

四句喻其訓志之切而交修之意已在其中。蔡傳
麤多則太苦等語。正發一交字。剛柔可否更互相
濟。此所望于說者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
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此說因高宗求助。而以學古啓之也。首二句喝起
重學古二句。學字內含下二節意。古者學與事為
一。故精義所以致用。利用所以崇德。本末非二致
也。後世學與事為二。求道者以政事為粗迹。任事
者以講學為空言。不知天下未嘗有無理之事。無

尚書約言卷三

聖

事之理。深味傳說之言。可以識矣。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此節言自學之事。人惟低心下氣。方能入細理會。
既遜其志。若似做不做。或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
遜志。又務時敏。則厥修乃來。然信道不篤。則所修
雖來。亦不堅凝。惟允懷于此。遜敏之功。則來者積
聚不散。而修身治天下之道。皆統會于吾身矣。
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此節言教人之事。亦學中事也。身任君師之責。其
體用不可不備。終始串說。重終邊一念。常在于學。

則功日益密。得日益深。向之修而來來而積者。渾
乎無迹之可見矣。德即道之得于己者。上修字有
工夫。此修字就成功言。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為治孰非學中事。謂成憲不關於君德。固不可。但
此以法度言。非言為學之準的也。註中德雖造二
句。須善會。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此說自任進賢。以責成君德。言君德無愆。則任賢
有地。通節一氣說。註中高宗之德三句。乃剔克字

尚書約言卷三

聖

意也。而其所以自效之實。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此節當作未然之望。空說。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此二句且泛論望說之意。在言外。下舉伊尹堯舜
其君。正良臣惟聖之實事。而欲傳說繼之。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
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事。佑我
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此舉伊尹之作聖者期之也。作我先王。言成湯之

德業得伊尹而興起也。下格天即其實。尹蓋欲使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者。惟其自任之重。故能助我成湯。而治化與天無間也。明保即納誨訓志意。美即佑祖格天之美。罔俾二句。是期望之詞。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此高宗以紹辟望說。而說以伊尹自任也。首二句。泛言君臣相遇之難。則知今日相遇之盛。安可不紹辟以綏民乎。紹辟二句。正明保之實。工夫全在紹辟上。休命。通指上文所命。對者身當之。揚者宣揚之也。敢字與克字相應。以示自信必踐之意。君臣相勉勵如此。宜其為中興之君相也。

高宗彤日

此必高宗初年事。而書作于嗣王之時。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祭之明日。以禮享尸曰彤。高宗于彤祭之日。有雉鳴鼎耳之異。蓋災異有二。失道之君。與天隔絕。災異之應常遲。高宗恭默夢帝。精神素與天通。故于祀事略過。豐天遽警之。而飛雉應焉。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此祖已將訓于王。而私論其進諫之法也。凡事之失。皆本于心。高宗數祭媚神。而祭又獨豐于昵。其心必謂福可倖邀。當先正其心之非。而後其事之失。可得而論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

此直指禱祀祈年之意。而以大義儆懼之。乃格心第一事也。通篇重一義字。民字俱暗指高宗。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此言天戒不可忽也。德即是義。不若德。不能躬行。

尚書約言卷三

聖

其義也。不聽罪。不能聽人而改不義也。天既以妖孽為符信。而謹告之以正其德。人于斯時。當修省恐後。可曰孽祥其如我何哉。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庥。典祀無豐于昵。

人君誠能若天敬民。則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而靡有永之年矣。况祖宗列廟。罔非天嗣。何獨豐昵為哉。祭有常法。豐謂犧牲禮物多也。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文王既為西伯黎為不道。其戡而勝之。職所固然。

祖伊之所以恐者。非謂文王將有伐殷之心也。蓋
紂以黨惡而亡。如紂惡弗悛。雖欲不亡。不可得已。
況民之歸周。已非一日。今紂民相率從周。知周之
興必不利于紂。此其所以恐而奔告于王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
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此言王自絕于天。而天命棄殷也。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此承上王自絕來。不有三句。皆天棄殷之兆。所謂
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也。

尚書約言卷三

聖

萬曆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執。今王其
如台。

此言民亦棄殷。不惟蓄之于心。而且見之于言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不知天命已絕。反謂民不足畏。而天命為可恃
也。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此祖已退而私言。曰。乃罪多參。曰。乃功不能免戮。
而無一言咎周于此。見周之盛德也。

郝氏敬曰。孔子刪書。不叙文王事。殷之事。而但存
戰。黎微子二篇。以見商紂之危。無異朝露。文王以
摧枯拉朽之勢。可取不取。故夫子謂之至德也。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成。亂正四方。我祖底遂
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此言紂失治。天下之道。皆由于酗酒。沈酗言我而
不言紂者。猶五子之歌。指太康為予也。後凡言我
者。皆指紂。曰。予曰。吾則自謂紂惡日甚。知不能嗣
守先業。故追思我祖之德。而痛其敗亂于下也。

尚書約言卷三

辛

可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
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沙大
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於今。

此言紂亂敗之形。網紀蕩然。喪亡可必。微子蓋不
料其至是。而乃遂至此。痛可知已。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髦遜于荒。今爾無指
告于顛隲。若之何其。

曰。字微子更端之詞。狂而更發。暴虐如醉人使醉。
顛而更隲。危亡如墜于溝壑。微子之心。有徬徨躊
躇而無可如何者。故就謀于一二同休戚之人。末

二句。正微子發問意。其語助辭。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誦于酒。

此下箕子以其意剖析微子之言而答之。節節有甚之之意。此答微子酌酒敗德之語。毒酷也。方興正甚之之辭也。紂之惡皆原于酌酒而歸之天者。言天運使然。若無所致。咎于人也。咨一人而一人答。孔傳明心同是已。

乃罔畏。畏。弗其耆長。舊有位人。

此答微子家耄遜荒之語。以下諸惡皆無畏所致。其弗逆老成。蓋有甚焉者。故先言之。

尚書約旨卷三

主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此答微子草竊罔獲之語。禮莫嚴于宗廟。大祀之物。物之重者。商民乃敢竊食之。各相容隱。謂其無罪。則當時法度一切掃地可知矣。

降監殷民。用乂。讎。讎。名。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諒。

此答微子相為敵讎之語。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無復他事。惟有急征橫斂。若讎爾。上以讎施。下以讎應。是曰敵讎。而上又召之。不怠。是時暴君汙吏。上下相濟。罪合為一。故饑殍雖多而無所告也。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

此答微子淪喪顛隳之語。上四句言己之義不可去。見身輕于國。而以事商之忠自許。下四句言微子之義決不可不去。見宗祀重于國。而以存祀之孝望王子。意歸重詔。王子出迪。句。所謂濟危之策也。微子本有欲去之志。故箕子于此深贊其去之之謀。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此結言彼此去就之義。上二句。總微箕二人而言。下句。則箕子所自處者。行遯。非我所顧。是箕子死守之志。言已不可去。正見微子不可留也。

尚書約旨卷三

主

尚書約旨卷之三

男 廷琮 校字

周書

泰誓上

泰大同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即殷之十二月也。不書商歷者見商已自絕于天言十有三年者見武王守臣節之久言大會者見人心歸附之同也。註中言武王即位是即侯位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尚書約言卷四

一

卷四

嗟者警歎之意見代商之舉有不得已也友邦冢君指列國諸侯不期而會者治事之官與夫庶士指本國言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聖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此先言天立君之意以起下文紂失君道不容不伐也人之知覺異于物便是靈處聖人之知覺先于物便是聰明處。聖聰明就心上說作民父母在責任上說則凡所以推天地之心者有不容諉矣。欽定彙纂曰此一節即張子西銘一篇所自出張子特

推闡得盡爾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不敬者萬惡之本天為民立君而紂乃慢天虐民其有負于元后之任多矣。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

此歷數其慢天虐民之實沈湎句是暴虐之原敢行句另提起罪人六句是暴虐之事皆所謂降災下民者也罪人二句是刑賞之暴虐宮室二句是用度之暴虐焚炙二句是法外之暴虐侈服是奢侈其衣服慢天即在虐民上見大勲即安天下之大功也。

尚書約言卷四

二

卷四

朱子曰文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人歸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勲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猶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孟津之舉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視天與人而已。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

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淩
威。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憊其侮。

此武王言紂之罔悛。見伐商之不可已也。以爾二
句。是追叙前日事。觀政非觀兵。前日猶未遽伐也。
惟受以下。言不惟不能改而反加甚。則我之伐商。
其容已乎。

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此自任以君師之責。見伐商之不可已也。天佑五
句。泛說是論其理。下二句。是武王自任。上文言紂

尚書約言卷四

三

卷五

失君道。無父母斯民之意。不可不討。此言已任君
師。寵綏之責。不敢不討。父母君師四字。是大關鍵。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
三千。惟一心。

此以人事觀之。信伐商之必克也。凡勝負之理。力
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度德。校善惡也。
度義。校曲直也。三千一心。是德義所感也。傳言有
德于身。身當作心。百萬曰億。百當作十。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此以天意觀之。見伐商之必往也。非武王託天以

鼓衆。蓋聖人見得道理分明。每事奉天而行。不敢
有一毫之私意也。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
爾有衆。底天之罰。

此承上厥罪惟鈞之義。而言予實祇懼。告于神明。
因追叙起兵時所舉告神之禮。今以爾有衆。致天
之罰。有不敢不然者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于一人。永清
四海。時哉。弗可失。

此以輔君致討之功。望之于衆。上三句。泛說。下補

尚書約言卷四

四

卷五

出民欲亡紂。則天心可知。此正天人合應之時。不
可有違。非利其事機之會。而急于大勲之集也。文
事殷。武伐紂。順乎時而已矣。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武王先次于河北。蓋先諸侯而渡也。諸侯之師既
畢渡。以師來會。王乃慰安其渡河之勞。而因以誓
戒之。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穡德彰聞。此節數紂之惡。而歸于穡德彰聞。以起下天意力。行無度句。是一節之綱。下七句正無度之實。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誅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此即夏事以告有衆而先以惟天二句起下。弗若天意。桀不能奉承天意。故天命成湯以降黜。蓋弔伐之公一觀之。昔而可知。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

尚書卷四

五

敬不足行。謂桀無道。謂暴無傷。屢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人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此承上文而重述紂之惡。鑒彼夏王。知天命我以人民。今卜既得吉。而夢又協之。休祥若此。豈有不克之理。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此以人事曉之。師徒不無懼衆之心。故告以衆不如忠。則衆易散。親不如賢。則親易離。人事又有必克之理。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乎一人。今朕必往。

此又合天人而言之。見朕之必往。天視聽以福善禍淫。言王者視天下為一家。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爾豈可不極民于水火之中乎。注疏之說未為不是。

我武惟揚。優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此表已伐商之心。不過取彼凶殘。而無利天下之心。比于湯之伐桀。又有光焉。非過于自夸。蓋質之湯而無愧。實可明白于天下也。

尚書卷四

六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此勉將士一心以成伐商之功。而使民有永安之樂也。前既言必克。恐將士遂生忽心。故以罔或二句一戒。一勉。百姓畏紂之虐。懷懼不能自保。惟望此一舉以拯救之。可不慎哉。一德一心之戒。聖人之慎重其事也。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此戊午之明日。將趨商郊。戰期迫矣。王乃巡行六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此戊午之明日。將趨商郊。戰期迫矣。王乃巡行六

師誓而後行。巡有整肅戒嚴之意。與徇字不同。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以下三節言商王之惡。為天人所棄。天有顯道二句。泛說。類即道之散見于倫物者。五常即是顯道。紂之惡其原在于狎侮。玩心一生。則滅天理窮人欲。為人所不為矣。下文斷脛剖心等事。皆從狎侮出。

斷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

尚書約言卷四

七

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此承上自絕二句而言。時講以此節承自絕于天。以下節承結怨于民。不知天民無二理也。不必分貼。此歷數紂惡而歸于上帝不順。恭行天罰。即所以應乎人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此先引古語以明君民大義。非后則讎。故直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即上節事。可見君民不必分德與惡。指人言。樹之除之。就已言殄殲乃讎。所以除眾惡之本也。伐商雖係順天應人之舉。而整肅戒嚴時。故有厚賞顯戮之令。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以下二節言文王之德。為天人所歸。若日月之照臨。就德之發用上說。紂以狎侮失天道。文以克敬全天道。故德無所不被。而凝結人心。今日之天下。

尚書約言卷四

八

非周其誰屬哉。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此承上文而言。文考之德。宜受多方。而大勳未集。今日之事。所以成終。克則藉文考之貽。不克則予小子無良之咎。雖善惡勝負。類應必然。而武王不

忘自責。非作偽之辭也。

金氏履祥曰。泰誓三篇。或出于當時之潤色。要皆武王之意。決非後世所能附會。武王之心。光明正大。豈必效後世回互之語哉。讀書者知此。當有見。

矣。

董氏鼎曰。三篇三數紂惡。發舒萬民之氣。天怒已極。人怨已深。不待牧野之戰。而天下已無商矣。嗚呼。豈非萬世之永鑑哉。

牧誓。武王軍于牧野。臨戰誓衆之辭。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尚書不主編次。故不具年月。左杖者。示不用。特以爲儀爾。右秉則手執之。以指麾將士也。王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

尚書約旨卷四

九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此與下節。是歷呼從征之人。欲其肅軍容而聽誓也。友邦冢君。指一人。御事。即指三卿。亞。指大夫。佐三卿之事。旅。指士。分三卿之事。師氏。嚴出入之防。千夫長。百夫長。是主兵者。皆中國之臣。從君于鋒鏑者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此指外國之臣。無事則安于服役。有事則効其從征者也。舉其遠者。則近者可知。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子其誓。

此欲其整軍容而肅士氣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此將言內寵之惑。而先發此。不重。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

王父母。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

邑。

惟婦言是用。緊承上說。最重。下文諸惡。總始于用婦言。王父母弟。是從祖初從之弟。與同母弟也。遺

尚書約旨卷四

十

字。謂先王所遺。蓋祀先睦族任賢。皆國之常理。而紂反之。派毒不已。宜其天之降罰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

今日之事。貫下三節。此戒其輕進。而示以坐作進退之法。六步七步。作而進也。乃止而齊。坐而退也。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此戒其貪殺。而示以攻殺擊刺之法。殺敵不過七伐。必止而齊。一其手。不可以無紀律也。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

西土。曷哉夫子。

此武王志在爲民除害。而不在于殺人。以逞志。故又戒其殺降。而重傷戒殺降。亦武勇中事。勉其勇而不可過于勇也。

爾所弗曷。其于爾躬有戮。

上言夫子曷哉。又言曷哉夫子。丁寧勸勉。此後總承三者。而以威勅之。軍事尚嚴。此亦誓師之常法也。以至仁伐至不仁。而謹畏戒懼。尚如此。斯其爲王者之師與。

今考定武成

南書鈔卷四

土

王

馬氏森曰。武成一篇。雖在泰誓收誓之後。其所記之事。則有在于泰誓收誓之前者。惟一月壬辰。一節是記其出征之時。底商之罪。至神羞。是記其告神之語。皆泰誓前事。既戊午。即中篇惟戊午。甲子昧爽。即收誓之甲子日。四月哉生明。是泰誓後事。蓋泰誓歷記其誓師之節次。武成是歷記其伐紂之始終。故以此篇叙于收誓之後。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此記興兵之期。曰步者。人荷輦車而行。不駕馬也。

于往也。曰伐者。聲罪致討之師也。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此記告神之詞。至下節無作神羞住。告天地在未出師時。告山川在既出師後。所告之神不一。所告之詞一也。今商王受以下。乃推所以大正于商之意。蓋伐其人而不聲其罪。則無以明致討之義。數其罪而不告于神。則無以明天討之公。泰誓數紂

南書鈔卷四

土

王

之罪。以舒百姓憤怨之氣。曉衆庶未諭之情。故其文諄複。此禱于天地鬼神。不必歷數其罪。故其言簡括。亂略即指上暴虐等。既得仁人以奉天討。而人心有不不應者哉。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首四句以告神之詞終上節語說書者不必以求助為重也。俟天休命謂紂師未至是天之休命猶未絕商而歸周也。故惟雍容不迫頓兵商郊以俟之。至甲子昧爽紂率其旅來會則天休于是乎至矣。此時武王之師步伐止齊節制嚴整而紂之旅且億萬其心宜其不待合刃而倒戈以北也。周師弗逞克奔而紂旅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人心之叛商歸周可知。大定即克紂意。及商由舊所包者廣下只抽出數件言之。萬姓悅服總承大定以下。

尚書約言卷四

三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此記武王急于偃武而專修文德如車戰之馬任載之牛昔有事于商郊者今皆歸之放之以示不復用可知以武定天下原非其本心也。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此記諸侯百官朝見新君之始周于此時始天下一統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此記祀神以告武功之成伐商之事向嘗奉命于先王求助于神祇今天下已定不祭告之可乎。上不言告成下不言助祭互見之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以下二節記其告成之詞此節述先王積累締造之艱明王業所由興也。后稷教民稼穡有功生民始封于邠故曰建邦啓土傳至公劉度地居民又

尚書約言卷四

四

致民富庶克篤厚前人功烈傳至太王去邠居岐積德行王民心歸向基立興王之迹及至王季又克自抑畏勤勞王家四聖之勲如此而猶未成也。至文王始克成之誕膺四句正其實也。承厥志是承其撫方夏之心非伐商之謂。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此言承志東征而因著民歸之本于天也。天休震動是推原民之所以歸上言先德有自此言天命有在民之附周豈偶然哉。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邦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記武王定商後立一代經常之大法八句依註作六事然亦有次第當統御萬邦之初不可無封建之規模分封既有法矣須得人以守之故任賢使能得其人如何使之為政曰重五教與食喪祭而已重五教則人紀立重三事則風俗厚然非有風勵之不可惇信明義是以身率之于其先崇德報功是以勸賞激勵之于其後是時宏綱大要備舉盡善如此天下其不勞而治乎此垂拱非全無為乃從有為來

尚書約言卷四

主

洪範

洪範一篇性命政事大綱細目兼該全備信乎王者繼天立極之大典也一篇都歸從皇極上去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稱祀者存商之名見箕子義當不屈也稱訪者就而見不敢屈而致見武王義當有所屈也故箕子之不臣存萬世君臣之分而武王之當訪傳萬世天人之法訪道傳道皆為道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

知其彝倫有叙

此武王訪道之詞陰騭虛相協正是陰騭處厥居雖重綱常倫理而言動事物亦在其中下民之生莫不有居止之理此理具於人心則為秉彝由于人身則為人倫而曰相曰協天固有以啓其叙之端然我居代天理物之任而未知經綸大經之道其體之所以立與用之所以行何如也雖承天道實欲盡君道爾

尚書約言卷四

主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鯀逆水性水湮而五行皆汨故曰汨陳五行言五行陳列皆亂也鯀禹皆治水天不以開闢鯀而以開闢禹要之洛書乃天下之至理鯀不順是理自無可得之道禹順是理自有可得之道治水功成洛龜獻瑞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文禹法而陳之是洪範發之于禹而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爾然實天啓其衷故以為天錫也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

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箕子述禹所第之疇也。自一至九。洛書本數。禹因奇偶之文而次第之。五行五事以下。禹分配之也。用字皆人君用之。當重看。以治天下之大法意。貫五行不言用。乃衆用所自出。皇極不言數。乃衆數所由該。前四疇。成就此皇極者。體之所以立也。後四疇。維持此皇極者。用之所以行也。皇極一建一行。而彝倫于是乎叙矣。九句俱見數之初本寓疇之理。禹因而第之之意。而敬之一字。則尤爲建

極之本也。

尚書約言卷四

七

張子曰。九疇次叙。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己。故次五事。五事已正。然後邦國可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下詳九疇之目。一曰水五句。是箕子所推衍。水曰潤下十句。是箕子所增。蓋下八疇同此推衍。增益之意。五行以生序。徵著陰陽燥濕言之。水者濕之派。生于陽而成于陰者也。其體最微。故居一。火者燥之燥。生于陰而成于陽者也。其體漸著。故居二。木者濕之融而陽之裨也。其體已實。故居三。金者燥之凝而陰之裨也。其體已固。故居四。土者燥濕之凝結。陰陽之冲氣也。其體至大。故居五。是皆造化之生成。陰陽之變合。其氣運行而不息。其質並用而不窮。蓋自然之序有如此。潤下五句。註中

尚書約言卷四

太

五又字重看。皆從五行德性演出。潤者陰之所以澤萬物。而陰本下凝。故又下也。炎者陽之所以煖萬物。而陽本上浮。故又上也。木屬于陽。陽鬱而發散。故曲而又直。金屬于陰。陰歛而柔順。故從而又革。鍛鍊可從。曰從。罷使可革。曰革。四句皆以性言。稼穡則以德言。土會陰陽之全。故不惟發生五穀。而又能成熟五穀也。潤下則浸漬之極。其味必至于鹽。鹽者濕之所凝也。炎上則焦灼之極。其味必至于苦。苦者燥之所化也。曲直之味為酸。木本發散。而酸能收斂者。陽極而陰生也。從革之味為辛。

金本收歛而卒能發散者陰極而陽生也稼穡作甘者土得五行之中氣故甘得五味之中和也人君本五行以濟民用故九疇以五行為先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此詳五事之疇五行天序也五事自外而內自粗而精人事之序也而五事與五行相配者蓋言其體也有物必有則恭從明聰睿乃五事之生而皆具者天命之性不待安排猶五行之各一其蘊也

尚書約旨卷四

五

士

有德必有用肅乂哲謀聖乃五德之自然發見者此則率性之妙不待修為猶五行之各致其用也夫知其德之渾全則當敬以養之于未發之時知其用之各足則當敬以養之于未發之後人君所以修身莫先于克敬故曰敬用五事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此詳八政之疇要見因天厚民之意以緩急先後為序食者民所賴以生故居首貨者民所資以用故居二食貨足矣而不知根本可乎故祀居三司

空司徒司寇則安之教之而後及于刑也賓師亦曰厚生者賓之政舉則遠服過安師之政舉則除殘去暴同歸于厚民也人君用此八政則內外備矣司寇以上為內治賓師為外治先內後外故賓師次于後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此詳五紀之疇五者相連絡大統乎小小屬於大有統紀剛維之意故曰紀歲者紀周天之度故居一月者紀月行之數故居二日正天與日月之躔故居三星者在天之象星不動者為經動者為緯

尚書約旨卷四

五

子

辰者在天之舍天上無星處因日月所會而謂之辰故居四四者皆係乎天天之示乎人者也天與日月星辰之運則有歷數之書以紀之歷者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之數以人而合乎天者也故居五王者敬天勤民其能外此哉推步占驗亦是歷數中事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此下詳皇極之疇此與下節皆建極化民之事凡厥庶民以下六節則造就敷言以輔翼乎皇極也

皇建有極是一篇綱領極字兼至極標準二意建極包網常倫理言動事物言曰有極者以其爲固有之理也極建于此而福集于此若或有以缺之作善降祥此理之不與者教錫雖就福言其實是使民化于極各正其身循理而行用字重看有身教有政教有言教錫汝保極者言庶民觀感既深風俗自正庶民于汝極亦守之不失而與君共保也兩錫字對看一是君之所以與民一是民之所以與君雖言君民相與實歸重君邊○凡厥庶民至惟皇作極化于身教者也凡厥庶民至邦其昌

尚書約言卷四

主

成于政教者也無偏無陂至爲天下王則得于言教者也三者備而皇道全矣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皇極之理雖通于民而倡率之機全在乎上故上言君能建極則臣民保極此言臣民保極由君建極蓋反覆言之以見君之不可不建極也無淫朋比德合心與事言即下無偏無陂好惡偏黨反側也作極就已然說只重惟皇二字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于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承上言人君建極臣民固有歸極之理然人材不同苟非隨材而造就之何以廣其教錫而納之于極哉此節造就乎民也有猷者長于謀慮有爲者優于才力有守者謹于恭守此中人以上之材可進于極者也念之是不忘其成就之心加意而誘掖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是中人之資亦可導之于極者也受之是不拒于成就之外容與而教育之而康二句即上二等人由念受而進修至此者見于外有安和之色發于口有好德之言則其進善有驗矣不宜說得太高錫福是爵祿以勸之又

尚書約言卷四

主

有出于念受外者時人句摠承念受錫福來則是人並敦行于不怠斯于惟皇之極合一而無間矣斯字見感發之速惟字見歸極之一造就之功不其大哉

無虐罔獨而畏高明

此承上起下見皇極之造就無遺也庶民雖微而獎獨苟其可進于極亦必念之受之福之無或不教而虐之羣臣即顯而高明苟其有外于極亦必極之奪之罰之無或不懲而畏之造就如此則政

得其平而人心服矣。不教便是虐，不懲便是畏，玩而字側下串說。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造就乎臣也。首三句，泛言造就人才之有益，有能有為，是見于事功者，與庶民不同，使羞其行，使字重，謂有以進其所未至，擴其所未能，非止能益能為，並為之說也。邦昌只是官使皆賢才意，不指治教言。正人即有能有為之人，方穀上有責其為。

尚書約言卷四

堯

萬

善意。汝弗能，二句反言，以見必富而後可教也。末三句戒其濫予，蓋造就之權不可以不謹也。

無偏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此數言之教，所以使臣民吟詠而自得也。首六句，是戒其心之私，王義王道王路，即指皇極，以其為裁制之宜，曰義，以其為事物之當然，曰道，以其為天下所共由，曰路，傳言皇極之所由行者，以行由心出也。次六句，是戒其事之私，偏謂偏于己黨，謂

黨于人，蕩蕩以包容，無外言，平平以坦易，無私言，正直以經德，不曰言，傳言皇極之體者是體，殺之體非體，用之體會極，申道義六句，以心之所向言，歸極，申蕩蕩六句，以身之所由言，分貼上心與事，講承上意而申教之，非結語也。會者止與極會，與極猶二歸則與極為一矣。二有極字，與皇建其有極之極相應，君有之極，亦臣民共有之極也。此節正是言教為敷錫中事，而保極即在會歸之後。曰皇極之教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此贊教言之妙，以見其為化臣民之要道也。天下

尚書約言卷四

堯

惟理為至常，亦惟理為至大，皇極之教言，統乎一理，故謂之常理，謂之大訓，是理也。惟皇上帝降衷之理也。天之理妙于無言，而人君代天以有言，其所以鼓舞斯民者，即陰陽之化工，其所以教治百官者，即相協之源意也，豈不為天之訓乎。

凡厥庶民，極之教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教言之訓，既合乎天，則自感乎人，訓者諷詠而絢繹之，謂行者佩服而踐修之，謂訓行串說，天子之光，即皇建之極，以其德輝著于民，故曰光，近者仿

佛不遠之意即是會極歸極。但天子之光如水之至清。庶民則未免少有渣滓者也。天子之光如鏡之至明。庶民則未免少有昏翳者也。至此則民心悅而頌聲作矣。天子二字提出。註思育君長皆就敷言上說。蓋不惟親之至。而又尊之至也。註雖兩平。還當一串說下。庶民如此。有位者可知。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愛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此詳三德之疇。首三句。列其目也。平康五句。別其用也。正直者。建極于上。無爲而治。不事威福之謂。

尚書約言卷四

主

剛柔俱兼政教言。剛克謂剛勝柔也。柔克謂柔勝剛也。此三句泛言治天下之德。不可就說因時應變。意下五句方可言之。平康之世。民無淫朋。人無比德。習俗皆善。而無惡氣質。皆中而不偏。無所事于剛柔者也。則以正直之道待之。蓋與天下相安于皇極之中而已。彊梗弗順。能進于極而不欲者。則威之使畏而歸于極。和柔委順。欲進于極而不能者。則福之使慕而歸于極。此二句。因習俗之偏而政以治之者也。沉深潛退。偏于柔而不及乎極者。則揚以進之。使企而及焉。高亢明夷。偏于剛而

退于極者。則抑以退之。使俯而就焉。此二句。因氣稟之過。而教以化之者也。剛柔非必舉世皆然。邵氏二泉兼世與人與地言之。其義始備。因時制變。皆所以維持皇極之意。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此承上言欲行撫世之大用。當捺御世之大權。蓋威福自天子出。而三德之用。惟所施矣。福以命德。言爵祿慶賞皆是。威以討罪言。五刑九伐皆是。夫

尚書約言卷四

主

皇極立本者也。三德起時者也。皇極建則三德適時措之宜。而權出于上。皇極不建則三德失時措之宜。而柄移于下。威福王食。自諸侯出。自大夫出。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亦必然之勢也。如此則有位之臣。相觀而化。因之而側頗僻。不但比德而已。如此則在下之民。從風而靡。因之而僭忒。不但淫朋而已。所謂甚言其患也。臣指諸侯大夫。人指在位小臣。跟諸侯大夫來民。又跟人來。見君權之不可下移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此詳稽疑之疇。以下五節皆言稽疑之法。此擇人以立卜筮。尤其要也。擇人。主未事言。乃命卜筮。以臨事言。皇極之君。以人謀未免有心。有心則有私。此所以洗心齋戒。以聽天命。而無所容其心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以龜占象之謂卜。以火灼龜。其象可占之謂兆。此立卜兆之體。所以著五行之變也。五兆之體不同。而五行之理以寓。其類應可以知吉。其乖錯可以知凶。項氏安世曰。絡繹希疎之意。氣不連屬之貌。意古落絡字通。蔡傳亦以絡為落也。

尚書約言卷四

圭

曰貞。曰悔。

貞者靜而正。故內卦曰貞。悔者動而過。故外卦曰悔。此列占卦之體。所以著陰陽之變也。項氏安世曰。夏商占法。止用貞悔。至文王之易。以變爻為占。六爻皆不變者。乃占貞悔。則不止用二矣。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上二節列卜筮之體。此則著其用也。衍忒是未然之事。疑其或有過差。而以卜筮推衍之。所以斷其吉凶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此言聽卜筮之法。以人言之多寡。測天命之從違。庶乎舉措合宜。而過差可免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從。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首五句言稽疑之序。占法先斷人志。後命于筮龜。

尚書約言卷四

圭

云升

之靈。未嘗專事神也。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能無適莫之私。故自汝則從以下。皆以龜筮為重。惟人心順而龜筮從。是之謂大同。大同句即足上五句之意。身其康彊二句。則大同之應也。以近言之。祭祀則神福其謙。征伐則人助其順。精神固而福祉無疆矣。以遠言之。舉大祀則永綏孝子。平大慙則永懷萬邦。昌熾遠而雲初勿替矣。大同之應如此。其有不能盡同者。則以下五條。又有吉凶之不一也。惟龜筮皆從。人雖不盡從。不害其為吉。若龜筮而逆。則凶咎必矣。人君用此以

行忒尚何大疑之不决哉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廩

此下詳庶徵之曠合五事五紀以參驗者也雨以潤萬物則雨為水矣日以煊萬物則暘為火矣春者煖之始則燠為木矣秋者涼之始則寒為金矣風行四氣之間猶土旺四時之季則風為土矣此節以陰陽五行之運于天者言不可入五事在內來備以叙一直說亦只以此為氣順之驗不可作休徵所感之效也五者皆切于民物故徵驗以此

尚書約言卷四

三

為大庶草是舉也之至徵以例其餘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陰陽之氣偏勝偏枯則飢饉疫癘由斯而作故曰凶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上言休徵咎徵之應就在天者言此言休徵咎徵之由方說到人事上言人事之徵于五氣而為休咎者由五事之得失以致之也感應處只以五行

分配貌肅而嚴整自有滋潤之意故時雨應之言

人而條理自有開明之意故時暘應之視哲而昭融自有和煦之意故時燠應之聽謀而藏密自有凝結之意故時寒應之聖是通明自有爽快之意故時風應之若者順五事之得而類應之也其實一德修則凡德必修一氣和則凡氣必和但分言之則各有其類爾咎徵亦然如王荊公全不相關之說固不可如漢儒泥于災異必推說某事所以致此亦難盡信只當以陰陽動靜之象彷彿求之如易中取象相以天地間理數原不相離數非聖

尚書約言卷四

三

人之所泥而數之所當然者皆理之所必然人君之所以當謹戒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承上文言有代天理物之責者不可不隨分而省驗也省只省五事但因歲月日之利害而反觀之爾中有修之之意在歲統月月統日職尊者所理大而要職卑者所理小而詳然所省分歲月日亦大概言之不可泥究竟無人不當省各不得相諉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

康。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此承上省驗而言。庶徵所感之效如此。則五事之得失可知。其可不反身修德而敬以用之哉。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此言庶民無與于省驗。而庶民之得失。則在君與臣。言臣則君可知。故庶民惟星。繼之以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庶民句提起。

尚書鈔卷四

圭

卷四

星有好風二句。言星有異好。以喻民有異欲。日月之行二句。言日月有常度。以喻卿士師尹有常職。月之從星二句。言月從星之好。以喻卿士師尹當從民之欲。其實氣類相感。似乎有好。行度所次。便謂之從。其常行處。正其從星處。或風或雨。不愆其期也。日月有冬行有夏行。長短相反。故特舉冬夏而言。非但舉冬夏以見春秋也。四時皆有常而歲功成。卿士師尹皆從民而臣道得。況于王乎。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福為可嚮。極為可畏。通天下人民而言。然九疇為治天下之大法。則應重在人君之勸懲。五福六極。雖天之所命。而人主制其權。故養之而可以使之壽。厚之而可以使之富。節其力而可以使之康寧。教之而可以使之攸好德。不傷之而可以使之考終命。至政令所不能及者。必有皇極之本。潛移默奪于冥冥之中。此所以歛福錫福。而能無負于天之命我之意也。五福與五行絕不相關。不必牽引。

尚書鈔卷四

圭

卷四

附會凶者考終之反。短折者壽之反。疾憂者康寧之反。貧者富之反。惡弱者好德之反。人君以天下之福極為福極。此堯舜所以猶病。伊尹曰。一夫不獲時。子之辜也。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真氏德秀曰。西旅獻獒而未受也。召公已作書戒王。古者大臣之格君心。皆于過失未形之際。不待已形而後言也。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寧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一篇皆自慎德一句推廣之通節一直說下。趙重惟服食器用意明王能謹德必能謹好尚不責彼之難得不求我之無用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此述明王慎德之化公天下來王之物以發天下尊王之心然其賜物必皆足以昭德而非徒以物為分賜也故諸侯亦皆敬王之物而見德于物焉。

尚書約言卷四

書

則所以盡其職厚其親者自不容已矣寶玉亦德之所致互見爾。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此節戒其不敬而玩人也。武王之德已無不盛名公恐其因貢契一節有損至德于物者重則于人者輕狎侮正與慎字相反知狎侮之為害信不可不慎其德矣。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此節是戒其玩物也。兩句一串意物之誘人皆從此節是戒其玩物也。兩句一串意物之誘人皆從

視聽而入。一為耳目所役則凡百所為皆違乎義理之正而百度失其貞矣。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此申言玩人玩物之害言不特心力之不盡百為之失正已也德以敬而聚故以驕滅敬則喪德志以正而立故以欲勝義則喪志喪德喪志二者亦相因也。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此示以內外之交養尤謹德之要也。志不妄發當安于道則有以審人言之是非此存中所以應外

尚書約言卷四

書

也。言不妄受當接以道則有以為持志之法戒此制外所以養中也。志就將發時說言就聽言時說。寧是泊然不動于欲之謂。接是以道為權衡之謂。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此又抽出謹好尚而致丁寧之意。正謹德切要處無益不止游觀異物不止奇巧傳舉此為例爾寶賢內有尊位重祿諫行言聽意惟字重看言君心不于彼而于此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此告以謹德功夫。罔或不勤。宜泛說下。正見不可不勤。聖人朝乾夕惕。雖作之不已。常若欠于一簣。蓋聖人之心無窮。何敢以細行而不矜哉。受藝意于言外見之。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茲字。緊指夙夜罔或不勤而言。而全篇在其中。允迪者。以誠懇之心。而身體之也。生民二句。一直下。蓋民業之安。即王業所係。玩傳語可見。

尚書約旨卷四

金勝

此篇本兩截事。前半紀周公祝禱請命。而武王疾瘳之事。後半紀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俱見周公之忠孝誠敬處。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此下四節。記告神之始事也。記年。見其克商未久。便有王室尚未安。殷民尚未服意。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穆卜。是朝廷常禮。二公亦是忠愛之情。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周公有請命代死之志。出于中心之誠。雖同時如太公名公。亦不使之知者。蓋公以王之懿親。一氣通于祖考。當獨任為己事。非可以與二公言也。故辭以却之。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禮支子不得入廟祭祖。故周公為壇。且恐禱于宗廟。則人心搖動。故特為壇墠。以自禱也。壇高而墠大。除地于中。為三壇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違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

尚書約旨卷四

金勝

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此下四節。皆告神之辭。蔡傳謂三王當有保護元子之責于天。此說是。周公之禱。蓋用武王名。及史官記載。則代以某字。名之諱自周始也。

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周公如此。自伐何也。家國事重。一時忠愛之心。勝矜伐謙抑。所不暇計。故對三王之神。不妨以實言也。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

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乃命五句一氣說言武王所敷佑于天下者任大責重未可以死三王當保護之而使無墜失若天降之寶命一失則不惟下地之子孫不定而先王亦失其所依歸感動三王在此數語先王乃三王之祖考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侯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壁與珪

許不許以龜之占不吉知之此非與三王為要約也周公誠意之至自及于此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籒見書乃并是吉

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頌即春秋所謂繇而此所謂書也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此周公欣慰之言卜視兆體因卜兆而知三王之許我故曰新受命公自謂永終可圖惟俟三王之念我一人而已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于冊而藏焉非周公始為此匱而藏其冊以待成王之啓也亦非預知天時有風雷之變而嗣王將必啓緘以卜之也至王瘳而周公不死此聖人之德動天豈人力之所能為哉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此以下記周公避居之事流言自東土流于王國也三叔之謀欲使周室先自生釁而後起而圖之故誣周公以惑成王而成王果不敢無疑蜚語之中人如此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字只從鄭氏作避字為是蓋周家初基中外未定流言乘間而作周公苟不避之則人心之危疑愈甚而君臣之嫌隙漸深禍亂忽發家國傾危將無以見先王于地下矣此周公自叙其出避之意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周公但不居中則不利之謗自息外變不起而內論亦明向者倡為流言之人內外始知其為管叔也衆論既明則漸可開曉成王之惑矣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鷦鷯王亦未敢誦公是時王尚在疑信間公乃為鷽鷽之詩以貽王此詩以破巢比武庚之危王室以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意發于忠憤而詞近于切直王欲誚公而未敢其悔過之根已具然未能還公其積疑尚未遽釋則天變其容已乎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雷電風而不雨乃逆氣所感正天之動威以彰公

尚書約言卷四

五

德處成王非素知周公公有代死之冊將取而觀之也塔絨而始知周公之心此莫之致而至者也假無風雷之變周公亦須別有道理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當時周公既使二公不必與二公即不復與不惟不敢問周公亦不敢問百執事公命勿敢言見周公誠意之感人如此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

我國家禮亦宜之

此成王自反之言其所以知之者則以上天動雷電之威以顯周公之聖德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王迎周公而天乃雨陰陽和也反風禾起天意回也大木之偃者盡築禾之未穫者大熟雖遭風變而不害也此非獨周公至誠之感應蓋國事以君心為主成王既知周公之德則天為之反風起禾天豈在君心外耶

尚書約言卷四

五

大誥周公承王命東征大誥天下釋其難大之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此先言天命人事之大意含討叛意而不露不少延即弗弔降割之實歷以統緒言服以疆域言造哲二句是假若之詞迪康言除殘去暴暗指討武庚言天命眷周之命格者人事至而天命亦格知之也若人事未盡則天命難知矣

己子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數實數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閑于天降威用

此言武王之大功不可忘而天之威用不可閑也

若涉二句正爲大功初定而憂危求濟實是大功

時所制命是大功時所受數實二句串說所以不

忘武王之大功也末句方指言武庚事天心欲降

威于武庚予豈敢閑抑奉行天討亦是國家之典

章而前人之基業所係非好大喜功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結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

土人亦不靖越茲茲

尚書約言

聖

上文言事理所當盡此下始以卜言武王初崩時

泛卜時事而有此兆及武庚果動其卜可驗如此

則卜其可違乎東方有亂西土奔命故云不靜

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

予復反鄙我周邦

此承上越茲茲而言方說及武庚事知我二句是

蠢動之由曰予復二句是蠢動之意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教寧武國功我

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此正言伐殷卜吉之事十夫子翼得人心矣朕卜

并吉得天心矣天人俱應我國家有必勝之理如

之何而不征乎教寧句就伐武庚說是十人欲輔

成王如此大事休是成王自知非十人知也歸重

卜吉上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

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此承上朕卜并吉而言向嘗以卜吉之故告我友

邦君及諸臣矣此不過逋亡播遷之臣又何論艱

大乎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

尚書約言

聖

在王宮邦君室越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此舉羣臣違卜之說艱大以事勢言見不可輕舉

民不靜二句以理勢言見不可不自反越予二句

緊承上來見得衆論如此以起下意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鯨寡哀哉予造天後

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

爾多士尹氏御事綏子曰無咎于恤不可不成乃寧

考圖終

此破其艱大之說言已不能辭艱大之役而諸臣

當分艱大之憂也宜一氣下重責臣上下憫鯨寡

之窮。上承天命之重。我固不遑自恤。以義言之。爾諸臣當寬我曰。無勞于憂。爾寧考之圖功。不可不成也。義不出此。乃以爲難大。而避之。無乃非人臣之義乎。

已。子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

此破其違卜之說。重不敢替上帝命。天休六句。証卜之不可違。今卜伐武庚而吉。是天之明命也。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正欲輔成我不丕基業。曾謂卜

尚書約言卷四

聖

而可違乎。○周公非專信卜也。恒情好信鬼神。故借卜以聳衆聽。然而周家四大事。皆定于卜。伐商也。東征也。都鎬也。疾瘳也。皆聖人誠信格天之效也。卜之爲道。豈小也哉。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闕。誌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子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悲忱辭。其考我民。子曷其不予。前寧人攸受休畢。

此因諸臣言考翼不可征。故專呼舊人以告之。爾

既遠省武王若此勤勞。則必不忍不終其業矣。况仰觀天意。其愛我助我休我者何如。而敢不終武王之事功以畢休命乎。三天字。三子字。今三段相答應。肆子一句。屬上段。爲明整。此節重在以天意言。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舊。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肆子曷敢不越卬。敕寧王大命。

尚書約言卷四

聖

此節推人事。而以子道自任也。即上章卒事終功。畢休之意。而深刻言之。喻以作室耕田。今日正如堂之初定。基舊之未降種。尚且怠惰。則父方愀然不安。豈肯自謂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除殘去暴。以撫存寧王之大命乎。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此以救民之惠責羣臣也。武功固所當終。而民患尤所當救。以兄考譬之。有友來伐其子。爲民養者。其可猶豫坐視而不救乎。救民之惠。正所以終武功也。弗救即憚于征役之意。大誥聲牙。又多說缺。不可強通。姑解其大。

已而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與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難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此責羣臣之不知天命也。從征于昔。而憚征于今。故言昔日之事以愧之。與邦言武王之永清四海。用典厥師也。哲即十人。知命即所謂明哲。爾時不敢違越法制。憚于征役。矧今時危勢迫。爾乃不知天命不可違越。而以為不可征。何其前後之相反。

尚書約言卷四

聖

哉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此言己之當順天命也。武王伐紂而封武庚。不忍絕之也。武庚叛是自絕矣。故天亦喪殷。若穡夫治田。必盡去其稂莠。若使有遺種焉。是為不能終畝。我之不敢不終畝者。非徒天休于寧王。亦惟休美于前寧人也。言寧人者。對邦君御事言也。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此總上文之意而結之。以天命人事相形說。重天命上。蓋決言卜之不可違也。首二句不重。只以喚起下文。率寧人三句。明己所以從卜之意。天命二句。又申言天以卜之言陳說如此。公之所以決于東征也。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此成王命微子為殷後。而深致期望之辭。以崇德象賢作一頭。統承三句。示以為後之事。與國二句。

尚書約言卷四

聖

期以為後之美也。崇德謂尊崇先代之德而不泯其祀。象賢謂立後以主其祀。使存其儀刑而不與之俱亡也。崇德象賢串說。禮者典禮物者文物。修之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賓以客遇之。使見不臣之禮。由是子姓與周祚並美。垂之百世而無窮。此固我命汝意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此言湯德之當崇也。齊聖廣淵四字。平看于此。識湯德之全體。湯之寬。非縱弛之寬。乃自齊聖廣淵。

盛德中流出功為德之用。德為功之本。五言之爾。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此言微子可象賢也。踐修厥猷。所包甚廣。亦即上文德字。恪慎肅恭。正踐修之實。神人只指祖考。影切微子存祀意。篤不忘。正德之可嘉處。帝歆民協。是逆計其德之必然。末二句。重奉祀上。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受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

作式。俾我有周無疆。
尚書約言卷四 聖 再傳

此廣上文統承先王至永世無窮之意也。服謂上公九族九章之服。命謂上公九命。典常即服命之之典常也。蓋九章九命。惟上公有之。正國家別嫌明微之常法。而不可一毫有僭踰者也。以字直貫下八句。毗予四句。比上四句更深一步。宋一諸侯。如何為萬邦式。蓋宋先代之後。爵為上公。亦諸侯之倡也。無斃即無射之意。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此飭遣就國。而申言戒勉之也。

康誥 錫範改入洛誥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武王告康叔之辭。詞氣鄭重。不但見親愛之情已也。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治天下不過德刑兩端。要見務崇務去意。務崇者。明而又明。積而至于洞達無私。則克明之謂也。務去者。慎而又慎。極而至于無刑可施。則克慎之謂也。明德就發用上說。蔡傳于此提得下文段落血脉甚分明。細按自見。

尚書約言卷四

不敢侮鰥寡。庸庸。敕敕。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此言文王之造周。由于明德慎罰也。首言不敢侮鰥寡者。聖人以天地父母之心為心。此仁之至也。庸庸。使能也。祇祇。尊賢也。威威。懲惡也。四句。正明德慎罰之實。慎罰亦德。故曰德著于民。肇造以下。相推說去。言因此以肇基王業。而化極其遠也。區夏。指本邦言。一二邦。指鄰邦言。西土。指一方言。鰥

邦厥民指萬邦之民言。一步闢一步。克殷本武王事。而趨諸文王者。蓋受命實始于文王爾。此歷言其所自之艱難。汝兄之勉勵。故汝得有此土地。而不可慢易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玉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玉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此節欲康叔博學以明德也。有務崇之之意。故自當代以至近代。遠代皆欲其考求也。紹聞正祗適。

尚書約言卷四

五

之實。衣德言。即是紹所聞。一串說紹者。繼述而服行之。敷求遠惟聞由。一步廣一步。俱重明德上宅心知訓。串說保乂康保中。俱有宅心知訓意。三者互見。爾聞由。謂聞而由之也。一直說天字。即指心言。心體廣大無涯。故曰天弘者。大其蘊畜之義。萬善皆備。自然恢廓而有餘用。取諸身而裕如。斯能不廢在王之命矣。此非人臣之所當念者哉。

王曰。嗚呼。小子。封。惇。厥。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此承上明德治民來。而原民之難保。以見乂民者。不可不盡其心也。民之休戚。即汝之休戚。故曰惇。乃身。天命民情不平。重在民一邊。我聞曰五句。泛說見不可不盡其心意。若有一事不順。一時不懋。便非盡心之道。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此言明德之終。必至明于天下。其明始盡也。弘王應保。一直下。殷民非一變其舊。則不能保其無虞。

尚書約言卷四

五

而天命亦不知所定。故欲汝弘我德意。以和保殷民。此豈惟盡乃服。亦惟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舊染之民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下十二節。皆言慎罰。敬明乃罰一句。是綱領。而明尤生于敬。下舉罰有二端。以見例乃用法之權衡。故首言之。人有乃有。兩有字。極活。是設為死罪之大小。以明其罪之有輕重。非謂小罪為可殺也。

至有叙以下乃言敬明之事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此正言敬明之事也有叙通指五刑而言不止承上兩條明服者明于叙而服其心也棄疾保子形容謹罰之心曲盡是所謂大明服者而棄咎康乂則其勑懋和也方是民來服我而無一人之不化矣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剕刑人無或剕刑人

尚書約言卷四

至

此言大小皆天討非汝封之權而可以徇已也申戒即在又曰二字看出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此欲其以殷法治殷民也外事獄之未成而未達于康叔者此有司之事康叔不能盡親則陳列其法使有司知所遵守而其所師亦惟取殷罰之有倫者而已蓋殷法殷民服習已久非輕重失倫則不必更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此欲其服念乎要囚也要囚是罪當死者已結定

其囚之罪而達于康叔此則康叔之事也只重服念丕蔽帶言言必如此而後可斷爾

王曰汝陳時臬司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

此承上二節而申戒之不泥古不徇己不矜喜相承說下一節生一節用其義刑二句戒之未用之先乃汝盡遜二句戒之既用之後以次汝封猶言移法就汝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此採用罰之本未若汝封之心欲其常存此心以

尚書約言卷四

至

行罰乃知朕心朕德欲其常思我心以行罰心即不忍之心德即好生之德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譬不畏死罔弗懲

此下三節皆舉刑之大者以見例必如此而後可刑也刑加于自犯之罪乃人所同惡用刑皆如此則弊公理矣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

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此比上文又深一步。看矧字便見。蓋殺人顯越人盜。固罪死不赦。而事關倫理者。尤當加意。以其為教化本原所在也。寇攘姦宄。大都由不孝不弟。始周禮大司徒有不孝不弟之刑。自文王創立。故曰作罰。此嚴之民也。

不率大憂。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厥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懃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尚書約言卷四

奎

子

此比上文又深一步。言民不率教。固當置之于法。況人臣有導民之責。乃引惡而不忠。其罪更甚。外指衛國之臣。庶子曰訓人。是風化所係。庶臣曰正人。是綱紀所關。小臣曰諸節。是職掌所在。別播敷。正造民大譽處。惟弗念故弗庸。惟弗庸。故病其君而引惡于民也。汝其速由文王之義刑而率殺之。此嚴之臣也。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

此承上節來而嚴之。康叔也。臣而引惡。固所當罰。

亦惟汝封不能齊家訓臣。無若之何。徒作威虐。廢棄天子謹罰之命。乃欲以非德治其臣之瘝。厥君哉。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此終言謹罰之道。自外而本之心也。敬典就刑罰說。敬守常法。固可由。是以裕民。然文王敬忌之心。乃裕民之本。汝惟體文王之心。以裕民。則先德可及。而予心以懌矣。

王曰。封。典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

尚書約言卷四

奎

子

又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此與下節皆武王自嚴以勵康叔也。以德用罰。是先德後罰。非德行于罰中之謂。民之染惡已深。未可遽齊以刑。尤當導之于遷善。遠罪吉康之地也。迪字兼身教言。教說殷先哲王。皆以德導民者。作求就德化上說。以下補不從然後用刑意。況民有可化之機。而邦無不德之政。則迪德其可緩哉。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典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此申上節而言。監是監殷先哲王。告汝以德之說。于罰之行之時。欲其以德用罰也。今惟民以下。正推所以不可不監之意。天罰承民不化來。惟厥罪三句。又推所以不怨意。不敢怨。則不可不監矣。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此欲康叔不用罰而用德。終以敬勗之下。正敬之實。無作怨三句。直指刑罰說。刑以殘民。可怨之事也。刑尚威虐。非善之謀也。一日酷刑。非常之法也。

尚書約言卷四

堯

萬

無作勿用平看。是斷然不疑之意。謂衛以是心之誠。而卓有定見。以大法古人之敏德也。敏德是文考殷王商者。以及古先哲王之德。丕則即近述遠。稽意用康四句。緊承丕則句來。用字貫下。暗點不用刑意。康者。安固不搖也。顧者。內省不疚也。遠者。不徇目前也。如此乎寬裕不迫。而民乃安于德化之中。不汝瑕殄。猶前言予一人以懌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此二節。復以天命殷民結之。言天命而歸于人民。言民心而歸于世享。天民同視乎其德也。文王以明德慎罰。而得天民。故汝得以受國命。汝惟以明德慎罰。為心。庶有光于顯考。而無負于一人之期望也哉。

酒誥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周公以王命戒之作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土。紂所都。朝歌。以比在康叔封圻之內。明有敷布。闡揚意。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

尚書約言卷四

堯

可

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以下四節。是述文王誥酒之教。西土。遠去商邑。而文王酒誥。誥之。則妹土宜何如乎。穆考。以世次言之。誥。誥兼臣民在內。酒。酒本人以意為之。此言天降命者。天非人不因。人為亦天之所使也。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人以飲福致禍。而亦曰天降威者。天理不在人心外也。首句略住。下即降威之實。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

將無醉

此詰臣之小子也。以其年幼尤易縱酒故專告之。有官則不敢飲。有職則不暇飲。其可常酒乎。惟有祭則受福是其當飲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于醉焉。庶國帶本國來將持也。謂獻酬升降之有禮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此詰民之小子也。國之子弟。文王得以誥教之。至于凡民子弟。則又使其民各尊迪之。惟土物愛二

尚書約言卷四

五

句。是示民之父母。當如此迪民聰聽三句。是勉其子孫當守乎常訓。而無以謹酒為小德也。善無大小。小子惟一視之可爾。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以下二節正是武王之大命。欲康叔明于妹邦者。此節教妹土之民也。農賈平看。奔走在奉養上說。對下孝養言。農賈皆土物是愛之心。即逐末亦務本也。厥父母慶承兩邊來。文王言惟祭祀則用酒。

而武王又言父母慶用酒。養老用酒者。蓋生養死祭。其義同也。入事父兄。出事長上。皆孝弟之行也。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節教妹土之臣也。民慮其不省。故曰聰聽。臣慮其易忘。故曰典聽。羞者。內含有誠敬之德。醉飽。只就養老時說。事神之道尤難。故加不惟曰三字。爾克永二句。是交神明之本。觀省皆以心言。不必分。

尚書約言卷四

五

作字兼念慮之發。營為之際。必稽乎中道。乃可以交于神明。而克羞饋祀矣。當此饋祀之時。爾乃可以自副。而用燕樂。謹酒如是。則職不曠。信為王治事之臣。而天眷元德。可以永保祿位矣。三句相遞說。

王曰。封。我西土。渠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此承上言文王慈飲之教。係于天命之大。爾可不明之于妹土乎。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

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悲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上節言周以茲酒興以下三節言商之興亡由酒之盛不盛此節重湯之垂統上雖歷年久遠而君臣交盡皆一迪畏之心也迪畏二字串說經德秉哲即迪畏之實經德者求其正已而非求其適已秉哲者取其可畏而非求其可愛暗照謹酒意成王顧敬德言畏相顧秉哲言御事百僚之長厥悲有恭見殷之君臣皆一于敬歷歷可紀如此暇逸猶且不敢況敢崇飲乎

尚書約言卷四

堯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此節亦本成湯垂統來見不惟御事不暇逸而內外諸臣皆不湏酒也外服有兩等人內服百僚有五等人百僚二字是內服之總冠當連在內服上當時王德固自成矣尹人固有恭矣而內外諸臣上欲助成君德下欲同心祇辟又何暇湏酒乎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佚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

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此言商以酗酒而亡也酣身即荒腆腥聞此紂喪德喪邦之由也民罔不句承上起下惟荒腆以下言紂不顧民之痛傷方且力行無度也乃逸與惟逸應是縱逸之逸曰庶羣自酒則當時諸臣酒酒可知故天以下言天之降威惟殷民酗酒自速其辜也對天而言故稱民指商之君臣言也

尚書約言卷四

辛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大監撫于時上引湯紂未及監戒意此節方言多誥之故欲其知監戒也上二監字兼得失下一監字專指失民乃先民之民泛說撫于時草崇飲以安民怨也此君臣皆當監戒者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囑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此以劼毖護之康叔而歷述其羣臣一節重一節

所職愈要則所戒愈嚴末句歸重康叔殷獻臣殷之故家世族人望所在故以是爲始侯甸男衛康叔所領康叔爲諸侯之長故得勅詰之友事時三疊說下自遠而近自卑而尊而以康叔爲歸宿蓋不嚴之已則令不行也詰曰勅制曰剛者酒雖細故不嚴則禁不絕也

厥或詰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此待民之不率教者必戒之後紂之遺民猶未肯變即所謂惟終自作不典不可不殺者也故武王有予其殺之言非已甚也

尚書約旨卷四

李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此待臣之染紂惡者非羣飲一也染深難革二也議責三也故勿殺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此承上姑惟教之而示以賞罰之典享之者不忘教辭故不掩其善也殺之者怙終賊刑故不縱其惡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詔勿辯乃司民酒于酒

此又欲其誅臣以端治民之本也蓋上行則下效故教臣當先于民辨治也謂辨別其從教與否而治之也

梓材

此篇分兩截前四節是武王告康叔之言欲其通情寬刑而總以成終望之後四節是臣下進戒之詞告以論臣化民之道而總以永命期之不可強合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尚書約旨卷四

李

此欲其通上下之情當商之季王政不行上下之情塞而不通故于康叔首以通情之道言之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惟邦君能于庶民體羣臣以達于大家又能撫臣民安大家而聯其心以取信于王侯職所繫之重如此凡言以某達某者謂先得乎此之心而後可通于彼也非使上下兩邊相通徹之謂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厲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貶人宥

以下二節。欲其寬刑罰之用。恒越者。常常發念也。子罔厲殺人者。予之志。不在于殺人也。以上說言教。亦字緊承上言。君以身帥先。敬勞其民。則三卿以下。皆往而敬勞矣。宥是宥此。歷人。君宥其所當宥。則臣亦有感于心。而凡戕敗小故。亦宥之矣。以上說身教。予與君俱指康叔。敬勞一直說。

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此承上言。不可不寬刑之意。無胥五句。正命監之

尚書約言卷四

奎

詞。王其效三句。又是推命監之心。兩引字。有事在

不徒出之刑辟。便是置之安全也。汝今為監。無徒

事刑人。而負先王命監意焉。監非周禮建牧立

惟曰。若稽田。既勤數萬。惟其陳修。為厥疆畝。若作室

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梓材既勤。樸斲惟其

望丹雘。

此望康叔以成終之事。除惡立國制度。皆就衛國說。謂武王既盡勞以始之。叔當成就潤飾以終之。不可墮廢前功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

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此下乃周臣進戒于王之辭。此述先王懷侯之德。而欲後王法之也。勤者孜孜不怠之謂。夾者左右而夾持之。君以誠心懷下為明德也。上下相親如此。此後之所當法也。典即先王懷侯之典。集即上懷字。能使庶邦丕享。則懷侯之道盡矣。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此節言天之付民。以起下節之詞。通節作一句讀。重民邊。皇天以人民疆土付先王者。以先王有非常之德。可為生民主也。

尚書約言卷四

奎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此承上言。欲嗣王以德化民而懌乎先王也。肆故

也。惟德用內。有本精神。以為化導意。民無君師教

導則迷。和之使不乖懌之使不怨。先者引之于前。

後者助之于後。皆德也。用懌即惟德之用。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永保民。

此人臣祈天永命之詞。若茲指上用德。以親侯化民言。用德所以化服臣民。而即凝固天命之道也。王可不監于此哉。

男 廷琮 校字

後學武進

洛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此成王以宅洛之事告之于祖也二月是周公攝

政七年之二月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以為王

都告廟只是不敢自尊不必云成文武之志也

孔氏穎達曰文王居豐武王于豐立文王之廟遷

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則至于豐以告文王

廟也大事告祖必告于考經不言告武王以告文

王則告武王可知此必于豐告文王于鎬告武王

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

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此合下節記周公成始事所謂基命也重卜宅上

見敬以稽天而天意從也經營是規度其處所尚

未興工卜宅即洛誥予惟乙卯節事得卜即兩惟

洛食是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陽越五日甲

寅位成

攻位。即攻其所經營之位。只是平高下。定廣狹。越五日而基址成。見悅以使民而民心服也。庚戌三月十七日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此下四節。記周公成終事。所謂定命也。二公同心合謀。召公已成位。周公至洛。只須徧觀之。而圖之以獻于王。非再度其可否也。乙卯十日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尚書約旨卷五

二

周公以作洛大事。不可不告于神。故奉王冊命以行事。非常祭之比也。郊只是祭天。不言祭地者。省文也。社是洛邑之土神。與他處郊社字不同。丁巳十五日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作後書。以頒殷之衆庶。使民知趨事。其在四方者。則命侯甸男服之。邦伯使之分命諸侯。而頒布于下焉。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此言殷之頑民皆趨事赴功。則四方之大和會可知。此以上皆記作洛事。為召公致告之由也。周召

二公相繼以終事。召公營洛自戊申至甲寅七日而位成。周公繼至。自乙卯至甲子十日而不作。周召之規模其敏如此。亦可見先王之世。繁費少而用工省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此記召公之致誥。因周公以達于王也。幣與誥皆在所陳。而意重誥邊。含下誠民敬德在內。見根本在王。非臣下所能與也。

尚書約旨卷五

三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以下皆陳告之辭。此節為一篇大指。下文至篇終。又反覆推衍此意。無恤二句。重恤邊。曷其其字音基。略佳。內有警戒之意。王其疾敬德。則又直勉之也。敬即下文敬德。但此句是反說戒之之詞。下文是正說勉之之詞。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上節言元子大國不可恃。此節申言殷有先王之澤亦不足恃。天既遠絕殷命。而殷先哲王不能救紂者。以紂不行敬也。後王至出執。正言其不敬處。懋指文武言。言外之意。謂成王今日又安可恃文武也。一篇綱領在敬字。而敬之工夫。又在疾字。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此說二代興亡。見天命之無常也。禹湯之受命。皆天啓。故並言天迪。傳子自禹始。故于禹言從子保。革命自湯始。故于湯言格保。迪者。迪其德。保者。保其業。面稽只是對越在天之意。今時既墜厥命。以是知天命不常。惟視其敬與不敬而已矣。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尚書約言卷五

四

此召公戒成王即政之後。任老成以爲敬德之輔也。即仲虺言修德檢身而歸之能自得師之義。無遺者親之之辭。稽考古德。非壽考者聞見之遠。無所資稽考天意。非壽考者德盛智明不能決也。此正明其不可遺意。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王不能戒于小民。今休。王不

此後用顧畏于民鼎。

此節言嗣王所繫之重。欲其敬德以爲誠民之本也。其字是召公期望之辭。誠者。謂變其強梗化之于友順。而民心和也。含敬德意。而勿露。今休以永命言。畏民鼎。正所以誠民。用謂用此畏民之心。以誠民也。是敬德中事。不敢後。即上疾字。鼎即嚴也。參差不齊之意。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誌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尚書約言卷五

五

此欲王宅洛以行誠民之道也。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公以自服土中爲言。服者。服行誠民之事。曰自者。謂人君之責。不可諉之他人也。又述周公之言。謂周公所期如此之重。王可不思所以稱之哉。王能紹上帝服土中。則民心和而天命固。成命不易。豈不爲今日之休美乎。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此言化民必先服乎臣也。宅洛固以化殷爲重。然必先服殷之御事。使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相觀而善。以抑其驕淫之性。而日進于善。則民有所倡

率而不患其難誠矣。然此節只是起下敬德不甚重。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此言化臣必本乎身也。作所者無往不敬之謂。兩句一勉一戒。是正反相足之辭。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此又以夏商興亡之故。重發不可不敬之意。不敢

尚書約旨卷五

六

知者言其數所可知者言其理。不敬厥德下。須補民心失意。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此承監夏商而言。今王繼二代而受天命。當繼其所以有功者。不可跡其所以亡也。末句結上生下。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此申命初服之當謹也。哲以智識言。吉凶以禍福言。歷年以國祚言。三句皆言不可不知。惟視初服所行何如。轉移天心。全在今日。是不可不謹也。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此正謹初服事。天命至公。不可以求而得。曰祈者。蓋一于用德。乃不祈之祈也。永命即吉與歷年。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此言用德者不必用刑。以乂民也。如殷俗之靡。其淫用非彝久矣。此民之無知。豈忍為刑戮之加哉。惟順其性而導之。則可以有功。若字內含敬德意。至下文始說出。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尚書約旨卷五

七

此兩節意實相承。謂王德果足以覆冒天下。則人皆觀感而化矣。何俟于刑哉。元者善之長。即乾元坤元之始生萬物者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此召公期望之辭。重末句上四句特起末句意。爾欲字重看。正勤恤之實。以字有力。言欲王緩刑用德。以此有功之民。刑用之民。受天永命也。正祈天永命事。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

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召公子篇終致敬復摠始末之要以告王子小臣四句雖以率下之責任諸已實趨重望王永命保受雖召公自任亦預期之詞威命者以德之威明德者化民之德未有二字重有責難意包敬德誠民我非敢勤指予小臣以下說至此則責望于王身者甚重我但能恭奉幣以祈天永命而已則祈天永命在王而不在召公矣

洛誥

尚書約言卷五

八

王氏樵曰召洛二誥作洛之始終也召誥記其始事與召公陳戒之辭故名曰召誥以經始之者召公也洛誥記其終事周公遣使告卜與王往復之辭及留後治洛之事故名曰洛誥以周公之事其治洛為重也

惟三月哉生魂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舊脫簡在康

此史氏序周公作洛之始辭營洛自周始故曰初基洛在鎬京東故曰東國洛民大和會言民之赴

役也侯甸男采衛此內之五服百工即五服之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言臣之趨事也咸勤者周公在五日中午計文數書銀糧等事也役書已成然後甲子朝頒布之即洪大誥治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是時公在洛邑王在鎬京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庸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此言洛邑之作皆天命也成始成終無非以承天

尚書約言卷五

九

休王既謙退周公不得不自任其事以為王作民明辟之地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

圖及獻卜

此正大相東土事先卜河朔者殷民重遷以河朔為便故先卜以順人情也既因河朔之不吉遂改卜于洛以天意而定人謀也獻卜只指兩洛食兆詞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

匹休。公既定宅。伋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蓋公歸重于王。而王又歸重于公也。萬億年敬天之休。謂永于此朝諸侯臨萬民而承天眷也。誨言者。公雖告卜。而實有期望責難之意。故致敬以謝其告卜之誨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是時洛邑既成。公歸鎬京迎王治洛。而詳告以治洛之所當行。首舉祀禮。予以告成事報神賜而祈鴻休。此王今日所宜

尚書約言卷五

十

肇稱者也。

予齊百工。伋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祀禮之後。以記功為大。周公攝政。此等大事。蓋不敢專。而有待于成王之親政。故但整齊百官。使從王自周以達于洛。而微示以有事。今王即定曰以下。正是教成王如此施行也。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

此承上有事而言。功指平日輔佐王室之功。論功莫先于宗。言宗則凡

言祀則凡慶賞可推矣。又恐褒賞一行。怠惰之心起。則前功盡隳。元祀將不可保。故又戒之。篤弼者。戮力王家。以成新都久大之業也。摠在吾王教詔之。

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此言功載所係之重。不視者。與眾共見之也。不作用力說。其公其私。悉在王教之。可不慎與。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

此言論功徇私之弊。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厥攸灼。

尚書約言卷五

土

其弊在百官。而其端則在孺子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公往新邑。伋嚮。即有僚明作有功。博大成裕。汝永有辭。

此以內治之事告王。皆宅洛之當務也。若彝以治本言。撫事以治法言。公嘗行于攝政之時。其如我所為。勿參以私人。變亂之。周工指公所擇任者。伋嚮。重在王說明。作是建事之精采。博大是為治之規模。二語為萬古之法。程靠一偏不得。伋字直貫至此。俱兼若彝撫事說。曰汝永有辭。則不特如予而已。

公曰已汝惟冲子維終

此承上起下之辭。公言至此猶不能已。將告以統御諸侯教養萬民之道。故先發此。以勉王圖終于文武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與侮。

作洛本為朝諸侯。故此告以統御之道。獨言享者。享乃統御之大端。全重在汝其敬上。敬則明不敬則昏。享多儀一句。泛言其理。下通言不享之害。見

尚書約言卷五

十三

人君不可不敬以識之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棗民彝。汝乃是不。喪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于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作洛本以撫萬民。故此告以教養之道。所不暇者。何。即棗民彝是也。篤叙云云。正教棗民彝。亦若是。其不暇爾。敬是篤敘根本。篤叙所以裕民。裕乃帝王教養之善道。民心歸附。豈僅洛民不廢乃命而已哉。至是而惟終之責盡矣。

王若曰。公。明保于冲子。公不願德。以予小子揚文。

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此與下節一連。成王因周公之教而慰答之。稱不顯德。正是明保處。以字直貫至無文五事。並看言凡公之誨。皆還賴民保而以予如此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惇宗二句。答功宗之語。咸秩無文。答肇稱殷禮之語。皆明保中事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誌祀。

此極稱公之功德。為朝廷所倚重也。明光主發用

尚書約言卷五

十三

說。光輝發越。而際天蟠地也。勤施。就勲勞說。勤政治民。而繼日待旦也。穆穆。即明光勤施之德容。作者。鼓舞醞釀之意。迓衡者。和氣流通。精誠融洽。有以迎治平于未艾也。未句正倚重之詞。是未可以言去也。此留是在鎬京留。留其去。下文留是在洛邑。留之治洛也。

王曰。公功迪棗。篤罔不若時。

此正留公之辭。棗迪與上明保相應。上言德。此言功。蓋互言之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是時公與王俱在洛邑。王以錫京為根本。故欲歸居于周。而留公治洛。以繼王之治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

此述公已然之功。而慰勞之也。起下留公四輔意。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此望公以方來之功也。王去而欲公留後。開大治洛之事業。以監我士師工。下誕保二句。即其實也。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此王決于留公而歸之詞也。肅將在外。祇歡在中。

尚書約言卷五

古

人心于公如此。若公去則誕保無人。公無求去以困我也。我惟無斁。雖王心自盡。正在屬望于公。勿替刑內。有保民工夫。是望公同心共濟。而世世賴公之德矣。公其可不留哉。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公許留洛之言。王曰。誕保。公亦自任曰。承保。蓋王使我如此。予所以大其責難之意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博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公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此以守法任賢之恭德望之王也。責難之恭。國臣之所當效。而治洛之效。實王之所當圖。不可分上半截為治洛之事。下半截為治洛之效。須渾融看。典是致治之法。獻民是輔治之人。亂為二句。摠承典獻君道。莫大于恭。故欲其以恭倡後王也。王雖不常居洛。而朝會于此。出政令焉。故曰。其自時中。又至于成績。則可以觀光而揚烈矣。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此周公言己之所以自效。篤前人成烈。句最重。下

尚書約言卷五

五

數句。皆本此貫去。臣道莫大于信。以此許君而能踐之。以此為民望而能副之。斯可以言信而倡後人也。自是以成君烈。殫祖德。予敢不以之自效耶。祖德。以恩澤言。

佅來。毖殷。乃命寧子。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此下四節。是王歸錫京。遣使毖殷。因命寧公。使者歸公。述其事。及已祭告陳勸之詞。授使者達之王也。毖殷意。至王佅殷節。乃終。此處先詳明寧。邊明潔。以禋祀之酒。今拜稽而致休美。以享公。敬之至。

也。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此周公不敢自進此酒而用以祭文武爲王祈福也。宿是進爵意。

惠篤叙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此祈福之詞無有違自疾謂身其康強也。子孫厭德殷人永年謂合子孫黎民以成其福也。

王倅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此答誌殷之意而以化殷之本責王也。王使無德可觀法可繫念則雖有教條次第不能使之聽受。

尚書約旨卷五

十六

矣是在王之躬行自盡以使殷人承叙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

以下二節記周公在洛祭祀冊告等事烝祭同歲事之常以告周公治洛之事而盛其禮也。古者褒賞功臣必于祭日示不專也。王命以下揔見重其事之意。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此記告周公之冊命與舉祭同日故止言月不言

日也。

惟周公誕保受命惟七年。

此篇專爲誕保殷民一事故提此句作結語以上皆七年之事也。此史家倒記法非謂周公薨于治洛也。吳說不知何據。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此諸告殷士以慰安之也有開諭勸勉二意。三月乃八年之三月治洛莫先于化殷故先告殷士成周南臨洛水故曰新邑洛。

尚書約旨卷五

十七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

此下三節皆推革命之公以絕其凱觀之念也。然歎憫撫摩絕無忿嫉之氣弗弔言不爲旻天所弔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此承上勅殷命言言我非欲翦商而天不固亂所以輔我周家也求位即弋命之意。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此言天意不在民心外也天之降喪而不與殷亦

驗之億兆殷人而已。初何有一毫私意于其間哉。三句俱屬殷說相推說下。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佚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以下八節言湯革夏命。及紂自取滅亡之事。此節是即桀之亡。以見紂之亡也。始焉上帝引逸。而桀不適其逸。終焉帝示譴告。而桀弗克庸命。此降罰之所以不免也。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尚書約旨卷五

六

子

此舉商之興。以例周之興也。殷士猶未能釋然于周。故以成湯之事告之。用人以治天下。此湯之所以興也。

自成湯至于甲乙。罔不明德恤祀。

此言商諸君之能盡治道。以起下後王也。明德即顧諟之心。傳恤祀即祇肅之家法。是以能守成而保天命也。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弗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此言天之眷商愈隆。君之事天愈至。操存于心者。

不敢失帝之則。敬之至也。推行于政者。罔不配天。其澤仁之普也。亦字對湯言。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佚。罔顧于天顯民祇。

此言紂所以亡也。先言不明天理。次言不念祖宗。終言罔顧天顯民祇。而淫佚實其本根。紂之暴亂極矣。

惟汝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上言明德恤祀。此但言明德者。恤祀亦明德中事。

尚書約旨卷五

九

也。以上三節。總言商紂敗亡之事。與夏亡對看。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此承上言我周奉辭伐紂。以起下文周興之事。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此以下三節。言周興之事。與湯興對看。此節是承上有辭于罰。而言革命之善承天意也。只虛說下文。乃申言之。

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

此正所謂靈承于帝也。緊根上節說。

惟我事不貳。適惟我王家我適。

此言周之伐殷一于從帝而無貳適惟爾殷王家
宜一于從周而無貳適也

予其曰惟爾洪無戾我不爾動自乃邑

以下述遷洛之故以消其怨望之意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此承上言殷邦邪愿不正之地天屢降大戾斷乎
不可復居故當遷徙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
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此又以遷洛之意更端告之懇惻委婉而致其感

動也

尚書約旨卷五

三

元升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此又舉商革夏事以開諭之言爾豈不知殷之革

夏故事而又何疑于周之革殷乎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

用德肆子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子罪

時惟天命

此舉商民之言而以大義折之言我周用人惟聽

用德今之遷洛正冀其率德改行以為可用之地

正是率商故事以矜恤爾處爾無德可用是天命

如此何怨望之有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
致天罰移爾遐遷比事臣我宗多遜

此舉前日民皆應死之事而感之以恩亦申言遷
洛意也降者不盡法而寬釋之乃遷之以明致天
罰也紂都距洛非甚遠而曰遐遷者以殷民安土
之情則為遷遜也遜對頑說心不則德義之經為
頑心順乎德義之經為遜此我之待爾厚也而爾
猶有所怨望乎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

尚書約旨卷五

三

萬傳

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
服奔走臣我多遜

此又申言遷洛之由有二一為四方罔攸賓故有

王城之建一為多士無所處故有下都之建二意

雖平起繳實重商民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此下諭以宅洛之利分二事平看有爾土蓋受之
以田也幹其所止蓋受之以居也見遷都未嘗失
業

爾克敬天惟界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

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此言有土田居止者之不可不敬也。夫反側不靖，非敬也。克敬者，畏義畏法之謂。玩蔡傳，雖禍福並言，而意重末句。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此又動之以至情也。近而裕身，遠而裕後，即天之畀矜處宅者，相安定處，繼者相承久安。幹者樂利之成，年者壽考之福。小子興則爾為起家之始祖矣。遷洛之休，其大且久如此。

尚書約旨卷五

三

王曰：又曰：時子乃或言爾攸居。

此承上文爾居之意而深結之。蓋備盡人情，以導而勉之于善也。殷勤反復，可謂至矣。

無逸

張氏栻曰：周召之于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逸。蓋敬則不逸，逸則不敬。敬逸之分，而歷年之延否，享國之壽夭判焉。召公以敬陳于前，周公以無逸戒于後，不如是不足以為周召。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君子泛指聖賢之君所者，身與之習心與之安，有

不可得而離者也。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此推所以無逸之故。先知則知，緊相呼應，則知內有思艱圖易，以慰民依意，所其無逸，逸豫之逸也。乃逸，逸字以君位言，安逸之逸也。自有兩義。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此舉細民言之，以為君子之戒也。乃逸與上不同。此以逸樂言，乃諺以下，皆逸之所致。數語描寫市井游惰情態，曲盡。況人君生于深宮，長于富貴者，

尚書約旨卷五

三

乎。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此下舉三宗以示法，只舉其事之可見者言之，亦非各舉其盛也。此節以敬為主，修己以治民，申說嚴恭，是心之發於外者，寅畏是心之存于中者，合而言之，一敬也。自度，謂以吾之理檢吾之身也。享國，永年亦本敬上發出。操存則血氣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固焉。有不壽，至於儉約寡慾，又不待言是。

時王方幼冲。血氣未定。故舉古人以寓戒勉焉。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此節以和爲主。舊勞二句。正知稼穡。知民依處。自身而政。而民無一不和。是以精神順適。導迎善氣。而享國永年。其實和之發于身。本于恭默思道。和之達于政。著于民。本于不敢荒寧。未有不敬而能和者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尚書約言卷五

五

此節以仁民爲主。仁亦從敬上發出。惟其始而辭位。既以一身親小人之事故。其繼而即位。能以一心知小人之依。且不惟知之于心。而實能達之于政。是以民心綿結。命脉悠長。斯亦無逸之效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此舉商後王以示戒。使知逸樂之必不可縱。而無

逸之必可法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此將論文王之無逸。而先言太王。王季。以推其原也。抑畏。俱主心說。乃無逸之本。二王之存心。固有以開文王無逸之先矣。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自此至惟正之供。皆言文王無逸之實。此節言其崇素儉而專意于安養斯民也。二句串說。本抑畏來。文王之心。惟恐厲民以自奉。而有妨于小人之依。故薄于奉己。厚于爲民。正文王之無逸也。

尚書約言卷五

五

微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晡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此言文王有盛德。以恤民。而又能勤政。以和民也。亦須串說。柔即謙卑。遜順有抑之意。恭即肅恭。收歛有畏之意。蓋自其德之親下者言之也。惟其有如是盛德。故能知小民之依。而有懷保惠鮮之政。且勵精圖治。使萬民各得其所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此言文王之無濫費。故無過取也。不敢二字。正見

其心之敬畏處二句串說俱本抑畏來末二句掘承卑服以下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此勉成王法文王之無逸也則字貫下二句觀逸遊田者橫斂之源也四者既省用有常經則文王之無逸在嗣王矣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此以商紂為戒首句是原逸樂之始使之深絕其

尚書約旨卷五

三

王

微無若句是要逸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也耽樂兼觀逸遊田酗酒尤耽樂之甚者故公專以此申戒之上法文王則三宗可知此戒商紂則商後王可知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譴張為幻

此又舉古人之資于臣者言之欲王之受盡言也古人指三宗文王訓告保惠教誨有一節深一節意忠言進則邪說莫行此非特其臣之忠愛無已亦由其君能受盡言也通節俱以無逸貫說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此戒王以不聽忠言之害也此字指上文古人之事言二否字皆不然上之所為也違怨詛祝與上文無怨威和相對

周公曰嗚呼自殷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此掘上四君之事而申明之謂非苟知之而能蹈其知者也其實篇首二知字已含迪哲在內此則總上事而申明之以起下意也

尚書約旨卷五

三

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此承上迪哲來惟迪哲則聞謗而自反凡怨詈之來皆箴砭之益方資之以敬德何止不敢含怒而已此尤足以見其迪知之實也苟非發于中心之誠但不敢含怒而止則是僅恕人之言而未盡反己之功亦何足以稱迪哲哉

此厥不聽人乃或譴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業于厥身

此承上文而言受怨詈之道。蓋君道以含容為德。如以殺罰止怨。則怨叢無次矣。周公始以逆豫為戒。而終及小人怨詈之情。以望王之寬綽厥心。蓋所以為無逸之原者。即在乎此。其為邦本國脉計。豈淺淺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此摠結一篇之意而申勉之。非專結聽言也。

君奭

呂氏祖謙曰。成功不可居。召公以盛滿欲去周公。遂力留之。及其既喻。終相成王。且相康王。惟不苟

尚書約旨卷五

天

于隨。所以篤于信也。

周公若曰君奭

弗弔。天降喪于殷。敎既隆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此言天命之去留不可知。所可知者。惟老成之去留何如爾。

嗚呼。君已曰時。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此承上文天命不可知。來上帝命。即厥基之休意。天威即終出于不祥意。爾我許國之同。不得不留。所以然者。為天命民心之去就。惟在人而已。今召公乃翻然求去。使嗣王無人輔導。大弗克恭。一旦遏佚前德。則天命不可保矣。豈得退老在家。而付理亂于不知乎。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陞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此又申言天命之難保。以見陞命之君。由無人輔導。故不能嗣前恭明德也。恭明二字。不必分明。即

尚書約旨卷五

天

在恭字內。

在今子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此周公以自任之意。感動召公。言在我者不敢忘前日之言。在君者寧無同乎。迪字有責難意。光即敬天敬民光顯之德。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此緊連上兩節來。言我之輔君。以為凝命計爾。公亦宜盡此道。而何以去為哉。德言寧王受命言文王者。文之德。武實承之。武之受命。文實啟之也。

公曰。君真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此舉商家創業守成中興之主。有六臣為輔。以見召公未可去也。商家賢君屢作。而其臣亦勲望相承。何嘗以再世而思遁。亦何嘗以有人而求退哉。一此召公所當念也。

率惟茲有陳。保人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此承六臣之輔弼來。以其有後先陳列之功。故有

尚書約言卷五

三

云

享國永年之效也。配天以天子之禮說。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威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此比上更深一層。言天心之純固。係乎老成老成久于位。故純佑。純佑故商實。維時內外大小諸臣。皆以德輔其君。而四方翕從。皆由大臣輔君之所致也。公可求去而使之專美有商耶。

公曰。君真天壽平格。保人有殷。有殷嗣天滅威。念汝允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此申言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保人有殷。而國祚永久也。乃紂嗣天位。而驟罹滅亡之威。天何嘗私壽之耶。今君德隆望重。正平格也。其勉為永久之念。則天命必固。而身與國俱顯矣。首句泛言其理。下二句方就商說。末句則勉召公以正休之意也。公曰。君真在昔上帝。訓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此下將言我周五臣之烈。而先以武王之受命起之也。申勸者。飭而不已之謂。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閔天。

尚書約言卷五

三

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此言文王尚賴五臣之輔也。亦惟字有力。修和主德教說。觀下迪茲彝教可見。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此又及言以見文王之有賴于五臣也。所謂反覆以明其意。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此正言文王之受命。由于五臣之助也。亦惟對商說。天威指天理之可畏者。迪知。惟共行之至。是以

知之盡也。見冒聞皆迪之使然。正昭文王處。文王雖大統未集。而有殷之命。自此受之。五臣之功信不可誣矣。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此言武王尚賴四臣之輔也。有祿是富有天下。後暨三句。輕帶過以起下。重昭武王邊惟冒雖在武王。而輔以惟冒者。則四人也。

今在于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與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

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尚書約言卷五

三

此言成王之不可無助。而欲召公同心以共濟也。憂懼意在若字上。恐不能輔君嗣德以保之也。收罔勗不及。呂氏云。召公若收斂退藏。罔勗勉成王之所不逮。則老成人之德不下于民矣。亦通能格主天命言。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此欲召公監于己言。弗狹隘求去。而以後人迷也。監于茲。且虛說。下述文武創業成王守成之非易。

正見不可不監。後人指成王。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最。偶王在。聖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此舉武王之顧命以感動之。曰。字下。皆顧命之言。偶王二句。串說。正明勗處。經是正說。言三公之位。偶貳于王。務在誠信。一心以乘載大命而已。註耕車二輪。只解字義。不必入講。惟文王德。見前人所託之重如此。公乃求去。獨不念前人之言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尚書約言卷五

三

此舉天威之可懼者言之也。是時成王為政老成凋謝。深慮一旦蹉跌。如有殷之嗣天滅威。故以是為召公告。

予不允。惟若茲。語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戢。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此又以天命留之。見天休未答。非可求去之時也。上言告汝朕允。此言予不允。蓋反言以見其告之可信。爾王業之興。文以五臣。武以四臣。今輔臣王業。則惟我與汝二人而已。其何以戡夫。滋至之休。

乎。然非可以退居自免也。懼德之不勝則皇自敬德也可。懼二人之弗戴則明我俊民也可。他日有人可讓而後其身可退今非其時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此叙其所已然而勉其所未至。見今日之休不足恃。前人之功所當成。我與汝當同任其責。使德化遠流。人心胥服。而後可以成終。今日東土未率。召公得無留意哉。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尚書約言卷五

三

篇首以天民說起。此以天民結之。見無老成則天休不可保。而民心不可服。是何等可憂閔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此因召公之留而飭遣之。欲其治民以凝命也。曰。知民德。則迪知天威。可知思民之終。則思天命之終。可知此又周公不言之微旨也。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官。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

林氏之奇曰。周公之賞罰。未嘗容心于其間。蔡叔之罪。不可赦也。則遷之于遠。不以其弟而私之。蔡仲之賢。不可棄也。則薦之于王。不以蔡叔之故而惡之。此其所以為周公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此飭遣就國之辭。乃一篇綱領。下數節分應之。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尚書約言卷五

三

此申上率德改行二句。因其已然。而勉其將來也。

邁迹自身。謂能脫身自立為善。此一語。包下克勤二句。不必如蔡傳分貼。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此又推廣言之。告以理亂之機。而欲其為善而去惡也。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此戒其思終而不徒謹于始也。仲率德改行能謹始矣。恐其銳于始而怠于終。故以此告之。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此言侯職之所當盡者不一而足也。懋績以立功。言睦鄰以交鄰。言蕃王室以事上。言和兄弟以親親。言康濟小民以撫下。言五者平看。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此推本于中道。而欲其守而不變也。中之在前人者。有舊章。無作聰明。以亂之中。之在吾身者。有法

尚書約旨卷五

五

度。無惑于一篇以改之。則中道合而侯職盡矣。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此將行而復戒之。惟恐其敬或有時而衰。故言之深而望之切也。

多方多方作于王即政之明年與七年多士之作蓋相去一年有三月矣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于鎬京。諸侯以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以告之。丁亥。是至周之日。非自奄起行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

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此于多方中獨提四國。又于四國中獨提殷侯尹民者。以所主在殷民也。先示以宥命之恩。以啓其聽命之心。爾。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此示以圖命之禍。見天命之不可妄干也。圖度正與敬念相反。一篇中皆言天命。故註曰綱領。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此下四節舉夏桀所以失天命者示之。欲其因桀

尚書約旨卷五

五

而知紂也。

厥國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剝割夏邑。

此極言桀之惡也。不克開。是不能愛養斯民。大降罰。乃反虐威其民。因內亂。任叨憤。又是害民之原。紂之淫昏。一至于此。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此言桀之亡也。未重興湯上。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此言桀之所以亡也。桀之自絕者大。故天之絕桀者亦大。不界純。承上刑殄來。下推所以不界純之故。由不用君子而用小人。政暴民窮。安得不速其亡。殷侯尹民。嘗逮事紂者。盡亦自省其身。視夏之義民何如耶。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此下五節言商之所以受天命。失天命。存乎仁與不仁。而天命不可圖度也。此節言湯之興。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此言湯以仁道化天下也。二句串說。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此言商後王以仁而守湯道也。明德仁之本。慎罰仁之政。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此承上慎罰而言。罰有辟有宥。仁行于辟之中。而民無不棄咎。仁行于宥之中。而民無不康人。皆所以用勸也。慎罰如此。則其明德以為本者可知矣。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此言紂之以不仁而亡也。對上三節看。多方一也。湯以之作民主。紂以之失天命。仁與不仁而已矣。嗚呼。王若曰。詰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此承上起下之詞。言夏殷之亡。天心實至公也。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國天之命。屑有辭。

以下三節。承非天庸釋而言。此節言殷亡之自取。乃惟有夏國。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此節言夏亡之自取也。閒者。更代之謂。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此申言紂之自取。可見立言之意。重在紂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此又言紂雖當亡。天尚以先哲王之故。未忍遽絕而待其改也。惟聖二句。泛論可改之理。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從武王初立之年。數至伐紂。五年之間。天惟須待寬暇于紂。冀其改悔。而紂惡不悛。

終無一善。可為天之念聽者。此降喪之所以不容已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

顧之。

此言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而非有心于興周也。正為下節張本。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昇敕命，尹爾多方。

此言我周文王備君德而膺天眷也。靈承二句，一直說下。德即仁民之德也。式教有成就之意。休就德上說，昌明之勢日新而月盛也。簡昇既定，爾多方尚何不靖為哉。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尚書約言卷五

甲

此又申前語，宥過之恩，以感動之，責其遷善之實。尚在下二節。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此勉以所當為也。雖分三段，實一串說。疑貳畏忌，則見局促，惟忱故裕，就殷民身上說。夾如屏翰，介如奔走，臣服夾輔而助治方輿之周，就簡昇者說。盡誠信，翼王室，即保族宜家之道。而順王熙命，則眷顧無窮矣。爾曷不如此乎。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此戒其所不當為也。雖分四段，亦一串事。內則禍己，上則違天，外則忤人，無一可者，皆是警其將來之詞。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處，寧乃惟爾自速辜。

此又嚴其辭以禁之。通節一滾說下。戰者，慎刑之苦心。要囚者，不得已之常法。要囚，謂俘繫之也。再

尚書約言卷五

望

三字宜渾說，不必舉其事以實之。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此專告殷士，而以其臣洛之久，感動之也。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此專告殷士授職于洛者。胥伯正是三等人，臬即

化誨殷民之事。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此承上罔不克臬而言，欲其安靜和順，自心身而

達于洛邑以克勤乃事也。安行和順則事有條理。故曰克明對冥頑說。

爾尚不忘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聞于乃邑謀介。

此承上節而言。頑民凶德可以潛消。惟在乎和敬以正己。而簡擇賢者以謀為輔助也。則凶德亦何可忌之有。正己意重用人帶說。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改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此承上二節而言。勸之用休使之知所慕也。改田

尚書鈔卷五

望

是保業。畀矜是得天。介實是得君。皆預期之詞。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遯爾土。

此對上節而言。董之用威使之知所威也。勸之董之。聖人鷹厲之道如此。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

此又總申致告之意。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此示以更始之難。耄之再叛。仍降爾命。是今又爾

更端為善之時也。爾若不能敬于和順之道。則降命不可再得。無我怨尤矣。敬和不平。重敬字上。

立政

立政之要在乎得人。三宅其綱領也。知恤其血脈也。終以詰戎兵。謹刑獄。蓋兵刑尤事之重者。而用人之道亦可見于此。馬篇內官職非一。蓋其時制作未定。未有周官六典。故變文言之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解哉。

尚書鈔卷五

望

此周公與羣臣交相進戒于王之詞。欲其謹于用人也。用人無不當謹。而左右為要。三事則以議政。而在左右者。綴衣虎賁。則以供役。而在左右者。三事固有安危之寄。近臣亦有習染之移。故並舉言之。必知建官之美意。然後能深以為憂也。常伯等即三宅。綴衣虎賁。特于侍御中錯舉二者。以見其餘。知恤。當知明處。當任專意。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爾後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而用丕訓德。則

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此以禹之知恤告王也。迪指知恤言。信能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不以盛治為已足。而招呼賢俊與之共事上帝也。惟君以籲俊為心。故臣以薦賢為務。知之至則信之篤。迪知忱恂串說。乃敢字見不敢苟薦意。致謹意輕。致告意重。兩后字相應。以此九德之人。理天事。子天民。守天法。則事天之道盡。而人君之職舉。若不能迪知忱恂。而徒謀之面貌。至使三宅無義民。則無尊帝之實。而有愧于為君矣。立政者尚當鑒禹之知恤哉。

尚書約言卷五

四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此言桀以不知恤而亡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此以湯之知恤告王也。典禮命討皆上帝之耿命。丕釐則大治之而使不素也。乃用四句。是知之明。嚴惟二句。是任之專。嚴惟在心。即後末惟成德之彥。丕式在事。所謂推心而大委任之也。串說兩丕式。字上言君丕式乎賢。下言民丕式乎君。見德即

指典禮命討言。

嗚呼。其在受德。暨惟羞行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俘我有夏。式商受命。奄旬萬姓。

此言紂以不能知恤而亡也。桀紂所用非人。皆本于身有惡德。故推本言之。帝罰而曰。欽者天之循理而行也。此處只重商亡。不重周興。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此以文武之知恤告王也。克知二句。是知之明。以

尚書約言卷五

聖

萬

敬事二句。是任之重。克知就經綸設施上。知其心之所存。灼見就謀猷議論處。見其心之所蘊。以宅俊而敬事上帝。則承天以理事。承天以子民。承天以守法。而天職修。以宅俊而立民。長伯則先諸侯以理事。先諸侯以子民。先諸侯以守法。而體統立。長伯者。內外統治之官。非謂三宅出封為諸侯也。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以下歷數文武立政之衆職。得人意尚在庶常吉士句。此首言三宅之官也。三事者。庶官之長。庶政之綱。文王所慎簡者。莫先于此。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此言侍御之官也天子自大臣召對外惟此侍御之官親近周旋虎賁修武備以壯掖庭之威綴衣布物采以昭黼黻之煥趣馬閑輿衛以備法駕小尹正羣領以供法從左右攜僕攜持器用之僕百司各辦所職服用之需于此取庶府各典所守儲蓄之備于此藏以上諸官俱是內官之長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此言都邑之官也大都公之采邑小都卿之采地皆在王圻內各有其伯也藝人執技以事上者如

尚書約言卷五

五

可久

卜祝巫匠之類表臣百司對內百司言太史以紀言勳尹伯以統有司凡六等官庶常總承上立政以下此句以一言而上下蒙之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言諸侯之官也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此為侯國之官無疑亞是卿之貳旅是卿之屬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此言王官之監于諸侯四夷者也夷也微也盧也烝也呂氏謂皆蠻夷之名王官所治非一蠻夷小國前代故都及阪險之地皆以王官監之而名為

尹尹雖遠臣而內藩王室外攝夷情故附于吉士後言內外遠近無不得人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此言文王用人惟能知之明乃克用之當以克稱其任之德也只說克知灼見不下知見字者謂文王之心即三宅之心也三宅止舉其二者參錯言之爾孔氏所謂言有詳略而無他意者是也言三宅則侍御以下諸臣可知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

尚書約言卷五

五

用違

此合下節皆言文王任人之專也兼謂參與其事有司統言三宅所掌不必分屬觀後勿誤于庶獄亦單說牧夫可見訓是言語勸戒自訓之外一無所兼也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此就其罔攸兼中推極其敬畏之心直不敢知有其事也庶獄即準人之事

亦越武王率惟敕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此言武王能用文王之人也。義德容德作一人看。自其撥亂之才而言。謂之義德。自其樂善之量而言。謂之容德。皆文王已用之三宅而克俊有德者。曰不替曰從正。與文王罔兼罔知之心無異。而克知灼見自在其中。武王惟不改父之臣。所以與文王並受此大大之基業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此下勉成王盡知人任人之要也。克灼知厥若是。

尚書約言卷五

哭

知人之要。丕乃以下。是任人之要。相受二句。即丕乃俾亂之事。相訓助。兼教養言。曰和者。以治民訟而輕重得宜。以司國計而盈縮得正也。此言委寄之重。以起勿有間之。

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我受民。

此承上勿有間之而言。戒王以委任專一之法也。一氣直下。重未惟上人主之于賢者。雖尊禮委任未衰。而意向有不合。厭怠有其萌。皆間之所由生。未惟之惟。則委任專一之至也。又受民。兼獄慎在其中。

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之。

此總承上三王之知恤而勉王法之上言。勿間之以人。此言勿間之以已。勿誤即罔兼罔知意。正謂正人。即有司之牧夫。獄慎治則受民可知矣。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此承上徽言而申說禹湯文武知恤之事。言商以該夏言文。以該武。克宅者。以心相照。知人之明也。克由繹者。以心相與。待人之誠也。俾乂之道。不外乎此。

尚書約言卷五

哭

國則罔有立政用恤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恤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此承上勿誤而勉王以謹于用人。恤人不是容悅小人。其才智機鋒。能聳動人主。以為必可成功。而不知究竟罔顯也。吉士與恤人反。勸相指牧民治事守法言。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此舉其重者專勉之。蓋刑者民之司命。亦國命所

係也有司牧夫之任豈可以已誤之乎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此因勿誤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非教王用兵蓋恐六晏安而廢弛一有警急其慘毒更有甚焉者惟然軍實閱器械嚴紀律以整饬之此保治之良法也古治兵乃所以弭兵故周公言及之然用人事大治兵事小故詰戎兵在用人之後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此并後王而戒之欲成王行之後王傳之以為家

尚書約旨卷五

辛

法也言常人于兵刑之後以常人尤宜任此而謹

之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因論獄而復命太史書蘇公敬獄事以示法蓋敬者用刑之要道也敬字內已含輕重得中意列用中罰正能慎處周公欲後之典獄者茲式有慎亦欲後之任典獄者必擇如是之人也

尚書約旨卷之五

男 廷瑞 校字

尚書約旨卷之六

後學武進楊 方達 述

周書

周官

此成王親政建官立制之書各舉其官之所掌以示訓戒勉飭之意周家之經綸制度可概見矣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於宗周董正治官

此叙成王訓官之由亦以見致治之規模也巡狩獨言侯甸者舉近以該遠也六服即以內五服并

尚書約旨卷六

十

王畿言之巡征平看綏厥兆民總承說言巡狩非慢遊所以布德而施惠征討非黷武所以去暴而除殘無非為安民計也承德即承此安民之德正是外治之功舉下二句是益嚴內治之修也董正兼正體統修職業二意

王曰若告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

此將言唐虞夏商之建官故先以此發端焉曰未亂曰未危而未字見聖人未然之慮無窮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

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此言唐虞夏商制治保邦之要也。惟百。總內外大小之官。內外二句。是舉其最要者。以該其餘。內外相承處。即體統所在。廢政二句。串說明王三句。申言得人之重。以明大猷之所以盛也。得其人是一篇之要。

今予小子祇勤於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成王知任官之本在修德。故訓官而先以勤德也。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

尚書約言卷六

二

不必備。惟其人。

以下皆訓迪之辭。立字貫下八節。論道即論此經。綸邦國。調和陰陽之道。燮有統同意。理有辨異意。陰陽運行天地間。理主乎氣。理無不順。則氣無不和。然燮理自有實事。所謂論道非空言也。論道處有格心體段。燮理處有格天事業。三公德尊望重。故難其選。不得其人。寧缺焉而已。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此言次於三公之官。道化陰陽天地。非有異義。論

道者非不弘化。弘化者非不論道。而燮理寅亮。又非二事也。所以其道相成。三公言官不必備。惟其人。則三孤亦然。成王以周召爲師保。而太傅無聞。周公沒。召公仍爲保。而不聞設師。傳蓋難之也。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以下言六卿所掌之事。而冢宰爲天官。是六卿之長。故凡有司之事。又冢宰統之。教禮政刑之屬。莫非治也。蓋宮中府中皆爲一體。百官統而四海咸得其正矣。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尚書約言卷六

三

司徒爲地官。以道擾民者也。擾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自然而然。非有強制之法也。司徒養教並掌。今獨言教。取其重者言。猶宗伯掌禮樂而獨言掌邦禮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宗伯爲春官。蓋所掌者禮。而樂亦統於其中。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三禮。統幽明而治之。使上下辨而民志定。民志定則和矣。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司馬爲夏官。主戎馬之事。天子六軍。故曰六師。平

居聚衆則蒐苗獮狩屬其教閱有事出征則伍兩卒旅屬其指麾由是奉行九伐之法以除天下之殘賊所謂平邦國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司寇爲秋官順秋時之肅殺禁民使不爲惡而非以虐民也姦慝乃暴亂之本暴亂乃姦慝之著必先詰而後刑亦一串事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司空爲冬官度地以居民凡土之曠者田之未授者皆掌之其居於王土者如臣之受封士之受祿

尚書約言卷六

四

農之受田工之受肆商之受廛皆邦事也司空辨其名物知其土宜以興地利即所以時地利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此總言六卿率屬倡收自內達外自外承內內倡外應周浹太和此成周治天下之體統也阜是安居樂業之意本政治一邊成是雍熙悠久之意本教化一邊合內外之民而言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

此言取外臣之體統也制度即指政治教化爲六

卿所倡者說考制度以下俱時巡事諸侯既親承德意於天子天子復親考制度於諸侯禮樂刑政斯四達而不悖矣舜一歲而巡四岳周則定以十二年此聖王之因時定制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以下合尊卑小大而訓以居官守職之道此節欲其慎令也今即在司中慎令是在攸司中提出不可不慎之大者下俱詳出令事慎令即所以欽司也夫令出不善知而改之猶愈於不反此欲其謹

尚書約言卷六

五

於未令之先非教其遂非也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

此示以圖政之要在乎學實爲欽司出令之本學古三句是欲其酌古其爾典常二句是欲其準今總是勉其爲學蓄疑以下是戒其不學也學古入官猶云學古於入官之時議事以古義裁決之故曰以制然世亦有好古而不宜於今者故又欲其以當代之法爲主官即指典常而言不曰典常而

曰官者典常之外無居官之道也。蓄疑是昧於理而不學者。怠忽是安於縱而不學者。敗荒總是迷亂之道。所謂徒滋煩擾者也。極言不學之弊如此。有官君子可不鑒哉。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以下四節專戒卿士也。公孤論道不以作事為職。故不及至三事之屬。則又不可語於此也。此節告以建功業之道。以政治教化貫功指為之有成績者。言業指為之有次第者。言幾是建功立業之基。果斷只是要奮志加勤而已。志非果斷則不立。勤

尚書約旨卷六

六

非果斷則易倦。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為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此與下節戒卿士以處富貴之道首二句。泛言恒情之弊。恭儉即是德。曰惟德者。實有得於恭儉也。作德二句。又推所以當誠不當偽之意。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罪。

此申明不可不恭儉意。寵指祿位言。危是祿位之反。惟畏以兢業之心言。即是誠於恭儉。弗畏即是作偽入罪。則危辱至矣。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厯。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此戒卿士以薦賢能之道。蓋以人事君者。大臣之職。可見此數節只就六卿言也。舉能四句。又深一層。因所稱舉之賢否。益足以見我之賢否。則為大臣者可不慎哉。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此訓迪將終。而總申戒卿屬也。三事即六卿大夫。即六卿之屬。官以位言。政以職言。串說以字承敬。

尚書約旨卷六

七

官亂政來。佑辟康民。亦一直說。至於萬邦無斁。則與唐虞之咸寧夏商之用乂而協一矣。此國家根本所關。故成王歸於宗周而殷殷董正之。

君陳

通篇以由周公之訓為主。命君陳一循周公軌轍也。前半截欲其式訓而本之於明德。後半截欲其弘訓而本之於敬德。敬德即明德其實一也。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於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此成王策命君陳。先叙其德之粹美。而欲其推令

德以為政也。商民難化。由於民彞泯亂。故王命之孝友之君陳。德有諸已。而商民可化也。政字內有師保意。兼教民安民說。所謂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也。此與論語所引語意不同。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此欲君陳法周公以為治也。師保內含明德意。殷民難喻。周公師之保之。曲盡其方。不幸七年而殲。繼之者使不以周公之事為事。民其可得而治哉。君陳繼周公之治。治周公之民。亦惟率循周公之

尚書約言卷六

八

可久

常勉明周公之訓而已。率常即所以慎司。而懋昭又率常之實。訓不是訓民之訓。凡條教約束見諸設施者。皆是懋昭。只是發明而光大之。則民之順治與周公之時無異矣。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此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論馨香之效。至於感神。推馨香之本。根諸明德。非精微之訓。而何治本無馨香。惟至治之極。則協氣薰蒸。精華洋溢。便與神明感通。無間。不但主祭祀時言。黍稷二句。只根

馨香二字發明。言黍稷特羞神之具。爾惟明德。以為至治之本。則馨香上達。而神無不格也。式時要會註二意。自殷頑民言之。固當用德以為感通之本。自周公法度言之。尤當用德以為至治之原也。惟日孜孜二句。正其工夫。所謂懋昭也。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此舉常情之偏。以策勵之。而示以感應之機。正欲其由前人之訓也。秉彞好德。誰無是心。故未見聖。若不克見者。凡人皆然。然而志氣昏惰。不能自強。

尚書約言卷六

九

既見聖。亦不克由聖者。安於逸豫。故爾君陳親見周公。固當以此為戒。況今日周公不在。民所視效。在爾君陳之身。爾惟風。下民惟草。爾由周公之訓。則民亦由爾之訓。惟民其乂矣。

圖厥政。莫或不熟。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此戒其謹由訓之政也。周公所以明德治民者。雖不可易。而時異勢殊。政由俗革。則不容無斟酌焉。此二句虛說。有廢有興。即所圖之政。審於人已。即所以致其艱也。出入只是反覆之意。既參之於同。

則不至於自用。復斷之於獨。則不至於苟從。而政乃善矣。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此欲其盡忠順之道。亦由訓中事也。蓋善則稱君者。大臣之職。而亦周公所已行者。嘉謀嘉猷。皆度於衆審於已。而咸宜。順有奉君德以布民之意。內則進善於君。外則歸善於君。俱就君陳身上說。下臣人推開一步。良顯就君說。蓋進善於君。則有以養其君之德。而德無不良。歸善於君。則有以揚其

尚書約旨卷六

十

君之善。而名無不顯。俱作未然說。

王若曰。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此申上由訓之意。自其合道而言。曰猷訓。自其規模遠大而言。曰丕訓。弘只是闡揚而大之。不出懋昭式時之外。非欲其大於周公也。三者亦互文見義。無依勢四句。正反相形。上二句。是戒其法之拘已。下二句。是勉其治之因時。周公謹始。非無寬和之心。至今則風移之後。化訓之餘。尤當寬和以治之。但重有制從容上。有制是含弘中不失謹密。從

容是馴擾中不失品節。乃能師周公之意。以下六節。皆反覆言寬和之實。以盡化民之道也。

殷民在辟。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以下三節。舉寬和之施於用法者言。此節是下三節之綱。戒君陳之徇君爲生殺也。

有弗若於汝政。弗化於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此承上言辟之當審其中。辟中有止辟者存。

狃於姦究。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此承上言宥之貴審其中。宥中有不宥者存。

尚書約旨卷六

十一

爾無忿疾於頑。無求備於一夫。

以下三節。舉寬和之施於教民者言。此一節。是下

二節之綱。其不率教者。絕之太甚。適塞其爲善之

機。其率教者。求之太詳。適阻其進善之志。故以無

忿疾無求備戒之。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此無忿疾之實。忍則能制忿疾。容則能忘忿疾。有

濟在能忍之後。大德即指有容德大則事之濟不

待言矣。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此無求備之實。修是力田安居。務其職業者。良是和身睦家。善其行義者。簡只是區別。進者舉而用之。率者以是倡率鼓舞之也。俱要見不求備意。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邇上所令。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於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此欲其端化民之本也。惟民二句。言商民有可化之機。達上二句。言化民當有身教之實。敬典在德四字。連說五常是典。典行諸身是德。言所敬之典在實體於身也。正其攸好處。德為化民之本。敬尤

尚書約言卷六

十三

以德化民之本。變者變薄為厚也。民變其舊俗而後進於大道。教化行而風俗美。道德一而人心同。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君福臣休。今名永世。而所以致之者。不出於敬典在德而已。君陳令德。孝恭。故始終以德勉之。而期於無窮。此君陳所以卒成和中之治。而上繼周公之化也。

顧命

王崩以上發顧命。以下傳顧命也。成王當死生之際。而志氣精明。見周公養成君德之效。召公當危疑之際。而區處周密。見伯相輔成天位之嚴。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天子有疾。曰不懌。臣子不忍斥言其疾也。洮是盥手類。是洗面。水總上文扶相者。被以袞冕。不敢以褻服臨臣也。甲子去王崩纔一日。爾猶盥洗以致潔。冕服以致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蓋臨終之敬。不以困憊廢。素定之理。雖垂歿固炯如也。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尚書約言卷六

十三

此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皆以王命名。故曰同。重其事也。太保至毛公。此先後以六卿為序。師氏帥其屬守王門。司王朝得失之事。重其所掌。故與虎臣並於百尹之上。虎臣虎賁氏。百尹官正也。御事。非官正而有執事者。蓋羣士也。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此下六節。皆成王顧命之辭。成王其時年四十有九。古人多壽。故前此未及言嗣立之事。嗣嗣君也。謂恐不得誓言。嗣續之事。蔡依孔氏作嗣續。我志未是。審訓者。言其訓不輕發。以啟羣臣之聽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真履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此述文武創業之艱難光就德之發用處說宣者宣布於政治即下真履陳教是也真履陳教一串說定其所居即安養之事真履而教則民之從善也輕故皆服習而安其教肆內已有不違意重言肆不違者深見其從教之至也是以從西土而達教化於殷邦此大命所由集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此言已守成之不易天威即上大命大訓即真履

尚書約言卷六

古

陳教布為訓辭者嗣守內有服行意無敢昏逾常惺惺而不敢踰其則也。

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於艱難。

朕言不但指上二節連下二節亦在內艱難之事將屬之康王必待諸臣協力大濟於此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此下二節正弘濟艱難之事重在羣臣敬保遠邇指民言小大指國言柔者接引懷來而治以不治能者馴擾調娛而治以必治此馭萬民之道也安

者撫綏輯寧使小大得以相安勸者反復開導使小大守其侯度此懷諸侯之道也。

思夫人自亂於威儀爾無以釗冒貢於非幾。

此欲羣臣端輔君為治之本蓋柔能安勸之要自一身始而身之本又在心故無舉身心而戒勉之夫人泛言今元子有治人之責者而可不使之自治其威儀乎然威儀之著又本於念慮初動之幾於此不覺則後將日滋威儀不可得而治矣爾當敬保元子無冒進於非幾此成王反本窮源之論也思者身親歷驗而熟思長慮也周公精微之傳

尚書約言卷六

五

成王得之故將終而揭以告羣臣焉。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於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此以下又皆史臣記事之辭受命還者羣臣既受顧命退還本治事之位也王先在幄帳內發顧命

既復反於寢處以王不復能臨此座故徹出之於

庭庭路寢蓋靜以待終順之至也。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

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將正其統故迎於門外以殊顯之命必發於太保者所以一號令而杜多

門也。桓毛二臣宿衛者使齊侯呂伋以二千戈各執其一虎賁百人逆元子釗於南門之外南門即端門也。延入路寢東夾室為憂居之主以示繼統有人。天位已定也。初喪未為梁闕故以東夾室為恤宅之地。

丁卯命作冊度。

此王崩之第三日也將崩雖口有遺命未作冊書故於此日作之并作受冊法度如下文升階即位御冊受同之類。命太保命之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尚書約言卷六

十六

此王崩之第九日也。天子七日而殯然後命士須材以供喪用士如山虞匠人之屬材如櫛與明器之類。

秋設黼衣綴衣。

以下皆為傳顧命而陳儀物以象其生存也。黼衣者以其所在處名之。東牖西戶之間用白黑畫屏風以斧文置於地而設幪帳於其上如成王平日之所憑依者焉。

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

以下四坐至車輅不言命者蒙上命士之文也不

言官者皆狄所設也。此當路寢戶牖間南嚮之處即周禮康前之坐先王嘗見羣臣親諸侯於此則設三重之篋席而以黑白雜繒為席之緣其華玉所飾之几則仍生時所敷者而設之。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其路寢西序東向之處先王嘗旦夕聽事於此則設三重之底席而以雜綵之繒為席之緣其文具所飾之几則仍生時所設者而設之。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尚書約言卷六

十七

其路寢東序西嚮之處先王嘗有養老燕臣之坐則敷三重之豐席其緣則綵畫之繪其几則雕玉之几皆仍生時所設焉。豐席當是莞席傳解筍席誤。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粉純漆仍几。

其西夾室南向之坐先王嘗有親屬私宴之坐則敷三重之筍席其緣則以玄黑之繒雜為之其几則漆所飾之几亦仍生時所設焉。筍席取筍竹之皮以為席骨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几純質也。西夾乃西廂之夾室即下文所謂西房東夾不設倚廬在焉。○天子朝覲聽治養老私燕各有定處平

居則因事而設。今並設以聽神之隨有所憑也。
越王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
玉。天球。河圖。在東序。盾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允
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玉五重。陳寶作一冒。下詳其寔。弘璧。琬琰。大玉。夷
玉。天球。此玉之五重。其餘皆寶也。西序參以大訓。
寶聖言也。東序參以河圖。寶神物也。赤刀以下諸
物貴重。必陳之於前。故言東西序舞衣以下。必陳
之於後。故言東西房。夷玉。東夷所出。天球。玉色如
天者。未見琢治。故列之於玉也。皆成王手澤所在。

尚書約言卷六

六

故設之以象其生存爾。能傳意不重。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
輅在右塾之前。

大喪出輅禮也。自內對外言。大輅在西階南向。綴
輅在東階南向。自外對內言。則西為左。先輅在左
塾前。北向。與大輅相對。東為右。次輅在右塾前。與
綴輅相對。孔傳云。大輅玉。綴輅金。先輅象。次輅木。
與蔡氏以先輅為木輅不同。當從孔傳。周禮王有
五路。亦以木路居五。此不言革路者。兵事非常。故
不陳之也。○自設黼宸至此。其典章文物之備。一

以象前王生存。起嗣王之追慕。一以昭前王委重
投艱。使嗣王肅然起敬也。亦以示人主傳授之正。
而絕天下覬覦之萌焉。

二人雀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
夾兩階。一人冕執劉。立於東堂。一人冕執鉞。立於
西堂。一人冕執銳。立於東垂。一人冕執瞿。立於西垂。
一人冕執銳。立於側階。

此陳儀衛以迎新王也。禮大夫服。冠士服。弁。垂旒。
為冕。無旒為弁。士之賤。立堂下。大夫之貴。立堂上。
非特為去殯遠近。亦古者體統然也。先門次階。次

尚書約言卷六

九

堂。自外向內而叙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
向遠而叙之也。每階各立二人。曰夾。上陳儀物。先
西後東者。以成王殯在西序。尊先王也。此陳儀物。
先東後西者。以康王居憂在東。重新王也。東堂西
堂。即東西夾之前堂。垂堂上之遠地。切近階也。有
側階在堂兩旁。東曰東下階。西曰西下階。鄭王以
此側階為東下階。得之。蔡傳以為北階之陸。誤。北
階在堂北。非儀衛所陳也。惠。三隅矛。戈。戰屬。劉。鉞。
屬。今鏡。斧。鉞。大斧。斃。三隅。戰。瞿。與戰通。古謂四出
矛為戰。銳當作銳。蔡傳引說文。而說文實本孔傳。

也。孔氏云：此所陳七種之兵，惟戈經傳多有，其餘皆無文。古今兵制，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降。卿士邦君麻冕黼裳，入即位。此將傳顧命，如見成王，故變凶服為祭服。麻冕，即衮冕也。公卿大夫及諸侯祭服之裳，皆纁，止以無事於其祝，不欲純用吉服，故不形而蟻位者，平日之班次也。禮君升自阼階，此言西階升者，成王殯在西階之上，故升自西階以就殯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降。太史秉書，由賓階降。御王冊命。

尚書約言卷六

王

王

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之人，故皆祭服。介圭，同瑁。先王所執，今將授嗣王，有主道焉，故自阼階同升。太史執書，自西階升堂，奉之以進，書即丁卯所作之冊命也。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此太史述顧命中意而口陳之者也。不曰嗣位而曰嗣訓，嗣訓即所以嗣位也。臨大位，猶大法致大和，正嗣訓之實，而答揚光訓之功也。○按蔡傳註

大卞為大法，不知何據。同文備考易曰：君子以卞上下定民志。據此說，卞即辨。卞從上從下，成文分上下也。辨分上下，豈非大法，故存此說以備參攷。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此康王受顧命而答太史之意。天即所以亂民，亂民即所以嗣訓，非有三事。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吃。上宗曰：饗。

王既拜受顧命，乃受上宗所奉之同瑁。瑁尚不用，而用同以祭成王，宿即肅進也。王從立處三進爵。

尚書約言卷六

王

王

於神所三酌酒於地，所以代神祭先代始為酒之人也。三奠爵曰吃，則置爵於神座而有定處矣。奠安定之意，每一進爵則一酌酒，一奠爵，如此者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饗者饗福酒也。此上宗傳神命，欲王之饗之也。

拜。

太宗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曰：此太保報祭成王言已亦傳顧命也。太保受同而降盥，更用別同以報祭，因授同於宗人，使之代安神座，遂拜以成禮。王亦答拜者，以其傳先王之命。

也。

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此太保飲福之禮也。王為喪主。固不敢當飲福之禮矣。太保乃代王行之。受同以祭。齊者不甘其味。示飲而實不飲。宅者退居其位。故以同還授宗人也。拜以酬神。王復答拜。敬大臣。即所以敬先王也。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

祭禮既畢。太保下堂。有司收徹。罷用。諸侯出路寢門外。殯之所處。故曰廟。侯見新君。以與天下更始焉。

尚書約言卷六

三

康王之誥

今文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文勢自相接連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燕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此叙諸侯見新王之事。應門之內。蓋治朝所在也。太保召公為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內之西廂。太師畢公為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內之東廂。皆盡禮致敬。以正王為天子也。王答諸侯之拜。以示受其圭幣。與之為主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

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

此節召公舉文武創業之艱難。以警動之。朝見禮畢。冢宰及司徒與羣臣咸進相揖。合班以陳告於王。曰。者。太保言也。美善也。若。順也。本說文。言文武能善順天命也。蘇說牽強難通。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太保稱成王獨言畢協賞罰者。刑賞乃人君之大權。而施於商民。逞禍之時。則尤為切要也。惟文武之賞罰。至公至明。成王能述其事故。戡定厥功。若

尚書約言卷六

三

不能如新陟王之賞罰。則必壞我高祖寡命矣。張皇六師。亦本畢協賞罰之意。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此下是成王報誥羣臣。而望之以敬保之道。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於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於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此推文武之至仁。明德慎罰。內外交盡。光輝發越。本無賴於羣臣之助。而其時保乂有人。君聖臣賢。故能受端命於上帝。而膺四方之畀。康王之求助。

羣臣意可見已。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於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此正求助之辭也。顧謂念其舊績。綏謂安其舊服。下四句。即顧綏之寔。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聽命者報誥之命也。王釋冕反喪服。則羣臣諸侯亦反喪服矣。

畢命

尚書約言卷六

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朔。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於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通篇以保釐為主。保釐二字不平。以保為釐。所以行吾父母斯民之心也。下都在鎬京東故曰東都。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於天下。用克受殷命。

此言文王武王得殷之難也。父作子述。見相承之。久敷大德於天下。見所及之廣。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世殷頑民。遷於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

一人以寧。

此言周公化殷之難也。周公雖輔成王。寔以篤前人之成烈。故言左右先王。包文武成王。說密邇王室。是比介我周之意。三紀內含君陳和中。在今日之命畢公。命之以繼周公之治。非直曰代君陳已也。殷民化而四方無虞。其化之之難如此。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滅厥滅。民罔攸勸。

此示以化殷之道。當殷民初遷。教化未施。而遽分淑慝。人心必乖。沮紛擾至此。則事體已定。苟無以旌別。則惡者不懲。滅厥滅者。革俗之道也。善其善

尚書約言卷六

圭

以率之。則惡者皆克畏慕矣。獨言滅者。能善善則能懲惡可知。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於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此盛稱畢公之德業。見保釐之任。非公不能當也。首二句。德之盛。弼亮三句。業之盛。嘉績多於先王。

指在康王之時也。懋字以註中盛大之說為正。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此康王鄭重言之。而付以東郊之寄也。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

殊厭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此示以今日由俗之政。所謂保釐者也。東郊之政。莫大於此。旌別一句。綱也。表厭三句。旌淑也。弗率三句。別惡也。使人有所感動。曰風。使人有所聽聞。曰聲。風聲所傳。可鼓動千百年之遠也。移郊移遂。非真欲絕之。欲其畏慕而同歸於善也。申畫三句。又承上而推廣之。以保安天下也。亦保釐中事。洛都乃京畿所在。而與下都。雖民相隣。故一面旌別。以懲勸人心。一面又申畫慎固。以防範人心也。政責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尚書約旨卷六

王

子

上欲其立治法。此欲其敦治體。商俗以下。則推所以然之故也。利口正與有恒體要相反。公其念絕之。欲令其變惡俗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此舉古人之論世祿者。以起下殷士之惡。鮮克句。是惡之源。以蕩二句。是惡之流。奢麗正敝化也。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於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開之惟艱。

此正言殷士之惡。席寵句。對上世祿滅義。對上鮮克句。此句亦惡之源。服美三句。對上以蕩數句。亦惡之流也。怙侈之事。廣只舉服美一端。以見之。雖周公君陳相繼。化訓放心已收。而開之尤宜急急也。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不。大訓不由古訓。於何其訓。

此言訓殷士之道。惟在本諸同然而徵諸已然也。蓋德義為訓。則人易從。稽古為訓。則人易信。閑心之道。在此上二句。正看。下二句。反看。

尚書約旨卷六

王

萬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此深歎殷士所係之重。而勉其盡道以化之也。殷民難服。係天下安危。天下安危。係人主寬嚴而已。剛柔不必分。保釐蓋剛柔合為一道。而渾忘其迹也。註太泥。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於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社。罔不成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此望畢公以成終之事也。成周之衆。惟周公以謹。

嗟慎之於始惟君陳以寬容克和其中惟公其酌剛柔之中使商民人人修德而克成厥終焉則三后心協而道同矣道洽者仁漸義摩而道化浹洽政治者綱舉目張而政事修明生民指下都之民言四夷而中國在其中則天下皆安矣故曰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此承上文而相期以無窮事業也垂名于後世垂法于後人皆無窮事業基就國祚說子孫畢公之子孫成式化民之成法惟乂言以此治民不作效

尚書約旨卷六

王

說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此總致戒勉以結之畢公盛德而猶有弗克民寡之戒者三代君臣相與警戒固無時不存惟畢公克勤小物之心或以商民之難化為憚推畢公多嘉之績或以商民之叢爾而忽故以為戒盡心慎事勿保登說末二句正所謂成終也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

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此叙君牙先世之美忠貞以心言服勞以事言照下教養說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此叙已責任之大以示求助之苦心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繼乃舊服無忝祖考

此命君牙繼乃祖考以左右于已也股肱心膂正

喻翼字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

尚書約旨卷六

王

惟爾之中

此以司徒教民之道言自其有常而不可易曰典自其至當而不可踰曰則弘敷者大布其條教使民知所趨向也式和者敬慎以和衷使民無所乖戾也而立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與心中正俱切典則說中尤重于正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寧

此以司徒養民之事言民未有不先養而可教者穆王深知民之艱難而舉以告君牙欲其共體此

心也。君牙而篤于養民，思艱圖易，民庶幾其寧乎？蓋思之既艱，易將自見，乃者難之也。

嗚呼！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此申勉君牙盡教養之道，以追配于前人也。謨烈俱兼教養，所謂光命也。乃訓即上二節，敬明有力，行意在先王指成康奉若對揚，俱在先王身上說。文武之光命，成康已對揚之，今又奉若成康以對揚文武，是所以追配于祖父也。

尚書鈞旨卷六

王

王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此申戒以守家法也。守家法即以輔君治，則太常之績可以繼乃祖乃父而無忝矣。

朱子語類問君牙罔命等篇，見得穆王氣象甚好。而後來乃有車轍馬迹遍天下之意，何如？曰：此篇乃內史之屬所作，猶今之翰林作制誥然。如周官君臣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格子，皆呼其名而告之。未又為嗚呼之詞，以戒之。篇篇皆然，觀之可見。據此則朱子亦未以古文為偶也。

罔命

王若曰：伯罔，惟子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休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此穆王叙已憂危之意，以啓求助之源。思免厥愆，篇中此意為多。愆之既往者，思補之于終；愆之未形者，思禁之于始。總之欲修德以嗣位也。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此述文武已事，以見求助之意。古者人君治天下，

尚書鈞旨卷六

王

王

不惟朝之大臣得人，至于左右賤役，皆端方守正之士。大夫日相漸染，而不自知，以文武之聖，動容何嘗不中禮號令？何嘗不善，猶有賴於左右奔走之人，以修德成化。民若邦休，豈小補而已哉？

惟子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此泛言求助于近臣。穆王思免愆，故以規過為重。愆謬言其過失之形于外者，非心言其過失之存于中者。重下句，拔本塞源，則末流自善。古者諫無常職，其近而易入，莫如僕御之臣，故穆王專責伯

同以諫諍之事。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此專命伯冏而欲其盡交修之道。大正太僕正也。二孔以為周禮太御之官。然不可考矣。當兩存之。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此正于羣僕侍御之實。下二句正慎簡處。伯冏為大正當精擇其屬。請命天子而用之。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尚書約言卷六

圭

此承上言僕臣所係之重。見不可不慎簡也。君德之敗蔽于自聖一語。而其害常生于左右之導諛。兩惟字甚重。

爾無昵于儉人。克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此申戒其不慎簡之失。儉人即巧言令色之徒。無昵儉人則當用吉士可知。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此絕其昵儉人之根。捨人才而論貨賄。國家鮮有不敗。爾若以貨賄任羣僕。則羣僕之曠官皆汝之

罪矣。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此總括一篇之意。而致深長之望也。彝憲即先王之典。自文武以來。人君出入起居號令之常法也。弼者正救而使之不悖。永者謂長如此。其匡救也。欽字虛弼字實。一氣說下。

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此史臣先叙訓刑之由。見贖刑為穆王耄荒所訓也。但其詞哀矜明練。為用刑者所宜盡心。故夫子

尚書約言卷六

圭

存之。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以下十一節。歷叙苗民虐刑之可戒。與虞舜祥刑之可畏。以統告諸侯。皆古訓也。此節雖說蚩尤。却不重。以為下苗民張本爾。鴟義二句。是形容寇賊情狀。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剕。劓剕。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此節言苗民承蚩尤之暴。而作刑以虐民。五刑自

古有之而虐刑以逞則自苗民始也。剗刑桀黜，包大辟在內。越茲二字，指刑差是擇，罔差是不分輕重。有辭指無罪之人，苗民一并罪之，不予差別也。民興胥漸，汎汎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此言苗民之惡及于民而聞于天也。一串說下，詛者背咒，盟者面要，監民之民指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故罔有馨香，惟有腥穢也。兩句亦一串意。皇帝哀矜庶戮之不幸，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尚書約言卷六

禹

子

此言舜哀矜于民，大彰殺伐，以報有苗之虐，使無得繼世在下國，以遺民害也。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隳常，鰥寡無蓋。

此言舜正人心于除虐之後也。昔民肆虐以來，百姓無辜受禍者，無所控訴，皆謂鬼神實降災禍于。人由是人神瀆亂，妖誕日興。帝乃命重氏黎氏，絕禁天地混祭之俗，祀典既正，鬼神降格之說自當屏息。惟時羣后及在下之羣臣，又皆精白一心，以輔助常道使之復興，常道昭明，禍福顯著，雖鰥寡

亦無蓋蔽而不得伸者矣。裴常是正人心之本禮，樂刑政皆是不但修明祀典而已。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此反苗之道以除民害也。威以政言，明以教言。舜虛心訪問，無纖毫壅蔽，則鰥寡得以聲有苗之惡而告訴焉。舜乃反苗之道，不求成明于法，而正其原于躬行，心得之餘，以為防閑禁止之術，則不怒而威，急修其本于照臨光顯之用，以為啓迪開導之方，則不察而明矣。

尚書約言卷六

堯

子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此命臣以分治也。伯夷典禮，宜言禮不言刑，而乃曰折民惟刑，蓋禮與刑相表裏，司徒敷教亦必有刑以弼之。伯夷降典，辨上下之分，有不從者折之以刑，使不得不歸于禮也。主名山川，表疆域也。而民居之定由此。厚殖嘉穀，樹稼穡也。而民人之育由此。農訓厚字，舉三后之成功，正以起下皋陶為明刑。張本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為主，故歷數本末而歸之皋陶之刑，言固有賓主也。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此蒙乃命之文而歸重于臯陶殷富之後民猶有不敬其德者又命臯陶以刑教之也制乃裁斷之義刑之中言輕重得宜教之祇德即在五刑之中刑即所以為德也

穆稷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棗彝

此見帝舜時君臣合德不得已而後用刑之意重故乃以下此篇專為用刑發也穆稷從德威德明看出明明從恤成功看出灼于四方兼君臣說惟勤從惟畏惟明來故乃二字見不得已意彝即

尚書約言卷六

圭

云升

彝倫如糾之以不孝不弟之刑以驅而入于孝弟即棗彝也又以見德化雖已興行而非刑亦無以弼教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故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此推典獄用刑之極功欲不為威惕不為利誘惟在敬忌之心與天合德而已無擇言在身謂其用刑之當無不可言于人也死生壽夭之命乃天以制斯人者今典獄者德與天一則制生人之大命不在天而在我矣配天澤享天心皆我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顯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此統告諸侯欲其以有虞為法以有苗為戒也非爾為天牧斯養民耶此句示以責任之重見不可不監懲之意下以監懲相對言之播刑之迪謂禮也禮以啓迪于刑之先折民即所以迪民此諸侯之所當監也苗民匪察于獄之麗是察獄不得其

尚書約言卷六

圭

情罔擇吉人是任獄不得其人庶威奪貨典上訖威訖富及亂罰無辜即所謂并制罔差有罪苗民之滅絕宜哉此諸侯之所當懲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此告同姓諸侯也通節以勤字為主敬乃勤之本勤乃敬之用敬與勤不相離也求其情于未得之

先處其法于得情之後無一時之暇始可以言勤
慰者無所憾于已戒者有所失于前二句相形只
一意天齊于民是原出于天而非我之所得恃非
終二句是罪因乎人而非我之所得專皆是推當
勤之由爾尚六句示用勤之道敬逆二句且虛說
雖畏四句不徇君以用刑惟敬刑以成德正敬天
奉君處成三德者當畏而畏所以成剛之德當休
而休所以成柔之德刑期無刑所以成正直之德
一人三句著能勤之效君慶民賴承上敬刑成德
言至是斯可謂日勤者矣

尚書約言卷六

王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
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以下七節并同姓異姓諸侯而告之此節告以用
刑之要領刑非殘民而以安民故謂之祥刑何擇
三句設為問答以致其決俱切安百姓說辭所連
引曰及度者度之以已之心勿惟人言所指即逮
之度之以彼之情勿惟己心所疑即逮之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
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以下六節皆用刑之節奏不出上節三綱領中此

節示以聽斷之法也兩造非偏辭師聽非偏見簡
核孚信隨其輕重正于刑書有參差不可簡核者
正五贖之罰以待之至于罰之猶不服者察其果
無辜則宥之周禮過而未麗于法者桎梏而坐諸
嘉石役諸司空非免釋之也通節重在疑上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志其罪惟均其審
克之

尚書約言卷六

王

此舉五過以見用法之弊則五刑五罰之疵可知
五疵內兼出入當正于五過者或因此五者而罰
之是故入也不當正于五過者或因此五者而宥
之是故出也察之詳而盡其能連看察之不盡其
能猶非審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
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此專言治疑獄之進刑疑有赦赦從罰也罰疑有
赦赦從免也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知過則赦之
不得疑也簡孚四句正審克之實簡孚之法不專
主貌此言惟貌有稽者蓋以訊鞠要其言又察之
于視聽氣色之間也心在辭則情在貌不暇相顧
如此以決疑獄鮮不當矣

墨辟疑赦其罰百錢。閱實其罪。剗鼻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剗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錢。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錢。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剗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此正詳五罰之等級數目。而及比罪之當審也。乃穆王作刑。本意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金。或言黃鐵。兩載于法。謂之刑。加于人。謂之辟。情罪可疑。則赦之。使贖。然必詳視核實其罪。使與罰

尚書約言卷六

罕

可久

相當不可苟也。比罪亦為贖刑。如律比。如例三千之屬。猶不能盡天下之情罪。故又有上比下比之法。當比罪之時。吏多因緣為奸。差錯妄亂。實由以生。故又戒以不可用私意。而差錯妄亂其辭。惟內察以心。外合以法。在審克之而已。此審克只承比罪來。

呂氏曰。周禮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穆王雖多五百。章而輕刑。增重刑減。墨剗所增皆輕刑。宮所損二百。大辟所損三百。皆重刑。剗無增減。居輕重之間也。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此言用法貴審其權。刑權輕重以為上下。罰權輕重以為多少。權而不離乎經也。情之輕重世之治亂不同。其齊也。以不齊齊之而已。倫要只在定理上看。兩句串說重在下句。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輪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尚書約言卷六

聖

韓王

此詳言慎獄之事。正所以善贖法之用也。首二句。見刑罰之當謹。下分擇人盡心備辭三段平看。則謹獄之節奏也。罰能病人。則刑之尤病人可知。謹獄之道。首重擇人。察辭者。鞫問時也。非從惟從。即察辭時事。恐任察而失哀矜之心。故勉以哀敬折獄。啓刑書占者。擬斷時也。質之律。公之人。恐恃明而忘中正之心。故勉以咸庶中正。其審克之。此七句。總是盡心。獄成是一時。輪是一時。言結獄而奏案。不可變易情實。而罪法之輕重。事情之本末。尤不可不備載焉。此四句為備辭反覆丁寧。其所望

于謹獄者深矣。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實。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此總告典獄者敬刑之事。言有德而後可以聽訟。舞文得貨者。亦必自受其禍也。朕言三句。示在己敬刑之心。今天二句。示羣臣不可不敬刑。明清二句。是勉以敬刑之實。無或以下。戒其不敬之失也。

尚書約旨卷六

聖

敬與德申說。即欽恤之謂。相民者。上天制刑之心。作配者。凡爾典獄之責。單辭兩辭對說明清與中。蓋互言之。摠之皆敬也。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者。不可以私意鬻獄。而圖利其家于兩爭之辭也。獄貨非實。惟府辜功者。謂舞文得貨。非所謂實。不過自積其枉法之罪狀也。報以庶尤者。是天報之而降之百殃也。永畏三句。正言天罰之自取。天罰二句。又及言以見天之必降罰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

師監于茲祥刑。

此并典獄之子孫而告之。德即敬刑成德之德。以刑之中。全民之中。所謂有德于民之中也。無疆之辭。以聞譽言。詩言淑問如臯陶是也。極者五刑中正之極。刑無不中。哲人所以有慶也。有慶即無疆之辭末二句。又申勉其當監之意。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尚書約旨卷六

聖

此節雖首叙文武之德。實歸重先祖之得助。以起下文有績于一人之望也。先正指文侯之祖。謂唐叔厥辟。先祖皆指成康。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于一人。永綏在位。此正言自己之望。助于諸侯也。承上言已承幽王喪亂之餘。而又無羣臣之助。其何以安在位乎。殄資澤句。是不愆之由。侵戎句。正是丕愆處。又以無老成俊傑之臣。自懼弗能撥亂。思得在外諸侯之

輔己故歎息言之有績于一人。即如先正之昭事而永綏在位亦如先祖矣。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汝多修扞我于艱。用汝子嘉。

此叙其已然之功以起下文錫命也。刑者儀刑會者既離而復合之。紹者既絕而復續之。修者修其殘破扞者禦其侵侮。修扞即會紹之實。嘉其功故下文命以方伯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資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

尚書約旨卷六

四

能通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此命文侯為方伯而責望之。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賚秬鬯以為祭告之資。諸侯有大功賜弓矢得專征伐。故賚弓矢馬匹以為征伐之用。正方伯所宜有者。此非常禮也。柔能以教言。惠康以養言。簡謂簡其職業之修者。以教言。恤謂恤其民之失養者。以養言。成爾顯德。總承上四句用者。用柔能惠康簡恤之道以成之也。

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此魯侯誓告諸侯從征之辭。雖云並興。重在淮夷。善穀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此告將士以治戎備也。敵體取甲冑。扞禦用干楯。在遠則弓矢所及。在近則戈矛所交。敵互進而短兵接。則鋒刃紛出。而迭應。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此師未出時。

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撻斂乃窋。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此告居民以除道路也。牛駕車以載軍儲。馬服乘

尚書約旨卷六

四

以供武用。軍所止之處。必出之牢閑。牧于草澤。懼有傷損。故以戒居民。杜塞平日捕大獸之獲。室斂平日捕小獸之窋。牛馬在牯。即以牯為牛馬之名。故曰無敢傷牯。牯之傷皆指牛馬也。牯即閑牢之謂。此師既出時。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此告將士以嚴部伍也。軍亂生于動。若聽其越逐。馬牛臣妾則軍或以亂。故戒其本部。無敢越逐。又

戒其他部見牛馬臣妾奔逸而至無敢保藏敬而歸之當商度行賞若其越逐與得而不復者皆有常刑至于師旅所臨有寇攘竊誘則其罪又有常刑上節戒居民此節戒將士

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常刑

此立期會而合諸侯以進兵也糗糧楨榦芻茭三項皆期會中事糗糧皆諸侯自費故不言魯人明

尚書勅旨卷六

聖

于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也楨榦芻茭非遠國所能致故魯人供之糗糧貴物故曰無敢不逮芻茭賤物故曰無敢不多楨榦雖板築所需視二者稍緩故曰無敢不供常刑刑有定名者也死刑死刑也無餘刑刑之不至死也即此一事而本末先後輕重緩急井然有條規模整暇魯侯其賢矣哉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譟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此穆公誓告羣臣悔過之辭羣言之首謂羣言之最要者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此正羣言之首也多盤二字是不能進善之根人惟多欲其責人則易其受責則難穆公引此古語蓋悔前日自徇之太過而不用寒叔之言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此泛言己悔過之意古語正切中我之病憂心忡忡自咎其知悔之遲恐改過無日也至下節始實言之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

尚書勅旨卷六

聖

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此自說己之前愆而冀其將來之善也雖則云然輕過下黃髮即古之謀人謀詢老成則不用新進可知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遠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諂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此承上猷詢黃髮之意而言番番良士謂老而賢者旅與齊通力雖愆猷謀則壯我猶得而用之勇夫一段輕只引起末段彼強詞奪理者我皇暇多有之哉明說寒叔三帥杞子亦可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此言良士之有利于國家，以見己欲有之之意。穆公經歷多故，思慮深長，而見得如此，故云昧昧我思之。此一句貫下兩節。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此言小人之有害于國家，以見己不遑多有之之意。
尚書約旨卷之六

邦之杌隤，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上二節言一人之善惡係一國之廢興，此言一國之廢興係一人之善惡，以結上心要只一意而反覆言之爾。

尚書約旨卷之六

男 廷琮

校字

尚書約旨六卷

江蘇巡撫林進本

國朝楊方達撰，方達有易經圖說會通，已著錄是書。大畧墨守蔡傳，依文訓義，間有與蔡傳異者，亦僅鑽研語氣，未能考証其失。故所著凡例亦自謂未脫講章舊局。至於名物典故，不甚詮釋，則以別撰尚書通典畧故也。

尚書通典略二卷

〔清〕楊方達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通典

略二卷》提要

尚書通典略叙

武進楊子符蒼持所著尚書通典略二卷，請序於余。余乃言曰：易雖始伏羲，然但有卦畫，無文字。春秋始于魯隱詩及二禮，則起自文武周公，獨尚書遠追唐虞夏商，凡二帝三王之宏綱鉅典，靡不備載。世最古而考稽愈難，顧世儒之言尚書者，吾惑焉。不知天行有歲差之異，劉氏理曰：堯至周公攝政，凡一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度，侵以月令仲春之昏，弧中旦建星中者，以求堯典之中星，則不合。不知水道有變遷之異，漫執後世之浙江吳淞江，楊子江以求禹貢之三江，執後世之洞庭以求禹貢之九江，則又不合。商建丑，周建子，當時之發號施令，與史臣之編年紀事，自應各從本朝正朔。故伊訓之十有二月乙丑，是商正建子之月也。泰誓之十有三年春，是周正建子之月也。論者乃曰：商周改時不改月，夫改正朔者，即改其月為正月也。而曰不改月，可乎？蓋商家尚質，太甲即以湯之崩年改元，而周自公劉時以子月紀數，見于詩七月者，考而論者輒云商周猶用夏正，此其所以紛紛也。顧命文石脫簡，自伯相命士須材，以上記成王顧命登遐之事。狄設黼宸綴衣，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

諸侯之事中間闕無數儀節說者混而一之致蘇氏疑康王冕服為非禮果若此則康王即位即在成王崩後八日輟號慟擗踊之慘而遽與羣臣從容拜揖齊酒飲福雖後世庸主不至此微子在商時箕子詒以出迪出即行遜不返之謂當武王克商微子正行遜于野故武成釋箕子囚封比干墓而于微子無文迨武庚既誅乃始旁求而得之左氏乃曰「縛銜璧史遷又云抱祭器歸周則是微子為不臣而箕子詒微子以畔尤悖義傷教之大者尚書有古今文論者多以古文之文從字順而疑其為偽試思二典及禹

尚書通義卷序

二

尚書通義卷序

貢雖無註釋亦易曉何嘗無今文而周誥殷盤信屈聲牙何嘗非古文哉蓋紀事多出于史臣秉筆如後世詞臣撰內外制之類雖百世可通行而盤庚三篇第為告諭殷民之詞大誥及多士多方為訓飭邦君御事及洛邑頑民之詞當日口相授受詞諄義複多雜土音史臣不敢增飾一字如後世語錄故易世後便難解而漫以此分古今文別尚書真偽此兒童之見也余從事尚書四十年博覽深思所篤信不疑者如此頃讀楊子所著則與余合者過半竊自喜人心之同然其間有不合者容俟面相質証究極其義之

歸其餘若虞書之六宗費誓之三郊三遂顧命之四輅及天子之五門三朝俱援據博而考核精而禹貢山川及渾儀法尤致詳焉楊子之用心可謂勤矣爰不辭而為之叙乾隆癸酉八月上浣五日錫山同學弟顧棟高

附來書 癸酉六月

前把臂快聚轉瞬已四十年流光如駛彼此俱成老翁弟以虛名誤塵

聖聽 恩施過分殊愧不當不虞門長先生札中齒及益增汗下杪春邨上兄寄到尊著數種發函讀

尚書通義卷序

三

尚書通義卷序

之真足羽翼經傳恨筋力就衰不能登堂面質悵快無似目下又承示書傳通典略足徵學問精進老而彌篤容留敝架盡日力讀之俟秋涼大駕辱臨當面頌也春秋大事表久欲呈教因刷印尚遺一小冊亦到此時拜呈希此奉復海暑伏祈自愛

尚書唐虞夏商周之史也自聖人定之則爲經雖非編年而以道政事典章制度綱紀秩然然而時代荒渺文獻難徵辭旨淵奧末由明晰賴有註疏彙叢獨闢厥功鉅矣宋儒繼出義理昭明而典章未備自九峰蔡氏集傳書成典故與義理並著後有作者弗可及矣惟是五帝殊時不相沿襲三王異世不相襲禮雖曰損益可知而以周禮斷虞制當亦有不能盡合者與善乎黃元鎮之言曰求帝王之心易而考帝王之事難此通典略之所由作也或曰典求其通是已幸生文明大備之世而以略見母乃有不該不徧之

尚書通典略序

譏與曰孔子斟酌百王之法而僅舉夏時殷略周冕韶舞四端孟子述周室班爵祿之制而與周官周禮不合非其略與由斯以談略雖止此數十條而帝王之大經大法已可考見若好古博雅君子有能推而廣之補註疏之闕析九峰之疑則將由此而通天地之情極古今之變會義理于一心而綜典故于千古寧僅曰略焉已乎爰書其輯略之意如此

乾隆十有八年三月幾望後學武進楊方達識

尚書通典略例言

一書以道政事非徒見二帝三王之心法而已世儒高談性命忽于實學因陋就簡僅以資帖括之業識者惜之顧著書之難有二一在博而不精一在固而鮮通如註疏集傳已家誦而戶習矣然欲窮源竟委開通證明苟非廣採羣經折衷衆說抉摘微渺補苴罅漏則于帝王經世之制猶不免異同無主茲編于孔蔡所未詳者間或旁通其義而酌取其中豈曰能精亦惟輯其略焉已爾

尚書通典略例言

一衛櫟齋曰人之著書惟恐其言不出於己吾之著書惟恐其言不出于人斯言洵爲卓見茲編彙集宋元經解及有明以來各家文集名言有各標姓氏者有融貫而參以鄙見難于標立姓氏者有特申己見而加按字者非敢剽竊以爲己有也

一蔡氏傳經茲編意在翼傳故倣昔人以經解經之例而制多旁通然不敢撫擬荒誕雜聞有乖經學也

一尚書旁通尚書通考禹貢合註禹貢錙銖等書考核詳明難以備載茲惟摘其要而取其精雖不免於掛漏亦稍訂其異同若大全所載與

御定書傳彙纂諸圖已傳誦通行故不贅述

一考証典故非推明原始不能洞析其疑故未詳者寧缺凡所考訂務使明辨不遺餘力雖曰其略而源流備見焉朱子論格物云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典故亦然然通透二字甚難常恐難免此病

一天文地志自有專門歷法歲差不齊既不可以古準今水道通塞不一亦不可以今証古若欲推而行之則有司存茲惟發明經傳而止不以繁縟為長

尚書通典略例書

二

一律呂洛書筮龜日月行道諸說詳見易學圖說中閱者自可參觀茲不重出
一采輯典故難入正講恐文氣不貫且詳略不均故另為一編請質于四方博雅君子

尚書通典略目上卷

後學武進楊方達述

百篇書目

已下通論

今文古文考

書序

虞書

已下虞書

九族

歷象日月星辰

中星

附歲差

合氣盈朔虛而閏生

尚書通典略目

一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附渾儀法 天中說

類于上帝

禋于六宗

輯五瑞

同律度量衡

五禮五器之類

肇十有二州

四岳三苗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允執厥中

遼溝洫繪圖

附旁加一里說

井田說

附溝洫繪川明田之數

虞五服

宗彘虎雉

侯以明之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作樂圖

三終圖

禹貢叙治水之次

已下夏書

山川疆界圖形說

尚書通典略目錄

賦有正有錯

三江

九江

雲夢

導河

附河源河決

江漢

東地土會于滙

六卿

仲康肇位

瞽奏鼓嗇天馳庶人走

尚書通典略目下卷

後學武進楊方達述

惟元祀十有二月

已下商書

七世之廟

微子面縛銜璧

武成錯簡闕文

已下周書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附田制賦乘法

九疇

五行之性

五事配五行

尚書通典略目錄

謀及卜筮

筮短龜長

庶徵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四夷畢獻方物

金縢

微子之命

遷九鼎于洛邑

用牲于郊牛二

自服于土中

附祖廟五表之圖

生明生魄

秬鬯二卣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

周官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

五服一朝之圖

顧命圖

黼黻

夾室

四輅

尚書通典略目錄

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

王出在應門之內

天子五門三朝圖說

既歷三紀

呂刑

文侯之命

淮夷徐戎

魯人三郊三遂

有無餘刑非殺

文侯之命費辭秦誓

目畢

尚書通典略卷上

後學武進楊方達述

百篇書目

伏生今文尚書凡二十八篇

堯典

皋陶謨

禹貢

甘誓

湯誓

盤庚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收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方

多士

立政

無逸

君奭

顧命

尚書通典略卷上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右伏生所授者漢武時入偽秦誓一篇爲二十九篇

九篇

安國古文尚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

大禹謨

五子之歌

涓征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三篇

咸有一德

說命三篇

泰誓三篇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命

畢命

君牙

冏命

安國復出尚書凡五篇

舜典 <small>今文合</small>	益稷 <small>今文合</small>	盤庚 <small>二篇今文一篇</small>	康王之誥
顧命 <small>今文合</small>			
右今古文通五十八篇又百篇之序一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也			
逸書			
汨作	九共 <small>九篇</small>	素飫	帝告
釐沃	湯征	汝鳩	汝方
夏社	疑至	臣扈	典寶
明居	肆命	徂后	沃丁
咸乂 <small>四篇</small>	伊陟	原命	仲丁
尚書通典略卷上			
河壺甲	祖乙	高宗之訓	分器
旅巢命	歸禾	嘉禾	成王政
將蒲姑	賄肅慎之命	亳姑	
右二十四篇書亡即書序謂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者也通前今古文合百篇之數			
漢張霸偽書凡二十四篇			
舜典	汨作	九共 <small>九篇</small>	大禹謨
益稷	五子之歌	消征	湯誥
咸有一德	典寶	伊訓	肆命
原命	武成	旅獒	同命

張霸復出伏生書五篇			
舜典	益稷	盤庚 <small>二篇</small>	康王之誥
泰誓			
右前漢諸儒不見孔傳偽作二十四篇附伏生二十八篇又復出五篇并泰誓一篇求合孔氏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			
按孔子前書之多寡不可得而見書緯謂有三千二百四十篇必不可信夫古書簡質自周以前烏得有如是之多乎			
尚書今古文考			
尚書通典略卷上			
三			
今文者伏勝所藏之書也孔子定書為百篇遭秦焚書伏生壁藏之漢興求其書伏生發所藏亡四十篇僅得二十八篇教於齊魯之間漢文欲召之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而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口授之女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略以其意屬讀而已至孝武帝得偽泰誓一篇于民間因以增入合為二十九篇而歐陽大小夏侯之徒皆學之寫以漢世隸書故謂之今文尚書書是本名尚字是伏生所加以其為上古之書也 <small>錯初捕反</small>			

古文者。孔安國曾祖騰字子襄。漢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于孔子舊堂壁中。漢書云。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其書復出。本皆科斗文字。安國定其可知者。較之今文多二十五篇。謂之古文尚書。安國又分出伏生所合之篇。于堯典分出舜典。皋陶謨分出益稷。盤庚分出二篇。顧命分出康王之誥。又百篇之序一篇。共為五十九篇。其餘錯亂磨滅不可復知。又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會巫蠱事起。傳成藏之私家。世弗得而見也。遂有張霸偽作舜典及汨作等二十四篇。附伏生二十八篇。又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泰

尚書通典略卷上

四

誓三篇。共六篇。求合孔氏五十八篇之數。實非安國之舊矣。其賈逵之訓。馬融之傳。鄭玄之解。皆非真古文。而杜預註左傳。韋昭註國語。趙岐註孟子。有引用古文二十五篇者。皆曰逸書。道其實也。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受孔傳古文於臧曹。遂奏上其書而施行焉。自是人人知有古文。但舜典尚少篇首二十八字。至隋開皇初。購求遺書。始得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于大航頭所得孔傳古文舜典。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馬鄭所註蓋伏生堯典非偽舜典也然孔傳始出。易以隸書。東京以後尚是安國所定之隸書。未嘗改從俗字也。至唐

天寶三載。始詔改古文從今文。則又變隸書為俗書矣。

陳氏第曰。孔安國古文二十五篇。至東晉始顯。唐人疏之。始大行于世。未有議其為偽者。吳才老始曰。安國所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聲牙。至有不可讀者。吳草廬因之曰。二十五篇采緝補綴。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秦漢以前之文。愚竊以為過也。今文自殷盤周誥外。若堯典皋陶謨。甘誓湯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牧誓。洪範。無逸。顧命。何嘗不文從字順乎。左國禮記。稱引二十五篇。彬

尚書通典略卷上

五

彬具在。今謂作古文者。采綴為之。是倒置本末。而以枝葉作根幹矣。且其紀綱道德。經緯人事。深沉而切至。高朗而矯健。又安見其平緩卑弱乎。孔穎達曰。古文雖早出。晚始得行。其詞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可謂知言也已。李氏光地曰。前儒疑今文多詰屈。古文多平易。意自參校孔壁書時。過不可讀。即未免刪添。其後又久秘不出。更東漢至晉。書始萌芽。傳者私竊竄一二字。復恐不免矣。以此古文從順者多。伏生書則自前漢而立學宮。無敢改者。艱易之原。蓋出于此。淺者緣此盡

嘗古文非真書宋元儒倡之近學者尤加甚果哉其疑古也

雷氏銖曰經解中有謂尚書古文爲僞者非也通經以義理爲主不論辭之難易如大禹謨十六字心傳在焉且無非精義微言五子之歌實爲變風變雅之權輿肩征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爲後世行師討罪之要道仲虺之誥葛伯仇餉孟子所引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與湯誥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皆傳心之至言至伊訓太甲咸有一德爲大臣格心之標準說命三篇了自古言學之肇端泰誓原

尚書通義卷一

六

有僞書古文出而始廢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太極圖說西銘之旨所自出于有亂臣十人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論語引之而孟子引之尤多武成篇亦多孟子所引至旅獒爲進規納誨之良謨周官爲周禮一書之綱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同命之屬則朱子所謂當時詒誥之辭是也且君陳明見於論語君牙亦見於孟子凡此古文有而今文無者漢唐諸儒無疑爲僞蓋始於吳才老而吳草廬因之肆爲妄言試問論語孟子之所有伏生之所無顧信伏生而不信論語孟子乎果如其言

取二十五篇而廢之得罪萬世可勝言乎至於辭有難易毫錯得自伏生之女口授不無偶闕不此之疑而反疑純粹疏通之古文則所謂不求其端不訊其末唯怪之欲聞也若毛西河力尊古文乃以不信古文詆朱子則又爲無端反噬而已矣

按陸稼書先生云漢儒如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之徒以至晉元凱皆不曾見古文尚書又雜以僞泰誓直至東晉此書方出是以朱子亦嘗疑之謂不應伏生所得者皆難讀凡易讀者皆古文然命蔡沈作書傳卒主古文又嘗謂門人曰古人文字

尚書通義卷一

七

有一般如今人書簡說話雜以方言一時記錄者有一般是做出誥誡之命者疑盤庚之類是一時告語百姓出於記錄至於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同命之屬或出當時做成底詔告文字則是朱子於古文尚書終信之而不疑矣竊觀禹謨一篇上接二典下統三謨義理弘大傳心之要在焉豈可議其爲僞乎彼以十六字爲藍本于荀子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者是則本末顛倒而蔑古太甚矣

書序

書序自爲一篇孔註分之各冠篇首呂東萊以書序

為孔子文而朱子則斷以為非孔子筆。蔡傳謂是周秦間人文字而猶存卷末者以其具百篇之目云爾。金仁山謂齊魯諸儒附會而作。今反復觀之其語多有與經文相戾者。蓋信朱子之言不可易矣。

虞書

典謨皆謂之虞書者。蓋堯典雖言堯事而自疇咨以下實為禪舜張本。舜典載受終之事則堯舜二帝常相終始。堯之事即舜之事也。三謨等篇亦舜時事。故均曰虞書。見舜上承于堯下授于禹。三聖授受無二道也。蔡氏以為堯典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則舜典以下當曰夏書而乃曰虞書此可見非聖人不能定也。聖人一因一革自有權衡豈徒據史氏以為書者耶。

尚書通典略卷上

八

九族

林氏之奇曰。九族當從夏侯陽氏以為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孔傳謂高祖至玄孫之親非也。蓋高祖非已所逮事。玄孫非已之所得而及見。若必但據其族系于高祖者則但本宗族亦何以為九族哉。其既睦之九族若只本宗之一家則其睦也亦不廣矣。必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則旁及他族而本族亦在

其中豈不廣哉。父族四謂父五服之內一也。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二也。己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己之女子適人者及其子四也。母族三謂母之父姓一也。母之母姓二也。母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妻族二謂妻之父姓一也。妻之母姓二也。蓋敦宗睦族之道必徧于內外之親也。

歷象日月星辰

欽定彙纂云。歷象先測太陽是日行為諸曜之本也。次及月。月之晦朔弦望一生于日。蓋日與月各隨天行。又各自有行度分遲疾不一。因而有朔望兼有交食。

尚書通典略卷上

九

錯綜損益而閏餘生焉。又次及星。以二十八宿為經。所以定諸曜之行度次舍。所謂日躔躔于星也。所謂月離離于星也。星以五行為緯而推步五緯亦以經星為準。蓋諸曜之行循于黃道而黃道非有光象可求。必用經星之度分以紀之也。又次及辰。邵子云天無星處皆辰。蓋辰者日月所會。五緯所經。分周天為十二辰。所以紀日月五緯推行之次也。故歷象日月星辰為作歷之綱。綱既定而後歷可成也。

臣楊方達

註曰。歷法先測太陽是日行為諸曜之本者。蓋天之道不已。故無度數以日行所歷之度

數推之測日之行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與天會則知天之度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諸曜之遲疾留逆一準此以定矣月之晦朔弦望生于日者月會日而明盡故曰晦初離日而光蘇故曰朔月與日相去其光斜倚如弓之張故曰弦月與日相對其光正滿當天之中故曰望是晦朔絃望皆生于日也日與月各隨天行者天左旋日月星亦左旋右轉之說乃以退度言之爾有朔望兼有交食者月出入日道而相交值月當黃道為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為半交復當黃道為中交入

尚書通義卷上

十

黃道內六度為半交月交則食不交則不食因日月同道之際道有分數故食有分數唐一行曰日不食星不食蓋有之矣此則德教所由生也錯綜損益而閏餘生者氣盈于三百六十日之外有五日常三時朔虛于三百六十日之內有五日常半又小分二十九六時為三刻為小分合一歲之盈虛而計之大約多出十日零八時三歲則多出三十二日有奇所以置閏而要以日法為宗定日之法一日變為九百四十分故錯綜損益而氣無難分也月法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亦由日而推又次及星天以二十八宿為經不但日月所經

視此雖推步五緯亦必以此為準其他黃道赤道舍此無以紀也又次及辰天上無星處皆辰者蓋辰為無物之氣乃天之體而日月會焉五緯經焉分周天為十二辰如玄枵星紀析木大火壽星鶉尾鶉火鶉首實沈大梁降婁娵訾是其次也故歷象日月星辰為作歷之綱者天統元氣而無象以日月星辰為象故義和造歷必以此為權輿也三代設官太史亦掌天時漢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乃詔寬與博士八議則知治歷明時亦儒者之事而學士大夫之責也

尚書通義卷上

十一

聖主以天縱之才精于星置豈時人博士輩所能窺其涯涘哉

中星

歷家最重晝考日影夜考中星則七政之運皆可推而歷始無差忒中星者夕見于地之正南方自人視之為天之中故曰中星逐時移動每夜定挨過一度蓋太陽所在星光隱沒不知其行在甚度惟從中星推之中星挨至某宿第幾度則黃道日軌亦退至西上日入處某宿第幾度故曰測中星亦所以測日也獨至四仲言者二分二至為四時之中故于此驗之

以爲準也。仲春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至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則鳥又轉而南矣。後世如月令、史、漢、晉、隋、唐、宋諸書，又有二十四氣中星與五更中星之不同，蓋後世歷法漸密，不如古法之簡易也。

歲差

按歷之有歲差何也？蓋天行之度有餘，日行之度不足，故天運常外平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由是歲歲

尚書通典略卷上

七

五

有差，而歲差之法立焉。古歷簡易，未立差法，東晉虞喜始立差以追其變，大約以五十年退一度，而失之太過。隋劉焯以七十五年差一度，唐一行以八十三年差一度，而又失之不及。自後諸歷各有不同，至元授時歷，則百年差一度半，上推往古，每百年加一算，下驗將來，每百年消一算，蓋永久不可易也。授時之法，乃六十六年三分年之二，即六十六年八箇月而却一度，積六十六年二百四十三日六時而差一度，積二千三十餘年而差一宮，積二萬四千五百年而差太陽與天復會于子宮之虛宿，是謂一大周天。堯至周公攝

政時已一千二百四十餘年，以授時歷推之，當退十八度有奇。此月令所以不同於堯典也。然月令雖不同於堯典，而堯典之中星猶可考者，天有其故，歷有其法也。古歷惟以日法命度，並有畸零。如太初歷以日法大衍歷以三千四百分為日法，而度法因之，並有畸零。惟元授時歷不用日法，一度即爲一萬分，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即命爲三百六十五萬二千五百七十五分也。此法簡而實密，以此上推堯時，又何不可合乎？

合氣盈朔虛而日生

尚書通典略卷上

七

萬

氣者，二十四氣也。二氣爲一月，必有三十日零五時二刻。始交後月節氣合二十四氣，該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以合周天之度。然一歲十二月止有三百六十日，則多五日零二十五刻，是爲氣盈。每月二十九日餘四百九十九分，日與月會，每歲十二會，除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外，以三百六十日計之，則一歲猶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是爲朔虛。合氣盈朔虛，則一歲多十日零八百二十七分，二歲多二十一日零七百一十四分，三歲多三十二日零六百一十一分，故三歲一閏而猶有餘，四歲多四十三日四

百八十八分五歲多五十四日三百七十五分故五歲再閏而猶不足必十九歲然後七閏均而所謂氣朔分齊者不過取其全日得齊而餘分尚不得齊至二十七章為一會三會為一統三統為一元積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則十月皆無餘分却得十一月甲子朔子初初刻冬至則又為歷元矣○今立成法率三十二月而置一閏則後月節氣乃在此月之中而中氣不在其月于是乎閏在矣其法先以三年一閏者三繼以兩年一閏者一續又三年一閏者二繼以兩年一閏者一如是經七閏然後氣朔分齊是為一章此天然恰合非人可移前撥後者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黃氏道周曰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蔡邕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承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象多所違式惟渾天者近得其情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言天地中高而四際日月相隱蔽以為晝夜矣又曰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隱天之居如倚蓋極在人北是其証也所謂宣夜者惟漢郊祀記先儒所傳而云天本無質日月眾星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晉虞喜

因宣夜之說于是而有安天之論虞儼亦祖宣夜之說于是而有穹天之論吳姚信又以天之體高二于是而有昕天之論此皆好奇狗異之說非和數譚天者也蓋宣夜有其名而無其傳周髀有其術而無其驗惟渾天謂天之形狀如雞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剛氣固合包絡凝固不散大地孤懸虛空而無墜陷以此天上之星辰河漢懸空不墜亦以此但觀鷹鷄低飛兩翼搖動不止摩天而上兩翼平舒而不復動剛氣扶之也人但知大地之上有虛空而不知大地之下亦有虛空故王仲任雖據蓋天之說以駁之而葛洪釋之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一百四十五度東南西北展轉周規半覆地上半在地下二十八宿半現半隱以儀準之其見常一百八十三度有奇是以知其半覆地上半在地下也況晉志載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易之晉卦坤下離上以證日出于地明夷之卦離下坤上以證日入于地需卦坤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故歷代多用其說

李氏光地曰璿璣如後世蓋天渾天之類自漢以來

皆尊渾而黜蓋然言形則渾爲肖言法則蓋爲詳今
日合渾蓋而通之其理斯得矣七政之行不齊而一
政之行又自不齊故日則有贏縮月五星則有遲疾
而五星且有留退虞周推步之法不可聞已後代考
測但據視行以分段目亦至今日而始明其故其說
曰七政皆終古平行也固有高卑遠近而生遲疾皆
視行也天以圓而運七政逐天亦以圓而運非逕行
也故因行而生輪因輪而生高下遠近仰而視之贏
縮遲疾以至留退皆由于此矣然日者從天其輪一
而已月五星從天又從日故有隨天之輪又有逐日

尚書通義卷上

十六

云

之輪兩者相加然後高下之視徑遲疾之視差一一
可以籌策運算而坐致之蓋雖古所未講而其理不
誣義和復生其必有取焉

按古法疎而今法密故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也

渾儀之法

渾儀之法遭秦而滅漢洛下閭鮮于妄人經營量度
至耿壽昌乃鑄銅爲之象宋時其制始詳衡長八尺
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周迴二丈五尺璣即璿璣玉衡
之遺法也其儀有三重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
環黑者別其色也單者無一環之交于其中也平置

平而置之也上刻十二辰者十二支也八千者十千
去戊己也四隅者乾艮巽坤也取而分配刻于其上
即山家之二十四向也所以準地面而定四方也側
立黑雙環雙者有一環以交于其中也側立豎立也
背刻去極度數中分天脊其側立如脊梁也直跨地
平即跨前平置之環半在其上半在其下結于子午
謂其中結于二十四向平環中之北而子南而午也
以爲天經經對緯言豎者爲經橫者爲緯經定南北
經定東西也斜倚赤單環色用赤象赤道也斜倚者
赤道本在二極之中以地而觀則赤道又斜在地中

尚書通義卷上

七

五

之南其勢不得不邪也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
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于其卯酉
卯酉者東西也此爲天緯共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
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轉虛其中而內向以
繫三辰四游之環于此闔筭而附于其內此三環靜
而不動但取以考上下四方故名六合其次曰三辰
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與外六合儀中天經
環同但彼主靜而此主動也外貫天經之軸即闔筭
于外天經二極之圓軸空中也內繫黃赤二道謂內
二道之環即附筭于此環也其赤道則爲赤單環亦

刻宿度與外六合儀中天緯環同亦是彼主靜而此主動也。結于黑雙環之卯酉。謂結于內天經環之東西。即如外天緯環結于外天經環之東西是也。其黃道則為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于赤道之腹。以交結于卯酉。半入其內。以為春分後之日軌。春分後則日行漸向赤道之北。至夏至去赤道二十四度而止。半出其外。以為秋分後之日軌。秋分後則日行漸向赤道之南。至冬至去赤道亦二十四度而止。此三環俱動。蓋內經緯二環與外經緯二環無異。但多黃道一環。交與赤道緯環。時轉于赤道而北。時轉于赤

尚書通義卷上

太

道而南。以占節氣爾。又為白單環以承其交。維住三辰。使不傾墜。無他義也。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而日月星辰于是可考也。故曰三辰最內者曰四游儀。亦為一黑環。如三辰之制。以貫內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腰中之內面。又為小窻。以受玉衡腰中之小軸。此環專為安置玉衡而設也。其窻稍寬。使衡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游大抵六合儀三環主于靜。一為地平。以正方位。一為

天經。統二極以側立。而經南北。一為天緯。象赤道以斜橫。而緯東西。內三辰儀三環主于動。經緯俱與外同。止多黃道一環。以占候。最內曰四遊儀。一環安置玉衡。人取衡之一端著于目。以目光入衡孔中。取衡之一端低昂轉運。隨三辰環所轉儀上置孔。以測天星。如轉至某星孔內。便有某星在天上者。星入于衡管中。即合也。其說蓋本之家伯祖岱麓公云。

此即蔡傳述宋時儀式而推行其制度如此。至虞時制作。其詳不可考矣。元初郭守敬復造簡仰諸儀。于古較密。其法備載元史。

尚書通義卷上

尤

天之中說

傳云一百八十二度半強者。蓋取三百六十五度二百三十五分而中分之。各得一百八十二度半。又一百七十七分半也。又云嵩高當天之中。此除去地下之三十六度而言爾。就地而觀天之中。地之形不能平。西北高而東南下。則北從天之出于地而始。南至天之没于地而終。連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極南至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合來得九十一度。為天在地上之半。當天之中。此自地而觀天也。若求天之中。則自北極而始。至南極而終。得一百八十二度半強。乃為天

中非北極積至九十一度便為天中也。又以二分二至言之。春秋分之日道。乃天之中道也。所謂赤道者是也。此自二極而折其中。乃天之中也。若是中道而北。向內二十四度。為夏至之日道。自中道而南。向外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二至相去。通計四十八度。從中道而內外分之。俱在嵩高之南。雖夏至日道。猶去嵩巔十二度也。

類于上帝

爾雅釋天云。虞氏冬至大祭于圜邱。記郊特牲云。郊之祭。迎長日之祭也。此以攝告。非常祀也。以正月有事。非祭之時也。然祀天之禮。不可不備。故禮依郊祀為之。而曰類。虞禮無傳。書言簡略。後人止據周制而言。未可遽斷為唐虞以來相傳之禮。然歷代相因。亦可想見其損益之大概矣。

禋于六宗

六宗之說。諸家不一。歐陽及大小夏侯。皆云所祭者六。在上下四方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其說固荒渺不可據。孔光劉歆以六宗為水火雷風山澤。此乃六子卦象。不可謂宗。賈逵以為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河海岱即山川也。自有望祭

尚書通義卷上

干

玉

馬融以為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生長收藏。皆天地也。不可以稱六。鄭玄以為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命。司中風師雨師。則偏而不該。雜而不倫。張髦謂祀祖考三昭三穆。古者昭穆不盡。稱宗。況祖考自有特祭。必不在六宗之內。司馬彪謂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地宗者社稷五祀之屬。則所祭者又不止于六矣。凡此諸說。皆不可從。故蔡氏從祭法所叙為善。時四時也。四時陰陽之氣。出入地中。故埋其牲。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泰昭王宮夜明。皆壇名相近。當從王肅作祖迎。往者祖送之。來者迎。烝之也。祭寒于北坎。祭暑于南壇。求其類也。王宮日壇。夜明月壇。幽宗星壇。雩宗水旱壇。宗讀為榮。榮。綿蕤為營也。雩主祭旱。言呼而求雨也。兼言祭水者。禱雨之處。必列風師雨師也。蔡音

輯五瑞

周禮大宗伯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又有一也。公執桓圭。長九寸雙植謂之桓。桓。柱之堅者。有疆立之象。故以桓為璫飾也。侯執信圭。信當圭。躬圭。長七寸皆象以人形為璫飾。欲其慎行以保身也。子執穀璧。男執蒲璧。長五寸穀以養人。蒲為蓆所以

尚書通義卷上

圭

安人。故以穀蒲爲瑱飾也。五等諸侯各執圭以朝天子。天子以冒合之。乃見爵命出于天子之義。爾雅乃曰諸侯自相朝亦用之。豈見左氏所載邾子朝魯執玉之事而兼及之乎。此衰世之事。非所論于唐虞三代之禮也。

同律度量衡

律呂之法。古人必求聲氣之元。所謂吹以考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鐘者也。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歷代尺度屢改。後人不復見古人制作之意。如周尺漢尺晉尺其長短迄無定則。雖

尚書通典略卷上

圭

以劉歆術業之博。祖沖之算數之妙。晉荀氏之詳密。而有卒不能決者焉。梁隋以來。又參之秬黍。不知古人先得黃鐘而後參之以黍。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衡之數。非律生于黍也。黃鐘之管。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子穀猶言穀子。秬即黑黍。中者不大不小也。度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而以一黍之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謂之五量。本起于黃鐘之龠。兩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衡者。銖兩斤鈞石也。謂之

五權。本起于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得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

五禮五器之類

王氏樵曰。五器五禮之類。虞書未嘗悉數其目也。漢儒悉以周制當之。雖其意不遠。而于虞書豈得符合乎。禮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今惟存傳疑之意于稽古之中。但曰若周禮某某等類。則庶乎不失損益之意矣。

尚書通典略卷上

圭

吳作大淵。顓帝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是不相沿樂也。論語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是不相襲禮也。周制之于虞。亦概可見矣。

肇十有二州

李氏光地曰。州數與禹貢不同者。說者謂古分九州。舜增設三州。故曰肇然。幽并營者。徒以冀極塞而青跨海。形勢闊絕。作牧分治。殆如國有附庸之類。雖有州名。仍統于冀。青故後禹成功。作貢亦止于九。而其言則曰州十有二師也。蔡傳從孔說。謂在禹治水之

後者非是禹既九山刊旅九川滌源尚有未封未
者乎

四岳三苗

古人命名以數意自有主不可臆鑿堯以四岳名官則似四人無疑及觀舜典九官十二牧併四岳數之止得二十二人始知四岳者實一人也三苗之竄又居三危杜佑亦嘗謂苗族分而為三矣今之苗種又不止于三也然經數四罪以鯀共兜配三苗為四則是一有苗而以三命之也觀呂刑篇苗民未嘗分三豈可臆度其以數數之哉

尚書通典卷上

禹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李氏光地曰詩言志謂心之所之形之于言也歌雖有長短大抵將每字扯長故謂之永言聲依永蔡傳說偏歌有全調之五聲有逐字之五聲蔡傳少却全調之五聲故覺糊塗如清廟之詩自是宮調難以別調歌之無衣之詩自是商調鹿鳴皇華乃角大田甫田乃徵七月乃羽此所謂依也凡此皆言人聲人聲大不宜過宮小不宜過羽必須律以和之此句却說字字要合十二律字無一定其高下清濁都有程式以和人聲今之所謂工尺等是也

允執厥中說

按執中一語不特帝王之治統所係實為聖賢傳心之要旨也堯之傳舜曰允執厥中舜之傳禹復添入心道心三句是并其工夫而告之三聖授受之旨昭然矣論語引堯之言十有八字于舜則括以一語曰舜亦以命禹明乎堯舜之言無異指也自堯舜以來先聖後聖若合符節其心千古常存故韓愈氏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意必有如見其心者而不徒在禮樂刑政之文與張子謂孔孟而後其心不傳者何

尚書通典卷上

堯

也抑昌黎不識性善之旨未可謂聞而知之者與然感學統升昌黎而孔子以中庸之道接執中之傳孟子又願學時中之聖一中之外無他道也自俗學晦蒙異端否塞陽儒陰釋之弊派毒無窮有宋大儒輩出周程張朱五子接孔孟之真傳而朱子尤為集大成大要以動靜交養為宗使無頃刻之離乎中已爾蔡九峰親受學于朱子著尚書集傳指明歷聖心法其大旨亦灼然可親已近世高明之家謂陸子之學無恃于朱子極力牽合而終不相符與援儒入墨何異夫陸王人品事功豈不拔出流俗然源頭一差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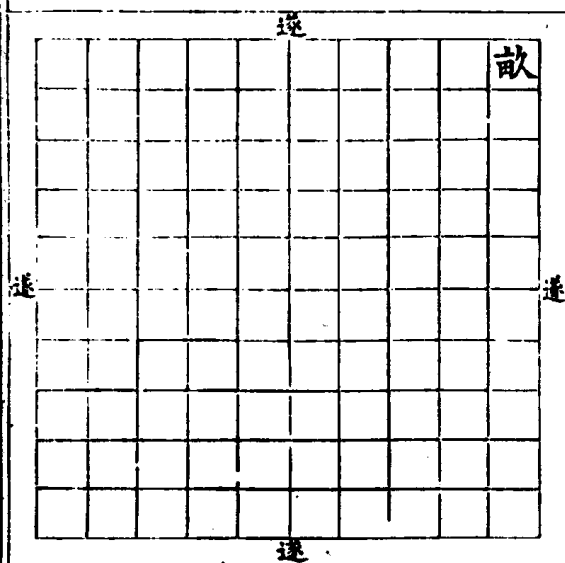
之千里便不是堯舜傳心一脈其祖陸而詆朱者固無足論即有力辨姚江之非仍未嘗出其籊籊雖在大賢亦不能免學道者不可不切體之而求其最純也竊觀中庸一書前言中後言誠誠即中而无妄之謂未發之中本自真實但允執自有工夫捨却人道更何從覓天道朱子合天人而一之道是自誠而明也可道是自明而誠也亦可豈徒專事靜坐而以本體為工夫者哉故知舜禹傳心不但曰厥中而必曰允執此聖人之言所以萬世無弊也高明之過正坐以本體為工夫爾

尚書通典略卷上

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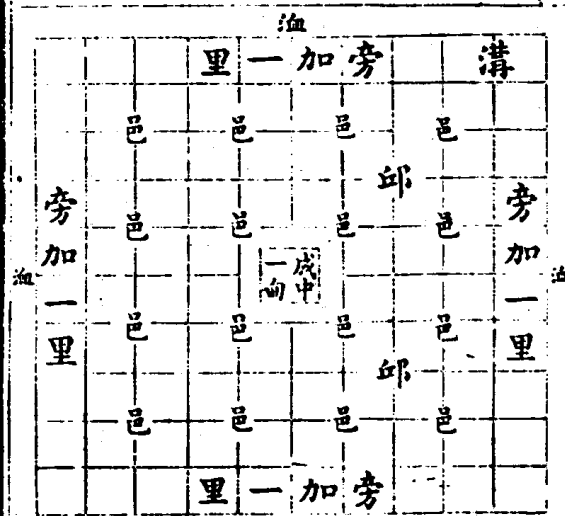
元

夫間有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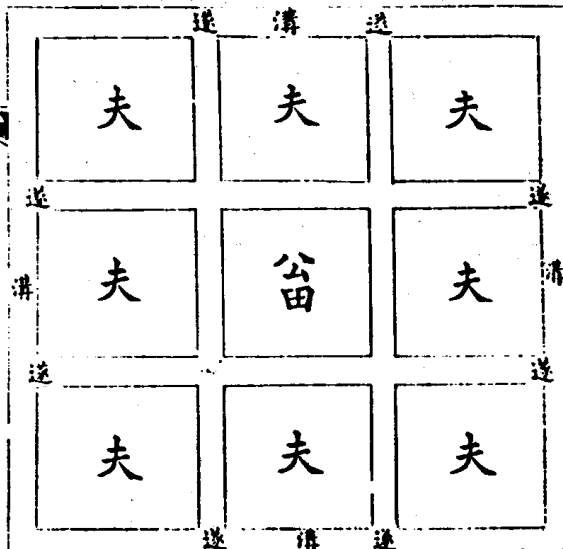
百畝為夫
百畝者一夫所佃之田也周禮司馬法六尺為畝步百為畝畝百為夫遂亦夫間小溝廣二尺深二尺曰遂

成間有洫



四邱為甸
成方十里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緣邊一里治洫故方十里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廣八尺深八尺曰洫

井間有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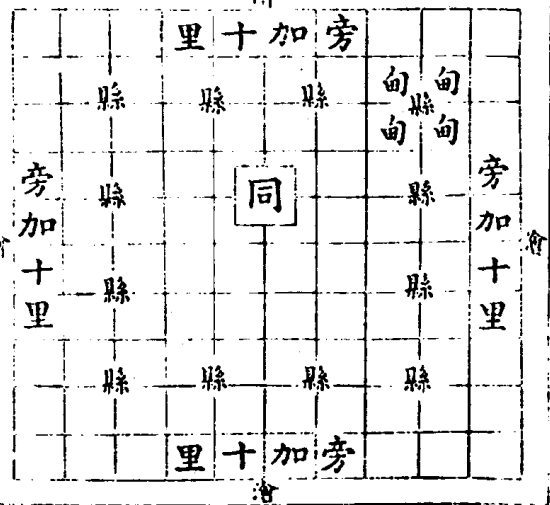
九夫為井
九夫者九夫所治之田也小司徒法九夫為井井方一里有溝十夫有溝言其大略為溝以方度之其實則一廣四尺深四尺曰溝

尚書通典略卷上

圭

土

同間有澮



四都為同
四縣為都
四都為同
四縣為都
緣邊十里
治澮專達
於川
廣二尋深
二仞曰澮

尚書通典略卷上

天

子

周禮遂人職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按虞夏畎澮之制已無所考蔡氏但據周禮言之想亦不甚相遠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澮上有道容乘車二軌川上有路容乘車三軌此其水陸占田者多先王非輕棄之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也

旁加一里說

按舊註言旁加一里治溝洫是四而皆溝洫也而

王氏應電以為溝洫縱橫于地方之內遂人明言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溝合衆力而治之何以旁加為哉舊註又云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亦與旁加一里之說不合竊以為遂縱則溝橫洫縱則澮橫此隨方定制縱橫互見合遂溝洫澮而言之舉其一例不可以執一論也陳及之曰水瀉于溝溝水瀉于洫洫水瀉于澮澮水瀉于川其縱橫因地利之便利信然

尚書通典略卷上

天

劉氏鳴鶴曰鄭氏以旁加合于匠人朱子曰如此方得與匠人數相合然亦不見憑據處是朱子本未之許也王氏應電之言極為有見至遂溝洫澮縱橫自當以隨方定制縱橫互見為不刊之論

井田說

按井田之法黃帝開端豈歷唐虞夏而盡廢之至商時始有乎夫子稱禹盡力于溝洫禹亦嘗自言曰溝洫澮距川是畎澮之制夏時已有畎澮乃周禮遂人所掌亦井地中事也逮朱云唐虞典謨中未有井地明文若唐虞已行井田禹又何容更定賦注不知聖人創制立法有因有革不可以則壤成賦遂謂其時不行井田也看來黃帝時井制未必如周禮之成規

禹特因之而無所更改故不見于書禹貢傳曰無施勞者雖大亦略此可証也孟子註曰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云云此統下文區七十畝之制而言豈謂上世原無井田至商而始有乎夫貢助之異在乎有公田無公田而不在乎行井地不行井地也其地可井者則井之不可井者只用算法折計地畝以授之民此三代以來井田活法要之井田之法非一代所能成亦非一代所能變使一代之興必欲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為治是煩擾而非善政矣日知錄所論最為有見然以夏之一畝當周之二畝終屬無據其實

尚書通典略卷上

三

夏時地未盡墾至商時田漸闢至周時墾田益多又為後世彌文而用廣故隨時遞增其畝數以足民之用不可謂商周之疆里非禹之遺法也竊以時勢論井田固古之良法而非今之良法自魯宣稅畝井法已壞秦開阡陌聽民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漢興不復井田亦順其勢已爾新莽挾私復令力繩以法遂及於亂言井田者乃不復聞下逮宋儒始謂不井地不足復先王之治意非不善然今戶口日滋人多田少所有此疆彼界民亦既各安其生使欲復井田則必變現田為溝洫而農有無業之憂况

更張一起官吏乘勢作奸無業之民不無乘弊蠲擾天下騷然足反古之為害也

附溝洫澮川用田之數說

按王氏應電詳計溝洫澮澮澮道川路費田之數大約百里費田三里千里費田三十里雖不及百分之一而戶口日滋之世不得不以費田為憂是亦不可不審者也書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况一同之地少田二十四五萬乎

虞五服

天子十二章 上衣六 日月 星辰 山龍

尚書通典略卷上

三

華蟲 下裳六 宗彝 藻 火

粉米 黼 黻

孔氏說 諸侯八章龍至黻 卿六章藻至黻

大夫四章藻火粉米 士二章藻火

鄭氏說 公山龍而下 侯伯華蟲而下

子男藻火而下 卿大夫粉米而下

按唐孔氏曰天數不過十二天子服十二章象天數也林氏之奇曰十二章所以彰天子之盛德能備此十二象者也自黃帝以來歷代之制皆然何周禮乃無十二章之文耶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

袞以象天則十二章之備可知矣非至周而去三辰之象也

宗彝虎雌

陳氏師凱曰周禮註疏云宗彝是宗廟彝非蟲獸之號而言宗彝者以虎雌畫于宗彝則因號虎雌為宗彝但虎雌同在于彝故此亦并為一章也虎取其猛雌取其智以雌鼻露向上兩則以尾塞鼻或以兩指是其智也案禮疏謂取其猛與智而蔡傳云取其孝者蓋以虎鼻雌彝為享裸之器孝思之所在也

侯以明之

尚書通典略卷上

主

按儀禮射之最重者曰大射曰鄉射周禮則又與賓射燕射列而為四其實王朝所重惟大射而已周禮註曰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其容體比于禮其節奏比于樂而中多者始得與于祭此擇士之大射其法特嚴侯明之法即在此時豈必為庶頑讒說之人特設一射禮哉不過使之與于射以明驗之而啓其愧恥之心爾至賓射則諸侯朝會于天子天子與諸侯習射此不主于射其法差寬燕射則天子燕王朝羣臣與息老物而射此亦不主于射其法尤寬故蔡傳止言

大射也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傳四面皆五百里之說疏衍疑之謂堯舜都冀冀已極北就各服言非必包甸服于中而四方相距五千里也此說極為有見夫五服五千亦大約立法如此不過截長補短以成五服之制爾非四面截然四方真如棋局也但去古已遠不可得聞學者觀書而得其意則善矣

李氏光地曰今以里度里差推之凡極高差一度而地差二百五十里自塞盡處極高四十二度至廣海

尚書通典略卷二

主

戴日極高二十三度恰地五千里東西宜亦若是聖人之言不虛設也或以後代幅員動萬餘里而疑其狹豈知此為九章量法漢儒所謂虛空鳥道者寧若後代合山川紆折計乎此又一說可兩存之

作樂圖

堂

瑟 琴 歌
為堂上之樂以歌
為主貴人聲也

樂上

瑟 琴 歌
為堂上之樂以歌
為主貴人聲也

升歌三終

一歌 奏石絲以詠
二歌 歌之時則堂
三歌 下之管不作

間歌三終

一歌一笙 一歌一笙
二歌二笙 相間而作
三歌三笙 共為三終

尚書通典略卷上

香

堂

執鼓 管
為堂下之樂以管
為主貴人氣也

樂下

執鼓 管
為堂下之樂以管
為主貴人氣也

笙入三終

一笙 奏笙竹等眾
二笙 樂之時則堂
三笙 上之樂不作

合樂三終

堂上堂下之
樂並作亦有
三奏也

許氏謙曰樂有四節曰升歌曰笙入曰間歌曰合樂
升歌者工升自西階歌其詩是也笙入者工以笙入
于堂下奏其詩是也間歌者堂上歌其詩堂下笙某
詩一歌一笙相間而作也合樂者堂上堂下之樂並
作也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通之
為十二而謂之九成者升歌笙入共為三成也

三終圖

歌

二人鼓瑟二人歌 升歌三終者謂升堂歌此三篇每一篇而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笙

一終也
以笙吹詩有聲無辭 笙入三終者謂吹笙之人入于堂下奏
南陔 白華 華黍
此三篇每一篇而一終也

間歌

升歌三終者謂升堂歌此三篇每一篇而
堂上歌其詩是也笙入者工以笙入于堂下奏其詩是也
笙入三終者謂笙入于堂下奏其詩是也
笙入三終者謂笙入于堂下奏其詩是也
笙入三終者謂笙入于堂下奏其詩是也

尚書通典略卷上

香

按王氏炎曰歌于堂上者謂之登歌歌于堂下者
謂之間歌以詠堂上之登歌也以間堂下之間歌
也此說殊欠分明彼徒見儀禮內鄉飲酒禮燕禮
並有間歌魚麗之文遂引以解笙鏞以間之間殊
不知歌詩也笙奏也堂下安得有歌乎儀禮疏云
堂下吹笙堂上升歌間代故謂之乃間也蓋樂以
人聲為主以詠是合此人聲以間是間此人聲二
以字是以樂聲而詠之間之非間之者亦為歌也

禹貢叙治水之次

朱子曰禹貢所記地理治水曲折多不甚可曉竊思當時治水畢却總作此一書故自冀州王都始禹自言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數語極好細看今人說禹治水始于壺口鑿龍門其未敢深信方河水洶湧其勢迅激縱使鑿下龍門恐仍舊壅塞又下水未有分殺必且潰決四出蓋禹先決九州之水使各通于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使大水有所入小水有所歸只是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却方可下手九州盡通則導河之功已及八分故某嘗謂禹治水當始于碣石九河蓋河患惟兗為甚兗州是河曲處兩岸無山所以潰決常在此故自決處導之用功尤難蓋皆自下派殺其勢爾

尚書通典略卷上

圭

手

按先儒論禹貢叙治水有以重輕論者謂京都根本所在而洪水方甚故先自冀州始也德清胡鄭樵六經輿論謂冀居北方為水水生木故次兗青徐東方木生火故次楊荆南方火生土故次豫中方土生金故次梁雍西方此以順五行為言其理亦偶合爾以此說經類陰陽家言要當以朱子之

言為正

山川疆界圖形說

鄭氏樵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經界故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後之史家主于州縣州縣移易其書遂廢今之地理以水為主水者地之脈絡也郡縣基布州道瓜分皆由水以別焉

胡氏渭曰鄭漁仲謂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改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改此至言也然後世河日徙而南則兗之西北界不可得詳河南

尚書通典略卷上

圭

手

之濟亡則兗之東南界亦苦難辨今圖其梗概而已

賦有正有錯

按九州之賦唯缺下下兗賦固當下下而經特變文言貞何也大抵九州之賦言錯者四有錯則必有正正即其貞也不言錯者五五州皆正也特言貞者一兗以薄賦為正合九州言兗賦為最薄就兗之一州言則不為薄而為正也可見貞之一字特互文見義非謂他州不正而獨充為正也聖經之書法其微而彰也如此蔡傳云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其言猶有未盡

三江

按三江之說不一。顏師古以為中江南江北江。郭景純以為岷江浙江松江。韋昭以為松江錢塘江浦陽江。王介甫以為一江自陽羨一江自毘陵一江自吳縣。蘇子瞻以漢為北江江為中江彭蠡為南江皆非。楊州所記之三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入海者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此說與庾仲初吳郡賦註相合。蔡傳主之。薛士龍亦言震澤下有三江。朱子曰東坡不曾親見東南水勢只是意想硬說且江漢之水至漢陽

尚書通典略卷上

三

五

軍已合為一不應至楊州復言三江。薛士龍說震澤下有三江入海疑他曾見東南水勢說得恐是竊謂三江出於太湖之下與大江不相附近。婁江東江又係松江支流不過為太湖水口其于岷嶓江漢邈乎其不相關也。若論楊州水勢大者莫若大江。經文記彭蠡之下何為直捨大江而錄湖水之支流也。只為震澤之水震蕩難定為楊東偏之患非先治三江則震澤不可得而定。傳曰費疏鑿者雖小必錄是也。夏竦仲謂南方之水江為大故凡水皆以江稱三江之江豈必疑為大江之江耶。此說尤易見。李東溪乃謂

江至楊州合流已遠猶曰三江者存其源也是亦誤會註意而以大江為三江爾。○松江今謂之吳松江東江湮沒已久今不復知其處。婁江今謂之劉河海潮日壅沙日積而江日淤今就三江而論吳淞為中江其洩震澤之水直而不迂視二江為急且濬松江之力省。濬婁江之費繁。歸震川夏竦仲皆謂治吳之水宜專力于松江此據後世之三江而言非謂禹當日之三江也。三江自有三處入海禹豈專治松江者耶。

九江

尚書通典略卷上

三

五

按九江即洞庭其說自不可易但古無洞庭之名所以其名不見于禹貢至戰國時始稱洞庭五渚是也。鄭云九江從山谿所出各自別源非大江也下流合于江爾。此說自宋初胡旦始而晁以道曾彥和皆從之。朱子又從而辨之其非尋陽之九江明甚。然古無瀟水鄭道元曰瀟者水清深也瀟湘猶言清湘隋唐以後始謂瀟水出九疑山北合湘水是名瀟湘爾。朱子考定九江去無元水即澧二水而易以瀟江蒸江亦未有以見其必然也。程氏大昌云九水望江未至安得名江此言亦固已。南人呼小水為江固後世之

語然焉知古未嘗有是語耶。雖指謂禹時湘浦未有沙州。江身與九水之尾混爲一壑。故得稱九江。此雖未有所據。然以理度之。其說爲勝。今大江橫過洞庭之口。九江之水悉灌輸焉。其大概可見也。周禮荊州無九江。蓋包在雲夢之中。爾于何見之。太史公言澧沅。澧在九江之間。即此一言。猶可推尋九江遺跡。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君之二女居之。嘗游于江湖。澧沅之風。交澧湘之浦。是在九江之間。則九江之爲洞庭。又可以意曉也。此九江者。當時必有九道。但水道通塞離合。古今不常。必欲指爲一而非九。終爲臆說。不如闕之。

尚書通典略卷上

早

雲夢

按經傳諸書。有合稱雲夢者。有單稱雲。單稱夢者。大約雲可該夢。夢亦可該雲。單稱特省文爾。不必云江北爲雲。江南爲夢。土字在雲夢之間。蓋兼上下言之。亦不必云雲地卑。僅能土見。夢地高。已可耕治也。雲夢雖是澤名。亦就澤邊之地而言。故簡端錄云。雲夢皆土也。因水聚焉而爲澤。是以水多而土少。至于江漢既治。澤水漸落。由是見土而可耕治。故曰土見而作。又至是而荆之水土無不平矣。

導河

河源極西。龍門以上。禹功所不施。故數千里之河。總括爲一句。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非爲荒遠也。自積石至龍門。所行皆雍州之域。不可言荒遠。宋人見朔方西涼不入版圖。遂以荒遠目之。爾河流迅疾。至積石而爲要害。禹因自此加功。孔傳所謂鑿山穿地者。亦只是因時修闢。非本無水道而始開之也。龍門上下。河行于山。險阻壅遏。大伾以下。河始出險就平。大陸以下。地益平。土益疎。水溢善漬。因而播之。爲九。則上流遂洩。而河不淤矣。然河水多泥。易于淤澱。海潮逆入。其泥愈積。同合爲一大河。納之于海。則潮不能壅。而河不淤矣。故九河之所以入海而無壅者。賴逆河之復合爲一也。林氏之意。以爲逆河即是九河。誤矣。

尚書通典略卷上

早

河源

爾雅釋水曰。河出崑崙。其言似爲可據。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今自張騫使大夏窮河源。烏睹所謂崑崙者乎。唐使薛元鼎至吐蕃。見吐蕃之水自西南來。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遂以爲河源。而不能于積石之下。詳察河源之有無。何也。元世祖徂于舊聞。

謂黃河出吐蕃中。特以九渡之南導源未悉。故遣都實一探之。都實往還驛路奔馳。經史遺文。絕不留意。即如積石。都實身歷其地。而不知。而以唐之積石軍為積石。况能察河源之有無邪。都實謂河源從平地湧出。得之朶甘思西鄙。東北去崑崙有一月程。其妄談而不足信明矣。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以理度之。蔥嶺之河。不始于蔥嶺。自其西北崑崙之墟。潛行地下。東出為蔥嶺河。又東與于闐河合。而東注于鹽澤。鹽澤復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為中國河也。則世之考河源者。亦何必疑西域而信吐蕃哉。

尚書通典略卷上

星

五

王氏鑿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于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又曰。吾嘗考之。河源有二。一出于闐。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使窮河源矣。謂出于闐。

其山多玉石。采來獻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為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又曰。佛圖調謂鍾山西六百里外。有大崑崙。又有小崑崙。然則崑崙果非一乎。崑崙之遠近不一。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陝東南流入渤海。其一出于闐之南山。北流與蔥嶺水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闐國。復分流歧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輒廢千古之論。故辨之。

尚書通典略卷上

星

五

河決

河自禹告成之後。下迨元明。凡五大變。而暫決復塞者。不與焉。一周定王五年。河徙二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三宋仁宗時。商胡決。河分為二派。四金章宗明昌五年。實宋光宗紹熙五年。河決。五元世祖至元中。河徙。蓋自大伾以東。古兗青徐揚四州之域。皆為其縱橫糜爛之區。宋金以來。為害彌甚。河之變遷。已與書不合。今欲求復禹河之故道。胡可得乎。其他水通塞離合。古今不常。大率類此。

江漢

王氏充耘曰江漢二水勢均力敵皆能自達於海者也故禹貢雖紀其合流仍各見其首尾紀其合流故于漢水言南入于江各見其首尾故于漢水言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于江水則言東迤北會于滙東為中江入于海然于漢水言南入江則江水北入漢可以互見矣于江水不言會于漢而曰會于滙則漢水滙為彭蠡亦可以互見矣此古人叙述之精雖不費辭而一分一合脈絡昭然自見

東迤北會于滙于字俗

禹貢書例以小注大曰入水力相配曰會其書會者

尚書通典略卷上

四

如汶之于濟涇之于渭伊瀍之于洛是也惟書岷派而獨以滙言滙之一義以其大而相衝蕩其狀折旋迴復與他水合併為一者不同不言滙澤為彭蠡而曰會于滙者豈其時都陽未有名故直曰滙哉江漢自大別合流同為一道先叙漢水故以彭蠡屬之于漢次叙江水不必言彭蠡與漢互見也非謂彭蠡之滙反無與于江也金吉甫則直以滙為誤字謬矣

六卿

欽定彙纂云六卿之說玩蔡氏傳本鄭康成說為多故以六卿與六卿之卿為一正主周禮注所謂三公內

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也說者以為六卿非自冢宰至司空之六卿蓋王之六卿別有此六卿也若以為六卿分職之六卿無緣冢宰亦屬于司馬考之周禮六卿六卿之外無別有所謂六卿者以備有事出征而從王以行也其說亦已無據矣如以六卿屬之司馬為無其事則九伐統于司馬自是設官之大法猶司徒施教則六卿總屬之也若謂六卿與六卿之卿必不為一則鄭氏所云外與六卿之教安見其不然耶唐虞建官惟百自多兼職雖世遠不可盡考當以蔡傳為正

尚書通典略卷上

聖

仲康肇位

金氏履祥曰羿距太康不能返國城于句服東南而居之至是而仲康立說者多稱羿廢太康而立仲康失之矣使羿廢太康而立仲康仲康既立使胤侯為司馬兵權有歸矣而不討羿是德羿也不返太康是終兄也不然權出于羿是仲康為虛位而胤侯為羿黨也若是胤征之書孔子奚取焉且襄四年左傳稱羿代夏政號帝夷羿豈立仲康而為之臣者其不然也明矣仲康繼立于外命胤侯掌六師其規模舉措固已有大過人者然迄不能移征義和之師而加之

羿或者勢未可與假之以年安知其不能討羿以羿之強僭而終仲康之世莫敢誰何者以仲康之賢有胤侯之助也仲康雖立國于外然聲位四海諸侯之尊夏固自若獨義和以不臣受征而夫子于書取胤征焉君子是以知仲康為能自振而胤侯為王室倚重矣

瞽奏鼓魯夫馳庶人走

日為天子之象日食陰侵陽君弱臣強之象也左傳文十五年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杜預謂伐鼓于社責羣陰也郊特牲云社主陰故云然孔傳曰

尚書通典略卷上

瞽

責上公者社祭勾龍為上公之神則上公羣陰並責之也救日之時王或親鼓佐擊其餘面周禮太僕所謂贊王鼓是也凡聲陽也擊鼓為聲所以助陽壓陰也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凡兵或擊或刺或斬或勾其類有五蓋欲以兵討陰亦猶伐鼓之意也魯夫主幣禮無明文禮云魯夫承命告于天子則有之不知孔傳何據而云主幣也夫先王克謹天戒自當齊戒于神明用幣事屬之諸侯且日食可推算而知何不早為置幣而臨時奔取耶左傳用幣于社止言諸侯後人言天子亦用幣以禮天神是

推廣其義而言之爾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其方色與其兵而不言用幣是何也周禮庭氏有救日之弓救月之矢不言救月之弓與救日之矢蓋互言之救日以枉矢則救月以恒矢可知薛氏曰枉矢狀如流星飛行有光蓋取以陽勝陰之義左傳用幣之說不見于經自杜氏注之孔氏疏之似可並行而不悖惟魯夫主幣言之太鑿總之救日自有百役世遠莫考馳走所主難于懸定也

尚書通典略卷上

尚書通典略卷上

瞽

男 廷琮 校字

惟元祀十有二月

按易之革象曰治歷明時。凡革命者必治歷。治歷必改正。此其常禮也。咸有一德曰爰革夏正。夏正寅也。商革之。則商正月建丑。可知左傳曰火出于商四月。是必辰月也。四月為辰。則正月建丑。而非以十二月為丑矣。夫古者既改正朔。豈有僅改其正月而餘月不改者哉。在周之時。其論陰陽寒暑之節序。容或有。用夏時為言。如七月之詩。言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與

夫四月惟夏六月徂暑之類是也。至于史官所記載。必遵當代之正朔。古今無二理也。孔傳曰。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商尚質。其禮簡易。故崩年改元。至周始有踰年改元之禮。蓋歷代之制度不同。不可以一概論也。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奉王歸亳。亦在十二月者。時太甲喪已畢。且克終允德。不忍令其君姑處桐宮。必俟正朔至而後迎歸也。正義曰。殷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為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祀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為再暮。除喪服也。喪服除則吉服舉。事貴

初始。故于十二月以冕服奉嗣王歸也。商制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元祀十一月湯崩。至三祀十二月。是除凶即吉之日也。周制二十七月而畢。其祥禫之制又不同。以兩篇之年月論之。若合符節。學者與其舍經而從傳。不如舍傳而從經也。蔡傳引蘇氏吳氏之言。似有可從。實則不然。

七世之廟

廟制之來遠矣。正義云。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家語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

自虞至周。所不變也。此說為正。若鄭康成之意。謂惟周立七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而已。鄭必知然者。據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商五廟。至子孫六。鈞命訣亦云。然。遂據謂七廟周制也。不特此也。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盧植曰。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曰。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玄成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凡此皆與緯書合。良由前漢諸儒不見古文。故

尚書通典略卷下

劉歆天子七廟圖

東

東

北
太祖

穆
穆

昭昭

都門南北太祖

昭
昭
昭

門南

西

西

案廟皆南向。惟帝祫之位則昭南面穆北面。與廟向不同。

朱子曰章玄成劉歆廟數不同班固以劉說爲是今亦未能決其是非姑兩存之然觀朱子論古今廟制引王制之說又曰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其大略不過如此可見七廟之尊爲天子常禮自屬至當之論

朱子論古今廟制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

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

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宗祏曰世室亦
曰祧遠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
主藏焉

尚書通典略卷下

四

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
謂祔于祖父者也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又
曰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昭穆
廟之居東居西而得名初不爲蓋昭穆之次既定則
父子之盛也陸佃之說未是其子孫亦以爲序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
謂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者是也

微子面縛銜璧

王氏樵曰周師未至微子先已出迎胡得有面縛銜
璧之事夫面縛銜璧武庚事也非微子也微子適周
不知的在何時以經考之武王克商即反商政釋箕

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武商容之間。豈于微子而獨遺之耶。若初克商時。即得微子。武王必有以處之。必見于經矣。以經之不載。知微子之遜而未獲也。以微子未獲。故初封武庚。以奉湯祀。及武庚以叛誅。而後微子受封于宋。其命辭曰。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周人之禮。微子如此。寧有抱器自歸之理乎。史記言克商時。微子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者。亦謬也。

欽定彙纂云。王氏說可存。

武成錯簡缺文

欽定彙纂曰。武成錯簡。自二孔疑之後。儒互有更張。至

尚書通典略卷下

五

程朱而始定。至朱子更以漢志日辰與經之前文細推之。移四月既生魄于丁未之前。更為精密的當。無可復議矣。惟用附我大邑周下缺文。不可復補。而程子移反商二句于其下。稍有結束。但恐反商之政。如救焚拯溺。急不宜緩。豈能待至歸豐之後。程子亦不得已。而以此足其文勢爾。然所缺實非一兩言可了也。今惟以朱子之更定者為據。

王氏樵曰。大邑周後語意未終。蓋武王新受命。與諸侯正始。當有交相儆戒之辭。略如康誥之意。不應自夸其功而已也。然其缺文則不可知矣。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半。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半。從考定本朱子曰。孟子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于煨燼之餘。而多出于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尚書通典略卷下

六

張氏栻曰。公侯之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者。皆以其田言之也。獨以其田言之。則地雖有廣狹之不齊。山林川澤之相間。而制田之多寡。則自若也。王制謂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者。則傳者之失矣。周禮所載。與此不同。蓋不知分田建國之意。遷就而為此說爾。要當以孟子為正。夫在孟子時。已去其籍。又更秦絕滅之餘。周官之書存者無幾。今時所傳。先儒以為雜出漢儒之傳會。是不可以不考也。

王氏應電曰。周禮封國之制。于周初孟子皆有不同。

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而周禮爵雖五其命數禮儀則公從上等以九為節侯伯從中等以七為節子男從下等以五為節分地雖五其所食則公以四之一侯伯以三之一子男以半大抵列爵惟五而其等則三分土亦五而其食則三視周初為更密蓋周公制禮而稍更定者也此說近是備以參考

田制賦乘法

司馬法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又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甸方八里據地言之成方十里兼溝涂言之其實一也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諸侯之地不過

尚書通義略卷下

七

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其賦百乘百乘之家是有采地十里者也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合七十五人凡二千五百人為師三師而車百乘田此推之以至于千乘皆是法也朱子曰車乘之說疑馬氏為可據又曰此等處只要識得古制大意細微處亦不必大段考究

九疇

朱子曰凡數自一至五五在中自九至五五亦在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亦在中若有前四者方可以

建極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是也六三德是權衡此皇極者也德既修矣稽疑庶徵繼之者著其驗也又繼之以福極則善惡之效至是而不可加矣

五行之性

王氏充耘曰五行水為老陰火為老陽故其性或潤或燥一上一下皆一定而不可移木為陽稗金為陰稗故其性可曲可直可從可革而無一定

王氏安石曰金亦能化然非火革之則不能自革也故命之曰從革朱子曰金一從一革互相變而體不變且如銀打一隻盒便是從更別要作一件事便是

尚書通義略卷下

八

革依舊只是這物事所以云體不變又曰不是從人之革是一從一革兩說俱善而朱子之說尤精

五事配五行

蔡氏之說曰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與素問五行傳不合夫木藏曰肝而發竅于目水藏曰腎而發竅于耳金藏于肺而發竅于口心為火藏用事于中脾為土藏于五事當屬貌故肝心脾肺腎之屬于木火土金水有決然不可易者然五行之理豈有二哉黃勉齋曰配與屬不同配者比並之謂屬者管屬之謂嘗得其說而推之配者言

其體也乃先天之五事洪範言之屬者言其用也乃後天之五事素問言之配與屬不相妨體與用不相悖黃氏之言可謂定論矣

謀及卜筮

大事先筮而後卜晉侯得阪泉之兆而又筮之遇大有之睽是卜筮並用互相為占也又有獨用之者卜稽如台夢協朕卜卜河朔黎水予得吉卜皆止以卜言而易占不用龜是卜筮不相襲也著龜並重詳見易學圖說

筮短龜長

孔氏頴達曰左傳云筮短龜長時晉獻公欲以驪姬尚書通義略卷下

尚書通義略卷下

九

為夫人卜既不吉而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之得吉必欲用之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龜實長也易繫辭云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聖人演筮為易所知豈是短乎明彼長短之說乃是有為而言爾

庶徵

朱子曰漢儒也穿鑿如五事一事錯則皆錯如何却云聽之不聰則某事應貌之不恭則某事應又曰但古人意思精密只于五事上體察是有此理如荆公又却要一齊都不消說感應但把若字做如似字義

說做譬喻說了也不得

按天地間災祥禍福杳不可知周得木德而有赤鳥之祥漢得火德而有黃龍之瑞此理如何以為占耶若直以秋大水為水行之應以宣榑火為火行之應則鑿矣董仲舒劉向于春秋日食皆繫之以事應殊不知春秋時史失其官閏餘乖次如哀公十有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邛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是司歷者過也注疏謂周十二月夏之十月火星也九月昏火星見于西南漸而下流十月之昏則伏今十月火猶西流是歷官失一閏以九月為十月也九月尚溫故得有螽至明年十二月復螽始知其故今以授時歷推之哀公十一年當閏二月十三年當閏十一月春秋失之故十二月兩書螽仲尼知之故以為司歷過也則漢儒之占驗亦何涉哉然仲舒洪範災異等傳亦不可盡廢于此理會天人相感庶幾可驗但五行之理其變無方即是說而變通之斯可謂知天矣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也注天之有是道乃因日行

尚書通義略卷下

十

而強名之。月不行黃道止行八道。但此八道皆斜出入于黃道之内外。故謂之九道。亦謂之九行。月一歲凡十三次經天。則二十六次出入于黃道之内外。一次經天。則一次入一次出也。蓋赤道定南北之中。凝然不動。黃道半在赤道之南。半在赤道之北。日行南則月從黑道出。黃道北矣。此冬行之度也。日行北則月從赤道出。黃道南矣。此夏行之度也。由冬轉春。月從赤道出。夏轉秋。月從白道出。四時皆有常行。舉冬夏以見春秋爾。二十八宿環繞日月行道之側。月行必經歷之。經于箕則多風。歷于畢則多雨。詩云。月離于

尚書通義卷下

士

畢。俾滂沱矣。春秋緯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蓋箕木宿也。風屬木。與箕星相感。故多風。畢金宿也。澤屬金。與畢星相感。故多雨。其實星非有好。但氣類相感。月非有從。乃行度所次爾。

四夷畢獻方物

帝者之世。荒服有貢。僅責之終王。終王者。即周之蕃服。世而一見者也。名為率附。終一帝王之世。纔責之一來。其已簡矣。當其實德而來。特隨其方物。所有以爲之獻。如肅慎氏之楛矢石砮。昭德致而無財費。及夫西旅貢獒。稍涉怪奇。則大臣已作戒訓。王慮遠人。

自此而不服也。其責之之庶。大抵如此。彼其服從則無費。不率則有禍。顧何憚而不庭也。

金縢

金縢之書。說者多疑之。謂死生有命。請死以代。是無命矣。其可疑者一。我之弗辟。孔傳以辟爲法。鄭注以辟爲避。居東孔傳以爲東征。鄭注以爲居東都。紀年紀事。參差不同。其可疑者二。周公之卜。二公何爲不知。且國事之重。周公必托諸二公。是亦何嫌何疑而默默以去。其可疑者三。竊觀程子語錄曰。周公誠心欲代其兄。豈問命耶。然則王之瘳與不瘳。已之死與

尚書通義卷下

士

不死。皆不暇計者也。項氏安世曰。孔氏謂辟者行法也。居東則東征也。信然。則周公誅謗以滅口。豈所以自明于天下哉。故朱子後來與蔡氏帖。只從鄭氏其鴟鴞詩傳。尚仍用孔說者。未及追改爾。且以大誥証之。東征出于王命也。明甚。東征出于王命。則在迎歸之後也。豈不又明甚哉。王氏肯堂曰。諸史百執事之不言何也。方派言之時。主少國疑。雖周公且難于自明。二公亦難爲周公明。區區卜史。敢容其喙哉。則其不言何足怪。觀此諸說。則金縢之書。自無可疑。凡過爲周公疑者。皆未足以知聖人之心事者也。

微子之命

微子之命一篇。乃初封之命。非申命之書也。箕子與微子相答之言曰。詔王子出廸出者。去其位而廸于野也。此可見微子前此未嘗受封于周。武王時武庚之惡未形。以大宗而奉湯祀。固宜。故武王舍微子之賢而立武庚。且微子又遁跡不出。周亦何從加其爵而封之也。樂記言武王克殷。既下車立殷後于宋者。此說武庚非微子也。知微子無抱器歸周之事。則亦無與武庚並封之事。終武王之世。微子無爵。至武庚既誅。殷祀再絕。微子于此時。不得不出以承殷後。乃

禮書通考卷下

主

若其先則未嘗有從周之志也。觀其命詞曰。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正如後世之勅書。其為始封之命無疑矣。○箕子非王子可比。王子為宗祀所係。不得不出。箕子則嘗言我周為臣僕矣。或嘗居于朝鮮。必無受封之事。漢書云。箕子去之朝鮮。不言受封。惟史記云。武王封箕子于朝鮮。史遷多謬。當以漢書為正。

遷九鼎于洛邑

桓二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據書言之。遷鼎是成王事。非武王時已遷也。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則九

牧貢金為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也。此說為正。戰國策顏率說齊王曰。昔武王遷九鼎。鼎用九萬人。則以為其鼎有九。其說荒誕不足信。至武王遷鼎之說。則依左傳而仍其謬者也。

用牲于郊牛二

欽定彙纂云。祭天地分合。從古聚訟。此經云用牲于郊牛二。注疏謂以後稷配故牛二。蔡傳則云祭天地也。蔡但言祭天地。不言合者。天地各攻其位。位成而祭之也。疑此時南北郊之名已立。言郊者統天地言之。與周禮大宗伯有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之說。大司樂

禮書通考卷下

古

有圓邱方澤之說。又祭法。燔黍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騂犢此皆天地並言。祭天地異所。王者尊天而親地。未有祭天而不及地者。亦未有言其合者也。然則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禮固明言之。而北郊未有明文。此經之偶缺爾。注疏之家。鄭康成賈公彥孔穎達輩。皆已補言之。周禮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祀地。注疏皆謂祀于北郊。又攷人言陽祀陰祀。注疏所謂陰祀祭地。北郊又如禮記泰壇泰折之文。疏云。此經論祭帝于南郊。地而于北郊也。此皆北郊之說。鑿鑿可據者。以此言之。祭地之位。不待推而可知。

也。雖有冬夏至之分。而此于位之初成。非常祀可比。故同日而舉也。社于新邑。謂此乃所以祀地者。非也。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又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曰。此今時里社也。又月令命民社。仲春之祭也。詩以社以方。秋祭也。孟冬則云大割祀于公社。是一歲又三社也。社之祭。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得共之。其名至多。名同而義各異。茲之社于新邑。乃社稷之社。位在庫門之右者。此共工氏之子曰句龍者是也。特以其平九土之功而報之。而奉

尚書通典略卷下

五

以為主爾。謂之地示之神可乎。地祇句龍同得謂之。后土者。因昭公二十九年左傳。魏獻子問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史墨答之。以句龍為后土。猶言后土之官爾。其實康成所云后土者。謂地神也。非謂句龍也。况乎祭天地之禮。貴簡貴誠。只用蕭牆。此人鬼之祭。故曰牛一羊一豕一。郊特牲所謂社稷太牢。而蔡傳引之者也。若以此社為祭地。則王制所云祭天地社稷。地與社豈重累而舉之乎。至于后稷配天。以思文之詩為樂歌。此乃行之于宗周者。東都初建。恐未遑及此爾。

自服于土中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土圭之法。于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天地相距八萬里。故先王立八尺之表。以尺有五寸之圭。橫于地。于圭之端立表。日中則景適與土圭等。謂景蔽于圭。乃定此為地中。周禮注云。土圭一寸準一千里。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土圭尺有五寸。準一萬五千里。此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止三萬里也。春游過東三萬里。夏游過南三萬里。秋游過西三萬里。冬游過北三萬里。今歷家算數如此。以土圭測

尚書通典略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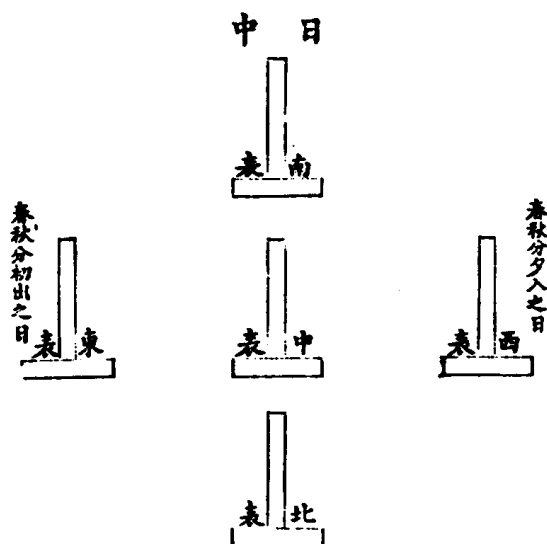
六

之皆合。王氏引日東景夕日西景。朝日南景。短日北景。長者。是據中土圭之東西南北立表之處。而言其不中也。古者土圭必立五表。地中植中表。千里而南植南表。千里而北植北表。東西二表亦如之。以四表明中表之正。以中表定四方之中。此求中之法也。梁天監中祖暅五表圖。其法于夏至日中。立儀表于準平之地。名曰南表。更立一表于南表景末。名曰中表。夜依中表以望北極。樞而立北表。令參相直。當子午之正。又以春秋二分之日。旦始出東方半體。乃立表于中表之東。名曰東表。是日之夕。日入西方半體。乃

立表于中表之西。名曰西表。東西皆與中表參相直。居卯酉之正也。爰載祖暅五表圖于左。

祖暅五表之圖

夏至晝漏半



夜望北極樞

尚書通典略卷下

十七

吳氏澄曰。所謂土中者。但謂道里均爾。而謂天地必合于此。四時必交于此。恐無是理也。況于風雨之會。陰陽之和。在人君德政之應。天心何如。但居洛邑。以求風雨之會。陰陽之和。此空言也。

按吳說亦有理。但土圭之法。不止可以求土中。先王且以之制邦域。凡地有高深。及山川限隔。道路迂曲。地之大小。曷從而知。日在天。其景在地。惟量夫日景之長短。則可以知道里之遠近。故以土圭測日景。而制其封疆之域。不可為他經不見。止見于周禮。而疑其無也。

生明生魄

尚書通典略卷下

太

朱子曰。日為魂。月為魄。魄是黯處。魄死則明生。書所謂哉生明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魄。載如車載人之載。月受日之光。魂加于魄。魄載魂也。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受日之光。常全。人在下望之。却見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同。如日在午。月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去日十矣。既謂之既望。日在西。而月在東。人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之全。月之中有影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甚大。從地四面光起。其影則地影也。如

星亦受日光。凡天地之光皆日光也。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月與日相合，月在日後，光盡體伏矣。魄加日上，則日食。在日後則無食，謂之晦。朔則日月相並矣。又曰：日月相會時，日在月上，不是無光，光多載在上面一邊，故地上無光。到得日月漸漸相遠時，漸擦挫，月光漸漸見于下。到得望時，月光渾在下面一邊，望後又漸漸光向上去了。

問月受日光。蔡季通曰：日在地中，月行天上，所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旁周圍空處迸出，故月受其光也。

尚書通義卷下

光

黃氏鎮成曰：朔，蘇也。晦而復蘇，明于是乎生焉。上弦月行漸遠于日，以周天言之，近日九十一度有奇，遠日二百七十四度有奇，是近一遠三。上弦在八日，其常或退在九日，其變也。望月行甚遠而與日對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有奇，望在十五日，其常或進在十四日，或退在十六日，其變也。下弦月行過中，遠日二百七十四度有奇，近日九十一度有奇，亦近一遠三。下弦在二十二日，其常或進在二十一日，或退在二十三日，其變也。以周天為四分，近一分，遠三分為弦。

和卷二占

周禮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云：鬱，鬱金草也。鬱金，金煮之以和鬯，酒芬香調暢于上下也。如鄭說，釀黑黍為酒，築鬱金之草以和之，非釀以鬯草也。蔡傳乃先後言之，兩占中尊也。孫炎曰：樽，羹為上，鬯為下，占居中。郭璞曰：在鬯羹之間，祭時實鬯酒于彝，未祭則盛于占。此初賜未祭，故盛以占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

王氏綱振曰：三月當從洛誥十二月為定，蓋八年之三月也。七年三月，周公初基作洛。十二月，周公受命治洛。次年三月，公方代王用誥治洛，此所謂誥告庶殷者也。

尚書通義卷下

丰

周官

蔡傳曰：此篇與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陳氏師凱曰：周禮未嘗不言公孤之名，但不載其專職。爾周公六典專為治事而設，故以公孤為鄭重，而未及言之。非周禮與周官二也。漢孔氏傳周官據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成王作周官。在周公攝政三年時。周公制周禮，在攝政六年時。周禮在周官後也。今觀周官與周禮其道則一，而繁簡不同。蓋周公攝政時制禮作樂，即周官之

法度再加精密而偏布之以為周禮周禮固聖人之書而周官亦非漢儒之附會烏得據周禮以議周官或且援周官以非周禮哉朱子語類問司徒司馬司空三公三少之官曰漢自古文尚書出方有周官篇伏生口授二十五篇無周官故漢只置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古文尚書但見伏生書牧誓立政篇中司徒司馬司空而置也古者諸侯之國只置得司徒司馬司空三卿惟天子方得置三公三少六卿牧誓立政所說周家是時方為諸侯故不及三公三少及周官篇所說則周是時已得天下矣三公三少本以師道輔佐天子只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冢宰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玩朱子之說可見三公之號自名師保與周禮師氏保氏無涉師氏保氏列在司徒之屬只如後世國子先生之官師保是以道義輔佐天子非師氏保氏比也鄭注以周召為兼此官必無此理蓋鄭康成時未見古文尚書故為此解若唐孔氏據古文尚書多士以下並是周公致政成王之書則周官又在周禮後矣成王不應舍周公已定未行之禮而姑從其略也先儒之說不一略為折中以俟再考

尚書通義卷下

主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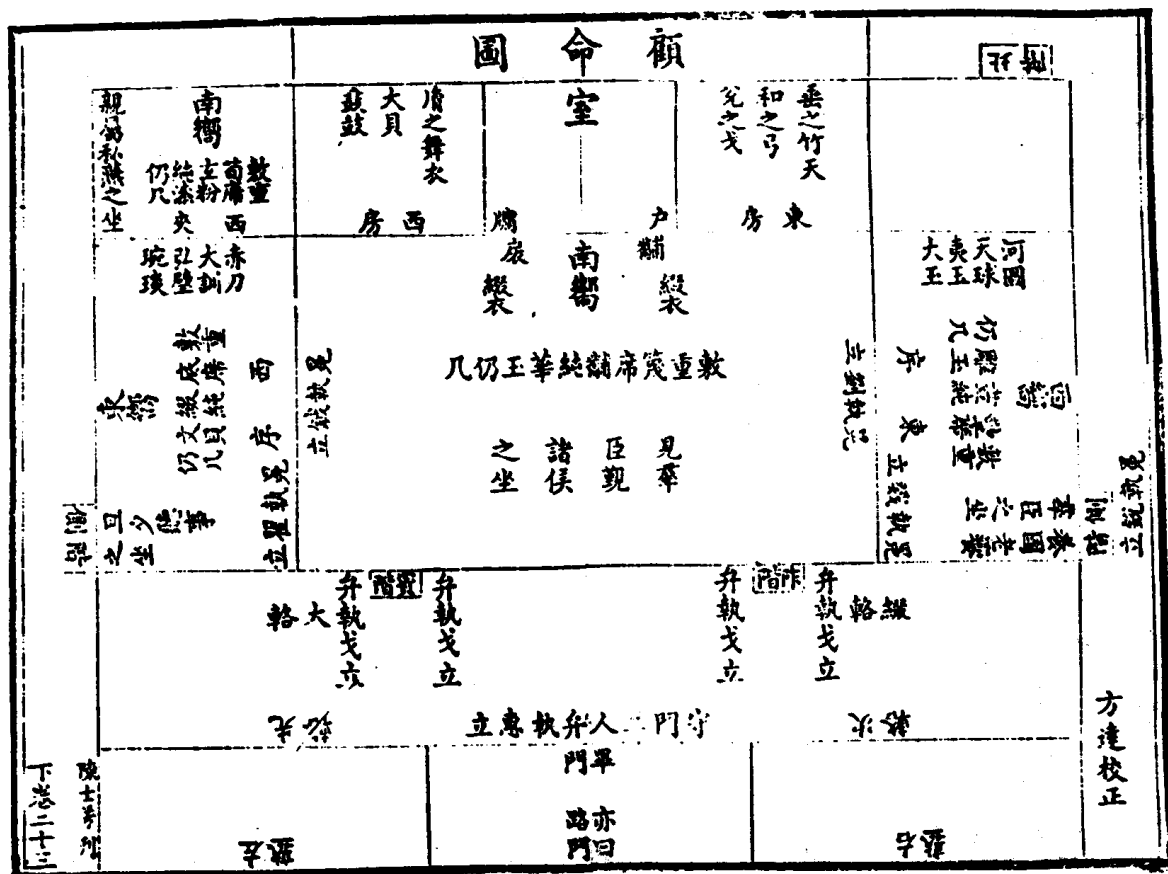
六卿分職不知所屬何官朱子言天子至尊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于冢宰此亦據周禮言之爾周禮三百六十屬周詳精密要是周公未行之書而周官則成王建置訓迪已施行之書也唐孔氏于六卿皆以周禮証不思書無明文今只當據周官以解周官也夫冬官篇亡補之不可移之不可豈周官所屬而可移周禮以補之乎若讀書者參互以考之則可矣

五服一朝國

尚書通義卷下

主

一年侯服朝京師	七年侯服朝京師
二年甸服朝京師	八年甸服朝京師
三年男服朝京師	九年男服朝京師
四年采服朝京師	十年采服朝京師
五年衛服朝京師	十一年衛服朝京師
六年 <small>當要服朝以略遠不必其來</small>	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方岳
六年一朝應言六服而此言五服蓋以要服路遠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宋元諸儒多與孔合	



繡辰

爾雅釋宮文。戶牖之間謂之庭。郭璞云。窗東戶西也。陳氏師凱曰。戶牖之間。是以地名。又云。負宸者。是以器名。據爾雅則宸。自是戶牖間地名。以屏置其地。因亦名屏為宸。以所畫之色言。則曰繡宸。以所畫之形言。則曰斧宸。以天子所倚立而言。則曰負宸。以天子之位而言。則曰當宸而立。

夾室

孔氏穎達曰。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曰夾室。金氏履祥曰。爾雅東西牆謂之序。蓋古者宮室之內。以牆為隔。猶今以壁隔也。東西牆猶言東西壁。壁之外即夾室。自夾室言之。則牆乃夾室之牆。夾之前謂之廂。故夾室亦通謂之廂矣。

四輅

孔傳云。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之前。北面。孔氏穎達云。玉輅金輅。面前皆南向者。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故玉輅在西。金輅在東。此四輅兩兩相配。各以前後為文。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

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皆北面也左塾在門內之西右塾在門內之東自外向內言則西為左東為右顧氏曰先輅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西北面對王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寢門內東北面對金輅也

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

君臣冕服蘇氏極論其非蔡傳固主之矣但朱子亦嘗有兩條一答潘子善曰天子諸侯之理與士庶人不同如伊訓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王即位俱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臣韓文外傳順宗

尚書通典卷下

五

實錄有此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事可考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已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始終之際殊草草矣又一條曰康王釋斬衰而被袞冕于禮為非孔子取之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職只得除之陳氏標曰証之朱子之說當制禮職一條固主蘇氏答潘子善一條未嘗必主蘇氏但未知二說孰先孰後爾莫若兩存之

葉氏夢得曰天子即位之禮後世無傳焉春秋猶有可考君薨世子嗣位于喪次殯而未葬葬而未踰年者不敢死其君故不敢踐其正位不敢朝廟而主祭

封內三年稱子緣臣子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則不得已而嗣位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兩君則猶不敢當君位故必至明年而後朝廟正君位改元春秋始書公即位焉然則成王始殯而康王即內朝以見諸侯禮與諸侯踰年而朝廟以吉服乎以凶服乎不可知也然古者吉凶不同事子曰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服不可為凶事則凶服不可為吉事亦明矣魯莊未終桓喪王命主王姬嫁說者曰衰麻不可以接弁冕諸侯大夫葬晉平公云云是重受弔也古人謹于吉凶之服如此其嚴也康王之事必有不得已而然者蓋

尚書通典卷下

五

成王初即位猶有三監淮夷殷民之變微周公天下未可知况不及成王周公者乎故召公權一時之宜而遽正君臣之分若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繼世以正大統亦天下之大義也通喪上下之所同而大義天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吉凶不可相亂則以冕服朝諸侯以為常禮則不可以為非禮則亦不可傳及後世卒不能奪康王之為然後知二書之錄于經非孔子不能權之于道以盡變也呂氏祖謙曰堯舜禹湯文武無顧命而成王獨有顧命始終授受之際國有常典矣成王之初經三監之

變王室幾搖。故于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殂。伊尹遽偕羣后侯甸訓太甲焉。禮固有時而變矣。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羣后于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召畢諸侯之戒于宅恤之日。甚者或以晉辭諸侯為證。然則隆周之元老。反不若衰世之陪臣邪。

陳氏傅良曰。釋冕反喪服。東坡嘗疑之矣。鄉先生曰。惜乎東坡疑之而不加察也。召公畢公皆威德。又老

尚書通義卷下

主

于更事者。豈不知禮。蓋其身先見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太子。而派言之變起于兄弟。非周公之忠誠。則社稷岌岌乎殆哉。故于康王之立。特為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干戈。奉之冊書。被之冕服。而又率諸侯北而而朝之。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曉然知所定而無疑。其意遠矣。蓋自秦漢而下。授受成于宮闈之曖昧。而擁立出于一人之子奪。禍天下國家不少。然後知二公老練坐鎮安危之機。未易以泥常論也。陳氏櫟曰。蘇氏之論。主于守經。葉呂陳氏之論。出于達權。守經合禮之正。而不可破。達權亦當察事之宜。

而不可膠。召公在當時。必有迫于不得已。懲創于往事。而不敢輕者。觀其布置舉錯。重大周密。徵召會集。翕合安徐。若臨大敵。當大難。則當時事勢亦可想矣。竊謂經權不可偏廢。禮之變者。固出于不得已。然先王之禮。萬世可行。若遂以漢唐冊立新主。君臣吉服。為是改先王之禮。則恐未為通論。張邦奇曰。使康王以凶服見諸侯。君臣之分。亦未始不正也。曷為其必以嘉服哉。此說亦似近理。存以備考。又據伊訓孔傳曰。太甲中篇惟三祀。奉王歸亳。亦在十二月者。時太甲喪已畢也。正義曰。商制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元祀十一月湯崩。至三祀十二月。是除凶即吉之日也。乃朱子以為新喪。與呂氏說同。豈成湯太甲中間年次。亦已不可考與。抑注疏之說。尚有當再考者與。二說亦兩存之。

尚書通義卷下

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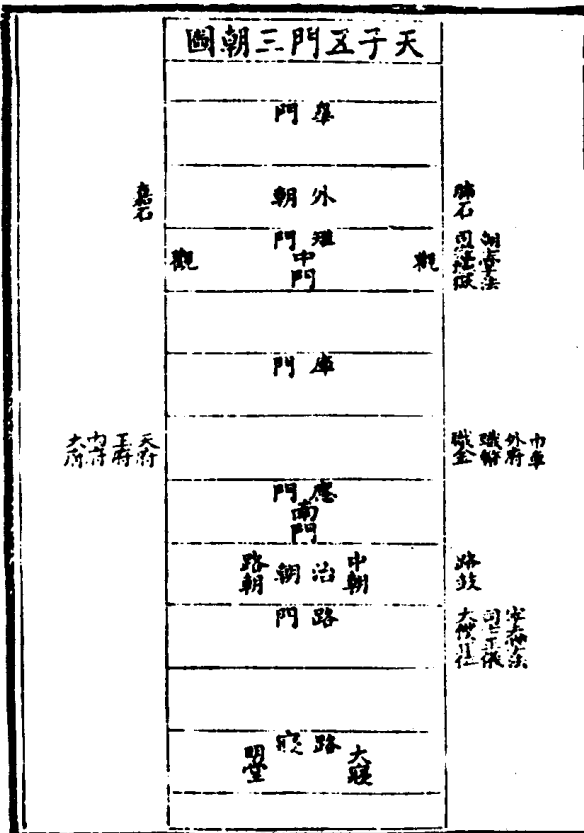
王出在應門之內

周禮五門。一曰臯門。臯之為言高也。遠也。以其最遠于王宮也。二曰雉門。自外入內第二門。旁有兩觀。主縣法。故曰象魏。雉為外朝。雉之為言治也。亦取文明之意。三曰庫門。自外入內第三門。內有府藏。故以為名也。居五門之中。又曰中門。四曰應門。自外入內第

四門此王之正門應之為言和也。又曰端門。五曰路門。自外入內第五門以其為路寢路寢大之門故亦曰寢門。天子日視朝于此故曰治朝。畫虎以為威。又曰虎門。五門至此而終故又曰畢門。路門之外即應門之內。蓋治朝所在也。王自路寢出立門外故云在應門之內。而諸侯皆入應門之左右而立。于路門之外也。○按天子三朝。外朝在臯門內。治朝在應門內。內朝在路門內。所云內朝者以其在治朝之內也。視朝畢即退居于此以聽政。故又曰燕朝。蔡傳言應門內有內朝傳寫誤爾。

尚書通典略卷下

手



王氏應電曰。天子五門之制。解者不一。唯先鄭氏云。臯雉庫應路最為合宜。今以經傳參定而得之。○詩乃立臯門。臯門有仇毛氏傳曰。王之郭門曰臯門。所謂郭者。非城郭之謂。乃王宮之外垣也。二曰雉門。春秋書雉門。兩觀災雉為外朝。正宜在外。秋官朝士掌建外朝之法。小司寇掌外朝之正。以致萬民而詢焉。司寇聽獄弊訟于朝。皆以其萬眾所在也。三曰庫門。藏宜在內。故在雉門之內。居五門之中。四曰應門。詩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毛氏傳曰。王之南門曰應門。春秋襄二十一年新作南門。諸侯綏于天子。有雉庫路而無臯應。至此而僭用應門之制。故曰新作。玉藻聽朔于南門之外。郊特牲獻命庫門之內。亦即此門。蓋聽朔誓郊皆大事。故特重于常朝而居此。五曰路門。即寢門。天子治朝在焉。宰夫掌治朝之法。大宰王視朝則贊聽治。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王族故士等在路門之左右。大僕前王正位。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皆謂此也。亦曰虎門。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又曰畢門。見觀命。其內即路寢。路大也。以其向明而治。故戴記云。明堂天子之路寢也。燕朝在此。大僕王視燕朝則正位。小臣掌王之燕服位。即此。亦曰內朝。文王世子

尚書通典略卷下

手

公族朝于內朝。正謂此也。

既歷三紀

成王即位七年而周公始留治洛。治之七年而周公薨。成王命君陳繼周公之後。成王在位凡三十七年。則在成王時。君陳治洛凡二十三年。在康王時。又治十二年而後命畢公。則通周公君陳治東郊以來。至此時四十二年矣。言三紀者。舉大數也。

呂刑

馬氏端臨曰。蔡氏謂舜典贖刑。施于官府學校。爾五刑未嘗贖也。穆王贖及大辟。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

尚書通典略卷下

三

爲此一切缺財之計。夫子錄之。蓋亦示戒。愚以爲未然。熟讀此書。哀矜惻怛。且拳拳于富貨之戒。則其不爲缺財也審矣。且其所謂贖者。皆曰閱實其罪。言罪之無疑則刑。可疑則贖。皆當閱其實也。唐虞時刑清政簡。是以贖法止及鞭朴。至于周而文繁俗弊。若一按之法而刑之。則舉足觸穿。故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各以贖論。或曰罪疑則降等可矣。何必贖乎。曰古之議疑罪者。降等一法也。罰贖又一法也。固並行而不悖也。○王氏樵曰。罰終非懲民正法。漢文帝憫肉刑殘人體膚。遂除之。而代以笞。穆王以肉刑爲有苗

之虐。既改贖矣。又憫之曰。嘻。民亦病矣。故愚嘗謂周穆王漢文帝皆黃老之學也。謂其好小仁而不知先王之大道則可。謂其爲巡遊缺財之計則未然也。

竊按蔡傳之言。蓋見末世暴君汙吏鬻獄自利。而藉口于穆王之所爲。故推原弊始。實自穆王啓之。君子固不可以人廢言。亦不可以言舉人也。朱子亦云。呂刑蓋非先王之法也。穆王撰出那般法來。聖人也是志其變處。聖人載之于書。其取之乎。抑將垂戒後世乎。又云。其中論不可輕于用刑之處。也有許多好說話。不可不知。然則典獄者宜何從。

尚書通典略卷下

三

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進退推移。事在用法者爾。

文侯之命

李氏曰。夫子于東周。蓋三致意焉。編詩則黍離降于國風。修春秋則編年始于魯隱。定書則命諸侯訖于文侯。皆平王之世也。

郝氏敬曰。先儒謂此篇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今乍誦其詞。則似而繹其旨。則支遁。援引文王失類。自叙遭亂。欲隱語而其情屈。頌文侯功德。欲張大而其詞窮。又稱臣不名而以字。不伯父而直父之祖之名。不正言不順。前此訓誥未之有也。書存文侯之命。亦

猶二雅之召旻何草不黃姑存之以稽世變云爾如謂能言文武之舊則自呂刑後百餘年間若宣王中興豈無訓誥足採者而獨存此乎學者可以思矣

淮夷徐戎

淮夷是淮浦之夷徐戎是徐州之戎考之周時太原有白狄齊有萊夷伊川有陸渾之戎不獨淮夷徐戎在中國也以中夏之地而得有戎夷者此戎夷帝王之所羈縻而統馭之不以中國之法齊其風也故得雜錯居九州之間但得威懷無犯其心安焉則既足矣淮夷之叛其來已久今又脅徐戎而並寇故魯侯率諸侯征之豈若秦人之制尺土盡上圖籍乃為一統哉

魯人三郊三遂

孔氏穎達曰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一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為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為正遂為副爾鄭眾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

尚書通典略卷下

重

尚書通典略卷下

重

則王國百里為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于郊故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唯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今留守不令峙楨榦也○王氏應電曰大司馬所握之六軍必通王畿千里之內相更休而調遣之觀四時教閱之旗物號名必兼州里野家都鄙而並陳之可以見矣又曰大較天子之役民近數而遠疏故大司馬之用衆近輕而遠重豈有專以六鄉為六軍之理以此觀之則五等之國其三軍二軍一軍皆通于四畫可以類推矣

有無餘刑非殺

正義曰無餘刑者言合家盡刑之王肅云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無遺免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于罪隸亦不殺之鄭玄曰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廩役反則入于罪隸春稿不殺之按周禮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罪隸者秋官掌役之官也春槩者地官春人槩人是也

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書之終有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三篇此世變升降之所係也書載典謨訓誥誓命至文侯之命而王迹竭矣雖其錫命文侯猶有天子之權而略無立志漸以陵遲至魯隱之初竟以不振夫子于此有微意焉錄費誓者何望魯也魯周公之裔文武不作矣費誓一篇同乎王者之師因伯禽之法復先王之治東周猶可爲乎故書有費誓猶詩有魯頌以魯爲宗國也錄秦誓者何取悔過也雖穆公徒悔不改春秋不得寬其罪然明于君子小人之情狀亦可爲萬世用人之龜鑑故錄之以示訓然平王忘親之讎穆公悔而不改俱未得爲令主夫子于平王得文侯之命而又偏觀列國書中于魯得費誓于秦得秦誓以附于帝王書之末蓋深惜平王不能推文武之餘澤而流爲春秋戰國也

尚書通典略卷下

男 廷琮 校字

吳門王九成寫稿

尚書通典畧二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楊方達撰是書皆考辨尚書典故首卷力主梅書之非僞至以馬融鄭元不見古文所見皆張霸僞書而顧命銳字又以爲說文本孔傳蓋猶毛奇齡之緒論其訓釋名物多據理斷制不由考證如河出崑崙信水經注五萬里之說而駁元以來探求河源之謬不知輿圖具在道里井然是爲泥古而不徵今允征篇中謂日食可以推算不應馳走不知自漢以前無預知日食之術是爲知今而不稽古蓋典制之學與義理之學南轅而北轍也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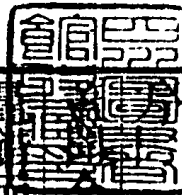
豐川今古文尚書質疑八卷

〔清〕王心敬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年廣西潯州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質疑

八卷》提要



今文尚書之有二十八篇也自伏生口授而歐陽大小夏侯咸傳其學至東漢馬鄭之徒猶遵守之迨梅賾本出而孔壁所藏之古文較今文增多二十五篇又以意離析成五十八篇并序爲五十九篇孔穎達專據此書因梁費彪疏廣爲義贊於是馬鄭諸家之註蕩然無

陳序

一

復存者獨怪今文商周書多結澀而古文反顯易安國之序絕不類西漢人手筆又其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此子朱子之不能無疑者也當孟子時未遭秦火猶是孔子刪定之書也而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且於武成則取二三策何況經籍灰燼搜索於影嚮附會之餘哉微獨古文也卽今文口授傳寫保無有舛

悞遺脫者歟九峯蔡氏積十年之力沈潛參考而後乃成集傳以繼子朱子未竟之志於書序指摘其謬不以冠篇損安國序自作序言千古特識卓然可以信今而傳後矣顧以孔疏爲定本今古文並註不加軒輊至於禹貢黑水三危之屬生長南疆未由考訂洪範五事配五行專主相生之序不兼相尅之序未免滋後人口實

陳序

二

豐川先生窮經稽古年七十尚書質疑成又十年而鏤版行世予從令嗣潯州太守恕堂受讀是書見其於吾夫子刪定之大旨祖述憲章之學脉實實心領神會曲暢旁通於二帝三王之道法奧義微言闡發殆盡更編今文於前爲一集古文於後爲一集各分部帙又各分世代以爲篇次之先後力探窮研或今文之可疑者仍

闕疑以俟或古文之可取者即取善不遺其於前人因陋襲訛處不憚大聲疾呼而千古未定公案則較然直判其是非蓋挾摘義蘊雖不敢故違蔡氏久遵之傳註有蹈師心自用之愆而考註精詳直欲彌補其罅漏以伸大道爲公之隱願是書之嘉惠後學豈淺鮮哉讀者玩味而有得焉亦可以知先生之用心矣

陳序

三

乾隆戊午春正月臬州後學陳倓頓首拜譔



豐川古文尚書贊疑目錄

古文尚書二十五篇自隋開皇四年出後當世與今文二十八篇統策一書行世矣然如遡源窮流無出其自晉隋來歷曖昧卽其文義迥不類今文風味之蒼橫沈鬱而全似東漢後麗密整齊之文則其爲齊魯諸儒藉四子書中引用之語附會足成常無可疑顧前乎此者朱文公嘗深疑其僞而其爲門人九峰蔡公訂證書註亦只因仍當世通行之舊今古同編後乎此者元之草廬吳公極辨其不真而亦未明示位置之宜寃之眞僞揉雜混同一編嗟呼魚目淆珠砥礪亂玉已非宇宙

自序

公理之安矧聖經者聖道之攸寄尚書一經尤吾夫子手定二帝三王之道法生平所祖述憲章而且使萬世知所尊尚之典訓也而致令僞撰淆經漫無分異且聖經之既卽爲聖道之既歟是今斯文後死者之不容已於釐訂也但是乎心質劑既不容眞今僞古漫無差別失明經尊聖之義若必盡謂宜刪不惟中間格言正論可作法戒者不容遺棄卽海內久已行世之編國家功令課士之書何得輕言去留故今編今文二十八篇於前而編古文諸篇於後卽原來從出之先後爲編次之先後而細註則今文字字全疏古文但疏其格言嘉

論蓋今文上世文字卽詳說猶懼夫明古文本明顯易讀兼傳來本多疑案若復一一根究眞僞辯晰是非是直於風中別聲影上分貌豈惟終無了義癡而寡識亦且費有用心力徒耗於無稽之傳聞故但取其有關勸戒者釋焉庶明經尊聖取善錄長與多聞闕疑之義備寓于此爾吾道大公海內有確見眞識者倘不吝於示教是則區區殷懇求質之本心也夫

豐川末學王心敬爾緝謹識

自序

豐川今古文尚書質疑自序

自吾夫子身斯文在茲之任晚而刪定贊修述六經以詒來世至今二千餘年上自天子下達庶人莫不奉爲斯道宗傳道統蓋會皇極而明於晝日矣然吾夫子之祖述者則在堯舜憲章者則在文武而堯舜文武之道法昭垂則備於吾夫子手刪之尚書一編嗚呼尚書一經蓋卽鄒魯之學術淵源而斯道之統緒寄屬也自漢以來廟堂崇尚購求諸儒闡明補綴迄今且定爲功令以課士亦不可謂表章之不至矣顧表章其書者豈徒謂是吾夫子之手裁二帝三王之盛軌歟表章帝典謂

自序

卽是二帝之心法治法吾夫子之所祖述而卽爲千萬世上下所共宜祖述之道也表章王猷謂卽是三王之心法治法吾夫子之所憲章而卽爲千萬世上下所共宜憲章之法也然則此書也二帝三王之典謨訓誥安可不尋討其蘊奧吾夫子刪定之本旨又安可不窮探其指歸哉奈自經師起而傳註繁又自今古文分而真僞淆傳註繁卽傳註者意見之離合爲二帝三王之淺深真僞淆且使淺生知識之操雜進而亂聖真之精醇而吾夫子刪定之微旨昭如白日者且從而隱翳於滄雲密霧之中而不復見真面之何似矣敬自二十五

歲時謝掌故之業始讀尚書每於舊解心多爲之疑惘而疑則不忍以但已故甲子冬手述尚書反身一錄冀以就正先覺奈以識力之未及不能自慊於心也僅終尚書而止自後時讀時疑疑者日久遂若信者漸多且若於二帝三王之宗傳微有領畧又若於吾夫子刪定之微旨時如目覩而如吾夫子祖述憲章之脈絡亦遂若脈脈相遇於誦讀之表焉然私心又竊異得大君子相與就正然後敢擬重疏以終愚願無奈終於相遇之疎而余且老至六十有九矣私念歲暮至此將不復知前途之奚若夙願莫酬且恐重爲瞶目時一憾乃於甲

自序

辰四月朔誓撥細冗鋪設諸解兼取前反身錄半藁取材折衷先辨吾夫子刪定本旨次究典謨訓誥命脈精神又次究古今文之真贋是非窮日繼夜踰歲仲春屢勉藁竣爲書凡若干卷中間引用先儒成說必註其由來既不敢掩前人之善襲爲己有其或出自愚見則註明愚按亦不敢自避師心之嫌依樣葫蘆蓋總以斯道關萬世之公斯民猶三代之直生平一言一行不敢爲鄉愿喪真媚世之爲得罪天地聖賢以負我本性之迂直矧如尚書者二帝三王之道法於是乎在吾夫子刪定憲章之心宗於是乎在敢滋一毫自用之私以淆列

聖大中至正之傳又敢避跡類自用之愆言違其本心見涉於依違也哉但自二曲先師之歿終未得大君子正余之偏駁而教余以不逮管窺天而蠡測海其自負本願之欲及亦多矣故編成自題曰質疑若曰是是非非古古今今特余一人之私疑而又不獨余一人之私疑今特備呈以求正當時後世之大君子耳非敢謂是書於二千年來種種大公案有微會也世有大道為公之大君子肯正余之偏駁而使得聞所未聞余之幸也更如鑒余見之偏駁秉千秋之朗鑑於二帝三王之道法是正是明吾夫子刪定之意旨是正是明而能於滄

自序

三

豐川末學王心敬爾緝謹識

豐川今古文尚書質疑目錄

凡例

通論

第一卷 今文

虞書

帝典

第二卷 今文

虞書

皋陶謨

第三卷 今文

目錄

夏書

禹貢

甘誓

第四卷 今文

商書

湯誓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第五卷 今文

周書

牧誓

洪範

第六卷 今文

周書

康誥

酒誥

梓材

金縢

大誥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第七卷 今文

周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目錄

第八卷 古文

虞書

大禹謨

夏書

五子之歌

胤征

商書

仲虺之誥

湯誓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牙

冏命

目錄

三

豐川今古文尚書質疑

凡例 共一十一則

一道統雖開自羲畫。然僅傳者卦爻。究無文字。可以開示宇宙。自吾夫子刪書。斷自唐虞。以迄商周。千萬世之道統。攸開。卽千萬世之治統。攸開。而鄒魯學術之淵源。遂統會於是。故子思子親承祖訓。又受業孔門。傳道之曾子。而大書特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今觀大學聖經一章。格致正誠修齊治平。依然堯典明德親族。平章協和之大旨。禹湯文武。祇台建中。敬明丕昌之宗傳。至於二論中庸。以及孟子七篇。雖

尚書質疑

凡例

中間分條晰理。異用殊方。要之微言大義。無不原原本本。於此印合。則又以知孔門累世相傳之脈絡。無一字非二帝三王之心法。正不獨吾夫子一身。遠宗二帝之道。近守三王之法也。奈自漢以來。傳註紛紛。幾如聚訟。至顯然易辨。如曰若稽古帝堯等處。明是吾夫子刪定之筆削。亦且以訛襲訛。謂爲虞史之本文。又何論欽明文思。幾康安止等義。屬帝庭傳心之微旨。尚能窮探其蘊奧。而其他夏商周道法之源委。紀籍之流傳。尚能審定其精粗真偽歟。嗚呼。千聖心傳。原於典謨。三代治理。詳於訓詁。而異言喧騰。直至

於此。此真宇宙公待之一大公案也。然自漢迄今幾二千年矣。中間明儒碩士。不知經歷幾多。卽傳註之傳世。且不曾汗牛充棟。而相沿相襲。曾無異詞。豈區區淺陋迂暗之士。遂能一返正始。獨證真詮歟。抑以數十年參究所蓄。似屬宇宙之公疑。且屬二帝三王以及吾夫子之心待。遂不敢避嫌自隱。而姑此求質海內高明耳。故彙成自題曰尚書質疑。

一今文本漢初伏生之家藏。古文自晉始出。逮隋乃顯。中間參差乖錯。不一而足。至如今文商周之誓詁。反結湍聲牙。而古文夏商之篇。盡顯易潤圓。此間真贋

尚書質疑

凡例

亦似一望可知。矧安國大序之作。處處影響。古文出處之由。來歷曖昧。如大全所輯朱子。以及前代諸儒之疑團。蓋種種可證矣。而集註仍沿襲舊案。至今僞托之篇。灼然與帝典王謨。並行字內。此亦不免於信古而失之誣。尊經而迷其源也。嗟乎。崇真辨僞。吾儒之責。衛道明經。後學之任。生孔孟之後。師傳日遠。不能引闡道要。宣暢微言。咎戾亦已難追。至使僞托幾淆聖言。晚學不知是非。其爲斯文之後死何。故今於古文僞篇。雖未敢直加黜斥。而亦必分別從出之先後次第。訓詁之詳畧。棄取以明崇真辨僞。尊聖護經。

本心。

一六經自秦火之後欲其一無訛遺原自不得故敬於今文雖尊信不疑然如訓詁難通之處亦必援引兩說之異同而姑歸於近似至必不能通者則終不敢強加苦排失吾夫子闢疑本旨。

一古文諸篇相其來歷半出自漢以後齊魯諸儒前後掇拾舊聞附會足成當非一時一人之能為故雖硤硤亂真而中間各理格言亦往往叢見迭出足以訓型後世勸戒來茲故今仍於其中微言大義必詳加訓釋蓋吾夫子孟子於周任夏諺尚且採錄不遺矧

尚書實錄

凡例

三

諸篇皆一輩老士宿儒搜摭散見之傳聞撮會成篇可弗節取其善槩加擯斥耶。

一尚書備二帝三王之道法虞夏商周之紀載凡係伏生今文之流布無非五朝聖君賢臣之言行斯亦何容有詳有略以示異同然如典謨關千萬世道法之源本洪範括千萬世奉天撫人十大經大法康誥酒誥無逸諸篇則又西周邳洎之源本而為千萬世君極之範圍其於宇宙網維實携其要其餘夏商周之書雖與此淵源一脈要之皆此數篇之支分脈衍也故迂解獨詳是數篇所以明聖聖相傳之道法宗傳

卽此可當面承數聖人之指授於一堂而餘者自可類推而通携綱以舉耳兼鄙見宇宙之公理道治法撮其要奉天撫人握其樞無逸敬明會其歸亦欲以平日印之堯舜文武畢箕周召者就正於海內先覺冀得自知其是非也然如列聖既往而孔孟曾思之不作千五百年後僅生濂洛關閩諸賢於宋代河會姚涇諸賢於勝國各賢之生蓋寥寥如晨星矣而亦且各隨其性之所近為從入迄於今門戶異同之禍且中於士林隱微深錮之中而宗傳幾渾於宇宙茫茫天壤吾將於誰是正又何從自得其是非之真

尚書實錄

凡例

四

乎是惟虔祝天心愛道於當世篤生孟子董公心明議論世知言之大賢以開余迷謬耳。

一此道屬宇宙之公理六經屬宇宙之公書至如尚書羅帝包王萬古之道統治統於此攸繫則大義微言豈一人一說之能盡其精蘊奧旨要必合萬世之聰明而後明亦斷可知矣且孟子格尊孔子而於孔子剛定之書則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朱子格尊明道伊川而於其說之未安於心亦必自伸已見不襲本說良以宇宙之公理以公諸宇宙者為當也故是篇於心之不安雖集註大全之說不敢漫無決擇於其論

之可取。如經解經釋彙纂之言。且信之幾半。而區區管窺之愚。亦錄存求正焉。

一今日尚書之流傳。既今古文兼收。中間篇次。自不容不各依其先後。以爲次第。顧如康誥酒誥梓材。武王所以誥康叔。自應叙於洪範。或旅獒前後。而今乃叙於大誥下。成王之代。此不過泥舊註。此三篇乃成王命康叔而難於訓迪。周公托武王之言。以訓之之說耳。曾不思成王雖幼。君也以君命。臣雖屬在叔姪。語言要亦自有體裁。彼後世幼主。分封伯父叔父。不且種種有成法乎。以周公之聖。何難立言有體。而必

尚書彙纂

凡例

五

盡托於既歿之武王。且不推本其意。而直本其言。作無是公虛談無實之誥詔乎。况寡兄二字。謙詞也。在武王口出。則可。豈有周公代成王托父以告叔。而直代武作寡兄自謙之詞歟。凡此皆理之難通者也。故今於是三篇。直作武王誥康叔之詞。叙次洪範之後。大誥之前焉。

一今文堯舜二典本一篇。古文硬分爲堯舜二典。而中增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今文臣謨本臯陶謨一篇。而古文則偽增禹謨一篇。又中分爲臯陶益稷二謨。周書顧命本一篇。而古文分前爲顧命。而後爲康

王之誥二篇。夫伏生於商盤周誥大篇。尚能詳記。顧末而反於篇第之題目。顯明易記之處。獨將二作一。又將三作一。耶。况如堯舜二典。乃開卷題目。尤屬易記難忘。而獨忘一記一乎。此不過偽撰古文者。自實百篇之說。附會分疏耳。然此處亦忘却四面照看矣。况如伏生之授錯。原自有傳來之紀載。可憑。豈果以記之心者。口傳諸女。而女又授錯耶。至舜典。冠首以偽增之二十八字。於上下文義大相隔碍。益稷。漢並無益稷一語。而附會爲名。此等處亦曉然易辨矣。而自唐以來。盡訛以襲訛。因仍不改。至以塤翁師弟之

尚書彙纂

凡例

六

高明。亦且不免隨俗依附。故今仍合而爲一。以反今文之舊。孔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知我罪我。不暇問也。

一經不得解。原非一己之私意。可妄推測。顧敬以山林寒生。家藏之經。解既寡。兼當世之知交。不多舉一生目所及見。並此篇所及採者。不過集註大全。鄧氏經。釋郝氏經。解陸氏彙纂而已。晚學陋識。而見聞又復不廣。師友之參訂。亦且缺然。即嘔心劇意。當世管窺。蠡測之。諒將奚以辭。然如援引何書。條首必註明來歷。固不敢掠人之美。自同穿窬。至決以已見。而中間

不無語言出自前人則以解經只此訓話語之當者
固不必重加譏造抑且融歸已意條首難標何出耳
覽者亦必曲諒愚衷也

一知節中引集註之說則條首標按註二字如於原註
中有節則則條首標節註二字如半註半參已見則
條首標融註或參註二字其於大全某氏郝氏經解
鄧氏經釋陸氏彙纂俱如此例而於僭伸愚見則曰
敬按二字

一聖經之蘊奧原字字本心根性天地之精華本淵淵
日出時新人心之靈萬古一日吾性之善百世同源

尚書質疑

凡例

七

安必後之人材必不及古後之見解盡不如前乎故
愚見不敢以集註歸一之說而廢大全異同之論又
不敢以大全屬當世久尊之書而廢郝鄧特出之見
至如彙纂之一長不棄愚見之淺陋兼存嗚呼是心
亦可諒矣世有高明以精心平心宗聖明經安知不
千萬倍出予見上又不倍徙出諸儒見解之上乎自
今以往海內同志於鄙見所採錄並自輪之鄙見別
共是非當否而直以見教固敬之所百拜而祝也

豐川今古文尚書質疑

通論

讀尚書必先明二帝三王道法治法源流吾夫子刪定
本旨又必明今日之傳本其屬古文二十篇者既係漢
魏晉宋間賡古摺合之錄即今文二十八篇亦屬原來
伏生所授脫簡遺訛之餘然後昭如日月之大經大法
可尋清如市肆之真贋良楮易辨而如竹簡漆書及傳
寫之訛遺可意會而知也

尚書是吾夫子舉一生網羅之墳典紀籍刪其不經去
其繁蕪而獨揭宇宙道法大中至正之矩矱以立極示

尚書質疑

通論

一

型之書故不特自堯而上堯唐難遵之記載概從剪削
即帝典臯謨不知從多少紀載繁簡中總括綱要以就
編而成章又三代之書其逸者既不可悉考即今存者
如大誥康誥中連用王若曰王曰又曰亦正屬吾夫子
刪繁就簡之筆即吾夫子刪定之本意可從而知乃後
儒反於吾夫子刪定之外摭拾不經之傳聞成皇王大
紀一書亦誣後世而昧吾夫子刪書斷自堯舜本旨矣
讀尚書要知吾夫子刪書斷自唐虞者不特謂上世之
紀載多誣少真不足傳後亦是謂其風氣樸略不足範
圍千萬世之君極故其所錄存者祇取關於道法之綱

要之要知吾夫子於三代之記載亦只寥寥者不特秦火後煨燼無多正是不經秦火要亦總是舉要明綱必不至如序說百篇之繁蕪故以今平心論世亦不敢謂秦火之後伏生二十八篇外更無逸篇要是宜逸聽其逸斷不可以後人之偽托誣爲係吾夫子剛定手筆致令魚目混明珠說言亂聖訓而於行世四十九篇不復仍就本書以世代分次第但以今古各分部帙而又各自別世代以爲篇次之前後今文特編於前爲一集古文特編於後爲一集蓋卽本來從出之前後爲編次前後亦大道之公而真贋之分卽於是是在也

尚書質疑

通論

二

讀尚書者明得吾夫子刪書垂教本旨並明得今古文之異同是非當不獨道法可識體要卽記載可識綱條矣

尚書備二帝三王之紀載而其實道法治法足範圍百世而莫外者統括於堯舜二帝之一典一謨蓋其於君德臣範無不憲天執中與道合極雖後聖有作亦斷不能出其範圍此孔子折衷學術作大學一書時直達宗其道奉爲祖而繼述之也讀尚書者能究明規模仍看明脉絡其於千古明君致治良臣弼主之弘綱大要卽思已過半而夏商周三代之治亂因革皆可本此忝會

而不難矣但須學者具此大胸襟大識力洞源徹委乃得肯綮耳

自有書契以來紀載當且不絕然風氣醇樸兼竹簡漆書難藏易敗故書籍之傳世者極少極難而吾夫子以布衣當周室東遷禮崩樂壞之餘又未能入周之故府而考章程在魯也僅從方策之存者識文武之政教周流也僅問禮於老聃學樂學琴於師襄襄引輩以廣記存其餘不過於識大識小之賢不賢零碎收拾於世遠風微之後而已故當日載籍之收羅原自不多然如舉吾夫子之見聞二帝夏商之傳書亦應不止此而孔子

尚書質疑

通論

三

之刪定虞書則止於此且卽夏殷能言本朝故事不盡散軼而三代之錄存亦究寥寥數篇縱疑秦火之後當有脫失然觀唐虞二帝之書始終完備而亦只如此卽計散逸之篇當亦不多嗚呼據此類推卽吾夫子刪定之微旨可意想而知彼後儒紛紛僞撰既附贅懸疣之可嗤又自隋以來千百年間儒生學士信古而泥往往於其真僞揉雜亦漫不加察此真尚書之一厄吾夫子之隱痛而儒林之所公待以望正者也

班固於前漢二百年之書其卷帙浩繁舉孔子二帝夏商西周並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記載曾不能當其半

然書與春秋成百世不刊之經而班史獨不敢與之抗衡者則以尚書春秋寓千秋之道法而班史徒倭典故見聞而已然則後之讀書者安可不識道法之體要後之爲史者又安可不識記載之體要並聖經之體要

吾夫子嘗自言曰憂禮能言而祀不足徵殷禮能言而宋不足徵其所以不足徵者文獻不足故耳由是以論其能言者徒從殘簡斷編之收羅故老之傳聞與夫周監二代之因革損益中能得其意以推其數而已豈遂詳悉其典章度數乎進是而推夏商且然况更上而唐虞乎然則虞夏商周之書遠如二帝固於寥寥遺編中

尚書質疑

通論

四

多意會神取之叙述近如夏商西周亦於紛紛遺編中費精擇慎選之裁定賴此一番苦心探索之久由文識意因端竟委二帝三王之道法心傳遂昭徹心目而手裁意定者遂立千百世君極人極之宗傳嗚呼功在萬世賢於堯舜蓋盡在七十二年慘淡網羅刪定中矣吾輩未能親炙孔門面承音旨於讀尚書也曾無能知其精神命脉之注存於萬一亦辜負先師孜孜刪定之本心矣

刪書斷自唐虞而德首欽明錄書終於秦誓而義取知悔知悔固入欽之機也至典謨中之言欽言慎夏商周

書之言祇言慎言戒言敬言畏無不以一敬爲祈天永命之肯綮淑身治世之脈絡則是吾夫子刪定尚書無非以憂勤惕厲爲帝王傳心之要典然則儒臣經筵進講可無提綱挈領勸成君德吾儒窮經究旨可無探本窮源自識學宗

洪範是通天人於九有範八方而歸極要之歸極者歸於體天心法天運亮天工經緯上天所生之民物使生厚性復災沴不生天札不作熙熙皞皞上下與天地同流於太和氤氲之中耳蓋必如是然後爲彝倫攸叙而相協厥居之道在於是也故括而言其理卽所謂觀天

尚書質疑

通論

五

之道執天之行上律天時代天弘化推而究其蘊卽所謂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凶昔孔子之繫易曰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又曰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明於陰陽之故而達於萬物之情嗚呼細味洪範九疇大旨天人上下靡所不該孔子贊易六言正可移以贊洪範而允當也自宇宙開闢以來括王者奉天撫人而大經大法而體全用引者實莫備於是篇宜禹以是傳至箕子箕子以是守爲道法直傳武王而吾夫子錄垂百世也讀書者能於是篇細探其脈絡淵源究晰其綱維條理表裏洞然源

委分明。其於天人幽明之故。經世理物之宜。與上天所以立君之意。大君所以建極錫極之義。思已過半。

康誥一篇。武王所以誥康叔。蓋兄以是訓弟。而君以是訓臣。心膂腎腸之言也。首引文王。歸本明德。慎罰至中間言敬者。凡七八見。諄諄而不已。可以見文王武王周公康叔。君臣父子兄弟間之家學。心法。惟此明德爲承天寧民原本。而敬之一事。尤明德之樞機。而承天寧民之原本也。今觀曾子親承孔子傳授道統。而其於大學傳中。亦數引康誥之言。孟子淵源孔曾。而七篇中亦引康誥。又可見孔子祖述堯舜之典謨。並格遵文武之訓。

尚書質疑

通論

六

評漢魏以來諸儒論尚書得失

孔安國大序。謂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所以言大道。少昊顓頊帝嚳堯舜之書。謂之五典。所以言常道。自是序出。儒者皆遵信不疑。守爲定說。蓋至今矣。顧愚竊嘗反覆推索。僭以爲是說也。靠定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已失於矯誣。無根然

亦尚無關大義。若所謂三墳爲言大道。五典爲言常道。

則類於荒唐不經矣。何者。大道者。天地人物萬事萬理之統會。義農三聖。開天首出。無事不代天垂法。則於此大道。亦必能代天爲言。可作億萬世訓典。常道者。宇宙天地人物經常之道。生人日用之不可一日離者。少昊顓頊帝嚳堯舜同稱五帝。且風氣漸開。亦必有經世宜民之訓。足以開物成務。何爲孔子之刪書垂教也。於前義農黃帝三聖人之言大道。一字不留。於後少昊顓頊帝嚳堯舜三聖人之言常道。亦不曾留得一言。而刪書獨斷自堯舜歟。豈常道可以垂教。而大道不可垂教歟。且若

尚書質疑

通論

七

大道不與常道表裏。將所謂大道者。是何道。常道不本於大道。將所謂常道者。又是何道。一道而有大道常道之分。八君而有爲皇爲帝之別。皇帝而有大道常道之異。卽不特強分道域。亦且差別帝皇。又不特於少昊五聖。頓分優劣。而視伏羲神農黃帝三皇。開天神聖。亦似還置於堯舜乎。必不然也。必不然也。故愚意竊謂三皇五帝之分。大道常道之別。皆後儒承訛襲謬之陋說。而如孔子之刪書。斷自堯舜也。非前乎此者之紀籍多荒唐矯誣。不可垂訓立教。卽其風氣樸畧。綱維亦尚未備。不可以經後世而宜後民。獨唐虞運際中天。道弘法備。

可以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故其刪書獨
所自唐虞二帝耳。

安國序曰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丘愚
意此說亦不盡然夫九州之志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
風氣習俗所宜耳其書者多然以堯舜中文明之世
大禹於九年中治九州之水導山疏流辨方定賦不知
費幾許心力而禹貢一書紀載寥寥止於如此計伏羲
神農黃帝以來傳書當必不能一一周詳如班馬方域
等志歷歷煩言也矧八卦之義片簡半策便自可了有
何繁曠而爲編至與九丘抗衡歟此亦當屬沿襲左傳
尚書實疑

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九丘八索之說而以此直當
三皇五帝九州八卦遺書耳恐非事實也。

安國序曰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以迄於
周刪夷煩亂剪截浮詞舉其弘綱撮其樞要足以垂世
立教如此數言庶幾能知先聖刪定苦心顧其說知此
意則於昭然關於垂世立教而可知可據者傳而述之
可矣乃附會經文至二十餘篇使鼠璞不分真僞操雜
則又何也嗚呼將欲廣經而適以亂經是欲崇聖而適
以誣聖其亦無一而可矣然要知安國之序亦僞撰二
十五篇者之妄托卽此中義旨之是非真僞亦正不必

一一苦辨爾。

安國序曰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夫合二帝三王
五代之典謨訓誥誓命自當不止二十八篇此外當自
尚有遺落然如詩之爲篇三百經有明文誓之爲篇其
數目不見他經與孔門之道說又何容如此武斷自蹈
矯誣。

安國序曰濟南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愚謂此言又
誣甚矣按書洪範盤庚大誥等皆大篇至顧命則節目
煩曠梓材則簡斷篇殘而亦在伏生授錯中則知伏生
授錯匪口口相授直是據傳來簡策證明指授耳况班
尚書實疑

固藝文志云尚書二十九篇漢文帝時濟南伏生所授
勝爲秦博士秦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
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得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
間孝文帝時求治尚書者無有聞伏生欲召之時年已
九十餘不能行使太常掌故鼂錯往授得二十八篇當
時有僞秦誓一篇並行合爲二十九篇皆以今文隸法
傳寫則是伏生授錯原非徒授以口而盡據所藏簡策
斷可知矣夫使伏之授錯但以口而無有簡策則或疑
伏生耄年少記多忘然亦不容於書中大篇及歷歷殘
缺之篇尚能記憶而於開卷彰明較著之篇目反獨遺

亡。不記其爲一爲二耳。又豈有同藏壁中。獨於篇目數處盡失乎。要知書自吾夫子刪定後。篇原不多。而伏生所藏之簡。亡當有限。百篇之說。要是附會之說耳。未必果百篇也。

安國序曰。魯恭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藝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愚則竊謂科斗書。既無人識。二十八篇。且徒依伏生口授之篇。爲考定。不知其餘古文。如禹謨五子胤征以外。二十篇。無今文。

尚書質疑

通論

可資考論者。却依何書考定。乃得傳寫。而孝經論語。又皆考定。依於何書乎。凡此皆屬但勝口說。不暇四顧照看者也。而朱子九峯諸先儒。亦皆不見駁正何歟。安國序尾。有承詔作傳。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用不復以問。唐孔穎達信之。亦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愚竊謂此說。出於晉人托安國之言。惟恐其事無左證。務從說之可信者。妄相附會。穎達唐人。號稱博雅。而亦信此言。則論世無識。而亦爲晉人愚矣。夫巫蠱事。信武帝世大事也。然事與經籍。却不相關。經傳既屬承詔而作。卽傳成後。值巫蠱事起。不以上聞。而武帝於巫蠱事過。

非遂崩逝。卽又何得藉口於終不復聞乎。世有承天子詔。爲書作傳。傳成而始終。不以上聞之理耶。况宣帝之去武帝。僅在十五年。後帝雅好經籍。嘗於石渠令諸儒考論古今異同。親自稱制臨決。而司經籍者。獨不聞一言及此。諸儒亦並無一人一言及此。而偏出四五百年以後之晉。不亦來歷可訝之甚耶。又當時既未奉詔旨頒行。而當時卷軸繁難。傳寫不易。不知梅賾所奏之卷。是得諸安國原本之藏於安國家。亦卽得於故府之藏耶。且安國藏家之卷軸。至賾時且必殘朽。蓋以當時卷軸。皆綾帛爲之。非若簡策之可耐歲時。而賾非安國子。姓亦恐無從得此完好之卷軸。若云得之故府。獨不思西漢故府之典籍。既散於王莽敗後。赤眉更始之迭亂。東漢故府之收藏。亦散於黃巾紛起。漢獻東遷之時。何得梅賾於晉。尚有底本。可以奏御耶。亦屬撲影捉風。以訛襲訛。而漫不加察矣。

尚書質疑

通論

十一

安國之序末曰。傳集其可知。姑闕其所不可知。言若近似。意若近讓。而可信矣。然要之古文十一篇之經。百篇之叙。俱安國以莫須有之虛誕。緣飾將無同之影響。架空造虛。亂經誣聖。闕疑何在乎。甚矣自漢以來。宇宙文籍之傳。真偽雜起。淆如市肆之錯陳。不可究詰者。蓋不

可勝數而如今日行世之尚書則尤真偽採雜幾於
可究諸書凡皆由安國之作偏也所幸千古道法昭
日星而古今文氣味則若黑白從此究自測聖因文辨
真尚有塗轍可爲好學深思者辨別真贋之實據耳然
則後之讀尚書者明經崇聖折古異今使二帝三王之
絕緒重明而自漢以來二千年之蒙蔽一徹是乃吾夫
子之功臣千萬世後學之眼目卽不然而明其識虛其
心以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意讀之亦尚不失闢疑
之義而盡爲古文愚爾

尚書質疑

通論

三

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沉鬱而古文反平易
潤圓或者以爲今文之結濇自伏生女子傳授時失之
乃先秦古書所引之文則又往往皆已如此抑又何耶
恐未必然也或者以爲紀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
辭易好故訓詁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若近矣然伏生
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則定於科斗古書錯
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易則又不可曉者至於百篇之
序往往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漢文字亦
皆可疑嗚呼類達此言亦自具眼而有識矣然亦未能
明斷今文之結濇沉鬱乃商周文風未暢之製作而古

文之反得其明白順暢則漢魏以來諸老生之因依附
會蓋宇宙之義理原無古今而文章氣味則斷不能僞
托也至諸序之與經不合文氣亦不類西漢則序本不
出自安國而安國之承詔作傳與百篇小序固莫須有
之僞局耳師古名儒亦疑而不斷則又何也

又按唐顏師古引漢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
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敘錯齊人語多與顏川
異錯不知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愚意此言所
以實今文結濇之故而亦不自知其言之舛錯而大無
補實也夫伏生未承漢廷使錯授書時已於二十八篇

尚書質疑

通論

三

轉授齊魯之間豈非有本可據乃得轉授諸生乎當漢
廷使錯從之面授書時伏生縱老不能出而應錯獨不
可以平日敎授之卷帙授耶卽不然而齊魯間諸生承
其相授者豈無一二通經之士可代以授豈有詔使臨
門使女口授之理歟且班固漢人而藝文志並不記其
女授錯之說獨顏師古以今文艱澁難讀求其故不得
遂引衛宏影響附會之言以實之亦豈知今文之難讀
初非關伏生音異之故而衛宏之說固出於妄相附會
者又宏時尚無古文之爭而曰定古文尚書之序又安
知卽宏序亦非晉人之僞托乎噫嘻師古於唐號各儒

而引宏影響之言。則直信不疑。甚矣承訛襲訛。蓋雖名儒不免矣。

按程子曰。看尚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卽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愚竊謂此言近本矣。然亦不免襲孟子二者皆法堯舜之旨。而未盡其精實也。或當云。看書當首看二帝三王之心。法治法。五臣伊傳周召之弼主佐治。與吾夫子墳典丘索紛囂中。剛定斷自唐虞夏商西周史傳內。裁定獨取誓誥之旨。始得吾夫子剛書垂教本心。而識宇宙道法之宗傳。更如呂刑屬漸衰之敝政。而有取秦晉屬霸王之悔心。而不遺其他錯尚書質疑

通論

西

訛之簡。僞托之篇。關其可疑。而從其可信。取其真長。而畧其賡短。庶幾讀尚書可一一見從上聖賢之規格。並識淑世可取之善端。不至盡爲賡古所愚。致蹈過信之失。而四面皆通耳。

按橫渠張子曰。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襟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愚意竊謂此言真有識也。蓋卽如帝堯之德。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直是與天地同大。其德之所暨。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直是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學者不是真能知德。如何識得堯德如此之廣。被至於倦勤求登庸之人。舍歸訟之胤子。而獨取側陋之

虞舜。竟不惜以二女下降。以觀其刑于之化。嗚呼。這是如何胸懷。如何見解。不得大胸襟人。默窺其奧。不幾管窺天而蠡測海乎。昔孔子之贊堯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而於成功文章。則亦無不冠。以巍乎煥乎。無非極其擬議難形。贊揚不盡之思。蓋惟吾夫子具如天配天之識量。然後能窺帝堯聖德於寥寥天壤之間。遙遙千載之上。而直信其如此之大也。至如君哉之舜。祗台之禹。日躋之湯。緝熙執競之文武。或見之詩書之剛定。或見之平日之論斷。要之皆以上達天德之淵識。心契諸聖人之心。法治要。故其剛定垂訓。皆提

尚書質疑

通論

五

綱。撈領獨探精神命脈而揭之耳。中庸曰。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橫渠之言。殆於此獨有領會乎。故愚於橫渠此論。竊嘆其學真見大。獨善讀書也。按朱文公曰。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說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來。二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如此。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愚謂文公此言。真是深知前聖而善讀尚書者。吾儒果如此讀去。能於典謨一一神明。然成反身實證。正無不可以匹夫儒生。而印合聖帝明王帝臣王佐之脈絡。否則縱章熟句。斯書自

書我自我聖自聖凡自凡耳。縱讀熟尚書何益之有哉。故讀尚書者貴神而明之通其大義又貴默而成之。遂躬實踐也。

文公又曰。尚書初讀甚難。似見於已不相干。後來熟讀見堯舜禹湯文武之事皆切於已。愚謂文公草莽儒生耳。何以謂堯舜禹湯文武之事皆切於已。必非僞侗冒認之言。吾輩讀尚書須從此言透這機關。然後讀書方有實益。亦始爲善學朱子也。

文公又曰。如二典三謨。句句是實理。舉陶伊傅周召輩所言所行最好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愚

尚書質疑

通論

六

意如文公此言。乃可云善讀尚書者。不然食而不知其味。亦奚以益。縱是到得全編爛熟。訓詁急通。終屬駛之陳記誓之誦詩。

文公又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又曰。孔書至東晉始出。前此諸儒皆未嘗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似前漢人文字。只似漢末人。又曰。小序既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字。又曰。今人解書作全書解。必不是。此等偉論。真具眼能識大意矣。顧他日又有

大誥多士等篇。辭語艱澁。如官司行移文字。與民間語夾雜俗語。故難解。蔡仲君牙等篇。如今翰林制誥文字。與士大夫語。故易曉之論。噫嘻。豈顧象蚩蚩之民。反明敏勝學士大夫乎。又豈學士大夫難解者。蚩蚩之民能解乎。此則文公獨未及思難解者。乃商周文氣盤鬱未暢之故。是屬孔子刪定之原文。而明暢易解者。則後人假托之僞篇。漢以後清淺明熟文字。一時未得其解。而不免曲爲解說耳。又按文公常言讀書須知有關疑之法。則不至於附會穿鑿。嗟乎。如前諸說。文公則真能疑矣。而如後論大誥蔡仲諸篇。亦不復參以關疑之法。則

尚書質疑

通論

七

何也。又九皋集註自序曰。二典三謨。先生蓋嘗是正而當日爲九皋授旨時。獨不令其於古今文真贋之間。示以分別信疑之旨。如前說。而直令古文僞撰與今文孔子刪定之篇並駕齊驅於宇宙之內。又何也。

按文公又言學者須有業次。且如讀堯舜典。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樂五禮之類。禹貢山川。洪範九疇。須一一理會令透。今人只做西漢人以下工夫。無人從堯舜三代源頭處理會來。噫嘻。此見亦似於濶而大。其自亦似於密而實矣。然如其言也。博而寡要。擇而不精之弊。亦何能免。蓋無論諸項之盡透難言。卽曆象律度量數

事亦且終身其中而盡透之難言。矧如所云一切耶。且如禹貢一篇。非身歷四海。不能心了山川之源委。疏導之本末。五樂。今盡無傳。以隋宋王。漢阮胡之講究。而究之無一處之見。可示信於天下後世。今從何處透起。又何時可透耶。至若洪範九疇。盡天人經制。統此一篇。非有大聖賢。一生格物窮理。察地明天。通乎幽明。人神之深心大力。亦豈能副盡透二字分際。蓋如漢之鄭玄。宋之鄭樵。明之楊慎。諸人者。無書不窺。無事不講矣。顧按其底蘊。不惟大之於皇極之建。三德之義。五事之敬。繫乎無聞。究之於平日所講明之度數典章。如五行八政。

尚書質疑

通論

八

稽疑福極之類。亦且十五影響而未既其真也。緣如上諸事。乃是千餘年禹箕二聖人。陶鑄宇宙。通融人天。而後成此範圍。故其言雖簡約。而其義則包括弘濶。其目若止於九事。而其蘊蓄則舉宇宙之名理。畢於此萃。是固堯舜之智所不能徧之物。而欲令學者一一理會盡透。竊恐唐虞三代以上之上聖大賢。亦無此智力。即文公以健志強力。再極七十餘年之精勤。亦難副此分量。而其弊之所流。反成西漢以下。博而寡要。擇而不精。學問如二鄭升庵輩耳。且堯舜三代源頭。果必如是理會。而後爲堯舜禹湯文武皋夔伊傅周召耶。孟子所謂堯

舜之知而不徧物。又何謂矣。只當云讀尚書時。須於唐虞三代聖君良臣之立心立德。採取分明。足資本領。至於曆象星辰五禮五樂。禹貢洪範等源流條目。則就其註疏。須令理會明白。使心識其大意。可作業次。是爲稱情合理之論耳。蓋如是則先其大而不遺乎細。探其本而並及於末。上之可望明體達用之通材。次亦足資存心致知之途程。至下猶不失多識蓄德之助。不至寶山空迴耳。不然者。廣驚而荒。泛馳而雜。昧先後本末之序。欲博欲大。徒成寡要。不精之學。而反失當務之急。究之不成一的。歷業次而欲成三代以上人物亦難矣。

尚書質疑

通論

九

又按朱子引婺源潘氏和叔之言曰。書之大意。一中而已。允執厥中。書所以始。咸中有慶。書所以終。以此一字讀此一書。迎刃而解矣。愚謂是亦握要之言也。然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惟時中而後於此道不失。然非執中而時中。何可易言。故時中二字。天人之合符。而執中二字。則列聖之心法。以後人而追邇列聖。則見爲列聖之動盡時中。而以聖人而履懷抱。則自見爲時中之未易幾而執中之可自勉。此堯舜以性之之聖。而所以面相授受者。惟是允執厥中爲兢兢也。單携中義作讀書樞紐。似不如携執中二字之爲圓滿通徹。又得列聖心法耳。

又朱子嘗曰舜臯陶曰欽曰中。蘇公曰敬曰中。此心法之要也。臣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所謂惟克天德在此二字。愚謂此說雖未盡括要之據。此讀書正自有脈絡可尋也。讀書者須知此意。

按宋董氏鼎曰。帝王之書。歷代所寶。天下家傳人誦之。人生八歲入小學。教之以詩書六藝之文。卽此書也。蓋自孔子以前。皆然矣。孔子初志。本期行道於天下。亦未肯終其業於刪詩定書。及既老而道不行。然後始及於此耳。愚則竊謂如董氏論孔子定書之由。是則然矣。若如所云帝王之書。歷代盡寶。天下家傳人誦。此亦恐非。

尚書質疑

通論

三

事實也。蓋謂歷代盡寶帝王之書。此言亦自不誣。然亦只可云帝王歷代寶之。學士大夫歷代寶之。若謂天下家傳人誦。又謂人生八歲入小學。教之以詩書六藝之書。卽此尚書。而自孔子以前。皆然。則亦不然也。夫詩書自吾夫子刪定後。始簡要可讀。未刪定前。其爲矯誣煩隨。既不宜於小學。兼竹簡漆書。何得家傳人誦。且古之聖君。孰不通明道要。而肯以煩曠矯誣之書。迷惑斯人之耳目。心志耶。此說經無明文。不知始自何氏。遂一訛倡百世之訛。至今本實不彰耳。且謂書卽今日之書。獨不思吾夫子之所刪定。祇循其舊。功又何在也。竊意孔

子以前。唐虞三代。雖教法畧詳不同。要之立教本於明倫。而初學小子。則自有蒙養之教。如方名象數五倫條目之類。必非遽授之以三千之詩。又非遽教之以五帝三王之書也。且若果自八歲以後。卽學詩書六藝之文。詩亦必非盡今日之詩。書亦必非盡今日之書。蓋今日之詩書。多周詩周書。夏商之代。尚未得有。況在唐虞之代乎。且今日之詩書。刪定自孔子。卽周末亦未能盡行於天下。直至漢世。始能通行。又何得云自孔子以前。皆然耶。而大全錄而存之。是則董氏承訛襲誤。而明初纂集大全之諸臣。亦漫不加察也。此等處本係節目。不必

尚書質疑

通論

三

深辨。愚意竊以爲後人讀經。實得情實。故於意所不安之處。姑舉以就正高明耳。又董氏謂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迄於有周者。蓋前乎五帝爲三皇。世尚荒遠。既非後世所可考據。後乎三王爲五霸。習尚權譎。又非聖人所欲聞。故惟自唐迄周。而百篇之書定。自是誦習者。簡要而不繁。舉行者。中正而無弊。此夫子之意也。愚謂此後數語。得刪定之本意矣。顧謂三皇世尚荒遠。非後世可考。恐亦不盡然。自有書契。以還。雖簡畧。不似後世之備。然自屬當代原有。紀載。不然。孔子之繫易也。何所憑依。而於伏羲神農黃帝。皆能

邇其道法之槩若仰觀俯察通變宜民諸事乎。祇是風氣樸畧道法殊多不備。兼紀載世遠中間荒唐矯誣之處。不盡足以憑信而範世。故堯舜以前。聚從刪削而刪書獨斷自唐虞耳。至中間五霸習尚權譎。又非聖人所留二語。則深明春秋不詳事實之旨。可爲說春秋者佐證也。

又董氏謂一書之中。其於明德新民之綱。修齊治平之目。卽堯典以盡其要。此真能默會帝堯盛德大業之肯綮。仲尼祖述堯舜之脈絡。而通其精微矣。又謂危微精一四言。所以開知行之端。主善協一四言。所以示博約

尚書質疑

通論

三

之義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爲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他如齊天運。則有羲和之曆。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官僚。則有周官之制度。修已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篇。煨燼壞爛之餘。百篇僅存其半。而宏綱實用尚如此。嗚呼。讀書如董氏。乃不同於誦言忘味。是真善讀書者也。然於今文古文之真贋。不分晰提明。致聖籍偽書淆雜四代之中。而茫不復辨。則亦無所取裁耳。或當云如。今文之某篇。既可爲某事之師範。卽古文僞托之某篇。正無不可資某事之韋絃。庶幾真識不眩。仍片長弗遺。於師古辨今之中。而取善協大道之公議。

按明京山郝氏云。虞書一典千餘言耳。括盡兩朝百二十年盛事。皋陶一謨。僅七百言耳。五臣弼主洪猷。包羅殆盡。予嘗謂虞書不容更有第三篇。以其希貴也。愚竊謂京山論堯典。舉謨真具曠世之識。而又有虞書不容更有第三篇。以其希貴之說。則又不免以多少論貴賤。豈通論確論乎。只宜云典謨二篇。兩朝君道臣道。已包括殆盡。正不以多爲貴。煩後人紛紛補綴。禹謨硬添益稷篇目。然後爲備也。

又按京山云。書不難讀。能看得世代興降次第分明。逐篇文字。可迎刃而解。愚謂卽世代原可以觀文字。但於

尚書質疑

通論

三

尚書一事。亦難言之。夫堯舜在前。商周在後矣。今觀唐虞典謨。辭旨精深簡奧。而文字却顯明淵通。商盤周誥。究其旨趣。亦只目前。而語言則盤鬱結澁。良由典謨乃孔子約古史之紛紜叢雜。自出心裁。刪削更定。而盤誥則但依原文。畧加叙次。刪裁耳。更如伊訓說命。係周前殷商之世。呂刑秦誓。則在周之中晚矣。乃訓命文字。反清通潤潤。而大誥呂刑。仍自盤曲聲牙者。則訓命出後人之僞托。而呂刑秦誓。乃周人之紀撰也。故他書可論世代。而今日尚書之傳。不可以世代先後論。又他文字。可卽世代較論其氣味升降。文字高下。獨今之尚書四

十八篇不可以此爲定衡則以前乎商周之虞書周屬吾夫子裁定之筆而前乎周書之訓命又屬漢後晉魏間僞撰之贗作也徒以世代較論亦失論世知言之旨矣然要之孔子刪定之典謨則顯明而自淵味潔後人僞撰之訓命則辭語圓潤而意浮氣揚且語多泛響移之可以通用仔細咀味淺深厚薄正自天淵未嘗不可從世代定高下升降爾

京山又謂金滕大誥篇次文義井然可據又以風雅諸什印證周公未嘗有東征殺管蔡踐祚朝諸侯事殺管蔡出口孔書蔡仲之命誤解於我之弗辟一語至禮記尚書質疑

通論

三

明堂位周公朝諸侯誤解於洛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文千古承訛習而不察故讀書不可無識也愚竊謂如京山此論眞善讀古書達千載之謬能不爲沿襲所誤者

京山又謂孔書諸詞義皆浮泛如伊訓不切放桐復亭說命不切帝賚良弼君陳不切尹東郊其他皆然轉移變化皆可通用古史典要決無此病如大誥諸篇任說得縱橫舒卷眞假正自天地懸隔嗚呼是說也又可謂識能辨古智眞知言

京山又謂秦誓眞秦穆之作春秋之文漸近明淺猶多

沉渾之味自然處高於左國費誓雖列編末而簡奧淵自是周初文字文侯之命峻整自是周末春秋初年文字世遠風化一一皆然夫乎訓說命風穆卑弱尚不若此豈非與古誓迥異矣真是千古不平事愚謂京山所論亦不可不察也論世之識千古之眼矣宋明諸儒僅自罕方之於帝典臆謨之簡潔明切乃吾夫子刪煩提要筆此一段淵源遂覺於統論尚書五朝文體所以升降明晦之故未能的切而前後議論自相參差者多耳

尚書質疑

通論

三

當日所定四代書亦應不多伏生所授二十八篇四代規模已具恐未止三之一耳詩比訓誥易於存記且有樂官典守故多至三百五篇書辭深奧故伏生所記止此則亦拘於篇數之多寡記存之難易未爲通論又如所謂四代規模已具之說不無前後矛盾也詩三百篇短章韻語原易記存然計其書豈遠勝存書之卷帖又伏生之書亦藏壁中漢藝文志載之明矣既屬壁藏又奚有記存難易之別乎矧既明二十八篇於四代規模已具而尚不可以已乎今觀春秋二百四十餘年事實當時史冊所大書之條目應無不存而吾夫子則盡刪

煩文獨提綱要取足示功罪勸懲而卽止。矧二十八篇五代宏綱正無不足又何憾於伏生之記憶不多歟。總之秦火而前古書之傳者當不止此卽孔子刪定之書二十八篇勿自應尚有傳世之記載秦火而後伏生之授錯當亦各有脫簡而夢之於孔子刪定原書或亦有限。今觀唐虞兩朝授受之次第既一一分明完全卽夏商周征誅興廢之節次仍無一不在是何殘斷逸失之簡偏不在三代興廢之大關頭耶。則意者孔子當年所定之書此外不無而要自不多耳。至於伏生爲秦博士因得壁藏尚書之說則愚亦不敢信也。夫孔子之在秦尚書實矣。

通論

夫

前世雖多知其然其刪定之書則未似今日海內共知遵尚也。又竹簡漆書傳播亦難。自當局及門授業諸子得以誦習餘如遠曼之深交亦或未得盡觀何緣得至秦之故府而爲伏生取以收藏耶。竊意伏生生於齊魯當日曾爲秦之博士與否皆不可臆定其真僞而要其所藏者則却非秦故府之書。乃孔子所刪定以授門弟子傳習之書耳。且又安知非漢人欲實伏生授錯之書爲當日原書卽秦博士二字亦屬附會歟。然凡此者既無關道法况終無從而辨其真僞孔子曰參聞闕疑而此一段疑團付之茫茫天壤可也。

今文帝典之外只臯陶一謨爲虞廷禹臯二臣交微弼帝之言本無大禹一謨並益稷篇目古文則僞撰大禹謨一篇又分臯謨後半爲益稷謨夫臯謨一篇中間原有禹說而吾夫子刪定則統於臯陶一謨內總名而標之篇首曰曰若稽古臯陶云云蓋虞廷邁德大禹而外無如臯陶禹則始任治水之責繼總百揆之任禹貢一篇平天成地經緯周密舉九州昏墊之世成民安物臯之疆是蓋以功業翊帝治臯陶則左右帝廷贊佐休明故帝臣弼主洪謨無如臯陶爲最詳最摯今觀慎修思永之規拜首賡歌之旨精切簡要儼然帝堯欽明格被

尚書廣彙

通論

宅

之心法而良臣交微之極則故雖篇中參以禹言要自統於臯謨而自足卽禹益且因臯陶而連類並及則亦不容另標題目也。矧篇中本無益稷語而可標目及益稷耶。故予嘗謂既有禹貢一篇而僞增禹謨已不免涉於附贅懸疣况本無益稷一語而篇目標名益稷不尤類於架空造虛耶。嗚呼修補廢墜本欲翊經明道而反使猥猥混於良玉其亦多事而矯誣斯人耳。

敬按堯之禪舜孔子定書既錄其顛末則舜之禪禹亦焉得不詳其履歷但禹貢之本曾及錫玄圭而告成功則是已明著其爲受命之符禪位之由矣而古文大禹

謨中。又詳及帝舜禪禹之詞。不亦與經複贅耶。至禹謨之末。前插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二語。此下忽擣椎口出好興戎一句。不惟上二句將吾夫子本以叙堯之言。誤歸舜口。爲與論語刺謬。卽天祿永終下。無端插入惟口一句。反覆推勘。全覺無謂之至。京山所謂得非故爲是了不可解之語。以托於錯簡之真是。亦可謂得其真情矣。顧如大全集註。於此等處。皆含糊讀去。漫無折衷。使大聖人負語言無倫之嫌。孔子刪書誤以堯語爲舜語。而至與論語背馳。亦太覺爲晉人愚矣。

敬按細玩帝典。皋陶謨。禹貢三篇。堯舜禹禪受淵源兩

尚書質疑

通論

天

朝大經大法。無不該括。則堯舜禹三聖之典謨。吾夫子已撮紀其弘綱巨目。爲完書已。而序又有帝釐下土方等十一篇中。更有九共九篇。不尤於典內命官諸條。爲複贅乎。且卽云唐虞道法之隆。可爲後法。是乃吾夫子所深取。故錄篇不厭反覆。然亦不應九共九篇。一事而疊疊煩文如此也。故書序爲後人僞作。卽此已可明證。又不獨其文字淺滲漏薄。不類西漢以上耳。

又今觀帝典一篇。卽篇首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九字中。不知刪却原史紀堯世系歷履中若干言。而後就此一句。欽明文思以下。至於變時雍四十八字。更不知刪

却原史叙堯七十年盛德大業。凡若干言。而後總括此數語。有識者細玩帝典一篇。自可見吾夫子刪煩就要之本旨。又可見吾夫子於書雖無一非本於古史遺文。要之剪裁訂定。多融以己意。至如帝典篇首五十七字。則盡出吾夫子之融鑄。以就簡該也。何至九共九篇。疊疊序說之煩文如是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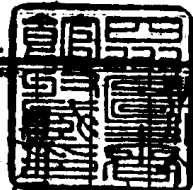
序之爲義。取於直言其由來。謂作者之意有所未明。而以己意明之也。詩多諷寓。無序難讀。至於書。事蹟明載篇中。本無容序。而後明也。而竟亦僞托百序。且無論其有序無書之篇。渺茫荒唐。事同烏有。卽其今古現在之尚書質疑

通論

天

篇序中。於其本旨。往往未足。而意味亦復淺薄。乏精確該括之意。不應以孔子立言。而反有未該未當。意味淺薄之嫌也。今書序俱在。有識者按文究旨。一入目。自可知其真贋。顧不知海內高明。以爲何如也。

豐川今古文尚書質疑



男 勛 功 謹 錄

後學 平遠淳淳元亮 同校

平湖陸綸懷雅

虞書

帝典

敬按今文堯典一篇自漢儒以爲虞史之文迄今相傳二千餘年曾無異詞乃愚嘗反覆參究竊覺此篇經文不惟非出虞書而並非唐虞二史之本辭也若

尚書質疑 卷一 帝典

出虞史堯在位七十年舜在位五十年史臣縱不如後世之起居注逐時逐事紀錄亦必於綱紀條目設施歲時在所不遺不應將帝堯七十載盛德大業帝舜五十年盛德大業只如此舉要提綱也相其文義當是孔子上下千古只得惟堯舜中天元氣之會道隆法備足立萬世君道準極故刪書斷自唐虞而總括其兩朝相際二聖授受之大經大法示萬世君極於無外耳至今文堯舜二帝只爲一典而名曰堯典則亦有未妥者蓋合二帝爲一典此則不失孔子刪定本自然標目只曰堯典亦似遺舜遺古文二十

出乃別棋撤五典以下更冠以曰若稽古帝舜二十

八字而更標舜典之目居然別堯舜爲二典既不惟

使前篇意旨無結後篇腰上安頭於通體文義失倫

又不惟於舜典曰若稽古四字重贅無謂其實失吾

夫子刪書一帝同典之旨甚矣何者吾夫子刪書總

括堯舜二帝百二十載盛德大業裁爲一典者正以

明堯舜一堂授受兩朝而一家君臣而父子是爲千

古道法之隆亦屬千古運會之隆故合二帝爲一典

中間正有精意存也古文既增舜典二字之目又增

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豈能免於妄生枝節之愆

尚書質疑 卷一 帝典

二

乎然如今文二帝合典而只標以堯典冠篇亦終覺於綱目不協終不如大學篇內引書稱帝典爲穩合而且切吾夫子刪定原旨也或曰其如孟子引書亦稱堯典何余竊又謂篇名所以列首提綱曾子親受業孔子必且與聞刪書本旨其於一書冠首之目自當不至遺誤意帝典二字自孔子刪定提篇之舊而孟子之言則謂帝典中專言堯事故特指而名之爲堯典以別於舜耳蓋引斷之宜然非舉全典之標題也或曰堯典提綱信不及大學帝典之受矣但如今文傳自伏生迄今二千餘年諸儒曾無異說而一旦

更之不幾敢於易經而倍傳歟。余則又曰：若稽古以下，是乃經耳。若堯典冠篇，則伏生傳經之標題也。夫尚書剛定自孔子，而大學則孔門親承聖師之傳述。今取親承聖師之傳述，以正後進傳經提綱之標題，是正翼傳以明經。豈曰敢於易經而倍傳歟？伏生而在，當且引為同心，何嫌之有？死後，史臣紀事，不始虞舜之朝，即帝堯七十年聖德天子，自當有紀事之書，亦恐不得云堯典全成於虞史，而直以虞書提綱。且若依今文以堯典二字提携通典，則今文典合堯舜亦不合獨冠目以堯典。更若依今行世古文之堯

四表格于上下

敬按曰：若稽古帝堯一語，先儒謂屬虞史追敘之本

辭曰：放勳以下二十一字，先儒謂屬虞史敘堯德業之本辭。愚謂非也。曰：若稽古帝堯，當是孔子刪書斷自唐堯，開端言考古之聖帝若堯也。曰：放勳者，當是言帝堯德業巍巍蕩蕩，巍乎煥乎，無所不至，乃是其推稱之號。如後世帝王徽號之類也。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者，則孔子據本書繫在帝堯七十年德性行實，狀出一性之之體段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者，則孔子據本書繫括帝堯七十年盛德感被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之規模也。是乃所謂放勳之巍巍蕩蕩，巍乎煥乎者也。凡皆吾夫子從傳來史傳中

敬按自有書契以來，前乎堯舜者，類皆謂天之聖，且

如吾夫子易繫所述。於伏羲神農黃帝。皆能言其通
德類情。通變宜民之概。則帝王之書。傳至孔子者。當
亦尚有簡冊可考。而孔子刪書。乃斷自帝堯。則斷屬
前此者。君雖神聖。而風氣未開。道法尚闕。畧未備。且
史編所傳。不無矯誣失真。故特斷自道隆法備。紀載
可憑之帝堯。以立君極於宇宙。爾然據書唐虞二帝
建極綏猷。凡百二十年。而爲典止於如此。則吾夫子
於原史之刪削斟酌。當不知費若何心精矣。

敬按曰。若稽古帝堯。先儒皆以爲虞史紀傳之辭。愚
獨斷謂孔子刪書。斷自帝堯之辭者。蓋嘗反覆推詳。

尚書質疑

卷一 帝典

五

竊覺紀此者。如出史臣。則非堯史。必舜史也。堯史固
不應用古字加帝上。又不應用曰若稽古。似千百世
下追考之詞。卽屬舜史。舜受堯禪。其史官安知非卽
堯史乎。且卽舜史。堯舜禪讓。雖曰二代。其實不啻一
家父子。何得遂謂之古帝。史臣應非親見。卽屬親聞。
曰帝可矣。何得用曰若稽古。似千百世追擬之辭乎。
且典中言堯皆言帝。而並不加古。又何得前曰古帝。
後只曰帝。初終頓異乎。卽疑古今異致。文體不同。然
亦終不應將堯舜一堂授受之局。遂若千百世上遙
遠之帝之事。連用兩曰字。作重疊推詳語義也。相其

文義曰。若稽古帝堯者。斷屬吾孔子於墳典紛囂中。
披閱深久。見得千古君極道法之隆。當首推帝堯。而
史傳之可信。亦惟堯紀不倫於荒唐。故特爲尚論之
詞。曰若稽古帝堯云爾。蓋從千載後論斷而追擬之
義。必非虞史於親見親聞。而爲是追擬之詞也。

敬又何重斷爲堯屬唐帝之名。而以放勳爲所以稱
其功德之鴻號也。蓋堯之爲名。雖未顯釋於經。而舜
之爲名。則彰彰矣。如四岳舉舜時。曰有齔在下。曰虞
舜。若前臣名。舜之爲名。當亦可據。卽舜而堯之爲名。
從可類推。且既以堯爲帝名。則放勳之義。爲所以推

尚書質疑

卷一 帝典

六

隆其功德廣大之號。如後世徽號證號之旨。亦於經
文用第二曰字義爲順。而於直接下欽明文思數語
尤爲順也。蓋卽其世以推明其名。由其名以統敘其
功德之號。因其號而實數其德業之盛。自文義之當
然條理耳。惟是六經四子之敘列自古帝王。皆堯舜
禹湯文武並稱。以堯舜爲名。殊與文武稱證之旨有
碍。以是後之論者。又往往疑堯舜非唐虞二帝之名。
不知唐虞夏商間。朝廷之證法。亦尚未備。又文武於
孔子爲本朝先君。豈得與唐虞夏商異代之君同以
名稱耶。至或者又致疑經文皆單稱帝。而篇首獨以

古字加帝上。則愚前謂後之言帝者。孔子依史臣敘事之體。篇首獨稱古帝者。乃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之義。體裁自爲攸宜也。

敬又何以直斷欽明文思一十八字。亦屬吾夫子總括虞史之贊辭。而非虞史敘堯之本辭也。蓋以此十八字。帝德同天。巍乎煥乎之規模。就會該括於是。無論史臣見不能及。即親炙聖神。能神明聖德之涯畧。史臣以逐日記事爲職。亦不應以一十八字。盡帝堯七十載盛德大業。

敬按孔子形容堯德曰。欽明文思矣。而又極之曰安

尚書質疑

卷一 帝典

七

安。形容其恭讓也。而必擬之曰允克。形容其光之格被也。必極之曰四表上下。只此一十八字。覺和盤將帝堯聖德之高明博厚悠久。直與天地合撰。帝堯之存神過化。直上下與天地同流之概。一一托出。又覺得吾夫子贊堯下此一十八字時。直是言有盡而意無窮。又是意可領而言難盡。蓋這樣盛德。惟身備其實者。斯能神契其真。必神契其真。然後口可得而擬。吾夫子形容堯德。精微圓滿。易簡的切。直至於此。這裏正可想見吾夫子道符堯舜之蘊奧。而所謂祖述堯舜之脈絡。亦正可隱會於意言之表矣。

敬按吾夫子贊堯之德業。則天無名。而刪書則首贊

其欽。並致詳於明與文思恭讓之安安。誠以帝德惟其如是。是乃所以則天。而巍巍蕩蕩也。然而欽之一字。則屬其丹頭。蓋人主承天命而撫萬民。非此一點畏敬心。時時兢惕於明旦。即肆然無忌。而昏且隨之心。一肆而昏。將驕倨傲虐。逆天違人之行。奚所不至。而天祿且永終矣。故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八字。千古帝王皇極全德。而欽之一字。則尤帝王傳心要典。而盛德大業之樞機也。吾夫子刪書首帝堯。備敘其至德。而尤首之以欽。良以是夫。其曰安安。則亦只形容

尚書質疑

卷一 帝典

八

其欽。明文思出於性之自然。如安土敦仁之同體天德耳。非於六德外。更有所謂安安也。然則後之爲君者。可以知古聖人繼天立極之心法。讀書者亦可以知古聖人傳心之要典。

按經釋曰。欽。明。天德也。亦性體。亦心要。又曰。心恒敏。則欽。恒覺則明。欽。明。恒入微。則文思。愚謂恒入微。則文思。意亦近矣。而尚欠圓滿明晰也。或云。欽。明中之文理密察。無不備具。則於文思義庶爲該括耳。又曰。恒欽。抑自處曰允恭。恒欽。抑下人曰克讓。則於允恭克讓。字字血脉貫注矣。

經釋又曰。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即天地民物咸在我。敬明恭讓中。下文諸欽若實贊敬。授諸平章。平秩平在。諸允釐成。熙諸若時若采。皆從此出。嗚呼微哉。此論語之爲政以德。中庸之爲恭而天下平。孟子之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之參同淵源也。若如世儒無爲而治。諸說直同於老氏上古無爲之旨。豈聖人憲天爲治心法。

敬按孔子敘典形堯之德。備數其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詳復而不厭。當與中庸備形至誠之高明博厚悠久至聖之聰明睿智。各執敬別博博淵泉同參。蓋不

尚書質疑

卷一 帝典

九

如此重重形容。則帝堯盛德同天之分量不滿。卽無以表聖德而立極訓後也。學者必窺見此意。而後帝堯之聖德同天。可窺梗概。卽千古之君極聖學之底裏蘊奧。亦始可窺梗概爾。

又按孔子首敘堯德。直以欽明爲首。而他日論君子。則歸於修己以敬。論道國則以敬事爲首。作大學則以明德爲本。誠意爲要。總是以欽明爲心法。至曾子子思孟子書中。一切知仁誠明敬肆畏戒擇執操存性反之旨。亦無一非淵源於典首之欽明。是則吾夫子祖述堯舜。而是一生學術教旨。處處奉爲宗傳。而

一脉通傳之會思。孟亦總是宗傳於此。而直如子孫之格承祖訓。豈獨大學一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脉。一一印合於明德親睦平章協和之宗哉。然則論道論治者。必歸極於此。而後識道統治之本。後世論學統者。亦必會極於此。而後識學術之源。不然者。昧本而逐末。沿流而忘源。縱不類於邪說誣民要之。未符千聖印心之宗傳大道爾。

敬按西山真氏曰。堯之德以欽爲首。而其行以恭爲先。學者之學聖人。此其準的也。愚謂此言得善誘之意矣。然不如言帝堯之德。如此之精深美備。帝堯之

尚書質疑

卷一 帝典

十

行如此之淵懿誠篤。學者之學聖人。可以知準的後之帝王。皆有四表上下之維繫。亦正可卽此以知則。做是爲表裏上下皆通耳。

敬按堯德以欽爲第一義。至於治曆任人。戒女訓官。以及阜陶之弼君。載及展歌。無非以此義爲淵源。是則當年衆聖人於身心國家之間。君臣上下之際。總是以此一點兢業爲心法。所以君盡君道。臣盡臣道。爲千古人倫之至耳。蘇子瞻乃謂何時打破敬字。真是顛狂人作妄語也。雖然。識不透欽字底蘊。無論象恭滔天。爲害德之賊。卽翼翼小心。而不達於欽明。又

思之全體合性。允恭克讓之至行根心。親睦平章之大用畢周。亦不能透徹此欽字體段。圓滿此欽字邊際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敬按俊德。卽上欽明文思允恭克讓之德。克明乃謂堯能安於此。是卽其克明俊德也。九族百姓萬邦。則自家及國。自國及天下。是卽所謂罔表上下。而堯能親睦。而使其既睦。能平章。而使其昭明。能協和。而使其於變時雍。是卽其光之能被四表格上下也。而

尚書質疑

卷十 帝典

十一

必首提克明俊德。以次歷過及親睦平章協和。次第秩然者。蓋開章欽明以下十八字。是統敘其德行之。感被此節三十字。又是重明其德行感被之規模次第。正是吾夫子刪書立教深心。猶之大學旣明綱領。仍細疏先後之序。以示人意也。

敬按千古道統淵源一中。而中無可見可見者在已。則欽明文思允恭克讓之德。及物則親睦平章協和之業。以此本乎君心。則爲天德。以此達於政事。則爲王道。以此實蘊於身。則爲內聖之修。以此弘敷於世。則爲外王之業。帝三本此建極。則爲道法儒者本此

求志。則爲學術。嗚呼。後之廟堂進講。草茅詞書。無不知宗經法聖矣。亦曾於帝典首揭之心法。精求而洞晰耶。

敬按自欽明以下四十八字。蓋孔子刪書。總括帝堯則天無名。巍乎煥乎之德業。而手自裁定者如此。此論語大哉一嘆。極口形容不盡之所自來也。

敬按克明俊德。至於變時雍三十字。是乃一部大學之胚胎。而大學全章之發明。正是帝典此三十字之衍義。千古君臣。有同一堂之師傳弟衍。子思謂仲尼祖述堯舜。蓋卽其折衷大學大旨。正於此淵然可見

尚書質疑

卷十 帝典

十二

也。

敬按帝典開章四十八字。千古聖人明明德於天下之規模條理。備具於是。卽吾夫子大學先後本末之序。一一印合於此。蓋洙泗之學術。本虞廷之道法。故昔人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夫孔子布衣也。而曰周公以是傳之孔子者。正以孔子大學之教。無非淵源帝堯明德親睦平章協和之旨。若一家父子祖孫之遞相授受耳。然則今之讀尚書者。必知得帝堯之道法。卽孔子之學術。而孔子大學之淵源。卽虞

廷相傳之心法。乃謂之善讀尚書。亦始謂之深知孔門宗傳耳。

敬按帝堯克明俊德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卽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淵源。而大學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原淵源於帝堯明德親睦平章協和之心法。是乃所謂祖述堯舜而遠宗其道也。自漢以來二千餘年。儒者宗法孔子。比於高會規矩。於孔子祖述堯舜之言。無不誦而習之。而曾於祖述之原本。莫知所自來。嗚呼。亦可謂緣流迷源。誦言而忘味矣。故吾願讀帝典者。達帝堯心法。論孔子者。識祖述心

尚書質疑

卷一 帝典

三

敬按帝堯欽明文思允恭克讓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勲。其高明廣大博厚悠久。真如元氣渾淪。滂薄而發育流行。無不徧滿充周。孔子曰。如天信乎非大。不足以擬之。曰無名。信乎等閒無能名之也。曰巍乎成功。煥乎文章。信乎成功之巍。文章之煥也。然其功業極於參贊位育。而德行本於欽明恭讓。窮經者宜知主樞學道者宜知宗傳。

敬按欽明以下。寥寥四十八字耳。至今諷誦玩味之。一下直覺帝堯則天無名。巍乎煥乎規模恍若親炙。是

非孔子心契帝堯於千載之上。豈能如此傳神。

敬按仲尼一生學術敘術。原無一字非祖述帝堯。這四十八字。故通傳至曾子子思孟子。亦總是此一脈印合。而其所著之大學中庸及孟子七篇。於此毫無參差。是則千古道脈折衷於孔門。而孔門原本俱根於帝典。開卷第一篇而無遺也。然則外此而言道言治者。其道與治可知。外此而言學者。其學可知矣。

敬按前敘堯德。首欽次明。而至此單言明者。蓋真能明俊德者。不惟不能外欽。而明卽其能明。便該欽義也。然要之明大意者。以精心領會可耳。正不必瑣瑣

尚書質疑

卷一 帝典

四

穿鑿附會也。

敬按帝典一篇。原史相傳。不知如何繁賾。並如何夾雜荒唐。向非得孔子之大刪定。卽帝堯之盛德大業。且隱翳於簡策紛錯之中。後世又何從而心悉其道。法之淵源哉。是則宇宙若無孔子。卽堯舜之聖德。且終於湮晦不彰。則謂孔子功在堯舜。而賢於堯舜。亦不誣矣。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敬按帝堯之治。親睦平章協和。無所不用其極。而孔子刪書。則但撙其綱領。不及條目。而於下文則獨詳

敘其治曆授時之故而諄復不厭者蓋治曆非僅如後世治時憲曆日也古之聖王皆憲天爲治一切慶賞刑威無不順天按時而行如夏小正之規式而曆象日月星辰則定歲授時之道也時定而政令舉是矣治曆不特定時成歲而所以允釐百工咸熙庶績之人時即該於是是則治曆正王政之先資匪獨先儒所謂王政之大端也吾夫子告顏子爲邦而以行夏之時爲第一義良以此耳斷不可以敬授人時爲止敬授以民間耕種並晚之時

尚書質疑

卷一 帝典

五

敬又按治曆授時是乃親睦平章協和之脈絡而所謂親睦平章協和之政令則胥由是授時以施布耳郝京山曰堯首治之君天時爲首治之事夫授時所以釐百官熙庶績正敷政之要領豈獨首治之事而已乎至蔡註謂乃者繼事之詞此言亦殊覺未允也蓋繼事之詞者謂前已言過數端至此乃更端言之耳至如典之前言欽明以下四十八字也乃吾夫子統括其德業至此則特提治曆授時正以詳明其憲天爲治之源委布德建業之緣起是乃更端起事之詞豈所云繼事之詞乎然如命義和而曰欽若昊天授人時而曰敬授人時無不根極於欽之一字則是

卽治法而心法畢具其中信平尚書一書道政之實論道之書而堯典一篇則九字字道法之淵藪也夫

敬按東萊呂氏曰作曆之前欽若昊天是先天而天弗違敬授人時是後天而奉天時皆以欽敬爲主愚謂東萊之論當矣然却要知這欽敬之脈總是發源篇首欽字蓋帝堯以欽爲心法故一切命官無不淵源於是

敬又按敬授人時先儒多解作敬授有司以農事耕穫之候使施行天下得因天時蚤晚爲農事先後之

尚書質疑

卷一 帝典

六

意蓋以人字專作民看以時專作農時看也夫民爲國本古聖人立法創制原無非爲民起見以授人時爲授小民之農時於義亦未嘗不通但看下文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卽敘於定時成歲之後則覺得農時特中間一事其實朝廷一切慶賞刑威的大政令無不於此權衡敷施不獨農事也蓋古聖人皆憲天爲道奉天時若故一切慶賞刑威無不按天順時而行今觀月令一書卽夏小正其中於古聖人仁育義正弘規無不詳悉委順而皆按時而行亦可見帝堯以治曆授時爲首務者蓋匪獨授農事蚤晚之候而其

所以釐百工熙庶績者原在於是是則敬授人時之義必按下釐百工熙庶績之時作解乃始於古帝王授時爲重之義印合且卽以之細按本章血脉覺前所授者爲釐百工熙庶績之時卽歲定時成而百工於此允釐庶績於此咸熙亦始爲血脉聯貫而不至前後衝突耳况下分命羲和仲平秩東作西成乃是卽耕穫早晚之候以驗天時而卽以此酌早晚之宜以授有司經文本自分明若於敬授人時先指爲敬授有司以耕穫之候不亦複贅無序耶且若疑人之爲民卽百工安在非人獨可以人時爲專言民之農

此作訛成易之時耶

敬按先儒謂堯典一篇不及治法之詳只是總携大綱此言若似而實未盡其情實也蓋篇首明德親睦平章協和已是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綱大要一一畢具至中間一切節目之詳凡所以釐百工而熙庶績者正是於授時之令甲中載之先儒惟其於敬授人時之義未能看明是釐工熙績之時而徒作農事耕穫早晚之候所以不惟於授時二字看作一首治文爲如今治曆未務亦並於下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另看作授時處推出餘意致令前後血脉不相貫屬兼有漏遺也此與近儒看夫子答顏子爲邦之問首告以行夏時爲但取其時之正而未知卽此乃告以憲天行政之道同一疎略耳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賓出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敬按既總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矣復分命羲和之

仲叔分職考驗者。蔡註曰。恐其推步之或差。此言簡而明矣。然如郝京山曰。天道高遠。曆象雖設。猶恐或差。乃命日官分行四裔。考日晷之參差。觀氣候之早晚。察人物之變遷。然後天時可定。則其言尤爲詳盡。蓋四時節序不齊。先度四方日影。驗初昏中星。以定二至二分。然後四時之氣可推。兼驗諸人物之起居煥寒。卽時令允協爾。至如總命義和曰。欽若敬授。分命又曰。寅賓實儼。敬致是則其治曆授時。依然欽明之心法也夫。

按郝註曰。周天二十八宿環列。隨天西轉。每方七宿。

尚書質疑

卷十 帝典

九

各成一形。東方角亢氏房心尾箕龍形。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龜形。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虎形。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轸鳥形。故記曰。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總之星有定位。而天轉不停。天體北高南下。北極本天中而斜倚在北。南極沒入地下。二十八宿半隱。各以時出。昏見於南方。日行與天行參差。故春則南方朱鳥見。夏則東方蒼龍見。秋則北方玄武見。冬則西方白虎見。而春夏秋冬。各舉其中一宿以知一方。鳥居東中。火居南中。虛居西中。昂居北中。鳥以七宿全形言。火虛昂以中一星言也。春秋言殷冬夏。

言正者。春秋二分。當陰陽之中。夏冬二至。正陰陽之純。卯酉爲中。子午爲正也。

按蔡註曰。上文所命。蓋羲伯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未詳是否。愚意古者各世其官。家之所習。卽爲世業。今官仍羲和之族。而加以仲叔之別。孔子刪書時。亦仍因史之舊。而不易其爲一家之兄弟。斷屬無疑。

按歲有常期。而天道渾穆。日月恒行。而盈縮不一。執死法以測活天。活天且死於死法。欲求無差。豈可得乎。後世定曆差法。或以五十年退一度。或以一百年退一度。又或以五百年爲大過不及。而約以七

尚書質疑

卷十 帝典

三

十五年。皆不免執死法以求活天也。今按堯之治曆。既曆象日月星辰矣。而其考驗也。則仍因天求合。其定歲也。則仍因氣盈朔虛之本。不齊者。置閏以定時成歲。俱是以活法測活天。惟其法活。故其驗天而亦無不合也。然則後之治曆。欲曆之準天而無不合。必也遵今推算之法。而仍準古宅方參驗之官。其庶幾可望不差乎。

敬按設差法以合天。法愈密而術愈疎。本方室以驗天。法若拙而天莫違。何者。彼以死法提活天。而此以活法合活天也。然則兵家之因勢利導。治水之行所。

無事其意可默會於此矣。

帝曰咨汝羲暨和昔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敬按舊註咨嘆辭有嘆而告者咨羲和之類是也。有嘆而問者。嘑咨若予采之類是也。愚謂是說知嘆而告嘆而問之別矣。不知此嘆正是重其事而特爲發嘆。在治曆則是欽若敬授之心聲。在擇人則是若時若采之惕念。無非從欽明一點念頭觸感而生耳。又必統咨羲和者其事重欲大家各悉心體驗。與無差訛則又君臣交儆之微意云。

尚書質疑

卷一 帝典

三

三

敬按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爲是要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則知前之敬授人時原是爲釐工熙績張本而後如此鄭重。卽人時當不得僅作農時耕穫早晚之候看並明矣。矧按皋陶謨內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於五辰庶績其凝正與置閏定歲釐工熙績相發而自漢以來窮經宿儒於此終不加察抑獨何也。

按郝註曰四時一周曰年六旬六十日也三百六十有六日者一歲二十四氣之全日也每月三十日分二氣十二月二十四氣當爲三百六十日外多六日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零四分之二一日按天一

度是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日之一。每日百刻則四分日之一爲二十五刻亦準一日故爲三百六十有六日。按天一周是爲一歲也。月所以十二者天旋地外日旋天中較天行稍遲每日一周天而不及天一度。天行進一度與日會是爲一日而月之行比日又遲每日行不及天者十三度有零積二十有九日半。反退與日遇是爲一月。遇周十二次是爲一歲。十二月然月有大小何也。每二十九日半月及於日。兩月各二十九日。又各有強半之日不可分。故合兩半而成一日是以一月二十九日一月三十日也。所以置

尚書質疑

卷一 帝典

三

閏月者一歲二十四氣每十五日零二十五刻交一氣二十四氣該三百六十又六日而一歲十二月之日止三百六十外多六日是爲每歲氣盈之六日也。一歲之月與日會者十二次而每月之日不能實滿三十。輒復遇朔通計一歲之月實少六日是爲每歲朔虛之六日也。月少六日是日又多月六日也。氣盈多六日者多於一歲三百六十日之外。朔虛少六日者又多於一歲十二月之外。總之皆日多也。氣盈不盈閏則盈者益盈而日漸贏。朔虛不盈閏則虛者愈虛而月漸縮。積三年則多三十六日可置一閏矣。五

年則多六十日可再閏矣。閏之言擱也。參差之義。又閏之言潤也。沒積之義。三年不置閏則歲差久之則四時乖歲功不成。故堯命羲和曆象置閏。以定時成歲。則百職信理。庶事熙明也。項氏曰。年以日月十二會爲一周。故止於三百五十四日而成年。歲以星度中朔術爲一周。故三百六十六日而後成歲。蓋五年餘兩月。而後五氣備。度始周。所以再閏而無餘日。七閏而無餘分也。

郝註又曰。天者神氣之合。大塊萬有之光華。發揚於上。如人體堅固。其精爽抱形不離。故天常包地左旋。

尚書質疑

卷一 帝典

三

左旋者自左歸右。東出西入也。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環列爲體。二十八宿旋轉。卽是天轉。日月星皆逐天左轉。所謂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非天原有此度。以日行所不及。漸約而成度也。天在外轉。日在內逐。月又逐日。日逐天。每一晝夜落後少許。以天體計之。每日不及天者。三百六十五分中之一耳。是爲一度。每一日退天一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退盡復遇天。於此處是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零。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零。本此也。月陰精遲緩。每日行不及天者。十三度有零。其不及日者。十二度有零。一日退

天十三度零。約二十七日退盡天一周。復與天遇於初處。又遲二日爲二十九日有奇。乃退過日。是爲一月也。月與天會者。大約一年凡十有三。而與日會者。一年凡十有二。與天會者無用。而與日會者。四時所以定也。寒暑晝夜皆生於日。天以三光爲用。而月星辰皆宗日。天爲元氣之統。高峻無極。日爲天主。故行不逮於天。而月以陰承陽。故其行常卑於日。而遲然。而月之會天反數。日之會天反疏者何也。蓋天行甚速。日月皆不能及。其與天會皆退而遇之。非能進而及之也。非日月果退行也。天進過處。卽成日月退處。

尚書質疑

卷一 帝典

三

日退少。故其遇遲。月退十餘倍於日。故遇最速。曆家以天爲東轉。日月西行。是以其退爲退也。譬以易理推之。八卦之運。皆始於東南。終於西北。故帝始出乎震。終成乎艮。自左歸右。其理昭然。氣機變動。原自不齊。假如天與日月星辰無少參差。則不成造化。祭義曰。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故天度必有零。日行必少一度。月不及日。皆造化之自然也。敬按。庶績咸熙之熙。先儒以廣作解。此固遠有來歷。但恩嘗反覆經旨。熙有明之之義。詩頌文王之惟清。緝熙。又謂於緝熙敬止。皆可證也。况蒙允釐爲義。則

解以允釐百工而庶績咸成。明亦覺視廣義爲切。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敬按：疇咨若時登庸者，帝於前五十年中，百工釐庶績熙，萬邦就理矣。惟是看明胤子，畧訟不肯，不堪承

天撫民，故當既老之年，孜孜乎疇咨若時登庸也。夫世及之義，自古而然。况丹朱現爲胤子，在廷推其啓

明，必非號稱乃合之，而別求登庸之人，卽此一事，不惟知子之明，而並日月，正是洞見得天心重萬民重

而私愛，轉以大道爲公，私蔽淨盡，所謂則天者，信

尚書實疑 卷一 帝典 三

乎其則天，所謂蕩蕩者，信乎其民無能名，而所謂克

明俊德者，信乎其克明俊德也。

敬按：放齊獨承堯問，必是大臣居左右之列者，而首

以啓明贊胤子，安知無逢迎人主之意，而堯獨明斥

其畧訟，則是無一毫莫知子惡之蔽，亦並一毫不於

子假借，千古至公極明，真無如堯。孔子敘書，他節目

槩從剛削，而於此等處獨備錄不遺，其爲後世立極

示訓之意，蓋至切云。

敬按：放齊承堯之問，使其真不知丹朱之畧訟，而誤

以對君，是謂無識。若知其畧訟，而以啓明之言逢迎

君心，則其品不可問，而心更不可問矣。今觀吾夫子

於堯典一篇，不知刪却多少美善言行，而獨放齊之

稱朱啓明，留之垂世，以彰堯之公明，安知非所以誅

佞臣於既死，以示戒百世歟。讀尚書者，於此等處，要

須以意會之爲當，未容草草也。至堯曰：「疇咨若時登庸。」

六字中，則於帝知子之明，達君之道，並與吾夫子示

訓之意，盡於此傳神矣。

敬按：畧訟與啓明，公私邪正迥分。口能爲明辨之語，而不本於忠信之實，曰畧訟。見事明通，語言明快，曰啓明。外若近似，而中實不同，是惟能達天德者，乃能

辨之。

敬按：凡心不忠信，而只以利口變亂是非，是皆畧訟

之類也。古今不覆人邦，喪人家之奸邪巧佞，率如此

帝堯不忍以是少私其子，人君可不以是精察其臣

而人臣之進講尚書，則尤當以是啓沃其君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言庸違，象恭滔天。

敬按：咨亦曰疇咨者，明帝堯心重亮工之任也。靜

言庸違，謂靜則言若甚善，用則行與言違，是言行無

實者也。象恭滔天，謂其貌飾爲恭，行放天理，是令色

鮮仁者也。後世言依乎敎而行不副言。皆靜言庸遠之類。外貌恭謹而立朝任事。習爲閃躲利害。悞國殘民而不恤。亦皆象恭滔天之類。驅兜稱美共工。而帝堯指斥。獨中其隱微深錮之病。嗚呼。帝真克明俊德者歟。

敬按允恭恭也。象恭亦恭也。而有聖狂之分。眞僞之別。以共工之庸違滔天。而驩兜公稱於朝。不知則識爲蔽暗。知而敢以是進。則黨姦而欺君。此共工驩兜他日舜攝之後。皆不免放流之誅也。然則堯姑畱之以咨姦何歟。曰度情推理。二人當皆世胄勲族。獨以

一、

尚未當權用事其惡亦尚未至大著故堯雖灼見其短姑容之以俟其自改耳此臯陶有知人惟帝其難之之說也然臯帝竟於此一事非偶失歟曰奚爲非失非失而大禹能哲而惠之下何由繼以何憂乎驩兜二語吁咈於陳謨之際哉然據此而見帝心之虛公不拒臣言不執成見務期得實盡情以要於實徹情昭乃慊本意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
厥三殛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敬按治水而亦咨者重下民之昏墊而咨也然如鯀之方命圯族岳不知而獨於乎鯀非過歟曰必當時廷臣之才無出鯀右故又繼之以異哉試可乃已之言也然如堯亦遂用之迨九載績用不成至舜乃殛不幾以下民昏墊嘗試於九年之間歟曰惟堯亦必以爲在廷之臣無出鯀右也故於岳之言亦諒其心之無他不惟不以爲罪而庸命巽位且亦及焉也嗚呼觀此而知人才之難能知人才之更爲難也後世君天下者亦可以知慎矣。

美

粹直自用深之且專權自恣圯族應是其平日不成
 人美好成久惡淺之爲與衆不和毀人自譽壞人自
 成深之且成然同伐異排陷正人此堯之所以吁咈
 不允也然終以異哉試可之言而使之往往任厥事則
 聖人不以已見格人言亦其虛公無我之至耳
 按鄧氏曰堯吁咈於鯀之方命圯族而復試何也無
 已之盡也才未試而棄豈能盡天下之才哉
 按經繹曰心不欽則肆而昏必怠傲從康必悔慢自
 賢必歸訟必方命必圯族殆已嗚呼此帝堯所由弗
 可於歸訟之子而於方命圯族之重戒以欽哉也

敬按方命謂其廢格君命然則人臣而奉行不貸具文塞責是皆方命之類也。圯族謂其蔽賢隱善然則人臣而見善不能舉舉不能先是皆圯族之類也。帝堯以此吁咈於兪薦之鯀蓋心惕之深矣。爲君者所宜以是辨其臣爲臣者所宜以是戒其身。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齔在下。曰虞舜。帝曰兪子聞如齔。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嬀于虞帝曰欽哉。

尚書質疑

卷一 帝典

三

敬按天下重器父子至情帝堯獨非人情乎。舍于之器訟而必別求登庸之人至求之不可得而即以巽庸命之四岳。若是看得此位乃天特有德之位。卽天下公共之位。初非可私之子亦不可妄授之人。必得德不忝位者授之。乃合天地公義耳。至四岳聞命亦不自居而曰否德忝帝位。這也是看明德足稱位乃堪受位。及堯令明明揚側陋。師乃錫帝以有齔在下之虞舜。而帝卽試之而不疑。且降二女以觀刑。嗚呼。卽此一事不惟見千古遭逢無如堯舜亦且見一堂君臣皆上明天意下重民生惟德是尚而不敢苟冀。

非分拘忌形跡尤恭克讓之風。直是上下一德不獨帝一人也。噫嘻。唐虞之朝真大道爲公。太和洋溢千載下一緬想其風徽氣象真令人穆乎有中天元會之思。

按經繹曰。頑嚚傲而克諧以孝。天位有無諧乎。德刑爲刑。閨門婦女之間最可觀德行之感被。試二女而刑。天位有無諧乎。此四岳與堯皆有取於舜之孝諧而堯獨以二女釐降。觀其刑之何如也。由前見聖君臣之取人以實德實行。由後見聖人之觀人以實試而不徒文貌。

尚書質疑

卷一 帝典

三

又曰美哉乎岳之薦舜也不隱賢不私己不遺側陋不諱巽位。事君以人事君以心事君以天矣。又曰大哉堯舜之以天下讓也。朱啓明而不庸舜以二女試刑而後庸焉。或曰試以女而不刑如女何。曰舜德至矣。諸於頑嚚諸於傲弟。積極登聞女嬀有不刑乎其必試。關慎重之至也耳。按郝氏曰。諸臣薦舜曰齔。欲女之也。堯卽釐降以女。君臣之間篤信如此。千古君臣不復有難。尤不復有堯矣。是以二帝同典也。敬按烝烝乂不格姦有明王文成之說勝於集註蓋。

作舜但烝烝盡事親愛弟之道而不格父母做弟之
姦必如此乃爲得舜大孝心行然如愚意以克諸以
孝烝烝又爲所以事父母以不格姦爲所以待做衆
益爲立言有體蓋如瞽瞍夫婦之頑嚚謂之爲姦亦
不爲過但此語是對舜之大孝以立言而以姦目其
父母不但恐其傷大孝之心亦覺語言之不倫也

敬按帝堯以四海九州之主爲天下擇賢不難以帝
姬下嫁側陋之鰥夫是則聖人心中惟天下是重惟
德是知通不知貴賤尊卑是爲何物後世王者擇環
必擇於公侯勳戚之家又或謏謏論王論謝其見解

尚書質疑

卷一 帝典

三

真是天地懸隔

敬按觀堯爲天下計拒放齊之舉不以天下大器私
歸訟之子甚至求賢不擇側陋試女釐降嬪虞而以
欽哉敎二女依然以戒臣工者戒之如此之明不且
與日月並如此之公不且與天地同乎據此而堯之
欽明文思允恭克讓益著明矣宜吾夫子重歎其巍
巍蕩蕩於其敘書也瑣節盡刪而獨於此一事始末
盡載云

敬按今文堯舜二帝合爲一典故此下即接慎徽五
典古文則此處位置舜典二字而次行復增曰若稽

古帝舜二十八字今仍今文之舊合爲一篇而盡去
古文所增

敬按自晉古文出以慎徽下別爲舜典而篇首更冠
以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六朝不尚經義亦無人
辨別是非並僞獨唐孔穎達明證其僞逮宋朱子則
尤並孔序盡疑爲不類今其說不但載之文集以及
大全卽九峯集尚書註雖篇目下亦並載朱子之說
然敘篇則仍以古文僞增之二十八字儼然與今文
正經並行而別此處不惟失尊經闕疑之義亦覺重
用曰若稽古帝舜六字於舜典之首與孔子刪書斷
自唐虞之義不合蓋以刪千古帝王之書而斷自帝
堯故用曰若稽古帝堯之文以發端舜則因堯並及
而又用發端之例則於體例不合之至又不惟硃硤
亂玉之淆真宜辨也故今仍今文之舊削去古文舜
典二字及贅入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仍還今文
之舊云或曰然則皋陶謨亦用曰若稽古皋陶何也
余則又曰帝堯爲典首故用此六字以發典端皋陶
爲謨首故亦用此例以發謨端也

敬按伏生今文堯舜二帝總爲一篇而名篇曰帝典
此應是孔子敘書時所櫟括標題故大學引克明俊

德之語而曰帝典。卽孟子引書二十八載之說亦只曰堯典。初無舜典之名也。自古文出。離而爲二。分嬪虞欽哉以上爲堯典。慎徽以下爲舜典。而中間重加舜典二字以標目。及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發舜典之端。夫古文之可疑者甚多。然其他亦尚有可原。惟此則顯屬比例僞增也。蓋就義理論。堯立舜相。舜攝堯老。君臣而父子。兩朝而一堂。一帝一典。乃見當日心法授受。禪讓相承之梗概。就文體論。今文嬪虞既試之後。卽敘以慎徽五典一節。原血脉聯絡。卽舜攝於堯老之年。堯崩於舜攝之後。亦前後文氣順暢。意思周完。古文硬着此三十八字。遂覺中斷一蛇。於後半更着一頭。不惟前半無尾。義旨未終。亦覺後半所加之首。首非其所。而前後血脉不貫。凡此已大不可矣。且卽就本書從出論。伏生授錯時。合二帝爲一典。中間初無舜典二字。並此三十八字。卽云伏生老耄。少記多忘。亦不應卷首之篇題目昭揭。反誤其一。又不應原屬二帝二篇。而誤括爲一。且卽謂可疑作一時遺誤。卽其他文義之遺誤者當衆。何以如商盤周誥等結滿聲牙大篇。釐然完整。甚至梓材半逸之篇。亦尚舉以授錯。且將何以自解於班志伏生

未授錯前。已以其書敘授齊魯之說也。况太史公作帝紀時。已屬漢武之世。堯舜二帝。皆張本尚書爲紀。而亦無此三十八字乎。又不應太史公生當漢時。網羅搜括。金匱石室之書盡在。而援據於此獨遺也。更可疑者。當晉梅賾上孔書時。其僞已屬錯雜。不可問矣。然亦尚無此三十八字。直逮齊蕭鸞四年。吳興姚方興。乃云忽得之大航頭。又遲至隋開皇四年。乃上其書。舉前此數百年來。從所未聞之書。一旦得之。疑似之間。來歷暗昧。一至於此。其爲僞之又僞。不尤昭然可見耶。孔穎達奉詔疏經。明辨其失。書成奏御。而至今猶因陋就謬。何耶。嗚呼。典籍自秦漢以後。欲其一一皆真。而無訛。原不可得。然使於義理無妨。於文體可通。則亦不妨因仍舊文。以存闕疑之本義。至如此等。則覺無一可以因仍舊文。而竟以訛傳訛。以僞襲僞。致令孔門闕疑之義。蕩然不存。豈所云信而好古者乎。故愚於此斷然違古文之僞。而從今文之舊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實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敬按郝註曰。此承上文我其試哉之事。而總敘其歷

帝位者爵。

敬按慎徽五典而五典克從。納于百揆而百揆時敘。賓于四門而四門穆穆。這是由舜明物察倫而識優肆應。亦是由舜由仁義行而全以至誠惻怛之意感孚人心。至烈風雷雨弗迷則性定天全。造次顛沛與道爲一矣。以如此之天德若時登庸必能上當天意而下順人心。兼二女既試之後必有至德之感乎。聞於甥館此堯所以深信其可付以天位而傳賢不疑也。然非堯達於聰明聖知天之德亦何克相信不疑處處神乎意契乎。據是而堯之克明俊德益可想見。

也。

敬按舜居家時耕稼陶漁之夫耳。一出任職而能無所不宜。蓋事無朝野巨細只此人情物理耳。舜以大智明物察倫於頑嚚凶傲最難處之父母兄弟尚能烝乂何況以天子之館甥俯接百工兆姓而處處以明物察倫溫恭允塞之德度開誠而善下安在尚有不從不敘不格之弊。且卽其好問好察執兩用中能合天下之聰明爲聰明又何有不勝任愉快者。至烈風雷雨弗迷則當焚臬浚井之日早已齊妖壽於不貳之天故履險如夷而神明不迷也。孔子贊堯曰欽。

明文思安安然則如舜之玄德不亦克配歟。重華協帝信乎重華協帝也夫。

敬按舜之不迷於風雨與孔子陳蔡之厄歌聲若出金石俱是患難死生浮雲同視境地蓋卽朝聞道夕死爲可之微旨也。然則黨二氏者謂中國聖人止於經綸參贊而俗儒不能自信謂儒者無有死生不二之境均之癡人說夢耳。然非知得吾道本無生死達於妖壽不貳根宗亦難強說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敬按格訓來相知之深而屬以心腹之詞底蔡註訓致而郝註訓至謂極至安定之意如底平底續底至底豫之類二說郝註似長今從之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續三載汝陟帝位者謂歷詢汝所治之事而考質汝平日面對之言無不至於成功於今三年久而益信汝其升陟帝位可乎蓋堯言此至明非謂訟庸違者比也舜則謙讓已德弗堪嗣位而堯終不允至正月上旬堯乃進舜於文祖之廟付以天下蓋堯老托舜終事孟子所謂堯老舜攝者如是是則舜之讓德堯之任德俱一段真意潛乎讓德者非屬虛文託位者終出誠意也後世暗習九錫明飾偽讓真鬼魅作事欺天罔人耳

尚書質疑

卷一 帝典

三

按經釋曰帝者百官萬民群后萬神之主也舜德協於人神而天人格被是可昇以萬方六合而受終矣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禘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敬按蔡郝註在察也璿璣觀天文之器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運轉以玉爲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蓋堯欽若昊天舜稽堯事亦首授時

政莫先乎此也肆遂也類祭天神也天象無形以氣爲類如東郊祭天南郊祭夏各以方類也禮焚蕭與脂使烟氣旁達合神於漠故謂祭爲禋也六宗蔡註謂時日寒暑郝註謂爲義皇以來列聖之當祀又或疑其爲虞氏之三昭三穆愚竊意上句言上帝爲天下言山川爲地則此六宗或當指人以合於天神地祇人鬼之說而不得以六宗爲天神山川祭法謂山林川谷出雲爲風雨者羣神舊註謂丘陵墳衍蔡謂古昔聖賢而郝則謂先賢往哲之類顧如以六宗屬之人神則郝註爲長若以六宗歸之虞氏昭穆則蔡

尚書質疑

卷一 帝典

三

註自當也郝註輯五瑞者舜既攝堯代行堯事則畿內諸侯首觀先敘其圭以考信也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蓋既盡正月則四方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先後不一故日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一日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愚意如郝日觀之說後世王者欲察外至臣寮之賢否而伸其恩遇之厚意法真莫善於此顧所謂日觀四岳羣牧並言者則覺是四岳領羣牧觀則俱見而京山顧謂四岳總領方州如後世大監方伯則恐又生支節矣蓋如前汝能庸命巽位之四岳則四岳只一人統領在外

之侯牧。今日如大監方伯。則內有一四岳之官。四方須更有四人。殊於堯謂岳汝能庸命之語意不合。不應吾夫子敘書着此僦侗字樣也。班瑞既覲復還也。敬按辨解。孟子謂堯老舜攝。堯在舜未嘗爲天子。然祀天覲后皆行天子事何也。祖廟受終。堯固以天下與舜。廷臣師錫。天下固以天子望舜矣。其卽位改元。雖在堯崩之後。而其行天子事。則自受終時。此言當矣。至謂羣后當屬畿內之諸侯。不特既月。非遠方之諸侯所能至。兼四方諸侯。應於巡守肆覲。故岳牧與中諸侯先覲也。愚意則謂既月。則四岳有領先至之

尚書質疑

卷十 帝典

三

諸侯到日卽覲。非必限之以既月盡覲也。地有遠近。來有先後。來者自此日覲。卽於此至日輯瑞。歸日班瑞耳。況曰羣牧。則豈獨畿內之牧。羣后豈特畿內之后。此自是舜新攝而羣牧羣后覲見之禮。巡守則自是五載巡所守之制。恐不可泥而爲一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巡禮。格于藝祖。用特。

散按歲二月。蔡註謂爲當巡守之年。二月其義自當。郝註謂爲卽朝岳牧之二月。執矣。豈有初攝之年。萬事輯集。卽日覲朝覲之羣牧羣后。亦恐未終。能徧歷四方乎。郝註又以爲巡守之事。前此或未有。舜自側陋師錫。堯老代終。欲親爲撫循其民。而任其勞。後遂以爲常典。此言亦似有理。但經無明文。安知帝堯以前遂無其事乎。亦正不必作死語下註脚也。至謂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以法天時。則當矣。堯之敬授人時。舜之齊七政。原無非憲天爲度。安在春東秋西。不取於上律天時歟。

尚書質疑

卷十 帝典

四

郝註又言中岳嵩山。不言中岳者。中諸侯先覲。則中岳已屬先望。此言亦恐屬臆擬不的之言。舜都蒲坂。嵩岳當在千里內。果如唐虞之前。已有五岳之說。舜亦豈得不泄。又曰覲之羣牧羣后。獨無東西南北牧后耶。豈得以中諸侯先覲。中岳已先望爲解乎。竊意中岳嵩山之說。後世之擬配。又古者官以義起。故官有四岳。五岳爲後世增益。故不以名官耳。
敬記昔與襄城芳草劉子。論既月輯瑞。歲二月東巡。二節之節。侯答劉子曰。輯五瑞以下。着一既月。既月之下。着一乃日。云云。則是輯瑞自正月事。與肆觐

望等禮行於攝位踐祚之月而日親四岳羣牧則行於受終攝祚之次月矣夫正月受終則既月即謂之二月亦合然亦正不必於是二月非二月上著解以所重不在此也歲二月東廵守云云日記曰本文於二月上加一歲字則更端之詞意必攝位之次年此言亦自近理蓋受終之初一年必不暇於廵守也但指定次年則亦拘耳蓋尚書一書是孔子刪二帝三代之事蹟而總括此數帝王之本紀以成非同史官逐年逐月依次之書受終之下即可懸斷其為受終之次年也且觀此節歲二月東廵守云云而下節復曰五載一廵守則又焉知此之歲二月非總據其定制之典為言乎故此廵守之歲二月謂為受終之次年可即以為從其定制之典以為言亦無不可而歲月之廵守其非循廵守之舊規與即循廵守之舊規又似無容致爭於本無明文可據之日也當時之答劉子如此今觀之亦似於此二節歲月之次第有相發明姑附於此以質高明

敬按柴望秩于山川不能徧至名山大川燔柴升烟望祭以修常典耳

敬按解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所以申明曆象也同

律度量衡而較之使齊所以一天下之心志也修五禮謂五等諸侯朝覲之禮如下文玉帛贊皆是也愚謂以五禮統下玉帛等贊則中間原無訛簡可不必以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九字移置肆觀東后下協時月上紛紛改補矣如五器或當以正諸侯五等之器不使僭越為解所謂各器不可假人以例於同律度量衡之例為當也

敬按卒乃復謂既畢乃事復轉而南行也相其文義乃四岳之廵皆在一年之內故未結以歸格于藝祖用特之句以總結上文蓋時值五年於一年之內按時而廵行四方所謂廵守之制如此而歸必用特告廟者古者君出必告於祖廟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藝祖當屬文祖或即文祖之自出皆不可定要之舜承堯禪藝祖自屬堯之宗廟故註有藝祖疑即文祖之說耳

按經釋曰首廵守何也法天行也天之初與天合符天行健故帝時廵觀后何也后人官也國之神明必有與立皆所以守天之宇也協時月正日謹天行也同律度量衡勅天法也首律律百度所始天數之大宗也修五禮如五器承天理人之大治也於是乎天

人之統大備而四方之時巡一規於天行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敬按五載一巡守既以終上巡守之制而特明其期

又以羣后之四朝卽定於四年之內所謂巡守述職

之定限也敷奏明試則統巡守述職而皆所通行蓋

天子諸侯皆爲承天子民而設故分有尊卑而一往

一來則頻年不易蓋賢否難隱慶賞時及然後上下

交通而遠近和洽是乃課諸侯承天子子萬民之實

義故奏言試功特詳於巡守述職之下以寓激勵於

三年黜陟之外也嗚呼古帝王之切於撫民而勤於

尚書虞夏

卷一 帝典

聖

課吏如是吏理民安有由來矣

敬按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乃千古課職邊

才第一義未有如此實行而吏不治民不安者卽未

有反乎此而吏能治民能安者

敬按三代而後巡守之禮旣不易行特設刺史巡按

猶可代天子行得一二分明試之功並此而廢則天

子無由知吏治之功罪但憑外吏之申奏而已弊可

言哉故先民嘗謂天子親巡之禮不易復刺史巡按

之設必不可廢也又後世朝覲之大計是卽古述職

之意究之皆無關於奏言試功實課陟者徒陟外大

吏之陟黜者徒黜外大吏之黜亦恐未符虞廷敷奏

明試本意也後有聖君賢相必宜知所變計矣

敬按辨解協時月以下天子適諸侯之事此言是矣

敷奏以下諸侯朝天子之事則殊覺未當豈天子適

諸侯但協時月以下諸節乎要知巡守者是卽巡所

守協時月以下敷事而敷奏明試乃其大頭腦故孟

子曰入其疆上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

有禮出而後奏明試車服之庸卽實行於巡守之時也

至諸侯之朝則敷奏明試自不待言耳然要知述職

之義仍明試於巡守之年者爲多不然天子旣不

尚書虞夏

卷一 帝典

聖

入其疆以視其土地田野之闢治何如察其老賢俊

傑之在位尊養何如將何由按其功罪以慶讓乎凡

此皆未免體會之疎也

按經繹曰大哉乎詢事考言於考績至要也後萬世

由之矣今巡按典廢述職具文時月日付臺史政不

紀於天帝典何從而興乎

按郝註曰夫舜一歲之內周行天下萬有餘里可謂

勤矣然當時不以爲擾孔子頌其無爲者何哉孔子

所謂有天下而不與王通氏謂儀衛少而徵求寡宜

其用不費而民不勞也大禹踵而行之勤儉無異於

舜故下民有一遊一豫之頌。後世無舜禹之恭儉欲踵而行之。徒蹈秦漢之陋轍。嗚噫。弊矣。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敬按解堯時天下九州。冀充青徐荆揚豫梁雍。舜巡守以冀青二州。廣割冀爲幽州并州。割青爲營州。十有二州。於是肇始封表也。山阜成民物財用者也。故各封表其境內各山爲一州之鎮。濬疏也。川疏地脉。衍滋民物者也。故濬十有二州之川。所謂順天運會。因地紀治者也。然要知此順運會者。卽吾夫子上律天時之脉絡。紀地治者。卽吾夫子下襲水土之脉絡。

尚書質疑

卷一 帝典

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賁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按經釋曰。帝期無刑。爰象典刑。何也。曰典刑。天刑也。刑而曰典。明刑不敢用非典也。何以曰象以典刑。懸刑象示人。如天象昭然。俾曉著勿犯。期無刑也。其有流宥五刑也。重刑殺。故宥也。鞭官刑。扑教刑。皆未麗於刑者也。官刑之刑人也不虧體。况教刑乎。其麗於刑。若未麗於刑者。又得以金重賁。斯刑者約矣。惟怙

終無赦。乃責災。卽大辜赦焉。嗚呼。斯萬世刑統哉。又重戒之。欽戒之。恤。一主於生民。故終有虞之世。惟四罪而天下聽。且服焉。蓋四罪皆怙終者也。愚按此解當矣。獨所謂終有虞之世。惟四罪七字。不免畧欠通融。蓋當時設法如是之詳而寬。正以當時之麗法者。其情形不一。故爲法亦如是之不一。四罪特言其大者。如四凶耳。其餘罪當五刑。則或流或宥。至於怙終。乃殺之。天下所以戴德畏威。咸心服耳。豈必有虞之世。只罪四凶也。

尚書質疑

卷一 帝典

星

敬按舜自攝位以來。自璿璣以下。無一事不敬慎。至制刑則尤如此之詳允。其詳允者是。乃寬之之至。亦正是慎之之至。蓋寬則卽其刑之之心。無非其恤之之意。而慎則卽其刑之之事。正是其欽之之心。夫堯德如天。而舜德好生。堯德欽明允恭。而舜德溫恭允塞。矧後之命官。廢歌君臣上下。無非此一點心法爲貫注。嗚呼。堯舜以道心傳授君臣。而父子師弟。眞千古未有也。美哉。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敬按自舜攝位。至是二十八載。堯乃崩。蔡註引儀禮

圻內之民爲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過密八音。而郝註亦謂幾內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三年之內。淒寂無音樂。此則終覺不安於心耳。豈如喪考妣之百姓。非即四海之百姓。而過密八音之四海。獨異如喪考妣之百姓乎。夫使四海不如喪考妣。何以能過密八音於三載。且又安知非由於帝舜之哀慕。而四海百姓亦並哀慕不忘。而真能遵循耶。千載之上。經無明文。過爲執詞。亦覺未可。

敬按堯老舜攝舜攝堯終異姓君臣三十年慈父孝

尚書實錄

卷一 帝典

聖

子。謁然無嫌。後世如唐之明肅宋之孝光父子之間。乖隔難言。展讀帝典。令人穆乎有隆古難覩之想。

憶昔嘗與襄城芳草劉子論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過密八音之義。余答其問曰。來論謂百姓不分圻內圻外。此言自與本文四海之旨合。直可破蔡饒三說之拘牽。蓋經文分明言四海。則是百姓統四海而言。而三說則執以爲圻內。此亦不信明白可據之經。而徒泥儀禮之周制爲說也。然來論曰。亦不分圻內圻外。則語意亦尚欠斬然耳。蓋經言四海。便是鑒鑿可據之詞。而來論不分之說。却似舍可據之經。而以理臆

斷之詞也。至王炎謂此言哀慕之情。非言喪服。此言亦若能原情推理矣。要之亦若於儀禮朱蔡之說。未能照徹。而不免於牽強差排也。五帝不襲理。三王不沿樂。儀禮一書。卽具出自周公。亦自屬有周一代之制。尚不可以律夏商矧可槩律唐虞乎。愚意竊謂古之聖君。無不視其民如赤子。卽民之戴君。亦無不視其君如父母。古之王者。子民之仁。不以畿內而獨厚。卽四海報君之情。不於畿外而獨薄。先王準情成禮。君薨天子爲之三年喪。卽卿大夫士庶人亦爲之三年。以報之者。蓋其禮制之素定如是也。夫一代之禮制既定。卽君卿大夫無敢不三年過密八音。寧四海百姓而獨否乎。特堯德入人之深。四海百姓真能如喪考妣。而四海真能過密八音。異於他君耳。則炎之執爲非言喪服之制。猶之乎朱蔡舍本經拘他傳。而未盡通融也。况孟子之言。亦自是原其哀情。以究其禮制。謂堯崩而舜且帥四海百姓爲之終其喪制。所以明堯帥諸侯以朝舜之必無是事。亦初非推原其哀情乎。當日之答劉子者如是。殊與百姓四海意微有發明。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闡四門。明四目。達四

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敬按此以下敘舜卽帝位以後事。月正元日。孔氏以爲舜服堯三年喪畢卽位之月正元日。諸儒以爲堯崩之明年月日。今亦不敢懸斷。之卽位之正月朔日也。格于文祖。受終告攝。卽位也。首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舜之事。久見得爲四海人神之主。最要在開登進之路。微壅蔽之私。最難亦在開登進之路。微壅蔽之私。故卽位之始。仍首詢四岳。令四門以明目達聰也。

尚書

卷一

帝典

舜

敬按舜當二十八載攝位之日。萬幾親歷。益見得爲政在於得人。舉政在微壅蔽。故卽位以後。首詢四岳。分命九官。十二牧。擇賢任官。用能五十年間。垂裳無爲。而天下大治。然則求言任賢。與帝王圖治之要也夫。

敬按咨十有二牧。以食哉惟時者。四海以生民爲本。生民以食爲本。而食則以州牧能重民命。時使薄斂。不違農時爲本也。咨之以柔遠能邇者。泄爾忘遠。牧民者之恒。樂民之疾苦。率由於此。故告之以於遠者。撫慰近者。馴擾也。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者。治天下在

萬事理。理萬事在得人才。然知人則哲。惟帝其難。故宜於有德之賢士。則惇而厚之。於元善之仁人。則允而信之。而又宜出以不得已之意也。蠻夷率服。謂必如此。民安臣良。然後內治修而遠人服。中國安而四夷嚮化也。然咨之而終以此者。外夷服則生民益得其安。賢才乃實收其效。是皆州牧之實責也。

敬按任人之任。集註作王。以例於巧言令色。僉王之工。此則舍可通之經文。而牽於比附之他文。亦覺拘牽也。蓋任作任。旣與惟帝其難意合。且解作難於任人。卽難進僉王之義。自備其中。而於一亦無穿鑿之嫌。解經要以不事穿鑿爲貴。不啻求之渺茫之域也。

尚書

卷一

帝典

敬按咨牧者。寥寥四五語耳。而千古安民擇吏。奠境固疆之道。舉盡於此。帝典與千古不易之經也。帝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兪。汝往哉。

敬按此下敘舜任人之事。首稱舜曰者。所以別於堯也。後稱帝者。舜始稱帝。以見堯在。舜未嘗稱帝也。咨四岳。卽問能奮庸熙載之百揆。則是當登極之年。

早已懷授賢之心。其真有天下而不與者乎。載曰帝載。仍是見得此位乃堯位。此事乃堯事。子既不自。今必求所以奮庸熙載者而任之。以終堯心也。舜聞舜舉司空之禹而曰俞。及禹讓而又曰俞。汝往則是舜心早已明見。惟禹爲可。而必以咨岳者。不自明其明。必欲盡羣下之明。又以將使禹君此衆人。必出自羣下之公舉。而其心乃厭。其勢乃順也。禹乃拜首。讓於稷契臯陶。則禹猶是讓德之意。爾嗚呼。虞廷總是以德爲重。以德是讓。真所謂德化之廷耳。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

尚書質疑

卷一 帝典

三

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先。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敬。泰解此。因上禹舉三臣。而帝卽其任分命之。故皆無事更添也。首命后稷。何也。民爲邦本。食爲民天。水土初平。故命稷播百穀。以濟黎民阻饑也。次命契司徒。何也。五穀既熟。人民既育。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故次卽命契司徒。視百姓以遜五品也。然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者。舜慎而敬之。契敬而敷之。如是而有不親若遜也。其惟寬乎。寬之也者。需之也。天地之

化無迫也。能寬而需。正是其敬敷耳。不然。忿疾於頑。安見其敷之之敬乎。次命臯陶作士。何也。民不率教。則犯刑。故命臯陶士也。臯陶邁種德而以作士。何也。刑司民之命。關天之心。非有德明理之至者。不可爲。故於禹所特讓之臯陶命之也。然勅之曰。惟明克允。則舜深明乎刑之爲任重。刑之所關大而兢兢乎有不敢易視。褻視之心。猶是帝堯欽命心法耳。

按經釋曰。刑之服就宅居。輕重淺深之不可毫髮過者。天也。欲卽倫無爽。其惟明乎。惟明而服就宅居。惟允也。大哉乎敬教而寬。敬刑而明也。敬體事一天也。

尚書質疑

卷一 帝典

三

愚謂如經釋一切管歸於天。乃得二帝所以諄諄言

欽言敬本旨。

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斯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兪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

按經釋曰。咨共工。咨虞。曰若予工。曰若予上下草木。何也。天子以萬物爲體者也。百工天工。孰非予工。百物天產。孰非予體。知工之爲予工也。知上下草木之爲予體也。胡敢不若。又胡敢不敬若之矣。命稷契臯

陶不咨命工虞必咨何也工虞官缺也工官缺而民
用不周矣虞官缺而物生不遂矣是即帝載之缺也
故咨之而讓讓德之感也帝克讓群下莫不卑讓故
太和風焉乃稷契皋陶若夔龍之命不讓何也申命
焉已也乃其官業素官之矣故帝不咨五臣不讓爲
無所爲讓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俞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
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
俞往欽哉

按經釋曰命秩宗何也厚生正德明刑利用治紀祭

尚書賈疏

卷十帝典

三

如備矣治定而禮樂可興故命之命秩宗咨岳何也
重秩宗也三禮者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務莫重
焉事莫嚴焉夙夜肅肅祇祇威儀敬正直內清明在
躬然後恒與神明居恒與神明居而後天神地祇人
鬼之交蓋其重也大哉乎寅直清之心也一天地之
心神人有無格乎

按京山曰人心正直則清明邪曲則昏亂早夜敬異
內志端莊則神氣清淨而天地人神無不感格此禮
之本也

敬按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二語達於心要達於人神

相接之血脉非大舜聖人苟能知此

敬按夙夜惟寅是禮以敬爲本也蓋禮者天理之節
文天地人自然之條理如元氣然體物而妙物故曰
三千三百無適而非仁其職信非敬明之人莫能典
之若如後之所謂禮儀文而已一典記之博士掌之
足矣何需於寅而直清而又如近世儒者所謂敬又
適以裂天理自然之條理也安在能直而清乎噫安
得真知惟寅之義者與之究典禮之正旨也哉

敬按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二語爲典禮言然會得時
正可作烈風雷雨弗迷註解

尚書賈疏

卷十帝典

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
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
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歌率舞

按經釋曰教胥子以樂何也樂也者蕩滌邪穢斟酌
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達於禮而不
安之以樂則化道不神故夷讓而命夔大哉乎直溫
寬栗無傲無虐之教也存三極之中動四氣之和萌
於志意洩於聲詩暢之咏歌而協比之律呂也於是
乎天地感焉太和應焉神人有無和平

敬融節辨解之註曰古者胥子入學樂正教以頌詩

舞節調其血氣而養其性情蓋聲氣和則性情和之體柔則血氣柔故古人無日不歌咏步趨必按節笑語必中度世胄之子血氣未定常多傲虐教宜使直溫寬栗剛而無殘簡而無傲性情務協於中正平康也蓋直而不溫寬而不栗則失和平之德剛而或虐簡而或傲則入乖戾之途而繼之以詩言志云云者言調和性情當效之以詩歌和之以聲律也其曰詩言志者詩者心之志其志正其言溫樂之本也其曰歌永言者即詩言而咏使悠長不急不促無傲虐之氣者也其曰聲依永者樂聲即比於歌而與同其永

尚書賈疏

卷一 帝典

五

者也曰律和聲者六律所以和聲而作樂以六律長短清濁高下相生調和其聲音使金石絲竹之類成文不亂繹如儼如無相奪倫也其曰神人以和者以此作樂則本諸人心之和而聲氣相應不徒鐘鼓羽籥之文精神感召神人交暢矣典樂設教端宜如此蓋樂和人神而樂由人生金石絲竹皆本於內五音六律不違於心心和聲和即人神以和夫心和則德可成人和則才可良神和則人神統歸太和之域孔子曰成於樂蓋即本虞廷命夔之義耳至夔曰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註引蘇氏以爲錯簡此不可知第

就文訓詁則如郝註夔於是敷美帝德言已擊拊石聲百獸感而率舞非帝德直溫寬栗無虐無傲詩言克諧之效歟則信乎樂之本於德矣是說可採也又曰石磬聲八音惟石聲磬以立辨磬故易乖辨故難合擊拊石而百獸格則八音諧和人神可知也帝曰龍朕聖謨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敬按終之命龍納言者承伯夷之讓故命夔典樂而又命龍納言也何以終之命納言也治道莫難於規畫之詳密尤莫難於奉行之皆實九官十二牧得人

尚書賈疏

卷一 帝典

美

治體詳矣使納言匪人則命出而不允即上德不能盡達於下命入而不允即下情無由盡達於上如是而壅蔽之患成聰明之路塞矣故終之命龍以出納朕命惟允也蓋所謂明四目達四聰無處不然而又以防壅蔽達聰明專責之龍耳

敬按官名納言義取有聞入告而其實宣德達情皆屬其任謗說殄行者謂以不實之言變亂黑白眩惑衆志這裏有譸張爲幻恣意威福之弊伏於其中故曰震驚朕師是則納言一官所以要治道之終其實關治道之成歷代賢君所以皆慎重其選也

按經釋曰。咨岳牧而難任人。咨九官而望讒說。峻治防爲兢兢。蓋如此。此於任人。亦作僉壬解。理無不通。而大義自可節取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

敬細味此節文義。當屬九官十二牧。俱來覲見。故始之以分命之詞。終之以合命之詞。然工曰天工。則見得熙帝之載。無非是亮天之工。而又重命之曰。欽哉。惟時亮天工。則又見得時時事事。俱一敬慎之意。與天心相對越。卽與帝堯相對越。時亮天工。又安可不欽。嗚呼。舜承堯禪。蓋不獨禪其曆數。亦且並禪其心法耳。

尚書質疑

卷一 帝典

堯

敬按天工不欽。則不亮。不敬。則百事墮也。然不時亮。則亦不得謂之欽。蓋久而或惰。作輟乘之。事終不成。欽何在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敬按註舜命二十二人。後立此考績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是。此言自合敘書本旨。然以分北三苗。敘於黜陟幽明。庶績咸熙之後。則旣以明吏治清庶績。熙中國治而外夷自服。又以見欲服外夷。要須先清吏治。而熙庶績。此又吾夫子敘此命官之後。以

示訓微意爾。

敬按天下治於庶績之熙。然非黜陟分明。使幽明不淆。縱明君賢相。屬精求治。亦無由收咸熙之效。而使中外乂安。故黜陟幽明。爲治天下第一事。而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法。最爲良法也。然如權時較勢。則政治精明之世。此法誠不可易。若如法令寬弛之後。吏治久敝之秋。則三載考績。僅可施之中人。若暴急貪殘。必待考於三年之久。行黜幽於三考之長。卽生民之蹂躪。不可言。而俗吏之效尤不可遏。其弊可勝言耶。準古善今。必待中人以三載三考之法。若待

尚書質疑

卷一 帝典

舜

貪殘。則必不容於歲季之間。庶稱情耳。然如不先之以戒。而卽黜。亦類於不教而殺也。必也聞弊卽戒。戒之仍察。察之不悛。而謫黜。毫髮不以假借。庶得通變適時之旨乎。至如通變三考。陟明一着。果見其久任益明之後。必加超遷之法。以鼓其抑遏之氣。是又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之微權。不可或廢者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敬按舜年已百一十歲矣。而猶陟方不倦。至死於陟方。而無悔。真所謂時亮天工。又所謂有天下而不與者歟。據此。又以見耄期倦勤之說。爲僞托。而禹謨之

爲僞樂無疑也。

敬按聖人看得帝載重看得此身輕故年百一十猶不憚勞於陟方蓋其心以爲不如此而卽無以見帝堯於在天爾。

敬按細繹吾夫子刪定帝典於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見聖人之心法聖德於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見德行威被之量於明德親睦平章協和見天德王道之規模次第於欽若曆象敬授人時見敬天憲天之實心實事又以悟孔子告顏子爲邦之道卽告之以祖述堯舜之道孰謂帝典不詳政體於治曆分宅得考驗

尚書質疑

卷一 帝典

堯

推步之法於疇咨登庸見不私天下不私其子之公義於歸訟啓明靜言庸違方命圯族得知子之明辨理之精察姦之審於明揚側陋見重天下求賢德之切而又以見他日成湯立賢無方之意卽淵源於此也於試舜而釐降二女嬪虞而重命之欽見試德之必考其薰陶又見重於托女不令其貴驕於夫家得千萬世試賢托女之正嗚呼卽此二事不尤高出千古遠出千古耶於五典從百揆敘四門穆而見聖人之用無不宜於烈風雷雨弗迷而見聖人之神明常定於肆類禋望而見聖人之致謹於神祇於巡守四

朝敷奏明試而見聖人之重民生察吏治之精勤嗚呼從欲風動有由來矣登獨中古風會之醇醞歟於慎刑欽恤之懇摯而見聖人之重民命依然大造生物之仁也於罪四凶而見聖人之罰不阿近於百姓之如喪考妣而見聖德入人之深如父母民卽戴之如父母也於詢岳闢門明目達聰而見聖人之不自有其聰明直合天下之聰明爲聰明嗚呼天下尚有可用之聰明乎於咨十二牧而見其真明於天下治安之要領蓋古今來未有民生不遂吏治不清中國不安而四夷能順服者於咨九官而見其經畫之詳

尚書質疑

卷一 帝典

本

擇人之精至敬敷五教在寬五刑之惟明克允則千萬世立教明刑孰能外此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則千萬世制禮之本孰能外此直溫寬栗則允矣千萬世教法之則依永和聲則允矣千萬世詩歌之本克諧用和則允矣千萬世人神相接之道而如其命官也始之以咨終之以欽嗚呼千萬世君若臣儆承天子民之原本曾能外是歟若其陟方於五十載在位之後當是時年已百一十歲矣而省方撫民者猶不怠是則惟天行健惟舜真能觀天之道而執天之行此意不尤足立千萬世君道之極歟此吾夫子敘書所

由斷自唐虞而生平祖述堯舜也夫。乃若刪定唐虞二帝百二十年之道法心法。成功文章。簡括止此。而細玩章法。則文辭最古。法度森嚴。有頭尾。有血脉。有分段。有照應。又足爲千萬世史書冠冕。後之讀尚書者。尚其深味於斯。

敬按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帝典則首敘堯德。以欽明爲基。至所以命舜。與所以命官命女。亦無非此欽。爲兢兢至舜承堯命。亦卽本此以分命諸官。又合命二十二人。而諄諄不厭者。亦惟此欽。是則堯舜心法相傳。一堂君臣。不啻一家父子之箕裘相守。又不啻

尚書質疑

卷一 帝典

奎

一堂師弟之衣鉢相傳。夫堯舜之德。千古入君之至德。堯舜之業。千古入君之至業也。吾夫子之聖集千古之大成。作萬世之師表也。而二聖人只守此一欽。爲心法治本。吾夫子亦只述二帝之道統爲宗。傳於則後之君天下。與後之論聖學者。亦可以知淵源矣。敬又按帝堯在位七十年。帝舜在位五十年。更合以登庸三十年。則是二聖歷百二十年而實百五十也。况中間經洪水非常之變。卽二帝典中。其爲通其變。使民不倦之德。歟。不知可紀者。若何其衆。而吾夫子刪書。則二帝合典。只畱得千二百字。卽此可想吾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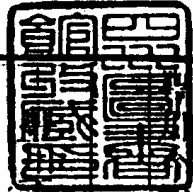
子刪定勤苦。可想吾夫子垂訓本心。又可想吾夫子祖述堯舜。只是心領神會。其盛德大業之體要精神。而不徒尋枝綴葉。以泛濫爲功也。則如述古傳聖之原。無取於泛濫。吾又欲以此告後之司國史。而記起居注者。

尚書質疑

卷一 帝典

奎

皇川今文尚書質疑卷一終



又尚書質疑卷二

上心敬爾紉手編

男

功勛

謹錄

後學

平遠潘淳元亮

同校

平湖陸綸懷雅

虞書

皋陶謨

敬按虞廷五臣四岳皆聖賢之選而謨只皋與禹之陳言意者當時獨直之謨五臣亦嘗因事納忠而獨皋陶與禹都俞吁咈之論闢道法源本與帝堯明德

尚書質疑

卷二 皋陶謨

一

親睦平章協和之旨雅合故孔子敘書獨取其謨剛煩節要明帝廷君臣一德之風立極千古乎抑或其有天下則曰選於衆舉皋陶孟子論道統則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又意者帝廷五臣惟禹皋德爲極盛故特以皋陶謨該五臣歟然亦不敢臆定也要之細按篇旨皋陶之謨淵源與帝典合符亦且可補帝典之未詳千古明良之休實無餘蘊則即謂吾夫子剛定臣謨以皋謨括虞廷嘉謨於莫外而獨以此立極可矣奈今文舊祇一篇而古文則又增以禹謨且

分皋謨爲益稷一謨既不免附贅懸疣仍不免支分體裂而今文傳來帝廷之謨全失本面矣故今去益稷標題仍還皋謨一篇之舊而於古文所增禹謨一篇亦仍另編諸古文蓋愚意本來一篇者仍爲一篇令今文還今文之舊而古文亦還古文之舊縱是不合當日剛定原旨要是各還其本來而不滋後人附會穿鑿亦尚不失宇宙公義爾至如或言皋謨中雖參以禹言而皋謨爲多且起結皆皋故獨標以皋謨斯言亦尚近理而可備一說故亦附錄於此云

尚書質疑

卷二 皋陶謨

二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敬按曰若稽古皋陶者吾夫子敘謨始於皋陶故亦用曰若稽古之例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者言人君信能迪行厥德其臣謀謀明而輔弼和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之道也禹曰俞而又問如何者然之而問其詳也皋陶又曰都而後言者先歎美而後對也慎厥身修思永者君身爲本宜謹修其身思永無怠也惇敘九族者修身以道先在惇厚倫敘親睦九族也庶明勵翼者爲政在人要在進庸羣哲奮勵輔翼也

邇可遠在茲者。修身親親尊賢三者治天下之大。能如是則由身及家。由家及朝廷邦國四海。直可焦近舉遠。所謂迪德明謨。道無逾此也。嗚呼。臯謨纂要。數言學大學八條目宗旨。與中庸九經之義。盡包括於是矣。漏洩。

按經繹曰。臯陶謨曰。允迪厥德。何也。曰迪之言蹈也。夫道若大路然。蹈之斯得之矣。然非實蹟不詣。故在允迪也。允迪德。於謨彌不明。諸平。禹曰。俞。契諸心矣。而復問。聖人之盡人也。慎厥身。修身迪德也。心之官曰思。思其永則是不屑慮逸謀。而直以心迪之矣。惇

尚書質疑

卷二 臯陶謨

三

敘九族。惇倫序。一德也。庶明勵翼。翼此德於有成也。始家邦而終四海者。不在茲哉。禹聞而拜。拜而俞。不復問而隱諸心。虛受也夫。

敬按京山謂仲尼祖述堯舜。修明六籍。以詔來學。而論語二十篇。與群弟子言者。莫非修身惇倫之事。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爲本。中庸論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三德五道九經。亦皆原本臯謨後。先一揆。故其刪書曰。帝典而下。首此篇。以爲萬世論學論治之宗要。愚謂如京山此論。不可謂非讀書有眼。論世有識矣。然獨不思仲尼祖述堯舜。

故如論語之修身惇倫。大學之修齊治平。一一皆淵源於帝堯之明德睦族。平章協和平。臯陶之於堯舜。蓋見知而君臣一德。孔子之祖述堯舜。蓋聞知而先後同揆。卽安得不與臯謨淵源印合乎。是則論語大學中庸。一切宗旨。言得原本帝典。印合臯謨。似不得僅言原本臯謨也。

按經繹曰。修身在慎思。在永敘族在惇。

敬按慎修。是將此身檢束洗濯。務到欽明文思允恭克讓之地。最是易於怠終事。故曰慎厥身。修思永也。修身以道。而九族一道。却非忠厚精明之至者不能。

尚書質疑

卷二 臯陶謨

四

修。故曰惇敘九族也。政在得人。而人非使之咸奮其力。惕其心。則政不舉。故曰庶明勵翼也。言言原始要終。透確不易。緣古人學問精實。故語無影響。讀帝典臯謨。真如對虞廷數聖人。親問道要。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戚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節解臯陶言美哉。君德惟在知能知人。仁能安民。仁且知。乃所以允迪而修身也。禹拜之而吁曰。人君既能知人。又安民。則備道全美。雖以帝之惇德允元。而

尚難任人。卽惟帝其難之矣。蓋能知人。所以明讓而
諸卿。則明至而哲。官無失人。能安人。則遠邇順治。斯
仁溥而惠。民皆懷上。到得吏和民懷。則凶頑可無虞。
讓諂可無畏矣。彼仁哲如帝。而尚憂四凶。聖讓說若
何易之。蓋禹諒大舜之心。以殺勝殘。其於哲惠之道。
終覺未盡。所以爲難。與皋陶九迪。慎修意正同。非以
皋言爲不然也。

按經繹曰。天帝者。位天德以照臨百官。子覆兆民者。
也不知人。則不能安民。故在知人。不安民。則不能得
天。故在安民。知人知安民。仁知合德。難其德矣。故
尚書賁疑 卷二 皋陶謨 五

禹吁而問難之也。
又曰。禹深識帝堯之心。故曰。惟帝其難。孔子深識二
帝之心。故曰。堯舜猶病。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
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此節承上文而明知人之事。按註亦行有九德者。總
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者。總
言其人之有德也。載采采者。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
行某事某事爲可信驗也。禹曰。何者。問九德之目也。

郝註寬而栗者。謂寬綽者多虛浮。栗則寬而堅貞也。
柔而立者。謂柔順者多頹廢。立則柔而振起也。愿而
恭者。謂愿惡者多粗野。恭則愿而謹飭也。亂而敬。謂
治亂者多馳騁。敬則亂而戒慎也。擾而毅。謂馴擾者
多退縮。毅則擾而精進也。直而溫。謂方直者多徑情。
溫則直而和易也。簡而廉。謂簡畧者多摸稜。廉則簡
而分辨也。剛而塞。謂剛勁者多迅發。塞則剛而斂含
也。彊而義。謂彊梁者多任氣。義則彊而順理也。以如
此之成德者之於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

敬 按九德亦畧指其槩耳。其實人才萬有不齊。而後
尚書賁疑 卷二 皋陶謨 六

世掄才。槩限之以資格。所以法日益密。而人才滋少
耳。

按經繹曰。皋陳九德。人性之變究於此也。行有之。乃
言之。然且質言之曰。載采采者。性術之微徵於顯也。
又曰。皋知人以九德。而徵諸采采。孔子知人以觀由
察安。而必先視所以。今質曰。心不謂事。曰事。疏迹也。
噫。疏者。衝決如精何。殆已。

敬 按直溫寬栗九者是。言人稟五行各一之性氣質
之不能不偏者如是。然細分之。雖有九項之不同。總
約之。只是剛柔二端。栗之肅寬。立之直柔。恭之幹愿。

授之果毅是能約其柔於德而不隨氣質以蹈柔之弊。直文之以溫。亂攝之以敬。簡節之以廉。剛斂之以塞。彊出之以義。是能約其德於剛而不隨氣質以蹈剛之弊。這九項人是稟賦雖偏而知變化氣質之功。尚能收偏中之長。節取其長。不可不謂之美德。然却要知道這裏說不得仁知兼盡。亦說不得優中裕和。到得翁受敷施。九德咸事。然後可語於此也。經釋舉許以優中裕和。辨解舉許以仁知兼盡。非惟議論大欠斟酌。不知於下翁受敷施。九德咸事。又將何以置解也。至彰厥有常。則經釋辨解行者。彰明使無偏蔽。又尚書質疑

卷二十一 皋陶謨

七

敬按經釋曰。皋九德。理性情之奧也。士以此自反。可以知德。以此自克。可以迪德。以此自成。可以久德。愚謂國家若以此辨官掄才。則知貴德用才之方。而舉不至於失人。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按辨解曰。此言以九德自修。官人安民也。三六云者。

尚書質疑

卷二十一 皋陶謨

八

言於九德中。三分有一。可以保家。三分有二。可以保國。九者全備。可以安人安天下。用人與自脩。大約皆然。日宣三德云云者。謂恒布三德。身治而行著。則可用爲大夫。恒嚴祗敬。以明彰政事。則可用爲諸侯。若天子翁受敷施。身兼九德。以施於用。而於人有九德者。咸使用。事則俊乂在官。僚案相師。法百度皆合宜。所謂謨明弼諧。能哲能惠。不剛不柔。以調元贊化。如五星行天。遲速緩急。各順其軌。而四時序。百物生也。用人如此。則庶功可凝聚矣。故按解疏。日宣七句。則不當矣。至解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三句。則不免牽強支離。蓋總由於看堯典敬授人時之義未得的確。故於疏此三句。未能印合。卷天隨時。釐工熙績。本旨。而另生枝節耳。若明得典中敬授人時。是授釐工熙績之時。則知此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是百工師師。皆因時承運。熙此庶績。以後乂之師師。而熙庶績。庶績自將凝聚光明。以底於廣大。如此。則不惟於皋語百工惟時。撫辰凝績。字字的確。亦見得皋陶所矢之謨。儼然堯舜心法。庚廷原屬君臣一德。而皋陶所以獨推見知也。

節經釋曰。夫天之生德。非人而備有之。能有而備用。

之也器使之故備也是故九而有三。日宣之以有家其必夙夜焉。浚明厥家矣。九而有六焉。日嚴祗敬之以有邦。其必夙夜焉。亮采厥邦矣。三德六德合而受曰翕受。普而施。譬則地乎。河岳海濱畢載而畢振之也。天喬洪纖咸育而咸殖之也。九德其咸事矣。非然者求全責備。天下其孰能備之。是官人之法也。

無敎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

尚書質疑

卷十一 皋陶謨

九

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融解此下乃是承上言官得其人而庶績熙。是官人乃安民之本。然其本則總在君身。允迪厥德也。蓋天子羣后之表。政敎之宗。庶官之主也。慎無自蹈逸欲。使有邦視儆。當兢兢業業。無忽於一日二日之萬幾。又必無令庶官曠廢厥職。蓋凡天子之事皆天事。天子與庶官皆代天行事也。故必明得天工有禮敎。有政事。敎莫大於五典。而此五典則天所敎也。正惟我若臣使之惇厚耳。禮莫要於五禮。而此五禮則天所

正也。正惟我君臣率之常行耳。惟我君臣能無逸欲

而同心。寅畏協齊。恭敬以調和恭儉。則誠意周洽。天

人合心。秩敘非虛文。而敎化乃可以興。政莫大於命討。而凡此有德則天所命也。宜因五等之爵。用五服以章之。凡此有罪則天所討也。宜因五等之罪。用五刑以罰之。中間毫釐任不得愛憎喜怒。一任愛憎喜怒。則讒諂在位。俊乂淪遺。凶頑倖免。無辜籲天。官失職而民受害矣。安可不懋之又懋乎。是則所謂天工人代。君臣宜同一無逸欲。共兢兢業業也。然又須知惟天聰明矣。而其聰明即寄諸民之聰明也。惟天明威矣。其明威即寄諸民之明威也。是則天人一體。通達上

尚書質疑

卷十一 皋陶謨

十

下。故秩敘命討。人即是天。聰明明威。天即是人。故莫畏匪天。莫畏匪民也。有土者又胡可無敬歟。美哉皋謨。於天人之際深也。語知人以人代天終之。而一之於兢兢業業。語安民以天自民終之。而一之於懋敬其所本者一也。而抑猶帝堯欽若昊天之心法乎。故曰若皋陶則見而知之也。

敬按天工人代。則知曠官者。縱逃國憲。難追天誅。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則知虐民者。皆為違天。皆屬欺天。

按經釋曰。古知人以德。官人以倫。德今倫才以言。不

必才。况德乎。古安民以典禮命討。今惟政刑已焉。况無政乎。故取士以察舉爲近。安民以興俗爲急。

敬按典禮命討。乃安民事。既曰天敘天秩。天命天討。矣。而仍曰勅我百我。則是舉其見得這位屬天位。這工爲天工。則這事我君臣不協恭共懋。而負天負民。爲甚也。可想見舉陶見理達天之深切。

敬按惟天之聰明明威。一一自民故具敬天者莫如好惡同民。

敬按典禮命討。皆是以人工代天工。這裏容不得我。一毫私意。而可容一毫怠惰哉。故曰政事懋哉。

尚書質疑 卷二 皋陶謨 十二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多哉。

敬按皋陶言畢。又進丁寧曰。朕言順理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其順理可行之而底績。皋陶仍自謙曰。予未有知。亦以心口自語。而覺君所乘載者至重。而臣宜

輔佐贊助。予則思助其輔弼云爾。嗚呼。是意其卽爲首弼諸勵翼之意歟。信乎言之可行也夫。而虞廷君

臣寮友一段道。直切學之風。真千古之一遇矣。孔子刪書而臣諫首此。有以哉。

敬按皋陶一篇。前後無非敬戒之旨。而至此忽自詡。

曰朕言惠可底行。蓋當日君臣寮友間。以道德相信。更無彼此可行者不妨自信。自信正所以贊之行也。至禹聞之。則俞之。而仍稱其真可以行之底績。不惟不見忌詞。亦並不嫌於阿附。總是一段寮友道德符契。毫無彼此。而贊君之意。肫誠篤至耳。乃皋仍復自謙以未有知。而曰思贊贊。襄夫無知而可以贊贊。襄哉。則又是虞庭臣隣共體允恭克讓之意。以蹈同寅和衷之義。而不涉後世矜能伐功之陋也。然終之曰。思曰贊贊。襄夫贊襄而曰贊贊。襄則其弼諸勵翼之意。殷勤肫摯。真覺心口難罄其忠愛耳。

尚書質疑 卷二 皋陶謨 十三

敬按朕言惠可底行。苟其自信之真。正不嫌其語類矜伐。蓋古人質實不貴虛讓也。西漢趙充國於宣帝前論西羌事曰。無踰老臣。正得此意。故宋陸象山推其知道也。

敬按皋陶既自信已言之可行。禹亦共信其言之底績。在皋陶不爲矜伐。在大禹不爲阿附。每讀至此。令人想見明良師濟。謨明弼諧之隆風。亦便可想見唐虞諸聖言卽其行。行卽其言之實學。

敬按禹皋陶言帝前。是卽是非卽非。全無絲毫隱蔽。惟其真故愈成其大也。若使漢唐間人處此。復有許

多虛讓格套矣。此孔子刪書。浮文盡刪。而尚存此言之旨也夫。

敬按自此以上古文斷爲臯陶謨。下爲益稷謨。集註曰。觀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爲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各篇。愚謂此言不免附會牽合也。豈有文勢接續。本是一篇。獨因簡冊之多。而故分爲二者。洪範多方呂刑等篇。簡冊不多乎。以本接續之文勢。而硬拆作二。不謂之妄生割裂。也不可。且凡書各篇。必按

尚書質疑

卷二 臯陶謨

三

其中之言。出何人事。屬誰事。如典紀堯。則以堯典各篇。誓自湯。則以湯誓各篇。主抽其中之事。以各篇。則如金縢。按其命之人。以各篇。則如文侯之命。謨者。謂其所陳之謨也。篇內皆禹臯交誓之詞。臯言多而禹言亦不少。謨目或統合禹臯標名。亦尚稱情。益稷則中無一言。獨以禹言及之。而輒以各篇。如此等處。必非吾夫子刪定本書。而爲後人僞分。以足成百篇之數無疑也。以九峯之明識。而集註中如此等處。往往以訛襲訛。不加刪正。何惑乎。孟子發盡信書。不如無書之嘆乎。故今刪古文益稷謨三字。仍今文之舊。

而合爲臯陶謨一篇焉。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畝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敬按。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者。因臯陶言終。復問禹也。然前曰禹拜昌言。則尚可疑爲僚友之雅譽。至帝亦曰昌言。則明以臯言爲正大昌明。而復欲問禹正未光明之言。君臣之間。信理而不以尊卑渾其服義尊

尚書質疑

卷二 臯陶謨

四

德之誠。嗚呼。允恭克讓。蓋舜與五岳格被於帝堯之風深矣。禹則拜曰。美哉。帝之好問。而因謙言。予將何言。予惟思日孜孜。行邁不遑。而何言乎。蓋臯陳九德。禹言其孜孜。將欲自陳其治水之事。以明臣職之當詳。又欲進幾康之戒。以見君道之有要也。臯陶則聞之而吁。心感行之之難。又心知日孜孜之旨。禹自有說。而懇欵以問也。禹則舉已治水以明庶官之事。言當洪水爲患。下民艱食。萬邦昏墊之時。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決九川。距四海。濬畝澮距川。暨稷播種。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

萬邦作乂。所謂孜孜者此也。向若少自逸欲。則曠廢官而事罔功矣。是蓋自明其孜孜猶之臯陶所謂無教逸欲。卽臣道而明君道之不可不如是耳。夫人君誠無逸欲而思日孜孜。卽知人安民之本不外是乎。古人治理之言。寧有正大光明過此者乎。故臯卽然之曰。師爾臯也。然要知臯之師禹言。又非以禹之拜臯昌言。而徒明恭讓正是信道服德之誠。並出於不能自己。與帝堯允恭克讓同一心源印合耳。按經釋曰。臯矢謨竟。帝復以咨禹。帝好善之心。誠無已也。

尚書實疑

卷二 臯陶謨

五

敬按禹質言往事。非是自詡其粒黍民又萬邦之功。正是言克勤克艱。跋涉焦勞。乃能至此。蓋安民如是之艱。故日思孜孜。而不容自己耳。此是卽臣職而明君道。亦從可知意。寧非治理之昌言耶。故臯卽俞曰。師汝昌言耳。

敬按經釋謂臯昌言禹拜。禹昌言臯師。無我也。一有我則爭。然則今之精約自烹者。薄躬行爲粗。忱篤自功者。眇知見爲虛。得毋自流於爭也耶。乃愚則又概近一輩。既不躬行。亦不精約。而徒於門外闢口舌。爭閒氣。而亦借口曰學聖學。謾道脉更不知於虞廷德

讓抑何似也。又按禹承舜問。卽自明其孜孜治者之績。亦如臯之自信不疑。而並及益稷之功。既不嫌於伐善。又不嫌於樹黨。但信心信理。直言無隱。以至斯極者。蓋亦當時上有聖君。故下得以伸其直誠耳。語云。君聖則臣直。豈不信然。嗚呼。唐虞君臣朋友之間。無一非一德之風。真千古元氣之會哉。

禹曰。都。帝。嚳。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

節。辨解禹既言人臣勤勞之事。故復歎美之。呼帝告之以慎。乃在位。卽孜孜之意也。帝卽心以爲然而曰。俞。

尚書實疑

卷二 臯陶謨

六

禹乃申明其意曰。人主之孜孜。非頻密之謂。謂當恭已守正。寡欲清心。自得所止。而無憧憧之擾。由是神靜明炳。隨感順應。而惟幾物至。坐照精神。寧定而惟康。其在朝臣隣。左右繩糾。則又皆直道匡弼。由是動則合人心。而天下大應。以此格天。而天其申命用休。豈必如庶官事事親執。乃爲孜孜乎。蓋有幾康之君。自有代工之臣。居敬行簡。恭已率物。官人安民之謨。宜爾也。

敬按安止幾康。猶自臯謨允迪厥德之旨。彌直。猶是臯謨謨明弼諧之旨。卽猶是堯舜欽明文思。君咨臣

微之旨是則虞廷君臣心源之合如符契也至如惟動不應後志則皋謨邇可遠之旨而卽猶是堯舜昭明從欲之旨兩朝君臣其論治之淵源不且合如符契乎嗚呼帝典皋謨卽謂上下二篇互爲註脚可耳按經繹曰安汝止何也幾庶其止也康惟幾則微者微幾惟康則危者平是至善之止也止於是乎不遷斯謂安安止安安也堯欽明安安舜由仁義行禹安止幾康三聖所造之德一天德也天申命用休其應也亦天矣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

尚書虞書

卷二 皋陶謨

七

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融解帝感而吁其感於弼直之難乎故孜孜乎戒其臣以爲鄰望其鄰於爲臣蓋天下至大不可以一人理猶通都大邑不可以一室居君必資臣猶居必資

鄰臣事君而鄰則比我也君於臣相臨而鄰於鄰則

相助也誠如臣爲鄰鄰爲臣則孜孜勤勞者代天之

工而安止幾康者無爲而治舜所以戒臣卽禹所戒

舜之意而無非謨明弼諧之旨也作股肱耳目以下

皆望臣以鄰之事翼爲明聽卽股肱耳目也言予欲

左右護持斯民則賴汝作股而手扶予欲宣布政化

於四方則賴汝作股而代行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

星辰山龍華蟲繪之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以五采彰施於五色繡之於裳則賴汝作目而辨其

象別其色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以察治忽審樂而

尚書虞書

卷二 皋陶謨

八

知政用太師陳詩觀風而納五言合於五聲之詩取樂用於朝廷邦國而出五言合於五聲之詩令歌永言聲依永則賴汝作耳而審樂知政凡此四者予順則汝順而助之其他違理則汝拂而弼之寧面違無面從寧面有言無退後乃言如此則汝輩諸臣前後左右相維庶幾協於四鄰之義而予可免於違戾矣是安可不欽而戒之哉若諸四鄰之臣工忘四鄰之誼而面從是則庶頑讒說不在翼爲明聽之敎者也必加知人之法乃得官人之道故行射侯之禮以訓其德不率則扑責之使記其過又書其罪狀以俟其

改無非欲容保訓迪使並生於天地之間而已然既有以啟發其憤悱遷善之心又命掌樂之官以其所獻納之五言時而颺之以宣揚勸戒焉蓋感人而易興者莫如詩故令工颺言以動其趨善懲惡之機也蓋卽堯所謂振德以使自得舜所謂敬敷五教在寬意乎如是而能改卽進用之不改然後刑以威之蓋聖人之教無所不用其極必不得已而後威也然威之正欲其改行以並生於天地則聖人之不輕棄人而正不忍其終棄於世是又以義正成其仁育也夫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

尚書實錄

卷二十一 皋陶謨

九

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節註解禹聞之曰俞哉者謂此言自是然不盡然也蓋謂帝欲用侯明捷記之法以威庶頑亦於惠哲安止幾康之道未盡也因言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民之賢孰非帝臣惟帝時舉而用之敷納以言以觀其福明試以功而考其成旌能命德庸以車服以厚其報如此則孰敢不讓於善敢不精白一心敬應其上而庶頑讒說豈足慮乎帝若不用此道以

歸於勞而罔功耳蓋君無責言求賢明功賞能之道而欲徒法以聖讒說奚貴安止幾康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顧爾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殲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尚書實錄

卷二十一 皋陶謨

三

融解註無若丹朱傲七句乃傲帝兢業以保治蓋承上不時敷而申之曰慎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顧爾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而不得繼世爲天子也蓋舜之天下本丹朱之天下禹論興廢之故以進戒猶周公舉殷適以戒嗣王耳禹言及此其儆惕之意深矣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甫及四日卽往治水迨子啓生呱呱而泣予弗暇視惟大營度土功殲成五服至于五千分九州爲十二而設十有二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至九州之外迫於四海則每方各建能治之人以爲之長而統率之由是內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今所憾者三苗終頑慢不率化不肯就工帝當憂之也是

言已雖日孜孜而庶頑猶未格者明非侯明據所能盡化也。亂伏於治安不忘危故戒帝念之也。帝納禹戒言開迪我之德教立師建長皆汝安人之功能有次序其庶頑不格者。皋陶方敬承汝建官之序施象魏之刑以懲不肖則賢否功罪惟明而幾惠哲兼盡孔王可以無憂蓋望之以各須自盡亦鄰哉之意也。

敬按帝承禹苗頑帝念之戒而答以皋陶方施象刑惟明可見仁智威惠並運治天下之明謨如是彼漢唐之季繼體守文之主綱紀不振專務姑息而漸即於縱弛凡皆象刑不明之流禍也嗚呼謨言信千古之龜鑑也哉。

敬按程子曰夫聖莫聖於舜而禹之戒舜至日無若丹朱傲好慢遊作傲虐夫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之乎蓋處崇高之位所以儆戒當如是也愚謂此言似矣而亦未盡也惟聖罔念作狂一念之懈弛悠忽便屬慢遊傲虐之漸故大禹直從人心易危處儆惕之也。

敬按無若丹朱傲數言今之朋友不敢施之比肩而禹竟以此戒君亦即朋友不能受之比肩而舜獨無

迄於禹言聖世君臣直是尊德忘勢一體相成

聖曰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詠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賡賡笙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

按辨解承上言帝德時敷禹功攸敘皋陶明刑則惠哲兼盡官修民安治定功成而樂可作矣採夔言於終篇誌韶舞之盛見舜功德之隆也夔言亦寓獻納蓋盛德陽和神人感格下及鳥獸莫不同化而況於人是乃所謂謨明弼諧故以明良交儆終也其曰憂擊云云者堂上則憂擊玉磬搏拊琴瑟以比歌而祖考來格可感鬼神虞賓在位有靖共之意而無反側之心羣后之來助祭者亦莫不德讓而和衷堂下則竹管鼗鼓俱備而其始作也擊祝以合之及其將終也櫟敔以止之而笙鏞以間以與詠歌迭奏則鳥獸無知亦且踴躍而舞迨至簫韶九成則和氣感召而鳳凰來儀焉蓋樂始作而神人和間歌而鳥獸格樂終而靈瑞應美善之至也當時夔又嘗曰於美哉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言感又述於間歌九成也即庶尹且無不諧於德讓不但虞賓諸侯也蓋言皆師師

協共股肱耳目一體。以奉元首。以是徵和氣之感召極至耳。

按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通奏。間合而後曲成。祖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之樂。鳥獸徵物。故言於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之。非堂上之樂。獨致神格。堂下之樂。偏能舞獸也。

敬按註謂夔言作樂之效。其文自爲一段。不與上下文勢相屬。又曰。舜之在位。與皋夔相與問答多矣。史官取其尤彰明者。以詔後世。非其一日之言。此言亦近似矣。抑獨未思取舜五十餘年君臣之問答。揭其

尚書質疑

卷十一 皋陶謨

三

大綱。連屬以詔後世者。是乃孔子之刪定。故敘夔言於禹皋陳謨之後。若於文勢不屬。而敘夔言樂成之效。於官修民安治定功成之後。則禮備樂作。中極而和。致原自次第歷然。安在不屬乎。總之諸儒與九峯皆忘却典謨乃孔子刪定堯舜百二十年君臣之言。行以就篇章。所以屬者。乃屬其意。非屬其文。故九峯於本相屬者。疑其不相屬。卽諸儒亦於本不相屬者。強之屬耳。噫嘻。帝典一書。唐虞二帝之記籍。而尚書之纂錄者。寥寥如此。若非吾夫子刪繁撮要之筆削。曾謂史臣之濶畧如是乎。而自漢以來二千年間。第

經宿儒不知幾多人矣。曾無一人見至於此。而皆謂虞史之本文。將所謂以詛承訛。雖賢者皆相習而不覺耶。

敬按夔止寥寥言樂。奏威格之象。未及詳韶樂盡美盡善之義蘊。然據此數言。而韶樂可以意會。卽韶樂所以感格天地人物之故。亦可意會。蓋天地人物。渾然淵然。一氣流通。直以幽明彼此。跡不相謀。故間隔者。終於間隔耳。惟虞廷讓德。萬邦從欲。一片太和之氣。被四表而格上下者。蓋已深且久矣。而夔又能與象舜德。製此韶韶九成之聲容。故聞之聽之者。無

尚書質疑

卷十一 皋陶謨

三

不欲平燥釋。合天地人物。而共融於太和真機之中也。學者能於此想得出韶樂一作。而天地人物共孚之機。其於韶樂自當思已過半。於韶樂所以感格如此之神。亦當思已過半。而卽其於樂理。與吾夫子所謂成於樂之微旨。亦且思已過半耳。

敬按後世樂不及古。亦專怪不得無知樂製樂之臣。樂以象成。所謂成者。功德之成就也。後世是何等德何等功。縱滿堂后夔。不過審得音律不差已耳。豈能以霸政之餘習。感神人和上下。又豈能強不和平之神人鳥獸。而令感召乎。故論樂以象成爲根柢。而

象成以君德爲元聲之根柢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庶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墜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敬按經繹曰。謨終賡歌。何也。曰。終帝治也。當是時。帝治洽。幽明靈蠢矣。乃帝以勅命倡歌。皋以省成。賡歌。稟稟乎天命自憲也。非其盛德。孰能與此。是帝治之終也。愚謂謨終賡歌。固以明帝治之終。然典終以欽。尚書賡疑。卷二。皋陶謨。三。

謨亦終欽。則治道未有不欽不敬。而能終始者也。此又吾夫子刪書垂訓之微旨哉。融註解帝庸作歌曰。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爲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亂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之意也。然惟時。卽日孜孜意。惟幾。卽兢業萬幾之意。帝舜之旨。猶是禹皋之意也。其曰股肱喜。元首乃起。而百工以熙。卽所謂謨明弼諧。庶績其凝。邇可遠在。茲意也。是蓋舜以熙績責重股肱。君之重期於臣也。如此。

皋陶乃拜手稽首。颺言曰。熙績者。百工而倡率。則在大君。念哉。人君當統率羣臣。奮作興事。又當念樂於典事者。易於紛更。必謹其所守之法度。更當念典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誣慢欺蔽之失。蓋兩言欽者。謂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然曰率作興事。則猶是無敬。逸欲有邦之旨也。曰慎乃憲。則猶是惇典庸禮。罔頑明刑之旨。曰屢省乃成。則猶是敦納明試。明幽考績之旨也。而其乃庶載歌。則曰。元首明。股肱乃良。而庶事以康。則亦猶是安止幾康。其弼斯直。惟勳丕應。後志之旨耳。又

尚書賡疑

卷二 皋陶謨

美

歌曰。若君行臣職。而煩碎於細事。卽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幾廢壞。則又所以致戒於帝位之宜慎。抑猶是安止幾康。日奏罔功之意耳。是又皋之以熙事重責元首。墮事重戒元首。臣之重戒於君者如是。而舜乃拜手曰。俞。汝往欽哉。蓋心口俱然其言。而又示不敢忘敬戒之意。殆卽篇首慎修思永。謨明弼諧之旨耳。嗚呼。畢謨一篇。君咨臣儆。臣歌君拜。無非以迪德明謨。亮工勅天之意。相啟發。而其一堂孜孜兢業之心。和衷諧謨之意。則洋洋乎溢太和於拜稽間。而絕無後世君驕臣諂。君忌臣諱之弊。雜乎其中。是豈

特明良之風。真樹百代之型。卽其歌亦足爲萬世詩家之鼻祖。於美哉孔子之刪書而首典謨。豈無意歟。敬按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蓋天命有赫。斯須不勅。天命卽去。故虞廷君臣。不曰慎。則曰勅。而於欽敬諄諄焉。蓋惟敬則慎。惟欽則勅。惟慎惟勑。是爲祈天永命根本也。

按辨解曰。明良時幾。慎憲省成。百王不能易也。帝用作歌。蓋因夔之樂。納禹之忠。聽皋陶之謨。交相儆戒。以終謨明弼諧之義。孔子謂韶盡善盡美。此或卽其樂歌而韶樂可知矣。史臣記之篇終。禮樂刑政具而

尚書賡

卷二十一 皋陶謨

三

序事首尾完備。解者顧謂文意不屬。非也。愚謂此言似矣。然謂因夔之樂。納禹之忠。聽皋之謨。交相儆戒。以終謨明弼諧之義。則亦尚覺拘牽。蓋典謨是吾夫子刪堯舜君臣兩朝之善政嘉言。但撮要提綱。取其意之相屬耳。文義之不可聯屬者。則更端平敘。如夔言憂擊鳴球矣。又加夔曰於予擊石拊石二語之類。皆是也。若以作歌定爲因夔之樂。聽皋之謨。倘歌非作於是時。不幾失當口情實而昧吾夫子刪述本旨也耶。

敬按樂以象成。無論虞廷五十餘年。若明臣良四方

從欲盡字。由太和真機象之聲容者。令人有口難形。卽勅天一歌。天地交泰之象。備形於拜手颺言間。令人穆乎有中天貞元會合之想。嗚呼。韶樂盡美盡善。吾夫子嘗以發歎。垂之論語。敬竊以爲學者於典謨。不能讀之而潛味默契其微旨。亦無由知吾夫子三月不知肉味之真機。故讀經最不可鹵莽者。無如易與尚書。而尤不可鹵莽者。在虞書典謨也。

敬又嘗卽舜皋陶君臣之賡歌。想象其一段嚴而泰。和而敬。君臣而儼若師友光景。終覺想不得一逼真境象。每廢書而嘆。今讀至此。欲下註脚。因復極意想

尚書賡

卷二十一 皋陶謨

三

像形容。覺得惟易繫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之十五字。足以摹擬其意像。而如乾元亨利貞五言。庶足摹擬其氣格。然亦終覺口欲言而辭喪。且又覺左氏吳季子如天地覆載之贊。爲語雖大而終不免涉於顛頂爾。

按辨解曰。此篇脈絡貫注。義理縝密。尋繹首尾。語皆照應。大旨在謨明弼諧。君臣之間。皆以拂違成其諧和。非舜之爲君。真有可違。禹皋之爲臣。必俟明試也。惟其兢兢業業。交相勵翼。以舜之惇庸。而做頑不廢刑威。以禹之勤敏。而告君惟貴安止。以皋陶之明允

而陳謨必先和衷及皋陶明刑而夔遂言樂帝歌股肱而皋陶仍廣元首皆反其所求補其所偏如耳目手足各不相襲而各司其官所以謨明弼諧成協和之治爲古今立政之宗也篇末以夔典樂而以帝庸作歌終之治功成而韶舞作次第井然義理精融潛玩自得世儒疑辭不屬以孔書割裂爲是失其解矣敬按皋歌而帝拜看舜是何等樣樂取爲善曾知自己爲天子否又曾知皋陶爲臣子否吾夫子嘗贊舜禹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嗚呼卽此亦可想見一斑矣

尚書質疑

卷二 皋陶謨

无

敬按皋歌而戒舜以欽帝拜而戒皋以欽舜之命皋猶是堯之命舜而皋之勸欽於舜則正是仰體二帝之心法而君臣之間俱在兢業敬慎之中矣嗚呼唐虞中天之會其實是欽明之會也後之君臨天下者可慢易也哉

敬按觀禹皋之陳謨字字與帝舜心源合又字字與帝堯心法合孟子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此言固遠有來歷也

節辨解曰此節立言大旨。在謨明弼諧而所記皋陶與帝言則將順之意少拂違之志多何也五味異而

後美和五音異而後樂和蓋世間天地帝王其道皆逆而後成故以儆戒爲無爲以惠威並用剛柔相濟爲要領篇終繫以樂成明其爲諧和之至也而韶舞之象功昭德亘千古而獨隆亦以此矣

敬按前舜與禹言發臣嚚厥肱耳目之義至此與皋賁歌則又發元首股肱之義是舜與禹見得君臣一體相承直忘其爲五位之尊百官之主而亮工熙載之有賴於庶明勵翼也皋與禹安得不視舜爲元首腹心責難陳善以踐謨明弼諧之義哉後世驕主奴隸臣工弁髦忠言如何能收弼諧勵翼之效

尚書質疑

卷二 皋陶謨

三

敬按觀禹皋之陳謨賁難陳善曾無忌諱於君父之前而帝俞且拜則知三代而後少忠言固臣道之不明抑人主未有以元首股肱之誼導之也獨貞觀政要唐文皇帝容納直言一時魏徵等忠鯁之論言人之不敢言載在史冊千載下猶令人穆乎有明良喜起之思嗚呼元首明股肱良豈虛語哉

敬按明良三歌君責之臣而弗諱臣責諸君而無忤元首股肱眞同一體此正以公虛成其光大也學者欲集諸儒之大成可以意見之偶異輒生譏疑哉要在集思廣益容直樂諫合天下之聰明爲一已之聰

明爾

豐川今文尚書質疑卷二終

尚書質疑 卷二 畢陶謨

三

豐川今文尚書質疑卷三

豐川王心敬爾緝手編

男 功 謹 錄

後學 平遠湛淳元亮 同校

平湖陸綸懷雅

夏書

禹貢

按夏氏曰此篇所載匪一獨以貢名篇者治水功成後條陳九州所有以為定制實以任土作貢為主故以貢名

尚書質疑 卷三 畢陶謨

尚書質疑 卷三 畢陶謨

一

敬按朱子曰禹貢一書所記地理及治水曲折多不甚可曉竊意當時治水事畢却總作此一書故自冀州王都始如今人方量畢總作一門單耳敬則竊按篇內所言地理既我輩身所未歷治水曲折仍屬目所未見宜乎多所未曉然如最不可曉者則如冀賦高田四等揚賦亦高田四等而荆賦直高田五等夫禹則三壤定賦係經中明文矧堯舜二聖秉裁於上冀揚荆何事而獨出倍田數等之賦乎且揚荆尚遠冀在輦轂之下獨為同隅之泣此間斷屬竹簡漆書之錯訛無疑矣更如冀州賦先而田後賦定土則而

後及恒衛大陸之從作則雖無甚關於大義要亦可疑之一案耳。嗚呼。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親炙子思七年於魯。已有此說。今據禹貢一書。疑團種種。不可究詰。竊覺千百世下讀尚書者。外闕疑二字以讀尚書。而尚書不可盡讀也。况乎古文今文聚而成訟。安得孔孟特識。致辨於是非真偽之間。以定厥宗耶。

敬又按朱子曰。禹自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畝。澮距川。一篇禹貢。不過此數語。愚謂禹貢是總敘禹治水。平土。成賦定制之引規。故曰禹貢篇中實不止言治水。何得言一篇禹貢。不過此數語。只可云敘治水處。

尚書實疑

卷三 禹貢

二

不過此數語耳。且篇末已及告成功而錫玄圭。則已詳禪讓由來矣。謨載臯謨而功詳禹貢。則是虞廷五臣。惟敘禹爲詳也。而古文又如大禹謨一篇。不惟辭義堆湊。不類上古文字。卽其篇目亦覺複贅矣。

禹敷土。隨山刊水。奠高山大川。

按註解此因錄禹貢而首記此爲一篇之要領。貢出於土。故敷土爲作貢之本。然當是時洪水橫流。平土多沒。故隨山刊除林木以通道。而漸次奠定高山大川。表其區宇。以爲之紀綱。如下文堯之濟河。青之海岱之類是也。

敬按註會氏謂禹別九州。非用其私智。天分地理。區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而在地者必有高山大川。爲之限隔。故禹因高山大川之所限者。別爲九州。愚謂其言非也。果如其言。全是以九州爲禹之創。

別矣。獨不思帝典肇十有二州。是乃帝舜之前。九州原是久定。自舜巡方。見得冀青地太濶。然後始分爲幽并營三州。以便撫御耳。若禹貢之敘。當在堯老舜攝之時。故舜因衆人舉禹百揆。而咨禹曰。汝平水土。且篇終如則壤成賦。錫土姓。定要荒於禹特始者。皆無不著其由來。而於九州則只言攸同。初無自禹始。

尚書實疑

卷三 禹貢

三

分之意。曾氏乃直認爲九州分別自禹。而註亦遂引之以釋經。則是蔡與會俱不無拘牽因襲之誤也。或曰。然則奠高山大川之旨何說乎。曰。此是言平水土。先奠定其高山大川以表區宇。然後疏導可用。疆理可施耳。豈曰因高山大川之所限者。別爲九州乎。

敬又按舊解此三句。乃夏史錄禹貢而首記之文。亦覺未允。按禹爲夏后之名。若夏史記此。豈得直呼后名。此當是孔子敘書至禹貢而首冠此三語以爲一篇要領。否則若禹貢作於虞時。孔子敘書。卽本虞史之舊耳。

敬又細按篇義若如朱子謂此乃方量畢總作之門單無論開章禹治水三字非門單之宜且此門單應上於帝廷而如聲教訖於四海言下少遜讓之意又如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豈禹門單之宜言仔細味玩篇義當是禹書記此一事事辭煩多吾夫子悉手加裁刪而於其文之首尾則原始要終櫟括成篇亦如刪定典謨屬其意不屬其文爲近也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尚書賈疑

卷三 禹貢

四

按解註冀州帝都之地卽今山西北京連河南境三面距河蓋在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既以餘州所至可見亦以示王者無外之意其首帝都者禹功經始帝都故首之也壺口山在今山西平陽府吉州呂梁山禹鑿龍門處在今山西太原府交城縣岐山抵岐山在今山西汾州府介休縣三山皆河水所經導以治河也太原卽今山西太原縣岳卽霍太山在今平陽府霍州山南曰陽蓋汾水出太原經霍山入河此導汾水也覃懷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等

尚書賈疑

卷三 禹貢

五

縣地多平衍故云覃懷蓋洪水襄陵而平地功成則水患全消故曰底績漳水有二清漳出今太原府樂平縣沾嶺濁漳出今潞安府發鳩山衝古橫通水橫流卽濁也濁漳東流至鄴與清漳合流入河也按其土大抵白色而和柔其賦則上上錯蓋不皆第一等而間有錯出第一等者其田則實中中而居第五等也恒衛二水恒出今北京真定府曲陽縣恒山東流合滹水入易水衛水出今真定府靈壽縣東流合滹沱水亦入易水從就道也大陸一名廣阿澤在今北京順德府鉅鹿縣平地曰陸卽今真定順德等地水

平皆可耕作故櫟以大陸誌之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於河者謂東海島中夷以皮服來貢或曰其俗以皮爲服自海入貢之路由海口碣石山左入河西行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蓋冀州三方帶河貢道皆入河達京師其北則漁陽上谷右北平遼東等地皆中高不與河通亦東巡海由碣石入河不及者禹所詳皆東南水道北地高故畧也言島夷誌海道也

敬按他州皆於水治土平之後始敘田賦獨冀於辨土定賦之後仍繼以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以明水治

土平之績。則謂桓衛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其成功在田賦之後。愚謂此說亦只在文義之前後臆擬耳。竊恐非其實。蓋桓衛大陸之間。其地非小。即其賦當不少。若曰賦定而後此諸方始底成功。則此諸方者。其土之厚薄肥瘠未定。不知後來如何得定。以上上錯之賦乎。竊恐此處容有錯簡也。不然。八州皆定田賦於水土平後。何獨於冀州而異乎。况土平則壤平。田定則治賦。又理之至順也耶。

敬按注又謂先賦後田者。冀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並與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

尚書質疑

卷三 禹貢

六

盡出於田也。故以征屬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愚意此言亦不盡然。若以賦非盡出於田。並與漆林之類而征之。則是利盡錙銖。征及蔬果。豈所云底慎財賦者乎。竊意此或當屬敘次時。文義偶相出入。古人文字。不必盡如後人。必一例相律。又或簡偶錯也。又若如註解賦則上上錯。而田惟中中。則是以五等之田。錯一等之賦。禹之則三壤以成賦者。又何在。何其於兗則以薄賦爲貞。而於王畿獨賦倍田四等乎。又何爲當堯舜好生平章之世。大禹親身平賦。則偏於王畿獨爲倍勉也。亦非所以論世

知人竊謂此處當屬伏生授受時。仍有錯簡之誤否。則上上錯之解。與上上錯之爲字。容非本文本字耳。敬又按註九州九等之賦。皆每州歲入總數。以九州多寡相較。而爲九等。非以是等田而責其必令出是等賦也。愚謂是言殊可通於堯舜禹三聖人。不忍厚賦王畿之深仁。然今亦無明文可證。

敬又按餘六州皆田浮於賦。惟冀與荆揚則賦浮於田。而荆賦之浮於田。直至四五等。此等處先儒雖以意解訓。要之於則壤成賦之旨相違。不應堯舜禹三聖人有言是行非。如後世反汗之弊也。

尚書質疑

卷三 禹貢

七

敬又按冀州一州本經之可疑者。凡四事。第一賦高於田。不應王畿先乖則壤之旨。其二他州皆田先賦後而冀獨後田先賦。不應敘次先後之倫。其三他州水土既平之後。然後辨壤成賦。而冀獨桓衛既從大陸。既作敘於定賦之後。其四他州言貢而冀不言。將以總銓結服粟米之納。此外不別定歲貢耶。然如島夷皮服。由來右碣石入河者。非貢耶。而亦不繫之以貢。則又何歟。竊意書自秦火之後。雖傳自伏生。中間漆書竹簡之錯訛。伏生記憶之不詳。二弊當俱有之。不獨古文多不真之書。卽今文亦仍多失真之處。

也。

濟河惟兗州。

按解兗州在冀州東。卽今山東連河南境。

按註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據河篇首所謂冀高山大川也。繼冀卽敘兗者。兗爲水之下流。治水先其急也。

九河旣道。雷下旣澤。灘沮會同。桑土旣蠶。是降丘宅土。按解九河或以爲今淪入東海。此言近似要之旣道者。前此橫溢而今就九道也。雷夏在今山東兗州府曹州。前此洪水泛溢至此水退澤出故曰旣也。水自

尚書賈疏

卷三 禹貢

八

河出爲灘自濟出爲沮。會同會聚同流也。兗土多桑。宜蠶蠶畏濕水退故曰旣蠶。土高曰丘。民避水則升丘。水退則降而宅於平土也。

按陳氏涇曰。兗畧不及山。知多平地。河患爲甚也。

敬按禹疏九河或當合兗州如濟滌等河。統論其用疏通之功以達海。不然以洪水橫流之時。禹如何能疏河爲九。且向非程氏九河故道。今淪入海之說。可以稍通其窮。將九河故道。今俱無存。又將何以置解乎。然要之兗地卑下。而九河當其下流。前此橫溢無制。至此乃就九道以入海。爲稍近情實。不然九河並

行。至少在一二百里之間。何以盡淪入海。此說亦太難信矣。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漂于河。按解厥土黑色而疎散。厥草惟繇而草細。厥木惟條而叢生。蓋前此以地卑浸沒尤甚。至此水退草木方長也。厥田居九州第六。較見征之賦。正相當。貞正也。九州之賦惟兗獨正者。以其地卑。水患尤甚。去帝都近。民苦易知也。然以既平之土。準舊數體相當。則未平之先。雖兗亦重。而他處可知矣。賦輕而獨以爲

尚書賈疏

卷三 禹貢

九

貞則唐虞諸聖必以輕賦平取於民爲正義。而冀揚之賦。出田而四等三二等。當有字句之錯訛。亦從可知矣。作十有三載。乃得與他州同者。蓋中原之水。莫大於河。兗居下流而當其衝。又地最卑最平。一切水洩之最難。故成功獨後耳。兗事既集而禹功畢矣。厥貢則就其土所最宜之漆絲。故貢漆與絲。而盛於篚以貢者。則織文錦綺之類。其貢達京師之路。則浮濟漂達于河。至帝都焉。敬按註引朱子答或問。鄭氏謂齊桓塞八流以自廣之說。謂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公所爲。且河水

可塞而河道果能盡平乎。夫鄭氏謂齊桓塞八流以自廣。真書生全未經歷之見。蓋如黃河之水。一當其衝。卽三五十里間。雖秦皇漢武之力。不能塞。此宜房之策。所由俟諸歷年然後爲之。既爲而不久又復潰決也。而謂齊桓能塞八流乎。真書生徒言而不顧事理之安也。朱子駁之是矣。然朱子謂爲河流可塞而河道不能盡平。則此言亦近矣。而亦終不能直斥河水卽區區一道亦非人力可塞。而况其爲八主謂曲防爲齊之所禁。宜非桓之所爲。則亦覺拘牽。猶之鄭氏耳。

尚書賈疏

卷三 禹貢

十

海岱惟青州。

按解青州在今兗州東。卽今東境其地東北踰海。西南距岱。岱卽泰山。東方色青。故曰青州。舜分其地置營州。卽今遼東朝鮮等處也。治水青卽次兗者。治水先從下流。故兗之後卽次以青徐也。

嶠夷既略。淮酒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

按解嶠夷卽堯宅義仲東極之地也。略治之。潰邊裔功也。汶水出今山東萊州府高密縣。東北流至

濰州昌邑縣入海。淄水出山東濟南府萊蕪縣原山北。東流至青州府壽光縣入海。其道各就道也。水莫大於河。濟淮江漢而兗受河。濟漢三水。徐受淮。揚受江漢。獨青地不當諸水之衝。又其地稍近北。左高外跨海。消納衆流。獨一濰酒易治耳。故成功獨省也。廣斥海濱地廣開斥也。青田在九州第三等。賦居等四。較他州則青賦輕矣。厥貢則鹽絺與品多不齊之海物。泰山之谷所出之蠶絲。苧麻鉛松。吳石東海萊夷小國。亦咸建五長而作牧。厥篚則檿絲最堅。以中琴瑟之絃。或以爲繪。則堅而耐久也。汶水出萊蕪縣原

尚書賈疏

卷三 禹貢

十一

山西南入濟。濟入河。達於帝都。不言河。因於兗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按解徐在兗南。卽今山東連河南境。東至海。北至岱。南至淮。西不及濟者。青徐共濟。不足以辨也。其地境舒徐。故曰徐淮沂二水。淮水出豫州桐柏山。至揚徐始大。而徐尤受害。故淮又於徐州言之。沂水出今山東兗州府沂州艾山。南流至琅邪。淮安府邳州入泗。

河也浮磬水漂出曰浮非石能浮也。

敬按五色土貢或以爲可用塗飾或以爲可用爲社
今不能定其所用何在。大抵只看作方物宜貢不必
鑿求何用也。而凡諸州所貢難定其用者皆宜作如
是看。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厭土惟塗泥。厥田惟下
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瑶琨篠簜齒革羽毛
惟來。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浮于江海達
于淮泗。

按解揚在徐南。卽今南京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境地
北至淮東南至於海。其土風輕揚。故曰揚。彭蠡卽今
江西南康府星子縣鄱陽湖。既豬水定而澤見也。隨
陽之雁攸居。得所洲渚之既平。可知三江。蘇氏以爲
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漢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
江。此則主揚州而言。諸水之入中江者三。而九峰註
則引唐仲初吳都賦註。謂婁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
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以
禹貢書法費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略。
江漢自荊州而下。安於故道。無俟漕治。故在不書。况
朝宗於海。荊州固備言之。是亦可互見矣。然今不敢
定其說之誰是也。震澤太湖卽今蘇州府吳縣之太
湖。會吳之水入江。而震澤底定矣。篠簜大小之竹於
是敷生。草則新長而夭。木則疎起而喬。土則塗泥而
土帶平水。厥田則惟下下。居九州第九等。而賦則雜
出第六七等。亦重也。厥貢則惟金銀銅之三品。並似
玉之瑤琨。與小大之篠簜。象之齒。犀之革。鳥之羽。獸
之毛。木之榘。樟。豫章之屬。南海島夷。續草爲衣。而服
焉。厥篚以貢者。則織成之貝。錦。包。裴之橘。柚。然以橘
柚易爛。難以致遠。則上命而後貢。不以常貢。故曰錫。

貢輿大龜磬錯同也貢船則沿江而下出海入淮泗達河者因於徐也

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
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
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杔幹栝栢礪砥礪丹惟箇簋栝三
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按解荆在揚西卽今湖廣廣西貴州境荆勁也風氣勁強也其域北距荆山南及衡山之陽荆山在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衡山在今衡州府衡山縣江與漢

卷三

齒

則皆順流以朝宗于海。九江則道衆流入江。潛沱二水之出自江漢者。旣安其道。雲土雲地。水退成土。夏地耕作。又治也。田則居九州第八。賦則居第三。此疑有訛。賦踰田五等。無乃太重。豈則壤成賦之平道乎。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同於揚州。可爲幹弓之枕。松身栢葉之栝。可爲磨石之礪砥。可爲矢鏃之弩。可中用之朱砂。可爲矢之箇簞楛。荆去蠹遠。外連諸夷。正當南方。綏要荒之內者。皆就化而底貢。其土物著名者。則包匭之菁茅。以供縮酒之用也。厥篚而貢者。則玄纁之幣。小珠之璣。貫璣之組。九江納一尺二寸。

之龜貢則有以賜之而錫貢焉。其貢道則就其便。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焉。九江。註謂卽今洞庭。其說近似。

荆河惟豫州伊洛瀟澗既入于河鯨波窮蕩荷澤被
正籍厥土惟壤下土墳壇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
貢陳綿紵厥篚織纈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海

接解九州始冀自北而東而南由荆至豫則寸中
夾砂以荆山表潁豫境在荆山北河亦在荆山北卽
今河南境也當九州中風氣和舒故潁豫伊洛澠澗
四水名伊水出西安府商州熊耳山東北流雲河南

卷三

三

府洛陽縣入洛洛水亦出商州蒙嶺山以北流至河
南府鞏縣入河瀍水出今河南府瀋邱縣東南流至新蔡
縣入洛三水皆入洛同洛入河也榮澤水沂水出洛
懷慶府濟源縣至溫縣入於河過河之南溢爲榮卽
今開封府榮澤縣也波亦水名爾雅云水自洛出爲
波河澤出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旣澤水消澤出也
被及也孟豬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河澤衍溢導其
餘波入於孟豬不常入也厥土惟壤下土黑色壤土
皆柔成壤土磽瘠者墳散而色黑也豫田居九州第

四賦雜出第二重也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纖所錫貢者石磬及可爲錯以磨石者一物非常貢用則錫之值使貢也豫境近帝都東者貢自徑入于河其西則由洛而後至河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磬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按解梁在今荆西卽今四川連陝西雲南貴州境其地西接黑水東至華山之陽黑水出陝西甘肅自

尚書寶笈

卷三 禹貢

十六

雍州西北而下至於南海故梁雍二州西界皆據黑水岷山在今成都府茂州江水所經也岷嶓梁山在今陝西漢中府寧羗州漢水所出也既藝可種植也江之旁流爲沱漢之旁流爲潛江漢發於梁盛於荆故梁荆皆言潛沱蔡蒙二山在今四川雅州岷山敘也言二山卽敘平治也或謂禹功成祭山口旅大九州山多何獨於梁雍之山祭也然無從考信矣和水出西夷今雅州青衣江是也夷卽今四川天全六番招討司屬夷也厥土青黑色梁田居九州第七賦雜出或下三則或中三則蜀地險田星散故其賦最不齊

厥貢則璆玉鏤剛熊羆狐狸之皮織罽帶毛之皮西傾山名在今陝西洮州衛西戎之境桓水發源於西傾西夷之貢因桓水東來舟經梁境潛沱卽漢水之在梁地者有二源東源出今陝西漢中府寧羗州始出爲漢東南流合沔西源在今陝西鞏昌府秦州始出爲潛東流至寧羗與沔合同爲漢也潛沱在梁分流故自潛越陸入沔以入於渭今沔無入渭之路蓋中變也亂絕流橫渡也

按沔無入渭之路解以爲中變非也當是起旱羣入渭耳

尚書寶笈

卷三 禹貢

十七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岷嶓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按解雍在梁北豫西南荆西北今之陝西境也其地四塞故曰雍西至黑水東至西河河言西者主冀州也黑水源出甘州地勢西流既導使西不復入中國也涇水出今陝西涇州之百泉南流入渭渭水出今臨洮府渭源縣東流至華陰入河汭水出鳳翔府隴

州東流入涇水內曰洹徑自渭北入也漆水出今鳳翔府麟遊縣東至西安府耀州與沮水入渭沮水出今延安府宜君縣至羅州與漆水合至同州朝邑縣入渭二水同入故曰從涇水出西安府鄜縣東流至咸陽入渭渭自鳥鼠而東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涇水東南注之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言也荆山在富平岐山古岐州在鳳翔府岐山縣終南山今西安府城之南山也惇物山在武功鳥鼠在臨洮府渭源縣六山皆定故同荆岐曰旅也原隰即豬野澤在今西安府邠州三危山在今肅州衛舜遷三苗於此

尚書賁

卷三 禹貢

六

禹因治水並記之宅地可居也丕敘苗民並得所也黃土之正色故雍田爲九州第一而賦居第六輕也厥貢則球琳美玉瑯玕珊瑚之屬積石山名在今臨洮河州衛龍門在今西安府韓城縣禹鑿山通河起朔方今寧夏衛自北而南千有餘里兩岸石壁河水盤束其中至此山開岸濶豁然奔放是謂龍門西河冀州西之河也雍州貢道有二其正道皆自西南來自渭達河河在渭北故曰渭納渭水之內也惟山脊以西之地渭不可通則必自積石之河繞冀州西北而來經龍門抵西河與西南渭納之貢會也織皮夷

服也裘之屬以物表地崐崙山各以山表地也崐崙山在西羌唐人所訪河源出此析支渠搜皆西北夷地勢西北高東南下故治水始於東南終於西北至雍州平西戎即敘而九州攸同矣故以終焉

敬按積石在雍州西北極邊黃河自積石而南穿山經石繞冀州西北而後至龍門其道路不啻千餘里不惟水勢迅激舟行爲難即貢道由此亦紆迴險阻塗程反長遶方之入貢既不可由此腹裡之貢道又萬不必由此况球琳瑯玕爲貢幾何而必冒險阻紆途徑舟行河中以達帝都則亦經之難意解者

尚書賁

卷三 禹貢

九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按解此所謂隴山也九州既各敘其境內山川平治之績而疆域維越條理未明先東後西似違順下之理然所以不能不先東者地勢東下因地之宜順水之性耳天地形勢而北最高萬山分派東下故先儒有三條之說岍岐至碣石北條也西傾至陪尾中條

也。嶠冢至敷淺原南條也。然嶠冢至荆山岷山至衡山相去皆數千里而宇內山勢自西北衍迤而東山與水相依山高則水在其下山峙則水止山開則水洩凡羣山之下必有源泉四瀆之源皆在山麓是以導水先導山因山爲防緣山爲道也導引也浩浩滔天何道可引觀山形綿互卽知水勢趨向故敷土必先隨山因天地之自然孟子謂行所無事水之道此也世儒以堪輿風水之說附之蘇子瞻以三江爲辨水味以導山爲究地脉迂也嶠岐荆三山皆在雍州壺口至恒八山皆在冀州逾於河者山形至此不斷

尚書賈紉

卷三 禹貢

三

越河相望如西河龍門呂梁不鑿則不開蔡仲默謂山不能越江河非也嶠山卽今鳳翔府隴州吳嶽山也岐在今岐山縣荆在今富平縣境見雍州壺口山見冀州雷首山在今山西平陽府蒲州卽首陽山也太岳卽霍山見冀州底柱山在今河南陝州大河中析城山在今山西絳州陽城縣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濟水所出也太行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恒山在今北京真定府曲陽縣碣石見冀州入于海言北條之水皆隨山勢入海也以上十有二山言北條者大海以北之山也西傾見雍州朱圉在

今陝西鞏昌府伏羌縣鳥鼠見雍州太華在今華陰熊耳在今商州外方山在今河南登封縣嵩山桐柏山在今河南南陽府唐縣淮水所出也陪尾山在今湖廣德安府安陸縣以上八山謂之中條者大河以南之山也嶠冢見梁州漢水所出荆山見荊州內方山在今湖廣承天府荊門州大別山在今湖廣漢陽縣漢水入江處卽夏口也以上四山謂之南條者江漢北境之山也岷山見梁州衡山見荊州過九江謂山勢連互越東陵諸水而趨東北也九江詳荊州敷淺原地名或云卽今江西九江德安縣博陽山愚按

尚書賈紉

卷三 禹貢

三

平地曰原敷淺之名尤不似山今大江以東吳會之地濱江海沙平水淺江南山水至此盡而入於海矣或指此乎蔡仲默謂衡山不能越湘水而北以盧阜當之然經文略指其形勢相望何必定指山乎以上謂之南條者江漢以南之山也蓋水自西趨東爲中國患莫如江河漢所以備道其原委規畫其地勢不及濟淮洛渭者導嶠岐及王屋者則濟也導西傾朱圉至桐柏者則伊洛淮渭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融註自此以下五節皆隨山導水也。導水九。此弱水。黑水在九州外。弱水西流。黑水南流。皆不入中國。蔡註云。中國山勢岡脊。皆自西北來。積石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於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爲弱水。黑水。弱水見雍。合黎山名。或云水名。或云在今甘州。或云在流沙之東。弱水不能載物。而善消合。合黎入於流沙。黑水見梁州。三危見雍州。黑水直趨南海。大抵二水越在絕域。與大河之源。經皆不言所自出。而古今變革。踪跡茫然。未可強質。蓋西北絕遠。二水爲雍梁邊界。故特誌之。

尚書賈疑

卷三 禹貢

三

敬按中國水患。莫甚於江河。漢弱水黑水。越在絕域。無論無容於導。亦且何以施工。茲總敘導河。而先敘二水。此亦深屬可疑之一案。豈獨僞托之古文可疑哉。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泲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按解此導河也。河源絕遠。經不言所出。以非九州域內也。導河經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孟津在今懷慶府孟縣。又東過洛汭。

洛水自南來會。而河東行。過其內。故曰汭。在今河南府鞏縣東。又東至大伾山。在今北京大名府滑縣。又折而北。爲東河。過泲水。泲水在今北京順德府邢臺縣。大陸見冀州。今順德府鉅鹿縣。大抵北條之大陸。九河。猶南條之九江。敷淺原非區區一所也。逆河者。河至大陸以北。散爲九派。復同爲一。以其迎受九河之水而歸海。故曰逆河也。

敬按舊說導河積石。亦只言因舊修闢。去其齟齬。吾猶以爲難之。緣東受降城。入於荒裔。洪水之後。人困地遠。兼河流方盛。鑿山開河。既無一不難。且如鑿自

尚書賈疑

卷三 禹貢

三

東受降城。是起番民爲之。抑驅中國之民爲之。耶。是從水裏施工。抑過河流別下。而俟河道既開。乃放水歸道耶。凡此皆臆度不經。同於齊諸誌怪之說。九峰駁之。謂未鑿前。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見其不失此真通人之見。至謂李氏之學極博。不知何考。則書生不達事實之見。同於李氏矣。夫博學者。一一皆經目見乎。不過網羅遺文。資談柄耳。鄭康成。鄭汝際。二人生平議論。往往附會。不經皆坐於此。而可以博學。遂信其言之有據乎。

暗系導滌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

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按解此導漢也。嶠冢山有二。皆漢水所自出也。詳見梁州矣。漢別出爲漾。東流至寧羗州。合潛沔爲漢。滄浪水。在今承天府沔陽縣。古之竟陵也。三澨水。又過滄浪。則今之漢陽府漢川縣。漾沔滄浪三澨。所在異名。皆漢也。漢水至大別。南入江。而東流。至江西九江府湖口縣。滙爲鄱陽湖。江自岷山尚小。惟漢水自北入東。流始大。西雍彭蠡。迴合爲澤。漢與江流俱東。而漢爲北江。入于海矣。蓋南條之水。無大於江。漢然白大別以東。但見江不見漢。故分疏言之。明江所以大。

尚書實錄

卷三 禹貢

三

於大別東者。與漢合也。所以尤大於九江東者。又與東陵彭蠡諸水合也。蓋本一江。由大別而下。漢自北入合之。故江曰江。而漢曰北江。明不沒漢也。由九江而下。東陵諸水。又自南來會之。故東陵曰滙。而江曰中江。明不沒東陵彭蠡也。夫禹貢以千二百字。貫穿四海九州。千百年規畫。如在掌上。是必有恢弘濶大之度。然後是書可讀。大規模可掬。不然千里記一山。萬里記一水。何處不紕漏。豈但東爲北江。又東爲中江也。此條凡四言東。記漢水東流入江入海之次。末言爲北江入于海者。總結上文導漢而言。漢既入江。

故不得復言漢言北江耳。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

按解此導江也。凡言導者。皆引其流。非窮其源也。如河源。不始於積石。而導由積石。江漢。不始於岷嶓。而導由岷嶓也。岷山。在今四川成都府茂州。江水所經也。江源出。今松潘衛西二百三十里。凡經九百九十里。至成都。東流千五百里。至瀘州。至瀘州。以東馬湖嘉陵江。沱江。巴江。等水合。而江始大。別出曰沱。岷山東流。而沱南出。散爲東陵諸水。今湖廣荊州府城陵磯。江水南與洞庭青草湖接。湖沅沔辰衡諸水。分布東南諸郡。是爲九江。澧在今辰州府沅陵縣。楚詞所謂澧浦也。江自夷陵入荆。爲西陵。南過九江。爲東陵。江南諸水。自衡山東北。由江西臨安諸府。迤北至彭蠡。入于江。自庾嶺以北。由贛州吉安南安諸府。亦北至彭蠡。入于江。蘇子瞻謂豫章之江。爲南江。是也。江皆自洞庭別。而南去。皆由彭蠡會而北來。故曰滙。滙者會也。首言東者。江未別時。合流而東也。再四言東者。江與沱別。分流而東也。東爲中江。入于海者。總結上文言江。以終導江之義。曰中江。明江之正派自

尚書實錄

卷三 禹貢

三

西直東也曰別明江之播散而南也。然漢言北江此不言南江者漢本非江而合於江故言江以合之。九江亦本江而別於江故不復言江以示弗別也。蓋地勢西北高東南下江北受漢之委而南不全受九江之委故於大別言入而於東陵言灑然無江漢則九江東陵亦不能自灑所以分合言之而江南北之水源委散聚脈絡分明指諸掌矣顧其文勢變幻讀者猝未易解耳。

導流水東流爲潯入于河溢爲榮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澠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澠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按解此導濟淮渭洛四水助河爲患於北條者其他小木不及也。濟盛於青兗而出於冀之王屋山初出爲沔在今山西平陽府曲垣縣既見而伏潛行地下東流至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復出爲東西二源合流至溫縣西南入河猶漢之始出爲漾也。濟入河而南溢爲榮即今河南開封府榮澤縣今塞爲平壤矣。當榮自河溢而能別其爲濟者河濁濟清河因濟溢當

尚書實錄

卷三

圭

尚書實錄

卷三

圭

濟下流自知爲濟也。陶丘即今山東兗州府曹州定陶縣也。荷澤在陶丘東北汶水見青州導濟與榮東至陶丘北又東至荷澤又東北過汶水於今兗州府東平州合流至青州博興縣入海淮水盛於徐揚而出於豫之桐柏山東流至徐與泗沂二水合又東至淮浦入於海桐柏山見導山泗沂見徐州會遇合也。濟既合汶則不復言汶淮既合泗沂則不復言淮皆主受者言猶漢既入江不言漢言北江正以此渭雍水出雍之鳥鼠山同穴即鳥鼠連山也。澠涇漆沮四水見雍州渭至華陰縣入河洛詳豫州熊耳山與太

華熊耳異此熊耳在河南府陝州豫境洛水所經也大華熊耳在今陝西西安府商州雍境伊水所出也。澠澗伊三水並見豫州。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按解此總敘禹功既就天平地成而地有常賦所以爲禹貢也。同者條理隨宜咸得其所也。隩隈也猶言率土之濱盡四方邊裔皆已安居也。九山九州之山刊芟除也。旅註謂可以旅祭解謂猶敘也詳見梁州

九州之川各滌其源。九州之澤各歸其陂。四海朝貢。胥會同於帝京。金木水火土穀六者財用之府。皆已修理。山林川澤庶土之辨。皆相較正。以定慎其財賦之所出。至於田有下中上三壤。三壤之中。又各分三壤。高下有等。舊弊盡剔。九州之賦。莫不以此爲則。而立成法於中邦。解謂中邦爲畿甸。蓋畿甸賦正。則五服皆取正於此。固不如註中邦謂中國之邦。蓋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之說爲近。又况冀州賦之高田凡四等。又豈可於此取正乎。至于職方四夷筐篚之貢。無常制者。則又不在此數。

尚書質疑

卷三 禹貢

三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按解此以下平水土而畫五服。建萬國也。土姓猶言國號。錫之土以建國。錫之姓以明宗。雖下文綏甸要荒之類。亦土姓也。古者姓氏多因其土。胙之土。卽錫之姓。如殷周之類皆是也。祗敬台猶我也。對錫土姓之諸侯。及六服之臣民而稱我也。九州之遠。兆民之衆。所以祗服者。惟我能以德先之。故不違距我之行。言貢及此。亦垂戒之意也。

敬按祗台德先可見禹之能平地成天。無非從此一點兢業孜孜。做來信知唐虞君臣事皆其心。而治法

皆心法也。但如細按本文於錫土姓之下。接以五服。勢自爲順。而祗台德先二語。非本書敘次煩多。而吾夫子剛定時。特採其有關大綱者繫之於此。而餘俱刪削。卽竹簡漆書。各有錯訛。此亦可疑之一案也。要之錯訛居多。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經。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按註解綏甸要荒五者。通九州之地爲五。天子甸服居中。餘四服自內而外。以次周羅。每五百里爲一服。合五服之地。四方各五千里也。服附也。如服之附於

尚書質疑

卷三 禹貢

五

體也。天子畿內。四方各五百里。合爲千里。謂之甸者。佃治其田而納賦也。農爲國本。則三壤以成賦。自中邦始。故特以佃名。數之多少。酌費之經。未可豫定。至於地有遠近。輸將有勞逸。則不可無定法。故分甸服爲五等。每百里一等。內百里最近。取用不時。輸納亦便。故田賦於民者。令其並禾之全本而納之。二百里亦近。令其納禾之半。三百里稍遠。則納乾秸。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爲近。非惟納總經。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於秸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四百里爲遠。則令去其穗而納穀。五百里爲尤遠。則令去

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爲納賦之輕重精粗也。此甸服之制也。

按解內百里最近。取用之時。輸納亦便。爲米爲粟。爲乾。枯爲生。芻則壤兼取。故謂之總。二百里亦近。米粟之外。兼納銍穫之新穀。以供薪芻。地近及秋穫而至。故曰銍。三百里稍遠。粟米之外。兼納乾枯。使服送京師。及冬方至。蓋枯枯耳。四百里遠。惟令納粟。粟連糶。可久儲也。五百里尤遠。惟納米。省轉運以節其勞也。此中邦之法。侯綏兼取則也。敬按是說較註爲近矣。然經無明文。不免幹外生枝。讀經大要不係於此。故

尚書質疑

卷三 禹貢

三

不敢舍雖略而依經訓詁之註疏。偏取詳悉。補經言外之說也。

敬按納總納銍。取諸二百里間。竊念正當收穫之時。地有險易。時有雨暘。而必令重載而輸。一及期。則將防民之務。稍不及期。亦且燥濕不同。總銍易敗。况長途輸送。中間車轍牛億。棄置隱藏。爲弊不一。故就當時而言。較地遠近爲納賦之輕重精粗。已視前此無藝之征。爲法明令簡。若就通變宜民言。則上古之制。亦尚有不及後世簡便之處也。是故古法有行之。二帝三王之時。俱不改。而在後世行之。且有一變更。

不可易者。如內刑之易以扑笞。封建之易以郡縣。田井之易以稅畝。車戰之易以騎戰。及納總納銍之易。以輸粟輸金。皆屬必不能復返古制之端條。今日而讀經。如此等處。亦取古聖人立法之美意而已。正不必謂今之法皆遜古法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尚書質疑

卷三 禹貢

三

按解環甸外又五百里。以分封諸臣。謂之侯服。亦分三等。近甸百里爲卿大夫供事之采地。采事也。有事則受地。非專封也。外一百里爲男邦。使居中。又三百里爲侯。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此分侯服之制也。環侯服外又五百里。以內護侯甸。外捍要荒。綏安中外。故謂綏服。亦分二等。內三百里揆度文教。外二百里奮揚武衛。文以治內。武以禦外。文事多而武功少。此綏服之制也。環綏服外又五百里。去甸服又遠矣。欲整齊之。使同於內。則勢不及。欲割棄之。使離於外。則形相依。故但以要約。

羈縻謂之要服。亦分二等。內三百里爲夷。夷者易而無煩科也。外二百里爲蔡。蔡。採也。以採放罪人也。此要服之制也。環要服外又五百里。愈遠矣。隨其俗。因其便。勿責之使治。勿擾之使亂。荒而已。亦分二等。內二百里爲蠻。蠻者慢也。外三百里爲流。流。竄囚人也。蓋蔡輕而流重。流遠而蔡近也。總計五服之地。東西南北財五千里。天子所以中天地。撫民物。奠丕基。鴻大化者也。而其數惟五。兼參兩之全。協疇範之中。而天地帝王之事畢矣。地不求廣。宅中爲大功。不務遠安。內爲先。禹貢奠基。亦止明萬世宅中之規而已。非

尚書質疑

卷三 禹貢

三

必定以冀方爲中極。而盡四海爲邊裔也。不然而九州之境。北盡於冀。如必拘此。則冀北無侯。綏而荆南多棄地矣。此論立國規制云爾。若其聲教東至海。西至流沙。自朔北而南。莫不暨及。訖於四海。蓋惟是畿甸爲根本。侯綏要荒。相維四達。不距有台德以爲之先。而誰能距朕行者乎。於是禹功既成。外錫以玄玉之圭。爲受命之瑞。蓋其圭卽天子之大圭。遂禪以帝位也。玄水德之象。告厥成功。以禹功德告於天地宗廟也。錫禹而謂禹錫者。古語多類此。猶諸侯朝而曰朝諸侯也。

尚書質疑

卷三 禹貢

三

敬按禹貢以千二百字。貫串治水平上。則壤定制。當時規畫。瞭如指掌。或者謂是孔子按虞史之舊。朱子則謂是當時治水事畢。總作此一書。故自冀州王都始。如今人方量畢。總作一門單之類。愚意則竊覺篇內曲折原委。自因虞史之舊。虞史自因禹治水事畢。總作治水曲折一書。以上虞廷之舊。而如尚書禹貢一書。刪繁撮要。起首結尾。則皆吾夫子自出手眼。以成此簡要該括之書也。若以爲盡屬虞史。原據禹奏之本書。以大禹十三年之經營。九州之功績。其間敘次奠山導水。則壤定制。不知有多少委曲。多少周折。多少章奏。而只寥寥以千餘字了耶。又開章禹敷土三字。斷非人臣上奏之言。篇末聲教訖於四海。亦非禹可施於帝前之語。更如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又豈禹奏之宜言者乎。故愚斷以爲此篇。乃吾夫子據虞史刪定。隱括。一如帝典之例。本非虞史之舊也。敬又按此篇傳自伏生。據其文字之簡括。與其來歷之分明。斷不容疑其虛實。然吾於其中得大經大法。凡十有六事。而於其中。仍有大疑案。亦且七端。而前疑不與焉。所謂大經大法十六事者。其一舜殛鯀。用禹而不疑。禹竭誠事舜而無怨。兩聖人之大公至明。

可法也其二禹受任帝廷而終平水患告厥成功其忠可法也其三禹繼父之任而能終蓋父愆其孝可法也其四事不辭難九州四海無險不歷其勤可法也其五四載之乘不敢告瘁其事君能致身可法也其六八年於外過門不入至有子而弗顧其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可法也其七奠高山爲界限其分疆導水俱得要領可法也其八治水可導則導可俟則俟其不肯以無益費人力可法也其九水退之鄉卽以藝土其足民以足國之經猷可法也其十定賦必取於則壤其不以無藝之征厚斂下民可法也其十一

尚書賡疑

卷三 禹貢

三

成賦以輕科爲貞其先民後國之弘仁可法也其十二土之所產者始貢用之無多者則錫其不以地之不多出者虛取於民國用不常之物重耗民力可法也其十三孔修六府其生財有大道可法也其十四庶土之辨斟酌平允其底慎財賦之出可法也其十五聲教之訖必皆有實心實政之遠及其發邇行遠之仁政仁聞可想而法也其十六篇末祇台德先不距朕行則依然堯舜之心法治法而可爲千萬世則世法者乎故吾於此皆深信而不敢少疑也若夫所疑之端在經中者則如則壤定賦此制貢定例亦

制貢公理而冀揚荆豫四州或至賦高於田者四等甚至五等焉一也一邑之田高下肥磽不一而足何况一州幅員數千里間而槩之赤白壤壤定之以上下三等二也他州皆先田後賦以田定而後賦可則也而冀州獨賦先田後三也他州皆先治水後別壤以水治而後壤可辨也冀州獨敘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於辨土之下豈三處之既從既作者壤可不辨賦無常則耶四也黑水在荒服之外又自荒服以外南流本不爲中國害矧中國之害方殷禹何能身親相導卽導如何用力又豈前此不入南海而導後始入

尚書賡疑

卷三 禹貢

三

南海耶五也雍貢惟球琳琅玕耳爲物貴其貢必少且積石而南水行山峽者幾千里舟行至難而且紆西戎之入貢既不肯由此卽且雍州之貢亦更無容由此而曰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情理事實殊屬可疑六也七州貢物皆微兼中間如浮濟滌淮泗而達河更如沿於江海達於淮泗則不惟塗在反紆亦且逆河蹈險至如梁州之貢浮潛逾河入淮亂河則處處隔閼矣七也凡此數者將謂無錯簡詆遺耶則亦必有說可通將謂有錯簡詆遺耶何以自漢至今註經者辨不及此至如在經之外大全集註之中爲

當世共遵而私心之疑圖終不能自釋者尚種種多端亦止付之闕疑之列而終無從就正爾。

敬按禹貢一書大禹以廣大清明之心憂勤惕厲之志踰十三年耳目手足心思之力平土辨方體國經野舉滔天昏墊之天地一舉而措之平成其文字僅千二百言而寰宇山川形勢土物梗槩治水別壤之始末源流經賦弼服之條理規畫無不瞭若指掌古人云過河洛者思大禹之明德愚竊謂即讀禹貢一書深見大禹之心力殫經猷弘也讀者必擴大其心胸眼目識古聖人用心用力之深遠凡爲宇宙任一

尚書賈奏

卷三 禹貢

美

事營一職必師效其用心用力之勤勞深遠而不安於苟且塞責然後爲善窮經然後爲善遵經耳。敬按古今山水地名俱有沿革土壤出產今昔不同且唐虞三代之紀盡失全篇間有遺者亦無本註尚書徒傳自伏生壁藏之餘竹簡漆書而欲一簡不遺一字不訛原自不得至禹貢之最可疑者則莫如則壤定賦明具本文而賦浮於田至二三四五倍者且四州又最可疑在冀州輦轂之地而賦浮於田或者以民之稀稠爲說又或者以賦較九州之輕重爲說又或以禹平水土上奏時貢物皆其自定惟土賦不

敢自專仍述舊規書之賦下以俟帝之酌奪之說然終覺類於牽強無據徒誣聖經也讀者但當於聖人之經營規畫觀其措置之有方用力之不息本心之仁而且恕立制之精而且密勤一身以平天成地建大功以忠君幹蠱審其規模得其精神爲立心建事之法程卽爲善窮經爾若區區致詰於此等無可究詰之處並區區爭九河之名地是非辨九州貢道之經由近遠不誣則鑿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也。

敬於禹之告厥成功而深幸鯀之尚有子又於禹之告厥成功而且深惜鯀之不幸而不遇時也蓋水之

尚書賈奏

卷三 禹貢

事

爲勢當其方盛而雨仍不息雖漢武之力無如一犢子何及乎雨息水落卽使非禹亦可緣以成底績之功蓋試問卽一黃河之水偶值淋漓縱使大禹重生而治之果能限時成功乎况於合北方之水耶又向使鯀處禹時卽無禹胼手胝足之勞而水不日漸就平乎獨其功罪迥異者鯀當滔天之水不獨勤勞之効不克及禹抑且方命圯族之咎仍不改於前此而又又不幸而與奉職無效之罪交相值而殛無可追也禹則既當雨息水降之時兼憫父殛死惟日孜孜欲以底績而幹父蠱至八年過門不入而不敢告勞以

是十三年後遂克成功此功罪之所由異歟嗚呼人臣功罪之間固多自致而亦有幸不幸哉

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尚書質疑

卷三 甘誓

美

融解有扈氏在陝西西安府鄠縣經不言其何罪然必屬怙強稔惡然後天王親征迨既至其境而仍敢於抗衡至煩王師之大戰則悖逆不臣甚矣如是而親征如是而大戰豈曰黷武異天命所必殛也經曰大戰於甘著變也抑以明天討之允當也召六卿而誓者六卿統率六師之帥也古者天子六軍六卿統之所謂入爲卿貳出爲將帥也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明其悖天違時天討所必加今日之征今日之戰不爲黷武也古者車戰車中三人左主射右主刺擊居中者主御故誓詞重戒車中之人畏天用命也古者天子親征則載遷廟之主與社主行祖居左有功則告之以賞社居右有罪則告之以殺也予則孥戮

汝甚其詞以戒之註謂孥戮戮及其妻子解謂沒其家屬爲奴非必盡殺之要之罪甚重必及其妻子收奴與誅殺未敢臆定也嗚呼唐虞無誓罰亦弗及於嗣至夏而一一見焉世變亦從可觀也哉愚謂若言世變亦只可言變於唐虞之世耳其實戮誓已始於黃帝涿鹿之戰孥戮已極於蚩尤五刑之罰當不得斷以始自夏啓也

敬按商之後夏四百餘年周之後夏則一千餘年矣今商誥周書見之今文者往往結濤聲牙至不可以句而夏誓清明簡易直如是此亦當屬孔子刪繁就簡之筆削乎

尚書質疑

卷三 甘誓

美

敬又按只如讀此篇能心明舊解謂孔子刪書存此一以誌夏之繼世一以表啓之克家且數敵之罪不至溢惡戒衆之令不費多辭事雖征伐而其旨渾厚其言簡當是乃夏道所以爲忠而可爲後世法則即得孔子刪書垂教之旨亦即讀經而收經之實益正不必援引無據流於誣經也

豐川今文尚書質疑卷三終



文尚書質疑卷四

王心敬爾紕手編

男

功勳
謹錄

後學

平遠潘淳元亮

同校

平湖陸綸懷雅

商書

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尚書質疑 卷四 湯誓

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按解讀湯誓而世道又一變矣。甘誓以君討臣。湯誓以臣伐君。顧其志諄諄明已之非。稱亂而惟恐民有違言。有夏多罪。夏氏有罪。無表暴過甚之詞。其獎率三軍。無憤念激烈之氣。辭稱有夏夏王而不名。猶退然有敝冠之思焉。如是而後諒聖人之舉。果非得已也。湯誓其詞正而婉。甘誓其氣壯而直。讀者所當深

味也。

敬按是篇文義。本自簡明。無煩逐句細疏。只須知成湯處時勢之難。爲以臣放君。民間議論。或以爲不順。卽湯心亦自屬不安。然在湯却是實見得民病已亟。卽天命欲殛代天行討。責在己身。至此非尋常格套可律。故義取通權耳。所以首誓衆而卽言非予小子。敢行稱亂也。然向非使衆共喻桀罪。天心不貸。以臣伐君。非稱亂何。故繼之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蓋以明夏罪殛自天命。予特奉將天罰而已。夫奚不順彼民曰。我后舍我穡事。又曰。夏罪其如台。則匹夫匹婦溺於自安。憚於征役。是乃凡民自爲之私心。豈知天生聖人。代天子民。四海一家。中國一人之大義乎。故卽繼之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更繼之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又以明上帝視天下之民。皆弗忍其怨。予敢不仰體天心。視彼民之困。皆已困乎。朕之必往。固代天行罰而必不可已也。嗚呼。觀甘誓湯誓及下牧誓三篇。而知三代聖人皆畏天。悲人之心。易言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諒夫至於民誹如是。乃湯惟曰。予惟聞汝衆言。反覆論告。真

尚書質疑

卷四 湯誓

二

王心矣。

敬讀湯誓見成湯之心依然大禹飢溺由己之引義也蓋其曰夏王辜過衆力幸割夏邑夏德若茲今朕必往則慨慨乎一視同仁天地覆載之心萬物一體之意矣若宋之藝祖亦號令主矣而其塞江使徐鉉之詞曰汝謂父子異居可乎此言已陰而至曰卧榻之側豈容人喘息則妬妾嫉婦之私心直以此拒下國之陪臣而不自知其非且反爲得焉古今識量奚啻天淵而已哉嗚呼讀聖經者非參以後世之史亦不知經之可尚何在耳。

尚書實錄

卷四 湯誓

三

盤庚上

按解讀盤庚自知仲虺語以下諸書爲賡作古今文辭丰采氣骨天壤懸隔何可相亂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慙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斂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融解此一段盤庚呼衆自矢之辭大意只是謂先王

昔遷都於此原是重我民之生故不惜四遷之後更爲五遷今耿迺河患我民蕩析離居而不思承古俾於遷移則是自斷天命而已故我今欲遷于殷永汝命于新邑用紹復先王大烈也是乃提起一篇欲遷原由以明此遷本非得已不已正是欲從先王之烈永汝民之命于茲新邑耳今文合下本屬一篇孔書細分爲三終不如還舊一篇之爲不涉支離也若必欲分段以便訓詁則以此段爲首下作三段共爲四段更覺眉目分明耳。

敬又按是篇不大關於道法又前註已詳且即有一

尚書實錄

卷四 盤庚

四

二精意要亦是權辭論衆非屬正旨本可不必細解獨以夏商大篇惟此爲詳兼古今訓詁間有出入故參於註解之間輯其合經者著之篇云。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有不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

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我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茲先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桐汝悔身何及相時檢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忱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撓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邇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

尚書寶笈

卷四 盤庚

五

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悔老成人無弱孤有功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唯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筭解此言盤庚聞民有違言將欲教之念民弗喻由臣不能宣上之意抑且有貴家世族在中作主蠱惑愚衆故先由在位諸臣教之蓋儆貴以及賤訓上以及下乃導民之術耳常舊服卽上文所謂恪謹天命

不常厥邑也正法度卽後所云用罪罰厥死用德彰厥善也曰者盤庚自言也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此一句卽揭起告乃在位之大意下邊則反覆詰訓以無傲從康也言先王尚不常寧故屢遷居而昔日民之樂從者皆汝先人宣化之力是以王用是不欽於天下民亦罔有放逸之言而不變今汝不惟不如先臣反多作傾險皮膚之言煽惑衆庶予且不曉汝所謂也是則非我不修厥德由汝含蔽上德慢視其君不惕予一人所以致民有違言耳今春予視此弊明若觀火實是自悔拙謀作乃逸矣自今以往予惟思君統臣臣率民此事如網之有條不紊如農之力耜乃能有秋必君不常寧臣不從康是乃實德亦必能變易險膚之心以施實德於民及爾婚姻朋友勿匿布告使皆喻上指彼時汝乃敢大言汝世有積德不愧先臣耳且汝今浮言搖惑遠邇曾不思變生不測自汝生毒之可畏耶汝獨不觀情農自安於其田可得有黍稷耶汝今不調和吉善之言以明上意於百姓倘百姓驚擾則毒自汝生釀成禍敗茲先斯時汝首惡嬰罪自災厥身悔何及歟且相時細民尚顧忌箴規之言矧我爲君制爾生殺之命汝何不以忠言

尚書寶笈

卷四 盤庚

六

告我而以浮浪之言恐動其衆耶。汝更不思大禍若成縱如火之燎原。予必撲滅使爾且無遺類。斯則爾自作不靖。豈我之咎乎。然予今實聞汝言而不忍遽加譴譴者。實以追念諸臣先世忠勤耳。昔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古我先王及爾祖。父勞逸與共。予敢不念舊而動罰及爾乎。予是以世數爾勞。不蔽爾善。總緣予大享先王。爾祖亦且從享。先王與爾祖之神。作福作災以降監爾。予何敢動處薄德以棄舊人乎。且爲君難。爲臣不易。事無微可忽。言無小可輕。予今告汝以難常如射之有志。慎審持固。發必審中。差之毫

尚書質疑

卷四 盤庚

七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誥民之弗率。誕告用夏。其有衆咸造。勿襄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威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泉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積。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

尚書質疑

卷四 盤庚

八

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剿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節解據此。既告諸臣。乃率民啟行。其有不從者。不加督責。而徧以誠信告之。其民皆至王庭。勿敢褻慢。聽其話言。盤庚乃登進厥民。而告之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先后之遷都也。罔不惟民之親。惟時君親其民。民亦保其君。相與同感。是以莫不先時知備。憂患不及。這總緣殷降大虐。率多河患。先王不

尚書質疑

卷四 盤庚

九

敢懷安。作起視民。利於遷居。今汝豈不聞先王之事。而思念其奉汝利汝之意。惟喜於汝同安。不得不遷耳。非汝有咎。而比於譴罰也。予今呼汝來遷。亦惟民不得所。利於用遷。以大遂爾安居之願耳。今予將以汝遷安定其邦。亦猶古先后惟民之承也。而汝不憂我之憂。不開心敬意。以信感我。是不如先民之保后胥感已。然則今日者。非予苦汝。汝惟自鞠自苦。如乘舟不濟。將腐壞所載耳。爾不守信從。惟胥沉溺利害。若此而不稽察。後雖悔怒。何能有瘳。且汝不慮遠以思其災。是乃以憂自勸。徒知有今而不知有後。試思

汝生何在。豈不係於上乎。予命汝專一其心。無作不善。以自臭穢。恐小人倚。借汝各造爲浮言。是斷絕汝命也。予今迎續汝命於天。一心從上。豈威脅汝用奉養汝衆而已。且予念先王遷國。勞安爾民。先祖予不能勞爾。以爲羞愧。是用思爾民之心亦然。今我念爾先后安民。爾獨不念爾祖勤王乎。今耿都陳久圯壞。苟失于政。陳壞于茲。高后其丕乃降重災。曰。曷虐我民。此我所以不敢不遷。畏高后也。汝民不各求生其生。與我同心。先后亦丕降汝以災。曰。曷不與我幼孫同事。而作意有差德。自上罰汝。汝何道可免。則汝當

尚書質疑

卷四 盤庚

十

一心從我。亦以畏高后也。又昔我先后既勞爾祖。父汝今又從我畜民。汝若有戕害在心。我先后安好爾祖。父爾祖。父必斷棄汝。不救汝死。則汝當一心從我。又以畏爾祖。父也。茲予有亂德在位之臣。如險膚姦先輩。浮言動衆。而爾私備貝玉。納賄請託。爾祖。父丕乃告我高后曰。我孫作不法。有罪當迪正。高后不其降重災於汝乎。則汝又當一乃心。勿信險膚。以畏爾祖。父也。嗚呼。今予告爾不易。永敬大恤。君民慎勿相隔。當分君所謀而共念之。設中於心。自求其是。勿信浮言也。乃有不吉善。不循道之人。中懷叵測。乘人心

之未定。規行李之播遷。顛狂遠越。不恭上命。道路之間。生事倡亂。若忽然暫遇。此姦究之人。我乃即時剗。剿殄滅之。無遺育。不使畱種于茲新邑也。往哉各求。生生無疆于法。告汝不易蓋若此。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言。懋建大命。今予其敷腹心。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尚書實錄 卷四 盤庚 十一

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遽卜。用宏茲責。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爾人謀入之保居。故欽。今我既遘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按解此下則既遷而民奠居矣。盤庚乃正茲位。以綏有衆之辭也。曰國家再造。生民更生。爾民勿戲怠也。勉力勤生。以建大命。今予其敷腹心。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今既遷矣。朕志可知。予不爾罪。爾無共怒。

協比讒言。一人可也。今日之事。古湯先王之意。所謂卜吉曰其如台也。商之不寧。厥居久矣。昔湯遷亳。以奄九有。是前人之功。湯爲多。毫地依山。永無水患。今耿圯於水。是湯降凶德於朕。使之遷毫。成美績於家邦也。民既蕩析離居。無所定止。而爾謂朕何故震動民以遷。豈知天意乎。故今上帝將復我祖湯德。治及我邦。家朕及此時。敬奉生民之命。以定久治之居。于茲新邑也。故予以冲幼。非違衆謀。獨行己意。由上帝高祖。弔降神靈。卜曰其如台。我不敢遽用遷都。以宏茲光賁之命耳。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憂。尚書實錄 卷四 盤庚 十二

恤哉。予其勉擇賢否。以助百寮。教茲庶官。以敬我民。斷不敢任用好貨之人。惟恪恭民之生理。養人謀入之安居。則敘用敬禮之。今我既進告爾于朕志之順否。保民者。朕志所順。好貨者。朕志所否也。爲順毋否。無專好貨。卽極朕所否。生生自庸。乃欽朕所順也。自今以往。用陳布其德於民。永任一心。久而勿替可也。敬按解天子至威嚴也。遷都公舉也。一聞民有間言。汲汲播雪。惟恐不及。惟恐不盡。此賢君之用心也。故事雖違衆。而能訓之以禮。動之以誠。險膚姦究不發。自銷。此盤庚所以克濟也。學者謂其文字詰曲。今三

復條理悠暢津津脣吻間言盡而意不絕若神龍夭矯舒卷自然虞夏以前無此書周秦以後不能作商家一代之鴻章也愚謂此說近矣未盡然也天子誠威嚴遷都雖公舉然如安土重遷之情狀盤庚亦目見耳聞之詳矣况衆口曉曉貴家世族復協比而動以浮言安得強民以不欲而復以權力脅之乎但是其矢有位也則責其聒聒險膚責其含德蹈罪矣而仍敘其先祖父勲勞之舊以柔其傲從康之心其登進厥民卽輸其承汝俾汝喜汝康其頌懷新邑之愧以深動其歆念末乃懼以先后祖父之崇降罪疾則

尚書寶笈

卷四 盤庚

三

知剛知柔是猶得善濟其變之義乎然愚竊以爲孔子刪書留此而致詳之故則尚當在其詞雖多從權設而理尚通乎上下幽明也如論聖學曰欽曰誠曰一曰中曰天人皆徵言也今盤誥諸民遷也而曰欣民以忱曰命汝一曰各設中於乃心曰恪謹天命曰從先王之烈曰爾祖爾父曰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敘古先聖后如堯舜禹湯之授受當不過是而語中備及之則猶是堯舜禹湯之心法未至全泯故錄之特詳耳若曰虞夏以前無此書周秦以後不能作信商家一代之鴻章則亦徒從夏商之傳書較論短長曾不

思卽就其傳者論帝典僅千言備唐虞兩朝之治法道法禹貢僅一千二百字而備禹十三年間敷土治水奠山川別貢賦制五服而訖風教之弘綱鉅規宇宙之鴻章孰過於此曾盤庚三篇可能擬耶敬又按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是則聚斂之臣斯民之蠹保民之吏惟國之楨實善罰奸古之賢君未有不兢兢致慎於此者諾未諄諄及之盤庚亦明矣哉

尚書寶笈

卷四 盤庚

四

敬又按解盤庚三篇刑罰不加而鬼神之惕是導民之忠也三代以前淳風未散人神道通上之立教也以享帝爲仁以奉先爲孝事重死亡而禮謹喪祭所以幽明同揆人鬼一道故心術純而機變少曉之以鬼神則懼而惕之以災祥則恐至于後世混元既鑿造化秘靈神人不通機智多而文飾巧反譬殷人爲尚鬼謂祭祀爲矯誣以祖考死不復生亡不復存視面如鰥其又何畏於鬼神教化所以愈難刑罰網羅所以日多也故夫子猶有取於盤庚焉愚謂此言當矣然如帝典畢諷商之誓訓周之命誥何在不致詳於天人之相接何篇不深取於幽明之無間豈獨盤庚乎而後世儒者談理乃駁鬼神之旨致同於杏沾

嗚呼無論埋沒宇宙間懲奸推後一段教化機權即眼前在在逼塞活機袖一切抹煞經籍處處昭揭一段大公案一切泯滅其亦識遜先聖先賢矣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竊謂今日扶世立教斷當歸唐虞三代天人幽明合一之旨爲足明佐禮樂陰翊王化也

高宗彤日

按解高宗商王武丁也彤日祭之明日償尸猶周人之繹祭也高宗彤日有雉升鼎耳鳴祖已正其事以訓王史臣卽事各篇故曰高宗彤日今繹其詞觀象論理以明天變當畏不深求附合而凜然使人深思

尚書質疑

卷四 高宗彤日

五

可信斯善言天矣至若洪範則事應歷歷後世如劉向京房輩不得其意至衍爲五行之說往往牽強以求必中一不中而百皆妄反使世主謂爲天道無憑變不足畏以是知法忌太繁語忌太詳洪範大篇之詳正不如祖已之約言盡理也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敬按高宗彤日越有雉雉解以爲有雉升鼎耳而鳴

然此言經無明文無憑可據固不如註適有雉雉之異之說爲不鑿而合於越有之義也祖已以高宗之祭獨豐于昵是乃瀆祭以邀天之降年將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之心作矣是非格王正其心不可也故藉此異以陳訓於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司厥義善降祥不善降殃而降年有永不永是乃所謂義也其有年不永者乃民不若德而自絕其命非天夭之也然則天之降殃以罪民乃天之孚命以正民德也必自趨於義而若德自服其辜而聽罪則天斯轉怒爲喜轉禍而福而降年有永矣若不若德不聽罪不達上

尚書質疑

卷四 高宗彤日

六

天孚命正德之意而曰孽祥其如我何則事負上天警覺之意而自絕其命天必且誅絕之矣此言蓋謂高宗當因雉雉以自省不可適然自恕也既乃又訓之曰王之職主於敬民之義而已而邀福於神非王事也况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豐于昵乎總是言永年之道在於務民之義不在禱祀若德順義是乃自永其年豐祀邀神無救於民中絕命也嗚呼若祖已者可謂明於天人殃祥之故矣

融解惟先格王正事者蓋王謂豐祀可以祈年而告之以天監典義則王可明豐祀之無益而若德之是

乃永命。卽紛紛妄冀之心可正。而妄祀不俟深正而自止矣。言天不言君者。不敢斥也。言天監見災異皆天。人君當畏天也。言王司敬民。言天監在民。見人君敬民。乃所以敬天若德也。

敬按祖已之訓。據事切理。不滿六十言。而不詭不浮。法戒自明。其真善言天者乎。秦漢而下。言五行者。知洪範而不知彤日。豈知洪範詳於數。彤日約於理。詳於數者。有時疎。約於理者。無時違耶。故辨解謂洪範之詳。正不如彤日之約也。

按經釋曰。先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謂王務民義。

尚書質疑

卷四 尚宗彤日

七

母惑鬼神。斯謂格王。此與盤詰念敬我衆。可以參考君道。

西伯戡黎

敬按西伯或以爲文王。或以爲武王。要之武王爲近。蓋主文王者。以爲文王有伐密伐崇。采薇用將之事。何獨於戡黎諱之。不知伐密伐崇。不可例戡黎也。蓋密崇皆近周舊邦。而遠於紂都。當太王遷岐。遷幽時。正商道之中興。周邦爲秋。屢逼屢遷。而商之諸王。如不見聞。則當日禁網疎濶。雍州之中。民夷雜居。驪山之下。尚有驪戎。至幽岐之郊。則俱隣戎狄。故伐崇伐

密。俱不稟命天子。而商之上下。亦不留意若黎。則逼近紂都而去。豐且在千里間矣。而西伯戡之。祖伊懿親元老。明見當時民心已去。天災疊來。殷之亂亡已成。而周之興。王駸駸難遏。故其告紂之辭。情逼勢急。而如不可朝夕也。且觀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於爾邦數語。則是明以周之戡黎。卽滅商之漸。而不可不懼矣。故西伯主武王爲近情近理。而戡黎以去牧野之師。不遠爲合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

尚書質疑

卷四

西伯戡黎

六

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敬按此章文義。經自分明。無煩細註。但祖伊不在微子微仲膠鬲諸人之間。而其奔告於王者。意亟而言懇。情悲而語直。甚矣殷之多賢。故久而後失之也。向使紂惡少俊。任用忠直。殷祚豈遂至于淪喪哉。唐柳宗元箕子論後一段。是固有識之論。而達於箕子之心者哉。

按卽祖伊今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
典推之可見意無凶荒民知死義卽國家之福亦卽
是大命之繫而天心之顧在此也爲人君而承天字
民者可不於此致謹哉

敬按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註謂殷卽喪
亡矣指汝所爲之事其能免戮于商郊乎而却解則
謂商周不兩立成敗不並利周興則殷亡殷之卽喪
卽指示周功而知其無不戮乃殷邦愚謂此說勝註
且于乃功爾邦之文始合而亦於西伯戡黎祖伊恐
而奔告于王章旨相顧也

尚書賁

卷四

西伯戡黎

九

微子

節解微子名啟帝乙長子紂同母兄母先爲妾生啟
與衍立爲后而生紂箕子比干皆帝乙諸弟啟坐而
賢箕子勸帝立之太史以啟爲妾子爭立紂紂立無
道箕子爲太師比干爲少師紂以箕子嘗欲立微子
心銜之微子乃謀去告太師少師曰予願降箕子亦
曰王子弗去我乃願降微子遂去紂囚箕子疑其與
微子共圖已也向使微子不去禍出蔓延宗族百僚
豈獨微箕受禍已耶箕子奴紂疑解中外乃稍安耳
蓋微子先王元子紂之伯兄不悅於王而仗義高蹈

夫誰不可箕子身爲三公與失繼之子同逃欲何爲
乎然則奚不與比干同死曰微子箕子紂所忌也惟
比干無嫌庶可盡言故以諫死二子既不可諫徒死
無益於君無益社稷宗廟死奚爲乎然則去將奚爲
曰爲吳泰伯以俟獨夫之自悟否則從巢父遊以待
天下清耳而或者云微子歸周非也微子歸周在武
王革命之後釋箕子囚求微子微子乃抱宗祏往託
之紂以暴亡非周之咎也西伯事殷人情所難紂死
不爲不後何怨於周二子於紂亦已殫厥心矣又何
負於商且周不臣我而負我國亡而宗廟血食二子

尚書賁

卷四

微子

三

何以死然則書獨錄微子何也殷祀所以不卒斬在
微子然微子不去商祚不亡書標微子誌商所以亡
耳今讀微箕問答之詞嗚咽悲漣千載下猶令人揮
涕不已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
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
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
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
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奄邇于荒
奄爾無指告予願降若之何其

融註微子見紂惡日甚知殷之必喪將欲避歸自竊而謀於箕子比干曰父師少師殷其或者不得治正四方乎我祖成湯底定治之功陳布於上我今用德於下今殷民大小皆好爲亂擾不軌之事卿士互相師以非法有罪黨縱無有得而正其者於是小民無所畏懼強凌弱衆暴寡方起讎敵子聞侵奪綱紀蕩然淪喪之形茫無畔岸若涉大水無有津涯殷之喪亡乃至今日乎箕子尚未卽對微子乃再以已之慮咨之曰父師少師我今發出暴虐全若顛狂今吾宗老成之人皆逃遁於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爾無指告予顛隕墮之事將若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至特更端以問救亂之策根心之痛宗祀之憂不自覺其情辭之悲咽急迫也

尚書賁疑

卷四 微子

三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弗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客將食無災咎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諂商今其有災我與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隕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

融註解箕子乃答曰王子上天毒殷屢降災荒於殷

而我弗知懼方興沈酗于酒而未艾曾不知畏其可畏凡耆長者舊忠直之言皆弗逆而棄之方今上無道下無法守不特草竊奸究而已凡此殷民乃至攘竊神祇之犧牲牲以去而有司用相容隱將而食之且無災禍夫國家典禮莫大於祭祀莫嚴於鬼神今民盜竊至此下不畏而上不問其奸究無獲可勝言哉今神祇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怨讎聚斂之事夫上以讎而斂下則下必爲敵以讎上是下之敵讎實上之讎斂以召之而紂方召敵不怠上下同惡厥罪惟一故民多饑瘠而無所告愬也商今其有災乎

尚書賁疑

卷四 微子

圭

當無可疑我與在職適受其敗然商若淪喪我斷無臣僕他人之理我今惟詔王子出迪蓋如王子之地位惟以去爲道而商祀不可無人王子之去則可以存商祀也且我前日所云不惟無益宗社而適以害事王子若不去則禍必不免我商家宗祀將墜隕而無所托矣然王子義決不可不去而在我之義則決不可去者各安其分人各自獻其心與先王求無愧而已生死去留不必同也王子行遜若我則弗顧行遜也

按經釋曰王子出迪言王子以去爲道也我不顧行

遜則以興受敗爲其道蓋各有當也。曰自靖謂中自潔。夫去就生死之際不林害不趨利不賈譽不避毀。前罔邀後罔覲。一卽其心之所安。斯謂自靖哉。靖曰自靖以上質於先王。故先王亦白之。所謂自靖以自獻也。不然弗自靖卽弗覲。先王其信之哉。故三仁異由而同仁。惟自靖耳。彼拘迹者膠矣。自靖之未能而托於無不可行私者自黷也。

敬按殷罔不大小好草竊奸宄則是民間禮義廉恥蕩然。卿士師師非度則是百僚禮義廉恥蕩然。罪辜而不獲官民奚畏。方典讎敵王法何存。嗚呼。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今四維之解紐如是。綱紀法度國之轡策。今轡策廢弛若是。殷之喪也。眞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哉。

又按用父讎敍召讎敵不怠是其所以敍之者皆名之以讎之之具而不肯自怠。小民安得不罔弗欲喪仰天而祝天之曷不降威。天命不摯乎。嗚呼。前徒倒戈之戰。箠食壺漿之迎。蓋不待孟津渡河牧野陳師而後信也。記曰貨棹而入者亦棹而出。又曰不仁者以身發財信哉。

又按國體首重在孝先。孝先首重在祭祀。故王者制

尚書質疑

卷四 微子

三

宗廟之禮最詳最重。議宗廟不恭不備與竊竊之罪爲最嚴。矧有商之禮尊祖尚鬼尤于祀事爲特重。而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客而食無災。此不特王法國紀蕩然無存。卽朝野君民並敬祖尊君之心而弁髦之矣。鬼神焉得不怒。天心焉得不去。殷之卽喪蓋卽此已決矣。矧三風十愆一一盡蹈耶。箕子深達天人之故。故其荅微子也。首以此決商之淪喪焉。

敬讀微子而知殷之所以亡。亡以不尊祖訓且逆忠直遠者德也。三風十愆祖訓昭如白日而紂一一犯之。國安得不亡哉。然向使不逆忠直微箕三仁列在親臣膠鬲商容諸賢尚布朝右信任則可直底中興。但得不逆不遠羣賢在列亦尚可不至喪亡而竟以沈醢死比干而奴箕子。致見幾者悉遁荒野而殷祚頓斬。是則風愆之訓紂一一盡犯而尤犯在逆忠直遠者德二愆也。然則後之有天下者其無以祖訓爲可忽而尤無以忠賢者德爲可輕哉。

尚書質疑

卷四 微子

四

豐川今文尚書質疑卷四終

豐川今文尚書質疑卷五

男 勛 功 謹 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手編

後學 平遠潘淳元亮 同校 平湖陸綸懷雅

周書

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執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按經解曰。惟甲子昧爽。王左執金斧。右持白旄。所以

尚書質疑

卷五 牧誓

指麾六軍也。逖遠也。周師西土遠來。勞其勤而獎之。使進也。執鉞秉旄。兀厲之狀。經首記之。不爲無意。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咎。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茲尤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勛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勛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勛哉夫子。爾所弗勛。其于爾躬有戮。

乃止齊焉。勛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勛哉夫子。爾所弗勛。其于爾躬有戮。

融解友邦冢君。從武王伐紂之諸侯也。御事。治事之。三卿也。亞旅。大夫士也。師氏。嘗以兵守王門。亦大夫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師有帥。中大夫爲之。千夫長也。百人爲卒。卒有長。上士爲之。百夫長也。庸蜀以下八國。皆西南夷。近周先附者。戈鉤戟也。干楯也。所以扞衛。鎗三稜曰矛。稱舉也。戈短人執。故言稱干以遮蔽。故言比。矛長者地。故言立。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

尚書質疑

卷五 牧誓

二

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昏棄厥肆祀弗咎。昏棄厥同祖之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而賢士老成盡棄。俾此輩小人暴虐于百姓。以茲尤于商邑。嗚呼。先王者。天心之眷顧賢者。簡在上帝之心。民者。天心之攸繫。今商王受不孝其祖。放棄賢人。賊虐其民。是乃天心之所棄絕。而欲罰也。今予發惟恭行上天之罰。今日之事。必六軍整齊並進。勇銳赴命。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而少息。夫子勛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勛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

郊也克奔者弗逐之逸擊以勞我西土之八人
者敗殺降者不仁是乃宜戒也曷哉夫子
勗則予必于爾有顯戮而不赦爾是則雖直行愛惡
而無溢罪煩聒之詞蓋聖人殺人之中亦自有禮而
况君臣之間不得已而出於征誅之舉忍聒聒怒罵
同於隣敵寇讎乎然已視湯誓衆之詞有恭傲之異
矣更若秦誓三篇極詆盡毀豈武王之敢出乎辨書
真偽不特宜較其文字之簡淨亦宜明聖人之舉動
本心也

尚書質疑

卷五

收誓

三

按辨解曰禮云疏通知遠書之教也其失也誣讀書
如讀此篇能知得疏通知遠在何處失之誣處在何
處方可讀書亦始可以讀此篇

敬按孟子謂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
人而牧誓則言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
不知友邦冢君及庸蜀等人之衆在三百三千人之
外耶抑卽在內耶如以爲在內卽這友邦諸侯及八
國之卿長幾盡三千虎賁何在如以爲在外則武王
之伐殷不止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矣何得約之以
車三百戎士三千人乎竊意當時武王伐商諸侯會
集之旅原甚衆但有周六軍虎賁之士則止車三百

戎士三千耳然又須知孟子論事亦只約言舉要讀
此等處但明得大意而不爲固執之詞乃號疏通知
遠不至爲書所誣而深於書也

洪範

敬按洪範一篇箕子因武王延訪而推衍禹疇以告
也是乃王者奉天撫人之大經大法如中庸凡爲天
下國家之有九經關一不可者故謂爲洪範也篇中
初無則洛書以衍疇之文漢人徒以洛書數九疇數
亦九又以有天乃錫禹之文遂附會爲九疇則洛書
九宮而衍劉向父子又附會爲五行一說迄今讀尚

尚書質疑

卷五

洪範

四

書者邇而信之曾無異詞嗚呼亦不思矣夫洛書之
數北一南九東三西七西南四西北六而中央五是
乃伏羲取以併河圖衍著占易者也故易云河出圖
洛出書聖人則之何嘗言疇乃則書乎且必謂洪範
九疇取則洛書九宮何以自九數外別無取義且洛
書本奇偶配五行相生而洪範何以五行居一其八
配合生成之法殊不相當乎劉向父子作傳以五行
五事分配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稍疑扁極牽強湊補
其失蓋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而曾可據以爲証耶大
抵皇極所以建極八者所以維極君天下者必九事

兼備則常道得而天下治。大禹之疇本以論治箕子之意不在衍書。善讀者神而明之斯可。泥傳卽失經多耳。

敬按洪範九疇無非觀天道。執天行。驗天氣。體天心。以協於上天陰陽下民之義。故皇極之建必使身心中和。政教詳明。四海禔福。萬彙清寧。然後爲彝倫攸敘。相協厥居也。然其言若似述大禹之疇以直陳其道而要之所以戒武王者至矣。

敬按孔註謂篇中先舉其綱。後備其目。皆禹本文。惟其後有曰汝曰而曰王云者。乃箕子推明其義以告

尚書質疑

卷五 洪範

五

武王之說愚意今觀而汝二字或亦近之。然如仔細參詳王字之意。皇極之王則推作民父母之義。庶徵之王則與下卿士師尹並列。亦恐難牽強附會也。或又曰綱本大禹疇則衍自箕子則又經無明文正不容立斷其誰是。且大禹敘疇亦不應但空立題目全無實義耳。無已則集註洪範發之於禹。箕子特推衍增益以成之之說尚爲渾淪不至如先儒何言出自禹書何句衍自箕子之妄生分別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幾倫。以敘箕子乃言曰。我

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節解十有三祀。武王卽位之十有三年也。蓋是時紂死既久。武王乃訪箕子以道。然以心知箕子罔爲臣僕。故倅才敢叩。而至是訪之。故曰王乃言。箕子乃言也。嗚呼。箕子云者。恐其不言。發嘆以自明其誠也。隨進也。猶升陟之陟。扶助之義。言上天生民。冥冥之中。進而陟之。輔相調和。使各得所。人君代天理民。必得其常道。順其倫類。使億兆遠邇。清靜咸和。無紛爭乖

尚書質疑

卷五 洪範

六

戾。斯能彝倫攸敘。苟無條理區別。何以經綸天下。爲民物主宰乎。武王之問。蓋卽洪範之大旨也。箕子以亡國之臣。意不欲答。而以武王虛心延訪。大道爲公。乃肯言之。先言洪水者。禹敷水土既平。正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之初。禹作此以敘彝倫者也。其言鯀何也。疇兼善惡。因禹及鯀。所以明戒也。蓋其意中。謂紂之不善。如鯀之汨陳。武王問道。如禹之嗣興。鯀禹父亡而子得商。周君亡而臣得。皆天也。其言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者。謂鯀不察五行之理。不顧天地水土之宜。強用私智。陞高塞下。是亂五行。拂天道也。災變

何由弭道化何由與倫類何由樂是以上天震怒不
畀洪範九疇而縣所以死耳蓋寓言紂之自絕於天
也神禹嗣興大智順理觀天之道相地之宜法五氣
之運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別生分類大化洪而萬區
遂以此上當天心九疇乃錫而禹由此興耳蓋寓言
武王以明道之待人而傳也所以然者道莫大於自
然故自然之謂天順理則治自用則亂縣以方命敗
族卽自用則亂而汨陳五行也禹以無事平成卽智
者若禹之行水順理則治而羹倫攸敘也

敬按萬物皆本五行而水土居二故因治水發端天

尚書質疑

卷五 洪範

七

人相與之際舍五行卽無可據故爲九疇之本而初
一遂陳五行也

按安溪李氏曰敬敘皆指縣禹言縣干天怒而天奪
之監不畀洪範九疇故益迷於常理而敗壞禹合天
意而天牖其衷故益明於常理而順敘也五行者九
疇之首故汨陳則九疇亂水又五行之首故陞之而
五行相陳矣

敬按箕子亡國之臣耳武王知其賢問道而不嫌自
屈至箕子於武王前亦爾汝相謂畧無獎借之詞並
無勸懲之言而武王怡然順受嗚呼能自得師者王

武王身體而力行之其以致永清大定而開過曆之
基也宜哉而箕子之重道忘勢其道儀典型尤足師
範百世也夫

敬按箕子陳範援禹之羹倫攸敘宜矣何以先及於
縣若曰逆天者卽天心之欲去順天者卽天意之攸
屬縣禹父子之間福極無假亦並行弗悖蓋天道之
明威毫釐不僭不差如是也嗚呼箕子所以戒武王
者其詞極嚴其義最正其斯仁人論道之言乎

敬按箕子前矢靖獻先王罔爲臣僕茲爲武王陳範
其如靖獻先王罔爲臣僕何蓋箕子秉忠而知道者

尚書質疑

卷五 洪範

八

也秉忠則自無覲顏臣周之義卽可自靖於先王知
道則知天位爲宇宙公共之位天道爲宇宙公共之
理紂之亡也曰天棄之民棄之武王應天順人耳原
非得已而不已卽商欲讎而本無可讎也且箕子爲
紂叔父位大師而至遭其囚奴紂之亡也義旣可以
不死兼武王虛心折節延訪以羹倫公共之道道亦
自不容於終秘今觀其發問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
下民我不知其羹倫攸敘援天虛已其爲鄭重箕子
而自處謙抑者旣言外可想况據傳所載洪範之陳
在朝鮮旣封之後卽其爲善成箕子之志抑又深且

至矣。不臣。卽吾心足靖獻先王耳。隱其道何爲歟。况乎爾汝對問。畧無推戴之意。並無佞諛之詞。卽尊道忘勢之中。而自寓不降其志之義。故爲箕子者。天理人情之至。非他倫客苟生。忘國事讎者比也。雖然。箕子惟紂不用而囚奴。然後可以不死而陳道。向非如箕子之囚奴。而欲自托於箕子之不死陳道。則爲偷生。爲忘讎。亦惟武王能崇禮成志。虛衷造訪。然後可以陳範。若其本無武王虛心之訪。而亦借口於箕子之就封陳範。則忘君事讎之罪。無可追矣。論世然後知人。然則欲知箕子者。當尚論其世也。

尚書廣疑

卷五 洪範

九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節解此九疇之綱也。蓋取備帝王奉天撫人之大經大法。有此九事。初非則洛書藏九履一之義。而倍數推行也。倘如漢儒謂疇則洛書之數。而推行。則天地之間。孰非五氣。洛書九宮。皆五氣運行。卽宜疇皆管歸五行矣。乃獨初一配五行。而下皆不然是。則疇固無取於書數之合。亦明矣。然武王問箕倫攸敘箕子。

必首推五行。而列疇爲九何也。五行者聖人所以法天時。行九疇。各爲其類者。王者所以調劑萬品。順天道。因時宜。裁成輔相。而偕之大造。是乃所以爲洪範也。

敬按疇旣非衍洛書之數。而初一則首明五行者。所以明宇宙開闢。有五行而後有人事。天地間一切萬事。萬物萬理。莫不根本於此。範爲體。天陰陽下民之義。而衍五行。則天所以陰陽下民之弘用。而王者攸敘彝倫之本源也。故首五行也。下八皆言用而五行不言用者。經釋曰。行卽用也。次二敬用五事。何也在。

尚書廣疑

卷五 洪範

十

天有五行。在人有五事。王道先修身。修身所以位育吾身之天地萬物。而卽持以位育天地萬物之樞機也。一不敬。卽五皆失。故五事曰敬用耳。大哉敬乎。其天德之要。王道之樞乎。次三農用八政。何也。無事則無身。無本。無政。則無用。無民。然無農。則何民之有。無政。又何農之有。天地之大德曰生。國家之根本曰農。聖人之理財正詞。禁民爲非曰義。一切禮樂政刑。皆所以生農養農。保農。故八政爲農用也。嗚呼。民爲國本。農爲民命。人主承天字民。而賤民輕農。縱緣飾於文。爲治具之末。其亦失上天陰陽下民之意矣。次四

曰協用五紀何也王者法天出治順時行政五紀王者所依以盡人合天之資藉也觀爻小正王者慶賞刑威皆按時而施畢謨曰撫於五辰庶績其凝亦可見王者出治皆取於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如陰符所云耳故曰協用也然觀此而知後世曆紀祿祥不過於渺茫間摹擬協時瓊簡豈二帝三王欽若昊天協用五紀本義乎皇極何以次五而曰建用也五者九之中所以居中御八疇王者所以居中御宇履中蹈和八疇各協其極以位天地而範萬物其位同其義亦同也然執中無象用中無形皇極何建總之期於

尚書實疑

卷五 洪範

二

偏黨反側之務去蕩平正直之適協與天地萬物共會歸於皇極而我無私意於其間耳豈規規焉子莫之執中又豈如所謂太古無爲之旨乎故曰建用也三德何以居六而曰又用也皇極之用在三德故三德卽皇極特以其自君身作用而未離執守故曰德以其隨時調劑而不拘一轍故曰又用三德耳豈後世不達時宜規規於主寬主猛之說無當皇極建用之旨者比歟嗚呼王者五事修八政舉五紀協三德又卽皇極建而人心協鬼神矣而又次以七之明用稍疑何也人心有意有意則有私有私則不明鬼神

無心無心則無私無私則常明王者建中敦德必質諸鬼神而無疑乃爲至耳故稍疑爲明用也然以稽疑居修身立政之後則知卜筮者特聖人決嫌疑定猶豫諸人心而驗王政之微權非如五事八政皇極三德之可爲經世權要亦審矣而又有次八庶徵之念用何也大君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朝野之氣順卽天地之氣亦順反是亦然庶徵者天地之休咎卽大君之休咎所從徵故在天爲雨暘寒燠之時若在君卽爲五事八政皇極三德之休徵而記以建諸天地不忤爲知天耳然曰庶徵則知非一類之可拘

尚書實疑

卷五 洪範

三

曰念用則知觀天地萬物之行生卽所以驗皇極又卽所以省皇躬也彼後世舍人事而談災異者不且失其旨歸耶天人合幽明協王道不其備哉又終之以福極而曰嚮用威用何也正以得失之終終於此天人之合合於此也蓋王天下者萬物替其胞與而民則實爲天地之心代天所以字民而天亦卽按治以示象故福用嚮極用威觀民生之福極則天心可驗卽王道可推正非特斯民之勸懲所宜切實大君之勸懲所宜厘也故曰嚮用威用也大哉範乎居中以建極用九以運治以人法天而後天奉若卽本天

治民而先天不違至此則舉宇宙天地萬物古今治亂善惡吉凶無不備該無不就理允矣王者奉天撫人之大經大法莫備於此也後之有天下者舍此更奚範哉而可忽諸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敬按此下九疇之目而此節初一五行則但即體質推其功用即氣味推其性情何也蓋於五行而推知體質功用氣味性情即調劑之宜可類推也。

尚書質疑

卷五 洪範

三

敬按天下萬事萬物莫非五氣之變故範以五行首九疇而爲初一。然疇爲奉天撫人設故五行不本其生剋制化而但言其質用性情良以聖人所重者酌民用之必不可離以陰陽下民而協厥居此外皆等於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之列也。即如土生百物不必皆甘惟五穀以甘養人而範則但接稼穡之作以明土之正味而他不及即其旨昭然可見而如伏羲易肇八卦至文周孔子三聖人象象繫詞無一不歸本人人事其旨亦俱分明矣。

敬按土爰稼穡故諸侯之寶三而首在土地然則凡

奉天字民者不重農事輕棄地方而壞田以爲園囿汙池者其爲罪等於汨陳五行矣。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按解五行在天地間無之非是不可分析論也。經以五行配五事合庶徵亦就人身五官驗五氣以明天人合一象倫攸敘之理非斷然以某事司某行應某徵也。不然則箕子於八政稽疑三德六極奚不皆言五而爲是參差不齊者耶。且貌言視聰思水火木金

尚書質疑

卷五 洪範

十四

土其次序既不相合八政稽疑福極又多寡不同按疇索徵往往不驗儒者恐人君忽天戒遂強爲說不知一不驗而五皆忘反以襲天而甚世主之疑耳。夫天道可畏惟其不測凡人心腹腎腸日用萬應孰非五氣第執貌言視聽思論五行合庶徵亦拘泥不通矣。箕子意欲人君修身克己全體陰陽之德調養中和之氣視聽言動時思儆若則五德兼備皇極立而參贊之功成乖沴不生民居協而幾倫攸敘矣。作範本意不過如此但敘倫則調理次第不得不詳故謂之九疇云爾其實一洪範也。世儒不達洪範之理割

裂九疇之序。舉目遺綱。一目之綱。可以得鳥乎。先儒以貌配木。言配金。視配火。聽配水。心配土。近似而於五行庶徵之應不相合。或以貌屬水。言屬火。視屬木。聽屬金。於五行庶徵序合。而其類又不甚似。貌以潤澤屬水。猶近而言以氣盛屬火。視以肝故屬目。聽以肺故屬耳。則支矣。大抵陰陽變化。五事各有五行。五行各含五事。錯綜其數。無所不配。今拘拘然一事按一行。合一徵。必不然矣。然經以貌言視聽思爲序。何也。自外而裏。由粗而精。貌爲形。言爲聲。視聽爲精。而思爲神也。恭從明聰睿五者德也。肅又哲謀聖五者

尚書質疑

卷五

洪範

圭

用也。貌之德恭。容止修斯儼若矣。言之德從。議論公斯順服矣。視之德明目擊則昭微矣。聽之德聰耳聞則審諦矣。思之德睿精慮則通微矣。貌恭作肅。莊蒞則無侮也。言從作乂。當理則令行也。視明作哲。見真則無不照也。聰聰作謀。知音則無不審也。思睿作聖。識微則無不通也。五者總歸於敬。故曰敬用。今以貌有容止屬木。或以爲有潤澤屬水。皆可。而欲以貌治雨則難。以言爲斷決屬金。或以爲宜揚屬火。皆可。而欲以言治陽則難。以視爲外光屬火。或以爲發散屬木。皆可。而欲以治煥則難。以聽爲內明屬木。或以爲

收斂屬金。皆可。而欲以治寒則難。以思主五官。土主五行。相配亦可。而欲以治風則難。有此理。不必有此事。有此理者。神所造。無此事者。形所格也。儒者必強附之。曰姑以示戒。言不由衷。非所以說經也。

敬按君之身心。是乃天地人物萬事萬化之主宰。表端則影無不正。鑑明則照無不清。故五事爲奉天撫人樞機。而次二曰敬用者。敬乃聖學之要領。卽王道之根底。丹書曰敬勝怠者吉。孔子曰君子修己以敬。先聖後聖其揆一耳。後儒乃欲打破敬字。此肆無忌憚之言。而今時學者。尚援爲口實。亦獨何與。

尚書質疑

卷五

洪範

圭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按解八政爲農用。故食爲首。財貨卽次之。食以養民。貨以足國。一日不可缺也。百物備則祭。報本反始。大事也。司空司徒司寇。古三卿。司空主水土。司徒主民。司寇主刑。得人則庶政舉矣。賓禮諸侯也。王者親侯則實之。師聚也。天子六師。有不服則討之也。敬按國以民爲本。無民則無君。民以食爲天。無農則無民。王者重農。所以貴民。貴民所以重國家。而安富尊榮在其中矣。故曰民爲貴耳。然此猶以利言也。天

生民而立之君。使之爲斯民父母師長也。而農則民之所由生。故政皆爲農用。正古者立君爲民之義。大禹箕子皆明於上天立君之道。故言之如此直截。後世學不聞道。不免以意卜度曰。政首民事。故曰農用八政。亦豈知八政皆爲農用。豈特首而已乎。且如時解以農用八政爲八者。皆以食爲本。故曰農用。則農卽食。食卽農。而八政又何以食爲首乎。此不惟昧義利公私之辨。亦且冒文義疊床架屋之弊。讀經者不可不知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尚書質疑

卷五 洪範

七

按解帝堯之時。洪荒初開。曆象未正。故治曆授時爲首。商周之際。曆象旣明。故五紀次農政。愚謂此言近似而實非也。堯之治曆。原爲授布政之時。範之協紀。正欲一切慶賞刑威之政。協五紀之時令而行。二義緩急先後。雖若異致。要之其旨皆所以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耳。非有二也。諸儒惟未明於敬授人時。屬意工熙績之旨。故於協用五紀。亦未得其肯綮耳。歲者。定一歲之四時。月者。定十二月之晦朔。日者。定一日之刻露。星者。五緯二十八宿皆是。辰者。星之次舍。曆數。謂一歲天地四時日月星辰運行之數。蓋曆數明。

則歲月日星辰無不正。不特彰往察來。可坐而致。卽慶賞刑威。接時循候。亦秩然不紊。而百工之允釐庶績之成。熙者在是。所以爲協用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孰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干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尚書質疑

卷五 洪範

六

融解洪範之旨。羅八荒以爲度。攬九有以執中。寬平廣大而惡經。經刻削故能容畜萬品。調變庶類。良以彝倫攸敘。相協厥居。非蕩平正直不足臻此。而治本則在君身。故九疇之要在皇極。而言之獨詳。是則入者皆所謂保極。皇則入者之所待以錫極。惟皇極數五而位中。故極卽中。中斯大。皇極不訓。爲大中不可也。皇建其有極。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天子爲世教民物宗主。是惟大建其道。無人我無適莫。允執厥中。以爲民極。乃爲當耳。若天下有一民一物不足

以協其分而適其願。卽不謂之皇極也是故皇極之道大公至正。自然無私。而八方取則如大學絮矩。乃爲皇建其有極。敝富審好德康寧之福。以經世事。物而敷施此極於庶民耳。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者。謂凡是庶民皆承風向化於汝極。而與汝共保此極。正以太平之化。非君一人所能興。皇建極而錫民。是君極通於天下也。民於保極而錫君。是民極合於一人也。必如是乃所謂彝倫敎而民居協。天下無淫佚之朋黨。在位無偏黨之非德。而惟以大君之極作極。乃謂之君錫民極。民保君極哉。然所謂敎是五

尚書實錄

卷五

洪範

十九

福錫極於民者。其道何如。亦曰蕩平正直。含洪翕受。養天下以和平之福。無比昵之私。而恩無不溥。有旌別之明。而量無不容。凡厥庶民。有謀猷。有作爲。有操守。得一於此。汝則念之。卽未協於中。而已不蹈於惡。此中材士也。用人求備。人將弗堪。汝則當受之。而康和其色以敎之。曰予攸好德。爾庶民其勉之。將汝寬柔以敎民。且將共勉於德。是則汝錫民之福。而人之歸極亦君之極矣。又其於庶民。勿虐。勿獨。善雖窮而必錄。於在位也。則無畏高明。不善雖貴而不私。如是則好德者進而淫朋比德者退。庶幾握敎福錫民之

要義耳。然又須知邦之昌也。昌於人之有能有爲。而能修其有能。有爲之效者。則在使無身家之累。羞其行於私家。而後收其效於邦昌也。所以然者。既富方穀。不特庶民爲然。卽凡厥在位之正人。亦必先優以富。而後可責以善。苟不能忠信重祿。使之衣食饒足。俯仰得所。美好於其家。是人將救死不贖。斯羅於其事。而好德之心亡矣。及其無好德之心。時則汝雖敎之以善。而反以汝爲禍。害於彼。而用咎矣。夫錫福非用咎也。以錫福爲用咎。蓋人喪其樂生之心。故怨懟以生。視福如禍也。美哉皇極。好德錫福。蕩平正直。上

尚書實錄

卷五

洪範

二十

有陶成之化。下無淫比之風。家皆樂利。人皆可封。斯王道之極耳。故皇極位九疇之中。爲洪範樞紐也。敬按皇自古訓大。自朱子易之爲君。蓋謂不歸之君。皇極無着落也。蔡註因之。而經解則又訓皇爲大爲君。蓋謂單訓爲君。而不該大意。則不惟頓異古訓。亦且失君極皇皇四達之旨。而如詩皇矣上帝。書維皇上帝。與後世祖稱皇祖。考稱皇考。亦皆處處隔闕不通矣。二說並行。幾如聚訟。愚則謂二說皆近而咸失也。洪範一篇。箕子本是敎人君奉天撫人之大法。則君字之義。不待言而自該。却是大之義。要得分明。完

全彼單指君者固忘君道之本原舍本而逐末而以兼君爲說者亦忘章脉之本爲君言無俟補君也極古訓中朱子改爲無過不及經解則謂皇極純體卽中。原無過不及之可言。且中無定體隨事而在。執中無中。用中無象。中者聖人之事。如堯之文思安安允執厥中。文王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孔子從心所欲不踰距。乃可爲中。是則這中字內原含時義。無過不及。特以形容此中之恰好。如之何拘拘於過不及之間求也。則經解之說庶爲優矣。

敬按經解謂朱子言皇不可訓大極不可訓中者其

尚書質疑 卷五 洪範

主

意蓋謂不謹乎至微而務爲寬博其弊必墮於漢元之優柔。唐代之姑息。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不知六經論道皆天地聖人事。今指襄世庸主之弊而慮皇極之大廣是物有疵癘而責天地俯就也。愚謂此說較註爲真優。蓋解經是解聖人履中蹈和事。原不可參以後世衰弊之爲爾。

按解其言皇極而及福何也。太平無象天下禪福則皇極備皇極者無爲而成。八疇列斯皇極建。八疇時敘卽皇極功。成故五事八政三德皆所以修此極。而皇極不自營庶徵稽疑五事八政三德皆所以修此

極。而皇極不自爲庶徵稽疑五福六極皆所以成此極。而皇極不獨成。皇非空大無實極非虛中無用。故自君於民見極之錫。自民於君見極之保。於上下大順。一世同風見皇極之建焉。故以錫福相保言極也。敬按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蔡註謂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此言似矣。然微覺類於華言之取而蘇子瞻則引武后令百官皆得自舉爲証。五爲不倫。至安溪李氏則謂而康而色屬上皇則受之謂其受之也。則和汝之顏色以誘進之。其於曰予攸好德則謂其善端之發。自謂其所好者德。汝則遂以善教之而無棄絕焉。亦總覺類於季代華言信人取人之風。不應皇極之世蕩平正直旌別分明而滋色莊得售之弊也。至經解則以而康而色曰五字爲句。而以予攸好德謂予有好善之德。則又類於君之自炫。亦不類皇極之主誘民自新之義也。反覆其義則當以而寬和其色以教之曰予所好者自新之德爾。汝庶民其勉之。蓋能如是將汝寬柔以教民且共勉於德是則汝錫民之福而人之歸極亦君之極庶於大義節旨兩無違戾耳。

敬按無虛贊獨而畏高明安溪李氏以爲庶民之困

尚書質疑 卷五 洪範

主

窮無告者固不可廢而虐之有位尊顯者尤當敬而畏之義亦未嘗不通然終不如註與解之善雖窮而必錄不善雖貴不私爲合於古今實善懲惡公義

勸按人之有能有爲至作汝用咎諸解雖微有不同要皆作三層分說人之有能有爲二句是宜鼓勵有能有爲以爲治國之資凡厥正大四句是言養廉勸公之義於其無好德三句是言爵祿不可濫及匪人之旨說來未嘗不通要之終於文義不合血脉不貫不如似以反覆詳明所以鼓勵有能有爲之羞行爲節脉通貫大義吃緊也蓋邦之昌也昌於有能有爲

尚書質疑

卷五 洪範

圭

之能好德羞行然凡此有能有爲之士身在乎公心却不能無顧於其家故必行修於家之內而後化成於國之上是非朝廷厚之養廉之資卽安得其人有攸好之德故卽汝大錫之福究之作汝用咎耳如此則見聖人皇極之道識達人情亦始切近人情凡其作之極者無非所以錫民福也

敬按既富方穀聖人論事切近人情如此彼徒以政刑驅策百爾臣工者豈聖人之治又安能收勸士之效哉

按安溪李氏曰凡此疇言錫福者皆謂爲善則福應

教善卽錫福也故一則曰予攸好德再則曰於其無好德皆以好德爲福之基然則福有五而其可錫於民者其四之攸好德而已此獨五福者所以必修三德以福民性也然於庶民也則曰無虐於獨於在位也則曰既富方穀富者五福之二亦王政所可錫於民者尤爲攸好德之基此又修三德者所以必先入政以厚民生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王極之敷言是

尚書質疑

卷五 洪範

青

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政解無偏以下十四語反覆諷咏使人深思自得所謂皇極之敷言也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不中不平非皇極也有心而愛是爲作好有心而憎是爲作惡有心非皇極也有偏黨則岸異不蕩乎有反側則機變而不正直皆非皇極也六者盡無廓然大公洞然太虛天子懋建中和而會其有極可以錫民矣天下還善不知而歸其有極相與保極矣斯言也是曰皇極之敷言蓋疇莫大於皇極故言莫詳於敷極此彝常

之理是爲大訓。上帝所以錫禹者，我不過敷衍於其帝之訓耳。然豈獨君當訓行，庶民於此數言能訓能行，則錫君保極受君之福，以親近天子之光輝者爲天子者，能訓行之，乃可以作民父母，人皆尊之親之，以爲天下王矣。曰：猶若也。更端之詞，蓋武王之伐殷也，殺伐用張，箕子欲濟以寬和，故言錫福，所謂而康而色，作民父母，卽詩云樂只豈弟，以易其維揚之武而綏之以中和也。厥後武王韜弓戢矢，歸馬放牛，遏劉偃武，惟日不足，夫亦有感於箕子之訓也夫。

敬按安溪李氏謂又自申之曰：凡此皇極之數言，是

尚書廣疑

卷五 洪範

三

之謂彝倫，是之謂典訓。蓋於帝錫禹之初，而既如是以訓之矣。又爲勉臣民之詞曰：凡厥庶民，於極之敷言，亦當以之爲訓，以之爲行，以親近天子道德之光。蓋天子者，作民父母，而爲天下之所歸往者也。天下豈有棄父母而不戴，元后之人哉？箕子當日陳範之頃，從武王陪侍者有人，故箕子之訓，遍及君臣庶徵之有卿士師尹，意亦猶是也。愚謂安溪解天子作民父母二句亦佳，可於註解外備一說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

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按解皇極居中處正，而其張弛在三德，是故次皇極正直，彷彿皇極，但屬君身作用，未離執守，故曰德正直者，渾然中和，無剛柔之名，與克治之迹，剛克者以奮發勝，柔克者以含容勝也。平康之世，行所無事，正直而已，遇強梁弗友，順者剛克，以剛治剛也。遇變和友，順者柔克，以柔治柔也。資性沉潛者，類靡不起，剛克以矯其柔，資性高明者，激昂不平，柔克以濟其剛，參和不偏，所謂三德也。然此中亦有辨焉，剛者君道

尚書廣疑

卷五 洪範

三

柔者，臣道。君強而臣變，君高明而臣沉潛，德之分也。故惟君作威作福，享有珍奉，以別於臣也。臣而效之，敗家亡國之道，在位之人，反側頗僻，則民皆習爲僭忒，此尤用剛柔者所當辨也。蓋箕子之意，謂常人柔順可用，而剛不可過用，易道亦然，可以參伍觀也。敬按註強變高明沉潛之異質，乃習俗之偏，氣稟之過也。故大君所因而治之者，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蓋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如此。愚謂三德之用，與凡經中道有升降，政由俗

革刑罰世輕世重之旨皆相表裏故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明之與時宜之蓋與時偕行正所謂皇極之無偏無黨相協厥居也

敬按安溪以而家而國主君之家國言勝註以範原為武王陳故以指君為切也

七稍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瞽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

尚書賁

卷五

洪範

三

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融解疇至七八而修身立政之事備矣聖王以為萬有不同之幾事欲諸萬有不齊之人事亦難矣惟鬼神無心可以服人於是設之卜筮焉原是是非可否素定於中而羣疑未釋衆志未同借此決之耳故五事八政皇極三德修而後及卜筮庶徵則疇之所先可知也後世以卜筮為易道因盤庚洪範武王周公

曾詁皆言卜而不知其為順羣情開愚蒙神道設教之微權也豈其德政不修謀猷不審而一切倚仗枯骨腐草乎愚謂此言達古人設立卜筮之意矣不知

洪範正是欲以人謀期合鬼神為體上天陰騭協居之心而重在人謀求合神道故人謀皆重在協合卜筮耳筮法詳見周易龜兆不著於經其法先以墨識龜而灼以火察其雨霽蒙駢克之象而占其貞悔無筮策四營十八變之法蓋易道之旁岐八卦之支流九疇用之以協羣情接鬼神疏疑滯極致其美倫之敘而贊成皇極耳稍疑者明知事理當然而羣議不

尚書賁

卷五

洪範

三

協故借卜以謀於鬼神定猶謙故卜人司龜筮人司策有卜筮則命之擇建者擇諸卜筮之人建立之也或曰擇至公無私者然則義文周孔而後可矣亦不可也曰雨以下五者皆龜兆之象有溫潤為雨者有開明為霽者有昏闇為蒙者有聯絡為駢者有相侵為克者有吉祥為貞者有凶禍為悔者故洛誥成王曰卜休桓吉我二人共貞言同吉也左傳曰臺之貞風也其悔山也謂臺卦內吉外凶而後備遂以內卦名貞外卦名悔非也又以雨霽蒙駢克配水火木金土雨霽蒙近似而駢克殊不似即五行五事庶徵稽

疑似而他時不似。決非箕子意矣。稽疑有七。卜用雨。鬯蒙繅克五者。而占止用貞悔二者。衍而推之以考。其差忒。蓋占事與龜兆雖多。要不外吉凶兩途耳。掌卜筮者非一人。有疑再三。卜或吉或凶。從其多者。如二人同。一人異。則從其同也。下文云。謀及乃心。卿士庶人。同多則吉。少則凶。卽此意也。蓋皇極之主五事。修三德備八政舉。君臣合德。上下合心。猶必藉之卜筮。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也。是以已心可龜筮亦可。卿士庶人亦可。人神協應。謂之大同。不獨身康強。子孫亦逢吉耳。若已心可龜筮可。卿士庶民不可。則

已疑所謂止或尼之也。靜則雖否亦吉。作則雖是亦凶。正聖人所以協羣情。定大謀之道。然豈有皇極建而人神不協同者。稽疑論卜而已。讀者不可不察也。按安溪李氏曰。立人卜筮三占從二。釋明擇建立卜筮之意。聖人之於天道也。順五行。叶五紀。則既敬承天地。無有拂逆矣。然而冥默之中。有幾存焉。蓋與五行五紀流行於天地之間。惟龜筮有以紹天之明。惟聖人有以佐神之功。故卜筮之教興而百姓與能焉。此順天之終事也。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

有意故天地一問一關。能轉人物。人窮智極巧。不能轉天地。其分量遠也。惟聖人能守氣。凝神。踐形。盡性。以法天。惟天子父天母地。統民物。精神力量充塞兩間。而感通天地。聖人爲天子。則敬五事。又三德。以措之。八政。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無一民一物。不戴德。揚和。四序。時。三光。調風雨。寒暑。莫不順成。此則聖人形氣能主宰天地。豈天地精神。倚辦於聖人。蓋天子中和建極。則萬民安。萬民安。則品彙無不敘。五行之氣得以順布。而無有壅閼。五材之生。得以遂養。而無有戕賊。是以乾坤清寧。上下奠位。如家人妻子兄弟。內

尚書賈疏

卷五

洪範

三

外大小。恩誼隆洽。則父母亦底豫矣。反是而不肖之主。酗淫。頹僻。德政不修。百姓受害。怨毒塞於兩間。恣睢暴殄。五材銷索。五氣淫瀦。以致風雨不節。四時失序。日月晦冥。山川崩竭。父母雖慈和。而一家乖離。欲無震怒。不可得已。此明白自然之理。非必屑屑然求其類應。亦何敢泄泄然玩其爲無有也。蓋天之蒼蒼氣耳。氣之浮動不定。天之昭昭神耳。神之變化不測。以其不測。運其不定。人欲一一推測。比擬。則有時不應。欲恣睢放易。謂無是事。而事忽繆至矣。故聖人中

和位育。有必至之祥。昏主得罪天地。有必然之殃。天

人同體。豈得謂災祥一毫無與於人。人備五氣。豈得謂善惡一毫無與於天。玩者忽而不信。拘者比而不合。故夫達天人難也。然則箕子以五事配休咎。又何其拘耶。蓋天地與人通。人主精神。既與天通。觸類推求。其理固然。乃所謂契倫者也。事事物物。各具天則。造化之理。不遠人身。故貌言視聽思。卽身中之五行。而雨暘燠寒風。皆人身所本有。非謂貌肅卽致雨。不肅卽招水災之謂也。然則何以謂之徵。蓋人主之貌言視聽。非自爲也。是億兆人之貌言視聽也。人主之心思。非自爲也。是億兆人之心思也。善則天下受福。

尚書賈疏

卷五

洪範

三

不善則天下受禍。一人之貌言視聽。不足以動天下人之禍福安危。是卽天道五行善惡動而天道應自然之理也。然則又有不應者何也。是曩所謂氣之不定。與神之不測。詩所謂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者也。如謂無徵。則天與人漫不相關。而天道頑冥不仁。必無之理也。如謂一一求徵。則天爲人役。而神爲定局。亦必無之理也。此言庶徵者所當知。非無是烏有之謂也。大抵人主至於皇極建德政修。人神協從。然後可言庶徵。則庶徵之於九疇後矣。而較之卜筮。亦爲後矣。世主忽人事。談災異。不倒置乎。雨暘寒燠風或

分春夏秋冬以配五行夫五者之來無日無之豈春
獨雨而夏獨暘非也且風何必獨於土尤非也時謂
歲月日時五者來備以下雨暘寒燠風之徵王者以
下時之徵來備各以其敘言五者皆有而不過也庶
草蕃廩則百物可知此休徵也過則極極備言過多
也極無言過少也二者皆凶咎徵也休以其時也咎
以其恆也徵謂以人事爲至五者爲驗也休徵者五
事修五氣以時應咎徵者五事失五氣以極應也若
順也貌恭肅有洗滌方新之象在天當爲時雨以順
之時雨則萬物洗滌以新是亦天象之肅恭也言從

尚書賈疏

卷五 洪範

三

又有照明整齊之象在天當爲時暘以順之時暘則
萬品昭宣是亦天象之乂治也視明哲有通融爽快
之象所謂智者樂也在天當爲時燠以順之時燠則
陽氣通暢亦天象之明哲也聽聰謀有嚴凝靜穆之
象所謂安靜能慮也在天當爲時寒以順之時寒則
陰氣沈靜亦天象之聰謀也思睿聖則有洞虛四達
微妙玄通之象在天當爲時風以順之時風則周旋
上下無微不入亦天道之膚聖也此爲休徵即所謂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廩聖人位育之能事也
反是則爲五失在反肅如人病狂容貌不修則時雨

之徵反爲恆雨以順之矣僭反乂亂而不流則時暘
之徵反爲恆暘以順之矣諫反哲哲者英銳而諫者
優柔則時燠之應反爲恆燠以順之矣怠反謀謀者
從容而怠者躁擾則時寒之應反爲恆寒以順之矣
蒙反聖聖者通明而蒙者晦塞則時風之應反爲恆
風以順之矣此之謂咎徵所謂極備凶極無凶也然
極備極無謂之恆何也五事五徵旋相爲廐非主一
偏勝也如其可以偏勝則豈休徵之肅致時雨而或
少時暘咎徵之僭致恆暘而或無恆雨乎餘可知也
五徵此極備者卽是彼極無五事此能修者卽是彼

尚書賈疏

卷五 洪範

三

兼成未有耳不聰而目獨明貌不恭而言獨乂貌言
視聽失德而心獨聖明者大略肅乂五者迭用而相
濟雨濟暘暘濟雨燠濟寒寒濟燠故時也然則休徵
之時以五者叅和咎徵之恆以五者偏勝也則夫肅
乂哲謀聖又豈偏舉者哉是故五行合而爲天道五
事合而成至德聖以時措而極以中建曰時曰恆雨
言備休咎之理箕子之說本自融通俗儒割裂分配
虛誕不應豈箕子本旨哉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
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

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生
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
以風雨。

參解王省以下。皆時之徵。王者兼統臣民。如歲之統
日月。一歲之休咎。皆王之休咎也。卿士輔王。如歲之
有月。其休咎分王十二分之一。師尹衆官之長。如歲
之有日。其休咎又分王三百六十分之一。蓋職有尊
卑。責任有大小。要之歲雖大而除日。月亦無歲。君雖
重而無卿士。師尹亦難獨舉。故君臣各以其類備者。
協恭和衷。然後可以調元化。承天休也。二歲之中。歲

尚書賈疏

卷五

洪範

奎

統月。月統日。四時順序。雨暘燠寒風時若。而無變易。
是王卿士師尹之休也。以百穀則成熟。以政治則修
明。以賢人則顯用。國家平康。此休徵也。有如日不順
月。月不順歲。氣候顛倒。雨暘五者失時。變易是王卿
士師尹之咎也。以百穀則不成。以政治則昏亂。以賢
士則隱微。國家不寧。此咎徵也。君卿士庶尹。所以貴
交修。至於庶民雖賤。尤不可忽。庶民則五紀之所謂
星也。彼其欲惡難齊。向背無常。如星有好風者。箕之
類是也。又有好雨者。畢之類是也。民心有欲。亦如是
耳。民以所欲待於上。星以所好待於日月。故日月亦

不能違星也。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者。日有中道。月有
九行。天體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
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北極相去之中。東起角。西
至婁。爲黃道。卽中道也。黃道北爲黑道者。二黃道南
爲赤道者。二黃道西爲白道者。二黃道東爲青道者。
二此爲九行也。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
極遠。日南行至牽牛。則爲冬至。北行至東井。則爲夏
至。中行婁角。則爲春秋分。此日行也。月立春二分。行
青道。立秋二分。行白道。立冬二分。行黑道。立夏二分。
行赤道。此月行也。道以日月之行。按之黃赤白黑云。

尚書賈疏

卷五

洪範

奎

者。以方色名之。非天真有道道真有五色也。日月行
雖各有常道。不可變易。而月之從星。則因其星之所
好。如從箕則其月多風。從畢則其月多雨也。獨言月
者。月陰精。而風雨陰氣也。不言日者。日爲陽主。月與
星皆從之。故月有從而日不言從也。星雖微。日月不
以風雨違其好。庶民雖微。王卿士庶尹。不以所好從
之。亦如星能爲日月之咎。故念庶微者。尤不可忘民
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
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

六曰弱。

按解九言福極爲得失之終。天人之合也。福極居九則禍福爲尤後矣。然必銷違蒙福乃謂泰倫敘皇極。建天人應而成洪範也。蓋王者敬五事。又三德。錫皇極則五福自備。壽本於天。故最先養生。次之故二曰富無違難。又次之。生而爲善人。有美好之德。又次之。考成以終天命。得正而斃。無所虧辱。又次之。由五而上似緩而要。好德考終。士君子之所謂福也。自一而下似要而緩。富壽康寧。衆人之所謂福耳。五者合而君子衆人之福全。苟以富康寧爲福。則賢士君子不能盡得。如以好德考終爲福。則羣黎百姓不能盡得。此之五福。君可錫民。可保無人不遇者也。蓋陰陽和則民多養。農政修則國多富。福極備則康寧。五事三德。敬又則攸好德。人鬼協從。則考終命。是五福所由自來也。反是則凶喪而短折不壽也。多疾病不康也。多憂愁不寧也。困於財不富也。生爲不善之人。無攸好德也。羸弱無強幹之力。如紀所謂跛躄侏儒之類。體有虧欠。不成考終者也。是謂六極。雖然五事修。必五福備。則仲尼不窮而顏淵不夭矣。五事失。必六極至。則盜跖不饒而夷齊不餓矣。故曠惟敘其倫耳。福

尚書實錄

卷五

洪範

書

極未可經經論而五行庶徵未可區區合也。

敬按解謂福言五而極言六者。五爲中數。六過五爲極。則凶如九本陽得五則乾之飛龍。過六則亢而有悔。故五爲陽而六爲陰。五福而六極。此聖人則洛書之義也。愚謂此言又泥俗解矣。夫以九之五六以陰陽飛亢。例彼三之八政。六之三德。將何比例乎。要知福中自有此五端。極中自有此六端。原不從陰陽飛亢生解。區區擬洛書也。且京山謂九疇非則洛書。而又以五福六極爲則洛書。抑又自違其前見之明。而蹈前人之固陋矣。

尚書實錄

卷五

洪範

書

敬按安溪李氏謂五福六極者。治亂之成效。天地之氣感。感而變者也。皇極之君。八政行。三德修。敘福錫民。則有仁壽而無夭折。反是則六極應之。故王者以至治極亂爲勸戒。必期臻於至治而後止也。愚謂是說也。其訓習用威用主。君言爲解殊勝。集註。

或謂於敬曰。孔子之聖而不富不寧。且時有憂焉。顏子之賢而不足於壽與富。所云德修而福至何如。曰。十室之邑。必有富壽康寧之人。而千里不得一賢。千年不見一聖。是富壽康寧考終之福。非天之珍重愛惜。而好德一福。乃天之所至貴極重也。且世間顛覆。

之夫語及孔顏則敬而慕語及桀跖則鄙而且笑孔顏豈皆五福之皆備桀跖亦豈不壽而富哉是即人心之公又未嘗不重德而輕富壽康寧也前有千古後有萬年天之所秘人之所重而獨界之孔顏天之福孔顏也可不為厚乎况如世俗至愚極陋無不信孔顏與天地同壽之說為不誣是則如孔顏者憂窮在一時而尊榮且千秋萬世其為備福極也何如而可漫言天道無知耶嗚呼富壽由天修德在人人在天者不可強而致在人者自可勉而修是則由天之富壽終不敵在人之好德則亦可悟攸好德之為大福

尚書質疑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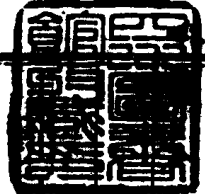
洪範

美

又可悟攸好德之為福本而區區從天之報施以言福極者其說又淺而泥矣

豐川今文尚書質疑卷五終

又尚書質疑卷六



心敬齋手編

男

功勳

謹

後學

平遠潘淳元亮

同校

平湖陸綸懷雅

周書

康誥

按康誥係武王訓弟康叔之誥篇中辭旨分明更無可疑前儒只因篇首有惟三月四十八字遂皆以為周公與召公東來相宅公因諸侯多士畢集欲訓

尚書質疑

卷六

康誥

一

康叔以治民之道而以出自已口則不重出自成王之口則以姪訓叔難於立言故特託武王之辭誥之愚竊謂是論總是忘篇首四十八字為洛誥引端之語簡錯於此而謂為真此篇引端之言耳獨不思果是成王分封康叔周公代言何難立得體之言即周公代王直誥亦何遠言不足重而託諸既歿六年之武王作誥茫不根之辭歟况篇首四十八字分明是洛誥引端之辭即何得以簡策之偶錯而遂認為本此篇之引端乎且如必以為周公代成王而託為武王誥弟周公亦豈無適宜之語而頻呼封頻呼小子

封。又自稱寡兄。儼然長兄呼弟。面相教誥之辭乎。又必若舊說。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至是始得封。而爲是誥。獨不思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而不得封者。又况康叔。文王子。叔虞成王弟。據傳紀周公東征。叔虞已封於唐。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亦必無是理也。總緣編次者。不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篇首之脫簡。遂誤爲成王之書。而篇次編大誥之下耳。由是以言。康誥斷爲武王親訓康叔之誥。當與酒誥梓材篇次金縢之前。而以篇首四十八字。移冠洛誥之首。爲宜也。

尚書實錄

卷六

康誥

二十一

又按康誥。武王所以誥弟。大誥乃周公代成王誥四方之篇。而康誥篇次。反敘大誥之後者。緣以篇次自昔相傳。不惟古文爲然。卽今文伏生原授之編。亦然。故後儒雖明知其錯訛。亦不敢違異耳。夫六經自秦火。歷禁後。脫簡者不知幾何。卽簡在而錯訛者不知幾何。後生明經辯道。遇錯遺而無從證明。自合闕疑。以存舊。苟質諸經。而有徵。揆諸理。而可信。前人之錯遺。斷須自我訂正。若仍因訛襲訛。斯文之任。將復倚誰歟。且後世所以貴今文者。謂其傳來有自。文典義

實不似古文之多僞少真耳。究其錯訛脫遺。不知奚似。緣當漢文遺錯。受書時錯。以詔使臨門。而本不通簡冊原文。兼當時更無別本。可資印正。卽伏生亦以篇老之年。徒據壁藏脫訛之簡。倉卒應命。意其中之訛。而且訛遺。而且遺當。不可勝言。故今日原經。謂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不屬僞造。而屬吾夫子原編也。可若以爲字字無訛。篇篇盡完。則亦信古而不免於愚也。卽何得以今文篇次之本錯。遂據爲定案乎。故今別加更正。按世代前後。爲篇次前後焉。

尚書實錄

卷六

康誥

三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齔寡。庸庸。敕敕。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勛。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敬按此孔子節刪康誥。首述王誥之言也。王若曰者。言王誥之言。若曰也。孟侯云云者。牧伯爲諸侯之長。故曰孟侯也。封康叔名也。其曰惟乃云云者。謂昔我不顯考文王。明德以正己。慎罰以治人。用其可用。敬其可敬。威其當威。以顯示民。始事區內。諸夏及一二邦。以修如截。敬伐崇之類。馴至於我西土。盡被怙冒。

上帝休嘉。乃命殪滅大商。天下之民。是以敘理。寡兄武王自稱。勉也。言我因此勉力不息。故爾今得有茲東土。文考明德。慎罰之功。不可忘也。此一節。欲康叔深念父兄而傾聽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遵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敬按王曰者。其次節王進語之辭也。嗚呼者。王欲進語而又發嘆以示鄭重之辭也。念哉云云者。言汝封

尚書賈彙

卷六 康誥

四

當念也。通述衣服也。衣德猶所謂佩服言。今治民將在敷述文王。繼聞其衣德之言。如明德慎罰。庸庸。在祗。皆文考身所服德之訓言也。然義理無盡。汝居殷土。當廣求殷先哲王所以治民者。可不遠思。商之老成人所以存心者。知其教訓。又別求聞由由商以前古先哲王所用康民者。以保安民而弘化於天下。爾若能多識諸德。充裕乃身。其在王命。亦可無廢。聖矣。又按既言當紹述文王明德慎罰之德音。又教之往敷求殷先哲王。遠惟商考成人之保民宅心知訓。而別求聞由商以前之古先哲王。以安民而弘化。是義

也。其即周公思兼三王以思四事之心所自來乎。而前古聖王之多識諸德。以承天保民。其孜孜盡瘁之心。可想見矣。

敬按自漢以來。諸儒註疏。此篇每於節下本註冠以此一語。二語。三語。以至十有三語之語。愚謂此在後人總疏通章節。次凡十有三段。則可。若於每節下。延一置於傳註之端。曰此一語。此二語。此三語。云云。則不可也。蓋原武王以親兄封弟。命之勅。念殷民責任甚重。甚大。計其教誥。諄切。當必不止如今篇中十有三段之文。總括言之。所欲盡又總是一二篇。不盡欲

尚書賈彙

卷六 康誥

五

言。亦何至瑣瑣至十有三語。且中間有三四語。便作一次語。語者。若必執為但用王曰。王若曰者。便屬庄一次語。語則中間又曰數處。又將作何分疏乎。矧若十三段。果屬十三次之語。又何為十三段大義。前後只一義貫注乎。從這裏考其情實。當是當日史臣記王原誥之文。為篇太長。而大亦且家庭兄弟。開付託重大。語言不無反覆繁複之處。語夫子則定時節。去一切可省之語。獨留綱要。成一垂世之篇。而中間遇語脈段落。難於貫串。起落處。特於每節上用王若曰。王曰。以別上文。而冠本節之端。至難用王曰更端。而

又係單摘中間要語者則又以又曰別之蓋每用王曰是大段落而又曰則又所以別中間節要語也。非當日史臣所加之原文而武王告康叔真有十三次語也。諸儒求之不得則以王若曰王曰及又曰皆爲周之原史所加。嗚呼是亦不思而已。外如酒誥洛誥多士多方中王若曰王曰當莫不皆然。

王曰嗚呼小子封桐瘵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尚書演義 卷六 康誥

六

敬按又次節王進誥之詞若曰桐瘵也瘵病也言當自警惕如痛病在身桀匪通天威匪信難測民情向背昭然可見小民之心難於保留往盡乃心無康好逸樂乃所以治民也所以然者民怨無大小在人君順與不順勉與不勉耳已語辭猶恆言之云却也前言終而承之之詞服事也應順也詩曰應侯順德汝小子之事惟在厥弘王化順應保安殷民亦惟助王安天命作興更新之民移風易俗汝之事也。按此段言當敬惕其心順應保安殷民之事以助更新之化。

王曰嗚呼封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道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敬按又次節王進誥之辭若曰制刑之義刑以懲罪罪有故有誤誤者使之從新無路非制刑本意也有心爲惡者雖小必刑無心累誤者雖大必赦其要使民易惡遷善而已眚災也過咎災非有心也終枯終也終於此而不改則有心矣典法也式猶用也自作不法用意爲爾雖小不可不殺殺猶刑也謂不可赦非即斃之也非終言始誤也乃惟眚災道爾既道極其罪得其情是乃可憐憫不可殺也敬明乃罰當如是敬按此言刑乃民命所關所當慎罰不可任意也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則刑人無或則刑人敬按又次節王進誥之詞若曰刑罰有敘而不亂是乃治理大明而人服民乃知謹勑而勉於利順也去民之惡若已有疾則調治得宜而民畢棄其咎矣保民如保赤子則愛護必周而民康治矣爾雖制刑殺之禍非汝刑殺之辜天討也無或以私意刑殺人其

刑殺人非汝封也。天也。王又曰：「剽刦人五刑之輕者，亦勿或以已意刦刦人可也。」

按纂：此言當順理悉心體情用恕以副敬明乃罰之意。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敬按：又次節王進誥之詞，若曰：「外事謂東土之事，陳設也。臬司所以限制門者，牧伯爲限制之司。今之觀察亦稱臬司，設是臬司，所以師此殷民，使刑罰有倫，敘要約也。緣情比律，約而合之，謂之要囚，卽獄詞也。要」

尚書質疑 卷六 康誥

九

約囚罪服膺思念，至五六日，或至旬，或至三月，然後乃決，丕不輕意蔽斷也。

按纂：此言必反覆思念，不可輕意斷決。

王曰：「汝陳時臬司，罰蔽殷綏，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罔不畏死，罔弗斃。

敬按：又次節王進誥之詞，若曰：「臬司之事，設刑罰也。言刑斷殷民之常法，當酌天理人情用之，如所謂律設大法，禮順人情，訓之義刑，義殺也。若後世申」

韓之刑殺，不義矣。次遷就也。勿用遷就汝封之心，卽使事事盡遜順於義，雖曰是敘，汝勿自喜，惟曰：「未有遜事。」如是而後，不敢忽耳。未有若汝封之心者，善繼述之心也。朕心者，不嗜殺之心也。朕德者，保乂斯民之德也。嗟夫！止殺安民，是武王未成之志，不泯之心，而舉以告康叔，欲其體此意以乂殷民，誠切至矣。凡民自得罪以下，舉其自作不與者，寇盜擄奪，謀爲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其財，罔強不畏死，此等之人，誰不怒怨？豈朕欲殺之，所謂朕心朕德，惟汝知也。暨強怒怨也。

尚書質疑 卷六 康誥

九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辜大戾，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衆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怒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釋。」

敬按又次節王進諱之詞若曰承上言寇盜姦究元惡之人。大可怨恨。汝尚知朕心不忍殺之。况惟是父子兄弟之間。各有良心。乃不孝不友。子弗敬行父之事。大傷父心。父亦不能愛其子。乃疾其子。爲弟弗念天倫顯明。弗克敬兄。爲兄者亦不念父母養子之哀。大不幸於弟。我惟弔憫此人。非於我政。人得罪。惟天所與我民之常道。大泯亂耳。曰若此者。汝其速由文王止孝止慈。兄友弟恭之道。作不孝不弟之罰。刑犯此無赦。以教戒之不孝者。大擊之。况外庶子之官。本以訓人。訓人者。惟其能正人。及小臣諸禮節。皆當訓之。而乃別播陳詭道。欺世盜名。弗肯念君弗肯效用。惟逞已私。以病其君。是乃不能正人。節人而引人爲惡也。惟我怨之。汝爲臬司。其速由此引惡之義。一切連率而殺之乎。亦惟汝爲君爲長。不能惇行孝友。齊其家人。以及小臣外正。惟虐威淫刑。放棄王命。夫乃有非德而可以治人者乎。汝未有不克敬典。常由刑殺。而可以寬裕民者也。其惟文王之能敬能畏。乃能豈弟作人。寬裕其民耳。汝如曰我惟有及勿吹求已甚。平易近民。則政之中道。乃所謂朕心朕德。予一人以悅也。

尚書質疑

卷六 康誥

十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適則罔政在厥邦。
敬按又次節王進諱之詞若曰。爽明也。明思所以啓迪斯民於安善。吉康。惟殷先王德之可以康乂民者。是爲作起而敏求。民自無有啓迪而不適從者。若使君不迪民。則刑罰不中。無政於其邦。亦何能望民之康乂耶。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予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敬按又次節王進諱之詞若曰。監者。監其失如下言。今民不靜是也。告汝以用德之說。於用罰之刑。謂明德以慎刑也。民不安靜。心未戾止。屢啓迪之而未肯同心者。無他。君德不修。天罰殛之。勿曰無罪。罪豈必在大。在多。但一事少差。天監在茲。况今罪尚顯聞于天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彘。微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在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敬按又次節王進諱之詞若曰。無作怨。乃無作可怨之事。淫刑濫罰。斂民之怨也。非謀非彘。謀爲非常。不

尚書質疑

卷六 康誥

十一

循理之事也。蔽斷也。凡所謀所行。一斷之於誠信之心。不敢欺詐。無此數者。則敏勉其德矣。康乃心勿躁急也。顧乃德常內省也。邇乃獻勿見小也。如是則政寬民和。永和長世。不汝瑕疵。殄絕矣。

王曰。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敬按。又次節王進誥之詞。若曰。肆汝小子封。惟天之命。原無常保。保在安民而已。汝當念哉。使子孫永保宗廟。不致絕祀。可耳。然乂民之道。則在明思王所以爵命之意。居上而能高其聽。令遠猷見大無急切之

尚書賈彙

卷六

主

政有曠覽之明。用以康乂斯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敬按。又次節王進誥之詞。謂往哉。封。汝其勿替敬明之心。聽朕告。而常不忘於此心。則民可康乂。而靡常之命。常於汝矣。汝乃以殷民世享耳。

按經釋曰。讀康誥而知武王之烈也。敬忌。明德。康心。以乂民。會天人之極矣。是宜承文謨而光啓九有也。故精微之訓。孔門三復焉。又其諄懇乎慎罰之告也。語必呼。呼必更端。乃或不更端而呼。諄懇至矣。又曰。敬毋作怨者何。曰。人莫危者心。心危則非謀非義用。

而殘賊滋。行民怨作矣。敬則安止而不危。康乃心也。幾屢省而慎。顧乃德也。思永慮周。爲猷者遠矣。故天謀天獎。用德裕乃身。而民康民康。而天世享之矣。然敬其要也。故以勿替敬終焉。

敬按。武王之封康叔於衛也。其隱慮不可盡言。而所諄諄切望者。則殷人難靜。惟漸仁摩義。庶幾久之。可以馴服。康叔周之懿親。用以監殷乂民。蓋心腹之托也。獨恐其秉權恃貴。一生忿疾于頑之心。卽殷民念益驚疑。而東土之乂安無期。故其所諄諄者。惟以紹述文王之敬德。慎罰爲本。而篇中又總發其意曰。

尚書賈彙

卷六

主

用康乃心。顧乃德。邇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也。蓋殷人念舊在周。爲頑民。於商實義士。斯意可以漸馴。而未可急以勢迫。而威服。惟康乃心。則不至於躁急。而滋繁。惟顧乃德。則事事能返已。而殷人可以漸服。惟裕乃猷。則外通殷志。內念周民。上顧天心。下綿國脉。雖欲不敬。不忌。而不可得。敬忌。雖欲不明德。慎罰。而不可得。明德。慎罰。而殷人安得不積久而服。天心安得不日。顧而敬乎。嗚呼。觀斯誥也。無論其反復肫摯。一惟精誠涵育之意。足動人語言之外。卽其含弘。愷切。無忿疾殷人之心。不亦忠厚之至耶。又無

論其紹聞祖訓見仁孝誠敬之至。卽其於殷先哲王。商者老成更進而古先哲王兼師並取曾不分於恩怨古今而淵淵乎惟善是師惟德是取而惟父之求其大公至正之意不儼與二帝執中之旨同一會歸皇極歟。孔門述大學而歷引其語以証義也。蓋其服膺久矣。讀者所宜深味也。

酒誥

節解此亦武王誥康叔也。紂之亡天下也。始於酗酒。困於淫色。於是有桎梏聚斂瓊室玉門之侈。於是有深宮長夜男女裸逐之行。於是有殺諫炮烙諸暴虐。

尚書卷之六

酒誥

五

之事其臣下化之。沈湎廢政其民間化之。荒淫成俗。故酒之流禍亡國敗家不可不戒。武王封康叔於衛。卽紂之故都。所謂庶羣自酒。履聞於上之鄉也。故其誥誠反覆如此。顧酒誥戒酒耳。而諄諄援天訓德不啻再三。則聖人之心通乎天心。其德通乎天德。而卽事明戒無非卽事明道如是乎。故書屬道政事之書。實卽政事以明天明道之書。讀者須於其中見得明天明道之意始得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茲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

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政有事。無蕪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彙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士。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率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若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蓋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尚書卷之六

酒誥

五

紂。按篇首節王訓康叔戒酒之辭。若曰。爾今妹土之君。矣爾尚明示大教。令于妹邦。昔我穆考文王爲西伯。告戒庶邦諸臣。朝夕惟曰。祭祀方用酒。緣酒之爲物。能使天下後世無智愚皆溺。陷溺至昏心敗德。亡國喪家。非小物也。其始爲事神灌獻之用。惟天地祖宗能享之。高年有德能安之。仁人孝子賢君能薦之。其得則爲福祉。失則爲鴆毒。豈非天命天威所保乎。故古聖人始作酒。是天之降命。以肇我民大祭也。今人沈湎。是天之降威也。我民用大亂喪德。惟此酒之行。大小邦喪亡。亦惟此酒之罪。故文王誥教爾後人。

有官政有職事無常於酒及庶國飲酒惟於祭祀旅酬以德將扶無至於醉文王惟曰我民各訓迪子孫耕田稼穡土物是惜勿糜穀爲酒則事省用儉淡泊清心善所生也爲子孫者亦當聽耳聽祖宗之常訓德無小大小子惟一視勿以飲酒爲小過不飲酒爲小德而不聽也吾更誥汝汝須訓妹土百姓凡爾業農者則純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業商者肇率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有大慶如歲時伏臘嘉禮稱慶之類自宜洗腆致用酒餘勿沈酒也又誥爾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有位之人其爾常聽朕

教莫忘於心爾惟大克羞者行養老之禮惟君行憲老乞言饋食醕爵醉飽所以大養爾惟曰爾老成多識遠能觀省作稽考中德爾尚能爲仁人孝子能進食祭祀爾乃介此得飲酒安逸爾乃如茲乃信惟王家正事模範之臣茲亦惟天順我以元老大德王家所以永不可忘而世享其福也酒可視爲小德而輕用哉

又按肇民惟元祀而曰惟天降命民大亂喪德而亦曰天降威古哲達於事莫非天嚴天之至也

又按文王誥教血氣未定之小子則教之政事而無

令其羹酒教庶國之飲惟祀而德將無醉教其民誥教小子則惟土物愛越小大德惟一教其孝養父母大克羞者克羞饋祀乃得用酒而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是則言酒之用而志直通於神明矣至於援殷先哲王則曰經德秉哲越內外服百姓里居則曰惟助王德顯蓋德又通乎古今關乎治亂矣故先儒以爲酒誥所以誥德也夫

融纂嗣爾股肱以下告民庶士以下告臣大克羞者大行養老之禮惟君惟國君也言人臣高年有德君問道乞言饋食醕爵然後飲酒自逸耳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若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敬按又次節王進誥之詞若曰文王慈酒之教其大如此棐徂非遠也言文王儀型近也腆厚也沈酒之意武王以不腆于酒而受殷命此非聖人誑語故以懼人觀幽王將亡詩人作頗弁之詩以刺之衛武公作初筵以自警子孫既以飲酒亡祖考以不酣于酒而興也夫何疑又士君子不敢樂飲之心何心小人宴樂好飲之心又何心存亡之戒學者亦可返觀而

倍矣。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述其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棗。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酒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決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南菁叢書

卷六 酒誥

十八

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敬按又次節王進誥之詞。引殷事勸戒之。所以朋殷先王不飲酒之效。殷後王樂飲酒之禍也。迪畏迪乃畏敬也。天顯小民言天道顯明。在小民也。經德行有常也。秉哲志不昏也。此言能畏民也。自成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莫不能成王道。畏輔相如湯於伊尹。高宗於傅說。惟恐治事匪有恭敬。不敢暇逸。况敢崇尚飲酒乎。此言能畏臣也。是以外服侯甸男衛百僚。正次宗官。下及百姓里居。皆化上之德。不惟不

敢沈湎於酒。亦且無暇時可飲。上欲助天子顯明其德。下欲助庶長敬事天子。此殷先王不飲酒之效也。後嗣王紂也。酣身。酣飲自先也。命令昏亂。罔顯於民。祇以保聚民怨。不肯改易。盡痛也。至于民痛傷心。猶不自止其放逸也。其心疾很而不畏死。罪在商邑。滅亡而不憂懼。皆腆于酒者之情狀也。無明德馨香祭祀。并聞于天。乃惟民怨。與羣小及自酣腥穢之氣上聞。故天亡殷而不愛殷。惟放逸之故。豈天虐之人。自取罪耳。此殷後王崇飲之禍也。

按經釋曰。迪畏。身自畏也。酣身。身自酣也。善惡無不

南菁叢書

卷六 酒誥

十九

自其躬始者。畏生哲。克畏祇威。威德乃庸。故殷先王迪畏。以經德秉哲也。酣生沈迷。沈迷則淫佚疾很。賊滅無倫。不至于滅亡。無畏不止矣。王迪畏秉哲。卽厥棗有恭。肅穆成化。外服而侯甸男衛。內服而百司庶尹。下逮黎庶。罔不畏助成上德也。王酣身弗畏。德馨弗聞。羣怨羣酒。則腥聞。天喪之矣。嗚呼。興亡之鑒。豈遠哉。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厥臣。百

宗上矧惟有事服休服采矧惟若時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謀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詰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湏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獨乃事時同于殺

敬按又次節王進詰之辭若曰封予非徒爲此多詰而引湯與紂之事乃所以爲監也惟欲汝協力戒勦殷之賢臣侯甸男衛之君矧皆有太史內史爲友以相箴規及賢臣百官輔導矧惟爾牧伯之事惟服行休美以從事不在暴虐妄殺也服行也采事也若曠

尚書賈彙

卷木酒誥

圭

猶若屬也矧惟若屬有司馬爲圻父以驅逐違背有司徒爲農父以順保民有司空爲宏父以定君皆可相助爲理矧汝但正己率屬剛乙斷制於酒人豈有不化者不能身教而輕幸用刑過聽人言或有告羣飲者教汝勿縱佚盡執拘係以歸於周予其殺之乎又思維此屬乃殷紂所導迪之諸臣工上失其教乃湏于酒勿用殺之姑惟教之可也以禮厚下曰享殷既有斯明享殷臣乃有不用我教辭不體恤上之德意不獨除已之舊事者我雖不殺是乃自同於殺矣觀於此言聖人之不貴刑殺如此

敬按厥或詰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註以爲是有或告以羣飲者汝其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室予其殺之而經解則以爲若不能身教而輕幸用刑過聽人言或有告羣飲者教汝勿佚盡執拘以歸周予其殺之乎一則是言羣飲之必殺一則是言酒酒之不可輕殺而要之經解爲長蓋不尚刑殺者聖人之本心以習染之羣飲不能身教德化而徒尚刑殺其若教化何聖人既有所不忍矧殷民乃迪屢未同今又以羣飲之小過同諸叛逆之科殷人能心服而意帖乎是又激殷人之怨恐也聖人亦有

尚書賈彙

卷木酒誥

圭

不爲且下文又分明言殷之迪諸臣百工乃湏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意旨何等忠厚悱惻而先爲此執而必殺之說是亦二三其口矣令執法之臣奚所遵守耶此又不然至註自以後言勿殺姑教覺自違於上文拘執盡殺之說則曰殷受之諸臣臣工雖湏于酒而非羣聚爲姦惡者無庸殺之姑惟教之此則自作開釋然上文亦只言羣飲而已何自而知其爲羣聚飲酒謀爲大姦下文亦只言酒酒而已何自而知其非羣聚飲姦則亦不免自作差排也按經解曰殷侯甸男衛太史內史百宗工非殷至士

若友邦嘗化受德酒酒者乎王訪茲之矣然一則曰
獻臣二則曰獻臣賢之也一則曰友二則曰友尊之
不臣也舊邦不稜列秩如故斯見之矣卽化習酒酒
也惟教詔以柔其心周革命於先代之遺臣固如此
王曰封汝典聽朕慈勿辯乃司民酒于酒

敬按又終節王進語之詞若曰封汝典聽朕勅謹之
語在上者下之準則乃司者民之視儆今欲使民不
酒者必先使乃司辯治守規則民自當知畏知戒若
不能治有司之貪飲雖復誥戒諄諄民之酒酒終無
能禁止使絕爾此又以言禁飲先在禁白已之臣工
南書寶乘 卷六 酒誥 三

而言外則責備康叔之意亦又施摯矣蓋朝廷正而
百官正百官正而邦國正此治道之必然聖賢論政
必推本原也
又按前言矧汝剛制于酒已責備到康叔身上至此
則又念法行自責則下民自可不待嚴刑而禁抑
又借辯乃司申明責成大君之旨蓋近臣所以司民
而君身猶貴近之司爾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

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徂茲先殺人歷人
省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省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
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
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
曰若稽田既勤敷苗惟其陳修爲厥疆畝若作室家既
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墀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
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
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
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
南書寶乘 卷六 梓材 三

保民

敬按此篇註以爲有錯簡解以爲無錯簡予反覆讀
之既註有錯簡之說爲長也至其命篇之意則經無
明文不敢定其何爲而作要之欲監惟德用以和懌
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則主意耳蓋前似諾康叔
後似諾監之詞也然本文疑闕遺故細註並附闕疑
之例

金縢

節解金縢屬騰猶閉也古者卜筮之書用檀藏加鍵
閉曰金縢卜則啓既卜以其祝冊與所得兆詞併藏

之昔武王有疾周公卜請代史藏其冊於櫬其後成王以管叔流言疑公公避謗居東天大風雷王啓櫬卜得公前冊感悟迎公歸史記其事命曰金縢序謂周公自作非也如公自作則請代與藏冊皆私意矣學者讀金縢但當思聖人忠孝誠敬迫切至情而不必奇其事如謂武王疾愈果以周公之請愚不敢知如謂風雷之變天果欲啓金縢之冊愚亦不敢知武王無周公之請亦必不死成王不因風雷之變則未肯悟聖人精誠之極適與事會所謂盡性以至於命也方其迫切請代惟知臣爲君死弟爲兄死何暇計

尚書實錄

卷六 金縢

書

事之有無而藏冊金縢亦何期後日仁孝誠敬惟自盡其心至於受命如響則莫之致而至亦可見天道之不可誣也按註唐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辭也史乃冊祝至屏壁與珪記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記卜吉及王病瘳之事也自武王既崩以下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前後皆出史臣之手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

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按解克商後二年即訪箕洪範之年弗豫弗悅也二公太公召公也穆卜猶敬卜感憂也功事也自以爲功言辭二公自以爲事父兄有急子弟之事也果土爲壇際地爲墠三壇皆北方南面三王之位也一墠獨南方北面公自立之位也植置也珪璧所以禮神按註周公却二公之上而乃自以爲功者蓋二公不過武王之安否耳而周公愛兄之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懇於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爲功也愚謂此言當矣至謂二公穆卜則必禱於宗廟用朝廷卜筮之禮如此則上下喧騰而人心搖動故周公不於宗廟而特墠墠以自禱愚則謂此論涉鑿矣禱於宗廟尚嫌人心動搖於上下之喧騰特爲墠墠事出創舉傳播且長不虞上下人心動搖喧騰耶

尚書實錄

卷六 金縢

書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邁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數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

即令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按註解冊祝版也。元孫指武王。其武王名。史臣諱言也。遘厲遇災也。虐疾重病也。三王太王王季文王也。若揣度之辭。丕子元子也。言武王爲天元子。若爾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於天。不可令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蓋上帝左右。必善承順。多材藝奔走服事鬼神者。乃可。王皆不如旦。至於奉命帝庭。以敷化助民安定。三王子孫使民敬畏。其任大其責重。未可以死。故旦可相代也。言已則又嘆息申言。

尚書質疑

卷六 金縢

圭

當今人心新附。四方未定。俾王無恙。以不墜天之降寶命。我三王之祀。亦永有依歸矣。即就也。命三王之命。既祝乃就。卜聽許。謂疾瘳也。以珪璧歸俟爾命。待疾瘳以事神也。屏璧與珪。蓋憾詞。三王若不許。則武王不生。周家四方未定。七廟未有主。珪璧將焉用。所以屏棄其稱爾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者。此亦終身孺慕父母。與不死其親之意。以見公之達幸也。

敬按爾之弗許數語。史臣摹記周公迫切之語。然亦不無語病。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按註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解謂三龜爲歷問三王亦通。一習吉。三龜一同重吉善也。以籥啓金縢。視卜兆之書。三兆辭皆吉也。體。卜兆之體也。詩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是也。公謂據此兆體。王其無害。予小子新命於三王。惟永終是圖。言三王許已代王終也。茲攸俟。言安以俟命。即祝詞所云歸俟爾命也。能念予一人言念武王也。公歸

尚書質疑

卷六 金縢

圭

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者。言公歸卜史乃自收其祝冊。與所得卜兆並藏之匱中。蓋古者有大事。既卜得兆。必錄其兆詞。與龜同藏。周禮占人之職。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計其占之中否是也。蓋卜筮所以求神。其物其事。先王皆不敢棄。故金縢其匱而藏之。非周公始爲此匱。藏此祝冊。爲後來自解計也。

按解人死可以代免乎。曰否。然則周公爲之何也。臣子迫切至憤。猶之病而請禱。非鬼神能療也。死而求復。非復能返。情窮計迫。無復之也。然則歸俟爾命何

也曰聖人誠信之至請代則恨不卽代矣。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貶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誦公。

按解武王克商後七年崩蓋周公金縢之後又五年也武王年八十生成王成王立年十有三周公爲相管叔者武王弟周公兄其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初武王誅紂封其子武庚祿父於商使管叔監之及武王崩管叔以商歷兄終弟及謀作亂畏周公在內乃

尚書賈疏

卷六 金縢

三

與羣弟爲反間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以壘成王凡言不知其所自起之謂流言西京之國也孺子謂成王不利謂將篡位周公告於太公召公曰人言如此我不可不辟謂避而去位也我若不避將無以告我先王言若有變則已將無以自白於祖考也東謂殷土管蔡監殷在東周京在西也是時成王因流言疑公公處此惟有去位不然內疑而外叛禍將大所謂無以告我先王者公之慮遠矣然去不之他而之東何也東方初定人情叵測公知流言自東來有變必以西討爲名不若因而就之果事由管叔

則以兄弟之誼感之變起亦可親察其情形詩云鴻

飛遵渚公歸無所卽此行也其居東二年何也王疑久未釋也則罪人斯得謂管叔始伏辜也蓋公初至東管叔謀阻而終不肯改步明年將以殷叛成王覺使人執而殺之故曰罪人斯得也不曰討而曰得不用師以計得也誰得之王與二公得之公不知乎曰不知也公居東叔叛王必且疑公黨叔故取叔必不使公知公知亦不敢爲叔請進無以白於王遂無以解於兄公所以默然沈痛不能伸一臂之力於後知之而作鴟鴞之詩貶王也然史不稱叔稱罪人何也

尚書賈疏

卷六 金縢

三

叛故曰罪人朝廷以叛殺罪人非以流言殺叔也何以知之以王不悟知之何以知王不悟得鴟鴞之詩猶不悔也欲謂讓公而未敢耳如王以流言殺叔自知公無罪矣何待風雷啓金縢然後悟耶惟王不悟故殺叔不以流言以叛也夫以叛爲罪則以流言爲忠以叛爲罪知叔之當討以流言爲忠不察公之無辜甚矣成王之蔽於讒也蓋流言初不知所自起公知而不言及公居東久管叔既以叛誅而王尚不悟流言之卽叔也使元宰淹宿在外故史臣記罪人斯得於公居東之年以正叔之罪以舒公之冤世儒不

達誤謂公以流言得叔嗟乎。口舌風聞殺兄自明。曾聖人而爲之乎。或曰何據而知其非公得也。曰公得必以師。是世儒所謂東征也。時成王方以流言疑公。公欲出師。則必請諸王。必不從。不請獨行。則王愈疑。夫人謂已將不利。而又專制行師。是救焚益薪也。故當時聞謗不辯。輒自引避。處患而巽。以行權。非聖人不能。豈有倉皇東征之事乎。東征之說。由漢儒誤解我之弗辟爲刑辟。孔書承訛。僞撰蔡仲之命。謂公以流言致辟。管叔而不知孔書後人僞增也。詩咏東山。破斧缺斨。是謂東征。在成王悔過。迎公歸之明年。

尚書賈疑

卷不金騰

三

非居東之二年也。爲討武庚。祿父非討管叔也。爲黜商命。非爲流言也。是時罪人已得。管叔已死。序謂將黜殷。作大誥。既黜殷。殺武庚是也。故書大誥後金縢。詩東山。後臨鴟。編次自明。世儒誤以居東爲東征。不思書記居東二年。詩咏東征三年也。又以下大誥爲誥管叔。今觀大誥。何嘗一字及管叔。腰昧片語。奚損聖德。而擅與師旅。甘心同氣。兄弟之惡。不過閔墻而羽檄星馳。播告四方。豈聖人所爲。况聞謗之初。既不忍累兄自明。避位之後。又豈肯因謗殺兄。學者窮經此何等事。可以不辯。既厚誣公矣。乃詭稱大義。滅親

援湯武放殺爲解。夫湯武放殺。無地可避。公一避而心迹昭然。桀紂負天下。天下素兄。雖負弟。弟詎忍負兄乎。棠棣一歌。千古含淚。七月鴟鴞。皆爲傷兄作。大誥多方。垂泣而誦。無逃戒。誦張亂殺。立政教。敬南由獄。詩云。鼠思泣血。無言不疾。公蓋終身未忘乎管蔡之死也。豈其既殺兄而呻痛至此乎。故愚嘗竊幸公所以得免於殺兄。成王二公所以能取罪人。如反掌。正惟公居東一行耳。使公聞謗不避。避不卽東。管叔之叛。何待二年。旦夕幸紂子倒戈西向。公於此時欲避不及。欲不與於殺叔。不可得矣。世儒又有疑於金

尚書賈疑

卷不金騰

三

縢。非古者。嗟夫。不有金縢。公之冤不白於後世矣。其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傳寫聖人之心。跡曠世如見。曰公居東三年。則罪人斯得。立言有體。紀時紀事。可徵可信。爲千古尚論公案。後人得據此折服尚論之口。作史之功。於斯爲大。世儒不察孔書爲妄作。顧謂金縢爲可疑。愚嘗謂千古少讀書人。非誑語也。秋大熟。禾穗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

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木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桀之。歲則大熟。

節解秋即得罪人之年之秋。公居東之二年也。弁禮冠。啓金縢之書。將以卜也。得周公向所辭。二公自爲之事。蓋請代之事。二公亦不知也。諸史即諸卜人也。對卜史對也。信實有也。噫。嘆辭。言實有此事。公命我勿與人言。蓋祈禱事秘。言則褻鬼神。且不欲武王與在庭諸臣知。非逆料其有他日之事也。王言勿穆卜。

尚書賁彙

卷下 金縢

三

者。知天變以公不必卜也。念公欲代兄死。而况欲奪兄子之位乎。故執書泣。悔之至也。新迎先儒謂當作親迎。王言欲親往迎公。歸感之至也。王出郊。因遣使迎公出送。示親迎之意也。未盡起。雷不傷也。按是時太公爲太師。召公爲太保。心知流言之誣。而不早爲王言何也。蓋周公所以處此者。極盡其道。無容乎言之也。公之避位。非徒自靖。亦以善成王也。成王以幼冲之年。過聽讒邪。使老成不敢言。元宰不得關其忠罪人誅而不悟。鳴鶴貽而不悔。豈非好察多疑之主乎。浸潤之譖。其入方深。而元老同辭。其迹似黨。惟有

退避以誠感之。從容俟之。彼將自動動則其悔必深。若強諫過激猜疑四起。讒險在外。人心動搖。周之兄弟同姓五十餘國。其孰非親覲者。變且不測。故惟有去二公與諸臣居中。自無可憂。卒使成王一悔悟。徹終身。夫非公之善處曲成之歟。

大誥

節解周公以管叔流言。避位居東二年。管叔叛。成王執而誅之。公傷之爲作鵠鳴。是時紂之武庚猶在東也。及成王威風雷之變。迎公歸。東方徐奄諸國。又以武庚叛。公爲大誥天下。奉王東征。爲討武庚。平徐奄。

尚書賁彙

卷下 大誥

三

也。時管叔已死。故曰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又曰我有大難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靖。即指管蔡之事。詩云。周公東征。又云。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孟子謂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滅國五十。即此行也。蔡註誤以此行爲討管叔。且疑其詞緩不切。徒歸重於奄。不知管叔之死。在周公居東之年。大誥則管叔已死。而徐奄挾武庚以叛之時也。蓋武王受命晚。周京僻在西隅。朝歌以東。薄海五十餘國。尚觀望二主間。武庚若在。天下終未可平。且徐奄方以興復爲名。故不得不折之以上示之以天意。而推本於武王。蓋殷之亡。周之興。皆

天也。武王代商，故周興。今王不黜殷，則周亡。先王始之，今王不得不終之。全商而欲安天下，無兩利之策。此當時不得已之勢。安危一定之理，且衆情難以遽謂。惟可假天意以開曉，歸重卜筮，正所以開慰衆情而決其嫌疑，以定衆志也。以爲經而不切，特未之思耳。又昔紂爲無道，人心盡欲亡紂，故牧誓之言簡而直。今商亡，人心終不亡商，故大誥之詞詳而婉。聖人於此，真有所不得已焉耳。

敬按集註此語凡九言上。意邦君御事有曰艱大不可征，欲王違卜。故周公以討叛卜吉之義與天命

尚書實疑

卷六 大誥

書

人事之不可違者，反覆誥諭耳。愚謂是固有然，亦商周之際，人心信鬼神而重卜筮，又武王之代殷也，卜吉而興，故仍借卜以開諭殷周之人情耳。其實殷周興亡，理亂之故，不惟武王未能盡以告商人，亦未易盡以告周人也。古人作事，假借權宜，俱如此類。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責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於天，降威用。

按解王若曰者，周公代爲成王言也。是時王年十五

而公奉王東征，多士所謂背公來自奄是也。篇中凡

言小子，沖人皆王自稱。雖成王之命皆周公之志也。

猷，圖也。商謀之詞。或曰：語辭。越於也。弗弔，言爾多邦

不弔，憫乎。惟天降害於我周家，武王遂喪而不少延。

大惟我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年幼嗣統尚弗能造明

哲以導民於安康，是人事且所未至，而况能格知天

命乎？已予惟小子，心之憂遷，若涉淵水，予惟往而求

朕攸濟，用布先德而光被之，以增益廣大前王之基

業。冀於茲日不忘我寧王安天下之大功耳。今武庚

尚書實疑

卷六 大誥

書

如此天威誅之，予豈敢閉於天之威命乎？蓋武王誅紂而存其子，武王之本願也。天下初定，王少國危，反者四起，則殷嗣不得不殄，天實爲之。是以大誥發端，傷天之降割，曾不少延，聖人之心大不得已焉耳。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

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

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

十夫，予翼以干，故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

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

爾庶邦于伐，殷通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

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曷不違上

按解承上言天命而決之卜也軍王武王也武王安定天下故曰寧大寶龜武王以伐商之龜今以之卜東征也紹天命者言天有明命因龜受之以定吉凶乃就上聽命而其兆辭曰當有東人謀國而大艱於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靜者是則東之武庚謀周而西之羣叔同謀寧王已明示我以當討而得吉兆已於今果蠢然無知之殷小厚之國耳乃敢違我無疆大歷紀續其既絕之緒乘我西土不靜國有疵病民尚書質疑

卷六 大誥 五

不安康而曰予將復興反卑鄙我周邦而今乃蠢然登日也其卜之可驗如是而翼日者果有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是知是行也我有戎事必且休美者以朕卜三龜而並吉也肆予以大艱西土之兆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卜亦如武王伐殷之言予惟以十夫及爾庶邦干伐殷通播臣惟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難乎大不可輕舉且民不安靜雖由武庚亦惟在王宮邦君之同室者不在四方異姓不可以不自反蓋是時管叔已誅金縢所謂罪人斯得而

公又與師東征人或言罪不在武庚故公懼羣情而告諭之如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考翼未詳或有訛遺總之言不可輕征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噲寧王既不能違卜於昔小子又安敢違卜於今乎蓋西土人不靖者既伏其辜矣而人之大艱西土者亦不容可違公之此舉其深有嘆於管叔之見誤於武庚也夫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噶呼允蠢爾寡民哉予造天役遣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士御事越予曰無咎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尚書質疑

卷六 大誥 五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噶呼天明畏嗚我不丕基

按解此再告也肆予冲人永思大艱之卜而曰信哉殷之蠢也自作不靖禍延餘寡可不哀哉予之造於此皆天實役之遣此重大投此艱難於我身予小幼冲不我自恤爾等干義當念其艱大而安我曰勿畏於恤不可不成就爾寧考所圖之功已予惟小子今討武庚乃上帝之命我不敢廢昔寧王伐紂維卜是用故能安受天命今討武庚天助我民况亦惟卜是

用豈得替上帝違寧王而獨不用卜乎。不詳告殷所以當黜。蓋聖人有難言之情。但托諸卜以通衆志也。嗚呼者。信而嘆之之辭。言天之明威。將弼助我周家。丕丕莫大之基。所謂無疆大歷也。

按解恒情。好信惟鬼神。武王伐紂。以卜吉。克衆所傾信也。今卽武王所貽之龜。卜黜殷之事。其兆又吉。前作後承。事同一體。此舉惟以勉卒先猷。故借卜以承先志。然周公之東征。非專依卜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闕步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尚書賈彙。卷六 大誥 美。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茲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按解此三告也。爾指邦君諸臣舊人。卽十亂之倫。當日武王所貽之舊功臣也。舊人豈不知舊事。爾遠克省。武王創業之勤。則當知。後人宜善成也。闕步警戒。意成功所成功所在。卽太艱處也。言天將以大艱警戒於成功之所。予不敢不極力以卒寧王所圖之事。故予大開化。誘我友邦君。天匪有忱信之言。其稱考我民而已。猶詩云天難忱斯也。今兆有吉辭。而歸寡

哀哉。天意可知。予曷敢不於前寧人圖其功之所終乎。天以大艱勤勞畏。茲我民如有疾痛。予曷敢不於前寧人所受休美而畢成之乎。今日之事。皆終武王之事。豈得已不已哉。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苗。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其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敕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按解此四告也。若順也。昔指武王昔伐商也。逝往也。朕其逝言已亦欲嗣往事也。我嘗誦大艱之兆。曰自思維。如人父作室。既底定成法。其子乃不肯築室。基况肯結構成室。又如治田。父既及闢。其子乃弗克播種。况肯求收穫。其子怠惰如是。其父欲輔翼其肯曰。予有後嗣。弗廢棄其基業乎。必惡其子而不欲輔翼之也。明矣。故我今不敢不於我身撫循寧王之大命。如有弟。於兄既考終。乃有朋友侵伐兄子。其弟以民當安養。勸止不救。是豈人情。則其當往救明矣。呼。公言及此。惕然有冲人之慮也夫。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夷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景

子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

易。
按解此五告也肆陳也肆哉勉以盡力也論語曰陳力就列。爽明也。言通達國事。必由明哲。亦惟亂臣十人。啓知天命。爾時牧野之事。上帝臨汝。猶謂天命匪忱。罔敢慢易其法。則所謂勿貳爾心也。况今天降大戾。武王已崩。人有大艱於我。西土者與之爲隣。而我西土之人。又自相伐於室。天命之不易甚矣。爾尚不知乎。何今昔之不相侔也。誕乃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予曷敢不終朕嗣。天亦惟

尚書質疑

卷六

大誥

早

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按解此六告也。言已深思周之於殷。如稽人之治田。芟夷不盡。難以望歲。何敢不終歟。盡治天亦惟休美於前寧人。我曷其於極王之上。敢弗於從乎。寧人有指示我大艱於西土。我當率循有指之疆土。謂殷以東乃徐奄五十國也。况今卜兆并吉。故我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差寧王大寶龜所卜。陳若此。夫復何疑。總之殷周不兩存。興衰之大勢也。武庚若在。則反側未已。管叔死而武庚存。非法也。此意難於播告。但言成

就先業。不得不東征。而天下大勢已曉然於言外。凡

聖人告誡。不盡其詞。更端反覆。使人深思。易云重巽申命。此之謂也。是以盤庚大誥。迴波宛轉。學者病其詰曲。反覆而聖人隱微之情。正寄於此千載而下。相其上下相讀。不急不迫之情。當世所以神受嘿喻也。然必歸本於卜。何也。古人於衆志難通。羣言不齊。則借鬼神通之。借卜筮齊之。蓋鬼神無心。卜筮無心。聖人亦無心。因至公以明至公。所以決疑成謀之微權也。後世人主德不修。故不舉事。幾惶惑已志不蔽。僉謀不同。卿士庶人不協。徒倚枯骨朽草。假誣史緯。裨

尚書質疑

卷六

大誥

里

邪說附合。憑怨以望。嚮應豈不謬與。
敬按此篇。凡六王曰。故解註皆以爲凡六誥。上康誥凡十三王曰。故解與註皆以爲凡十三誥。夫誥所以論也。何至於煩瀆至六次乎。又諸康叔所以誥弟。苟其私訓。何止十二。若乃文誥。又何至煩瑣至十二三乎。且若煩六誥十三誥。則必前之未及。後乃補足。當有特起之論。不復之詞。而二誥則前後止一意到底。又何也。則知是當日文誥諄復。篇章冗長。或中間雜交誥格式套詞。史書盡存。而孔子則刪煩節冗。以存體要。然又以只如此錄存。亦覺文氣不屬。而分章又

慮零星煩瑣故於其諄複處要語盡存而特加王若曰王曰又曰之文以起端更始耳若如諸儒以王曰王若曰又曰爲皆史臣之記述則史無此體例且若此例啓自成周周公之時卽後世必且因而不改而何以此數章之外前後史更不一見有此例乎故知王曰王若曰又曰皆吾夫子刪定櫟括之辭初非周史之本然也

名詁

按解名詁者召康公告成王也周公營洛邑爲東都召公以太保爲師空寧營建因周公自洛西歸作此

尚書質疑

卷六 名詁

聖

以達王本爲營建作而無一語及營建惟拳拳憂商之興廢與受命之修短勸王敬德畏民祈天永命前言殷民戴瘼籲天終言王末有成命王亦顯隱然謂國家曆數不在都邑在君相敬德上下勤恤而因周公以達王亦若効忠於周公云爾按史東都之建非獨成王周公意也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將營邑於洛邑東未就而武王崩周公懲四國之亂西京偏安欲乘東征餘力克成先志召公以爲大難初殄瘁瘠之衆不得少休沖人幼服將啓其好事之端故以敬德諷王因公納誨亦守成之至訓也然此一舉也惟

此一時失此不爲天下已定人情偷安一公亡東都不復可作矣卒之幽王羅犬戎之禍九廟不祀東都一綫延祚八百夫非周公貽之與雖然無洛邑平王亦不至舉岐豐棄之祖父美別業故不肯子孫輕去其堂構是故曰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真萬世守成者所宜服膺也夫子刪書以名詁先洛誥旨深哉集註曰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覆乎夏商之廢興窮其歸則以誠小民爲祈天永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爲長遠慮蓋如此

尚書質疑

卷六 名詁

聖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朔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納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節解篇首序營洛日月不及年以洛誥考之蓋成王六年周公東歸之次年也二月周王建丑之月豐文

王舊曰文武廟在將以營洛告廟也太保召公也越若來者不記啓行之日而擬之之辭月初生爲臘初三日也古人大興作必卜之而後經營以定衆志也經營者經營營度其城郭廟社朝市之位也殷亡猶稱殷者東土本皆殷人鄉也丕作大作也郊天告地而後板鋪大興耳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諾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極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尚書賁疑

卷六 名詁

器

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臧厥在天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按解東役丕作召公留洛周公將西歸召公欲納誨於王因諸侯奉幣召公并以誥錫周公達王也曰以下皆誥辭拜手稽首陳謨而獻王若曰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蓋本告王而因公因公而又自御事自御事而又誥庶殷其婉也如此言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而使我周受華殷之命是乃無窮之美亦無窮之憂不可不敬蓋天雖永絕殷命然殷先哲王在天其子

孫與民今雖服從周命終以智包藏痼痛在匹夫之心皆知保抱携持其妻子以哀號於天往往亡去又被拘執天以此哀憐四方之民予奪未定今欲其眷命須用勉懋乃可以固結天心王其速務敬德不可緩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地從子保面積天若今時既鑒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積天若今時既鑒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鼎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尚書賁疑

卷六 名詁

星

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茲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節解此舉夏商二代興亡之故反覆戒成王以敬德

也相視迪啓佑也從子傳子也相視有夏天迪與子
保受禹嘗面考天心順若其後王不敬今已墜從子
之命相視有殷天迪革正夏受保命湯嘗面考天心
順若其後王不敬今已墜格保之命天心無常祖德
難恃如此惟老成稽古達天今冲子嗣無遺壽考以
稽古人之德况能稽古德即能稽謀自天可遺壽考
乎誠誠也今休即受命無疆惟休也小民即知藏瘞
額天之民言小民可畏正在今休王豈不能誠念於
今休乎即無疆休無疆恤之意王若有不敢後之心
惟視其可畏於小民之傾險則自不至於後矣若墜

尚書賈奏

卷六

名語

果

也今王來營東都欲紹繼上帝自服事洛以爲天下
之中公且亦曰其作大邑自是可對越皇天敬事神
明自是可宅中又治王其有此成命以治民即謂今
日無疆之休乎是未易也王必敬以修己先服其殷
士之御事者蓋殷士雖服王猶知畏比公於我有周
御事王乃縱情自恣非所以進德也王當節制其性
常若讎人介於其側勿恣喜怒勿狎近習孜孜敏德
惟日其邁王其敬之夫德有吉有凶王作德當作所
不可不敬之德蓋天下不可不敬民不可不敬左右
近習不可不敬王身心不可不敬敬則吉不敬則凶

敬則得不敬則失是所謂不可不敬之德也視作大
邑不爲尤急乎所謂不可不敬德者不可不監視焉
不可不監視殷也監視夏商自知不可不敬敬則雖
促亦延不敬則雖延亦促不必問其歷年但問其敬
不必問其命延與不延但問其德敬與不敬後王視
今猶今之視昔今王嗣受厥命亦惟以夏殷之受命
者繼嗣若事耳蓋皆不能舍敬肆爲修短也功事也
凡人修短定之初生今王初服如人生子罔不在初
初生賢哲則終身賢哲今天其將命爲哲乎其命爲
吉爲凶乎其命歷年爲修短乎我皆不敢知知今我

尚書賈奏

卷六

名語

果

初服而已初服能敬則爲哲爲吉爲歷年永不敬則
反是所以不可不敬也

敬按中言修短但問其敬不敬與康誥惟命不於常
之義胎合蓋善則得不善則失天命原在人事之中
古之聖賢見天分明若合符節固如此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
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
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
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
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

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按解今王宅新大邑。雖有成命。配天。祀中。又非祈天永命之本也。惟王其疾敬德。其惟德之用。可以祈天永命耳。欲敬德。莫如保民。保民莫如慎刑。其惟王勿以小民淫佚作非常。王亦敢于殄戮。謂用此治民。爲若功乎。夫多殺爲功。非功也。其惟王位在長人。德本體元。小民乃惟德爲儀型。以此用於天下。於王其光顯矣。上能勤勞憂恤乎。下亦勤勞憂恤乎。上下交相勤恤。庶幾曰我受命歷年。人類有幾。乎不滅。

尚書質疑

卷六 洛誥

吳

有殷乎。民心所欲。天命亦歸。故我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然後可以配天。祀中。又無疆惟休也。拜稽首以下。祝願之辭。予小臣召公自謂也。王之讎民。即殷民之藏。瘞籲天者。百君子。殷御事也。友民。周家友順之民。威命。以讎民言。明德。以友民言。保安承受。皆平定之意。成命。即王厥有成命。言人人如此。雖王無成命。王亦光顯矣。今我非敢自以營洛爲勸勞。惟恭奉此幣。用供王之祈天永命而已。納誨而供幣。謙也。敬按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匪彛。亦殄戮用。又蓋商民漸染汚俗。猝難變化。乘權者不免有忿疾於頑之

心。故武王之誥康叔。與召公之諫成王。皆以不尚刑殺。上下勤恤爲諄諄。即此見聖人天地父母之仁。而周家忠厚立國。亦正可見於此矣。至篇中老臣懇摯殷勤之意。溢於言表。百世下讀之。如見明良一體之風。

洛誥

尚書質疑

卷六 洛誥

吳

融註解洛誥者。史逸承王命。記周公宅東都事。又并記其君臣問答。及成王留周公治洛之事。謂之誥者。中多周公誥成王語。語非一時。而事皆營洛。故曰洛誥。自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公初在洛。遣使歸報。成王之辭。周公曰。王肇稱殷禮。以下。則洛邑既成。公從王至洛。祭告之事。公曰。已汝惟沖子。以下。朝享頒賜而公誨王之辭。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以下。王贊公留公於洛之事。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以下。公承命復洛之事。伴來。悉以下。王歸。公在洛將遷。殷土於洛之事。戊辰以下。史逸總記其事之歲月。日以見周公作洛誥之始終。而成王舉祀發政之後。既歸於周。而未嘗都洛也。先儒誤以爲一時事求之。故疑其有脫簡耳。然愚謂此言近矣。而亦恐未允也。蓋細相文義。正是原史頭緒繁多。而吾夫子舉原史大加刪削。

耳。

惟三月哉生鬼。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威勤乃洪大誥治。

敬按此四十八字。今文古文皆冠康誥之首。唐宋諸

儒則謂係洛誥冠篇語。而簡錯於康誥篇首。然亦未及改正也。故蔡註因之。明其說於目下。而經文位次祇因其舊。今細按其辭。單洛誥冠篇之辭。非康誥引端之言。故特移洛誥之首。然相其文義。以此四十八字。移冠洛誥。辭自協。而以之直引周公拜手一節。亦覺文義未能聯貫。應是此四十八字下。尚有脫簡也。

尚書實疑

卷六 洛誥

辛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按註此下周公授使者卜誥之辭。拜手稽首。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者。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上。復命於王也。謂成王爲子者。親之也。謂爲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蓋周公當武王

歿後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何常有居攝事。王莽居攝。傾竊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也。解以下王字屬明辟爲句。亦通。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按註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基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沖。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爲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在鎬京東。故曰東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

尚書實疑

卷六 洛誥

辛

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俾來以圖及獻卜。

按註解乙卯。卽召誥所記公至洛三月十有四日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地也。澗水東。澗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澗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澗之間。下都在澗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俾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之兆辭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

公既定宅仲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按註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王亦拜手稽首者成王尊吳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爲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視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指周公與已也貞吉也十萬曰億言周公卜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

尚書賈疏

卷六 洛誥

幸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仲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

按解此記公告王肇祭新邑之事更以公言代敘事也肇始也稱舉也殷勝也七年正月王來新邑烝祭四時之祭惟烝備物爲大享故曰殷成皆也秩常祭也無文言新邑始祭無舊典可按也故予整齊百官使從王於成周予惟曰庶幾供有事王就命我曰但記其有功於新邑者爲主以營新邑功論官助祭也

汝者公述王命已之辭王惟命我曰汝受命勤爲輔弼大相東土功自汝始乃汝其悉自教爾執事臣工助祭可也孺子謂王家人叔父之稱封祖考在上而言也重言其朋者慨王失命也偏黨曰朋言百工之視儆如此則論功行賞孺子其可少徇比黨之私乎孺子其少徇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有如火然始雖燄燄而微而其灼燥將次第延焚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絕所以嚴其辭而禁之於未然也

尚書賈疏

卷六 洛誥

幸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仲嚮卽有條明作有功懋大成裕汝永有辭

按解其順若常道徧及撫事之臣常如我所舉在周百工往新邑仲從者樂用之勿悉以私人卽有平日在官工儻精明振作有功及醇厚寬大老成優裕之臣雖無新邑之功便亦得從事則王永有辭於百官無偏黨之失矣蓋假廟盛典新邑肇祀諸臣皆以有事爲賢禮天子試士射官比於禮樂中多者乃與於祭數與祭則有慶數不與祭則有譴故人臣以與祭爲賢奈何偏及東人盡以羣宰官屬充之乎王蓋敬公而不知其不可故公誨之

敬按：下總言百辟之享，則節內教工褒賞專就祀事而該其平日其實以專論此事為主。註語若「即若離固不似解之精切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夷侮，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柴民彝。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按：解此公教王敘功行賞之事，新邑肇祀百辟來享。

尚書實錄 卷六 洛誥

書

故有頒賞之典，已汝惟沖子，言未諸練也。惟終言當圖厥成也。天子爲百辟之宗，其賢否順逆須敬識之。同一來享，而玉帛庭實物也，溫恭不侮儀也，忠貞不爽志也，儀由心生，物以將儀而後成。享苟物多儀少，彼其心惟曰不享，物雖具而志不用，雖稱虛禮，非純臣也。故曰享亦識其有不享，此之不識玩愒成風。凡民惟曰上可以不享，惟事其夷侮耳。蓋鑑別明而後頒賞，公王今頒賞凡冢宰之職，我所聽者不敢失序。乃惟孺子所頒，或有近侍私恩，我不暇聽者，教汝於匪失民彝，汝乃不免，豈永終之道哉。勉也，賞必先德。

厚敘乃正德之父，此罔不如予所教。其註「改廢王命而不從乎」，蓋諸侯述職以民事爲先。今我其擇力農者，厚敘之，明示天下以農政之當先。彼勸農之君寬裕我民，民生既遂，自勿遠往，正父所當篤敘也。

敬按：正父註謂武王解謂正德之老成解，覺爲長。蓋指武王於上下文義不協，謂爲正德之人，則於下罔不如予意協。且於下彼裕我凡民之彼意協，茲予其明農，謂公有歸老之意，歸而退休田野，惟明農事，解謂今我其將力農者，厚敘之，明示天下以農政之當先。彼勸農之君寬裕我民，則亦覺解爲長。蓋謂周公

尚書實錄 卷六 洛誥

書

欲退休而明農，周公即退，何至如卿士之退而即田。且下彼裕我民之彼，亦承接不明矣。則亦似不如解之擇力農者，厚敘之，明示天下以農政當先，爲語意上下一貫也。蓋周家力農，開國視農事最重，故天子巡守諸侯之制，田野治土地闢，則有慶，而此日東都朝會，勸王明農以序百辟，而無逸所以繼此而作也。故予謂註解作公有歸老之志者，殊屬不合。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利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威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

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恭祀。王曰。公功斐迪。魚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按解此記王將西歸。留公復洛之事。王四請而公不荅。王意愈懇。而公沈思其當也。開示曰。明調護曰保。稱舉也。公舉其大明之德。以我小子對揚文武之光。奉若天命也。不爭曰和。不變曰恆。居師安衆也。悻宗

尚書賈彥

卷六 洛誥

五

孝先也將祀。重禮也。稱秩舉祀也。舉大祀。新邑無舊典。而公皆制禮秩祀也。旁無方也。穆穆幽深意。近引導也。衡平也。公不動聲色。轉移開導。使我得其治事之衡。不迷於文武勤勞政教。皆公明德勤施之功也。予冲子復何爲哉。惟夙夜慎。守先祀而已。王曰。若公不荅。而王再言也。言公之功。不但啓迪冲人爲篤厚。卽凡天下之事。公無有不若是之勤篤者也。予退卽辟於周命者。王言已將西歸。卽位受命於西。公後請公留後也。迪亂開治也。言今四方多事。賴公迪治未定。所以尊公之禮。亦欲借公勤施。未能敬正公功。

之迪治也。將其者。企望之辭。將公其肯留乎。以監我官士師。此百工保安文武所受之民。而治以爲四維之輔。言四方皆倚伏也。此三請也。公定者。請公定止於洛。而已西歸也。肅將。言人皆畏而奉之。祇歡。言敬而悅之。無阻。勸公勿慮也。今我西歸。惟無厭忌其安民之事。公留此勿替儀型於四方。則世世享公之德矣。康事。爲康功。此四請也。按王勤請。其意有二。公不荅。其意惟一。新邑既建。王西歸。則東土爲虛。非公瞻託。一也。王歸卽辟。羣臣百官。不欲以臣禮煩公。居公於東。所謂匹休共貞。以宗禮禮公。二也。公亦知新

尚書賈彥

卷六 洛誥

五

邑不可無人。而冲人初政。保明未定。不容舍公。所以踟躕不荅。獨以此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成休。惟王有成績。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按解公以王命懇切。而王又以無斁康事自任。故公幡然承命也。弘朕恭者。言王以恭敬祖考之道。廣已不敢不承也。孺子以下。公贊王之辭。所以荅王稽已。

之意而歸美於上也。來相宅言益新邑也。其大悼典股獻民者言祭告朝享。頒賜殷士當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使士民奉爲四方新君爲周家後王恭敬之先倡也。曰視願之辭言王其自是宅中又治使萬邦咸休則惟王有成績矣。多方猶多士公言已與諸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衆望。作周家臣子忠信之先倡也。考成也。昭子猶言明子。指王也。刑儀型也。單盡也。言成就我明子儀型乃單盡文祖之德無遺憾也。此公以治洛自任也。

仲來茲殷乃命寧子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

尚書質疑

卷六 洛誥

美

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仲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參解此公在洛將遷殷士於洛王使人來公荅王之辭也。仲使臣也。來茲殷公將遷殷士於新邑王使人來命戒也。寧問公起居安寧也。秬黑黍鬯香也。秬黍釀酒搗香草和之宗廟祭以祼尸也。卣中尊。二卣者文王武王各一卣將遷殷士告於文武之廟也。曰者仲將王命之辭明潔禮祀拜手稽首和恭孝慕欲公代享也不敢宿。急君命也。惠篤以下祭之視辭惠順

也。篤加厚也。敘亦順也。詩曰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言願王惠順先德篤厚而益順之也。違遇也。無因而灾曰自疾。厭足也。引長也。考成也。言萬年厭飽王德殷士由此永遠考終無復違背也。王使來殷乃承命順敘萬年之久其永觀法朕子懷思其德朕子指王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威格。王入太室禋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尚書質疑

卷六 洛誥

美

參解此史臣總紀其年月日也。戊辰者成王六年十二月之晦日也。厭明明改歲卽夏正仲冬也。烝冬祭也。禮四時之祭皆用仲月。周正月仲冬烝祭卽新歲也。故曰烝祭也。宗廟用太牢言牛。舉其大者故但舉騂牛。騂周所尚也。王命作冊者命有司作祝版也。逸史官名。祝冊逸作祝辭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辭惟稱周公留守蓋東都之祭周公攝之。惟王來朝會賞禮諸侯殺生禋祀上下神祇威格。王乃主祭入清廟之中。太室而禋也。賓蓋營洛所以賓四方也。王命周公復作冊者又命有司作誥版也。逸誥謂史逸作。今洛

詰辭也。王命在十有二月。卽戊辰王至三日也。諸成公留則明年也。公留洛卽王烝之新歲。惟七年也不云留洛。而云誕保文武受命者。因於王留公之辭也。說者謂公居洛七年。乃薨。然則詰作於成王之十四年矣。十二月王所命作之冊。又何問耶。按成王元年。至二年。公居東。三年至五年。公東征。六年春。公營洛。是年冬十二月。洛工成。王與公至洛朝祭。七年。公留洛。經文編次甚明。紛紛論說不足據也。

按解周公稱成王爲孺子。蓋國史代公之辭。體成王尊崇叔父之意。云爾。非自周公口出也。古者臨文不尙書賈逵

卷六 洛誥

李

諱。叔父如周公不當孺子王耶。此史臣尊公意也。

多士
按解多士。周公徙殷士居洛而告之之辭。蓋夏之亡也。自孔甲以來。五世無道。而桀尤甚。在位且五十餘年。遇成湯而始放。商之亡也。紂以帝乙之子。世多賢君。惟紂身爲不善。武王一戎衣而誅之。故自古亡天下之易。未有如商者。蓋其所遇者。周家父子兄弟之聖。而自古得天下之難。未有如周者。蓋其所遇者。累世積德之商。故自古亡國忠臣義士。亦未有多於商之亡。蓋六七賢君養士。士之報禮也重。方紂無道。人

尙書賈逵

卷六 多士

李

戴周仁。則以誅爲幸。及商旣滅。人思先澤。則以仁爲悲。故三監叛。五十國亂。周公破斧缺斨。三年乃定。而河洛之終未肯附也。人心所係。道之愈堅。故不得不幹東都。坐而撫之。所以調護維持。而薰染漸摩之道也。然則公惡殷士乎。曰否。忠臣義士。公敬而矜之。故曰予惟率肆矜爾。臣不忘君子。不忘父。此天之所以立命。人之所以立心也。天命有興亡。人心有順逆。聖人有威德。行乎至公。由乎大順。易地皆然。何惡之有。然則謂之殷頑何也。曰此非公之言也。孔書釋陳曰。無忿疾於頑。畢命曰。毖殷頑民。遷於洛邑。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序與孔書皆非古也。若康誥酒誥洛誥。多士多方。何嘗有此語。蓋聖人所不赦者。一代之憲章。而所不能滅者。萬古之名誼。伯夷叔齊。扣馬直諫。武王終不以爲非。若周公詆殷士爲頑民。則扣馬之諫。爲不則德義之經。而首陽高節。爲千古庶頑之首。又何廉頑立懦爲百世師乎。故曰公敬而矜之。是以於文王之雅。稱殷士曰膚斂。酒誥曰殷獻臣。茲曰殷王士。曰殷多士。曰天邑商。自稱曰我小國。惟崇殷士。卑以自牧。雖聖人溫恭之至。亦殷士之賢。有以當聖人之褒嘉也。其肯詆之爲頑民。比之於放流乎。然

則遷多士於洛何也蓋殷世臣故家之在朝歌者如後世徙大姓實京師園陵之類朝歌距洛四百里移其大姓於新邑朝夕親近訓誨以馴其不率巨室定則庶民定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所慕一國慕之卽此意也豈其流放之禁錮之乎洛城雖大不過數千里舉殷都千里之民盡驅而閉之一城之內是後世長平新安阮之而已民方思亂而幸幸婦子流離道路欲以弭亂所謂治絲而琴之也夫遷民以防亂非聖人之識誠義民爲頑民非聖人之心誣聖人於已往壞名義於將來孔書所以爲妄作

尚書賈集

卷六 多士

奎

耳。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按解此史臣記公所以作多士之故洛邑新成將移

朝歌世家往居之殷王士者尊禮之稱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弔允罔固亂爾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弔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敬按此以下告殷士之辭王若曰者解謂王仲來步殷而公遂以王命代言也愚謂公以王命代言此不

待言然想其情形開章自必從王告發端卽通篇一意可貫何待下文六用王若曰王曰冠節當亦是吾夫子刪書節去繁詞又覺篇法不聯仍加王曰王若曰以便起止如康誥等篇之規也弗弔者弗用憂恤也旻高遠冥逸意喪亡也佑命猶言佐命將率也致王罰致王者大公之罰也勅殷命革正殷之國命也終于帝終上帝之事也肆爾多士呼之也我小國謙言周也弋取也猶弋鳥之弋言天苟不付界我信非天罔固爾殷亂而輔弼我我其敢于求天位乎今惟上帝不肯弼殷惟我下民執天所爲惟天威明顯我是以不得辭耳。

尚書賈集

卷六 多士

奎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憂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勗于時旻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誦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弔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按解我爲王自稱也罔聞夏桀之事也引逸不適逸

言天欲引導安全而桀不肯從也。崇高富貴是天所以逸明主。憂勤惕厲是明主所以自適於逸。引逸適逸所以啓多士遷居之意。惟帝降格謂天降災異如史稱夏桀之時。星隕地。震伊洛。竭泰山崩之類。繫於時。夏謂天以意向示之。使改而桀弗能用上帝之意。大爲淫樂放佚。有可討之罪。如民所謂曷喪後。后皆辭也。天乃不念恤。聞其辭而廢其大命。降致其罰。乃命成湯革夏正。與賢人旬治其四方也。帝乙紂父明德。恤祀。修德敬神也。成湯至帝乙。皆天所大建以保治殷。而諸王亦克庸帝。不敢失墜。故君澤無不配天。

尚書實錄

卷六 多士

古

澤也。在今後嗣王。謂紂也。罔顯於天。猶言不知天命。命且不知。况能聽念先王所勤勞於邦家者乎。天顯民祇。猶商頌云。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也。所以上帝不保。降此大凶。凡今四方小大邦。如奄徐諸國之喪亡。無非有可罰之辭。故奉天以討之耳。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勅。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參解次節王進詰之辭曰。我周王。周先王也。上帝命

周降割殷命。而告其勅正之功。惟我從事。不敢貳心。一順天命以往。非有私意利商求位也。惟爾自卽於亡。不能不歸於我周耳。予其曰。惟爾洪無度者。指革命以後殷畔之事。無度。猶言無量。謂我固寬宥爾殷。無有曠量。禍變之作。非我驚動。由爾邑自作也。予亦念天。方就爾大降災戾。故不爾正。言不甚責備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珥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備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尚書實錄

卷六 多士

奎

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參解又次節王進告之辭。若曰。上旣以天命祖德興亡。曉之。殷士有大戾。旣不究正。今乃惟遷之耳。西。謂洛朝歌西。不康寧。言以多士遷也。不敢有後。謂告而不聽。後不再加之罪。無我怨也。冊。史籍也。殷革夏命。舊典可稽。興亡代有。非獨今日。多士皆商舊臣。又推探其意。言殷革夏命。則凡夏之舊臣。殷備用之。今殷舊臣。周無用者。不知天命有德。予一人惟聽用德。今予豈敢過求爾德於天邑商。而遷之洛者。以冀率德改行。予惟循商故事。大哀矜於爾而已。敢過求爾德。

乎。其不爾用者。此非我罪。是惟天命如此也。蓋彰
者天命。今爾滅德而欲求嗣用得乎。公以此致責望
之意。非真言多士之無德也。曰。肆矜爾。乃見聖人
不得已之心。謂爾有德。其孰能不矜者。既不可用。又
不可棄。是多士遭遇之窮。而聖心良苦。亦末之何矣。
此公憐惜多士。婉爲辭以感動之。非必多士真有此
意。聖人體惜愛護多士。所以終於孚化耳。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
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

尚書質疑

卷六 多士

矣

而歸也。言我昔自伐奄歸洛。予大降黜爾四國民命。
不忍加誅。我乃明致天之罰。欲移爾遠去西土。比於
臣事我宗周之多遜順者。不但欲移之新邑之近而
已。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
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
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
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
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
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參解又次節王進告之辭。曰。予惟不爾殺者。不食大
降爾命之言也。予惟是移爾遐逝之命。有重申也。大
作邑于茲洛。又非遐逝也。所以作茲大邑者。予惟是
西土遐逝。四方諸侯。無所賓禮。又爾多士。今已攸服。
可無事。遷移卽茲大邑。奔告臣我。自多遜順。所以營
洛爲爾居。今往洛可居。卽爾土。尚其保有爾土。耕田
自養。尚寧爾身。安居自逸也。爾若能敬畏循理。天惟
付畀矜恤爾。爾若妄作。不克敬。豈但無土。予亦致天
之罰。身且不保。今爾惟宅新邑。以爲家。繼爾居。以求
永爾身。乃強壯有幹。爾方未死。有年于茲洛。爾之子

尚書質疑

卷六 多士

矣

孫乃有興起者。其從爾遷於何不得。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參解又次節王進誥之辭。然冠節有王曰。而下復用
又曰。應是刪書就篇。非王曰二字屬旣塗美文。卽又
曰二字屬旣塗美文。如中庸哀公問政。成功以下。好
學節上。重冠子曰之因耳。時予乃或云云者。蓋因上
文言遷居以後之利也。於彼時始信予。或爾得所居。
今果然矣。聖人告人委曲如此。或者譏廢之辭。愚按
此處疑有脫簡。不然而仍用又曰。則此非史原文。卽
通篇非周史原文。而俱爲孔子之刪定。亦從可知也。

嗚呼。讀尚書不知闕疑而強解其本難解之文其亦未達於孟子盡信不如無書之旨也夫。

無逸

按解無逸者。周公以恭儉訓成王也。凡人主之惡生於驕情。國家之禍成於奢侈。兩者皆謂之逸。故憂勤者主之德。卑約者治之本。人情莫不好逸惡勞。聖人於民則使之逸。於人主則不欲其以凡民自待。以恒情自恕。而獨致戒曰。無逸。蓋民好逸。未必得逸。人主好逸。則無所不逸。生長於富貴。耳目錮於物華。不知小民之艱難。則好逸。優游歲月。厭屬精爲勞瘁。適意

尚書實疑

卷六 無逸

矣

行樂以爲養生延年。則好逸。初服明作。中道逢小人。蠱惑鮮終。則好逸。任情躁急。喜佞惡忠。無教正寬縮之度。則好逸。而受病之源。由於不知艱難。不知艱難。由於不知稼穡。稼穡者。民所以生。而民者。君所以生。故易觀我生。觀民也。有艱難。而後有稼穡。有稼穡。而後有民。有民之稼穡。而後有貢賦。有貢賦。而後有經制。有經制。而後有百官。有司。朝廷宗廟。倉庫府庫。有崇高富貴。深宮壯麗之居。有錦衣玉食之奉。無一不依民以供。無一不自艱難出。若之何。登枝而捐本。是以公於洛誥。教王明農於豳。風七月。誨以稼穡。此戒

以無逸艱難。無以惟正之供。爲於田於遊。於觀深恩。小民之依。則庶幾無驕奢淫佚之事。而君德可修。有樽節愛養之意。而壽命可永。有謙恭受教之益。而忠諫不悞。有從容詳密之思。而纔邪不張。蓋既知艱難。自視天下之人。無一敢侮。視已無一敢驕。操心慮患。約以裕民之心。而君道庶幾矣。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尚書實疑

卷六 無逸

充

按解君子。謂君也。所處也。猶春秋言王所禮言君所人君之所耳。目玩好。居處服御。孰非安逸。然自賢主視之。有無一可以自逸者。蓋君享其逸。而逸非君自有也。君之逸。是乃小民惟正之供。君依小民以爲逸者也。小民之供。本於稼穡。人君但知逸爲逸。不知稼穡之艱難。則焉知小人之爲依。故先知稼穡之艱難。是乃君逸。則知小人之貧賤。是乃富貴者之所依也。凡不知稼穡之艱難者。以其身未親稼穡之事耳。視彼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但知安逸。不知厥父母艱難。乃有是逸。乃習爲世俗。鄙誕妄不檢。非議

侮慢其父母曰。前人無有聞見。知識蓋以壯麗為威。嚴則薄前人之堂構。為苟簡。以侈汰為得意。則鄙前人之恭儉。為纖裔。此繼體之通患。亦卽下文所謂講張幻語者也。其弊皆由不知稼穡之艱難故爾。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尚書賈疏

卷六

主

參解又次節周公進告之言。引殷三王之知艱難。乃逸以明之。蓋謂人主崇高富貴。無所不得。其難必者。惟壽。以有宴安爲之。醜毒嗜欲爲之。斧斤也。知艱難之君。惜福則能斂福。敬天則能得天。畏民則能長民。寡嗜欲則元氣不損。多憂勤則神明日新。無人怨則無鬼禍。養和氣則招吉祥。故自古壽考之福。不在游

怠豫樂而常得之艱難之中。歷舉殷王近代事之易見者也。中宗太戊也。自度以天命自檢制也。高宗武丁也。舊在民間。與小民同歷作。故卽位知艱難。乃或亮陰者。謂三年不言。非常然。乃或因在喪而然也。雍和也。此事無與稼穡艱難。然非知艱難之主。不能恭默守禮也。嘉靖和美安靜也。祖甲高宗子。祖庚弟。不義惟王。高宗欲立祖甲。祖甲逃居民間。故與小民同力作也。殷三宗享國長久者。皆以其知小民之艱難。而後王生長安逸。不知艱難。惟知有逸。不知小民之依。惟知有已。是以驕奢淫佚。禍過災生。人怨神怒。天

尚書賈疏

卷六

主

年不永也。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微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日。中。不遑暇食。用誠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參解又次節周公進告之辭。引周先王知艱難。乃逸者。徵之也。抑。貶損也。卑服。謙卑服事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卽稼穡也。微懿。皆美也。柔則暗。汝微則柔。而能文。恭則拘檢。懿則恭而能安。惠鮮者。鰥寡之人。枯槁無色。而惠之使鮮澤也。自朝旦至日中。又至日昃。

言終日不食也。誠和也。文王不敢以下十五字爲句。盤。盤根也。正。征也。惟正之供。下所當供。小民以艱難生之。而賢主以什一稅之者也。言文王不敢以小民稼穡之供。恣遊田之費。所謂知艱難也。中身者。年四十七卽位。九十七終。享國五十年也。小心恭慎。止仁止敬。故其享國長久。子孫爲天子。綿續八百。無逸。永年。信不誣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尚書質疑 卷六 無逸 三

參解又次節周公進告之辭。則法也。法文王也。十九字爲句。淫。蕩也。于。往。觀。玩也。如春秋觀魚觀社之類。逸。安逸也。如日宴不朝。不親庶政之類。遊。巡幸也。田。田獵也。皇。與遑通。暇也。今日耽樂者。言今日暇且爲樂也。夫爲四海之主。一日萬幾。何有暇時。此小人蠱惑幻語。非所以訓民。非所以順天。爲此言者。是人有大愆。丕。大也。逸。欲之漸。不可長。始於一念而終身迷亂。若殷王紂是也。彼其酗于酒。沈湎狂惑。死而不悔。亦始於一日耽樂耳。惟師文王則可矣。酒德謂以酣

酒爲德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敘誨。民無或胥譴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參解又次節周公進告之言。承上章今日耽樂之語。時人不則有愆之意。而因戒王使受教也。言古人雖德業已盛。君臣猶以得失相訓告。以吉祥相保順。以道德相敘誨。國是明而公論斷。故民無或敢譴詐張狂。以變易是非。此知艱難之主。虛已聽言之效也。苟艱難之訓不聽。則耽樂之言易入。蓋邪正之機。間不

尚書質疑 卷六 無逸

三

容髮。於是有人小人。教以變亂。先王正法。謂民不足。依謂艱難不足知。如厥子之侮厥父者。譴張變幻。是非顛倒。將使人君驕奢放逸。至於小大之民。不服。則心違而怨恨。不服。則口詛而詛祝。豈長世之道。祝與呪同。有怨而懇於神曰詛祝。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尤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譴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

身

參解又次節周公進告之辭謂商周四王知稼穡之艱難乃逸知小人之依故能勤儉憂惕懷保惠鮮惟民之恤所謂迪乃明哲之主也其或讒人告之曰小民怨汝胥汝則皇皇然自敬其德其所怨所胥之愆則曰我之愆四王之心信有若是者豈但不敢含怒而已乎蓋其心既深知我之逸爲彼之艱難彼之艱難爲彼之依視民無一不可敬自視無一可逸雖怨胥之不怒而有罪則自反此四王所爲迪哲世主所當聽也若此艱難之語不聽則彼耽樂之言是從乃尚書賈彥

尚書賈彥

卷六 無逸

吉

或有譏張爲幻者曰小民怨汝胥汝則聽之不深思爲君之道不寬大綏綽其心躁擾峻厲亂罰無罪亂殺無辜天下孰不怨之怨發厥身欲壽考安逸焉得此惟不知艱難乃逸妄謂崇高富貴我固有也惟正之供彼當供也斬艾如草芥糜費如泥沙煦煦戾怒嚴刑峻罰少知艱難豈至於此嗟夫譚張殺人不少寬綽厥心二語公蓋深有感於流言之爲禍烈也千載之下不能詳考其事而剛定意緒隱然可尋在讀者熟思耳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參解又次節周公進告之結辭蓋語畢而差奠之丁寧之所謂言不盡意忠告至矣

豐川今文尚書賈彥卷六終

尚書賈彥

卷六 無逸

吉



又尚書質疑卷七

王心敬爾緝手編

男

功勛

謹

錄

後學

平遠濤淳元亮

同校

平湖陸綸慶雅

周書

君夷

融解註此召公欲告老而周公勉留之辭夷召公召古人質直相論以名抑或周公地處其尊故召之因史嚴重故因各命篇序謂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

尚書質疑

卷七

君夷

王召公不悅故周公作君夷司馬遷敘燕世家遂謂周公踐祚攝政召公不悅為序所誤矣成王幼周公以冢宰攝政或有之若踐祚則禮記明堂位附會之說先儒辨之至詳據編次繼洛誥多士之後時周公留洛成王親政召公奚為不悅哉蘇軾謂不悅周公不歸非也夫周公何無可歸之義亦無欲歸之心公以文王子武王弟相武王初定天下武王崩反者四起公以骨肉元老受父兄託去則將舉前人未竟之緒秦越視之乎雖聞謗居東成王一悟遂翻然反何惜樂天下如後世竟棄骸骨之為世儒推誤解洛誥

予欲明農之意遂謂公歸不果召公不悅夫周公不

歸召公亦未歸也不亦怨已而責人乎序謂不悅者

如孔子不悅於魯衛孟軻不豫於齊有去志云爾

是時聖姓舊臣皆已新封十亂皆已彫謝周公留洛

而召公居中年老意欲有歸志或曰周公不歸召

公獨可歸乎曰周家創守之事皆周公肩之親則叔

父情不可解位則冢宰公無所逃故篇首公亦自任

義無可去若召公歷事三朝主報國酬引年而退猶

為庶幾焉蓋有周公在任其分周公留洛而王幼沖

觀其講張於流言朋比於記工享惟識物實不明農

尚書質疑

卷七

二

微師保之功亦顯彰之主耳篇中云嗣子孫大弗克

恭退佚前人光必有所指矣是時召公齒未甚衰成

王在位三十年崩而太保尚受顧命輔康王以百年

計時尚未耄其不悅非無故也然周公援止即止老

成忠愛其無已哉

融纂篇中亦分六段首五節言天命係於老成人與

召公於已共保之我聞在西四段敘商六臣得天之

烈欲召公匹休也在昔上帝七節言文武得四五臣

以佐命而今止二人不可不同心共保也前人敷乃

心節責以顧命之功見付託之不容辭告汝我允四

節復以天命民心留之。末則專言民心當保以決其留。蓋民心爲天命之本也。

周公若曰：君夷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枕，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過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尚書實錄

卷七 君奭

三

敬按周公若曰者，此孔子刪定周公留召公之語，撮取其要，以冠首引端之辭也。弔，憂也。弗弔，言君夷獨不憂念乎。天命去留在人，天喪殷而周受之，我不敢信以爲美而不求自保，如天不可信，未必與周。我亦不敢以爲終於不祥，而不求挽回，善則不祥可轉而吉。不善則休祥亦變爲凶，存乎人耳。嗚呼！嘆辭。君指召公已曰：時我者，言召公嘗歸責於公也。我，周公自稱。我亦不敢寧下二十四字爲句。言我亦豈敢安寧於上帝之命，不遠念天威於我無過違乎。過違，參差。意惟人在，謂祈天保民在人也。我後嗣以下十一字

爲句。指成王幼沖，不知艱難也。在家不知者，周公以叔父王親，召公同姓宗臣，誼共休戚，雖在家不仕，豈得諉於不知。天命難保，天意難信，無乃墜其命，不能久經歷矣。繼嗣前人恭奉明德，惟在今日。予小子所爲不敢知，不敢寧者，非能有所救正也。但啓迪前人明德之光，施及於我沖子而已。又曰者，前言少間，又申其說也。史記聖人動容勸誨氣象如此。言天不可信，我率行惟武王之德，以延綏之。天亦不用遽舍於文王之受命也。我所以思藉文武而保厥受命耳。

尚書實錄

卷七 君奭

四

敬按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於上帝命，註謂上我字。言召公嘗以自任，下我字。周公自任，亦未嘗不可。但兩我字上下連用，豈有上我字獨屬召公，下我字周公自任乎。於文義亦覺不順，當以從解爲長。融註首周公若曰至不祥，言天命之無常，以寓留召公之意。嗚呼！君亦曰至在家不知，此則承天命不可知而敘許國之同。推去國之言見召公之不可去。天命不易至恭明德，此乃承在我後嗣以下而言其理。見天命保於君德，公卽不爲成王計，亦當爲天命計。在今予小子旦至沖子，周公言已輔君之意以感之。蓋因其許國之同而期以輔國之同。又曰至受命，言

我所以輔君嗣德。正爲凝天命計耳。

公曰。君肅。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懼。小臣屏侯。旬。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敬按。又次節周公進誥之詞。蓋敘六臣輔君之烈。以見大臣之所係也。言自昔成湯既受殷命。時則有若

尚書質疑

卷七 君夷

五

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循事君之道。格天。格帝。各有陳列之功。於以保乂有殷。民安國治。故自湯至於武丁。皆以明德昭升。配享上帝。而國祚延遠。蓋惟六臣輔君。格天。故天眷佑有商。純一不變。由是氣化盛而羣賢生。國有人而實矣。在內則百官姓與王臣之微。無不秉忠貞之德。而明致服勞之憂。在外則卑而小臣。與尊而藩屏侯甸。矧皆有奔走趨事。惟此內外諸臣。舉已之德。匡輔其君。是以德業隆盛。

政教修明。故成湯諸君。凡有征伐。會同之事。於四方。如龜卜。著筮。咸知其公。無不翕然孚信。民心孚。則天命益永。大臣之所係如此。奈何求去乎。

公曰。君夷。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敬按。又次節周公進誥之辭。言殷之諸臣。有天壽能常格天。故保治有殷。其後嗣如紂。則奄遜於荒。故天滅之以威。今汝必永念天命。祖德亦如六臣多歷年所。有堅固之壽命。其治明我周新造之邦。亦若殷諸臣之孚於四方。即身與國俱顯矣。

尚書質疑

卷七 君夷

六

公曰。君夷。在昔上帝。制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閼夫。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夷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勛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敬按。又次節周公進誥之詞。蓋又即周先臣之佐命。

者喻公之當留也。割制絕殷命申勸重勉也。申勸寧王之德。言大命集武王之身。惟文王先能調治諸夏也。蓋文王調治諸夏。又賴此五臣若無五臣往來啓迪常教。卽文王亦無德降及於國人也。惟天純佑文王。故五臣亦如昔商六臣秉執其德。迪知天威。惟是光順文王迪行之德。著見於下。冒覆之功。上聞於帝。是以受有殷命。至武王時。號叔已死。惟茲四人尚迪行有祿。後武王將天威誅紂。惟四人光昭武王覆冒天下。使人盡稱揚武德。微四人武王亦不能成功也。其在於今。予小子且若游大川。無有津涯。予往汝夷。

其協力共濟。予雖在位。與不在位。同謙言已無益於國也。苟無人爲我責任兼攝。獨力難成。終無能勉其不及也。今爾以耆老高造其德。不肯降留。如視鳴鳥高飛。使我不得聞其聲。矧曰其能使之來下乎。造至也。詩曰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卽不降不聞之意。舊解謂岐山鳴鳳無謂。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敬按又次節周公進誥之詞。監于茲者。通指上商周諸臣言。我周受命雖美。亦甚艱難。不可不竭力保守。

之也。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狹隘急謀。獨行不顧而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反覆其詞。時迫時緩。時詳時略。此數語又略而緩。悠然不盡。足使人深思矣。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勸。偶王在夏。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極。

敬按又次節周公進誥之詞。前人武王也。敷乃心者。猶言布腹心。托心膂也。二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爲師保。故作民極。曰以下皆述武王之命辭。偶輔也。明勸輔王。明勉輔助嗣王。在於誠信。如車之有馭。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憂。凡皆武王遺命。丁寧托付之語。而公詳述之。感然事死如生之感。忠臣孝子惻怛之至。召公欲勿留得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戢。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敬按又次節周公進誥之詞。告汝朕允者。告汝以我

之誠心也。保夷者再呼其官與名也。其汝克敬以予者。望其敬以助我也。監于殷喪大否者。謂監視殷亡。大運否塞。不可不念我畏天之威也。予不允惟若茲者。謂予豈不誠允而徒然爲此話語乎。予惟曰襄事惟我二人。汝有合於予言。亦曰在時二人同心協恭。則天休滋至。但國家多事。賢才無盡。惟我二人不能勝。其汝先敬德。明揚俊民在位。以遷讓後人於丕時。丕時猶言後時。後日也。蓋大臣爲天下得人。不得其人。未可言去。篤用力也。言用力匪我二人。則多難之家。奚能至于今日安休。今日之功垂成之功。不敢遂

尚書廣疑

卷七 君奭

九

怠。我欲皆成就。文王之功於丕時。使自我西土丕冒。東至海隅日出之邦。罔不幸從。而後我二人襄事之功畢耳。今功未成。豈可言去。

公曰。若予不惠。若茲多話。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敬按。又次節周公進語之詞。不惠不順也。言我豈不順於理。而如此多言。惟憂懼上天越及下民耳。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厭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參解。又次節周公進語之詞。至此終義也。蓋上言天與民此。獨言民者。民爲本也。乃指召公言。惟召公

老成深念。能知民情。暫時雖罔允違。其終難保。可謂同休而不圖永終乎。當祇順此話。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愚竊觀周公之志。而知聖人天行之健。不息之誠。以天地民物爲心。未嘗遲回於衰髦之年。計較於生死之際也。視老之於壯。死之於生。若晝夜呼吸。而吾當爲之事。與夫不可辭之責。一息尚存。不容少懈。孟子謂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讀君奭。始信其然。

多方

按解多方者。周公再奉成王討奄歸至洛。而布告四方之詞。稱臣我監王祀。蓋周公治洛之五年也。奄人

尚書廣疑

卷七 多方

十

再叛。時成王在位十有一年。年二十四矣。當武王崩。三監叛。十餘年間。周公所以撫馭勤勞盡瘁。而奄人猶反側不常。若使當時無公與君奭諸老。東方之事。誰與圖之。故知君奭一語。周公之慮遠矣。孔子刪書。敘多方於君奭後。見文武之業。所以底定而綿祚久遠。秋毫皆公之力也。

參解。成王卽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按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卽其事也。疑當時易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四方客或有之。故及多方。亦話體也。蘇氏曰。大詰康誥洛誥。多士多方。雖所誥不

同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嘗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語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以下七王之德深矣方紂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卽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礪硃之於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饒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尚書質疑

卷七 後方

十一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參解此史臣記周公作多方之故五月不言其年以經考之蓋成王之十有一年也元年至二年公在東三年至五年公奉王東征六年營洛七年公始在洛茲經曰臣我監王祀則是成王十有一年矣是時公已遷殷士而奄人再叛公再奉王討之蓋初征王年甫十六多士曰昔朕來自奄王幼故大誥之辭稱冲人此乃王親總大政故專稱王王來反洛也洛邑朝宗之所故稱宗周公治洛王還經洛諸侯會故諱於洛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勤于帝之迪乃爾攸罔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鈇剝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

尚書質疑

卷七 後方

十二

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敬按此篇上繫周公曰而下始綴以王若曰則此篇爲周公代王誥多方文義自明若康誥酒誥自武王之誥康叔而亦謂爲周公代成王援武王之意以訓叙不惟年次大乖情理不順亦不察於經之明文矣殷侯殷諸侯卽東海奄徐諸國以其未忘殷故稱殷侯尹民宰民之官大降猶寬宥爾罔不知言爾自當知也圖謀也貳畏也天命不可以人力謀不畏保爾

之宗祀也。惟帝降格以下，詳言桀之亡，憂湯所以格
憂之事。見紂以多方亡也。蓋凡四方之命，迪於天而
係於民。存乎上之人，有以勸勉之。上有明主，則四方
多士，並受其福。桀惟自逸，憂民之言，曾不出於口。終
日淫昏，不能勉行天道。爾等所聞也。民以冀麗而後
安。民安即是天命。桀但圖帝命，不開廣小民於麗。大
降罰於民，積亂於國。始於嬖妾內亂，遂至監戚顛倒，
不能靈承於衆旅。不惟進用恭人，寬洪舒徐，以開民
麗。惟貪叨忿懣之人，日欽崇以戕害憂邑。所以天命
成湯刑殄之也。此惟天不保全憂桀，故憂賢士并受

尚書質疑

卷七 多方

三

其累恭德之士，不使明揚以保享民，而虐民之事，無
所不爲。生民窮迫，不得開展。成湯乃以爾多方簡代
爲民主，慎民所冀麗而勸勉之。於民所儀型而勸勉
之。至紂父帝乙，亦明德慎罰，能勸勉其民。凡要約囚
人殺戮有罰，無非勸勉之也。蓋惟恐斯民失所，陷於
有罪，况肯身爲不善用不善之人，以累之。斯勸民之
主，乃能以多方享天命。今至爾紂，不能以爾多方享
天命，豈非不勸民所致哉。亟言勸者，見今誥正所以
勸之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

殷，乃惟爾時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
憂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
王，逸厥德，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
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
念。嗚呼。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
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
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
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
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
思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履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
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
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
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
乃惟爾自速辜。

尚書質疑

卷七 多方

四

按註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周公先自嘆息，而
後稱王命以誥之也。庸，輕易也。非天輕舍夏商，惟紂
不能勸民，以爾多方放肆圖謀天命，頑屑有辭故耳。
憂桀圖政不集於享，天降之喪，殷邦代之。紂安其安，
爲政不蠲除其惡，而烝進於善，天降是喪，然非天一
旦棄之也。爲聖爲狂，在念與不念，如反覆手。豈容少

也要囚要約囚禁指滅奄之事也。

待而天之待商已久成王黜殷須至五年之久殷不克念而後天以五年須假之子孫作民主尚復何念可聽乎殷不可聽天又非輕與周也求之多方大動以降喪之威開發其所以眷顧者無之惟我周王靈承於衆能舉其德可以典司百神上天天乃式教我周用休簡畀以殷命尹爾多方豈偶然哉曷敢多誥者恐喪天命也大降爾民命者寬宥之也忱信也信其大降命之言也裕安和也卽前洪範開麗之意勿自迫於罪也屑播輕棄也不典非常也圖忱於正謀自信以爲當然也作不典而求正理所無也戰攻迫

也胥伯吏胥之長大小多正皆周官當時或難用商舊臣有附有叛故不和不也臬幹正也和者安分隨時之謂官不能幹正其民而使自作不和亂之道也自作不和者不順於監也爾室不睦者同類相疑也爾邑殷士爲多正者之治邑也克明謂政和民睦則境內清明是多正之能勤其職也凶德者貪亂不睦之人不忌不畏也不可畏其凶而不正卽克臬之意亦以肅清其官政而簡閱邑人之賢者以謀自助爾乃自是於洛邑長保爾土天亦畀矜爾我周亦大助賚爾啓迪簡拔在周王庭庶幾爾事有服在尊位者矣

畋與佃甸通凡耕獵之事皆力畋也按多士曰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敬求爾於天邑商尚未言用之也今日胥伯大小多正罔不克臬曰乃位曰乃邑則是殷士已有被用者但未在王庭爲大僚爾公當時治洛之政不可攷於殘編斷簡中規模次第大略可見多方次多士後甚明而解者以多士有朕來自奄之謂宜居多方後以遷殷士爲宜居營洛前則顛倒甚矣伏書編次自井然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違王命則惟爾多方探

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迷爾土。

敬按又次節公代王進詰之詞。不克勸卽上所謂不克勸於帝迪之勸。不克享卽上所謂不克永於多享之享。言爾不相勸信衆。詰爾之命。則爾亦不克享上之祿。凡民承風亦不享。爾乃放逸頗僻。不和不睦。大遠王命。爾罔克臬。則惟爾多方之士。自探取天威。我將致天之罰。蕩析爾土。言將放殛之也。

王曰。我不惟多詰。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尚書實錄

卷七

多方

七

按解又次節公代王進詰之詞。命。天命也。聖人無往不奉天命。不但治亂刑政之大也。事物變化。莫非自然。聖人語默動靜。順帝之則。動必奉天。言必稱命。殷自順命。則無探天威矣。又曰。時者。他時也。與多士又曰。時同。言彼時致罰。惟爾始初。不能敬聽於和。自取之爾。勿我怨也。按多方較多士。其辭旨加切。亦先後次第之別也。

立政

按註吳氏謂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而其旨意。則又上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而經解則謂此周公將歿而遺訓成王之詞。丁寧切而屬望遠。未

呼太史記錄。殆公訓誥之絕筆矣。首尾史臣記事。篇中不復如他詰更端。以其非面陳如召詔。及後世遺表之類。故編次諸誥末。各立政者。勉王自立云爾。篇中養民慎刑。以得人爲本。蓋得人則政立。由堯舜至文武。帝王之道備。而周公相成王。爲王道之終。故此篇上接舜禹皋陶之謨。下及成湯文武用人行政之道。終以刑獄戎兵。命史記錄。蓋公思兼三王之事於茲畢矣。國史所編。與夫子刪定思周公之意。周匝完備。學者宜潛玩也。

尚書實錄

卷七

立政

大

敬按篇中前後語意。信如經解。丁寧切而屬望遠。類周公將歿而遺訓成王之詞。不然。如篇首告嗣天子王矣。中間今孺子王矣。咸告孺子王矣。矣之爲義。乃盡言無餘。自是永訣之辭。而屢用之。又繼自今亦屢用之。夫繼自今者。亦類永訣。囑後之語。而篇中兩用之。至篇末既致訓於王。又欲舉慎刑之長。垂訓將來。則呼太史令記錄之。亦自是臨歿垂訓之旨。且篇次卽繼以顧命。則此篇屬周公之終。而下卽屬成王之終。亦於編次之義合也。至篇中但言立政由用人之旨。庶獄庶慎之旨。且及詰戎服遠。觀光揚烈。而更未言及毖殷一字。則東方已平。無俟更及。而但望以用

人立政慎刑足兵爲繼業知恤之道也。然言及其克信爾戎兵則公鑒於殘股及東方徐奄之亂而蒙蒙平安不忘危之意在其中矣。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威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按註解皆謂此節是史臣敘周公作誥之意終不如以爲是孔子刪書櫟括引端之詞蓋中間不知刪去多少繁辭故其文義如此。又或竹簡漆書中間磨滅亦多俱不可知也。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者公將陳訓而致禮於王矣者盡言無餘之辭。王左右常伯常

尚書質疑

卷七 立政

九

任準人綴衣虎賁記公所戒慎用之人也。左右輔弼臣也。常伯常用庶官之長也。任用也。準人公平正直可爲準則之人。綴衣猶垂衣。天子展座之飾帳幄之屬虎賁武士侍衛之臣所謂帳下士。如今錦衣衛官僚執戟護陞掌刑殺者也。言王左右常以庶長常任用準平之人以及綴衣虎賁之屬此周公用威戒於王者也。

敬按註以羣臣咸用戒於王爲羣臣用公之意進戒於王而解以咸用進戒於王爲周公用進戒於王如下王左右常伯庶長常任準平之人及綴衣虎賁

之屬。愚謂註似不如解之直截蓋以咸用進戒爲羣臣用公之意則必於拜手稽首之上補周公率羣臣進諫一層然後此意乃明。今細詳經中之旨却無此意。且若以咸用咸字遂增入羣臣進諫一層何以下羣臣進戒如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但定舉官名毫無涉於進戒之旨。至周公之口乃明乎其亦不成體裁不成文義矣。又此是自洛進戒之表既是開端以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發端却接以羣臣之奏且奏意未明而忽接以周公之戒不知當時是如何敘次亦反覆推勘不去矣故不如解

尚書質疑

卷七 立政

十

以用威戒於王句爲即冒下王所宜慎用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之屬爲通體一貫也。然終是文義不貫疑有簡策遺落之處耳。

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顧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

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譬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
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
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敬按又次節周公進誥之詞嗚呼休茲知恤鮮者卽
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之意言此左右常伯綴衣虎
賁與君同休然知憂恤能得人者鮮也古之人指唐
虞之世堯舜禹皋君臣也有夏謂諸夏競強也言古
人行道中國帝室強盛如唐虞之際尚賢官天下所
謂小德役大德故曰有室大競俊又在官時亮天工
故曰籲俊以尊上帝通知之真也忱恂信之篤也

尚書質疑

卷七 立政

三

九德卽皋陶所陳九德拜手稽首唐虞君臣進言納
諫皆拜手稽首者也真知誠信有九德之行然後乃
敢陳謨以告君蓋皋雖明刑之官而謨非先刑也舜
雖有三居之宅而宅非居罪也五刑原非安宅古人
以宅論刑宅可知也豈非德明而後刑中乎故其告
厥后若曰宅乃治事之臣使事得其理宅乃牧民之
臣使民得其養宅乃平準之人使公平正直者居百
揆阿衡之位以爲治事養民之準如此三宅則可以
爲君苟臣不迪知枕衾於九德之行徒爲面從大言
以訓德而乃宅斯人用之則事牧準三宅無有善人

徒法可以化民乎桀有惡德惟其弗作求往古任人
是以暴德滅亡而無後也陟升也丕乃也釐賜也耿
明也言湯升爲天子上帝大賜明命也三有宅謂事
牧準之位克卽宅謂用人能各當位也三有俊謂事
牧準之人克卽俊謂在位能得人也天下所以嚴敬
取法者以湯能宅俊得所非徒以刑罪五宅三居之
謂也見德言不見刑也受德昏封尚強也羞刑善治
刑獄之人如後世酷吏輩以刑爲美也庶習多習也
欽罰非妄罰也俾使也我謂周也有夏諸夏也奄覆
也甸治田也言盡四海之民皆甸王田也

尚書質疑

卷七 立政

三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
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
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
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
毫販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
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
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
敕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咨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按解克知灼見卽上節所謂迪知忱恂非面謀者也
克知三有宅心言在位皆忠臣也灼見三有俊心言

所用皆真才也。天命有德，卽所以敬事上帝也。立民之長伯以立政，任人之平直以牧養民，而作爲三事之臣。詩云：宅三有事。如前所謂乃事乃牧乃準。三有俊，皆大臣也。虎賁以下，雜與內外庶官。大都小伯，大小都邑之伯表臣。外臣也。庶常吉士，兼指諸在位者。皆循理善人也。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官。顧微盧二國卽夷也。烝衆也。三宅皆殷舊都。疑卽所謂三監之故地也。阪險要之地，不以分封，而設王官治之，謂之阪尹。此備舉庶民也。文王惟能克知三有宅心，乃能官人。立茲常行有事司牧人，以克有此俊德，所用皆

尚書質疑

卷七 立政

三

準人。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政立刑清，而民安矣。庶言號令也。庶慎，凡政事之當戒備者皆是也。有事之牧，夫職在養民者也。是訓用違，訓其不逮也。文王視民如傷，惠鮮懷保，所未能忘者民而已。至於刑獄與他戒備之事，文王不敢知。蓋知人官人立政之本也。率遵循也。敕功撫循，文王之功也。義德續緒之義也。容德懷保之仁也。義容并盡，故受以莫大之基。武王以遏劉爲武，亦如文王之明德慎刑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

勿有間之。自一語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父我受民。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悞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悞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尚書質疑

卷七 立政

四

按解此下反覆丁寧，皆任事囑付之詞。說者以爲王初政致戒，並乃文子文孫。豈初政之語下篇卽以成王顧命繼之。次第可見。孺子，家人叔父之稱。蓋國史嚴重，所以尊公而諷王以受教也。屢言矣者，永訣之辭。準人牧夫，正人之爲民牧者。克灼厥若，謂能明知其賢而順厥志也。丕乃俾亂者，使得大行其道也。相助也。和理也。輔相我所受之民，訓和我之衆。獄與衆，慎之事。勿以儉人，間離之也。末盡也。成德之彥，卽準人牧夫也。微美也。人之微言，卽前所引禹臯之言。湯文之事，皆美言也。惟正是乂之者，惟準人牧夫使治

民治事也自古謂唐虞也商人謂湯也總申前言虞
夏商及我周若文王立政立事皆用牧夫正人能宅
居之能幸循之所以俾之治也其國之不正政者皆
用檢小之人不順乎德是以無光顯於世也勵勉力
也凡三言庶獄庶慎初言勿有間之者防檢人也再
言勿誤惟正又之者任準人也三言勿誤不及庶慎
者所慎尤在刑也不及檢人所重在得賢有司也詰
治也陟猶虞舜陟方之陟巡行登歷之謂禹之迹九
州五服皆禹經歷之迹也方行者方岳巡行也此言
天下既平王者巡守六師從行如詩曰君子至止韎

尚書賈疏

卷七立政

五

韎有奭以作六師朝會則必講武所謂詰戎兵也耿
光以德言大烈以功言按公諄諄以慎獄爲戒而終
之以詰戎兵何也人主無敵國外患之憂則必有嚴
刑峻罰之事故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兵者所以防
於未亂勝於未戰者也是以唐虞之治中天而前無
軒轅之五兵則無以開平成後無湯武之放殺則無
以除暴虐故天道霜雪震震所以致其生也治天下
而言銷兵去戎是義安也武王革殷之亂汲汲於戢
干戈彘弓矢歸馬放牛不數年而天下大亂庶頑流
言刃及同氣微公東征天下非周有矣五刑雖設何

解於治故五兵詰而後五刑可省安不忘危所謂心
戰也故公之繫身於同人曰用大師於讎曰利侵伐
茲立政用人庶獄庶慎而終之曰詰戎兵憂深旨遠
豈教功主以顯武哉常人猶準人檢人變詐反側不
常正人端方直諫庸言庸行如規矩準繩布帛菽粟
蕩蕩平平故曰常人王道本乎人情人情者聖人之
田故道貴中而人貴常此人主知人官人之要取人
立政之本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
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尚書賈疏

卷七立政

五

又按解此周公進誥終篇之詞也公既致訓於王又
舉慎刑之長屬史官記錄垂訓將來也太史呼史臣
蘇公蘇忿生春秋傳武王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
也由獄爲推原罪人之情由蘇公能用敬以推原獄
情爲邦刑之長茲式有慎卽敬爾由獄也列布也猶
後世刻傳之刻所謂布在方冊也用中罰者使後之
用罰者取中也公以立政垂訓獨加意於刑獄因言
以釋志公殆重有感於懷而諄復如是歟
敬按篇末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一節寥寥數語
他不更及而但言敬獄中罰此非當日原篇繁冗孔

子圖書而但錄其要語則當時喪亂甫定庶獄關人情之背屈惟蘇公能式愼中罰方永任司寇藉囑太史所以丁寧孺子王永任不貳也然其爲臨政戒王之訓蓋昭然矣此篇自當從解訓詁爲長

顧命

按解顧命者成王將崩顧太子羣臣命之也顧同視也將去之貌史臣敘其事因以各篇立政者周公佐命之終顧命者成王受成之終也成王生平嗣服之事皆依周公而臨終顧命則成王所自得也處生死之際從容不亂承祖考之業付託惟謹末年進修視

尚書質疑

卷七 顧命

七

初服有加矣後世人主死於婦人之手嗣君廢立悉由中官大臣不得預而禍亂隨之然後知成王之爲愼重也三代顧命多矣獨錄成王者以其鄭重備禮可爲後法且以居四代帝王之終也本一篇孔書分王出在應門之內下別爲康王誥與分彛典同陳十餘年來無敢正之者可怪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按解成王崩年經無明據按漢書律曆志成王卽位

三十年崩則此四月乃三十年四月也宋邵子作經世書謂成王在位三十七年愚謂召公先事文王又與周公同相武王至成王時召公殆將老矣今成王終又受顧命計其時必非甚遠若又三十餘年則已百有餘歲未必尚在位二書之說恐皆未足據哉始也生魄謂月既望而光漸減十六七日也不懌有疾也洮盥手也頰沃面也相扶持也病不能振衣相扶而加冕服於身憑几於路寢召羣臣命之也芮伯以下諸人爲王六卿者師氏中大夫以其屬守王門者也虎臣卽虎賁護衛之屬

尚書質疑

卷七 顧命

七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爾爾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宜重光冀亂陳敷則肆肆不遠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侑敬廷天威爾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梧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按解大漸言病日甚而漸近死也惟幾猶幾希言危也臻至也爾爾爾甚流連也嗣繼今也言病日至流連恐遂死不得誓言後事也審詳慎也汝太子羣臣也宜重光文武以聖嗣聖宣布重明也冀爾爾高山

大川之奠麗猶日月麗天之麗皆宣布意故卽五教詩云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是也肄肄重習也二聖布德陳教典則昭垂遠近幸由子孫視儆重習不違也達通也何恩也自謙之辭疾殆疾病危殆也弗與委頓也弗悟昏迷也釗康王名威可畏也儀可像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以其有威儀威儀正則心存威儀亂則心喪故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成王知威儀亂爲非幾故能力疾被冕命百官可謂以身教矣貢進也非幾邪念也幾者動之微非禮之志動於微則不善之像形於外當輔翼匡弼無以非禮之事冒亂

尚書實錄

卷七 顧命

三

進貢則非幾不動而身修矣此輔養君德之要也按蔡氏曰威儀舉一身之則而言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自治於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攸分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慎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

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

按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按解茲既受命者羣臣既受顧命也還旋卽也綴衣黼座帳帷之屬庭外庭也翼日明日十七日乙丑也仲桓南宮毛二臣名呂伋太公望子虎賁之長爰于

尚書實錄

卷七 顧命

三

也二千戈者桓毛二人執干戈與呂伋所掌虎賁百人逆天子也南門天子五門庫雉應路門皆南向王崩太子在內必迎之南門外者所以殊其禮表觀望也翼室路寢兩旁側室恤宅憂居也宗主也成王殯於路寢太子入側室憂居爲喪主也

按宋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睹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闔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庭猶不聞然後知周

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不可廢也。

丁卯。命作間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秋設黼展。綴衣。屬間。南鄉。敷重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鄉。敷重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鄉。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序。南鄉。敷重筵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鼓。在西房。允之矢。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一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祀。一人冕執劉。立于東

尚書質疑

卷七 顧命

三

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按解十九日丁卯。王崩之第三日也。命太保命也。冊簡冊所以書顧命。授嗣王者也。度新君即位之禮。節如下文所行。猶今之儀注也。癸酉。二十五日也。伯相召公也。方伯相天子也。命士以供侍從之役。如下文執仗立門階之屬。須材以爲陳設之具。如下文席几寶玉輅車之類。狄俗人。供喪役者也。黼。黑白文。爲斧形。展。狀如屏風。天子朝諸侯。則依之以立。綴衣。帷幄也。設死者之席。如生者之禮。黼。壁門。通明處。古者前

堂後室。堂後列牖。牖間。卽堂中。敷銷也。重。疊也。簾。席竹簟也。純。緣邊也。華玉。美玉采色者也。仍。因應也。因存日所用之應。几。事死如生也。周禮。司几筵。職云。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東西序。堂東直牆設席相向。所以陳寶器也。底。席也。近地。席綴。純以繪帛。聯綴。席邊。文貝所以飾几。豐厚也。畫。純以彩畫之。繪。緣席也。西夾堂西側室。堂居中。故謂之夾。如兩翼然。故又謂之翼室。嗣王受命。以賓禮之。由西階墀。故西設席。南向也。前節所謂遊子釗。延入翼室。卽此。筵。席也。玄。黑色。紛。綵也。以黑綴緣席也。受命大禮。故從吉。漆。仍几

尚書質疑

卷七 顧命

三

從質也。越玉五重。卽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五也。寶。謂赤刀。大訓。謂文武以上列聖遺言。河圖。謂伏羲所傳龍馬瑞圖。間之以五重之玉。珍重之至也。胤。古國名。所遺舞者之衣。鼓。大鼓也。與大貝三者。或前代所得亡國之器。或異方所獻。以示戒而示無外也。兌和垂三人。皆古良玉。戈工矢三物。皆古兵器之畫制者。先代傳之以示守。周禮。大宗伯所謂庸器也。房在側。東西兩房。天子廂寢之制。諸侯廟。寢稍狹。但有東房。無西室。西爲與神所棲。深入而東向。故西無房也。寶玉列於庭序。器械列於西房者。輕重之等也大

輅玉輅實階堂右南向之階也而猶前也綴輅金輅
昨階堂左南向之階也先輅木輅墜門兩旁堂室也
次輅象輅革輅天子五輅玉輅爲貴次金次革行則
貴者近而賤者遠王乘玉輅則金輅接之故金輅爲
綴輅也最遠者木輅故爲先輅革與象居中故爲次
輅禮大喪祭大賓客則出輅示不敢安居也二人士
也弁冕之無延旒者雀赤黑如雀頭色禮士弁大夫
冕門階遠故用士堂垂近故用大夫惠予也未銳似
穗基青黑色戈鈎戟也上刃謂直立以刃向上兩人
夾立欲其不相礙也祀堂基邊廉隅之處兩階室左

商書賁集

卷七 頤命

三

右階也劉鏡斧也鉞大斧也東堂西堂猶言堂東堂
西皆中堂也戮瞿背戟屬形如花故得各東西垂堂
東西屋簷下也銳矛屬側階西夾之階西夾有嗣王
席故階特設一人爲衛

按此知古人冕服不獨用於祭祀戴冕者五人皆不
言何冕何官則周禮五冕之說未足據矣天子路寢
之內皆列五兵古人雖深居嚴遠未嘗忘備此卽周
公克詰戎兵召公張皇六師之意後世人主殿上不
得持寸兵而姦宄生於肘腋先王堂陛列戈戟而君
臣輯睦如同室蓋左右僕從綴衣虎賁罔匪正人也

主麻冕黼裳由賓階賡卿士邦君麻冕黼裳入卽位太
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
昨階賡太史秉書由賓階賡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
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下變和天下用
蒼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
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
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盟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
王荅拜太保受同祭賡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降
收諸侯出廟門俟

商書賁集

卷七 頤命

三

按解王嗣王麻冕以二千四百縷布爲長川布賁質
也細縷質精也白黑曰黼賓賡西階嗣王新受命爲
賓而太保奉先王顧命爲主賡升堂也蟻織文疑卽
皐陶謨所謂蟲也入卽位入路寢之門卽堂下之位
太保主其事太史奉冊太宗掌禮形赤色承介圭奉
天子之大圭也上宗卽太宗云上者宗伯有大小大
宗伯爲上同酒器瑁以玉爲之方四寸天子之圭各
四爲一上有冒朝諸侯則執瑁以合瑞也同之與瑁
猶瓊之與圭圭爲瓊柄瑁爲同蓋太保攝主故由東
階升堂宗伯奉同瑁以從太史奉玉冊獨由西階以
王在西也御猶御事之御治也瑁冊於堂上賁冊下

堂皆太史之事。冊所書即成王遷几之命也。曰以下太史口傳神意而申命於堂上也。末命臨終之命也。嗣訓繼先訓也。下便也。大法便民也。王再拜興。嗣王拜於堂上之南。向席前。乃受同瑁者。受於宗伯也。宿肅通進也。三宿猶三肅。三次進酒席前也。三祭三酌酒於地也。三咤猶三嘆。曲禮曰。勿咤食。每獻必咤。悲絕之聲也。上宗曰。饗傳神意言已饗也。王執瑁而以同授太保。太保授同下堂。盥手別取同。洗酌以半圭之璋爲柄。禮諸臣亞裸。用璋瓚獻而後酢。用亞裸之器也。尸既受獻而酌主人曰。酢。嗣王哀痛不忍受酢。太保代受而自酢也。以同授宗伯之人。將受酢拜也。王荅拜。代尸荅又荅其代已也。太保既拜起。乃受宗人同。祭酒於地而後嘗之。至齒曰。嚼。字亦當作咤。既飲以同授宗人。復拜謝。王又荅拜。太保乃下堂。有司收徹祭物。諸侯出路寢門外。俟新君出見也。路寢而曰。廟者。王廟在也。凡宮室有神在。皆曰廟。周禮。衾冕衣裳九章。裘四章。今君臣皆言麻冕與。論語。夫子之言合而衾冕之裳獨言。黼詩又云。黼衣黼裳。常服黼。是則黼又不專在裳也。此云黼黻。則黼文又似不皆斧也。黻裳。裳有最文則黻。又似不專在裳也。後儒

紛紛訟議。惟詩書足據。孔書自此以上。斷爲顧命下。別爲康王之誥。一時事斷爲兩章。非也。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黃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新陟王。畢協賞罰。敷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創報詰。昔若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貽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按解路寢門外。曰。畢門。卽路門也。以其自外入至路門止。故曰畢。畢門外曰應門。應門內。天子內朝在焉。新君出至此。見羣臣也。召公長西。諸侯畢公長東。諸侯各率以入。布陳也。乘黃四黃馬也。朱朱其尾。鬣爲敬也。春秋傳。宋公饒四鸞。取公于地之馬亦朱其尾。

鬻以與之。周人尚赤。故貴朱寶。諸侯也。稱舉也。圭幣所以先馬。禮凡獻獸。必有所先。壤奠謂土。壤可出之物。以爲贄而奠於地也。禮見尊者。奠其贄於地。稽首九拜之極。禮王義嗣德。謂新君以嗣德爲義。不以嗣位爲倨。所以荅拜也。言荅拜者。不荅稽首也。見畢。諸臣陳戒於嗣王。更相揖進也。美若。未詳。或曰美若。卽下文之厥若。克恤西土。言以憂患興邦。告以祖宗之艱難也。新陟。新升遐也。成王未葬。無諡。故稱新陟王。故王而曰新陟。不忍忘之辭也。戡定厥功。指親征武庚。平徐奄之功也。今王指康王也。張皇。敬戒意。天子

尚書質疑

卷七 顧命

圭

六師。言當繼成王戡定之志。勿以天下既平忘戰。立政。謂詰爾戎兵。亦此意也。高祖。德高之祖。寡命。希貴之命。指文武也。報誥。王荅諸臣告。丕平。猶太平也。富謂民皆遂生也。不務咎。不爲苛刻之政也。底至。齊信謂極至。齊一信服也。昭明。功德光顯也。端命。欽承對越。猶所謂顧諟天之明命也。訓厥也。伯父同姓諸侯。胥暨。相與也。顧養也。綏安也。先公諸侯之祖考。奉恤厥若。荅上美若克恤之戒也。鞠子。猶穉子。先儒短康王初喪。冕服受命。以爲非禮。果爾則召畢諸公之於一禮。反不逮後儒乎。召公與周公喪武王。受顧命。輔成

王。凡周公所以治喪而立之儀。召公豈遂忘之而盡背之。正使周公而在。禮亦當如此。蓋論人子之情。莫切於親喪。論天子之事。莫大於受命。在士庶則親爲垂天下爲輕。在天子則天下爲公親喪爲私。先王垂死扶病。正衣冠。集羣臣授之。如嗣王者。可任情草率而受之乎。喪禮三年不祭。惟祭天地山川。越紼行事。夫祭猶越紼。况始受天地之命。爲山川百神之主耶。君薨。世子初生。尚用冕服告。况嗣君受命大事。釋斯須之喪服。以成禮。何爲不可。

呂刑

尚書質疑

卷七 呂刑

圭

敬按。註謂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耳。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朴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許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入穀贖罪之法。初未嘗及夫殺人刼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蓋以示戒。然其一篇之中。哀矜惻怛。猶可以

想見三代之遺意爾至經解則又曰說者謂穆王逆遊無度驚獄以供後費不可爲訓非也今讀其詞謂蚩尤妖妄苗俗信鬼淫刑自滅古帝隆典弼教制刑惟中元命配天前此訓誥所未及呂命及此焉得以人廢言自三代之盛也訓誥必稱上策比其衰也下策亦疑周之盛也訓誥必誦祖德比其衰也祖德亦玩呂命遠引三后而禁黜詛盟亦申命之權也至於刑獄之際丁寧反覆藹然仁人惻怛之心又肉刑割人肢體無異屠牲先王豈忍爲此儒者論治既謂不能盡去而擇其疑者贖之贖又疑者赦之不實者無

聽有罪必刑而全活亦多可不謂曲當乎所以穆王享國長久壽年百餘歲不可謂非仁人之報而儒者必以爲先王法不許廢又不許贖嗚呼此豈聖人錄祥刑之意鄙儒所以謂固執而不通也敬則竊謂按註意讀此篇之非解意取穆王之善而要之註義爲長蓋按篇首敘言有耄荒之說使其言出周史卽史臣當日亦自知穆王之此舉爲非度倘屬吾夫子剛定之特筆則亦知此舉之爲無當於先王德政也又篇中旣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又曰以教祇德豈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罔不惟德之勤而必明於刑之中

乃幸又於民衆彝乎將克天德作元命者僅出於明刑耶又刑必賴於贖耶反覆推求總之援蚩尤與苗之淫刑爲贖錢張本引舜是爲金作贖刑張本處處言德正是處處明刑所以彌德以見贖錢之必不可已大類後世詔書中文飾之詞固不得以辭令之惻怛飾智而驚愚也且自贖錢之說興遂使後世惟訖於富而害不可言故此篇以從註爲足警於典獄訖亦死而害不可言故此篇以從註爲足警於典獄訖富爾又細玩通篇當是合數篇融裁爲一故中間數用王曰以作段落蓋其記者非一倫又其語意亦似

一番說不盡意再申重誥之意爲多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按註呂命者呂侯受王命而訓四方也穆王享國百年至年已耄乃以已意大加裁度作爲五等贖刑以詰四方或曰詰字之訛遺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齔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桷斲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溪泯勢勢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成庶戮力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聲香德刑發聞

惟懼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隸常。齔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齔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融註自此至配享在下。詳苗民用刑之過。帝舜用刑

尚書質疑

卷七 呂刑

聖

之美。所謂古訓也。呂侯傳王命以訓刑曰。若古用刑之訓。爾宜知之。昔蚩尤始爲暴亂。以侵剝爲事。延及於民。無不爲寇。爲賊。以鴟張跋扈爲事。爲姦爲宄。以奪攘爲事。至於矯詐虐劉。犯刑之原。從此起矣。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刑立威。作暴虐之五刑。各日常法。殺戮無辜。於是始制劓鼻。耳。椽。竅。黥。面之法。於凡麗法者。必刑之。并制無罪之人。不復差別其曲直之辭。其視寇賊姦宄之貽虐爲尤甚。昏亂極矣。民起化之。亦相爲昏亂。無復誠信。相與詛盟。虐政作威。衆被戮者。皆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

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則是惡染於人。而聞於天也。虞帝哀矜庶戮之無辜。乃體天之心。暴苗虐民之罪。以彰殺代之威。竄徙分北。使不得繼世在下。國以貽民害也。然苗民雖絕。而人猶惑於詛盟之邪說。故人心不正。舜乃命重氏。黎氏。修明祀典。各有分職。禁絕小民。不得通行天地之祭。祀典既正。則禍福之說。舉皆屏息。而當時諸侯。及在下百官。皆精白一心。公好公惡。以輔助常典之道。善者保安之。惡者懲戒之。賞罰當公道。明雖齔寡。至微無有蓋蔽於下。而不得仰者。况彼凡民。豈寧有所控訴。以聽命於神哉。皇帝

尚書質疑

卷七 呂刑

聖

又以苗民任刑。而不任德。民情無由上達。乃虛心訪問下民。欲得其不便者。反之。當時齔寡。皆言苗民以虐爲威。以察爲明。舜於是反苗之道。凡政令以防民者。以德爲威。民自決於爲善去惡。而不敢踰越。凡教化以導民者。以德爲明。民自知當遷善去惡。而無敢昏惑。於是又命三后。同致憂民之功。伯夷承命。降播天地人之三禮。以刑折民之邪妄。以正人心。禹承命。平水土。表名山大川。以奠民居。稷承命。降播種之方。厚植嘉穀。以厚民生。由是三后各專一職。皆有成功。典禮明。水土平。播種興。惟致民之殷盛富庶。而猶慮

天下有悖德之民乃命皋陶爲士師定爲輕重適中之刑所以檢束百姓之心教之遷善去惡以敬德使相安於明威大順於惟殷也可見有虞之刑特輔德之不及而已夫德威德明舜有和敬之客在止矣極功成功三后有精白之客在下矣君臣合德光輝著於四方故四方之民觀感而善無不惟德之勤當此而猶有未化者故乃命皋陶明五刑輕重之中率此以治民輔助其常性使天下同歸於勤德焉當斯時也皋陶典獄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乎賄賂之人其心常欽而不敢怠忽畏而不敢放縱

尚書賈彙

卷七

呂刑

聖

是以聽斷之間輕重得宜凡身所用之刑皆可舉以示人不待擇而後言大公至正實能有是天德於已天德在我則生死之大命雖出於天而實自我作矣命自我作是天以大公至正制命於上刑官以大公至正司命於下豈不配享在下乎虞廷用刑之極功至與天爲一如此皆古訓也此後世所當法哉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儻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錫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按纂此統告四方諸侯欲其以虞爲法以苗爲戒也天生下民不能自治而責之君君不能獨治而責之臣爾四方司牧典獄之諸侯非爾爲天牧養斯民平爲天牧民任大責重如此所當監者非伯夷於降典之時播刑以啓迪斯民乎所當懲者非苗民察獄不得其情任獄不得其人以觀五刑輕重之中惟是貴者以欲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以亂罪無罪故上帝不錫貸而降咎於苗苗民無所辭於罰遂殄滅其世乎能知監懲則牧民之責斯無負矣

尚書賈彙

卷七

呂刑

聖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莫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按纂此嚴勤怠之戒專告同姓也王曰嗚呼念之哉凡我尊卑長幼敬聽我言將有至當之命夫刑獄甚重必須勤於聽斷勤則當罪而心安不勤則不當罪而無及爾宜以勤自慰不宜以不勤而後戒夫我謂爾當勤者蓋以上天設刑整齊亂民俾我暫同非可常恃以爲治凡當有當辟者惟視人之所犯何如爾

庶幾敬迎上天齊民之命以奉承我一人一日之用
非終者我雖欲辟而爾勿辟惟終者我雖欲宥而爾
勿宥雖勤於五刑之中辟所當辟有所當宥以成剛
柔之德民不犯法辟宥無加以成正直之德是爾能
日勤而可用以自慰矣將見君享太平之慶民賴生
全之恩上下安寧之福永久不替爾朕之格命可不
念哉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
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
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

尚書賁奏

卷七 呂刑

墨

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
貌有稽無簡不聽其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錢閱實
其罪則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則辟疑赦其罰倍
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錢閱實其罪大辟疑
赦其罰千錢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
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
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
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
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
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獄成其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融註纂此合同姓異姓總告以用刑之綱領也王曰
吁有邦有土刑雖凶器然足以助教化而安民生祥
莫大焉朕其告爾祥刑乎爾今用刑以安百姓何者
當擇非理刑之人乎何者當敬非用刑之事乎何者
當度非獄詞之連及者乎三者盡心則獄當民安刑
斯祥矣更如用刑節目則聽獄之法兩爭皆至詞証
皆在然後與衆共聽此麗於五刑之辭若斷獄之要

尚書賁奏

卷七 呂刑

吳

則所聽之辭簡實可信則質於五刑之中斷其罪以
加之若辭與罪參差不應是刑可疑也則質於五罰
之條以贖之若辭與罰參差不應是罰可疑也則質
於五過以赦之至若用法之弊亦不可不戒也蓋五
過本以開釋無辜而典獄之官其病有五或畏威勢
或報德怨或徇女謁或溺貨賂或受干請以此五者
出入入罪則以其人所犯之罪坐之故必察之詳而
盡其能可也然於疑獄猶當謹也五刑之疑固質於
五罰五罰之疑固質於五過然出入之所係甚重必
詳察以盡其能無使有疑而不赦也如質之刑罰而

簡核情實可信者衆猶必考察其容貌如有可疑猶當赦之苟情實無可簡核其爲疑刑疑罰必衆則質於五過而直赦之非惟貌不必稽而辭亦在所不聽夫豈有私意哉蓋嚴畏上帝罰惡之威故凡貌稍不聽不敢有毫釐之不盡也刑其有不祥乎至若五罰之法則五刑之疑者固以五罰赦之矣然其多寡有定數也如墨辟宜赦其罰百錢納金六百兩劓辟二百錢剕辟五百錢宮辟六百錢大辟千錢必皆實視其情而後赦之然五罰之科罰有定律分言之墨之數千劓之數千剕之數五百宮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五刑之罰其屬總計三千所謂正律也若律無正條難以定罪者宜上下比附其罪疑重則比上罰之條疑輕則比下罰之條當比附之時法無所據無差誤於衆人僭亂之辭法無所依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明上下法意察之詳而盡其能如是則無正律者且得其宜况有明條者豈不閱實其罪乎然如用刑之權變則猶必緣諸人情世變而推移以合乎經也施於一人者言之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事在上罰而情適輕則服下罰事在下罰而情適重則服上罰是法以

情遠因人情而權其輕重也以施於一世者言之開創之初人心未定則刑罰隨世而輕衰亂之時人心不肅則刑罰隨世而重是法與時行因世變而權其輕重也夫原情定罪隨世制宜是齊以不齊之法也然究其歸則輕所當輕重所當重有倫而不紊有要而不易權而不離乎經此刑所以爲祥而民所由安也然欲善賈法之用尤當明於謹罰之道夫罰以懲過雖非致人於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是故非口才辨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者方能折獄而刑罰不失其中此折獄所以當擇人也然折獄之法又有合盡之心焉凡人辭非情實終必有差聽斷者必於差而察其情之真僞然察辭又不可偏主始以爲不可從終又或有可從之理必反覆以審其輕重之中惟當持哀矜敬畏之心以斷獄則情無不得矣然又不可徒任已見也必明開法律之書與衆共占度之則所議刑罰庶皆中正無過於是乃刑之罰之耳若猶恐其或差又審察以盡其能此聽獄所以當盡之心也擇人盡心如是則獄成於下而民信之獄輸於上而君信之然上其斷獄當備陳情節一人而犯兩事罰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以聽決於君焉此

獄獄所當備辭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融註纂此。又總同姓異姓諸侯而告以敬刑之事。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之於刑。言且多懼。况用之乎。我所以敬懼於刑者。實以德用刑。非恃刑以爲治也。今天制刑。正欲教祗德而樂民彝。和導斯民爾。

尚書寶笈

卷七 呂刑

吳

典獄之官。體天心。重民命。以作配在下。可也。大抵敬刑之事。獄辭有單有兩。單辭無證。聽之易眩。必明而無蔽。清而無污。庶幾是非曲直可判。兩辭有證。聽之易偏。一失其平。民不可治。凡民所以服罪輸情者。無不由聽獄者。大公至正也。然單辭獄貨之弊。猶少。惟兩辭可以容私。故特以私家戒之。無或爲私家計。出入於獄之兩辭。當知鬻獄得貨。非所以爲寶實。所以聚罪。天必降以百殃矣。是永遠可畏者。惟天罰乎。然非天不以中道待人。而偏罰之。惟人鬻獄得貨。自取殃禍之命耳。使天罰不及。則施之庶民。無復有善政。

在天下矣。典獄者可不知戒哉。戒乃能敬。敬則民安而刑祥矣。

按獄貨非寶五句。直是合後世格言。至論與感應。迪吉諸錄。而痛發之後。之司獄者。縱不畏輿論。不護良心。獨不畏惟府辜功之天報。以庶尤之罪殃不爽耶。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按纂此。直與獄諸侯子孫豫告之也。王曰。嗚呼。爾來

尚書寶笈

卷七 呂刑

辛

世子孫。口今以往。當何所監視。非古用刑得宜。成綱柔正直之德。輔民常性。而全所受之中者乎。尚明聽我言。所當監之人。夫哲人惟伯夷。臯陶。用刑一時。而垂譽後世。無窮者。由其明清敬慎。凡五刑輕重皆適其中。是以民賴於下。若慶於上。有令聞無窮之慶也。用刑有慶。祥莫大焉。爾嗣世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當監視此祥刑之哲人。而匹休之。如是則民安而諸侯之責盡矣。

文侯之命

按解初。周幽王娶申女爲后。生太子宜臼。及嬖褒姒。

而黜申后廢宜曰申侯率大戎弑幽王而西周亡晉文侯與申侯共立宜曰於洛爲平王平王德晉侯而錫之命此其命詞也而夫子刪書錄此何也蓋方太子被黜依申申侯與大戎謀殺王太子而不知乎知之而不能救則當赴難死不死則當終身不有位今殺其父據其位而歸德於立已者天理民彝絕矣文武之岐豐一朝淪爲腥土夫豈偶然之故昔夏商有天下五六百年不爲不久以桀紂之虐亡之以湯武之聖取之而不足何者天理民彝在故其時孤竹首陽東郊之多士猶足以維既絕之命周自幽王上距文武纔二百五十七年數聖人培植之業一朝淪落如瓦解無他天理民彝盡也故其時有如申侯者爲之濟惡國破家亡父死賊手千年堂構一朝捐棄不思枕戈復典而喋喋效成周太平文辭可爲澳忍無爲之甚者而晉侯亦觀面受之未有討賊復讎之效抑何以匡天子若寵命哉綱紀廢弛虛大粉飾所以爲四代之絕簡春秋繼此而作矣說者謂聖人於平王致屬望之意嗟夫傷則有之欲以何望或謂法語舊典一二未忘今乍誦其辭則似而釋其旨則支而且通援引文王失類自敘遭亂欲隱諱而其情風誦

文侯功德欲張大而其辭窮無大語康誥意滿口重之味千百世下可按覆而得也又王朝制命稱臣不名而以字不伯叔而直父之祖之名不正言不順前此訓誥未有也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大誥以下是也又曰中心慙者其辭支失其守者其辭屈文侯之命是也亦猶二雅之召旻何草不黃始存此以稽世變云爾如謂能言文武之舊則自呂刑後百餘年間若宣王中興南征北伐豈無訓誥足採者而獨存此乎學者亦可以思矣

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按解父同姓之稱義和文侯字各仇天子命諸侯而不名命可知矣丕顯文武言文武能大明文武之德昭布上下也獨稱文王者豈以其嘗爲西伯今亦命文侯爲伯歟先正文王諸臣先祖即文王也懷安也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按解造天丕愆遭天降大亂也殄資澤殄絕資生惠

澤也戎兵寇也純猶全也即就也與集通言多難并集治事諸臣皆遭時不利無老成英傑共事已不克勝也祖父捐同姓諸侯之尊者其伊恤朕躬言誰肯憂恤我也又歎息言有能續理予一人使永安在位者乎嗟乎驪山之禍東遷之役其誰爲之觀於此言而知平王之志在得位而已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按解顯祖謂晉侯之祖唐叔肇始也言晉侯法文侯自義和始也會者合其辭也紹者繼其絕也乃辟平

尚書實疑

卷七

文侯之

書

王自謂也追孝猶繼美也文人即文王詩云告於文人文王爲西伯服事殷也修扞修飾扞衛也若汝予嘉若汝之功予所嘉美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爾寧爾邦用資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按解師衆也資秬鬯使祭告其先也彤赤色盧黑色簡用賢也恤愛民也按諸侯有武功則王錫弓矢以表之詩咏彤弓書命文侯皆未有使專征伐之命而後歸因西伯戡黎伐崇密齊桓晉文爲侯伯接諸侯

相伐遂臆度爲古禮子云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此不易之典豈有治世而諸侯擅征伐者乎或疑錄文侯之命以重晉也夫晉莫盛於文公之世重耳納襄王亦受秬鬯弓矢爲侯伯亦有冊命而不錄故知錄文侯之命者傷平王之無父西周所以亡春秋所以作也

費誓

按解此魯公伯禽將伐徐戎治兵於費而誓師之詞成王初年周公禽相王室伯禽就封於魯維時武庚倡亂淮徐屢畔周公連年東征寇近魯郊敵王愾也

尚書實疑

卷七

費誓

書

在平時諸侯無征伐而說者遂謂魯公爲方伯其諸張附會類此然諸侯之事以終書何也亦猶詩之有魯頌也天子降而思康侯周亡而思魯魯周公之國文武亡而思周公故春秋因魯史以憲章文武忠臣孝子之情也魯自三桓專而公室卑後如有奮然振作如伯禽者則魯猶可爲而周公不喪孔子所以錄費誓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敝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鋌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罪無敢傷牯特之不

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模稁，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楨幹。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蕘，無敢不冬。汝則有大刑。

節纂魯公將征淮夷，徐戎而誓於衆曰：嗟我衆人，無誼譁，咸聽我命。往者與奄同叛之淮夷，又與徐戎并起而爲寇，可不征乎？爾等善縫完甲冑，勿使斷毀，繫帶於干楯，無敢不極其精，則自衛之具備矣。凡我軍

尚書質疑

卷七 賁

董

伍所在之居民，尤必謹除道路，師既出，凡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野。居民若有設機捕獸，獲坎陷獸之筭者，必收撤閉塞之，無敢傷我閑牧牛馬猪之傷。汝有常刑焉。若我將士，則猶須微部伍，或居民之牛馬風逸，臣妾逋逃，爾將士無敢越軍壘而逐之。至於不越逐而偶得者，當敬還之。我則度量多寡以賞汝。若或越逐失伍，偶得而不還，汝則有常刑。又無或寇攘踰垣牆，竊人不風之牛馬，誘人不逃之臣妾，其或不恭，汝則有常刑而不赦也。吾今與汝輩約，甲戌之日，我惟征徐戎，當儲備糧糗，如敢不及數而使將士

乏食，汝則有大刑。若魯人在三郊三遂者，當儲備板橋之木。我乘隙修築營壘，如敢不供，汝則有不一之刑。但不至於殺爾，又須儲備芻蕘，以備牛馬之用。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統告諸侯糧食者，以分所宜備。楨幹芻蕘，獨言魯人者，地近而致便也。

敬按：經解謂越逐則輕進失伍，不復則攘奪相爭，寇至，清野固壘，安靜不擾，則敵不知所攻。人心一紀，律齊，戰則勝矣。國外曰郊，郊外曰遂，言三者敵在一面，則三面之人各具楨幹，往築城壘防護也。楨，端得土之木幹，兩旁夾板之木，是日征，卽是日築，且戰且

尚書質疑

卷七 賁

美

築也。無餘刑，非殺謂凡有不供築者，雖人多不勝殺，必皆刑之，無遺也。芻，青草。蕘，乾芻，軍需尤急，比不供築者，罪猶重也。大刑，重治也。按伯禽以新造之國，綜理練達周密如此，讀其辭，勃勃英氣，信哉周公之子。昭定之季，安得有君如此乎？愚謂解謂此，皆練達周密，又以爲讀其辭，勃勃英氣似矣，然如其練達周密，則行軍誓衆之條，例宜然。雖欲闕一不可，又其詞屬臣下，代言豈真出自魯公事？重則法嚴，法嚴則令肅，令肅則辭不得不嚴厲而威武，亦恐不足盡徵魯公之英氣勃勃也。然如謂昭定之季，安得有此，則得吾

夫子錄書特存費誓之深心矣嗚呼今之讀經者皆知經貴善讀又安可不知卽註疏亦貴善讀哉

秦誓

敬按經解謂秦繆公不用蹇叔之言誤聽杞子越晉襲鄭師無功還晉人襲擊敗之於崤此悔過自誓之辭而繫之末簡何也秦地西周之地秦民西周之民終秦所以不忘周也魯守周公之訓好禮而過於秦秦據文武之基好戰而寡於禮周既東矣使魯而稍能自立則周公不衰使秦能修岐豐之舊則天下其秦乎觀於書而知夫子之先見也故魯獨後諸侯亡

尚書實疑

卷七 秦誓

毛

秦獨先諸侯興千餘年後事若合符豈非知幾其神歟或者謂繆公賢故聖人錄其辭按繆公三敗不知止用孟明竟罔功生受學於著人死殺其三良故死而諡曰繆特以是篇有悔過之言故以終書終則窮窮則悔悔則新故易剝終則復復遠則迷一念迷悞而天下國家子孫黎民治亂係之故悔者窮之通也劍之上九碩果不食所以成言乎艮窮上反下爲萬事萬物之終始子云吾未見能見其過而能內自訟者故不以人廢言也愚謂此說自按繆公以前其論亦鑿自此後則於吾夫子刪書獨錄秦誓之旨亦近

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譚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躬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謫言俾君子易辭我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隤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尚書實疑

卷七 秦誓

美

按解言之首言之最要者也訖及也言恒情於已有過若是其多方周旋責人之過斯易而不難惟受人之責者既過不吝如水之流是所難也引此以發自悔之端古之謀人老成練達之人不能遷就我之所諱也今之謀人新進躁妄之士姑息將順以爲親信也雖則云然謂已往不可追也黃髮老人卽所謂古之謀人番番老貌旅力猶膂力言賢人不足於勇也

乞乞勇貌射御不違言勇夫多材也截截利且也論
猶辭也。以是爲非使君子易辭也。皇猶尚也。昧昧猶
耿耿詩云不出於耿即昧昧意介獨也。一介猶一个
斷斷誠一貌。猗語詞與今通無他技無他材能也。休
休寬和也。彥美士聖通明也不啻如自其口出言心
之所好不但如口所言也。職主也。冒藝蔽也。疾妬也
違阻也。齋遲也。槐程不安也。榮光也。懷安也。榮則不
辱安則不危。一人言榮辱安危惟在所任之一人不
可不慎也。

按纂言此書不特繆公悔過可爲世法且明於君子

尚書賈疏

卷七 秦誓

堯

小人情狀有裨治道故孔子附於四代之末。

敬按孔子之刪詩書也固以存前代帝王之大經大
法實所以垂後世之世法世則周自東遷王跡既息
典制蕩焉儲存者如文侯之命究之王綱墮於無名
之錫辭命徒存文飾之具夫子蓋心焉傷之秦繆自
悔一時之過主一時之片善然如悔心生於事後而
不吝於改過用人念及于孫黎民而重取於休休有
容之老成則亦闢乎興亡治亂之關矣夫蕪蕪可採
尚且採之况其悔過不諱與其論用人之得失猶卓
乎足爲後世法而垂世立教耶然吾夫子刪書終此

目取其長以繼帝王之窮要亦惜其不能推廣此心
以致王而徒爲霸業之一助蓋其取善弘而其微意
之感愴亦極至矣或者謂書終秦誓取其改過足以
繼帝王而開霸業嗚呼今試思書始二帝是何到隆
而終錄秦誓是何來歷百世下讀者尚且愴然動慨
節吾夫子刪定錄存之意不亦可以想見哉。

敬按秦誓一書孔子錄諸四代之末以繼聖賢之訓
至曾子傳大學又引之平天下傳而孔門之有取於
斯篇也由來久矣蓋由其知悔過重老成之義王不
足而充之尚可進於王事雖失而懲創之尚不失爲

尚書賈疏

卷七 秦誓

本

霸於此見聖門之取善量弘即於斯見聖人之訓世
心切讀者必致辨於王霸之界以窮理又必推原吾
夫子刪存秦誓之苦心以悔過法者實法戒者實戒
時用爲成德之藉始不負吾夫子刪存本旨耳不然
徒致辨於口而無裨立身治世之資益即一字不遺
奚貴歟。

敬按大學引秦誓之辭與經既不盡合至中間實字
經皆作是此非曾子引書時以已意融裁即書出自
壁藏竹簡漆書易於訛遺爾即此以觀後世讀三代
以上之書於其大經大法遵而信之則而效之一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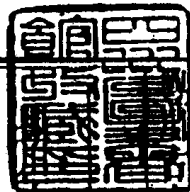
不忽可爾若其字句之訛遺篇章之次第固無容輕
碎致辨於異同之間也非不必辨殘簡斷編之餘諸
儒襲訛之後卽欲辨之奚從而得其是非之真乎徒
流於穿鑿附會而已然則由是以推吾儒於千百世
下讀秦火以前相傳之經籍既不可無論世之深識
尤不可無闕疑之虛衷

豐川今文尚書質疑卷七終

尚書質疑

卷七 秦晉

李



文尚書質疑卷八

心敬爾緝手編

男

勳 勳

謹

錄

後學

平遠潘淳元亮

同校

虞書

大禹謨

敬按禹貢篇末已敘至禹平土濬川則壤成賦聲教
訖而玄圭錫是舜之禪禹已具禹貢之末則亦不容
禹謨篇中複敘帝舜授禹原由矣卽云虞廷陳謨無

尚書質疑

卷八 大禹謨

一

非法言大禹聖人自屬良謨謨以明訓不妨詳悉顧
如謨內敘次段落零碎集句成文前後氣脉都無管
顧全與堯典臯謨禹貢文義迥不相類是何尚書刪
自孔子獨於禹謨偏未精加穩括也其爲後人僞托
當無可疑卽云中有格言不容棄從割棄然亦合微
有分別以示闕疑之意而直以之躋於今文聖經之
列羣言擬聖恐信而好古不如是之真贋不分也故
今仍以是篇還古文附傳疑之列而於中間格言正
論則仍訓詁其義焉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古之
君子取善尚不遺於芻蕘矧依經造理之論廟堂取

之可爲資治鑑亂之藉儒生取之可爲勸德鑑過之資則又先民周爰咨詢之義爾後之觀者無譏余敢於疑古駁古又無笑余蹈鄉愿之習調停於真偽間而漫存其說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敬按文命二字。謂時遷本紀以爲禹名。而據此則又謂文命敷于四海非各非事已。嗚呼文命二字已無的據卽其說之出於孔壁至隋開皇而始顯其來歷可盡信耶讀尚書者於古文二十五篇採其嘉言作尚書寶筏

卷八 大禹謨

二

鏡花水月讀之可也

敬按臯陶謨內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便是克艱厥后之註。無曠庶官。天工人代便是克艱厥臣之註。后知克艱自然萬幾就理。臣知克艱自然庶績允協。堯典之百姓昭明黎民於變便是黎民敏德之註。此數語心法治法俱在其中。可作朝廷之上。一大寶鑑看矣。然克艱二字。又不獨君臣殿陛之間所宜服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須臾不敬。人禽反掌。吾輩正宜書紳也

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

衆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敬按嘉言罔攸伏。則言路通野無遺賢。則吏得人萬邦咸寧。則天下治。三言真天下之良謨。而繼之曰稽于衆。舍已從人。則又以明開言路。進羣賢俱從明目達聰來。然從受言用人。不至生偏用偏聽之失耳。是則合天下之聰明。成大君之聰明。卽合天下之嘉言良才。理萬邦之庶政。而萬邦自咸寧於公聽並觀之下矣。卽謂此五言。可括治天下綱要。而可與典謨相表裏可也。但是舍已從人。頗與上段意不屬。而下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三語。則與野無遺賢。不屬。覺京山

尚書寶筏

卷八 大禹謨

三

誠爲信口道來。語皆無着。非無據也

敬按程子曰。舍已從人。最爲難事。雖痛舍之。猶懼守已。固而從人者。輕此言。真先正實歷之語。然這裏却須窮探本原。蓋人非無我。不能舍已。然非知性存誠。亦不能克已之盡。而至於無我。故舍已從人。獨歸欽明之堯。而明日達聰。獨惟大智之舜。也不然者。見理不明。心無定主。而漫言舍已從人。卽舍已而爲茫無主宰。從人爲徇人。迷已適成己私耳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敬按辨解謂突發此贊無謂愚意則謂不獨屬無謂之突發。今觀虞書帝典臯謨幾二千餘言無一字一語非君臣交儆以欽慎兢業至禹戒舜無若丹朱傲臯桀舜以元首叢脞則股肱情君臣之間奚啻畏友之切砥而至此忽參以聖神文武後世倭譽贊誦之極詞下同於諛臣之阿附而盡反其平日嗚呼以如此之陋習而謂可以誣虞廷之明良亦大覺信古而失也。且後世賢主尚戒人臣上書頌聖豈有伯益之賢而爲聖神文武極口之贊揚耶。然則孔書之僞蓋不盡僞於漢初太僕未盡散之時直是大僞於晉隋

尚書策疑

卷八 大禹謨

四

九錫勸進之後故聖神文武極口贊揚而不爲嫌也

禹曰：患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敬按：患吉逆凶不獨在天道報施禍福不爽之後卽

一念曰反愧慊攸分便已吉凶立判。

敬按：京山謂此節前後血脉不屬信然然採之可爲

作善降祥不善降殃之註脚。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之

佐證感應篇之張本節取可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自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敬按此一殷句句可爲帝王寶訓而中間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則千古帝王賞罰之權輿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則千古爲民父母者好惡同民之正旨至如儆戒四語可爲學者立身之法任賢二語自可爲學者交友之法疑謀勿成二語自可爲學者制事之法罔違道二語自可爲學者存心待人之法理旨上下皆通真不愧一則格言但語勢浮泛無著則仍不免如京山之疑耳蓋聖人論事論理皆切本實有血脉貫注不似後人但採嘉言善事假仞成篇耳。

尚書策疑

卷八 大禹謨

五

世俗聲稱皆違道于卷類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命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承賴時乃功。

敬按：辨解謂此段與上文亦不屬欲起下文舜禪禹事綴入耳此言似矣然如政在養民則德爲政之主勸戒用休董用威則知法非威則令不肅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則知勞來匡直又宜從而振德蓋政教必以需之久而後成也不然非慢令致期則不教而殺

涉殘賊矣。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遷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寡陶遇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予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按刑期無刑得聖人刑乃不得已而用之之心可知火烈民畏止鄭大夫之爲惠人而又以知後世淫刑以逞之爲涼德刻薄矣。

尚書實錄 卷八 大禹謨

六

敬按聖人之用刑所以弼教而期於無刑仁哉其天地之心乎。過於嚴者失其意過於寬者亦失其旨也。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帝曰來禹降水微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不繼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敬按此節京山亦謂上下文終非一律此言述之然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則可謂大臣建功豎勞者之型範矣然如天之曆數在爾躬據論語爲堯命舜之詞而謨乃出自舜命禹之口何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按經繹曰問人心曰人之心也心曷謂危曰心乘氣機出入者也操存舍亡無時無鄉焦火寒水忽聖條狂能無危乎問道心曰心一于道則道心矣問微曰不危則微矣請問焉曰天德昭明燦然無內不至精

尚書實錄 卷八 大禹謨

七

乎天命冲穆洋然無外不至一乎精而一是其微也。曰心有二乎曰心曷二焉人生而心危以有欲也道存而心微惟其道也不微則危微則康猶反覆手然心何二之有有二有對善惡之相參也理欲之相乘也操舍存亡之相代也是固其所以危也問精一曰燦然者精莫現莫顯一而精也不危以爲渾然者一不覩不聞精而一也不貳以二精以察道心之機一以止道心之極固其所以微也是天地之中也人欲生而心危不精而麤矣不一而雜矣精不一貳異矣上不精混同矣人而人耳詎謂道哉於中詎有執哉。

心誠信而執之惟精允精惟一允一時幾永保天命
自勅毋滴爾一毋泊爾精至精惟一至一惟精莫精
於一莫一於精而天地之中在焉則心非心也道也
危無危也微也人非人也天也是三聖之所守也

敬按人心道心止一心而所辨在天人之間惟危惟
微止一念而所爭在敬肆之界惟精惟一止一事而
所分在誠明之交厥中正道心之微允執正精一之
篤而中間管歸止在洞明道心惟微本體下擇執切
合本體工夫不貳以二不參以三與天地同其健行
而已此是工夫本體水乳符契節候天性道教合同

尚書實錄

卷八

大禹謨

八

而化境造非知道者不能辨非體道者不能行

按經釋曰人心惟危雖聖人亦然聖人亦人也惟微
則心天而道惟精惟一則惟微也典謨中凡言無微
無慢毋怠毋荒曰克曰舍皆防其危惟幾惟康曰安
曰止曰復曰執皆守其微孔子於始學言如好好色
如惡惡臭於成德言好仁惡不仁蓋危微精一微上
徹下之道自始學至成德一也今卽心妙明而曰無
不中也無不一也於危殆精一諱言之馳玩高玄而
輒自喜曰無爲於學作抑又諱言之可懼也夫

按經釋曰聖神授受必精一必允執必兢戒聲聲也

將聖有學作平曰學無已息是其所聖也不學則罔
念而在能無危乎然至一而精至精而一心天而道
無毫釐人力矣所造者天也中庸言不觀聞言微言
朱發言莫見顯統之以中和於三聖心傳如面命矣
敬按此四言其於本體工夫聖功下學精融通透又
復圓滿平實既不同俗學之支離又不雜異學之虛
元眞平實瑩徹之至然如京山以爲心學之要而自
是三代以後語此亦不可謂盡非也蓋唐虞三代之
聖論理亦無不周然多渾淪就事而發不涉刻意今
觀人心道心之分危微精一之辨精刻如此全似孔

尚書實錄

卷八

大禹謨

九

門諸子發明允執厥中詮註漢興崇尚經書齊魯諸
儒各以其意撰造遂托久僞之篇目於錄中採取作
舜亦命禹之詞然亦無從考證讀此者但當知此四
語之精確奉此爲心學之要卽學知其宗僞不僞固
不須論耳

敬按心一也自其本天本人言而人心道心分自其
明昧敬肆分而危微判自其不雜人心純乎道心而
精一名自其時時刻刻常精常一而允執厥中乃克
符焉總之從心體辨操舍白盡人合天則卽本體爲
工夫以工夫還本體到這裏一不分明卽涉僞僞過

作分疏即屬支離。是爲窮經盡性者。乃足知之。乃能行之。

敬按識得道心透然後可言精一。認得精一徹然後可言執中。不得於道心外言精一。不得於精一後覓執中。道心本精本一。故曰惟微。中體時精時一。故曰允執。惟精惟一。只是恰合道心之惟微。常精常一。則勉之爲擇善固執。安之爲窮理盡性。要而括之。則知盡仁至。而又信以成之者也。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尚書質疑

卷八 大禹謨

十

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與戎。朕言不再。敬按此段諸儒亦疑爲湊泊格言而成。至朕言不再之上。忽插出惟口出好與戎。亦覺無謂。前人此言。正自有味。知言者當自知之。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策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母。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敬按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是卜惟取。佐斷志之助。初非志無定。而漫然不論是非。而專決之鬼神。

也。後世一切且不論是非。但惟鬼神之聽。失古人設卜之義矣。鬼神其能爲不義之人無斷之志。不協之謀。助之吉哉。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矧朕。夔夔齊慄。誓亦允若。至誠尚書質疑

卷八 大禹謨

十一

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喪書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懌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柰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末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怙怙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尚書賡疑

卷八 五子之歌

主

敬按經解謂五歌伯仲漢魏其典則敦厚不及十二國風而欲凌商周雅頌上之意淺響浮其弗及矣五子輒爲五歌豈一人當一歌耶又似爲題所誤矣以此別古今文之真僞自屬高識然如首歌所謂民可近不可下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是孟子丘民爲貴之

義也世主而有惑於斯厚民生正民德利民用其祈

天永命於無替乎如其二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末或不亡是蘊古大寶之淵源魏徵十思十漸根柢也世主而有鑒於斯戒耳目聲色之徇絕土木流連之好清心寡欲敬德作所何至淪胥以喪乎如其三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由其歌可知祖德如堯且不可恃世主而有鑒於斯安得不克修令德歟如其四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卽其言可知祖宗

尚書賡疑

卷八 五子之歌

主

之法不可變世主而有鑒於斯恪守先型率由舊章無徒恃其地廣而民衆宗社安有不綿長者至五歌萬姓仇予予將疇依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則以天子爲人兄一失衆失國至於同胞之弟身無所庇身爲億兆之主一縱欲敗度而至於悔無如何世主而鑒其言姑安思危保邦未亂庶幾一人有慶卽兆民當且賴之矧天演之派國家懿親耶是則法戒昭昭不啻元龜寶鑑雖來歷未辨正自可爲千百世珍箴寶訓也

又按太康啓子而禹孫在昔禹奏平成之績功在天

地厥後總揆陞位又數十年。孟子所謂歷年多澤施于民久也。啓敬承禹復十有九年。仁政覃敷當且深厚。太康繼啓而承禹未遠也。亦非有桀紂幽厲之暴一耽遽豫民心卽貳天心卽去。卒因民之弗忍爲逆羿所踣。同非其後少康能齊德兆謀。邠靡捐軀勤王。夏之天下其不至如桀紂之斬焉中絕者幾希。然則承天下之大統者其無爲天命可恃。祖德可恃哉。

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

尚書賡旋

卷八 胤征

西

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傲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于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昆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脇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

懋戒哉

敬按解謂胤征浮藻類左國無忠代樸直之味。且玉石俱焚。非王者之師。烈于猛火。非天吏之德。至威克厥愛。又似尚猛矣。豈有不能愛而能威者。愚謂斯言似矣。然玉石俱焚。自兵之易犯。烈于猛火。亦逸德之吏所必至。以此爲戒。是固王者之師。天吏之德也。且兵固以能愛而後可威。然非威正無以成其愛。故孔子之治魯。子產之治鄭。孔明之治蜀。皆以威成其愛。而子產正以火烈少死。善用其惠也。况兵原猛事。法取必行。則尤非威克厥愛。罔與成功。歟。京山疑古文是矣。並理之可採者。亦駁之。此亦信心無前。取善不弘之一過也。然如其謂浮藻類左國無忠代樸直之味。則高識具眼矣。

尚書賡旋

卷八 胤征

五

敬按經繹謂夏政以天爲紀。胤征謹天戒。重天時。不及時之誅。嚴天也。王喘息呼吸通於天。故謹察天司天戒尤嚴。而羲和之命重典之。蓋官義和者。寅賓寅錢敬致。靡不恪也。乃遐棄厥官。畔離之而沈亂于酒。擾天紀矣。天誅得毋行乎。愚謂此說就廣繹理。亦自握要可採也。

敬按經繹又謂四代書。夏書逸特甚。以興亡之統紀。

略不具也乃序亦殊闊非廣而何嗚呼知其廣矣而殊無別白之一言儼然同經並釋之抑獨何歟

商書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惠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敬按解謂聖人奉天伐暴何慚之有此言是矣然聖人達天心明正義通大權真無愧於天地鬼神但事出創舉舉前此天王共主定局一旦以臣放君而無歉然不安之意卽爲人君父者難矣將何以杜後世操莽之借口也故古文之僞予不敢信而如所謂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則竊取爲千百世教之堤坊且以爲卽湯武之征誅應天順人尚厯此慚是乃謂尚書實錄

之湯武耳

敬按謂湯必不可放桀則宇宙無公理謂臣不妨放君則千古無臣道無公理則暴虐者無所懲無臣道則僭竊者得僭爲口實故就公理論夏桀自宜放就臣道論成湯自宜慚要之有夏桀之暴成湯之仁則可若君非夏桀仁非成湯而欲踵行放弑故轍借口應天順人則操莽之篡也

敬又按湯以七十里之國而致王舉有夏聲教四海之天下一舉而歸心焉然則地廣民衆奚足恃地狹民少奚足憂在行仁之力不力耳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
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
邦續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桀誣上天
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夷厥師簡賢附勢
賢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
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
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
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敬按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此言可與大學好惡
同民參看蓋生民有欲有好惡之欲也無主乃亂者

尚書賁

卷八

仲虺之誥

六

有主則好惡與協元后可作父母無主則好惡拂民
失衆失國雖治而終于必亂於此可知生民之欲關
國家之治亂即關天心之去留爲民父母者必所欲
與聚所惡勿施而後天心克順天下可長治無亂耳
敬按夏王矯誣上天帝用不臧式商受命嗚呼上天
果有矯誣乎式商受命之日即在夏王矯誣之時可
畏哉又從古失道之世莫非積棄正人進用姦邪由
是小人盈朝內外表裏因之君德日蔽而民心日離
迨至民心日離而天心因之不安雖有善者亦無如
之何矣是則簡賢附勢賢繁有徒真善爲亂朝之情

狀亦具治道之龜鑑

敬按不邇聲色則君德清明不殖貨利則君德光大
用人惟已則取善克弘改過不吝則穢德不彰是之
謂與明具健與天錫之勇智君道治源真莫要此然
如改過不吝則尤四德之樞紐也蓋人主一吝於改
過則臣下無能進一忠諫直言即百惡叢然而駢集
誠能改過不吝即不特不遠而復自無祇悔即清明
者將日進於清明光大者將日進於光大不弘者可
日進於弘而弘者將且益進於弘是所謂一德修而
百美俱集也唐之文皇最稱三代以後令主者得力

尚書賁

卷八

仲虺之誥

九

正在此一着耳

敬按德懋懋官則官不濫予自然朝無佞位功懋懋
賞則祿不妄施自然人競勸功凡此皆爲大智大勇
者能之蓋惟大智則處此不惑惟大勇則處此不搖
也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
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侯予后後來其蘇民之
戴商厥惟舊哉

敬按解謂此段本孟子引古書小變其辭牽綴在此
而古語自別突入此段上下文勢梗塞此真知言之

言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按經解曰語近排偶四代之文少有此體然如義旨亦自可採爲交鄰御宇之規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敬按聲色貨利之溺人如天羅地網觸手動足便墮

尚書實錄

卷八

仲虺之誥

干

入其中成湯獨能不邇不殖仲虺曰惟王天錫勇智與天錫勇智哉於此見堯舜心法依然在湯

敬按用人惟已卽合四海之聰明爲聰明合四海之

才智爲才智焉得不成九圖是式之功後世號稱精

明之君忌賢妬能甚者與臣下爭名於作詩寫字間

心術規模與聖人真若霄壤故其治功亦遂懸若霄

壤爾

敬按過已不是再若名改則罪正厥躬矣惟聖人見

之明故其改之勇

敬按口喜文過之人必吝於改過聞過則喜之人必

改過不吝聖人小人之分卽此剖判不獨義利公私爲已爲人之別也

敬按惟不吝改過乃能無過然亦惟克知恒性者乃能改過不吝若不知性而徒言改過泥裏洗塊到底清楚不出也故改過不吝見成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之實功卽見成湯恒性之真智然此義最切於學旨又不特君道也

又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自是天道栽培傾覆禍福善惡淫正理亦便是宇宙善善惡惡公心正不必泛言色荒

尚書實錄

卷八

仲虺之誥

主

又按能自得師意蔡註最好蓋人只因自用聰明不肯屈心下賢所以一切德業事功皆不如古甚者亂亡隨之若心不自用求師好善卽天下之善皆我之善其於王也奚難之有哉然余則竊謂王者以此求治其於王也何難學者若能以此求道其至道也亦奚難之有

敬按經解謂都無釋慙意通篇集句成文自五子之歌下二代書都似一律辭雖佳要之非古當矣然如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則格言正義可師可鑒也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
監予一人。誥。惟王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
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
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
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
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率求
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乎佑下民。罪人
黜狄。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迪。俾予一人。輯寧爾
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尚書賁疑 卷八 湯誥 三

此我諸邦無從匪彝。無即怙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
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
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按經解曰。司馬遷作殷本紀。別載湯誥。與此辭異。彼
辭散而淡。此辭麗而婉。然皆非古也。夫湯誥豈容有
二。而傳於世者有二。武成豈容有二。而傳於世者有
二。則兩漢以來。古籍之假托。如汲冢周書者。衆矣。今
若以訛襲訛。漫無分別。正是知言無識。過不獨悔。聖
言也。

敬按。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
后四語。可見民衷。降自上帝。厥后特順。恆性。綏猷。而
已。不特後世朝三暮四之術。愚弄下民者。非克綏厥
猷之后。即假仁竊義。矯誣民情者。亦非若恆性以綏
猷之后也。

敬按。天道福善禍淫。即夏商興亡。昭然不爽。安得謂
明明赫赫中之主宰。不在惟皇上帝耶。宋儒懼人溺
於鬼神福報。信神道而失人事。將鬼神指爲二氣之
良莠。不知正將中下兩等人。心上一段兢畏實功課。
抹殺也。且試問。天道果冥冥昧昧。竟無主張耶。善降
祥。而不善降殃。又何昭然不爽。噫。亦懲噫而廢食
矣。即孔子又何以云。使天下之人。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雅詩如何。云於昭于天。在帝左右耶。論理而不
顧其情事之安。即謂之非理之理也。可矣。

敬按。天道無欲。故最靈。天心無私。故最公。惟其最靈
故最明。不特禍福生人行事之善惡。並禍福生人意
念之善惡。惟最公。故最溥。雖不似人世之淺薄。一善
即報。一惡即報。亦正不似人世之昏昧。善久而忘惡。
久而忘惡。嗚呼。顯必鑒隱。亦察無急。性有記性。此萬古
明明赫赫之天道也。誥曰。天命弗僭。賁若草木。信乎

敬按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此堯舜禹兢兢業業致翼心行孟子曰湯執中其卽執此中又曰若湯則聞而知之其卽聞知此慄慄危懼之心法歟

敬按無從匪彝無卽悖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天守典何與於天休而如是立言哉良由天人一理守典則存正心行正事存正心卽所存者天心行正事卽所行者天事所存者天心所行者天事是不但爲天克家子正是以天心爲心者也如是則不必爲後世一切妄祀黷祀希福冀報之爲而呼吸之間無非與帝座相通帝座相通而天人有不應若影響哉故思尚書質疑 卷八 湯誥 帝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殆于邦家終于四海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敷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千身家必喪邦君有一千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尚書質疑

卷八 伊訓

帝

敬按肇修人紀是實實盡倫盡誠不徒隆尊祖敬宗孝親弟友之名從諫弗拂是聞過則喜虛受于心不徒矜受善樂諫之名先民是若是親信老成事事順從不徒矜敬老尚齒之文居上克明則察盡人情究極事理不徒尚察察綜覈之智與人不求備則因材器使情恕理原檢身若不及則有過卽知知卽不行言言皆嗣王之寶訓至于三風十愆尤人主易犯易溺之綱條其在少主尤倍易犯此正世主所宜各書一通揭之座隅者也

敬按作善降祥不善降殃是亦格言與易積善有餘

慶餘殃二語同一勸善戒惡之良箴

按經解曰伏書諸語反覆開論於結禱中見古人天真若二十五篇文彩歷錄音韻鏗鏘祇似後世箴頌教令語雖正而響盡意竭無復黯然之思知言君子必謂爲然也

敬按三風十愆其毒如飀一入口未有不喪身失命者故曰卿士有一於此家必喪邦君有一於此國必亡惟成湯天錫勇智洞晰情弊故以此治身則不遜不殖以此治世則官刑以儆於有位

敬按成湯制爲風愆之刑而自已先不遜不殖以此

尚書實錄

卷八 伊訓

美

見古聖人教人處卽是自己身行處所謂言卽其事事卽其言也後世紛紛文誥徒以浮言正人而自已全不知檢嗚呼其所令反其所好而能教人耶欲天下之革心向化亦難矣

敬按風愆有十而侮聖言逆忠直違耆德之愆爲大比頑童之害則尤深蓋聲色貨利雖易溺人苟人君尚知聖言之可畏忠直耆德之可順可親亦猶有所懲戒聽從而止倘三者一無畏心則防閑盡決無所不至矣故十者之中此三者爲尤大也然聲色貨利之好不得頑童倖佞之人逢惡而導欲則人君亦不

至盡侮聖言違耆德逆忠直而肆無忌憚也故比頑童又爲十愆之媒而害尤深耳嗚呼有國家者可不讀伊訓而知戒哉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

尚書實錄

卷八

太甲

毛

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管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九德

按解此章亦浮泛所以告戒嗣王者甚徐何至見放禮記大學引顧諟一語章首輟入增先王二字緇衣引惟尹躬先見三語坊記引辟不辟二語緇衣引無越厥命及若虞機張三語皆真古書前後卽不類故知多補輯也

敬按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授顧命之托。立外丙。仲壬。二新君。而規畫措置。能使上下恬然。及太甲之立也。訓之若嚴師。之訓子弟。不惠也。放之若嚴父之督頑子。上不避嫌。發下不恤禍殃。俱從理之所宜。心之所安。直道而行。殊無一毫顧忌之私。其後嗣王果能處仁遷義。爲商令主。以承商祚於六百餘年。孰非元老決謀定策之功。然亦孰非成湯識人專任之功哉。以此見國家必有元德重臣。上下聽信。乃爲國福也。後世君臣道薄。不知擇人托孤寄命之益。而徒監於權臣移國之災。動謂時不若古。大臣不可令之

尚書實錄

卷八

太甲

天

大有權力。嗚呼。時不古若是矣。大臣不可大有權力。亦是矣。曾不思何代無名德堪托幼孤。獨不宜慎擇而委任耶。向使商之初祀。非湯信尹之深。任尹之專。事權歸一。體統素定。無論無以助湯九圍之式。不且外丙仲壬繼天之時。人心搖惑。或開外釁。而太甲之不爲憂太康者幾希矣。嗚呼。後世權臣之禍。或長君任用之不明。或權臣勢力已成。上下無可如何。又或與於托孤寄命。而權不得專。如漢上官桀類之故。豈專委任大臣之由哉。而顧可懲噎而廢食耶。大抵國家阿衡師保之任。其人品必不可不慎擇。其得之也。

體統必不可不尊隆。得其人。則羣臣服。隆其禮。則官府尊。服則羣臣知所歸仰。尊則人主亦知所敬。任如是。則不惟無事。可以密勿綱紀。卽有事。亦可以坐鎮非常。此三代盛時。皆重顧命大臣也。三代而後。君德既薄。更不知慎擇名德。而顧遇又復不致其尊。誠平日朝廷之上。旣以歸仰不屬。一旦幼主踐祚。亦且僕隸視之。故無論寄任非人。無能鎮定倉卒。卽幸值名德。而政出多門之日已久。此一二臣者。方且坐視而無可如何。如三楊之於有明。英宗剏謝之於有明。武宗。眼見權璫播惡。坊主顛覆。徒浩然一去。以明志而

尚書實錄

卷八

太甲

天

已。嗚呼。國家可無托孤寄命之名德世臣哉。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有世臣之謂也。愚於伊尹之於有商。太甲而益信矣。敬按堯舜舍子而立賢。伊尹放君而復德。雖事變不同。要之皆以大公心行直道。讀此等處。令人穆乎有盛世大道爲公之思。敬按三代而後。如霍光之平日。固不敢望伊尹。然如援立一事。廢昏立明。安漢宗社。亦庶幾乎不學之伊尹哉。乃太甲克終之後。不問怨伊尹放已。而漢宣願於霍光。且因驂乘之懼。而赤族之莫恤。讀太甲三篇。

既以嘆伊尹之幸生於商而又以悼霍光之不幸生漢也。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於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

尚書寶笈

卷八

辛

敬按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可爲人主寶訓。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

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遷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敬按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六語此天人君民人神相通之樞機爲君者不可不知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遷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聽言之準納諫之法入君不可不知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此則參以叔世驕主權臣之規戒矣然亦于聰明而器訟之主才智而有功之臣可作韋絃之佩則亦人君人臣俱不可不知者也。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

尚書寶笈

卷八

壬

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厥厥功。

敬按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此造微理語。可作君子時中。並執兩用中註脚。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

尚書質疑 卷八 說命

三

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臬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憂帝資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敬按此篇既出古文。則不能詰其事之有無。顧經解則並駁恭默思道。憂帝資予良弼爲迂誕。爲古今必無之事。則亦執矣。夫兩間造物。惟此一點精靈變化。細細不可意測。故六夢之占。載於周禮。恭默思道而

誠通帝載見。憂資弼。古今如此類者。不一而足。特史筆曲爲忌諱。耐而必一槩駁而棄之。是猶之乎宋人只以二氣良能論鬼神。彌近理而彌失其矣。故今仍錄經緯恭默思道。憂帝資弼之說焉。其言曰。思以求通。恭默思之者。以恭而入。以默而守。以默而契。以恭而久。其極也。精誠之至。天爲通焉。故得說於衷。蓋於是而知天人之一也。物我遠近之無間也。思通之極。無思而無不通。無象有象。而象可審也。曰面稽天若。亶其然乎。

按新安陳氏曰。相業莫大於輔君德。高宗命說而諄

尚書質疑 卷八 說命

三

諄責之。以納誨輔德。真可謂知本之論。亦可爲任用大臣之法。蓋擇大臣。原爲輔君德。而輔君德。非朝夕納誨。君德何賴。故命之以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之爲知。所以輔德。又知所以任人也。然愚又以爲人主欲驗大臣之賢否。卽在此矣。蓋大臣有輔君之責。而阿諛營私。固爲負職。卽自潔一身。而納誨不勤。亦屬負君。而自營其私。何者。謂其無裨君德。而自保寵利也。故人君之擇大臣。任大臣。亦莫如執此二語爲質驗。實擇之良法。又立言不曰朝夕盡言。而曰納誨。此又以明人君虛心求益。視臣之諫。如師之誨。不自聖之

美德而又得學焉而後臣之意也。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敬按金非礪則不瑩不利人君非良臣時納之誨則德不明才不成巨川非舟楫不濟人君非良臣時納之誨則德業未至者不及知不及行歲大旱非霖雨

尚書質疑

卷八 說命

三

不救人君蒙蔽非良臣時納之誨而啓迪之無由通於道人君遲鈍非良臣時納之誨而鼓舞之無由進於德故作礪作舟楫作霖雨明主之所致祝於良相也至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則人君之失非得良臣苦口之誨不能藥若跣弗視地則人君之墮非得良臣開導之切不能行要之非啓心不能沃心亦且五喻皆爲率先王康兆民張本故終之期以暨乃庶僚同心匡辟迪我高后以康兆民也此一段意旨亦自

警策可爲帝座良箴

敬按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此二語最屬名言蓋

君而懷諫即聰明過人究之必流於昏惑狂肆也至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則九切事機矣蓋君能知納諫之益而虛心受善是君克聖也君而克聖即不招而諫者日衆以臣下知君之喜善而無罪責之及故不命而諫者自衆耳若外沽求諫之舉中無虛受之誠即懸鐸設銘忠言之至亦難耳。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敬按此言亦千古君道之範圍即千古臣道之準繩

尚書質疑

卷八 說命

三

君不識此必不免辜負天心臣不如此必不免驟曠天職。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罔及惡德惟其賢。

敬按惟天聰四語語雖近排然義理尚自可取獨下忽接以惟口起羞七語連用惟字則文義不倫之至真若湊泊成篇矣其爲贗作何疑然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三語單摘名言亦自可借

爲明鑑也。至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賢。罔及惡德。惟其賢則明於治違之源流矣。蓋古未有庶官。輕任私昵。而生民得厥師。未有生民失所。而天下不亂者。又未有官府不辨賢能。而官不及私。爵不逮惡者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按安石王氏曰。事固有善而非時所宜者。善如裴葛之良時。如寒暑之時。時非裴葛。雖善何施。惟未動審於慮善。將動審於時宜。然後事順理而當其可矣。若不顧可否於時而動。非聰明也。嗚呼。旣已知非時而

尚書賈衆

卷八 說命

美

動之雖善。非聰明。青苗諸法。以施之周漢者。施之宋以施之鄞縣者。欲期效於天下之大。嗚呼。曾謂慮善而動。動惟厥時者。取聰明何在也。是則非古法。誤安石。安石自不達於時宜。失經意耳。

敬按有其善。喪厥善。其能喪厥功。此明君哲后之元龜也。然如才臣智士。亦宜奉爲永鑑。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按張氏曰。修車馬。備械器。事乎兵事。則兵有其備。故外侮不能爲之憂。簡農器。修農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而水旱不能爲之害。所謂事事有備。無患者。如

此惡謂此言明矣。然國家六府九功。何事不宜如此。豈獨兵農二端哉。張氏特就易明者舉一以例餘耳。非謂事之本旨盡於兵農二事也。

無咎。龍納納。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昔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威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按新安陳氏曰。啓龍納納。儼如女子。小人近之不遜之意。愚謂不獨此也。人主寵任佞倖。則大臣生慢易君之心。意兆民有君志惑國之謗。卽四鄰且從而排笑。

尚書賈衆

卷八 說命

焉

其昏狂。漸失畏敬之素懷矣。至恥過作非。則又以本屬無心之過。反成有心之惡。是尤明哲之主。所易犯也。敬按黷于祭祀。時謂弗欽。此交接鬼神之正道。惜漢武唐明宋真宗時。無入以此納誨耳。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小子。舊學于甘盤。旣乃遷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按大全范氏曰酒非麴蘖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雖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德故臣之於君當以剛柔相濟可否相濟左右規正以成其德美爲正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後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敬按註人多求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若不思古訓而能久安長治者匪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愚謂觀說人求多聞時惟建事二語則知古人多聞廣見原爲立事之資不徒矜博洽而資語言文字之末習觀學於古訓乃有獲二語則

尚書實錄

卷八

論

知古人好古敏求正爲明理不肯自恃聰明而蹈師心自用之悔是則此數言也不獨可爲誇獎闢靡者明示要領又可爲荒經滅古者立之良訓也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按註遜志虛以受人時敏勤以勵已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來矣愚謂此二言者竟可以爲時習而說一確註解也朱子曰遜順其志操下這志入那事中仔細低心下意與他理會若氣高不伏以爲無緊要不能入細理會得則其修亦必不來矣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似做不做或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遜

志又務時敏則厥修乃來爲學之道亦此二端而已又戒以允懷於茲二者則道積於厥躬積者來得件數多也愚謂來得件數多雖喻言仍有弊病在不如謂積者充實而美之爲確也李氏曰若亡若虛遜志之謂也陳氏曰驕與怠最害於學驕者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惰功不可進學不謙卑遜順則無以爲入門一於謙退而不務時敏則又不能進步遜則不驕敏則不息遜而濟之以敏厥修所以來也道我所固有非自外來來云者如斯仁至矣之謂也積云者如由有諸已而進於充實之美也愚謂此說其於發明

尚書實錄

卷八

論

此數語頗切自可爲學者進修之格言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飲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罔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敬按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

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嗚呼此數語者真大臣之坊表。大臣有格君之責而不如是。不惟負君。亦仰慚古阿衡矣。然非特大臣之愛君者當如是。人君承天子民爲四海九州之父母。而使吾赤子有飢寒困苦。流離失所之虞。不且仰愧堯舜。俯慚萬姓。負天心而忝帝位耶。嗚呼。說命三篇。余不敢信其真。出於說然如此等處。余固節取之。奉爲良謨耳。

尚書實錄

卷八

說命

早

周書

泰誓

按註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僞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爲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僞泰誓。如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僞泰誓知剽竊經傳所用。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儒馬融得疑其僞。謂泰誓按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至晉孔壁書行。而僞泰誓始廢。蓋蔡註之備載者如是。顧愚謂九峰知僞泰誓之廢矣。而仍不辨古文之亦非真。則何也。知言亦難矣哉。

尚書實錄

卷八

泰誓

早

按註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放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疑其書之晚。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愚謂不必比於湯誓。而後可辨其非當時之舊。只如牧誓。出自今文。屬當時原文。而合泰誓三篇。與武成一篇。比較其詞氣之裕迫恭傲。亦自昭然於真僞之難淆爾。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

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賈
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
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
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剗剔孕婦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
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
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
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
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
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
尚書質疑 卷八 秦誓 聖

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
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
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
永清四海時哉勿可失。

敬 按惟天地萬物父母此言當與西銘乾父坤母之
旨相表裏且卽其言又以知惟天甚愛下民元后作
民父母不應以尊威虐民讎民當如誠求保赤然後
爲當也。

周之中晚如孔孟之賢而不得用紛紛盡諸侯大夫
之世胃何武王以此數紂之惡而獨未更其弊以貽
厥孫謀職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惟曰相上帝則知
人君作民君師而無當於作君作師實義則無以相
上帝而副上天孚佑下民之心矣吁可畏哉。

秦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
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
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鞫老
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

尚書質疑

卷八 秦誓

聖

率籲天穰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
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
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父民朕
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
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
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
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
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敬按古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蓋於其爲善惟日不足即可斷其人之必吉。於其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即可斷其人之必凶。嗚呼。惟吉凶不僭在人。不亦信哉。

秦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斷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胤。

南書實錄

卷八 秦誓

聖

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敬按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后則愛戴之深。所以萬壽。讎則怨恨之切。願其曷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后讎只在反掌之間。豈不信哉。

敬又按秦誓三篇。出自古文。中間爲論孟所引者。凡

數處。而今文却不備其書。此世儒疑古文。當亦非無據之篇。不知古文僞書。正因孔孟傳書之語。而僞托之也。蓋如世本尚書。今文於二帝之紀。當無失落。至如三代之書。應自得於零落之餘。不然。如夏之歷年。四百五十有八。而如太康之亡國。少康之中興。無一而具。甚至一代之始終。亦不之及。商且歷年六百四十有四。中間賢聖之君六七作。而亦不具一書。僅盤庚遷都一篇獨在。是何說取則知三代之書。遺者當自不乏。但如秦誓等篇。無論辭義。聒聒怒罵。煩複迴

南書實錄

卷八 秦誓

聖

與今文敘誓不類。亦且不啻三篇中數紂之罪。各篇一種罪案。前後迥不同詞。如是也。竊意班固藝文志。漢興武帝好尚經術。時卽有古經一十六卷。或者其中皆散見零星之策。亦且真僞採雜。故當時存而未行。而齊魯諸儒僞撰者。或採其中之語。與據孔門論孟之爰引所及。補而足之。日新月盛。至晉古文書始成編。而特假於得諸大坊頭以欺世耳。然其書雖出於晉。而盛行則在隋之開皇二年。則又閱數百年矣。嗚呼。此中真僞尚可致詰。取故恩於古文斷斷疑之。惜乎不得知言如孟子者。從而就正。可勝嘆哉。

今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
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各山大川曰惟有道
會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
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率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
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
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
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
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
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

尚書寶笈

卷八

武成

吳

商容問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
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
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
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
駿奔走執豆蓬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鳴
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
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
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
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
其士女館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
食喪祭梓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
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實無有遠邇
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
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
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
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
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

尚書寶笈

卷八

旅獒

吳

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
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
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
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按解謂此章較切然狎侮數語亦無謂以名諸律之
定知此非名公語名諸訓塞而神情溢出色辭句句
整齊揀選覈切不似名諸天趣恣宕也愚則竊謂狎
侮四語於本篇原自無謂然橋作格言自足垂訓蓋
人主狎侮君子則節義廉恥之士退必不能收賢士
競勸之助狎侮小人雖勢偏威屈必不能得小臣子

求歡赴之力。是狎侮二字。固臣民上下。離心離德之。而必不可少有者也。則摘此單作格言。正無不可。敬按如不役耳目。百度惟貞。此亦探本之論。人主未。有聲色貨利。是玩而百爲之度。得其正者。又如志以。道寧。自屬聖學誠正之樞。而如言以道接。則尤明主。接言之要也。蓋志以道接。則志無他岐。而尊德樂善。自不容已。言以道接。則有言逆心。必求諸道。而不至。以忤耳格直言。有言遜志。而必求諸非道。則不至以。諛言壘正志。不惟受言不洽於邪正。即忠諫畢收。而。佞諛背屏。人主而能如此。不亦勅天樂善之主耶。更。

如不作無益害有益以下。尤字字格言。至論君人者。之元龜寶鑑。可作魏徵十思十漸。張蘊古大寶諸箴。讀不容以僞疑也。敬。又按此章。宋陸文安常教人與牛山之木諸章。並。讀。其足針砭末學泛濫馳逐。怠荒敗德之病。而愚則。謂末後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四語。尤足爲吾徒務大。忽小。勤始怠終者。千秋之鑑。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

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按解舊說。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商祀。此。其冊命之辭。然細按之。語浮泛而少筋骨。轉換數字。凡命皆可用。不似今文諸誥之意。滿溢肺腑。精神娓娓。也。

蔡仲之命

按解古蔡仲之命亡矣。按春秋左傳云。管蔡監商。基。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囚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幸德。周公舉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曰。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後人緣此補亡。然左傳謂成王殺叔。周公哀其。父。錄其子。爲請於王。近情可信。此書直云周公致辟。管叔。爲千古好事之端。可歎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

融解後儒誤解金縢我之弗辟爲刑辟謂周公致辟管叔作僞命誤後世無窮夫言不知其所自起之謂流古人立木求謗無故遭謗者多矣雖流言何傷即成王疑公公避則已何遽至甘心於兄此天理人情所必無故謂管叔以殷畔王命執而殺之則可耳金縢大誥歷歷足據俗儒信聖人不如信僞書可怪也

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泰解三監雖流言向使與周之宗社無傷而周公輒殺一兄囚一弟貶一弟遠何以見虞舜近何以對夷齊乎此戰國以來處士之滋議無疑也蓋管叔輩初

尚書質疑

卷八

蔡仲之命

手

而流言以間周公以是周公居東既乃以殷叛成王執而殺之耳此言與孟子昭合司馬遷無識信橫議爲實錄後世薄夫遂謂義可滅親則是書爲口實而周公爲戎首矣鄙儒談經如此可慨篇首敘事煩瑣非三代史筆郭鄰猶言郊外附近郊遂云爾僞傳以中外地名附會可哂

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按解命諸王邦之蔡謂命於王邦然後就封即篇中爾侯於東往即乃封之意孔傳謂叔所封圻內之蔡仲所封又淮汝之間夫蔡惟淮汝而已篇內所云皆

歸國語非如後世關內侯之比也傳特以其爲周公卿士附會之然未有家宰官屬用諸侯者也始云爲公卿士後既受封焉得謂命之圻內之蔡不歸淮汝乎

按解禮天子之卿士大夫未分封者受地圻惟周公兩相王室伯禽歸魯公仍食邑於周則稱周公若管叔封蔡已就外藩惟朝覲則有邸第在京師而既得罪則併蔡即亦當削除矣况復有王邦之蔡邑可以命其子者乎苟命辭如傳所釋其爲後人猜度附會愈明矣

尚書質疑

卷八

蔡仲之命

至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按解謂皇天以下語泛此言亦當矣然如皇天無親

十餘句古今治亂之龜鑑正可作君國者座右之銘

周官

按註謂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卽太師保氏卽太保然亦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

尚書賡

卷八 周官

垂

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論矣而經解則曰先儒疑周官三公三孤與周禮不合謂周禮爲周公未成之書周官爲成王已試之法不知周禮周官皆非古也不足以相徵愚竊謂註信僞爲眞解卽僞爲眞讀經取乎遵聖法遵註固不如遵解之不至魚目混珠也然亦中間論設官分職處爲後世遵用者頗多又多格言故今亦錄註以備參考焉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按解不惟其官惟其人千古良訓蓋設是官原以人之能稱是職而有濟國是也若非其人則是官者虛名不惟無益國是而害且及矣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

尚書賡

卷八 周官

垂

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按解古名臣正已格物如伊尹周公凝亮忠勤職司卽道德民物卽變理舍職分民事外更無有道可論陰陽可變理者也有如六卿之上更須三公論道變理不足又設三孤副之是道與天地陰陽不在政事民物中後世清譚之治誤天下蒼生者也愚謂是論精矣然自漢以來三公之設與夫近世閣學士之設則三公三孤襲用久矣後固未易遽革也然如眞能論道經邦變理陰陽是乃公孤合盡之職又必如是

而後無負於此官耳。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授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惡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于四岳大明黜陟。

按解一代典制當世自有令甲開載成王訓百官何用瑣舉此後人自述記聞以實其所爲周官者耳。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

尚書賁

卷八 周官

書

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敬按此篇多格言至如不學面牆則貴胄三事之良箴位不期驕數語則乘權據勢者之警訓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則又攜善良貪詐者之心術果報而直示之指南警以晨鐘矣從出之僞不僞固可不論耳。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靡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按解着意慕古而風骨殊不類或曰各理法言豈得盡斥爲僞夫子所辨者辭耳理無古今彼所以欺後世者惟以辭也愚謂解言既是獨具眼力抑且善于遵經讀經者正不可無此特眼特識耳。

君陳

按註周公遜殷頑民于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

尚書賁

卷八 君陳

書

殺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辭解謂十亂未宥稱君陳者殆周士之後進歟然成王既以東都爲重周公既薨卽宜使召公召公老卽宜畢公何待君陳卒乃更以畢公代君陳乎故可疑也愚謂國家之用人自有時宜未可以任用先後爲說且以後世而臆度當年豈其有宜又本文既屬僞書又可于僞中妄爭是非耶故註爲信僞而失解亦屬疑僞而失也略其僞撰而節取其格言各理斯爲善於讀今日行世之尚書爾。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
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
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
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
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
或不艱有慶有典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
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
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
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
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乃惟勿辟予曰有爾惟勿存

尚書賁華

卷八 君陳

三

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無
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綱不宥

按解嘉謨入告可也必以歸君此人臣自用之心非

人君所以教臣且美善歸君即導之諫也豈賢王之

訓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
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遵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
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
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敬按必有忍其乃有濟此濟艱進治成德鍊性之樞
要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宜奉為寶訓者也

畢命

按註唐孔氏曰漢律歷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
有二年六月庚午鵬王命作冊書豐刑此偽作者傳
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爾亦
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鵬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
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按解漢律歷志已有康王十二年六月庚午鵬王命

尚書賁華

卷八 畢命

三

作豐刑之說是時古文未出已別有畢命矣果孰為
真古書乎其不可盡信如此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
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茲殷頑民遷于洛邑
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
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
公懋德克勤小物彌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
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
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
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

固封守以康四海。

敬按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二語。此通於天道人事之精論。與刑法世輕世重之旨。相表裏者也。若安石泥古而失。安得不敗宋乎。至旌別淑慝。表厥里宅。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此言尤達於移風易俗之微權。蓋人情好榮惡辱。而衆志匪言可曉。曉曉文誥。固不如得諸觀感之向風爲速。且旌別當則衆志服。善惡分則羣情定。長民者。誠能旌別淑慝。以表里宅。降善癉惡。以樹風聲。固無俟詔誥刑禁。而風化流行。速於置郵傳命矣。

尚書賈

卷八 畢命

王

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

敬按政貴有恆。此語可與無欲速相表裏。後世明銳之主。往往法令頻更。章程不定。致令姦吏舞文。而下民陰受其禍。皆由於此。至于辭尚體要。則尤可爲朝廷制誥。吾儒作述。準則皆格言也。蓋政一無恆。辭令亦失體要。則紛更委瑣。不但非所以建立皇極。輔敝王猷。卽一切弊竇。且立隨之矣。

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粹天道。淑化齊麗。萬世同流。

按解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此後世事。後世語耳。愚謂此就辭論古今耳。若論其旨。卽中古以還。豈遂異此乎。不然。八元八愷。何以獨表高陽高辛之裔。而窮奇檮杌。又何以不容於盛世。歟。語之合理者。雖恆言可採。矧格言大足警世。醒俗者乎。節取焉斯可也。茲殷庶士。庸寵惟舊。怙俊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按解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孟子以後語。論政亦迂。愚謂解言似矣。然要之政事之善惡。未有不根此心之敬謹。是則危微精一之脉絡。正用入行政之淵源。

尚書賈

卷八 畢命

王

也。更若推而廣之。尤足爲從事心學者。鑒戒之良藥。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正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父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按經解曰。多辭鮮要。大似訓蒙士。不類托重元老語。

君牙

舊說周穆王以君牙爲大司徒此其命辭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利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憂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尚書賁卷八君牙

卷八

君牙

本

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按解禮記緇衣引夏暑雨四語孟子引丕顯哉四語皆真古語竄入罅縫宛然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父

按解謂誣言乃祖既不舉其姓氏又不稱其先勳職事所以爲幻愚謂此猶不足以疑其僞康誥大誥連用王若曰者蓋由原史累牘長篇吾夫子刪書既節其冗瑣以存體要又懼中間文氣不貫故連用王若曰以截上起下耳命命牙者寥寥一事數語何煩更

用王若曰以別上起下乎分明是擬古僞作也

罔命

按解舊說周穆王以伯罔爲大僕之命辭然按史穆王非賢君也其父昭王南征不復不能問而使後世伯者借以爲辭車轍馬跡遍天下盤樂之主也夫子刪書以呂刑有仁人之言故存之後世遂僞增君牙伯罔抑易思聖人何取乎穆而錄其辭反多於成康乎

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休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卷八

罔命

本

敬按昔在文武聰明十餘語自是明君勵精擇人之要目亦正是千古咸休萬邦之樞機盡非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即出入起居有不欽而發號施令有不臧下民安得祇若而萬邦安得咸休乎然非文武聰無不聞明無不見齊敬通明亦何由知忠良正直而悉心用之以若下民而休萬邦者故此十數語可當一篇大寶箴人主俱宜錄置座右

日誦數過可也。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瘳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按解周禮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穆王尚書質疑

卷八 岡命

奎

晚年用造父爲御盤遊無度苟僕正得人何至於此此等篇殆滋其假托而不核其實也愚謂後世訓詞豈必君之能行而後以之訓臣工乎卽桀紂之訓詞想亦必援禹湯爲軌式此固不足深泥愚所嫌者則輾泊格言零碎錯雜不似今文生意疊疊貫注耳卽云文風漸降日就圓熟然如文侯之命作于平王時尤後矣秦誓則尤後矣亦豈是採擇嘉言闢輾成篇而了無生機歟

豐川古文尚書質疑卷八終

尚書質疑八卷

安嶽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心敬撰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是書用趙孟頫吳澄之說分今文古文爲二不爲無據惟是康誥等三篇據書語則在武王時受封據左傳則在成王時受封先儒皆疑不能明今徑升大誥之前紊亂舊第殊失謹嚴之義伏書顧命一篇孔氏古文分出康王之誥見史記周本紀馬融舊本亦見於經典釋文今以爲後人妄分於考證亦疎至於沿豐坊僞本之說改堯典爲帝典自謂根據大學不知無以處孟子又以二典非虞史所作出夫子筆削曰若稽古帝堯出孔子增加尤爲臆說矣